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三二一・史部・別史類

宋史新編二百卷(卷一百七十五至卷二百) [明]柯維騏撰……………一

宋史翼四十卷 [清]陸心源輯……………二七一

228/01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忠義

李芾

尹穀

趙卯發

李庭芝

美才洪福

江萬里

文天祥

張世傑

陸秀夫

陳文龍

徐宗仁

謝枋得

高應松

德應鎮建龍

李成大

吳楚等

李芾字叔章其先廣平人中徙汴高祖升起進士靖康中  
金人破汴升前捍其父並遇害曾祖椿徙衡州遂為衡人  
芾自少知樹立名其齋曰無暴棄魏了翁謂有祖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五

風易名曰肯齋以蔭補官辟祁陽尉遂攝令縣大治歷  
知數州政教兼舉咸淳元年知臨安府許賈似道使臺  
臣黃萬石劾罷之元軍取鄂州始起為湖南提刑未幾  
似道兵潰蕪湖乃復芾官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時湖  
北州郡皆已降元其友勸芾勿行曰無已即以身行可  
也芾泣曰我以家許國矣德祐元年七月至潭潭兵調  
且盡倉卒召募不滿三千人乃結溪峒蠻為聲援諸將  
劉孝忠等皆得其死力元右丞阿里海牙分軍戍常德  
過諸蠻而以大兵入潭芾遣其將於興帥兵禦之于湘  
陰與戰死九月元軍圍城芾與諸將分地而守十月攻

西壁孝忠輩奮戰芾親冒矢石督之城中矢盡有故矢

皆羽敗芾命括民間羽扇羽立具又苦食無鹽芾取庫

中積鹽屑焚取鹽給之死傷相藉人猶飲血乘城殊死

戰有來招降者殺之以徇十二月城圍益急除夕元兵

登城芾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

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伏地

叩頭辭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盡醉

乃徧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

子復至人所大慟舉身投地乃自刎同守城湖南安撫

司參議楊霆城破赴水死妻妾奔救之不及遂皆死幕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五

二

屬茶陵顏應焱安仁陳億孫皆死潭民間之多舉家自

盡城無虛井縊林木者累累相比吳繼明以城降事聞

贈芾端明殿大學士謚忠節芾初至潭遣其子裕孫出

曰存汝以奉祀也其孫輔叔時亦親迎於溫皆得不死

端宗悉詔入蜀官之芾好賢禮士雖一藝小善亦惓惓

獎薦之居官廉家無餘貲

尹穀字耕叟長沙人宋以詞賦取士季年惟閩浙賦擅

四方穀與同郡邢天榮董景舒歐陽逢泰諸人為賦體

裁務為典雅士爭學之由是湘賦與閩浙頡頏中年登

進士第調常德推官知崇陽縣所至廉正有聲丁內艱



家教授不改儒素士雖有才思而不謹飭者擯不齒  
諸生隆暑必盛服端居終日夜滅燭始免中憤早作必  
冠而後出帷行市中市人見其舉動有禮相謂曰是必  
尹先生門人也詰之果然晚入李庭芝制幕用薦擢知  
衡州需次于家元兵圍潭帥臣李芾禮以為參謀共畫  
備禦策援兵不至穀知城危與妻子訣曰吾以寒儒受  
國恩典方州詎不可屈若輩必當從吾死耳召弟岳秀  
使出以存尹氏祀岳秀泣而許之已乃積薪局戶朝服  
望闕拜已先取歷官告身焚之即縱火自焚鄰家掠之  
火熾不可前但於烈焰中遙見穀正冠端笏危坐闔門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三

少長皆死焉芾聞之命酒醉穀呼其號曰尹務實男子  
也先我就義矣初潭士以居學肄業為重州學生月試  
積分高等升湘西嶽麓書院生又積分高等升嶽麓精  
舍生潭人號為三學生兵興時三學生聚居州學猶不  
廢業穀死諸生數百人往哭之城破多感激死義者  
趙卯發字漢卿昌化人卯一作昴以上舍登第咸淳十  
年權通判池州元兵渡江池守王起宗棄官去卯發攝  
州事為守禦計明年正月元兵且至都統張林屢諷之  
降卯發忿氣填膺瞠目視林不能言有問以視身之道  
者卯發曰忠義所以視身也此外非臣子所得言林以

兵出巡江陰降歸而陽助卯發為守守兵五百餘柄皆  
歸林卯發知不可守乃置酒會親友與飲訣謂其妻雍  
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氏曰君為忠  
臣我獨不能為忠臣婦乎二月元兵薄池卯發晨起書  
几上曰君不可叛城不可降夫妻同死節義成雙與雍  
盛服同縊從容堂死卯發始為此堂名可以從容及兵  
遽領客堂中指所題扁曰古人謂慷慨殺身易從容就  
義難此殆其兆也卯發死林開門降丞相伯顏為具棺  
衾葬於池上祭其墓而去事聞贈華文閣待制諡文節  
雍氏贈順義夫人錄二子官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四

李庭芝字祥甫其先汴人十二世同居後徙隨之應山  
縣又徙隨王昊為守庭芝年十八告諸父曰王公貪而  
不恤下隨必亂請徙家德安以避諸父勉強從之未浹  
旬昊果為部曲挾之以叛嘉熙末江防甚急庭芝得鄉  
舉不行以策干荆帥孟珙請自效時四川有警珙即以  
權建始縣淳祐初始去舉進士中第辟珙幕中主管機  
宜文字珙卒遣表舉賈似道自代而薦庭芝於似道庭  
芝感珙知己扶其柩葬之興國棄官為珙行三年喪似  
道鎮京湖起為制置司參議開慶元年似道宣撫京湖  
留庭芝權揚州尋以元兵在蜀奏知峽州丁母憂去奪



請上管兩淮制置司事守揚州揚民德之如父母咸淳  
五年元兵圍襄陽急復貴范文虎之兵連敗乃命庭芝  
以京湖制置大使督師援襄陽時似道為平章文虎貽  
書似道乞無使聽命京闕似道即除文虎福州觀察使  
其兵從中制之文虎日攜美妾走馬擊毬軍中為樂庭  
芝屢欲進兵曰吾取旨未至也明年六月始一出師未  
至鹿門中道遁去庭芝數自劾請代不允竟失襄陽似  
道范文虎止降一宮知安慶府而貶庭芝罷居京口未  
幾元兵圍揚州起庭芝制置兩淮庭芝請分淮西夏貴  
而已得專力淮東從之十年築清河口詔以為清河軍

宋史新編卷百五

五

十二月元兵破鄂庭芝首遣兵勤王為諸道倡德祐元  
年春似道督兵潰于蕪湖沿江諸郡非降即遁獨庭芝  
率所部郡縣城守加參知政事元將阿木攻揚又不拔  
乃築長圍困之明年元伯顏兵迫臨安宋奉表降謝太  
后諭庭芝降者再曰吾與嗣君既已臣伏卿尚為誰守  
之庭芝發弩射使者斃一人餘皆退去時姜才亦在揚  
出兵奪兩宮不克復閉城守城中粟盡兵有烹子而食  
者猶日出苦戰端宗立召為少保右丞相庭芝以朱煥  
守揚與姜才將兵七千人東入海至泰州阿木將兵追  
圍之朱煥既以城降驅庭芝將士妻子至泰州城下裨

將孫貴胡惟孝等開門降庭芝聞變赴蓮池不得死執  
揚州被殺揚民皆泣下宋應龍者為泰州諮議官守  
將良臣弟舜臣來說降良臣召應龍與計應龍請殺舜  
臣以戒持二心者良臣不得已殺之及泰州降應龍夫  
婦自經死提刑司諮議褚一正置司高郵督戰被創沒  
水死知興化縣胡拱辰城破亦死鎮江錄事參軍陶居  
仁城陷被執曰願以死報朝廷遂見殺

姜才者濠州人為通州副都統號曉將賈似道出師才  
以兵屬孫虎臣為先鋒諸軍潰才亦收兵入揚州與淮  
東制置使知州事李庭芝協力守禦元兵乘勝攻揚州

宋史新編卷百五

六

才逆戰敗之又戰于揚子橋日暮兵亂流矢貫才肩才  
拔矢揮刀而前所向辟易已而元兵築長圍務欲以父  
困之時德祐元年也明年元兵日迫五奉使及一閤門  
宣贊舍人持謝太后詔諭降才發弩射却之復以兵擊  
五奉使于召伯堡大戰而退恭帝北遷至瓜洲才與庭  
芝泣涕誓將士出奪乃盡散金帛犒賚以四萬人夜擣  
瓜洲衆擁恭帝避去才進戰至浦子市夜猶不退阿木  
使人招之才曰吾寧死豈作降將軍邪庭芝召才計事  
才期與俱死七月端宗立以保康軍承宣使召才時庭  
芝亦赴召才與俱東至泰州將入海阿木以兵追圍之



使者招之降不聽會疽發背不能戰諸將遂開門降  
 都統曹安國入才臥內執以獻阿木愛其忠勇欲降而  
 用之才肆為慢言阿木責庭芝不降才曰不降者才也  
 復憤憤不已阿木怒尚之揚州才臨刑夏貴出其傍才  
 切齒曰若見我寧不媿死邪貴為淮西制置使送款于  
 元者也有洪福者貴家僮也從貴積勞為鎮巢雄江左  
 軍統制鎮江降元福與子大淵大源下班祇候彭元亮  
 結貴軍復之加右武大夫知鎮巢貴既北降招福不聽  
 使其從子往福斬之元兵攻城又不拔遣貴至城下好  
 語語福請單騎入城福信之門發而伏兵起執福父子  
 貴泣殺大源大淵諱曰法止誅首謀何至舉家為戮福  
 叱曰以一命報宋朝何至告人求活邪次及福福大罵  
 數貴不忠請身南向死以明不肯國聞者流涕  
 江萬里字子遠都昌人自其父燁始業儒大父璘鄉稱  
 善人其鄰史知縣者夸其能權譁健士璘俛首不答歸  
 語燁曰史故寒士今居官以杖士人自意史氏且不且  
 汝其戒之是夕燁妻陳夢一貴人入其家曰以汝家長  
 有善言故來已而有娠生萬里少神雋有鋒穎連舉于  
 鄉入太學有文聲理宗在潛邸嘗書其姓名几研間以  
 全選出身歷尚右郎官兼侍講史嵩之罷相連遷右正

言殿中侍御史又遷侍御史未及拜萬里器望清峻論  
 議風采傾動一時帝眷注尤厚嘗勾祠省母疾不許  
 弟萬頃奉母歸南康旋以母病聞萬里不俟報馳歸至  
 祁門得訃而議者謂萬里母死祕不奔喪反挾妾賸自  
 隨於是側目者相與騰謗萬里無以自解坐閒廢十有  
 二年後陸德輿嘗辨其非辜於帝前賈似道督兵辟為  
 參謀官累遷刑部侍郎似道入相遷至同簽書樞密院  
 事兼太子賓客隨以言者去官後歷知福州兼福建安  
 撫使度宗即位連遷參知政事萬里始雖俛仰容默為  
 似道用然性峭直臨事不能無言似道常惡其輕發故  
 每入不能久似道以去要君帝呼為師相至涕泣拜留  
 之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  
 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下殿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幾  
 為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帝在講筵每問經史疑義  
 及古人姓名似道不能對萬里常從旁代對時王夫人  
 頗知書帝語夫人以為笑似道聞之積慙怒謀逐之萬  
 里四凶祠不候報出關後數年自知太平州召拜參知  
 政事進封南康郡公既至拜左丞相兼樞密使勾祠授  
 知潭州湖南安撫大使加特進尋予祠時咸淳九年萬  
 里年七十有六矣明年元兵渡江萬里隱草野間為遊



騎所執大詔欲自戕既而脫歸先是萬王聞襄樊失守  
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喻其意警報至執  
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支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為  
存亡及犯饒州通判萬道同以城降軍士執萬頃索金  
銀不得支解之萬里竟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  
沼中積尸如壘鎬蓋蜀人王禰子為後者也事聞贈太  
傅益國公後加贈太師謚文忠萬頃歷守大郡為提舉  
江西常平茶鹽官至正郎城破時郴州守趙崇源寓城  
中亦死焉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廬陵人美哲如玉顧盼燁然

宋史新編卷百五

九

年甫弱冠理宗親拔進士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  
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為得人賀開慶初元兵  
伐宋官軍重宋書上遷都人莫敢議其非者天祥時  
入為寧海軍節度判官上書乞斬宋臣以一人人心不報  
即自免歸後稍遷至刑部郎官宋臣復入為都知天祥  
又上書極言其罪亦不報出守瑞州改江西提刑遷尚  
書左司郎官累以臺論罷除軍器監兼權直學士院忤  
賈似道又諷臺臣張志立劾罷之天祥既數斥援錢若  
水例致仕時年三十七咸淳九年起為湖南提刑因見  
故湘江萬里萬里素奇天祥志節語及國事慨然曰吾

老矣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十年改知贛州德祐初江上  
報急詔天下勤王天祥捧詔涕泣遂起兵諸豪傑皆應  
有眾萬人事聞以江西提制安撫使召入衛其友止之  
曰是何其驅群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  
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  
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殉之成  
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眾者  
功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  
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貶損家貲為軍費每與賓佐  
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

宋史新編卷百五

十

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八月天祥提兵至臨安除知平江  
府時以丞相陳宜中未還朝不遣十月宜中至始遣之  
朝議方擢呂師孟為兵部侍郎封呂文德和義郡王欲  
賴以求好師孟益偃蹇自肆天祥陛辭上疏言朝廷姑  
息牽制之意多奮發剛斷之義乞斬師孟擊鼓以作  
將士之氣且言宋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郡邑一時雖  
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亦以衰弱中原陸沈痛悔何及  
今宜分天下為四鎮建都督統御於其上彼備多力分  
疲於奔命敵不難却也時議以天祥論遠不報是日  
天祥入平江元兵破常州入獨松關宜召天祥棄平



江守餘杭明年正月除知臨安府未幾宋降元宜中與張世傑皆去仍除天祥樞密使尋除右丞相兼樞密使使如元軍請和與元丞相伯顏抗論皇亭山伯顏怒拘之偕宰執吳堅賈餘慶謝堂家鉉翁劉岳至鎮江天祥與其客杜濬二人夜亡入真州苗再成出迎陳興復計天祥大稱善即以書遺二制置遣使四出約結天祥未至時揚有脫歸兵言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矣李庭芝在揚遂疑天祥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給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示之閉之門外久之復遣二路分覘天祥果說降者即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七

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揚四鼓抵城下聞候門者談制置司下令備文丞相甚急眾相顧吐舌乃東入海道遇兵伏環堵中得免然亦飢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糗美行入板橋兵又至眾走伏叢篠中兵入索之執杜濬金應而去虞候張慶矢中自身被二創天祥偶不見獲濬應解所懷金與卒獲免募二樵者以贖荷天祥至高郵應以憂憤死許與天祥汎海至温州端宗未立天祥上表勸進以觀文殿學士侍讀召至福州拜右丞相尋與宜中等議不合七月乃以同都督出江西遂行收兵入汀州十月遣參謀趙時賞諮議趙孟深將一軍取

寧都參贊吳浚將一軍取寧都劉洙蕭明哲何時凍戶敬皆自江西起兵來會鄒淵以招諭副使聚兵寧都元兵攻之淵兵敗同起事者劉欽鞠華叔顏斯立顏起巖皆死武岡教授羅開禮起兵復永豐縣已而兵敗被執死於獄天祥聞開禮死製服哭之哀明年吳浚降來說天祥天祥縛縊之既而入興國遣兵復諸縣元將李恒兵猝至天祥引兵走追至空坑軍士皆潰天祥妻妾子女皆見執事在本紀時賞坐肩輿後兵問謂誰時賞曰我姓文眾以為天祥禽之而歸天祥以此得逸去孫臬彭震龍張汴鞏信俱遇害繆朝宗自縊死吳文炳林棟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其

劉洙皆被執歸臨刑洙頗自辨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於是棟文炳及蕭敬夫蕭壽夫皆不免天祥收殘兵奔循州又明年三月進屯麗江浦六月入船澳端宗崩衛王繼立天祥上表自劾乞入朝不許八月加少保信國公軍中疫且起兵士死者數百人天祥惟一子與其母皆死十一月進屯潮陽十二月趨南嶺鄒淵劉子俊又自江西起兵來元帥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方飯五坡嶺弘範兵突至被執天祥吞腦子不死鄒淵自頸死劉子俊陳龍復蕭明哲蕭資皆死杜濬被執以憂死林琦張唐熊桂吳希奭陳子全兵敗被獲俱死惟趙孟深何



時陳子敬道唐拭之後與林之後游範之從子也天祥見弘範不拜弘範以客禮見之與俱入厓山使爲書招張世傑不可索之固乃書零丁洋詩與之末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厓山破軍中置酒大會弘範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將不失爲宰相也天祥泣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扶爲人臣者死有餘罪况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送至燕天祥不食八日不死即復食及至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乃移兵馬司設卒守之丞相博羅等召見詰數端爲天祥罪天祥辨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三

論不少貶博羅欲殺之元主及諸臣皆不可元主求才方急遣南官王績翁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儻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大夫不可與圖存與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績翁欲合留官留夢炎謝昌元等十人請釋天祥爲道士夢炎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何地事遂已天祥留燕三年坐臥一小樓足不履地元主知不可屈議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爲言者遂不果元主召入諭之曰汝何願對曰天祥受宋恩爲室相交事二姓願賜一死足矣然猶不忍遽墜之退言者

力贊從其請乃即刑天祥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都拜而死俄有詔止之無及矣數日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年四十七大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媿

張世傑范陽人金貞祐間河北盜起定與豪俠張柔聚族黨結隊伍慕義之士多從之世傑與焉金主以柔爲中都留守行元帥事柔使世傑成杞世傑見金事日非元益強盛勸柔歸正柔怒斥之將得罪世傑遂來歸爲呂文德小校累功至黃州武定諸軍都統制又以功轉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四

十官加環衛歷知高郵軍安東州度宗末呂文煥以襄陽降元命世傑將五千八守郢元兵不得前遣人招之不聽元乃移兵攻鄂德祐元年世傑提所部兵入衛道復饒州乃入朝時方危急徵諸將勤王多不至獨世傑來上下歎異自和州防禦使不數月累加至保康軍承宣使總都督府兵遣將四出取諸郡復諸城兵勢頗振七月與劉師勇諸將出師焦山操戰艦名黃鵠白鷓者凡萬餘艘每十艘爲一舫沉鐵碗於江非有號令不得擅起旋示以必死元將阿木分兵兩翼以火矢夾射蓬檣皆灼董文炳兵又合而擊之自寅至午師大敗投江



溺死數萬人無一降者世傑奔圖山上疏請濟師不報  
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數月進沿江招討使改制置  
副使兼知江陰軍已而元兵至獨松關以世傑為保康  
軍節度使知平江尋亦召入衛加檢校少保明年正月  
元軍迫臨安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與天祥合兵背城  
一戰丞相陳宜中方遣人請和不可未幾和議亦沮元  
兵駐阜亭山世傑提兵趨定海石國英遣都統下彪來  
世傑意從已俱南也椎牛享之酒半彪從容說之降世  
傑大怒斷其舌磔之于山遂從二少帝入福州與眾  
共立端宗拜簽書樞密院事王世強導阿刺罕來攻世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五

傑奉帝航海由泉州入廣復潮州明年峻都遣人招帝  
又遣孫安甫說世傑世傑拘安甫不遣劉深來攻淺灣  
世傑兵敗移帝居井澳深復來攻井澳世傑戰却之因  
徙硃洲帝崩奉弟昺嗣帝位拜少傅樞密副使世傑以  
硃洲不可居再徙厓山封越國公祥興二年正月張弘  
範等兵至厓山或謂世傑曰北兵若塞海口則我不能  
進退益先據之即不利猶可西走世傑慮又在海上有  
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  
負悉焚行朝草市結大舶千餘作水砦為死守計已而  
弘範果據海口樵汲道絕茹乾飲鹹輒嘔泄兵大困世

傑率蘇劉義方與日大戰弘範者柔之子也柔既降元  
傑其舊職得便宜行事累封蔡國公恒媿世傑弘範  
以世傑故父部曲嘗至港外呼世傑與語舊世傑不往  
甥韓在弘範軍中使三至招之世傑曰吾知降生且富  
貴但當為主死耳因歷數古忠臣以答乃二月癸未弘  
範等攻厓山世傑敗走帝舟元兵薄中軍世傑斷維以  
十餘艦奪港去還收兵厓山復欲奉楊太后求趙氏後  
立之太后聞帝計亦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五月四日  
世傑舟抵平章港颶風作世傑辦香祝天曰若天不欲  
吾復存趙氏則大風覆吾舟舟遂覆死焉事詳本紀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六

陸秀夫字君實楚州人其父徙家鎮江景定元年登進  
士第李庭芝鎮淮南聞其名辟至幕中時天下稱得士  
多者以淮南為第一號小朝廷三遷至主管機宜文字  
咸淳十年庭芝制置淮東擢參議官德祐元年邊事急  
諸僚屬多亡者惟秀夫數人不去累擢至宗正少卿兼  
權起居舍人二年正月以禮部侍郎使軍前請和不就  
而返與蘇劉義追從二少帝于溫州召陳宜中張世傑  
等皆至遂相與立端宗于福州秀夫進端明殿學士簽  
書樞密院事與宜中議不合宜中使言者劾罷之世傑  
讓宜中曰此如何時動以臺諫論人宜中皇恐亟召還



時君臣播越海濱庶事踈略揚太后垂簾與群臣語猶  
自稱奴每時節朝會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  
行中淒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浥屬井澳風帝以驚  
疾崩羣臣皆欲散去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  
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  
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可為國邪又相與立弟  
昺嗣帝位時宜中往占城屢召不至乃以秀夫為左丞  
相與世傑共秉政世傑駐兵厓山秀夫外籌軍旅內調  
工役凡述作又盡出其手雖勿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  
章句以勸講神興二年二月厓山兵敗秀夫走帝舟而  
宋史新編卷百五十五

十七

世傑劉義各斷維去秀夫度不可脫杖劍驅妻子入海  
奏曰陛下當為國死太皇太后辱已甚今不可再辱即  
負帝赴海死年四十四

陳文龍字君貴興化人俊卿之後咸淳五年廷對第一  
初名子龍度宗為易焉文龍雅為丞相賈似道禮重由  
鎮東軍節度判官歷崇政殿說書祕書省校書郎數年  
拜監察御史皆出似道力先時臺中相承凡有所建白  
皆呈稟似道始行文龍獨不口稟已忤似道洪起畏請  
行類田似道主其說文龍上疏以為不可襄陽父被圍  
似道日恣淫樂不少加意文龍上疏極言其失范文虎

總帥無功似道比之以知安慶又除趙潛知建康黃萬  
石知臨安文龍皆極論之似道大怒黜知撫州旋又使  
臺臣李可劾罷之未幾元軍東下范文虎首迎降似道  
兵潰魯港潛最先遁帝悔不用文龍言起為左司諫尋  
遷侍御史時邊事甚急王爚與陳宜中不能畫一策而  
日坐朝堂爭私意文龍上疏請召大臣同心圖治累遷  
文龍至參知政事未幾議降文龍乃疏乞歸養既出國  
門而悔復上疏求還不報乃歸五月益王即帝位于福  
州復以文龍參知政事漳州畔以為閩廣宣撫使討之  
文龍辟前守黃恮招撫民皆頓首謝罪興化石手軍畔  
宋史新編卷百五十五

十八

復命文龍為知軍平之已而叛將王世強導元軍入廣  
建寧泉福皆降元知福州王剛中遣使徇興化文龍斬  
之而縱其副以還使持書責世強剛中遂發民兵自守  
城中兵不滿千元兵來攻不克使其將林華偵伺境上  
華即降元且導兵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  
與其家人至軍中欲降之不屈左右凌挫之文龍指其  
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邪乃械繫送杭州文龍  
去興化即不食至杭餓死其母繫福州尼寺中病甚無  
醫藥左右視之泣下母曰吾與吾兒同死又何恨哉亦  
死眾歎曰有是母宜有是兒為收葬之元兵既歸文龍



之姪贊復舉兵殺林華據興化未幾復破瓚死之

徐宗仁字求心末豐人淳祐十年進士歷官國子監主簿開慶元年伏闕上書曰賞罰者軍國之綱紀賞罰不明則綱紀不立今通國之所謂佚罰者不過丁大全袁玠沈翥張鎮吳衍翁應弼石正則王立愛高鑄之徒而首惡則董宋臣也是以廷紳抗疏學校叩閣至有欲借尚方劍為陛下除惡而陛下乃釋而不問天下之事勢急矣朝廷之紀綱壞矣若誤國之罪不誅則用兵之士不勇陛下亦嘗一念及此乎又請言責者皆得以盡其言則國論伸而國威振臣雖屏處山林亦有生氣累遷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九

太常少卿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知寧國府監察御史郭閻論罷德祐元年起歷權禮部尚書兼益王府贊讀從端宗於海上厓山兵敗赴水死同赴水者樞密使高桂吏部侍郎趙樵兵部侍郎茅湘俱死翰林學士劉鼎孫沉海不死被執掠無完膚一夕得脫卒蹈海時湖南制置使張烈良及提刑劉應龍起兵應厓山為阿里海涯所敗烈良等舉宗及餘兵奔思州烏羅洞元兵襲之俱戰死有袁天與者不知何許人第進士丁父憂未仕厓山宋亡人勸其退伏草莽為自全計天與不聽結誓復州邑奮不顧身兵敗罵敵以死初與謝昌元

趙孟頫約同死國無何二人並食元祿獨大與踐其言

一門自盡者十七人只遺一子

謝枋得字君直弋陽人為入豪爽每觀書五行俱下一過目終身不忘性剛好直言與人論古今治亂國家事必掀髯抵几跳躍奮厲以忠義自任徐霖稱其如驚鶴摩霄不可籠繫寶祐中舉進士對策極攻丞相董槐與宦官董宋臣中乙科除撫州司戶參軍即棄去明年復出試教官中兼經科除教授建寧府未上吳潛宣撫江東西辟差幹辦公事會彗出東方枋得考試建康擢似道政事為問目言兵必至國必亡坐訕謗追兩官謫居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

興國軍咸淳三年赦放歸德祐元年以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知信州二年正月呂師夔與武萬戶分定江東地枋得以兵逆之敗奔信州師夔下安仁進攻信州不守枋得乃變姓名入建寧唐石山轉茶坂寓逆旅中日麻衣躡屨東鄉而哭人不識之以為被病也已而去賣卜建陽市中有來卜者惟取米履而已委以錢率謝不納其後人稍稍識之多延至其家為子弟論學遂居閩中元至元二十三年集賢學士程文海薦宋臣二十二人以枋得為首辭不起明年行省丞相忙兀台將旨詔之執手相勉勞枋得曰上有堯舜下有巢由枋得名姓



不祥不敢赴詔二十五年福建行省參政管如德將旨  
如江南求人材尚書留夢炎以枋得薦枋得遺書夢炎  
曰江南無人材求一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廡養卒不可  
得也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敢抗二子之正  
論武王太公凜凜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  
後遂與周竝立使二監淮夷不叛武庚必不死殷命必  
不黜夫女真之待二帝亦慘矣而我宋今年遣使祈請  
明年遣使問安王倫一市井無賴狎邪小人謂梓宮可  
還太后可歸終符其言今一王倫且無之則江南無人  
材可見也今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耳豈復有它志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主

兵自湧金門入舉朝奔竄從官留者九人應松其一也  
累遷參書樞密院事從恭帝入燕絕粒不語越七日卒  
時有徐應鑣字巨翁江山人爲大學生恭帝入燕三學  
生百餘人皆從應鑣與其子琦松女元娘誓共焚子女  
皆唯命太學故岳飛第有飛祠應鑣具酒肉祀飛曰天  
不祐宋社稷爲墟應鑣死以報國誓不與諸生俱已將  
魂魄累王作配神主與王英靈永永無斃琦亦賦詩以  
自誓祭畢以酒肉餉諸僕僕醉臥應鑣率子女入梯  
雲樓縱火自焚一僕未寐聞火聲起至樓下穴牖視之  
父子儼然坐立如廟塑像走報諸僕壞壁入撲滅火應  
鑣不能死與其子女快快出戶去倉卒莫知所之翌日  
得其屍祠前井中端宗立褒贈朝奉郎祕閣修撰同舍  
生私諡曰正節先生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主



也豈為胡虜用哉以腹觸其刀而死廷龍亦被執不屈  
同日遇害

李成大字實夫建昌人迪之從子也第進士知金壇縣  
德祐初元兵至與寄居官舍山縣尉胡傳心陽春主簿  
潘大同弟濠梁主簿大本進士潘文孫潘應奎率義局  
兵巷戰不勝大同等俱死吏民挾成大降乃潛與胡用  
存謀復金壇事泄繫獄榜掠不屈殺其二子以懼之終  
不屈笑曰子為父死臣為君死亦見殺事聞贈朝散大  
夫直祕閣諡忠節吳楚材者亦建昌人起義兵欲復建  
昌事敗父子俱死贈朝奉郎立廟曰忠勇尹玉者宜都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五

三

人為贛州三峽巡檢秩滿城居亦起兵應文天祥常州  
告急天祥命玉赴援兵敗被執死殘兵數百俱戰死生  
還僅四人贈玉濠州團練使官其二子林空齋者求福  
人舉進士為縣令解官家居端宗立張世傑圍泉州乃  
率鄉人黃必大劉全祖即其家開忠義局起義兵復求  
福將元兵至屠求福必大全祖等走它邑空齋盛服坐  
堂上醫指血書壁云生為忠義臣死為忠義鬼俄見執  
不屈而死又有劉士昭者太和人嘗為鍼工太和陷士  
昭與鄉人同謀恢復事敗血指書帛云生為宋民死為  
宋鬼赤心報國一死而已因以帛自縊死其黨入獄多

乞憐苟免有王士敏者吉州人獨慷慨不屈題其裙云  
此生無復望生還一死都歸談笑間大地盡為腥血汗  
好收吾骨首陽山臨刑嘆曰恨吾病失聲不能罵賊而  
死又有黃介者分寧人帥鄉民歿龍安山為保聚計元  
兵至皆眾奔潰介堅守不去顧謂家僮陳力曰爾盡力  
勿走力曰主在死生同之介身被鏃如蝟面頸復中十  
三矢倚柵而死力亦死妻劉被掠子用中逃得不死父  
壯求母四方逾十年得于京師以歸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五

四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五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六 列傳一百十八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祺著

孝義

俗之傲也人各私其妻子由是父母昆弟之間多惡德焉乃有終身而不輟慕與累世而不輟睦者有司必以開天子皆從而褒獎之蓋樹之風聲千以勵世而敦俗也宋治先教化鼓舞漸摩雖閭巷細民率以孝義顯其間割股療疾即非庸行均之至性所發非可強而能者旌典或滿在史氏宜得書爰從舊述皆附之列傳云

李璘 璘 徐承珪 劉孝忠 呂昇 昇

又尺新編卷一百七十六

羅居通 居通 齊得一 李罕澄 邢神留 澄

許祚 祚 胡仲堯 堯 陳兢 兢 洪文撫 撫

易勉慶 董道明 郭琮 琮 顧忻 忻

朱泰 成象 陳思道 方綱 綱

龐天祐 劉斌 樊景溫 溫 祁暉 暉

何保之 李玘 侯義 王光濟 濟

江白 裘承詢 詢 常真 真 杜誼 誼

姚宗明 鄧中和 毛安輿 李訪 訪

申積中 支漸 鄧宗古 沈宣 宣

蘇慶文 文 仰忻 趙伯深 彭瑜 瑜

毛洵 洵 楊慶 陳宗 郭義重

申世寧 苟與齡 王珠 顏詡

張伯威 蔡定 楊文脩

李璘河間人晉開運末契丹犯邊有陳友者乘亂殺璘父及家屬三人乾德初璘隸殿前散祗候友為軍小校相遇於京師璘手刃殺友而不遁去自言復父讎案鞫得實太祖壯而釋之雍熙中又有鄆縣民甄婆兒母劉氏與同里人董知政忿競知政擊殺劉氏婆兒年始十歲避仇徙居後數年稍長謂其兄曰大讎不報何用生為時方寒食婆兒具酒殺詣母墳慟哭歸取條桑斧置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六

袖中往見知政知政方與小兒戲婆兒出其後以斧斫其腦殺之有司以其事上請太宗嘉其能復母讎特貸焉

徐承珪萊州掖人兄弟三人及其族三十口同甘藜藿歷四十年所居木連理瓜瓠異蔓同實乾德元年詔改

鄉名義感里名和順承珪嘗為贊皇令

劉孝忠太原人母病經三年孝忠割股肉斷左乳以食母母病心痛劇孝忠然火掌中代母受痛母尋愈後數

歲母死孝忠傭為富家奴得錢以葬富家知其孝養為已子後養父兩目失明孝忠為舐之經七日復能視以



觀故事佛謹嘗於像前割雙股肉注油創中然燈一晝  
夜太祖征太原召見慰諭之

呂昇萊州人父權失明剖腹探肝以救父疾父復能視  
而昇不死冀州南宮人王翰母喪明翰自扶右目睛補  
之母目明如故淳化中竝下詔賜粟帛

羅君通成都人母死廬墓三年有甘露芝草之祥開寶  
四年以為延長主簿大中祥符初資州人黃德輿葬父  
母負土成墳甘泉湧其側降詔旌表

齊得一諸城人教授鄉里士大夫子弟不遠百里就肄  
業焉皆末王萬敢為防禦使性貪暴親屬死者十餘人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得一與兄脫身獲免明年上訴萬敢坐削官判官胡轍  
坐死得一乃歸鄉里布衣蔬食不樂仕進開寶中詔舉  
廉退孝悌之士得授章立主簿

李罕澄阜城人七世同居漢乾祐中詔改鄉里名及旌  
其門閭太平興國六年復旌表焉

邢神留深州人父超毆殺里胥神留年十六詣吏代父  
死以符之端拱初海陵人沈正父為屯田院衙官凶暴  
使酒毆平人死正中途見父恐懼道其故正即號呼號  
衣就毆其屍巡警者捕送官獄具怡然就聞者悲之

許祚江州人八世同居長幼幾八百口太宗旌其門閭

歲貢朱千斛又有信州李琳十五世同居員州田祚京  
兆惠從順十世同居廬州趙廣順安軍鄭彥圭信州俞  
萬八世同居瓜州張文裕六世同居襄州張臣源劉芳  
潭州瞿景鴻溫州陳品江陵褚彥逢五世同居徐州彭  
程四世同居皆賜詔旌表門閭巨源習法律賜明法及  
第芳賜進士出身彥逢補教練使

明中堯奉新人累世聚居至數百口構學舍于華林山  
別墅聚書萬卷大設廚廩以延四方游學之士南唐李  
煜時嘗授寺丞雍熙二年詔旌門閭州境旱歉仲堯發  
廩減市直以振饑民又以私財造南津橋太宗嘉之除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本州助教稍遷國子監主簿致仕卒弟仲容字咸和初  
授試校書郎至光祿丞致仕卒仲容弟克順端拱二年  
進士仲容子用之洎從子用莊用舟竝進士及第

陳兢德安人陳宜都王叔明之後有伯宣者避難泉州  
注司馬遷史記行於世後遊廬山因居德安嘗以著作  
佐郎召不起伯宣子崇為江州長史益置田園為家法

戒子孫擇羣從掌其事建書堂教誨之僖宗時嘗詔旌  
其門南唐又為立義門崇子江州司戶衮衮子試奉禮  
郎坊十三世同居長幼七百口不畜僕妾人無間言

食必羣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為一席有六百餘亦一



糟共食一犬不至羣犬皆不食建書樓於別墅延四方之士肄業者多依焉鄉里率化爭訟稀少宋初平江南仍舊免其徭役昉弟之子鴻鴻之弟兢淳化初詔本州歲貸粟二千石後兢死其從父弟旭歲止受貸粟之半云省嗇而食可及秋成屬歲儉穀貴或勸全受可邀善價旭曰朝廷軫其乏食豈可見利忘義爲罔上之事乎至道初遣內侍就賜御書還言旭家孝友儉讓近於淳古太宗嘗對近臣言之眞宗以旭爲江州助教旭卒弟蘊主家事仁宗又以蘊繼爲助教蘊卒弟泰主之泰弟度太子中舍致仕從子延賞可竝第進士

宋史新編卷百五

五

洪文撫建昌人本姓犯宣祖偏諱改焉曾祖諤唐司倉參軍六世義居室無異爨就所居雷湖北創書舍招來學者太宗遣內侍齎御書百軸賜其家又飛白一軸曰義居人賜之文撫弟文舉以爲江州助教又詔表其門閭文撫兄子待用咸平二年進士第

易延慶字餘慶筠州人涉獵經史尤長聲律以父贊陰歷大理評事知臨淮縣乾德末贊卒延慶旦出守墓夕歸侍母紫芝生於墓數年又生玉芝服闋以母老稱疾不就官母卒藁殯後出爲大理寺丞嘗司建安市征私歸營葬掩壙而返坐檀去職免官復廬墓側母平生嗜

粟延慶樹二粟於墓二樹連理後知端州卒子綸大中祥符元年進士及第

董道明蔡州人母死山葬道明潛匿墓中人瘞之經三日家人發冢取之道明無恙終身廬於墓側

郭琮黃巖人幼孤事母極恭順娶妻有子移居母室居常不過中食絕飲酒如葷者三十年以祈母壽母年百歲耳目不衰太宗詔旌表門閭除其徭役又有越州應天寺僧者幼貧無以養母剃髮乞食以給晨夕母年一百五歲而終長沙人畢贊仕郡爲引贊吏性至孝父母皆年八十餘轉運使表其事詔贊解職終養

宋史新編卷百六

六

顧忻泰州人十歲喪父以母病葷辛不入口者十載雞初鳴具冠帶率妻子詣母之室問其所欲如此五十年未嘗離左右母老目不能覩物忻日夜號泣祈天刺血寫佛經數卷母目忽明燭下能縫衽九十餘無疾而終又有杭州人李瓊以鬻繒爲業事母孝夜常十餘起省母母喜食時新瓊百方求而得必十倍酬其直

朱泰湖州人家貧鬻薪養母常適數十里外易甘旨一日雞初鳴入山及明憇干山足遇虎搏攫負之而去泰已暝眩行百餘步忽稍醒厲聲曰虎爲暴食我所恨時無託爾虎忽棄泰於地走不顧如人疾驅狀泰匍匐而



歸母扶持以泣泰竟無恙里人目為朱虎殘

盧家柴州人以詩書訓授里中事父母以孝聞母病割股肉食之太宗詔賜束帛醪酒父母死廬墓側不肯食肉衣帛鷺百餘集廬中禾生墓側吐九穗服終猶未還家知禮者為書諭之遂歸教授遠近目為成孝子  
陳思道江陰人以孝悌聞鬻醯市側以給晨夕買物不酬價如所索與之母既葬哀鬻醯之利得錢十萬奉其兄結廬墓側日夜悲慟其妻時攜兒女詣之拒不與見夏日種瓜以待過客晝則白兔馴狎夜則虎豹環其廬而臥咸平元年詔賜束帛旌其門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七

方綱池州人八世同爨家屬七百口居室六百區每旦鳴鼓會食嘗出稻五千畝振貸貧民景德二年詔旌其門天禧中蠲其戶雜科

龐天祐江陵人以經籍教授里中父疾天祐割股肉以食疾愈復病日喪明天祐號泣祈天舐之父卒結廬墓側晝夜號不絕聲詔旌表門閭天祐居委巷中知府陳堯咨為徙里門之右築闕表之

劉斌定州人父加友為從弟志元所殺斌兄弟皆幼隨母改適人比長斌兄弟挾刀伺志元於道刺之不殊即詣吏自陳真宗詔釋斌等罪志元黥面配隸汝州

樊景溫芮城人榮恕曼歸信人兄弟異居積年大中祥符中景溫樛樹五枝并為一恕曼家榆樹兩本自合兩家感其異復義聚鄉人稱雍睦

祁暉字坦之萊州人第進士歷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出知濰州母卒解官廬墳側號泣蔬食經六冬墮足二指有白烏白兔馴擾太宗詔賜粟帛命長吏存問

何保之梓州人母卒負土成墳廬其側日有羣鳥集墳上哀鳴不去又有兔馴於坐隅真宗降詔旌恤

李玘大名人力耕事母母卒讓田與其弟遂廬於葬所晝夜號泣負土築墳又以二代及諸族槩葬者盡禮築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八

之凡三年成六墳不食肉衣帛不預人事復留守墳三  
年年六十餘足未嘗入縣門鄉人目為李孝子天禧中詔賜粟帛里有母在析產者聞玘被旌慚懼復同居  
侯義楚丘人貧無產備田以事母咸平中母卒義力自  
辦葬不掩墳壙晝則負土築墳夜則慟哭柩側踰年墳  
間瓜異蒂木連理又有巨蛇遶其側不暴物野鴿飛而  
不去嘗遇盜劫其衣服既而知義物悉還之

王光濟廬州人喪母因刻像日夕奉事如平生咸平二年詔旌之時又有徐州人李祚親喪廬墓側凡二十七  
年益州人周善敏喪父廬於墓側又割股肉啖母疾愈



愈人中祥符九年詔旌表祚賜善敏粟帛存慰之

江白建昌人景德二年進士父禹錫有節義高年不仕

躬自教授大中祥符初獻東封詩十五篇詔賜粟帛遣

使存問其卒也白自鄆尉罷還負土營葬廬於墓側藜

藿芒屨晝夜號泣將終制猶然詔賜粟帛醪酒

裘承詢會稽人十九世無異襲詔旌其門閭咸平後又

有保定軍孫浦襄州常元紹蔡州黃美解州董孝章竝

十世同居莫州高珪永定軍朱仁貴潞州邢濬相州趙

祚八世同居麟州楊榮隰州趙友開封李居正潁州張

可象衛州張珪滄州崔諒七世同居邢州王覺趙州曹

遼六世同居兗州童升陳州樊可行京兆元守全平定

軍段德五世同居開封張仁遇亳州王子上建昌軍瞿

肅四世同居又河陰王世及大名李宗祐陳州劉閏宣

州汪政潭州李耕或聚居至七口累數十百年竝旌

表仍蠲其課調大中祥符初東封泰山王欽若言曲阜

東野宜乾封竇益合居五六世有節行四年祀汾陽馬

起言陝州張化基閭用和楊惠義聚族累世孝悌可稱

竝卽行在所降詔褒美各優賜粟帛

常真項城人父母死廬墓終喪不茹葷血周廣順中詔

旌其門閭開寶七年再加旌衣真妻病子晏割股肉以

養母及死次子守規徒跣日一食廬墓三年太平興國

八年詔旌表之又有齊州王淦河南李繼成滄州胡元

與竝母死負土成墳晝夜哭不絕聲皆降詔旌門閭賜

粟帛

杜誼字漢臣黃巖人事父母至孝父剛嚴誼獨失愛惴

惴不自容何顏色而後進繼喪父母號慟晝夜不絕卜

葬徒跣負土往來十餘里日渡塘澗泥水沒胫雖大雨

雪未常少止手足皸裂流血既葬遂焚舍墓旁日一飯

不葷事聞詔書嘉獎誼以祖垂象陰入官至贊善大夫

通判梓州卒子揆纔十六歲哭誼墓旁卒

姚宗明河中人其十世祖栖雲當唐貞元中調卒戍邊

栖雲之父以兄嗣未立請代兄行遂戰沒塞上時栖雲

方二歲其母改適人栖雲養於伯母伯母亡栖雲葬之

又招魂葬其父痛父死於邊乃廬墓次終身哀慕不衰

縣令蘇轍為買地開阡刻石表之河中尹渾瑊上其事

詔加優賜表其門名其鄉曰孝悌社曰節義里曰敬愛

栖雲生岳岳生君儒君儒生師正自岳至師正四世廬

墓五世孫曰厚六世曰雅七世曰文八世曰敬真九世

曰直十世曰宗明慶曆初以十世同居詔復其家十一

世孫用和十二世曰士明十三世曰德自慶曆以後又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九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十



五十餘年而其家孝睦不替姚氏世為農無為學者有田數十頃聚族百餘人躬事農桑僅給衣食經唐末五代兵戈亂離而子孫保守墳墓骨肉不相離散求之天下未或有焉

鄧中和字祖德開封人舉三禮喪親廬墓終其喪定省往來如事生者二十年負土累墳高三丈

毛安輿嘉州人年九歲父死負土為墳廬於側三年知益州張方平遺以酒餼狀其事以聞

李訪韶州人業進上廬父母墓有虎暴傷旁人而不近訪又有白鳥集墓上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十一

申積中成都人襁褓中楊繪從其父起求為子及長知非楊氏絕口不言年十九登進士第盡孝終身畢弟妹婚嫁始歸其宗政和中以奉議郎通判德順軍翰林學士許光凝以純孝薦召赴京師擢提舉永興軍學事道卒光凝復與廷臣表其操行詔予一子宮初光凝同薦者三人其一河陽汝大陳芳十四世同居一鄧州王襄經術登科年未六十請老事孀嫂如母養孤甥如子教誨後進調恤鄉里詔表芳門閭賜襄號處士支漸資州人年七十持母喪既葬廬墓側負土成墳蓬首垢面哀毀瘠甚白蛇狸兔擾其旁白雀白鳥日集

龍木五色雀至萬餘回翎悲鳴若助哀者鄉人句文鼎自娶婦即與父母離居覩漸至行深自悔責號慟而歸孝養盡志鄉閭觀感而化者甚眾

鄧宗古簡州人父死自培土為墳廬其側晨夕號慟其露降墓木里中號為鄧孝子

沈宣汝州人母亡既葬不塞墓門三十有六月晝負土夜拊棺而臥妻高氏亦有孝行漸以下三人元豐中皆褒賜粟帛

蘇慶文臺亭皆夏縣人慶文事父母以孝聞繼母少寡無子慶文戒其妻曰汝事吾母少不謹必逐汝妻奉教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十一

母得安其室終身亨工畫元豐中朝廷脩景靈宮調天下畫工試其優者待詔翰林昇以官祿亨名第一以父老固辭歸養閭里賢之

仰忻字天祝永嘉人年五十餘執母喪盡孝禮躬自負土廬于墓側有慈烏白竹之瑞大觀二年以行取士郡以忻應詔未幾卒特贈將仕郎

趙伯深字逢原父子伯深和間為棣州兵軍屬會兵動燕雲子伯被檄往塞上伯深時尚幼與母張留棣州既而金人渡河伯深母子相失子伯亦隔絕數年始得南歸子伯深訪尋其母二十餘年一旦聞在瀘南徒



步入蜀間關累年乃得之相持號泣哀感行路

彭瑜字君王安福人熙寧間失其母瑜朝夕焚香祈天願知母所在如是十餘年俄有人言母為泰和倪氏婦瑜竟迎以歸

毛洵字子仁吉水人天聖二年進士又中拔萃科性至孝凡守四官再以親疾解任藥膳嘗而後進三月不之寢室父應佺通判太平州卒母高繼卒持鋪荷土為墳手胝面黔親友不能識廬於墓凡二載朝夕哭踊食裁脫粟諸生請問經義對之流涕未嘗言文抱疾歸數日卒郡以孝聞賜其家粟帛凡溥字文祖亦以哀毀卒

宋史新編卷百六

十三

李壽者洵同縣人字彥良與弟衡字平國生同乳二歲喪母十歲喪父政和中改葬其母負土成墳廬于墓左未幾廬所產木一本兩榦高丈許復合于一至其末乃分兩榦五枝鄉人以為瑞有楊芾者亦同縣人字文卿性至孝紹興五年大饑為親負米百里外遇盜欲兵之芾慟哭曰吾為親負米不食三日矣盜義而釋之又有鮑宗巖者字傳叔歙人子壽孫字子壽宋末盜掠里中宗巖避地山谷間為賊所得縛樹上將殺之壽孫拜前願代父死宗巖曰吾老矣僅一子奉祀吾願自死盜兩釋之

楊慶鄞人父病貧不能召醫迺割股肉啖之良已其母病不能食慶取右乳焚之以灰和藥進焉入口遂愈久之乳復生守仇念為之請高宗詔表其門復之念曰韓退之作耶人對以毀傷支體為害義而匹夫單人孰訓之理未宏汲引之徒多闕而乃行成于內情發自天使稍知詩書禮義之說推其所存出身事主臨難伏節死義豈減介之推安金藏哉

陳宗永嘉人年十六母蔡病篤割股為餌病愈已復病不救宗一慟而絕守陸德輿為合葬榜曰陳孝子墓郭義重字處仁興化軍人早遊太學以操尚稱年四十

宋史新編卷百六

十四

餘客錢塘徒跣奔母喪每一慟輒嘔血家貧甚不受饋遺聚土為墳手蒔松竹而廬其旁甘露降焉鵲馴集高宗旌表其閭前安綽楔左右建土臺高一丈二尺方正下廣上狹飾白間以赤仍植所宜木義重後以特科奏名補官歷慶州錄事參軍年六十始婚以高年終申世寧鉛山人潘達兵襲縣父愈未及出戶遇賊賊欲殺之世寧年未冠亟引頸願代死賊感其孝兩全之苟與齡字壽隆滁州人志尚高潔事其親生養死葬力竭而禮盡廬母墓有芝十五莖生墓亭詔旌其門王珠字仲淵龍泉人以孝謹聞建炎間居父憂芝數本



生墓側倒植竹以為杖復生柯葉紹興間再罹母喪復有雙竹靈芝之祥

顏誦真卿之後真卿嘗謫廬陵故誦為永新人誦少孤兄弟數人事繼母以孝聞一門千指家法嚴肅少長輯睦匪架無主廚饌不異義君數十年終日怡愉家人不見其喜愠年七十餘卒

張伯威大安軍人將家子也紹熙元年武舉進士調神泉尉大母黃年九十八不忍之官黃疾瀕殆伯威剔左臂肉食之遂愈繼母楊疾伯威復剔臂肉疾亦愈伯威妹嫁崔均其姑王疾妹亦剔左臂肉以進達旦即愈事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五

聞詔伯威與升權倍賜其妹束帛

蔡定字元應會稽人家世微且貧父革依郡獄吏傭書以生資定使學遊鄉校稍稍有稱獄吏坐舞文法被繫革以誑誤年七十餘矣法當免繫鞫胥削其籍年而入之罪且與獄吏等定數詣府號愬請代繫弗許請效命戎行弗許請隸五符為兵又弗許定預為墓志又為狀若詣府者結置袂間冀其父之必免也以建炎元年十二月甲申自赴河死府帥聞之立命出革厚為具棺斂事而撫周其家

楊文脩字中理諸暨人年六歲視母食多寡為飢飽母

病輒不食年十五以母多病遂棄舉子業讀岐黃氏書父譴之從容答曰我母常病忍能一日去母從師耶母病革藥弗效即割股肉和鹽粥以進病遂已文脩頰下生瘤大如覆杯一日由市歸中途似操瓢者穢癩不可近時暴雨至從文脩求共雨蓋即與其之行一里操瓢者左手指文脩瘤右手拊背曰瘤可醫汝何報我文脩未心信別去數步顧瞻其人不見矣文脩大悔明日視頰下瘤忽不見家人驚怪捫其背則瘤還在背矣人謂孝感所致母歿文脩躬捧土成墳種樹築廬墓上居之童子婦人瞻其儀形成手加額曰佛子佛子尊官鉅人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六

入其鄉必過其廬朱熹嘗以常平使者道經風橋聞佛子名特就見與談名理竟夕乃去年九十九終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六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七

列傳一百十九

隱逸上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君子之生於世或出或處大致詎相懸哉孟軻蓋嘗論之西山餓夫與商家元輔其趣一也陋巷窶儒與虞廷勳臣其道同也何者各協于宜耳矣乃若希踪巢許傲世隱淪固辭羔鴈之聘自甘衡泌之娛雖非中行亦可謂離塵拔俗者也其下則乏實用而負虛名是謂之竊緣捷徑以鶩榮途是謂之偽茲二者志士實恥之宋世號隱逸者或未老求閑或蒙徵不屈咸足嘉尚獨種放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七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七

二

本

戚同文	陳搏	種放	萬適
李漬	魏野	邢敦	林逋
高擇	徐復	孔叡	何群
王樵	張愈	黃晞	周啓明
代淵	陳烈	孫侔	劉易
姜潛	連庶	章粲	王庠

戚同文字同文楚丘人幼孤事祖母以孝聞從楊慈授五經慈妻以女弟音亂不求祿仕且思見混一於名字

遺意焉慈依將軍趙直疾亟以家事託同文即為葬三世數喪直復厚禮之為築室聚徒登第者六十人多踐臺閣同文純質尚信義不積財不營居室曰人生以行義為貴焉用此為與宗翼為友長子維仕隨州書記同文就養卒於漢東年七十三好為詩有孟諸集二十卷楊徽之嘗與酬唱追號堅素先生蓋擬之陶隱居號堅白云維太祖朝累官職方郎中致仕卒年八十一弟綸自有傳楊慈者虞城人力學勤志不求聞達宗翼者父為虞城主簿因家焉負米養母好學能屬文歐陽虞柳書皆得其楷法隱而不仕家無斗粟未嘗以貧窶干人物不許價市人知而不欺嘗言晝夜者昏曉之辨也既暝未嘗言不出戶見鄰里卒年八十餘子度第進士陳搏字圖南亳州真源人始四五歲戲澗水岸側有青衣媪乳之自是聰悟日益及長讀經史百家言一見成誦無遺忘頗以詩名後唐長興中舉進士不第遂不求祿仕自言嘗遇孫君仿慶及處士二人者高尚之人也語搏曰武當山九室巖可以隱居搏往棲焉因服氣辟穀歷二十餘年但日飲酒數杯移居華山雲臺觀又止少華石室每寢處多百餘日不起周世宗好黃白術召留禁中月餘從容問之對曰陛下為四海之主當以致



治為念奈何留意黃白之事乎世宗不之責命為諫議大夫固辭不受板還詔州長吏歲時存問太平興國中再來朝太宗待之甚厚謂宰相宋琪等曰搏獨善其身不干勢利所謂方外之士也自言經承五代離亂幸夫下太平故來朝觀與之語甚可聽因遣中使送至中書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對曰搏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沖天亦何益於世今聖上龍顏秀異有天人表博達古今深究治亂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

宋史新編卷二十七

三

行修煉無出於此琪等以其語白上上益重之賜號希夷先生仍賜紫衣留搏闕下上屢與之屬和詩賦數月放還山端拱初忽謂弟子賈德昇曰汝可於張超谷鑿石為室吾將憩焉石室成搏手書數百言為表其略曰臣搏大數有終聖朝難戀已於某月某日化形於蓮花峯下張超谷中如期而卒搏好讀易常自號扶搖子著指玄篇八十一章言導養及還丹之事宰相王溥亦著八十一章箋其指搏又有三峯寓言及高陽集釣潭集詩六百餘首搏能逆知人意齋中有大瓢挂壁知道士賈休復欲之輒取以與華陰隱士李琪自言唐開元郎

官已數百歲人罕見者關西逸人呂洞賓有劍術百餘歲尚童顏步履輕疾頃刻數百里世以為神仙皆數來搏齋中宋祖既代周搏聞之曰天下自此定矣

種放字名逸洛陽人沉默好學七歲能屬文父詔嘗令舉進士放以業未成辭每往來嵩華間慨然有山林意未幾父卒數兄皆干進獨放與母俱隱終南豹林谷之東明峯結草為廬以講習為業從學者眾得束脩以養母放得辟穀術別為堂於峯頂盡日望雲危坐每山水暴漲道路阻隔糧餼乏絕止食芋栗性嗜酒種秫自釀曰空山清寂聊以養和因號雲溪醉侯幅巾短褐負琴

宋史新編卷二十七

四

攜壺泝長溪坐磐石採山藥以助飲往往終日值月夕或至宵分自豹林抵州郭七十里徒步與樵人往返性不喜浮圖裂佛經以製帷帳所著蒙書十卷及詞禹說表孟子上下篇太一祠錄多為歌詩自稱退士作傳以述其志淳化三年轉運宋惟幹言其才行詔使召之其母恚曰常勸汝勿聚徒講學身既隱矣何用文為果為人知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放稱疾不起其母盡取筆硯焚之與放轉居窮僻人跡罕至太宗詔賜緡錢使養母不奪其志有司歲時存問咸平元年母卒廬於墓側翰林學士宋湜等言其貧不克葬詔厚資之



四年以兵部尚書張齊賢薦詔遣赴闕資裝錢放辭不  
起明年齊賢出守京兆復條陳放操行請加旌賞乃遣  
官齋詔召赴闕賜帛百匹錢十萬九月放至對崇政殿  
以幅巾見命坐與語詢以民政邊事放曰明王之治愛  
民而已惟徐而化之餘皆謙讓不對即日授左司諫直  
昭文館賜巾服簡帶館于都亭驛大官供膳至日表辭  
恩命上知放舊與陳堯叟游令堯叟諭意又謂宰相曰  
朕求茂異以廣視聽資治道如放終未樂仕亦可遂其  
請也中書傳詔放曰巖猿溪鳥之性固不敢以祿仕為  
意然主上虛懷待士旰食憂人之心亦不敢以羈束為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七

五

念途詔不聽其讓數日復召見賜緋衣象簡犀帶銀魚  
御製五言詩寵之賜昭慶坊第一區加帷帳什物銀器  
五百兩錢三十萬中謝日賜食學士院自是屢召對六  
年春表謝暫歸故山許之將行遷起君舍人命宴餞于  
瓊林苑上賜詩二章十月遣使撫問圖其林泉居處以  
獻景德元年冬來朝一年擢右諫議大夫表乞嵩少養  
疾許之宴餞于資政殿屢遣中使勞問賜以茶藥是冬  
復來朝二年以兄喪請告歸終南營葬十月復至上遣  
內侍齋詔詢以經國大猷致君遠略且有登用機衡弼  
成寡昧之語放上言曰臣列迹侍從我冠諫諍雖愚者

之慮竭忠規而屢陳而大君之明懼警言之無補今又  
訪以禮樂之制詢其刑政之方豈伊對非敢預論述伏  
望寢此過聽遂其夙心上曰放能守分懇讓益可嘉也  
大中祥符元年命判集賢院從封泰山拜給事中二年  
四月求歸山宴餞于龍圖閣上作詩卒章云我心虛佇  
日無復醉山中初放作詩嘗有溪上醉眠都不知之句  
故及之四年正月復來朝從祠汾陰拜工部侍郎放屢  
至闕下俄復還山人有詒書嘲其出處之迹且勸以棄  
位居巖谷放不答放終身不娶尤惡鬻雜故京城賜第  
為擇僻處然祿賜既優晚節頗飾輿服于長安廣置良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七

六

田歲利甚博亦有疆市者遂致爭訟門人族屬依倚恣  
橫王嗣宗守京兆放嘗乘醉慢罵之嗣宗屢責放不法  
仍條上其事詔推究會赦恩而止四月求歸山又賜宴  
遣之所居山林細民多縱樵採特詔禁止放遂表徙居  
嵩山天封觀側遣內侍就與唐觀基起第賜之然猶往  
來終南按視田畝每行必給驛乘在道或親詬驛吏規  
算糧具之直時議浸薄之嘗曲宴令羣臣賦詩杜鎬以  
素小屬辭誦北山移文以譏之上嘗語近臣曰放為朕  
言事甚衆但外廷無知者因出所上時議十三篇其曰  
曰議道議德議刑議器議文武議制度議教化議賞罰



議官司議軍政議獄訟議征賦議邪正八年十一月晨  
興忽取前後章疏藁悉焚之服道士衣召諸生會飲於  
次酒數行而卒訃聞上親製文遣內侍致祭歸葬終南  
贈工部尚書錄其姪世雍

萬適字縱之宛丘人自號遺玄子精於道德經不求仕  
進專以著述為務有往簡集百卷又有雅書志苑等書  
淳化中韓丕任翰林學士上問曰卿早在高陽當時輩  
流頗有遺逸否丕以適及楊璞田誥對上悉令召至闕  
詔書下而誥卒璞既至對於便殿不願仕進上賜以束  
帛遣還適最後至特授慎縣主簿數日卒田誥歷城人

宋史新編卷三十七

好著述宋惟翰許哀皆其弟子也著作百餘篇傳於世  
大率迂闊每構思必匿深草中絕不聞人聲俄自草中  
躍出卽一篇成矣楊璞字契玄鄭州人每乘牛往來郭  
店自稱東里遺民嘗杖策入嵩山窮絕處構思為歌詩  
凡數年得百餘篇璞既被召還作歸耕賦以見志真宗  
朝諸陵道出鄭州遣使賜茶帛卒年七十八  
李瀆洛陽人曾祖邵仕梁歷後唐以太子少傅致仕祖  
延昭殿中丞父瑩善詞賦周廣順進士蒲帥張鐸辟為  
記室因家河中乾德初為殿中侍御史度支判官責授  
右贊善大夫初瑩禱河祠而生瀆故名瀆字河神後改

字長源淳澹好古博覽經史杜門不仕王旦李宗諤與  
之世舊每勸其仕皆不答所乘馬嘗為宗人借憩于廩  
間人有見者以語瀆瀆卽鬻之其惡罵如此州閭化其  
儉德真宗祀汾陰以廷臣薦命使召見辭足疾不起再  
遣使存問瀆自陳世本儒墨習靜避世之意素嗜酒人  
或勉之答曰扶羸養疾捨此莫可從吾所好以盡餘年  
不亦樂乎嘗語諸子曰吾將與爾未訣爾輩當常在左  
右一日忽曰適有人至牀下誦詩云行到水窮處未知  
天盡時言訖不見吾當逝矣亟取瑩集付諸子促家人  
置酒頃之卒特天禧三年十二月三日也年六十三四

宋史新編卷三十七

八

年詔曰故處士李瀆簪纓傳緒儒雅踐方曠逸自居恬  
智交養特行賁典式慰營魂可特贈祕書省著作佐郎  
州縣存卹

魏野字仲先陝人嗜吟咏不求聞達居州之東郊手植  
竹樹清泉環遶旁對雲山景趣幽絕鑿土袤丈曰樂天  
洞前為草堂彈琴其中好事者多載酒肴從之遊嘯詠  
終日野不喜巾幘無貴賤皆紗帽白衣以見出則跨白  
驢過客名士往來留題會話累宿而去野為詩精苦有  
唐人風格多警策句所有草堂集十卷大中祥符初契  
丹使求全部詔與之祀汾陰歲與李瀆並被薦遣陝令



王希招之野上言麋鹿之性頰纓則狂望回過聽許令  
愚守詔長吏常加存撫又遣使圖其所居觀之後復遣  
內侍存問天禧三年十二月無疾而卒年六十明年詔  
曰故處士魏野服膺儒素刻意篇章篤淳古之行慕肥  
遯之風及此淪亡載深嗟悼可特贈祕書省著作郎州  
縣存卹瀆卽野中表兄也野卒後瀆六日時甚異焉  
邢敦字君雅不知何許人家於雍丘嘗舉進士不第慨  
然有隱遯意性介僻不妄交友耽玩經史精於術數工  
繪畫頗嗜酒里中號邢夫子真宗幸亳回邑人列上其  
事王曾以名聞詔授許州助教敦讓而不受乾興元年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

九

無疾而卒年七十四

林逋字君復錢塘人少孤力學不爲章句性恬淡好古  
弗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初放遊江淮間久之  
歸杭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真宗賜粟  
帛詔長吏歲時勞問薛映李及在杭州每造其廬清談  
終日而去嘗自爲墓於其廬側臨終爲詩有茂陵他日  
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既卒仁宗賜諡和靖先  
生賻粟帛逋善行書喜爲詩其詞澄澹峭特多奇句既  
就藁隨輒棄之曰吾方晦迹林壑且不欲以詩名一時  
况後世乎然好事者往往竊記之今所傳尚三百餘篇

逋不娶無子教兄子宥登進士甲科

高懌字文悅荆南高舉興四世孫築室豹林谷從種放  
受業放奇之不敢處以弟子行與同時張堯許勃號南  
山三友詔舉沈淪寇準薦之辭不起景祐中錄國初侯  
王後懌推其弟忻得官及范雍建京兆府學召懌講授  
諸生席間常數十百人杜衍嘗請賜處士號乃命爲大  
理評事懌固辭仁宗嘉其守號安素處士詔給良田五  
百畝文彥博表其經術該通有高世之行詔賜第一區  
嘉祐中就除光祿寺丞復固辭夢道士持素書賜爲白  
鹿洞主卒有韓退者稷山人亦師事种放母死負土成  
墳徒跣終喪去隱嵩山吳遵路石延年論其高節詔賜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

十

粟帛號安逸處士以壽終

徐復字復之建州人初舉進士不中退而學易通流衍  
卦氣法自筮知無祿遂亡進取意遊學淮浙間數年益  
通陰陽天文地理遁甲占射諸家之說他日聽其鄉人  
林鴻範說詩且言詩之所以用於樂者忽若有得因以  
聲器求之遂悟大樂於七音十二律清濁次序及鐘磬  
侈弁匏竹高下制度皆洞達胡瑗作鐘磬大變古法復  
笑曰聖人寓器以聲今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  
乎後瑗制作皆不效范仲淹過潤州見復復剋西方當



用兵推其月日後無少差慶曆初與布衣郭京俱召見  
帝問天時人事復對曰以京房易卦推之今年所配年  
月日時當小過也剛失位而不中其在彊君德乎帝又  
問明年主何卦復曰乾卦用事說至九五盡而止帝又  
問前年京師黑風何所應復曰其兆在內豫王喪其應  
也明日命為大理評事固以疾辭乃賜號冲晦處士補  
其子發試祕書省校書郎復性高潔而處世未嘗自異  
後居杭州十數年卒郭京者少任俠不事家產平居  
言兵范仲淹滕宗諒數薦之

孔牧字寧極孔子四十六代孫隱居汝州龍山之澁陽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七

城性孤潔喜讀書有田數百畝賦稅常為鄉里先遇歲  
饑分所餘調不足者未嘗計有無里人皆愛慕之葬其  
父廬墓三年臥破棺中日食米一溢壁間生紫芝數十  
本州以行義聞賜粟帛又給復其家近臣列薦授祕書  
省校書郎致仕居數年召為國子監直講辭不赴即遷  
光祿寺丞頃之起知龍興縣復辭卒贈太常丞晚年惟  
玩周易老子他書亦不復讀為太玄圖張壁上外列方  
州部家而規其中心空之無所書曰易所謂寂然不動  
者與此無異也

何群字通夫西充人嗜古學喜激揚論議雖業進士非

其好也石介在太學四方諸生來學者數千人群亦自  
蜀至介因館群于其家使弟子推以為學長群愈自克  
厲著書數十篇與人言未嘗下意曲從同舍目為白  
御史群嘗言今之士語言脫易舉止惰肆者其衣冠不  
如古之嚴也因請復古衣冠又上書言三代取士先行  
誼後世專以文辭就文辭中害道者莫甚於賦請罷去  
介贊美其說會諫官御史亦以為言下兩制議皆以為  
進士科始隋廢唐不為不得人且祖宗行之已久不可  
廢也群聞其說不行乃慟哭取平生所為賦八百餘篇  
焚之講官視群賦既多且工以為不情絀出太學群徑  
歸遂不復舉進士嘉祐中龍圖閣直學士何刻表其行  
義賜號安逸處士群既死趙抃守益州奏群遺藁有益  
時政願詔果州錄上之云非若茂陵書起天子侈心也  
寢不下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七

七

王樵字肩望淄州人博通羣書尤善考易學者多從之  
咸平中契丹度河舉家被掠樵棄妻入契丹訪父母累  
年不獲還東山刻木招魂以葬服喪六年哀動行路又  
為屬之尊者次第成服北望嘆曰身世如此自比於人  
可乎遂與俗絕自稱贅世翁唯以論兵擊劔為事一驢  
負裝徒步千里晚年屢遊塞下畫策于何不矩耿望求



或遼復讎不用乃於城隅累碑自琢謂之藹室銘其門曰天生王樵薄命寡智材不濟時這號替世生而爲室以備不虞死則藏形不虞乃備病革入室自掩尸卒張愈字少愚益州人遊學四方屢舉不第寶元初書言邊事以薦除試秘書省校書郎願以授父顯忠而隱於家丁內艱鹽酪不入口再其植所持柳杖於墓忽生枝葉後合抱六召不應喜奕棋樂山水嘗浮湘沅觀浙江升羅浮入九疑買石載鶴以歸杜門著書未就卒妻蒲氏名芝賢而有文爲之誄有曰廣成遺趾吳興高躅疏石通逕依林架屋麋鹿同群晝遊夜息嶺月破雲秋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七

七

森灑竹清意何窮真心自得放言遺慮何榮何辱

黃晞字景微建安人學者多從之游踰贅隅子著獻歛瑣微論十卷謂贅隅者拊物之名獻歛者歎聲瑣微者述辭也石介在太學以禮聘召晞走匿樞密使韓琦表薦爲太學助教致仕受命一夕卒

周啟明字昭回處州人四舉進士皆第一景德中舉賢良方正科既召會東封泰山言者謂此科本因災異訪直言非太平事遂報罷於是歸教弟子百餘人不復有仕進意以薦賜粟帛仁宗除試助教就加廩給久之遷至太常丞卒故明藏書數千卷多手自傳寫而能口誦

之有古律詩賦成啟雜文千六百餘篇

代淵字蘊之代州人唐末避地道江家世爲吏有陰德淵事親以孝聞舉進士甲科得清水主簿歎曰祿不及親何所爲耶還家教授坐席常滿舉鳳州團練推官不就以薦授太子中允致仕謝絕諸生著周易吉要老佛雜說數十篇田况上其書曰太常丞改祠部員外郎晚年日菜食巾褐山林間自號虛一子嘉祐二年九月有疾召術士擇日云丙申吉頷之是日沐浴而絕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七

七

京師不利卽罷舉仁宗屢詔不起人問其故曰吾學未成也公卿大夫郡守鄉老交章稱其賢嘉祐中以爲本州教授歐陽修又言之召爲國子直講皆不拜已而福建提刑王陶言其爲妻林氏所訟因詆烈貪詐乞奪所受恩時司馬光爲諫官率同列爭曰烈雖有迂闊不合中道猶爲守節之士當保而全之若夫婦不相諧則聽之離絕毋使節行之士爲橫辱所挫陶說遂不行元祐初部使者申薦之詔從其尚以旨德卽致仕明年復教授本州在職不受廩奉鄉里問遺絲毫無所受家租有餘則推以濟貧乏卒年七十六



孫侔字少述早孤事母盡孝志於祿養故屢舉進士及母病革自誓終身不求仕劉敞知揚州薦其孝弟忠信足以扶世矯俗詔為揚州教授辭敞守未與辟入幕府亦辭治平中沈邁王陶韓維連薦之授忠武軍推官常州判官皆不赴少與王安石友善安石為相過真州與相見侔待之如布衣交卒年六十六初王回王令常秩與侔皆有盛名回令不壽秩為隱不竟云

劉易忻州人性介烈博學好古喜談兵韓琦知定州上其所著春秋論授太學助教并州州學說書不能屈志仕進寓居於號之盧氏習辟穀術趙鼎復薦其行誼賜

宋史新編卷百十七  
號退安處士治平末卒

姜潛字至之奉符人從孫復學春秋累薦為國子直講韓王宮伴讀謁宗正允弼吏引趨庭潛不答呼馬欲去遂以客禮見神宗聞其賢召對延和殿訪以治道何以致之對曰有堯舜二典在願陛下致之之道何如知陳留縣數月條例司劾祥符住散青苗錢潛知不免移疾去縣人詣府請留之不得家居卒年六十六

連庶字居錫安州應山人第進士調商水尉壽春令以母老乞監陳州稅管送客出北門見日西風塵而冠蓋憧憧不已慨然有感即日求分司歸久之翰林學士歐

陽脩等薦知崑山縣辭不行累遷職方員外郎卒庶始與弟庠在鄉里時宋郊兄弟歐陽脩皆依之及二宋貴達不可其志退居二十年守道好脩非其人交非其義秋毫不可汙也庠亦登科號良吏終都官郎中

章譽字隱之成都人博通經學尤長易太玄著發隱三篇明用著索道之法知以數寓道之用三摹九據始終之變獨守累以逸民薦一賜粟帛再命州助教不就嘉祐中賜號冲退處士王素時為州因更其所居之鄉曰處士里曰通儒坊曰冲退譽由是益以道自裕尊生養氣憂喜是非一不以撓其心里人范石祿從扣太玄譽

宋史新編卷百十七

法

為解述大旨再復攤詞曰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所醜而有餘者惡也君子能強其所不足而拂其所有餘太玄之道幾矣卒年七十六子禕亦好古學

王庠字周彥榮州人累世同居號義門王氏父夢易登皇祐第嘗攝興州忤部刺史以事中之鑄秩罷歸卒母向氏欽聖憲肅后之姑也庠幼穎悟有志謂弟序曰父以直道見擢母撫柩誓言期我兄弟成立贈復父官乃許歸葬相與勉之且制科先君之遺意也遂閉戶窮經史百家書傳注之學尋師千里究其旨歸以經說寄蘇軾謂二帝三王之臣皆志於道惟其自之難故守



至堅自孔孟作六經斯道有一定之論士之所養者  
逮古乃知後世見六經之易忽而不行也軾以為名  
聖諸臣用事罷制科庠嘆曰命也無愧先訓以之  
行已足矣崇寧應能書為首選京師蝗庠上書論時政  
得失下第徑歸奉親養志不應舉者八年大觀行舍法  
於天下州復以庠應詔時嚴元祐黨禁庠自陳蘇軾蘇  
轍范純仁為知己呂陶十言皆薦舉黃庭堅張舜民王  
鞏任伯雨為交游不可入舉求化願屏居田里以弟序  
升朝贈父官始克葬母喪終復舉八行為天下第一詔  
旌其門朝廷知不可屈賜號處士尋改潼川府教授賜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八

出身及音服一日四命俱至竟力辭不受向后每欲官  
之俱遜與弟姪及其甥既卒孝宗諡曰賢節序宣和間  
以恩倖至徽猷閣直學士辛洋沉其間各建大第或者  
謂晚節隱操心云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八

宋史新編 卷一七八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八

列傳一百二十一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隱逸下

俞汝尚 陽孝本 鄧孝甫 宇文之邵

吳瑛 松江漁翁 杜生 順昌山人

南安翁 張舉 徐中行 蘇雲卿

王忠民 褚承亮 安世通

俞汝尚字退翁烏程人為人有禮澹於勢利登第步歷  
州縣無營進心王安石當國患大臣異已或言汝尚清  
望可寘之御史使彈擊乃驛召詣京師汝尚既知所以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八

薦用意力辭章再上得免親故責以不能與子孫為地  
汝尚笑曰是乃所以為其地也還家苦貧未能忘祿養  
又從趙抃於青州以屯田郎中致仕卒孫倅敷文閣直  
學士

陽孝本字行先頓人學博行尚隱於城西通天巖蘇軾  
自海外歸過而愛焉號之曰玉巖居士知其不娶戲以  
為元德秀之流孝本隱遯二十年崇寧中舉八行解褐  
國子錄再轉博士以直祕閣歸卒年八十四  
鄧孝甫字成之臨川人第進士至奉議郎提點開封府  
界河渠坐事去官遂閉戶著書不復言仕元符末直言

一一九



孝甫年八十一上書論熙寧而下權臣迭起欺世誤國  
蔡京嫉之削籍羈筠州崇寧去黨禪釋逐臣同類者五  
十三人惟孝甫與范柔中封覺民獨居遂卒於筠且死  
命幼孫名世執筆口占百餘言其略曰予自謂山中宰相  
虛有其才也自謂文昌先生虛有其詞也不得大用於  
於盛世亦無憾焉蓋有天命耳所論述有卜世大寶龜  
伊周素蘊義命雜著太平策要等凡二百五十餘篇  
字文之邵字公南綿竹人第進士為曲水令神宗即位  
求言之邵上疏有曰京師者諸夏之視倣俗宜敦厚而  
儉薄浮侈是尚公卿大夫民之表也宜以名節自勵而  
朱史新編卷五十八

勢利合雜是先疏奏不報喟然曰吾不可仕矣遂致仕  
以太子中允歸時年未四十自強于學不易其志日與  
交友為經史琴酒之樂退居十五年而終范鎮曰之邵  
位下而言高學富而行篤少二十一歲而先我掛冠使  
吾儻然司馬光亦亟稱之

吳瑛字德仁蕪春人以父遵路任至虞部員外郎治平  
三年年四十六致仕歸有田僅足自給臨溪築室種花  
釀酒客至必飲飲必醉或因臥花間客去亦不問有載  
否人物者不酬一語但促奴行酒人咸愛其樂易而敬  
其高哲宗朝被薦召為吏部郎中就知蕪州皆不起崇

寧三年感疾即閉閣謝醫藥垂絕不亂卒年八十四  
松江漁翁者不知其姓名每棹小舟游長橋往來波上  
扣舷飲酒酣歌自得紹聖中閩人潘裕自京師調官回  
過吳江遇而異焉過與語翁曰吾厭喧煩處閒曠遂迹  
於此三十年矣幼喜誦經史百家言後觀釋氏書今皆  
棄去唯飽食以嬉且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  
忘心心形俱忘視軒冕如糞土耳與子出處異趣子勉  
之裕曰幸聞先生之高義敢問舍所在曰吾姓名且不  
欲人知况居室耶飲畢長揖使裕反其所鼓柁而去  
杜生者潁昌人不知其名人呼為杜五郎有屋兩間不  
朱史新編卷五十八

出門者三十年黎陽尉孫軫往訪問所以不出門之因  
笑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一桑曰憶十五年前亦曾納  
涼其下但無用於時無求於人偶自不出耳問所以為  
生曰與人擇日賣醫藥以給飢粥亦有時不繼後子能  
耕荷長者見憐與田三十畝自此食足由是釋日賣藥  
一切不為問常日何所為曰端坐耳時盛寒布袍草屨  
室中枵然而氣韻閒曠言詞精簡蓋有道之士也問其  
子之為人曰村童也然性質甚淳厚間一至縣買鹽酪  
可數行跡以待其歸未嘗旁游一步也軫嗟嘆留連久  
之乃去後至延安幕府為沈括言之括時理軍書造夜



半疲極末以聞軫談頓忘其勞

順昌山人靖康末有避亂於順昌山中者深入得茅舍主人風裁甚整卽之語士君子也怪而問曰諸君何事挈妻孥至是邪因語之故主人曰亂何自而起衆爭爲言主人嗟惻久之曰我父爲仁宗朝人也自嘉祐末卜居于此但知有熙寧紀年亦不知于今幾何年矣

南安翁者漳州陳元忠嘗赴省試過南安會日暮投宿茅茨數椽竹樹茂密可愛主翁麻衣草屨舉止談對宛若士人几案間文籍散亂陳叩之曰翁訓子讀書乎曰種園爲生耳入城市乎曰不出十五年矣問藏書何用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八

四

曰偶有之耳因雜以他語少焉風雨暴作其二子歸捨鉏揖客不類農家子翁進豆羹享客不復共談遲明別去陳以事留城中翌日見翁倉進行陳追詰何爲到此曰大兒鬻粟失稅爲關吏所拘陳爲謁監征至則已捕送郡翁與小兒偕詣庭下長子當杖翁懇白郡守曰若渠不勝杖則翌日乏食矣願以身代小兒曰大人豈可受杖某願代大兒又以罪在已甘心焉三人爭不決小兒來父耳旁語若將有所請翁叱之兒必欲前郡守疑之呼問所以對曰大人元係帶職正郎宣和間累典州郡翁急拽其衣使退曰兒狂妄言守詢詰勅在否兒曰

見作一木實甕中埋山下守立遣吏隨兒發取果得之卽延翁上坐謝而釋其子次日訪之室已虛矣

張象字子厚常州人登進士甲科以無他兄弟獨養其親不忍去左右親友盪之仕乃調青溪主簿亦不之官閑戶讀書四十年手抄數萬卷窮經著書至夜分不寐元豐元祐中大臣累薦起爲授潁州辭不就於是孫覺胡宗愈范祖禹交章言曰舉且死草萊後世必以爲朝廷失士蘇軾言之尤切詔拜祕書省校書郎敕郡縣致禮敦遣竟不出舉孝弟脩於家忠信行於友聲名聞於人殆中守常從容不迫爲當時名流所慕以不造門爲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八

五

恥崇寧四年卒明年詔賜諡正素先生

徐中行臨海人遊京師司馬光謂神清氣和可與進道得胡瑗所授經熟讀精思攻苦食淡夏不扇冬不爐夜不安枕者踰年乃歸葺小室竟日危坐所造詣人莫測也父死跣足廬墓躬耕養母推其餘力葬內外親及州里貧無後者十餘喪晚年教授學者其友羅適持節去路舉以自代又率部使者以遺逸薦崇寧中郡守李諤又以八行薦一日去之黃巖會親友盡燬其所爲文幅中藜杖往來委羽山中客有詰以避舉要名者中行曰人而無行與禽獸等使吾得以八行應科目則彼不彼



泉者非人類與吾正欲避此名非要名也陳璣謂與山陽徐積齊名呼為八行先生季子庭筠董非有志行孝友天至既免喪猶不忍娶者十餘年黃巖尉鄭伯熊代去請益庭筠曰富貴易得名節難守願安時處順主張世道自能受其言迄為名臣其學以誠敬為主無情容無戲言不事緣飾不苟臧否年八十有五朱熹行部拜墓下題詩有道學傳千古東甌說二徐之句且大書表之庭筠兄庭槐庭蘭皆有父風孫日升苦學有守於是徐氏詩書不絕六世矣

蘇雲卿廣漢人紹興間來豫章東湖結廬獨居人稱曰宋史新編卷百七十八 六

蘇翁披荆畚礫為圃藝植耘艾灌溉培壅皆有法度雖隆暑極寒土焦草凍圃不絕蔬滋鬱暢茂四時之品無闕者味視他圃尤勝又不二價市鬻者利倍而售速先期輸直夜織屨堅韌過草烏人爭留之以饋遠以故新米不乏漑園之隙閉門高臥或危坐終日莫測識也少與張浚為布衣交浚為相馳書函金幣屬豫章帥及曹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近聞灌園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能屈幸親造其廬必為我致之帥潛密物色獨有灌園蘇翁無雲卿也屏騎從更服為遊士入其圃翁運鋤不顧進而得之延入室上銜竹几地無纖塵案

有西漢書一冊二客恍若自失默計此為雲卿也既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浹遂扣其鄉里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然客又問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德遠今何官二客因出書幣雲卿鼻間隱隱作聲若自咎歎者二客力請共載辭不可期以詰朝上謁遣使迎伺則局戶闐然排闥入則書幣不啓家具如故而翁已遁矣竟不知所往帥潛復命浚拊几嘆曰求之不早懷竊位之羞作箴以識之

王忠民頰陽人靖康以來數言邊方利害于朝累召不至張浚授以迪功郎不受劉豫僭立忠民作九思圖及定亂四象達之金主及鏤板印圖散于偽境以明天下之義紹興三年翟宗薦其忠節于朝特授宣致郎詔其遣詣行在既至上疏辭官言臣三上金主書乞還二帝本心報國非其名祿上不許忠民以誥宣牘中藏七寶山下力懇求去復依鎮撫使重先遂不出時又有蘇宰者頌之族紳之後也少能詩蘇軾見其清江曲大愛之由是知名徐俯薦其賢累召辭疾不至以壽終

諸承亮字茂先真定人有文名為蘇軾稱賞宣和五年秋應鄉試第一明年登第調易州戶曹未赴會金師



離木南下破真定籍境內進士試安國寺承亮名亦在籍中匿不出金帥知其才押赴與諸生對策策問上皇無道少帝失信眾承風旨極口詆毀承亮詣主文劉待中曰君父之罪豈臣子所得言耶長揖而出劉為之動容時七十二人悉放第號七十二賢榜狀元許必仕金為郎官一日出左掖門墮馬首中閻石死餘皆無顯者劉多承亮之誼薦知豪城縣謾應之即棄去卒年七十門人謚曰玄貞先生

安世通號青城山道人本西人其父有謀策為武官數以言干當路不用遂自沉於酒而終世通亦隱居青城

山中不出吳曦反乃獻書於成都帥楊輔其略曰士大夫皆酒缸飯囊不明大義尚云少屈以保生靈何其不知輕重如此所謂停囚長智吾恐朝廷之失望也凡舉大事者成敗死生皆當付之度外區區行年五十二矣古人言可以生而上福也可以死而死亦福也決不忍汗面戴天同為叛民也輔不能決遂東如江陵請吳玠舉兵以討曦未幾曦敗玠使蜀薦上以世通為首云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八

宋史新編 卷一七九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九 列傳一百二十一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祺著

卓行

行異于眾謂之卓觀劉庭式之義朱壽昌之孝鄭德珪之友陳洙之忠侯可巢谷之交好斯皆人所難况徐積郝戴龔明之克孝且廉翁蒙之訥迥王遷克睦且多陰德哉曾叔卿等之處貧賤患難雖一節可以勵貪懦之夫矣古今士豈無負高行而名湮滅者彼以學士大夫為揄揚故後世述焉宜史遷有感於顏氏之附驥也

劉庭式 朱壽昌 鄭綺 曾叔卿等 陳洙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九

侯可 巢谷 徐積 郝戴 龔明之 翁蒙之

曾叔卿 劉未一 曾叔卿

劉庭式字得之齊州人第進士蘇軾守密州庭式為通判初庭式未第時議娶鄉人女未納幣既登第女喪明女家貧甚不敢復言或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心已許之矣豈可負吾初心哉卒娶之生數子後死庭式喪之逾年不復娶軾問之曰哀生於愛愛生於色君其何居庭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若緣色而生愛緣愛而生哀色衰愛弛吾哀亦忘則凡揚袂倚市目挑而心招者皆可以為妻也耶庭式後監太平觀老于廬山絕粒不



食日矣奕有紫光步上下峻坂如飛以高壽終

朱壽昌字康叔揚州人以父罪陰歷官知廣德軍初異  
守京兆妾劉氏方娠而出既而生壽昌數歲始歸父家  
母子不相聞五十年壽昌行四方求之不置飲食罕御  
酒肉言輒流涕用浮屠法灼背燒頂刺血書佛經力所  
可致無不為者熙寧初與家人辭訣棄官入秦曰不見  
母吾不反矣遂得之於同州劉時年七十餘矣嫁党氏  
有數子悉迎以歸京兆錢明逸以其事聞詔還就官由  
是以孝聞天下士大夫蘇頌蘇軾而下爭為詩美之壽  
昌以養母故求通判河中府數歲母卒壽昌居喪幾喪

宋史新編卷百七十九

二

明既葬有白鳥集墓上拊同母弟妹益篤又知鄂州提  
舉崇禧觀累官司農少卿遷中散大夫卒年七十壽昌  
勇於義周人之急無所愛嫁兄弟兩孤女葬其不能葬  
者十餘喪天性如此

鄭綺浦江人通春秋穀梁學以肅睦治家九世不異爨  
四世孫德珪德璋孝父天至晝則聯几夜則同衾德璋  
與物多迕仇家陷以死罪當會逮揚州德珪哀弟之見  
誣乃陽謂曰彼欲害吾何預爾事我往則姦狀白即治  
行德璋追至諸暨道中兄弟相持頓足哭爭欲就死德  
珪給以無往夜半間道逸去德璋復追至廣陵德珪已

斃於獄德璋慟絕數四負骨歸葬廬墓再期每一悲

烏鳥皆翔集不食德珪之子幼鞠之如已子

陳洙字思道建陽人登進士第歷殿中侍御史嘉祐中  
上疏助司馬光乞早建儲嗣且曰陛下以臣懷異日之  
圖莫若殺臣之身用臣之言疏方上即仰藥以卒奏下  
大計遂定仁宗聞洙死賜錢百萬元祐初用光言官其  
一子

侯可字無可華陰人少個儻不羈既壯篤學盡易前好  
孫洵征儂僭請參軍事奏功得官歷簽書儀州判官韓  
琦鎮長安薦知涇陽縣說渭源羌酋輸地八千頃因城

宋史新編卷百七十九

三

熟羊以撫之琦上其功又議復鄭白渠得召對旋以微  
罪罷官至殿中丞卒于家年七十二可輕財樂義與田  
顏為友顏病甚為千里求醫未歸而顏死目不瞑人曰  
其待侯君乎且斂而可至拊之乃瞑顏無子不克葬可  
辛勤百營鬻衣相役卒葬之方天寒單衣以居有饋白  
金者顧顏之妹處室舉以佐奩具一日自遠歸家以篋  
告適友人郭行扣門曰吾父病醫邀錢百千賣吾廬而  
不售可惻然計囊中裝略當其數盡與之

巢谷初名穀字元修眉山人父中公傳其學舉進士京  
師谷素多力見舉武藝者心好之遂棄其舊學習騎射



久之業成而不中第聞西邊驍勇為四方冠去游秦鳳  
涇原間所至友其秀傑與韓存寶尤相善教之兵書號  
熙河名將會瀘州蠻乞弟擾邊命存寶出兵討之存寶  
不習蠻事邀谷至軍中問焉及存寶得罪將就逮自度  
必死謂谷曰死非所惜願妻子不免寒餓橐中數百金  
非君莫可使遺之者谷許諾即變姓名懷金步往授其  
子人無知者存寶死谷逃避江淮間會放乃出蘇軾責  
黃州與谷同鄉幼而識之因與之遊及軾與弟轍在朝  
谷浮沉里中未嘗一相見紹聖初軾轍謫嶺海平生親  
舊無復相聞者谷獨慨然自眉山徒步訪之至梅州遺  
書曰我萬里步行見公不意自全不旬日必見死無  
恨矣轍驚喜曰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既見握手相泣  
已而道平生逾月不厭時谷年七十三瘦瘠多病將復  
見軾於海南轍憇而止之曰君意則善然循至儋數千  
里當復渡海非老人事也谷曰我自視未即死也公無  
止我閱其橐中無數金錢轍方困乏亦強資遣之舟行  
會有蠻隸竊其橐裝以逃獲於新州谷從之至新遂病  
死轍聞哭之失聲恨不用已言而致死又奇其不用已  
言而行其志也

積字仲車山陽人三歲父死求之甚哀母使讀孝經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九

五

輒淚落不能止事母至孝朝夕冠帶定省從胡氏之學  
所居一室寒一衲裘啜菽飲水冀之饋以食弗受應舉  
入都不忍捨其親徒載而西登進士第舉首許安國率  
同年生入拜致百金為壽謝却之以父名石終身不用  
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或問之積曰吾遇之則怵然  
傷吾心母亡廬墓三年臥苫枕塊衰經不去體雪夜伏  
墓側哭不絕音翰林學士呂溱過其廬適聞之為泣下  
曰使鬼神有知亦垂涕也甘露歲降北域杏林合榦既  
終喪不徹筵几起居饋獻如平生中年有賸疾屏處窮  
里自少及老日作一詩州以行聞詔賜粟帛元祐初近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九

五

臣合言積養親以孝著居鄉以廉稱道義文學顯於東  
南乃以揚州司戶參軍為楚州教授每升堂訓諸生曰  
諸君欲為君子而勞已之力費已之財如此而不為猶  
之可也不勞已之力不費已之財何不為君子鄉人賤  
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為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何  
不為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  
不為君子者未之有也言其所不善行其所不善思其所  
不善如此而不為小人者未之有也聞之者斂衽敬聽使  
者又交薦之轉和州防禦推官改宣德郎監中嶽廟卒年  
七十六政和六年賜諡節孝處士官其一子



郝戴字伯牙石州人家貧竭力營養或憐傷之貸錢數百萬使取息自贍戴留錢五六年不用復返之第進士歷通山令時年未五十以父樵老不第請致仕為父求官執政諭使赴官而後請曰如是則可升朝籍遇恩及親矣於是留妻子於家獨奉父行踰歲竟謝事上官以其治績固留者老拜庭遮道皆不能止得太子中允以歸樵卒自畚土造家人有助之者使貢土冢上去則隨撤之服除州以狀聞詔賜粟帛治平末翰林學士呂公著薦起為泰寧軍推官涇原經略使亦奏辟幕府戴曰向未老致仕欲官及親也既不能及尚庶幾以恩得贈

宋史新編卷百七十九

六

今則無及矣姻族語其妻聶氏使勸戴仕曰吾不德無以助君子矧敢強所不欲以累其高哉戴忠信自將篤行苦節竟不仕卒司馬光為銘其墓

龔明之字熙仲崑山人幼事祖母李李自言少嘗大病神告曰與汝七十七及期果病且革明之齋心屏處灼香于頂夜禱于天乞減已年以益李壽詰旦李病良愈又五年乃卒宣和三年明之以諸生貢京師迎父母往已而母與弟繼歿去鄉數千里貧無以歸葬或使旅殯僧舍否則火之以其燼歸明之俱不從取其家所有自一錢之直皆折賣之不足又乞貸於人竟護二喪以歸

拜西山先墓墓有大木萬株族人利其直悉斬而分之明之不能制獨泣且罵每伐一木仆地明之輒號慟響震林谷紹興二十年鄉貢年已六十或勸少匿其數為異日計笑曰吾平生未嘗妄語且不敢自欺卒書其實年逾八十授宣教郎致仕時李衡以忠諫去國德望絕人獨以兄事明之時人高之目為二老明之生平不摘人短不作貌言每自謂平日受用惟誠字云

宋史新編卷百七十九

翁蒙之崇安人孝謹順悌兄歿撫其孤甚厚嫁其女先已女父引年恩讓以子弟家居不問有無仕宦不計升黜喜周人之急不復知有難易多寡之擇即有不逮雖奔走乞貸不憚也張孝祥忤秦檜逮繫廷尉親舊畏禍莫與通求所以為橐餽費者無所得蒙之聞之慨然罄家貲得白金百兩遺之在江西時同寮劉氏子琦奔父喪病疫甚殆人莫敢視蒙之輿致其家蚤暮躬治粥藥琦得不死其為常山縣尉也適故相趙鼎黨死朱崖其柩將返葬常山郡將章傑希秦檜旨陽以善意檄蒙之護其喪陰囑之曰趙氏私為酒以飲役夫亟捕寘之法且併搜趙平日知舊往來書疏欲敗趙氏以自取美官蒙之不可啗以利又不可則脅以威往返再三蒙之度傑意堅或更囑他吏則事不可為即伴諾密以告趙夜



取文書悉燬之無片紙在翌日乃往為搜捕者而以無所得告傑怒誣蒙之他罪貶官同郡朱熹稱其所為多類此云

許迥字光遠祁門人父規南唐時遊宦歙間聞勞舍呻呼往問之其人曰吾病且死察君長者敢以骸骨累君因指囊中黃金贈之規許諾敬負其骨與金走千里詣其家死者父母大驚因獻金如亡兒言以為壽規不顧徑去迥其季子也迥事父及兄遂逃甚敦懇宋師伐南唐迥為將分護北城迥同在軍中矢集如雨迥以身蔽迥被重傷不避及迥歸宋載其友金惟岳之族同寓京

宋史新編卷二百七十九

八

師惟岳有子因亂失所之後聞淝水鉅盜李某俘以為子惟岳泣謂迥曰吾止此息料公能出之迥即請往既至盜遮刺之迥曰李氏若豪雄欲殺義士無所事刃盜驚止迥泣謂曰汝所俘者吾兄弟子也吾聞義士能哀人之急汝豈效草間無知輩耶盜迎舍迥厚飲食之還金氏子是時迥以節勇聞河北大臣屢欲薦之迥曰寧浮游江淮不能就刀尺間以活竟終淮上遂逃俱以孝悌稱大中祥符中封泰山加羣臣恩迥當遷以讓其兄乃以遂為將作監主簿遂子俞登第授涪陽從事俞少喪母事父尤謹所欲千里必致既應貢不忍離左右扶

以偕病篤澣濯必親不避污穢父卒摧毀幾滅性或歷父所經由涕泣求日許氏世濟忠孝王安石為作家傳云

王遷穀城人平生輕財好義未嘗咎詈人一僕曝麥出游值驟雨漂且盡杖之三終身以為悔見鄉人鬻小女於市以償債即與直曰翌日以女來作券既如期至遷笑曰吾焉用汝女聊資君耳竟歸之所居去杜安鎮十餘里有僧與鎮將邢氏有怨導賊來劫且甘心焉遷聞之因具牛酒待賊賊素聞遷賢戒其徒無犯王君僧亦感遷舊恩拜曰此來專欲謝公而報邢也遷為力解不

宋史新編卷二百七十九

九

可遂醉而閉之亟遣告邢舉族遁獲免市有一無賴子與姪京不協京使酒而好鬪遷慮之呼無賴子與十萬錢使市布於房陵無賴子罄其錢縱酒蒲博遁去家人皆各遷遷乃告之故欲姪與無賴子兩全耳常曰家貴非我獨有當三分之一以給家用一以奉官輸一以待賓客賑貧窮故四方之士奔走其門凡婚嫁死喪及罷官流落告匱者悉資其費遠近翕然呼曰無怨公云子文遵父業世其德而不變南陽帥盛次仲卒于官其子卜葬苦貧乃告文曰聞公高誼且多山林願得尋常地為先人宅兆文慨然曰惟君所擇既得卜凡葬事皆仰



給又館穀其家數百指不厭與從兄高相敬如賓三世聚居門內百口同業而食尊卑內外無異財鄉人取以為法云

曾叔卿南豐人輩族兄也家苦貧心存不欺嘗買陶器欲貿易於北方既而不果行有從之轉售者既受直矣問將何之其人曰欲效君前策耳叔卿曰吾聞北方新有災饑此物必不時泄余豈宜不告以誤子其人即取錢去居鄉介潔非義一介不取妻子貧困而拊庇孤惻唯恐失其意起家進士至著作佐郎熙寧中卒

劉永一陝州人兄泰為醫助教居喪不飲酒食肉終三

宋史新編卷七十九

廿

年永一亦孝友持身廉潔熙寧初水溢縣城民多溺死永一持竿立門他物流入輒擲出有僧寓錢數萬無何僧死永一諧縣請以錢歸其從鄉人負債不肯償直焚其券行事類此

馮貫道壽春人以訓童子為業與人交淡而能久元祐末門下侍郎蘇徹罷政斥外平昔翁翁走其門者皆諱悔弗顧惟貫道朝夕往見且受其所寄錢越七年自嶺表歸許昌貫道即日訪焉還其向所寄者視其錢封識如故紹聖中大府卿賈種民董領茶事人爭求為邸肆不許獨念貫道貧諭史出名可以端居不預而月獲錢

十許千貫道謝曰我訓童子逾三十年矣口不輟聲不停筆窮日之力以脩吾職至勤苦也月所得不過數千錢然頗無他慮今一旦坐獲厚利恐有意外憂請辭貫道精五行數以人生年月日時推吉凶無不應以故車馬常滿門有召者雖權勢震赫非其所好不往也貫道於吉者必曰當為善以承其吉於凶者必曰當為善以避其凶凡所為槩類漢嚴君平云

高談字景遂光澤人紹定二年旁郡盜作諸子請避之談曰昔楊子訓問避寇於胡文定公語之曰往歲盜起燕山則河北關中可避入關則河南漢南可避今惟二

宋史新編卷七十九

廿

廣寧保無寇乎吾惟存心以聽命爾此格言也今南則汀劍西則盱贛皆盜區守隸利人囊篋指為謀剽殺之將焉避乎盜入諸子又請談曰有廟祏在賊至談出曰時和歲豐何忍為此盜曰吏貪暴民無所愬我為直之談曰獨不能搥鼓上聞乎民何辜而殺之盜怒執諸庭遺之牛酒不釋遺之金帛不釋談曰然則將何為盜曰我欲東破武陽若得耆老如爾者率是鄉子弟吾其濟乎談曰斯言奚為至我唾賊大罵遂遇害而里人賴以免談平居言動必由禮法故鄉人敬而附之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九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

列傳一百二十二

明南京戶部主事蕭田柯維騏著

列女

列女自漢紀之或甘貧共隱或獻規輔德或尊章致孝或志節靡虧均謂之賢顧宋史獨褒孝節庸非以二者女德所先在常情尤難哉嗚乎古有師氏姆氏之訓衛共姜宋伯姬僅見於經孰謂叔世教衰而窮巷幽閨克播徽美有若而人乎易坤之辭曰妻道也臣道也褒列女者所以勸為臣也

朱娥 張氏 彭列女 郝節娥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

朱氏 崔氏 趙氏 丁氏

項氏 去氏婦 徐氏 榮氏

何氏 董氏晉氏二附 譚氏謝氏附 劉氏

張氏 師氏 陳堂前 廖氏梁氏

劉當可母 曾氏婦 王哀妻 涂端友妻

詹氏女 劉生妻謝泌妻 謝枋得妻

王貞婦 趙淮妾 譚氏婦 吳中孚妻

呂仲洙女 林老女 童氏女 韓氏女

王貞婦梁氏 鄭覃妻董氏

劉全子妻毛惜惜

朱娥者上虞朱回女也母早亡養于祖媪媪方十歲

中無賴朱顏與媪競持刀欲殺媪一家驚潰獨娥號呼

突前以身擁蔽其媪手挽顏衣曰寧殺我毋殺媪也媪

以娥故得脫娥連被數十刀猶手挽顏衣不釋顏忿恚

斷其喉以死事聞賜其家粟帛其後會稽令以配祀曹

娥廟焉

張氏江夏民婦也里中惡少謝師乞者懷刃過其家逼

欲與為亂曰從我則生不從則死張大罵曰庸奴我可

死不可生也至以刃斷其喉猶能走擒師乞以告隣人

既死朝廷詔封旌德縣君表墳曰列女之墓賜酒帛令

郡縣致奠焉

彭列女生洪州農家從父秦入山伐薪父遇虎將不脫

女拔刀斫虎奪其父而還事聞詔賜粟帛敕州縣歲時

存問

郝節娥嘉州娼家女生十歲母娼苦貧賣於洪雅良家

為養女始笄母奪而歸欲令世其娼娥不樂母日逼之

娥曰少育良家習織作組紉之事又輒精巧能給母朝

夕欲求此身終為良可乎母怒且箠且罵洪雅春時為

蠶叢祠唱與邑少年期因蠶叢具酒邀娥唱與娥徐往

娥見少年倉皇驚走母挽捽不得已留坐中顧酒食輒

飲

飲



唾強飲之則嘔噦滿地少年卒不得侵凌暮歸過雞鳴渡娥度他日必不可脫陽渴求飲自投于江以死朱氏閉封民婦也家貧賣巾履簪珥以給其夫夫日與俠少飲博犯法徒武昌父母欲奪而嫁之一夕自經死且曰及吾夫未去使知我不為不義屈也

崔氏合肥包繆妻繆拯之子早亡惟一稚兒拯意崔不能守也使左右嘗其心崔曰生為包婦死為包鬼誓無它也其後稚兒亦卒母呂自荊州來誘崔欲嫁之崔不從呂怒詛罵曰我寧死此決不獨還崔泣曰義不當使母獨還然到荊州儻以不義見迫必絕於尺組之下願

宋史新編卷百十

三

以屍還包氏遂偕去母見其誓必死卒還包氏

趙氏貝州人父嘗舉學究王則反聞趙有殊色劫致之趙知不脫乃給曰必欲妻我宜擇日以禮聘賊信之使歸其家人懼其自殞得禍于賊益使人守視賊其聘帛盛輿從來迎趙與家人訣曰吾不復歸此矣遂涕泣登輿而去至州廨舉簾視之已自縊輿中死矣

張晉卿妻丁氏鄭州人靖康中為金兵所得挾之鞍上丁投于地戟手大罵復挾上馬罵不已縱擊死杖下

項氏吉水人適孫氏為里胥所逮至中途欲侵凌之項引刃自刺而死徽宗詔贈孺人旌表其廬

王氏二婦汝州人建炎初為金人所掠擁置舟中遂投漢江以死屍浮出不壞人為收葬江上為雙塚表之徐氏和州人閩中女也適同郡張弼建炎三年金人犯維揚官軍奔潰肆虜掠執徐欲汙之徐罵曰敵犯行在汝輩不能赴難又乘時為盜我恨一女子不能引劍斷汝頭肯為汝辱苟活耶賊慙恚殺之投江中榮氏蕤女弟也歸將作監主簿馬元穎建炎一年張遇寇儀真榮與其姑及二女出走賊至脅之不從賊殺其女脅之益急榮厲聲詈罵遂遇害

宋史新編卷百十

四

何氏吳人吳末年之妻也金兵道三吳末年與姊及何奉母而逃為賊所得將繫之何給謂賊曰諸君何不武耶婦人東西惟命爾賊信之行次水濱謂其夫曰我不負君遂投于河其姊繼之

董氏滕縣人許適劉氏建炎初盜李昱剽縣悅其色欲亂之女終不屈斷其首三年盜馬進掠臨淮王宣要其妻曹氏避之曹曰我聞婦人死不出閨房遂遇賊不屈見殺四年盜祝友於滁州掠人為糧東安民丁國兵及其妻為所掠妻泣曰丁氏族流亡已盡乞存夫以續其祀賊遂釋夫而害之同時叛卒楊就寇南劔州道出小常村掠一民婦欲與亂婦毅然誓死不受汗遂遇害棄



屍道傍賊退人爲收瘞屍所枕藉處跡宛然不滅每用則乾晴則濕或削去卽復見覆以他土其跡愈明

譚氏真陽縣人曲江村士人吳琪妻也紹興五年盜起

譚被執盜欲妻之譚罵曰良家女豈若偶耶遂遇害同

時南雄李科妻謝氏保昌故村人因度盜中數日欲犯

之謝唾其面曰寧萬改我不汝徇也盜怒刺之

劉氏胸山人適同里陳公緒紹興末金人犯山東公緒

倡義來歸時劉歸寧倉卒不得與偕惟挈其子庚以行

宋授以八品官累功至正使劉留北方音問不通矢志

靡他公緒亦不他娶庚浸長傾家貲結任俠奔走淮甸

宋史新編卷百十

五

十餘年遂得毋以歸劉在北二十五年緯蕭以自給

張氏羅江士人女其母楊氏寡居一日親黨有婚會母

女偕往其典庫雍乙者從行既就坐乙先歸會罷則乙

死于庫提點刑獄張文饒疑楊有私殺乙以滅口遂命

劾治并逮其女考掠無實母絕而復蘇者屢辭終不服

一日女謂獄吏曰我不勝苦毒將死矣願一見母吏憐

而許之謂母曰毋寧死筆楚不可自誣女今死將訟寃

于天言終而絕於是連三日地震聲如雷天雨雪屋

瓦皆落邦人震恐勸官李志寧疑其獄夕禱于天俄假

寐聽事恍有復隆前驚寤索之不見志寧自念非殺人

者袁姓平門卒忽言張氏饋食之夫曰袁大明日袁至

執之袁遽曰願就死問之云適盜庫金會雍歸遂殺之

楊乃得免時女死才數日獄上郡榜所居曰孝感坊

師氏永豐人父驥宣和中爲右正言十餘日凡七八疏

論權倖及廉訪使者之害而去女適范世雍子孝純建

炎初賊掠方城孝純先被害賊欲汗師氏許以不死師

罵曰我中朝言官女豈可受賊辱遂害之

陳堂前雒縣王氏女節行爲鄉人所敬但呼曰堂前猶

私家尊其母也堂前年十八歸同郡陳安節歲餘夫卒

既葬其夫事親治家有法舅姑安之訓子日新入太學

宋史新編卷百十

六

二孫曰綱曰紱咸篤學舅姑亡夫之妹求分財產堂前

盡遺室中所有無靳色親屬貧窶不能自存者收養婚

嫁至三四十人自後宗族無慮百數子孫遵遺訓五世

同居竝以孝友儒業著聞乾道九年詔旌門閭

廖氏臨江貢士歐陽希文之妻也紹興三年盜白氈笠

過臨江爲所追廖以身蔽姑使希文負之逃賊執廖氏

廖正色叱之遂被害是年盜彭友犯龍泉李生妻梁氏

義不受辱赴水而死

王氏利州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劉當可之母也紹定

三年就養興元元兵破蜀提刑檄當可詣行司議事元



雷屠興元王氏義不辱大罵投江而死婦杜氏亦及于難當可奔赴江游得母喪以歸詔贈和義郡大夫人曾氏婦晏寧化人夫死守幼子不嫁紹定間寇至令佐俱逃將樂縣宰黃埒令土豪王萬全王倫結諸若以拒賊晏首助兵給糧多殺獲賊集愈眾諸若不能禦晏乃依黃牛山自為一寨一日賊遣人索婦女金帛晏召田丁諭曰賊意在我汝念主母各當用命不勝即殺我因解首飾悉與田丁晏自搥鼓使諸婢鳴金以作其勇賊復退敗鄰鄉依避難者甚眾復與倫萬全共措置析黃牛山為五砦選少壯為義丁賊屢攻弗克所活數萬人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

七

事聞詔封恭人賜冠帔其子補承信郎

王表妻趙氏樂平人表監上高酒稅金兵犯筠棄官逃遇金人縛繫夫婦於市門而入剽趙宛轉解縛并解表謂曰若速去俄金人出趙他指以誤之虜怒殺趙涂端友妻陳氏臨川人紹興九年盜起被驅入黃山寺逼之不從以刃加其頸叱曰我良家子義豈爾辱賊幽之屋壁居數日人咸齎金帛贖其孥賊引端友妻令歸曰吾何面目登涂氏堂罵不絕竟死之

詹氏女蕪湖人父老而貧授經里中女與兄事之甚謹間取給女之手抄列女傳溫讀不輟紹興初年十七寇

張遇號一窠蜂倏破縣女歎曰父子無俱生理我計決矣俄賊至欲加刃父兄女趨前拜曰妾願執巾帚事將軍贖父兄命賊釋之女麾手使亟去無顧我我得侍將軍何憾哉隨賊行數里過山東橋躍身入水死劉生妻歐陽氏安福人以事出惡少來欲侵凌之歐陽不受辱而死同縣朱雲孫妻劉氏姑病雲孫割股以進不愈姑復病劉亦割股又愈時稱孝婦謝泌妻侯氏南豐人盜起焚里舍殺人遠近逃避姑疾篤不能去侯號泣姑側盜逼之侯曰寧死不從盜刃之仆溝中賊退漸蘇後夫與姑俱亡子幼父母欲更嫁之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

八

侯曰忍使謝氏無後乎寧貧以養其子雖餓死亦命也同縣有樂氏二女父以鬻果為業父紹定二年挈家避盜盜掠其舟將逼二女俱不從一赴水死一見殺謝枋得妻李氏安仁人枋得起兵敗逃入閩武萬戶恐其扇變購捕之根及其家人李攜二子匿貴溪山荆棘中採草木而食景炎二年冬信兵蹤跡至山中令曰苟不獲李氏屠而墟李問之曰豈可以我故累人遂就俘

明年徙囚建康或指李言曰明當沒入矣是夕自經獄中死枋得母桂氏尤賢達自枋得通播婦與孫幽遠方無一怨語人問之曰義當然也



王貞婦夫家臨海人也德祐二年元伯顏兵徇台州  
遷家被執既而舅姑夫皆死主將見婦誓美欲內之婦  
號慟欲自殺為奪挽不得死夜令婦人雜守之婦乃陽  
謂生將曰舅姑夫皆死而不為之哀是不天也不天之  
人將焉用之請為服期即惟命不然終死耳主將恐其  
誠死許之然防守益嚴明年春師還挈行至嶧青楓嶺  
下臨絕壑婦待守者少懈齧指出血書字山石上南望  
慟哭自投崖下而死後其血皆漬入石間盡化為石天  
且陰雨即墳起如始書時至治中被旌曰貞婦郡守立  
石祠嶺上易名曰清風嶺

宋史新編卷百十

九

趙淮妾長沙人也淮事在忠義得妾逸其姓名德祐中  
從淮戍銀樹垣兵敗俱被執淮被害棄尸江濱妾伴一  
軍校帳中乃解衣中金遺左右告之曰趙運使不葬妾  
誠不能忘情願因公言使掩埋之當終身事相公無憾  
矣軍校憐其言使數兵輿如江上妾焚淮骨置缶中自  
抱持操小舟至急流仰天慟哭躍水而死  
譚氏婦趙氏永新人景炎二年元兵破其城趙氏抱嬰  
兒隨舅姑匿邑校中為悍卒所獲殺其舅姑執趙欲汙  
之趙罵曰吾寧從舅姑以死耳遂與嬰兒同遇害血漬  
於禮殿兩楹之間入甄為婦人與嬰兒狀久而宛然如

新或評之磨以沙石不滅又燬以熾炭其狀益顯  
吳中孚妻進賢人少寡景定元年兵亂攜孤女自沉于  
縣之染步曰義不辱吾夫

吾仲洙女名良子晉江人父疾瀕殆女焚香祝天割股  
為粥以進時夜中群鵲遶屋飛噪仰視空中大星燁煜  
如月者三越翌日父瘳守直德秀表其居曰懿孝  
林老女永春人及笄未昏紹定三年寇犯邑入山避之  
猝遇寇欲汙之不從度不得脫給曰有金帛埋於家盍  
同取之甫入門大呼曰吾寧死於家決不辱吾身賊怒  
殺之越三日面如生

宋史新編卷百十

十

童八娜鄞人虎銜其大母女手拽虎尾祈以身代虎為  
釋其大母銜之去林栗聞于朝祠祀之  
韓氏女字希孟巴陵人或曰琦之裔少明慧知讀書開  
慶初元兵至岳陽女年十有八為卒所掠將挾以獻主  
將女知必不免竟赴水死越三日得其尸於練裙帶有  
詩曰我質本瑚璉宗廟供蘋蘩一朝嬰禍難失身戎馬  
闕寧當血刀死不作衽席完漢上有王猛江南無謝安  
長號赴洪流激烈摧心肝  
王貞婦梁氏臨川人嫁夫才數月會元兵至與夫約曰  
吾義不受汙辱若後娶當告我頃之夫婦被掠有軍士



戶強使從已婦給曰夫在有所不忍乞歸之而後可于  
戶以金帛與其夫并與一矢以却後兵約行十餘里于  
戶即之婦拒且罵曰吾與夫誓天地鬼神寔臨之乃被  
殺數年夫謀更娶議輒不諧因告其故妻夜夢妻曰我  
死後生某家今十歲矣後七年當復為君婦明日聘之  
一言而合詢其生與婦死年月同云

鄭覃妻董氏覃字季厚明州人靖康二年貢于鄉建炎  
四年春金人陷明州與兄章俱被執脅以刃索金覃指  
所擦釵遺之遂得釋而金兵相屬覃挈小舟與董同載  
願謂章曰萬一不得脫覃豈北面事異國者兄勉主祭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

二

祀果復為兵所劫迫使之降覃厲辭罵不屈躍水死董  
哭曰夫亡矣與其受辱以生不如死亦自沈其後孫曾  
多舉進士而清之最顯覃累贈太師秦國公董秦國夫  
人

劉全子妻林氏福清人全子為福建招撫使倡義抗元  
兵後亡命自經死有司執其妻具反狀林叱曰林劉二  
族世為宋臣欲以忠義報國事不成天也何為反乎汝  
知去歲有以血書壁而死者乎是吾兄也死且求治汝  
於地下可生為汝等辱耶遂遇害兄指林空齋也忠義  
有傳

毛惜惜者高郵妓女也端平二年別將榮全據城時  
置使以武翼郎招之全偽降欲殺使者方與同黨王安  
等宴飲惜惜恥於供給安斥責之惜惜曰初謂太尉降  
為太尉更生賀今乃閉門不納使者縱酒不法乃畔逆  
耳妾雖賤妓不能事畔臣全怒遂殺之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

三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方技

世傳方技尚矣王者使民趨吉避凶而免於札瘥天昏之患惟占與醫尤為急焉然非其人則罔攸濟甚者擾天紀而輕民命與何賴矣宋以二術名者頗眾以賢稱者亦不乏王處訥謂多殺短祚是仁人之言也皇甫坦謂心無為則身安是道家之旨也郭天信不阿附姦相是忠臣之操也安時不盡納酬金是廉夫之行也君子擬之漢嚴君平唐李淳風云其他談神異者往往出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一

於方士如蘇澄隱柴通玄諸人養生延年庶幾陳搏之匹與夫靈國亂政者奚可槩言哉

趙脩已 子熙元 苗訓 子守信

馬韶 楚芝蘭 韓顯符 史序

周克明 劉翰 王懷隱 趙自化

馮文智 沙洵洪蘊 蘇澄隱 丁少微

趙自然 賀蘭樸真 柴通玄 甄棲真

楚衍 僧志言 僧懷丙 許希

龐安時 錢乙 僧智緣 郭天信

魏漢津 王老志 王仔昔 林靈素

皇甫坦 王克明 柴通玄 孫守榮

趙脩已浚儀人精推步之學晉李守真表為司戶參軍漢乾祐中守真鎮蒲津懷異志脩已屢諭以禍福不聽遂辭疾去明年守真敗脩已得免於禍周祖鎮鄴奏參軍謀會隱帝將害周祖脩已知天命所在密謂曰公位極將相居功高不賞之地雖欲殺身成仁何益於事不如引兵南渡詣闕自訴則明公之命是天所與也天與不取悔何可追周祖遂決渡河之計及即位遷至司天監顯德中累加檢校戶部尚書宋初加太府卿卒王處訥洛陽人少時有叟至舍煮河石如麵令食之曰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一

後當為人師又感異夢因留意星曆占候之學仕漢判司天監周祖雅相善及舉兵入汴遠命訪求因問劉氏

詐短事對曰以曆數推之其大祀猶未第多報讎殺人

結怨天下所以運祚不長周祖蹶然太息於是漢大臣

多得全活廣順中遷司天少監王朴作欽天曆處訥私

示朴曰此曆不久即差朴深然之建隆應天曆處訥所

造太平興國中又上新曆遷至司天監卒子熙元

熙元幼習父業自司天曆算累遷少監奉詔續陰陽事

十卷上之真宗為製序賜名靈臺祕要初上所脩儀天

曆秋官正趙昭益言其一年後必差又熒惑度數稍誤



後果驗熙元頗伏焉熙元官終將作監致仕卒

苗訓河中人仕周為殿前散員右第一直散指揮使陳橋推戴訓皆頂白其事語在本紀擢至檢校工部尚書

卒子守信

守信少習父業歷司天臺主簿知筭造太平興國中以

應天曆小差詔與冬官正吳昭素主簿劉內真造新曆

及成太宗命衛尉少卿元象宗等同校定號乾元曆頗

為精密累遷少監卒

馬詔趙州人習天文三式太宗尹京詔一夕造親吏程

德玄曰明日乃晉王利見之辰德玄惶駭遽入白太宗

宋史新編卷百全

三

太宗將聞于太祖詰旦果受遺踐阼詔以赦獲免踰月

起家為司天監主簿累遷太常博士歷長山令卒

楚芝蘭汝州人歷擢司天春官正判司天監事占者言

五福太一臨吳分當於蘇州建太一祠芝蘭獨請建于

京師輿論不能奪宮成特遷尚書工部員外郎淳化初

同判監坐事出為遂平令卒

韓顯符不知何許人少習三式歷靈臺郎累加司天冬

官正顯符專渾天之學淳化初表請造銅渾儀候儀上

其法要十卷其制有九事具天文志自是顯符專測驗

渾儀累加春官正又轉太子洗馬殿中丞兼翰林天

文卒

史序字正倫京兆人補司天學生累遷知監事淳化二

年司天鄭昭晏言臣測金火行度須有相犯今驗之天

而火行漸南金度漸北有若相避序言此國家欽崇天

道聖德所感也序後修儀天曆上之又嘗纂天文曆書

為十二卷以獻歷殿中丞權知少監卒

周克明字昭文曾祖德扶唐司農卿祖傑開成中進士

歷弘文館校書郎僖宗在蜀傑上書言治亂萬餘言累

遷司農少卿傑嘗以大衍曆數有差因敷衍其法著極

衍二十四篇天復中棄官攜家避地嶺表劉隱素聞其

宋史新編卷百全

名每令占候傑恥以星曆事僭偽乃謝病不出龔襲位

疆起之令知司天監事因問國祚脩短傑以周易筮之

謂當五百五十龔僭國五十五年而滅蓋傑舉成數以

避害耳詳具南漢世家遷太常少卿卒年九十餘傑生

茂元亦世其學事龔至司天少監歸宋授監丞卒即克

明父也克明開寶中累遷春官正景德初嘗獻所著文

召試中書賜同進士出身三年有大星出氏西眾莫能

辨或言國皇妖星為兵凶之兆克明請對謂星名周伯

所見之國大昌願許文武稱慶以安天下心上從其請

拜太子洗馬殿中丞皆兼翰林天文又權判監事後坐



薛降為洗馬卒

劉翰滄州人世習醫業初攝護國軍節度巡官周顯德初詣闕獻經用方書二十卷論候十卷全體治世集二十卷世宗嘉之命為翰林醫官建隆初加鴻臚寺丞乾德初考較翰林醫官藝術以翰為優嘗被詔詳定唐本草歷翰林醫官使加檢校戶部郎中雍熙初滑州劉遇疾詔翰馳往視之翰還言遇必瘳既而即死坐青稜和州團練副使起為尚藥奉御復為醫官使卒

王懷隱睢陽人初為道士太宗尹京以湯劑祇事太平興國初詔歸俗累遷翰林醫官使詔與醫官陳昭遇等

宋史新編卷百八

五

編類經驗方一百卷太宗御製序賜名曰太平聖惠方昭遇不嶺南人醫術尤精驗後加光祿寺丞賜金紫趙自化德州人高祖嘗為景州刺史後舉家陷契丹父知岳脫身南歸寓居洛陽與二子自正自化周顯德中偕來京師悉以醫術稱知岳卒自正試方技補翰林醫學自化歷授醫官副使加至正使卒遺表以所撰四時養頤錄為獻真宗改名調膳攝生圖仍為製序自化頗喜為篇什有詩集五卷

馮文智并州人世以方技為業事太宗真宗至醫官副使祀汾陰加檢校主客員外郎卒咸平中有軍士山流

矢日頗貴耳衆醫不能取醫官閻文顯以藥傳之信宿而鏃出上命賜緋又有醫學劉贊亦善此術天武右廂都宿揮使韓景從太祖征晉陽弩矢貫左髀鏃不出幾三十年贊傳以藥出之步履如故特賜金遷醫官

沙門洪蘊本姓藍長沙人以醫術知名太祖召見賜紫方袍號廣利大師真宗累轉左街副僧錄洪蘊尤工診切每先歲時言人生死無不應卒年六十八又有廬山僧法堅亦以善醫著名久遊京師嘗賜紫方袍號廣濟大師後還山卒

蘇澄隱字棲真真定人為道士住龍興觀得養生之術

宋史新編卷百八

六

年八十餘不衰老後唐以來屢有聘命竝辭疾不至太祖嘗召見行宮謂之曰師累辭召命豈懷土耶對曰大梁帝嘗許穆繁會非林泉之士所可寄迹也賜茶絹又幸其觀因問其術對曰臣之養生不過精思鍊氣耳帝王養生即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正無為無欲欲神太和黃帝唐堯享國永年得此道也上大悅賜紫衣金帛年僅百歲卒

丁少微亳州真源人為道士持齋戒奉科儀尤為精至嘗隱華山澗谷與陳搏齊名少微志尚清潔博嗜酒適性其道不同未嘗相往還少微善服氣多餌藥年百餘



康彊無疾太平興國三年召赴闕以金丹巨勝煎之  
玄芝為獻留數月遣還山數年卒

趙自然繁昌人本名王九始十三疾甚父抱詣青華觀  
許為道士後夢一老人出青柏枝令啗及覺遂不食惟  
生果清泉而已歲餘復夢向見老人教以篆書數百字  
或云此道家符籙耳嘗為元道歌言脩煉之要太宗召  
赴闕賜道士服改名自然資錢三十萬月餘遣還真宗  
召至闕下屢得對賜紫衣改青華觀曰延禧自然以母  
老求還侍養許之時又有鄭榮者本禁軍戍壁州還夜  
遇神人謂曰汝有道氣勿火食因授以醫術救人上賜

宋史新編卷二百七

七

各自清度為道士居上清宮所傳藥能愈大風疾民多  
求之皆刺臂血和餅給焉又有秦州民家子趙抱一者  
常牧羊出間一夕遇異人自是不喜熟食間亦飲酒貌  
如嬰兒素不習文墨口占辭句頗成篇詠有道家之趣  
大中祥符四年至京師猶非角詔賜名度為道士自是  
間歲或一至京師常令居太一宮

賀蘭棲真不知何許人為道士自言百歲善服氣不憚  
寒暑間不食或時縱酒遊市鄰間能啖肉至數斤始居  
嵩山紫虛觀後徙濟源奉仙觀張齊賢與之善真定優  
詔遣中使召赴闕賜號宗玄大師資紫服及茶帛香藥

特蠲觀之田租度其侍者未幾求還舊居卒時大雪經  
三日頂猶熱人多異之

柴通玄字又玄陝州人為道士於承天觀年百餘歲善  
辟穀長嘯唯飲酒太宗召至闕下懇求歸本觀真宗即  
位屢來京師召對語無文飾多以脩身真行為說祀汾  
陰召至行在命坐問無為之要上賜詩并資茶藥繒帛  
詔為脩道院度弟子二人明年春通玄作遺表自稱羅  
山太一洞主遣弟子張守元李守一詣闕以龜鶴為獻  
又召官僚士庶言生死之理夜分盥濯然香庭中望闕  
而坐遲明卒同時又有華山隱士鄭隱敷水隱士李寧

宋史新編卷二百八

八

真宗亦召見行在竝如通玄所賜隱辭賜物不受隱業  
儒遇道士傳辟穀鍊氣之法頗驗寧精於藥術老而不  
衰賜號正晦先生

甄棲真字道淵單父人博學善詩賦一應進士舉不中  
第遂讀道家書久之為道士年七十五遇異人或以為  
許元陽授鍊形養元之訣三年漸反童顏攀高攝危若  
飛乾興元年秋謂其徒曰此歲之暮吾當逝矣即自斃  
殯室不食與所知敘別以十二月二日夜紙衣臥輒榻  
卒歲又形如生眾驚為尸解棲真自號神光子與隱人  
海蟾子以詩往還論養生秘術目曰還金篇凡兩卷



行開封人少通四聲字母於九章緝古綴術海島  
筭經尤得其妙明相法及聿斯經善推步語休咎無不  
中同製崇天曆及司辰星漏曆官至管勾司天監卒

僧志言自言姓許壽春人落髮東京景德寺為清瑒弟  
子動止軒昂語笑無度多行市里褰裳疾趨舉指書空  
佇立良久時從屠酤遊飲啗無所擇眾以為狂瑒獨曰  
此異人也人有欲為齋施輒先知以至不召款門指名  
取供仁宗每延入禁中徑登坐結趺飯畢遽出未嘗揖  
也王公士庶召即赴然莫與交一言者或陰卜休咎書  
紙揮翰甚疾字體逾壯初不可曉其後多驗仁宗嗣未

宋史新編卷百二十一

九

立默遣內侍至志言所志言所書有十三郎字人莫測  
何謂後英宗以濮王第十三子入繼眾始悟志言將死  
作頌不可曉已而曰我從古始成就逃多國土今南國  
矣仁宗遣內侍以真身塑像置寺中榜曰顯化禪師其  
後善厚者禮之見額上熒然有光就視之得舍利  
僧懷丙真定人巧思出天性非學所能至也河中府浮  
梁用鐵牛八維之一牛且數萬斤後水暴漲絕梁牽牛  
沒于河募能出之者懷丙以二大舟實土夾牛維之用  
大木為權衡狀鈞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轉運使張濬  
以聞賜紫衣尋卒

許希開封人以醫補翰林醫學仁宗不豫侍醫數進藥  
不效希鍼心下包絡之間亟愈命為翰林醫官賜緋衣  
銀魚及器幣希拜謝已又西嚮拜帝問其故對曰扁鵲  
臣師也安敢忘乎帝為築廟于城西隅封靈應侯希至  
殿中省尚藥奉御卒著神應鍼經要訣行于世

龐安時字安常蘄州人父世醫授以脉訣安時曰是不  
足為也取黃帝扁鵲之脉書治之未久已能通其說時  
出新意嘗曰扁鵲寓術於其書而言之不詳意者使後  
人自求之歟予之術蓋出於此又著難經辨數萬言作  
本草補遺為人治病率十愈八九踵門求診者為辟邸

宋史新編卷百二十一

十

舍居之活人無數病家持金帛謝不盡取也嘗詣舒之  
桐城有民家婦孕將產七日而子不下百術無所效安  
時度兒已出胞而手誤執母腸不能脫乃隔腹捫兒手  
所在鍼其虎口即縮手遽生取兒視之右手虎口鍼痕  
存焉年五十八疾作門人請自視脉笑曰吾察之審矣  
胃氣已絕死矣遂屏卻藥餌後數日與客坐語而卒其  
鄉人屠光遠者嗜洒落魄頗能傳其鍼法云  
錢乙字仲陽鄆州人父頴善醫然嗜洒喜游一旦東之  
海上不反乙方三歲母前死姑嫁呂氏哀而收養之長  
誨之醫乃告以家世即泣請往迹尋凡八九反積數歲



遂迎父以歸時已三十年矣初為翰林醫學皇子病瘵  
癘乙進黃土湯而愈神宗問狀對曰以土勝水水得其  
平則風自止擢太醫丞賜金紫由是公卿宗戚家延致  
無虛日王子病嘔泄他醫與剛劑加喘焉乙曰是本中  
熱脾且傷奈何復燥之將不得前後溲與之石膏湯王  
不信謝去信宿寢劇竟如言而效又乳婦因悸而病既  
瘳目張不得瞑乙曰蒸郁李酒飲之使醉即愈所以然  
者目系內連肝膽恐則氣結膽衡不下郁李能去結隨  
酒入膽結去膽下則目能瞑矣飲之果效病瘳免歸不  
復出乙於書無不闕不靳靳守古法時度越縱舍卒與

宋史新編卷百十一

七

法會尤邃本草諸書卒年八十二

僧智緣隨州人善醫每察脈知人貴賤禍福診父脈知  
子吉凶所言若神王珪疑古無此王安石曰醫和診晉  
侯知其良臣將死視父知子亦何足怪哉熙寧中王韶  
謀取青唐上言蕃族重僧而僧結吳叱臘主部帳甚衆  
請智緣與俱至邊神宗召見賜金遣乘傳而西遂稱經  
略大師智緣有辯口徑入蕃中說結吳叱臘歸化而他  
族皆因以書款詔頗忘惡之言其撓邊事召還卒  
郭天信字佑之開封人以技隸太史局徽宗為端王嘗  
退朝天信密燕白曰王當有天下既而即帝位因得親

歷累擢定武軍節度使佑神觀使頗與聞外朝政事見  
蔡京亂國每託天文以撼之且云日中有黑子帝甚懼  
言之不已京由是黜為京黨所陷連貶行軍司馬竄新  
州天信至數月死京已再相猶疑天信挾術多能死未  
必實令發棺驗視焉

魏漢津本蜀黥卒也自言師事唐仙人李良號李八百  
者授以鼎樂之法嘗過三山龍門聞水聲謂人曰其下  
必有玉即沒水抱石而出果玉也崇寧初朝廷協考鐘  
律召見獻樂議言得黃帝夏禹聲律身度之說謂人主  
稟賦與眾異請以帝指三節三寸為度定黃鐘之律而

宋史新編卷百十一

三

中指之徑圍則度量權衡所自出也當時以為迂怪蔡  
京獨神之於是請先鑄九鼎次鑄鐘器鼎成賜號冲顯  
處士大晟樂成受羣臣朝賀加漢津虛和冲顯寶應先  
生漢津死後即鑄鼎之所建寶成殿祀黃帝夏禹成王  
周召而良漢津俱配食謚漢津為嘉晟侯有馬賁者出  
京之門在大晟府十三年方議樂時依違其間無所質  
正權至通議大夫徽猷閣待制名器之濫如此  
王老志濮州人遇異人於冢中自言吾所謂鍾離先生  
也予之丹服之而狂遂棄妻子結草廬田間時為人言  
休咎政和三年召至京師館蔡京第樂絃書



所徽宗啓讀乃言歲秋中與喬劉二妃燕好語也由是信之封爲洞微先生朝士多從求書其門如市嘗獻乾坤鑑法命鑄之既成謂帝與皇后他日皆有難請時坐鑑下思所以做懼消變者丐歸未得請病甚始許歸濮而死詔賜金以葬贈正議大夫

王仔昔洪州人自言遇許遜得大洞隱書謫落七元之法能道以未來事徽宗召見賜號冲隱處士嘗默祝爲宮妃療赤目用其符法立愈進封通妙先生仔昔倨傲又少戇帝待以客禮故其遇巨閹殆若童奴及林靈素有寵忌之陷以事下獄死仔昔之得罪宦者馮浩力最

宋史新編卷百全

三

多未死時書示其徒曰上蔡遇冤人其後浩南竄至上蔡被誅

林靈素溫州人以從浮屠學苦其師笞罵去爲道士善妖幻政和末王老志王仔昔既衰徽宗訪方士於左道錄徐知常以靈素對既見大言謂帝爲長生大帝君下降于世貴妃劉氏方有寵請爲九華玉真安妃帝心獨喜其事賜號通真達靈先生賞資無筭建上清寶籙宮密連禁省天下皆建神霄萬壽宮其實無所能解惟稍識五雷法召呼風霆間禱雨有小驗而已朝士之嗜進者靡然趨之每設大齋輒費緡錢數萬謂之下道會其

徒美衣玉食幾二萬人遂立道學置郎大夫十等始欲盡廢釋氏以逞前憾既而改其名稱冠服靈素益尊重秩視中奉大夫升溫州爲應道軍節度加號元妙先生金門羽客冲和殿侍晨出入呵引至與諸王爭道都人稱曰道家兩府後遇皇太子弗避太子入訴帝怒斥還故里又徙置楚州而已死遺奏至猶以侍從禮葬焉

皇甫坦夾江人善醫術高宗召見問何以治身坦曰心無爲則身安人主無爲則天下治爲太后治目疾立愈帝厚賜之一無所受復問以長生久視之術坦曰先禁諸欲勿令放逸丹經萬卷不如守一帝書清靜二字以

宋史新編卷百全

四

名其菴且繪其像禁中

王克明字彥昭樂平人後徙湖州烏程紹興乾道間名醫也魏安行妻風痿十年不起克明施鍼而步履如初盧州守王安道風瘖不語旬日他醫莫知所爲克明命熾炭燒地灑藥置安道于上須臾而蘇金使黑鹿谷過姑蘇病垂死克明治之明日愈名聞北方張子蓋救海州戰士大疫克明時在軍中全活者幾萬人克明頗知書好俠尚義常數千里赴人之急初試禮部中選累任醫官王炎宣撫四川辟克明不就炎怒劾克明避事坐貶秩後遷至額內翰林醫痊局賜金紫卒



莎衣道人姓何氏名中立胸山人治進士業紹興末來平江條若狂者衣白襪勾食干市夜止天慶觀久之衣益敝以莎緝之遊妙嚴寺臨池見影豁然大悟問休咎輒奇中孝宗在位夜夢有莎而跣哭而來弔問之曰臣蘇人也詰其故則不肯言寤以語中官月餘成恭后崩莊文繼即世中官因言臣微時聞蘇有何姓者類夢中人帝大驚召之不至帝念恢復大計累歲未有所屬后位虛且久乃焚香默祈遣中官致贊不言所以道人見之掉首吳音曰有中國即有外夷有日即有月不須問趣之去帝賜號通神先生為築菴觀中賜衣數襲皆不

宋史新編卷百全

五

受又嘗遣中官問中原事道人授紙筆口誦有胡孫拖白不終場及也須還我二百州之語後頗驗光宗召之亦不至慶元中卒道人耐寒暑啖肉至十數斤獨不飲酒死前一日取寄衣於郭氏既至端坐而逝太皇太后前兩夜夢其求衣亟命特賜後一日至遂易之以瘞孫守榮富陽人幼病瞽遇異人授風角鳥占之術其法以音律推五數播五行以知休咎復授以鐵笛守榮因號富春子吹笛市中人初不異也寶慶間遊吳興聞誰樓鼓角聲驚曰旦夕且有變士人當有典郡者越兩月番內作亂王元春以告變功典郡自是富春子之名大

顯丞相史嵩之頗喜之一日庭鵲噪令之占曰來日博時當有寶物至明日李全果以玉柱斧為貢士大夫咸詢履歷守榮不盡答私謂所知曰吾以音推諸朝紳互有羸縮宋祿其殆終乎後為嵩之所忌誣以罪貶死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一

宋史新編卷百全

六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二

列傳一百二十四

明南京戶部主事蕭田柯維騏著

外戚上

夫外戚之臣憑寵則驕據權則恣驕恣不已則亂自昔然也宋懲前軌凡后妃家母得除二府而駙馬都尉須七年始遷其後雖母后臨朝無敢或紊成憲宋之家法有足稱者矣雖然南渡韓侂胄賈似道非緣戚里進哉蟻穴不塞終必隄防可不慎歟

杜審琦

弟審琦審肇審進從子彦圭彦鈞孫守元曾孫惟序

賀令圖

楊重進附

王繼勳

劉知信

宗

劉文裕

符惟忠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二

李昭亮

郭崇仁

劉美

子從德從廣孫末年馬季長附

楊景宗

李用和

子璋璋附

曹侑

從弟侑子評勝

張堯佐

柴宗慶

杜審琦安喜人昭憲皇太后之兄也弟審玉審瓊審肇審進世居常山以積善聞審琦仕後唐為義軍指揮使卒審玉亦早卒太祖贈審琦左神武衛大將軍以其子彥超為西京作坊使彥超卒贈左領軍衛大將軍審瓊建隆初授檢校國子祭酒累遷右衛大將軍權判右金吾街仗事又兼點檢侍衛步軍司事卒年七十諡恭僖審瓊性醇質畏慎里閭清肅人皆稱之加贈太師

中書令子彥圭

審肇歷官右驍衛上將軍出知澶州命司封郎中姚恕通判州事以左右之未幾河大決太祖怒不即奏遣使紫鞠論恕棄市免審肇官俄復之令致仕卒諡溫肅加贈太傅

審進建隆三年改右羽林大將軍乾德中歷知陝州連改保養軍節度太宗累加至檢校太師上以審進年高不當煩以劇務授右衛上將軍奉給如故雍熙四年復授靜江軍節度端拱元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是歲卒年七十九贈中書令諡恭惠審進鎮陝二十餘年勸農敦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二

本民庶便之雖位居節制無驕裕之色人推其醇厚景德三年追封京兆郡王後贈尚書令子彥鈞彥彬

彥圭起家六宅副使累遷沙州觀察使出知定州雍熙中北伐命副米信為幽州西北道行營都部署彥圭不容軍士哺食設陣不整以致亡失坐左遷均州團練副使卒于貶所加贈太師子守元

彥鈞起家補供奉官累遷密州觀察使出為彥代副都部署卒贈安化軍節度守元歷遷如京洛苑使後領梧州刺史連為彥代鎮定高陽關鈐轄卒



惟序字舜功自三班奉職累功遷至大名府路總管改乾州團練使卒

賀令圖開封人父懷浦孝惠皇后兄也仕軍中為散指揮使後為岳州刺史領兵屯三交雍熙三年春從楊業北征沒於陣令圖少謹原隸太宗左右洎即位補供奉官歷平州刺史充幽州行營壕砦使會父戰死起家為六宅使領本州團練使護瀛州屯兵先是令圖握兵邊郡十餘年多言邊塞利害及幽薊可取之狀上信之故有岐溝之舉既而師敗議者皆咎其貪功生事令圖輕而無謀契丹將耶律遜寧號于越者使謀給曰我獲罪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

三

本國願歸南朝無路自拔幸君侯少留意焉令圖私遣以重錦十兩是年十二月于越率眾入寇大將劉廷讓與戰于君子館令圖為先鋒被圍數重于越傳言軍中願得見賀使君令圖意其來降而終獲大功即引麾下數十騎逆之于越反縛令圖而去令圖與其父首謀北伐一歲中父子皆陷焉令圖時年二十九是役也別將楊重進亦死之

王繼勳孝明皇后同母弟也累遷保寧軍節度觀察留後領虎捷左右廂都虞候權侍衛步軍司事繼勳所為多不法上念后不之罪也乾德四年為部曲所訟詔中

書鞫之解兵柄為彰國軍留後奉朝請繼勳自以失職常怏怏專以鬻割奴婢為樂前後多被害詔削奪官爵俄又配流登州未至改右監門率府副率開寶三年命分司西京繼勳殘暴愈甚洛民苦之而不敢告太宗即位有訴者命雷德驥乘傳往鞫之繼勳具伏手所殺婢百餘人乃斬繼勳洛陽市

劉知信字至誠邢州人父遷晉滑州奉國軍校從驍將皇甫暉禦邊有功早卒母即昭憲太后妹也知信二歲而孤建隆二年起家授供奉官歷事三朝累官建武軍節度觀察留後知永平軍府又再知天雄軍真宗北巡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

四

充駕前副都部署歷知河陽昇州景德元年車駕幸澶淵命為東京都巡檢使復知定州二年以疾求還京至鎮州卒年六十三贈太尉天平軍節度知信中外踐歷最為舊故以循謹聞子承宗承渥

承宗幼善射兼習書數以蔭補殿直寄班祇候歷宮苑使知雄州河北緣邊安撫使在郡有治迹詔書嘉獎累遷東上閣門使徙鄜廷都鈐轄卒承渥蔭補殿直累任使喜為條奏至供奉官閤門祇候

劉文裕字以寧保州保塞人簡穆皇后從孫也祖正晉幽州管田使兼平州刺史父審琦武牢關使從征李重



進戰死兄文遠建隆中為供奉官亦死於王事弟文質  
別有傳文裕開寶四年起家補殿直太宗擢為內弓箭  
庫副使出為秦隴巡檢有李飛雄者太保麟之孫秦州  
節度判官若愚之子性兇險不為其家所容常往京  
師魏博間與無賴惡少游處縱酒蒲博為務以其父故  
盡知秦州倉庫所積及地形險易兵籍多少又有妻父  
張季英為鳳翔蓋屋尉飛雄自京師往省之因乘季英  
馬詐為使者夜抵廐置呼卒索馬卒秉炬出迎飛雄以  
私市馬纓示之卒不能辨即授以馬一匹乘馬前導以  
巡邊為名因矯詔率巡驛殿直姚承遂等從行先是秦  
州內屬羌人為寇朝廷遣周承瑄田仁朗王侁梁崇贊  
韋韜馬知節及文裕領兵屯清水縣飛雄至稱制盡縛  
之承瑄等見姚承遂數輩同至不覺其詐仁朗獨號泣  
求詔書飛雄叱之曰我受密旨以若輩逗撓不用命今  
盡誅汝豈不聞封州殺李鶴邪詔書汝豈得見上即位  
時嶺南使者言封州李鶴不奉法詔即誅之故飛雄引  
以為言將械承瑄等詣秦州戮之因據城叛遂驅承瑄  
等行初飛雄詐宣制時自言我上南府時親吏文裕因  
哀告飛雄曰我亦嘗依晉邸使者豈不營救之乎飛雄  
低語謂文裕曰爾能與我同富貴否文裕學其詐許之

宋史新編卷百三十一

五

飛雄即釋其縛文裕策馬前附耳語仁朗仁朗伴隆馬  
若風眩狀飛雄共前視之又釋其縛仁朗奮起搏飛雄  
與文裕共擒之送秦州獄鞫得實飛雄承遂等坐要斬  
夷飛雄家廐置卒亦夷其族文裕後累遷高陽關都監  
雍熙初徙屯三交加領順州團練使從潘美北征坐陷  
失驍將楊業削籍配隸登州事具業傳歲餘上知其情  
召文裕還遷至容州觀察使出為鎮州兵馬部署卒於  
屯所年四十五贈寧遠軍節度  
符惟忠字正臣懿德皇后外家三世孫也以外祖母賢  
靖大長公主蔭為三班奉職後擢至西染院副使權提  
舉倉草場提點開封府界縣鎮公事開封主簿樂誥宰  
相王曾外孫也或風使薦之惟忠不從曰誥無善狀安  
可以勢使我既而誥果以賊敗惠民河與刁河合流歲  
多決溢害民田惟忠自宋樓鎮碾濟橫隴村置斗門殺  
水勢以接鄭河圭河自是無復有水害累遷西上閣門  
副使契丹遣使求地惟忠副富弼往報使遷閣門使道  
卒贈客省使眉州防禦使  
李昭亮字晦之明德皇后兄繼隆子也四歲補東頭供  
奉官累遷至武寧軍節度使代李用和為殿前副都  
揮使時承平久將士多因循樂縱弛昭亮本將家子雖

宋史新編卷百三十一

六



以恩澤進然習軍中事既統宿衛政尚嚴多所建請為  
勝龍猛軍捕博爭勝負徹屋椽相擊士皆惶駭昭亮捕  
斬之杖其主者禁兵自是頓肅歷拜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判大名府仁宗以塗金紋羅書曰李昭亮親賢勳舊  
命其子惟賢持以賜徙定州改天平彰信泰寧軍節度  
使在定州數言老疾不任邊事願還京師乃以為景靈  
宮使又改昭德軍節度使卒贈中書令諡良僖昭亮為  
人和易練習近事於吏治頗通敏善委任僚佐以故數  
更藩鎮無他過惟賢字寶臣以父蔭為三班奉職累遷  
四方館使卒惟賢善宣辭令習朝儀仁宗頗愛之

宋史新編卷百全

七

郭崇仁字永年守文之子章穆皇后弟也累擢捧日天  
武四廂都指揮使賀州防禦使高陽關路馬步軍副都  
總管以疾落軍職改磁州防禦使卒贈彰德軍節度觀  
察留後崇仁雖外戚朝廷未嘗過推恩澤其為解州團  
練使十年不遷嘗除知相衛二州皆辭不行其性蓋慎  
靜云

劉美字世濟并州人父通事在章獻皇后傳后通長女  
也美后兄也歷官洛苑使領勤州刺史真宗欲委兵柄  
以后懇讓中輟者數四遷至侍衛馬軍都虞候加武勝  
軍節度觀察留後卒贈太尉昭德軍節度錄其子從德

從廣后既為太后臨朝遷從德至恩州兵馬都總管知  
相州卒贈保寧軍節度使諡康懷恤典特厚語在后傳  
于永年

從廣字景元娶荆王元儼女累遷宣州觀察使同勾當  
三班院請補外自效以知洛州漳水溢從廣穿隋故渠  
以殺水勢洛人便之徙邢州召還復領三班院出知襄  
州徙真定府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卒贈昭慶軍節度使  
諡良惠從廣性謹飭然喜交士大夫時頗稱之

永年字君錫生四歲授內殿崇班許出入兩宮仁宗使  
賦小山詩有一柱擎天之語帝奇之年十二始聽出外

宋史新編卷百全

八

累遷廉州團練使為陝州都監以破賊功連擢幹辦皇  
城司歷知涇州又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凡三除防禦  
使皆為言者所論而寢知代州契丹取西山水積十餘  
里輦載相屬於路前守不敢過永年遣人焚之一夕盡  
上其事帝稱善帝嘗問禦戎策對合旨書忠孝字以賜  
英宗立歷遷步軍馬軍殿前都虞候太原定州路副都  
總管王師征安南永年請先士卒度富良江取賊以獻  
不許遷邕州觀察使步軍副都指揮使卒贈崇信軍節  
度使諡莊恪

馮季良字元之開封府尉氏人家本茶商娶劉美女初



補上虞尉後歷刑部詳覆官劉太后臨朝累遷龍圖閣直學士同知審官院俄出為江南安撫使再遷兵部郎中太后崩換濠州防禦使赴本州言者論季良微倖得官降秩滁州安置餘徙壽州致仕還京師卒

楊景宗字正臣保慶太后從父弟累遷成州防禦使其後坐事屢黜屢起為汝州鈐轄祀明堂覃恩願還所改官求為郡仁宗謂輔臣曰景宗性貪虐老而益甚郡不可予也乃復以為建寧軍留後提舉四園苑改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卒贈安武軍節度使兼太尉諡莊定景宗起徙中以外戚故至顯官然性暴戾所至為人患復使酒任氣奉賜隨費無餘云

宋史新編卷百全一

九

李用和字審禮仁宗母宸妃弟也少窮困劉美奏為三班奉職累遷彰信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景靈宮使兼侍中卒贈太師中書令諡恭僖帝為撰碑曰親賢之碑初帝念母不逮養故外家褒寵特厚用和列位將相能小心靜默推遠權勢論者稱之子璋

璋字公明以恩補三班借職累遷武勝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仁宗書忠孝李璋字并秘書賜之宴近臣羣王殿酒半命大盞二飲韓琦及璋如有所屬帝崩以武成軍節度使知鄆州京東盜白日殺縣令略人道璋

信賞罰擒捕盜為衰止發卒城州西關調夫修路數十里夾道植柳人指為李公柳知鄆州坐失舉改節振武軍知鄆州卒贈太尉諡良惠弟璋珣

璋選尚周陳國大長公主積官濮州團練使以樸陋與主不相能所生母又忤主意主中夜扣禁門入訴璋皇恐自劾坐罰金後數年終不復協主降封還宮璋落駙馬都尉知衛州未幾主徙封復璋都尉主薨璋以奉主亡狀貶秩陳州安置赦還至建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卒贈太師中書令

宋史新編卷百全一

十

未幾遷相州觀察使時劉末年亦同除官知制誥楊跋以為不可開僥倖之門御史范鎮復論之命遂寢熙寧中遷宣州觀察使知潁州哲宗初進秦寧軍留後提舉萬壽觀復知相州卒

曹佺字公伯彬之孫慈聖光憲皇后弟也性和易美儀度通音律善奕射喜為詩自右班殿直累遷至保靜保平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景靈宮使加兼侍中封濟陽郡王神宗每咨訪以政然退朝終日語不及公事帝謂大臣曰曹王端拱寡過善自保真純臣也以進國軍節度使司徒兼中書令為太一宮使哲宗即位



少保卒年七十二贈太師追封沂王從弟偕子評誘  
偕字光道少以節俠自喜累官華州防禦使知相州徙  
河陽總管卒嘗從梅堯臣學詩堯臣稱之

評字公正以父任累官至寧遠軍留後平海軍節度使  
佑神觀使使契丹者四館伴者十二在閤門十二年預  
修儀制多所增損性喜文史書有楷法尤善射左右手  
如一夜或滅燭能中在戚里號為湛厚卒年六十六贈  
開府儀同三司

誘字公善以蔭遷至安德軍節度使醴泉觀使與兄評  
同日拜命立雙節堂於家戚里榮之性謹密習典故

宋史新編卷百全

十一

卒年六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諡忠定

張堯佐字希元河南永安人溫成世父也第進士歷知  
開州還判登聞鼓院時溫成方為脩媛欲以門閥自表  
異故堯佐稍進用權開封府推官又提點府界公事諫  
官余靖言用堯佐不宜太遽未幾遷至給事中端明殿  
學士拜三司使明年諫官包拯陳升之吳奎言法制刑  
敎實自堯佐臣等竊惟親昵之私聖人不免惟處之有  
道使不踐危機斯為得矣未幾連拜准康軍節度使羣  
牧制道使宣徽南院使景靈宮使賜二子進士出身拯  
等復言陛下即位僅三十年未有失道敗德之事乃五

六年來擢用堯佐羣口竊議以謂其過不在陛下在文  
謁近習與執政大臣也蓋文謁近習知陛下繼嗣未立  
既有所私莫不潛有趨向執政大臣不能規諫乃從諛  
順旨高官要職惟恐堯佐不滿其意致陷陛下於私昵  
後宮之過御史中丞王舉正留百官班欲廷議不許是  
日堯佐辭宣徽使從之未幾復以宣徽使判河陽  
舉正又抗論徙鎮天平軍卒贈太師堯佐持身謹畏頗  
通吏治以戚里進遽至崇顯戀嫕恩寵為世所鄙從弟  
堯封孝謹好學第進士為石州推官次女即溫成也累  
贈至中書令清河郡王諡景惠

宋史新編卷百全

十二

柴宗慶字天祐大名人祖禹錫父宗亮宗慶尚太宗女  
升行為禹錫子拜左衛將軍駙馬都尉領恩州刺史歷  
拜彰德軍節度使仁宗連徙永清彰德軍拜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徙節武成軍出知澶州未行改陝州潞州後  
判鄭州以縱部曲擾民召還奉朝請久之出判濟州用  
御史中丞賈昌朝言留不遣卒贈中書令諡榮密主先  
宗慶沒宗慶歷官多過失性極貪鄙積財鉅萬而薄於  
自奉及終以無子獻其資產仁宗以幼女尚在不許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二







端愿字公謹以舊歷邢州觀察使鎮東軍留後知襄郭  
二州移廬州富弼謂曰肥上之政何以減於襄陽端愿  
曰初官喜事飾廚傳以千名則譽者至更事既久知抑  
豪彊制猾吏故毀隨之弼以為然英宗拜武康軍節度  
使知相州請歸除醴泉觀使神宗城羅兀端愿手寫趙  
普諫太宗北伐疏以聞連年請老以太子少保致仕哲  
宗立進太子太保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子評歷成州團  
練使知蔡州卒贈真州觀察使

端慤字守道累官至安德軍留後卒贈昭德軍節度使  
諡恭敏兄端懿在嘉祐時嘗密請建儲人無知者卒於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一

三

澶淵端慤走護其喪以歸元豐間因進對袖舊蒙上之  
神宗歎曰近世之賢戚也由是端慤之名益著

涓字浩然以蔭至通直郎知鄂州崇陽縣靖康元年京  
城被圍羽檄召天下兵鄂部縣七當發二千九百人皆  
未集涓獨以所募六百銳然請行募士多市人不能軍  
涓出家錢買牛酒激犒之即日引而東北過淮蒲圻嘉  
魚二縣之兵始至合而前至蔡涓馳馬先犯敵鋒乘勝  
追北十餘里大敗敵遇飛矢蝟集二縣兵亟舍去涓創  
甚猶血戰遂死焉年五十三贈朝奉郎官其子  
高遵裕字公綽宣仁皇后之從父瓊之孫也以

遷至秦鳳路沿邊安撫副使時用王韶復洮隴以古渭  
為通遠軍命遵裕知軍事明年持附順羌部圖籍及繪  
青唐武勝形勢入獻擢引進副使帶御器械併歸治師  
師進營武勝城下羌衆逃去遂據其城詔建為鎮洮軍  
又命知軍事尋以熙河洮岷通遠為一路進西上閣門  
使兼州刺史充總管復知通遠軍明年安撫使王韶欲  
取河州遵裕曰古謂舉事先建堡砦以漸而進今兵糧  
不備難以圖遠韶攻河州果不克神宗善遵裕議令專  
管洮岷邊砦示款附者既而從韶取岷州下之令士衆  
曰生獲老幼與得級同全活者數萬捷聞加岷州刺史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一

四

明年羌圍河岷二州遵裕命將合擊之時朝廷以岷難  
守議棄之詔至賊已潰矣以功進團練使龍神衛都軍  
揮使知熙州連坐事黜知淮陽軍元豐四年復知慶州  
詔與諸路討夏國又令節制涇原兵劉昌祚先至靈州  
幾得城遵裕嫉之故不用其計遂以潰歸語在昌祚傳  
熙州團練副使哲宗立復右屯衛將軍主管中獄廟  
卒累贈奉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從弟遵惠

遵惠字子育以蔭為供奉官熙寧中試經義中選換大  
理評事歷遷戶部侍郎以龍圖閣學士知慶州卒年五  
十八贈樞密直學士方宣仁后臨朝編



度乃舉家事付遵惠遵惠躬表率之人無間言亦能遠嫌自保故不惟紹聖之禍從姪士林

士林字才卿宣仁皇后弟也累官內殿崇班殿直英宗書謹守法律四字誨之曰能此則為良吏矣每欲進擢后屢辭輒止喜儒學涉閱經史通大義其卒也加贈昭德軍節度使子公紀

公紀字君正歷遷永州防禦使集慶留後性儉約珍異聲妓無所好奉祿悉給諸族得任子恩均及孤遠卒贈感德軍節度使諡懷信高宗追封新興郡王子世則世則字仲貽以恩補官歷康州防禦使知西上閣門事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三

五

宣和末金泛使至徽宗命世則掌客記問該洽應對有據自是掌客多命世則金人軍城下又使其軍還進秩二等遷知東上閣門使高宗為康王在艱難中世則常在左右寢處不少離及即位累遷感德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進開府儀同三司奉朝請賜第臨安除景靈宮使兼判溫州尋以病勾罷後為萬壽觀使紹興十四年召入覲進少保懇求還卒贈少傅諡忠節

向傳範字仲模敏中之子以父任為衛尉丞娶南陽郡王惟吉女改內殿崇班帶御器械歷知鄆州兼京西路安撫使以密州觀察使卒贈昭德軍節度使諡忠節

範宰相子聯戚里所至有能稱以家貲千餘萬葬族人在殯者六十餘喪姪經綜

經字審禮駕部員外郎傳亮之子以蔭至虞部員外郎神宗為賴王選經女為妃改莊宅使帝即位妃為皇后進尤州團練使以維州防禦使知陳州歲大雪輒弛公私餼錢以寬民有司持不可經曰上使我守陳民窮蓋我責我自為此不爾累也方鍾別賜公使錢例私以自去則盡入其餘經獨斥歸有司知河陽會旱蝗民乏食經度官廩歲用無餘乃先以圭田租入振救之富人爭出粟多所濟活徙徐州累遷定國軍留後復出知壽州卒年五十四贈侍中諡康懿賜碑篆首曰忠勤懿戚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三

六

經所至勤吏治事皆自省決頗欲以才見於用故數請外補累世追封王爵語在敏中及后傳子宗回宗良綜字君章知歙縣籍閩里惡少年有盜發用以推迹輒得歷知蘭州漳沁必稜沂七州性寬裕善治劇於姦惡不少恕官累中散大夫

宗回字子發歷官觀察留後諸鎮節度使檢校司空封郡王開府儀同三司崇寧初有告其陰事者削官流柘州行二日聽家君省咎踰年盡還其故官宗回少驕恣稍小才嘗權群牧都監數以蕃息破賞出知



賊殲其黨類歲饑發廩興役饑者得濟而官舍帑廩一新卒贈檢校少師諡榮縱

宗良字景衡歷觀察留後諸鎮節度使末嘉郡王開府儀同三司欽聖后臨朝時陳瓘嘗論其與蔡京相結及預政事亦能恪共自守卒贈少保

張敦禮熙寧元年選尚英宗女授左衛將軍駙馬都尉遷密州觀察使元祐初疏言變法易令始於王安石成於蔡確近者退確進司馬光以臣觀之所得多矣進武勝軍留後章惇為政言敦禮詆毀先烈引譽罪首責授左千牛衛大將軍徽宗立遷正寧遠軍節度使諫官王

宋史新編卷百八十三

七

能甫言神宗禮遇優渥而敦禮詆毀盛德今復與之節鉞無乃傷陛下紹述之志乎乃奪節仍為集慶軍留後

大觀初復節度寧遠軍徙雄武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任澤字天錫濮王夫人之弟也累官嘉州刺史卒贈崇

信軍節度使諡恭僖澤際會恩龍能自安繩檢英宗欲

廣其居固辭當任子弗請其篤謹如此

孟忠厚字仁仲昭慈皇后兄彥弼子也后被廢哲宗恩

眷不衰故忠厚得以仕進靖康元年權衛尉卿二帝北

遷張邦昌迎后聽政后遣忠厚持書遺康王王即位尊

后為太后累除少府顯謨閣直學士臺諫六章論列高

宗以太后故難之后聞即命易武秩趙鼎謂張浚曰太  
后復辟其功甚大當推恩外家浚乃奏忠厚為寧遠軍  
節度使后崩以耐廟忌起復鎮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  
三司及后大祥封信安郡王充禮儀使歷判紹興府兼  
脩奉攢宮事加少保及營佑陵秦檜當為總護使憚往  
乃除忠厚樞密使代其行檜與忠厚僚壻也然心實忌  
之山陵事畢忠厚欲歸樞府檜諷言路引故事論列遂  
判福州改判建康又改判紹興會郊赦加恩謝表中丞  
詹大方希檜意論忠厚表辭輕侮罷為醴泉觀使檜死  
召還行在授保寧軍節度使判平江再改判紹興過闕

宋史新編卷百八十三

八

入見復詔充萬壽觀使抗舉祕書省卒贈太保忠厚奉  
太后訓避遠權勢不敢以私干朝廷明受之變太后垂  
簾忠厚乞裁節本家恩澤帝念擁佑功故眷忠厚特優  
其卒也三子皆除直祕閣官其親屬八人從父彥卿為  
潭州通判建炎三年潰兵杜彥自袁州入瀏陽遂犯善  
化長沙二縣彥卿率民兵拒之賊勢挫俄而民兵有自  
潰者賊遂乘之斬彥卿支解以徇添差通判趙民彥以  
民兵赴之鏖戰瀏陽城南為賊所得邑士謝淳帥民兵  
為前鋒助民彥戰亦被執併遇害事聞並贈官錄其子  
後先熹帥湖南請立廟從之



鄭興裔字光錫初名興宗父蕃和川防禦使祖翼之陸  
海軍節度使曾祖紳太師封樂平郡王謚僖靖神顯肅  
皇后父也興裔早孤叔父藻以子字之分以餘貲不受  
請立義莊贖宗族乃藻沒解官致追報之義初以后恩  
授成忠郎充幹辦祇候庫歷福建路兵馬鈐轄過闕入  
見詢守令臧否對甚悉孝宗曰卿識時務習吏事行當  
用卿會復置武臣提刑就命為之加領高州刺史帝善  
其數論事加成州團練使累差浙東浙西江東提刑請  
祠歸尋知閤門事兼幹辦皇城司又兼樞密副都承旨  
軍婦楊殺鄰舍兒取其臂釧棄其屍獄成刑部以無證

宋史新編卷五十三

九

左出之命興裔覆治得實帝喜賜居第遷至潭州觀察  
使復請祠起知廬州移揚州郡大治紹熙初遷保靜軍  
承宣使召領內祠充明堂大禮都大主管大內公事寧  
宗立除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告老授武泰軍節度使  
卒年七十四贈太尉諡忠肅興裔歷事四朝以材名結  
主知中興外族之賢未有其比子損登進士甲科淳亦  
以后恩至太尉保信軍節度使卒封榮國公諡端靖  
韋淵顯仁太后季弟也靖康末官至忠州防禦使高宗  
即位遷寧州觀察使知東上閤門事言橫行五司尚奉  
遵元豐舊制乞許引進司歸客省東西上閤門合而為

一以省冗費從之遂命同管客省四方館閤門事淵性  
暴橫不循法度帝慮其有過難於行法遂遷福建路副  
總管淵引疾乞祠許之久之落階官除德慶軍節度使  
召赴行在除開府儀同三司帝久不予淵官聞太后將  
入境乃封平樂郡王令逆于境上既從后歸即令致仕  
又詔奉朝請遷少師淵在內不得逞乞致仕任便居住  
從之未幾帝恐其肆橫於外復詔落致仕還居賜第太  
后朝景靈宮淵見后出言詆毀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  
袁州安置數年復故職累遷太保太傅卒贈太師子三  
人訊謙謙訊紹興中官至達州刺史坐過用太后旨降

宋史新編卷五十三

十

武德郎與嶺外監當謙好學能詩官至建康軍節度使  
謙子璞累官明州觀察使十年不遷寧宗嘉其恬退授  
清遠軍節度使致仕卒贈太尉  
錢忱字伯誠吳越王俶五世孫父右領軍衛大將軍景  
臻尚仁宗女生忱靖康之難主以先朝女幸而免先是  
戚里例納節旣南渡主為忱請還舊官以為瀘州節度  
使進開府儀同三司封榮國公紹興末以少師致仕卒  
年八十餘贈太師忱歷事五朝靖共不解高宗書忠孝  
之家賜之子端禮自有傳  
無煥字文仲開封人以父任歷開封府士工儀曹詔納



其女為康王妃王即位連進徽猷閣待制諫議大夫衛  
膺敏言后父不當班從臣遂改光州觀察使除樞密都  
承旨煥屢奏馬伸言事切當宗澤忠勞可倚黃潛善汪  
伯彥吳國其言多所裨益擢至慶遠軍節度使提舉洞  
霄宮煥涉學有文節儉自持未嘗恃恩私請識者取焉  
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恭簡加贈少師追封嘉國公  
吳益字叔謙蓋字叔平俱憲聖皇后弟也並以恩補官  
高宗與后皆喜翰墨故益蓋兄弟師法亦有書名帝為  
置皇后宅大小學教授以王敏為之益娶秦檜孫女又  
與王繼先交相薦引故三家姻族皆躡美官益既建節

宋史新編卷百十三

七

以檜故授文資累加祕閣修撰直徽猷閣又加直寶文  
閣檜死又升敷文閣待制中丞湯鵬舉乞禡職名以示  
至公自是不復遷顯仁太后葬為櫬宮總護使始進少  
休孝宗嗣位再進太師封奉寧郡王卒諡莊簡追封衛  
王蓋亦至節度使累升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少保封新  
興郡王卒贈太傅追封鄭王益子瑋習吏事歷鎮安為  
節度使復以才選除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位至少師  
判建康府兼留守瑋嘗使金人嘉其信義弟瑋蓋  
子環竝至節度使

潘永思賢妃叔父也建炎初為閤門宣贊舍人帶御

械盧益頗與之父德為諫官吳表臣所論奪職既而辛  
企宗言永思嘗捕魔賊有功復為帶御器械未幾又坐  
事追一官擢至右武大夫知閤門事卒

夏執中成恭皇后弟也累遷奉國軍節度使提舉萬壽  
觀寧宗即位加少保執中既貴始從師學作大字頗工  
復善騎射高宗行慶壽禮近戚爭獻珍環執中獨大書  
一人有慶萬壽無疆以獻高宗喜錫賚甚渥嘗為館伴  
副使連射皆命中金人駭服孝宗聞其才將召用之謝  
曰他日無累陛下保全足矣人以此益賢之

宋史新編卷百十三

七

泉歸宗澤澤因事斬旺命道掌其軍澤卒道引軍依襄  
陽鎮撫使桑仲仲以為副都統制兼知隨州奏于朝授  
武義郎閤門宣贊舍人仲為霍明所殺道與統制李楅  
率兵縞素圍明于郢明亡去劉豫遣人持書招道道不  
從執其使以聞詔嘉獎之豫怒遣將穆楷攻道道拒破  
之領榮州團練使進武義大夫胡安中守唐州勢孤不  
能自立遂附豫道招之安中復來歸會李成入寇鎮撫  
使李橫棄襄陽去道亦奔隨南歸後累功至龍神衛四  
廂都指揮使遷鎮兩軍承宣使歷捧日天武四廂都指  
揮使知荆南府隆興初湖北諸司劾其過帝曰道



里安作可罷父之再為湖北副總管及卒乃拜慶遠軍節度使贈太尉諡忠毅后既貴進封楚王孫孝友孝純皆至節度使

韓同卿恭淑皇后父也累遷慶遠軍節度使加太尉卒贈太師諡恭靖同卿季父侂胄聲勢熏灼同卿每懼滿盈不敢干政時天下皆知侂胄為后族不知同卿乃后父也侂胄敗人始服其識云

楊次山字仲甫恭聖仁烈皇后兄也其先開封人曾祖全以材武奮靖康末捍京城死事祖漸以遺澤補官仕京前家于越之上虞次山儀狀魁偉少好學能文補右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三

七

學生以后恩得官至岳陽軍節度使累加太保授安德昭慶節度使改封會稽郡王次山能避權勢不預國事時論賢之卒年八十一贈太師追封冀王子二人谷至太傅保寧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永寧郡王石字介之乾道間入武學以后貴賜第至保寧節度使進封信安郡侯又以檢校少保進封開國公寧宗崩宰相史彌遠謀廢立命石與谷白后事在楊后傳理宗既立並授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時寶慶垂簾人多言本朝世有母后之聖石獨曰事宜容樂言昔仁宗英宗哲宗嗣位或尚在幼冲或素絲無育軍國重事有所未諳則

后臨朝宜也今主上熟知民事天下悅服雖聖孝天通然不蚤復政得無基小人離間之嫌乎乃密疏上之石覽奏即命擇日徹簾進石少保封永寧郡王後進太傅石性恬澹每拜爵命必力辭及恭聖祔廟除太師凡谷疑於辭受石力言吾家非有元勳盛德竊恐自速顛覆乃合疏懇辭至再三不受及屬疾除彰德集慶節度使進封魏郡王卒年七十一贈太師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三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三

七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四 列傳一百二十六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宦者

占者閹寺司宮門之禁令楊園畝立之詞甚遜蓋其所處然也後世品秩寔優而謹飭幹敏者率蒙眷預謀議不幸邪佞乘之非有內顧則有外虞若宋之童貫梁師成康履監珪釀成靖康明受之禍方之昔轍奚異矣神宗之言曰人才無類顧駕御何如歷代明君曷嘗不界之事任然豈至於僭越陵夷也夫苴茅分虎列門戟典禁兵漢唐之紀綱大壞而徽宗崇以師傅尤可為朝廷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四

- 劉承規 秦翰附 王繼恩 李神福
- 周懷政 張崇貴 張繼能 衛紹欽
- 石全彬 雷允恭 任守忠 閻文應
- 藍繼宗 張惟吉 甘昭吉 李憲 宋用臣王中正
- 張茂則 李舜舉 梁從吉 陳衍
- 程昉 蘇利涉 童貫 附 梁師成
- 楊戩 馮世寧 邵成章 關禮

藍珪 康履附 馮益 張去為 陳源

甘昇 王德謙附 董宋臣

劉承規字大方山陽人建隆中補高班歷事太宗真宗宣政使應州觀察使未幾以疾求致仕不允特置景福殿使名以寵之班在客省使上仍改新州觀察使作歌賜焉本名承珪上為取道家易名度厄之義改珪為規疾甚再求罷以檢校太傅左驍衛上將軍安遠軍節度觀察留後致仕卒贈左衛上將軍鎮江軍節度謚忠肅承規掌內藏三十年動著條式又製定權衡法語在律曆志尤好伺察人多畏之真宗崇瑞命修祠祀節宮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四

觀承規皆預聞督玉清昭應宮尤為精麗咸平中館閣編著讎校之事悉典領頗好儒學喜聚書問接名士實訪故實或密為延薦自寢疾惟以公家務為念云秦翰字仲文真定人太平興國中崔彥進擊契丹翰為都監以善戰聞累遷入內押班以擒趙保忠功加崇儀副使歷靈環慶州清遠軍諸路都監真宗時歷涇原儀渭鈐轄遷至皇城使入內都知以翰在邊久特置是名寵之改昭宣使又為群牧副使祀汾陰亳州翰扈從凡行在細務悉令裁決加領平州團練使卒年六十四翰個儻有武力以方略自任前後戰鬪身被五十創嘗因



出使屢出入李繼遷帳中間白太宗願手刺此賊死無所恨性溫謹接人以誠羣帥剛狠者皆得其權心輕財好施衆樂爲用其效有泣下者重贈彰國軍節度詔楊億撰碑文億以其不蓄財表辭所資同時閻承翰積官作坊使入內都知嘗歷川峽都監鎮定等路排陣都鈐轄有功領群牧國信二司多規置然性剛強過檢察視秦翰不逮云

王繼恩陝州人周爲內班高品初養於強氏名德鈞開寶中復本宗賜名焉歷武德使太宗立累遷昭宣使賜甲第蜀李順亂命爲劔南兩川招安使討順獲之朝儀

宋史新編卷二百十四 三  
賞功欲除宣徽使上曰朕讀前史不欲令宦官預政宣徽使執政之漸也宰相請之力上怒別立宣政使序位昭宣使之上授之進領順州路防禦使繼恩喜宴飲每出入前後奏音樂以博局棋枰自隨僕使輩用事悉攝縱所部剽掠軍士亦無鬪志餘賊復陷州縣上命入內押班衛紹欽同領其事又遣樞密直學士張鑑等督之高品王文壽者隸繼恩文壽御下嚴急爲指揮使張麟所殺麟卽以所部與嘉州賊帥張餘合勢甚盛奏至近臣請招撫因可破賊於是亡卒斬麟函首送繼恩皆自拔來歸因使爲鄉導擊賊悉平之至道二年春布衣韓

拱辰詣闕奏繼恩功當兼機務上大怒以拱辰惑衆杖春鯨面配崖州俄召繼恩還太宗崩按行山陵加領桂州觀察使繼恩初事太祖特承恩顧及朋夕中夜馳詣府邸請太宗入太宗忠之故龍遇莫比士大夫好進者悉趨焉真宗初益豪橫頗欺罔泄機事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緘題往來多請託至有連宮禁者素善胡旦時將加恩密諉爲褒辭又士人詩頌盈門坐朋比黜爲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道籍沒貨產多蜀土僭擬物昌齡責忠武軍節度行軍司馬且削籍長流尋州繼恩卒貶所後追復官爵恤其家初李順之獲也侍御史知雜事呂

宋史新編卷二百十四 四  
夷簡按奏以爲非是真宗置不問建景祐中有人告太子順尚在廣州巡檢使陳文璉捕得之囚赴闕覆按皆實朝廷以平蜀將士功賞已行不欲暴其事第斬順賞文璉二官順初起悉召鄉里富人大姓令具所有財粟據其生齒足用外一切發賑貧乏錄用材能存撫良善所至無所犯時兩川大饑旬日間歸者數萬人及敗人尚懷之故得脫去三十餘年始就戮云  
李神福開封人少給事晉王府歷事真宗遷至宣政使授宣慶使領昭州防禦使先是諸司使止宣政特置使額龍之卒贈潤州觀察使神福恭愿每爲衛紹欽詬罵



皆不校在禁闈二十年稱為長者然父掌三班無規制不能拒請託人譏其所守同時內侍有竇神寶鄧守恩王仁睿與神福弟神祐並以謹恪稱云

周懷政并州人累至入內高品祥符大禮皆為都監遷至左藏庫使後領英州團練使加昭宣使懷政日侍內廷權任尤盛中外帑庫皆得專取多人其家位望居右者必排抑之酷信妖妄有朱能者本廝養為人凶狡遂賂懷政親信得見因與侍卒姚斌妄談神怪以誅之懷政大惑援能至御藥使領階州刺史俄於終南山脩道觀與劉益輩造符命託神言國家休否臧大臣寇準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

五

鎮永興能為巡檢倚準舊望欲資其事準好勝喜其附已多依違之朝臣屢言懷政之妄真宗含忍不斥然漸疎遠之懷政憂懼會準罷相懷政愈畏獲譴不自安天禧四年七月謀潛召客省使楊崇勳內殿承制楊懷吉閤門祗候楊懷玉會皇城司期以二十五日竊發殺了謂等復相寇準奉帝為太上皇傳位太子前夕崇勳懷吉密告謂謂即夜偕二人至曹利用第計議翌日利用入奏收懷政斬于城西普安寺懷玉次日始詣樞密院自陳亦坐貶擢崇勳懷吉官遣入內供奉官盧守明鄧文慶馳驛捕朱能等能復使者至衷甲出殺守明以叛

張崇貴真定人事太祖太宗嘗與李繼隆共討李繼遷降之累遷崇儀副使內侍右班副都知繼遷復叛圍靈州急太宗將棄之廷議未決命崇貴與馮訥乘傳往議其事乃益兵固守就命為靈環慶州清遠軍路監軍又為排陣都監真宗立拜洛苑使右班都知管勾并州軍馬使繼遷還加六宅使咸平元年又命管勾鄜延屯兵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

六

泊延安改駐泊都監又為鈐轄其後繼遷復內擾崇貴與張守恩擊敗之又與王榮禦賊再詔褒飭四年領獎州刺史復莅鄜延仍制置沿邊青白蓋事景德元年繼遷死子德明幼崇貴移書諭朝廷恩信自是邊防事宜皆崇貴專主之二年春召赴闕面授方略許德明以定難節度西平王聽回圖往來放青驢禁凡五事而令德明納靈州土疆遣子弟入宿衛凡七事德明悉如約惟以子弟入質及納靈州為難故亦禁鹽如舊不許回圖三年九月以德明誓表來上拜皇城使內侍左右班都知領博州團練使大中祥符元年加昭宣使崇貴又



邊善識羌戎情偽西人畏服每德明有所論述及境上  
交使皆先付裁制嘗請置緣邊安撫使如北而之制上  
曰增置署為徒為張皇不若委卿靜制之卒年五十七  
贈豐州觀察使

張繼能字守拙太原人事太祖太宗遷高品契丹入寇  
命為高陽鎮定路先鋒都監累敗之轉殿頭高品後累  
敗李繼遷遷至供備庫副使歷涇原儀渭都巡檢使真  
宗即位遷崇儀使歷亦寧駐泊都監夏人寇清遠坐道  
邇不時赴援長流澧州景德二年赦還歷鄜延都鈐轄  
德明雖受朝命而羌部不絕寇境繼能日課卒截竹為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

七

簽著字其上且言以備將士記殺獲功狀賊聞之甚惧  
歸朝兩坐事降遷至內園使掌瓊林苑卒贈汀州團練  
使繼能性沉密知兵頗勇敢喜讀書然好治生晚年急  
於聚蓄眾以此少之

衛紹欽開封人山太宗藩邸被親倚累擢入內押班加  
崇儀副使同王繼恩平蜀寇真宗時歷昭宣使卒紹欽  
苛復少恩不為眾所附太平興國中江東有僧詣闕請  
修天台壽昌寺且言寺成願焚身以報太宗允其請命  
紹欽往督營繕既訖役遽積新於廷請僧如願僧言欲  
見至尊面謝紹欽曰昨朝辭日親奉德音不煩致謝僧

惴怖偃蹇顧道俗望有救之者紹欽即促令躋新上以  
又抑按而焚之

石全彬字長卿真定人父知顯由內中高品事太祖太  
宗真宗遷至莊宅使歷并代州鈐轄卒全彬以知顯素  
補至西頭供奉官嘗擒陝右羣盜解延州圍除并代州  
都監加內侍押班進鈐轄徙鄜延還為押班儂智高寇  
廣南以為湖南江西路安撫副使出桂林請于宣撫使  
狄青願獨當一隊以自效於是使將左方兵力戰于邕  
州事平領綿州防禦使張貴妃之喪過制皆劉沆王洙  
與全彬共為之遷至入內副都知領信武軍留後後為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

八

延福宮使卒贈太尉定武軍節度使諡恭僖

雷允恭開封人初為黃門頗慧黠遷至西京作坊使普  
州刺史入內侍省押班真宗崩章獻后臨政丁謂潛  
結允恭凡機密事令傳達禁中由是允恭勢橫中外及  
為山陵都監司天監邢中和為允恭言今山陵上百步  
法宜子孫類汝州秦王墳允恭曰何不就中和曰恐下  
有石與水爾允恭曰上無他子若如秦王墳何不可中  
和曰祇恐覆按不及七月之期耳允恭曰第移就上穴  
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允恭入白其事章獻意不然曰  
出與山陵使議可否時丁謂為山陵使允恭具道所以



謂唯而已既而上穴果有石石盡水出允恭竟以是  
并坐盜金寶賜死籍其家中和流沙門鳥謂竄海上  
任守忠字稷臣蔭入內黃門累轉上御藥供奉章獻時  
守忠與都知江德明等交通請謁權寵過盛仁宗親政  
連調監英州酒稅遷至宣政使洋州觀察使為入內都  
知帝未有嗣屬意英宗守忠議接立昏弱以微大利及  
英宗立拜宣慶使安靜軍留後守忠又語言誕妄離間  
兩宮知諫院司馬光請誅之英宗猶未行宰相韓琦出  
空頭敕一道叅政歐陽脩已簽趙槩難之脩曰第書之  
韓公必自有說琦坐政事堂立守忠庭下曰汝罪當死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四

九

貶保信軍節度副使蘄州安置填救即日押行琦意以  
為緩則中變也久之為左武衛將軍致仕卒  
閻文應開封人承翰子也遷至入內副都知仁宗時宰  
相呂夷簡與文應相結郭后之廢文應有力焉后既廢  
楊尚二美人益寵專夕仁宗體為弊或累日不進食楊  
太后亟以為言仁宗未能去文應早暮入侍言之不已  
仁宗厭其煩強應曰諾文應即以氈車載二美人出二  
美人涕泣詞說云云不肯行文應罵曰官婢尚何言驅  
使登車既而仁宗欲復后文應大懼會后有小疾挾醫  
診視數日暴崩累至昭宣使恩州團練使時諫官劾其

罪請并其子士良出之二美人之出宮也左右引陳氏  
女入宮父號陳子城楊太后嘗許以為后宋綬不可王  
曾呂夷簡蔡齊相繼諫陳氏女將進御士良聞之遽見  
仁宗曰子城使大臣家奴僕官名也陛下納其女為后  
無乃不可乎仁宗遽命出之文應後徙相州鈐轄卒贈  
邠州觀察使

藍繼宗字承祖南海人事劉鋹為宦者歸朝年十二遷  
為中黃門歷事太宗真宗仁宗遷至左驥驎使忠州防  
禦使歷昭宣宣政宣慶使累上章求致仕以景福殿使  
邕州觀察使家居養疾卒諡僖靖繼宗謙謹每領職未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四

十

父輒請罷家有園池退朝即亟歸謂同列曰我欲種花  
弄弄游魚為樂爾景福殿置使自大中祥符間至繼宗  
授者纔三人

張惟吉字祐之開封人補入內黃門累遷如京使果州  
團練使領皇城司卒諡忠安惟吉任事久頗見親信而  
言弗阿徇張貴妃薨將治喪惟吉曰事干典禮須聞宰  
相既而宰相不能執議惟吉深非之

甘昭吉字祐之開封人初以內侍殿頭為英韶州巡檢  
捕盜有功累遷入內副都知英宗以翊衛功遷至供備  
庫使康州刺史昭吉奏曰先帝知臣朴直自小官拔用



至此分當從葬今願得洒掃陵寢足矣帝愛其忠特授  
求昭陵使加知京使還朝表辭職以左龍武軍大將軍  
致仕卒昭吉救實真密人士稱之

李憲字子範祥符人由入內黃門稍遷供奉官神宗初  
數論邊事合旨王韶上書請復河湟命憲往視師與韶  
進收河州遂為熙河經略安撫司幹當公事會未征合  
兵攻破踏白城圍河州憲破木征降之以功加昭宣使  
嘉州防禦使既還朝令乘驛計議秦鳳熙河邊事諸將  
皆聽節度御史中丞鄧潤甫等極論其不可章再上弗  
聽冷維朴誘山後生羌擾邊木征請自效眾以為不可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四

憲聽之往殺獲萬計斬冷維朴董氈懼即遣使奉誓  
順累遷宣慶使時兵餉不繼詔憲兼經制財用裁冗費  
什六元豐中五路出師討夏國憲領熙秦軍至西市新  
城復蘭州城之請建為帥府帝又詔憲領兵直趣興靈  
董氈亦稱欲往宜乘機協力入掃巢穴憲既不能至靈  
州董氈亦失期師無功憲欲以開蘭會邀功弭責同知  
樞密院孫固論之帝釋弗誅復上再舉策兼陳進築五  
利且從之會李舜舉入奏具陳師老民困狀乃罷兵趣  
憲赴關進景福殿使武信軍留後復還熙河仍兼秦鳳  
軍馬夏人入蘭州破西關降宣慶使又坐妄奏功狀罷

內省職事哲宗立改永興軍路副都總管提舉崇福宮  
御史中丞劉摯論憲貪功生事連貶右千牛衛將軍分  
司南京居陳州卒紹聖初贈武泰軍節度使諡敏恪同  
時有宋用臣者神宗每訪以外事權勢震赫朝士如進  
者爭諂附之元祐初自宣政使貶紹聖遷至蔡州觀察  
使入內副都知卒贈安化軍節度使諡信敏王中王者  
神宗命經度熙河言可狀遂從王韶入治城壁守具  
已而受詔會師靈州失期糧絕士卒多死坐貶元祐再  
貶紹聖復嘉州團練使卒得一者元祐初坐管皇城  
殘刻降左藏庫使卒贈隨州觀察使三人並開封人劉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四

摯論其罪合李憲為四凶云  
張茂則字平甫開封人歷事神宗進入內都知累乞退  
休言廩食過量積而未請者七年乞令三司毀券詔褒  
之仍進其官哲宗遷寧國軍留後加兩省都都知卒年  
七十九茂則性儉素紹聖論元祐人以茂則嘗預任使  
追貶左監門衛將軍崇寧中入黨籍  
李舜舉字公輔開封人神福其曾祖也舜舉少補黃門  
事仁宗英宗神宗遷至內侍押班制置涇原軍馬五路  
師出無功議再舉李憲督饋糧民怨前役死於東餒皆  
譚行出錢百緡不能雇一夫至械縣令以督不能集舜



舉入奏乃罷兵退詣中書王珪迎勞之曰朝廷以邊事屬神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正宜供禁庭酒掃豈可當將帥之任聞者代珪慙焉轉嘉州團練使沈括城永樂遣舜舉計議被圍急斷衣襟作奏曰臣死無所恨願朝廷勿輕此賊尋以死聞贈昭信軍節度使諡忠敏舜舉資性安重與人言未嘗及宮省事頗覽書傳能文辭筆札神宗嘗書數語賜之曰李舜舉公忠奉上恭勤檢身始終惟一以安以榮

梁從吉字君祐開封人補入內高班熙寧初為郊寧環

宋史新編卷百八十四

三

慶路駐泊兵馬鈐轄敗夏人獲其酋領又討平寧州叛卒以功升都鈐轄累官求州團練使為副都知贈成德軍節度使諡敏恪李祥者亦開封人以材武為兵馬都鈐轄在熙河二十年以宣慶使內侍押班卒

陳衍開封人累官左藏庫使文州刺史出為真定路都監紹聖中御史來之邵言衍在宣仁垂簾日怙寵驕肆張商英亦論衍交通宰相御服為之賜珠結託詞臣儲祥為之賜膳蓋指呂大防蘇軾也衍坐貶監郴州酒稅務劉惟簡以援引張士良梁知新以黨附皆得罪已又編管白州徙配朱崖章惇起獄誣元祐諸大臣云結衍

畫謀廢立士良嘗與衍同在宣仁后閣自郴州召便實之士良但言宣仁彌留之際衍嘗可否二府事及用御寶付外而已鍛鍊無所得安惇蔡京乃奏衍疏隔兩宮斥隨龍內侍十餘人于外以剪除人主腹心羽翼意在動搖大逆不道乃詔處死

程昉開封人熙寧初為河北屯田都監累遷達州防禦使制置河北河防水利恃慢豪橫為御史盛陶所論始王安石興水利故驟用昉昉挾安石勢慢韓琦後安石覺其虛誕亦疎之以憂死贈輝州觀察使遂罷都大制置河防水利司

宋史新編卷百八十四

四

蘇利涉字公濟初為入內內品歷事仁宗英宗神宗至內侍押班副都知轉海州團練使卒年六十四贈奉國軍節度使諡勤僖利涉嘗幹當皇城司循故事相卒邏報不皆以聞後石得一代之事無巨細悉以奏往往有緣飛語受禍者人始以利涉為賢

童貫少出李憲之門性巧媚以供奉官主明金局于杭始與蔡京游京進貫力也京既相贊策取青唐因力薦貫用李憲故事監王厚軍累遷武康軍節度使加檢校司空恃功驕恣所置將吏皆捷取中旨不復關朝廷諍佛京意及除開府京曰使相豈應授官官不奉詔政和



初進檢校太尉使遼或言宦官爲上介國無人乎帝曰  
遠聞貫破羌故欲見之且因以規國耳使還歷開府儀  
同三司簽書樞密院河西北兩房不三歲領院事更武  
信等九鎮太傅涇國公時稱蔡京爲公相因稱貫爲媼  
相將秦晉銳師深入河隴薄于蕭關古骨龍謂可制夏  
人死命遣大將劉法取朔方法不可貫逼之法不得已  
出塞遇伏死法西州名將旣死諸軍恟懼貫隱其敗以  
捷聞百官入賀切齒莫敢言初使遼得馬植歸薦諸朝  
遂告謀取燕選健將勁卒刻日而發會盜方臘起即移  
師討臘以童貫譚稹爲宣撫制置使宣和二年十月也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四

五

三年四月生擒臘及妻子僞相方肥等四年餘黨平進  
貫太師徙國楚已而貫領陝西兩河宣撫使蔡攸副之  
貫與蔡京王黼共主馬植之謀鄭居中种師道先後力  
陳非計皆拒之遂督師道及辛興宗分兵伐遼並敗績  
遂以黨叛棄好遣使來責貫不能對語在師道傳七月  
貫與攸再舉伐遼朝散郎宋昭上書諫謂金必敗盟爲  
中國患乞誅童貫王黼馬植等昭坐竄十月貫遣將劉  
延慶同郭藥師取燕又敗績貫懼得罪密遣使懇金夾  
攻金旣克燕以六州地與宋貫以功爲真三公加封徐  
壽二國越兩月命致仕明年復起宣撫河北燕山七年

用神宗遺訓能復全燕之境者昨本邦疏王爵封貫廣  
陽郡王時金復許宋雲中地帝遣貫往交割而金兵已  
南下貫在太原得粘罕書責納張覺事且索河東河北  
地以大河爲界庶存宋宗社貫氣褻謀遁歸守張孝純  
謂之曰王當合天下兵悉力枝梧何乃委之而去貫叱  
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也孝純嘆曰平生童太師作幾  
許威望及臨事乃蓄縮畏憚奉頭鼠竄何面目見天子  
乎貫奔歸欽宗已受禪以爲東京留守貫不受奉上皇  
南幸物議益起連謫貫昭化軍節度副使竄吉陽軍未  
至詔數十罪斬於南雄函首梟都市貫狀魁梧偉觀視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四

六

顧下生須十數不類閩人妃嬪以下皆獻餉結內握兵  
二十年權傾一時輔弼岳牧多出其門云  
方臘者青溪人世居縣場村素託左道惑衆因花石之  
擾聚羣不逞以誅朱勔爲名自號聖公建元永樂置官  
設將以巾飾爲別自紅巾而上凡六等脅居民益之不  
旬日衆至數萬陷青溪陷睦州歙州武帥蔡遵顏坦郭  
師中知縣宋旅先後戰死又陷杭州殺制置使陳建廉  
訪使趙約又陷婺州衢州衢守彭汝方罵賊而死屠其  
城又陷處州凡得官吏必齎支體探肺腸或叢鎗亂射  
備蓋楚毒以償怨宰相王黼匿不以聞凶焰日熾附者



愈眾東南大震發運使陳邁奏至徽宗始大驚為罷應奉局移董貫北伐之兵討之臘敗於秀州還據幫源峒中為韓世忠所擒云

梁師成字守道慧黠習文法稍知書得幸徽宗至竄名進士籍積遷至節度使檢校太傅遂拜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徽宗留意禮文符瑞師成善逢迎御書號令皆出其手多擇善書吏習帝書雜詔旨外廷莫能辨師成自言蘇軾出于是時天下禁誦軾文師成訴於帝自是軾之文乃稍出以翰墨為已任多寘書畫卷軸於外舍邀賓客縱觀得其題識合意者輒密加汲引王黼父事之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

七

蔡京父子亦諂附焉都人目為隱相所領職局數十百黼造伐燕議師成贊決之又薦譚稹為宣撫燕山平策勳進少保益通賄謝鄆王楷寵盛有動搖東宮意師成力保護欽宗立夔臣多從上皇東下師成以舊恩留於是太學生陳東布衣張炳論其穰定策功當正典刑帝猶未誦言逐之久乃責彰化軍節度副使開封吏押行次八角鎮縊殺之以暴死聞籍其家

楊戩少給事掖庭主掌後苑善測伺人主意自崇寧後日有寵勢與梁師成埒歷節度使加至太傅遂謀撼東宮有胥吏杜公才者獻策于戩立法索民田契自甲之

乙乙之內辰轉究尋至無可證則度地所出增立賦租擢公才為觀察使宣和三年戩死李彥繼其職彥天資狠愎密與王黼表裏置局汝州臨事愈劇凡民間美田使他人投牒告陳皆指為天荒魯山閭縣盡括為公田訴者輒加刑致死千萬京西提舉官及京東州縣吏劉寄任輝彥李士漁王澣毛孝立王隨江惇呂垓錢棫宋憲皆助彥為虐民不勝忿痛發物供奉大抵類朱勛如龍鱗薈荔一本輦致之費踰百萬禍福轉手因之得美官者甚眾穎昌兵馬鈐轄范寥不為取竹誣刊蘇軾詩文為十惡勒停靖康初詔追戩官爵彥削官賜死籍其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

六

家劉寄以下十人皆停廢復范寥官

馮世寧字靜之以入內黃門累遷昭宣使忠州團練使入內押班歷事哲宗徽宗以內客省使彰化軍留後致仕世寧出入禁闥六十年循謹無過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恭節

邵成章初從高宗幸揚州金人掠陝西京東諸郡羣盜起山東黃潛善汪伯彥遣不以聞及張遇焚真州去行在六十里帝亦不之知也成章疏條二人罪曰必誤國且申二人使聞之帝怒除名南雄州編管侍御史馬伸言公何時以言為諱久之帝召冠行在其徒急之譖曰



邵九百來陛下無歡樂矣遂引之于洪州金人入洪聞其名訪求得之謂之曰知公忠正能事吾主可坐享富貴成章不應脅之以威亦不從金人曰忠臣也吾不忍殺遺之金帛而去

關禮高宗朝積官保信軍承宣使孝宗頗親信之後命提舉重華宮孝宗崩光宗疾不能執喪樞密趙汝愚等請建儲以安人心禮即入宮泣告太后以時事可憂狀遂立嘉王事具本紀及汝愚傳禮尋除入內內侍省都知遷中侍大夫禮不以功自居乞致仕不許乞免推恩又不許南渡後內侍可稱者惟邵成章與禮云

宋史新編卷百十四

九

藍珪康復初皆為康王府都監入內東頭供奉官既即位恃恩用事履尤妄作威福大將劉光世等多曲意事之俄遷內侍省押班金州觀察使建炎三年帝在揚州金兵卒至帝馳馬出門百官不戒備從行者惟履等五六人自是履等益自銜愈有輕外朝心及幸浙道吳江其黨競以射鴨為樂比至杭州江下觀湖中官供帳赫然遮道統制苗傅等切齒與武功大夫劉正彥謀共除之王淵躋樞密正彥以為由宦者所薦愈不平謀遂決伏兵斬淵遣兵圍履家履馳入白帝傅等至厲聲乞康履蓋珪曾擇等誅之以謝三軍帝除傅等官傅等曰欲

遷官第須控兩匹馬與內侍何必至此帝不得已遣人執履至履望帝呼曰大家何獨殺臣遂以付傅即腰斬之梟其首帝幸睿聖宮傅等留內侍十五人奉左右尋捕珪擇等皆編置遠州擇昭州行一程追還斬之事實苗傅傅等誅贈履官諡榮節召珪等還遷至內侍省都知珪與履同進而驕橫不及履故以壽終有安石者與珪同姓為內侍省副都知至嘉福殿使湖州觀察使卒贈保寧軍節度使諡良恪渡江後中官贈諡自安石始又有與履同姓者名諡為內侍省押班亦親幸用事至均州觀察使卒贈保信軍節度使諡忠定

宋史新編卷百十四

十

馮益初給事康王邸王即位恃舊恩驕恣帝幸浙東益與都統制張俊爭渡以語侵俊且訴于帝事下御史臺侍御史趙鼎論之事乃已累遷明州觀察使會劉豫揭榜山東言益遣人收買飛鴿因有不遜語張浚請斬益以釋謗帝不許鼎言事關國體當解職加罰自是家居廩祠者十四年坐驗未福帝姬不實送昭州編管尋以皇太后連姻得免卒于家初徽宗改公主為帝姬靖康之難女二十人俱北遷柔福其一也開封有尼李靜善者內人言其貌似柔福靜善即自稱柔福事聞高宗封公主適防禦使高世榮其後內人從顯仁太后歸言其



善伏誅益遂抵罪云

去為內侍張見道養子也遷至入內侍省都知高宗末年去為煩恃恩干外朝謀議金人叛盟陰沮用兵進幸蜀之計宰相陳康伯力非之侍御史陳俊卿乞斬去為以作士氣杜莘老復以髡兵事彈治乃致仕及內禪落致仕提舉德壽宮又特遷安慶軍承宣使卒

陳源淳熙中頗有寵顯恣孝宗聞而惡之詔與祠言者劾之乃謫建州居住籍其貲進德壽宮言者猶未已移原郴州源有園名小隱其制視禁籞有加高宗以賜王才人光宗即位復召還紹熙四年自永州防禦使除入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四

三

內侍省押班帝以疾不朝重華宮源與內侍楊舜卿林億年數有間言寧宗即位御史章穎論之詔罷源等官竄之後卒聽自便億年養娼女於別業源在貶所以淫媒聞人疑其非宦者

甘昇內侍省押班澤之子累遷亦至押班乾道中昇頗用事與曾覲王朴相盤結既而覲死朴逐獨昇在朱熹力言之黃由對策亦及之後帝察其姦遂抵罪籍其貲竟以廢死弟昺寧宗初為內侍省都知帝過壽康宮昺有力焉遷官二秩頗貴寵昺同時王德謙亦以給事嘉邸被親信遷至昭慶軍承宣使驕恣踰法外朝多附之

中書舍人王旦事之尤謹韓侂胄與德謙爭用事擢之與外祠連被論廢斥以死

董宋臣有寵理宗朝聲焰薰灼洪天錫劾之天錫坐左遷開慶初元兵駐江上京師大震宋臣贊帝遷幸寧海軍簽判文天祥上疏乞誅之不報景定四年自保康軍承宣使除入內侍省押班廷臣論宋臣不置帝曲為諭解庇之既卒猶命轉節度使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四

三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四



佞幸

羽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甚矣哉小人之巧於取寵也其效勞似忠其順古似敬其獻計似直其結援借譽似賢匪特近習為爾士大夫亦有之又匪特中材之主暱而莫悟明者或不免焉此歷代之通患也宋徽宗不足論矣以太宗孝宗之厲精而弭趙曾龍董得恐胸臆寧二君察察自喜故彼有以投其隙歟夫柔曼傾意漢史之論殆未盡也茲述宋列傳廣其說云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五

弭德超

侯莫陳利用

趙贊

王黼

朱勛

王繼先

曾覿龍火

張說

王抃

姜特立黜

弭德超滄州人給事太宗晉邸即位累遷酒坊使歷鎮州駐泊都監初太宗念邊戍勞苦月賜士卒銀謂之月頭銀德超乘間以急變聞曰樞密使曹彬秉政歲久得士眾心臣從塞上來聞士卒言月頭銀曹公所致又巧誣彬他事上頗疑之出彬為天平軍節度以王顯為宣徽南院使德超為宣徽北院使並兼樞密副使德超譖曹彬事成期得樞密使乃為副使又柴禹錫與德超官

同先授班在其上故德超視事月餘稱病請告居常快快一日詬顯及禹錫曰我言國家大事有安社稷功止得綏許大官汝等何人反在我上更令我効汝輩所為我實恥之又大罵曰汝輩當斷頭我度土無守執為汝輩所眩惑顯告之帝怒遣官推鞠奪職與其家配隸瓊州禁錮未幾死

侯莫陳利用成都人幼得變幻術太平興國初賣藥京師言黃白事以惑人樞密承旨陳從信白於太宗即日召見試其術頗驗授殿直累遷鄆州團練使前後賜與甚渥依附者頗獲進用遂橫恣無復畏憚居處服玩皆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五

僭乘輿人畏之不敢言會趙普再相廉知殺人及不法事奏之太宗遣近臣按鞠得姦狀欲貸其死普固請曰

陛下不誅是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何足惜哉乃除名配商州禁錮初籍其家俄詔還之普恐其復用因殿中丞曹謹嘗監鄆州權酷知利用每獨南向坐以接京使澶州黃河清鄆州用為計題試舉人利用判試狀言甚不遜召謹至中書詰實令上疏告之又京西轉運副使宋沆籍利用家得書數紙言皆指斥切害悉以進上太宗怒令中使繼殺之已復遣使償其死無及矣趙贊并州人性險詖辯給好言利害初為軍小吏與都



校不協誣營中謀叛劉繼元屠之無遺類贊得署右職  
太宗平太原贊隸三司為走吏又計本司補殿直太宗  
頗信任遷供奉官閤門祇候提舉京西陝西數州錢帛  
發摘甚眾又自乞捕盜至求與得兵上盜錢二百欲殊  
諸市知府張齊賢奪而釋之事聞贊坐停官數月復令  
尋鈎校三司簿令贊自選吏十數人為耳目專伺中書  
樞密及三司事某問白之帝以為忠無他腸中外益畏  
其口會改三司官屬以為西京作坊副使度支都監時  
又有鄭昌嗣者宣州人亦起三司役吏稍遷侍禁使西  
川回奏在官不治者數十人帝嘉其直將京城置雜賈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

三

務命昌嗣監之昌嗣乞著籍便殿門許非時入奏與贊  
親近相表裏遷至西上閤門副使鹽鐵都監二人既得  
聯事益橫恣所為皆不法帝頗知之以問左右無敢言  
者至道元年前上元節張燈帝以上清宮成臨幸贊與昌  
嗣邀其黨攜妓樂登宮中玉皇閣飲宴至夜分掌舍宦  
者不能止奏其事帝大怒奪贊官并其家配房州林嶺  
昌嗣亦黜數日並賜死於路帝謂侍臣曰君子小人如  
芝蘭荆棘不能絕其類在人甄別耳苟盡君子則何用  
刑罰寇準對曰帝堯之時四凶在廷則三代之前世賢  
民淳已有小人矣今之衣儒服居清列者亦頗朋附小

人為自安計如贊昌嗣奔走賤吏不足言也

王黼字將明祥符人才踈雋多智善佞登崇寧進士第  
調相州司理叅軍何執中薦之遷至符寶郎左司諫張  
商英在相位寔失帝意遣使以玉環賜蔡京於杭黼覘  
知之數條奏京所行政事奔擊商英京復相德其助已  
除左諫議大夫給事中御史中丞自校書至是財兩歲  
黼因執中進迺欲去執中使京顯國遂疏其二十罪不  
聽俄兼侍讀進翰林學士京與鄭居中不合黼復內交  
居中京怒徙為戶部尚書還為學士進承旨遭父憂闋  
五月起復宣和殿學士復為承旨拜尚書左丞中書侍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

四

郎宣和元年拜特進少宰由通議大夫超八階前此未  
有也兩賜甲第寵傾一時蔡京致仕黼陽順人心悉反  
其所為天下翕然稱賢相既得位乘高為邪多畜子女  
玉帛自奉僭擬禁自誘奪微缺閣待制鄧之綱妾反以  
罪竄之綱嶺南加少保太宰請置應奉局自兼提領中  
外名鉞皆許擅用凡四方水土珍異之物悉苛取於民  
進帝所者不能什一餘皆入其家方臘起黼方文太平  
不以告遂致蔓延帝遣童貫平之猶以功轉少傅又進  
少師時朝廷已納趙良嗣計結女直共圖燕大臣多不  
可獨黼力主之帝以兵屬貫命以保民觀釁為上策黼



復遺賈書曰太師若北行願盡死力黼於三省置經撫  
房專治邊事不關樞密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筭得錢六  
千二百萬緡竟買空城五六而奏凱率百僚稱賀帝解  
玉帶以賜進太傅封楚國公騶從儀物幾與親王等身  
為三公位元宰至陪扈曲宴親為俳優鄙賤之役以獻  
笑取悅欽宗在東宮惡其所為鄆王楷有寵黼為陰畫  
奪宗之策皇孫諶為節度使崇國公黼謂但當得觀察  
使乃宮臣耿南仲諭旨使草代東宮辭疏竟奪之蓋欲  
以是撼搖東宮帝遇黼厚名其所居閤曰得賢治定為  
書亭堂榜九有玉芝產堂柱乘輿臨觀之梁師成與連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五

五

生

指穿便門往來帝始悟其交結狀眷頓衰尋命致仕欽  
宗受禪黼惶駭入賀閤門以上旨不納金兵入汴不俟  
命載其孥以東詔賤崇信軍節度副使籍其家吳敏李  
綱請誅黼事下開封尹聶山遣武士躡及於雍丘取其  
首以獻帝以初卽位難於誅大臣託言為盜所殺云  
朱勔蘇州人父冲從僧有智數家本賤微備於人梗悍  
不馴抵罪鞭背去之旁邑乞貸遇異人得金及方書歸  
設肆賣藥服之輒效遠近輻湊家遂富因時園圃結游  
客致往來稱譽蔡京欲建僧寺閤費鉅萬僧言必欲集  
此緣非朱冲不可冲見京願獨任居數日大木數千章

積庭下京大驚陰器其能以其父子姓名屬童貫竄置  
軍籍中皆得官徽宗頗垂意花石京諷勸語其父密取  
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本帝嘉之歲率不過再三  
貢貢物裁五七品至政和中舳舻相銜于淮汴號花石  
綱置應奉局于蘇指取內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數十百  
萬計延福宮良嶽成奇卉異植充物其中勔擢至防禦  
使所貢物豪奪漁取於民毛髮不少償士民家一石一  
木稍堪翫卽領健卒直入用黃封表識使護視之及發  
行必徹屋壞牆以出嘗得太湖石高四丈載以巨艦役  
夫數千人所經州縣有折水門橋梁鑿城垣以過者既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五

六

至賜名神運昭功石所居直蘇市中孫老橋忽稱詔凡  
橋東西四至壞地室廬悉賞賜予已合數百家期五日  
盡徙郡吏逼逐民嗟哭於路途建神霄殿奉青華帝君  
像其中監司都邑吏朔望皆拜庭下命士至輒朝謁然  
後通刺詣勔主趙霖建三十六浦牘興必不可成之功  
天方大寒役死者相枕藉霖志在媚勔益加苛虐吳越  
不勝其苦子汝賢等召呼鄉州官寮頭指目攝皆奔走  
聽命流壽州郡者二十年方臘起以誅勔為名寇平勔  
復得志聲焰熏灼表人穢天候門奴事自直祕閣至殿  
學士如欲可得附者旋踵罷去時謂東南小朝廷帝



末年益親任之歷隨州觀察使慶遠軍承宣使燕山奏功進拜寧遠軍節度使醴泉觀使一門盡為顯官驕僕亦至金紫靖康之難欲為自全計倉卒擁上皇南巡且欲邀至其第欽宗用御史言放歸田里凡由勅得官者皆罷籍其貲財田至三十萬畝言者不已羈之衡州徙韶州循州遣使即所至斬之

王繼先開封人姦黠善佞建炎初以醫得幸其後寢貴寵世號王醫師諸大帥承順下風莫敢少忤其權勢與秦檜埒檜使其夫人詣之敘拜兄弟表裏引援遷至昭慶軍承宣使子弟通朝籍總戎寄姻戚黨與盤據要途

宋史新編卷二百八十五

七

數十年間無能搖之者金兵將至劉錡請為戰備繼先乃言新進主兵官好作弗靖若斬一二人和好復回帝不憚曰是欲我斬劉錡乎侍御史杜莘老劾其十罪大略謂繼先廣造第宅占民居數百家都人謂之快樂仙宮奪良家婦女為侍妾鎮江有娼妙於歌舞矯御前索之淵聖成喪舉家燕飲令妓女舞而不歌謂之啞樂自金使來日輦重寶之吳興為避走計奏入詔繼先福州居住停二子及孫官籍其貲以千萬計天下稱快孝宗即位詔任便居住母至行在卒

曾觀字純甫其先汴人用父任補官與龍大淵同為建

王內知客孝宗受禪驟遷二人官諫議大夫劉度入對首言潛邸舊人待之不可無節張燾新拜參政亦欲以大淵觀決去就力言之遂以內祠兼侍讀劉度奪言職連擢大淵為宜州觀察使知閣門事觀文州刺史權知閣門皆兼皇城司不數月間除命四變劉度出知建寧府尋放罷羣臣既以言二人得罪去自是勢張甚士大夫之寡恥者潛附麗之內侍押班梁珂者表裏用事右正言龔茂良極論二人害政甚珂百倍累疏不報茂良待罪出知建寧府一日右史洪邁過參政陳俊卿曰聞將除右史邁遷西掖信乎俊卿曰何自得之邁以二人

宋史新編卷二百八十五

八

告俊卿即以語宰相葉頤魏杞而已獨奏之且以邁語質之帝前帝怒即出二人於外於是遷大淵為江東總管觀為淮西副總管中外快之尋改大淵浙東觀福建乾道四年大淵死觀尚在福建帝憐欲召之樞密劉珙奏曰此曹奴隸爾厚賜之可也引以自近而待以賓友使得與聞政事非所以增聖德整朝綱也命遂寢既而觀垂滿俊卿恐其入預請以浙東總管處之臺臣上疏論之不報太學錄魏揆之亟上封事論列且見俊卿切責之揆之得台州教官以出觀至龍山已久伺揆之去然後入國門竟申浙東之命且戒閣門吏趣朝辭觀由



是快快而去六年夏後卿罷政十月 觀以京祠召七年  
立皇子觀以伴讀勞升承宣使八年副姚憲使金歸除  
武泰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淳熙元年除開府儀同三  
司四年觀欲以文資官其子孫襲茂良時以參政行丞  
相事沮之觀大怒茂良退朝觀從騎不避茂良執而撻  
之語在茂良傳謝廓然除侍御史連論茂良貶英州皆  
觀所使也觀前雖預事未敢肆至是始側目重足矣  
從班有韓彥古者觀之姻廓然之黨乃獻議助廓然使  
人主疑大臣而信近習至是益甚六年加觀少保醴泉  
觀使時周必大當草制人謂其必不肯從及制出乃有

宋史新編卷百十五

九

敬故在尊賢之上之語士論惜之觀後與王林其昇相  
蟠結文武要職多出三人門葉衡自小官 年宰相  
徐本中由小使臣積階至刺史知閤門事於文資歷集  
英殿修撰奉內祠皆觀所進也著作郎胡晉臣極論近  
習怙權遂出知濮州南康守朱熹應詔上書其言尤力  
帝大怒陳俊卿守金陵過闕入見歷言招權納賂士大  
夫公然趨附語在俊卿傳帝頗感悟觀用事二十年權  
震中外至於譖逐大臣貶死嶺外自是寔覺其姦嘗謂  
左右曰曾觀誤我不少遂稍疎觀觀憂甚而欲背幸於  
幾凡論觀得罪者皆錄贈云

張說開封人以父任爲右職娶壽聖皇后女弟 觀知  
閤門事孝宗遷至簽書樞密院事時起復劉珙同知密  
密院珙恥與之同命力辭不拜命既下朝論譁然不平  
莫敢誦言乎朝者性張栻在經筵力言之范成大不草  
詞尋除說安遠軍節度使奉祠歸第不數月出知袁州  
說既奉祠語人曰張右司不相樂固也范致能亦胡爲  
見攻指所坐亭材植曰是皆致能所惠也未幾召內祠  
簽書樞密院事右正言王希呂等交章論之起居郎莫  
濟不書錄黃直院周必大不草答詔希呂責遠小監當  
濟必大皆與在外宮觀國子司業劉焯移書責宰相言

宋史新編卷百十五

十

說不當用亦坐黜於是說勢赫然無敢撻之者淳熙元  
年帝廉知欺罔又被劾連降明州觀察使責居撫州三  
年許自便後卒于湖州說嘗建議郎官卿監通差武臣  
中書舍人留正以爲不可遂止與右相梁克家議使事  
不合克家能而說留其竊政權傾大臣類如此  
王林初爲國信所小吏乾道中積官至知閤門事帝親  
信之淳熙中兼樞密都承旨與曾觀其昇相結恃恩專  
恣其門如市著作郎胡晉臣論之竟外補校書郎鄭鑑  
宗正丞袁樞因轉對數爲帝言帝猶未之覺也吏部侍郎  
郎趙汝愚力疏林罪先是金使至帝以德壽宮之命爲



離席受國書尋悔之八年金賀正旦使至復要帝起立如舊儀帝遽入內拊擅許金使用舊儀見翌日汝愚侍殿上帝不懌數日汝愚因亟攻持帝遂出拊外祠不復召以福州觀察使卒

姜特立字邦傑麗水人父綬靖康時金人再犯京師綬以忠翊郎應募往南京總管司調兵赴援乃刲股藏蠟書縫下南壁為邏騎所獲厲聲叱罵死之特立以恩補承信郎淳熙中累遷閣門舍人充春坊官兼皇孫平陽王伴讀由是得幸於太子太子即位除知閣門事與譙熙載皆以春坊舊人用事特恩無所忌憚時人謂曾龍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五

七

再出為留正所論奪職與外祠語在正傳帝念之復除浙東馬步軍副總管詔賜錢為行裝正言之不已不聽正待罪國門帝不復召而特立亦不至寧宗受禪特立遷和州防禦使再奉祠俄拜慶遠軍節度使卒熙載頗廉勤累官至忠州防禦使知閣門事卒子令雍以恩補官充王府內知客王即位累遷至揚州承宣使謝事拜保成軍節度使帝書得聞知止名其堂進檢校少保轉太尉致仕卒贈開府階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五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六 列傳一百二十八

明南京戶部王事莆田柯維騏著

姦臣

易內小人外君子曰否蓋小人當路則君子必不安於朝由是主勢孤而亂政作譬如天地之氣壅隔而庶物疵癘也宋東都昇平百餘年自元豐以來羣姦繼續用事是以貽靖康之難南渡既失中原高寧理度竝倚任匪人是以趣閩廣之禍跡其誤國竄殛不足償史家揭以姦臣之日所謂遺臭萬年者也彼徒竊權寵取快一時詎為得計哉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六

蔡確 吳煥附 邢恕 呂惠卿 章惇

曾布 安惇

蔡確字持正晉江人父徙陳確第進士調邠州司理參軍以賄聞轉運使薛何行部欲按治見其儀觀秀偉召與語奇之更加延舉韓絳王安石鄧綰交薦歷監察御史裏行王韶開熙河多貸公錢為秦帥郭達所劾詔杜純鞫治得實安石卻其牘更遣確確希意直詔既而知神宗厭安石即疏其過以賈直加直集賢院遷御史知雜事范子淵浚河之役知制誥熊本按行以為非是為子淵所訟確劾本附文彥博黜之代為知制誥知諫院



兼判司農寺中丞鄧潤甫御史上官均按陳安民獄王  
圭奏遣確詣臺參治潤甫均密奏確慘掠諸囚確伺知  
之卽劾二人庇有罪由是皆罷而確得中丞治太學生  
虞蕃獄連引朝士自翰林學士許將以下皆逮捕械繫  
令獄卒與同寢處飲食旋溷共爲一室久繫不問幸而  
得問無一事不承遂劾參知政事兀絳有所屬請出知  
亳州確代其位確自知制誥爲御史中丞參知政事皆  
以起獄奪人位而居之士大夫交口咄罵而確自以爲  
得計也吳充數爲帝言新法不便欲稍去其甚者確曰  
曹參與蕭何有隙至代爲相一遵何約束今陛下所自

宋史新編卷二百六

建立豈容一人挾怨而壞之法遂不變元豐五年拜尚  
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富弼在西京上言蔡確小人  
不宜大用確旣相屢與羅織之獄縉紳士大夫重足而  
立確名爲次相實顯大政王珪以左僕射兼門下拱手  
而已帝雖以次敘相珪確然不加禮重屢因微失罰金  
每罰輒門謝宰相罰金門謝前此未有人皆恥之哲宗  
立轉左僕射爲永祿山陵使御史劉摯王巖叟連擊之  
言確有十當去太皇太后猶不忍卽退斥元祐元年閏  
二月始罷爲觀文殿學士知陳州明年坐弟碩事奪職  
徙安州又徙邵初神宗疾革王珪議建儲事確與同列

皆在側知狀確自見得罪於世陰與章惇邢恕等合志  
邪謀謂珪實懷異意賴已擁護故不得逞旣失勢愈怨  
望恕又益爲往來造言識者以爲憂未有以發也確在  
安陸嘗游車蓋亭賦詩十意知漢陽軍吳處厚上之以  
爲譏訕其用郝處俊事以斥東朝語尤切害於是張燾  
范祖禹吳安詩王巖叟劉安世連上章乞正確罪詔確  
具析確辨甚悉安世等又言確罪狀著明何待其析此  
乃大臣委曲爲之地耳遂連責英州別駕新州安置宰  
相范純仁左丞王存坐簾前出語救確御史李常盛陶  
翟恩趙挺之王彭年坐不舉劾中書舍人彭汝礪坐封

宋史新編卷二百六

三

還詞命皆罷去確後卒于貶所紹聖元年馮京卒哲宗  
臨奠確子渭京壻也於喪次中闕訴明日詔復王議大  
夫加贈太師諡忠懷崇寧初配饗哲宗廟庭蔡京請徹  
宗書元豐受遺定策殊勳宰相蔡確之墓賜其家京與  
太宰鄭居中不相能居中以憂去京懼其復用而居中  
王珪壻也時渭更名懋京使之重理前事以沮居中遂  
追封確清源郡王擢懋同知樞密院事諸子諸壻皆擢  
官貴震當世高宗卽位下詔暴群姦之罪貶確武泰軍  
節度副使竄懋英州凡所與濫恩一切削奪天下快之  
吳處厚者邵武人登進士第歷將作丞蔡確嘗從處厚



學賦及作相處厚通牋乞憐確無汲引意王珪用為大理丞確救舒置處厚不從確怒珪請除處厚館職確沮之珪為求裕山陵使辟掌牋奏確代使出知通利軍又徙知漢陽處厚不悅會得確重葺亭詩引郝劬山事乃牋釋上之云郝處後封劬山公會高宗欲遜位武后處俊諫止今乃以比太皇太后且用滄海揚塵事此蓋時運之大變尤非佳語確遂南竄擢處厚知衛州然士大夫由此畏惡之未幾卒紹聖間追貶歙州別駕

邢恕字和叔陽武人博貫經籍能文章喜功名從程顥學因出入司馬光呂公著門登進士第補永安主簿公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

四

著薦于朝得崇文院校書諫官言新進士未整官而即處館閣開奔競路出知延陵縣廢不復調浮湛陝洛間者七年復為校書歷職方員外郎蔡確既相而神宗有復用光公著意確以恕於兩人為門下客亟結納之恕亦深自附託帝不豫恕與確成謀密語宣仁后之姪公繪公紀曰蔡丞相令布腹心上疾不可諱延安沖幼宜早有定論雍曹皆賢王也公繪驚曰此何言君欲禍吾家邪恕計不行則及宣言太后屬意雍王與王珪表裏導確約珪入問疾陽鈎致珪語使知開封府蔡京伏劔士於外須珪小持異則執而誅之既而珪言上自有

子定議立延安恕益無所施猶自謂有定策功傳播其語哲宗立遷右司員外郎起居舍人又為公繪具奏乞尊崇朱太妃為高氏異日計后詰之曰汝素不識字誰為之者公繪不得隱以恕對且上其藁時恕方召試中書遂黜知隨州改汝襄河陽恕又斥外蓄怒憤問道謁確於郤緒成前惡給司馬光于康手書持以取信會確得罪恕亦責監永州酒紹聖初權寶文閣待制知青州章惇蔡卞得政將甘心元祐諸人引恕自助連遷吏部尚書兼侍讀改御史中丞恕既處風憲遂誣宣仁后有廢立謀引司馬光言北齊婁后宣訓事誅高遵裕之子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

五

士京追訟其父在日王珪令其兄士充來謀立雍王遵裕非之又教蔡懋上文及甫私牘詆梁壽劉摯陰圖不軌且加司馬光呂公著以凶悖名惇乃置獄同文館事在劉摯傳既而惇恐恕大用切忌之恕亦揣帝稍薄惇屢白其短竟為惇所陷歷知南安軍徽宗初言者論其矯誣責為少府少監分司西京居均州蔡京當國經營湟郃欲使恕立方面之勳起鄜延經略安撫使旋改涇原擢至龍圖閣學士轉運使李復言恕所為類兒戲不可用帝亦燭其妄京力主之已而夏人寇鎮戎欲趨渭州警奏至京師日五六京擢始徙恕太原連徙未與和



昌真定尋奪職久之復顯謨閣待制卒恕天資反覆行  
險冒進為司馬光客即陷光附章惇即背惇至與三蔡  
為腹心則之死弗替上謗母后下誣忠良幾於禍及宗  
廟建炎元年與蔡確同追貶子居實僚居實有異材八  
歲為明妃引黃庭堅諸人皆見而愛之從恕守隨作南  
征賦蘇軾讀之歎曰此足以藉手見古人矣卒時年十  
有遺文曰呻吟集僚及恕在時為司農丞靖康初至  
少卿奉詔館金國使為使人趙倫所誑激怒金主復提  
兵南下僚時出知岳州詔責其始禍削籍停官既而京  
闕失守云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六

六

呂惠卿字吉甫晉江人父疇明習吏事為漳浦令歷官  
開封府司錄鞫中人史志聰獄吏多為之地疇窮治之  
志聰以謫去終光祿卿惠卿第進士為真州推官秩滿  
都見王安石論經義意多合遂定交熙寧初安石為  
政惠卿方編校集賢書籍安石言於帝曰惠卿之賢豈  
特今人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  
獨惠卿而已及設制置三司條例司以為檢詳文字事  
無大小必謀之凡所建請章奏皆其筆擢太子中允崇  
政殿說書集賢校理判司農寺司馬光諫曰惠卿儉巧  
非佳士使安石負謗於中外者皆其所為安石賢而復

不聞世務惠卿為之謀主而安石力行之故天下并指  
為姦邪近者進擢不次大不厭眾心帝曰惠卿進對明  
辨亦似美才光曰惠卿誠文學辨慧然用心不正願陛  
下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能動人主光又貽書  
安石曰諂諛之士今日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  
賣公自售矣安石不悅會惠卿以父喪去服除召為天  
章閣侍讀同修起居注進知制誥判國子監與王雱同  
修三經新義又知諫院為翰林學士安石求去惠卿使  
其黨變姓名日投匭上書留之安石力薦惠卿為參知  
政事弟升卿無學術引為侍講又用弟和卿計制五等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六

七

丁產簿使民自供手實尺椽寸土檢括無遺至雞豚亦  
徧抄之隱匿者許告而以貲二之一充賞民不勝其困  
又因保甲正長給散青苗使結甲赴官不遺一人上下  
騷動鄭俠疏惠卿朋姦壅蔽惠卿怒又惡馮京異已而  
安石弟安國惡惠卿姦諂而辱之於是乘勢併陷三人  
皆獲罪安石以安國之故始有隙惠卿既叛安石凡可  
以害王氏者無不為韓絳為相不能制請復用安石安  
石至猶與共事御史蔡承禧等論之出知陳州後以資  
政殿學士知延州元豐五年加大學士知太原入見將  
使仍鎮鄜延惠卿云陝西之帥非唯不可以攻亦不可



以守帝曰如惠卿言是為陝西可棄也宜委以邊事  
數其輕躁矯誣之罪斥知單州明年復知太原哲宗即  
位惠卿知不容於特懇求散地於是右司諫蘇轍條奏  
其姦曰惠卿懷張湯之辨詐有盧杞之姦邪王安石強  
以傲誕惠卿指摘教導以濟其惡又興起大獄塗汙公  
卿安石於惠卿有羽翼之恩父師之義方其求進則膠  
固為一及勢力和軋化為敵讎發其私書不遺餘力大  
姦之所不為而惠卿為之昔呂布事丁原則殺丁原事  
董卓則殺董卓劉牢之事王恭則反王恭事司馬元顯  
則反元顯故曹操桓玄終畏而誅之如惠卿之惡縱未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六

八

正典刑猶當投畀四裔以禦魑魅中丞劉摯數其五罪  
以為大惡連責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中書舍人  
蘇軾當制備載其罪天下傳頌稱快焉紹聖中復資政  
殿學士知大名府加觀文殿學士知延州以築威戎城  
羌城加銀青光祿大夫拜保寧武勝兩軍節度使徽宗  
正易節鎮南因會布有宿憾徙為杭州而用范純粹帥  
延治其上功冒事奪節度布去位復武昌節度使知  
大名數歲又以事致仕崇寧五年起為觀文殿學士知  
杭州妖人張懷素事連其子淵配沙門島惠卿責祁州  
團練副使安置宣州再移廬州復觀文殿學士為禮部

觀使致仕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初安石退處金陵往往  
寫福建子三字蓋深悔為惠卿所誤也雖章惇曾布蔡  
京當國咸畏惡其人以是轉徙外服訖於死云

章惇字子厚浦城人父俞徙蘇州惇豪雋博學善文進  
士登名恥出姪衡下委勅而出再舉甲科調商洛令召  
試館職王陶劾罷之熙寧初王安石悅其才用為編修  
三司條例官加集賢校理中書檢正時經制南北江羣  
蠻命為湖南北察訪使累擢知制誥直學士院判軍器  
監又為三司使呂惠卿去位鄧綰論惇同惡出知湖州  
徙杭州入為翰林學士元豐三年拜參知政事坐事罷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六

九

知蔡州又歷陳定二州五年召拜門下侍郎哲宗即位  
知樞密院事宣仁后聽政惇與蔡確矯唱定策功確罷  
惇不自安乃駁司馬光所更役法累數千言光議既行  
惇憤恚爭辨簾前其語甚悖宣仁后怒劉摯蘇轍王觀  
朱光庭王巖叟孫升交章擊之黜知汝州七八年間數  
為言者彈治哲宗親政有復熙寧元豐意首起惇為尚  
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於是專以紹述為國是凡元祐  
所革一切復之引蔡卞林希黃履來之邵張商英周秩  
翟思上官均等居要地任言責協謀朋姦報復仇怨小  
大之臣無一得免死者禍及其孥甚至詆宣仁后謂老



姦擅國又請發司馬光呂公著冢斲其棺哲宗不聽惇  
意不愜請編類元祐諸臣章疏遂治劉安世范祖禹諫  
乳媪事又以文及甫誣書導蔡洵使告劉摯梁壽逆謀  
起同文館獄事見劉摯傳又議遣呂升卿董必察訪嶺  
南將盡殺流人哲宗曰朕遵祖宗遺制未嘗殺戮大臣  
其釋勿治然重得罪者十餘人或至三四謫徙天下冤  
之惇用邢恕為御史中丞共誣宣仁后語在恕傳遂追  
貶司馬光王珪又欲追廢宣仁后自皇太后太妃皆力  
爭之哲宗感悟焚其奏明日惇下再言哲宗怒曰卿等  
不欲朕入英宗廟乎乃已惇又以皇后孟氏元祐中宣

宋史新編卷百六十六

十一

仁后所立迎合中官郝隨勸哲宗起掖庭祕獄廢之後  
哲宗悔曰章惇壞我名節惇又結劉友端相表裏請建  
劉賢妃於中宮既而肆開邊隙復棄青唐死傷不可計  
知天下怨已請詔禁民間妄語用刑愈峻然不能遏也  
哲宗崩無子惇有異議語在本紀中徽宗立遷惇特進  
封申國公為山陵使言者劾其不恭罷知越州尋貶武  
昌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右正言任伯雨論其欲追廢  
宣仁又貶雷州司戶參軍初蘇轍謫雷州不許占官舍  
遂僦民屋惇又以為強奪民居下州究治以僦券甚明  
遂已至是惇問舍其人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

家今不可也徙睦州卒惇敏識加人數等窮凶檢惡不  
肯以官爵私所親四千連登科獨季子援嘗為校書郎  
餘皆隨牒東餘仕州縣訖無顯者妻張氏甚賢惇之入  
相也張病且死屬曰君作相幸勿報怨既祥惇語陳瓘  
曰惇亡不堪奈何瓘曰與其悲傷無益曷若念其臨絕  
之言惇無以對政和中追贈觀文殿大學士紹興五年  
高宗閱任伯雨章疏手詔貶惇昭化軍節度副使子孫  
不得仕於朝海內稱快其家猶為辨誣論見者哂之  
曾布字子宣學於兄鞏同登第歷開封令以韓維王安  
石薦上書大率皆安石指也神宗召見論建合意授太

宋史新編卷百六十六

十一

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加集賢校理判司農寺檢正中書  
五房凡三日五受教告與呂惠卿共創青苗助役保甲  
農田之法一時故臣及朝士多爭之布疏言陛下以  
世出之資登延碩學遠識之臣思大有為於天下而大  
臣玩令倡之於上小臣橫議和之於下人人窺伺間隙  
巧言醜詆以譁衆罔上是勸沮之術未明而威福之用  
未果也布欲堅帝意使專任安石以威脅衆使毋敢言  
故驟見拔用遂修起居注知制誥為翰林學士兼三司  
使韓琦疏論新法之害帝頗悟布遂為安石條析而駁  
之持之愈固熙寧七年大旱詔求直言布論判官呂嘉



問措克非市易本意下兩制議惠卿以為沮新法安石怒布遂去位惠卿參大政置獄舉劾黜布知饒州徙潭州後累復翰林學士遷戶部尚書司馬光為政諭令增損役法布辭曰免役一事法令纖悉皆出己手遽自改易義不可為元祐初出知太原府歷數州紹聖初復自翰林連擢知樞密院事初章惇為相布草制極稱美異其政惇忌之止薦居樞府故稍不相能布力贊紹述惇遂興大獄陷正人流貶鑄廢無虛日布多陰濟之掖庭詔獄付執政蔽罪法官謂厭魅事未成不當處極典布曰驢媚蛇霧是未成否衆皆瞿然於是死者三人惇

宋史新編卷百十六

十一

以士心不附詭情飾過薦引名士彭汝礪陳瓘張庭堅等乞復司馬光呂公著贈諡勿毀墓仆碑布以為無益之事又奏人主操柄不可倒持今自丞弼以至言者知畏宰相不知畏陛下意傾惇也哲宗崩徽宗未立惇有異議布叱惇使從皇太后命既即位曾布曰今上長君皇太后豈可垂簾聽政請如慈聖故事力與蔡下爭有旨如布議惇以異議得罪罷拜韓忠彥左僕射布右僕射忠彥柔懦事多決於布布猶不能容時議以元祐紹聖均為有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乃改元建中靖國邪正雜用忠彥遂罷布獨當國漸進紹述之說復改

元崇寧召蔡京為左丞京與布俱會布擬陳佑甫為戶部侍郎京奏曰爵祿者陛下之爵祿奈何使宰相私其親佑甫子布塔也布爭辨聲色稍厲溫益叱曰曾布上前安得失禮徽宗於是不悅布御史遂攻之罷布知潤州京積憾未已加布賊賄令開封呂嘉問捕布諸子鍛鍊訊鞫誘左證使自誣而貸其罪布落職提舉太清宮太平州居住又降司農卿分司南京又以舉官失當及棄渥州連責廉州司戶凡四年乃徙舒州復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大觀初卒于潤州後贈觀文殿大學士諡文肅

宋史新編卷百十六

三

安惇字處厚廣安軍人上舍及第調成都府教授上書論學制召對擢監察御史哲宗初政許察官言事諫議大夫孫覺請汰其不可者詔劉摯推擇罷惇出為轉運判官紹聖初召為國子司業三遷諫議大夫章惇蔡卞造同文謗欲使蔡京與安惇雜治二人肆其伎心上言司馬光劉摯梁燾呂大防等交通陳衍之徒變先帝成法懼陛下下日執政必有欺君之誅乃密為傾搖之計於是踈隔兩宮斥隨龍內侍以去陛下之腹心廢顧命大臣以翦陛下之羽翼縱釋先帝之所罪收用先帝之所棄大逆不道死有餘責帝曰元祐人果如是乎惇京



曰誠有是心特反形未具耳帝為誅衍綱擊燾子孫  
遷御史中丞劉后之受冊也是日天氣清晏惇魏立班  
中倡言曰今日之事上當天心下合人望朝士皆笑其  
姦佞又鞫鄒浩事檄廣東使者鍾正甫攝治之于新州  
士大夫或千里會逮又閱訴理書牘被禍者八百餘家  
事具刑法志天下怨疾為一蔡二惇之謠徽宗雅惡之  
鄒浩還朝惇沮之帝不聽陳瓘請曰惇註惑主聽規聘  
其私若明示好惡當自惇始乃出知潤州尋放歸田里  
蔡京為相累擢同知樞密院卒贈特進後長子郊坐指  
斥誅流其次子邦於浩而追貶惇單州團練副使其祀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六

一

遂絕人以為數陷忠良之報語在常安民傳

蔡京弟下子

趙良嗣張覺鄒

蔡京字元長仙游人登熙寧進士第初歷中書舍人與  
弟下同掌書命改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元豐末神宗  
寢疾大臣議所立京附蔡確將害王珪以貪定策功不  
克司馬光秉政復差役法為期五日同列病太迫京獨  
如約悉改畿縣雇役無一違者詣政事堂白光喜曰  
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已而臺諫言京挾邪  
壞法出知成德軍改瀛州徙成都諫官范祖禹論京不  
可用改江淮荆浙發運使京遷龍圖閣直學士復知成

都紹聖初入權戶部尚書時章惇復變役法置司講議  
久不決京請於惇曰取熙寧成法行之爾何以講為雇  
役遂定擢翰林學士兼侍讀修國史命窮治文及甫獄  
京捕內侍張士良令述陳行事狀即以大逆不道論誅  
并劉摯梁燾劾之行死摯與燾亦貶死皆綱其子孫王  
巖叟再追貶范祖禹劉安世再遠竄元符三年徽宗立  
諫官陳瓘論京父通近侍瓘坐斥京亦自承旨出知江  
寧頗怏怏遷延不之官御史陳次升龔夬陳帥錫交論  
其惡奪職奉祠居杭州童貫以供奉官訪書畫奇巧留  
杭京口與游貫附託言論奏至帝所由是帝屬意京又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六

五

因太學博士范致虛結左街道錄徐知常以達禁中謂  
非相京不足以有為已而宮妾宦官合詞譽京起知定  
州崇寧元年徙大名府韓忠彥與曾布交惡謀引京自  
助復用為學士承旨徽宗有意修熙豐政事起居舍人  
鄧洵武黨京撰愛莫助之圖以獻遂決意用京忠彥罷  
拜尚書左丞俄代曾布為右僕射制下之日賜坐延和  
殿命之曰朕欲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京頓首謝願  
盡死二年正月進左僕射京陰託紹述之柄箝制天子  
取政事之大者如宗室冗官國用商旅之類用條例故  
事即都省置講議司自為提舉以其黨莫居厚王黼



輩為僚屬每一事以三人主之又用馮澥錢適議復廢元祐皇后罷科舉法推方田於天下權江淮七路茶官自為市盡更鹽鈔法凡舊鈔皆弗用富商巨賈齎持數十萬緡一日化為流勾甚者至赴水及縊死南開黔中築靖州辰溪徭叛命舒亶守荆南以勦絕羣徭為期西收湟川鄯廓取牂牁夜郎地擢董貫領節度使其後楊戩藍從熙譚稹梁帥成皆踵之凡寄資一切轉行祖宗之法蕩然無餘矣累轉司空封嘉國公時元祐羣臣貶竄死徙略盡京猶未愜命等其罪狀首以司馬光曰姦黨刻石文德殿門仍自書為大碑徧班郡國初元符

宋史新編卷百八十六

六

來以日食求言者多及熙寧紹聖之政則又籍范柔中以下為邪等在兩籍者凡三百九人悉錮其子弟不得官京師及近甸五年正月彗星見帝以言者毀黨碑其所建置一切停罷京免為開府儀同三司中太乙宮使其黨陰援於上大觀元年復拜左僕射魏國公太廟齋郎方軫上書論京請誅之其略曰蔡京睥睨社稷內懷不道善則稱已過則稱君必欲陛下斂天下之怨而後已又使子攸日以花石禽鳥為獻欲愚陛下使不知天下治亂臣以為京必反也詔宣示京京請下軫獄流嶺南時南丹納土京躡拜太尉二年受八寶拜太師三

年以臺諫交論致仕猶提舉實錄改封楚國太學生陳朝老疏京惡十四事明年彗出奎婁御史張克公論京輔政八年權震海內輕錫予以蠹邦用託爵祿以市私恩脩塔以壯臨平之山決水以符興化之讖不軌不忠數十事毛注復論之貶太子少保出居杭政和二年召還徙封魯國三日一至都堂治事京去時中外學官多以時政策士提舉淮西學士蘇軾獻議請索策問校之以觀向背坐停替三十餘人京更官名遂正公相位總治三省追封王安石蔡確並為王侍御史黃葆光力攻之京中以事竄昭州拔故吏魏伯芻領權貨獻錢百萬

宋史新編卷百八十六

七

縉帝大喜示左右曰此太師與我奉料也京自崇寧以來倡豐亨豫大之說以蕩上心謂泉幣積贏五千萬和足廣樂富足備禮於是鑄九鼎建明堂修方澤立道觀作大晟樂製定命寶在孟昌齡為都水鑿大伾三山創天成聖功二橋儲積為竭民庶不聊生而京憫然自以為稷契周召也又欲廣宮室求寵媚召童貫等五人風以禁中偏側狀俱聽命各視力所致以侈麗相夸延福景龍良嶽之役起矣京被眷五日一至都堂攸暨弟條條子行並至大學士視執政條尚主帝屢微行幸其第命坐傳觴用家人禮廝養居大官勝妾封夫人久而公



論益不與帝亦厭薄之宣和二年命致仕六年因朱勳復起仍領三省京日昏眊不能事事悉決於季子條凡京判皆出條手恣為姦利竊弄威柄宰臣白時中等惟奉行文書而已既不能堪兄攸亦發其事上怒欲竄條京力自免特勒停侍養未幾褫條侍讀賜出身敕京亦令上章致仕欽宗立邊遽日急京盡室南下以避敵天下罪京為六賊之首以將御史孫覲言連貶崇信慶遠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又徙韶信二州行至潭州死年八十京性凶譎舜智御人在人主前頡頏伺為固位計謂當越拘攣之俗竭四海九州之力以自奉徽宗亦知其姦屢罷屢起且擇與京異者執政以杞之京每聞將罷輒入見祈哀蒲伏叩頭無復廉恥燕山之役京以詩送攸陽寓不可之意為自解地見利忘義至於兄弟為參商父子如秦越暮年心彌患失根株結盤牢不可脫卒致宗社之禍云八子條先死攸條伏誅條流白州死條以帝塔免竄餘子孫皆分徙遠惡郡

宋史新編卷百八十六

六

徙越夷人清其去以蓋徽露灑衣送之紹聖元年復為中書舍人上疏請更脩神宗實錄詔從之以下兼國史修撰初安石且死悔其所作日錄命從子防焚之防詭以他書代至是下取以上因及落事實文飾姦偽盡改所修實錄正史於是呂大防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皆獲深譴遷翰林學士四年拜尚書左丞專託紹述之說上欺天子下脅同列凡中傷善類皆密疏建白然後請帝親札付外行之章惇雖鉅姦然猶在其術中惇輕率不思而下深沮寡言論議之際惇毅然主持下或噤不啓齒一時論者以為惇迹易明下心難見徽宗即位諫官陳瓘任伯雨御史龔夬疏其兄弟姦惡瓘併數下尊私史以厭宗廟之罪伯雨言下惡有過於惇去年封事數千人皆乞斬惇下公議於此可見矣遂陳其大罪有六曰誣罔宣仁保佑之功欲行追廢一也凡紹聖以來竄逐臣僚皆下啓而後行二也哲宗疑宮中厭勝事未知所處惇欲召禮法官通議下云既犯法矣何用議為皇后以是得罪三也編排元祐章牘善罪語言被罪者數千人議自下出四也激怒哲宗致鄒浩遠謫又請治親故送別之罪五也蹇序辰建看詳訴理之議章惇遲疑未應下即以二心之言迫之惇默不敢對即日置局

宋史新編卷百八十六

九



士大夫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六也連貶少府少監分司池州纔踰歲起知大名府徙揚州召為中太乙宮使擢知樞密院時京居相位卞禮辭不許帝謀復涅鄴間於卞卞以王厚高末年對與京合謀竭府藏以事邊募商人運糧不復問其直貴賤鄴廓至斗米錢四千束芻錢千二百秦中騷困及取三州進金紫光祿大夫末年竟為帳下執去以降自是西方交兵連年不息追讎任伯雨所言曲自辨理至欲會獄證治諸人坐貶兄晚達而位在上致已不得相故二府政事時有不合京於帝前詆卞卞求去以天章閣學士知河南妖人張懷素敗卞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八

十一

素與之游坐降職旋加觀文殿學士拜昭慶軍節度使入為侍讀進檢校少保開府儀同三司易節鎮東政和末謁歸上冢道死贈太傅諡文正高宗連追貶單州團練副使

攸字居安京長子也元符中監在京裁造院徽宗為王每退朝攸適趨局遇諸塗必下馬拱立問知為蔡承旨子心善之及即位遂有寵自鴻臚丞賜進士出身二年間至樞密直學士京再入相加龍圖閣學士兼侍讀初置宣和殿命為大學士改淮康軍節度使帝將去京攸通籍禁庭聞其事亟請間百拜以懇帝意遂解其後

與京權勢日相軋浮薄者復間之父子各立門戶遂為仇敵攸別居賜第嘗詣京握父手為盼視狀曰大人脈勢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方有公事即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此兒欲以為吾疾而罷我也閱數日京果致仕以季弟條鍾愛於京數請殺之帝不許歷開府儀同三司鎮海軍節度使少保進見無時益用事與王黼得預宮中祕戲或侍曲宴則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多道市井淫嫖詭浪語以蠱帝心妻宋氏出入禁掖子行領殿中監視執政帝留意道家者說攸獨倡為異聞謂有珠星壁月跨鳳乘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八

十一

龍天書雲篆之符與方士林靈素等爭證神變事於是神霄玉清之祠徧天下矣童貫伐燕以攸副宣撫攸童騃不習事謂功業可唾手致入辭之日二美嬪侍上側攸指而請曰巨成功歸乞以是賞帝笑而弗責涿州留守郭藥師降進攸少傅王師入燕進少師封英國公還領樞密院王黼罷政帝欲大用攸既而悔之但進大保徒封燕靖康元年從上皇南下及還都始書為太中大夫繼而安置永州連徙潯雷京死御史言攸罪不減乃父燕山之役禍及宗社騎者淫佚載籍所無詔置萬安軍尋遣使隨所至誅之



脩初以恩澤補官宣和中拜禮部尚書兼侍講時知事勢日異稍持正論故與京異加大學士提舉醴泉觀欽宗立脩上募兵陝西策自請行又勸西幸帝頗采納俾知京兆府計垂就攸忌其功成會徽宗南幸攸假徽宗旨請脩守鎮江流言至京師謂將復辟於鎮江帝趣迎上皇還而責脩昭信軍節度副使尋與攸併誅宥者京族子也性矯妄善談鬼神事崇寧初京黨以學行脩飭聞諸朝與泉州布衣呂注皆著道士服召入謁累官拜給事中兼侍讀京去位屢為言者所攻奪職隨削其籍京復相徽宗戒毋得用宥後復待制提點洞霄宮卒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

三

趙良嗣本燕人馬植世為遼大族仕至光祿卿行汙而內亂不齒於人政和初童貫出使道盧溝植夜見其侍史自言有滅燕之策因得謁童貫載與歸易姓名李良嗣薦諸朝良嗣曰女直恨遼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若遣使結好約攻遼其國可圖也帝嘉納之賜姓趙以為祕書丞圖燕之議自此始良嗣使金至六七頗能緩頰盡心與金爭議進至龍圖閣直學士既得燕山又加延康殿學士至光祿大夫良嗣言項在北國結燕中豪士欲拔幽薊歸朝瀝酒於北極祠下祈天為約俟他日功成即挂冠謝事以表本心賴陛下威靈今日之事幸

而集願前日之約豈可欺哉願許臣致仕使得買田歸耕今有識者曰此平燕首謀之人得請閒退天下美事也凡三上章不許既而朝廷納張覺良嗣爭之云失信於金後不可悔坐削官靖康初御史胡舜陟論其罪時已竄柳州詔即所至梟其首徙妻子千萬安軍

張覺亦名張毅平州人在遼第進十為遼興軍節度副使天祚走山西平州軍亂殺節度使覺拊定亂者州人推領州事燕王淳建號未幾死覺知遼必亡籍丁壯為備淳妻蕭氏遣時立愛來知州拒弗納金人至燕遼大臣左企弓康公弼等降粘罕訪覺情狀於公弼公弼言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

三

彼何能為當示以不疑乃以為臨海軍節度使仍知平州既而粘罕又欲先下平州擒覺公弼曰如此是趣之叛也我請使焉而觀之覺之言曰契丹八路皆陷今獨平州存敢有異志所以未釋甲者防蕭幹耳粘罕信之升平州為南京加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金驅企弓八弼與曹勇義虞仲文及燕之富民俱東徙燕民苦流離過平州訴於覺覺召僚屬議皆曰公能仗大義迎故主殺企弓諸人縱燕人歸燕南朝宜無不納况內用營是之兵外藉南朝之援何懼於金乎覺又訪於翰林學士李石亦以為然乃殺企弓等四人復稱保大三年繪天



祚像每事告而後行燕人尚義皆景從於是悉遣徙民歸石更名安弼借故三司使高黨往說知燕山府王安中曰覺文武全才必能屏翰王室安中具奏願以身任其責令安弼黨詣京師帝不欲違好金人以手札付同知燕山府詹度密示羈縻而度數諷令內附宣和五年六月覺以書遣掌書記張鈞參謀軍事張敦固詣安撫司聽命金人聞覺叛遣兵來討覺拒退之朝廷遂建平州為泰寧軍拜覺節度使以安弼黨鈞敦固皆為徽猷閣待制詔命至覺喜遽出迎金人謀知復舉兵來覺不得返同其弟奔燕毋妻先寓營州為金人所得弟聞之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

五

丞往降獻其詔勅金人既平二州來索覺王安中諱之索愈急乃斬一人貌類者金人曰此非覺也安中不得已引覺出數其過使行刑覺語殊不遜既死函首送之燕降將及常勝軍皆泣下郭藥師曰若來索藥師當奈何自是解體金人終用是啓釁云

郭藥師渤海鐵州人遼欲報怨女真立怨軍於燕以藥師與張令徽劉舜仁甄五臣將之宣和四年燕王淳建號改為常勝軍擢藥師至諸備上將軍涿州留守淳死蕭妃立蕭幹專國人貳藥師謂左右曰此男兒取金印時也遂擁所部奉涿易二州來歸童貫受之以聞詔授

恩州觀察使已而同劉延慶入燕為蕭幹所敗再戰于永清破之連拜武泰軍節度使五年加檢校少保同知燕山府詔入朝禮遇甚厚給甲第姬妾復解所御珠袍及二金盆賜之加少傅後又加太傅初王安中知燕山府詹度與藥師同知頗不協命度與河間蔡靖兩易靖至坦懷待之藥師亦重靖稍為抑損安中但諂事之朝廷亦曲徇其意所請輒從藥師又結貴近譽言日間專制一路增募兵號三十萬而不改左袵朝論憂之丞拜太尉召入朝辭不至帝令童貫行邊察其去就不然則挾之借來藥師出迎貫再拜帳下歸為帝言藥師必能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

五

抗虜蔡攸亦力主之謂其可倚故內地不復防制屢有告變及得其通金國書輒不省七年十二月詹度言藥師逆節已萌凶橫口甚願早圖之始詔詰問而金兵已南下破檀薊至王田蔡靖遣藥師張令徽劉舜仁帥師出禦其夕令徽遁歸靖與部使者詣藥師計事藥師欲降靖曰靖誓死報國此何言邪引佩刀將自剄藥師抱持之并諸使者悉鎖于家幹離不及郊藥師率眾降遂以此以南叛報至帝猶秘之議封為燕王無及矣虜趨起京城索宮省寶玩皆藥師能測宋之情得其肯綮故也金主以藥師為燕京留守賜姓完顏海陵時例復本姓



故其子刑部尚書安國仍姓郭安國導海陵伐宋海陵  
被弑安國亦為諸軍所殺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六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六

宋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七 列傳一百二十九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祺著

姦臣

黃潛善

汪伯彥

秦檜

黃潛善字茂和邵武人登進士第至右司郎中宣和六年東都地震既而蘭州地及山之草木悉沒入地而山下麥苗乃在山上徽宗懼欲棄燕潛善被命按視以不害聞遂詔天下起免夫錢圖固燕驟遷潛善戶部侍郎坐事謫臺州遷知河間府靖康之難高宗開大元帥府檄潛善將兵入援張邦昌僭位潛善趨白帥府得拜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七

副元帥高宗即位拜中書侍郎時右相李綱將奏逐潛善及汪伯彥右丞呂好問止之未幾潛善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綱遂罷太學生陳東論李綱不可去潛善伯彥不可任潛善恚會歐陽澈上書詆時事潛善乘間劾弁東誅之明年金人攻陝西京東山東盜起潛善伯彥匿不以聞內侍邵成章疏二人誤國坐除名御史張所馬伸先後論劾坐謫伸道死潛善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鄆相繼陷沒宿泗屢警右丞許景衡以扈衛單弱請帝避其鋒潛善謂不足慮率同列聽浮屠說法俄泗州奏虜且至帝大驚決策南渡御舟已成潛善伯彥方



共食堂更大呼曰駕行矣乃蒼黃鞭馬南馳都人爭出而死者枕藉人無不怨憤會司農卿黃鑾至江上軍士聞其姓以為潛善也爭數其罪揮刀而前鑾方辨非是而首已斷矣中丞張澈劾之罷知江寧府落職居衡州鄭慤王廷秀繼論責置英州尋卒于梅州潛善嫉害忘良李綱逐張慤宗澤許景衡相繼貶死中外為之切齒高宗末年以嘗任副元帥詔復元官

江伯彥字廷俊祁門人登進士第積官直龍圖閣知相州高宗以康王使金至磁時金騎充斥骨蹤跡王所在伯彥亟以帛書請王還相躬服橐鞬部兵逆王于河上

宋史新編卷百八十七

二

王勞之曰他日見上當首以京兆薦公未幾王奉蠟書開元帥府以伯彥為副將張邦昌僭立三承制除伯彥顯謨閣待制升元帥進直學士王即帝位擢知樞密院事未幾拜右僕射方高宗初政天下望治伯彥潛善踰年在相位專權自恣不能有所經畫御史諫官下至韋布內侍皆劾奏之罷知洪州改奉祠尋落職居永州紹興初再復再黜七年帝謂輔臣曰元帥舊僚往往淪謝惟汪伯彥實同艱難宜與牽復始伯彥之末第也受館于王氏秦檜嘗從之學而張浚亦伯彥所引二人在相位其贊焉累遷檢校少傅保信軍節度使請祠卒贈少

師謚忠定初伯彥既去相州金人執其子軍器監丞似父之乃還或云伯彥贖之似後更名召嗣

秦檜字會之江寧人登政和五年第補密州教授繼中詞學兼茂科江太學學正靖康元年金兵攻汴京遣使求三鎮檜上兵機四事不報連遷左司諫金二酋堅欲得地集百官議檜等一十六人持不可未幾除御史中丞汴京失守二帝留金營金命立異姓意在張邦昌監察御史馬伸言於衆曰吾曹職為爭臣豈容坐視時檜為臺長即進狀謂張邦昌在上皇時附會權倖共為蠹國之政若付以土地使主八民四方豪傑必共起而誅

宋史新編卷百八十七

三

之終不足為大金屏翰檜不顧斧鉞之誅言兩朝利害願復嗣君位以安四方非特大宋蒙福亦大金萬世利也金人怒取檜詣軍前二帝北遷檜從至燕山又徙韓州上皇聞康王即位作書貽粘罕與約和議俾檜潤色之檜以厚賂達粘罕會金主吳乞買以檜賜其弟撻懶為任用撻懶攻山陽檜挈家自軍中取漣水軍水砦航海歸行在建炎四年十月也檜入見拜禮部尚書賜銀帛檜嘗言殺金人監己者奔舟而來朝士多疑之惟宰相宗尹副樞李回與善力薦其忠未對前一日帝命



奏所草與捷懶求和書帝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喜不寐蓋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臣士也始朝廷雖數遣使但且守且和而專與解仇議和實自檜始蓋檜在金庭唱此議故捷懶縱之歸也紹興元年除參知政事傾范宗尹罷之檜揚言曰我有二策可聳動天下或問何以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八月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九月呂頤浩再相檜風其黨建言二相宜分任內外於是帝以檜專理庶務二年檜奏置修政局自為提舉或諫以非急務又謂非宰相體皆不聽頤浩自江上還謀逐檜給事中胡安國每言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四

檜賢於張浚諸人遂目安國為黨魁與檜所引諸賢先後被斥而檜為黃龜年所劾比之莽卓罷予祠龜年等論不置落檜職榜朝堂示不復用事詳頤浩傳三年金使來求盡還北俘與檜前議股合識者益知檜共謀國家之辱未已也五年金主既死捷懶主議卒成其和未幾運復檜觀文殿學士歷知紹興府尋除醴泉觀使兼侍讀充行宮留守以右相張浚薦赴講筵七年正月授樞密使始張浚與趙鼎相得甚浚先達力引鼎嘗共論才浚劇談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人無所措足矣浚不以爲然故引檜共政浚以鄜城叛求去帝求可代者

與浚論及檜浚曰近與共事方知其簡於是趙鼎復相檜因此憾浚浚之被論也鼎約同列救解及見帝檜獨無一語浚遂謫遠州檜謂鼎曰上欲召公而張相遲留蓋欲鼎共擠也檜在樞府惟聽鼎鼎反深信之卒爲所傾鼎與浚晚過於閩言及此始知皆爲檜所賣八年三月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愛色曰姦人相矣五月金遣使議和與王倫偕至帝愀然謂宰相曰太后春秋高朕旦夕思念故不憚屈已冀和議速成也十月宰執入見檜獨留身言臣僚畏首尾多持兩端此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決欲講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五

和乞顛與臣議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亦恐未便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別奏帝曰然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如初知上意確不移乃出文字乞決和議勿許群臣預鼎力求去出知紹興府初帝擇宗室育宮中者曰瑗曰璩瑗先建節封建國公及是帝出御札除璩節度使封吳國公樞密副使王庶呼曰堃后匹嫡此不可行鼎約檜同奏面納御筆及見帝檜亦無一語鼎曰今建國在上名雖未正天下之人知陛下有子矣今日禮數不得不異



帝乃留御筆俟議明日檜留身奏事傾鼎後數日參知政事劉大中參告亦以此為言故鼎與大中俱罷明年璩竟授保大軍節度使封崇國公鼎入辭出見檜一揖而去檜亦憾之鼎既去檜獨專國決意議和中朝賢士以議論不合相繼去王庶與檜尤不合謂檜曰而忘東都欲存趙氏時何遺此敵邪檜方挾金人自重深恨庶言故出之胡銓上疏願斬檜與王倫以謝天下貶昭州凡排和議者相繼被謫擢勾龍如淵為中司有異議者輒擊去金使張通古蕭哲以詔諭江南為名至淮安言先歸河內地且冊上為帝徐議餘事檜欲帝見金使行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二

六

屈已之禮帝不可命檜即館中見通古等受其書納禁中張浚在永州馳奏力言以石晉劉豫為戒徐俯連南夫辛飛皆因賀表寓諷他如秘書省正字汪應辰等咸言金人叵測迪功郎張行成獻詢堯書皆豫備之策檜悉加黜責十年金人果敗盟分四道入侵諸郡相繼陷沒帝始大怪下詔罪狀兀術御史中丞王次翁奏曰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有小變則更用他相後來者未必賢而排黜異黨紛紛累月不能定願陛下以為至戒帝深然之次翁所奏蓋專為檜地故檜位復安公論不能撼搖矣時岳飛克郾城幾獲兀術張俊等所向皆捷

而檜力主班師於是淮寧蔡鄭復為金有以明堂恩封檜華國公十一年兀術再舉取壽春入廬州諸將連戰皆捷檜忽諭楊沂中等遽班師自是不復出兵盡收諸將兵權用給事中范同策也六月拜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封慶國公徽宗實錄成遷少保加封冀國公是時兀術有求和意歸我使人檜復奏遣使通問遂定和議語在本紀兀術遺檜書令殺岳飛遂下飛詔欲張俊誣飛與舊將張憲謀反乃俟岳飛嘗自言已與太祖皆二十歲建節指斥乘輿受詔不救淮西父子俱死天下冤之語在飛傳十二年加太師進封秦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二

七

魏兩國公檜幸和議復成益咎前日異已者趙鼎王庶胡銓既皆遠竄至是遇赦永不檢舉張俊本助和議居位歲餘無去意檜諷江邈論罷之十三年賀瑞雪賀雪自檜始又賀日食不見是後日食多書不見檜修飾彌文以粉飾治具為苟安餘杭之計自此不復巡幸江上而祥瑞之奏日聞矣初粘罕行軍至淮上檜嘗為草檄為其左右室撚所見洪皓歸致室撚語檜意士大夫莫有知者因憾皓令李文會論罷之胡舜陟以非笑朝政下獄死張九成以鼓唱浮言貶明年貶黃龜年以前嘗論檜也閩浙大水右武大夫白錡有變理乖謬語大學



生張伯麟以夫差報讎語題壁並刺配遠地故將解潛  
辛永宗亦坐異議並竄死趙鼎李光皆再竄過海鼎竟  
死吉陽軍折彥質既罷僉樞以寧為鼎所薦引安置柳  
州檜初為帝言趙鼎欲立皇太子是待陛下終無子也  
詹大方論鼎邪謀密計王鉉請祠高禩皆檜意檜乞禁  
野史又命子熺領國史無復有公是非矣十六年張浚  
上疏忤檜貶連州十七年檜改封益國公移貶洪皓于  
英州十八年熺自翰林學士兼侍讀除知樞密院事李  
顯忠上恢復策落軍職與祠胡銓坐作頌謗訕再貶吉  
陽軍歸善令高登校文潮陽以水災發策以則將焉用  
宋史新編卷百八十七

彼相直言不聞深可畏試賦論福建安撫司機宜吳元  
美以蚊蠅作夏二子傳怨家鄭瑋訐其譏刺且謂亭號  
潛尤有心於黨李堂名商隱無意於事秦檜怒甚與登  
先後竄容州登死焉二十年正月殿司小校施全挾刀  
伺檜趨朝刺之不中踈于市後每出列五十兵持長挺  
自衛二十四年熺子敷文閣待制塤試進士舉省殿試  
皆第一檜從子熺焞姻黨曹冠周夙沈興傑等並上第  
考官則魏師遜湯思退鄭仲熊沈虛中董德元帝讀塤  
策皆檜熺語降第三未幾塤修撰實錄院宰相子孫同  
領史職前所無也帝嘗諭檜近輪對者多謁告避免可

檢舉約束自檜擅政言者恐觸忌諱但請禁銷金鋪蔡  
及鹿胎冠子以塞責故帝及之二十五年檜黨侍御史  
徐嘉奏趙鼎子汾與趙令衿有密謀下大理獄使汾自  
誣與張浚李光胡寅及令衿謀大逆凡當時賢士五十  
三人皆與焉獄成而檜病不能書令衿事在宗室傳熺  
奏請代居相位者帝曰此事卿不當與帝遂命學士草  
檜父子致仕制熺猶遣塤與林一飛鄭棖夜見徐嘉張  
扶謀奏薦帝不聽明日詔檜加封建康郡王熺進少師  
皆致仕塤堪並予祠是夕檜卒贈申王諡忠獻賜碑額  
曰決策元功精忠全德之碑檜陰險如崖奔深沮不可  
宋史新編卷百八十七

測兩據相位蓋十有九年倡為和議挾虜勢以劫制君  
父一時忠臣良將誅鋤殆盡而阿附以苟富貴者爭以  
桺陷善類為功其矯誣也無罪可狀第曰謗訕曰指斥  
曰怨望曰立黨沽名甚則曰有無君心凡論劾章疏皆  
檜自操以授言者識之者曰此老秦筆也陰結內侍及  
醫官王繼先伺上動靜察事之卒布滿京城捕譏議者  
中以深文同列論事上前未嘗少辨但以一二語傾之  
立又任之說士淹滯失職有十年不解者其附已者立  
擢用自其獨相以來易執政二十八人皆世無一譽柔  
佞易制者如孫近韓肖胄樓炤王次翁范同万俟卨程



李公會楊愿李若谷何若段拂汪勃詹大方余堯弼巫伋章復宋樸史才魏師遜施鉅鄭仲熊之徒率拔之宥散多自言官聽檜彈擊輒以政府報之然甫入即罷去惟王次翁閱四年以金初敗盟次翁有力於檜也又取士用王安石新經字說悉黜程頤之學天下道術大壞矣開門受賂富敵於外國珍寶死猶及門竊進之徒獻媚納交無所不至台州曾惇獻詩稱聖相靜江有驛名秦城知府呂愿中率賓僚共賦秦城王氣詩張扶請乘金根車又有乞置益國官屬及議九錫者而帝亦曲意待之賜甲第用教坊樂導入數臨幸書其扁曰

宋史新編卷百十七

一德洛天之閣又賜祭器繪像自為贊生日賜宴優詔不允辭至以申甫獲之皆異數也檜晚尤恣橫郡國事惟申省無一上聞者檜死帝言之且曰今日始免防檜逆謀矣帝末年檜黨祖述餘說力持和議據相位者尚數人至孝宗始蕩滌無餘開禧用兵迫奪王爵改謚謬醜其後史彌遠奏復之寶祐二年理宗復命太常釐正謂輔臣曰謚謬狠可也

万俟卨 韓侂胄 丁大全 賈似道

万俟卨字元忠開封人登政和二年上舍第歷提點湖北刑獄岳飛宣撫荆湖遇卨不以禮卨憾之入覲調

官陞辭希秦檜意譖飛于朝留為監察御史擢右正言時檜謀收諸將兵權卨力助之曰蓋示以逗遛之罰敗亡之誅不用命之戮使知所懼既而檜令卨劾飛又令治飛獄誣以淮西逗遛飛父子俱死凡言飛無罪及與飛舊者皆劾去之叅政范同或自奏事檜忌之卨再劾同罪謫居筠州又為檜劾李光鼓倡孫近朋比皆竄謫梓宮還以卨為樞密按行使內侍省副都知宋唐卿副之卨請與唐卿同班上殿奏事其無恥如此張浚寓居長沙卨妄劾浚下宅踰制至擬五鳳樓會吳秉信自長沙還朝奏浚宅不過衆人常產可辦浚乃得免除參知

宋史新編卷百十七

政事使金還檜假金人譽已數千言囑以聞卨難之又因檜除官與之異檜令李文會等劾卨連謫居歸州移沅州紹興二十五年召還除參知政事尋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浚上書論之浚坐貶卨進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卒謚忠靖卨始附檜進及登政府不能受鉗制遂忤檜去檜死帝親政將反檜所為首召卨還卨主和固位無異於檜士論益薄之

韓侂胄字節夫琦曾孫也父誠娶高宗憲聖慈烈皇后

女弟侂胄以父任歷汝州防禦使知閣門事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執喪中外洶洶趙汝愚議定策立皇子嘉



王時憲聖太后居慈福宮而侂胄雅善慈福內侍張宗尹汝愚乃使侂胄介宗尹以其議密啓太后不復命既而遇重華宮提舉關禮爲白憲聖乃可其議嘉王卽位是爲寧宗侂胄欲推定策恩汝愚但遷侂胄宣州觀察使兼樞密都承旨侂胄始觖望然以傳導詔旨寢見親幸時時乘間竊弄威福朱熹嘗論奏其姦侂胄怒使優人峩冠闊袖象大儒戲於上前熹遂去侂胄進保寧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自是侂胄益用事而以抑賞故怨汝愚日深雪川劉敞者曩與侂胄同知閣門事頗以知書自負方議內禪時敞弗得與聞內懷不平至是與侂

宋史新編卷百八十七

三

胄謀傾汝愚以內批除所知劉德秀楊大法劉三傑爲臺諫汝愚之迹始危侂胄又謀於京鏗鏗曰彼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可也慶元元年引李沐爲右正言沐奏汝愚將不利社稷汝愚罷相朝士以言侂胄遭責者數十人已而侂胄拜保寧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又設僞學之目以網括汝愚及熹門下十用何澹胡紘爲言官交章論之汝愚謫未州慮他日復用密諭衡守錢蓋圖之汝愚抵衡暴卒未幾侂胄加開府儀同三司時臺諫迎合侂胄意以攻僞學爲言然憚清議不欲顯斥熹侂胄意未快以陳賈嘗攻熹召除賈兵部侍郎未至亟除沈

繼卹臺察繼祖誣熹十罪落職罷祠三年劉三傑入對

言前日僞黨今變而爲逆黨侂胄卽日除爲右正言而坐僞黨得罪者六十人王沈姚愈以論僞學得遷官施康年陳藻鄧友龍林采皆以攻僞學久居言路而張釜張巖程松率由此秉政四年侂胄拜少保封豫國公進太保封平原郡王六年進太傅布衣呂祖泰上書請誅侂胄決杖流欽州一時善類悉僞黨禍而謀實始京鏗鏗死侂胄亦稍厭前事張孝伯以爲不弛黨禁後恐不免報復之禍侂胄以爲然追復汝愚朱熹職名留正周必大亦復秩還政徐誼等皆先後復官臺察復解嘉泰

宋史新編卷百八十七

三

三年拜太師時侂胄以勢利盡士大夫之心薛叔似辛棄疾陳謙皆起廢顯用當時固有困於久斥損晚節以規榮進者矣侂胄凡所欲爲宰執惕息不敢爲異陳自強至印空名勅劄授之惟所欲用三省不預知也而言路阨塞每月舉論二三常事而已謂之月課或勸侂胄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於是恢復之議興以吳曦爲興州都統識者言曦主西師必叛侂胄不省也開禧改元詔中外諸將密爲行軍之計武學生龔岳扣闥乞斬侂胄蘇師旦周筠以謝天下諫議大夫李大異亦論止開邊岳下大理劾罪編置大異斥去陳自強及鄧友龍相



繼援故事乞命侂胄兼領平章遂除平章軍國事蕭達  
李壁時在太常論定典禮序班丞相之上三省印並納  
其第侂胄昵蘇師旦為腹心除師旦安遠軍節度使自  
置機速房於私第甚者假作御筆升黜將帥事關機要  
未嘗奏稟人莫敢言於是左司諫易祓大理少卿陳景  
俊太學博士錢延正皆起而言恢復之計侂胄既喪師  
始覺為師旦所誤謫之韶州已而金人渡淮攻廬和真  
楊取安豐濠又攻襄陽至棗陽乃以丘宗發書樞密院  
事督視江淮軍馬侂胄輸家財二十萬以助軍而諭丘  
宗募人持書幣赴敵營謂用兵乃蘇師旦鄧友龍皇甫

尺史新編卷頁十七

古

斌所為非朝廷意金人答書辭甚倨又遣書許還河北  
流民及今年歲幣金人乃有許意會郭倪兵敗吳曦叛  
受金命宗乞移書敵營伸前議且謂金人指太師平章  
為首謀宜免繫銜侂胄忿宗坐罷侂胄連遣方信孺使  
北請和以林拱辰為通謝使金人欲責正隆以前禮賂  
以侵疆為界且索犒軍銀凡數千萬而縛送首議用兵  
之臣侂胄大怒和議遂輟復銳意用兵自兵興以來蜀  
口漢淮之民死於兵戈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大屈而  
侂胄意猶未已中外憂懼禮部侍郎史彌遠謀誅侂胄  
議甚秘皇子榮王入奏揚皇后亦從中力請乃得密旨

彌遠以告參知政事錢象祖李壁御筆云韓侂胄輕  
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重事與在  
外宮觀陳自強阿附充位不恤國事可能右丞相日下  
出國門仍令權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以兵三百防護  
象祖欲奏審壁謂事留恐泄不可翌日侂胄入朝震呵  
止於途擁至玉津園殛殺之後自強連貶雷州籍其家  
友龍連貶循州師旦貶韶州尋誅師旦金人求侂胄首  
乃斲棺取其首併師旦首函遺之侂胄用事十四年咸  
行宮省權震寓內嘗鑿山為園下瞰宗廟出入宮闈無  
度孝宗疇昔思政之所偃然居之老宮人見之為垂涕

宋史新編卷頁十七

五

顏斌草制言其得聖之清易被撰答詔以元聖褒之四  
方投書獻頌者謂伊霍旦奭不足擬其勳有稱為我王  
者余喜請加九錫趙師舜乞置平原郡王府官屬皆當  
之不辭所嬖妾皆封郡國夫人號四夫人每內宴與妃  
嬪雜坐恃勢驕倨至是皆論罪有司籍其家多乘輿服  
御之飾其僭紊極矣侂胄娶憲聖吳皇后姪女無子取  
曹誼子為後名彤削籍流沙門島云

丁大全字子萬鎮江人面藍色嘉熙二年第進士以戚  
里婢壻寅緣取寵事內侍盧允昇董宋臣累官侍御史  
兼侍讀劾奏丞相董槐章未下大全夜半調隅兵百餘



人露刃圍視第以臺牒驅迫出北關而罷相之命下矣  
自是志氣驕傲道路以目遷至右丞相兼樞密使進封  
公太學生陳宗劉黻黃唯陳宜中林則祖等伏闕上書  
訟大全臺臣翁應弼吳衍爲大全鷹犬鈐制學校貶逐  
宗等開慶元年九月罷相判鎮江府中書舍人洪芹繳  
言大全鬼蜮之資穿窬之行引用凶惡陷害忠良遏塞  
言路濁亂朝綱乞追官遠竄以謝天下自是臺臣屢以  
爲言連削官移竄貴州團練使旣而移置新州權直舍  
人院劉震孫繳奏乞徙海島於是將官畢遷護送其行  
舟過藤州檣於水而死時景定四年也初淮西總領鄭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夫

安

羽富甲吳門大全欲結姻不從遂令卓夢卿彈之籍其  
家爲子聘婦見其豔自取之爲世所醜

賈似道字師憲台州人少落魄游博以父涉蔭補嘉興  
司倉會其姊入宮有寵於理宗爲貴妃遂詔赴廷對擢  
太常丞軍器監益恃寵不檢縱游諸妓家理宗嘗夜憑  
高望西湖中燈火異常時語左右曰此必似道也明日  
詢之果然累遷寶文閣學士京湖安撫制置大使未幾  
以端明殿學士移鎮兩淮年始三十餘寶祐二年加同  
知樞密院事臨海郡開國公四年加參知政事五年加  
知樞密院事六年改兩淮宣撫大使自端平初孟珙帥

師會元兵滅金約以陳蔡爲界師未還用趙范謀發兵  
據殺函絕河津取中原地爲元兵所敗遂啓兵端開慶  
初元兵攻鄂州又分兵蹂躪西破湖南傳檄數宋背盟  
理宗大懼乃以趙葵軍信州禦廣兵以似道軍漢陽援  
鄂即軍中拜石丞相兼樞密使鄂城告急死傷者萬三  
千人似道私遣宋京如元軍請輸歲幣稱臣元將忽必  
烈不許會元有內難似道遣京復請許之鄂圍遂解留  
張傑閻旺以偏師候湖南兵明年爲景定元年傑作浮  
梁新生磯與湖南兵同濟而北似道用劉整計攻斷浮  
梁殺殿兵百七十人上表以肅清聞帝以其有再造功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夫

召入朝授少師進封衛國公百官郊勞如文彥博故事  
久而元遣使郝經等持書申好息兵且徵歲幣似道方  
令館客廖瑩中輩撰福華編稱頌鄂功通國皆不知所  
謂和也似道密令淮東制置司拘之真州不令入見語  
在本紀似道尋兼太子少師逾年加太傅似道旣秉政  
頗忌功脩怨結臺諫何夢然孫附鳳桂錫孫多所彈擊  
初似道在漢陽丞相吳潛移之黃州而分曹世雄等兵  
屬江閩黃雖下流實兵衝似道銜潛以爲欲殺已也中  
以事連貶循州以死高建在圍中殊易似道每見其督  
軍卽戲之曰魏巾者何能爲哉似道屢譏於帝欲誅達



帝知達功免重譴曹世雄向士壁在軍中事不關白竝以侵冒邊費貶遠州仍徵償以萬計士壁竟坐是死似道假會計以污蟻諸閹如趙葵史巖之皆不免劉整亦因是懼禍以瀘州降于元云時理宗在位久內侍董宋臣盧允升為之聚斂以媚之引薦奔競之士交通賄賂宣諸通顯又用外戚子弟為監司郡守作芙蓉閣香蘭亭宮中進倡優傀儡奉帝為遊燕竊弄權柄臺臣有言之者帝宣諭去之謂之節貼似道入逐盧董所薦林光世等悉罷之勒外戚不得為監司郡守子弟明客不敢干朝政由是權傾中外先朝舊法率意紛更增吏部七

宋史新編卷百八十七

六

司法買公田以罷和糴民因之破家者甚眾知平江包恢督買田至以肉刑從事復以楮賤作銀關銀關行物價益踊楮益賤五年慧出柳臺諫布韋皆上書言公田不便民間愁怨所致似道奏辨其力建寧府教授謝枋得摘似道政事為策問竄興國軍太學生蕭規葉李等上書言似道專政悉黥配之後又行推排法江南尺寸地皆有稅而民力弊矣理宗崩度宗又其所立每朝必答拜稱為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為周公咸淳元年穆陵甫畢事即棄官去使呂文德報北兵攻下沱急朝中大駭度宗與太后手詔起之既至欲以經筵拜太師以

典故須建節授鎮東軍節度使似道怒曰節度使粗人之極致爾遂命出節都人聚觀節已出復曰時日不利亟命返之宋制節出有撤開壞屋無倒節理以示不屈至是人皆駭歎然下沱之報實無兵也三年又乞歸養遣大臣侍從傳旨留日四五至中使賜資日十數至夜即交臥第外守之除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賜第葛嶺俾迎養其中吏抱文書就第署政無大小悉決於堂吏翁應龍及廖瑩中宰執充位署紙尾而已似道雖深居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及京尹畿漕一切事不關白不敢行李帝文天祥陳文龍陸達杜

宋史新編卷百八十七

九

淵張仲微謝章輩小忤意輒斥重則屏棄終身不錄趙潛輩爭獻寶王陳奕至以兄事其王工陳振民以求進一時貪風大肆五年復稱疾求去帝泣涕留之不得令六日一朝六年命入朝不拜朝退帝必起避席具送出殿廷始坐繼又令十日一入朝時襄陽圍已急似道惟坐葛嶺起樓榭取宮人娼尼有美色者為妾日事淫樂時與故博徒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其妾有兄來立府門若將入者似道見之縛投火中嘗與群妾踞地鬪蟋蟀所狎客入戲之曰此軍國重事邪酷嗜寶玩建多寶閣日一登玩聞余玠有玉帶求之已徇葬矣發其塚取



之人有物求不予輒得罪自是或累月不朝帝如景靈宮亦不從駕八年明堂禮成祀景靈宮天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輅胡貴嬪之父顯祖為帶御器械請如開禧故事却輅乘道遙輦還宮帝曰平章云云顯祖給曰平章已允乘道遙輦矣帝遂歸似道大怒曰臣為大禮使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罷政即日嘉會門帝留之不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七

千

得乃罷顯祖涕泣出貴嬪為尼始還似道既專恣日甚畏人議已務以權術駕馭不愛官爵牢籠一時名士又加太學餐錢寬科場恩例以小利啗之由是言路斷絕威福肆行自圍襄陽以來似道每請出督而陰使臺諫疏留呂文煥以急告似道復申請之監察御史陳堅等謂師臣宜居中以運天下乃就中書置機速房調邊事文煥以襄陽降于元踰月似道始以聞曰向使早聽臣行邊當不至此十年母胡氏卒詔以天子鹵簿葬之尋起復入朝度宗崩元兵破鄂太學諸生亦群言非師臣親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開都督府臨安然憚劉整不行明年正月整死似道欣然曰吾得天助也乃上表出師至蕪湖俾宋京如元軍請輸歲幣稱臣如開慶約不從夏貴自合肥以師來會袖中出編書示似道曰宋曆三百二十年似道俛首而已時孫虎臣戰失利夏貴還

守淮西似道與虎臣以單舸奔揚州明日敗兵蔽江而下似道招之皆不至有為惡語慢罵之者乃檄列郡如海上迎駕既請遷都遂入揚州陳宜中請誅似道謝太后止罷平章都督予祠繼又削三官然尚居揚不歸五月王爚論似道既不死忠又不死孝太后乃詔歸終喪七月王爚入見太后曰本朝權臣稔禍未有如似道之烈者始徙之婺州婺人聞似道將至率眾為露布逐之監察御史孫嶸叟等又言之徙建寧侍御史陳文龍等又言之始謫高州國經使循州安置籍其家福王與芮素恨似道募有能殺似道者送之貶所有縣尉鄭虎臣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七

五

欣然請行虎臣每名斤似道徹轎蓋暴行秋日中令昇轎夫唱杭州歌謔之似道至古寺中壁有吳潛南行所題字虎臣呼似道曰吳丞相何以至此似道慙不能對八月至漳州木綿菴虎臣屢諷之自殺似道曰太皇許我不死虎臣曰吾為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杖殺之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七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八

列傳一百三十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叛臣上

宋之衰也內多憂而外靡寧奸雄往往乘間動於惡舊史揭為亂及降金者七人劉豫杜充倖保首領張邦昌苗傅劉正彥吳曦李全竝勦絕不旋踵顧降豫鄺瓊等與降元劉整等視七人者夫奚殊僅一施宜生鼎烹餘率終身享富貴又史成於虜人不與叛逆者比百世之下有遺憾焉昔眉山蘇洵謂史為小人而作故以檮杌名賊子亂臣其為檮杌也大矣焉可隱哉焉可隱哉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八

張邦昌

劉豫

苗傅

劉正彥附

杜充

吳曦

鄺瓊

徐文苑宜生張中孚中丞附

張邦昌字子能東光人第進士累官大司成以失職貶歷尚書左右丞遷中書侍郎欽宗即位拜少宰金人犯京師副康王為質以求成及肅王代康王邦昌乃還進太宰兼門下侍郎邦昌力主和議命為河北路割地使上書者日邦昌為社稷之賊遂黜奉祠罷割地議其多虜陷京師帝再出郊留青城明年春翰林承旨吳玠吏部尚書莫儔自金營持文書來令推立異姓百官計無所出適尚書員外郎宋齊愈至自外眾問虜意所主齊

愈書張邦昌示之遂定議孫傳張叔夜不署狀金人執之留守王時雍再集議祕書省眾至即閉省門環以兵俾京城巡檢范瓊諭意眾唯唯有大學生不可瓊厲聲折之遣歸學舍時雍先署狀率百官御史中丞秦檜抗言請立趙氏亦被執并儔持狀赴軍前金以冊寶至邦昌北向受冊即偽位僭號大楚擬都金陵遂升文德殿設位御牀西受賀遣閣門傳令勿拜時雍率百官遽拜邦昌但東面拱立外統制官宣贊舍人吳革謀舉義范瓊詐與合謀捕革併其子殺之所襲殺百餘人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慘沮邦昌亦變色唯時雍并儔瓊等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八

二

欣然鼓舞若以為有佐命功時雍權知樞密院事領尚書省并權同知樞密院事儔權簽書樞密院事呂好問權領門下省徐秉哲權領中書省時雍每言事邦昌前輒稱臣啓陛下邦昌斥之勸邦昌坐紫宸垂拱殿呂好問爭之乃止金人將退師邦昌詣金營祖別服拓袍張紅蓋所過設香案起居悉如常儀時雍等皆從行虜退邦昌手書赦天下呂好問及監察御史馬伸請迎立康王邦昌從之時雍曰騎虎者勢不得下他日噬臍悔無及已秉哲復贊之弗聽乃用元祐皇后曰宋太后入御延福宮遣將師愈齋書康王自諫所以勉循虜情者務



權宜一時以紓國難敢有他乎尋遣謝克家獻大宋受命寶復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以俟復辟邦昌以太宰退處內東門資善堂尋謁王東京慟哭請死王撫慰之王卽皇帝位相李綱徙邦昌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封同安郡王綱上書論邦昌僭逆黃潛善猶左右之綱又力言于上前而繼之以泣乃責邦昌昭化軍節度使潭州安置語在綱傳初邦昌僭居內庭華國靖恭天人李氏數獻果實邦昌亦厚答之一夕邦昌被酒李氏擁之曰大家事已至此尚何言因以赭色半臂加邦昌身復入福寧殿夜飾養女陳氏以進及邦昌還東府李氏私送

宋史新編卷百八

三

之語斥乘輿帝聞下李氏獄詞服詔數邦昌罪賜死潭州時雍秉哲并儔等先已遠竄至是併誅特雍

劉豫字彥游景州人世業農至豫登進士第歷殿中侍御史累章言禮制局事徽宗曰劉豫河北種田叟安識禮制黜兩浙察訪後爲河北提刑金人南侵豫棄官避亂儀真建炎二年用張懋薦除知濟南府時盜起山東豫請易東南一郡執政惡之不許豫忿而去是冬金人攻濟南豫遣子麟出戰敵解去因遣人啗豫以利豫懲前忿遂畜反謀殺其將關勝降金三年三月兀朮聞高宗渡江乃徙豫知東平府充京東西淮南等路按撫使

麟知濟南府界舊河以南俾豫統之四年金人謂豫爲帝國號大齊都大名府豫卽僞位赦境內奉金正朔以張孝純爲丞相升東平爲東京改東京爲汴京降南京爲歸德府以弟益爲汴京留守同母翟氏爲皇太后妾錢氏爲皇后改明年元曰阜昌紹興元年六月豫以麟爲兵馬大總管尚書左丞相置招受司于宿州誘宋逋逃十月豫入寇二年二月知商州董先以商號附于豫襄陽鎮撫使桑仲上疏請正豫罪朝廷命仲兼節制應援京城軍馬量度事勢復所陷郡三月仲爲其將霍明所殺河南鎮撫使翟興屯伊陽山豫患之陰結其麾下

宋史新編卷百八

四

楊偉殺興持興首降豫四月丙寅豫遷都汴奉祖考于宋太廟分置河南汴京淘沙官兩京冢墓發掘殆盡賦斂煩苛民不聊生六月斬黃鎮撫使孔彥舟叛降豫既而襄陽鎮撫使李橫屢敗豫兵復賴昌三年三月豫聞橫入賴昌求援于金粘罕遣兀朮赴之豫亦遣將李成率師二萬逆戰於京城西北之牟駝岡橫敗績復陷賴昌四月陷虢州統制官謝阜自剄心以死是月明州守將徐文以所部浮海抵鹽城輸款于豫豫以文知萊州俾寇通泰間五月朝廷遣韓肖胄胡松年使僞齊十月賊將李成陷鄆州以齊安守之癸卯陷襄陽



奔荆南知隨州李道棄城走成據襄陽以王嵩知隨州  
甲辰陷郢州守臣李簡通豫以荆超知州事十一月金  
人造李末壽王翊來報聘末壽等驕倨請還豫俘及西  
北士民之流寓者復要畫江以益豫四年熙河路馬步  
軍總管關師古與豫兵戰于左要嶺敗績遂降洮岷之  
地盡歸豫矣五月知壽春府羅興叛降豫制置使岳飛  
復襄陽李成遁尋復唐隨鄧三州豫聞岳飛取襄鄧遂  
乞師於金九月豫下偽詔有混一六合之言遣麟入寇  
及誘兀朮等分道南侵或勸帝他幸趙鼎曰戰而不捷  
去未晚也張俊曰避將安之遂決意親征十月韓世忠

宋史新編卷百十八

五

戰於大儀解元戰於承州皆捷十一月下詔討豫始暴  
豫罪惡士氣大振欲濟江決戰趙鼎曰退固不可渡  
亦非策豫猶不親來至尊豈可與逆離決勝負哉十二  
月岳飛遣將牛阜徐慶敗金人於廬州金兵退麟棄輜  
重宵遁六年豫聚兵淮陽又為世忠所敗豫聞帝親征  
告急於金主金主報豫自行姑遺兀朮提兵黎陽以觀  
釁豫於是籍民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麟由壽春犯廬  
州猓出涇口犯定遠江東安撫使張俊拒戰詔併以淮  
西屬俊命殿帥楊沂中至泗州與俊合沂中遇猓兵陣  
破之猓遁麟聞亦拔營走麟兵有自書鄉貫姓名而歸

者豫由此失人心金人聞麟等敗詰豫罪狀始有廢豫  
意矣豫覺請立麟為太子以規其意金人答曰徐當遣  
人咨訪河南百姓豫自麟敗意沮氣奪中原遺民口望  
王師七年三月帝進駐建康八月統制鄧瓊執呂祉以  
兵三萬叛降豫尋殺祉授瓊靜難軍節度使知拱州瓊  
勸豫入寇豫復乞師于金且言瓊欲自效金恐豫兵眾  
難制欲以計除之乃佯言瓊降恐詐命散其兵於是尚  
書省奏豫治國無狀當廢乃廢為蜀王初金主先令捷  
粹兀朮偽稱南侵至汴給麟出至武成麾騎翼而擒之  
因馳至城中豫方射講武殿兀朮從三騎突入東華門

宋史新編卷百十八

六

下馬執其手偕至宣德門強乘以羸馬露刃夾之囚于  
金明池翌日集百官宣詔責豫以鐵騎數千圍宮門遣  
小校巡閣巷間揚言曰自今不僉汝為軍不取汝免行  
錢為汝敲殺貌事人請汝舊主少帝來此由是人心稍  
安置行臺尚書省於汴以張孝純權行臺左丞相以女  
真胡沙虎為汴京留守李儔副之諸軍悉令歸農聽宮  
人出嫁豫願居相州韓琦宅許之後併麟徙臨潢封豫  
為曹王賜田居之紹興十二年卒豫僭王號凡八年未  
廢之先齊境內數見怪異梟鳥後苑龍撼宣德門滅宣  
德字大星隕平原鎮識者謂豫禍不出百日豫必滅之



未幾果廢豫之僭逆也索宗室居民間者承務處置  
匿不以聞尚書郎官李直南京守臣凌唐佐遣人持蠟  
書告其機事滄州進士邢希載上書乞通宋朝並遇害  
脩武郎末汝為致呂頤浩書被留不屈招東京留守上  
宮悟知楚州趙立與李道李橫皆不從召迪功郎王寵  
朝奉郎趙俊處士尹焯皆不至尉氏令姚邦基判原州  
米璞簽書博州判官廳公事劉長孺俱不汗偽命乃若  
馬定國進君臣名分論祝簡獻遷都國馬賦語多指斥  
至如許清臣毀景靈宮孟邦雄發永安陵礮犬吠堯蓋  
無責焉

宋史新編卷五十八

苗傅上黨人祖授在元豐中為殿前都指揮使隆祐太  
后南渡傅為統制官以所部八千人扈衛駐于杭州有  
劉正彥者不知何許人父法政和間為熙河路經略使  
死王事正彥歷武德大夫知濠州以平丁進功進武功  
大夫威州刺史初正彥討進請劉晏偕行正彥配已賞  
薄而晏獲峻遷由是缺望乃散所賜金帛與將士尋被  
命從六宮皇子至杭州建炎三年二月高宗從王淵議  
由鎮江幸杭州時諸大將如劉光世張俊楊沂中韓世  
忠分守要害扈衛者獨苗傅先是王淵裝大船十數自  
維揚來杭杭人相謂曰平陳通時殺奪富民家財也內

侍省押班康履頗用事肆為暴橫傅等恨之曰天子顛  
沛至此猶敢爾耶其黨張達復激怒諸軍曰能殺淵及  
內侍則人人可富朝廷豈能徧罪哉三月辛巳拜王淵  
同簽書樞密院事傅自負宿將疾淵驟貴正彥雖由淵  
進淵檄取所予兵亦怨之於是與王世修張達王鈞甫  
馬柔吉等謀作亂誣淵結宦官謀反正彥手殺淵以兵  
圍履第分捕內官凡無須者盡殺之揭淵首引兵犯闕  
中軍統制吳湛守宮門潛與傅通導其黨入奏曰苗傅  
不負國止為天下除害知杭州康允之聞變率從官扣  
閣請帝御樓百官皆從傅見黃屋猶山呼而拜帝憑閣

宋史新編卷五十八

呼二賊問故傅厲聲曰陛下信任中官軍士有功者不  
賞私內侍者即得美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猶未遠竄  
王淵遇敵不戰因友康履得除樞密臣立功多止作遙  
郡團練已斬淵首更乞斬康履藍珪曾擇以謝三軍帝  
諭以當流海島可與軍士歸營且曰已擢二人官矣賊  
下退帝問百官計安出軍器監葉宗諤曰陛下何惜康  
履遂命捕履傅即樓下腰斬履傅猶肆惡言謂帝不當  
即大位淵聖歸何以處也帝使朱勝非總樓下曲諭之  
傅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及遣使與金議和帝許諾即下  
詔請太后垂簾賊聞詔不拜曰自帝皇太子可立太后



諭之曰皇帝聖孝無失德強敵在外使吾一婦人簾前抱三歲兒何以今天下正彥等號泣固請語益不遜太后還入門帝遣人奏禪位勝非泣曰臣義當死乞下詔二凶帝屏左右曰當為後圖事不成死未晚是日帝幸顯忠寺甲申太后垂簾降赦帝留內侍十五人餘悉編置於是呂頤浩張浚等謀舉兵勝非內謀復辟從傅請改元明受語在勝非傳庚寅以傅為武當軍節度使傅等欲以所部代禁衛又欲邀帝幸徽越張澂勝非曲諭止之馮轡者即馮康國也張浚遣說二凶反正傅怒遣歸浚復遣轡諭以禍福既又復傅書謂其大逆不道傅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

九

等初聞浚集兵未之信及得浚書始悟見討遣苗瑀馬柔吉將部曲駐臨平以拒諸將兵事在張浚及馮康國傳賊聞勤王之兵大集即呼馮轡勝非議復辟乃四月戊申朔帝還宮從傅淮西制置使正彥副之詔復建炎號是日頤浩浚軍次臨平苗翊馬柔吉以兵阻河韓世忠率先鋒力戰張俊劉光世乘之翊敗走勤王兵進北關二凶引精兵二千夜開湧金門遁既入城世忠手執王世修以屬吏遂斬吳湛事在世忠傳傅等所過燔橋以阻官軍連犯衢州常山世忠請任討賊詔以為江浙制置使五月世忠發杭州賊黨張翼斬鈞甫及柔吉父

于首以降賊寇浦城縣夾溪而屯據險設伏以邀官軍統制官馬彥博死之賊乘勝犯中軍世忠揮兵直前正彥墮馬生禽之賊將江池殺五臯禽苗翊降衆悉解甲張達收餘兵入崇安喬仲福追殺之傅遁建陽土豪詹標覺之執送世忠七月世忠俘傅正彥以獻磔于建康市張達苗瑀及傅二子俱已前死詔釋餘黨杜充字公美相人登進士第歷集英殿修撰知滄州建炎初為北京留守遷樞密直學士提刑郭永嘗畫三策獻充充不省未謂之語在求傳一年代宗澤為留守兼開封尹三年歷知宣武軍節度使連拜尚書右僕射同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

平章事御營使初宗澤嬰結豪傑圖迎二帝澤卒充短於撫御人心疑阻兩河忠義之士往往皆引去留守判官宗穎嘗疏其失朝廷謂充有威望可屬大事呂頤浩張浚亦薦之故有是命高宗將幸浙西命韓世忠屯太平王瓊屯常州以充為江淮宣撫使留建康使盡護諸將劉光世韓世忠憚充嚴急不樂屬充詔移他州時江浙倚充為重而充日事誅殺無制敵方識者寒心金人窺江充遣將卻之一日當晝敵對江列陣而佯退衆信之守益懈敵謀知無備夜乘數十舟橫江直濟衆不能禦遂登岸充亟命統制官陳淬合二萬人邀擊於馬家



渡約王瓊俱進敵氣銳甚淬戰沒瓊引兵遁元軍潰建  
康遂陷充渡江保真州充嘗痛繩諸將銜之伺其  
敗衆將甘心焉充不敢歸居真州長蘆寺頗畜異志金  
完顏宗弼遣人說充當封以中原如張邦昌故事允遂  
降事聞高宗謂輔臣曰朕待充不薄何乃至是哉下制  
削充爵徙其子及壻於廣州粘罕薄充久之命知相州  
累遷行臺右丞相紹興和議成而充死矣

吳曦璘之孫挺之子以祖任至高州刺史挺卒起復  
濠州團練使累遷武寧軍承宣使又遷太尉會韓侂胄  
謀開邊曦潛畜異志因附侂胄求還蜀陳自強納曦賂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八

五

陰贊侂胄遂命曦興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興  
州利州西路安撫使曦至鎮諮副都統制王大節罷之  
更不除副帥而兵權悉歸於曦開禧二年朝廷議出師  
詔曦爲四川宣撫副使仍知興州自紹興末王人出總  
蜀賦移牒宣司勢均禮敵而侂胄以總計隸宣司副使  
得節制按劾而財賦之權又歸於曦未幾兼陝西河東  
招撫使曦與從弟覲及徐景望趙富米脩之董鎮共爲  
反謀陰獻關外階成和鳳四州于金求封蜀王侂胄日  
夜望曦進兵曦陽爲持重潛爲金人地以困王師侂胄  
不之覺金人犯西和曦時已布腹心于金將士未之知

猶力戰敵竊笑之金陷大散關曦退屯置口舉人陳國  
飾投匭上書言曦必叛侂胄不省十二月金遣吳端符  
詔書命印至置口封曦蜀王曦密受之翌日曦召幕屬  
諭意謂東南失守宜從權濟事王翼楊駿之抗言曰如  
此則相公八十年忠孝門戶一朝掃地矣曦曰吾意已  
決卽詣甲仗庫集兵將官語故祿禧禧青玉喜王大中  
等皆稱賀聽命曦北向受印正使程松聞變棄興元去  
三年正月曦遣將引金兵以四郡付之表鐵山爲界曦  
遂乘黃屋左纛僭坐位于興州卽治所爲行宮稱是月  
爲元年曦所統軍七萬併松軍三萬分隸十統帥聲言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八

七

約金人夾攻襄陽覲爲曦謀宜收用蜀名士以係民心  
於是陳咸自髡其髮史次秦塗其目楊震仲飲藥死王  
翊家拱辰皆不受僞命楊脩年詹父中家大酉李道傳  
鄧性善楊泰之悉棄官去合江倉官楊巨源與隨軍轉  
運安丙共謀誅曦會李好義與兄好古李貴等皆有謀  
交相結納二月甲戌夜漏盡巨源好義首率勇敢七十  
人斧門以入李貴卽曦室斬其首裂其尸丙分捕其二  
子及叔父柄弟睥賊黨米修之等皆誅之由曦首獻  
于朝璘子孫徙出蜀玠子孫免連坐

鄺瓊臨漳人業文爲州學生後更習武藝從軍有功歷



官楚州安撫使淮南東路兵馬鈐轄累遷正泰軍承宣使紹興七年兵部尚書呂祉為都督府參謀節制淮西軍時淮西將王德為都統制瓊副之二人因事交訟于督府瓊慮罪率所部十餘萬奔劉豫殺呂祉等語在張浚及祉傳豫授瓊靜難軍節度使知拱州金人廢豫以瓊為博州防禦使遷驃騎上將軍金人背和議兀朮率諸將南侵瓊與焉瓊嘗語同列曰瓊每見元帥臨陣督戰矢石交集而免胄指揮意氣自若身不避難將士孰敢愛死宜其所向無前也江南諸帥才能不及中人每當出兵必身居數百里外謂之持重或督召軍旅易置

宋史新編卷百八

三

將校僅以一介之士持虛文諭之謂之調發制敵決勝委之偏裨是以智者解體愚者喪師幸一小捷則露布飛馳增加佯級以為己功斂怨將士縱或親臨亦必先遁而又國政不綱纔有微功已加厚賞或有大罪乃置而不誅不即覆亡已為天幸何能振起耶衆以其言為然元帥即兀朮瓊又告兀朮以宋事成敗曰宋任宰相秦檜所謂亡國之大夫兢兢自守惟顛覆是懼吾以大軍臨之彼之君臣方且心破膽裂將哀鳴不暇蓋傷弓之鳥可以虛弦下也既果如其計兀朮大喜金兵初陷亳州也瓊為守及王德克復瓊乃遁去再陷再為守兀

六年遷至泰寧軍節度使又遷歸德尹加金紫光祿大夫

夫卒

徐文者膠水人少為商後應募從軍能揮巨刀重五十斤人呼為徐大刀累有戰功高宗擢至淮東浙西沿海不寧都統制紹興二年立御前忠銳軍凡七將文其一也大將閻臯與文有隙因譖其謀叛遣都統朱師敏襲文文遂率戰艦數十艘泛海歸劉豫豫連擢文海道副都統兼總管文教豫自海道襲臨安不果其後金人背盟兀朮等南侵陷我州郡文效力居多累官定海軍節度使致仕遷龍虎衛上將軍卒

宋史新編卷百八

四

施宜生者邵武人自少博聞強記未冠由鄉貢入太學政和四年登上舍第試學官授穎州教授宜生困于場屋遇一僧善相謂之曰子面有權骨當為公卿然子身之毛皆逆且覆腕必有以合乎此乃可貴也宜生大喜會金兵入汴宜生南奔遂從巨盜范汝為於建劔汝為收宜生變服為秦之吳翁家傭未幾歸劉豫為陳取宋之策授以官金人以其才藻擢至禮部侍郎翰林侍講學士紹興末為賀宋正旦使館伴張燾以首丘風之宜生頗有貳志返國為其介所發金主烹之

張中孚者其先自安定徙居張義堡父達累官太師封



慶國公中孚以父任補官金兵圍太原父戰沒中孚率部曲十餘人入金軍中得其尸以還歷擢知鎮戎軍兼安撫使屢從吳玠張浚拒金兵浚退保巴蜀中孚權帥事既而金兵次涇州中孚率將吏降金主以為鎮洮軍節度使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略安撫使後為陝西諸路節制使知京兆府金人以河南地歸宋中孚遂入宋元末再取河南陝西移文徵中孚復仕金連遷尚書左丞加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崇王卒弟中孚亦以父任歷涇原副將知德順軍金人取陝西中孚遂降除招撫使以功累至涇原路經略使知平涼府其後歸宋仕金並與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八

五

中孚同荐擢中孚封崇國公歷吏部尚書真定臨洮二尹熙秦諸路都總管加開府儀同三司卒中孚兄弟以公卿子受宋厚恩且其父戰死於金蓋不共戴天之讎也乃比肩北面為之效忠君親之倫滅矣同時叛者又有李成孔彥舟二人皆起盜賊是何足責哉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八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九

列傳一百三十一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叛臣下

李全

劉整

呂文煥

呂文煥字文煥

夏貴

范文虎

留夢炎

李全淮州北海寧家子也銳頭露目權譎善下人以弓馬趨捷能運鐵槍號李鐵槍初金主避元兵竄于汴民苦橫斂思亂於是劉二祖起霍儀繼之彭義斌石珪夏全時青裴淵等附之楊安兒起以舅劉全為帥閭閻通童友張正中孫武正等附之全與仲元福聚眾數千劉慶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九

一

福國安用鄭衍德田四千洋等咸附之元兵退金乃遣兵討捕安兒敗妹四娘子狡悍善騎射劉全等奉而統之稱曰姑姑眾尚萬餘全以其眾附楊氏通焉遂嫁之霍儀敗其徒彭義斌等歸李全有定遠民季先者安兒嘗處以軍職及是竄緣鎮江武鋒卒沈鐸見楚州守應純之道豪傑願附意時江淮制置李珪淮安撫崔與之皆令純之沿江增戍恐不能禦乃命先為機察諭意羣豪敘復鐸為武鋒軍副將辟楚州郡監與高忠皎各集忠義民兵分二道攻全先遂以李全五十人附忠皎合兵攻剋海州全分兵襲破莒州禽其守臣別將于洋



又克密州兄福又克青州全因得授武翼大夫京東副總管純之密聞于朝謂中原可復丞相史彌遠鑿開禧事不明招納密教珏等慰接之號忠義軍就聽節制詔依武定軍生券例放錢糧萬五千人名忠義糧東海馬良高林宋德珍等萬人遂輻湊漣水鐸納之全與劉全俱起羨心焉嘉定十一年全圍海城不下分兵襲密州禽黃摑十二年金人圍淮西急帥司調全與季先石珪軍援盱眙先進駐天長全進駐盱眙鼎立以待敵全至渦口值金將乞石烈牙吾答名盧鼓槌者將濟全掩擊之金兵溺淮者數千俘獲甚衆數日又與阿海戰化陂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

湖大捷殺金數將得其金牌三圍俱解全喪失亦衆阿海者金所謂四駙馬也全進達州刺史全說降金元帥張林以青莒等十二州來歸全與林結為兄弟表聞授林武翼大夫京東安撫兼總管餘授官有差授全廣州觀察使京東總管慶福義斌皆為統制先是制置使賈涉以朝命督戰立賞約全乃致金牌干涉云殺四駙馬所獲者故全有是授而四駙馬實不死也十三年全至楚州屬召先赴行在全自渦口之捷有輕諸將心獨先嘗策戰助威望不下已患之乃陰結制帥所任吏莫凱使譖先先卒全喜而心益貳涉乘先死欲收其軍轍統

制陳選往漣水以總之先黨裴淵宋德珍孫武正及王義深張山張友拒而不受潛奉石珪為統帥全伺知之乃見涉請討珪珪素通好於元至是枝窮殺淵而挾武正德珍與其謀主孟導歸元漣水軍未有所屬全求併將之全又白制府請于朝以劉全為總管駐揚州分數千兵從之而將其衆十四年正月金人將南來全請於涉欲與劉瑄共圖泗州伐其謀涉許之全兵攻尅泗州之西城入城布守瑄徙盱眙芻粟以實之未幾盧鼓槌來取西城全戰敗統制賴興死全遁歸資糧器械悉以委敵金人既陷蘄州扈再興趙范及其弟葵邀擊于天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

三

長全隨行襲金人後謁而賀曰二監軍已立大功乞以餘寇付全追之全追不甚力亦以是進承宣使十五年二月瑄再取西城盧鼓槌背城力戰戒張惠必獲全不獲則斬惠即陳躍馬奔全壁棄所執兵請降全掖而起之惠號賽張飛者也不數日惠戲下數千人皆潛至全與惠歸請于制置司官之令自總一軍膠西當登寧海之衝百貨輻湊全使其兄福守之為窟宅計輦貨車夫皆督辦於林林不能堪福怒謂曰若背恩耶待與都統提兵取若頭爾林懼歸于元福狼狽走楚州冬加全昭信軍節度林猶遺涉書詆全謂已非叛涉以咎全全請



為朝廷取之乃提師駐海州以迫林林走全遂入青州  
十六年二月涉勸農出郊恭歸入門忠義軍遮道涉使  
人語楊氏楊氏馳出門伴怒忠義而揮之道開涉乃入  
城自是以疾求去甚力五月被召卒丘壽邁攝帥事全  
請曰忠義烏合尺籍函恭莫若別置新籍一納諸朝一  
申制閫一留全所庶功過有攷請給無弊壽邁善而諾  
之全乃合帳前忠義悉籍之盡統其軍時人莫悟十一  
月許國自武階換朝議大夫淮東安撫制置使先是國  
奉祠家食數言全必反欲傾涉而代之會召國奏事國  
疏全茲謀甚深反狀已著非有豪傑不能消弭蓋自鬻

宋史新編卷百八十九

四

也吏部侍郎喬行簡上疏論國望輕不宜帥淮不報山  
陽參幕徐晞稷雅意開闔及聞國用晞稷闕望乃騰國  
奏注釋以寄全全得報不樂十七年正月國之鎮楊氏  
郊迂國辭不見楊氏慚以歸國既視事痛抑北軍有與  
南軍競者無曲直偏坐之稿賚十裁七八八月全謁國  
庭趨國端坐納全拜不為止全退怒甚國之容章夢先  
主幕議劉慶福謁見夢先責客將令隔簾貌喏慶福亦  
不能堪全欲往青州懼國苛留更折節為禮因會席開  
出劄白事國見其細故判從之全即席再拜謝自是動  
息必請得請必拜國大喜語家人曰吾折節此虜矣全

遂任青州實慶元年全遣慶福還楚城使為亂潛約盱  
眙四軍相應四將不從於是慶福等謀中輟止欲快意  
於許國焉國晨起莅事忽露刃充庭客駭走國厲聲曰  
不得無禮矢已及穎流血蔽面國走亂兵悉害其家人  
縱火焚官寺兩司積蓄盡入賊國絕城走伏道堂中宿  
焉是日慶福首殺夢先以報宿憾明日國縊于途時忠  
義統領王文信提本部兵歸揚州謀縛守以其城獻事  
世為鈐轄趙拱所阻文信遂與劉全還楚州盱眙總管  
夏全聞山陽得志亦懷異圖劉瑋厚賂之乃止及文信  
亂瑋懼夏全復動乃使卞整將兵三千視之使不敢動

宋史新編卷百八十九

五

整以邀文信為辭引兵還揚州因偽言盱眙失守卞整  
為亂於是揚州復震城門晝閉史彌遠當國懼激他變  
姑涵忍而後圖之謀帥莫可以徐晞稷嘗倖楚州守海  
州得全歡心晞稷亦勇往乃授淮東制置使令屈意撫  
全時慶福以事濟報全全牒義斌等曰許國謀反已伏  
誅矣爾軍並聽我節制義斌罵曰逆賊背國厚恩擅殺  
制使此事皆因我起我必報此讎乃斬齋牒人南向告  
天誓眾見者憤激全自青州至楚城伴青慶福不能彈  
壓致忠義之鬪斬數人請待罪朝廷未之詰趙范時知  
揚州兼提點刑獄得制置印于潰卒中以授晞稷全遣



騎逆晞稷已卯晞稷入楚城劉全躍馬登郡廳晞稷迎之全及門下馬拜庭下晞稷降等止之賊眾乃悅四月時青使人偽為金兵道邳州出漣水奪全田租而伏騎八百以待全引騎度淮與鬪伏發全敗圍之慶福以兵往拔全出全與慶福俱重傷歸楚州丁勝張世雄欲乘全敗舉兵追北軍晞稷止之全後知其謀對晞稷詰之二人不為屈然懼禍及已晞稷乃潛授世雄勝軍統制教使逃而陽索之北軍追世雄世雄且走得達揚州晞稷屢令全還戰馬軍器于制司全唯唯退招姚紳及將校飲酒酣全語之故一人曰不若有官者棄官無

宋史新編卷百九

六

官者歸山東為百姓一人抵掌憤然使全反全陽罵之紳以告晞稷翌日全見晞稷求納官晞稷撫之而去自是不復誰何其後至以恩府稱全恩堂稱楊氏而手足倒置矣五月全取東平不克引兵攻恩州明日義斌出兵與全鬪全敗慶福往救又敗全退保山崗抽山陽忠義以北遣人求晞稷書與義斌連和義斌納全降兵兵勢大振進攻真定降全將武仙衆至數十萬致書沿江制置使趙善湘曰不誅逆全恢復不成時四總管亦各遣計議官致書乞助討賊范亦以為言不報全貽書制置司誣義斌叛晞稷繳達之時朝廷知義斌之功憚全

未欲行賞未幾義斌俟命不至拓地而北與元兵戰于內黃之五馬山元兵說之降義斌厲聲曰我宋臣且河北山東皆宋民義豈為他臣屬耶遂死之戲下王義深等復歸全全使人說時青亦附全二年三月元兵攻青州全大小百戰終不利嬰城自守朝廷初以力未能討故用晞稷調護及傳全被圍稍欲圖賊晞稷畏懦幸全未歸以苟歲月朝廷方謀易帥劉瑋又在盱眙雅意建閩又見賊勢稍孤意功名可立使鎮江副都統彭忞延舉京師忞亦垂涎瑋從史尤力九月以瑋知楚州兼淮東制置使忞代知盱眙晞稷不知也乙亥晞稷以戶

宋史新編卷百九

七

部侍郎召已出知袁州十一月瑋至楚州忞激夏全曰楚城賊黨不滿三千健將又在山東劉制使圖之收功在旦夕太尉宜往赴事會何端坐為夏全欣然領兵徑入楚城時青亦自淮陰移屯城內瑋且駭且恐勢不容卻復就二人謀焉時傳全已死福欲分兵赴援兵少卒不往甲子瑋令夏全盛陳兵楚城賊黨震恐楊氏賂夏全求緩師乃止三年二月楊氏使人行成于夏全曰將軍非山東歸附耶孤死免泣李氏淑夏氏寧獨存全許諾楊氏盛飾出迎與按行營壘曰人傳三哥死吾一婦人安能自立便當事太尉為夫子女玉帛干戈倉廩皆



太尉有望即領此誠無多言也夏全心動乃置酒歡甚飲酣就寢如婦更與福謀逐辛卯全令賊黨圍州治焚官民舍殺守藏吏取貨物時甲精兵尚萬餘窘束不能發一合夜半縋城僅以身免全既逐甲歸楊氏拒之意楊氏反目圖已明日大掠趨盱眙欲爲亂張惠范成進閉門不得入翔淮上惠成進出兵欲勸之夏全狼狽歸金人納之是舉也張正忠不從亂經妻女子庭并已自焚報至中外大恐劉璋自劾未幾死初姚狝從賈涉辟楚州推官全喜其附已爲引重當路得改秩全請以通判青州國之死全借狝撫定以誑衆以功入

宋史新編卷百九

朝三月以狝爲軍器少監知楚州兼制置狝辟鄭子恭杜未等爲幕客留母及其子于京買二妾以行至城東艤舟以治事楊許狝入城乃入寄治僧寺極意娛之四月李全欲歸元懼衆異議乃焚香南向再拜欲自經而使鄭衍德田口救之曰譬如爲衣有身愁無袖耶今北歸蒙古未必非福全從之乃約降元元兵入青州承制授全山東行省慶福在山陽自知已爲厲階懷不自安欲圖福以自贖福知之亦謀去慶福福病旬餘張甫者素厚慶福懼福疑已乃勸慶福往問疾福殺慶福及甫甫本金元帥封高陽公歸全者也福以慶福頭納狝

狝大喜未日慶福首禍一世英雄今頭落措大手耶飛報于朝遣子恭繼奏捷璋之敗儲積掃地綱運不續賊黨籍籍謂福所致福數見狝及僉幕促之皆謝以朝廷撥降未下福曰朝廷建閫開幕不支忠義錢糧是欲立制閫以困忠義也六月福乘衆怒與楊氏謀召狝飲狝至而楊氏不出就坐賓次左右散去福以狝命召諸幕客以楊氏命召狝二妾諸幕客知有變不得已往未朝服至八字橋福兵腰戮之未南望再拜就斃二妾之入狝及見之福兵欲害狝鄭衍德救之得免去須鬢縋城夜走徒步歸明州未幾死朝廷以淮亂相仍遣帥必斃

宋史新編卷百九

九

莫肯往來始欲輕淮而重江楚州不復建閫就以帥楊紹雲兼制置改楚州名淮安軍命通判張國明權守視之若羈縻州然賊徒黨塞南門開北門支邑民田皆以少價抑買之自收賦以贍軍錢糧不繼如故賊將國安用閫通歎曰楚州物賤可以樂生而劉慶福爲不善怨仇相尋使我曹無所衣食與張林邢德王義深五人共議殺福及楊氏以獻於是衆帥兵趨楊氏家福出德手刃之相屠者數百人有郭統制者殺全次于通殺一婦人以爲楊氏函其首并福首獻紹雲紹雲釋送京師頃朝甚喜檄彭化張惠范成進時青儂兵往楚州便宜



盡戮餘黨未幾傳揚氏故無恙所殺者乃全次妻劉氏也  
也任輕儇每供四總管弄戲得歡不敢自決力遜惠成  
進二人即提兵入楚城與林等五人歡宴議分北軍為  
五使五人分掌之請制府及朝廷處之廟議謂青望重  
惟聽青區畫省檄之下不及惠成進青亦恐禍及密遣  
人報全于青州遷延不決惠等歸盱眙賊黨復振紹雲  
赴樞密稟議准東總領岳珂攝制府事惠成進既歸錢  
糧缺乏密約降全盧鼓槌許之二人給忙曰南北軍易  
致激變宜令出入無得帶刀忙從之二人每宴忙必徧  
迨皂隸忙皆不悟八月辛酉復燕忙酒半縛忙忙從者

宋史新編卷百十九

無寸鐵且醉皆就縛即日渡淮輸款以盱眙附盧鼓槌  
于泗州金兵至開門接之諸軍不戰皆降盧鼓槌與惠  
釋憾連媼金官惠有加俾專制河南以拒元自是金人  
窺淮東益急朝廷調京湖制置司兵萬人屯青平山以  
備全全得青報慟哭力告元將求南歸不許斷一指示  
不畔許之承制授山東淮南行省得專制山東而歲獻  
金幣十月丙辰全與元張宣差并通事數人至楚州服  
元衣冠文移紀甲子而無號義深走金安用殺林德自  
贖丁巳全邀青及張國明于淮陰國明辭疾青父子同  
至全推殺其子者郭統制斬之全亦惡青反覆青與妻

俱被害遂併青軍紹定元年春全厚募人為兵不限南  
北宋軍多亡應之又募南匠大治舳舻船自淮及海相  
望其秋全及楊氏大閱戰艦于海洋十一月全至楚州  
全山東經理未定而貢于元歲不缺故外恭順于宋以  
就錢糧往往留貨輸元宋得少寬北顧之憂遣餉不輟  
二年四月全以糧少為詞遣海舟自蘇州洋入平江嘉  
興告糴實欲習海道規畿甸也三年二月御前軍器庫  
火得縱火者楚州軍穆椿全實遣之於是先朝兵甲盡  
喪矣全擬先據揚州渡江衍德等曰通泰鹽場在焉莫  
若先取為家計全欲朝廷不絕錢糧乃挾元李宋二宣

宋史新編卷百十九

差恫疑虛喝使國明達諸朝而元實未嘗資全兵有識  
李宣差者曰此青州賣藥人也七月召國明稟議全以  
寶王資其行宿從所過揚言李相公英略絕倫其射五  
百步朝廷莫若裂地王之與增錢糧使當邊境徧餽要  
津求主其說既見廟堂以百口保全不叛八月全羅麥  
舟過鹽城縣權制置翟朝宗嗾尉兵奪之全怒水陸數  
萬徑擣鹽城據之知縣陳遇踰城走公私鹽皆沒於  
全朝宗乃遣下整領兵扼境全留鄭祥董友守鹽城提  
兵往楚全言于朝稱遣兵捕盜過鹽城令自棄城遁  
軍民驚擾未免入城安眾乃加全兩鎮節今釋其遣



諭之全曰朝廷待我如小兒啼則與果不受朝廷為罷  
朝宗通判揚州趙璩夫暫攝事節制鎮江滁州軍馬趙  
范趙葵慮全必反累疏力言之史彌遠不納全造舟益  
急至發冢取黏板鍊鐵錢為釘熬人脂擣油灰列炬繼  
畧招沿海亡命為水手又給璩夫以元為詞邀增五千  
人錢糧求誓書鐵券朝廷猶遣餉不絕全得米即自轉  
輸淮海入鹽城以贍其眾他軍士見者曰朝廷惟恐賊  
不飽我曹何力殺賊射陽湖人至有養北賊戕淮民之  
語聞者太息全又遣人以金牌誘脅周安民等造浮梁  
于諭口以便鹽城來往又開馬擺港壽河引淮船入湖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

五

為攻撓水砦計十月朝命趙善湘為制置使以圖全全  
言於善湘曰趙制置岳總管二趙兄弟人自為政使全  
難處全欲決定去就親往鹽城存劄若有疾全疑全者  
如趙知府輩便可提兵決戰設能滅全高官重祿任彼  
取之如或不能方表全心善湘甚憤范亦請調兵執政  
鄭清之袁韶等議合方贊計全事遂決十二月金字牌  
進善湘煥章閣學士江淮制置大使范直徽猷閣知揚  
州淮東安撫副使弟葵直寶章閣淮東提點刑獄兼知  
滁州俱節制軍馬全子才軍器監濶制置司參議官下  
詔聲全全罪削其爵停給錢糧勅善湘等討之仍促荆

襄淮西諸軍赴援全兵突至灣頭揚州副都統下勝拒  
之時朝廷猶有內圖戰守外用調停之說璩夫得彌遠  
書許增萬五千人糧勸全歸楚州璩夫以授全全櫛書  
不受曰丞相勸我歸丁都統與我戰非相給耶遂引兵  
抵泰州知州宋濟迎降全入盡收子女貨幣及是全聞  
范葵已入揚州城谷衍德鞭之曰二趙入揚州矣江其  
可度耶今惟有徑擣揚州耳乃配兵守泰州悉出眾宜  
陵至灣頭立砦據連河之衝使胡義將先鋒馬駐平山  
堂伺三城機便全攻城東門不利全隔濠見葵而去語  
在葵傳全連日接戰俱不利會襄兵萬人至真州上埧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

五

統制張達監軍張大連不設備魚貫而行全哨馬帥田  
四擊之為數截殲者五千達大連死之城中不知也襄  
兵敗全兇焰益振復引輕騎犯州城南門統制陳達率  
勁弩射之范葵出軍迎擊乃去是日全玠等距淮安十  
里焚全砦柵全將劉全出戰玠軍不利退屯寶應全志  
吞三城而兵每不得傳城下全乃用宗雄武計築長圍  
以困三城全張蓋奏樂平山堂布置築圍指揮閒暇范  
葵令諸門以輕兵牽制親帥將士出堡砦西全分路磨  
戰自辰至未殺傷相當越二日范出師大戰玠等破全  
將張友于都倉數日葵出戰又捷四年正月范葵累與



全戰俱捷始全反謀雖成然多顧忌好進喜事者欲挾賊為重或陰贊之謂激作愈甚朝廷愈畏則錢糧愈增又許身任調停之責故全兵將舉而張國明先召全之託詞陳遇棄城及歸過三趙圖已蓋成謀也及三趙用宋師集諸閩易國明沮削全官爵罷支錢糧攻城不得欲戰不利全始自悔忽忽不樂常歎曰國明誤我望日全置酒高會平山堂有卒識其槍垂雙拂為號以報范喜謂葵曰此賊勇而輕若果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銳數千而西取官軍素為賊所易者張其旗幟誘之范麾軍竝進葵親搏戰諸軍爭奮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十

宋史新編卷百九

十四

城李虎軍已塞其甕門全窘從數十騎北走葵率諸將以制勇寧准軍蹙之賊趨新塘新塘自決水後淖深數尺會又晴浮戰塵如躁壤全騎陷淖不能拔制勇軍奮長槍二十餘亂刺之全曰無殺我我乃頭目先是令獲頭目無得爭以為獻故羣卒碎其尸而分其鞍馬器甲并殺三十餘人類非卒伍俱不暇問三日間追賊黨連破之俘斬及奪回糧輿蔽野葵使人瘞新塘骸骨得左掌無一指蓋全支解也揚州平善湘以露布上帝驚喜太后舉手加額國明輩懼禍及已云全未死至資遊士助煽之及泰州凱奏繼上浮言始定三月庚寅禱祭有

梟鳴于牙占之吉別遣全子才率王曼等將萬五千人與子玠倚角取鹽城四月壬戌范葵遣諸軍薄淮安城下賊大敗死者萬餘五月丙戌朔官兵攻城自丑至未五城俱破斬首數千級生擒數百人燒岩柵萬餘家夷五城餘址賊始懼已亥子才率趙必勝王曼軍移岩西門道遇賊大戰又敗之楊氏諭衍德等曰二十年梨花槍天下無敵手今事勢已去撐拄不行我欲歸老漣水汝等請降可乎翌日楊氏絕淮而去賊黨遣使款軍門范等密聞于朝不可范乃陽許以誤之衍德等自知降亦不免始送款于金六月己未大戰于河西三岩賊大

宋史新編卷百九

十五

敗楊氏歸漣水甲子復大戰淮安遂平議乘勝復淮陰兵未行淮陰降金繼得探報云宋師遲一宿攻城淮安亦為金有矣於是全所據州悉平全之寇泰州官屬十有九人皆迎降獨教授高夢月不汗又有海陵簿吳壽罵賊而死各褒贈錄壽一子楊氏竄歸山東數年而後斃全子松壽又名壇仕元為江淮大都督亦嘗窺海道犯淮安景定三年以漣海三城來歸獻山東郡縣請贖父過詔授壇保信寧武軍節度使封齊郡王復全官爵明年元兵圍濟南壇兵敗死焉

劉整鄧州人自金避亂入宋得隸荆湖制置使孟珙麾



下珙攻金信陽整為前鋒夜縱十二勇士渡塹登城襲擒其守還報珙大驚擬之唐李存孝十八騎拔洛陽也乃書其旗曰審存孝累遷知瀘州兼潼川安撫副使元兵以內難解鄂州圍督帥賈似道用整計殺殿兵以肅清間整與南方諸將多不相能制置使呂文德俞興尤忌之會似道託會計邊費以陷諸閩整遂為興所按整懼乃籍州之十五郡戶二十萬降于元景定二年七月也元主忽必烈授整夔府行省兼安撫使給以金符數年為鎮國上將軍都元帥總漢軍方整之叛也興率兵討整屢為所敗安撫高遠兵亦屢敗四川都統張桂及

宋史新編卷百十九

六

統制金文德曹顛俱戰死顛闔門死整每為元主言宋可圖宜益屯兵廣儲積又曰臣願效犬馬勞先攻襄陽撤其捍蔽元之群臣沮之整又曰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為正統今何置一隅不問自棄正統耶於是元主意決遣整同阿木督兵圍襄陽城鹿門堡及白河口為攻取計既而築實心臺於漢水中流多置戰具又築外圍以斷援兵造戰艦習水軍以奪中國長技皆整謀也咸淳八年五月荆湖制置使李庭芝遣都統張順張貴援襄陽整邀擊順死之惟貴得入城數月貴率兵出求援整謀知迎戰于龍尾洲殺貴殲其眾庭芝以金印牙

符授整漢軍都元帥盧龍軍節度使封燕郡王為書使求寧僧持送整所以間整事覺整對元主曰宋設此以殺臣臣實不知元主命整復言謂受元主命不敢負也時襄陽拒守已五年整計襄樊唇齒宜先攻樊城九年樊守將范天順牛富俱戰死整屠其城遣所擒宋將唐末堅諭襄帥呂文煥文煥遂降元主賜整田宅金幣良馬整謂元主曰襄陽破則臨安搖矣若將所練水軍乘勝長驅長江必皆非宋有元主改整行淮西樞密院事陞驃騎上將軍行中書左丞尋詔整別將兵出淮南整銳欲渡江首將止之不果行及聞伯顏入鄂捷憤惋而

宋史新編卷百十九

七

卒整乘蒙古方張之勢而效其知能以圖富貴宋之亡皆整為之忍矣哉呂文煥安豐人文德之弟也文德有材勇淮帥趙葵招致麾下累功擢夔路策應使景德二年授太尉京湖安撫制置使兼知鄂州劉整叛俞興罷文德兼四川宣撫使復瀘州遂授開府儀同三司四年浚築鄂常澧城池迄事加寧武保康軍節度使度宗屢賜褒詔授少傅時劉整獻計元主謂南人所恃惟文德然可以利誘乃遣文德王帶求置榷場於襄陽城外仍築土壻以護居積文德為請於朝外通互市內固堡壘時出兵哨掠



始倍為所賣後聞元人益兵圍襄樊為必取之計文德嘆曰誤國家者我也疽發背乞致仕授少師衛國公尋卒贈太傅諡武忠德祐元年追封和義郡王呂文信者亦文德弟也歷官武功大夫沿江制司諮議官德祐初與元兵戰于南康死之贈定遠軍承宣使文煥度宗時自帶行御器械改知襄陽兼京西安撫副使元阿木同劉整攻襄陽文煥拒守凡五年頗有勞咸淳九年樊城陷文煥遂納笏籥與其子俱降元且為畫攻鄂策請身為先鋒元主即以文煥為襄陽大都督恭帝即位文煥引元兵攻破沙洋城執守將王大用總管王虎臣翌日

宋史新編卷百八十九

六

連破新城殺都統邊居誼語在居誼傳未幾文煥帥兵犯鄂州都統程鵬飛及權守張晏然以城降太皇太后謝氏詔文煥息兵脩好不省及獨松關陷遣兵部侍郎呂師孟等使元軍師孟文德子也因詔文煥贊和議亦不省德祐二年伯顏兵至臯亭山太皇太后遣使奉璽迎降伯顏令文煥慰諭太皇太后文煥因入內上表謝而出有曰茲銜北命來抗南師視以犬馬報以仇讎非曰子弟攻其父母不得已也尚何言哉伯顏拘文天祥於軍中祈請使吳堅賈餘慶等繼往伯顏引天祥與同坐天祥面斥餘慶賣國且讓伯顏失信文煥從旁諭解

天祥并斥文煥及師孟謂父子兄弟受國厚恩不能以死報國乃合族為逆文煥大慙恚師孟語在天祥傳中呂文福者文煥從弟也歷典方州擢知閩門事又擢常德辰沅澧靖五郡鎮撫使知沅州恭帝立元兵日逼文福以所部淮兵入衛降詔褒獎尋加福州觀察使又加保康軍承宣使遣使趣之文福至饒州殺使者入江州降元於是常德鼎澧皆降矣呂師夔者亦文德子也歷官提舉江州興國宮請募兵禦元師許之德祐元年陳奕既降元以元兵攻蘄州師夔適擢權刑部尚書都督府參贊公事不受命乃與知江州錢直孫遣人如蘄州

宋史新編卷百八十九

七

請降伯顏入江州師夔設宴庾公樓飾宗室二女以進伯顏却之師夔與知信州謝枋得雅友善至是師夔以元兵取江西攻信州枋得敗走錢榜捕之執妻子下獄妻李死焉端宗之趨廣也師夔同元酋阿里海牙及塔出等率兵攻襲廣州諸郡故帝日航海無寧居云陳奕者初諂事賈似道之玉工以求進自小官躡貴顯為制置使知黃州程鵬飛既降元以元兵攻黃州奕遣人請降于壽昌軍且求名伯顏曰汝率眾來歸何慮名爵許以沿江大都督奕大喜遂以城降奕子巖知安東州奕以書諭之巖亦出降元主擢文煥諸人至中書左右丞



或參知政事皆治行省事云

夏貴溧陽人埋宗時為諸將累立戰功擢至保康軍承  
宣使左金吾上將軍知淮安兼淮東安撫副使京東招  
撫使賜金帶前後賜溧陽田六十頃既而知廬州兼淮  
西安撫副使改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度宗又  
賜金帶為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黃州累加檢校少保兼  
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又為淮西安撫制置使兼知廬州  
賜錢百萬激犒咸淳十年元兵連攻陽邏堡夏貴兵俱  
敗貴沿江縱兵大掠歸廬州德祐元年元兵與孫虎臣  
戰于丁家洲虎臣兵敗奔魯港貴不戰而去故諸軍盡

宋史新編卷百九

二十

潰元兵日逼加貴開府詔以所部兵入衛時貴已蓄異  
志縱北軍岳全還致款附意明年正月元兵犯臨安貴  
遂以淮西降元貴遣從子招知鎮巢軍洪福福斬之既  
而福被執貴莅殺其二子并殺福福數貴不忠大詬之  
當姜才之被執臨刑也貴在傍亦為才所切齒語在才  
傳元主擢貴至江淮行省左丞致仕仍官其子孫

范文虎乃天順之從父呂文德之壻也景定中以戰功  
遷至左領衛大將軍主管侍衛步軍司兼馬軍司尋以  
白鹿磯功賞七官咸淳中遷殿前副都指揮使元兵犯  
襄樊命文虎總統殿司兩淮諸軍援之賜錢百五十萬

犒師文虎陰蓄異志貽書丞相賈似道請從中制勿聽

命閩帥李庭芝於是文虎日恣淫樂久不進兵比戰又  
不力兵屢敗統制朱勝總管朱日新鄭阜先後被獲所  
喪舟楫甚眾及樊城陷襄陽降給事中陳宜中請誅文  
虎似道庇之仍知安慶府事詳庭芝傳德祐元年正月  
元兵犯江州文虎遣人以酒饌迎犒及犯安慶文虎遽  
以城降伯顏授文虎兩浙大都督文虎持元主詔往諭  
安豐壽州諸鎮復同失里伯史樞率兵招安豐軍呂文  
煥陳奕先已降元用事太皇太后謝氏詔論文虎三人  
使通和議息兵文虎等方且為元將兵日攻陷州郡乃

宋史新編卷百九

三

籍三人家二年正月元兵逼臨安恭帝降元駙馬都尉  
楊鎮等奉二王渡浙江入閩伯顏諭文虎率勁兵五千  
追之至婺州不及而還伯顏以臨安府為兩浙大都督  
府命文虎同亡古帶入城視事宋宗室孟余謀起兵事  
泄文虎執而斬之元主擢文虎參知政事至平章政事  
皆治行省事云時諸城守將降元者甚眾若池州都統  
張林京湖宣撫朱禩孫湖北制置副使知江陵府高逢  
成都安撫使外萬壽知太平州孟之縉知平江府潛說  
友嘉興安撫劉漢傑建康都統徐旺榮鎮江統制石祖  
忠此其大者餘見本紀中元主嘗召詰其降之易對曰



宋有強臣賈似道擅國柄每輕武臣故心離而體解元主曰此惟似道一人之過耳汝主何負焉然則似道之輕汝也固宜

留夢炎衢州人淳祐五年登進士第一咸淳元年自權禮部尚書遷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未幾進樞密使四年以觀文殿學士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德祐元年六月入朝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兵馬臺臣劾賈似道誤國請寤嶺表籍其家夢炎庇似道欲輕其罰簽樞高斯得力辨之斯得與平章事王爚御史俞浙相繼罷去皆夢炎為之十月進左丞相時元兵日迫中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九

三

外文武諸臣率避禍逃竄大皇太后榜朝堂甲以國法弗能止乃十一月夢炎遁大皇太后兩遣使召之不至以為江東西湖南北宣撫大使二年元將唆都陷衢州夢炎遂降宋亡丞相文天祥被執元主忽必烈欲官天祥不為屈曰倘得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王績翁同夢炎降者謀之夢炎欲合宋臣十人請於元主釋天祥為道士夢炎曰使天祥復號召江南置吾輩何地天祥竟被誅元授夢炎禮部尚書至翰林學士承旨元主嘗以夢炎葉李優劣問趙孟頫對曰夢炎臣之父執重厚有大臣器葉李所讀書臣皆讀之所知所

能臣皆知而能之元主曰汝以夢炎優於李耶夢炎為宋狀元至宰相當賈似道誤國依阿取容李以布衣乃伏闕上書是賢於夢炎也夢炎仕元凡二十年告老卒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九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九

三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 列傳一百三十二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祺著

世家中

夫百川朝宗于海其勢順也燭火不能與太陽爭明其分定也是故有王者作則萬姓戴羣雄歸苟負固相抗衡不可以言智矣自五季之亂豪傑蜂起各建號據土傳其子孫迄宋興凡五國三鎮江南則李煜西蜀則孟昶吳越則錢俶廣南則劉鋹太原則劉繼元湖南則周保權荆南則高繼冲漳泉則留從效陳洪進太祖平江湖蜀廣復得荆南太宗平太原復得漳泉吳越六十年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

南唐李氏 西蜀孟氏 吳越錢氏

南唐李景徐州人父昇吳楊行密將徐溫養子冒姓徐名知誥受吳禪國號齊改元昇元僭號居金陵復姓李改名昇自云唐宗室後改國號唐封景吳王改封齊王立七年卒景襲位改元保大周顯德中屢破景軍既連克揚州將議濟江景大懼請盡割江北地畫江為界稱臣歲貢數十萬許之於是稟正朔表稱唐國主世宗答

書用唐報回鶻可汗之制云皇帝恭問江南國主建隆

元年太祖受命景屢遣使入貢太祖亦厚賜之初景襲位也屬中原多故跨據江淮三十餘州擅魚鹽之利即山鑄錢物力富盛嘗試貢士高祖入關詩頗有窺覷中上之意自世宗平淮甸寢以衰弱及太祖平揚州日習馬舫戰艦於京城之南池景懼甚其小臣杜著偽作商人由建安渡來歸又彭澤令薛良坐事責授池州文學亦挺身來奔獻平南策景聞之益懼太祖命斬著於下蜀市良配隸廬州衙校景乃安終以國境蹙弱不遑寧居遂遷於豫章俄而景卒太祖廢朝五日遣使弔祭贈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

皇帝廟號元宗

煜字重光景第六子也本名從嘉善屬文工書畫知音律累封吳王建隆二年景立為太子監國未幾襲位居建康改名煜遣使來貢且奉表陳紹襲之意太祖詔答焉自景畫江內附周世宗貽書於景至是因煜之立始下詔而不名煜每聞朝廷出師克捷及嘉慶之事必遣使犒師修貢吉凶大禮皆別修貢助煜有母妻之喪亦遣使往弔開寶四年遣弟從謙來貢其數皆倍於前是冬以將郊祀又遣弟從善來貢會嶺南平煜懼上表遂



改唐國王為江南國王唐國印為江南國王印又表請所賜詔呼名許之煜又貶損制度官號多所改易五年太祖以從善為泰寧軍節度賜第留京師煜雖外示異服內實為戰備太祖慮其難制令從善諭旨使來朝七年秋詔煜赴闕煜稱疾不奉詔冬乃命曹彬潘美率兵討之煜聞大兵將舉甚惶懼遣其弟從鎰及潘慎脩來貢及至遂留於別館王師克池州大破其眾於采石磯擒其將初朝廷將有事江表江南進士樊若水詣闕獻策請造浮梁以濟師議者以為古未有作浮梁渡大江者恐不能就乃先試於石牌口移置采石三日而成渡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一

二

江若履平地八年春王師薄城下煜召宋令贊於上江令連巨筏載甲士數萬人順流而下將斷浮梁未至為劉遇所破又募勇士五千餘人謀襲官軍皆素不習戰宋師縱其至擊之殲焉又獲其將煜危迫甚遣其臣徐鉉周惟簡奉方物來貢屢哀懇求罷兵太祖不許是年冬城陷曹彬等駐兵于宮門煜率其近臣迎拜於門彬等上露布以煜并其宰相湯悅等四十五人上獻太祖御明德樓以煜首奉正朔詔有司勿宣露布止令煜等白衣紗帽至樓下待罪詔赦釋之賜資有差詔曰江南偽主李煜聚兵峻壘包蓄日章勞銳旅以徂征傳孤城

而問罪洎聞危迫累示招攜何迷復之不悛果覆亡之自撥昔者唐堯光宅非無丹浦之師夏禹泣辜不赦防風之罪朕以道在包荒恩推惡殺式優待遇盡於尤違可光祿大夫檢校太傅右千牛衛上將軍仍封違命侯以其子仲富為左千牛衛大將軍弟從鎰等姪仲遠等俱進秩有差太宗即位始去違命侯加特進封隴西郡公卒年四十二贈太師追封吳王先是江南民間有服玩侈靡之謠及煜時宮衣有天水碧之號皆歸宋之徵也語在五行志其國事詳見五代史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一

五

從善字子師偽封鄭王累遷太尉中書令後降封南楚國公開寶四年春奉方物來貢授泰寧軍節度充海沂等州觀察等使留京師已復授節制仍賜印第一區二南平改右神武大將軍雍熙初再遷右千牛衛上將軍出為通許監軍卒  
從誦本名從謙偽封吉王後降封諤國公歸朝歷右龍武大將軍知隋復成三州淳化五年上言貧不能自給求外任許之子仲偃大中祥符八年進士  
季操昇從父弟歸朝累遷左衛大將軍領康州刺史歷知淮陽漣水二軍蔡舒二州卒  
仲富字叔章有文藝偽封清源郡公歸朝為千牛衛大



將軍煜卒宗族百餘口貧不能給上書自陳太宗授鄆州刺史為政寬簡部內甚治未幾卒

舒元頴州人少儻好學與道士楊訥講習於嵩陽通

左氏及公穀二傳與訥同詣李守貞館於門下守貞敗

元易姓朱楊訥更姓名為李平元事李景至淮南北面

招討使遭譖被代元憤怒自以戰功高又不忍負景欲

自殺門下客宋洎諫曰大丈夫何往不取富貴豈必為

妻子死哉元聽之將其眾歸世宗景誅其妻子世宗

素知元驍果得之甚喜以為檢校太保歷濠州防禦使

宋初從平李重進改沂州防禦使為滑州巡檢使詔元

復姓舒氏後為白皮兵馬都監卒特贈武泰軍節度次

子知雄歷鄆延路駐泊都監後辭疾居嵩山太宗召授

西京作坊副使泉福都巡檢使真宗初懇請入道歸嵩

陽舊隱復以薦授供備庫使歷知處州復求入道而賜

紫冠服號崇玄大師嘗獻字母圖有詔褒獎卒年八十

韓熙載字叔言雒州北海人後唐同光中第進士名聞

京洛父光嗣為平盧軍節度副使被誅熙載奔江南歷

仕李昇及子景擢至知制誥兵部尚書熙載善為文江

東士人道釋載金帛以求銘誌碑記者不絕又累獲賞

賜由是畜妓妾四十餘人多善音樂不加防閑悉其出

入外齋以惟薄不脩責授右庶子分司洪州熙載盡斥

諸妓單車即路煜留之俄而復位諸妓復集如故煜歎

曰吾亦無如之何遷中書侍郎光政殿學士承旨開寶

中卒贈左僕射平章事謚文靖熙載才氣俊逸機用周

敏性高簡無所卑屈江左號為韓夫子云

馮諲本名延魯字叔文其先彭城人唐末南渡家于新

安與兄延巳俱以文學得幸李景歷工部侍郎東都副

留守同世宗下揚州謚髡髮為僧為所獲釋之數年拜

刑部侍郎放還為戶部尚書建隆三年煜遣來貢因表

求舒州田宅詔賜之後改常州觀察使卒子伉歸中朝

與兄儀价竝登進士第伉文辭清麗嘗著率普頌時人

稱之累遷殿中侍御史歷典藩郡皆有治跡咸平中知

福州卒

潘佑南唐散騎常侍處常之子少介僻杜門讀書不交

人事及長善屬文尤長於論議仕李景及子煜至知制

誥內史舍人有李平者本楊訥易姓名者也歷戶部侍

郎佑與平俱好神仙遂相善佑嘗建議復井田及依周

禮置牛籍薦平判司農寺以督之事行百姓大撓未幾

而罷佑自以為眾所排因憤怒歷詆大臣朋比謀叛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一

五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一

六



薦平知省事又薦星官楊熙澄為樞密使小校侯英興  
禁兵煜不納佑益忿抗疏請誅宰相湯悅等數十人煜  
手書教戒之佑不復朝謁乃於家上書曰臣聞三軍可  
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近者連上表章指陳姦惡何  
面目以見士人乎遂自縊死

皇甫繼勳江州節度使暉之子幼以陰為軍校父死難  
於滁州累遷神衛統軍都指揮使貲產優贍營第舍畜  
妓樂極遊宴之好及宋師至諸軍多敗勳繼勳欲煜之  
速降每眾中流言頗道國中感弱姪紹傑亦以繼勳故  
為巡檢常令紹傑入見煜陳歸命之計會有風雹繼勳

宋史新編卷百九

又密陳滅亡之兆煜併紹傑誅之

周惟簡鄱陽人隱居好學問明易義李煜召為國子博  
士集賢侍講頃之以虞部郎中致仕宋師圍金陵張洎  
薦惟簡有遠略可以談咲和解之召為給事中與徐鉉  
奉使至京師太祖召見詰責惟簡惶恐反言曰臣本居  
山野無仕進意李煜強遣來耳臣聞終南多靈藥事寧  
後願得棲隱太祖許之江南平命為國子周易博士判  
監事開寶九年上書述前志求解官非其心也改虞部  
郎中致仕太宗立自終南詣闕求入見有司以非詔旨  
却之歲餘復上表自求用遷水部員外郎卒子縉舉進

士至都官員外郎

西蜀孟昶初名仁贊其先邢州人父知祥事後唐武皇  
武皇以弟之子妻之歷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  
事明宗即位命知祥討平東川知祥自領兩川節度明  
宗即以授之長興四年封蜀王許行墨制五年閔帝立  
乃稱帝於蜀改元明德時清泰元年也事具五代史昶  
母李氏本莊宗嬪御以賜知祥知祥僭號以昶為檢校  
太保同平章事崇聖宮使東川節度知祥疾立為皇太  
子權監軍國明德元年七月知祥卒昶襲位年始十六  
止稱明德年號委政於趙季良張知業李仁罕等二年

宋史新編卷百九

尊其母李氏為皇太后四年改元廣政後以事誅仁罕  
知業乃親政事周世宗時致書稱大蜀皇帝世宗怒其  
無禮不答昶不自安乃於劍門夔峽多積芻粟增置師  
旅用度不足遂鑄鐵錢禁境內鐵置場鬻之以專其利  
立其子女詰為太子用王昭遠伊審徵韓保正趙崇韜  
等掌機要總內外兵柄母李氏謂昶曰吾嘗見莊宗跨  
河與梁軍戰又見爾父在并州捍契丹定兩川當時主  
兵者非有功不授故士卒畏服此輩素不知兵一旦邊  
疆警急何以禦敵太祖下荆楚昶欲遣使朝貢昭遠等  
固止之乾德二年昶遣孫遇楊纘趙彥韜為謀至



彥韜潛取昶與并州劉鈞蠟丸帛書以告其書云傳用  
伐之嘉音動輔車之喜色太祖曰吾用師有名矣卽命  
王全斌等分路討之詔孫遇等指畫江山曲折之狀及  
兵若戍守之處道里遠近俾畫工圖之以授全斌全斌  
等兵至昶遣王昭遠趙崇韜等來拒戰相繼就擒昶大  
懼出金帛募兵令其子玄喆統之以守劔門玄喆離成  
都但攜姬妾樂器及伶人數十輩晨夜嬉戲不恤軍政  
至絳州聞宋師已破劔門遂遜歸昶益惶駭三年正月  
昶遣其通奏伊審徵齋表詣全斌請降且言中外骨肉  
二百餘人有親年幾七十願終甘旨之養免賜睽離之  
死宋史新編卷百九十一

責全斌等旣受其降遣康延澤入城見昶諭以恩信留  
三日盡封府庫而還昶又遣其弟仁贇詣闕上表待罪  
太祖詔赦之昶乃舉族與官屬由峽江而下上迭遣使  
迎勞之昶至率子弟素服待罪闕下太祖御崇元殿備  
禮見之昶及母以下賜齋有差卽日宴於大明殿先是  
詔有司起大第五百間以待昶供帳悉備至是賜之又  
爲其官屬各營居第翌日詔拜昶開府儀同三司檢校  
太師兼中書令秦國公昶子玄喆弟仁贇等及官屬除  
拜有差昶數日卒年四十七太祖廢朝五日素服發哀  
追封楚王謚恭孝昶之卒也其母李氏不哭以酒酹地

曰汝不能死社稷食生以至今日吾所以忍死者以汝  
在爾今汝旣死吾何生爲因不食數日卒太祖聞而傷  
之賻贈加等贈利墳莊一區初昶在蜀專務奢靡爲七  
寶溺器他物稱是周世宗欲討之而未果至太祖乃平  
之其所題桃符乃降宋之兆也語在五行志

玄喆字遵聖幼聰悟善隸書僭封秦王檢校太尉同平  
章事判六軍諸衛事旣而領武德軍節度又加兼侍中  
未幾立爲皇太子入朝與昶同日宣制檢校太尉泰寧  
軍節度移鎮貝州十餘年亦有治迹太平興國初移鎮  
定州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四年從平太原就命爲鎮  
州駐泊兵馬鈐轄又從征幽州率所部攻城之西面會  
班師命帥兵歸屯定州俄與諸將校破契丹於徐河以  
功封滕國公入爲左龍武軍統軍判右金吾衛仗未幾  
知滑州淳化初以病求小郡養疾移知滁州卒年五十  
五贈侍中有子十五人隆記隆詒隆詮並進士及  
第玄喆弟玄珪歷右神武統軍出知滑州卒

仁贇字忠美僭封雅王檢校太傅旣而領閬州保寧軍  
節度加太尉歸朝授右神武統軍丁母憂起復領大同  
軍節度西京都巡檢使卒贈太子太師  
仁裕字鳴謙與仁贇同日封彭王後亦領節鎮加檢校



太尉歸朝授檢校太傅右監門衛上將軍遷右羽林軍卒贈太子太傅

仁操亦與仁贊同日封嘉王後亦領節鎮加檢校太尉歸朝授右監門衛上將軍累遷右龍武統軍卒

伊審徵字申圖并州人父延環隨知祥入蜀知祥僭位以女妻之歷陵嘉眉三州刺史審徵幼以孝聞母病割股肉啖之以父任歷武泰軍節度使選其子崇度尚公

主又改寧江軍節度同平章事與王昭遠俱掌機務常自以康濟經略為已任屬宋師入境審徵首奉降表詣

軍前昭遠時統軍敗走時人笑之審徵歸朝授靜難軍

節度太宗以判右金吾衛仗卒

韓保正字永吉潞州人父昭運從知祥入蜀及知祥僭號署珍州刺史保正事知祥及昶累遷奉鸞肅衛馬步

軍都指揮使選其子崇遂尚主宋初荆南高繼沖納土昶聞之以保正為峽路都指揮制置使屯夔州以經畫

邊事遷檢校太尉兼侍中聞太祖將加兵以保正為山

南節度與元武定緣邊諸砦屯駐都指揮使及王全斌至保正棄興元保西縣為史延德所破擒送全斌驛置

闕下未及命官卒贈右千牛衛上將軍

王昭遠成都人幼孤貧依東郭僧為童子知祥飯僧府

署見昭遠聰慧留給事相左右副位累遷知樞密院事歷夔州寧江軍節度未幾兼領山南西道節度同平章

事及入謝求解樞密許之昭遠好讀兵書頗以方略自許宋師入境昶遣昭遠與趙崇韜率兵拒戰將至漢源

聞劔門已破昭遠股慄發言失次崇韜布陣將戰昭遠據胡床皇恐不能起俄崇韜敗乃免胄走匿誦羅隱詩

云運去英雄不自由俄為追騎所執送闕下太祖釋之授左領軍衛大將軍

趙崇韜太原人父廷隱事知祥累功遷至太師中書令宋王卒諡忠武崇韜驍果有父風昶累遷至左右衛聖

步軍都指揮使選其子文亮尚主加領洋州武定軍節

度山南武定緣邊諸砦都指揮副使漢源之戰獨策馬先登及蜀軍敗猶手擊殺十數人為宋師所擒

高彥儔太原人父暉宣威軍使彥儔仕知祥及昶累遷夔州寧江軍都巡檢制置招討使加宣徽北院事利州

昭武軍節度及宋師至師敗城陷判官羅濟勸令單騎歸成都彥儔曰我昔已失天水今復不能守夔州縱不

忍殺我亦何面目見蜀人哉濟又勸其降彥儔曰老幼百口在成都若一身偷生舉族何負吾今日止有死耳

卽解符印授濟具衣冠望西北再拜登樓縱火自焚初



相母語相惟彥儔可任及是果能死難

趙彥韜興州人爲本州義軍裨校相遣與孫遇揚蜀爲謀至都下因泄其事太祖并赦遇蜀以爲鄉導彥韜歷遷澧州刺史卒

龍景昭夔州人蜀權至施州刺史乾德中諸將伐蜀兵將壓境景昭率官吏犒師迎入城蜀平卽授朶州刺史秩滿改右千牛衛將軍卒

幸寅遜蜀人仕相歷翰林學士加工部侍郎領簡州刺史歸朝授右庶子掌上疏諫獵太祖嘉之召見賜帛開寶五年爲鎮國軍行軍司馬罷職年九十餘尚有仕進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

志

意治裝赴闕未登路卒

李廷珪太原人仕至遂州武信軍節度領本鎮及保寧軍都巡檢使其與玄喆拒宋師也狼狽而還所經州縣盡焚儲蓄及全斌等入成都王仁贍案籍詰軍須康延澤謂廷珪曰王公志在聲色苟得所欲則置不問矣廷珪求女妓四人貸金帛數百萬遺之繇是獲免歸闕爲右千牛衛上將軍卒廷珪諸人川中各有田宅相降獻於朝詔賜錢償焉

李昊字穹佐自言唐相紳之後嘗仕蜀王衍至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歷事知祥及相累官門下侍郎兼戶部尚

書同平章事監修國史俄加左僕射自知祥領蜀凡章

奏書檄皆出昊手至是集爲百卷曰經緯略以獻俄命判度支戶部廣政十四年脩成相實錄四十卷相欲取觀昊曰帝王不閱史不敢奉詔以判使辦集封趙國公

俄加司空領遂州武信軍節度出判鹽鐵加弘文館大學士修奉太廟禮儀使又改判度支使其子孝連尚相女蜀平隨相入朝太祖優待之拜昊工部尚書賜第二

子皆進秩卒昊前後仕蜀五十年相之世昊位兼將相秉利權資貨歲入鉅萬奢侈尤甚後堂妓妾曳羅綺數百人相與江南李景通好遣其臣趙季札至江南購得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

志

唐李紳武宗朝拜相制書還以遺昊昊喜甚大會賓客宴飲所費無算以帛二千匹謝季札初王衍降莊宗昊草其表相之降也其表亦昊所爲蜀人潛署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有集二十卷目爲樞機應用集孫德錚進士及第

母守素字表淳河中人父昭裔仕蜀至宰相太子太師致仕守素弱冠起家累遷工部尚書守素奉親頗勤至

雖隆暑暮歸必朝服執簡以申昏定之禮入朝授工部侍郎坐居父喪娶妾免開寶初起爲國子祭酒歷知州兼本管諸州水陸轉運使卒次子克恭尚書



至左監門衛將軍

歐陽迴益州人掌事蜀王衍及知祥父子累官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歸朝歷左散騎常侍充翰林學士嶺南平議遣迴祭南海迴聞之稱病不出太祖怒罷其職分司西京卒贈工部尚書迴性坦率無檢操雅善長笛太祖召備殿令奏數曲御史中丞劉溫叟聞之叩殿門求見諫曰禁署之職典司誥命不可作伶人之事主曰朕嘗聞孟昶君臣溺於聲樂迴至宰司尚習此技故為我擒所以召迴欲驗言者之不誣也溫叟謝曰臣愚不識陛下鑒戒微旨自是不復召迴好為歌詩甚富

宋史新編卷二百九

十五

掌誥命非所長但蜀之卿相奢靡相尚迴能守儉素此其可稱也

吳越錢俶字文德臨安人本名弘俶以犯宣祖偏諱去之祖鏐因諱巢之亂據有吳越昭宗授以杭越兩藩節制封彭城郡王歷梁後唐加吳越國王卒子元瓘嗣元瓘卒子佐嗣佐卒弟侁嗣為其大將胡進思所廢遂迎立俶事具五代史俶即元瓘之第九子也晉開運中為台州刺史數月有僧德詔語俶曰此地非君為治之所當速歸不然不利俶從其言即求歸國未幾有進思之變漢乾祐初授杭越等州大都督吳越國王賜號

廣運同德保定功臣賜以金印王册歷事周恭帝加賜崇仁昭德宣忠保慶扶天翊亮功臣建隆初授天下兵馬大元帥自太祖受命俶貢奉有加常數帝亦厚賚之乾德初改賜功臣號開寶五年又改賜開吳鎮越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封其妻孫氏為賢德順穆夫人特命有司造大第於薰風門外連亘數坊儲侍什物無不悉具賜名禮賢宅以待來朝賜之詔諭旨於俶七年冬討江南詔以俶為昇州東面招撫制置使賜戰馬旌旗劔甲令丁德裕以禁兵步騎千人為俶前鋒盡護其軍李煜貽書於俶其略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

宋史新編卷二百九

十六

天子易地酬勳王亦大梁一布衣耳俶不答以書來上八年俶率兵拔常州加守太師詔俶歸國俶遣大將沈承禮等率兵水陸隨王師平潤州遂進討金陵江南平論將校功悉優擢九年二月俶與其妻孫氏子惟濬節度使孫承祐來朝上遣皇子德昭至睢陽迎勞居禮賢宅對於崇德殿貢白金四萬兩絹五萬匹賜襲衣玉帶金器千兩白金器三千兩羅綺三千段即日宴長春殿俶又賀平江左助郊祭皆有貢三月詔賜劔履上殿書詔不名以孫氏為吳越國王妃宰相以為異姓無封妃之典太祖曰行自我朝表異恩也俶獻白金六萬兩顯



六萬匹為謝俶歸國太祖宴餞於講武殿俶涕泣言願  
三歲一朝太祖曰川陸遠當俟詔旨即來覲也自俶  
之至逮於歸國太祖所賜不可勝計俶既歸國嘗視事  
功臣堂一日命坐于東偏謂左右曰西北者神京在焉  
天威不遠顏咫尺敢寧居乎太宗即位加食邑五千戶  
俶貢品物鉅萬又請歲增常貢詔不許太平興國二年  
三月來朝對於崇德殿賜俶及賓佐衣帶器幣有差即  
日宴俶長春殿命劉錕李煜預坐俶以金幣珍寶土物  
上獻四月會陳洪進納土俶上言曰臣伏有懇誠貯於  
肺腑幸因入覲輒敢上聞蓋虞神道之害盈必蕪天慈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

七

之從欲乞納軍士器甲仍罷吳越國王及天下兵馬大  
元帥職名凡頒詔命願復名呼優詔不許五月乙酉俶  
再上表云陛下嗣守丕基削平諸夏凡在率濱之內悉  
歸輿地之圖獨臣一邦僻介江表職貢雖陳於外府版  
籍未歸於有司尚令山越之民猶隔陶唐之化太陽炎  
照不及葑家春雷發聲兀為龔俗則臣實使之然也願  
以所管十三州獻于闕下詔許之丁亥詔封俶為淮海  
國王仍改賜寧淮鎮海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即以  
禮賢宅賜之其子弟將校並進秩體貌隆盛冠絕一時  
是歲七月甲元京城張燈令有司於俶宅前設燈山陳

聲樂以寵之八月令親屬及管內官吏悉歸朝四年四  
月從征太原會劉繼元降上御連城臺誅軍中先亡命  
太原者顧謂俶曰卿能保全一方以歸於我不致血刃  
深可嘉也俶頓首謝還京策勳加食邑二萬戶實封二  
千戶五年八月俶被病上臨問優賜之六年又被病賜  
告久之上遣中使賜俶文楸棋局水精棋子乃諭旨曰  
朕機務之餘頗曾留意以卿在假可用此遣日八年冬  
累表求罷職優詔褒之但罷兵馬大元帥餘如故雍熙  
元年改封漢南國王四年春出為武勝軍節度改封南  
陽國王又改封許王端拱元年春徙封邵王會朝廷遣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

六

使賜生辰器幣與使者宴歡至暮有大流星墮正寢光  
燭庭是夕暴卒年六十俶以天成四年八月二十四日  
生至是八月二十四日卒復與父元瓘卒日同人皆異  
之上為廢朝七日追封秦國王謚忠懿仍正衙備禮發  
冊有曰天道難諶梁木斯壞長沙既往空存甲令之勳  
征虜云亡但見雲臺之像庸加典則以厚始終命中使  
護其喪歸葬洛陽自縵至俶世有吳越之地僅百年管  
內諸州皆子弟將校授任而後請於朝有至使相者俶  
善始令終窮極富貴福履之盛近代無比頗知書雅好  
吟詠有詩數百首曰正本集陶穀為之序性謙和未嘗



忤物崇信釋氏前後造寺數百歸朝又以愛子為僧善  
草書上有玉硯象管蜀紙之賜初倣為胡進思所立廢  
其兄侗徙越州進思屢請除之恐為後患倣泣曰若殺  
吾兄吾終不忍汝欲行其志吾當退避賢路進思慙而  
退倣慮進思害侗遣親將醉溫為侗守衛戒之曰委汝  
以保全廢王苟有非常汝當以死扞之溫至越旬餘有  
二卒夜持刃踰垣入侗闔戶拒之呼聲達於外溫領徒  
入斃二卒於庭乃進思所遣也後左右屢有以倣為言  
倣終拒之侗居越州二十餘年卒子惟濬惟治惟演惟  
灝惟濬惟濟惟澶至詔州團練使惟濤賀州團練使惟

朱史新編卷一百九十

一九

晉至左龍武將軍獎州刺史惟演惟濟皆童年召見慰  
勞並起家諸衛將軍惟演自有傳神宗時以知杭州趙  
抃言錢氏父祖妃夫人子孫墳廟在錢唐臨安者二十  
餘所立表忠觀以時修治理宗給田三百畝付觀旌功  
德焉

惟濬字禹川倣嫡子也裁數歲倣表授節度副使檢校  
太保宋初領建武軍節度加至太尉後授鎮東等軍節  
度浙江東西道觀察處置兩浙制置營田發運等使大  
兵征金陵惟濬從倣下毗陵以功加平章事太宗即位  
加兼侍中倣獻地改封惟濬亦徙淮南節度以郊祀恩

加檢校太師從平太原征幽薊又從幸大名雍熙中歷  
鎮安州端拱初封蕭國公倣卒起復加兼中書令淳化  
初暴卒追封邠王諡安僖子守吉守讓守讓頗勤學為  
文章退居多閉閣讀書屢獻歌頌真宗優詔褒獎有集  
二十卷子恕娶曹王元偁女

惟治字和世廢王侗之長子侗初遷於越而惟治生倣  
愛之養為已子累遷檢校太保台州團練使乾德中制  
授寧遠軍節度檢校太傅仍兼衙職與惟濬節旄同日  
而至國人榮之王師討江南惟治從倣率兵下常州策  
勳改奉國軍節度太宗嗣位進檢校太尉倣既納土惟

朱史新編卷一百九十

二十

治歸朝改領鎮國軍節度惟治善草隸尤好二王書嘗  
曰心能御手手能御筆則法在其中矣家藏書帖圖書  
甚衆太宗命翰林書學賀正顯詣其第徧取視之曰諸  
錢皆效浙僧亞棲之迹故筆力軟弱獨惟治為工耳惟  
治嘗以鍾繇王羲之唐玄宗墨跡凡七軸為獻優詔褒  
答雍熙三年大出師征幽州命惟治知直定軍府兼兵  
馬都部署至則訓兵享士頗勤政務初惟濬雖倣嫡嗣  
然倣以其放蕩無檢故器惟治洎入朝惟濬止奉朝請  
而委惟治藩任焉倣卒起復檢校太師累上表請罷節  
鎮優詔不許惟治既病心恍惚家事不肅坐貶右監門



衛上將軍晚年頗貧賈景德中其弟惟演獻文上對宰相稱其王公之後能苦心翰墨令記其名因曰錢氏繼世忠順子孫可念惟治頗貧乏尤可軫惻特轉右武衛上將軍月給奉十萬累加左驍衛上將軍左神武統軍卒年六十六贈太師惟治好學聚圖書萬餘卷多異本慕皮陸爲詩有集十卷書迹多爲人藏祕子不字簡之幼好學仕終光祿少卿

惟濟字巖夫生七歲倣封漢南王奏補本府元從指揮便歷東染院使拜封州刺史其後請試郡真宗命知絳州民有條桑者盜奪桑不能得乃自創其臂誣桑主欲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一

五

殺人又繫不能辨惟濟取盜與之食視之盜以左手舉七筋惟濟曰以右手創人者上重下輕今汝創特下重正用左手傷右臂非爾自爲之邪辭遂服歷事仁宗累遷至保靜軍節度觀察留後惟濟喜賓客豐宴犒家無餘貲卒贈平江節度使諡宣惠有玉季集二十卷惟濟有吏幹能戢下而性苛忍所至羣憂滿獄重囚棄市或斷手足探肝膽云

巖字誠允倣異母弟也本名信淳化初改焉幼爲沙門長謹慎好學倣襲國封命爲鎮東軍安撫副使周顯德中奏署衢州刺史宋累遷隨州觀察使兄儀爲金

觀察使卒而倣代之出判和州在職十七年卒年六十

七贈昭化軍節度倣博涉經史少夢人遺以大硯自是樂爲文辭頗敏速富贍嘗時國中詞翰多出其手歸京師與文士遊歌詠不絕淳化初嘗獻皇猷錄咸平又獻光聖錄所著有前後集吳越備史及備史遺事忠懿王勳業志各若干卷又作貴溪叟自敘傳一卷善飲酒百卮不醉居外郡嘗患無敵或言一軍校差可倫擬倣問其狀曰飲益多手益恭倣曰此亦變常非善飲也

昱字就之佐之長子佐卒昱尚幼國人立侖遂以昱爲咸寧大安二宮使歷台州刺史王師討江南爲東面水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一

五

陸行營應援使從倣入朝授白州刺史昱好學多聚書喜吟詠多與中朝卿大夫唱酬嘗與沙門贊寧談竹事迭錄所記昱得百餘條因集爲竹譜三卷歷官郢州團練使卒昱善筆札工尺牘聰敏能覆棋工琴畫飲酒至斗餘不亂善諧謔生平交舊終日談宴未曾犯家諱有集二十卷然貪穢縱肆無名節可稱生子百數涉雍熙中進士及第倣之群從又有昭序者字著明好學喜聚書仕以勤幹聞至如京副使昭度字九齡至供奉官後敏上爲詩多戲句有集十卷

孫承裕錢唐人倣納其姊爲妃因權處要職至中吳軍



節度從倣克毗陵功居多詔改中吳軍為平江軍真授承祐節太平興國中倣來朝盡獻其地徙承祐泰寧軍節度使歷知滑州卒贈太子太師承祐在浙日憑藉親寵恣為奢侈每一飲宴殺物命千數常膳亦數十品方下筋從車駕北征以橐駝負大斛貯水養魚自隨至幽州南村落間日已旰石守信諸人尚未朝令適遇承祐延所止幕舍中贈魚具食窮極水陸人皆異之承祐少時嘗夢人以著草一本增其一而授之既寤以語所親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今增其一我壽止於此乎果五十而卒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

三

沈承禮烏程人錢元瓘以女妻之歷事佐及倣累官威武軍節度事王師征江南錄功真授福州節制後倣獻地徙承禮鎮密州卒贈太子太師初秦王廷美之敗也承禮無焉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一

列傳一百三十三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世家下

南漢劉氏

北漢劉氏

湖南周氏

荆南高氏

漳泉留氏

陳氏

南漢劉鋹其先上蔡人高祖仁安仕唐為潮州刺史因家嶺表仁安生謙為封州刺史謙生隱代其任梁開平初兼靜海軍節度使封南海王弟陟襲位貞明三年稱帝號大漢改元乾亨改名巖又改龔終改龔龔讀為儼字書不載蓋其妾也晉天福七年卒子玠嗣為弟晟所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

一

殺晟遂自立盡殺群弟周顯德中卒事具五代史長子鋹名繼興封衛王襲位改今名改元大寶性昏懦委政宦者龔澄樞及才人盧瓊仙鋹日與宮人波斯女等游戲增中官至七千餘有為三師三公者女官亦有師傅令僕之號目百官為門外人群臣小過及士人釋道有才略可備問者皆下蠶室令得出入宮闈作燒煮剝剔刀山劔樹之刑或令罪人鬪虎抵象又賦斂煩重置媚川都定其課令人海五百尺採珠所居宮殿以珠玕瑁飾之中官陳延壽作諸淫巧日費數萬金離宮數十錢常游幸以豪民為課戶供宴犒費太祖聞其奢酷日吾



當救此一方民先是晟囚湖南馬氏之亂襲取桂林賀  
等州開寶初銀又舉兵侵道州刺史王繼勳上言請討  
之太祖難其事令江南李煜遣使以書諭銀使稱臣歸  
湖南舊地銀不從煜復遣給事中龔慎儀遺之書略曰  
煜與足下情若弟兄義敦交契憂戚之患曷嘗不同每  
思會面抵掌交議所短各陳所長使中心釋然利害不  
惑而相去萬里斯願莫伸凡於事機不得款會屢達誠  
素冀明此心而足下視之謂書檄一時之儀近國梗槩  
之事使忠告確論如水投石若此則又何必事虛詞而  
勞往復哉殊非宿心之所望也今大朝黜閔大眾仍以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一

二

上秋為期今弊邑以書復敘前意觀夫古之用武者不  
顧小大強弱之殊而必戰者有四父母宗廟之讎此必  
戰也彼此為合民無定心存亡之機以戰為命此必戰  
也敵人有進必不捨我求和不得退守無路戰亦亡不  
戰亦亡奮不顧命此必戰也彼有天亡之兆我懷進取  
之機此必戰也今足下與大朝非有此四者無故而坐  
受天下之兵將決一旦之命既大朝許以通好又拒而  
不從有國家利社稷者當若是乎夫稱帝稱王角立傑  
出今古之常事也割地以通好王帛以事人亦古今之  
常事也盈虛消息取與舍張屈伸萬端在我而已何必

膠柱而用壯輕禍而爭雄哉足下撫百越之衆北距五  
嶺南負重溟衆數十萬表裏山川此足下所以慨然而  
自負也然天方相楚尚未可爭大朝師武臣力實謂天  
資登太行而伐上黨士無難色絕劍閣而舉庸蜀役不  
勞特是知大朝之力難測也萬里之境難保也十戰而  
几勝亦一敗可憂六奇而五中則一失何補人之情端  
坐而思之意滄海可涉也及風濤驟興奔舟失馭與夫  
坐思之時蓋有殊矣是以智者慮於未萌機者重其先  
見圖難於其易居存不忘亡故曰計禍不及慮福過之  
良以福者人之所樂心樂之故其望也過禍者人之所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一

三

惡心惡之故其思也忽是以福或脩於懷望禍多出於  
不期願脩祖宗之謀以尋中國之好蕩無益之忿奪不  
急之爭知存知亡能強能弱屈已以濟億兆談笑而定  
國家何必扼腕肝衡履腸喋血然後為勇也故曰知止  
不殆可以長久又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此聖賢之事  
業何恥而不為哉况大朝皇帝以命世之英光宅中夏  
承五運而乃當正統度四方則咸偃下風方且遏天下  
之兵鋒俟貴國之嘉問則大國之義斯亦以善矣足下  
之忿亦可以息矣若介然不移有利於宗廟社稷可也  
有利於黎元可也有利於天下可也有利於身可也無



一利焉何用棄德修怨自生仇敵幸而小勝莫保其後不幸而違心則大事去矣念頃者淮泗交兵疆陲多壘吳越以累世之好首為厲階惟有貴國情分逾親驩盟愈篤在先朝感義情實慨然下走承基理難負德不能自已又馳此緘近奉大朝諭旨以為足下無通好之心必舉上秋之役即命弊邑速絕連盟雖善鄰之心期於未保而事大之節焉敢固違恐煜之不得事足下也臣子之情尚不逾於三諫煜之極言於此三矣是為臣者可以逃為子者可以泣為交友者亦惆悵而遂絕矣銀得書遂囚慎儀驛書煜言甚不遜煜上其書開寶二

年太祖命潘美尹崇珂討之特舊將多以讒構誅死宗室翦滅殆盡掌兵者唯宦人數輩自晟以來耽於遊宴城壁壕隍多飾為宮館池沼樓臺皆毀兵器又腐內外震恐九月美與崇珂圍賀州斬其大將伍彥柔翌日城陷十月次昭州擒岩將斬暉城又陷十一月連州又陷十二月美等攻韶州都統李承渥以兵數萬陣蓮華山下初銀教象陣每象載十數人皆執兵仗凡戰必置陣前以壯軍威至是與美遇美盡索軍中勁弩布前以射之象奔蹊乘象者皆墜反踐承渥軍遂大敗承渥僅以身免城遂陷擒刺史辛延渥諫議大夫卿文遠銀始

斬廣州東壕遣郭崇岳統兵六萬屯馬逕列柵以拒之四年正月美等破英雄二州都統潘崇徹來降翌日次瀧頭銀遣使請和且求緩師二月美等將至城銀懼遣其左僕射蕭濬奉表詣軍門乞降美諭太祖意語在美傳銀又遣其弟保興率百官奉迎為郭崇岳所遏崇岳無謀勇但祈禱鬼神復為拒杆之備美等乃進攻保興迎戰大敗崇岳死於亂兵城既破擒銀及龔澄樞等與宗室文武九十七人保興逃民家亦獲之悉部送闕下斬閣工五百餘人至京有司以帛係銀及其官屬獻太廟太社太祖御明德門宣詔責銀對曰臣年十六僭

偽位澄樞等皆先臣舊人每事臣不得專遂伏地待罪太祖命引澄樞及李托薛崇舉斬于千秋門外釋銀罪賜襲衣冠帶器幣鞍勒馬授全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右千牛衛大將軍封恩赦侯朝會班上將軍之下以其弟保興為右監門率府率蕭濬等並授以官初龔召司天監周傑筮之遇復之豐龔問曰享年幾何傑曰凡二卦皆土為應土之數五二五也上下各五將五百五十五乎及是果五十五年又廣州童謠亦驗語在五行志銀後進封彭城郡公太平興國初進衛國公五年卒年三十九贈太師銀有口辯性絕巧嘗以珠結鞍勒為



戲龍之狀極其精妙以獻詔示諸宮官皆駭伏太祖曰以習巧之勤移於治國豈至滅亡哉太祖嘗賜銀卮酒疑為醜太祖取飲之銀大慙語在本紀太宗將討晉陽召近臣宴銀預之自言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竊之上今日盡在坐中且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來朝願得執梃為諸國降長太宗大笑賞賜甚厚其誣諧此類也銀子守節守正皆至崇儀副使守素至閤門祇候守通供奉官其貧也朝廷屢優恤之

龔澄樞南海人幼事龔累遷內給事龔位擢知承宣院兼內侍省改德陵使兼龍德宮使銀嗣位加特進開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

六

府儀同三司萬華宮使驃騎大將軍改上將軍左龍虎軍觀軍容使內太師澄樞與李托薛崇譽置酷法之具民甚苦之初嚴改名龔有術者言不利遂改名龔後銀用澄樞以其姓卒亡其國澄樞亦被誅

李托封川人以謹愿事能為內府局令歷晟及銀遷至驃騎上將軍內太師嘗納二女於銀銀以其長為貴妃次為美人政事皆訪托而後行太祖命師伐銀托堅沮降議及軍敗又縱火焚府庫遂被戮

薛崇譽韶州人歷事晟及銀遷至內中尉特進開府儀同三司簽書點檢司事太祖命師克廣州崇譽縱

倉廩擒至京與李托同戮

潘崇徹南海人事龔為內侍省局丞頗讀兵書立戰功歷事晟及銀為大將加西西北面都統歲餘銀頗疑崇徹遣薛崇譽使其軍以察之崇譽言其遙樂不恤軍政銀怒召歸奪兵柄自是居常怏怏太祖命師度嶺銀復命崇徹領兵五萬戍賀江崇徹不為効命銀敗至京太祖知其事特赦之授汝州別駕卒

北漢劉繼元太原人祖崇漢祖之弟漢初為太原尹隱帝嗣位周祖為樞密使崇謂判官鄭珙曰吾與郭樞密素不協朝廷幼弱郭得志吾無類矣珙遂勸繕完甲兵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

二

招集亡命為自全計及聞隱帝遇害崇欲率兵南向會漢太后下令迎崇子贊為漢嗣崇信之謂賓佐曰吾兒為帝矣復何慮哉少尹李驥曰知幾其神時不可失揣郭公之心必不以天下與人不如領精騎疾度太行控孟津以觀其變崇大怒罵曰腐儒敢離間我父子遽斬之驥曰僕負王佐才今日為愚人畫計死固甘心但家有病妻願同戮於市崇並殺之表其事於太后明無他志俄周祖為眾所推降封賀正公晉隨死崇慟哭為驥立祠遂即皇帝位國仍號漢仍稱乾祐年改名是以平鈞為太原尹齎重幣結契丹自言與周有隙願如晉



祖故事約為父子契丹主許之策崇為大漢神武皇帝  
顯德元年崇奉鈞襲位改元天會以子繼恩為太原尹  
潛結江南西川為外援太祖即位李筠求援於鈞鈞自  
至太平驛與筠會遣兵赴之連為石守信等所破乾德  
元年八月王全寶率師攻樂平鈞與契丹兵來救三戰  
皆敗之遂下其城詔建為平晉軍以降兵為效順軍後  
李繼勳等攻遼州鈞遣兵來援戰于城下鈞大敗刺史  
杜延誦等籍部兵三千降于繼勳詔以效順懷恩為名  
自是降者相繼初鈞自李筠敗狼狽而歸旦夕懼宋師  
之至以趙文慶為相召抱腹山人郭無為參議中書事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七

以五臺山僧繼顛為鴻臚卿參議國事因事誅樞密使  
段常契丹主遣使責鈞曰爾不稟我命其罪有二鈞皇  
恐曰父為子隱願赦罪契丹不報自是使契丹者被留  
不遣終以勢力窘弱憂憤成疾卒繼恩嗣位初太祖嘗  
因界上謀者謂鈞曰君家與周世讎宜其不屈今日何  
為困此一方人也若有志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鈞  
遣謀者復命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然鈞家  
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太祖其  
言終其世不加兵焉繼恩本姓薛父釗娶崇女釗死繼  
恩尚幼漢祖命鈞養為子遂冒姓劉迺開寶元年八月

太祖詔李繼勳等率兵伐繼恩俄繼恩為供奉官侯霸  
策所弒時立六十一矣無為遣卒殺霸策立其弟繼元  
初薛釗死崇以女所妻何氏生繼元何死鈞亦養繼元  
為子繼元既襲位改元廣運復結契丹為援二年春太  
祖親征至太原壅汾水灌其城閏五月南城為汾水陷  
水注城中太祖幸長隄觀焉繼元殺其相郭無為城中  
紛擾俄而城兵自西長連城出將焚攻戰且反為攻兵  
擊走之斬首萬餘級太常博士李光贊請班師從之軍  
校趙翰等叩頭願乘城急擊以盡死力太祖曰汝曹我  
所訓練無不一當百以備肘腋同休戚也我寧不取太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八

原豈忍驅汝曹冒鋒鏑而蹈必死之地乎士皆感泣九  
年秋太祖又遣党進等討之前後俘獲甚眾十月太宗  
即位召諸將還太平興國四年始議討伐曹彬以為可  
語在彬傳宰相薛居正不以為然太宗曰朕計決矣卿  
勿復言遂遣潘美等率諸將分兵圍汾沁嵐諸州軍駕  
遂親征以驍將郭進扼石嶺關斷契丹援路契丹果至  
進擊敗之繼元外援不至饑道又絕潘美等兵數十萬  
長圍四合自春徂夏矢石如雨晝夜不息太宗奄至朔  
督衛士急攻人百其勇城無完堞太宗屢以手詔諭繼  
元降城中危急一夕繼元遣其客省使李勳奉表請降



暹明繼元率官屬縞衣紗帽待罪詔釋之賜襲衣玉帶  
及文武官器幣有差授繼元特進檢校太師右衛上將  
軍封彭城郡公其相李暉等授官有差繼元獻其宮妓  
百餘悉分賜立功將校令康仁寶護繼元親屬赴京賜  
京城甲第一區歲時優眷六年加開府儀同三司雍熙  
三年建芳州為保康軍以繼元為節度淳化中卒贈中  
書令追封彭城郡主贈賻加等子三猶六歲賜名守節  
授西京作坊副使劉崇自周廣順元年稱帝歷四主二  
十九年而亡繼元性殘忍臣下被殺傷不可勝紀及窮  
蹙始降太宗終保全之嘗謂近臣曰晉司馬昭以劉禪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一

下

思蜀之對戲之云何乃似邵正之言此不仁之甚也亡  
國之君皆暗懦所致苟有遠識豈至滅亡此可懲傷何  
反戲侮乎劉繼元朕所虜者待之若賓客猶恐不慰其  
意爾守節後歷右驍衛將軍

衛融字明遠青州人晉天福初第進士劉崇稱帝長中  
書侍郎平章事宋初劉鈞援李筠遣盧贊監其軍與  
鈞不協鈞遣融和解之會鈞敗融被擒太祖責之曰汝  
何故勸劉鈞舉兵助李筠反耶融曰大吠非其主臣四  
十口受劉氏豐衣美食不忍負之陛下縱不殺臣臣亦  
不為陛下用終當間道走河東爾太祖怒令左右以鐵

槓擊其首曳出將戮之融大呼曰人丈夫死或重於秦  
山或輕於鴻毛今之死正得其所爾太祖聞之曰此忠  
臣也遽命釋之以良藥傅其創賜緇衣金帶鞍勒馬既  
而欲放融歸令融先為書諭鈞言俟周光遜等歸朝即  
遣融去鈞得書久無報乃授融太府卿賜第京城乾德  
初郊祀融獻郊禋大禮賦改司農卿出知陳舒黃三州  
卒子稱傳孫齊進士及第

趙文度蔚州人入洛舉進士擢甲科劉崇稱帝累官至  
翰林承旨兵部尚書天會四年授中書侍郎平章事轉  
門下侍郎兼樞密使加司徒久之與郭無為不協出知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一

上

汾州徙嵐州太祖親征晉陽遣偏師圍嵐文度危蹙請  
降待罪行宮太祖命釋之文度本名弘以犯宣祖廟諱  
賜今名師還授檢校太傅安國軍節度歲餘徙華州又  
徙耀州卒文度善為詩人多諷誦有觀光集文度之降  
也其母在太原世以不能死節罪之

李暉字孟深開封人漢乾祐第進士客游嵐州會劉崇  
自立署州從事擢知制誥翰林學士累至司空平章事  
太宗克太原為殿中監知廣州遷司農卿連知許孟二  
州以足疾求解授忠武軍行軍司馬卒

馬峰太原人仕劉繼元至樞密使左僕射致仕太原平



太宗以為將作監遷太府卿分司西京峰善服餌養生體強無疾卒年八十餘

郭無為青州人少博學有辭辯為道士隱武當山漢乾祐中周祖征河中無為杖策謁於軍門周祖將留館門下為左右所阻遂拂衣去隱太原抱腹山後劉鈞召為諫議大夫尋遷吏部侍郎參議中書事與趙文度同秉政意好不協鈞乃出文度知汾州俄誅段常遂以無為為左僕射平章事兼樞密使機務一以委之鈞嘗病與無為語及後事謂其子繼恩不才無為亦言其然繼恩既立知其事故誅無為畏懼不能決月餘侯霸榮弒繼恩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一

三

恩無為使人殺霸榮弁人疑無為初授意於霸榮後殺之以滅口也繼元立太祖遣李繼勳等討之仍詔許繼元以青州節度無為邢州節度無為得詔色動有貳志太祖親征長圍既合無為請將兵夜襲圍欲自拔來歸值天陰晦而止事洩會太祖雍汾水浸城城中人情大懼繼元乃殺無為以徇

湖南周行逢朗州武陵人少無賴不事生產嘗犯法配隸鎮兵以驍勇累遷裨校白唐乾寧二年馬氏專有湖南二十州之地雖稟朝廷正朔其郡守官屬皆自署至周廣順初兄弟爭國求援江南李景道大將邊鎬率

兵赴之因下長沙遷馬氏之族於建康景遂以鎬為潭帥會朗州眾亂推衙將劉言為留後言以行逢為都指揮使既而言遣副使王進達行軍何景真與行逢帥舟師襲破潭州鎬遁去行逢等據其城周祖即以言為朗帥初朗人謂劉言為劉敬牙馬氏將亂湘中童謠云馬去不用鞭敲牙過今年及邊鎬俘馬氏鎬為劉言所逐而言亦為王進達所害周祖即以進達為朗州節度以行逢領鄂州節度知潭州顯德中世宗將用師淮甸詔王進達出師入鄂州界進達遣裨將潘叔嗣領兵三千為先鋒至鄂州叔嗣回戈襲進達進達趨武陵叔嗣攻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一

三

而殺之迎行逢為節度行逢斬叔嗣以徇世宗乃授行逢朗州大都督武平軍節度盡有湖南地宋初加兼中書令條教簡約民皆悅之然性猜忌少忤意必置於法多署溪洞蠻酋為司空太保一日謂天策府學士徐仲雅曰吾奄有湖湘兵彊俗阜四鄰其懼我乎仲雅曰公部內司空滿川太保徧地孰敢不懼其卒也追封汝南郡王子保權起復檢校太尉朗州大都督武平軍節度初行逢疾且亟召將校託保權曰吾部內兇狠者誅之略盡惟張文表在焉吾死文表必亂必不得已當舉族歸朝無令陷虎口行逢卒之明年文表果自衡州舉兵



據潭州將取朗陵威周氏保權乞師於朝廷江陵高繼  
冲亦以其事聞太祖遣慕容延釗等發安復十州兵會  
襄陽討之師及江陵文表已為保權之眾所殺保權牙  
校張從富輩以為文表已平而王師繼進不已懼為襲  
取相與拒守延釗以聞太祖遣中使諭曰無自取塗炭  
重擾生聚保權出於澧州南未及交鋒望風而清復  
還朗州王師長驅而南獲從富梟首朗市又獲保權湖  
湘悉平時乾德六年也保權至上章待罪優詔釋之賜  
襲衣金帶鞍勒馬授右千牛衛上將軍兼京城舊邸院  
為第令居焉累遷右羽林統軍知并州卒年三十四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七

十四

李觀象桂州人行逢署為掌書記頗加信任臨終託以  
後事及張文表難作王師歷境觀象謂保權曰高氏拱  
手聽命朗州勢不獨全莫若幅巾歸朝則不失富貴保  
權幼懦不能用其言及胡相平太祖聞之以為左補闕  
張文表朗州人從王進遠周行逢舉兵逐邊綸行逢署  
文表衡州刺史頗心忌欲誅之行逢卒文表襲潭州時  
行軍司馬廖簡知留後素輕文表不為之備方宴飲間  
報謂四坐曰此黃口小兒至則成擒何足患也飲啖如  
故俄文表率眾徑入遂害簡保權遣其將楊師璠悉眾  
以禦遂破其眾擒文表齎而食之

荆南尚保融字德長其先陝州人祖季興唐末為荆南  
節度歷梁後唐封南平王卒子從誨嗣至太傅中書令  
五代史有傳從誨生保融長興初以蔭補官歷晉漢周  
至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江陵尹荆南節度荆歸峽觀察  
使後加太師兼侍中中書令進封南平王加守太保宋  
初守太傅連遣使貢獻恩顧甚厚卒贈太尉諡正懿保  
融性迂闊淹緩一時術略政事悉委於母弟保勗二子  
繼冲繼充繼充至歸州刺史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八

十五

保勗字省躬從誨第十子保融同母弟也晉天福初起  
家領漢州刺史周歷加檢校太尉充行軍司馬領寧江  
軍節度保融卒保勗權知軍府奉章以聞太祖即授以  
節度使初保融於絕南北決江水瀦之七里餘謂之  
北海以閔行者太祖因保勗弟保寅入貢諭旨令決去  
使道路無阻保勗淫泆無度政事不治未幾卒初保勗  
在保抱從誨獨鍾愛故或盛怒見之必釋然而笑荆人  
目為馬事休及保勗之立藩政離弱卒數月遂失國  
亦預兆也

繼冲字贊平保融長子也周顯德六年以蔭檢校司空  
為荆南節度副使建隆三年保勗寢疾以繼冲為節度  
副使權知軍府保勗卒制授繼冲為檢校太保江陵尹



荆南節度時湖南張文表叛周保權求救於朝廷詔江陵發水軍三千人赴潭州繼冲即遣親校李景威將以往二月王師至繼冲以牛酒犒師開門納慕容延釗等即奉表納土太祖遣使齎衣服玉帶器幣鞍勒馬賜之授繼冲馬步都指揮使參佐戚屬除授有差是歲將郊祀表求入覲可之十月至闕下獻珍寶弓劍鞍勒賜賚甚厚郊禮畢授繼冲徐州大都督府長史武寧軍節度使徐宿觀察使繼冲鎮彭門幾十年委政僚佐部內亦治卒年三十二贈侍中自高季興據有荆南歸峽之地傳襲三世五帥凡四十餘年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一

未

保寅字齊異晉天福七年以陰授官宋興保勗既襲封遣保寅入覲太祖召對使殿授掌書記遣還保寅語保勗曰真主出世天將混一區宇元宜首率諸國奉土歸朝無為他人取富貴資保勗不聽王師討武陵道出荆渚保寅奉牛酒迎犒軍鋒太祖嘉之驛召赴闕授將作監充內作坊使累遷光祿卿歷知光化軍卒年六十八初保寅在懷州蘇易簡王欽若竝妙年始趨學在同州錢若水為從事在光化軍張士遜其邑人也保寅一見皆獎拔許以遠大世多其知人子輔政輔之輔堯輔國竝進士及第

孫光憲字孟文陵州人事高氏三世皆在幕府累官至檢校祕書監兼御史大夫慕容延釗等救朗州光憲乃勸繼冲獻三州之地太祖聞之甚悅授光憲黃州刺史賜齊加等在郡亦有治聲乾德中卒光憲博通經史聚書數千卷或自抄寫孜孜雖校老而不廢好著撰自號葆光子所著荆臺集聖湖編玩筆傭集橘齋集北夢瑣言蠶書又撰續通歷紀事頗失實太平興國初詔毀之子謂謹竝進士及第

梁延嗣京兆人事高氏歷四帥人稱其忠盡嘗勸冲之納土太祖嘉之授復州防禦使充湖南前軍步軍都指揮使兼排陣使後因郊禮自復州入朝太祖慰撫之曰使高氏不失富貴爾之力也改濠州防禦使有善政詔書褒美延嗣頗知書好按士嘗暴疾禳於城隍神是夕夢神人告以九九之數俄疾愈年八十一卒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一

七

漳泉留從效泉州永春人幼孤事母兄以孝悌聞頗知書好兵法唐末王審知據有福建之地子延鈞後唐長興中僭稱帝國號閩都福州為其下所殺立審知次子延義晉天福末部將朱文進殺延義據其位署其黨黃紹頗為泉州刺史程贊為漳州刺史許文禎為汀州刺史時審知子延政為建州刺史亦僭稱帝泉人念王



失國羣逆分據時從效為泉州散指揮使與其黨王忠順董思安及所親蘇尤誨相與圖謀與復王氏募敢死士得陳洪進等五十二人夜持白挺踰城而入劫庫兵擒紹頗斬之立延政從子繼勳為刺史從效等二人自署為統帥洪進等皆為指揮使繼勳令送紹頗首於建州奉延政為主延政遂送款於江南李景文進率眾攻泉州為從效所敗會景遣將討王氏之亂圍福州兩浙錢氏發兵來援景將但克汀建而歸福州入於錢氏從效以兵劫繼勳送江南自領漳泉二州留後李景即建泉州為清源軍從效節度泉漳等州觀察使閩中五

宋史新編卷九十一

六

州自此分矣景累授從效同平章事兼侍中中書令封鄂國公晉江王從效在部專以勤儉養民為務常衣布素置公服於中門之側出則衣之每言我素貧賤不可忘本民甚愛之部內安治每歲取進士明經謂之秋堂世宗時潛表內附貢方物詔嘉納之未初從效遂上表稱藩貢奉不絕會李景遷洪州從效疑景討已頗懼遣使厚幣獻景又遣使假道吳越入貢太祖特命使厚賜以撫之使未至卒年五十七偽贈太尉靈州大都督從效無嗣以兄從願之子紹鉉紹鉉為子從效寢疾時從願守漳州紹鉉在金陵紹鉉尚幼及卒衙校張漢思陳

洪進有異謀漢思遂為留後未幾洪進又廢漢思而自立語在洪進篇中從效再從弟仁諱淳化中為泗州長史有清節官散奉薄雖藜藿不充未嘗妄干人太宗聞之召赴闕特遷揚州觀察支使

陳洪進泉州人幼有壯節頗讀書習兵法長以材勇隸兵籍從攻汀州先登補副兵馬使從留後效殺黃紹頗以首送建州延政大悅以為本州馬步行軍都校時晉開運元年也自是漳州殺程贊迎延政從子繼成為刺史許文稹以汀州降連重遇殺朱文進傳首建州福人又殺重遇延政遂遣洪進歸泉州從效為清源軍節度

宋史新編卷九十一

一九

洪進為統軍使與副使張漢思同領兵柄累立戰功從效卒少子紹鉉留務月餘洪進誣紹鉉將召越人以叛執送江南推張漢思為留後自為副使時建隆三年也漢思年老醇謹不能治軍務事皆決於洪進漢思諸子為衙將頗不平欲害之明年四月漢思大享將吏伏甲於內將害洪進酒數行地忽大震棟宇將傾坐立者不自持同謀者以告洪進洪進亟去眾驚悸而散洪進平文顯文顯皆為指揮使勒所部欲擊漢思洪進不許一日洪進袖置大鎖從二子常服安步入府中直兵數百人皆叱去之漢思方處內齋洪進即鎖其門使人叩



門謂漢思曰郡中軍吏請洪進知留務眾情不可違當以印見授漢思惶懼不知所為即自門間出印與之洪進即日遷漢思別墅遣使請命於李煜煜以洪進為清源軍節度泉南等州觀察使時太祖平澤潞下揚州取荆湖洪進大懼遣衙將魏仁濟問道奉表聽朝旨太祖遣使齋詔撫諭又以其事詔諭李煜煜聽命乾德二年制改清源軍為平海軍授洪進節度泉漳等州觀察使檢校太傅賜號推誠順化功臣鑄印賜之以文顯為節度副使文顯為漳州刺史是年夏丁家艱起復洪進每歲以修貢朝廷多厚斂於民第民貲百萬以上者合差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五

五

入錢以為試協律奉禮郎蠲其丁役及江南平吳越王來朝洪進不自安遣子入貢太祖因下詔召之遂入覲道聞太祖崩歸鎮發哀太宗即位加檢校太師明年四月來朝禮遇優渥又增食邑以其子文顯為團練使文顯文頊並為刺史洪進遂上表請納土太宗嘉之以洪進為武寧軍節度同平章事留京師奉朝請諸子皆授以近郡優賜之後封杞國公進封岐國公洪進年老富貴且極上言求致仕優詔允朝請未幾卒年七十二贈中書令諡忠順洪進在永州日方畫有蒼鶴翔集內齋前引吭向洪進視之有魚鯁其喉即以手採取之

魚猶活鶴馴擾齋中數日而後去人皆異之洪進弟銜初為泉州都指揮使開寶中授漳州刺史卒

文顯字仲達歷泉州馬步軍都軍使右軍押衙朝命為平海軍節度副使累加檢校太保洪進歸朝授通州團練使知泉州未幾代還又為青齊廬壽西京水南北陝州四州都巡檢使文顯與諸弟不睦咸平初為言者所劾詔誠諭之以疾改通許鎮都監卒

文顯初為泉州衙內都指揮使俄權知漳州朝命漳州刺史數年求還泉州署行軍司馬洪進歸朝授房州刺史換康州端拱初出知同州咸平初知耀州徙徐州坐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五

三

用刑失入貶官上念其父納土功復以為康州刺史祥符東封命知濮州馳道所出供擬頗勤至詔褒之改衡州代還以老疾請致仕卒

文顯始為泉州衙內都指揮使知漳州洪進歸朝加滁州刺史俄召歸奉朝請景德中換光州以久次領和州團練使歷知數州軍所至無能稱

文頊頗知書工畫本文顯子也初洪進在泉州有相者言一門受祿當至萬石時洪進與三子皆領州郡而文頊始生乃以為已子欲應其言歷衙內都監使朝命領順州刺史歸朝為登州刺史改舒州卒



周子臣

三臣者何韓通李筠李重進也宋有天下矣三臣繫之周者何明三臣之志也曷明三臣之志也食周厚祿義不為宋臣也然則宋有天下非耶曰否西山之餓夫洛邑之頑民豈為武王伐殷病哉是故有滅有興者天命之靡常也知其無可奈何而罔敢貳者臣子之自盡也三臣之志亦可哀矣或議三臣嘗臣唐晉漢而目為智氏之豫讓信斯言也三臣將不得為義士乎哉

韓通

李筠

李重進

韓通太原人弱冠應募以勇力聞補騎軍隊長歷仕晉漢周累功遷至歸德軍節度檢校太尉同平章事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通性謹厚周祖伐河中命以自隨鎮大名委以心腹入汴通甚有力焉王彥超擊劉崇通副之敗崇于高平世宗時浚胡蘆河築博野諸城契丹再至皆拒退之其攻秦鳳也通入大散關斷蜀饒道拔其城新築都城及廣舊城街道通總領其役初期以三年纔半歲而畢復命按行河北河隄浚汴渠數百里世宗將北征命通巡北邊自浮陽至淤口浦壞坊三十六遂通瀛莫初克益津關以為霸州通復董城役恭帝即位移領鄆州太祖為六軍推戴通在殿閣聞有變

惶遽而歸軍校王彥昇遇通於路策馬逐之通馳入其第未及闔門為所害妻子皆死太祖下詔贈中書令以禮收葬通剛狷寡謀言多忤物肆威虐眾謂之韓瞎眼其子頗有智略見太祖有人望常勸通早為之所通不聽後太祖幸開寶寺見通父子畫像于壁遽命去之李筠太原人善騎射初隸後唐秦王從榮麾下從榮難作筠騎從至天津橋射殺十數人知事不濟棄馬遁去清泰初應募為內殿直遷控鶴指揮使開運末契丹德光滅晉其將趙延壽聞筠驍勇召置帳下及德光北歸道卒延壽至鎮州為元欲所執惟耶律解里將二千騎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一

三

尚留筠與諸將謀伺間併擊控鶴左廂都校白再榮匿室中不敢應筠拔佩刀破幕引臂逼再榮行諸將次第赴之殺傷相當解里遂棄城去故相馮道與諸將議權推白再榮為留後以安人心再榮以鎮州送款漢祖乃授再榮留後授筠博州刺史筠以賞薄不悅周祖鎮大名表為先鋒指揮使又為北面緣邊巡檢周祖起兵入汴筠與郭崇從戰敗慕容彥超於留子陂累功遷至昭義軍節度檢校太傅同平章事世宗時筠以奇兵擊敗契丹兵之援太原者加兼侍中其後屢破并衆多斬獲筠在鎮擅用征賦頗集亡命嘗以私忿囚監軍使世宗



心不能平但詔責而已恭帝立加檢校太尉宋初加兼中書令遣使諭以受周禪筠即欲拒命左右為陳曆數方飽俛下拜貌猶不恭及延升階置酒張樂遽索周祖畫像懸壁涕泣不已賓佐惶駭告使臣曰公被酒失言常性幸勿為訝及太原劉筠以蠟書約舉兵筠雖絀言上太祖心已畜異謀太祖手詔慰撫之是時筠子守節為皇城使嘗泣諫筠不聽太祖又遣諭旨曰歸語汝我未為天子時任自為之既為天子獨不能臣我耶守節白筠筠謀愈甚遂起兵檄辭多不遜從事閭丘仲卿獻策曰孤軍舉事其勢甚危雖倚援河東亦恐不得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一

帝

其力大梁兵甲精銳難與爭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孟塞虎牢據洛邑東向爭天下計之上也筠曰吾周朝宿將與世宗義同昆弟禁衛皆舊人必倒戈歸我况有儋珪槍撥汗馬何憂天下哉儋珪筠愛將有勇力善用槍撥汗筠駿馬日馳七百里故筠誇焉筠遣人殺澤州刺史張福往據其城劉筠遂率兵與契丹數千眾來至太平驛筠以臣禮迎謁見筠兵衛寡弱甚悔之而業已然矣筠封筠西平王召與語筠自言受周祖大恩敢愛死不寤筠與周世宗雖鈞默然遂疑之命其宣徽使盧贊監筠軍筠心不能平頗不協筠復命其相衛融和

之筠留其子守節守上黨引眾南向太祖遣石守信等計之救曰勿縱筠下太行急進師扼其隘破之必矣太祖遂親征山路險峻多石不可行太祖先於馬上負數石群臣六軍皆負之即日平為大道與守信等會破筠眾於澤南殺盧贊筠走還保澤太祖親督戰拔其城筠赴火死獲衛融鈞權而遁歸太祖進伐上黨守節以城降釋其罪賜襲衣金帶銀鞍勒馬是日宴從官守節預焉以為單州團練使餘官屬授秩有差特建隆元年六月也筠初名榮避周世宗諱改之性雖暴事母甚孝每怒將殺人毋屏風後呼筠筠趨至母曰聞將殺人可免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一

十五

平為吾曹增福爾筠遠釋之筠有愛妾劉氏欲俱死筠以其有娠摩令去守節字得臣歷和州團練使卒年三十三無後以劉氏所生之弟為嗣李重進其先滄州人生於太原周太祖之甥也仕晉為殿直周廣順中累遷殿前都指揮使顯德初領武信軍節度重進年長於世宗周祖寢疾召重進受顧命令拜世宗以定君臣之分世宗立從征劉崇有功語在白重贊傳權至歸德軍節度使兼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正陽之役重進與宣祖韓令坤合兵擊吳師一鼓敗之斬首萬餘級追奔二十里殺大將



劉彥貞已而為盧壽等州招討使屯兵壽陽時張永德屯下蔡與重進不協每將吏多暴重進短至謂重進有奸謀密遣人驛告之世宗雖不之信然人情頗憂恐重進單騎詣永德帳中命酒飲謂永德曰吾與公皆國家肺腑相與戮力公何疑之深也永德意解三軍遂安李景知之齎蠟書囑重進以厚利重進表其事行豫州刺史齊藏珍亦說重進世宗知之假他事誅藏珍詔重進夾淮城正陽下蔡既成上其圖俄又敗淮兵二千餘於塌山北時圍壽春經年未下吳遣將許文績率兵來援重進擊敗之世宗幸壽有玉帶戎服器幣鞍馬之賜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一

五十六

及克壽加檢校太傅兼侍中又改天平軍節度仍為招討濠州降關南平皆與有勞恭帝立加檢校太尉改淮南節度太祖受禪以韓令坤代為侍衛都指揮使加重進中書令既而移鎮青州加開府階重進與太祖俱事周室分掌兵柄常心憚太祖太祖立愈不自安及聞移鎮陰懷異志太祖遣六宅使陳思誨齎賜鐵券以安其心重進欲治裝隨思誨入朝為左右所惑猶豫不決又自以周室近親恐不得全遂构思誨治城隍繕兵甲遣人求援李景景懼而不納聞之太祖太祖遣石守信等率禁兵討之太祖謂左右曰朕於周室舊臣無所倚問

重進不體朕心自懷反側今六師在野當暫往慰撫之爾遂親征徑至揚州城下即日拔之重進舉族赴火死思誨亦為其黨所害時建隆元年十二月也重進兄濠州刺史重興聞其叛自殺弟解州刺史重贊子尚食使延福並戮於市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一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一

五十七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二

列傳一百三十四

胡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祺著

外國

夫夷狄國於四垂之外族類風俗不與華同故先王謂之荒服當其內外無虞職貢時修賴有瑕璫輒變其鳴鏞以相加遺蓋山川阻深足以自固而狙詐橫悍其天性也雖然少康興夏樂舞畢陳武工造片笱天來獻獸陽子迺謂有道未必服無道未必不來自理之恒乎自唐季迄五代德衰而威不振邊鄙湯隆幽燕淪沒中國之勢可深憂矣宋興太祖太宗剗除僭偽寰宇底寧于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二

一

時契丹貽書請成夏州戮力以從王事東若女真高麗渤海南若交趾占城勃泥真臘蒲甘三佛齊西若天竺于闐回鶻大食高昌沙州龜茲之屬或限重溟或隔沙漠咸靡憚跋涉稽顙闕庭璽珠疊為府無虛月而究瑣吐蕃唃廝囉董氈聯征諸部與夏州結叛服無常亦終有悛心且間獲其助焉方其來也優之宴賚寵之爵命以廣恩也叛則討之服則舍之非黷武也先王柔遠之制在宋復何加矣奈數世以降上馬劍於西夏金幣鑿於契丹疆宇割於女真而蒙疆滅宋尤非當也登天往小來丁中並否運抑綏禦宏略弗祖宗

蒙古不必論矣契丹女真事與西夏同而纂史立例與宋並可乎禮四夷雖大皆曰子蓋甲之也春秋內中國而外四夷所以立坊也故尊宋統列遼金於外國與西夏同詞庶無愆斯義云

遼國上

遼之先出鮮卑有莫那者自陰山徙遼西久之其眾散處曰宇文氏曰庫莫奚曰契丹元魏以來契丹名見中國歷隋唐漸拓大漠之境東接高麗西奚國南營州北室韋阻冷陁山以自固風氣多寒畜牧畋漁以食皮毛以衣轉徙隨時車馬為家臣于突厥俗樂與突厥同其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二

二

酋姓大賀氏有勝兵四萬析為八部貞觀時酋窟哥請內附為置松漠都督府賜姓李窟哥裔孫盡忠死於叛餘眾悉降于突厥盡忠族人失活開元初復歸附以為松漠都督封郡王繼襲數世皆權臣可突于持國被放弑者凡三遂脅奚眾降于突厥官軍屢為所敗契丹衙官李過折斬可突于之首以獻於是過折立未幾可突于餘黨泥禮殺過折立迪鞏祖里為阻午可汗更號遙輦氏泥禮即涅里亦曰雅里奇首之後阻午因立為夷離董掌刑辟云天寶四年阻午來降仍賜姓李名懷秀自失活至懷秀多尚公主懷秀殺公主叛為安祿山所



破於是楷落立自楷落已上悉賜王爵如失活故事迄  
開成朝獻不絕以其屬回鶻不復寵以官爵會昌二年  
回鶻破會屈戌復來附拜幽州節度使為易回鶻印曰  
奉國契丹之印後其王習爾號巴刺可汗欽德號痕德  
董可汗勢稍強盛光啓中欽德鈔掠奚室韋小小部種  
皆役服之未幾耶律阿保機興

耶律阿保機小字啜里只迭刺部霞瀨益石烈鄉耶律  
彌里人夷離董撒刺的之子泥禮六世孫也娶述律氏  
亦曰蕭氏契丹故事八部大人推一尤者統其衆歲久  
及不任事則協議代之阿保機多勇略善騎射為衆所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一

三

推立久不肯受代七部劫之乃建旗鼓自為一部居古  
漢城地宜五穀有鹽池之利用述律計襲殺七部大人  
併其衆時梁將慕容晉王李克用遣使通好遂率兵三  
十萬會克用于雲州約為兄弟期共擊梁及梁稱帝反  
求梁封冊梁許以共滅晉如所請竟不果阿保機多用  
漢人教以隸書之半增損之作文字數千代刻木之約  
又制婚嫁置官號建宮室乃於有國九年稱皇帝述律  
氏稱皇后群臣上尊號曰天皇帝地皇后紀年曰神冊  
元年乃梁貞明二年也其年春三月立子倍為皇太子  
七月親征突厥吐渾党項小番沙陀諸部皆平之凡得

戶萬五千六百是役述律氏從室韋初欲乘虛掩襲述  
律氏勒兵以待奮擊大破之名震諸夷八月陷朔州遂  
侵蔚新武媯儒五州二年圍幽州為晉將李嗣源等所  
敗三年建臨潢所居城是謂皇都四年修遼陽故城改  
為東平郡六年十二月契丹主率兵侵幽州陷涿州復  
侵定州為晉王李存勗所敗先是存勗命將討鎮州張  
文禮而定州王處直懼禍及已遣其子郁以利說契丹  
主入塞以牽晉兵契丹主悉衆而南方王郁之行也定  
人皆謂契丹必為患故處直隨為其假子都所廢契丹  
主至涿州聞處直廢而都立遂攻中山渡沙河都告急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一

四

於存勗將五千騎救之契丹主敗還存勗躡其後見其  
宿處環結在地方隅整然雖去而不亂嘆曰虜法令嚴  
乃如此也明年改為天贊元年二年為後唐同光元年  
時契丹主有窺中國之志慮渤海直其後欲擊渤海慮  
中國乘其虛乃遣使通好于唐三年六月下令親征吐  
渾党項等部九月破胡毋思山諸蕃部十月遣兵踰流  
沙拔浮圖城盡取西鄙諸部四年十一月親征渤海明  
年正月拔扶餘城遂圍忽汗城國主諶譔降而復叛攻  
破之盡有其地方五千里兵數十萬城邑百有三二月  
改為天顯元年改渤海國為東丹國子倍為人皇王以



主之契丹主嘗自號曰天皇王云七月契丹主卒于扶  
餘年五十五改元者三凡十一年述律氏護喪還西樓  
遂攝軍國事西樓即所都之地又有東樓南樓北樓各  
相距數百里阿保機常往來射獵四樓之間阿保機用  
武得國然崇祀先聖畫前代直臣像為招諫圖咸足稱  
者顧其弟刺葛安端與叔轄底謀叛僅縊叔而弟不之  
誅又復用之遼世有內難非貽謀過邪子德光立更父  
名曰億諡曰昇天皇帝廟號太祖

德光字德謹小字堯骨述律氏所生倍之母弟也貌嚴  
重而性寬仁軍國務多取決之天贊初授天下兵馬大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五

三

元帥所向之功天顯初阿保機卒母意屬之倍遂讓德  
光於次年十一月嗣位仍以天顯紀年八月葬阿保機  
于祖陵置祖州述律氏欲以身殉群臣切諫因斷右腕  
納于柩三年三月契丹主得定州王都蠟九書命奚禿  
里鐵刺赴援為唐將王晏球所敗七月復命惕隱涅里  
袞都統查刺合鐵刺兵赴援又大敗鐵刺死焉涅里袞  
等數十人為幽州趙德鈞所執八月遣使修好于唐十  
二月遷東丹民實東平升為南京契丹主頗疑其兄倍  
故為是舉明年復置衛士以伺倍動靜倍不自安唐明  
宗遣人潛召之倍謂左右曰我將遠適以成大伯之名

乃立木海上賦詩刻之獨攜高美人載書數千卷浮海  
南奔詳見隆先傳九年八月契丹主自將南侵拽刺解  
里手接飛鴈異之因以祭天地十一年七月唐河東節  
度使石敬瑭為其主李從珂所討用掌書記桑維翰計  
求救契丹奉表稱臣約事以父禮割壤酬之九月契丹  
主將兵抵晉陽援敬瑭唐將張敬遠楊光遠大敗棄甲  
如山斬首數萬級敬遠走保晉安十一月冊敬瑭為大  
晉皇帝是為晉天福元年閏月敬遠被圍八十日食盡  
猶堅守光遠殺之以降契丹主聞其至死不變曰為人  
臣當如此也命以禮葬未幾班師與敬瑭酌別執手噓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五

六

歛曰世世子孫勿相忘以兵送之洛從珂自焚敬瑭命  
桑維翰為文紀契丹主援立功十三年晉主遣馮道等  
為冊禮使復以伶官獻十一月改是年為會同元年是  
月晉主遣使以幽薊瀛莫涿檀順媯儒新武雲應朔寰  
蔚十六州并圖籍以獻契丹主以皇都為上京以幽州  
為南京改南京為東京新州為奉聖州武州為歸化州  
幽州後又號燕京云是時晉事契丹甚謹歲輸金帛三  
十萬之外吉凶慶弔及珍寶飲食之餽使者相屬於道  
初表稱臣尊契丹主為父皇帝其後契丹主令易表為  
書免稱臣稱兒皇帝如家人禮五年晉出帝新立契丹



主遣使讓來書何為稱孫不稱臣景延廣答曰今主我  
國自立與先帝殊契丹主不悅其盧龍節度使趙延壽  
明宗壻也謀欲代晉屢說契丹主南侵遂以經略中國  
之事委之曰他日當立汝為帝六年十二月契丹主遣  
趙延壽等分道南侵自帥兵繼之七年正月陷貝州二  
月兵渡河為晉師所敗三月契丹主自將兵十餘萬犯  
澶州不克而還八年正月契丹主分兵陷邢磁洛三州  
三月陷祁州已而晉師遇于陽城戰數十合適大風晝  
晦晉諸將皆奮呼大戰契丹兵稍却符彥卿以萬騎橫  
擊大敗之契丹主乘蹇車退十餘里追急獲一橐駝乘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一

七

之而遁九年十一月契丹主復自將南侵晉師拒之於  
瀛州敗績追奔逐北僵尸數萬喪其二將進圍晉師於  
中渡用北院大王耶律圖魯計分遣將士據要害絕其  
饗道十二月晉將杜重威李守貞張彥澤等以食盡勢  
窮率所部二十萬眾降彥澤等持契丹主諭詔入汴殺  
開封尹桑維翰遷出帝於開封府署維翰管諫不宜絕  
好得收葬復田里厚恤其家契丹主將至汴出帝縞素  
牽羊率百官郊迎契丹主不受出帝降慰百官而遣之  
景延廣捕至以牙籌數其罪凡八執以北去道自殺明  
年正月朔契丹主備法駕入汴降封出帝為負義侯

澤初入汴掠財賄亂宮掖諸將莫能禁至是斬彥澤于  
市汴人大悅以李松為樞密使馮道為太傅和凝為翰  
林學士隨命安置出帝於黃龍府后妃宗室俱行契丹  
主入居晉宮門廡殿庭皆磔犬掛皮以為厭勝二月朔  
契丹主登正殿百官朝賀建國號曰大遼改是年為大  
同元年升鎮州為中京以魏王趙延壽為留守三月契  
丹主議北歸省母時諸將蕭翰等肆鈔略遠近怨苦思  
叛晉北平王劉知遠舉義兵起太原諸州鎮多殺契丹  
守將降契丹主大懼又值炎熱患旱濕乃北歸改汴州  
為宣武軍以蕭翰為節度使守之吏部尚書張礪諫宜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二

八

用中國人不聽四月契丹主發汴州以晉文武諸司僚  
吏嬪御宦寺方技百工圖籍曆象石經銅人明堂刻漏  
太常樂譜諸宮縣鹵簿法物及鎧仗悉載以行至相州  
攻城屠之既而謂侍臣曰朕此行有三失縱兵掠芻蕘  
一也掠民私財二也不遽遣諸節度還鎮三也至灤城  
得疾卒國人剖其腹去胃腸實以鹽晉人謂之帝靶年  
四十六改元者二凡二十一年德光臻富強之業可謂  
雄才大略末年三失之訓視秦伯之悔過鄭伯之善處  
勝蓋無愧焉阮立謚曰嗣聖皇帝廟號太宗  
阮字元欲東丹王圖欲之長子德光以人望所歸篤愛



之會同九年從德光滅晉大同元年二月封永康王四月德光道卒趙延壽銜德光負約即日引兵趨鎮州自稱權知南朝軍國事阮以兵繼至執延壽遂即帝位於樞前六月抵潢河祖述律鍾愛其弟李胡欲立之乃與李胡整兵出禦相持數日用耶律屋質謀各罷兵趨上京既而阮聞述律李胡復有異謀並囚于祖州九月羣臣上尊號曰天授皇帝改是年為天祿元年追諡父曰讓國皇帝是年劉知遠稱帝國號漢自太原提兵向汴州殺蕭翰所立明宗子從益復以汴州為東京二年契丹主納南唐書議攻漢其將郎五麻荅掠定州孫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一

九

方簡既降漢自狼山率眾還據定州三年正月蕭翰謀叛伏誅二月遷晉出帝於建州給田八十頃十月遣將攻河北諸州漢遣郭威禦之四年契丹主率萬騎攻邢州陷內丘等城大獲而還五年正月漢郭威稱帝國號周遣使告即位旋遣使獻良馬九月契丹主自將南下欲會北漢兵伐周至新州祭其父于行宮羣臣皆醉奏寧王察割等弒之后撤高只蕭氏乘步輦直詣察割請收殮并遇害年二十四改元者一凡五年阮輕躁乖周防耶律屋質嘗奏察割陰謀蕭塔刺葛嘗同察割待宴以赤族戒之阮並不省其及禍宜也璟立諡曰孝和皇

帝廟號世宗

璟字述律德光之長子會同二年封壽安王天祿五年九月察割等弒逆僭位號諸酋長奉璟攻之縶殺察割璟遂嗣帝位號曰天順皇帝改是年為應曆元年越三年遣兵入定州周將楊弘裕敗之四年周世宗新立二月契丹主遣將合北漢兵擊周敗周將李筠三月周世宗自將兵大敗北漢兵于高平九年四月周世宗自將兵伐契丹其寧莫瀛三州及益津瓦橋二關相繼降孫行友復拔易州擒刺史李在欽世宗斬於都市遂以瓦橋關為雄州益津關為霸州關南悉為周有契丹主謂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一

十

其國人曰此本漢地今以還漢又何惜耶十年正月宋太祖代周是為建隆元年是年契丹主叔父李胡坐其子喜隱謀叛下獄死十三年九月契丹主遣兵助北漢攻平晉軍宋將郭進救却之十二月契丹主拘北漢使者劉繼文初北漢主父事契丹貢使時至邇年讓其專擅每留使人不遣北漢主令其從子繼文請命仍留之前後凡十六人數年乃遣歸十四年契丹主遣捷烈將六萬騎援北漢於遼州宋將曹彬等敗之十八年三月敗潢河獲駕鸞祭天地造大酒器刻為鹿文名曰鹿甕貯酒以祭天十月宋圍太原北漢主乞兵命捷烈將諸



道兵赴之十九年正月己巳契丹主敗懷州獲熊歡飲  
方醉馳還行宮夜分近侍小童與盟人花哥庖人辛古  
等六人弑之年三十九改元者一凡十九年環好獵耽  
酒喜殺每與臣下酣狎夜以繼日或連飲經旬甚至涿  
月以獲鴨除鷹坊刺面腰斬之刑偵鷲失期加炮烙鐵  
梳以死寄班都知耶律夷臘葛屢以無辜輕殺諫不聽  
而大臣蕭思溫與護思等並無一言匡救由是當虐益  
恣五年之內殺狼人鹿人豕人鷹人鵠人雉人不可勝  
計至一日殺鹿人四十四人近侍宰夫雖微過輒手刃  
至有支解者於是人不能堪致斯變也賢立諡曰孝安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五

十一

敬正皇帝廟號穆宗

賢字賢寧小字明辰阮之次子環甚愛之自幼育于宮  
中應曆十九年正月環遇弑賢率侍中蕭思溫樞密使  
高勳等將兵奔行宮哭之慟羣臣勸進遂即帝位於樞  
前號曰天贊皇帝改是年為保寧元年四月宋太祖親  
征北漢契丹主遣將分道救之為何繼筠韓重斌所敗  
斬獲甚衆憲州嵐州守臣並以城降宋二年四月契丹  
主西巡次盤道嶺盜殺北院樞密使蕭思溫九月得國  
舅蕭海只及海里殺思溫狀皆伏誅十一月契丹主發  
兵攻定州宋將田欽祚拒退之六年二月契丹主命涿

州刺史耶律昌未貽書雄州請通好宋太祖命知州孫  
季興答書許之十二月以沙門昭敏為三京諸道僧尼  
都總管加兼侍中七年契丹主遣克沙骨慎思以書如  
宋結成宋遣郝崇信呂端報聘自是吉凶慶弔並遣使  
往還八年九月宋遣党進等圍太原契丹主命耶律沙  
等將兵援之九年三月契丹主發粟二十萬斛助北漢  
十一年乃太宗太平興國四年也正月太宗命潘美等  
伐北漢契丹主遣使問故太宗答曰河東逆命所當問  
罪若北朝不援和好如舊不然則戰二月太宗自將伐  
北漢契丹主遣耶律沙等援之三月耶律沙等與宋將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五

十一

郭進遇於白馬嶺敗績諸將敵烈等數人皆死五月北  
漢兵失利劉繼文盧俊奔契丹六月太宗既滅北漢乘  
勝欲取幽薊移兵抵易州契丹刺史劉宇以城降涿州  
判官劉原德亦以城降進抵幽州城南契丹將北院大  
王奚底等戰于沙河敗走太宗命諸將宋渥等分兵攻  
幽州城圍之三而潘美知幽州行府事契丹將多隆  
宋七月順州薊州皆降宋太宗與契丹將耶律沙大戰  
于高粱河沙小却適耶律休哥以援兵至乃與耶律斜  
軻分左右翼以進復大戰太宗大敗引師還至涿州休  
哥追急乃乘驢車走免是役宋兵死者萬餘人所喪資



械不勝計和好遂絕九月契丹主命韓匡嗣等分兵侵定州以報圍燕之役與宋將劉廷翰等戰于滿城大敗迨至遂城匡嗣棄旗鼓遁惟耶律休哥整兵而退十一月改是年為乾亨元年二月契丹兵抵鴈門為宋將潘美所敗都指揮使李重誨被獲馱馬侍中蕭咄李死之三月契丹主在行宮有鴉止于幃獲以祭天十月契丹主自將圍瓦橋關太宗親征敗之數日復戰宋兵陣水南耶律休哥率精騎渡水擊敗宋兵追至莫州多殺獲二年五月宋降卒二百人在祖州劫立已廢宋王喜隱前此喜隱數反赦而用之既復有謀事泄囚祖州

先見新編卷三九二

三

遂致是變乃賜死其子伏誅四年四月契丹主自將南侵戰于滿城兵敗太尉奚瓦里中流矢死九月契丹主獵于雲州得疾卒於焦山年三十五改元者二凡十二年賢與宋爭衡兵連禍結且崇信沙門繼丞相高勳之不法政刑紊矣子隆緒立諡曰孝成皇帝廟號景宗隆緒小字文殊奴賢之長子喜書翰多藝能乾亨二年封梁王四年九月賢卒即帝位於樞前時年十二明年六月尊母蕭氏為承天皇后攝國事羣臣上隆緒尊號曰天輔皇帝復國號曰大契丹改是年為統和元年四年二月夏州李繼遷叛宋略契丹授交州都督三月

宋太宗遣曹彬米信潘美等分道取幽薊契丹主命耶律休哥及耶律斜軫等合兵禦宋契丹主與母蕭氏督之初戰涿州飛狐俱敗將大鵬翼等被獲相賀斯死之諸城守將艾正等先後降宋既而休哥敗宋兵復涿州事詳太宗本紀契丹主以復涿州告天地越三日諸將獻俘契丹主以近侍所進自落鵝祭天地五月曹彬米信自雄州復趨涿州休哥等以輕兵薄於途且戰且却宋兵自救不暇結方陣塹地兩邊而行炎暑乏井漉淖以飲凡四日始達于涿士卒困乏糧又將盡契丹主與蕭氏援兵又至彬信失勢冒雨而退休哥出兵躡之戰

宋史新編卷百九二

四

于岐溝關彬信敗走無復行伍追及拒馬河溺死不可勝紀退屯易州方瀕沙河而饜聞休哥兵至驚潰墮岸相蹂死者過半沙河為之不流棄戈甲山積宋知幽州劉保勳死之耶律斜軫亦敗潘美等兵復蔚州乘勝下靈丘飛狐又復寰州宋將楊業死之雲應朔諸州守將聞業死皆棄城遁十二月契丹主同母蕭氏復率眾南侵敗劉廷讓等于莫州誘執知雄州賀令圖陷邢深二州進薄代州知州張濟賢大敗之殺其二將是月李繼遷款塞祈婚契丹主以耶律襄女歸之自是累世通婚六年九月契丹主督兵破涿州降其眾進攻長城士卒



潰圍委城遁招之不降契丹主邀擊殺獲殆盡因攻滿城祁州及新樂皆陷七年二月契丹主督兵陷易州四月宋將尹繼倫大敗耶律休哥兵于唐州八年十二月契丹主遣使封李繼遷為夏國王九年十月李繼捧叛宋附契丹封為西平王十一年正月契丹主遣將伐高麗王治上表請罪十二年七月女真遣使貢方物自是通貢不絕十二月高麗進效樂契丹主却之十三年正月契丹主遣韓德威將萬騎誘党項勒浪等族侵府州宋節度使折御卿敗之于子河汭勒浪等乘亂反擊德威僅以身免宋知雄州何承矩條子河汭之捷以諭民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一

五

大舉南侵初與宋師戰唐興及遂城俱捷已而命蕭撻凜攻威虜順安軍北平砦及保州俱敗乃與契丹主合眾攻定州宋將王超拒于唐河十月契丹主分兵圍岢嵐軍宋將高繼勳力戰禦之又攻瀛州為宋將李延渥所敗遂駐兵陽城淀號二十萬是月契丹主命宋降將王繼忠通書議和十一月契丹主乘勝進逼澶州真宗自將禦之軍於城湟間契丹兵直犯前軍而陣未接戰蕭撻凜出按視地形中伏斃死撻凜即撻覽有機勇蕭氏聞其死哭之慟明日真宗渡河契丹主和議益決各遣使往復蕭氏謂宋使曹利用曰晉昇我關南周世宗取之今宜見還十二月契丹主復遣姚東之持書以請真宗却之曹利用竟定議歲遺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契丹主遂遣丁振持誓書結成南朝為兄北朝為弟各罷兵自是吉凶慶弔各遣使如故事二十三年十月宋遣使歸幣歲以為常二十五年正月契丹主城遼西為中京二十八年五月契丹將蕭圖玉伐回鶻入甘州復破肅州盡俘其民八月契丹主謂羣臣曰高麗西京留守康肇私君而立詢遂為相宜發兵問罪國舅詳穩蕭敵烈諫不聽遂自將伐之詢乞罷兵不許十一月契丹主率兵伐高麗渡鴨綠江康肇拒戰竟就擒銅霍賞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二

六



等州皆降詢上表請朝許之因以馬保佑等為開京留守遣乙凜將千騎護以往其守將卓思正殺契丹使者韓喜孫等十人率兵出拒保佑等復還乙凜擊之思正奔西京圍之五日不克契丹主駐兵于城西佛寺遣排押盆奴攻開京逼高麗兵敗之詢棄城遁遂焚開京至清江而還二十九年正月契丹主班師所降尚龍諸城復叛至貴州南峻嶺谷大雨連日馬駢皆疲甲仗多遺棄齊乃得渡明年改為開泰元年四月高麗王詢遣使乞稱臣如舊契丹主詔詢親朝八月詢上表稱疾不能朝詔復取六州地二年三年兩遣耶律資忠使高麗取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一

七

六州地高麗不從乃命蕭敵烈等將兵討之高麗與女真掩擊契丹兵大敗以捷聞四年五月復命耶律世良等總兵伐高麗五年正月耶律世良等與高麗兵戰郭州西破之斬首數萬級六年復命蕭隗注及蕭合卓王繼忠等先後將兵伐高麗蕭合卓等攻興化軍無功而還七年十月復命蕭排押等伐高麗且諭之降既至戰于茶陀二河之間遼兵大敗將士沒溺者眾八年復命將會兵伐高麗王詢遣使乞貢方物九年五月耶律資忠使高麗還以詢降表進請稱藩納貢歸所留使者只刺里契丹主遣使釋詢罪并允其請只刺里留高麗凡

六年忠節不屈契丹主以為林牙明年十一月改為太平元年間子梁王宗真為太子二年二月契丹主聞宗真宗計不待使至先集蕃漢大王舉哀后妃以下皆為沾涕命閹忠寺設直宗御靈建資福道場百日而罷仍命國中避真宗諱四年二月契丹主獵撻魯河改曰長春河又改鴨子河曰混同江六年八月遣蕭惠將兵伐甘州回鶻攻城不克而還自是諸部皆叛契丹兵為所敗喪其二將復遣耶律洪古等討之九年東京舍利軍詳穩大延琳據城叛號其國為興遼年為天慶契丹主遣蕭孝穆等討之十年八月東京賊將夜開門納蕭孝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一

六

穆等兵擒延琳渤海平十一年六月契丹主卒于大福河年六十一改元者三凡四十九年隆緒在位理冤滯察貪殘恤死事之孤振諸部之乏又能却高麗女樂之獻雖不免黷武勞民亦可謂賢君也子宗真立諡曰文武大孝宣皇帝廟號聖宗宗真字夷不董小字只骨隆緒元妃壽斤蕭氏所生其嫡曰齊天皇后無子取養之封梁王太平元年冊為皇太子善騎射好儒術通音律十一年六月隆緒卒宗真即位於樞前尊壽斤為皇太后樞國事改是年為景福元年初齊天有巧思創宮殿車服之式甚麗隆緒寵



而與釋斤隙及隆緒疾革釋斤嘗齊天曰老物寵亦有既耶護衛馮家奴喜孫等希旨誣國舅蕭匹敵等謀逆以齊天攝政逮鞠連及齊天宗真謂齊天有撫育恩既失皇太后又可罪乎釋斤慮其為患不從遷之臨潢殺匹敵等明年三月釋斤誣齊天罪遣人行弑齊天曰我實無辜請其浴以就死有頃殂釋斤弟北府宰相孝先實預謀北院樞密使蕭朴屢言齊天冤不報朴忿恚為嘔血云十月群臣上母后及契丹主尊號改是年為重熙元年三年釋斤陰召諸弟議立少子重元重元白於契丹主乃收其符璽遷于慶州七括宮八年始迎還蓋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一

十九

從臣僚請以觀宋歲聘之利然出入舍止常相距十數里陰為之備十年乃宋仁宗慶曆元年也九月夏主元昊以所獲宋將及生口獻契丹十一年契丹主謀侵宋遣使索關南十縣地且問興師伐夏及沿邊增戍疏濬水澤之故諸部會師幽州命蕭惠將之以臨南境聲言伐宋宋兩遣知制誥富弼等議增歲幣契丹主以書答之契丹主隨遣耶律仁先劉六符如宋定議歲增銀絹各十萬與前共五十萬匹兩送至白溝以宋誓書還契丹主感富弼和戰之說和好始定語在富弼傳中十二年夏主元昊遣使上表請伐宋契丹主不從十三年五

月契丹兵與党項戰大敗將校多沒于陣元昊遣兵接党項契丹主徵諸道兵會西南邊討之六月契丹主將騎兵十萬出金肅城九月命其弟重元將騎七千出南路蕭惠將先鋒兵六萬出北路各濟河長驅夏境十月元昊上表乞和退師十里請收叛黨以獻復遣使進方物契丹主遣蕭革送之仍進軍次于河曲元昊親率党項三部待罪契丹主命革詰其背盟納叛之故賜之酒許其自新蕭惠等皆以為大軍既集宜加討伐元昊以未得成言又退師三十里以候凡三退將百里每退必赭其地契丹馬無所食遂許和元昊故遷延俟其弊擊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一

二十

蕭惠營敗之乘勝攻契丹主營又大敗駙馬蕭胡覩被執越數日元昊遣使歸其先所俘獲契丹主亦歸所留夏使途罷兵是年升雲州為西京於是五京備焉十八年夏主諒祚立契丹主親征八月渡河夏人遁乃還九月蕭惠等為夏人所敗十月耶律敵魯古率兵至賀蘭山獲夏主母及官僚家屬以歸十九年復遣蕭蒲奴等將兵伐之諒祚母遣使乞依舊稱藩未許諒祚復上表乞如母訓二十年遣使如夏國索党項叛戶諒祚母表乞代党項權進馬駝牛羊等物復遣使求唐隆鎮及乞罷所建城邑契丹主不許隨命以諒祚母及前後所獲



俾安置薊州二十一年夏主遣使乞弛邊備契丹主乃許降二十四年二月契丹主如混同江召宋使釣魚賦詩八月卒于秋山年四十改元者二凡二十五年宗真虧孝贖武又性佻悅喜飲酒博鞠數變服入酒肆寺觀禁中夜宴自入樂隊酷信浮屠至拜僧為三公三師兼政事令者獨親策進七晚年與宋夏結和庶可稱云子洪基立謚曰神聖孝章皇帝廟號興宗  
洪基字涅隣小字查刺宗真之長子重熙二十一年以燕趙國王為天下兵馬大元帥知惕隱事二十四年八月宗真卒即位於柩前改為清寧元年二年十一月契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一

三

丹主上尊號曰天祐皇帝三年九月契丹主再遣使如宋求仁宗御容宋遣胡宿奉以往仁宗嘗却其初使諭之曰南朝叔父宜先致恭至是致其像乃許之契丹主迎謁再拜謂左右曰我若生中國不過與之執鞭持蓋一都虞候耳七年北院樞密使蕭阿剌為南院樞密使蕭惠所讒縊殺之事在阿剌傳九年七月契丹主田于太子山其太叔重元及其子楚王涅魯古等與北院樞密同知蕭胡覩等四百人謀作亂敦睦宮使耶律良上變契丹主命南院樞密使耶律仁先及良等率衛士數千人禦之母后撻里蕭氏親督戰賊黨多降南府等

蕭德同詳穩耶律阿思射殺涅魯古斬其首以獻重元被傷而退是夜同黨立重元為帝胡覩自為樞密使翌日重元復率奚人二千犯行宮北院宣徽使蕭韓家奴諭奚人以禍福獵犬投杖首服五院部節度蕭塔刺兵適召至仁先等其破之事詳仁先傳初重元以叔父被尊寵及事敗走大漠嘆曰涅魯古使我至此乃自殺胡覩遁投水死明年改為咸雍元年正月契丹主冊于梁王濬為皇太子二年正月契丹主復國號曰大遼十年遼主兩遣使如宋議河東疆界明年改為大康元年二月遼主復遣使議疆界七月神宗遣使割河東地以分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一

三

水嶺為界凡七百里六月遼主命于濬總領朝政濬生至是年十八矣十一月遼主賜后死族誅伶人趙惟一高長命后小字觀音姿容冠絕工詩詞美談論好音雅尤善琵琶生子濬有專房寵濬自幼聰慧好學善騎射既總領朝政法度脩明姦臣北院樞密使耶律乙辛不得逞其私忌之謀傾后宮嬖單登教坊朱頂鶴誣后與惟一私乙辛以聞從而實之遂賜死歸其尸於家乙辛譽其姻家駙馬都尉蕭霞林之妹坦思美宜正位中宮乃納為惠妃二年以北面林牙蕭巖壽言出乙辛為上京留守惠妃立為后援乙辛復集百官議召還契丹行



宮都部署耶律撒刺三諫不聽竟召之三年五月乙辛  
令右護衛太保查刺等告北院樞密使蕭速撒及撒刺  
弁已竄巖壽等八人謀立濬遼主案無狀不治六月乙  
辛復令牌印郎君蕭訛都幹等誣首嘗預速撒等謀遼  
主信之杖濬命乙辛及其黨北府宰相張孝傑左夷离  
畢耶律燕哥等鞠治濬具陳枉狀曰吾為儲副尚何所  
求公當為我辨之燕哥易濬言為款遼主怒誅速撒等  
廢濬為庶人囚之上京臣僚知其冤無敢言者惟北院  
樞密副使耶律惟信數廷爭不聽濬將出口我何罪至  
是殿前點檢蕭十三叱令登車以去十三嘗為乙辛言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二

三

太子若立吾輩措身何地而燕哥捏濬伏款亦十三謀  
也十一月乙辛遣其私人盜殺濬以卒聞遼主哀悼欲  
召其妻乙辛陰遣人殺之四年蕭訛都幹以車服僭擬  
誅臨刑語人曰前告耶律撒刺事皆乙辛教我今乙辛  
殺我以滅口耳五年乙辛欲害濬子延禧而請宗室子  
淳為儲嗣及遼主出獵又請留延禧勿行北院宣徽使  
蕭兀納等先後諫不可遼主頗疑之遼主又見黑山扈  
從官多從乙辛後惡其專乃削乙辛一字王爵封混同  
郡王六年正月出乙辛知興中府事三月封延禧為梁  
王是冬宰相耶律仁傑坐乙辛貶木曰張孝傑遼主賜

國姓更名以比狄梁公實乙辛薦遼也仁傑嘗對客昌  
言曰無百萬兩黃金不足為宰相家其積貨如此十年  
十一月遼主出幸駙馬都尉蕭訛幹第飲宰相梁穎  
諫曰天子不可飲人臣家乃還宮十二月乙辛以罪囚  
于萊州八年降坦思后為惠妃出居乾陵先是坦思之  
妹幹特懶已嫁乙辛子綬也后言其宜子命離昏納宮  
中至是亦遣還其家九年六月進謚濬為昭懷太子十  
月乙辛謀奔宋及私藏兵甲事覺縊殺之十一月進封  
延禧為燕王十年十二月改明年為大安元年是年宋  
哲宗新立二年七月惠妃母削占以厭魅延禧事覺伏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三

三

誅竄其子酬幹妃廢為庶人七年十月命延禧為天下  
兵馬大元帥總北南院樞密使事八年夏主遣使如遼  
乞援師以拒宋十年按思母達里底二部侵遼境遣兵  
討之降而復叛又擊敗之明年為壽隆元年四年三月  
黃河清六月夏主復之援師以拒宋十一月遼主遣使  
諷宋與夏和六年生女真節度使盈歌破紇石烈部阿  
疎之城取之先是阿疎奔訴于遼主遣使止勿攻盈歌  
以計却遼使竟取之阿疎復訴于遼主遣使命盈歌曰  
凡攻城所獲存者復與之否則備償盈歌與下謀曰若  
償阿疎諸部不復可說令矣乃令上俚禿答兩水之民



陽為阻絕鷹路復謀他部謂遼主曰若開鷹路非生女  
真不可遼主即以命盈歌而阿疎城事遂止盈歌聲言  
平鷹路而歸遼主賞其功七年正月遼主卒于混同江  
年七十改元者五凡四十七年洪基嘗設賢良科置國  
子監班五經傳疏優獎斬文高八世同居頗有意於教  
化然行謗訕之令重告訐之賞讒邪競進賊及骨肉未  
年國基寢危諸部反側一日祝髮三千一歲飯僧二十  
六萬遼之亡實階于此孫延禧立諡曰仁聖大孝文皇  
帝廟號道宗

延禧字延寧小字阿果濬之子也大安七年以燕王總  
宗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一

北南院樞密使事加尚書令為天下兵馬大元帥壽隆  
七年正月洪基卒即位於柩前號曰天祚皇帝二月改  
為乾統元年六月追復祖母后號仍更諡合葬十月追  
尊考妣為帝后廟號曰順宗二年四月誅耶律乙辛黨  
竄其子孫發乙辛得里特及張孝傑蕭十三墓剖棺戮  
尸以家屬分賜被害之家十三子二人皆伏誅三年正  
月生女直誅遼叛將蕭海里函首以獻語在金國傳十  
一月追尊阿保機之高祖曾祖及妣為帝后廟號高祖  
曰肅祖曾祖曰懿祖其祖考妣在重熙末已追尊廟號  
祖曰玄祖考曰德祖用翰林都林牙蕭韓家奴之議也

四年十月鳳凰見鄧陰五年夏主李乾順遣使求援且  
乞伐宋遼主遣使諷宋與夏和十年大饑明年改為天  
慶元年二年遼主如混同江釣魚生女真酋長在千里  
內者以故事皆來朝適遇頭魚宴酒酣遼主命諸酋次  
第起舞獨阿骨打辭不能但端立直視諭之再三終不  
從他日遼主慮其雄家為後患密謀於樞密使蕭奉先  
欲誅之奉先謂無大過恐傷向化心且葺爾何能為遼  
主乃止其弟吳乞買粘罕等嘗從獵能呼鹿刺虎搏熊  
遼主輒喜加官爵無何阿骨打舉兵併旁近部族遼主  
命咸州詳穩司詰責欲使自新三年阿骨打率五百騎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二

庚

突至咸州辨對不屈送所司問狀一夕遁去自是召不  
復至四年阿骨打兩遣使如遼索阿疎自遼主之立淫  
酗好獵知北院樞密使事蕭胡篤每言從禽之樂以逢  
其意故國政愈廢每歲市名鷹海東青于海上道出  
女真使者貪縱徵索無藝女真怨苦之烏雅束屢請阿  
疎不發遂以為辭稍稍拒市鷹使者及是阿骨打屢請  
亦不發仍遣使問女真境上多建城堡之故阿骨打慢  
語答曰若還阿疎朝貢如故不然城未已也隨發兵叛  
擒遼障雁官已而會諸部兵于來流水數遼罪以誓眾  
進攻寧江州遼兵大敗方女真初起群臣請發兵乘其



未備知北院樞密事蕭得里底獨沮之及攻寧江州遼主射鹿于慶州略不介意江州遂陷遼主乃遣蕭素先弟嗣先等將軍禁兵及土豪武勇合七千人伐之屯于出河店阿骨打迎戰混同江會大風塵埃蔽天阿骨打乘風奮擊遼兵潰將士多死獲免者僅十七人奉先懼嗣先獲罪輒奏東征潰軍所至劫掠若不肆赦恐聚為患於是遼主但免嗣先官諸軍相謂曰戰則有死而無功退則有生而無罪從此士無鬪志遇敵輒潰五年正月阿骨打稱帝國號金遼主下詔親征數月之內累遣使如金諭降不從仍拘遼使語在金國傳八月遼主督兵十餘萬命阿不奉先等分道伐金發數月糧期必勦滅九月先鋒部署耶律章奴反謀迎立耶律淳兵敗伏誅十二月駙馬蕭特末等將騎兵五萬步卒四十萬從遼主至駝門會都監耶律張家奴反遼主引還金兵追戰于護答岡遼兵大潰枕藉相屬百餘里輜重寶物悉為所獲六年正月朔東京惡少年十餘人夜入留守府殺蕭保先其裨將渤海高永昌據遼陽遠近響應因僭帝號建元隆基四月金將幹魯古攻高永昌殺之遂取東京州縣十二月遼主封庶人蕭氏為皇太妃召其弟嗣幹為南宮具詳穩七年九月遼主置怨軍八營凡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二

三

三萬人屯衛州張黎山以郭藥師等為帥欲報金怨故云怨軍十二月耶律淳與金將幹魯古戰疾黎山敗績顯州及旁邑七州皆降金自是宋徽宗與金密議夾攻遼語在金國傳八年遼主以金主求封冊乃遣使如金議和金主復書曰能以兄事朕歲貢方物歸我上京中京興中府三路州縣以親王公主駙馬大臣子孫為質還我行人及元給信符并宋夏高麗往復書詔表牒則可以如約凡七遣使議乃定是歲遼山前諸路大饑人相食九年三月遼主遣蕭習泥烈等冊金主為東懷國皇帝七月金主遣烏林答贊謨責遼冊文無兄事語不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二

六

云大金而云東懷乃小邦懷其德之義及有渠材二字涉於輕侮遙芬多戰等語皆非善意如更定然後可從十年金主遣使持書及冊文副本如遼遼主以大聖二字與先世稱號同復遣習泥烈使金更議金主怒絕之未幾上京復陷明年改為保大元年都統耶律余覲降于金時遼主有數子長趙王習泥烈次晉王敖盧斡次秦王定次許王寧晉王文妃所生國人以其賢屬望之文妃嘗作歌諫遼主玩敵怠政忤遼主意秦許王之舅蕭奉先懼秦主不得立謀傾晉王文妃姊適耶律撻曷里妹適耶律余覲一日其姊妹俱會軍前奉先諷人誅



駙馬蕭昱及余覩等謀立晉王遼主誅昱獲曷里等賜  
文妃死獨晉王未忍加罪余覩懼即率千餘騎奔金遼  
主遣將蕭遐買等追及諸途眾議曰主上信奉先言視  
吾輩蔑如也余覩宗室豪俊常不肯為奉先下若擒余  
覩他日吾黨皆余覩也不若縱之還即給曰追襲不及  
金主得余覩益知遼國事宜常以為先鋒將云二年正  
月金兵克中京進下澤州遼主出居庸關至鴛鴦樂聞  
余覩引金將婁室索董奄至蕭奉先謂遼主曰余覩欲  
立其甥晉王耳若為社稷計何惜一子遼主謀於樞密  
使蕭得里底等唯唯無一言乃賜晉王死或勸晉王亡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一

元

答曰安忍為蕞爾之軀失臣子之節遂就縊諸軍聞之  
無不流涕由是人心解體余覩引金兵逼行宮遼主奔  
雲中遺傳國璽于桑乾河三月遼主復避金兵奔白水  
灤至女古底粘沒喝以精兵追襲遼主計不知所出乘  
輕騎入夾山方悟奉先姦逐之曰汝父子誤我至此誅  
汝何益奉先哭拜而去行未數里左右執父子縛送金  
軍長子昂被殺以奉先及次子昱械送金主遇遼兵奪  
歸遼主並賜死時蕭得里底父子亦以誤國逐耶律高  
山奴執送金軍其子死焉得里底亡一為耶律淳所得  
淳已建號知不免不食死淳乃宗真子孫累封秦晉

國王遼主初奔雲中留宰相張琳李處溫暨淳守燕處  
溫奉先黨也已而遼主入夾山數日命令不通處溫與  
弟處能及子奭外藉怨軍內結都統蕭幹謀立淳為帝  
琳不可竟勉從之遂與奚王回鹘保林牙耶律大石及  
大臣左企弓虞仲文曹勇義康公弼等援唐靈武故事  
率吏民詣淳府勸進淳方出李奭被以赭袍淳驚駭固  
辭不獲已從之號曰天錫皇帝改元建福降封天祚為  
湘陰王改怨軍為常勝軍燕雲平及上京中京遼西六  
路淳主之沙漠已北西南西北路兩都招討府諸蕃部  
族仍隸天祚自此遼國分矣四月金將粘沒喝等取西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二

三十

京沙漠以南部族皆降天祚奔訛莎烈是月阿疎為金  
兵擒以歸五月徽宗命童貫督兵伐遼神師道趨白溝  
辛興宗趨范村淳遣耶律大石蕭幹出禦連敗宋師隨  
遣使責宋黨叛棄好語在神師道傳六月淳寢疾聞天  
祚傳檄合諸蕃精兵以八月入燕淳驚甚命大臣議李  
處溫蕭幹等有迎秦王拒湘陰王之說南面行營都部  
署耶律寧不可眾問故寧曰天祚果能以諸蕃精兵大  
舉奪燕則是天數未盡豈能拒之否則秦湘父子也拒  
則皆拒自古安有迎子而拒其父者眾以寧扇亂軍心  
欲殺之淳歎枕長歎曰彼忠臣也天祚果來吾有死耳



已而淳死眾議立其妻蕭氏為皇太后奉淳遺命迎立  
秦王定改元德興諡淳為孝章皇帝廟號宣宗處溫父  
子懼禍南通章貫欲挾蕭氏納土蕭氏數處溫罪賜死  
變頭疎之八月遼主遇金軍于石葦驛敗績救日會其  
于歡擁新查刺金兵追急棄輜重遁九月涿州留守郭  
藥師以城降宋藥師同宋將劉延慶入燕為蕭幹所敗  
十一月蕭幹與郭藥師戰于水清敗績遼主聞金兵至  
奉聖州率衛士屯于落昆隨蕭氏五表于金求立秦王  
不許以勁兵守居庸關金兵至厓石自崩戍卒多壓不  
戰而潰金兵直抵燕京統軍高六等開門待之左企弓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二

三

率百官奉表降蕭氏與蕭幹趨天德軍於是遼五京悉  
為金有十二月遼主由埽里關出居四部族詳穩之家  
三年正月奚王回鹮保即箭筈山自立號奚國皇帝建  
元天復二月遼主殺蕭妃追降淳為庶人釋其黨蕭幹  
奔奚四月金兵圍遼主於青瑒硬寨太保特母哥竊其  
子梁王雅里以遁秦王許王公主從臣皆陷沒數日遼  
主復與金兵戰白水濼趙王習泥烈等皆被執遼主遁  
去五月遼主奔西夏渡河止于金肅軍北遣使用李乾  
順為夏國皇帝人情惶懼軍將耶律敵烈等共劫梁王  
雅里奔西北部立以為帝建元神曆敵烈自為樞密使

是月回鹮保為眾衛殺十月遼主東還居突呂不部  
王雅里死敵烈當耶律述烈繼之未幾並為亂共所殺  
四年五月平州張覺倡義迎遼主數左企弓等罪殺之  
事詳覺傳遼主謀出兵收復燕雲耶律大石諫不聽大  
石遂自立為王率所部西遁遼主出夾山取天德等州  
至武川與金人遇與戰不利奔陰山五年正月遼主奔  
党項過沙漠金兵忽至遼主皇遽走危至天德遇雪途  
次絕糧左右惟齧冰雪以濟饑二月遼主至應州新城  
東六十里為金將完顏婁室等獲以歸金主吳乞買降  
封為海濱王置改封豫王在位二十四年改元者三後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三

三

以疾終年五十四延禧昏庸惟姦臣是崇是信盤游玩  
寇刑政俱紊國本既極羣下土崩途至身虜而國滅凡  
歷九主傳國百五十年而亡  
耶律大石者阿保機八代孫也字重德第進士至節度  
使協策立耶律淳淳死復歸天祚知天祚必亡率鐵騎  
二百西遁會西鄙七州十八部王諭以興復事得精兵  
萬餘假道回鶻所過敵者勝之降者安之兵行萬里  
者數國至起兒漫羣臣共冊立為帝保大五年二月元  
日也改元延慶號曰天祐皇帝越三年班師東歸得善  
地建都城號虎思幹魯牙虎思有力稱幹魯牙宮



也改為康國元年十年卒在位二十年廟號德宗子夷  
列幼太后妻蕭氏稱制號感天太后改元咸清凡七年  
夷列立改元紹興十三年卒廟號仁宗子幼夷列妹普  
速完稱制號承天太后改元崇福普速完通於其夫駙  
馬蕭朶魯不之弟朴古只沙里出駙馬為東平王羅織  
殺之駙馬之父幹里刺以兵圍其宮射殺普速完及朴  
古只沙里其稱制凡十四年夷列次子直魯古立改元  
天禧立三十四年乃蠻王屈出律設伏伺其出獵擒之  
而據其位遂襲遼衣冠尊直魯古為太上皇侍以終身  
自大石至直魯古幾九十年世號西遼云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二

三十三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二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三 列傳一百三十五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祺著  
遼國下  
耶律曷魯字控溫一字洪隱夷離董偶思之子質厚有  
謀阿保機信任之事必諮而後行曷魯每戰身先士卒  
或設奇掩擊故連克烏古室韋諸部奚部攻不下親抵  
其壘說降之常贊阿保機得聖人符瑞阿保機遂稱帝  
命曷魯總軍國事以討平刺葛之亂加授如其父官時  
民更兵燹頗抗敵曷魯綏輯有方畜牧繁滋國以富庶  
兵威益振拜為阿魯敦于越阿魯敦者盛名也自是伐  
西南夷皆為先鋒及圍幽州還得疾卒遼主悼其葬為  
立石紀功又為立祠上京開國凡二十一功臣各有所  
擬以曷魯為心以蕭敵魯為手以阿古只為耳蕭敵魯  
兄阿古只弟皆北府宰相也他如耶律斜涅赤為北院  
夷離董其姪老古為右皮室詳穩並在功臣列老古弟  
頗德為南院夷離董以彊直見重云  
韓延徽字藏明幽州人刺史夢殷之子仕梁為本州觀  
察使支使出使為阿保機所留召與語合旨立命參軍  
事延徽為畫策攻下諸部落漢人降者樹城郭立市里  
以居又定配偶教製藝生養之以故少逃亡一日亡歸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三

四



阿保機如失左右手已復走遼曰忘親非孝棄君非忠故去而復來阿保機大悅即命為守政事令崇文館大學士當初元草創凡營建禮儀百度并井皆其力也天贊四年以同破渤海功拜左僕射又與康默記攻長嶺府拔之延徽在佐命功臣列歷事德光阮累官封魯國公南府宰相致仕卒贈尚書令世為崇文令公子德樞孫紹芳裔孫資讓並窮極爵位紹芳之兄紹勳官東京戶部使會大延琳叛被執不屈賊以鋸解之憤罵至死康默記本名照少亦漢人也為薊州衙校阿保機侵薊州得之愛其才以隸麾下一切蕃漢事折衷悉合旨時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三

二

諸部新附文法未備默記推析律意人人自以為不冤拜左尚書後為皇都夷董累有軍功在功臣列孫延壽以功至保大軍節度使

高模翰一名松渤海人有膂力善騎射阿保機平渤海模翰避地高麗王妻以女因罪亡歸坐使酒殺人繫獄阿保機知其才貫之德光援石敬瑭挫唐兵連下諸州實模翰統師德光曰朕自起兵百餘戰卿功第一乃授上將軍及晉背盟出師南伐下關南城邑數十又屢敗杜重威之師德光獎曰朕憑高觀兩軍接戰見卿勇銳如鷹逐雉免當圖形麟閣賜爵後裔及重威降德光滅

晉模翰自太傅加特進檢校太師封越郡開國公歷事阮及璟官至中臺省左相先是召為右相東京父老皆歡迎嘆為鄉里榮論者謂功名始終為時良將云同時有趙思溫者字文美虜龍人初為晉王李存勗驍將降遼累立戰功至臨海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師贈太師魏國公二子俱至使相

張礪磁州人初仕唐為翰林學士會遣將討石敬瑭援張敬達以礪為招討判官敬達敗礪入遼德光見礪剛直有文彩如其本國官之礪臨事必盡言無所避由是益見重未幾亡歸追之還德光責之對曰臣不習北方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三

三

土俗飲食居處常鬱鬱德光顧通事者曰朕嘗戒善遇此人乃令失所耶杖之而謝礪會同初擢翰林承旨兼吏部尚書從德光入汴滅晉諸將蕭翰等肆殺掠遠近思叛翰被命為節度使守汴礪奏宜用中國人以安人心德光不聽翰聞而怨之改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德光卒于灤城礪在恒州翰以兵逼晉而數其離間勳戚之罪曰今必殺汝趣令鎖之礪抗聲曰國家大體安危所繫我實言之欲殺即殺何鎖為翰不果殺是夕礪恚憤卒

耶律吼字曷魯端慤好施不事生產德光特加倚任會



同六年為南院大王蒞事簡人不敢以年少易之從  
伐晉入汴諸將皆取內帑珍異乳獨取馬銜德光卒干  
途無遺詔軍中咸憂懼乳詣北院大王耶律注議曰天  
位不可一日曠若請於太后恐屬李胡暴戾殘忍詎能  
予民必欲厭人望則當立末康王注然之會宿衛耶律  
安搏來議與乳合且贊其決乳與注整軍召諸將令曰  
末康王人皇王之嫡長天人所屬當立有不從者以軍  
法從事諸將皆曰諾末康王既立乳以功加採訪使賜  
以寶貨乳辭曰臣位已高敢復求富臣族子坐事籍沒  
陛下見原臣受賜多矣許之仍賜宮戶五十時有取當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三

四

世名流作七賢傳者乳與其一年僅二十九卒乳之被  
賜擢也注亦賜宮戶五十拜于越安搏賜奴婢百口仍  
宿衛又拜北院樞密使其功同也厥後安搏事頗縱弛  
察割兵犯主帳不能討為中外所短應曆中以前定策  
故不復委用竟坐誣下獄死

耶律屋質字敵輦性簡靜有器識重然諾遇事造次從  
容處之人莫能測又博學諳天文會同間為惕隱當迷  
律與李胡率兵拒末康王阮于潢河屋質實從白曰  
后宜思長策盍與約和因遣屋質授書於阮責其自立  
阮遣宣徽使耶律海思復書辭多不遜屋質諫曰大王

宜遜謝太后以安社稷且陳倫誼事勢以感悟之乃許  
與太后相見先遣海思往往返數日議始定既相見怨  
言交讓殊無和意屋質復委曲辨諭各回其不平心述  
律謂屋質曰和議定神器將安歸屋質曰太后若授末  
康王順天合人李胡猶不從屋質曰公暴戾殘忍萬人  
怨讟咸願立末康王不可奪也述律然之遂罷兵臣僚  
戚屬先為李胡所執者竝獲免天祿二年耶律天德等  
謀為亂屋質奏不宜輒恕即委訊天德伏誅三年表列  
泰寧王察割陰謀事不聽五年察割果行弑屋質協力  
討賊遣弟冲迎立壽安王璟既立命屋質知國事盡以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三

五

逆黨財產賜之屋質固辭應曆五年為北院大王總山  
西事保寧初帥兵援太原拒宋師以功加于越明年卒  
年五十七子唐古事宗真至節度使積粟練兵邊境晏  
然上疏乞勒父功于石從之屋質同時有耶律撻烈者  
為南院大王俱有政迹朝議以為富民大王云海思應  
曆末坐謀叛死獄中

耶律賢適字阿古直于越曾不古之子嗜學有大志于  
越屋質器之事遼主尋及賢累有功歷節度使北院樞  
密使兼侍中兩賜功臣號賢適忠介膚敏推誠待人雖  
燕息不忘政務故百司罔敢媮墮累年滯獄悉決遣大



丞相高勳等席寵納賂門若曹區賢適以聞不報謝病  
解職又不允令鑄手印行事乾亨初得請封西平郡王  
同時有郭襲者性端介識治體保寧中為南院樞密使  
加兼政事令上書諫罷游獵為生靈社稷計被獎賜協  
贊功臣拜武寧軍節度使卒

耶律隆先字團隱東丹王倍之子阮之弟也倍小字圖  
欲讓國奔唐事在德光傳中唐明宗以莊宗后夏氏妻  
之賜姓東丹名慕華改姓李名贊華歷拜節度使鎮滑  
州性卞急婢妾微過輒剗灼夏氏懼求削髮為尼倍後  
為李從珂所害子阮有國諡曰讓國皇帝後累加謚廟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三

六

號義宗隆先保寧元年封平王既又兼政事令留守東  
京薄斂自刑薦賢恤下同討高麗有功還卒隆先為人  
聰明博學能詩有閨苑集行世弟道隱性沉靜有文武  
才歷南京留守號令嚴肅民獲安業封至荆王追封晉  
王隆先子陳哥與渤海官屬謀弒父事覺車裂之  
耶律合住字粘衮遼主近族也知而有文曉暢戎政每  
從征有功保寧中宋師屢警拜涿州刺史西南兵馬都  
監招安巡檢使務鎮靜不妄邀功嘗領數騎徑詣雄州  
北門與郡將立馬陳兩國利害及周師侵邊本末辭氣  
慷慨左右壯之自是疆圉數年無事識者謂合住一言

賢於數十萬兵既而宋數遣人結驩令住為達和意安  
邊睦鄰其力居多

室昉字夢奇幽州人自少謹厚篤學不出外戶者二十  
年會同初第進士歷任天祿應曆保寧間為翰林學士  
南京副留守累遷樞密使兼北府宰相加同政事門下  
平章事統和初告老不許進尚書無逸篇以諫是時昉  
與韓德讓耶律斜軫相友善同心輔政釐析蠹弊知無  
不言務在息民薄賦以故法度脩明朝無異議八年昉  
復請致政詔入朝免拜賜几杖封鄭國公加政事令病  
劇授中京留守加尚父卒贈尚書令遺言戒厚葬恐人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三

七

廖過情自志其墓云德讓斜軫當宋遼爭衡之際摧鋒  
略地皆為名將斜軫歷北院樞密使加守太保從承天  
南伐卒于軍中德讓賜姓名耶律隆運後拜大丞相封  
齊王改晉王總二樞府事卒贈尚書令諡文忠  
邢抱朴應州人刑部郎中簡之子與弟抱質幼孤受經  
于母陳氏後皆以儒術顯抱朴仕保寧統和間歷戶部  
尚書翰林學士承旨拜參知政事奉詔按覈諸道守公  
能否大協人望兩決南京滯獄人無冤者改南院樞密  
使贈侍中抱質亦至侍中時人榮之陳氏貞靜柔順  
儀兼備其卒也詔刻石表其行遣使諭祭云



馬得臣幽州人好學博古善屬文尤長於詩立朝以正直稱統和初自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學士又兼諫議大夫知宣徽院事上書引貞觀開元事以勸睦親講學及罷毬馬之戲隆緒嘉歎良久卒贈太子太保同時有蕭朴者亦起身文學事在宗真傳中終南院樞密使封魏王卒贈齊王

耶律休哥字遜寧祖父俱顯休哥初為惕隱當應曆乾亨間適宋太宗滅漢乘潘美銳師長驅取燕遼將屢敗獨休哥高梁之戰大捷明年瓦橋之戰又捷遼主獎之曰尔勇過於名拜為于越統和初命總南面軍務以便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三

九

宜從事休哥均戌兵勸農桑疆境大治四年宋復遣曹彬等分道來伐休哥大敗之于岐溝事詳遼主傳中休哥收岐溝宋屍為京觀封宋國王未幾又兩敗宋師自是宋寢圖燕志矣休哥以燕民疲弊加意振恤戒戍兵無犯宋境馬牛逸于北者悉還之遠近向化邊氓按堵十六年卒詔立祠南京休哥料敵如神每讓功諸將故人樂為之用身更百戰未嘗殺一無辜二子高八至節度使高十終于越孫馬哥亦至節度使

耶律海里字留隱天祿察割之亂其母的魯與焉遣人召海里海里拒之亂平的魯以子故獲免海里儉素不

喜聲利以射獵自娛雖居閒人敬之如貴官然保寧初自節度使遷惕隱秩滿稱疾不仕久之復為南院大王同諸將禦宋師有功賜資忠保義匡國功臣遼主屢親征海里在南院十餘年鎮以寬靜戶口增給封郡王遷上京留守卒以家貧給葬具

蕭繼先字楊隱尚主拜駙馬都尉歷事隆緒拜北府宰相繼先雖處富貴不改儉素所至以善治稱故將兵攻戰未嘗失利名重咸里

張儉宛平人統和十四年進士第一調雲州幕官端慤達世務故事遼主出幸州邑長吏常有獻是時隆緒獵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三

九

雲中州節度使奏臣境無他產惟慕僚張儉一代之寶敢以為獻隆緒嘗夜夢四人侍側賜食人二口至問儉名悟而召之占奏三十餘事稱旨遂加顧遇踐清華太平六年拜左丞相封韓王未幾受遺詔輔嗣君宗真既即位賜儉貞亮弘靖保義守節耆德功臣拜太師中書令加尚父徙王陳儉衣惟絀帛食不重味俸餘以周親舊宗真憐其貧命恣取內府物儉惟持布三端而出又欲賜其弟五人進士第儉固辭在相位二十年裨益為多年九十一卒

耶律鐸軫字敵輦仕統和開泰間多戰功至節度使及



西征捷歸遼主隆緒親賜卮酒仍問所欲對曰臣幸被聖恩得効駑力萬死不能報國又將何求隆緒愈重之手書其衣裾曰勤國忠君舉世無雙

蕭孝穆小字胡獨董女主稱斤之弟孝先孝友之兄也歷官北府宰相南京東京留守北院樞密使嘗累將兵御敵討叛有功兩賜功臣號進封吳王重熙九年徙王楚時四方無事戶口蕃息遼主宗真欲一天下謀取三關集羣臣議南院樞密使蕭惠贊之曰宋人西征有年師老民疲陛下親帥六軍臨之其勝必矣宗真以為然孝穆歷歷述祖宗興兵結好之利害以諫且曰宋人無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三

十

係

罪不可棄先帝盟約不聽以老乞骸骨不許更王齊卒贈大丞相晉國王諡曰貞孝穆雖以貴戚重然始終廉謹循禮法妻子亦無驕色宮中每有賜輒辭所薦拔皆忠直士時大臣多親細務失大體洽襲已久孝穆語人曰樞密選賢而用何事不濟又曰不能移風易俗偷安爵位臣子之道如是平時稱為國寶臣目其文曰寶老集子阿刺撒八阿刺字阿里歷駙馬都尉北院樞密使素封陳王與蕭革同掌國政革諂諛不法阿刺爭之不得告歸遼主洪基自是惡阿刺竟為革中傷縊殺之阿刺性忠果曉世務有經濟才議者謂阿刺若在必無重

元乙辛之亂撒八字周隱尚主歷北院宣徽使重熙末出為西北路招討使武寧郡王撒八持行類其父居官以治稱卒追封齊王

孝先字延寧尚主歷北院樞密使封楚王稱斤弒齊天謀廢立孝先皆預聞竟以稱斤故免譴重熙四年徙王晉為南京留守卒謚忠肅孫得甲底為樞密使坐誤國死語在天祚傳

孝友字撻不衍歷北府宰相上京東京洛京留守拜中書令加尚父累賜功臣號進封豐國公坐子胡覲與重元作亂伏誅胡覲尚主歷同知北院樞密事事敗投水死五子同日誅之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三

十

係

劉六符河間人唐盧龍節度杼之六世孫曾祖守敬祖景皆仕遼為南京留守景忠實優文學終武寧開遠二節度使兼侍中父慎行初歷北府宰相多匡救終彰武軍節度使六符與兄三叔四端先後第進士六符重熙初擢翰林學士同北院樞密副使耶律仁先使宋宋竟增歲幣易十縣定名曰歲貢語在富弼傳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宋幣至命為三使受之或言六符受宋賂出為長寧軍節度使已復召為三司使卒論者謂六符啓豐邀功玷其門閥云按伐宋取十縣實樞密使蕭惠統



兵且嘗贊其議語在蕭孝穆傳及增幣惠以首功進封韓王後伐夏大衄亦不之罪致仕封魏王歲時賜賚不絕惠與六符其失均然惠以廉名

楊佶字正叔幽州人進士第一開泰中累遷翰林學士文章號得體燕饑疫多流殍以佶同知南京留守事發廩振乏鬻子者計傭出之重熙中歷參知政事兼知南院樞密使復出為武定軍節度使時久旱苗槁佶視事之夕雨沾足百姓喜而歌之灤陽水失故道以已俸創長橋人不病涉及被召郡民攀轅泣送遼主御殿宴勞之即日除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三

十一

十一

佶以進賢為已任事總大綱責成百司人人樂為之用致政卒有登瀛集行于世

耶律韓八字喇隱布衣時隆緒微服出獵遇與語識其才會北院奏南京疑獄久不決即召韓八以審錄委之朝士皆愕韓八量情處理人無冤者自是頗信任宗真立歷左夷離畢北院大王忠謹多補益死之日篋無傳蓄施無新衣官給葬具平生不肖細務喜愠不形嘗失所乘馬僮以同色者代之數月不覺

蕭韓家奴字休堅中書令安搏之孫少好學博覽通達漢文字為彰愍宮使宗真與語才之命為詩友嘗從宗

問曰卿居外有異聞乎對曰臣惟知炒粟小者熟則大者必生大者熟則小者必焦使大小均熟始為盡美蓋嘗掌栗園故託以諷諫宗真大笑宗真制問省後補役恤民弭盜之策韓家奴對千餘言人曰遼之晁董也擢翰林都林牙兼脩國史暇日飲酒賦詩相醺酢君臣相得無比上疏請倣唐高祖之制尊阿保機之父以上四代為皇帝於是始行追冊二祖之禮有司奏獵秋山熊

虎傷死數十人宗真見韓家奴書于冊命去之既出復書他日宗真見之曰史筆當如是宗真問祖宗以來孰為賢主韓家奴曰穆宗賢宗真不以為然韓家奴對曰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三

十一

十一

穆宗雖暴虐省徭輕賦人樂其生無罪被戮未有過今日秋山傷死者其每事規諷如此與耶律庶成兩被詔錄遙輦可汗至重熙事迹二十卷自天子達於庶人制為典禮三卷又詔譯諸書韓家奴譯通曆貞觀政要五代史欲其知古今成敗也拜歸德軍節度使以善治聞遣使問勞召脩國史卒有六義集十二卷行于世

蕭陶隗字烏古隣宰相轄特六世孫咸雍初任馬群太僕陶隗素知群牧名在實亡悉閱舊籍除其羸病錄實數奏為定式太康中累遷契丹行宮都部署耶律乙辛有寵於洪基已害儲嗣瀆因薦宗室淳陶隗諫曰有嫡



在不可以國與人洪基嘗謂群臣曰北樞密院久闕耶律阿思蕭幹特刺二人孰愈群臣各譽所長陶隗獨默然洪基詰之對曰幹特刺懦而敗事阿思才而會將為禍基不得已用敗事倚勝基禍不聽卒用阿思阿思銜之九年出為西南面招討使阿思陰與蕭阿忽帶誣奏其縱賊當死詔免官久之起為節度使未行疽發背卒陶隗剛直負氣怒則須髯張每有大議必毅然決之雖遼主有難色未嘗遽已見權貴無少屈故得罪云耶律仁先字紉鄰南府宰相瑰引子也魁爽有智略受知宗真仁先以為不世遇言無所隱使宋鎮邊皆有功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三

十四

信

歷北院樞密使東京留守封吳王洪基立兩為南院樞密使更王許清寧七年洪基獵太子山太叔重元與其子涅魯古等謀逆洪基趣仁先捕之未及介馬重元兵犯帷宮洪基欲走北南院仁先日若舍扈從而行賊必躡其後且南北大王心未可知仁先子撻不也曰聖意豈可違乎仁先怒擊其首洪基悟悉委仁先討賊事仍環車為營折行馬為兵仗率官屬三十餘騎陣柵外及交戰賊眾多降涅魯古中矢墮馬斬其首重元被傷而退仁先以五院部蕭塔刺所居最近亟召之分遣人集諸軍黎明重元復率奚人二千犯行宮蕭塔刺奔遁

至仁先料賊勢不能久俟其氣沮攻之乃背營而陣乘便奮擊賊眾奔潰追殺二十餘里重元與數騎遁去洪基執仁先日平亂皆卿之功也加尚父進封宋王為北院樞密使詔畫灤河戰圖以旌之咸雍元年加于越改封遼王與耶律乙辛共政乙辛恃寵不法仁先抑之由是見忌出為南京留守改王晉恤孤惻禁奸慝議者以為自于越休哥後惟仁先一人而已弟義先信先義先性剛直有禮法歷拜惕隱封郡王信先終南面林牙宗真嘗以其父瑰引為刺血友故信先自幼養于宮父以信先請得封燕王撻不也至節度使太康中為西南面招討使阻卜誘殺之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三

十五

信

耶律玦字吾展重熙十年為樞密副使咸雍初兼北院副部暑及遼主弟秦國王為西京留守請玦為佐歲中獄空者三召為敞隱玦不喜昏殖洪基知其貧賜宮中十嘗謂宰相曰契丹忠正無如玦者漢人則劉仲而已然熟察之玦優於仲同時節度使耶律僕里篤知與中府亦以獄空聞所至皆稱職云

劉仲字濟時宛平人第進士為大理正因奏欲宗直適與近臣語不顧仲進曰臣聞自古帝王必重民命願陛下省臣之奏宗直大驚異仲明法而忽歷大理卿西涼



留守又提點大理寺凡寃獄全活者眾及為崇義軍節度使政務簡靜民用不擾致烏鵲同巢之祥優詔褒之改戶部使歲入羨錢三十萬拜參知政事與北院樞密使耶律乙辛忤乙辛排詆出之終崇義軍節度使致仕適燕薊民饑伸與致仕趙徽韓造日濟以糜粥所活不勝筭其卒也洪基悼甚贈賻加等

耶律儼字若思析津人世姓李父仲禧咸雍中為樞密使賜國姓封韓國公官黨耶律乙辛陷儲君潘云儼第進士歷景州刺史有善政郡人刻石頌之改御史中丞平反滯獄歷山西路都轉運使刮剔垢弊壽隆初自樞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三

六

密直學士拜參知政事洪基晚年倦勤用人不能自擇令各擲骰子以采勝者官之儼得勝采洪基曰上相之徵也累知樞密院事賜經邦佐運功臣封越國公脩契丹累朝實錄七十卷受顧命立天祚累封郡王卒贈尚父諡忠懿儼博學廉介一芥不取於人獨惜以非道固寵妻邢豔出入禁中戒勿失上意世以此哂之

蕭嚴壽乙室部人為入廉直常面折廷諍無所忌太康初為北面林牙密奏北院樞密使耶律乙辛忌皇太子預政日與張孝傑相過從恐有陰謀動搖太子時乙辛已誣后罪賜死洪基頗悟出乙辛為上京留守會乙辛

生日洪基遣人賜物為壽乙辛因私屬為白曰臣見姦人在朝陛下孤危身雖在外竊用寒心洪基遂疑嚴壽出之而召乙辛仍流嚴壽于烏隗路終身拘作未幾誣嚴壽與謀廢立事執還殺之天祚立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繪像殿中

耶律撒刺字董隱南院大王阿魯古之孫性忠直沉厚歷契丹行宮都部署太康二年洪基詔百官廷議欲召還耶律乙辛撒刺三進諫不納乙辛既入讓撒刺曰與君無憾何獨異議對曰此社稷計何憾之有乙辛竟誣與蕭速撒等同謀廢立殺之語在洪基傳天祚立追封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三

七

漆水郡王繪像殿中

蕭速撒字未魯性沈毅歷北院樞密使嘗立軍功及經略邊事稱旨太康二年耶律乙辛權寵方盛附麗者多至通顯速撒未嘗造門乙辛銜之誣以首謀廢立殺之語在洪基傳速撒尸諸原野盛夏至不變為鵲不敢近天祚立追封蘭陵郡王繪像殿中

耶律撻不也字撒班林牙高家之子累功遷至北院宣徽使耶律乙辛謀害太子撻不也知其姦欲殺乙辛及其黨蕭特里得蕭十三等乙辛嘗誣以廢立事蕭撻不也字幹里郡王高九之孫歷駙馬都尉漢人行宮都部



署與耶律撻不也善乙辛嫉之乙辛以廢立同見殺天祚立竝追封郡王繪像殿中又有蕭忽古者字阿斯性忠直矯捷有力為護衛官屢欲殺乙辛等乙辛知而械繫之考劾不服流于邊及速撒欲成濬廢召忽古殺之天祚立贈龍虎衛上將軍又有耶律孟簡者字復易于越屋質五世孫節度劉家奴之子優詞學當乙辛出為留守也孟簡與耶律庶箴表賀未幾乙辛召還舊職流孟簡保州孟簡雖放逐以道自安太康中始得歸鄉里擢至昭德軍節度卒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三

八

今

耶律乙辛已害諸君潘又欲害其子燕王延禧而以宗室子淳為請元納諫不可以國與人洪基猶豫不決五年洪基出獵乙辛請留延禧母行元納奏曰聞將留皇孫臣請侍左右恐有他變洪基始疑乙辛即併淳等出之以元納同知樞密使封蘭陵郡王授殿前都點檢謂侍臣曰元納忠純屋質立穆宗無以過也卿等宜達燕王知自是令元納輔道益見優寵大安初詔尚主固辭壽隆初拜北府宰相元納數以直言忤燕王及嗣位出元納為節度使守太傅坐譴奪官既又歷東北路統軍使前後數上書言女直有輕朝廷心宜早為備又言女

真其志非小宜及其未發舉兵圖之不聽他日同知南院樞密使事蕭陶蘇幹亦慮女直難制如元納言亦不聽蓋北院樞密使蕭得里底排其議也元納嘗因敗軍免隨以拒叛臣耶律章奴功授副元帥終契丹都宮使元納近古社稷臣言皆剴切惜天祚不能用云陶蘇幹後以太子太傅致仕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三

九

大公鼎渤海人咸雍十年第進士調潘州觀察判官遼東大雨水北樞密院大發瀕河丁壯以完隄防公鼎曰邊障甫寧大興役事非利國便農之道奏罷役水亦不為災改良鄉令勸農興學部民服化徙長州錢帛都提點拒公主假貸曰豈可徇人情廢官守耶俄拜大理卿多平反天祚立歷東京戶部使盜殺留守蕭保先因而倡亂民亦互生猜忌家自為鬪公鼎單騎行郡陳以禍福眾皆投兵而拜曰是不欺我敢弗聽命安輯如故拜中京留守賜貞亮功臣時盜賊充斥有過公鼎于路者即叩馬乞自新公鼎給以符約俾還業聞者接踵而至不旬日境內清肅加賜保節功臣公鼎以人心反側慮生變請布恩惠以安之為之肆赦累表乞歸不許會奴賊張撒八率無賴嘯聚公鼎欲擊而勢有不能嘆曰吾欲謝事久矣為世故所牽不幸至此豈命也夫憂積成



疾卒遼世能吏有蕭又馬人望王棠楊遵山耶律鐸性  
公鼎為稱首

蕭札刺字虛輦北府宰相排押之弟性介特不事生業  
歷寧遠軍節度使秩滿里居淡泊自適隆緒累召雅輒  
以疾辭遂入頡山築室杜門不談時務人目曰頡山老  
人云其後有耶律官奴者字奚隱林牙幹魯之孫沈厚  
多學重熙中為宿直將軍以疾免既而宗真兩命為節  
度使輒請致政官奴與蕭哇友善謂之二逸哇謂官奴  
曰仕不能致主澤民成大功烈何屑屑為也吾與若居  
林下以枕簟自隨觴詠為樂雖不官無慊焉又有蕭蒲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三

三

萬不者字授懶魏王惠四世孫少失怙恃能力學於文  
藝無不精天祚召欲官之皆以疾辭或勸之出以嗣先  
世功名曰吾年踰強仕安能益主庇民乎晚年謝絕人  
事卜居抹古山超然自得論者謂遼委權優寵之臣不  
出宗室與后族其間不淫於富貴不詘於聲利若札刺  
等三人者不亦卓乎

耶律中為五院都監天祚末金兵徇地嶺西盡徙其民  
中死之韓慶民為宜州節度使金兵破宜州慶民死之  
遼亡死事之臣他無所於考烈婦可考者四人中與慶  
民之妻與焉方中被召為都監謂妻授蘭蕭氏曰我當

以死報國汝能從乎對曰謹奉教及中死授蘭躍馬至  
中死所自殺慶民妻不知其姓氏慶民死金人以妻配  
將士妻誓死不從遂自殺又其一則蕭意辛乃陶蘇幹  
尚主所生女耶律奴之妻也奴與樞密使乙辛有隙被  
誣流烏古部洪基念意辛主女欲使絕婚意辛辭曰夫  
婦之義生死以之臨難乖離於禽獸何異乞與奴偕行  
即死無恨從之音辛同奴在貶所又禮敬有加于舊洪  
基嘉其節召舉家還子國隱事夫祚保大中意辛在臨  
漢謂諸子曰吾度盧彥倫必叛汝輩速避我當死之賊  
至遇害又其一則蕭訛里乃國舅孛童之女耶律木者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三

三

之妻也木者登朝早喪訛里極哀毀既葬謂所親曰夫  
婦之道如陰陽表裏無陽則陰不能立無表則裏無所  
附妾亦何聊賴耶侍婢慰勉竟無回意自刃而卒

遼之境土內有五京六府上京道曰臨潢府即古遼東  
郡東京道曰遼陽府即古朝鮮國中京道曰大定府興  
中府即古遼西郡斯皆自唐以來契丹所有也南京道  
曰析津府即古燕國西京道曰大同府即古雲中郡斯  
皆德光援立石晉所得也州軍城百五十有六縣二百  
有九東至海西至金山暨流沙北至臚胸河南至白溝  
方萬餘里內之部族拔里乙室已國舅石烈等凡五十



有四外之屬國女真突厥吐蕃奚室韋吐谷渾党項等凡五十有九部族分鎮邊圉寔為爪牙屬國朝貢無常或有期會及下令專征不從者討之助軍多寡隨其便無常額境內之民以畋牧為稼穡故以兵馬為徭賦勝甲冑者盡籍為兵每兵一馬三器仗皆自備馬逐水草人仰漣酪挽強射生以給日用官無芻糧之費一有徵發卯命辰集居有宮衛謂之幹魯采出有行營謂之捺鉢自禁軍而下為名三十餘九重者皮室屬珊二軍各隸以精兵數十萬凡二帳十二宮一府并五京有兵一百六十四萬部族屬國之兵不與焉分地牧馬屯田積粟坑冶鑄錢又有關市之征鹽鐵之利雖頻歲軍興四時遊獵而調度不乏號稱富強其設官之制改夷禹董為大王分為北南院宰相樞密以至郎君護衛皆分北南然皆謂之北面也北南宰相兼總庶務北樞密視兵部南樞密視吏部北南二大王視戶部夷離畢視刑部宣徽視工部敵列麻都視禮部曰惕隱者典族屬也曰林牙者典文翰也曰詳穩者將領之別名也曰于越者坐而論議象公師不輕授也是謂國制後得燕代十六州復設南面三師三公三省六部臺院寺監東宮王傅及諸衛點檢指揮諸州節度觀察防禦刺史縣令分布

五京是謂漢制宮帳部族屬國之政北面主之漢人州縣和賦軍馬之政南面主之雖參用漢人然共國任事則惟宗室耶律外戚蕭氏二族而已武事既振文治漸興祀功德則建孔子廟崇學術則開進士科設黃麾六軍之仗制吉凶軍宿嘉之禮及雅樂大樂散樂饒歌鼓吹樂皆唐晉之舊曆法初用舊曆本何承天後用大明曆本祖冲之然與宋曆間朔間有異焉乃若遼主與南面漢官用漢服女后與北面契丹臣僚用國服女后習射御便鞍馬畋獵軍旅未嘗不從有事神祇亦同展祀禱雨射柳或先祭而後射或先射而後祭謂之琴瑟



論曰阿保機滅諸酋而得國見於歐陽五代史及朱子綱目其說皆同遼史乃謂受禪於痕德董可汗臣為君諱胡可信也阿保機威行大漠志窺中國德光繼之遂奄有燕雲虜晉帝子孫襲其富強數寇掠邊鄙自非有宋之隆寧能沮雄心而保信誓乎第忍恥結成歲輸五十萬計國體既損大農之費亦不可支斯徽宗所以乘天祚之隙協謀于金以甘心也雖然遼未亡則金不能為宋患以烏喙瘞飢可言智哉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三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三

五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四

列傳一百三十六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外國

金國一

金之先號靺鞨亦號勿吉元魏時勿吉有七部隋並號靺鞨唐初惟有黑水粟末二部粟末始附高麗姓大氏後為渤海稱王傳十餘世黑水居肅慎地東瀕海南接高麗亦附于高麗開元中來朝為置都督府賜姓李名獻誠其後屬渤海朝貢遂較五代時遼盡取渤海地而黑水屬于遼在南者籍遼號熟女真在北者不在遼籍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四

一

號生女真生女真地有按出虎河有混同江有長白山江又名黑龍謂之白山黑水本名女真避遼主宗真諱曰女直宋初屢貢名馬及海東青太宗時請兵伐遼不從遂不通使而歲貢于遼不絕其始祖曰函普者自高麗來居完顏部時年六十餘能為部內息爭配以六十未嫁之女仍為同部遂為完顏部人生二子長曰烏魯烏魯生跋海跋海生綏可綏可徙居海古水耕墾樹藝始築室有定居綏可子石魯稍創條教以威諸部而石魯子烏古遂役屬之遼主乃以烏古為生女真部族節度使烏古不肯繫遼籍辭其印不受既為節度使置官



屬紀綱漸立國中舊無鐵烏古傾貨償鄰國之器甲者因之脩武備附者踵至特桓叔散達父雅達爲國相烏古用幣馬求於雅達以子頰刺淑爲之國俗諸子長各異居烏古知次子劾里鉢能成大事而四子頰刺淑五子盈歌俱有勇略謂長子劾者三子劾孫柔可治家務乃以劾者與劾里鉢同居劾孫與頰刺淑同居劾者劾孫不復與外事故烏古卒劾里鉢襲節度使頰刺淑竭心匡輔值叔父跋黑有異志及桓叔散達諸部相繼作難悉大破之隨降其衆劾里鉢娶孛懶氏生數子長烏雅束次阿骨打劾里鉢襲位十九年陰有取遼之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四

二

志寢疾以阿骨打屬弟盈歌曰烏雅束善柔惟此子足了契丹事旣卒頗刺淑繼之頗刺淑卒盈歌繼之紇石烈部阿疎叛盈歌攻其城取之詳遼國傳天祚政衰蕭海里叛盈歌屢執私交之使以獻遼兵與海里遇不能克烏雅束阿骨打突戰射殺之盈歌卒烏雅束繼之烏雅束卒於是阿骨打興阿骨打又名旻多力善射知勇絕人在其父時遼主錄功與其兄皆爲詳穩其克蕭海里也兵不滿千奮曰有此甲兵何事不可圖烏雅束末年命諸部不得擅置信牌以一號令皆其謀也及繼烏雅束稱都勃極烈自以

侍宴混同江爲遼主所猜又知遼主淫酗不恤國政乃稱兵併旁近部族逾年督諸路兵得二千五百人數遼侵侮及納叛臣阿疎罪伐之遼兵雖數十萬數爲所挫出河店之戰殺獲尤衆遼人嘗言女真兵若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云羣臣勸進遂卽皇帝位阿骨打曰遼以宿鐵爲號取其堅也然宿鐵終變壞惟金不變不壞且完顏部色尚白故國號大金紀年曰收國元年正月遼主遣將以三十萬兵戍邊且屯田爲長久計金主率衆趨達魯古城大敗之三月遼主遣耶律張奴等六人使金諭降金主以書辭慢留五人獨遣張奴還報書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四

三

亦如之六月遼主復遣張奴使金國書稱斥金主名報書亦如之且諭遼降已而遼主復遣蕭辭刺使金金主以書辭慢執之九月金主征黃龍府次混同江無舟金主使一人道前乘赭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諸軍隨之水及馬腹舟人測其渡處深不得其底旣克黃龍遠至江徑渡如前冬遼主將兵七二萬伐金金主率諸將禦之適遼聞內難而返襲敗于護步答岡時金兵僅二萬云二年金主遣幹魯取遼東京州縣及南路繫遼女直皆降明年曰天輔元年金主遣幹魯古取遼顯州其乾懿豪徵成川惠七州皆降徵宗知金將滅遼遣卷九



防禦使馬政浮海往使金議夾攻及復石晉時陷入漢地二年金主遣散覩報聘于宋謂所請地當與大朝夾攻得者有之若本朝自取不在分割之議是後金主與遼議和約遼上封冊以兄事之遼凡七遣使至金議冊禮及冊至以匪式責之而金主自定冊文遼主亦不可再遣使議語在遼國傳金主怒謂其臣曰遼人屢敗遣使求成惟飾虛辭以為緩師之計當議進討乃四年五月金主自將攻遼上京克之其留守耶律撻不野以城降五年遼都統耶律余覩降于金金主以余覩言議伐遼命斜也為內外諸軍都統以粘罕幹木幹離不等副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四

四

之仍許便宜行事六年斜也等取中京復取西京遼主連遁獲阿疎以歸金主杖而釋之其冬金主率諸將兵陷燕京遼大臣左企弓等上表降七年金主命平州官與宋使分割燕京六州之地是時左企弓獻詩于金主曰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金主徵背宋約要求歲幣二十餘萬匹以代燕地之稅使者往返竟如其意燕之金帛子女職官富民皆為金所掠而東宋所得惟空城而已是月金主改平州為南京以張覺為留守無何張覺叛金殺左企弓以州歸宋六月金主在軍中有疾八月辛酉年五十六改元者二九九年阿骨打

有大度既下遼諸州陵墓在乾禁無所犯凡克城邑往往釋其俘亡去者亦戒諸將勿殺其後執高永昌妻子以城降者乃寧江州所釋東京渤海人也所至除遼苛政人心咸悅云有子十三人以弟吳乞買嗣立諡曰武元皇帝廟號太祖

吳乞買又名晟阿骨打母弟也阿骨打即位以吳乞買為誥班勃極烈委以國事及阿骨打卒其子宗幹宗峻率羣臣立吳乞買改天輔七年為天會元年夏與高麗聞金主立先後奉表稱藩十一月幹離不與張覺戰南京覺敗奔宋金人索覺急將攻燕徽宗乃斬覺函首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四

五

界之事在覺傳三年八月婁室獲遼主天祚于余覩谷至金降封海濱王遼自是亡但有西遼云十月金主詔斜也等分道侵宋宋師屢敗郭藥師降金燕山州縣悉復為金有四年正月金將幹離不取滑州遣吳孝民入汴問宋納張覺事令執送童貫譚稔度以黃河為界納質奉貢俄而諸軍圍宋都城欽宗遣李棪謝罪且請脩好納質割三鎮地增歲幣誓書稱姪大宋皇帝伯大金皇帝金師解圍未幾金主叛盟復遣粘罕幹離不侵宋乘勝陷都城明年執徽宗欽宗以歸號為庶人立宋少宰張邦昌為大楚皇帝事詳欽宗本紀高宗嗣位



使如金素表請和金主不從命進兵伐宋徽宗欽宗既至金金主封徽宗為昏德公欽宗為重昏侯已而徙居韓州數年復徙于鶻里改路亦名五國城是年金主立宋叛臣劉豫為大齊皇帝脩子禮十三年卒年六十一改元者一吳乞買乘滅遼之威大舉入宋而背盟黷武荼毒中華伴人之君帝人之臣虐戾亦太甚矣特有子十四人舍之而立其兄之後人以為難合刺立諡曰文烈皇帝廟號太宗

合刺又名亶阿骨打嫡子宗峻子也母蒲察氏吳乞買末年屬意合刺以為諸班勃極烈蓋吳乞買嘗居是官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四

六

及襲帝位遂以命弟斜也斜也卒吳乞買定議為儲嗣故命合刺合刺繼吳乞買而立仍以天會紀年追尊考妣為帝后考廟號徽宗又尊函普以下至烏雅東俱為帝后廟號函普曰始祖綏可曰獻祖石魯曰昭祖烏古曰景祖劾里鉢曰世祖頗刺淑曰肅宗盈歌曰穆宗烏雅東曰康宗定烏古劾里鉢阿骨打吳乞買之廟皆不祧班曆曰大明廢劉豫為蜀王立行臺尚書省于汴凡三年始收天眷元年乃紹興八年也先時宋遣王倫使金請還梓宮及河南地元帥撻懶言於金主請以廢齊舊地與宋而東京留守訛魯觀亦云我以地與宋宋必

德我羣臣皆云勿與便二人者附太師蒲盧虎蒲盧虎遂定議歸河南陝西地及是和議成金乃遣張通古偕王倫來言歸地以詔諭江南為名明年王倫至汴見魏木交割地界兀木渡河而去移行臺于大名府兀木言於金主曰撻懶蒲盧虎主河南地與宋必有陰謀今宋使在汴勿令踰境倫因如金致使指遂拘之于河間而蒲盧虎撻懶相繼以謀反伏誅三年五月金主叛盟復命兀木取河南撒離合取陝西所至州縣多迎降者九月殺左丞相完顏希尹父子及右丞相蕭慶明年改皇統元年金主初御袞冕二月改封徽宗為天水郡王欽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四

七

宗為天水郡公封天祚為豫王九月兀木復帥兵渡淮以書讓宋宋復書乞罷兵兀木以便宜畫淮為界語在本紀二年金主以和議成遣使以袞冕志冊冊宋高宗為大宋皇帝歸徽宗及三后梓宮隨遣宋使者朱弁張邵洪皓來歸四年金主以宋使者王倫為平州轉運使不從遂遇害七年四月以便殿宴醉殺戶部尚書宗禮六月又殺節度使田穀等八人九年四月壬申夜大風雨雷震壞寢殿鷓尾有火入寢燒幃幔金主趨避別殿丁丑有龍鬪於榆林河水上大風壞官民舍瓦木人畜皆飄揚十數里五月以天變肆赦命翰林學士張鈞草



詔參知政事蕭肄摘其語譯奏以為訕金主大怒命衛士榜鈞數百不死以手劍釐其口而醢之十月又殺其二弟胙王常勝節度使查刺及左衛將軍特思十一月殺后裴滿氏納常勝妻撒卯於宮中將立為后數日殺政鄧王子阿懶特懶又數日殺妃烏古論氏及夾谷氏張氏十二月又殺妃裴滿氏於寢殿右丞相亮因羣臣震恐陰謀宿衛夜半入宮為亂遇弒卒年三十一改元者二凡十五年合刺初年粘罕幹離不等相繼秉機務吏清政簡百姓樂業及舊臣凋謝后裴滿氏干預政事數年後繼嗣不立頗為掣制內積不平無聊縱酒遂為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四

八

暴虐之主禍起蕭牆宜也亮立降為東昏王其後烏祿立諡曰武靈皇帝廟號閔宗改號熙宗

亮字元功本名迪古乃阿骨打庶子宗幹子也嫡母徒單氏母大氏合刺以嫡孫嗣位亮以已亦孫行且其父庶長子也頗懷覬覦其為中京留守結納猛安蕭裕裕揣知其意因勸舉大事且曰願竭力以從皇統九年正月亮由右丞相兼都元帥金主使小底大興國賜亮生日禮物后亦附賜禮物金主不悅杖與國百追還所賜亮不自安逆謀從茲萌矣二月拜太保領三省事五月學士張鈞草罪已詔忤旨金主問誰使為之左丞相宗

賢對曰太保實然遂出亮領行臺尚書省事過中京與蕭裕定約而去至良鄉召還亮莫測所以大恐既至復拜平章政事由是益危迫金主嘗以事杖左丞唐括辯及右丞相秉德辯乃與大理卿烏帶謀廢立而烏帶先以此謀告亮他日亮與辯語及廢立事曰若舉大事誰可立者辯曰胙王常勝乎問其次曰鄧王子阿懶亮曰阿懶屬疎安得立辯曰公豈有意耶亮曰果不得已捨我其誰於是旦夕相與密謀護衛將軍特思疑之發其事金主怒復杖辯金主之弟止有常勝查刺亮乘此構常勝阿懶兄弟金主命特思鞫之無狀亮曰特思鞫不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四

九

以實遂俱殺之護衛十人長僕散忽土舊受宗幹恩徒單阿里出虎與亮姻家大興國給事寢殿嘗以平老僧屬亮得為尚書省令史故使老僧結與國為內應而與國亦以被杖怨金主遂與亮約十二月丁巳忽土阿里出虎內直是夜與國取符鑰啓門守者以辨駢馬不疑內之亮與秉德辨烏帶徒單貞李老僧等俱得入及殿門衛士覺抽刀劫之莫敢動至榻前金主求榻上常所置佩刀不知已為與國易置其處阿里出虎先進刀忽土繼之金主已頓仆亮復前手刃之血濺滿其面與衣秉德等未有所屬忽土贊其決乃奉亮坐皆拜稱萬歲



矯金主命召大臣因殺曹國王宗敏左丞相宗賢是月  
秉德辨烏帶忽土阿里出虎貞興國並進秩改是年爲  
天德元年追尊考爲帝廟號德宗二年正月尊嫡母及  
母皆爲太后亮銜秉德首謀廢立不即勸進又忌吳乞  
買諸子盛強將奔誅之乃是年四月命尚書省令史蕭  
玉上變逮大臣唐括辯秉德宗本宗美宗懿下等并親  
屬殺之又殺吳乞買子孫七十餘人粘罕子孫三十餘  
人諸宗室五十餘人十月亮殺太妃蕭氏及其子任王  
俱喝使使殺宗室行臺左丞相撒商喝于汴并殺平章  
政事宗義前工部尚書謀里野御史大夫宗安皆夷其  
宗史新編卷百九十四

丞相蕭裕積疑謀反既款伏亮召詰其故自刺臂血塗  
裕面曰汝死後乃知朕無疑汝之心哭送出門殺之并  
誅其黨前真定尹蕭馮家奴等三月太原尹徒單阿里  
出虎坐陰謀伏誅并殺其妻命其子駙馬都尉木斯刺  
焚其骨投水中十一月亮命諸從姊妹皆公屬諸妃與  
爲淫亂臥內徧設地衣裸逐爲戲三年六月汴京火焚  
宮室時亮有南侵之意倖臣李通張仲軻等從而導之  
亮乃謀遷汴遣完顏長寧爲留守經畫其事及災杖殺  
長寧明年改爲正隆元年十月改葬其始祖以下十主  
于燕之大房山二年十月命會寧府毀舊宮殿諸大族  
宗史新編卷百九十四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四

十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四

十



脩法駕入汴京八月癸丑亮以嫡母徒單氏諫伐宋縊于寧德宮仍命卽宮中焚之棄其骨水中并殺侍婢十餘人九月庚寅亮自將三十二總管兵伐宋以奔堵爲左領軍大都督李通副之紇石烈良弼爲右領軍大都督烏延蒲盧渾副之又設左右監軍及左右都監俱自壽春入分命諸將一趨臨安一趨蔡州一趨鳳翔取散關甲午亮戎服乘馬啓行十月至蒙城是時將士自軍中逃歸者相屬于道皆公言於路曰我輩今往東京立新天子矣十月丙午曹國王烏祿卽位于遼陽改元大定亮以丁未渡淮至廬州獲白鹿以爲武王白魚之兆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

七

諸將連取宋州郡間失利十一月庚午亮駐和州始聞烏祿事拊髀嘆曰我本欲滅宋後改元大定豈非天命乎更以完顏元宜爲浙西道兵馬都統制郭安國副之亮駐軍江北遣總管阿隣先渡江與宋兵戰失利亮還和州遂進兵揚州甲午會舟師于瓜州渡期以明日渡江安國輕躁無方略奮勇爲前鋒李通爲謀主督責苛急諸將皆怨疾乙未完顏元宜等軍反弒亮于揚州龜山寺并通安國及其黨徒軍水年皆殺之蓋諸將以南軍有備不欲渡江亮性復諫者輒死亡者衆刃創之衆不能堪故有此變初亮伐宋留太子光英于汴居守以

太子太師兼統軍使陞滿訛里也護衛之左丞相張浩參知政事敬嗣暉留治尚書省事及亮被弒都督府移文訛里也殺太子退師與宋和而浩等亦遣人同奔堵等上表賀烏祿云亮死年四十改元者二凡十三年亮剛愎淫虐滅絕綱常而意廣禍速父子爲戮擬之古無道主豈在隋煬下哉烏祿立之二年降封海陵郡王諡曰煬後有司復奏亮惡再降庶人不得附諸王域兆烏祿又名雍阿骨打之孫宗輔子也母李氏烏祿偉姿貌美鬚髯長過其腹胸間有七子如北斗形性仁孝沈靜明達善騎射國人稱爲第一皇統間以宗室子封葛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

七

王爲兵部尚書後歷東西京留守改封曹正隆六年八月起復東京留守副留守高存福女在海陵後宮海陵便存福伺烏祿起居適烏祿以造兵器餘材造甲數千存福因宣言留守何爲造甲密報海陵遂與推官李彥隆託爲擊毬謀不利於烏祿烏祿嘗憂海陵令謀良虎圖淮北諸王偶值故吏六斤乘傳自南來具言海陵殺母及宗室大臣事且曰今復遣人來害宗室兄弟矣烏祿益懼及聞存福圖已事且有迹託以議事召官屬會清安寺彥隆先到存福累召始來並於座上執之十月南征諸將完顏福壽高忠建盧萬家奴等自山東率所



領兵數萬至完顏謀衍自長安領兵五千至俱入城擊殺存福等翌日諸軍勸進烏祿乃即帝位改是年為大定元年下詔暴揚海陵罪惡數十事尊考妣為帝后考廟號德宗遂如中都未幾海陵遇弒于揚州十二月烏祿至中都受羣臣朝遣高忠建等以罷兵歸正隆所侵地報于宋是月故遼人窩斡稱帝改元天正二年正月兵部尚書可喜延安府同知李惟忠謀反伏誅詔中惟忠即老僧海陵易名是月遣右副元帥完顏謀衍率師討窩斡二月補闕馬欽以諂事海陵除名降蕭王敬嗣暉許霖等官放歸田里九月元帥右都監完顏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四

十四

何罪當即遣還八月金主促諸將伐宋十一月金將徒單克寧敗宋兵取楚州數日金主復促進兵先是宋遣魏札使金軍金將以不如約却之至是復遣周葵王之望致書約世為姪國書不稱大字稱姪宋皇帝稱名再拜奉書于叔大金皇帝歲幣二十萬和議始成五年正月孝宗遣魏杞以國書使金金主以歲幣悉賞諸軍七年十二月東京留守徒單合喜北京留守完顏謀衍肇州防禦使蒲察通朝辭金主賜之金帶諭之曰卿雖有才能用心多詐朕左右須忠實人故以補外此賜答服勞之久也又顧謂宣徽使故暉曰如卿不可謂無才所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四

十五

思敬擒窩斡餘衆悉平十月金主以宋使書辭非皇統舊式命副元帥紇石烈志寧侵宋十一月復命右丞相僕散忠義節制南侵諸軍金主諭之曰宋若歸侵疆責禮如故則可罷兵三年正月取德順州四月取商鞏環州宋吳璘所復三路一十六州軍皆為金有五月宋攻宿州金將志寧復取之宋將李顯忠邵宏淵議不叶師大潰于符離是年金將志寧致書于宋求海泗唐鄧四州地及歲幣孝宗亦屢遣使報之最後孝宗命胡昉為審議官以宰相湯思退書與金將忠義其書稱姪國不肯加世字忠義尚昉軍中四年金主聞昉被拘曰行人



汝措天下當無復有經營之事汝惟無忘祖宗純厚之風以勤脩道德為孝明信賞罰為治而已是年及十二年宋復遣使請更受書禮俱不從十三年三月金主謂宰臣曰自海陵遷都永安女真人浸忘舊風朕時嘗見女真風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飲音樂皆習漢風蓋以備禮也非朕心所好甚欲一至會寧使子孫得見舊俗庶幾習效之十四年金主圖畫開國功臣二十人于衍慶宮十五年九月高麗西京留守趙位寵以慈悲嶺至鴨涿江四十餘城附于金金主曰朕豈助叛臣為虐執其使付高麗位寵伏誅二十二年東京留守徒單貞以與

吳史新編卷一百九十四

十六

海陵逆謀伏誅妻子並賜死海陵易大興國名曰邦基及是詔暴邦基逆謀磔于先王墓側海陵逆黨九人至是俱盡獨完顏元宜首弒海陵得正死人以為恨二十四年三月金主將如上京命太子守國諭之曰以汝守國譬之農家種田商人營財但能不墜父業即為克家子二十五年四月金主在上京欲還都謂宗室戚屬曰太平歲久國無征徭汝等皆奢縱往往貧乏朕甚憐之當務儉約無忘祖先艱難二十八年宋高宗崩孝宗遣使獻遺留物金主頗怪禮物薄丞相徒單克寧諫曰此非常貢責之近於好利金主然之乃以玉器五玻璃器

二十及茶器弓劍之屬使還遺宋曰珍玩之物所宜寶藏以無忘追慕今受之義有不忍也二十九年卒年六十七改元者一烏祿孛孛為治夜以繼日尚食庖人約量損減近臣獻琵琶却之且飭自今勿以聲技獻嘗謂宰臣曰朕觀在位之臣初入仕時競求聲譽以取爵位今既顯達即循默苟容為自安計朕甚不取又曰今在位不聞薦賢何也狄仁傑雖賢非妻師德何以自薦乎又曰人之幹能固不易得然不若德行之士最優也又曰朕於女真人未嘗不加優恤然涉於贓罪雖朕子弟亦不能恕也又曰人多奉釋老意欲徵福夫上天立君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四

十七

使之治民果能愛養下民上當天心福必報之又曰亡遼日屠羊三百豈能盡用徒傷生耳彼身為惡而口祈福何益之有是時南北講和封徽晏然上下相安家給人足而犯法者寡刑部歲斷死囚不過二十人號稱小堯舜至於夫人烏林答氏守節而死終身不立后尤常情所難也孫璟立諡曰光天興運文德武功聖明仁孝皇帝廟號世宗

璟小字麻達太子允恭之嫡子母徒單氏璟初封金源郡王進原王大定二十六年四月拜尚書右丞相允恭既早卒乃立璟為皇太孫二十八年受攝政之寶二十



九年正月即位追尊考為帝尊母為太后考廟號顯宗  
改明年為明昌元年八月金主諭宰臣何以使民棄末  
務本以廣儲蓄令百官議戶部尚書鄧嚴請禁奢侈右  
丞移刺履等亦曰凡人之情見美則願若不節以制度  
則奢侈無極民之貧乏殆由此致方今承平之際正宜  
講究此事為經久法金主從之二年六月禁稱本朝人  
本朝言語為審六年正月給靖康帝戚屬田宅明年  
改為承安元年四年十二月進封淑妃李氏為元妃先  
時有持國應經童科入仕得侍金主於東宮及即位遂  
用為參知政事持國知金主好色干以祕術又多賂遺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四

六

左右而所幸李妃自嫌門地寒薄欲藉外廷為重亦數  
稱譽持國由是金主信任之持國與妃表裏擅政時人  
語曰經童作相監婢為妃惡其卑賤庸鄙也張復亨等  
十人趨持國門俱為臺官謂之胥門十哲嘗為言者所  
論十人者與持國並坐免踰月持國復得召承安凡五  
年改明年為泰和元年二年八月鳳凰見于磁州武安  
縣鼓山石聖臺十一月更定德運為土臘用辰十二月  
定人戶物六隨時推收法五年五月金主聞宋將用兵  
命平章政事僕散揆宜撫河南以備宋揆移文詰問用  
兵之故宋以鐫諭邊臣為辭揆信之宋將郭倪等復行

間於揆揆白金主罷宣撫司六年四月金主聞宋出師  
規取唐鄧復命僕散揆領行省于汴盡徵諸道籍兵分  
守要害六月金主詔彰德府守臣護宋宰相韓侂胄祖  
琦墳墓凡宋宗族所居有司提控之十月僕散揆督諸  
道兵侵宋十一月宋督視江淮軍馬丘密兩遣使赴金  
軍議和十二月宋四川宣撫副使吳曦叛送款于金將  
完顏綱獻蜀四州求封蜀王丘密復遣使議和是年金  
兵連陷西和等州遂破大散關事詳寧宗本紀七年二  
月宋督視江淮軍馬張巖遣方信孺赴金軍議和是月  
金主遣使冊吳曦為蜀國王曦隨為安丙所殺五月張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四

六

巖復遣方信孺議和增歲幣八月張巖復遣方信孺持  
國書誓草議和許通謝百萬緡金帥完顏宗浩變前說  
不許語在方信孺傳十一月韓侂胄遣王柎議和約稱  
伯增歲幣犒軍錢誅蘇師旦首以獻既而宋誅侂胄  
宰相錢象祖移書于金金主遂決和議命元帥完顏匡  
移牒求函侂胄首以贖淮南故地八年二月錢象祖遣  
王柎議和復請川陝關隘四月錢象祖復遣王柎議和  
函韓侂胄蘇師旦首赴金軍完顏匡露布以聞五月金  
主命卒二首并懸畫象于通衢俾百姓縱觀漆而藏之  
軍器庫金遂罷兵六月金主以大散關及濠州歸于宋



按金伐宋之役以僕散揆為元帥揆卒以命宗浩宗浩卒以命完顏匡不三年而三易帥兵家所忌其成功者幸也九月遣吏部尚書賈守謙等十三人與各路按察司官推排民戶物力十一月金主卒年四十一改元者十九年璟際小康飾治具又數問羣臣漢室之核實善代之考課可謂有志然宦豎李新喜用事妃戚李喜兒兄弟干政跋扈大臣如胡沙虎知之而不能去誅求無藝民力寢竭剪除宗室傳授非人金源之業從此衰矣永濟立諡曰憲天光運仁文義武神聖英孝皇帝廟號章宗

宋史新編卷之九十四

十

永濟舊名允濟小字興勝烏祿第七子母李氏永濟歷官至殿前都點檢更數鎮累封衛王璟初年雅愛諸王置官屬以傳導之及趙王求中鄭王允蹈被誅由是疏忌宗室以所置官屬檢制王家苛問嚴密門戶出入皆有籍而允濟乃允蹈母弟柔弱鮮知能故璟愛之既無繼嗣而諸叔兄弟多在璟皆不肯立惟欲立允濟泰和八年十一月允濟自武定軍入朝是時璟已感嗽疾允濟且辭行而璟意留之無何璟疾亟元妃李氏黃門李新喜平章政事完顏匡定策比璟卒傳詔立允濟遂即位干樞前明年改為大安元年璟有遺腹二人遺令生

宋史新編卷之九十四

三

男則立為儲貳至是平章政事僕散端左丞孫即康迎合允濟意奏承御賈氏當以十一月免乳今則已出三月范氏產期合在正月醫稱胎形已失范氏願削髮為尼於是允濟以范氏損其遺腹告中外有人告元妃李氏合賈氏詐稱有身並賜死乃完顏匡欲專擁立功而構其罪也二年四月徐邳州河清五百餘里八月夏人侵葭州是年蒙古主鐵木真出兵屢犯金境初金主為衛王時受命往靖州受鐵木真之貢奇其狀貌歸請以事除之不許鐵木真頗聞其事及金主嗣位有詔至蒙古傳言當拜受鐵木真問金使曰新君為誰使曰衛王也遽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佐此等庸懦亦為之耶何以拜為即乘馬北去金主聞之怒欲俟鐵木真入貢就害之鐵木真知之遂與金絕益嚴兵為備侵掠諸州其勢漸盛國人皇皇金主禁百姓不得傳說邊事三年四月蒙古兵復侵金境金主遣使乞和不許金乃戒嚴八月蒙古攻金西京留守紇石烈胡沙虎棄城遁蒙古主以精騎馳之金兵屢敗蒙古遂取西京及恒撫州九月尚書右丞千家奴參知政事胡沙並將兵屯邊千家奴遇蒙古兵棄烏月營而遁胡沙亦奔氣繼敗績于會河堡蒙古兵遂入居庸關大掠而去中都



嚴是時楊安兒張汝楫兵起掠山東其德興弘州昌平  
懷來縉山豐潤密雲撫寧集寧東過平灤南至清滄由  
臨潢過遼河西南至忻代皆歸于蒙古明年改爲崇慶  
元年五月金諸路大饑劉二祖兵起掠山東明年五月  
改爲至寧元年時蒙古兵在近故遼人耶律留哥又以  
兵取遼東州郡金主起胡沙虎爲右副元帥領兵屯通  
玄門外胡沙虎者卽紇石烈執中也胡沙虎與經歷官  
文繡局直長完顏醜奴提控宿直將軍蒲察六斤武衛  
參轄烏古論奪刺謀作亂乃八月辛卯胡沙虎矯稱知  
大興府徒單南平及其子刑部侍郎駙馬都尉沒列謀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四

三

反奉詔討之南平姻家治中福海別將兵屯城北胡沙  
虎以好語誘殺福海奪其兵壬辰自通玄門入使其黨  
徒單金壽等先後召南平父子殺之福海子符寶郎都  
賜都統完顏石古乃共召大漢軍五百人赴難與胡沙  
虎戰於東華門外衆寡不敵皆死之胡沙虎扣東華門  
遣人呼守直親軍百戶冬兒五十戶蒲察六斤俱不從  
時有二蒲察六斤云都點檢徒單渭河繼而出見胡沙  
虎令其聚薪焚東華立梯登城護衛斜烈拮鏢啓門納  
胡沙虎遂入宮盡逐宿衛以其黨代之自稱監國都元  
帥居大興府陳兵自衛癸巳逼金主出宮錮守于故

胡沙虎取宣命之寶陳於府階出制除拜醜奴等數十  
人官誘殺左丞完顏綱胡沙虎欲僭立猶豫未決訪在  
告丞相徒單鎰鎰曰昇王衆心所屬若決策立之萬世  
功也胡沙虎乃遣醜奴等迎珣於彰德遣宦者李思中  
弑金主於邸卒子從恪等六王皆廢錮立凡五年改元  
者三求濟不德故主以怨報之忍也舊臣賈鉉孫鐸不  
能任徒單鎰屢進讜言不能用完顏匡怙寵納賄不能  
遠孫卽康斗管之流躡而相之聞也政亂於內兵敗於  
外身弑國廢覆亡之勢成矣珣立勅有司以禮改葬胡  
沙虎議廢爲庶人禮部尚書奧屯忠孝兵部侍郎蒲察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四

三

思忠附和之珣不從乃降封海東郡侯久之追復衛王  
諡曰紹

珣又名吾耆補太子允恭之長子璟之庶兄也母招華  
劉氏珣累封昇王判彰德等軍至寧元年九月珣念胡  
沙虎擁立功而奧屯忠孝又力薦之遂以胡沙虎爲相  
改是年爲貞祐元年十月金將木虎高琪與蒙古戰于  
城北凡兩敗績初胡沙虎之督戰也高琪失期不至以  
金主命免其死至是益兵令出戰戒之曰不勝斬汝及  
兵敗高琪自度不免以兵殺胡沙虎于其第持其首詣  
闕金主不能正高琪擅殺罪仍授左副元帥是冬夏



取涇州節度使夾谷守中死之蒙古徇觀州刺史高守約死之破淄州判官齊鷹揚致仕屯留縣尉楊敏中州民張乞盧率兵巷戰死之時蒙古拔兩河山東凡九十餘郡人民殺戮幾盡金帛子女牛馬羊畜皆席卷而去二年蒙古逼琪城北金主遣使求和蒙古主以公主請乃以衛王少女及金帛童男女各五百馬二千與之蒙古主既成婚乃引還出居庸關五月金主以兵弱財匱不能守京師議遷都參知政事耿端義請遷南京右丞相南京留守僕散端凡三上表請金主遂決意遷汴太學生趙昉等四百人上書極論利害左丞相徒單鎰諫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四

五

曰變真一動北路皆不守矣今已議和聚兵積粟固守京師策之上也南京四面受兵遼東根本之地依山負海其險足恃備禦一面以為後圖策之次也翰林待制納坦謀嘉亦如鎰言俱不納於是偕六宮啓行留太子與都元帥完顏承暉左副元帥林撚盡忠等守之先是金主欲遷虜軍於平州高琪難之及遷汴行至良鄉以林撚盡忠言命護衛虜軍悉納還元給鎰馬虜軍遂作亂殺主帥推所答等三人易之降于蒙古蒙古主聞金南遷怒曰既和而遷是疑我也因受其降合兵以圍燕是年李全兵起于山東張鯨據錦州稱臨海王附燕

遼西州郡皆相繼降蒙古武州陷刺史完顏九住判官唐括孛果速皆死之隨州陷節度使宋晟死之嵐州陷節度使烏古論仲溫死之東明陷縣令王殺死之狗彰德知府黃擱九住死之狗順州勸農使王晦死之密雲陷留守木甲法心守將溫特罕咬查刺死之薊州陷節度判官蒲察弘舍縣令溫特罕十方奴死之三年正月夏人犯環州北京軍亂殺宣撫使奧屯襄中都右副元帥蒲察七斤以其軍降蒙古三月金主以完顏承暉告急遣元帥右監軍朮錫左都監烏古論將兵御史中丞李英護饗並往援中都英馭眾素無紀律至霸州又被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四

五

酒為蒙古所殺士卒殲焉朮錫慶壽軍聞之皆潰歸四月蒙古攻曹州濟陰令馬驥死之五月承暉以救不至仰藥死蒙古入燕宮室為亂兵所焚火月餘不滅蒙古輦其府庫之實北去金祖宗神御及諸妃嬪皆淪沒撚盡忠不肯與承暉同死又不護妃嬪潛携愛妾先遁見金主於南京仍以爲平章政事十月盡忠坐謀逆各其兄吾里也誅之是月夏人取臨洮蒙古兵攻潼關克遂自嵩山趨汴兵敗乃還遼東宣撫使蒲鮮萬奴稱帝改元四年四月山東紅襖賊首郝定偕號陷滕單諸州萊蕪新泰等十餘縣河北行省侯摯討擒之



衆猶弗靖九月蒙古攻代州經略使奧屯醜和尚死之  
十月蒙古攻潼關節度使泥厓古蒲魯虎死之十二月  
蒙古攻平陽大名諸郡節度使吳僧哥護遷朔州民死  
之改明年爲興定元年金比年多難宋不復遣使輸幣  
已啓兵端丞相木虎高琪懼蒙古見逼欲南侵以避之  
且疆土多沒於蒙古而欲于宋取償力排羣議以尊其  
主於是遣將分道侵宋宋隨下詔伐金互有勝負是冬  
蒙古命太師木華黎圖金建行省于燕雲木華黎乃自  
中都南攻遂城及蠡州下之又東擊齊定臨淄登萊等  
州而去二年二月金兵圍東陽焚大散關四月金兵陷  
西和成階諸州八月蒙古將木華黎復攻陷河東州郡  
行省李革守將從坦烏古論德升兀顏訛出虎納合蒲  
剌都先後死之是冬金主遣使求和于宋至淮中流不  
納而返自是和好遂絕金主命其太子守緒會兵南侵  
三年金兵大舉犯西川淮西諸州郡事詳寧宗本紀二  
月夏人破葭州之通泰砦金刺史紇石烈王家奴戰沒  
四月金知真定府事武仙與蒙古將張柔戰于滿城  
敗柔乘勝攻中山府仙遣別將兩戰俱敗柔威名震于  
河朔自深冀以北鎮定以東三十餘城望風降附五月  
金汴京裏城畢丁初金主以京城闊遠難守故從木虎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四

三六

高琪議竭公私之力築之琪自執政擅權固寵忌功嫉  
能惟以精兵屯駐河南苟且歲月而河北日陷不復救  
援金主又知其姦會琪令奴殺其妻復殺奴以滅口事  
覺下琪獄殺之金主嘗曰亂天下者多高琪二人也  
抹撚盡忠原名彖多云十一月蒙古攻晉安府守將帖  
剌貞與府官十餘人皆死之四年正月蒙古徇霍州刺  
史移刺阿里合節度副使孔祖湯等皆死之二月設諸  
路三公府原爲招撫經略安撫節度等使者竝就封公  
爵鎮之於是封王福等凡九公竝兼宣撫使賜號宣力  
忠臣總帥本路兵馬署置官吏徵斂財賦賞罰號令皆  
得便宜行之五月蒙古破兗州節度使兀顏畏可死之  
八月恒山公武仙以真定降蒙古九月宋遣兵會夏人  
共圍鞏州不克而還十月蒙古復徇霍州進士賈邦獻  
被執欲以爲鎮西元帥不屈自殺五年五月蒙古取東  
平唐州守將訛論與宋兵戰大敗死者七百人匿之而  
以捷聞十月蒙古合夏兵取葭州徇緱德州十二月蒙  
古下潼關京兆閭月又徇鄜州守將完顏六斤紇石烈  
鶴壽蒲察妻室女奚烈資祿皆死之紅襖賊夜入蒙城  
縣屠掠而去改明年爲元光元年二月遣將訛可時金  
伐宋由金倡議也三月渡淮攻固始縣破廬州將焦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五

三七



忠兵五月訛可欲引還為時全所沮一夕大雨水漲為橋以渡宋師襲敗之以輕舟先濟者皆覆沒金之兵財由是大竭金主數全罪誅之全與姪青皆起紅襖賊事敗全歸金青歸宋青為宋將全知而祕之是役敗全者乃青也七月蒙古徇青龍堡平陽公胡天作降八月蒙古破太原招撫使趙益殺妻子隨自殺十一月蒙古徇同州節度使李復亨訛可皆自殺二年七月蒙古攻襄垣知平陽府事王佐率兵赴援死之十二月金主卒年六十一改元者三凡十一年珣性猜忌常任近侍局察訪外事多失其實委政胡沙虎米虎高琪高汝礪踈舊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四

二八

臣斥正士惟獎用苛刻之吏胥輕棄中都黷武南宋兵力既分功不補患且諸將恃功跋扈莫能制而喪師冒捷失律疲衆者率置不問豈其蔽於逸欲而忘木虎筠壽鞠仗之諫忽宋珪元夕燈戲之諍語耶然則金惡得不亡子守緒立謚曰繼天興統述道勤仁英武聖孝皇帝廟號宣宗

守緒原名守禮又名寧甲速珣之第三子母王氏賜姓溫敦氏守緒以遂王為樞密使貞祐四年立為皇太子元光二年十二月即位改明年為正大元年正月有男子服麻衣望承天門且吟且哭詰之則曰吾吟哭將相

無人吾哭哭金國將亡羣臣請置重典詔杖而遣之十月金主及夏平十一月蒙古蒲花攻鳳翔府總管馬慶祥治中胥謙及子廟亭俱不屈死之四年三月蒙古陷德順府五月陷臨洮府守將愛申馬肩龍馳滿胡土門先後死之七月蒙古自鳳翔徇京兆關中大震六年十月蒙古兵駐慶陽界詔陝西行省遣使奉羊酒餽師之緩師請和七年冬以權參知政事蒲阿同平章政事介達行省事于閬鄉以備潼關八年蒙古主窩闊台以兵平鳳翔兩行省棄京兆遷居民於河南留慶山奴守之蒙古駐河中慶山奴亦棄京兆東還都尉大婁室遇蒙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四

无

古於白鹿原與戰死之又陷河中行院事大訛可死之元帥板子訛可提敗卒走閬鄉金主杖殺之兩訛可守河中力竭而陷非戰之罪人冤板子蓋奉御六兒監戰所讒也兩省軍入鄧州楊沃行陳和尚武仙皆引兵來會隨御蒙古于禹山之前力戰數合蒙古稍却營於三十里外兩省以大捷驛聞百官表賀河南避兵者率為所誤越三日游騎至皆遇害明年正月蒙古道唐州元帥完顏兩婁室與戰襄城之汝墳被酒戰敗走汴京遣完顏麻斤出等部民丁萬人決河水衛京城工未畢敵騎奄至麻斤出等死之丁壯無二三百人得返者兩省



軍由鄧州赴汴京蒙古主自白波渡河薄鄧州元帥馬伯堅以城降防禦使烏林答咬住死之汴京戒嚴議者謂裏城不可守外城不可棄金主乃決計守外城脩樓櫓增兵甲兩省軍與蒙古戰於三峰山軍大潰聲如山崩將校多戰沒合達陳和尚楊沃行走鈞州城破皆死之阿剌朮亦死自是金兵不復振是月改元開興

宋史新編卷三九四

三

古徇臨渙攝縣令張若愚死之數日蒙古兵至盧氏縣關陝行省總帥兩軍及秦監帥府軍棄潼關而東遇蒙古兵于鐵嶺天大雪士卒困憊元帥重喜降蒙古斬于馬前都尉劫苗鴈降不從殺鴈携其首以降於是士卒大潰行省徒單兀典納合合圍在陘山間被執皆殺之秦監總帥府經歷商衡不屈死之蒙古圍汴十六晝夜內外死者以百萬計蒙古將速不臺知不可取乃為好語講和金遂遣使出酒炙犒兵賂以珍異四月速不臺退軍河洛改是年為天興元年詔上書不得言聖汴京解嚴七月金飛虎卒申福等擅殺蒙古行人唐慶等三

十餘人于館金主不問和議遂絕九月再括京城糧匿者治罪貧富俱困連日有箭射入宮中書彛臣姓名十一月河解元帥趙偉襲據陝州以叛殺行省阿不罕奴十刺以下二十一人誣諸人以及狀金主不能直其事仍授偉行總帥府事偉尋歸蒙古是時亳州鎮安軍鎮防軍徐州義勝軍宿州防軍相繼殺逐官吏易主帥語在劉均王賓傳十二月蒙古遣使約宋伐金金主出奔以右丞相賽不章白撒等帥諸軍扈從留參知政事元顏奴申元帥崔立等守京城金主東行由陳留抵黃邨堦遂幸河北速不臺知金主棄汴復帥師圍之二

宋史新編卷三九四

三

年正月金主濟河會大風後軍不克濟蒙古將回古乃追擊于南岸金將完顏猪兒賀都喜死之完顏兀論降兵士溺死者千人金主次于滎麻岡遣白撒攻衛州白撒聞蒙古主自河南渡河遂退師蒙古將大天澤以騎兵踵其後戰于白公廟金兵敗績白撒棄軍東遁金主進至魏樓村猶欲俟蒙古兵至決戰俄白撒至倉皇言我軍已潰北兵已逼請幸歸德金主遂與副元帥合里合等六七十人夜登舟狼狽入歸德翌日諸軍始聞金主棄師遂大潰白撒之往衛州也所遺縱兵四掠哭聲滿野一飯之費數十金公私皇皇民始思畔故衛城堅



而敵兵之追無來援者金主暴其罪并其子皆賜死籍其家以散將士時速不臺攻汴城急內外不通米升至銀二兩殍死相望縉紳士女多行乞于市民有嫁妻飽一餐者至有自食其妻子者金主遣后弟徒單四喜奉御木甲塔失不至汴迎兩宮人情益不安元帥崔立與其黨韓鐸藥安國等因舉兵為亂殺二相宗顏奴申習捏阿不等諭百姓曰二相閉門無謀今殺之為汝一城生靈請命眾皆稱快立遂勒兵入宮集百官以母后命召衛王子從恪為梁王監國自稱左丞相都元帥尚書令百官遷擢有差開封判官李禹翼棄官去戶部主事

宋史新編卷二十九

三十一

鄭著召不起點檢溫敦阿里完顏阿散御史大夫裴蒲阿虎帶諫議大夫烏古孫奴申戶部尚書完顏珠頰員外郎聶天驥奉御忙哥講議灌察琦並死之立遂赴速不臺軍以城降既還城盡燒樓櫓速不臺益信其言降也立性淫狡託以軍前索隨駕官屬軍民子女立聚之省中親閱日亂數人猶不足復禁民間嫁娶括京城財兩宮值變不果行四喜以其妻兒顏氏答失不以其父咬住奪門而出至歸德金主怒誅之二月蒙古忒木解帥兵圍亳州是月知歸德府事石益女魯懼議散護衛兵就糧他州留元帥蒲察官奴忠孝軍四百五十人都

尉馬用軍二百八十餘人于城中三月忒木解兵日薄歸德官奴請北渡河再圖恢復女魯懼阻之官奴又邀金主如海州金主不從官奴本輕馬用起於小校又以金主信任忌之積忿謀為亂以忠孝軍攻殺馬用女魯懼與左丞李蹊等三百餘人俱被害軍士死者三千人官奴提兵見金主謂女魯懼等反臣殺之矣金主不得已暴女魯懼罪人咸寃之官奴遂權參知政事以金主居照碧堂禁諸臣無一人敢奏對者金主日悲泣謂近侍曰自古無不亡之國不死之主但恨朕不知人為此奴所囚耳四月陳州都尉李順兒殺行省粘葛奴申及

宋史新編卷二十九

三十二

招撫使劉天起唐括送款于崔立崔立以金主母后王氏后徒單氏及梁王從恪荆王守純族屬男女五百餘人衍聖公孔元措名儒梁陟及三教醫流工匠繡女悉赴青城速不臺殺二王及族屬以后妃北還寶符李氏從至宣德州居訶摩院自縊於佛像前速不臺入汴遣兵先入立家取其妻妾寶玉以出立自外歸大慟而已城既陷完顏族盡屠之初正大中大風落左掖門鴟尾壞丹鳳門扉天興初荆王守純府第產肉芝一株高五寸色紅津濡地成血臭不可聞剷去復生者再夜則房榻間羣狐號鳴秉燭逐捕則失所在蓋亡國之兆云是



月鄧州節度使移刺瑗以其城叛右司郎中白華將命蒞鄧州召兵入援瑗既拒命與俱亡入宋五月蒲察官奴襲敗蒙古兵于亳州真拜參知政事金主以慶陽總管烏古論鎬言欲如蔡州避敵適官奴自亳還告之官奴嘗過蔡知不足備禦力陳不可至扼腕頓足意趣叵測出號于眾曰敢言南遷者斬眾以官奴為無君勸金主早為計金主遂與內侍宋珪等謀殺官奴六月官奴及其黨阿里合白進皆伏誅赦忠孝軍以安反側遂決策遷蔡中京留守烏林答土棄城奔蔡城遂陷總帥彊伸死之金主發歸德值久雨扈從宰執而下徒行泥水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四

三

為我者亦為彼也卿其以此曉之至宋宋不許重九日蒙古兵突至城下再接再戰蒙古兵不利乃築長壘圍蔡是月徐州守將郭恩殺遂官吏以叛行省饗不死之十一月宋遣將孟珙江海兵二萬運米三十萬石助蒙古攻蔡十二月宋兵決柴潭蒙古兵決練江並入汝水破外城旬日又合攻破西城金主謂侍臣曰我自知平生無大過惡死無恨矣所恨祖宗傳祚至我而絕與自古荒淫暴亂之君等為亡國獨此為介介耳又曰亡國之君往往為人囚繫或為俘獻或辱於階庭閉之空谷朕必不至於此是時諸將多戰歿其砲軍總帥王銳殺元帥夾谷當哥率眾降蒙古三年正月戊申金主遜位于元帥承麟收元者三凡十年守緒本庸才所任將相如高汝礪則欺君固位白撒徒單兀典慶山奴則奢縱貪鄙闖亂盈朝近習干政而播越苟安殊乏臥薪嘗膽之志亡國自身惡得無罪但不惜一死庶合禮耳承麟立謚曰哀宗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四

三



于幽蘭軒環以草自縊死忽斜虎亦赴汝水死將士從死者五百人承麟退保子城聞守緒死帥羣臣入哭奠未畢而城潰諸禁近舉火焚之江海入宮執參知政事張天綱孟珙與塔察兒分守緒骸骨及寶玉法物以歸承麟為亂兵所殺凡歷九主傳國百十有九年而亡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四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四

美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五 列傳一百三十七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祺著

金國二

撒改烏古之孫劾者長子也盈歌襲位念兄劾者最長不得立因命撒改為國相能馴服諸部獄訟悉得其情時有言不見相國事何從決烏雅東襲位撒改與阿骨打分治諸部阿骨打襲位屢敗遼兵撒改同諸將勸進既稱帝撒改行國相如故伐遼之計雖決於迪古乃銀朮可實自撒改啓之進拜國論胡魯勃極烈卒後改贈金源郡王配享阿骨打之廟謚忠毅迪古乃又名忠完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五

顏部人既與阿骨打言遼可取狀即以兵會伐屢敗遼兵克東京及顯州降乾懿等州命為耶懶路都勃董天眷中累加保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卒也追贈配享竝與撒改同

宗雄本名謀良虎烏雅東長子也幼善射及長辨智孝謹人愛敬之阿骨打屢伐遼宗雄皆身先士卒摧鋒逐北一時罕有比者既取泰州宗雄包其土來奏曰其土如此可種植也由是徙萬餘家屯田境中西京既降復叛眾議欲罷攻宗雄曰西京都會也若委而去則降者離心遼之餘黨與夏人得以窺伺矣乃立重賞激士心



竟克之仍與宗翰等大破耿守忠救兵七千于西京之東未幾卒封楚王謚威敏與配享

阿爾合邁烏古第八子也健捷善戰贊阿骨打伐遼屢有功同宗翰等勸進曰大功已集宜有以繫天下心既即位與宗翰同獻耕具九祝曰願毋忘稼穡之艱難阿骨打以為國論乙室勃極烈性聰敏凡一聞見終身不忘始未有文字祖宗族屬時事並能默記預脩譜牒阿骨打幸其家問疾并及國事對曰馬者甲兵之用國俗以良馬徇葬可禁止之比亟猶有遺奏後改封隋國公與配享謚剛憲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五

習不失本名辭不失石魯之孫健捷能左右射自効里鉢時已立戰功阿骨打出河店之戰惟習不失謀合卒破十萬之師拜為阿買勃極烈其後阿骨打每伐遼輒命習不失與吳乞買居守倚任與撒改伴習不失父烏骨出酗酒屢悖其母母殺之人謂習不失克蓋前人之愆云卒後封金源郡王與配享謚忠毅子鶻沙虎亦名

將 幹魯宗室子也同諸將攻拔幹豁城又城高麗收國中為統軍與闍母蒲察幹魯古等伐高求昌城降永昌被執殺之於是遼南路係籍女真及東京州縣盡降命幹

魯為南路都統迭勒極烈燭隈水部叛幹魯殺其首惡四人撫定餘眾遼西京破遼主奔陰山幹魯為西南路都統往襲之遼主奔應州宗翰為西北西南兩路都統也幹魯及蒲家奴副之幹魯兩奏疆場事宜其云勿割山西與宋與宗翰議同也宗翰等入宋幹魯行兩路都統事天會中卒後封鄭國王與配享幹魯古亦宗室子累功至咸州路都統其攻拔顯州降乾懿諸州功與幹魯等以罪降為謀克卒後贈特進同配享謚莊翼

宗翰本名粘沒喝漢語為粘罕撒改長子也自少健勇伐遼計議多與阿骨打合率群臣勸進授移齊勃極烈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五

既克臨潢宗翰請乘時進取中京乃副斜也等統師克之遼護衛習泥烈被獲知遼主獵鴛鴦灤可襲而取兩使人報斜也斜也意未決宗幹力贊宜如宗翰請斜也因定約分軍追遼主遼主奔西京宗翰復追至白水灤獲其寶貨西京降遣希尹等追遼主于乙室部遼主奔陰山西京叛宗翰復取之悉撫定西路州縣部族又與宗望等從阿骨打取燕京吳乞買立宗翰屢沮割山西地與宋宗望亦以為言已復並請南伐於是以斜也領都元帥居京師宗翰為左副元帥自太原路進師宗望為南京路都統自燕山路進師宗望克燕山至汴許宋



和解圍無何復攻汴宗翰亦克太原趨汴汴京破執二帝北歸語在欽宗本紀中宗翰賜鐵券高宗立復委宗翰等伐宋宗翰會宗輔自濮進師連克郡縣遣拔離速等襲高宗于揚州高宗渡江南遁奉書自貶大號稱宋康王趙構請存趙氏社稷不許分遣撻懶宗弼等南追至海不及而還語在高宗本紀中宗翰朝京師與宗輔宗幹希尹合議建儲以先帝嫡孫合刺再三請合刺立宗翰自國論右勃極烈都元帥拜太保尚書令領三省事封晉國王卒贈泰王諡桓忠與配享子孫三十餘人悉遭海陵之禍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五

宗望本名幹魯補又作幹萬不阿骨打次子也歷都統副元帥善用兵其擒遼主妻子得傳國璽殺張覺父子撫定南京降郭藥師董才獲其用伐宋夜破姚平仲葉管兵四十萬克汴執徽欽二帝北歸皆雋功也餘見宗翰傳中克汴未幾卒後贈太師與配享改封宋王諡桓肅  
婁室字幹里衍完顏部人佐阿骨打累敗遼兵降諸部落既克黃龍府命婁室為萬戶守之進都統從斜也取中京追遼主同闍母攻破西京獲阿疎夏人救遼金兵兩為所敗婁室與諸將合擊大破之遼都統大石犯奉

聖州婁室擒大石其眾遂降夏人屯兵可墩館婁室破朔州西山兵二萬擒其帥趙公直遼主奔余都谷婁室襲而獲之賜鐵券惟死罪乃答諸將侵宋婁室屢破宋兵其後婁室專事陝西連克州郡叛者討平之殘破蕩析者置官府安輯之宗輔總戎陝西也婁室已有疾富平之戰宗弼左翼軍已却婁室力疾以右翼應戰張浚軍遂潰宗輔推服謂古名將無以加也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莘王以正隆例改贈金源郡王與配享諡莊毅子活女謀衍石古乃皆顯有戰功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五

取狀阿骨打意遂決阿骨打與遼將戰于達魯古城遼兵二十萬銀术可與婁室率眾衝其中堅凡九陷陣輒戰而出遼兵大敗既為謀克與婁室戍邊又同攻黃龍府敗遼兵萬餘于白馬濼斜也克中京婁室獲遼主宗翰定太原克汴京銀术可皆與有功與希尹同賜鐵券天會十年為燕京留守數年致仕加保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令封蜀王卒後贈金源郡王與配享大定中諡武襄其二弟曰麻吉曰拔離速皆為名將云銀术可有妹沙里質嫁阿隣天輔六年黃龍叛卒鈔略部族時阿隣從軍沙里質糾集居民纒得男女



五百人樹營柵保守賊千餘來攻沙里質杖劍督戰凡三日賊乃退以功封金源郡夫人

閣母阿骨打之異母弟也代幹魯古為咸州副都統斜也克中京宗翰克西京婁室略定天德等州復阿疎閣母有力焉與中平閣每為南路都統嘗為張覺所敗吳乞買使宗望問敗軍狀宗望遂以閣母軍討覺覺敗乃赦閣母罪既而閣母克南京撫定兵民吳乞買詔褒之閣母奏宋敗盟有狀遂為都統同諸將南伐降燕山克汴州師還下河間連有莫州濰州之捷及議伐高宗閣母欲先定河北吳乞買酌群議並與師閣母年四十卒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六

後與配享封魯王謚莊襄阿疎者自頗刺淑時為勃董盈歌嗣立阿疎叛歸遼語在遼洪基傳阿骨打伐遼每以阿疎為辭及被獲軍士問爾為誰曰我破遼鬼也斜也又名杲阿骨打母弟也初為是勃極烈取春州秦州繼為忽魯勃極烈都統內外諸軍取中京復取西京時山西諸城雖降而人心未固斜也使宗望請金主臨軍遂定燕京吳乞買立斜也為諸班勃極烈與宗幹並治國政未幾卒與配享謚知烈斜也同時諸將又有蒲家奴撒離喝習失皆有勳勞烏祿圖書勳臣于衍慶宮有斜也至習失凡二十一人撒離喝歷事海陵至行

左丞相兼左副元帥為所忌誣以謀叛族誅大定追封金源郡王與配享謚莊襄斜也子孫亦為海陵殺百餘人

宗幹本名幹阿骨打庶長子也佐阿骨打伐遼進退皆中機會吳乞買立為國論勃極烈天會三年獲遼主始改女真舊章用漢制度正官名定服色興庠序設選舉治曆明時皆自宗幹啓之合刺立與宗翰並領三省事進至太師封梁宋國王卒亮其子也既篡立加宗幹帝謚并廟號烏祿立乃削奪封皇伯太師遼王謚忠烈明昌升配享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七

宗弼本名兀朮又作幹啜亦作幹出或作晃幹出阿骨打第四子而宗望之弟也從宗望宗輔先後伐宋虜高宗于溫州又從宗輔定陝西克和尚原天眷中進都元帥時置行臺於燕京詔宗弼為太子兼領行臺尚書省事蓋總軍旅與民訟錢穀也其誅撻懶恢復陝西河南地與宋定畫淮之約語在宋本紀賜金券進至太師職任如舊卒謚忠烈與配享烏祿嘗稱宗翰之後惟宗弼一人云子孛迭歷東京留守為海陵所忌殺之大定追封韓王

希尹原名谷神完顏部人曾祖佐金三世祖服諸部土



人以其名同故呼曰賢石魯以金祖為勇石魯云賢石  
曾生劾孫舉部來歸劾孫生歡都事四主勤勞四十年  
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敏歡都生謀演希尹謀演以功  
贈太傅希尹自阿骨打舉兵常任行陣屢有功天會大  
舉伐宋為元帥右監軍再伐宋執二帝以歸賜鐵券台  
刺即位希尹為丞相坐讒并其子誅之後知其非罪贈  
儀同三司邢國公為改葬大定中謚貞憲希尹嘗製女  
貞字謂之大字合刺又製女貞字謂之小字俱行用孫  
守道事烏祿以忠勤被眷有諫無不從至左丞相諡簡  
靖蓋重其能全始終云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八

昂字勉道本名烏野盈歌第五子也宗翰等入宋金主  
央乞買使昂就軍中往勞之宗翰等問所欲曰惟好書  
耳載數車而還女真初無文字及破遼獲契丹漢人始  
通契丹漢字而完顏希尹依倣契丹字製女真字於是  
始有記錄吳乞買復進士舉而韓昉輩皆在朝文學之  
士稍擢用天會六年命昂與耶律迪越掌國史採撫祖  
宗遺事皆得其實歷事合刺崇遷左丞相拜太師進封  
漢王合刺嘗與近臣連日酣飲或徹夜昂疏諫乃為止  
酒亮方用事朝臣多附之者一日大臣會議亮後至昂  
面責之其剛正類此亮篡立誅宗本等昂鬚髮頓白因

力請致仕進封周宋國王後例降金源郡王卒大定末  
表章其諫疏詩文及所獻射虎賦子宗秀封廣平郡王  
程宗者字公弼析津人遼第進士燕既入金宗歷事合  
刺為諫議大夫累疏請脩禮樂乃命有司議贈上阿骨  
打尊謚至彰德軍節度使卒宗剛直耿介不諂奉權貴  
以希苟進有古君子之風云

韓企先燕京人其先累世仕遼皆貴顯乾統間企先第  
進士回翔不振金克遼累擢西京留守天會六年代劉  
彥宗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樞密院事十二年為尚  
書右丞相時方議禮制度禮部尚書韓昉多有因革企  
先博通經史咸與折衷務為官擇人推轂善類一時臺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九

省多君子至於關決大政與大臣謀議不使外人知之  
世稱賢相皇統六年封漢王卒正隆例降封齊國公大  
定配享吳乞買之廟後謚簡懿劉彥宗在遼登進士乙  
科至簽書樞密院事同左企弓等降金佐諸將經略專  
理州縣之事務農積穀供億賴之非武功預衍慶官圖  
像者惟彥宗與企先耳韓昉亦燕京人遼天慶二年進  
士第一仕金為禮部最久兼翰林學士太常卿歷參知  
政事雖貴猶好學不輟善屬文金朝大製作皆出其手  
外國亦敬慕之皇統六年以儀同三司致仕



宗賢本名賽里習不失之孫也累功至左丞相兼都元帥合刺之后其母黨也后專政未嘗附以進用合刺二子死請選後宮以廣繼嗣曾不顧忌於后海陵同在相位不肯稍假借海陵因與后力排之宗賢不以是少變合刺納常勝妻於宮中將立為后未果為海陵所弑海陵欲并殺諸王大臣詭合刺命以立后召之宗賢謂人曰若立常勝妻吾當以死爭及被殺猶不知其為海陵也

蕭仲恭祖仕遼為司徒父為司空尚主仲恭性恭謹有禮節遼主天祚西奔天德仲恭為護衛太保兼領軍事

宋史新編卷九十五

十

一日金兵奄至仲恭從遼主西走時雪寒乏食仲恭進衣并乾糲遼主困仲恭伏冰雪中遼主藉之以憩凡六日乃至天德始得食後與遼主俱見獲吳乞買以仲恭忠於其主特加禮待擢都點檢宗磐與宗幹爭辦金主合刺之前宗磐拔刀向宗幹仲恭呵之乃止累遷平章政事封濟王天祚死葬廣寧仲恭請往會葬合刺義而許之進尚書右丞相拜太傅領三省事天德封越國王除燕京留守卒謚貞簡正隆例改儀同三司鄭國公張通古字樂之易州人遼天慶二年第進士補樞密院令史丁父憂起復懇辭不獲因避去屏居照平阿肯打

定燕京割以與宋宋以通古人望召之通古辭謝隱於太寧山下金復取燕通古以薦得進用歷四主至平章政事拜司徒致仕進封曹王通古官宰相自奉如寒素鞫胙王獄不肯阿附張浩張暉坐與磁州僧法寶款昵失大臣體海陵各杖二十獨稱通古三教該通古為儀

表云

胡礪字元化武安人天會十年舉進士第一歷翰林脩撰禮部郎中一時典禮多所裁正礪性剛直位尊已者事之以正不少阿或有陵蔑下寮者以禮折之海陵拜平章政事百官賀於朝堂礪獨不跪海陵問故礪以今

宋史新編卷九十五

二

對且曰朝服而跪見君父禮也終翰林學士改刑部尚書

烏林答贊謨自收國以來與耨盪溫敦思忠皆司閭刺之任閭刺者漢語云行人也贊謨歷行臺參知政事時思忠為行臺尚書左丞贖貨無厭贊謨鄙之兩人由是交惡海陵殺左丞相秉德于行臺贊謨妻秉德乳母也思忠因構殺之遂納贊謨妻曹氏盡取其財產烏祿稱贊謨忠實剛毅贈特進琮追還財產賜葬地思忠歷尚書令位丞相上海陵欲定封爵制度風思忠建白封王者皆降封惟封思忠貴平郡王後以諫伐宋頗見疎



高楨渤海人少好學業進士金將破永昌以楨同知東京留守事海陵擢至司空兼太子太保行御史大夫進封代王正隆例改冀國公海陵嘗幸中京楨為留守警夜嚴肅有倖臣夜飲干禁杖之瀕死在臺又彈劾無所避每進對必以區別流品進善退惡為言遂招憎怨幾陷中傷疾革曰某事未決某事未奏死有餘恨平生家居無聲伎之奉雖暑甚未嘗解衣緩帶對妻孥危坐終日其方嚴簡靜如此

祁宰字彥輔江淮人在宋為醫官金入汴得之累遷中奉大夫太醫使數被賞賚常感激欲自效海陵將伐宋

上疏諫大略謂今謀臣猛將不如祖宗時而宋人無罪兵出無名加以賦役煩重民人怨嗟此人事之不脩也況且天時不順地利不便言甚激切海陵怒命戮於市籍其家產大定明昌間贈資政大夫復回宅錄用其子泰和初詔定功臣諡不及宰尚書省掾李秉鈞上言海陵之大臣皆畏罪澳忍曾不敢伸一喙畫一策為社稷計卒使立名死節之士顧出於醫卜之流亦可愧矣乞賜諡以旌其忠得諡忠毅按秉鈞所斥大臣乃右丞相張浩尚書左丞耶律安禮也安禮系出遙輦氏篤孝謹廉斯可稱者浩渤海人天會賜進士及第無事不為無

彼不從大定復用為相至尚書令諡文康

蕭永祺字景純本名蒲烈通契丹大小字廣寧尹耶律固作遼史未成永祺由其門繼成之作紀志傳共七十五卷累官翰林學士遷承旨海陵欲以為尚書左丞永祺曰臣材識卑下不足以辱執政海陵曰今天下無事朕方以文治卿為是優矣永祺固辭謂人曰執政係天下休戚貪冒寵榮如蒼生何海陵嘗選近臣備咨訪獨永祺論議寬厚時推為長者

宗敘本名德壽閣母子也歷事烏祿為寧昌軍節度使契丹擁眾猝至城中兵少宗敘自將擊之不敵被執又

而脫歸拜兵部尚書同諸將伐契丹禦宋兵皆屢捷宋和議成除河南路統軍使河決李固渡分流曹單之間詔遣都水監梁肅相度宗敘言河道填淤不受水故決溢今欲河復故道卒難成功幸而可塞他日亦不保沿河數州驟興大役人心動搖恐宋人乘間構為邊患梁肅亦請聽兩河分流以殺水勢遂止不塞拜參知政事出巡邊道卒遺表朝政得失及邊防利害烏祿深悼念其勤勞國家云後與配享

宗憲本名阿懶散改次子也少入大學兼通女真契丹漢字未冠從宗翰入宋破汴京眾爭趨府庫取財賄宗



憲獨載圖書以歸金初制度多沿舊宗憲謂宜遠引前古何乃近取遼人合刺時尤多匡諫時議以齊地與宋宗憲廷爭折之後卒用其策大定中拜太子太師平章事高山奴昔以罪廢烏祿以功臣裔召之宗憲曰傲狠貪墨之人不可置之左右烏祿遂追還制命顧近臣曰此朕之過舉不可不改卿等當盡心以輔朕宗憲進拜右丞相卒

李石字子堅遼陽人歷興中尹石知海陵忘宗室而海陵又知石為烏祿母舅石頗不自安秩滿託疾還鄉里烏祿留守東京而副留守高存福承海陵旨圖烏祿石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一百

勸烏祿先除存福而後舉事既即位請亟趨中都據腹心以號令天下萬世之業也烏祿即日啓行石拜參知政事女納後宮是為元妃歷太尉尚書令以太保致仕進封廣平郡王卒諡襄簡石嘗兼御史大夫糾劾不避樞要獨中年以冒粟見斥論者鄙之以大定策功與配享同時有獨吉義者為利涉軍節度使聞烏祿立即日來歸以為參知政事烏祿問義曰若正隆返旆北指計將安出義曰正隆多行無道必自斃且將士在南家屬皆在北惟早幸中都為便卒如所料云

蒲察鼎壽本名和尙上京曷速河人海陵女弟所生之

子尚金主合刺女璵之后父也鼎壽性沈厚有明鑒通契丹漢字長於吏事歷駙馬都尉蠡州刺史滑州防禦使有惠政兩州人刻石紀之又歷兩鎮節度使左右宣徽使河間尹有宗室居河間侵削居民鼎壽奏徙其族于平州郡內大治卒贈太尉越國公鼎壽長子辭不失凡三尚主蓋金制娶后嫁女不出蒲察徒單六七皆族若鼎壽則尤寵遇者也然未嘗以富貴驕人當時以為外戚之冠云

紇石烈志寧上京胡塔安人海陵時副白彥敬為都統討契丹撤八兩人聞烏祿有異志陰結節度使獨吉義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五

等圖烏祿而烏祿已立獨吉義即日歸附惟彥敬志寧不受烏祿招殺其使者九人既被伐力屈乃俱降烏祿不之罪會契丹餘孽窩斡稱帝元帥完顏謀衍完顏福壽並恃功急事烏祿命僕散忠義代謀衍志寧代福壽窩斡平志寧為副元帥經略宗事而忠義以丞相總戎居汴志寧與忠義協謀大破李世輔兵復同渡淮追宋宋孝宗遂定和議罷兵其敗宋兵及駁宋書辭語在烏祿傳忠義被命還京師志寧加平章政事駐汴蓋藉以規撫南服久之還京師拜樞密使以子諸神奴尚金主女大定九年拜右丞相志寧辭曰受詔征伐則不敢辭



為宰相則誠不能累封金源郡王卒與配享

僕散忠義上京拔盧古河人阿骨打外家姻也嘗為博

州防禦使公餘學女真字及古算法閏月盡能通之在

郡罷田獵燕遊以職業為務境內翕然稱治其總戎平

窩幹與宋定和議功與紇石烈志寧等召拜左丞相大

定六年卒忠義動由禮法樂親儒者善御將能得其死

力及為宰輔知無不言自古恩威鮮有兼任將相功名

始終如忠義者謚武莊後又勒銘墓碑與配享圖像衍

慶宮子揆尚金主女歷事璟至平章政事止征南伐累

建大功詔以其子安貞尚女卒諡武肅徒單合喜者上

京速蘇海水人善料敵應變功著秦隴至平章政事封

定國公同忠義配享云

紇石烈良弼本名婁室回怕川人自幼能習希尹文字

年十四為北京教授天德中歷刑部尚書賜之名海陵

稱其不阿諂累遷尚書左丞烏祿即位盡黜海陵時懷

祿偷安之臣以良弼諫代宋乃復用之遷至左丞相

致仕卒追封金源郡王諡誠敏勒銘墓碑與配享良弼

忠正敏辨善斷決為宰相朝夕惕惕謀慮深遠與人材

常若不及居位二十年贊太平之功號賢相云唐括安

禮者字子敬海陵時為翰林學士改節度使烏祿遷至

右丞相稱其正直練達與左丞相習顯無異卒與配享

又有移刺道者篤孝通女真契丹漢字且清廉有幹局

海陵謂有公輔器大定中歷翰林直學士遷至平章政

事

石琚字子美定州人父阜為郡吏廉潔多陰德琚博涉

經史工文詞天眷二年進士第一歷吏部郎中侍郎尚

書典選且十年凡宋齊換授官格南北通注鈐法能縷

指而次第之號為詳明拜參知政事進左丞兼太子少

師烏祿將行郊祀議配享琚曰配者侑神作主也漢魏

晉皆以一帝配唐宋之初增及二宗終竟以一祖配宜

依古禮從之後由平章政事拜左丞相致仕卒烏祿留

意政治琚裨贊為多烏祿末年將立元妃為后以問琚

答曰元妃自有子元妃立東宮搖矣烏祿悟而止論者

謂許敬宗一言幾亡唐祚琚之對為金謀至矣諡文憲

後圖像衍慶宮與配享

孟浩字浩然灤州人遼末第進士入金歷事合刺為郎

宰相韓企先拔擢一時賢能置機要以田穀為吏部侍

郎以浩為左司員外郎既典選善銓量鑒別引用悉君

子而小人蔡松年曹望之許霖求與穀相結穀鄙而拒

之松年素得宗弼意宗弼當國引松年為刑部員外郎



望之爲尚書省都事霖爲省令史三人怨毅等時時毀短於宗弼凡善數者一切指爲朋黨企先疾病宗弼問企先誰可繼丞相者企先舉毅而宗弼先入松年譖謂企先曰此輩可誅企先卒毅出爲橫海軍節度使選人龔夷鑿除名值赦赴吏部銓得預覃恩毅已除橫海意憫夷鑿密倒月日署之工部員外郎張子周素與毅隙嫉霖奏詆專擅朝政下詔獄毅與左司郎中奚毅翰林待制邢具瞻及王植高鳳庭王儼趙益興龔夷鑿並論死徙其妻子及所往來孟浩等三十四人於海上皇統七年六月也烏祿曩知毅等冤而浩等遇天德赦令還

尺史新編卷九十五

八

鄉里多物故惟浩與毅兄毅及王補馮煦王中安在大定二年得召用浩篤實遇事輒言無所隱烏祿曩其忠不次擢用至尚書右丞兼太子少傅罷爲真定尹卒毅歷利涉軍節度使璟卽位用劉仲洙言追復毅等官及子孫連坐者仲洙宛平人第進士終靖海軍節度使性剛直而訥於言時稱能吏云

梁肅字孟容奉聖州人天眷二年第進士歷事烏祿至吏刑二部尚書使宋定受書儀還擢至參知政事嘗疏論太平時刑罰宜用中典面諫春秋高願罷改獵爲宗社自重烏祿對宰相言梁肅知無不言正人也故事使

者至宋宋致禮物大使黃金二百兩白金二千兩副使半之幣帛雜物稱是及金制推排物力肅自以身爲執政昔嘗使宋所得禮物多當爲庶民率先乃自增物力六十餘貫時論多之以老請致仕卒諡正惠

移刺子敬字同文博通古今仕海陵至翰林待制嘗受詔監軍於邊遺以俘獲不受海陵以貧而能廉獎之凡同行官僚所取者皆沒入大定中歷祕書少監歷簽書樞密院事出爲河中尹改興中子敬女來興中省謁途遇盜剽掠行李旣而還之謝曰我輩初不知爲府尹家尹有德于民忍侵犯耶徙咸平廣寧尹致仕卒子敬爲

尺史新編卷九十五

九

少監時宰相完顏元宜求子敬良馬不與元宜罷政乃以馬贖嘗使宋及諸部進貢所受禮物皆散之親舊旣卒家無餘貲其子質宅營葬事云時有移刺慥者本名移敵烈亦以清幹忠正稱大定中爲大理卿先是海陵暴虐紊亂條制慥受詔典領更定爲書十二卷詔頒行之歷刑部尚書西京留守終臨洮尹

賈少冲字若虛通州人家貧勤學道中獲遺金訪其主歸之金徵民兵伐宋少冲甫冠代其叔行雖行伍間未嘗釋卷天眷二年第進士宣徽使劉筭欲以妹妻之力辭曰富貴當自致之其爲定安令也事刺史不少阿歷



河中府判官海陵浸失道少冲知天下且亂秩滿不復求仕大定乃調遷至刑部郎中執奏刑名甚堅再遷祕書少監兼起居注左補闕外柔內剛每從容匡諫十四年聘于宋宋方有祈請常餽之外別致珍異少冲却曰行人敢以賂辱君命乎使還加右諫議大夫終順天軍節度使卒少冲雅不喜言利嘗教諸子曰蔭所以庇身筭庫不可為也子益亦第進士至節度使

梁襄字公贊絳州人大定第進士為薛王府掾烏祿將收金蓮川其地極邊荒涼甚襄上疏極諫曰太康出畝洛汭后羿拒河而失邦魏帝拜陵近郊司馬懿竊權而

史新編卷之三

二十

篡國武帝幸甘泉遂中江充之奸太宗居九成幾致結社之變隋煬海陵雖惡德貫盈止以離棄宮闕其禍遂速皆可為殷鑒也反覆凡千六百言烏祿為罷行襄由是以直道聞緊遷保大軍節度使卒襄博學自蚤達至晚貴膳服常淡薄或譏其太儉云子持勝原名詢第進士復中宏詞歷大常博士咸平路宣撫司經歷官與定中宣撫使蒲鮮萬奴蓄異志欲棄咸平持勝力止之萬奴杖持勝八十持勝走告上京行省太平太平已與萬奴通謀詭稱持勝忠署左右司員外郎既而太平以萬奴背焚毀上京宗廟執元帥承充奪其軍持勝與治

史新編卷之三

二十一

裴滿賽不萬戶韓公恕約殺太平等事泄俱被害張大節字信之五臺人第進士歷東京市令烏祿特判留務甚愛重之烏祿改元於遼東或勸赴之富貴可一朝遂大節曰自有定分何遽爾隨例補官累遷震武軍節度使致仕卒大節廉勤好學能勉勵後進烏祿稱其剛直忠實果於從政惜乎用之太晚其見知如此楊伯仁字安道伯雄弟也歷翰林直學士禮部侍郎領脩起居注卒伯仁久在翰林文詞典麗金主烏祿曰自韓昉張鈞後則有翟永固近日則有張景仁鄭子聃今則伯仁而已伯仁善鑒別文章讀孟宗獻發解程文曰此人當成大名既而宗獻府試省試廷試皆第一號孟四元云永固字仲堅良鄉人宋取燕舉進士第一金復取燕中詞賦科海陵時為翰林學士承旨諫伐宋不從乞致仕大定起歷真定尹致仕鄭子聃字景純大定府人英俊有直氣文章亦然終翰林直學士內族襄本名唵石魯五世孫參知政事阿魯帶之子也璟立自右丞相拜左丞相襄被知遇故為將能立功其駐軍臨潢也有以偽書遺西京留守徒單益欲構以罪書聞金主以書昇襄其明信如此在政府二十年明練故事簡重能斷器局尤寬大用人各得所長泰和二年



卒諡武昭預配享按金人初起完顏有十二部後皆以部為氏見於紀錄親者稱宗室疎者稱完顏而異姓同部亦稱完顏明昌以後避諱不曰宗室而曰內族書名不書氏其制如此珣即位詔皆稱完顏不復別云

守貞本名左鷹希尹之孫也大定中歷上京留守因事除名烏祿愛其剛直起歷西京留守璟即位自參知政事進尚書左丞明昌三年以旱災求解職歷西京留守臺臣劾其不法不報拜平章政事封蕭國公守貞讀書通法律明習故事時金有國七十年禮樂刑政率因遠舊雜亂無貫璟任守貞等修正為一代法守貞又喜推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三

較善類接後進金主嘗與泛論人才必迹其心術行事臧否無少隱遂為胥持國輩所傾蓋指守貞持鑄王求中事又不決也出知濟南府下詔切責承安元年降授河中防禦使以南鄙用兵須大臣安撫乃移知濟南卒守貞為相日在廷名士皆在其門如遼陽孟奎等號冷巖十俊云後近臣上書願陛下辨君子小人金主問其人曰君子故相完顏守貞小人今參知政事胥持國也

徒單克寧本名習顯萊州人有勇略善騎射通女真契丹字事海陵至曷懶路兵馬都總管大定初從完顏謀

行討高幹兩與賊遇皆捷謀衍駐師玩寇克寧斥其罪烏祿乃以僕散忠義伐謀衍克寧與忠義協謀攻賊平之已而為山東路兵馬都總管行軍都統屢與宋將魏勝戰竟射殺之取海州及淮陰縣是役也襄刺功居多宋自是懼遂定和議罷兵克寧歷遷平章政事授世襲不扎土河猛安兼親管謀克歷拜太尉左丞相時太孫璟為右丞相因使克寧輔導之烏祿以克寧言下詔立璟為皇太孫璟立徙封東平郡王進拜太傅兼尚書令屬疾臨幸拜太師封滄王卒克寧為相持正守大體其輔導受顧命尤有勞遺表言人君往往重君子而反疎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三

之輕小人而終昵之願陛下慎終如始安不忘危云諡忠烈圖像衍慶宮配享景廟  
夾谷衡本名阿里不大定中創設女真進士舉衡中第四人遷至修起居注時徒單鎰尼厲古鑑皆出女真進士中衡與二人並以才傑稱璟立歷參知政事詔賜今名曰汝之所長衡實似之承安二年為樞密副使行院規畫邊事明年以修完封界賜詔褒諭又明年就拜平章政事封國公卒諡貞獻

張萬公字良輔東阿人正隆二年第進士事烏祿歷刑部侍郎以純直見重璟立歷拜平章政事封壽國公璟



或李淑妃欲立為后御史大夫張暉侍御史路鐸坐沮  
議削官御史姬端脩上書言之杖七十以贖論淑妃竟  
進封元妃又邊事方殷災異頗仍制度朝更夕改萬公  
頗嫌畏不敢犯顏強諫累上表以病乞閒不允朝議聽  
主兵者之請括冒稅民田分給戰士為屯田萬公上書  
言不可者五不報泰和以來堅請致仕六年伐宋起知  
濟南府和議成復致仕未幾卒謚文貞後預配享萬公  
淳厚剛正門無雜賓典章文物多所裁正輔政八年所  
薦引多廉讓之士惜其閉於羣說不得行其志焉

李愈字景韓正平人中正隆五年詞賦進士第歷事璟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四

至節度使刑部尚書前後所陳皆省費防邊屯田之策  
泰和二年春璟將幸長樂川愈切諫不從夏四月愈復  
諫曰比部侵我舊疆千有餘里不謀雪耻復欲北幸一  
旦有警臣恐丞相襄樞密副使閣母等不足恃也况皇  
嗣未立群心無定豈可遠事逸遊哉璟異其言未幾出  
知河中府事致仕卒謚清獻自著狂愚集二十卷

路伯達字仲顯冀州人有器識博學能詩正隆五年第  
進士歷事璟論事切時弊遷至太常卿拜武安軍節度  
使使宋回獻所得黃金二百五十兩白金一千兩以助  
邊未及上卒其妻傅氏言之贈太中大夫仍還其所獻

傅泣請弗許傅以伯達嘗修冀州學乃市信都棗強田  
以贍學事聞賜號成德夫人子鐸鈞並負氣節鐸事璟  
為右拾遺改補闕以鯁切為宰相所銜補外召為翰林  
脩撰言胥待國不可復用為相其黨聞之愈怒改監察  
御史遷侍御史因事解職復補外久之召為翰林待制  
累除孟州防禦使貞祐初城破投沁水死其文尚奇詩  
溫潤精緻號虛舟居士集鈞大定中第進士  
裴滿亨字仲通臨潢府人大定末由奉職第進士升奉  
御一日烏祿問以上古為治之道亨奏陛下欲興唐虞  
之治要在進賢退不肖信賞罰薄徵斂而已璟即位權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五

監察御史內侍梁道兒恃恩驕橫朝士側目亨奏劾其  
茲歷安武軍節度使轉河東南北路按察使隨處有政  
績可紀卒贈嘉議大夫

閻公貞字正之宛平人大定七年第進士歷承安至大  
理卿兼翰林侍讀學士公貞居法寺幾十年詳慎周密  
未嘗有過舉被命校定律令多所是正金人以為法家  
之祖云

楊伯元字長卿尉氏人大定三年第進士歷官安武軍  
節度使致仕伯元以才幹被委任凡兩為推排定課使  
累為審錄官人稱其平每有疑獄必專決遣明辨多中



理卒賜諡曰達

孟鑄大定末補尚書省令史事環索遷御史中丞奏彈  
知大興府事紘石烈執中貪猥恣璟頗知其跋扈第  
以東宮舊人不深罪也鑄出為絳陽軍節度使永濟末  
年鑄復入臺執中難作召鑄及右諫議大夫張行信俱  
至大興府曰汝輩向來彈我者耶二人各以正言答之  
執中遣還曰且須後命既而執中死鑄亦尋卒

趙質字景道大定末舉進士不第隱居燕城南教授為  
業明昌間金主璟遊赤水聞弦誦聲幸其齋舍見壁間  
題詠賞其志趣召至行殿命之官固辭賜田千畝復之

宋史新編卷三九三

二六

終身卒年八十五時又有杜時昇者字進之信安人博  
學知天文宰相數薦不肯仕承安泰和間時昇謂人曰  
吾觀正北赤氣如血東西亘天下當大亂亂而南北  
當合為一是時風俗侈靡紀綱大壞大定之業衰時昇  
乃南渡河隱居嵩洛山中從學者甚眾大抵以伊洛之  
學教人自時昇始正大間漳關拒蒙古甚堅眾皆相賀  
時昇曰蒙古若假道於宋涉襄漢長驅南陽土崩之勢  
也已而果然汴京遂不守凡所言皆驗云

宗端脩字平叔汝州人避宗輔諱改宗為妣好學喜名  
節大定第進士歷事環為監察御史李元妃兄弟干預

朝政端脩上書乞遠小人環道李喜兒傳詔問小人為  
誰端脩曰小人者李仁惠兄弟仁惠喜兒賜名也越二  
年復言事削一官歷大理丞知大興府紘石烈執中陳  
言下大理議端脩斥其言涉私忤旨解職久之為節度  
副使卒端脩終以直道不振於時自守愈篤妻死獨居  
二十年汝州司候游彥哲將之官問政端脩曰不過治  
氣養心而已彥哲不達端脩曰心正則不私氣平則不  
暴世以為名言

張暉字明仲莒州人第進士歷仕大定明昌至右諫議  
大夫兼禮部侍郎凡吉凶大典及制度因革多暉折衷  
宋史新編卷三九五

二七

承安中為御史大夫武安軍節度使致仕暉寡欲博古  
為禮官二十年最明古今禮學家法為士族儀表子行  
簡行信行簡字敬甫大定第進士歷事環求濟至禮部  
尚書翰林學士承旨同脩國史均立進太子太傅致仕  
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文正行簡端慤孝友所著文章  
十五卷禮例纂一百二十卷會同朝獻禘祫喪葬皆有  
紀錄及清臺皇華戒嚴為善自公等記載于家論者謂  
張氏父子專門之學為金儒世之冠云行信見下  
劉從益字雲卿渾源人自高祖撫而下多出科第  
從益登大安元年進士第歷監察御史忤



久之起為禁令脩學勵俗減荒田之賦以惠民有古良  
史風被召授應奉翰林文字卒葉人聞之以端午日罷  
酒為位而哭且立石頌德以致哀思從益博學強記精  
於經學善為文章尤長於詩有蓬門集子所京叔為  
太學生有文名值金末喪亂作歸潛志以紀時事元人  
修金史多採用之

党懷英字世傑馮翊人宋太尉進之裔第進士歷翰林  
學士改泰寧軍節度使召為學士承旨致仕卒諡文獻  
懷英大定末與鳳翔府治中郝侯充遼史刊修官璟即  
位頗尚文辭懷英獨被稱獎既卒遼史未就詔直學士

宋史新編卷九十五  
陳大任繼成之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五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六 列傳一百三十八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金國三

賈鉉字鼎臣博平人性純厚好問學大定第進士歷左  
諫議大夫兼工部侍郎上書言親民之官任情立威甚  
者以鐵刀置杖端往往致死上干和氣願下州郡申明  
舊章內庭勅斷亦依已定程式從之泰和三年自刑部  
尚書拜參知政事事有未當雖已行猶執奏出為武安  
軍節度使改知濟南府致仕終衛紹王之世不復用  
孫鐸字振之恩州人與賈鉉同第進士承安泰和中為

宋史新編卷九十六

戶部尚書與侍郎張復亨議交鈔請廢勿用辨詰久之  
璟謂侍臣曰孫鐸剛正人雖古魏徵何加焉或指以怨  
望黜後累遷參知政事左司郎中劉昂等十餘人坐私  
議朝政下獄鐸曰昂等無他第如鄭人議鄉校耳璟悟  
薄其罪又言鈔法擾民乞罷諸處鈔局從之大安初議  
誅黃門李新喜鐸曰此先朝用之太過耳未濟不察即  
曰卿今日始言之何耶遷尚書左丞因議鈔法忤旨猶  
以論李新喜降黜歷絳陽軍節度使珣立除太子太師  
未幾致仕

完顏綱字正甫本名元奴泰和六年與兵伐宋綱自宣



徽出爲蜀漢路安撫使都大提舉兵車水漕立漕運  
左丞至寧初綱行省事于縉山徒單鎰使人謂之曰  
虎高琪駐兵縉山士皆思奮與其行省親往不加益其  
爲便綱不聽鎰復使人止之曰高琪措畫已定彼之功  
卽行省之功又不聽綱至縉山兵大敗胡沙虎作難遷  
承濟于邱命綱子安和作家書使親信人召綱至則數  
其失四川敗縉山事殺之貞祐中安和訟冤乃復官綱  
不聽徒單鎰之言而及禍功名富貴惑之也

賈益謙字彥亨沃州人本名守謙大定十年詞賦進士  
泰和中爲吏部尚書衛紹王立拜參知政事胡沙虎弑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衛王立珣益謙歷尚書左丞致仕衛王之弑也一時朝  
臣皆謂衛王失道天命已絕胡沙虎無罪且有推戴之  
功至是脩衛王實錄史官遣人訪衛王事於益謙益謙  
知旨謂之曰知衛王莫如我然我聞大定中禁近能暴  
海陵蟄惡者輒待美行故當時史官脩實錄多附會衛  
王爲人勤儉惜名器吾知此而已設欲飾吾言以實其  
罪吾亦何惜餘年八十卒

張翰字林卿秀容人大定末第進士歷行省左右司郎  
中與平章政事獨吉思忠參知政事承裕論議不叶二  
人行事或乖翰輒爭皆不見省承裕就逮衛紹王知翰

嘗有言召見慰撫之歷事珣爲戶部侍郎蒙古逼中都  
翰與尚書任天寵規畫調度珣遷汴扈從供饌無缺途  
中上書言強本足用防亂省事推恩五事略施行歷戶  
部尚書翰雅有治劇才所至整辦是時初至汴都庶事  
草創翰經度區處皆有條理卒諡達義

周昂字德卿真定人父天錫第進士至節度使昂亦第  
進士爲簿令有異政拜監察御史路鐸以言事被斥昂  
遂以詩坐謫訕停廢海上十數年始入翰林言事愈切  
出佐三司非其所好從宗室承裕軍承裕失利跳走上  
谷衆欲徑歸昂獨不從城陷與其從子嗣明同死於難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昂平生孝友喜名節學術醇正文章古雅學者師尊之  
甥王若虛從學教之爲文曰文以理爲主以詞爲役主  
強而役弱則無令不從矣

完顏伯嘉字輔之北京路人明昌第進士歷監察御史  
劾奏宰相僕散揆不法興定二年自吏部尚書改御史  
中丞金主珣憂宰相謂冤獄所致伯嘉奏曰旱暵乃  
人君自用亢極之應且燮和陰陽宰相之職顧歸之有  
司耶宰相請脩山寨以避蒙古兵伯嘉奏曰獨不見陳  
后主之人非乎人臣有忠國者有媚君者忠國者或拂  
君意媚君者不爲國謀正竊論之有國可以有君有君



未必有國也高琪汝礪聞之怒四年秋河南大水伯嘉  
以中丞充宣慰副使按行京西御史摺撫其罪下獄會  
赦免五年起歷翰林侍講學士坐言事過切謫官逾年  
遙授集慶軍節度使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于河中率  
陝西精銳復河東卒伯嘉純直不能與時低昂故不安  
于朝貞祐以來王擴許古陳規程震完顏素蘭五人皆  
起進士多才敢言亦為宰相及群小所抑有劉炳者貞  
祐三年第進士即日上書陳便宜十事金主復試以保  
城邑和兵民通鈔法平物價之術對皆切直不能用但  
補御史臺令史而已

父兄新編卷百五

承暉字維明本名福興歷刑部尚書改知大興府事宦  
者李新喜借府中妓樂元妃兄宣徽使李仁惠受賂干  
囑承暉皆拒之未濟即位累遷尚書左丞坐承裕會河  
堡敗績除名珣即位自尚書右丞拜平章政事兼都元  
帥遷汴拜左丞相封定國公與太子留守中都蒙古兵  
復圍中都承暉悉以兵事委平章政事抹然盡忠已乃  
持大綱城被圍久太子去右副元帥蒲察七斤降承暉  
以禁寫奏告急宰相木虎高琪忌承暉成功所遣救援  
諸將求錫等皆顧望且不知兵中道奔潰承暉辭家廟  
作遺表付尚書省令史師安石表中歷數當時邪正人

又為家書以從兄子未懷為後從容若平日安石將行  
承暉與飲酒引滿謂之曰承暉於五經皆經師授謹守  
而力行之不為虛文遂與之訣仰藥死貞祐三年五月  
二日也贈太尉尚書令廣平郡王諡忠肅承暉常置宋  
司馬光蘇軾像於書室曰是吾師友也同時死者兵部  
尚書知大興府事權參知政事高霖字子約東平人大  
定進士贈翰林學士承旨諡文簡出定而遇害者戶部  
尚書任天寵字清叔定陶人明昌進士諡純肅

和速嘉安禮字子敬本名酌大名人穎悟博洽大定第  
進士為泰安州刺史貞祐元年蒙古略山東郡縣望風  
而遁安禮團練繕完為守禦計及兵至戰旬日不能下  
城破被執不知為誰或妄以酒監對安禮曰我刺史也  
何以諱為使之跪安禮不屈遂以戈撞其胸而殺之贈  
泰寧軍節度使諡堅貞是時觀州刺史高守約亦被執  
不屈死贈崇義軍節度使諡忠敬鎮西軍節度使烏古  
論德溫亦被執不屈死贈資德大夫諡忠毅定海軍節  
度使王維翰與其妻姚氏俱被執不屈俱死贈維翰中  
奉大夫姚氏芮國夫人諡貞潔守約遼陽人德溫蓋州  
人維翰龍山人俱大定進士也

父兄新編卷百五

五

劉德基大興人貞祐元年特賜同進士出身守官邊也



夏人攻城德基坐廳事積薪其傍謂家人曰城破即焚我及城破家人不忍縱火遂被執魯使跪降德基不屈同僚故人給夏人曰此人素病狂德基曰為臣子當如此非狂也夏人壯其義乃繫諸獄冀其改圖數日召問德基大罵曰吾豈苟生者哉乃害之贈朝列大夫同知通遠軍節度使事

李革字君羊河津人穎悟彊記大定末第進士歷事璟求濟珣至參知政事時貞祐四年蒙古兵破潼關革引咎罷為絳陽軍節度使興定元年改知平陽府權參知政事代胥鼎為河東行省廷議興兵伐宋革諫宜息民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六

六

安邊不納十月蒙古圍平陽徵諸州兵不時至裨將李懷德縋城出降兵自城東南門入左右請革突圍出革歎曰吾不能保此城何面目見天子汝輩可去矣乃自殺贈尚書右丞革為大興府治中時知府徒單南平貴倖用事勢傾中外遣所親以進取誘革革拒之其素守如此

徒單鎰本名按出上京路人大定九年試女真進士及第為中都路教授璟即位由翰林待制累遷平章政事封濟國公李淑妃兄弟杰橫朝士多趨其門會災異求言鎰以立五常興五德正薄俗順人心為對因論為政

急務其一正臣下之心其一導學者之志璟問侍臣漢

高光優劣鎰曰光武無沈湎冒色之事高祖惑戚姬卒至于亂蓋微諫也泰和四年罷予郡六年改知京兆府充宣撫使節制陝西諸將屢破宋安丙軍求濟立自上京留守拜右丞相監脩國史蒙古入侵鎰畫備禦計不用遂不可支至寧以病告胡沙虎難作謀諸鎰迎立昇王珣是為宣宗拜鎰左丞相廣平郡王授中都路世襲猛安蒲魯吉必刺謀克諫不宜棄京師而之汴不聽卒鎰明敏方正學問該貫及門皆名士嘗嘆文士委頓雖巧拙不同要以仁義道德為本乃著學之急道之要二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六

七

篇大學諸生刻之石有弘道集六卷

把胡魯不詳其所起貞祐四年自參知政事權尚書右丞左副元帥行尚書省元帥府于京兆奏駁朝議取會州為勞民費財繼又上言禦敵在乎強兵強兵在乎足食今陝西置帥府者九部眾率不過三四千而長校猥多虛糜廩給苟非邊要皆可罷去竝從之蒙古入延安胡魯遣將調兵捍禦城賴以完累遷平章政事正大元年卒贈右丞相東平郡王胡魯為人忠實愛國奉公及亡朝廷公幸下逮吏民皆嗟惜之

孫德淵字資深興中州人第進士歷沙河令有盜欲乘



者主逐捕之盜以又自刺其足面曰秋桑例不禁採汝  
何得刺我主懼賂而求免盜不從訴之縣德淵曰若逐  
捕而傷創必在後今在前乃自刺也盜引服丁外艱去  
官民為刻石祠之累官河北西路按察轉運使改昭義  
軍節度使潞州破被執俄有拜于前者皆沙河舊民密  
護德淵由是得脫貞祐二年拜工部尚書攝御史中丞  
尋致仕監察御史許古言德淵忠亮明敏請復用未幾  
卒按金世多良吏德淵以前則有牛德昌李瞻劉敏行  
傅慎微劉煥高昌福繼後則有蒲察鄭留女奚烈守愚  
張毅武都紇石烈德張特立竝起進士扶持袁祚諸人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

有力焉

王賓字德卿亳州人貞祐進士歷官尚書省令史坐事  
罷歸鄉里楊春以州降蒙古而自以羸兵守之賓與前  
譙縣尉王進及魏節亨呂鈞謀復其州春遂遁事聞按  
進節度使賓同知節亨副使呂鈞判官春以兵來攻月  
餘不能拔渡河而北守緒遷蔡賓迎於州北之高安權  
賓行部尚書世襲謀克亮糧儲不充賓常吝惜之適賓  
鈞與參政張天綱聚一樓上議功賞鎮防軍崔復可等  
譁謀登樓天綱問故曰無預相公即搜賓鈞往市中鈞  
且行且跪涕淚俱下賓岸然不懼大明日不過殺我乃

竝害之節亨及節度判官孫良觀察副使孫九住皆被  
害明日又殺節度使王進天綱以便宜投作亂者官亂  
乃定是歲也徐州義勝軍校侯通杜正張興率所部降  
蒙古蒙古兵至徐行省事徒單益都力戰却之既而通  
亡命正與興慮為蒙古所圖窮窘自歸益都撫而納之  
無何興及義勝統領封仙等作亂推興行省事國安用  
隨入徐州殺興推仙為元帥益都走宿州宿州鎮防軍  
校高臘哥等殺節度使紇石烈阿虎父子請益都主帥  
事益都不從率將吏西走道遇蒙古兵不屈而死明年  
都尉李順兒亦作亂於陳州行省粘葛奴申之死與王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

宿事相類云

針卯愛實字正之登策論進士第守緒即位累官翰林  
直學士兼左司郎中愛實憤時相非其人歷數曰白撒  
擊九外無一能賽不救麥不分顏蓋世魯居位七八年  
碌碌備員亦盡合喜一馬軍之材止矣倚注此類曷望  
中興蒙古絕和好汴京復飭備禦括城中粟既而罷括  
粟以進獻取之前御史大夫完顏合周真復進用建言  
括粟可得百餘萬石遂以合周權參知政事與左丞李  
蹊總領其事令各家自實書其數于門壯者存石有三  
斗幼者半之匿者以升斗論罪城中三十六坊皆督以



深刻吏而完顏九住尤酷有貧家寡婦雜蓬牀自給槩以爲罪杖死京師股栗投其餘于糞溷中愛實上奏大略謂罷括粟則改虐政爲仁政散怨氣爲和氣不報自是貧富俱困枕藉而死守緒命出大倉粟作粥以食餓者愛實歎曰與其食之寧如勿奪爲奉御所發又近侍干預朝政將相大臣不敢與之抗愛實上章諫謂此輩使令之材不可預大計近侍泣訴以激怒守緒送有司近侍局副使李大節救解乃赦之出爲中京留守後不知所終

師安石字子安清州人避諱改尹爲師承安五年詞賦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

十一

進士爲人輕財尚義受完顏承暉之託爲金主所知累遷御史中丞上書言備禦二事嘉納之坐事奪官守緒卽位連擢尚書右丞會臺諫劾近侍張文壽等三人安石亦論列不已守緒大怒出控折語安石疽發腦死張行信原名行忠守信甫行簡弟也大定末第進士事衛紹王爲左諫議大夫劾已黜胡沙虎凶悖跋扈不宜復用不報珣卽位行信請立太子繫天下望胡沙虎爲高琪所殺行信上書言正刑賞又劾將帥庸猥不諳師律者二人又請正都監訛可遇敵奔潰之罰皆嘉納中都受兵議和未決行信言宜飭將士拒戰使敵少沮則

和可成珣不能行時以軍食缺詔括官民糧戶存兩月餘悉輸官酬以爵級銀鈔參知政事奧屯忠孝務多得爲功民甚苦之行信以聞遂詔從人便遷山東東路按察使兼轉運使仍權本路宣撫使將行人見奏奧屯忠孝慘刻不忠與胡沙虎爲黨請罷黜逾年改武安軍節度兼冀州管內觀察使上書言四事皆當時急務興定元年拜參知政事時高琪爲相專權用事會宋人來伐諫官許古等議先遣使議和高琪等以爲失體行信歷引先朝故事奏辨高琪不以爲然而高汝礪亦傳會高琪議遂寢明年出爲彰化軍節度使兼涇州管內觀察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

十一

使元光初改保大軍移鄜州又改靜難軍移邠州致仕守緒卽位起爲尚書左丞言事稍不及前人望頓減尋致仕築亭號靜隱卒于嵩山雖平昔甚媚忌者皆曰正人亡矣高汝礪者字巖夫金城人大定第進士守緒時仍爲相平生以慎密循默固位雖廉潔練達人咸以欺君目之劉祁曰金自南渡之後爲宰執者率無恢復之謀臨事低言緩語互相推讓以爲養相體每有四方災異盜賊將奏必相謂曰恐聖主心因事至危處輒罷散曰俟再議已而復然或言當改革日以生事抑之故所用必擇輒熟無鋒鏖易制者蒙古壓境則君臣相對泣



下或殿上發長吁而已兵退則大張具會飲黃閣中因循苟且竟至亡國耶之言蓋指高汝礪完顏奴申諸人也

胥鼎字和之尚書右丞持國之子也大定末第進士歷官有幹濟才至寧初蒙古逼中都鼎以戶部尚書辦軍餼拜參知政事貞祐初命知大興府兼中都路兵馬都管民艱食立鬻爵法振之多全活拜尚書右丞金主珣將南渡以鼎知平陽府兼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權宣撫使未幾加本路宣撫使拜樞密副使權尚書左丞行省于平陽前後屢有建白皆關社稷生靈大計多採納

宋史新編卷之六

十一

鼎聞蒙古兵踰關奉詔提兵援京師倍道兼行奏乞委知平陽府事王質及同知完顏僧家奴權左右監軍以鎮守河東從之鼎進拜尚書左丞兼樞密副使興定元年進拜平章政事封莘國公詔鼎舉兵伐宋且令勿復有言以沮成算鼎已出兵乃疏條伐宋有不可者六謂宜遴選將士分布近邊州郡敵至則追擊去則力田俟他日士氣振民心固國用饒自可恢廓先業成中興之功彼宋何足平耶下尚書省議宰臣以為諸軍既進無復可議遂寢以伐宋功遷一階蒙古兵大舉入陝鼎多料敵之策朝臣或從中沮之詔樞密不須遙授又遣人

諭鼎曰卿專方面何必每事從中覆徒延遲也屢請老進封溫國公致仕守緒即位起拜平章政事封益國公行尚書于衛州懇辭優詔不允未幾卒鼎通達吏事所至鎮以安靜得人心論者謂珣南遷天命已去而未即淪喪者鼎與侯摯守禦有力焉

侯摯字莘卿東阿人明昌第進士貞祐初蒙古圍燕都摯為中都總使請出募軍已而以嬰城功擢右補闕三年拜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于河北摯負應變才多故之秋累有建白至是自言河北要地防秋在邇願出鎮撫之故有是命北商販粟渡河官遮糴其什八商遂不行民餓益甚摯奏罷其令山東紅襖賊郝定僭號陷州郡摯討擒之興定三年設京東西南三路行三司詔摯居中總其事監察御史陳規論摯拔擢太驟勞效無聞且躬按細務失大臣體不報明年遷榮祿大夫致仕守緒即位兩起為平章政事封蕭國公行京東路尚書省事未行都堂會議摯以國勢不支因論數事曰只是更無擘劃白撒然將置之不測曰平章出此言國家何望耶賽不解之曰侯相言甚當白撒憤而罷摯未幾致仕居汴崔立以汴城降蒙古摯遇害摯為人威嚴善御立朝遇事敢言又喜薦士為南遷後名宰相云

宋史新編卷之六

十二

立朝遇事敢言又喜薦士為南遷後名宰相云



楊雲翼字之美樂平人明昌五年進士第一詞賦亦中  
乙科事求濟及珣歷禮部吏部尚書改御史中丞嘗駁  
權油諫伐宋與宰相高琪不合繼而時全復倡議南伐  
雲翼極陳利害勝負願毋悅甘言毋貽後悔不報全果  
大敗於淮上一軍盡沒珣愧甚守緒時自翰林學士為  
禮部尚書兼侍讀益政院設以雲翼為選首同翰林學  
士趙秉文進君臣政要及龜鑑萬年錄雲翼患風痺愈  
守緒問其方曰但治心耳心和則邪氣不干治國亦然  
卒諡文獻雲翼自律甚嚴國家事知無不言與趙秉文  
代掌文柄時人號楊趙兼精術數曆法所著文集及續

宋史新編卷百六

四

通鑑各若干卷周禮辨左氏莊列賦五星聚井辨懸象  
賦各一篇又有勾股機要象數雜說等書  
趙秉文字周臣滄陽人大定第進士明昌六年同知制  
誥上書論胥持國當罷宗室守貞可大用金主璟召問  
言頗差異命官鞠之秉文初不肯言詰其僕歷數交遊  
者秉文乃言嘗與脩撰王庭筠等數人私議庭筠等并  
下獄決罰時人語曰古有朱雲今有秉文朱雲攀檻秉  
文攀人坐是久廢後起歷平定州刺史事守緒至翰林  
學士兼益政院說書秉文年已老日以時事為憂每聞  
一事可使民一士可擢用大則拜章小則言之當路

勲不能自己積官資善大夫卒秉文自幼至老不一日  
廢書所著文章有淦冰集資暇錄易中庸語孟及諸子  
書各有解注文歷富貴自養如寒士晚年頗以禪語自  
污或以為恨云

康錫字伯祿趙州人至寧第進士守緒時為御史劾近  
侍向宗室散合輦聲勢熏灼請託公行不可使在禁近  
聞帥紇石烈牙吾塔鶯很很戾不喜文儒寮屬有長裾  
者輒以刀截去自先朝屢敗宋兵威震淮泗恃功跋扈  
不聽節制朝使至往往陵侮嘗詣省堂詆毀宰執朝廷  
每優容之又以銀符佩妓屢往州郡求索州將之妻皆

宋史新編卷百六

三五

遠近號省差行首厚賄之錫劾奏謂保全其人宜加裁  
制竟不問錫後為河中路治中河中破從時帥率兵南  
奔濟河船敗死為人重厚忠實與雷淵冀禹錫齊名  
賽不金同祖也狀貌魁偉有大略起親衛軍自環至珣  
歷官都總管招討觀察等使屢與宋夏戰有功遷至樞  
密副使守緒即位拜平章政事轉尚書右丞楊居仁為  
吏部郎中上封事言宰相宜擇人守緒曰此事與郎曹  
何與侍臣合辭以為僭賽不徐進曰天下有道庶人猶  
得獻言况郎官乎居仁乃免譴天興元年侯摯在都堂  
議事觸白撒之怒賴賽不右之語在摯傳拜右丞相致



仕守緒遷歸德復起兼右副元帥封壽國公扈從至歸德又致仕二年起行尚書省事于徐州守將郭恩作亂塞不投河不沒軍士援出之數日自縊于州第子按春正大中充護衛坐罪收係居許州蒙古兵至許按春開門降從蒙古攻汴京已而逃歸詔押入省問事情時賽不為相奏曰老臣不幸生此賊今日恨不手刃之尚與對面語乎按春行死獄中居仁大興人泰和第進士天興末北渡舉家投黃河死

赤盞尉忻字大用上京人明昌第進士歷參知政事正大初拜尚書右丞守緒欲脩宮室尉忻極諫至以臥薪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十六

嘗膽為言守緒悚然從之同簽書樞密院事內族撒合輦以定策功見親信臺諫陳規等每以為言母后亦戒飭之守緒終不能去尉忻諫曰姦諛之臣在天子左右非社稷之福乃出為中京留守尉忻致仕居汴崔立之變自縊死年六十三子名董七亦歿於兵間撒合輦妻獨吉氏當蒙古攻城急自經死遺命焚其屍撒合輦妻曰夫人不辱我我肯辱朝廷乎因命焚之少頃城破撒合輦投濠死

劉均林唐人正大九年為亳州判官州有鎮安軍乃紅梅餘黨力盡來歸變詐反覆節度使粘哥荆山頗防之

既以遷民為軍又請於歸德得甲騎百餘鎮安以為謀已乘夜掩殺殆盡荆山出走捉控楊春以州降蒙古春均同降均祥應之歸其家索朝服服之顧謂妻子曰我起刀筆吏荷上知拔佐大藩死亦足矣今頭顱如此假使有十年壽何以見先帝於地下耶仰藥而死

王晦字子明高平人少負氣自意常慕張詠之為人友妻與人有私晦手刃殺之第進士歷戶部郎中貞祐初蒙古兵逼中都或薦晦有將帥才俾募人自將得死七萬餘護送通州饒入中都有功遷秩以所部兵守順州通州圍急晦攻牛欄山以解其圍遷翰林侍讀學士加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十七

勸農使未幾順州受兵晦誓不負國將士縋城出降晦被執不屈遂就死愛將牛斗曰吾豈忍獨生併見殺贈晦榮祿大夫樞密副使立祠祀之

烏古論德升本名六斤益都路猛安人第進士歷翰林侍讀權參知政事與平章政事抹撚盡忠論近侍局于政忤旨出為節鎮歷知太原府權元帥左監軍與定元年蒙古兵攻城急德升屢出戰糧道復通遷官一階二年蒙古兵復至圍城數日已破濠垣德升植柵為距散家貲賞戰士及壞城西北隅以入德升聯車塞之三却三登矢石如雨力窮城陷德升至府署與其姑及妻訣



有縊死姑及妻同自殺贈翰林學士承旨後數年有完顏猪兒者從守緒為南面元帥戰死黃陵岡妻尹氏聞猪兒死盡焚家貨自縊

馮延登字子俊吉鄉人登詞賦進士第正大七年十二月遷國子祭酒假翰林學士承旨充國信使以八年春奉國書見蒙古主窩闊台於號州軍中窩闊台問汝識鳳翔帥否對曰識之又問何如人對曰敏於事者也又問汝能招之使降即貫汝死對曰招降非使職也明日復再三問不為屈又明日亦然叱左右以刀截去其鬚眉延登岸然不動乃監之豐州踰二年放還歷刑部尚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一八

書明年蒙古圍汴京延登舍卒逃難為騎兵所獲擁之北行延登辭情慷慨義不受辱躍城傍井中死時有宋可者字子之武陟人輕財重義為鄉里所推蒙古兵駐山陽聞其名訪知所在質其子使人招之曰不我從汝子死矣親舊競勸之往可皆謝不從曰吾有子無子與吾子死生皆有命焉豈以一子故併平生所守亡之乎後竟以無子  
烏古孫仲端字子正本名卜吉登策論進士第歷官權參知政事坐忤旨貶守緒將遷歸德召為翰林學士承旨留守汴京蒙古圍汴日久仲端度事變不測一日與

同年裴滿思忠小飲談曩事以為笑因數言人死亦易事思忠詰其故乃書一詩示之大意謂人生大似巢燕或在華屋杏梁或在村屋茅茨及秋社甫臨皆當逝去人生雖有富貴貧賤不同要之終有一死耳書竟連飲數杯送思忠出門曰此別終天矣即日自縊其妻亦從死明日遂有崔立之變時有張潛者字仲升武清人少慕豪俠及壯折節讀書敦行誼年五十始娶魯山孫氏夫婦相敬如賓家故貧負薪拾穗行歌自得非義一介不取里人目曰張古八天興間挈家避兵少室山不食七日死孫氏亦投絕澗死焉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九

蒲察琦本名阿隣字仁卿陽信人以刑部掾襲謀克性好讀書知古今事守緒遷歸德汴京立講議所琦與其選與同事元好問交相得崔立變後令改易巾幘琦謂好問曰此事在京人皆可獨琦不可今以一死付公然死則即死付公一言亦剩矣遂涕泣而別琦至其家母方晝寢驚而寤琦曰阿母何為母曰適夢三人潛伏梁間故驚寤琦跪曰梁上人鬼也兒意在懸梁母夢先見耳家人輩泣且勸曰君獨不念老母歟母曰毋庸勸兒所處是矣即自縊母完顏氏以孝謹稱  
王治由吏起身初辟涇陽令廉白為閩輔第一有善政



民絲毫無所犯秦人為立生祠南遷後為扶溝令開興  
初縣民錢大亨等執縣官送款于蒙古大亨以浩有恩  
於民不忍加刃日遣所知勸之降浩終不聽於是殺之  
無血簿劉坦尉宋乙並見害棄屍道傍自春徂夏獨浩  
屍儼然如生日且不瞑烏犬莫敢近殆若有神護者時  
又有石抹元趙重福皆起於吏歷轉運使以循良稱  
陀滿胡土門字子秀登策論進士第為翰林待制正大  
三年為臨洮總管四年蒙古攻城城破被執誘之降不  
應使之跪不從以刀亂斫其脛終不屈遂殺之贈中京  
留守妻烏古論氏崔立之變縉紳婦女多為所汚烏古

宋史新編卷百五

三

論氏自縊謂家人曰我豈敢辱君夫與吾兄乎蓋其兄  
伯祥登朝亦有盛名云當崔立時奉御完顏忙哥與其  
妻溫持罕氏訣曰吾寧死不能受辱妻曰君為國家死  
我不能為君死乎一婢曰主死婢將安歸是日夫婦以  
一繩同縊婢從之又有總領完顏長樂之妻蒲察氏參  
政完顏素蘭之妻並從容縊死于室以避崔立均謂之  
烈婦焉按金有中原以來若義豐令李寶信妻王氏御  
史中丞李英妻張氏縣司吏相璵妻樂氏進士張愷妻  
馮氏司諫許古妻劉氏與其二女皆不為盜賊所汚而  
死若康住住之自盡雷婦師氏之投井李氏之縊

屋皆不肯事二夫者豈其俗沾被先王之遺風千載猶  
未泯歟

聶天驥字元吉五臺人第進士性簡靜不妄交雅道自  
將不畏權倖歷右司郎中守緒遷歸德天驥留汴中崔  
立之亂被創甚臥旬餘其女舜英謁醫救療至刲股肉  
以進天驥嘆曰吾幸得死兒女曹尚欲我活耶竟鬱鬱  
死女葬父之明日亦有縊死女適進士張伯豪而寡歸  
父家年尚少云

張天綱字正卿益津人至寧詞賦進士直性正論造次  
不少變累擢權參知政事扈從至蔡妖人烏古論先生  
朱史新編卷百五

三

裸顛露足伴為狂態金主珣嘗召問祕術因出入戚里  
大臣家頗有穢迹守緒救有司掩捕遁去蔡帥烏古論  
錫為所惑營道守居之守緒將至蔡生欲遁無所往乃  
自言能使軍士服氣不費糧右丞完顏仲德欲假以駭  
敵天綱力辨以為不可守緒乃止生自詭有退敵策求  
入見長揖大言欲出說為脫身計朝臣具言往日之奸  
守緒殺之且曰向非張天綱幾為此賊所誑蔡城破天  
綱為宋將所得至臨安命知府薛瓊詰問答辭不屈理  
宗召見曰天綱真不畏死耶對曰大丈夫患死之不一  
節耳何畏之有因祈死不已理宗不聽有司命供狀



書虜主天綱但書故主而已後不知所終時烏古論  
亦被執以招息州不下為所殺

完顏仲德本名忽斜虎合懶路人泰和第進士歷事守  
緒累以樞密行院兼元帥府事所至增城浚濠列柵屯  
田流亡來歸道不拾遺授鞏昌行省天興元年拜工部  
尚書參知政事行省陝州守緒徵諸道兵入援仲德得  
孤軍千人擷果菜為食間關百死至汴至之日適守緒  
東遷妻子在汴五年矣仲德不入其家趨見守緒於宋  
門知欲北渡諫不如西幸秦鞏不聽進尚書右丞兼樞  
密副使守緒自歸德遷蔡以仲德領省院徵兵繕甲未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嘗一日無西志左右幸安率妻營業毋沮西行仲德  
常以為恨守緒命有司脩見山亭及同知衙為遊息之  
所又選室女備後宮仲德連諫大意謂無恢復之略人  
心將懈弛乃皆罷之仲德御軍嚴軍校有驕悍者小則  
決大則誅迄于國亡不敢越紀律蔡被圍以來仲德日  
夕督戰西城連破仲德率精兵巷戰既聞守緒自縊遂  
赴汝水死參政李木魯妻室兀林谷胡士總帥元志元  
帥王山兒紇石烈栢壽烏古論桓端及軍士五百人皆  
從死仲德在軍旅羊不釋卷家素貧敝裘糲食終其身  
云

石抹世勳字景略詞賦經義兩科進士貞祐中累官太  
常丞預講議所事時徙河北軍戶於河南宰相議給田  
世勳上言不便侍御史劉元規亦以為言乃罷之歷禮  
部尚書兼翰林侍講學士天興元年守緒將北渡世勳  
率朝官劉肅田芝等二十人求見諫止守緒曰外無良  
將安得不自行又指御榻曰此行豈有還期但恨我無  
罪亡國耳我未嘗奢侈未嘗信任小人世勳應聲曰陛  
下用小人則亦有之守緒詰其人世勳歷數移刺粘占  
溫敦昌孫兀散惹完顏長樂以對世勳扈從子嵩亦為  
應奉翰林文字蔡城破父子俱死嵩經義進士也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三三

王若虛字從之藁城人經義進士也歷翰林直學士天  
興二年崔立以汴京降蒙古附和者請為立功德碑翟  
奕以尚書省命召若虛為碑文若虛自計必死姑先以  
理喻之乃謂奕曰功德當指何事奕怒曰活百萬生靈  
非功德而何若虛曰學士代王言此非其職也奕輩不  
能奪以屬太學生劉祈麻革既草定左司員外郎元好  
問意未愜乃自為之文成以示若虛共刪定數字止直  
敘其事而已後蒙古兵入城不果立金亡若虛微服北  
歸鎮陽遊東山樂其勝自謂仙府因垂足憩石上瞑目  
而逝年七十所著號慵夫集滹南遺老集



元好問字裕之秀容人父德明甘貧好學舉不第以山水詩酒自娛所著有東巖集好問澆貫經傳工詩文從郝天挺問業興定五年第進士歷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金亡不仕所作七言古樂府不用古題挾幽并慷慨之氣兵後故老皆盡好問蔚為一代宗工晚年構亭纂輯金源事跡名曰野史又有中州集壬辰雜編云天挺字晉卿陵川人多病厭科舉不復充賦謂好問曰讀書不為藝文選官不為利養唯通人能之又曰仕以貪敗皆苦飢寒丈夫不耐飢寒一事不可為貞祐中居洛陽為人有崖岸耿耿自信寧窮困終不一至富豪之門

宋史新編卷百六

詩

焉  
宋珪本名乞奴燕人為內侍殿頭頗知書珪嘗以元夕欲觀燈戲命珪監作珪許語云社稷集之中都南京作燈戲有何看耶珪杖之尋悔守緒放鶴後苑鶴逸市中與之直乃得事聞守緒欲治其人珪諫曰貴畜賤人豈可宣示四方守緒杖之尋亦悔及守緒為官奴所制珪以計誅之蔡城破珪與完顏斜烈焦春和等皆從死時有守恒者亦內侍也守緒自蒲城遷歸德道次民家守恒進櫛曰願還宮之日無忘此草廬中守緒為咨嗟久之君子謂珪與守恒二人者其鐵中之錚錚耶

金之境土東極吉里迷兀的改諸野人之境北自蒲與路之北三千餘里火魯火曠謀克地為邊右旋入秦州婆盧火所浚界濠而西經臨潢金山跨慶桓撫昌淨州之北出天山外包東勝接西夏逾黃河復西歷葭州及米脂寨出臨洮府會州積石之外與生羌地相錯復自積石諸山之南左折而東逾洮州越鹽州堡循渭至大散關北竝山入京兆絡商州南以唐鄧西南皆四十里取淮之中流為界而與宋為表裏初都會寧按出虎河之源出焉其俗言金為按出虎故國號亦曰金源貞元都燕正隆都汴大定復都燕貞祐復都汴路分十九上

宋史新編卷百六

三

京路有會寧府肇隆等州金之舊土也咸平路有咸平府韓州東京路有遼陽府澄瀋等州北京路有大定臨潢等府瑞慶等州西京路有雲朔等州中都路有幽薊等州皆取之遼者也河南路即南京路有開封歸德府鄧蔡等州河北東路有河間府深冀等州河北西路有真定彰德府邢洛等州山東東路有益都濟南府海密等州山東西路有東平府徐濟等州大名府路有大名恩濮等州河東北路有太原府晉汾等州河東南路有平陽河中府隰絳等州京兆府路有京兆府商虢等州鳳翔路有鳳翔平涼府秦隴等州鄜延路有延安府鄜



延等州慶原路有慶陽府環邠等州臨洮路有臨洮府  
蘭鞏等州皆取之宋者也建五京置十二總管府其間  
節鎮三十六防禦郡二十二刺史郡凡七十三州凡百  
七十九縣凡六百八十三蒲與路合懶路恤品路曷蘇  
館路胡里改路各置總管隸上京者也婆速府路總管  
隸東京者也部族節鎮八詳穩九群牧十有二隸西京  
者也內外官名初猶繁以本國語亦有雜遼人者官長  
曰勃極烈上加都者總百官也加諸班者尊且貴也加  
國論者尊禮優崇也加胡魯者統領也加移賚者位在  
第三也加阿買者治城邑也加乙室者主迎逢也加札

宋史新編卷三六

三六

失哈者守官署也加昷者司陰陽也加迭者倅貳也曰  
兀曰詳穩者職邊戍也曰謀克者百夫長也曰猛安者  
千夫長也曰移里董者部落墟砦之首領也曰禿里者  
掌部落獄訟也天眷改定官制悉用中國之號獨猛安  
謀克世襲猶仍其舊盛時版籍凡女真契丹漢戶七十  
六十八萬五千口千五百八十一萬七千丁壯盡簽  
兵平居聽以佃漁射獵習勞有警徵發車騎仗糗皆  
備部長曰孛董行兵則曰猛安謀克猛安之上置軍  
時亦稱軍帥為猛安軍帥之上置萬戶萬戶之上置  
統都統之外又設總領故稱元帥為總領神策等軍

名三十二外又招燕趙亡命為忠義軍籍諸路歸正人  
及諸路所虜臨陣所獲為忠孝軍如曰奚軍曰兀軍曰  
渤海軍皆遼舊名也天會入汴宋之禮器樂器及經史  
圖籍悉為所得於是興禮樂立庠序隆宣聖之祀曆法  
初用宋紀元曆稍增損之正隆以後始命趙知微改脩  
至於大定明昌典章文物粲然與中國埒其用女真舊  
音度曲夫固不忘上風而端午中元重九行拜天禮畢  
則射柳毬塲斯猶承踵遼俗耳娶后嫁女不出數部長  
曰徒單氏孛懶氏唐括氏蒲察氏裴滿氏紇石烈氏僕  
散氏烏林荅氏烏古論氏選舉諸科尤重進士而及第

宋史新編卷三六

三六

出身或歟操行不得授清銜若乃以策論進士取國人  
而用女真文字為程文蓋就所長以收其用又欲行其  
國字令通習而不廢官田有租私田有稅租稅外等園  
廬畜牧及藏緹多寡徵錢曰物力物力之徵自公卿至  
庶人無免者近臣出使外國例受餽遺歸必增物力錢  
猛安謀克戶又有所謂牛頭稅者宰臣有納此稅庭陞  
間諮及增減則州縣徵求可知用刑以杖折徒累及二  
百有司奉法至置刀杖端虐於肉刑士大夫雖微過往  
往受決蓋欲強主威也珣棄燕遷汴後弊政尤多其大  
者用奉御採訪民間號行路御史多被中傷又軍中監



戰動有牽制蓋蹈唐之覆轍云

論曰仲尼有言裔不謀夏夷不亂華漢唐以來匈奴突厥吐蕃回鶻雖嘗為中國患未有若女真之慘以烈也初宋約攻遼高麗以虎狼戒之而徽宗自設其患悔不可追汴京失守虜二帝暨族屬五百人宗社南遷中原陷焉一時黠將粘罕謀力居多他日與吳乞買子孫遭海陵荼毒無噍類末年蒙古連破燕汴所俘掠屠戮尤甚靖康時而孟珙夾攻守緒灰骨完顏之祀忽諸佳兵好還在宋亦可以釋憾也夫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六

三八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六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七

列傳一百三十九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外國

夏國

夏之先出党項部落以十數而拓拔最彊唐有拓拔赤辭者以地內屬太宗以為西戎州都督居松州賜姓李後畏吐蕃之逼請內徙乃置靜邊等州處之其析居夏州者號平夏部天寶末平夏部有戰功擢容州刺史天柱軍使裔孫思恭咸通末據宥州謀討黃巢得權知夏綏銀節度使賊平封夏國公復賜李姓累傳至彝興加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七

定難軍節度使歷晉漢周加中書令封西平王累加大傅宋初加太尉卒贈太師追封夏王子克睿立彝興本名彝殷克睿本名光睿避宋諱也克睿授定難軍節度使率兵破北漢皆獻其俘累加檢校太尉卒贈侍中子繼筠立授檢校司徒定難軍節度觀察留後卒弟繼捧立率族人入朝繼捧陳其諸父昆弟多怨願留京師乃遣使夏州護赴關授繼捧彰德軍節度使繼捧之入也弟繼遷出奔後數為邊患有言繼遷悉知朝廷事蓋繼捧泄之乃出為崇信軍節度使端拱初改感德軍既而用宰相趙普計令繼捧圖繼遷因召繼捧赴關賜姓趙



氏更名保忠授夏州刺史充定難軍節度使夏銀綏有  
靜等州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賜眷甚厚至鎮數月上  
言繼遷悔過歸款加保忠特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淳  
化五年繼遷攻靈州遣李繼隆討之保忠先攜家壁野  
外上言與繼遷解怨乞罷兵帝立遣中使督繼隆進軍  
而保忠反為繼遷所圖欲併其眾保忠走還城繼隆執  
保忠送闕下帝詰責數四釋之尋責授右千牛衛上將  
軍封宥罪侯遷金吾衛上將軍判岳州移復州景德元  
年卒贈威塞軍節度使

繼遷繼捧族弟也高祖思忠嘗從兄思恭討黃巢拒賊

於渭橋表有鐵鶴射之沒羽賊駭之遂先士卒戰沒唐

信宗贈宥州刺史祠于渭陽曾祖祖暨父俱仕于五代

繼遷生而有齒開寶七年授定難軍管內都知蕃落使

繼捧歸宋時繼遷年二十留居銀州及太宗召總麻親

赴闕乃奔地斤澤太平興國八年知夏州尹憲與都巡

檢曹光實夜襲破之焚四百餘帳繼遷遁免獲其母與

妻繼遷復連娶豪族轉遷無常漸以疆大西人以李氏

世著恩德多歸之繼遷遂與弟繼冲起夏州乃詐降誘

殺曹光實于葭蘆川遂襲銀州據之雍熙二年二月也

三年契丹以女嫁繼遷冊為夏國王淳化初奉表歸款

授銀州觀察使賜姓趙名保吉子德明管內蕃落使行  
軍司馬其後繼遷復叛詔遣李繼隆等進討隨削所賜  
姓名至道初繼遷遣左都押衙張浦獻橐駝良馬太宗  
遣使拜繼遷鄜州節度使不受乃以浦為鄜州團練留  
京師繼遷以千騎攻清遠軍守臣張延擊退之二年春  
命洛苑使白守榮等護送芻粟四十萬于靈州繼遷邀  
擊于浦洛河運餽盡為所得太宗聞之怒親部分李繼  
隆等五路進討真宗立繼遷請降乃復姓名授夏州刺  
史定難軍節度夏銀綏宥靜等州觀察處置押蕃落等  
使加食邑實封益功臣號張浦亦遣還繼遷遣弟繼瑗

來謝授繼瑗亳州防禦使封繼遷母衛慕氏衛國大夫

人子德明為定難軍節度行軍司馬未幾復抄邊咸平

五年繼遷集蕃部攻陷靈州以為西平府六年春都靈

州詔議和割河西銀夏等五州與之六月復圍麟州詔

金明巡檢李繼周擊之知州衛居實出奇兵突戰乃拔

去遂攻西蕃取西涼府時都首領潘羅支偽降繼遷受

之不疑京德元年羅支集六谷蕃部合擊繼遷大敗中

流矢卒年四十二德明立上尊號曰應運法天神智仁

聖至道廣德孝光皇帝元昊追諡曰神武廟號太祖

德明小字阿移母野利氏立時年二十三稍知慕宋累



奉表歸順逾年復奉誓表請藏盟府乃授特進檢校大  
師兼侍中持節都督夏州諸軍事行夏州刺史上柱國  
充定難軍節度夏銀綬宥靜等州管內觀察處置押蕃  
落等使西平王食邑六千戶食實封一千戶仍賜推忠  
保順亮節翊戴功臣遣使錫賚因賁子弟入質德明謂  
非故事不遣乃獻御馬及散馬橐駝以謝大中祥符初  
以東封遣使來獻累加兼中書令益食邑實封時契丹  
亦遣使冊德明為大夏國王三年境內饑表求粟百萬  
事具王旦傳後因大禮進中書令又加守太保又加宣  
德功臣九年表云自向敏中歸闕張宗貴云亡後來邊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

四

臣罕守舊制各務邀功漸乖盟約詔答之天禧初加守  
太傅三年加崇仁功臣五年契丹復加尚書令乾興元  
年加純誠功臣仁宗即位加尚書令德明娶三姓衛慕  
氏生曩霄天聖九年德明卒年五十一宋贈太師尚書  
令兼中書令遣使奠賻帝與皇太后成服于苑中曩霄  
立謚曰光聖皇帝廟號太宗

曩霄本名元昊小字嵬理國語謂惜為嵬富貴為理性  
雄毅多大略善繪畫能制物始曉浮圖學通蕃漢文  
字案上置法律常攜野戰歌太乙金鑑訣弱冠獨引兵  
襲破回鶻夜洛隔可汗王奪甘州遂立為皇太子數諫

其父母臣宋父輒戒之曰吾父用兵疲矣吾族三十年  
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  
所便英雄之生當王霸耳何錦綺為德明卒授以父職  
襲父封明號令以兵法勒諸部衣白窄衫氍冠紅裏冠  
頂後垂紅結綬自號嵬名吾祖其官分文武班冠服各  
別自中書令宰相樞使大夫侍中太尉已下皆分命蕃  
漢人為之每舉兵必率部長與獵有獲則下馬環坐飲  
割鮮而食各問所見擇取其長初宋改元明道元昊避  
父諱稱顯道於國中景祐元年遂攻環慶路殺掠居人  
下詔約束之是歲改元開運踰月或告以石晉敗亡年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

五

號也乃改廣運母死遣使來告哀宋亦遣使弔贈慶州  
柔遠砦蕃部巡檢嵬通攻破後橋諸堡於是元昊稱兵  
報仇環慶路都監齊宗矩被執久之始放歸明年加兼  
中書令元昊既悉有夏銀綬宥靜靈鹽會勝甘涼瓜沙  
肅而洪定威龍皆即堡鎮號州以興州為都阻河依賀  
蘭山為固始大建官以嵬名守全張陟張絳楊廓徐敏  
宗張文顯主謀議以鍾鼎臣典文書以成述克成賞都  
臥移如定多多馬賣惟吉主兵馬野利仁榮主蕃學置  
十二監軍司委豪右分統其眾分兵以備遼又備環慶  
又備鄜延又備西蕃回紇又駐兵為鎮守總五十餘萬



元昊自製蕃書命野利仁榮演繹之成十二卷字形體方整類八分而畫頗重複教國人紀事用蕃書而譯孝經爾雅四言雜字爲蕃語復改元大慶宋寶元元年表遣使詣五臺山供佛實欲窺河東道路與諸豪歃血約先攻鄜延欲自靖德塞門若赤城路三道竝入遂築壇受冊卽皇帝位時年三十明年遣使上表曰臣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漢衣冠禮樂旣張器用旣備吐蕃塔塔張掖交河莫不從伏輻湊屢期山呼齊舉再讓靡違群集又迫事不得已顯而行之伏望皇帝陛下許以西郊之地冊爲南面之君敢竭愚庸常敦歡好魚來馬往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六

任傳鄰國之音地又天長永鎮邊方之患詔削奪官爵互市元昊又遣賀永年齎嫂書納旌節及所授敕告置神明匣留歸孃族而去康定元年屢寇邊執將校事在仁宗本紀慶曆元年二月攻渭州韓琦命任福桑懌等併擊之福與懌循好水川西去未至羊牧隆城五里與夏軍遇懌爲先鋒見道傍置數銀泥合封襲謹密中有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縣哨家鴿百餘自合中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懌先犯中軍繼之自辰至午酣戰陣中忽鮑老旗長二丈餘懌等莫測旣而鮑老揮右則右伏出揮左則左伏出翼而襲之宋師大敗諸

將連戰沒事具任福傳是役死者萬三百人關右震動軍須日廣二司告乏仁宗爲之盱食秋夏人轉攻河東及麟而不克乃引兵攻豐州城孤無援遂據之元昊雖數勝然死亡創痍相半人困於黠集財力不給國中爲十不如之謠以怨之元昊乃歸塞門若主高延德因乞和知延州范仲淹爲書喻以禍福元昊復書語猶嫚時知延州龐籍謀招附而知青澗城种世衡用計遣野利旺榮書遂稱臣如舊事具世衡傳三年復大入戰于定川宋師大敗葛懷敏死之直抵渭州焚掠而去復詔籍招納元昊以書議和然不肯削僭號且云如日方中止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七

可順天西行安可逆天東下詔籍復書許之明年遣使來猶稱男邦泥定國兀卒上書父大宋皇帝更名曩霄而不稱臣兀卒卽吾祖也如可汗號議者謂改吾祖爲兀卒特以侮玩朝廷不可許詔遣使更議且許封冊爲夏國主而元昊亦遣使繼來四年契丹以元昊納叛討之遣使來告元昊始上誓表稱臣凡歲賜銀綺絹茶二十五萬五千如常數許之未幾元昊與契丹和事在遼國傳宋乃遣使行冊禮賜夏國主印約稱臣奉正朔政所賜敕書爲詔而不名許有置官屬使至其國用賓客禮置榷場于保安軍及高平若第不通青鹽然宋每遣



使往但館于宥州終不復至興靈而元昊帝其國中自若也八年二月卒年四十六宋遣使如故事厚賜焉元昊生以五月五日凡五娶初娶契丹主宗真女其二沒藏氏生諒祚改元曰開運曰廣運曰大慶曰天授禮法延祚凡十七年諒祚立諡曰武烈皇帝廟號景宗

諒祚小字甯令哥國語謂歡嘉為甯令兩岔河名也母從元昊出獵至此生諒祚遂名焉立時方期歲冊為夏國主嘉祐元年母薨遣使弔慰諒祚幼養于母族訛龐訛龐因專國政初麟州西城枕睥睨曰紅樓下瞰屈野河其外距夏境尚七十里而田腴利厚多入訛龐歲東

宋史新編卷三十一

八

侵不已至耕獲時輒屯兵二年知麟州武戡築堡于河西以為保障戡與夏人戰兵潰戡走兵馬監押劉慶等被執安撫司議疆事而訛龐驚不聽久之乃合議築堠九更新邊禁虜以違約則罷和市自此始定諒祚忌訛龐專或告將殺之夷其族已而請去蕃禮從漢儀云當以此迎使者詔許之七年夏使至稱宣徽南院使詔戒其僭擬夏使表求太宗御製草詩隸書石本且進馬五十匹求九經唐史冊府元龜詔惟賜九經還所獻馬治平元年求復榷場不許遂出兵秦鳳涇原抄熟戶擾邊塞詔問之諒祚遷延弗受已而獻表歸罪宋邊吏

年大舉攻大順城圍柔遠若燒屈乞村柵蕃官趙羽擊退之詰之乃獻方物謝罪時英宗崩神宗立遣使賜遺留物諒祚遣使弔慰進助山陵是年十月种諤取綏州勸降族帳諒祚詐為會議誘殺知保安軍楊定等事聞命韓琦知求興軍經略西方諒祚鋤送殺定者數人十二月諒祚卒年二十一改元曰延嗣寧國曰天祐垂聖曰福聖承道曰輝都曰拱化凡二十年子秉常立諡曰昭英皇帝廟號毅宗

秉常時年七歲母梁氏稱太后攝政熙寧元年殺楊定者李崇貴至云定奉使諒祚常拜稱臣且許歸沿邊

宋史新編卷三十一

九

熟戶諒祚遺之寶劍寶鑑及金銀物初定之歸以劍鑑上而匿金銀言諒祚可刺帝喜擢知保安既而夏人失綏州以為定賣已殺之至是事露帝薄崇貴等罪而削定官沒田宅萬計二年二月遣使冊秉常為夏國主三月進誓表乞班誓詔及請以安遠塞門二若易綏州初朝議欲官其首領計分其勢及是秉常不受詔來言曰上方以孝治天下奈何教小國之臣叛其君乃罷前議賜誓詔而夏主受冊不歸二若且欲先得綏州又不欲交地界於是易若之議亦罷詔城綏州八月表請去漢儀復用蕃禮從之三年五月夏人號十萬築開訛堡知



慶州李復圭遣將出戰為所敗復出兵邛州堡又襲金湯而夏人已去惟殺其老幼一二百人告捷而邊怨大起矣八月夏人遂大舉入環慶鈐轄郭慶高敏魏慶宗秦勃等死之四年正月神諤謀取橫山先城囉兀既而夏人陷新築諸堡殺將士詔棄囉兀城九月夏遣使入貢且乞綏州易二砦如舊約詔不允五年閏七月城武勝元豐四年四月有李將軍清者本秦人說秉常以河南地歸宋國母知之遂誅清而奪秉常政邴延總管神諤乃疏夏國有亂宜興師問罪此千載一時之會帝然之遂詔熙河李憲等大舉征夏王中正提兵六萬出麟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十

州高遵裕將步騎八萬劉昌祚將卒五萬出慶州諤將邴延及畿內兵九萬出綏德城九月諤圍朱脂夏人來救戰于無定川大破之斬首五千級十月遂克朱脂降其守將中正度無定河循水北行地皆沙濕土馬多陷沒遂繼諤趨夏川而民皆潰軍無所得遵裕至清遠軍攻靈州夏人決黃河灌營復抄絕餉道士卒凍溺死餘兵纔萬三千人遂歸夏人追戰將官俞平死之中正至宥州奈王井糧盡士卒死亡者已二萬乃引軍還諤兵無食會大雪凍死入塞者纔三萬人獨昌祚遇夏人于磨臍隘分兵渡葫蘆河奪其隘與統軍國母弟梁大王

戰遂大破之憲營于天都山下焚夏之南牟內殿奔其館庫追襲其統軍仁多唎丁敗之擒百人遂班師初夏人聞宋大舉梁氏問策于廷一老將曰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聚勁兵于靈夏而遣輕騎抄絕其餽運可不戰而困也梁氏從之宋師卒無功五年五月沈括議築永樂城永樂依山無水泉神諤等極言不可徐禧率諸將竟城之賜名銀川若屬曲珍守之永樂接宥州附橫山夏人必爭之地九月夏人來攻禧乃挾李舜舉來援而夏兵至者號三十萬翌日夏兵漸逼縱鐵騎渡河號鐵鷄子震盪衝突大兵從之禧師敗績將校寇偉李思古高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十一

世才夏儼程博古及使臣十餘輩士卒八百餘人盡沒夏人進圍城城中乏水鑿井不得泉渴死者大半援兵及餽運皆為所隔城遂陷高永能戰沒禧舜舉運使李稷皆死於亂兵惟曲珍王湛李浦呂整裸跣走免蕃部指揮馬貴獨誓死殺數十人而沒是役也死者將校數百人士卒役夫二十餘萬夏人乃耀兵米脂城下而還宋自熙寧用兵以來凡得段蘆吳保義合米脂浮圖塞門六堡而靈州永樂之役官軍熟羌義保死者六十萬人錢粟銀絹以萬數者不可勝計帝臨朝痛悼而夏人亦困弊夏西南都統昂星鬼名濟迺移書劉昌祚謂夏



國提封二萬里帶甲數十萬南有于闐作我歡鄰北有大燕為我強援若乘間伺隙角力競鬪雖十年豈得休哉至於魯國之憂不在顯而隋室之變生於楊感此皆明公得於胸中不待言而後喻今天下倒垂之望正在英才何不進讜言闢邪議使朝廷與夏國歡好如初主民重見太平豈獨夏國之幸乃天下之幸也昌祚上其書帝喻答之六年二月夏人大舉圍蘭州敗走五月復來圍侍禁韋定死之六月遣使請修貢詔歲賜如舊七年復圍蘭州攻德順軍及諸若事在神宗紀八年三月神宗崩賜以遺留物七月遣使來奠慰十月母梁氏薨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七

三

訃至亦遣使奠慰夏以主母遺留物來進元祐元年二月始遣使入貢五月遣使來賀即位六月復遣使來求所侵蘭州米脂等五砦蘇轍兩疏請因其請地而與之司馬光亦言羣臣見小忘大守近遺遠惜此無用之地使兵連不解願決聖心為兆民計文彥博議亦與光合遂從之秋七月乙丑秉常卒年三十次元曰乾道曰天賜禮盛國慶曰大安曰天安禮定凡二十年子乾順立諡曰康靖皇帝廟號惠宗  
乾順母梁氏生甫三歲立遣使告哀詔兀豐所得城砦待歸我陷執民當給還乃遣使奠慰夏亦遣使進馬騾

諸堡五年二月歸永樂所獲重八士百五十人遂以葭蘆米脂浮圖安疆四砦與之而畫界未定明年六月復來言詔諭如約九月夏人復圍麟府都監李儀等盡沒七年屢攻綏德城以重兵壓涇原境留五旬大掠八年復遣使以蘭州一境易塞門二砦詔數其違順不常却之紹聖元年復請詔不允三年九月大入鄜延十月忽自長城一日馳至金明列營環城國主子母親督桴鼓縱騎四掠金明乃破守兵二千八百人惟五人得脫城中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七

三

糧積皆盡將官張俞死之元符二年梁氏薨遼遣使為夏人議和夏人因上表謝過繼進誓表詔報歲賜仍舊三年哲宗崩徽宗立夏遣使來奠慰及賀即位復遣使來賀天寧節是時乾順始建國學設弟子員三百立養賢務以廩食之崇寧初蔡京秉政使熙河王厚招夏國卓羅右廂監軍仁多保忠厚云保忠雖有歸意而下無附者草數上不聽京愈責厚急乃遣弟詣保忠許還為夏之邏者所獲京必令金帛招致之三年遼以女嫁乾順四年乾順遣使巽請皆拒之又令殺其牧放者夏人遂入鎮我略數萬口執知廓州高永年而去又攻湟州



自是兵連者三年大觀元年始遣人脩貢政和四年冬  
乾順築臧底河城遂詔河東節度使童貫為陝西經略  
以討之五年春遣熙河經略劉法將步騎十五萬出隄  
州秦鳳經略劉仲武將兵五萬出會州貫以中軍駐蘭  
州為兩路聲援法與夏人右相軍戰於古骨龍大敗之  
斬首三千級貫奏凱皆遷秩秋仲武王厚復合涇原鄜  
延環慶秦鳳之師攻夏臧底河城敗績死者十四五秦  
鳳第三將全軍萬人皆沒厚懼賂貫而匿之六年春劉  
法劉仲武合熙秦之師十萬攻夏仁多泉城受其降而  
屠之种師道以十萬眾復攻臧底河城克之十一月夏

宋史新編卷三九七

一

倫

人大舉攻涇原靖夏城城陷復屠之而去宣和元年童  
貫復逼劉法使取朔方法不得已引兵二萬出至統安  
城遇夏國主弟察哥郎君大戰法敗走鬣尾折足為一  
卒斬首而去是役死者十萬貫隱其敗而以捷聞夏人  
遂乘勝圍震武劉仲武何璿等赴之俄解去震武在山  
峽中熙秦兩路不能餉自築二歲間知軍李明孟清皆  
為夏人所圍當夏人之圍震武也察哥曰勿破此城留  
作南朝病塊乃自引去而宣撫司受解圍之賞者數百  
人諸路所築城皆不毛夏所不爭之地而關輔為之  
蕭條果如察哥之言其冬夏遣使來賀天寧節時關

既困童貫諷夏人因遼進誓表納款遂詔六路罷兵及  
夏使來投以誓詔不取貫不能屈迫館伴強持還及遼  
棄之而去貫炎得而上之貫始大沮四年金兵陷遼中  
京乾順使李良輔將三萬兵救之敗績已而金將幹離  
不至陰山以便宜議和許以割地乾順遂上表於金請  
以事遼之禮稱藩自是乾順遣使賀金正旦及生辰歲  
以為常欽宗立遣使來賀正旦靖康初夏人陷震威城  
兵馬監押朱昭死之先是金滅遼割天德等四軍及武  
州河東八館之地與夏人約攻麟州以牽河東之勢及  
是金兀室陽為出獵掩至天德逼逐夏人悉奪有其地

宋史新編卷三九七

十五

倫

夏人請和金人執其使建炎元年九月金帥兀末與夏  
約侵宋十月金為夏國請熙寧以來侵地蓋欲償其所  
奪也二年朝廷遣主客員外郎謝亮等持詔書賜乾順  
乾順見使者禮甚倨留居幾月始與約和罷兵亮歸而  
夏兵已躡其後襲取定邊軍時方有金難夏人謀知關  
陝無備遂檄延安府言金割郵延須當理索敢違拒者  
發兵誅討之帥臣王庶檄報數其乘難貪利之過且曰  
節制之師尚堪一戰果能辦此何用多言因遣諜問其  
用事臣李遇夏人竟不出三年知樞密院事張浚使川  
陝謀北伐欲通夏國為援即開封尹宗澤之謀也浚請



國書從之浚既西行復遣謝亮再使夏國明年亮往迄不得其要領而還紹興元年詔以夏本敵國母復班曆日其冬川陝宣撫副使吳玠始遣人通夏國書四年冬玠奏夏國數通書有不忘本朝意九年夏人陷府州靈芝生於後堂高守忠家乾順作靈芝歌是年乾順卒年五十七改元曰天儀治平曰天祐民安曰永安曰貞觀曰雍寧曰元德曰正德曰大德凡五十四年子仁孝立諡曰聖文皇帝廟號崇宗

仁孝母曹氏金人冊命加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自是宋廢冊命夏人亦不復通使是年高宗詔還夏國之俘

宋史新編卷百七

十六

四

百九十人明年詔胡世將與夏人議入貢夏人不報又明年六月夏樞密使慕洧弟慕濬謀反伏誅仁孝上尊號曰制義去邪仁孝建學校于國中立小學于禁中親為訓導尊孔子為文宣帝自仁孝之立其臣屢作難任得敬抗禦有功遂相夏國二十餘年陰蓄異志誣殺宗親大臣其勢漸逼仁孝不能制乃乾道五年仁孝分西南路及靈州囉龐嶺地與得敬自為國且為請封于金金主不許得敬竟坐誅得敬嘗遣間使于宋以求助宋以蠟丸書答之為仁孝所獲云紹熙四年九月仁孝卒年七十改元曰大慶曰人慶曰天盛曰乾祐凡五十五

年子純祐立諡曰聖德皇帝廟號仁宗

純祐母羅氏立之明年改元天慶凡十四年開禧二年正月鎮夷郡王安全廢之而自立純祐被廢閱月卒年三十諡曰昭簡皇帝廟號桓宗

安全乾順之孫仁孝弟仁友之子其廢主自立也金人以羅氏表請乃冊封安全為夏國王凡六年卒年四十二改元曰應天曰皇建宗室遵頊立諡曰敬穆皇帝廟號襄宗

遵頊始以進士及第為大都督府主金人冊為夏國王夏自乾順稱藩於金八十餘年無干戈之警及是遵頊

宋史新編卷百七

十七

四

為蒙古所攻金援不至銜之又乘金有蒙古之難侵掠金境嘉定五年遣二僧齎蠟書來宋西邊欲與共圖金人復侵地制置使黃誼不報其後金人南遷議徙都長安遣元帥赤蓋以重兵宿鞏州夏畏其侵迫屢議夾攻秦鞏安撫安丙許之以奏劄聞諸朝不待報可命將大舉卒無功十年蒙古率兵圍夏與州遵頊奔西涼十六年遵頊自號上皇傳位於子德旺數年遵頊卒年六十四改元曰光定凡十三年諡曰英文皇帝廟號神宗德旺立念累年構難於金兩國俱弊乃矯前失與金議和自稱兄弟之國寶慶二年蒙古入夏城邑多降德旺



以憂卒年四十六改元曰乾定廟號獻宗於是宗室南平王峴立二年爲蒙古所取歷世凡二百五十八年而亡

夏之境土方二萬餘里其設官之制多與宋同朝賀之儀雜用唐宋而樂之器與曲則唐也河之內外州郡凡二十有二河南之州九曰靈曰洪曰宥曰銀曰夏曰石曰鹽曰南威曰會河西之州九曰興曰定曰懷曰朮曰涼曰甘曰肅曰瓜曰沙熙秦河外之州四曰西寧曰樂曰廓曰積石其地饒五穀尤宜稻麥甘涼之間則以諸河爲漑興靈則有古渠曰唐梁曰漢源皆支引黃河故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七

十六

灌漑之利歲無旱澇之虞其民一家號一帳男年登十五爲丁率二丁取正軍得漢人勇者爲前軍號撞令郎若脆怯無他伎者遷河外耕作或以守肅州有左右廂十二監軍司諸軍兵總計五十餘萬遇戰則先出鐵騎突陣陣亂則衝擊之步兵挾騎以進其人能寒暑饑渴出戰率用隻日避吻日齋糧不過一旬不取奔遁敗三日輒復至其處捉人馬射之號曰殺鬼招魂篤信機地尚詛祝每出兵則先卜卜有四一以艾灼羊胛骨以求兆名多勃焦二擗竹于地若撲著以求數謂之擗算三夜以羊焚香祝之又焚穀火布靜處晨屠羊視其腸胃

通則兵無阻心有血則不利四以矢聲弓弦審其聲知敵至之期與兵交之勝負及六畜之蓄祥五穀之凶稔俗皆土屋惟有命者得以瓦覆之

論曰夏之先世有功於唐至宋興克繼前業爲西上藩輔逆亂之萌實自繼遷德明效尤追隆僭擬及元昊遂顯然稱帝子孫襲以爲常其間雖嘗遜章結好要非由衷宋之封冊班曆祇虛文耳彼其桀驁之性撫之懷之猶不免侵軼况窮兵以逞是微亂也神宗徽宗惑於耶議空儲蓄魚肉生靈爭無用之地宗社蒙殃有所從來矣蔡卞有言邊陲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胸背之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七

十五

瘰疽三折肱於醫國者尚其鑒諸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七



東史新編卷一百九十八 列傳一百四十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外國

高麗

交趾

大理

高麗本曰高句驪即周之朝鮮漢之玄菟郡也漢魏以來嘗通好亦屢為邊寇隋煬帝再舉兵唐太宗親御六師皆不克高宗命李勣征之遂拔其城分其地為郡縣唐末中原多事遂自立君長後唐長興中權知國事王建承高氏之位三傳其孫昭累通朝貢事見前史建隆三年冬昭遣使來朝貢明年春冊為開府儀同三司檢

又見前編卷一百九十八

校太師玄菟州都督充大義軍使高麗國王其後累加食品及賜推誠順化守節保義功臣昭卒其子伯請朝旨襲封高麗國王太宗即位改大義軍為大順軍伯遣國人金行成入就學於國子監太平興國二年遣其子元輔以良馬方物兵器來貢其年行成權進士第累歲貢獻不絕宋亦屢遣使至其國七年伯卒其弟治求襲位封高麗國王雍熙三年出師北伐以其國接契丹境詔諭申戒師徒迭相犄角淳化元年三月詔加治食邑遣戶部郎中柴成務等往使其俗多拘忌毋朝廷使至必擇良月吉辰方具禮受詔成務在館踰月乃遣書於

治曰書稱上日不推六甲之元辰禮載仲冬但取一陽之嘉會儻鳳綽無滯克彰拱極之誠則節有輝免貽辱命之責會霖雨不止仍以俟霖為請成務復遺書責之治翌日乃出拜命三年上親試舉人詔賜高麗賓貢進士王彬崔罕等及第並授祕書郎治還治表謝略曰彬罕等幼從匏繫嗟混迹於岨夷不憚蓬飄早賓王於天邑縕袍襤褐玉粒桂薪堪憂食貧若為卒歲陛下豐其館穀之資勗以藝文之業去歲高懸軒鑑大選儒彬罕接武澤宮敢萌心於中鵠濫巾英域空有志於羨魚陛下以其萬里辭家十年觀國俾登名於桂籍仍命

味又前編卷一百九十八

秩於芸臺憫其懷土之心慰以倚門之望別垂宸旨令歸故鄉玄造曲成鴻恩莫報又上言願賜板本九經書用敦儒教許之五年六月遣使來乞師懇以契丹寇境朝廷以北鄙甫寧不可輕生事賜詔慰撫自是受制于契丹朝貢中絕治卒弟誦立賜誦鈿函詔一道令其國人朱仁紹齋與之明年誦遣使來朝謝恩誦為其西京留守康肇所弑立誦從兄詢契丹討肇擒之先是契丹既襲高麗遂築六城曰興州曰鐵州曰通州曰龍州曰龜州曰郭州于境上契丹以為貳邑遣使來求六城詢不許遂舉兵奄至城下焚蕩宮室剽劫居人詢徙居昇



羅州以避之兵退乃遣使請和契丹堅以六城為辭自是調兵守六城大中祥符三年大舉來伐詢與女真設奇邀擊殺契丹殆盡詢又于鴨綠江東築城與來遠城相望跨江為橋潛兵以固新城事詳遼國傳七年方遣使來貢八年詔登州置館於海次以待使者其年又遣御事民官侍郎郭元來貢九年辭還請錄國朝登科記及所賜御詩以歸從之天禧中詢求成于契丹自是稱藩納貢受其封冊屢遣使入宋獻方物明州登州屢言高麗海船有風漂至境上者詔給糧遣還著為令詢遣禮部侍郎韓祚等一百七十九人來謝恩且言與契丹

宋史新編卷六

三

修好又表乞陰陽地理書聖惠方並賜之天聖初詢卒子欽嗣立八年欽遣使奉表貢方物其後絕不通中國者四十二年欽卒徽嗣立是為文王熙寧二年聞宋欲招接通好遂移牒福建轉運使羅拯其略云葛爾平壤邇于大遼久困羈縻難圖攜貳故違述職致有積年屢卜雲祥雖美聖辰於中國空知日遠如迷舊路於長安三年拯以聞朝廷議者亦謂可結之以謀契丹神宗許焉命拯諭意徽遂遣民官侍郎金梯等百十人來詔待之如夏國使往時高麗人往反皆自登州七年遣使來言欲遠契丹乞改塗由明州詣闕從之九年復遣使來

待之優厚嘗獻伶官十餘輩曰夷樂無足觀止欲潤色國史爾帝以其國尚文每賜書詔必選詞臣著撰而擇其善者元豐元年始遣使往聘前此貢至輒下有司估直償萬緡至是命勿估以萬緡為定數六年徽卒在位三十八年治尚仁恕為東夷良主俗王女不下嫁臣庶必歸之兄弟宗族貴臣亦然徽子運諫以為既通土國宜以禮革故習徽怒斥之于外計聞天子閱焉遣使奠慰子勳嗣百日卒弟運嗣運仁賢好文內行飭備每市書至潔服焚香對之哲宗立遣使奉慰致賀請市刑法等書詔惟賜文苑英華運立數年卒子昱嗣數年卒叔

宋史新編卷六

四

父熙立貢使久不至元祐四年其王子義天使僧壽介至杭州祭亡僧言國母使持二金塔為兩宮壽知州蘇軾奏却之熙後避遼主諱改名顯旋復通使七年遣使獻黃帝鍼經詔頒之時請市書甚眾蘇軾為禮部尚書言高麗入貢無絲髮利而有五害宜勿許不聽徽宗立遣使來弔賀崇寧二年顯卒子侯嗣貢使接踵且令士子金瑞等五人入太學朝廷為置博士政和中升其使為國信與遼人皆隸樞密院改引伴押伴官為接送館伴賜以大晟燕樂邊豆簠簋劔鼎及盥洗一尊二銘曰惟爾令德孝恭是稱東蕃有來顯相予一人嘉之用錫



爾寶尊以寧爾祖考子子孫孫其求保之賜寶貢進士  
權道等四人上舍及第宣和四年侯卒于楷立侯嘗求  
醫於朝詔使二醫往及歸楷語之曰聞朝廷將伐遼遼  
兄弟之國足為邊杆女真狼虎耳不可交也業已然願  
報天子早為備歸奏無及矣欽宗立賀使至明州御史  
胡舜陟言彼昔事契丹今必事金國宜止勿使乘乃歸  
留館於明而納其贖幣明年始歸國自王徽以降雖屢  
通使然受契丹封冊奉其正朔歲六貢而誅求不已嘗  
詰其西向修貢事高麗表謝曰中國三甲子方得一朝  
大邦一周天每修六貢契丹悟乃得免高宗即位慮金

宋史新編卷三

五

人通高麗命迪功郎胡彞等使高麗以問之彞之回史  
失書建炎二年浙東路馬步軍都總管楊應誠上言由  
高麗至女真路甚徑請身使三韓結雞林圖迎二聖乃  
以應誠充使浙東帥臣翟汝文奏言若高麗辭以金人  
問津窺吳越其將何辭以對及應誠至果如汝文言終  
不奉詔應誠還對言狀上以楷負國恩怒甚尚書右丞  
朱勝非曰彼鄰金人與中國隔海利害甚明曩時待之  
過厚今安能責其報也其多措遣使奉表謝罪如禮遣  
還三年八月上謂輔臣曰聞上皇遣內臣宮女各二人  
隨高麗貢使來朕聞之悲意交集呂頤浩曰此必金人

之意不然高麗必不敢安知非窺我虛實詔止之紹興  
二年閏四月楷遣使入貢答以溫詔遣還十二月閏高  
麗遣知樞密院事洪舜敘等六十五人來貢卒不至六  
年高麗持牒官金稚圭至明州賜銀帛遣之三十二年  
三月高麗綱首徐德榮詣明州言本國欲遣賀使守臣  
韓仲通以聞詔止之隆興二年四月明州言高麗入貢  
使不書引見日恐同舜敘之詐其後使命途絕慶元間  
詔禁銅錢入高麗蓋絕之也初高麗入使明越困於供  
給朝廷館遇燕賚錫予之費以鉅萬計饋其主者不在  
焉我使之行費亦不貲蘇軾言于先朝謂高麗入貢有

宋史新編卷三

六

五害以此也惟是國於吳會事其東都昔高麗入使率  
由登萊山河之限甚遠今直趨四明四明距行都限一  
浙水耳其國東西一千里南北五百里西北接契丹恃  
鴨綠江以為固江廣二百步其東所臨海水清激下視  
十丈王居開州蜀莫都曰開成府依大山置宮室立城  
壁名其山曰神嵩民屠豕茨茨大止兩椽覆以瓦者才  
十二以新羅為東州樂浪府號東京首濟為金州金馬  
郡號南京平壤為鎮州號西京西京最盛總之凡三京  
四府八牧郡百有十八縣鎮二百九十洲島二千七百  
郡邑之小者或以百家男女二百十萬口兵民僧各居



其一地寒多山土宜松柏有杭黍麻麥而無秫以秠爲酒多衣麻紵少絲蠶以白金十兩易一縑王出令曰教曰宜臣民呼曰聖上私謂曰嚴公后妃曰宮主百官名稱階勳功臣檢校類中朝士人以族望相高柳崔金李四姓爲貴種無宦者以世族子爲內侍六衛歲十二月朔王坐紫門小殿注官外官則付國相有國子監四門學學者六千人貢士三等王城曰土貢郡邑曰鄉貢他國曰賓貢所取不過三四十人王親試以詩賦論三題謂之簾前重試亦有制科宏詞之自然特文具耳士尚聲律少通經國無私田民計口授業十六以上則充

宋史新編卷第六

七

軍六軍三衛常留官府三歲以選戍西北半歲而更有警則執兵任事則服勞事已復歸農畝王亦有分地以供私用王母妃主世子皆受湯沐田上下以賈販利入爲事日中爲虛用米布貿易地產銅崇寧後始學鼓鑄有海東通寶重寶二韓通寶三種錢然其俗不便也兵器疎簡無強弩大刀崇尚釋教雖王子弟亦常一人爲僧信鬼拘陰陽病不相視斂不撫棺貧者死則露置中野歲以建子月祭天王城有佛寺七十區而無道觀大觀中朝廷遣道士往乃立福源院置羽流十餘輩俗不知醫自主僕來請醫後始有道其術者人首無枕骨背

扁側男子巾幘如唐裝婦人鬢髻垂右肩餘髮被下約以絳羅男女許自昏夏月同川而浴樂聲甚下無金石音既賜樂乃分左右二部右曰鄉樂左曰庫樂左乃賜樂也拜無不答子拜父猶半答之性仁柔惡殺食羊豕則暴蒿以燔刑無慘酷科唯惡逆及罵父母者斬自明州定海便風三日入洋又五日抵墨山入其境又過島嶼詰曲礁石間舟行甚駛七日至禮成江江夾兩山東以石峽湍激而下所謂急水門最爲險惡又三日抵岸有館曰碧瀾亭由此崎嶇山谷四十餘里乃其國都其王自王建傳國數百年未嘗易姓亦外國所罕云

宋史新編卷第六

八

交趾本漢初南越地漢武分九郡置交趾刺史後漢置交州晉宋齊梁陳因之又爲交趾郡隋廢郡置州煬帝初廢州置郡唐武德中改交州總管府至德中改安南都護府梁貞明中爲土豪曲承美所據送款於宋授節鉞時劉隱擅命嶺表并有其地後楊廷藝紹洪皆受廣南署繼爲交趾節度使紹洪卒州將吳昌岌遂居其位昌岌卒弟昌文襲乾德初昌文卒其參謀吳處珩等爭立管內一十二州大亂部民嘯聚起爲寇攻交州先是楊廷藝以牙將丁公著攝驩州刺史兼禦蕃都督子部領繼之至是部領與子璉率兵擊敗處珩等賊黨潰散



境內安堵交民德之乃推部領為交州帥號大勝王罪  
 璉為節度使凡三年璉位開寶六年璉以嶺表平遣  
 使入貢表內附授檢校太師充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  
 護八年璉復脩貢朝廷降制褒寵其父部領封交阯郡  
 王太宗時璉卒弟璿幼嗣立稱節度行軍司馬權領軍  
 府事大將黎桓擅權樹黨璿於別第舉族禁錮之代  
 總其眾太宗聞之怒乃議舉兵太平興國五年秋詔孫  
 全興等分路進討桓遣使來貢仍為丁璿上表求襲位  
 上察其欲緩王師不報王師進破萬眾斬首二千級六  
 年春又破之于白藤江口轉運使侯仁寶率前軍先進

宋史新編卷五十八

九

全興等頓兵花步桓詐降以誘仁寶遂為所害事聞班  
 師全興等誅戮抵罪有差仁寶贈工部侍郎七年春桓  
 復以丁璿為名脩貢上表謝罪八年桓自稱權交州三  
 使留後遣貢使弁以璿讓表來上帝賜桓詔略曰朕且  
 欲令璿為統帥之名卿居副貳之任若璿將材無取童  
 心如故然奕世紹襲載綿星紀一旦捨去節鉞降同士  
 伍理既非便居亦靡安宜遣璿母子盡室入朝即降制  
 授卿節旄凡茲兩途卿當審處其一桓不聽命雍熙三  
 年十月以桓連歲入貢土表求正領節鎮乃降制略曰  
 往者丁璿方在童幼昧於撫綏桓乃肺腑之親專掌軍

旅之事號令自出威愛並行璿盡解三使之權以徇眾  
 人之欲遠輸誠款求領節旄士變疆明化越俗而咸又  
 尉佗恭順稟漢詔而無違宜正元戎之稱以列通侯之  
 貴可檢校太保使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安南都護充  
 靜海軍節度交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封京兆郡侯仍  
 賜號推誠順化功臣後累加檢校太尉特進淳化二年  
 宋鎬等使還上今條山川形勢及黎桓事迹以聞鎬等  
 具奏曰去歲秋末抵交州境桓遣牙內都指揮使丁承  
 正等以九艘三百卒迎于太平軍由海口入大海風濤  
 危險經牛月至白藤徑入海汊乘潮而行凡宿泊之所

宋史新編卷五十八

十

皆有茅舍三間曰館驛至長州漸近本國自是宵征抵  
 海岸至交州僅十五里有茅亭五間題曰茅徑驛至城  
 一百里俄而擁從桓至展郊迎禮桓斂馬側身問皇帝  
 起居畢按轡偕行時以檳榔相遺馬上食之俗待賓然  
 也桓質陋而目眇自言近歲與蠻寇接戰墜馬傷足受  
 詔不拜信宿之後乃張筵飲宴又出臨海汊為娛賓之  
 遊桓跣足持竿入水標魚每中一魚左右皆叫譟歡躍  
 嘗令數十人扛大蛇長數丈饋於使館且曰若能食此  
 當治為饌以獻又羈送二虎以備縱觀皆却之士卒殆  
 三千人悉黥額曰天子軍糧以木穗日給今自春為



兵器止有弓弩木牌梭槍竹槍弱不可用地少寒冬日  
猶衣夾衣揮扇云四年進封桓交趾郡王明年遣使來  
修職貢然桓性本兇狠負固山海屢為寇害漸失藩臣  
禮真宗即位進封桓南平王兼侍中桓屢遣使來貢欵  
州言交州効誠場民及頭首八州使黃慶集等數百人  
來投詔慰撫遣還本道黎桓附奏自今國朝加恩願遣  
使至本道以龍海裔先是使至交州桓以供奉因緣賦  
斂上聞之止令疆吏召授命不復專使景德元年又遣  
其子攝驩州刺史明提來貢懇求加恩使至本道許之  
仍以明提為驩州刺史三年桓卒立中子龍鉞龍鉞兄

宋史新編卷一百零八

一

龍全劫庫財而遁其弟龍廷殺龍鉞自立龍廷兄明護  
率扶闕岩攻戰知廣州凌策等言桓諸子爭立衆心離  
叛頭首黃慶集黃秀蠻等千餘人以不從驅率戮及親  
族來投廉州請發本道二千人平之慶集等願為前鋒  
上以桓素忠順屢修職貢今幸亂而伐喪不可令緣海  
安撫使邵晔曉譬之晔貽書交州諭以朝廷威德如其  
自相魚肉久無定位偏師問罪則黎氏盡滅矣明護懼  
即奉龍廷主軍事龍廷自稱節度開明王遂欲修貢晔  
以聞上曰遐荒異俗不曉事體何足恠也令削去偽官  
許入貢四年龍廷稱權安南靜海軍留後遣弟峰州刺

史明昶殿中丞黃成雅等來貢會含光殿大宴上以成  
雅坐遠欲稍升位著訪於宰相王旦旦曰昔子產朝周  
周王饗以上卿之禮子產固辭受下卿之禮而還國家  
惠綏遠方優待客使固無嫌也乃升成雅于尚書省五  
品之次詔拜龍廷特進檢校太尉充靜海軍節度觀察  
處置等使安南都護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封交趾郡王  
賜推誠順化功臣賜名至忠仍賜印給旌節又贈桓中  
書令南越王大中祥符初加至忠翊戴功臣又加同平  
章事二年遣使來貢三年遣使來朝表求邕州互市詔  
以舊制諭之至忠苛虐不法國人不附大校李公蘊尤

宋史新編卷一百零八

上

為所親任嘗令以黎為姓其年遂圖至忠逐之殺明提  
明昶等自稱留後遣使貢奉上曰黎桓不義而得公蘊  
尤而効之甚可惡也然以其蠻俗不足責遂用桓故事  
授特進檢校太傅封交趾郡王賜推誠順化功臣四年  
祀汾陰后土公蘊遣使來貢禮成加同平章事五年冬  
人加開府儀同三司賜翊戴功臣七年春又加保節守  
正功臣先是交州狄徠張婆看避罪來奔都巡檢臧嗣  
令如洪若犒以牢酒交州偵知其事因捕狄徠故鈔如  
洪若掠人畜甚衆詔轉運司督公蘊追索仍禁疆吏不  
得誘召蠻獠致生事公蘊或間歲或仍歲以方物入貢



天禧元年進封南平王二年又加檢校太尉每加恩者遣使將命至其境上仍賜器幣襲衣金帶鞍馬焉仁宗即位加公蘊檢校太師凡兩遣使來貢既而令其子弟及其壻申承貴率眾內寇詔廣南西路轉運司發溪峒丁壯討捕之未幾卒年四十四其子德政自稱權知留後事來告哀贈公蘊為待中南越土命使祭奠并賜官告除德政檢校太尉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交趾郡王天聖九年遣使來謝明道元年恭謝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景祐中加檢校太師寶元元年進封南平王康定慶曆間累貢不絕皇祐二年邕州誘其蘇茂州韋紹

宋史新編卷五八

三

嗣紹欽等三千餘人入居省地德政表求所誘詔盡還之仍令德政約束邊戶毋相侵犯其後廣源州蠻儂智高反德政率兵二萬由水路欲入助王師朝廷優其賜而卻其兵至和二年卒其子日尊遣人告哀命使弔贈德政為侍中南越王賻賚甚厚尋除日尊特進檢校太尉封交趾郡王嘉祐四年寇欽州五年又寇邕州詔安撫使余靖等會兵捕討靖遣謀誘占城同廣南西路兵甲趨交趾日尊惶怖上表待罪詔罷兵八年遣使貢馴象仁宗崩英宗立以大行皇帝詔及遺留物賜日尊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治平初知桂州陸誥言交州來

求儂宗旦男日新及欲取溫悶洞等地帝問交趾於何年割據輔臣具以對韓琦曰交州山路峻僻多瘴霧瘴毒之氣雖得其地恐不能守也神宗即位進封日尊南平王熙寧元年加開府儀同三司二年表言占城國又闕貢臣親帥兵討之虜其王日尊自帝其國僭稱法天應運崇仁至道慶成龍祥英武睿文尊德聖神皇帝尊公蘊為太祖神武皇帝國號大越改元寶象又改神武五年三月日尊卒子乾德嗣命使弔贈六年封乾德為交趾郡王乾德連歲寇欽廉諸州朝廷遣將致討敗之于富良江乾德詣軍門降遂班師事具本紀中元豐初

宋史新編卷五八

十四

表乞子所奪州縣詔不許順州落南深置戍鎮守被雁瘴霧多病沒朝廷知其無用後悉以四州一縣還之然廣源舊隸邕管羈縻本非交趾所有也六年乾德以追捕儂智會為辭犯歸化州又遣其臣黎文盛來廣西辨理順安歸化境界乃以八隘之外保樂六縣宿桑二峒予乾德哲宗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祐中又數上表求勿惡勿陽峒地詔不許其後遣使入貢進封南平王徽宗時累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大觀中詔以交人自熙寧以來全不生事特寬和市之禁宣和初加守司空紹興二年乾德卒贈侍中追封南越王子陽煥



嗣封交阯郡王八年陽煥卒遣使弔祭追封南平王子  
天祚嗣授官如其父初乾德有側室于奔大理變姓名  
為趙智之自稱平王聞陽煥死大理遣歸與天祚爭立  
求入貢欲假兵納之高宗不許二十一年累加天祚崇  
義懷忠保信鄉德安遠承和功臣二十五年進封南平  
王二十六年加檢校太師乾道六年累加歸仁協恭繼  
美遵度履正彰善功臣孝宗自即位屢却安南貢使九  
年復遣使求入貢帝嘉其誠許之淳熙元年二月進封  
於南國王加號守謙功臣二年賜安南國印三年賜安  
南國曆曰天祚卒明年子龍翰嗣如故事封安南國王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八

十五

六

仍賜推誠順化功臣示殊禮也五年貢方物表謝十六  
年累加龍翰守義奉國履常懷德功臣光宗即位奉表  
入貢稱賀寧宗朝賜衣帶器幣累加謹度思忠濟美勤  
禮保節歸仁崇謙協恭功臣嘉定五年龍翰卒遣使弔  
祭特贈侍中依前安南國王制以其子吳昌襲封給賜  
如龍翰後謝表不至遂輟加恩吳昌卒無子以女昭聖  
主國事遂為婿陳日煚所有李氏凡八傳二百二十餘  
年其名曰日曰乾曰陽曰天曰龍曰吳皆僭上之意然  
貢獻頗恭順云淳祐二年加賜日煚功臣號寶祐五年  
賜諭詔及器幣香茗六年詔安南情狀叵測申節邊備

景定三年表乞世襲詔曰煚授檢校太師安南國大王  
男威冕授檢校太尉安南國王効忠順化功臣咸淳中  
父子累加恩焉

大理國即唐南詔也熙寧九年遣使來貢自後不常來  
亦不領於鴻臚政和五年廣州觀察使黃璘奏南詔大  
理國慕義懷徠願為臣妾欲聽其入貢詔璘置局於賓  
州凡有奏請皆俟進止六年遣使來詔璘等借請闕七  
年二月至京師貢馬三百八十四匹及麝香牛黃細氈碧  
玕山諸物制以其王段和譽為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  
空雲南節度使上柱國大理國王朝廷以為璘功并其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八

十六

子皆遷官已而知桂州周種劾璘詐冒璘得罪自是大  
理復不通於中國問一至黎州互市紹興三年十月廣  
西奏大理國求入貢及售馬詔却之不欲以虛名勞民  
也淳熙二年知靜江府張栻申嚴保伍之禁又以營管  
戍兵不能千人左右江峒丁十餘萬每特以為藩蔽其  
邕川提舉巡檢官宜精其選以撫峒丁欲制大理當自  
營管始云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八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九 列傳一百四十一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外國

占城 真臘 蒲甘 龜黎

三佛齊 閩婆南毗 勃泥 注輦

丹眉流 天竺 干闥 高昌

回鶻 大食 層檀 龜茲

沙州 拂菻 流求 定安

渤海 日本 党項 吐蕃喇嘛

阿里骨 越思忠 葛征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九

占城國在中國之西南大小州三十八不盈三萬家無城郭風俗衣服與大食國相類官無奉祿令其所管土俗資給之文吏五十餘員有郎中員外秀才之稱分掌資儲寶貨等事詳具五代史建隆二年其王釋利因陀盤遣使來朝貢表章書千貝多葉盛以香木函其後嗣王貢使不絕宋亦厚賚之太平興國六年交州黎桓上言欲以占城俘九十三人獻于京師太宗命廣州存撫道還雍熙二年其王施利陀盤吳日歡訴為交州所侵詔答令保國睦鄰淳化元年新王楊陁排自稱新坐佛逝國訴為交州所攻人民財寶皆為所略上賜黎桓詔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九

命各守其境三年賜其王白馬二遂為常制熙寧初主師討交趾以其素仇詔使乘機協力除蕩其國選兵七千扼賊要路然亦不能成功元祐七年又表言如王師再舉願率兵掩襲朝廷以交趾不絕臣節難以興師救書報之政和中授其王楊上麻疊金紫光祿大夫領廉白州刺史楊上麻疊言身縻化外不霑祿食願得薄授奉給壯觀小國許之宣和元年進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懷遠軍節度琳州管內觀察處置使封占城國王自是每遇恩輒降制加封邑紹興二十五年其子鄒時闌巴嗣立以其父初封之爵授之乾道三年于鄒亞娜闌掠大食國方物遣人來貢以求封爵為其國人所訴詔卻之遂不議其封淳熙三年求通商詔不許慶元以來真臘大舉伐占城以復讎殺戮殆盡俘其主以歸國遂亡其地悉歸真臘真臘國亦名占臘其國在占城之南其縣鎮風俗同占城地方七千餘里其國有戰象幾二十萬政和六年遣使來貢宣和二年封其王與占城等建炎二年以郊恩授其王金哀宥深檢校司徒加食邑遂定為常制慶元六年遣使奉表貢方物詔優其報賜以海道遠涉後舟再入貢



蒲甘國崇寧五年遣使入貢詔禮秩視注犖尚書省言蒲甘乃大國王不可下視附庸小國欲如大食交趾諸國禮從之

遼黎國元祐四年般次冷移四抹粟迷等齎于國黑汗王并本國王表章來有司以其國未嘗入貢請視于闐條式從之

三佛齊國蓋南蠻之別種與占城為鄰居真臘閩婆之間所管十五州土有花酒椰子酒檳榔酒蜜酒皆非麴藥所醞飲之亦醉亦有中國文字上章表即用焉累覽為城周數十里用椰葉覆屋人民不輸租賦有所征伐

宋史新編卷三十九

三

隨時調發立酋長率領皆自備兵器糧餼汎海便風二十日至廣州其王號詹卑其國居人多蒲姓唐天祐元年貢物授其使都蕃長蒲訶栗立寧遠將軍建隆元年其王悉利胡大霞里檀遣使來朝貢自此至高宗時累世貢獻不絕紹興二十六年其王悉利麻霞囉陀遣使入貢帝曰遠人向化嘉其誠耳非利乎方物也其王復以珠獻宰臣秦檜時檜已死詔償其直而收之淳熙五年復遣使貢方物詔免赴闕館於泉州

閩婆國在南海中西北汎海十五日至勃泥國又十五日至三佛齊國又七日至占邏國又七日至柴曆亭抵

交趾達廣州其地平坦宜種植產稻麻粟豆民輸十一之租亦務蠶織室宇壯麗飾以金碧地不產茶其酒出於椰子及蝦蟇丹樹其樹華人未嘗見或以桃榔檳榔釀成亦甚香美不設刑禁罪隨輕重出黃金以贖惟寇盜者殺之以王子三人為副王官有落倍連四人共治國事如中國宰相無月奉隨時量給土產諸物次有文吏三百餘員目為秀才又有卑官殆千員其俗有名而無姓方言謂真珠為沒爹蝦羅謂牙為家囉謂香為崑燉盧林謂犀為低密先是宋元嘉十二年遣使朝貢後絕淳化三年十二月其王穆羅茶遣使來朝貢云中國

宋史新編卷三十九

四

有其主本國乃修朝貢之禮使還賜金幣甚厚仍賜良馬戎具以從其請大觀三年遣使入貢詔禮之如交趾建炎三年以南郊恩制授閩婆國王懷遠軍節度琳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使持節琳州諸軍事琳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閩婆國王紹興二年復加食邑實封

南毗國在大海之西南俗喜戰鬥習刀稍善射其國最遠番舶罕到時羅巴智力丁父子其種類也居泉之城南自是船舟多至其國矣勃泥國在西南大海中其國以版為城所統十四州上



新居屋覆以貝多葉民舍覆以草其國鄰於底門國有藥樹取其根煎為膏服之及塗其體兵力所傷皆不死前代未嘗朝貢故史籍不載太平興國二年國王向打遣使齎表貢方物元豐五年二月王錫理麻喏復遣使貢方物其使乞從泉州乘海船歸國從之

注輦國水行至廣州約四十一萬一千四百里國有城七重輦城四土城二中城以木竝高七尺植花果雜木一至三皆民居環以小河四城四侍郎居之五城王四子居之六城為佛寺百僧居之七城即王所居所統三十一部落兵陣象居前弓矢在後四侍郎分領其象自

宋史新編卷九十九

五

昔不通中國大中祥符八年國王羅茶羅乍遣使貢珠數萬兩珠衫帽各一及象牙香藥其表略曰二帝開基聖人繼統登封太岳禮祀汾陰至德升聞上穹眷命臣昌期斯遇吉語幸聞輒傾就日之誠仰露朝天之款離本國凡千一百五十日至廣州宴賜與龜茲同天禧又入貢明道二年王尸離囉茶印他囉注囉遣使以泥金表進方物熙寧十年王地華加羅遣使二十七人來貢前後使至登陞以真珠龍腦金蓮花等向御座跪撒謂之撒殿三佛齊國亦然蓋請從其國俗展至敬也冊眉流國東北至廣州一百三十五程其俗以版為屋

跣足衣布無紳帶以白紵纏其首貿易用金銀其王所居廣袤五里無城郭出則乘象車亦有小馴地產犀象鋤石紫草蘇木諸藥四時炎熱無霜雪未嘗至中國咸平中國王多須機遣使來貢及還賜詔敦獎之

天竺國舊名身毒亦曰摩伽陀復曰婆羅門俗宗淨圖不飲酒食肉漢武帝遣使數輩往為昆明所閉至明帝夢金人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由是其教傳中國梁武帝後魏宣武皆來貢隋煬帝志通西域諸國多有至者惟天竺不通唐貞觀以後朝貢相繼則天天授中五天竺王竝來朝貢乾元末河隴陷沒遂不復至周廣順

宋史新編卷九十九

六

中西天竺僧薩滿多等十六族來貢名馬宋初滄洲僧道圓自西域還得佛舍利一水晶器具葉梵經四十夾來獻道圓晉天福中詣西域在塗十二年住五印度凡六年五印度即天竺也還經于闐與其使偕至明年僧行動等一百五十七人詣闕上言願至西域求佛書許之以其所歷甘沙伊肅等州焉者龜茲于闐割祿等國竝詔諭其國人導之開寶後天竺僧持梵夾來獻者不絕天竺之法國王死太子襲位餘子皆出家為僧下復居本國有曼殊室利者乃其王子也曠中國僧至焉太祖令館於相國寺善持律為都人所嚮財施盈室



衆僧頗嫉之以其不解唐言卽僞爲奏求還本國許之  
遲留數月而後去終不知所適太平興國七年益州僧  
光遠至自天竺以其王沒徙曩表并釋迦舍利上進雍  
熙中婆羅門僧永世與波斯外道阿里烟同至京師永  
世自云本國名利得國王姓牙羅五得名阿喏你縛衣  
昔衣戴金冠以七寶爲飾出乘象或有與多遊佛寺博  
施貧乏其妃曰摩訶你歲一出多所振施五穀六畜果  
實與中國無異市易用銅錢其國東行經六月至大食  
國又二月至西州又三月至夏州阿里烟自云本國王  
號黑衣姓張名哩沒用錦綵爲衣無錢貨以雜物貿易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九

七

其國東行經六月至婆羅門天聖中西印度僧愛賢智  
信護等來獻梵經各賜紫方袍景祐三年僧善稱等九  
人貢梵經佛骨及銅牙菩薩像賜以束帛  
于闐國事見五代史其王李聖天自稱唐之宗屬建隆  
二年十二月聖天遣使貢圭一玉枕一乾德三年五月  
于闐僧善名善法來朝賜紫衣其國宰相因善名等來  
致書樞密使李崇矩求通中國太祖令崇矩以書及器  
幣報之其後數以方物來獻所貢珠玉珊瑚翡翠象牙  
乳香木香琥珀花蓋布硃砂龍鹽西錦玉鞦轡馬膾膾  
臍金星石水銀安息鷄舌香有所特無表章地產乳香

來輒羣負私與商賈牟利得差價故其來益多元豐初  
始詔乳香無用不許貢神宗嘗問其使去國歲月對曰  
去國四年道塗居其半元祐中以其使至無時令熙河  
間歲一聽至闕知秦州游師雄言外夷慕義萬里而至  
此非所以來遠人也從之自是訖于宣和朝享不絕

高昌國有高昌城後魏初沮渠無諱自署高昌太守無  
諱死茹茹以闕伯周爲高昌王高昌有王始於此後魏  
至隋皆來貢獻唐貞觀中侯君集平其國以其地爲西  
州事具唐書安史之亂其地陷沒乃復爲國語訛亦云  
高敞然其地頗有回鶻故亦謂之回鶻建隆三年西州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九

八

回鶻阿都督等四十二人以方物來貢太平興國六年  
其王始稱西州外生師子王阿廝蘭漢遣都督麥索溫  
來獻五月太宗遣供奉官王延德等使高昌還敘其水  
程自夏州歷數種至臥梁劾特族地有都督山唐回鶻  
之地又歷拽利王子族有合羅川回鶻公主所居城其  
尚在次至阿墩族經馬駿山望鄉嶺嶺上石龕有李陵  
題字處又歷伊州州將陳氏其先自唐開元二年領州  
凡數十世有唐時詔勅又歷數種乃至高昌其地南距  
于闐西南距大食波斯西距西天步路涉雪山蒼嶺皆  
數千里地無雨雪而極熱每盛夏人皆穿地爲窟以



處飛鳥羣萃河濱或起飛即為日氣所燦墜而傷翼有  
水源出金嶺導之周圍國城以溉田園作水碓地產五  
穀惟無蕎麥用開元七年曆以三月九日為寒食餘二  
社冬至亦然佛寺五十餘區皆唐所賜額所統有南突  
厥北突厥大眾熨小眾熨其名甚眾國中無貧民絕食  
者其賑之人多壽考率百餘歲絕無夭死時四月師于  
王避暑於北廷邀延德至其地由金嶺口至漢家砦五  
日上金嶺嶺上有積雪行人皆服毛罽度嶺一日至北  
廷擇日以見使者王及王子侍者皆東向拜受賜王之  
兒女親屬皆出羅拜以受賜遂張樂飲宴為優戲云八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

九

年春延德與其謝恩使百餘人復循舊路還雍熙元年  
四月至京師景德元年又遣使金延福來貢

回鶻後魏號鐵勒唐初號特勒後稱回紇元和中和為回  
鶻事具唐書五代史唐及五代通好不絕宋興累世遣  
使貢方物咸平四年可汗王祿勝遣使曹萬通來貢萬  
通自言任本國樞密使本國東至黃河西至雪山有小  
郡數百甲馬甚精習願朝廷命使統領使得縛繼遷以  
獻因授萬通左神武軍大將軍優賜祿勝器服大中祥  
符四年夜落紇遣使言敗趙德明立功首領請加恩賞  
詔給司戈司階郎將告教十道使得承制補署初回鶻

西奔族種散處故甘州有可汗王西州有克韓王新復  
州有黑韓王皆其後焉天聖元年詔甘州回紇外甥可  
汗王夜落隔通順特封歸忠保順可汗王熙寧初求買  
金字大般若經以墨本賜之神宗問其國種落生齒幾  
何曰三十餘萬壯可用者幾何曰二十萬明年勅李憲  
釋使聘阿里骨使諭回鶻令發兵深入夏境憲以命殿  
直皇甫旦旦往不得前而妄奏功狀詔逮旦赴御史獄  
抵罪然回鶻使不常來宣和中間因入貢散之陝西諸  
州公為貿易至留久不歸朝廷慮其習知邊事且往來  
皆經夏國於播傳非便乃立法禁之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

十

大食國本波斯之別種隋大業中自立為王據有波斯  
國之西境唐永徽以後屢來朝貢其王益泥未換之前  
謂之白衣大食阿蒲羅拔之後謂之黑衣大食乾德四  
年僧行勤遊西域因賜其王書以招懷之開寶以後脩  
貢不絕大中祥符五年廣州言大食國人無西忽盧華  
百三十歲耳有重輪貌甚偉異自言遠慕皇化附古邏  
國船舶而來詔就賜錦袍銀帶加束帛其國在泉州西  
北舟行四十餘日至藍里次年乘風颿又六十餘日始  
達其國地雄壯廣袤所產多寶玉珠貝又有火浣布民  
俗侈麗引於諸蕃天氣多寒其王錦衣玉帶躡金履



望冠百寶純金冠其居以碼礪為柱綠甘為壁水晶為瓦碌石為磚活石為灰帷幕用百花錦官有丞相太尉各領兵馬二萬餘人馬高七尺士卒驍勇民居屋宇略與中國同市肆多金銀綾錦工匠技術咸精其能建炎三年遣使入貢帝謂侍臣曰大觀宣和間茶馬之政廢故武備不脩致金人亂華危亡不絕如綫今復捐數十萬緡以易無用之珠玉曷若惜財以養戰士詔張浚却之優賜以答遠人之意紹興元年復遣使貢文犀象齒朝廷亦厚加賜與而不貪其利故貢賦不絕云

層檀國在南海傍熙寧四年始入貢海道便風行百六

宋史新編卷百九

土

風

十口經勿巡古林三佛齊國乃至廣州其王名亞美羅亞眉蘭傳國五百年十世矣人語音如大食地春冬暖官有奉祿其法輕罪杖重罪死穀有稻粟麥食有魚畜有羊牛橐駝馬犀象所產有珍藥元豐六年遣使再至神宗念其絕遠詔頒賚如故事仍加賜白金二千兩龜茲本回鶻別種其國主自稱師子王衣黃衣寶冠與宰相九人同治國事國城有市井而無錢貨以花蓋布博易有米麥瓜果或稱西州回鶻或稱西州龜茲又稱龜茲回鶻自天聖以來累使入貢

沙州漢燉煌故地唐天寶末陷于西戎大中五年張義

潮以州歸順詔建沙州為歸義軍以義潮為節度使領河沙甘肅伊西等州觀察管田處置使義潮入朝以從子惟染領州事至朱梁時張氏絕州人推長史曹義金為帥義金卒子元忠嗣周顯德二年來貢授本軍節度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鑄印賜之建隆三年加兼中書令元忠卒子延祿脩貢贈元忠燉煌郡王咸平中封延祿為譙郡王為從子宗壽所害宗壽權知留後表求旌節乃授節度使宗壽卒子賢順嗣授節度使天聖以後累入貢

宋史新編卷百九

三

風

元豐四年其王滅力伊靈改撒始遣使來獻鞍馬刀劍真珠言其國甚寒土屋無瓦產金銀珠錦獨峰駝樂有箜篌壺琴小箏築備鼓不尚戰鬥云流求國在泉州之東有海島曰澎湖烟火相望其國塹柵三重環以流水植棘為藩以刀稍弓矢劍鼓為兵器眇月盈虧以紀時無他奇貨商賈不通厥土沃壤無賦斂有事則均稅旁有毗舍邪國語言不通袒裸肝肓殆非人類淳熙間國之酋豪嘗率數百輩倂至泉之水灣圍頭等村肆行殺掠喜鐵器及匙筋臨敵用標鎗繫繩十餘丈為操縱蓋惜其鐵不忍棄也不駕舟楫惟縛竹



為筏急則羣舁之泗水而遁

定安國本馬韓之種為契丹所攻破其酋帥糾合餘眾保于西鄙建國改元自稱定安國開寶三年其國王烈萬華因女真遣使入貢乃附表貢獻方物太平興國中太宗方經營遠略討擊契丹因降詔其國令張倚角之勢其國亦欲依王師以據宿憤得詔大喜六年冬會女真遣使來貢附表來上答以詔書端拱淳化中復因女真使表獻其後不復至

渤海本高麗之別種唐高宗平高麗徙其人居中國則天萬歲通天中契丹攻陷營府高麗別種大祚榮走保

史之新編卷一百九十九

七

風

遼東睿宗以為急汗州都督封渤海郡王因自稱渤海國併有扶餘肅慎等十餘國歷唐梁後唐朝貢不絕後唐天成初為契丹阿保機攻扶餘城下之改扶餘為東丹府命其子突欲留兵鎮之阿保機死渤海王復攻扶餘不能克歷長興清泰遣使朝貢周顯德初其酋豪崔烏斯等三十人來歸其後隔絕不能通中國太平興國四年太宗平晉陽移兵幽州其酋帥大鸞河率小校李勛等十六人部族三百騎來降以鸞河為渤海都指揮使六年將征契丹賜烏舍城淨渝府渤海琰府王詔諭以協力雪恥明年春宴大明殿因召大鸞河慰撫之

史之新編卷一百九十九

十四

風

日本國者本倭奴國也後漢始朝貢雍熙元年日本國僧裔然與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獻銅器十餘事并本國職貢今王年代紀各一卷問其風土云國中有五經書及佛經白居易集並得自中國土宜五穀而少麥交易用銅錢文曰乾文大寶畜有牛羊多犀象產絲蠶樂有國中高麗二部國之東境接海島夷人所居身面皆右毛東與州產黃金西別島出白銀以為貢賦文武僚吏皆世官其所記略云初主號天御中主次日天村雲尊其後皆以尊為號至彥瀲尊凡二十五世並都於筑紫日向宮彥瀲第四子號神武天皇入居大和州橿原宮即位元年甲寅當周僖王時也自是皆以天皇為號傳至符平天皇即今王也凡六十四世國有五畿七道三島凡三千七百七十二郡四百一十四驛八十八萬三千三百二十九課丁皆裔然所記云太宗召見裔然存撫甚厚賜紫衣上問其國王一姓傳繼臣下皆世官因歎息謂宰相曰此島夷耳乃世祚遐久其臣亦繼襲不絕蓋古之道也中國自唐季之亂寓縣分裂五代享歷尤促大臣世胄鮮能嗣續朕雖德慙往聖常夙夜寅畏講求治本亦以為子孫之計使大臣之後世襲祿位此朕之心焉明年歸其國後數年遣其弟子奉表來謝



略云傷鱗入夢不忘漢主之恩枯骨含歡猶亢魏氏之敵雖云羊僧之拙誰忍鴻儒之誠陛下惠溢四溟恩高五嶽世超黃軒之古人直金輪之新裔然空辭鳳凰之窟更還螻蟻之封縱粉百年之身何報一日之惠染筆拭淚伸紙搖魂不勝慕恩之至稱其本國永延二年實端拱元年也又別啓貢佛經及方物天聖四年十二月明州言日本國太宰府遣人百方物而不持本國表詔却之其後亦未通朝貢熙寧五年有僧誠尋至台州止天台國清寺願留州以聞詔使赴闕誠尋獻方物神宗以其遠人而有戒業處之開寶寺盡賜回來僧紫方袍

宋史新編卷百九

五

是後連貢方物而來者皆僧也乾道九年始附明州綱首以方物入貢淳熙二年倭船火兒滕大明毆鄭作死詔械大明付其綱首歸治以其國之法後日本之舟屢為風所泊而至者竝振給遣歸

党項古析支之地漢西羌之別種後周世始強盛有細風氏費聽氏往利氏頗超氏野亂氏房當氏才禽氏拓拔氏最為強族唐貞觀至上元間內附散居西北邊元和以後頗相率為盜會昌初武宗置三使以統之在邠寧延者為一使在鹽夏長澤者為一使在靈武麟勝首為一使五代亦嘗入貢今靈夏綏麟府環慶豐州鎮戎

天德振武軍並其族帳建隆二年代州刺史折也埋來朝也埋党項之大姓世居河右有捍邊功故授方州開寶元年直蕩族首領啜倍等引奔入寇為王師所敗詔內屬羌部十六府大首領屈遇與十二府首領羅崖保歸德將軍羅崖啜倍並為檢校司徒懷化將軍太平鳳國二年靈州部送歲市官馬略所過族帳物粗惡羌人志不受知州比部郎中張全操捕得十八人殺之沒入其兵仗羊馬戎人遂樓上遣使齎金帛撫賜其族與之盟始定全操決杖流登州沙門島是歲靈州通遠軍

宋史新編卷百九

六

界噪咩族折四族吐蕃村族柰弼三家族尾落族柰家族桑泥族剽略官綱詔靈州安守忠通遠軍董遵誨討平之雍熙初諸族渠帥附李繼遷為寇詔田仁朗王侁等相繼領兵討擊并賜麟府銀夏豐州及日利月利族救書招諭之二年四月侁等破悉利諸族斬首三千六百餘級梟偽署代州刺史折羅邁并弟埋乞五月又破保寺保香族梟其首領埋乞等五十七人又破保洗兩族降五十五族侁等又言麟州及三族若羌人二千餘戶皆降酋長折御也等六十四人獻馬首罪願改圖自効為國討賊遂與部下兵入濁輪川斬賊首五十級



酋豪二十人李繼遷及三族皆監押折御七皆遁去旋命內客省使郭守文亟往與王侁等同領邊事五月王侁李繼隆等又破銀州杏子平東北山谷內沒邵浪悉訛等族及濁輪川東兔頭川四諸族招降千四百五十二戶六月夏州尹憲等引兵至監城吳移越移等四族來降憲等撫之岌伽羅蘇十四族拒命憲等縱兵斬首千餘級又降銀麟夏等川三族皆諸部一百二十五族合萬六千一百八十九戶酋豪折御七窮蹙來歸守文置部下又夏州咩族魔病人七崖在南山族結黨為寇招懷不至擒之梟首徇衆并滅其族淳化元年藏才

宋史新編卷百九

十七

三族都判啜尾卒其子聚香來請命乃令代其父二年七月以黃七族降戶七百餘散于銀夏州舊地處之十一月繼遷寇熟倉族刺史咩唵率來離諸族擊退之四年鄭文寶獻議禁青鹽羌族四十四首領引兵入寇詔弛其鹽禁由是部族寧息五年六月繼遷所驅脅內屬戎人橐駝路熟藏族首領七遇率部族反攻繼遷其弟力戰而死既敗繼遷之衆復來歸附以遇為檢校司空領會州刺史至道二年三月以府州界五族大首領折突厥移為安遠大將軍父死來請命也六月勒浪族副首領遇兀等百九十三人歸附貢馬七匹遇兀舊隸契

丹淳化初遷族帳於府州界至是始朝貢上召問慰勞賜袍錦銀帶遇兀言部族多良馬今始來朝所貢未備上曰吾嘉爾忠順之節慕化來歸固不以多馬為意也咸平元年十月兀泥族大首領昭州刺史黃羅對于崇德殿兀泥族領族帳千五百戶初隸繼遷俄投府州淳化中數敗契丹及與繼遷相攻擊繼遷內附黃羅懼北徙過黃河今還舊地遂入貢且言繼遷既受朝命不敢侵伐上面加獎慰賜賚甚厚四年九月環州言繼遷所掠羌族嵬連等徙帳來歸又繼遷諸羌族明葉示及撲咩訛諸等首領率屬內附並令給善地處之五年咩連

宋史新編卷百九

十八

族開道使費州刺史泥埋遣子城逋入貢上嘉泥埋數與繼遷戰聞有勞授錦州團練使其餘授官有差六年三月以咩連族首領泥埋領鄯州防禦使充靈州河外五鎮都巡檢使時潘羅支已授河西節制上以泥埋實與羅支倚角捍賊故加恩寵四月繼遷寇洪德岩酋長慶香與虜族合勢擊之以若兵策援大敗繼遷上悉與所獲物加賜銀綵以慶香領順州刺史虜族慶領羅州刺史景德元年正月麟府路言附契丹戎人言泥族拔黃太尉率三百餘帳內屬詔府州厚賜茶綵給公田依險居之二年原州野裡族首領斯多逋丹卒其子



阿酌代為首領乞奉料詔諭有功則賜三年十一月鎮  
戎軍曹瑋言叛去酋長蘇尚娘復求歸附詔不許曰尚  
娘反覆無信恐誤邊吏又使德明緣此為詞也大中祥  
符二年六月麟府鈐轄言杜慶族依援唐龍鎮數侵別  
帳請發熟戶兵合擊上曰戎落皆吾民宜以道撫之四  
年藏才西族中族首領奴移橫全等並遣了來朝七年  
涇原鈐轄曹瑋請署熟戶百帳以上大首領為大族軍  
主次指揮使次副指揮使百帳而下為本族指揮使從  
之天禧四年五月環州七曰族軍主近臘納質歸化以  
近臘領順州刺史首領惹都等十五人補官有差

宋史新編卷百九

九

吐蕃本漢西羌之地或云南涼秃髮利鹿孤之後其子  
孫以秃髮為國號語訛故謂之吐蕃唐大中五年其國  
沙州刺史張義潮以瓜沙伊肅十一州來獻唐末瓜沙  
之地復為所隔然而其國亦自衰弱族種分散自儀渭  
涇原環慶及鎮戎秦州暨于靈夏皆有之各有首領內  
屬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事具唐書五代史建隆二  
年靈武五部以橐駝良馬致貢秦州首領尚波千傷殺  
采造務卒知州高防捕繫其黨四十七人以狀聞上乃  
以吳廷祚為雄武軍節度代防安輯之尚波千等感悅  
是年秋乃獻伏羌地太平興國中秦州諸族數來寇略

太宗詔諭曰豈朕信之未孚而吏撫之不至並蠲累答  
特示威懷後又謂宰相曰以國家兵力雄盛聊舉偏師  
便可驅逐數千里外但念其種類蕃息安土重遷倘因  
釁除必致殺戮所以置於度外存而勿論也淳化五年  
知秦州溫仲舒上言每歲伐木多為蕃族攘奪今已驅  
其部落於渭北太宗慮生邊患乃以知鳳翔薛惟吉對  
易其任咸平元年十一月河西軍左廂副使歸德將軍  
折逋游龍鉢來朝游龍鉢四世受朝命為酋雖貢方物  
未嘗自行今始至獻馬二千餘匹河西軍即古涼州舊  
領姑臧神鳥蕃禾昌松嘉麟五縣城周回十五里相傳

宋史新編卷百九

十

李執舊治也皆龍鉢自述云詔以龍鉢為安遠大將軍  
四年知鎮戎軍李繼和言西涼府六谷都首領潘羅支  
頗戮力討繼遷請授以刺史仍給廩祿經略使張齊賢  
又請封六谷王兼招討使上以問宰相皆曰羅支已為  
酋帥授刺史太輕未領節制加王爵非順招討使號不  
可假外夷乃以為鹽州防禦使兼靈州西面都巡檢使  
六年原渭蕃部三十二族納質來歸羅支又遣蕃官吳  
福聖臘來貢表言感朝廷恩信憤繼遷僭疆已集騎兵  
六萬乞會王師收復靈州乃以羅支為朔方軍節度靈  
州西面都巡檢使賜以鎧甲器幣又以吳福聖臘為安



遠將軍次首領元佐等七人為懷化將軍十一月繼遷  
攻西蕃遂入西涼府知州丁惟清陷沒羅支偽降未幾  
集六谷諸豪及者龍族合擊繼遷繼遷大敗中流矢道  
死景德元年二月來獻捷六月又遣其兄邦通支入奏  
且欲更率部族及回鶻精兵直抵賀蘭山討除殘孽願  
發大軍援助詔從之先是繼遷種落迷般囑及日通吉  
羅丹二族亡歸者龍族而欲陰圖羅支是月會遷黨攻  
者龍羅支率百餘騎急赴將議合擊遂為二族戕于帳  
詔贈羅支武威郡王遣使贈恤其家者龍凡十三族而  
六族附迷般囑及日通吉羅丹西涼府聞羅支遇害乃

宋史新編卷百九

三

率龕谷蘭州宗哥覓諾諸族攻者龍六族六族悉竄山  
谷中詔使者安集之六谷諸豪乃議立羅支弟斯鐸督  
為首領且言鐸督剛決平恕數更戰討威名甚著詔授  
鐸督鹽州防禦使靈州西面沿邊都大巡檢使上以遷  
黨未平藉其腹背攻制遂加鐸督朔方軍節度押蕃落  
等使西涼府六谷大首領渭州言龕谷懶家族首領尊  
檀磨壁余龍及便囑等獻名馬願率所部助討不附者  
又言河西諸蕃四十五族內附其年遷黨寇未樂為藥  
令族合蘇擊敗之斬首百餘級二年斯鐸督遣其甥呵  
昔來貢仍上與趙德明戰鬪功狀又言蕃帳周斯那支

有智勇久參謀議請授以六谷都巡檢使上嘉獎從其  
請仍賜茶絲又追錄潘羅支子失吉為歸德將軍厚賜  
器幣者龍七族首領有捍寇之勞並月給千錢舊制弓  
矢兵器不入外夷時西涼樣丹族上表求市弓矢上以  
樣丹宣力西陲委以捍蔽特令渭州給賜因別賜斯鐸  
督以重恩意三年又以者龍族合窮波黨宗族業羅等  
為本族首領檢校太子賓客皆鐸督外姻也五月鐸督  
言部落疾疫詔賜白龍腦犀角疏黃安息香白紫石英  
等藥使者感悅而去又制加鐸督檢校太傅其族帳李  
波逋等四十九人為檢校太子賓客充本族首領九月

宋史新編卷百九

三

詔釋西面納質戎人先是諸蕃有鈔劫為惡嘗經和斷  
者恐異時復叛故收其子弟為質乃有禁錮終身者上  
憫而縱之族帳感恩皆稽顙自誓不為邊患大中祥符  
五年八月曹瑋言伏羌砦斯維波與宗哥族李磨論聚  
為文法領兵趣之悉潰散夷其城帳天禧元年十月秦  
州部署言鬼留家族累歲違命討平之二年又言吹麻  
城及河州諸族皆破宗哥文法來附唃廝囉少衰數為  
囉瞎力骨所困今還舊地諸砦羌族及空俞斯維波等  
納質者凡七百五十六帳  
唃廝囉者緒出替普之後本名欺南陵溫錢逋錢逋猶



贊普也訛為綏逋生高昌磨榆國既十二崩河州茫何郎業賢客高昌具囉貌奇偉挈以歸置劄心城而大姓從昌斯均又以斯囉居移公城欲於河州立文法河州人謂佛喃謂兒子斯囉自此名喃斯囉於是宗哥僧李立遵邈川大酋溫逋哥略取斯囉如郭州尊立之部族凌疆乃徙居宗哥城立遵為論逋佐之論逋者相也立遵貪且喜殺戮國人不附既與曹瑋戰三都谷不勝又襲西涼為所敗斯囉遂與立遵不協更徙邈川以溫逋哥為論逋有勝兵六七萬與趙德明抗希聖朝廷恩命知秦州張佖奏請拒絕涇原鈐轄曹瑋上言宜厚喃

宋史新編卷百九

三

斯囉以扼德明而立遵屢表求替普號朝議以替普戎王也立遵居斯囉下不應多予乃用斯鐸督恩例授立遵保順軍節度使大中祥符八年斯囉立文法聚眾數十萬請討平夏以自效上以戎人多詐或生他變命周文質監涇原軍曹瑋知秦州兼兩路沿邊安撫使以備之明道初即授斯囉寧遠大將軍愛州團練使授逋哥歸化將軍已而逋哥為亂囚斯囉置穿中出收不附已者守穿人間出之斯囉集兵殺逋哥徙居唐景祐中以斯囉為保順軍節度觀察留後數以奇計破元昊遂不敢窺其境寶元元年加保順軍節度使仍兼邈川大

首領時以元昊反累詔諭斯囉使背擊元昊以披其勢然終不能有大功後累加恩兼保順河西節度使洮涼兩州刺史又加階勛檢校官功臣食邑治平二年冬斯囉死年六十九其三子董氈嗣

宋史新編卷百九

四

董氈母曰喬氏斯囉三妻也董氈自九歲請朝命為會州刺史其二妻皆李立遵女生瞎氈及磨氈角李氏寵衰斥為尼置郭州其子結母黨李巴全竊載其母奔宗哥磨氈角因撫有其眾累奉貢歷授思州團練使卒所部立其子瞎撒欺丁嘉祐三年命欺丁為順州刺史瞎氈居龕谷亦屢通貢授涇州團練使先卒子本征居河州母弟瞎吳叱歸銀川斯囉地既分董氈最彊獨有河北之地其國大抵吐蕃遺俗也貢獻謂之般次自言不敢有貳則曰心白向漢云初斯囉死董氈嗣為保順軍節度使檢校司空神宗即位加大保進太傅熙寧元年封其母安康郡太君以其子蘭逋比為錦州刺史三年夏人寇環慶董氈乘虛入其境大克獲賜璽書袍帶獎激之王韶既定熙河其首領青宜結鬼章寇河州踏白城景思立死焉帝命邊臣招來之十年以鬼章及阿里骨皆為刺史董氈貢方物改西平節度使方鬼章犯境時列帳訥兒溫及祿尊率部族叛附之既來降又陰與



董氈通元豐初詔知岷州種諤集酋長斬之以妻女田  
產賜降將俞龍呵四年王師討夏會其兵董氈由常樂  
郡公進封武威郡王鬼章阿里骨党令支皆團練使心  
牟欽氈阿星李叱臘欽為刺史知邈川事力固不足與  
夏人抗但欲解散其謀而已故終不能大有功哲宗立  
加檢校太尉未幾卒蘭通比已死養子阿里骨嗣

阿里骨本于闐人少從其母給事董氈故養為子元豐  
蘭州之戰最有功進至防禦使既嗣事遣使脩貢元祐  
元年為河西軍節度使封寧塞郡公里骨頗峻刑詔飭  
諭之二年遂逼鬼章使率眾拒洮州羌結藥密者使所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六

董

氈

部怯陵來告里骨執法陵結藥密懼携妻子南歸鬼章  
又使其子結兀齮入寇八月鬼章就擒檻送京師尋赦  
之授陪戎校尉遣居秦州聽招其子以自贖明年里骨  
奉表謝罪詔熙河無復出兵許貢奉如故加金紫光祿  
大夫檢校太保紹聖三年卒年五十七子瞻征嗣

瞻征即邦彪錢也紹聖四年為河西軍節度使檢校司  
空寧塞郡公性嗜殺部曲睽貳大酋心牟欽氈之屬有  
異志忌其季父蘇南党征雄勇多智共誣其謀逆瞻征  
殺之盡誅其黨獨錢羅結逃奔溪巴溫溪巴溫者董氈  
疏族也錢羅結奉溪巴溫長子杓撥據溪哥城瞻征討

殺杓撥錢羅結奔河州說王瞻以取青唐之策已而溪  
巴溫入溪哥城自稱王子元符二年七月瞻取邈川八  
月瞻征自青唐脫身來降欽氈迎溪巴溫入青唐立木  
征之子隴撈為主九月瞻軍至青唐隴撈出降以邈川  
為湟州青唐為鄯州二酋雖降然其種人本無歸漢意  
議者謂不先修邈川以東城障而遽取青唐非計也青  
唐不可守者有四道險地遠聲援不相及一也羌若斷  
橋塞隘我雖有百萬之師倉卒不能進二也孤軍無援  
必生他變三也內地無糧可運難以久處四也官軍自  
會州還者皆憔悴衣履穿決器仗不全羌視之有輕漢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九

三六

心旦夕必叛逾月欽氈等果與青唐城中人相結謀復  
奪城山南諸羌亦叛瞻遣將破之戮結兀齮及欽氈等  
九人青唐圍解而邈川益急夏人十萬助之總管王愍  
以死戰固守乃得免瞻棄青唐歸溪巴溫與其子溪賒  
羅撒據之朝諭請奔棄邈川且謂董氈無後隴撈乃木  
征之子瞻所嬖嫡會孫最親於是以前隴撈為河西軍節  
度使知鄯州封武威郡公充西蕃都護依府州折氏世  
世承襲尋賜姓名曰趙懷德其弟邦辟勿丁旼曰懷義  
為鄯州團練使同知湟州加瞻征校尉太傅懷遠軍節  
度使三年三月懷德入見徽宗命輔臣問何以招致溪



巴溫對曰辟乳牛繫其子即母須來繫其子即子須

來俟至岷州遣人往諭使之歸漢遂與賻征俱還

州溪賒羅縵襲殺懷德懷德奔河南賻征不自安求

內徙詔居鄧州崇寧元年卒三年王厚復皇都語在厚

傳懷德至京師拜感德軍節度使封安化郡王

趙思忠即賻之子木征也青唐族酋迎居洮州欲立

以復洮岷墨若武勝軍諸羌秦州以其近邊逐之乃還

河州後徙及江城弟賻吳叱別居銀川有韓家山至和

初補本族副軍主嘉祐中河州刺史王韶遣僧智圓往

說之啖以厚利因隨以兵前後殺其老弱數千焚族帳

宋史新編卷二百九

三

萬數得腹心酋領十餘人又禽其妻子皆不殺遂以熙

寧七年四月舉洮河二州來降賜以姓名拜榮州團練

使封其母妻弟董合賜名繼忠補六宅副使結只延征

賜名濟忠賻吳叱曰紹忠巴氈角曰醇忠巴氈曰存

忠長子邦辟勿丁呪曰徙義次蓋况曰秉義皆起拜官

以思忠為秦州鈐轄不蒞事而乞主熙河羌部經略司

以為不可詔以二州給地五十頃後遷合州防禦使卒

贈鎮洮軍節度觀察留後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九

宋史新編卷二百

列傳一百四十二

明南京戶部主事蕭田柯維騏著

蠻夷

楚粵巴黔諸蠻椎髻跣足涉險如鶩所居依巒嶺叢林

為固無君長以材力相雄勇於戰鬥至推刃父子兄弟

先王禽獸視之謂之要服云後世版圖盡西南之疆而

諸蠻錯處往往款附而州郡之然叛服無常時肆鈔略

勞王師彼其趨悍之性易動於惡矧鎮撫者失其職而

啓之釁哉是故善制御者不役其人不征其賦樹之酋

長聊羈縻焉蓋服遠者先自近堂上不糞葛瞻郊草曠

宋史新編卷二百

芸乎宋之失策莫神徽為甚所爭蠻夷地槩與西夏震

武諸城同何補中國之虛置耶噫可鑒哉

西南溪峒諸蠻 梅山峒蠻 誠徽州蠻

南丹州蠻 撫水州蠻 廣源州蠻

黎峒蠻 環州蠻 西南諸夷

黎州諸蠻 敘州三路蠻 威茂渝州蠻

黔涪施高徼外諸蠻 瀘州蠻

西南溪峒諸蠻皆盤瓠種周世其衆彌盛時為中國患

宣王命方叔伐之其後服於楚秦昭使白起伐楚略取

蠻夷置黔中郡漢改為武陵建武中大為寇鈔遣馬援



等擊破之歷晉宋齊梁陳或叛或服隋置辰州唐置錦州溪州巫州敘州皆其地也唐季之亂蠻酋分據其地自署為刺史晉天福中馬希範承襲父業據有湖南時蠻酋保聚依山阻江殆十餘萬至周行逢時數出寇邊逼辰末二州殺掠民畜無寧歲宋太祖既下荆湖擇徭人為蠻黨所伏者得秦再雄擢為辰州刺史予一州租賦再雄訓練土兵得三千人皆能被甲渡水歷山飛壘捷如猿猱又選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蠻諭旨莫不風靡各得降表以聞太祖大喜改辰州團練使再雄盡瘁邊圉五州連表數千里不增一兵不費帑庾終太祖世邊

宋史新編卷二百

十一

境無患其後諸州多歸順者太平興國八年錦溪敘富四州蠻相率詣辰州言願比內郡輸租稅不許咸平五年夔州路轉運使丁謂言溪蠻入粟實邊頓省饋餉臣觀自昔和戎安邊未有境外轉糧給我戍兵者先是中國嚴鹽禁故蠻人數擾上詢知其情乃詔諭丁謂傳告羣蠻感悅因相與盟約不為寇鈔負約者衆殺之且曰天子濟我以食鹽我願輸與兵食自是邊穀有三年之積初益州軍亂議者恐緣江下峽乃集施黔高溪蠻豪子弟捍禦羣蠻因熟漢路寇掠而歸丁謂等至即召與盟令還漢口六年有生蠻違約謂遣兵擒獲六百餘人

宋史新編卷二百

十一

奪還漢口四百餘人焚其室廬皆震懼伏罪謂乃置尖木砦施州界以控扼之自是寇鈔始息邊溪峒田民得耕種大中祥符元年夔州路言五團蠻嘯聚謀劫高州欲令暗利砦援之上以蠻夷自相攻不許發兵六年辰州溪峒都指揮使魏進武率山徭數寇城砦朝廷不欲發兵窮討降詔招諭七年進武詣吏請罪天禧二年知辰州錢絳等入下溪州破砦柵斬蠻六十餘人刺史彭儒猛亡入山林執其子仕漢等赴闕儒猛自訴求歸詔辰州召與歃血要盟遣之富州刺史向通漢上五溪地理圖願留京師上嘉之特授檢校太傅本州防禦使還賜疆土署其子光澤等三班職名通漢再表欲留京師不允乃為光澤等求內地監臨從之三年通漢卒以其子光憲知州事其後光澤不為親族所容上表納土上察其意不許初北江蠻酋最大者曰彭氏世有溪州州有三曰上中下溪又有龍賜天賜忠順保靜感化永順州六懿安遠新給富來寧南順高州十一總二十州皆置刺史而以下溪州刺史兼都督主十九州皆隸焉謂之誓下州將承襲都督主率羣酋合議子孫若弟姪親黨之當立者具州名移辰州為保證申鈐轄司以聞乃賜敕告印符受命者隔江北望拜謝州有押案副使及



校吏聽自補置彭氏自允殊文勇儒猛相繼為下溪州  
刺史至仕漢為殿直留西京後輒遁歸天聖初以狀白  
辰州自言父老兄亡潛歸本道願放還家屬詔徙其家  
京師舍以官第未幾儒猛言仕漢逃歸誘羣蠻為亂遣  
別子仕端等殺之朝廷嘉其忠降詔獎諭時儒猛為檢  
校尚書右僕射特遷左僕射又以仕端為檢校國子祭  
酒知溶州彭氏有文綰者知中彭州即忠順州也三年  
儒猛攻殺文綰其子儒索率其黨九十二人來歸補儒  
索復州都知兵馬使餘官為稟給五年儒猛死仕端命  
知下溪州明道初仕端死復命弟仕義為刺史累遷檢  
校尚書右僕射自允殊至仕義五世矣仕義有子師寶  
景祐中知忠順州慶曆四年以罪絕其奉貢蓋自咸平  
以來始聽二十州納貢歲有常賜蠻人以為利有罪則  
絕之其後師寶數自訴請知上溪州皇祐二年始從其  
請朝貢如故既而師寶妻為仕義取去師寶忿恚至和  
二年與其子知龍賜州師黨舉族趨辰州告其父之惡  
將起為亂於是知辰州宋守信等議率兵討伐以師寶  
為鄉導兵至而仕義遁入他峒不可得俘其孥及銅柱  
而官軍戰死者十六七守信等皆坐貶自是蠻獠數入  
寇鈔邊吏不能制朝廷姑欲無事間遣吏諭旨許以改

宋史新編卷二百

四

過自歸嘉祐二年仕義乃歸所掠兵丁械甲率蠻眾七  
百飲血就降辰州亦還其孥及銅柱時師寶已死遣師  
黨歸知龍賜州戒勿殺自是仕義歲奉職貢然點熬數  
盜邊熙寧三年為其子師綵所弑師綵專為暴虐其兄  
師晏攻殺之并誅其黨納誓表于朝乃命師晏襲州事  
五年詔進為下溪州刺史賜母妻封邑章惇經制南北  
江湖北提點刑獄李平招納師晏誓下州峒蠻張景謂  
等各以其地歸版籍師晏遂降詔修築下溪州城并置  
砦於茶灘南岸賜新城名會溪新砦名黔安戍以兵隸  
辰州出租賦如漢民遣師晏詣闕授禮賓副使京東州  
都監官其下六十有四人 是持天子方用兵以威四夷  
湖北提點刑獄趙鼎言峽州峒首刻剝亡度蠻眾願內  
屬辰州布衣張翹亦上書言南北江利害遂以章惇察  
訪湖北經制蠻事而南江之舒氏北江之彭氏梅山之  
蘇氏誠州之楊氏相繼納土初立城砦使之比內地為  
王民北江彭氏已見前南江諸蠻自辰州達于長沙邵  
陽各有溪峒曰敘曰峽曰中勝曰元則舒氏居之曰獎  
曰錦曰懿曰晃則田氏居之曰富曰鶴曰保順曰天賜  
曰古則向氏居之皆受朝命張翹言南江諸蠻雖有十  
六州之地惟富峽敘僅有千戶願先招富峽二州俾納

宋史新編卷二百

五



土則餘州自歸并及彭師晏之孱弱皆可郡縣詔下知  
辰州劉策商度策請如翹言熙寧五年以石鑑為湖北  
鈐轄兼知辰州且助章惇經制明年富州向晤等來歸  
順獨田氏有元猛者頗桀驁難制異時數侵奪舒向二  
族地惇進兵破懿州南江州峒悉平遂置沅州以懿州  
新城為治所尋又置誠州元祐初傅堯俞王巖叟言沅  
誠州初建以來設官屯兵布列若縣募役人調戍兵費  
鉅萬公私騷然荆湖兩路為之空竭又自廣西融州初  
開道路達誠州增置潯江等堡其地無所有湖廣移賦  
以給一方民不安業願斟酌廢置朝廷以沅州建置至

宋史新編卷二百

六

是十五年蠻情安習已久但廢誠州為渠陽軍而沅州  
仍為郡云既而諸蠻復叛朝廷方務休息痛懲邀功生  
事詔諭湖南北及廣西路曰國家疆理四海務在柔遠  
頃湖廣諸蠻近漢者無所統壹因其請更量置城邑以  
撫治之邊臣邀功獻議初通融州道路侵逼峒穴致生  
疑懼朝廷知其無用旋即廢罷邊吏失於撫遏遂爾扇  
搖其叛酋竝免追討諸路所開道路初置堡若竝廢自  
後五溪郡縣棄而不問崇寧以來開邊拓土之議復熾  
於是安化上三州及諸酋各願納土輸貢賦又令廣西  
招納左右江四百五十餘峒宣和中議者以為招致熟

羌接武請吏竭金帛繒絮以啗其欲捐高爵厚奉以侈  
其心開辟荒蕪草創城邑張皇事勢僥倖賞恩入版圖  
者存虛名充府庫者亡實利不毛之地既不可耕復子  
野心頑冥莫葦建築之後西南夷徼交寇而溪峒子蠻  
亦復跳梁士卒死於干戈官吏沒於王事肝腦塗地往  
往有之以此知納土之議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所由生  
乃詔悉廢所置州郡其餘諸蠻自乾興以來或叛或  
服其類不一有蠻徭者居山谷間其山自衡州常寧縣  
屬于桂陽郴連賀韶四州環紆千餘里蠻居其中不事  
賦役謂之徭人慶曆三年出桂陽藍山縣華陰峒害巡

宋史新編卷二百

七

檢李延祚都監張克明事聞權楊旼提點刑獄督攻討  
事久之不克遂詔招撫始於湖南置安撫司四年冬知  
潭州劉沆招降二千餘人五年春餘黨唐和等復內寇  
詔沆等便宜從事沆檄楊旼等八路入討覆蕩巢穴然  
唐和等猶未平是冬復入寇殺將校沆旼坐黜以劉夔  
代沆為安撫使夔言唐和等浸為邊患願以詔書招安  
就補溪峒首領詔可是時湖湘騷動兵不得息明年夏  
仁宗謂輔臣曰官軍久戍南方夏秋之交瘴癘為虐其  
命太醫定方和藥遣使給之唐和之屢寇也朝廷初議  
討除招安二策既而以知桂陽監宋守信奏大發兵計



之其衆果懼遁入郴州黃莽山由趙峒轉寇英韶州依山自保是冬帝閱士卒暴露復諭執政密戒主帥安恤七年唐和遣其子執要領詣官自言願貸糧米居所保峒中時楊畋復爲湖南鈐轄詔趨連韶州山下與廣南東西轉運使共告諭之使以兵械上官質其親屬詔補唐和盤知諒等五人爲峒主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知諒等蓋唐和黨也至冬其衆悉降紹興六年知鼎州張覺言事宜詔荆湖北路帥司相度帥司是嘗議言管田四州舊置弓弩手練習武事散居邊境平居事耕作緩急備戰守靖康調援河

宋史新編卷二百

人

東全軍陷沒今辰沅澧靖等州乏兵防守竊慮蠻夷生變叵測若將四州弓弩手減元額定爲二千五百人分處要害量給土田以所餘閒田募人耕作歲收其租其於邊防財賦兩得其便詔從之二十四年禽楊正修及其弟正拱鞠治斬之初正修侍其父再興入覲獻還省民疆土遂命以官建炎後與弟正拱率九十團峒峒人出武岡軍縱火殺掠民財爲亂紹興間潭州帥司嘗招徠之後復作亂屢抗官軍至是伏誅乾道元年宜章峒賊李金陷郴州焚桂陽軍州將棄城遁世忠峒李昂齊者率壯丁禦賊民恃以安湖南提舉常平鄭丙請發鄂

諸軍討平之三年靖州界峒人姚明教等作亂詔荆鄂駐劄明椿選將率精銳千人會屯戍官合擊之十一月南郊禮成詔緣邊溪峒反側逃竄者並加寬宥能復業者罪一切置不問互市如故悉聽其便守臣常加撫問以稱綏遠之意六年盧陽西撫獠楊添朝寇邊知沅州孫叔傑調兵數千討之敗績死者十七八初峒人與省戶交爭殺二人死叔傑輒出兵破其十三柵奪還所侵地於是峒人相結爲亂宰臣虞允文奏曰蠻夷爲變皆守臣貪功所致今峒人仇視守臣若更去叔傑量遣官軍示以兵威徐與盟誓自可平定帝允其奏俾葉行代

宋史新編卷二百

七

叔傑遂招降之八年孝宗問左右曰靖隸湖北今聞仰給廣西何也趙雄對曰靖州本溪峒神宗時初爲誠州元祐間廢尋復爲軍徽宗朝始改靖州與桂府爲鄰故今廣西給其金穀之費近歲漕司匱乏乃責辦諸州以故不能如約宜復舊制俾廣西漕臣如期饋運靖州屯戍官兵聽守臣節制於事爲便帝從之十年四月全州上言本州密邇溪峒山徑非止一途遊民惡少之棄本者商旅之避征稅者盜賊之亡命者往往由之以入萃爲淵藪交相鼓扇深爲邊患爲今計者宜徙閒地巡檢兵及分遣士卒屯諸溪谷山徑間俾湖南北廣西帥憲



總其役庶幾事權有歸號令可行也嘉定元年郴州黑風峒徭人羅世傳寇邊飛虎統制邊寧戰沒江西湖南驚擾知隆興趙希懌知潭州史彌堅共招降之二年李元礪羅孟二寇江西攻破龍泉縣李再興戰敗死之江州駐劄都統制趙選亦戰死其後命工部侍郎王居安知豫章擒獲之溪峒略平七年臣僚上言辰沅靖三州之地多接溪峒其居內地者謂之省民熟戶山徭峒丁均居外為捍蔽其初匿處詳密立法行事悉有定制峒丁等皆計口給田多寡闊狹疆畔井井擅鬻者有禁私易者有罰一夫歲輸租三斗無他絲役故皆樂為之用

宋史新編卷二百

十

邊陲有警眾庶雲集爭負弩矢前驅出萬死不顧此年防禁日弛山徭峒丁得私售田田之歸於民者常賦外復輸稅公家因資之以為利故謾不加省而山徭峒丁之常租仍虛掛版籍責其償益急往往不能聊生反寄命徭人或導其入寇為害滋甚宜敕湖廣監司檄諸郡俾循舊制毋廢庶邊境綏靖而遠人獲安也

梅山峒蠻舊不與中國通其地東接潭南接邵其西則辰其北則鼎澧而梅山居其中開寶以來往往寇掠邊界招諭不聽太宗討平之嘉祐末湖南轉運副使范子奇奏蠻恃險為邊患宜臣屬而郡縣之熙寧五年乃詔

章惇等招納惇遣喬執中知全州而大田諸蠻納款遂檄諭開梅山蠻徭爭闢道路以待得其地東起寧鄉縣司徒嶺西抵邵陽白沙砦北界益陽四里河南止湘鄉佛子嶺籍其民得主客萬四千八百九戶萬九千八百九丁田二十六萬四百三十六畝均定其稅築武陽開峽二城詔以山地置新化縣并二城隸邵州

誠徽州唐溪峒州宋初楊氏居之號十峒首領以其族姓散掌州峒太平興國中首領楊蘊始內附楊通寶始入貢命為誠州刺史元豐三年知邵州關杞請於徽誠則融嶺擇要害地築城砦以絕邊患從之元祐二年廢

宋史新編卷二百

十一

誠州為渠陽軍有楊晟臺者乘間寇文村堡知渠陽軍胡田措置亡術蠻結西融州蠻若栗仁催往來兩路為民患朝廷方務省事廢堡砦徹戍守而以其地予蠻乃復以渠陽為誠州擇授土官崇寧初改誠州為靖州南丹州蠻亦溪峒之別種也地與宜州及西南夷接壤開寶以來酋帥莫洪誓始求內附歲入貢雍熙四年洪誓族人知寶隆鎮莫准閩誘羣蠻為寇知宜州侯汀失於備禦坐免官詔諭安土厚生保境延世或尚恣於陸梁當盡勦其族類自是不復為寇洪誓卒其弟洪皓襲稱刺史洪皓卒長子淮勅襲父任俄為弟淮迪攻南丹



州淮劾帥屬來奔真宗詔宜州賜開田資給之後淮迪老自言願傳其子世漸仁宗從之以淮迪為懷遠大將軍致仕世漸為刺史檢校工部尚書又以故事補親黨數十人為檢校官世漸死命其子公帳襲之有世忍者亦淮迪子也初率其屬人內附治平初逃歸攻殺公帳奪其地自首請於朝廷願授刺史如其請神宗時徭賊殺人世忍執以獻大軍討安化世忍獻弓矢自言願世為外臣脩貢不懈遷至檢校戶部尚書世忍死子公佞襲大觀元年廣西經略使王祖道以公佞拒命擒而殺之改南丹為觀州以都巡檢劉惟忠守之詳見祖道

宋史新編卷二百

十一

傳公佞之死人以為冤其弟公晟結溪峒圖報復連歲攻圍觀州惟忠中傷死繼以黃璘亦以疾告罷其後遂棄而不守高宗謂朱勝非曰前日用事之臣貪功生事公為欺罔其實勞民費財使遠俗不安也又用廣南經略安撫使劉彥適言以公晟知南丹州兼溪峒都巡檢使提舉盜賊公事紹興二十四年公晟始貢馬幸諸蠻來歸遂以延沈襲公晟職是年廣西經略安撫使呂愿中諭降諸蠻三十一種皆為羈縻州縣云後延廬延蓋延廕相繼襲職知南丹州事嘉泰五年襲延廕職者其子光熙也

撫水州在宜州南有縣四曰撫水曰京水曰多逢曰古勞唐隸黔南酋皆蒙姓同出有上中下三房及北遐一鎮民則有區廖潘吳四姓亦種水田採魚其保聚山險者雖有畝田收粟甚少但以藥箭射生取鳥獸盡即徙他處地曰帚洞五十里至前村川原稍平合五百餘家夾龍江居種稻似湖湘中有樓屋戰棚衛以竹柵即其酋所居善為箭中者信宿死得邕州藥解之即活雍熙以來叛服無常咸平四年酋蒙瑛等來納兵器毒箭誓不復犯邊祥符末復叛數入寇詔招撫猶拒命帝以轉運使俞獻可請詔曹克明為宜融等州都巡檢安撫使

宋史新編卷二百

十三

王文慶等為都監上意其道險難進師第令設方略撫之二人請便宜掩擊乃領兵徑入連破之追斬殆盡克明等知其窮蹙乃曉諭恩信許以改過於是會蒙承貴等面縛詣軍自首歃血立誓自言奴山摧倒龍江西流不敢復叛克明等師還宜州蠻人納器甲凡五千數願遷還漢地者七百餘口詔分置廣西及荆湖州軍給以田糧凡立功使臣將士遷補賜賚者千八百人承貴因請改州縣名以固歸順之意詔以撫水州為安化州撫水縣為歸仁縣京水縣為長寧縣寶元元年其黨復入寇融宜州至殺連糧官吏踰年乃平慶曆嘉祐中屢以



方物入貢熙寧初土人羅世念等復構亂大發兵討之明年世念等出降各拜官崇寧二年其酋蒙光有為寇未幾以三州一節戶口六萬一千來上乾道以後宜州蠻莫才都等安化蠻蒙光漸等往往猖獗或討平或招降又有融州屬蠻入立峒首領楊光朝等至和後請內附皆納之而王祖道開邊諸蠻納土隸黔南所謂平州者初亦屬融州紹興三年廣南東西路宣諭伊明慶請罷平觀二州從之觀州即南丹州幸見前篇

廣源州蠻在邕州鬱江之源也產黃金丹砂俗推髻左衽輕死好亂其先首領韋黃周儂四姓相劫掠唐經略

宋史新編卷二百

古

使徐申厚撫之黃氏納質而十三部二十九州蠻皆定自交趾據安南廣源號羈縻州實服役於交趾有儂全福者知儂猶州其弟有祿知萬涯州妻弟儂當道知武勤州全福殺存祿當道并有其地交趾執以歸其妻阿儂遂嫁商人生子名智高因冒儂姓母又嫁特磨道儂夏卿久之智高復與其母出據儂猶州建國曰大曆交趾擒智高釋其罪使知廣源州又以雷火頻渡四洞及思浪州附益之居四年內怨交趾襲據安德州僭稱南天國改年景瑞皇祐中來貢不納智高遂招納亡命與廣州進士黃瑋黃師必及其黨儂建侯儂志忠等謀入

宋史新編卷二百

五

夜焚巢穴給其眾曰積聚已盡無以為生計窮矣當拔邕州據廣州以自王不則兵死四年四月率眾下千沿鬱江東下破邕州執知州陳珙及司戶參軍孔宗旦廣西都監張立害之僭號仁惠皇帝改年啓曆師必以下皆稱中國官名是時天下又安兵起倉卒守將多棄城遁故智高所嚮得志和繼破橫貴龔潯藤梧封康端九州害知封州曹觀知惠州趙師口及監押馬貴餘殺官吏甚眾進圍廣州五十七日不克解去歸清遠濟江擁婦女作樂行遇張忠戰于白田忠死之去攻賀州不克夜害蔣偕于太平塲九月庚申破昭州害王正倫等于館門十月破賓州復據三州大將陳曙擊之敗績宣撫使狄青斬曙以徇未幾智高為青所敗焚城遁入大理事具青傳智高起幾年且踐一方如行無人之境吏民不勝其毒朝廷為下赦儂除復百姓始得更生先是謠言農家種糴家收至日如其謠智高母有計謀攻陷城邑多用其策僭號皇太后性慘毒嗜小兒肉每食必殺小兒智高既敗入保特磨依儂夏卿收殘眾三千餘人習騎戰復欲入寇至和初余靖督兵入特磨掩襲之獲其母及智高弟智光子繼宗繼封檻至京師未欲殺蓋以誘智高或傳智高死乃悉棄市既而西川

一第 二一 册 廣源州蠻 8 史記



術英智高未死然智高卒不出存亡莫可知儂氏又有  
守山者知雷火洞稍築點嘉祐中嘗入寇後內屬久之  
知順安州而儂夏卿儂平儂亮亦自特磨來歸皆其族  
也治平中宗旦棄其州內徙命為右千牛衛將軍廣源  
久為劉紀所據熙寧末王師下廣源得紀以州為順州  
元豐初還之語見交趾傳

有甲峒蠻者姓甲氏役屬交趾與李公縕世為婚姻最  
為邊患蘇茂州蠻亦近邕州一和嘉祐中皆嘗擾邊  
黎峒唐故瓊管之地在大海南其地有黎毋山黎人居  
焉舊說五嶺之南人雜夷獠水崖環海豪富兼弁役屬  
宋史新編卷二百

貧弱婦人服緹績木皮布陶土為釜器用瓠瓢人  
飲石汁又有椒酒以安石山花著甕中即成酒俗呼山  
嶺為黎居其間者號曰黎人其服屬州縣者為熟黎其  
居山峒無征徭者為生黎叮出與郡人互市至和以來  
亦時犯邊乾道九年藥昌黎賊劫省民焚縣治為亂  
黎人王日存王承福陳顏心降之瓊管安撫司上其功  
得借補承節郎淳熙元年詔王日存子孫許襲職初三  
十六峒都統領王氏居化外世立邊功受封爵高宗朝  
瓊山民許益為亂王母黃氏撫諭諸峒無敢從亂者以  
功封宜人後黃氏年老無子請以其女襲封孝宗詔從

之十二年樂會縣白沙峒黎人王邦佐等率眾為寇殺  
掠官軍保義郎陳升之撫降其眾俘獲林智福等十六  
年詔以大寧砦貢弼補承信郎彈壓本界黎峒瓊管司  
言弼沉鷲有謀為遠近推服故用之弼宜人黃氏姪也  
嘉定中詔王宜人女吳氏襲封統領諸峒

環州蠻區氏州隸宜州羈縻領思恩都毫二縣有區希  
範者思恩人也狡黠頗知書嘗舉進士試禮部後與其  
叔正辭應募從官軍討安化州叛蠻既而希範擊登聞  
鼓求錄用仁宗下其事宜州而知州馮仲己言其妄編  
管全州正辭亦嘗自言功不報二人皆缺望希範後輒  
宋史新編卷二百

遁歸與正辭率其族人及白崖山酋蒙趕荔波峒蠻謀  
為亂將殺仲己且曰若得廣西一方當建為大唐國乃  
擇日殺牛建壇場祭天神推蒙趕為帝正辭為奉天開  
基建國桂正希範為神武定國令公桂州牧又以區不  
績為宰相餘皆偽立名號補置四十餘人慶曆四年正  
月率眾五百破環州以環州為武城軍又破帶溪砦下  
鎮寧州及普義砦有眾一千五百宜州捉賊李德用擊  
卻之明年轉運使杜杞大引兵至環州誘趕等出降給  
與盟置曼陀羅花酒中飲者皆昏醉擒之後數日又得  
希範醢以賜諸蠻績其五藏為圖傳於世餘黨悉平



西南諸夷漢牂牁郡地唐置費珍莊琰播郎牂牁夷等州其地北距充州百五十里東距辰州二千四百里南距交州千五百里西距昆明九百里無城郭散居村落土熟多霖雨稻粟皆再熟無徭役隋大業末首領謝龍羽據其地勝兵數萬人唐末王建據西川由是不通中國後唐天成二年牂牁清州刺史宋朝化等來朝其後孟知祥據西川復不通朝貢乾德三年平孟昶五年知西南夷南寧州蕃落使龍彥瑫等遂來貢詔授彥瑫歸德將軍南寧州刺史蕃落使開寶四年彥瑫卒子漢瑋嗣詔襲父職太平興國五年夷王龍瓊瑋遣子并諸

宋史新編卷二百

一八

州蠻七百四十四人以方物名馬來貢六年保州刺史董奇死以其子紹重繼之雍熙二年夷王龍漢瑋自稱權南寧州事兼蕃落使遣牂牁諸州酋長來獻方物名馬并上蜀孟氏所給符印授漢瑋歸德將軍南寧州刺史其後夷王龍漢興龍漢瑋相繼遣使貢方物授漢瑋寧遠大將軍封歸化王景德四年西南蠻羅窳并都指揮使顏士龍等來貢士龍種落遐阻未嘗來朝今始至詔館餼賜予如高溪州大中祥符五年黎洞夷人互相殺害巡檢使發兵掩捕上聞而切責之曰蠻夷相攻許邊吏和斷安可擅發兵甲或致擾動即令有司更選可

任者代之是年晏州多剛縣夷人斗望等劫清井監殺駐泊借職平言大掠資畜知瀘州江安縣奉職文信領兵趨之遇害民皆驚擾走保戎州轉運使寇瑛上言斗望等屢為寇鈔恃寬赦不悛惡今請發嘉眉屯兵捕剪以震懼之六年九月詔王懷信為嘉眉戎瀘等州水陸都巡檢使康訓符承訓為都同巡檢使及發虎翼神虎等兵三千餘人令懷信與瑛商度進討瑛乃分兵合擊連破之七年正月又大敗之夷人震驚詣軍首服因殺三牲盟誓辭甚懇苦即犒以牢酒感悅而去嘉祐中鶴州亦遣人貢馬有董氏世知保州曰仲元者襲是州二

宋史新編卷二百

一八

十餘年矣至是益州鈐轄司表其善拊蠻夷命為本州刺史鶴州保州皆西南邊地也又有夷在瀘州部亦西南邊地所部十州曰鞏曰定曰高曰奉曰清曰宋曰納曰晏曰投附曰長寧皆夷人居之依山險善寇掠清井監者在夷地中朝廷置吏領之以拊御夷衆或不得人往往生事皇祐中知益州田况奏夷衆連年為亂繇主者非其人請令轉運鈐轄司舉官為知監監押代還日特遷一資從之瀘州部舊領姚州廢已久有烏蠻王子得蓋者來居其地部族最盛數遣人詣官自言願得州名以長夷落嘉祐中因賜號姚州鑄印予之夔州路又



有濠南二州夷頗盛疆皇祐初詔自今歲遣使存問雅州西山野川路蠻者亦西南夷別種有部落四十六唐以來皆為羈縻州太平興國初首領馬令膜等來貢并上唐朝勅書告身凡七通咸賜冠帶其首領授以官

黎州諸蠻凡十二種曰山後兩林蠻曰邛部川蠻曰風琴蠻曰保塞蠻曰三王蠻亦曰部落蠻曰西箐蠻曰淨浪蠻曰白蠻曰烏蒙蠻曰阿宗蠻凡風琴兩林邛部皆謂之東蠻其餘小蠻各分隸焉夷俗尚鬼謂主祭者鬼主故其酋長號都鬼主開寶以後諸蠻遣使來貢其酋及使咸授以官邛部於諸蠻中最驕悍交謫招集蕃漢

宋史新編卷二百

三

亡命侵攘他種閉其道以專利曰大雲南蠻曰小雲南蠻即唐南詔今名大理國自有傳部落蠻有劉楊郝三姓孝宗時五部落蠻貢馬三百疋求內附詔許通互市却所貢後吐蕃青羌首領奴兒結等為邊害十餘年制置使留正以計禽殺之盡殲其黨趙汝愚代為制置使奴兒結弟三開復叛汝愚縣重賞以間羣蠻三開不能孤立以憂死汝愚以定青羌功加秩云

敘州三路蠻西北曰董蠻正西曰石門部東南曰南廣蠻董蠻在馬湖江右楚佞國也其酋董氏南廣蠻在敘州慶符縣大觀三年有夷酋羅永順楊光榮李世恭等

各以地內屬詔建滋純祥三州後皆廢石門蕃部與臨洮土羌接唐興播等十二州之地其人精悍善戰開自馬湖南廣諸族皆畏之蓋古浪稽魯望諸部也

威州保霸蠻者唐保霸三州也天寶中所置後陷沒酋董氏世有其地與威州相錯因羈縻焉嘉祐熙寧中常請朝命政和初知成都龐恭孫建言開拓置官吏迺以保州地為祺州霸州地為亨州授其酋刺史團練使茂州諸部落蓋塗靜當直時飛宕恭等九州蠻也自推一人為州將治其眾常詣茂州受約束茂州居羣蠻之中地不過數十里宋初無城隍惟植鹿角自固蠻乘夜

宋史新編卷二百

三

屢入寇民甚苦之熙寧八年城茂州蠻以為侵其地率眾奄至知州范百常擊走之既而合羣蠻復至相距七十日詔遣王中正將陝西兵來援入恭州宕州誅殺頗眾蠻遂降政和五年有直州將邳永壽陽延俊董承有等各以地內屬詔以永壽地建壽寧軍延俊承有地置延寧軍然與亨祺二州皆非扼控之所未幾皆廢

渝州蠻者古板楯七姓蠻唐南平僚也洽平中熟夷李光吉梁秀等三族據其地各有眾數千家間以威勢脅誘漢戶有不從者屠之沒入土田官軍追捕輒遁去習以為常密賂黠民覘守令動靜稍築城堡繕器甲遠近



患之熙寧三年轉運使孫固判官張洸使兵馬使馮儀  
弁簡杜安行圖之以禍福開諭因進兵復賓化砦平蕩  
三族以其地賦民凡得租三萬五千石以賓化砦為隆  
化縣隸涪州建榮懿扶歡兩砦其外銅佛垣者隸渝州  
南川縣地皆膏腴自光吉等平他部族據有之朝廷因  
禡其土人王才進充巡檢委之控扼才進死部族無所  
統數出盜邊朝廷命熊本討平之建為南平軍以渝州  
南川涪州隆化隸焉大觀二年木攀首領趙泰播州夷  
族楊光榮各以地內屬詔建泰播二州後皆廢

宋史新編卷三百

三

昆明東謝南謝西趙充州諸蠻也宋初以來有龍蕃方  
蕃張蕃石蕃羅蕃者號五姓蕃皆常奉職貢受爵命熙  
寧之後諸族繼來龍蕃眾至四百人往返萬里神宗憫  
其勤詔五姓蕃五歲聽一貢人有定數無輒增及別立  
首領以息公私之擾命宋敏求編次諸國貢奉錄察省  
四方館撰儀皆著為式元豐中張蕃乞添貢奉人至三  
百詔不許故事蠻夷入貢雖交趾于闐之屬皆御前殿  
見之獨此諸蕃見於後殿蓋卑之也諸蕃部族數十獨  
五姓最著程氏韋氏比附五姓號西南七蕃云  
施州蠻者夔路徼外熟夷蓋唐彭水蠻也咸平中施蠻

嘗入寇詔以鹽與之且許其以粟轉易蠻大悅自是不  
為邊患後因饑又以金銀倍實直質于官易粟官不能  
禁熙寧六年詔施州蠻以金銀質來者估實直如七年  
不贖則變易之著為令熊本經制清井事蠻酋田現等  
內附施黔比近蠻子弟精悍戰鬪捷朝廷嘗團結為  
忠義勝軍其後瀘州清井石泉蠻叛皆獲其用  
高州蠻故夜郎也宋初其酋田仙以地內附賜名珍州  
拜為刺史仙以郡多火災請易今名大觀二年有駱解  
下上族納土復以珍州名云

宋史新編卷三百

三

剛夷惡徠殆十萬計自治平之末訖于靖康大抵皆通  
互市奉職貢亦時有剽掠清水夷者羈縻十州五圍蠻  
也雜種夷徠散居溪谷中慶曆初瀘州言管下溪峒十  
州有唐及本朝所賜州額今烏蠻王子得蓋居其地旁  
有舊姚州廢已久得蓋願得州名以長夷落詔復建姚  
州以得蓋為刺史得蓋死其子竊號羅氏鬼主鬼主死  
子僕射襲其號浸弱不能令諸族烏蠻有二酋領曰晏  
子曰斧望箇恕晏子所居直長寧寧遠以南斧望箇恕  
所居直納溪江安以東皆僕夜諸部也二酋浸强大擅  
劫晏州山外六姓及納溪二十四姓生夷夷弱小皆相



與供其寶熙寧七年六姓夷自清井謀入寇命熊本經制之景忠立戰沒本將蜀兵募土丁及夷界黔州弩手以毒矢射賊賊驚潰於是山前後長寧等十郡八姓及武都夷皆內附提點刑獄范百祿作文誓之立石武寧岩熊本言二酋桀黠不羈縻之則諸蠻未易服遂遣人說誘招納於是晏子斧望箇恕及僕夜皆願入貢受王命晏子未及命而死乃以箇恕知歸來州僕夜知姚州以箇恕之子乞弟晏子之子沙取祿路並為把截將西南夷部巡檢十年羅苟夷犯納溪若提點刑獄穆珣請加誅乃詔涇原副總管韓存寶擊之存寶召乞弟等倚

宋史新編卷三百

吉

總管林廣代存寶按寶逗撓誅之林廣與南平熟夷楊光震同力討賊乞弟恐復送款帝以其前後反覆無真降意督廣進師廣遂破樂攻城至斗蒲村斬首二千五百級次落婆乞弟乃納降廣盛陳兵以受之對語良久乞弟疑有變引眾遁廣帥兵深入會大雨雪浹旬始次老人山山形劔立度黑崖至鴉飛不到山五年正月次歸來州天大寒然桂為新軍士皆凍墮指留四日求乞弟不可得有密詔如已破其巢穴雖未得乞弟亦聽班師軍中皆呼萬歲乃以眾還捷書聞赦梓州路以歸來州地賜羅氏鬼主乞弟既失土窮甚往來諸蠻間無所依帝猶欲招來之會其死於是羅始党斗然斗更等諸酋請依十九姓團結新收生界八姓兩江夷族請依七姓團結皆為義軍從之自是瀘夷震懼不復為邊患沙取祿路死子驚弊承襲政和五年晏州夷卜漏叛招討使趙適討平之事見趙適傳

宋史新編卷三百

主

宋史新編卷二百終



宋史新編附錄

頌

文奎聚宿開祚精華泯消五季灑噩一家十有六主  
德寡愆尤奔亡海島講筵弗休家傳內法而過漢唐  
矧乎理學兩代奚當如山如河君子多福既而道衰  
舟湍霜木汴京汗牘富視石渠三朝兩朝四朝有書  
元豐付誰曾氏椽筆洪際淳熙九朝合一南渡長編  
王紀亦盡得失非真史奚以信勝國儒臣歐揭其選  
輯宋全編四百餘卷遙輦狄裔肇迹扶餘傳禪可汗  
遂斥其墟審吉造邦肅慎徼外侵宋并遼完顏用大

宋史新編附錄

陸

凡歷二百相望僭吞豈惟隣壤盜我中原史流法弛  
正統無歸華夷有界大分已微

明興以來幾開史局纂要爰脩綱目載續達理制事古  
難其人紛出諸手粗麗靡均文安著論文莊提綱吁  
哉前美承者未遑狀元家世太守名郎領鑒玄達適  
世翺翔入奉

清問一日起曹十有一閏韞玉林阜不日除目何損道  
心亟騰薦剡孰過德音九冬有隙三餘暇時尺陰尺  
壁念茲在茲代樹萱蘇汎遊藝圃分漏分更心苦彌  
苦少治春秋微言隱故喟歎史經治世全務權衡一

字殺亂折平公穀可奪左氏可興六經而下遷史其  
尤又歎司馬善學春秋考要之作功多於遷宏材命  
世其然又然次第羣史隨世典常研求宋簡未悉三  
長當勝國初於宋為近詞彥之宗凡抱碩蕙時政聖  
政寶典訓典博考旁搜可徵著撰策書大體焉支焉  
離或失則戾或失則遺能讀丘索自許史才論世兩  
宋昭往詒來首之以紀遡自系原兼錄制令以備王  
言次之以志彙附門分最詳象諱測應具存表專宰  
輔觀世汗隆宗室別述系在其中列傳之目重道崇  
儒叛人徼利罔逃顯誅遼金國事收而夷之書名書

宋史新編附錄

上

字西夏同詞春秋之旨馬遷之文纂敘鴻業而府餘  
芬漢臣三篋梁相五車羽陵嵩嶽綠宇無涯新編之  
作因舊功崇趙家通典天地與終  
歲舍壬子春分日葭蒼洲人鄭應旂謹書于寄寄窩

宋史新編附錄終



宋史新編後序

宋史新編者吾友柯奇純氏之所著也編成泰泉黃公既序於首矣乃授簡屬余敘諸後余惟史之難久矣非網羅千古兼備三長不足以綜覈前聞獨超往乘非窮居隱約謝絕世紛不足以專情探索一意編摩故古今稱司馬遷有良史才而史記一書乃於幽憤中得之柯子思遠而志弘識高而才敏少承學士竹巖公家學之傳妙年登第與父兄師友互相刮磨多其所自得者筮仕南司徒郎即乞疾引歸林臥三十餘年杜門劬書浮雲聲利而所學益大以肆讀宋

宋史新編後序

史慨其義例欠精編次失當而宋遼金三史並列尤失春秋之義乃覃思發憤遠紹博稽釐複訂譌舉偏補漏凡二十餘寒暑始克成編斯其志亦勤矣首本紀而次志表先道學而後循吏為得其敘略細務而挈宏綱刊繁誤而存典實為得其要論讚之詞直而不刻辯而不浮為得其體其最大者尊宋之統附遼金為外國傳尤為得義例之精於是數百年之書一旦釐正視元人所修何啻千百其有功於史大矣向使柯子身不隱窮不夕雖動烈當有可觀必不能潛心大業卓見旁通以成茲典以此視彼其所得孰多

耶載攷宋之立國以揖遜開基以忠厚傳世以恩禮待士夫以至誠待夷狄宋臣謂其超越古今語非夸也惟是兵力稍弱國勢寢衰然雖南渡偏安而紀綱尚在至於厓門播遷綴旒已絕而忠蓋之臣伏節死義猶斌斌相望論者以為祖宗三百年禮士之報視遼金夷俗德義不修攻攷是逞者逕庭遠矣是編尊宋統而附遼金豈非古今一斷案也哉昔朱子作綱目取法春秋黜吳魏而帝昭烈君子謂正統以明柯子蓋治春秋而有得於綱目者余不佞職史多年深慚載筆覽公之編而有感焉謹列其大都以告後之

宋史新編後序

讀是史者

嘉靖三十六年歲次丁巳夏五月

賜進士出身南京禮部右侍郎前翰林院侍講學士掌

院事 春宮諭德同脩

國史會典同邑礪峰康大和撰

宋史新編後序 終







序

往者國子監行文各直省徵求書籍以家藏舊本一百五十種進

天子嘉焉有刊校古書潛心著述之

諭海內傳播以為美談越數載余以例得重宴鹿鳴

廩吏上聞奉有覃心著述

恩旨先後十許年吾吳興一郡乃有兩家皆以著述

蒙

朝廷嘉獎亦云幸矣然余帖舉陋儒章句末學平生

於經子兩部粗有所得史部則涉獵殊淺集部則家

宋史翼 序

無藏書雖欲覃心其道無繇君則自為諸生時藏度

已萬餘卷矣及宦成而歸所藏之書遂為兩浙冠君

潛心其中日以著述為事嘗於

本朝欽定全唐文外網羅放失成全唐文拾遺八十

卷續拾十六卷余讀之已望洋向若而歎矣今哲嗣

純伯觀察又出君遺書宋史翼四十卷見示則較全

唐文拾遺用力尤勤而其功亦愈大考宋史卷帙最

繁而遺漏仍復不少尤可異者張盥之傳謂其父泌

自有傳而徧檢宋史竟無張泌傳疑當時或實已具

稿而徧纂時失之也君所補列傳多至十七卷得百

三十餘人其中多有昭昭在人耳目而宋史顧無傳

非君蒐補無乃闕如歟宋史循吏傳寥寥十二人而

程師孟已見列傳則實止十一人君所補五卷凡一

百二十八人何其多也方技傳亦倍於原書然如徐

神翁之類仍不釋入亦見其採擇之精矣其有儒林

傳而無道學傳自有微意有隱逸傳而又有遺獻傳

使王炎午鄭思肖之徒皆炳然史策表彰風義尤深

遠矣惟楊朴實佐太祖開基宋史無傳而茲亦闕焉

殆以其已見遼史歟余謂是書也以微顯闡幽之意

為徵文考獻之資非徒如唐文拾遺掇拾一字一句

宋史翼 序

於良朽殫斷之中而已余於唐文拾遺已為之序則

於此書其又奚辭昔厲樊榭徵君著遼史拾遺二十

四卷

四庫著錄焉君此書踵之而作而精博過之惜王文

懿後無請開

四庫館者不得與厲書同備天祿之藏是則余所撫

書三歎也

光緒丙午四月曲園俞樾



宋史翼序

元托克托修宋史成書四百九十六卷繁蕪之譏史家引為大恥錢竹汀先生標其四弊一曰南渡諸傳不備二曰一人重複列傳三曰編次前後失實四曰褒貶不可信故其時周以立欲改修而未能其孫敘嘗思續成先志明正統閒請於朝詔許自撰詮次數年未就而卒嘉靖中廷議更修以嚴嵩董其事然亦未有成書也他如柯維騏宋史新編王惟儉宋史記王洙宋史質其書主意曰刪日訂皆恨本書之繁蕪而思難治之未嘗病本書之疏漏而轉補苴之也吾

序

一

友陸存齋先生淹雅閱通史才獨擅初擬改編宋史積蕪至四五尺後慮卷帙重大而精力漸衰乃先刺取各書積錄應補之傳至七百八十一人附傳六十四人成四十卷改名宋史翼其中名臣如孔延之徐彥若喻汝礪袁說友循吏如侍其璋韓正彥桂萬榮儒林如宋咸阮逸董鼎游九言文苑如二洪二崔姜夔高似孫劉過忠義如丁黼鮑廉方技如孫兆唐慎微李廷珪李成王詵姦臣如呂升卿廖瑩中皆彰彰在人耳目何轉棄之如遺當時秉筆諸臣如前代列國達官降宋無事可紀至盈數卷碑傳原文率爾錄

入無類敘之才無考訂之學繁蕪者自繁蕪疎陋者自疎陋先生之補宋史固其宜矣搜采之博淺讀者共知之翦裁之功非深研者不知也事增文省亦何讓新唐書乎此與先生宋詩紀事補遺一百卷元祐黨人傳十卷皆天水氏一朝掌政之淵藪也昔揭陽王昂撰宋史補其書不傳邵氏二雲南都事略其儒學文苑一目載入潛研養新錄而宋史以外止增劉克莊一人即令全書尚存亦未必過於此書然則是編也即與宋史並列學官亦復何媿固非若錢文子補兵志及熊方之補年表所可同日語矣

序

二

光緒丙午午月朔江陰繆荃孫序



宋史翼總目

蘇 運子籍 簡 策 簡子 蘇 符  
蘇 峴叔籍 諱子林

宋史翼卷一

列傳第一

張 沔子諷 刁 約 畢從古

王尙恭 孫 抗 孔延之

吳師孟 周表權 周 尹

呂希道 呂希績

宋史翼卷二

列傳第二

宋史翼

總目

林 積 蘇 耆 蔡承禧

郝 直 姚 勳

宋史翼卷三

列傳第三

趙彥若 計用章 謝景初

劉 誼 黃 隱 朱 紱

宋史翼卷四

列傳第四

王慎言 劉唐老 韓 治

岑象求 蘇 嘉弟京 師德 師德京子 子玘

宋史翼卷五

列傳第五

王 古 李 深 滿中行

陳 并 洪中孚 周 錡

宋史翼卷六

列傳第六

楊康國 吳安詩 李 新

宋史翼卷七

宋史翼

總目

列傳第七

王獻可 楊瓌寶 翁彥國

劉安節 劉安上 詹 至

王庭珪吳師古 張元幹 陳剛中 湯東野姪喬年 范 夢

余應球

宋史翼卷八

列傳第八

滕 庾 李 復 喻汝礪

王 縉 方 軫 陳朝老

陳吉老 劉大中



宋史翼卷九

列傳第九

連南夫

蔡伸

宋史翼卷十

列傳第十

林季仲

邵溥

陳正彙

宋史翼卷十一

列傳第十一

江端友

胡瑄

宋史翼卷十二

列傳第十二

傅自得

張戒

毛叔度

宋史翼卷十三

列傳第十三

方廷寔

王晞亮

宋昭

馮時行

王之道

呂廣問

譚章

張宇發

沈長卿

陳剛

楊煒

王耀

吳元美

霍篪

凌景夏

周探

沈介

總目

二

周麟之

芮燧

張郊

宋史翼卷十四

列傳第十四

沈清臣

程宏圖

王栴

周必正

宋史翼卷十五

列傳第十五

衛涇

吳琚

趙綸

方大琮

宋史翼卷十六

列傳第十六

鄭磊卿

虞剛簡

王應鳳

劉度

唐仲友

王佐

吳徽

袁說友

韓元吉

蔡戡

黃由

莊義和

劉靖之

梁季琚

徐瑄

余古

趙昱

丁伯桂

胡夢昱

李昂英

子志道

周端朝

焦炳炎

總目

四



宋史翼卷十七

列傳第十七

方逢辰 鄭起 方岳

盧鉞 家大酉 洪天驥

趙順孫 趙必瑒 丁黼

宋史翼卷十八

列傳第十八

循吏一

胡令儀 西門成允 蔡黃裳

陳耿 王益 王絲

宋史翼

總目

五

歐陽穎 張式 葉湜

王平 李夷庚 梁儔

趙誠 寇平 范仲温

沈衡 閻充國 石牧之

黃照 李彤 常琪

蔡天球 蕭固 崇大年

宋史翼卷十九

列傳第十九

循吏二

侍其璋 黃莘 從子陞 陳郭

皇甫鑑 韓正彥 司馬京

費琦 陸琮 孫載

王默 家定國 李撰

陳廓 黃彥 鄭景平

段縫 蔡奕 郭子皋

吳革 李傑 潘鯁

吳思 吳與 楊存

郭大昕 蔣圓

宋史翼卷二十

列傳第二十

宋史翼

總目

六

循吏三

任宗誼 汪愷 王汝舟

程邁 韓復 高元常

李執 王復 毛友

黃子游 喬大臨 章元振

孫時升 張瑄 黃徹

滕膺 凌哲 夏頴達

向伯奮 富元衡 趙子蟻

羅柴恭 張震 樓璿

路彬 潘時 方擴



宋史翼卷二十一

列傳第二十一

循吏四

黃齊

李守柔

樊光遠

方翥

張啟頤

張維

何耕

趙善佐

字文師獻

鄧深

沈度

家炎

趙善侍

楊方

方崧卿

俞亨宗

朱晞顏

陳琦

黃洧

蒲堯仁

張奭

宋史翼

總目

七

李訖

宋煜孫翊

傅大聲

宋史翼卷二十二

列傳第二十二

循吏五

郭份

黃華

李大訓

吳炎

曾噩

汪大定

桂萬榮

幸元龍

張方

康深

子弁

羅博文

陶崇

張汝明

曾治鳳

吳懿德

楊長孺

宋慈

李義山

樓大年

陳景魏

吳一鳴

木天駿

陳琬

謝子強

陳介

孫嶸叟

李申巽

宋史翼卷二十三

列傳第二十三

儒林一

宋咸

阮逸

士建中

黎滄

劉顏

王開祖

劉牧

倪天隱

單鏐兄弟

吳孜

朱臨

范柔中

宋史翼

總目

八

周行己

蕭楚

馬大年

何兌

王普

曹粹中

彪虎臣

陳長方

李檣

宋史翼卷二十四

列傳第二十四

儒林二

蔡明

傅寅

李郁

王蘋

周季先

關注

黃公度

吳械

陳鵬飛

石整

鄭汝諧

劉夙弟朝



范浚	方慤	閻邱昕
林湜	沈度	汪達
王炎	趙師淵	施德操
劉炳		楊子平附
宋史翼卷二十五		
列傳第二十五		
儒林三		
楊子謨	時濶	黃種
	子少章附	
范仲麟	朱麟	陳文蔚
車若水	滕璘	李繪
宋史翼	總目	九
楊復	董鼎	余芑孫
陳埴	張滄	李璽
度正	胡方平	游九言
		弟九功
饒魯	輔廣	衛湜
程永奇	陳著	董楷
黃仲元		
宋史翼卷二十六		
列傳第二十六		
文苑一		
張景	李暉	張先

齊唐	邵鍊	強至
章驥	章友直	晁伸衍
楊景略	鄧忠臣	華鎮
謝逸	弟邁	何去非
李彭	馮正符	王令
袁百之	馬存	林處
商倚	曾紆	黃策
王鞏		
宋史翼卷二十七		
列傳第二十七		
宋史翼	總目	十
文苑二		
洪朋	洪炎	高茂華
雍孝聞	慕容彥達	孫綸
		于世封
		正封
毛滂	林宋卿	葉廷珪
朱翌	傅崧卿	徐兢
王洋	董道	子莽
		黃次山
王昇	任申先	康輿之
鄭厚	王銍	畢良史
周紫芝		
宋史翼卷二十八		



列傳第二十八

文苑三

姚寬

任盡言

張行成

仲并

孫松壽

李石

蕭德藻

施元之

崔敦詩 兄敦禮

吳說

翟香年

姜夔

袁文

張有

喻良弼

趙師秀

徐照

翁卷

徐璣

王厚之

周孚

王卿月

曾丰

鞏豐 弟燦

宋史翼

總目

十一

宋史翼卷二十九

列傳第二十九

文苑四

孫應時

高似孫

王偁

陳造

吳曾

倪朴

吳仁傑

劉過

徐次錚

施宿

喻偁

敖陶孫

留元剛

李劉

王明清

章樵

陳耆卿

吳子良

戴復古

左緯

劉克莊

陳振孫

趙孟堅

陳均

張翥

陳容

薛據

姚勉

羅泌

鮑雲龍

舒嶽群

宋史翼卷三十

列傳第三十

忠義一

石待舉

李英

唐子正

葉居申

毛奎

王履

李階

周隨亨

潘中

宋史翼

總目

十二

夏承

袁植

王翬

史徽

劉滂

余光庭

熊安上

鄭梅

林子立

羅復

鄭中立

翁開

詹友端

黃璘

包汝諧

曹夫

董公健

江汝度

葉績

詹良臣

毛棗

張理

周承已 妻潘

王行之 潘守真

鮑琢

程全

盧格 子沂

陳自仁

張搆

葉顛



李琪	林師益	呂由誠
危翁一	魏孝友	晏溥
翁延慶	劉位	蔡琳
王寵	陳士尹	盧以中
陳迪	於琳	閻勅
王相如	馮安國	程端中
王佐才	豐治	上官悟
盛修己	沈攸	方致堯
陳德	李喆	

宋史翼卷三十一  
總目  
十三

忠義二	王玠	張憲	邱新
	陳希造	蔡青	劉頌
	陳適	楊世永	梁楚
	虞輔國	李憲	詹世勛
	毛士毅	楊九鼎	趙良坡
	江應洪	鄭勳	黃樞
	昔橫	唐璟	應純之
	梁滿	秦綱	程光庭
		陳旦	

戴衍	黃從龍	王越
曹孝先	徐千能	黃復
廖居仕	姚望之	吳從龍
劉純	朱浚	顏公衮
高談	張慙	卓得慶
吳駿發	徐斌	徐梅龜
徐夢發	劉仕龍	鮑廉
曾如驥	陳夢立	吳洪德
樓斌	程洙	徐宗仁
趙良坦	楊夢斗	陳壽孫

宋史翼  
總目  
十四

忠義三	陳龍復	蔡蒙吉	陳士英
	卓子信	曾逢龍	高應松
	曾垣	豐存芳	胡德廣
	韓觀國	劉揚祖	林逢龍
	陳虞之	章如旦	邱必明
	何新之		

宋史翼卷三十二  
列傳第三十二

林景曦	袁鏞	胡廷桂
-----	----	-----



夏師堯	張漢英	王子翼
唐泰嶽	周真	許伯繼
章墳	劉源	王貴行
河偉	楊義忠	林澤
吳楚材	李成大	李梓發
何時	李天勇	趙時踐
顏希孔	李長庚	吳世鳴
鄭采翁	葉備祖	黃俊
吳寶信	劉駱	周宣
林琦	程楚翁	江友直
宋史翼 總目 十五		
張履翁	顏斯理	吳觀
王小觀	鮑叔廉	唐元章
毛附鳳	張炎	夏椅
陳瓚	熊飛	傅高
劉伯文	孫璣	馬南寶
胡敬方	黃介	謝徽明
陳瑤	羅開禮	錢淵龍
吳希夷	胡文可	周來奕
廖明哲	趙必煜	趙必鋒
陳尉德	蔡振先	趙與珞

謝明	<small>謝富 冉安國</small>	伍隆起
雷龍濟	陳堯則	王德欽
彭九萬	柳敘	蘇十萬
王用龍		
宋史翼卷三十三 列傳第三十三		
孝義		
李平	郭琮	許迥
<small>子冕 衮</small>		<small>姪俞</small>
朱道誠		西門楫
<small>冕子浩</small>		
郭長孺	趙彥香	黃汝楫
宋史翼 總目 十六		
李猷	樓蘊	唐傑
趙善應	戴松	李仲發
<small>弟楨</small>		
翁蒙之	楊文修	張宗孚
龍震翁	喻南強	王公袞
黃國華		
宋史翼卷三十四 列傳第三十四		
遺獻一		
朱元昇	許月卿	胡三省
唐鈺	崇望	<small>從弟隨亭 元亨 元彪 蒙亭 用</small>



汪 暉 <small>孫夢斗</small>	劉應登	王幼孫
錢 選	牟 熾	陳 存
周 審	文及翁	胡一桂
何夢桂	方逢振	趙若恢
孫潼發	蔡逢甲	謝國光
陸霆龍	熊 禾	文天禎
史蒙卿	吳思齊	黃丙炎
王炎午	鄭思肖	鄧光薦
宋史翼卷三十五		
列傳第三十五		
宋史翼	總目	十七
遺獻二		
謝 黜	劉辰翁	王 奕
胡次焱	孟文龍	張慶之
俞 珍	黎立武	汪元量
徐天祐	徐 欽	曾子良
龔 開	祝 泌	周 屋
程時登	曹應符 <small>曹光遠附</small>	吳錫疇
壺 巖	周 樸	陸 釗
劉友益	張千載	羅公升
皇甫明子	衛富益	方 鳳

胡大壯	汪宗臣	汪庭桂
汪炎景	江 愷	孫 嵩
滕 堞	陳 深 <small>子植</small>	于 石
危復之	趙 德	趙若煥
莊 肅	殷 澄	
宋史翼卷三十六		
列傳第三十六		
宋史翼	總目	十八
隱逸		
郭 震	趙宗萬	吳復古
邵 炳	林 巽	杜子野
楊 適	杜 醇	王 致
王伯起	孔 旻	魏 閑
王 鴻	崔唐臣	管師復
鍾 業	崔 閑	黎子雲
廖遠明	王公輔	賈 收
張 維	蔣 漳	陳 輔
馮貫道	褚承亮	饒子儀
吳 沆	李 迥	張志行
趙占龜	林 彖	楊無咎
程 先	程 鼎	龔明之



曾季狸 劉迂 陸維之

胡仔 方勺 彭興宗

傅子雲 黎道華 滕成

林憲 汪莘 孫維信

林大有 李龔 方暹

危固 許棐 常詵孫

常棠 陸能仁 陸正

宋史翼卷三十七

列傳第三十七

方技一

宋史翼 總目

十九

費孝先 周文矩 趙昌

徐熙 孫崇嗣 崇勳 崇矩附 唐希雅

李廷珪 李成 范寬

石恪 燕文貴 僧巨然

許希善 僧奉真 杜任

吳景鸞 郝允 孫兆

徐守信 程惟象 易元吉

衛朴 崔白 弟懋 潘谷

諸葛高 王詵 劉宋

宋史翼卷三十八

列傳第三十八

方技二

朱肱 唐慎微 張濟

趙令穰 郭熙 許道甯

周順 士表 張擴

董元 李仲甯 史堪

張銳 宋道方 王況

何澄 謝石 楊介

廖瑀 鄒寬 傅伯通

許叔微 馬和之 潘瓌

宋史翼 總目

二十

劉松年 馬遠 夏珪

李嵩 孫章 葉子仁 史崧

陸暉 李明甫 卜則巍

楊貴亨

宋史翼卷三十九

列傳第三十九

宦者

岑宗旦 樂士宣 李正臣

李仲宣 楊日言 劉瑗

梁揆 羅存 馮觀



賈祥

梁惟簡

張士良

裴彥臣

蔡克明

宋史翼卷四十

列傳第四十

姦臣

林特

子維

林顏

呂升卿

弟溫清

練亨甫

錢適

林自

方天若

蔡碩

蔡懋

蔡條

蔡條

蔡密

黃唐傳

章傑

吳开

宋史翼

總目

三

黎確

呂源

朱宗

葉宗諤

葉份

黃潛厚

李文會

林一飛

傅伯壽

林行可

廖瑩中

宋史翼總目終

宋史翼卷一

諱榮美字子諷

列傳第一

張沔

子諷

刁約

畢從古

王尙恭

孫抗

孔延之

吳師孟

周表權

周尹

呂希道

呂希績

張沔字楚望福建浦城人自祖霽而上皆仕南唐沔

八歲而孤稍長發先世家書讀之刻勵不少懈同里

楊億以文章名一世沔外姻也因從億遊億甚重之

宋史翼

卷一

大中祥符元年登進士甲科試校書郎累遷太常博

士通判温州賜緋衣金魚章皇后稱制沔上書劾樞

密使張書驕僭亂法請出書補外事雖不行士論壯

之宰相李迪薦其才除侍御史沔居臺數月呂夷簡

復入相因論故事三院由中丞薦不當以執政用仁

宗然其言出沔知信州沔雖由此去然端亮清操無

愧清議云尋移福州歲餘召還歷工部郎中入權鹽

鐵判官假諫議大夫使契丹還言敵情驕慢疑有非

常當救邊備既而契丹果以兵臨境求關南地如沔

所策慶歷二年加直史館知陝州明年轉刑部郎中



先是元昊寇定川峽涇原路副都部署葛懷敏戰歿  
 朝議慮關中兵少不足守詔中使往峭澗開遮四路  
 歸師還補其闕士卒久出塞欲歸聞命大譁將為變  
 中使馳入陝以詔書屬沔而去沔單騎出郊矯詔諭  
 之云賊已出境有詔命諸軍越還營眾見沔之易也  
 帖然就道范仲淹經略陝西梁適奉使延州皆奏沔  
 權宜合變當厚其賞不報徙河北轉運使保州軍變  
 諸將兵會城下幾十餘萬爭欲攻城沔曰兵驕作亂  
 罪不及百姓遂至東關門呼首惡者諭以禍福眾皆  
 投兵仗再拜曰公活我願見詔書面縛旬餘定州路  
 宋史翼 卷一

安撫田況遣李昭亮受降卒全一州者沔本謀也猶  
 以事不先覺貶秩知汝州富弼宣撫河北封敕不下  
 曰沔有功當賞奈何奪其位請於朝仁宗以同官例  
 皆貶不許尋移知宿州會習妖術人李教獄發沔坐  
 前為轉運使失覺察落職降為都官員外郎監宣州  
 稅尋除工部郎中知廣德軍遷江南東路轉運使召  
 還判三司戶部勾院未幾自請知明州有詔視三路  
 轉運使上章告老詔以少子誨為州從事以便侍養  
 嘉祐五年卒年七十有八子三諷最知名說太常博  
 士三即誨也 劉公是集參 八關通志

諷字隱直寶元二年西方用兵諷以布衣進政致十  
 篇復陳邊要數萬言並上書二府論古今兵事成敗  
 時雖不用公卿翕然以為材以父蔭補太廟齋郎慶  
 厯初魚周詢拜御史中丞薦為主簿諷在臺中乃屬  
 官而御史陳旭唐介等皆以友禮待之介之論張堯  
 佐也夜召諷決之諷曰足下當言責尙何疑為其直  
 諒多類此秩滿改大理評事范仲淹徙知青州辟為  
 判官比仲淹病且劇一以府事委諷既歸京師以父  
 老求東南官除安慶懷寧令數月獄訟衰息遷殿中  
 丞通判湖州未幾罷歸治平三年召入朝諷家居至  
 宋史翼 卷一

是十年矣神宗即位遷虞部員外郎時唐介自太原  
 府還為三司使請以諷權領戶部判官從之戶部諸  
 道上供金帛歲負二十餘萬內帑無所攷質有旨命  
 諷覆較諷建言轉運使以經制為職請立殿最中間  
 不滿歲而去者以數告所代詔頒為法計三年所入  
 最得一百三十萬諷又督發山陝所負入便錢至五  
 十萬大計賴焉於是正除戶部判官在三司凡七年  
 遷司勳員外郎出知越州改明州時方病鹽法自昌  
 國縣置發引鋪公私混淆諷至除引鋪使民市於官  
 不為定格約入緡錢三百八十萬尋移成都路提點



刑獄自熙寧以前第五等戶不徭新法起乃出免役錢諷謂朝廷立法本以寬民今賦困窮之民非上意奏免十二萬戶蜀民大悅會茂州蠻叛諷與轉運使俞充分兵防備且移書帥府請詭與約和以緩其來已而王師至蠻不侵軼者諷之力也先時蜀使者多循故事不問兵仗諷初至將閱之眾以為恐生民心諷曰吾職事也遂發視器甲鈍敝過半諷咸令修完並檄支郡舉新之至是軍興卒獲其用自蠻叛後諷往來七月無旦夕休還至永康感疾而卒諷天性渾厚言恣不形與人交辭色温温及臨事則不苟在三

宋史翼

卷一

四

司時新進多假途以致要津而諷坦然不以爲意也

沈遼雲集編參范文正集胡文恭集八閩通志

刁約字景純丹徒人少有盛名擢天聖八年進士第爲諸王宮教授時南班之制未立宗子非遇殊恩無遷官法景祐中宗室欲緣大禮推恩命約草表丞相王曾愛其文詞遂得旨有南班之授宗室酬以千緡謝辭不受寶元中入爲館閣校勘慶歷初與歐陽修同知太常禮院其冬又與修等並爲集賢校理管當三館秘閣四年坐蘇舜欽進奏院祠神飲酒事出通判海州奉親以行作戲綵亭邦人榮之李清臣賦詩

所謂傳聞綵服朱延客已作金章白髮翁蓋以屬約皇祐中仍以校理權吏部南曹尋爲開封府推官至和中温成皇后上仙約以厚葬爲非未疏奏爲內臣所白出提點京西刑獄時知太常禮院校理吳充鞠眞卿皆以議温成事黜時論然之太常丞直集賢院馮京上言三人者不當去亦坐落同修起居注嘉祐初使北歸塗戲用契丹正裂貌狸等爲詩雖一時諧謔亦爲當世傳誦還判度支院假太常少卿直史館四年出爲兩浙運使還判三司鹽鐵院出提點梓州路刑獄八年再判鹽鐵院還戶部治平中出知揚州

宋史翼

卷一

五

移宣州熙寧初判太常寺議講讀官當賜坐與呂公著等合後雖不行識者是之約性殷勤篤至急人之急甚於己私在京師賓客無貴賤少長有謁必報日不足繼之以夜故館中頗有走馬多羅之語而約實未嘗一登權要之門故同時輩流躡進驟遷而約獨四十年周旋館學天下士皆稱之曰刁學士前後如范仲淹歐陽修司馬光王安石王存蘇軾皆愛敬之其告老而歸存以詩送之比其死也軾哭之以詩安石祭之以文約家世晉饒故所居頗有園池之勝至約更葺爲一園曰藏春塢塢西臨流爲屋曰逸老堂



又西有山阜植松其上曰萬松崗凡當代名流皆有詩從容里閨年八十餘元豐五六年間卒兄釋擢天聖二年進士第授太常博士歷仕楚蜀最後通判揚州卒王安石時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有祭文弟紆字公綽即約出使北回寄南徐二弟詩中所謂族推公綽最溫良者紆字經臣以父蔭入官由戶掾歷佐幕府范仲淹歐陽修皆有贈送之詩京口耆舊傳舉從古字幾道濉陽人祖士安宋史有傳從古潔廉有智略善籌大事不喜為少年進取景祐元年以父蔭監南京糧料院移監泗州糧料院明年范仲淹使宋史翼

卷一 六

淮浙過泗州與語大悅數從容與計事簽書婺州判官調長葛令遷兗州通判侍讀學士知兗州劉湜者雅知之先是從古在婺州婺人有郭令兒者與叔居叔殺里中子而厚賂令兒父母使驗其子為殺人者獄成從古從太守戚舜元問狀皆是從古獨念叔壯而富姪甚幼且貧其辭氣與情頗不類疑之因謂太守請移其獄鞠治太守良久許之獄既移令兒父母果自首服遂反論殺其叔舜元且慙且喜謂令兒曰汝之更生簽判之明也太守幾誤殺汝湜嘗聞令兒事及得從古為通判大喜究獄非從古聽之不決決

必中而獄事多所平反每與湜論湜言其律從古言其情無不合湜歎曰嗟乎法非仁人不能知也如通判者殆可謂知法矣以三司使田況薦提點淮南十三山場明年上言茶者山澤之餘貨利微刑重貨日以腐刑日以繁愚民抵死者歲不下數百千人可弛其禁而征之書奏報聞後數年茶益委積刑益繁江淮之間尤甚竟弛其禁而征之起為壽州通判攝其州事秋大饑民無食者相與發富人之倉而攘其粟捕得者二百名乃戒屬縣先上其渠帥五六輩謂曰歲饑雖貧不俟縣官之命而羣取人之粟其如法何宋史翼

卷一 七

爾不得生矣即以重械繫之示以必死官吏更相諫不聽會穎上亦大饑民亦攘其粟縣令雷詳議曰歲饑取粟姑以免死笞二十而生之民出相謂殆不可禁其後太守李願反用法日誅數人盜終不止而壽陽之盜聞其渠帥且死無復敢為盜繫獄者其初止二百人或配決縱舍終無一人死者于是壽陽諸官吏始以從古用意為然從古天資直介與時人多不合絕不喜事貴人貴人知之者惟杜衍范仲淹包拯田況劉湜五人未嘗有私謁也自范仲淹以毀廢從古亦無意用世畢氏自士安以來絕不為生產計仕



宦三十年竟無田宅居人或爲憂曰使吾子孫賢雖無田宅未聞有餓死之賢士也如不賢而厚遺以田宅祇速其敗爾平生好爲詩有詩二百篇文五十餘篇嘉祐四年卒年五十有八

西臺集畢  
公行狀

王尙恭字安之父曙宋史有傳尙恭少力學與弟尙詰偕游庠序喜親賢士大夫景祐元年與弟同登進士調慶成軍判官知解縣上書言宜選將帥而委以不疑責大功赦小過以激其忠義節寺觀土木之費損大臣郊祀之賞以寬國用精擇守令以厚風化之本久任外計使究財貨之原取士推大公而簡防禁

宋史翼

卷一

八

縣時包拯爲尹愛其才邑人有訟事於府者拯曰既經王宰決矣何用復訴自著作佐郎九遷太常少卿遂得謝事所居雖庫儉而掃灑清潔疎竹幽花列植前後與富弼文彥博司馬光等十二人爲耆英會圖儼賦詩尙恭居第四手書其詩于石卒年七十有八

范忠宣集  
王公墓誌

孫抗字和叔黟縣人其先棄廣陵以避孫儒之亂抗少孤力學寄食浮屠山中步行借書數百里升樓誦之而去其階數年具眾經遂博極羣書爲文操筆數百千言始同學究出身歷官後登進士甲科知潯州

宋史翼

卷一

九

當是時州人未趨學抗改作廟學召吏民子弟親據案講說勸誘以文藝未幾旁州士皆來學學者由此日多以選通判耀州兵士有訟財而不直者安撫使以爲直抗爭之不得乃奏決於大理大理以抗所爭爲是用其議編於勅慶歷二年擢監察御史裏行奏彈狄青不當沮敗劉滬永洛城事又因日食言陰盛以後宮爲戒仁宗大獵於城南衛士不及整而歸以夜明日將復出有雉隕於殿中抗奏疏卽是夜有詔止獵蠻唐和寇湖南以抗按撫奏事不合因自劾乃知復州後稍遷都官員外郎提點江南西路刑獄有



言常平歲凶當稍貴其粟以利糴本者抗言此非常平本意也詔又從之儂智高反抗即出兵二千於嶺以助英韶會除廣西轉運使馳至所部而智高勢方焰上遣大臣部諸將兵數萬擊之方時搶擾抗驅散亡吏民轉芻米又以餘力督守吏治城修械士卒得飽而屬州得全以有功勞遷司封初抗請斬大將之北者發騎軍討賊及後賊所以破滅皆如其策卒年五十六官至工部郎中抗為州務整齊大體闊略細故與賓客談說絃歌飲酒往往終日而罷聽用僚屬能盡其力事以不廢在御史言事計曲直利害如何

宋史翼

卷一

十一

不願望大臣以此無助自少為文以類集之為百卷子五適邈適適適從王荆公遊年十四議論著書已驚人登第後終永州軍事推官邈嘗為縣令荆公亦稱其好學能文自邈以下及孫略皆登進士第

新安志

孔延之字長源新淦人孔子四十六世孫慶歷進士幼孤深自感勵晝耕讀書隴上夜燃松明繼之學藝大成鄉舉進士第一遂中其科授欽州軍事推官杜杞之使南方誅歐希範策畫多出延之書奏謀議皆其屬草後知封州即用為廣南西路相度寬恤民力

所更置五十五事弛役二千人使者欲城封州延之爭以謂無益乃不果城遷廣南西路轉運判官辭母老不許廣西人稀耕者少而賦糴于民歲至六百萬石程督與稅等然不過能致數十萬石而止延之計歲糴二十萬石而足高其估以募商販不賦糴于民初儂智高平推恩南方補虛名之官者八百人多中戶以上皆弛役役歸下窮延之使復其故欽廉雷三州蠶戶以采珠為富人所役屬奪使自為業者六百家皆定著令交趾使來桂州陰齎貨為市須負重三千人延之止不與使由此不數至雷州濱海守方倪

宋史翼

卷一

十一

為不善官屬共告之倪要奪其書延之馳至取倪屬吏縱繫逮者七百餘人倪坐法當斬亦以瘐死人謹叫感泣聲動海上改荆湖北路提點刑獄罷鼎州六寨歲戍士丁千餘人召為開封府判官出知越州緝有會稽掇英總集二十卷終知潤州熙甯七年二月卒年六十有一著有文集二十卷自欽州九遷至尙書司封郎中賜服緋魚有三子曰文仲武仲平仲同讀書于郡齋俱好學成名後人榜其齋曰桂堂元豐類稿吳師孟字醕翁成都人第進士累官鳳州別駕王安石當國與師孟同年生也擢為梓州路提舉常平師



孟疏言新法不便寧罷師孟故官後知蜀州又論茶法害民遂謝事去蘇軾常云吳師孟乞免提舉如逃垢穢送周朝議詩所謂矯矯六君子者師孟其一也

氏族

周表權字思道四川新繁人慶歷六年進士累官知漢州初李稷使蜀權茶爲蜀害表權與稷論異爲稷誣奏罷去元祐元年再起知漢州改名表臣蘇軾有送周朝議知漢州詩云茶爲西南病民俗記二李何人折其鋒矯矯六君子君家尤出力流落初坐此氏族

諸參施註蘇詩

宋史翼

卷一

十一

周尹字正孺四川新繁人慶歷六年進士嘗知利州熙寧末累官屯田郎中九年兼侍御史奏言臣聞錢幣之用古者或謂之泉欲其流行而無滯或謂之布取其周遍而平均臣去冬奉使經由永興秦鳳路見盜鑄鐵錢不少市肆買賣交易多不肯行用官司雖有支出卻不收納上下疑惑軍民愁怨問其本末蓋是錢法用當二鐵錢易得而民間盜鑄者費少利倍所以抵冒嚴刑不可止絕濫錢日以滋多昨三司指揮更不行用轉運司改鑄臣竊惜官中見成數百萬貫錢頓爲棄物若改鑄仍作折二民間盜鑄定亦不

可止絕望自今後只作一錢行用則盜鑄者所獲之利不充所費自然無復冒禁作過歲省重辟而農商交易獲泉貨流通之利比之改鑄勞而又費其利害灼然可見通鑑長編二又言河北轉運判官李稷苛刻佻薄父死不葬務爲氣勢凌蔑韓琦時九年八月二日也十月五日又言十年正月十二日二月初又言稷改軍器監丞長編二百七十九又言天下諸路役法令民出錢官募人充役元指揮於數外留寬剩錢一分聞諸州縣歲留寬剩錢過多蓋不能推原朝廷之意承望提舉司風旨廣令民間出錢又有提舉司希求

宋史翼

卷一

十一

勞績或官使士庶妄陳利害減省役人除尅役錢而民間所出一切如舊致寬剩數漸倍多天下皆謂朝廷設法聚斂不無疑怨非特如此而已又州縣以役人日減公事日繁雖迫以嚴刑猶不能辦役人倉法太重募錢太輕無以自養不願就役上下失所公私其患乞令諸路州縣依先降免役條募耆戶長及有不當過減役人並限定人數令逐月募錢有備外其寬剩止留一分上毋厚斂下得樂輸又言成都路戶口蕃息產鹽少食常不足梓夔等路產鹽多而食有餘自來不禁販易官私兩利聞昨成都府路轉運司



以相度賣陵井鹽場遂止絕東川路鹽及閉本路卓筒井因閉井而失業者眾蓋欲鹽價增長令民願買陵井鹽場又因言利之臣奏請募人運解鹽入蜀自陝西至成都二千里道險不能續運致成都路鹽浦費斤爲錢二百五六十米二斗才得鹽一斤而東川路鹽斤止七十境上小民持入西路卽爲禁地輒冒重刑嗜利苟活之人至以兵仗裹送販易驅人冒法如設陷阱嗷嗷眾口赴告無所臣欲乞放東川路鹽依舊轉運司不得止絕詔三司速相度以聞熙河路果莊爲寇李憲以內侍省押班往秦鳳熙河路計議

宋史翼 卷一 十四

措置邊事軍前諸將皆受憲節制尹與蔡承禧鄧潤甫奏言自詩書以降迄于秦漢魏晉周隋上下數千載間不聞有以中人爲將帥者此其故何也勢有所不便也蓋有功則負恃驕恣陵轍公卿何所忌憚無功則挫損國威傳笑四夷非細事也唐自睿宗以前未嘗以將帥屬中人至明皇承平日久志大事奢稍委近習會安南蠻渠梅叔鸞叛而楊思勗請行遂許之然猶以宗楚客爲大都護及單行章亂黔中始以思勗爲招討使雖有擒滅寇盜之功而唐之禍萌於此矣及代宗用魚朝恩拒史思明討僕固瑒而恃功

擅命幾危社稷倚元載除之寒心者數月以程元振判元帥行軍司馬權震天下元勳故老皆見斥逐洎犬戎內侵集天下兵無隻輪入關者此皆已然之故也憲宗王承宗叛以吐突承璀爲行營招討處置使諫官李鄴許孟容呂元膺段平仲白居易等眾對延英謂古無中人位大帥恐爲四方笑乃更爲招討宣慰使而承璀卒以無功輕謀弊賦得罪及後世區區踵其故迹而唐之患有不可勝言者其源蓋起於開元也今陛下更易百度未嘗不以先王爲法而忽降詔命以中人爲帥指紳士大夫皆莫知所謂夫以陛下之仁聖神武駕馭豪傑雖憲百輩臣等知其無能爲也然陛下獨不長念卻慮爲萬世之計乎使後世沿襲故迹狃以爲常進用中人掌握兵柄則天下之患又將有不可勝言者矣陛下其忍襲開元故迹而忘天下之患乎方今雖乏人然文武之士布滿中外豈無一人可以任陛下邊事憲出入近密荷國寵榮詔下之日大臣不敢言小臣不敢議臣等待罪憲府以言爲職故敢盡其狂愚又言自開元以來使中人爲將亦或成功然其患常在於後今陛下使憲將兵功之成否非臣等所能豫料然以往事鑒之其必有

宋史翼 卷一 十五



害况陛下所行皆將爲法於萬世豈可使國史所書以中人將兵自陛下始藝祖朝中人官不過副使至于今日未嘗有專爲將帥軍前將校皆受其約束者乞早賜罷又言陛下既數假寵於憲則其類莫不畏向而服從之憲功益高賞不可不進及其盛而抑之則其中必不自滿以柔媚之性日習於侈大挾不自厭滿之心得所信嚮服從之類以事陛下於中此不可以不戒也而臣等區區誠知過計然反覆思念自古未嘗有以兵寄閹人而不亂者夫天下之事忽於其始則其終也必有害陛下以一方之事屬於憲後

宋史翼

卷一

七

以爲例則兵權必歸焉故臣等以爲果莊之患小用憲之患大憲功不成其禍小成功其禍大昔漢唐藝祖皆以兵定天下方其初中國分析爲八九世方乏才人不知學而祖宗震起於機槍擾攘之中所以安甯者亦自多士而已未聞此屬有與焉今果莊狗盜鼠竊非可畏之與國也陛下何重於憲而忽忘天下之士解功臣之體以兆後世之患哉二百七尹有母在成都上以兩川豐稔遣尹乘驛齎御香往峨眉山水寺因奉使迎侍二百八奏言提舉賣鹽張景溫擅增鹽價禁買蠶鹽苛細害民二百八又上言成都府

路置場權買諸州茶盡以入官最爲公私之害初李杞倡行敝法奪民利未甚多故爲思稍淺及劉佐攘代其任增息錢至倍無他方術惟割剝于下而人不聊生矣大抵在蜀則園戶所苦壓其斤兩支錢侵其價直在熙秦州則官價太高而民間犯法不可禁止又搬運不逮糜費步乘堆積日久風雨損爛棄置道左同于糞壤兼所至不通客旅惟資無賴小民結連羣黨持仗私販虧失征稅茶司認虛額又侵盜相繼刑罰日滋致數千里之害可爲深慮臣頃在京師傳聞其事既未詳盡安敢輕議今受命入蜀所至體問

宋史翼

卷一

七

乃知買茶爲害甚鉅有知彭州呂陶知蜀州吳師孟等論奏可以參驗往者杞佐繼陳苛法卽信用其言曾不略加參考今議者條其刑蠹悉皆明白未卽采聽何勇於與利而怯於除害乎臣願敕有司速究權茶之弊俯徇眾論寬西南之慮又曰竊詳朝廷之意未欲遽罷茶禁者必以熙河路買馬年計茶最爲急今官茶所在州縣堆積甚多足支數年買馬望速罷權茶之法以安遠方還至陝命提點河北刑獄二百八四參氏後知眉州丁母憂除人爲主客郎中遷考功兼權吏部元祐四年知梓州氏族譜呂大防典領



實錄見尹熙甯中所言事歎曰君子哉斯人也因言于上五年除直秘閣再任東坡集長編四百四十九

呂希道字景純河東人祖夷簡考公粹宋史有傳慶曆六年獻所為文二十卷召試學士院賜進士出身判登聞鼓院通判揚州大姓湯氏訟閱十二年不決部刺史檄責州將患之希道曰世豈有不可窮竟事實耶請不問湯先治吏果得情鞠吏受財數百千黥吏止訟知解州始州人不知向學希道毀淫祠及寺無舊額者百餘處取其材廣學宮士得居處講習即學為立生祠知和州郡境有麻湖瀕江二十里環湖

宋史翼

卷一

六

田數千頃無畜泄之備雨久則田皆陷澤中為一方患希道疏河通江介湖中為溝港雨暴注則瀉諸江因溝港通運舟達城中數千頃皆為良田歲收三百餘萬斛神宗方講修馬政任河南監牧使建議川茶色帛蕃部資以為急用邛蜀茶歲出不勝計積久賤即棄之內帑緣帛新壓故不時泄且壞請以西川上供銀易茶帛漬損者變緋綠轉致塞下以易蕃馬詔即行之併廢原武淇水兩監歲省錢二萬緡民田牧地四千五百餘頃得租六萬斛以助買馬而言者以冗占牧地民兵請廢監希道言兵馬錢穀國之要務

兵關可招錢穀可斂馬政不可旦夕得唐初因隋馬三千匹命張萬歲領牧事麟德中孳數至七萬六千置八使領監跨蘭渭秦原四州之地猶為狹隘國馬之盛獨稱有唐而緩急有備今兩監牧地止二萬頃比唐十不及一臣承乏領使國馬大事不敢避萬死盡言書上建議者慚沮不敢辨乃摺希道以報孳息不實卒廢監還朝為開封府推官屢火延燒比屋坐左遷監南京糧料院數月遷知滁州又知汝州權發遣三司都勾院除知澶州河朔保甲白晝持梃公為盜教隊巡檢和德挾提舉司勢因緣枉法掠聚貨賄

宋史翼

卷一

九

監司隱忍不敢詰希道一日發其贓狀僚屬皆惶恐希道即獨奏其事捕德下獄提舉官聞之馳驛至澶取保甲囚盡釋之希道曰山可移獄不可變既窮治取其首領於劫掠處斬之餘皆配隸澶人感泣朝廷亦命他路監司審其獄皆實重貶德哲宗即位除知湖州吳興六邑出役錢七萬七百餘緡而募直至四萬二千其餘為羨首請蠲除書上與詳定所議合即施行之徙知亳州入為少府監元祐六年卒年六十七范太史集

呂希道字紀常公著次子元豐七年以校書郎充伴



送遼國賀正旦使八年爲吏部員外郎秘書少監元祐二年改朝奉大夫少府少監六年公著喪滿以左朝散大夫除都官員外郎元符二年坐父公著毀蹟先烈變亂法度降授朝請郎守少府少監分司南京隨州居住希績與兄希哲弟希純皆師事康節故伯溫與之遊甚厚崇寧二年入元祐黨籍長編參紀事本末間見近錄

宋史翼卷一終

宋史翼

卷一

男樹禮校字

二十

宋史翼卷二

護繁錄矣三品職前益廣東南路提舉高麗道提舉運使法道提舉隱源輯

列傳第二

林積

蘇耆

蔡承禧

郝亶

姚勳

林積字公濟福建尤溪人慶厯六年登進士乙科補循州判官嘗覆訊強盜獄多平反忤提刑意提刑初欲薦積因是已之積笑曰失一薦而活五十八人何憾焉尋知吉州安福縣安福爲江西劇邑折訟日數百紙無留獄邑子弟少向學爲建學聚徒親爲訓督用是有登第者道士張嗣宗自龍虎山來稱漢師君三十三代孫持銅印出符籙其文曰陽平治都功印所至風從積忿然曰東漢張陵作符書惑百姓號爲米賊陵僞之衡衡傳之魯漢衰不能討故魯據漢川垂三十年然後委質曹操操斬衡於陽平關所謂陽平治都功印乃賊物耳以爲能與吾民卻禍而邀福不亦妄乎況今有道之世豈容妖賊苗裔公肆誣罔以害吾治遂奏於朝力請毀印廢恩例貴臣或爲嗣宗地莫能奪徙知真州六合縣開陂塘三十六以興蓄洩灌溉之利轉太常博士赴闕王安石方以知制



詔召遇於道揖之曰公非六合博士耶誌君之能久矣請見於私舍積卒不往改屯田員外郎繼改都官員外郎賜五品服久之二親懷歸積曰仕為吾親耳親不樂焉用仕乞監邵武軍稅以便養得請監司惜其才令權知建州建陽縣未幾丁母憂積跣足冒霜雪負土為墳廬其側方卜葬有雀三足翔於前得赤蛇穴中葬前一日大雨如注積哀籲遂霽既封雨復作郡守表於朝詔賜粟帛且旌其孝服除累遷提舉廣南東西路銀銅坑冶市舶民以銀銅入官官負其直以故廢業積出在官滯貨償之坑冶課利復集歷

宋史翼

卷二

二

知齊州泗州以課最召見除江西轉運判官徙廣南東路提點刑獄疏言二廣士人多貧職田厚薄不一欲俸賜均等以養其廉久之以覃恩授朝議大夫知福州兼本路兵馬鈐轄加中散大夫將赴闕道除淮南轉運使淮南漕輓重以諸路歲歉財乏則貸於發運常平二司故所欠至百餘萬積至督促倚辦率用中制百廢俱舉元祐六年六月卒於官年七十有一積性廉謹不苟取少時入京師宿蔡州旅邸有遺錦囊牀間者啟視之則北珠數百顆也且詢主人知前夕巨商宿其室伴語曰商吾故人也脫復至幸囑來

上庠相訪且揭於室曰某年月日劍浦林積假館既行商人物色至蔡邸見其勝急往訪積積具以告曰可投牒府中當悉以歸商如其言悉還之歷官勤慎事無小大豫為條目處繁若簡吏無所容其姦自宰六合為王安石所知及歷郎卿在京師以公事見王安石政府退不復私謁安石雖素器之終以鯁挺故不大用也

黃裳演山集

蘇耆字國老父易簡宋史有傳耆以父任累官陝西轉運嘉祐中洛陽大旱百姓飢殍京東轉運司無以為賑洛陽留守移書求粟二十萬斛耆移文陝府如

宋史翼

卷二

三

數與之仍奏于朝時同官謂陝西沿邊之地屯軍甚多若有餘止可以實邊郡耆曰天災流行春秋有恤隣之義生民皆繫于君無內外之別奈何知其垂亡而不以奇贏賑恤耶苟罪餽運必不以此相累

嘉祐名臣傳

蔡承禧字景繁江西臨川人嘉祐二年進士累官大理寺丞知虔州雩都縣事無大小皆自詳處胥吏畏縮漢水暴溢幾沒城郊為之具枋筆以濟而溺者獲出遇水艱食又出常平粟以賑而飢者不流監司劫其擅發詔釋不治熙寧七年召對極陳用人立政之



弊擢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奏劾呂升卿恣橫不法毀父詛母曾敗卑事惠卿奴僕下之升卿責監酒稅改與外任又奏臣累言參知政事呂惠卿姦邪不法威福賞刑天下共憤頃在延和面陳其事以爲不可置之左右尋蒙赦差監試臣以措置試院若少不經心恐有敗事不暇外慮今考試始畢遂得奏陳臣聞參宰之任職於輔弼人主以道揆天下萬事得其理則國家安而賢者進卽爲至道之朝萬事失其序則朝廷危而不肖進卽爲非道之世况朝有作福作威玩法之臣者乎况陛下之超然遠覽高視此理不

宋史翼

卷二

四

待臣言而後明也然臣之區區職在於辨邪正審賢不肖姦臣在朝臣安得燕然朝夕之間而不爲天下言乎臣請陳惠卿姦狀之尤著者臣前論升卿疏中備言惠卿之惡頃杭州監稅劉載作司農丞升卿使京東載嘗簽其役法之不善者而載往京東體量災傷以承例用關子散飢貧斛斛自是州縣不奉其法止約百姓卻以不合散關子罪載自密院檢詳官謫之監稅又司農勾當公事時孝孫孫鼐并皆指京東役法之不善託以司農員冗減二員勾當公事遂斥孝孫鼐并後來不久惠卿復增置司農勾當公事員

額當其減員乃惠卿力行私忿及其增也又何謂哉此惠卿之罔上反覆顛倒任意自尊也三司雜納庫自祖宗以來創置本無不善惠卿以王白充檢正官其父頤監此庫不樂其職請求惠卿遂以頤知管城畿縣而廢此一庫後來朝廷以雜納無之不可遂再行創置其王頤敗壞管城一邑之事強橫縱恣上所

宋史翼

卷二

五

知也夫爲一人而卽以官局擅廢更置此惠卿之弄權自恣也訪聞惠卿妻弟方希覺初實未有考第選人囑請湖南察訪章惇辟爲勾當公事是時邵州進士李銳深入溪洞招到蠻酋田元猛章惇意在詔削成就希覺恩澤遂以李銳招元猛之功爲方希覺之功而轉奉禮郎其李銳幾不霑賞比及銳日夕稱訴懼此事發覺力相蔽護始以銳爲一簿尉此惠卿之朋比竊弄國賞也惠卿之舅監簿鄭膺始寄居秀州華亭縣以惠卿之故一路監司如王庭老之輩百卑下之而招弄權勢不復可數至奪鹽亭戶百姓之地以爲田而提刑盧秉控其所爲仍發覺惠卿黨人張若濟姦賊公事遂急移秉淮東以張覲充兩浙路轉運覲遂陰求秉罪無有卽將秉所行鹽法虧壞欲成其過而大失遞年課額惠卿既喜覲卽以妹妻其弟



規此惠卿之朋比專權壞失國家源利也朱溫其爲大理少卿惠卿之妻弟方希益充詳斷失入死罪乃倚勢妄稱溫其指揮以脫己罪又以惠卿之勢遠引同官以爲證其斷官李昭遠與惠卿鄉人惠卿與溫卿升卿同坐與食以語罵昭遠富貴爵祿盡由我家你卻不證方希益昭遠稱無此不敢虛引自後不復與見日求其過此惠卿欺國蔽親罔權也朱溫其殊無纖過又諷府司錄朱炎令勸入朱溫其之罪無得遂更不分首從各罰銅十斤而乃陰除方希益衝替之罪此惠卿侮文罔上壞陛下憲法也太學考諸州

宋史翼

卷二

六

爲已出至於措置乖方則歸之眾人眾皆畏禍不敢與之較此惠卿之挾邪私親也惠卿丁憂之日於兩浙威使州縣語其親黨言其將爲宰相與知華亭縣張若濟曲相附會脅借民財其數不少以置田畝鄧綰既言其姦贓朝廷已差官體量則惠卿自是罪人當闔門待罪訪問乃乞勘御史中丞又自乞令以事屬張諤徐禧此惠卿之強橫無上也身爲都檢正受張若濟請求訪問遂將張若濟枉法重罪論勘斷官吏一切出除止奪三官編管此又惠卿之竊弄威權出入刑名以壞陛下之法也惠卿身爲大臣固當守

宋史翼

卷二

七

教授方通乃其妻親詞藝平常惠卿不復計其可否卽令升卿勢脅李定之輩考爲上等以誤朝廷與之教授此惠卿之自專以崇親黨也朝廷已定之法多所改更不循義理惟循己之一時喜怒如怒鄧綰卽令張琥同提舉臺官又令一司一務敕於外州定奪聞奏之類皆不可以詰計此惠卿之專已自用不顧朝廷也弟和卿都無善狀纔爲陽曲尉卽諷章惇舉爲軍器監丞其舉辭云風力精強所至必治罔上如此又遷京官夫軍器監丞既爲要在當亦選其人而乃以小子妄厠其間眾官擘畫右可取者則欺罔以

公以奉陛下之法其弟諒卿以無考第請監金耀門不度法之可否威使流內銓供腳色以爲於條可得卽出敕以授旣而王安石點檢遂作諒卿自陳連累流內銓官吏上簿惠卿安然無愧此又見惠卿之怙強自恣以私其親也惠卿之父死於懷州條制大卿監死無依倚者乃得恩澤惠卿令其家陳請異姓越在法制之外此惠卿之貪於害法也朝廷提倉之官所繫不輕一路承稟按察與監司無異當用天下有吏幹之人惠卿不以私故則以私親妻弟方沃庸謬嘗往河北點檢軍器郡守有陳其不善者此眾所聞



而陛下之所知也乃以爲河北提舉又令沃弟方澤爲江西提舉惠卿曾判司農豈不知江西役法已成別無可更爲其惡江西轉運李之純蘇潯曾陳誨法不便意欲移去卻令妻黨作監司摭摭其罪又如張觀之比欲壞陛下成法以成就其親且方澤仍是違礙選人自條例司薦爲提舉乃一二年此惠卿之欺國家私親黨也會叟小子能事惠卿之家兵卒孩稚能諂媚惠卿遂薦爲侍從陛下之明以爲不可矣又特薦之今爲常平提舉此又惠卿之不顧義理姑欲以陛下差遣立私恩以快已一日之志也陛下令撰

宋史翼

卷二

八

經義惠卿豈不知其弟升卿之不才不可以當此苟欲其弟夤緣以得美官卽令撰進其文之紕繆不可以言臣有別疏論列此惠卿之欺陛下而以爵祿私其弟也臣既言之而惠卿百端排毀作爲巧言以罔聖聽此又惠卿兄弟不顧義理之至甚也身爲大臣當秉身就義使天下莫得以言旣恣睢不軌以致言事者上言而誑詐亡節則必躬攜文字詐爲涕泣懇陳不可謬爲恐懼以欺上聰退則張目大言當拔擢某人當削除某人以威天下此又惠卿言動之間必欺陛下也王韶本與惠卿同年登科不爲惠卿便佞

而夙負學行又以功業爲陛下擢爲執政拜命之日往惠卿之家乃問其挽強幾何射之能否應以兵卒待之此惠卿之恣縱凌忽同列也惠卿作兩浙水利攻郊置之法僞爲溫卿之名投進又作遺簿手實之法爲和卿之名投進不度天下之可否姑欲以此欺陛下而進其子弟此惠卿之姦邪欺蔽也頃者沈括自兩浙察訪回其所措置少異其說則惠卿沮難誣毀力欲黜除賴陛下之聖明辨直而今括又爲兩浙察訪恐發其在兩浙姦賄之狀遂嚴爲飲食之會曲加煦煦以絡其歡心括所嗤笑士人莫不知之此惠

宋史翼

卷二

九

卿之姦邪翻覆也惠卿之所爲有滔天之惡而無抑畏之心發口則欺君執筆則玩法秉心則立黨結朋移步則肆姦作偽朝廷之善事使其朋類揚以爲己出不善則使其黨與言爲上意如章惇李定徐禧之徒皆爲朋黨曾叟劉涇葉唐懿周常徐伸之徒又爲奔走至有避權畏義之士則指爲庸儒爲鄙盡忠去邪之人則以爲害人害物貪利希附之者則爲賢爲善更相推譽彼可侍從彼可監司庸鄙便佞繇此以進欲進之則虛增其善欲退之則妄加其惡日上與吉甫論某事吉甫告上以某事上起身以聽吉甫之某



言吉甫惠卿字也至於陛下之前陽為恐畏卑懼如不自勝間或肆詭辨以伺陛下之心或為小亮以取陛下之信退而踴躍奮厲有輕聖德之語又姦惡之大者也臣聞堯舜之明大矣至於未察四凶之象恭靜言則不害其使之居位及知滔天庸違則不害其流放竄殛伏惟陛下睿睭一賜勇斷二百六十九章言廷評前後數十神宗悟詔惠卿阿微所與屈撓典刑守本官知陳州罷免其弟和卿溫卿妻弟方澤妹婿郭附及其黨徐禧尹政等數十人蘇魏公集 承禧數言 參長編事人皆為之危上獨稱其忠八年賜緋衣銀魚謂曰

宋史翼

卷一

十一

卿以旌卿謹直耳二百七十九年鄧潤甫上章乞參用

舊人又乞除二府又乞用恬默持重之人承禧奏言臣與潤甫同為陛下耳目之臣固不當論其非是然事繫國體臣居言責不敢私顧形迹不以悉陳臣伏觀陛下即政以來嫉時已久思除歷世之弊務振非常之功作興人材繩督吏職無論於舊不問於新取材則小臣皆得以面陳去害則大臣不可以幸貸有善不嫌於亟進有惡不憚於速降故理財治農之方求之近古而未有養士訓兵之法蓋於百年而一新然其興事之初尚多徇俗之士自不孚于正道願得

動以浮言或初是而卒非或本同而末異以持循為適治以拱默為安常陳事則是於古而忘於今語治則喪其精而守其稗以匪懈夙夜為希旨以不顧毀譽為躁求羣謗萬端而無窮聖慮一志而不惑爭之積日而纒定勤以累年而粗成今若以傲上從康為可賢以違道干譽為當進非惟交戾於政體恐遂漸變於時風求舊之言雖云有據書曰人惟求舊又曰圖任舊人乃盤庚一時之誠言非先王政治之本意今潤甫不根於實不考其由不論其人之是非不言其器之適否概以新舊為說必分先後以庸是則堯

宋史翼

卷一

十一

之共鯨久任而元凱不復進登漢之終濫常用而終賈固宜削逐唐太宗必專用敬宗義府而王珪馬周宜畢世屏除唐明皇必祗尊姜皎王琚而朱璟姚崇可終身冗廢建言若此其意謂何臣又聞惟人君然後專馭臣之權為冢宰然後總詔王之義非所宜言者實法越俎代庖者有誅御史肅臣工而執法者也天子曰辟而勿辟天子曰宥而勿宥諫官正人主而補闕者也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今潤甫職在諫司乞除政府殆不知其所職亦何足以倚官二府固聖憲之所關大臣非近列之宜薦以臣



度其所謂可以見其厥心第祗拜其一員亦足收爲私惠考其志向足見傾邪臣又聞古之善治天下者必曰興能次日舉逸民修廢官逸民者朝廷之偶遺而非自以異世離俗也不聞曰興恬古之盛世詢事考言又曰知言以知人而不曰考其臧黜議論若此疎鄙可知蓋賢者必知命而不疑能者必知時而自竭知命則或顯或隱而非繫于一曲知時則有用有舍而豈蔽于一隅王陵具體之懸不若陳平之一奇周勃沒齒厚重不若張良之一不是則有才能者未必恬默持重恬默持重者未必實有才能若信其言

宋史翼

卷二

十一

實害于政且今揀敝理劇拯弊尤須勤事之人豈容玩世之士彼恬矣默矣何補於天下之士而又逐逐以爵祿予之乎臣觀潤甫秉筆粗嫺辭章持論本無體理庸回當路而初無一言黜逐已行而懼有後憂謬爲塞責之言深懷濟惡之計訪聞其言曰呂惠卿之貶已去不仁又曰練亨甫之黜尙爲未善此乃陽爲詆斥而陰幸報復內在姦諂而外示剛方所謂假直以售邪託真而買僞加以罷軟畏懦束之高閣而有餘觀望儉壬投諸四裔而爲晚其潤甫見任典誥司諫一職若以公議不合冒居臣輒輕言望賜宸斷

及潤甫遷中丞承禧三奏乞免臺職詔不許二百七十八

熙河路果莊爲寇遣內侍省押班李憲往秦鳳熙河措置邊事承禧與中丞鄧潤甫御史周尹彭汝礪合詞言自古未有以兵寄閩人而不亂者承禧又言竊惟陛下通知古今明曉治體非不知中人之出爲害政中人柄兵不可訓後世而必欲使之者非以其便敏能適於指令歟非以其捷給能有以應對歟非以在熙河曾經行伍之間乎此聖意孜孜果於用之欲以救生民一時之患而至於忘其可患之遠者臣固以仰伏陛下垂意於一世之功矣然而便敏似才捷

宋史翼

卷二

十一

給似智又曾經行伍必以爲有功臣請言便敏之害政者夫中人之出務於集事而不度事之淺深一概以束下爲能既居兩路經略使之間則必以陛下之威使兩路經略使不敢議其可否縱事有未便則無敢言者矣無敢言者則雖有害於邊防陛下無由而聞矣臣請言捷給之害於事者陛下深居法宮之中羣臣進見以時而憲曰侍左右羣臣曰疏而憲曰親親莫如憲曰侍左右莫如憲其爲謀固已易於信從而又嘗歷熙河其性慧巧必能有以投陛下之意其所言於邊邦有害則陛下雖聖明能悉知之乎憲之



處熙河謂之有功也豈憲之獨能然哉上有大帥下有偏裨熙河軍吏以陛下裨親信之出也有功必推憲其無功敢議憲以聞上乎故憲能累積以至此豈憲之必能然哉然而以陛下之明聖必有以昭亮而未肯遽易者豈非出此乎臣有一言望陛下少垂清光以思之復之熟之陛下今命諸路之帥都副總管以為可以任邊矣今差將官正副七十餘人以為可以將領矣至於小郡列堡而以材武名者不可勝數小有事宜豈無一人可任者至於中人為專帥而臨制兩路雖日計議又帶措置之名四夷聞之豈不輕

宋史翼 卷一 十一

視乎况今秦鳳熙河之彫敝常奉自己難給而又以一二千指揮之兵以食之果莊者如聞潛已遁去臣恐憲慮無功又別生邊事以邀覲伏望聖慮特回德音以慰安中外天下幸甚凡今得侍左右皆有以將順而臣獨仰拂宸旨豈臣心之所欲哉惟陛下思之

二百七 承禧累乞罷臺職十五年為集賢校理提點開封府縣界公事嘗言陛下之盛德以臣之至愚不能形容然於文明而剛大勇智而仁厚臣庶幾或略望清光焉臣伏思陛下以欽承七廟之靈奉養二宮之權而又繼之以一日萬幾之勞而思索被於天下

四方之事勤可謂至矣而治猶若不充於聖心者何也今之患在乎百職之不自任其職而已中書以進人選才之方諉於陛下密院以用兵擇帥之事諉於陛下事事皆出於聖意若有未合於輿議則曰皆出於宸衷如是則天下自古迄今何須輔佐乎凡今之事略可言矣大臣皆不自任其責蓋以天下之人才一進於左右天下之廣士人之眾皆出於頃刻一言觀帝堯之聖孔子之智或失之四凶或失於子羽彼皆積歲於左右者猶失之而今也以片言之間而求之陛下雖至聖矣臣之愚竊疑乎其未至盡也故大

宋史翼 卷一 十五

臣不自任其責萬一或自容其私則天下亦不得而見矣何則陛下之斷素出於中也故百職之吏亦相習以成風有操兩可之論以倚決於上者有據細故以塞重責者此又安得而悉見乎積此而往非所以致大治也古之用兵而任將者覆軍凶師者固有之矣至於用之久則名將出焉蓋始任之則有不逮者及其久則人才自然而出矣臣欲乞今後進人登對者必令進曰可以當某用可為某官某職其不當也

又論議之臣以論之集之多則以為大臣進退則才器職業無諉上之非而臣下亦不敢不盡其心矣



又言臣竊以陛下執長策以馭天下而所當精擇在相與將二者而已相臣主於用材將臣主於用兵百職不得其治則屬於用材之相六師不得其序則屬於用兵之將二者得其序而天下不治未之有也竊見陛下卽位以來求士如不及非惟若商王之立賢無方也又若文王之能官人也非惟若文王之能官人也又若虞舜之諧庶尹也故或取之於下僚或召之於數千里之外或見之於咫尺之間或得之於事功或進之於語言可謂盛矣然竊觀召對之臣非才行卓異之人或儕流推許之士不以進也何則所欲用之重則進之也殊所將待之厚則遇之也異故也如聞二府近薦登對者四人盛僑張堯夫李師德蔡洙惟洙少有稱於儕伍他皆未之聞也稽之議論則以爲未見可稱審之中外則以爲不知有善不知以何薦之又不知以何而不用眾多疑惑未知所因向者熙河出兵用內臣李憲爲熙秦處置人皆以爲出於聖斷二府不得已而從命及推原其因乃自二府進擬夫中人之進自古人主有便於一己之指令遂屈羣議而用之者有矣今二府乃自進擬固非所宜夫登計之人欲以備不次之用而進無可稱述之人

宋史翼

卷二

十六

宮寺之官本以充人主給使之職而乃以爲大臣之所進擬臣慮庸庸之人汲引漸滿中外而人主動作則左右小臣皆爲大臣窺察啟臣下表裏邪惡之漸惟幸陛下考察之二百八元豐元年奏請開封二十二百八二邑皆立義倉二石而輸一斗二百八內侍李憲妻王氏之母謂憲婢謀害王氏尹蔡延慶與憲有舊謂王氏款辭有狀外不當治承禧與延慶爭辨累日至論列上前延慶坐貶官他日上又謂日向賢卿章甚合理道凡有聞見不可以不在其位而遂陰嘿也魏公  
集參二百九十九二年爲開封府推官三年改判官管勾使  
宋史翼 卷二 十七  
院公事御前生活所須索殺羝羊毛長一尺一千斤牒送不供應行人郭文德赴開封府行遣承禧言都城之內求一尺之羊毛此必無有深慮託御前生活之名迫索所無之物市行畏懼因緣爲姦乞下三司選官一員相度奏覆下行不以無有之物苦民二百六十  
四累遷太常博士元豐官制行換承議郎出爲淮南計度轉運副使吏有建征利之言一切不用元豐七年卒於泗州之行司年五十承禧自少力學博記善說進對上前疊疊有緒故屢見稱獎與人交不爲炎涼後嘗有論語指歸十卷奏議十卷文集十五卷蘇



公集

郊竄字正夫太倉農家子自幼讀書識度不凡嘉祐中進士初授睦州團練推官知於潛縣未赴熙甯三年詔天下陳理財省費興利除害之策竄自廣東安撫司機宜文字為書陳蘇州水利王安石善之五年授司農寺丞提舉興修兩浙水利民不為便遂罷歸治所居之西水田曰大泗讓者如所陳之說圩岸溝澮場圃俱用井田之制歲入甚厚圖狀以獻且以明前法非苟然者復為司農寺簿遷丞預修本寺制式頗號完密除江東轉運判官元祐初入為大府丞出

宋史翼

卷二

六

知温州以比部郎中召未至卒

黃志

姚勗字輝中越州山陰人嘉祐四年進士歷永康令重親猶在父母每以榮其親為言勗乃請納祿以太子中允致仕遇郊封父母父母請回官封祖父母特從之宴居邱園稱道不倦清節懿行聞于鄉黨樂城集端良不苟甘貧二十年元祐二年以公卿交薦落致仕除宗正丞改秘書丞易太常博士改太常丞四年奏言本朝大饗明堂祀昊天上帝仍設五帝之坐及五帝五官之神元豐三年始設上帝一位不稱昊天其餘五帝以下神位悉罷請將來宗祀神宗皇帝於

宋史翼

卷二

九

明堂以配上帝從祀之神如郊徧舉詔禮官審議六年擢右正言奏御史中丞趙君錫雷同俯仰無所建明既薦秦觀才美後因屬官有言旋行陳首取舍翻復貽笑多士數日又言臣伏見潁昌府所勘趙仁恕公事已見情理欲結正之次只因仁恕父彥若奏論稱本路監司挾情攬拾意謂其子無贓污等事以為枉陷非辜朝廷從此下別路差官推勘其勘官孟易因而觀望風旨將前勘大情出入以致錄問官疏駁自始降朝旨差官以至再勘凡經十餘月不能了絕但只淹延時日一行干證人久在囚繫皆緣彥若奏

陳所致今來勘案內趙仁恕委有贓盜不法等事顯是彥若專欲以私意苟免其子無忠正之心為國家動搖吏議罔冒上聰使監司沮發擿之劾勘官起觀望之意稽留獄禁冀遣典刑臣備位言司不敢緘默謹披翰林學士趙彥若身為從官親侍經幄可謂天子近臣矣其子敢為不法干犯國典蓋彥若素乖義訓以負陛下厚恩自合引咎杜門惶怖待罪而乃公然論奏移過監司且犯罪麗刑邦有常憲假使勘院屈抑迨其結正自許翻論豈得規免獄成僥求別鞠若下民皆許如此則訟豈不煩如使貴者獨然則何



以示天下今以彥若一言之誣遂至十餘月劾不圓  
太平公朝而彥若侵亂邦法合行黜責臣竊嘗聞仁  
宗朝翰林學士張瓌與范鎮同判流內銓瓌有子因  
鎖廳補考當用審狀移縣令而鎮令用例以隨身歷  
子爲證是時瓌雖不與然知而弗正輔臣皆曰瓌應  
罰金勿劾仁宗曰不可瓌私其子不顧銓法特奪一  
官降知亳州且鎮失取審狀瓌誠不與尙且奪官責  
小郡蓋罪其懷情弗舉以俸其子也今彥若挾私罔  
上其罪當黜非瓌之比伏乞聖斷重行責降以厭輿  
論又言臣近會上言乞責降趙彥若未蒙施行臣竊  
宋史翼 卷二 三

之罪豈小也哉今誣人以不實者反本罪告上以不  
實者從徒坐而彥若誣監司挾情撻拾欺罔聖聰謂  
枉陷非辜彥若猶可以齒於人哉彥若者不敬朝廷  
之法不顧人臣之義但知愛子而不知愛君今不重  
懲臣恐佗日將有倣此者寢不可止陛下何以持至  
公之法而馭天下伏乞聖斷重行責降以戒後來彥  
若坐左轉尋改左正言奏趙君錫王鞏私欺公朝有  
壞綱紀又言李清臣除吏部尙書物議未允臣聞清  
臣曾任執政官昨在朝廷阿附時相隨邪用事無大  
臣之節清臣之命卒罷七年言先帝表章聖學用經  
宋史翼 卷二 三



俱不精倫能偏長則必有一短又經義一科行之稍  
 久壯齒以上所業已成一旦銷磨亦甚可惜而况通  
 經辨道不猶愈於雕蟲又或聞將來經義舉人所取  
 分數不多而詩賦兼經者又皆滅裂則是經義之名  
 苟存而六藝之學寢廢也臣欲望朝廷並立詩賦經  
 義各為一科隨所試人多少均為取士之格如此則  
 永遠可行而學者專精一藝易見成就惟陛下裁擇  
 又言劉摯朋黨不公又言禮部郎中葉祖洽貪鄙無  
 狀不持廉節自淮南行替入京沿路商販祖洽坐斥  
 知海州又言徐王府侍講魏廣浪游市屢熟諂邪徑  
 宋史翼 卷二 三

既無行誼亦無經術廣尋改軍器少監除起居舍人  
 遷起居郎尋兼權給事中詔呂惠卿光祿卿分司勅  
 封還詞頭罷之八年言知興州孫賁知真州日以筵  
 會為事暱近媼女聞親弟之喪匿而不舉賁改知淮  
 陽軍明年擢國子祭酒紹聖初言者論其阿附呂大  
 防范純仁謫知信州憲序辰等論不已落職以奉議  
 郎管勾洞霄宮四年再貶守水部員外郎分司南京  
 衢州居住尋卒崇寧三年入黨籍後贈寶文閣待制  
 勛以孝行著每省先墓素衣步出城門且行且嘔涕  
 至墓見者為之感動

通鑑長編參會稽志宋大  
 詔令紀事本末卷百一

宋史翼卷二終

卷二

三

男樹謹校字







以相代而不思蒲之過時不可食也臣竊考之於詩韓侯秋見菽用荀蒲皆是其菹非謂新物周禮醢人掌加豆之實深蒲醢醢荀蒲魚醢祭祀供薦羞之豆實賓客亦如之此則肉之醢菜之菹賓祭內羞四時不闕惟荀及蒲固所以待賓客其義明矣鄭氏注深蒲云蒲始生水者草木蟲魚疏云蒲周禮以為菹始生取其中心入地蕪及云菹蔣亦可用並言蒲始生自不在秋故本草曰蒲四月采唐本注云蒲初春生用白為菹是也唐禮薦新多不限月荀蒲芡藕各維其時今近地茭白特饒舊制參於秋薦即菹蔣也

宋史翼 卷二 三

廣雅曰菹蔣其末雕胡說文作雕菹周禮食醫膳食之宜魚宜菹芡是其萌徐鍇歲時廣記所謂菹草為菹者也雖亦春生至秋可食與蒲有異臣據詩言食鬱及藟烹葵及菽以同時言及則維荀及蒲亦自可知况當薦荀之辰正是食蒲之始伏請改從春獻用協天時從之又奏言昔漢之取人不限疎近而宗正有郡國歲計上籍之文劉向以宗室高才進對待詔唐宗正寺歲送進士二十人李程李肱皆為舉首今宗正寺侍祠之外專掌玉牒屬籍而不豫薦士竊恐臣之本職有所未稱謂宜具為條統俾諸教官依國

子監外官學例為課試法每遇秋賦許就宗正寺投狀鎖試別立人數頗示優異著為格令賢戚並用紀綱四方何獨樸樸之雅乎凡天下事皆如權衡重於此則輕於彼矣宗室之間自有考校賢者獲升不肖者退抑分當裁損必無舛望夫親賢兼進布列中外以鎮安四海為磐石之固與愚智混淆聚於一處徒殫祿廩而無所事者不可同日語也尋為國史院編修官四年奏進百官公卿表十卷宗室世系表三卷賜銀絹有差改朝散郎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五年試中書舍人兩朝正史成賜彥若子遷一官呂公著

宋史翼 卷二 四

知定州彥若草制王安禮父名益嫌告用益字塗改數句彥若不從及權起居郎因對邇英閣奏之六年為右諫議大夫言王事之本陰陽為先月令孟春之月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所以致驩聲而達陽氣是以王者游豫燕飲與眾人同樂為天下自娛感召和氣之端贊化育而參天地也伏緣正月陛下嘗謁景靈宮臣比陪從至繼仁殿竊見聖情思慕猶如前時公卿侍臣無不惻楚伏維孝治之至大舜何以加臣敢過計豫言者以慶壽變除歲月漸遠而少陽用事生氣尚微若孝思發中或復感動慮於

一第 冊 黃參日車全書第 0 反E句



時令有所未順雖上聖至德非可以常經格之然屈已從人亦明主之所不違欲望將來繼仁殿所陳服玩酌獻之初暫從隱蔽抑忍聖意奉承天時無虧孝慕之誠以順陽和之令又言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又曰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皆舉大體故陳平言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蓋據此以爲說也周禮太宰分職則詳是知三公之官不無吏事之責風聞去年官制初行有司議同職犯罪四等自是律文之正固當以時舉行而執政大臣不以爲宋史翼 卷二 五

聽事寫周官篇此朝廷稽古命官之本也周官大旨在乎得人故曰不惟其官惟其人又曰官不必備惟其人今門下侍郎章惇尚書左丞王安禮並無行檢非周官之所謂惟其人也自居執政未聞有補而異黨復一人畏其彊僚屬觀望雖譴不悔權勢至此不宜處位請皆外補以肅具臣詔以彥若侵越降官試祕書監尋罷爲龍圖閣待制知亳州八年以司馬光薦召兼侍讀提舉萬壽觀元祐元年擢兵部侍郎二年充實錄院修撰三年與傅堯俞范百祿陸佃曾肇劉攽彭汝礪劉奉世盛僑翟思趙挺之王彭年上言宋史翼 卷二 六



舟飄然而去以范祖禹言詔與祖禹同修神宗實錄  
為國史院修撰兼知院事七年十月除翰林侍讀學  
士與蘇軾呂希哲范祖禹豐稷顧臨吳安詩上言乞  
校正陸宣公奏議尋以翰林學士提舉兗州景龍宮  
紹聖元年以修神宗實錄美意良法輒敢隱沒得之  
傳聞微言譏刺者數十事責授安遠軍節度副使澧  
州安置尋卒崇寧元年入黨籍大觀二年出黨籍李  
通鑑長編參紀事本末長安志序宋史 彥若為司馬  
全文九朝編年諸臣奏議書錄解題 光上客未嘗有私謁步里 無書不記世謂著腳書樓  
然性不矜伐而尤恭謹館中諸公論藥方有藥不知

宋史翼

卷二

七

所出或云問彥若必能記時彥若在下座對曰在幾  
卷幾葉第幾行附某藥下檢之果驗眾怪曰諸公紛  
紛而子獨不言何也彥若曰諸公不見問所以不敢  
言耳元豐間三韓使在四明倡和詩奏到其詩序有  
慚非白雪之詞輒效青唇之唱之句神宗問青唇事  
近臣皆不知因薦彥若對在某小說中然君臣間難  
言也容臣寫進本人上覽之止是夫婦酬答語因問  
大臣彥若何以不肯面對或曰彥若素純謹在君父  
前宜其恭謹如此上嘉歎曲洧舊聞  
計用章字壽卿臨邛人以進士起家稍遷至祕書丞

時元昊叛范雍知延州辟用章為通判用章請修城  
壘備器械乞朝廷加兵選將以圖討賊若不以為意  
恐朝廷之憂關輔之禍非年歲可弭雍不以為然及  
元昊以兵圍城將陷陳都監黃德和奔還雍召用章  
問以策用章曰用章屢獻言矣而公不用今惟有一  
死以報國爾然城中老幼無辜皆公陷之至此若令  
同為血肉是公上負天子下負百姓雍怒拂衣而起  
至晚又召用章問計用章曰惟有死爾尙何言會其  
夜雪大作賊遂退雍挾用章陷百姓之言而誣以罪  
用章遂竄雷州其後范仲淹經略延州知用章以忠

宋史翼

卷二

八

獲罪奏雪于朝田况亦以為言起監隨州酒稅明年  
復故官用章後知龔州終都官員外郎東都事略  
謝景初字師厚錢塘人蔭為太廟齋郎中進士甲科  
遷大理評事知越州餘姚縣九遷至司封郎中歷通  
判秀州汾州唐海成都府路提點刑獄為怨者所誣  
坐免復除職方員外郎以病求分司西京復屯田郎  
中少奇俊七歲能屬文十三從師受禮通其義講解  
無滯歐陽修梅堯臣見所為文相顧而驚持以示留  
守錢惟演歎曰真奇童也十六遊京師赫然有聲羣  
公共稱之朝廷始建北京景初作魏誥以獻士大夫



爭傳寫登科時朱祁較殿試尚以不得實第一爲恨  
餘姚濱海民喜盜煮鹽利厚而法不能禁景初明立  
約束刑不加肅而民自戢鹽課羨於常歲又爲塘岸  
以禦潮漲之患民得安居是時王安石宰相明之鄞縣  
知樞密院韓縝宰相之錢塘景初弟景溫宰相越之會  
稽環吳越之境皆以此四邑爲法處士孫侂爲文以  
紀之浙東和糴之法官以錢與茶易民芻糧民既輸  
而有司虐下不界其直民以爲病景初在汾州上疏  
極言其弊至海州毀淫祠三百餘所熙寧初河北大  
水上疏言苗異之所致且緩郊禮大忤建議者蜀以  
宋史翼 卷二 九

其罪于朝除知襄州景初既少有才名天下皆聞風  
企服而性剛直不與人俯仰遇事明銳勇於敢爲獎  
善嫉惡出於天資於書無所不該詳練本朝典故宋  
敏求最爲博洽每歎以爲弗如爲文簡重雄深出言  
落筆皆有章采若不經思而人莫可及尤喜爲詩梅  
堯臣爲酬唱之友晏殊杜祁范仲淹皆器待之元豐  
七年卒年六十五有文集五十卷范忠宣集謝公墓誌  
劉誼字宜父晚號宜翁長興人廣西金石略治平四年進  
士吳興志元豐元年以前江山縣丞勾管廣南西路常  
平石刻會誌請罷買沈香帝詔輔臣曰劉誼論事有陸  
宋史翼 卷二 十

遠方凡大獄之疑者皆鈐轄司專決景初數上言此  
當奏讎于朝非臣下可專朝廷遂立以爲天下法屬  
縣尉佐有皆以入貲流外得官者不能爲政因奏請  
縣唯許注流外若入貲官一員初行苗役之法且擢  
屬邑宰爲之使而專其事景初上言遠人樂安靜願  
罷使勿遣及使至景初詰其爲人因裁抑其過當使  
者遂怨之誣以燕飲事執政入其言將置詔獄景初  
恥於對吏乃自引咎及坐免逍遙里中杜門讀書未  
嘗以譴謫爲戚築室郊外自號今是翁爲堂曰三疾  
曰我亦古之遺民也參知政事元絳與近臣十八雪

贊之風諫劾罷轉運使張頴二年奏言邕州官舍民  
居悉以茅覆兼兵火之後邊城樓櫓未備乞集陶人  
燒瓦運宜州木版溪洞竹蓋公私屋宇庶絕火患從  
之又言廣西一路戶口纔二十餘萬蓋不過江淮一  
大郡而民出役錢至十九萬緡募役實用錢十四萬  
緡餘四萬緡謂之寬剩百姓貧乏非他路比上等之  
家不能當湖湘中下之戶而役錢之出概用稅錢稅  
錢既少又敷之田米田米不足復算於身丁廣西之  
民身之有丁也既稅以錢又算以米是一身已輸二  
稅殆前世弊法今既未能蠲除之而又敷以役錢甚



可憫也奈何州郡冗費不裁損一切與他路同乎勅  
會廣南東西路監司提舉司吏人一月請給上同於  
令錄下倍於攝官責之倉法不免時時貨取風聞迹  
露遂行首告甚不稱朝廷厚祿養廉之義謂當裁損  
以減雇錢庶以寬身丁田米之所出與夫下戶之役  
錢甚大利也從之通鑑長編又言欽橫一州每年支  
移百姓米納于邕州太平諸寨廉州米納於欽州化  
州米納於雷州高州米納於容州類皆陸行近者十  
程遠者二十程於民不便三年提舉廣西常平進光  
祿丞權發遣提舉廣西常平先是南臺楊光富率其

宋史翼

卷二

十一

族姓二十三州尚歸附獨光僭頗負固誼與湖南轉  
運使同往瓊管安撫未幾亦降石尋改提舉江南西  
路常平五年言聞道塗洶洶以賣鹽為患望遣使體  
訪稍變其法以便民又上書云由唐至于五代暴政  
所興二廣則戶計一丁出錢數百輸米一石江東西  
許之釀酒則納麴錢與之食鹽則輸鹽米供軍須即  
有鞵錢入倉庫則有發錢正稅之外又有租錢宋有  
天下承平百年二廣之丁米不除江南權酒而收麴  
錢民不得鹽而入米比五代為加賦矣嘉祐中許商  
通茶乃立租錢茶租以稅為本比國初又加賦矣雖

然民生不見兵革安于田畝而以財力奉公家未告  
病也而論者以為無政事故財用不足陛下有憂之  
起王安石參大政未久而相之又以王安石所推引  
而任呂惠卿曾布李承之內則議令外則察訪舉天  
下之法而新之陛下日旰宵中以聽萬務自古好治  
之君至誠篤信排天下之議論而任安石未有如陛  
下者為安石者以身當天下之怨以報陛下固亦鮮  
比當此時朝廷郡縣頗革因循之弊上下日以赴功  
而一切禁言新令之不便是以法度未備而已敝夫  
法已有弊智足以知之然則當更而不更者何哉是

宋史翼

卷三

十二

大臣造法之過而羣臣不言之罪也伏思陛下所立  
新法本以為民為民有倍稱之息故與之貨錢為民  
有破產之患故與之免役為民無聯屬之任故教保  
伍為民有積貨之不售故設市易皆良法也行之數  
年天下訟之法弊而民病色色有之其于役法尤甚  
臣請試言其甚者朝廷立一法使民出錢而害法者  
十臣請逐言之唐壤租庸調法而為兩稅其後每稅  
錢千而增二百是庸之外一取矣五代之麴鹽鞵發  
本朝皆入兩稅是庸之外兩取矣又出茶租是庸之  
外三取矣又出役錢是庸之外四取矣又出鹽利是



庸之外五取矣是謂不原賦稅本末輕重而出錢害法一也陛下以鄉戶衙前破民家產故占籍而稅者皆使出錢以助役此良法也然差役以版籍爲宗版籍以稅錢爲宗避差科者或隱寄稅錢詭名以就下等又稅之重輕不當田之肥瘠議法之臣未嘗講此案天下不正之籍一切隨稅而出錢是謂不正天下之籍而出錢害法二也五等之有差役一鄉不過十人其次七八人在公者少而安居者多矣議法之臣始曰助者取於官戶單丁女戶寺觀未嘗爲役者出錢以助重役爾既而變法不計貧富以稅錢爲率而取之謂之免役凡軍人代役則取其錢以還三司及貧民未嘗爲役則又取之何哉臣嘗爲廣西常平矣廣西凡爲稅錢一文者出錢七八或五六夫一年之間出錢五六若未病民也然以五六錢所出方夏秋農趨功時兩至官府公使糜費又且數倍古之養民畫爾于茅宵爾索絢今之貧民以五六錢奪其時甚可憐也故宜融之民逃入蠻峒廉州之民燔屋而遁亦可見矣是謂下戶出錢害法三也朝廷以吏爲貪墨考古庶人在官之制而與之重祿用河倉法決其賄獄可謂美意矣立法之初蓋當考事局之繁簡吏

宋史翼

卷二

三

宋史翼

卷二

四

案之輕重州縣之大小以差制祿可也不論大小輕重之別多者至七八千州縣常平兩案或至六千多者至八千本朝簿尉下縣或七八千今之吏乃數倍於此豈非庸錢太厚乎其他容有徒費者矣如前者既罷之帳司是也是謂庸錢太厚又有徒費害法四也夫庸錢既厚則取民不得不多兩浙之民富溢其等者爲無比戶多者七八百千其次五百千臣竊以舊法言之役之重者爲鄉戶衙前其次鹽秤子其次酒務使爲上戶者十年而一役費錢百萬則是年百千矣今上戶富者出八百千則是七倍昔日以一戶計之十年之出已八百萬矣如此則民家之錢安得不窮天下財產安得不蹙而法爲利民是謂出錢太重害法五也法以役人有定數而年歲有豐凶故立寬剩以備歲與夫捕虎緩急之用此良法也然司農意規寬剩不立正法行之數年州縣寬剩刻納減放不及之錢貫已朽矣役錢中又出雜支寬剩此爲何名而取也是謂寬剩太多害法六也夫男耕女桑不給於買錢以輸公家其勢不得無困窮矣今不卹卒不幸有方二三千之水旱則將何以卹之乎陛下嘗試以近事觀之前日明堂赦書元豐元年以前賦



剝苗役逋負一切放免江西雖小所蠲除數百萬一路如此其他可知臣以謂賦稅者朝廷正利尺布斗粟何可不償今天下之民連年逋負惟幸蠲放一有饑饉仰給於縣官其故何耶蓋役錢雜色輸官已多雖樂歲無贏餘正稅所以不入也昔之人君蓋嘗變法矣然其君臣未嘗不相爲終始也昔者陛下以天下之法弊故革而新之則是變法者陛下也承意而立法者王安石也潤色討論之者呂惠卿曾布之徒也故重司農之權以頒法又詔倉官以行法可謂有序矣然而造法之臣不原陛下惠民本意一切以利

宋史翼

卷二

五

爲本於是患失之徒爭言新法之便司農不問是否隨事立法法未成全而安石惠卿有隙曾布相繼罷去而新法一聽於司農主司農者大抵妄意朝廷志在財用希合而已大臣襲故事不敢復議利害畫而守之行之數年天下受其弊是謂法未成而立法之臣去朝廷害法七也然而上下相目而不言是羣臣持祿養交負陛下也而今日定法之臣又無一言救其弊徒頒條式以減淮浙役人椿留爲說責諸路依式成書移東就西減五增十固無毫髮有補朝廷所謂提舉倉官又不肯論列利害意者欲繼前軌趣成

書總天下方數見之空文叨天下之功以幸富貴是謂司農不察倉官不救弊害法八也夫二浙之法始於李承之其次沈括其次吳雍凡三遣使矣屢變法矣然民不知法之爲利而日益貧者徒知更出錢之法而未嘗減錢以利民也是謂減役人而椿留其錢害法九也自改法來變圓融爲和而市有司不爲陛下惜乃輕爲價上督責則下疾驅爲縣令者乃一科買於民昔臣過淮南淮南之民科黃河夫夫錢十五千上戶有及六十夫者湖南買弩椿官估二十百姓實費二千戶有及二十條者近江西買軍須納襖官估

宋史翼

卷二

六

八百實費三千其他翎毛竹箭無不數倍夫縣官緩急資於民民出其餘助公上理固然也然民已出役錢又不免於科配是謂百色配買錢價傷民害法十也凡此數弊者不見於上而見於民民情壅於上聞甚可痛也傳曰知予之爲取政之寶也今有司但知取民甚無謂也然救今日之弊豈有難哉陛下鑒害法者悉更之民享大利矣伏維陛下察臣之言不在於私嘉聽幸甚誼又言巡歷洪筠等州據百姓陳狀論訴州縣抑令置舖置鹽已牒所屬施行臣竊詳蹇周輔元立鹽法以救淡食之民於今民間積鹽不售



以致怨嗟賣既不行月錢欠負追呼刑責將滿江西其勢若此則安居之民轉爲盜賊其將奈何上批劉誼職在奉行法度既有所見自合公心陳露輒敢張皇上書惟舉一二偏僻不齊之事意欲概壞大法昧公誕謾上惑朝廷外搖眾聽宜加顯斥以儆在外特勒停續通鑑長編三百二十四七年復宣德郎元豐中遊金陵以啟投王荆公令其再起更新法之不便於民者荆公答以啟略曰起於不得已蓋將有行老而無能爲云胡不止四六元祐元年孫升言江西湖南鹽法之害行於朱彥博陳億民之殘害甚於水火獨誼上書極

宋史翼

卷二

七

言請復誼職尋改奉議郎差權發遣韶州三百七十三

年坐到任謝表怨望狂率勾管靈仙觀後二年知漢

陽軍四百九從異人授出世法遂隱三茅山自號三茅

翁有詩云曾跨江西使者鞍舊言纔上便休官三茅

得夢全清瘦頭髮鬚髻布襖寬東坡自嶠南以詩問

道曰或有外丹已成可助成梨棗者不惜分惠又曰

先生筆端有口足以形容難言之妙軾以眼中無翳

必能洞曉不傳之意有文集三十卷奏議十卷今傳

於世嘉泰吳興志

黃隱字光中初名降字從善治平四年登進士第四

人是歲族父君俞試開封第一黜于禮部隱上書乞以所得恩命補君俞官君俞遂得召試除撫州司戶隱知常州府無錫縣以最開元豐五年入爲監察御史裏行時方尙王安石學神宗問隱學術何宗隱以司馬光對尋遷監察御史八年黃履言隱行誼端方文學該贍擢殿中侍御史言守右僕射中書侍郎韓縝不堪大用不報又言京西轉運副使沈希顏多求羨餘希冀進用非法聚斂一路受弊長編三百五十七又奏宋用臣挾持恣橫殘民損國乞罷市橋地課又奏福建產錢福州十二縣共八千餘貫泉漳興化十四縣

宋史翼

卷二

六

共六萬餘貫而福州緣王氏之舊每產錢一當餘州

之十其科納以此爲率餘隨均定兩綱出役錢亦皆

至五倍而其實減半焉昨王子京奏立鹽法不檢會

前項別例遂于元額上增多寡相遠本緣子京之誤

遂爲定額民間應辦已涉七年遠民之冤未易伸述

乞賜體究改正又奏住福建路禁權蠟茶又奏罷京

東西兩路保馬司勾當官又奏宣昭使宋用臣偷盜

官園蓮藕虧償物價累贓不少乞根究長編三百五十七至五十五

九尋遷國子司業取三經新義板火之力排王氏新

說每見生員試卷引用輒斥其說出榜示眾安石死



諸生欲設齋致奠隱輒忿怒將繩以率斂之法為劉  
 摯上官均呂陶上章論劾元祐二年八月左遷鴻臚  
 少卿右正言丁騫論其黨附程頤出知泉州尋改泗  
 州元符初責授水部員外郎分司南京睦州居住二  
 年詔以託附元祐非毀法度責授平江軍司馬南安  
 軍安置五百九崇寧元年再貶管勾靈仙觀入黨籍尋  
 卒靖康初贈直龍圖閣與一子官通鑑長編八閩通  
 志參萬姓統謹  
 朱紱字君貺福建仙遊人與同郡黃隱傅楫皆以詞  
 賦名治平四年登進士甲科元祐二年以李常孫覺  
 等薦除王宮大小學教授紹聖初章惇當國貶斥元  
 祐諸臣紱被旨召對首陳正心誠意知人安民之說  
 遷諸王宮侍講四年再遷翊善元符元年改都官員  
 外郎鄒浩以諫劾后事竄新州貧甚紱率親舊贖行  
 事聞下臺鞠治以紱贖特厚追一官勒停徽宗即位  
 起用藩邸舊臣累遷右諫議大夫給事中時范純禮  
 劉安世呂希哲張舜民屏黜在外紱悉為論列馬涓  
 送吏部與入差遣紱謂涓臺官兼進士第一人無他  
 過犯送吏部非崇重臺官之體紱在後省凡四閱月  
 論駁無虛日政府遣人諭意紱不為動會蔡王似府  
 史以語言指斥送大理寺推治似上表待罪左司諫

宋史翼 卷二 九

江公望論救黜知淮陽軍紱論駁再三以忤旨出知  
 壽州崇寧元年進實文閣待制知成德軍兼真定府  
 路安撫使先是蔡京欲築木蘭陂渠以應讖詭言引  
 水溉田請於朝及紹述說興紱遺書責京曰寒族居  
 莆者為築陂傾產雖為莆亦為公也自陂成以來公  
 家父子兄弟布滿朝廷未必非鍾靈蘭水力宜建樹  
 不朽為梓里增光而公由開封歷承旨轉僕射皆為  
 美官諸所建明殊損威望令弟樞密公為荆公名坦  
 濡染學術乃中傷善類酷於章惇長公子少保君常  
 盡惑宸衷諸少公子侍郎君駙馬君侍讀君協謀相  
 宋史翼 卷二 二十

濟天下之人盡皆切齒殆非所以報効國恩培植家  
 慶而赫濯地靈也近者太后還政新天子銳意太平  
 而僉黨倡紹述熙豐之議彼為是議者豈真毫髮為  
 朝廷計哉特借是以固權位復恩怨爾自公秉政中  
 外屬望今乃持之益堅行之益力是知有私恩不知  
 有國恩知肆情得意取快一時不知基禍異日貽穢  
 青史為可畏也京怒嗾御史中丞石豫劾紱與王回  
 鄒浩合黨落職提舉杭州洞霄宮入元祐黨籍五年  
 以星變故除黨禁起知復州蔡京復相紱遂罷大觀  
 元年依舊落職贈少保通鑑長編楊仲良紀  
 事本末參建通志

宋史翼 卷二 二十







順適親志益恭卒其母春秋亦高即置小榻於寢側  
晝夜候起居之節凡九年未嘗一夕改也及終養外  
除年已踰六十慨然曰吾向勉而仕者以有親也今  
老矣祿無所逮何甘此而不去耶即拜章致仕文彥  
博守洛與故相富弼司馬光并鄉里宿舊十二人爲  
耆英之會慎言與焉范忠宣公集

劉唐老字壽臣范太史集手記洛陽人曾祖温叟祖燭宋史  
有傳父忱字明復官修撰唐老文采質性見稱縉紳  
和而不流敏而不固熙寧七年忱以太常少卿會遠  
使蕭素商量地界唐老由惠州司戶參軍隨行書寫

宋史翼 卷四

機宜文字元祐初累官奉議郎二年以呂大防舉召  
試館職合格除秘閣校理權登聞鼓院三年爲太常  
博士五年遷右正言奏言大學一篇論入德之序願  
詔經筵之臣訓釋此書上進庶于清閒之暇以備觀  
覽從之又言諸路州縣有自來災傷倚閣稅賦候豐  
熟日起納今來秋稼已成竊慮官吏乘此登稔併行  
催索轉運司利於輸入不免督責施行伏念閒者累  
年災傷公私逋負不少幸茲一稔稱貸之餘苦無遺  
溢逼於催科之嚴反以收成爲患臣欲乞朝廷指揮  
諸路有倚閣稅賦合納去處以十分爲率且令催納

三分其餘候將來豐熟依條舉行所貴佃民實獲豐  
年之惠又言貢舉條制考進士試卷以四場工拙定  
去留高下蓋以分經取人有多寡幸不幸之異故使  
程文均取更不分經考校然而主司以其四場通定  
之文去取議論所主不一或以經義或以詩賦或以  
策論各隨習尚互爲升黜緣舉人所繫利害大者在  
於得失而高下又其次焉須其去留高下之間二者  
分爲約束如治平以前詞賦取士則去留主詞賦熙  
寧以後經術取士則去留主經術其論策二場惟以  
品第高下今既經術詞賦別成兩科須理各有所主

宋史翼 卷四

治經者必以義對爲先作賦者當以章句爲重乞將  
治經者以大義定去留詩賦而兼經義者以詩賦主  
取舍策論止於定高下不豫去留之例如此則主司  
議論既各有適從士子得失亦不誤所習伏乞詳酌  
施行從之知蔡州資政殿學士王安禮緣人言移知  
舒州唐老奏言安禮緣青州任內貪穢不法朝廷再  
下監司體按未知今此改任爲其有罪而責之邪以  
爲無事而不治邪苟爲有罪而責則舒之視蔡均爲  
便藩何名譴黜若爲無事而不治則今茲易地有何  
所因又安禮常以章辨歸過於指使使臣眾議喧然



亦以爲笑且身係大臣固當自重乃與使令厮役規  
利營財主俸祿之遺餘昧商途之稅入縱非已物猥  
屑益彰臣竊謂官吏在任輿販論法固不爲輕使小  
人有犯則罪之大臣犯此則弗罪則是禁令已不行  
於貴近法與天下公共王者猶不得私况臣下乎伏  
望聖慈將所按王安禮事迹明白施行以正朝廷之  
紀綱以肅官吏之貪穢六年以疏劾蘇軾與趙高交  
通誣罔罷爲兵部員外郎韓川封還詞頭唐老乞知  
絳州移提點秦鳳等路提刑紹聖中唐老嘗爲文康  
世言時事必變章惇必族滅餘執政必竄四年爲康  
宋史翼 卷四 四

宋史翼

卷四

四

世妻父蔡碩所告詔唐老元祐姦黨時出險言落職  
添差監桂陽監鹽茶酒稅徽宗卽位復官朝奉郎直  
秘閣知曹州崇甯元年落直秘閣改知相州尋坐爲  
刑戶部官時倡爲寬縱之說刪改元符敕條落職勾  
管鴻慶宮崇甯二年除名勒停三年入黨籍五年叙  
復朝請郎通鑑長編參紀事本末范太史集  
手記邵氏聞見錄劉攽彭城集  
韓治字循之慶相州人父忠彥宋史有傳熙甯八年  
八月賜進士出身元祐中累官左朝散郎秘閣校理  
七年詔侍從官及六曹長貳禮官集議郊祀典禮治  
爲太常丞與范純禮等二十二人議曰南郊合祭天

地不見於經王者親祀天而地則闕焉亦非典禮神  
宗皇帝考按古誼詔罷合祭元豐六年止祀昊天  
帝於園丘配以太祖又詔親祠北郊如南郊儀仍命  
有司修定儀注則于承祀神祇禮無違者至于二郊  
之祭或不並行則有司攝事亦自有典禮合于周官  
大宗伯王不與祀則攝位之文惟是北郊先帝未及  
躬行然詔旨明甚所宜遵守但當斟酌時宜省繁文  
末節則親祠之禮無不可爲蓋天地重祀尤宜敬重  
不宜數有廢舉若昨罷合祭違悖經典固須改正既  
已合禮而又紛更恐失朝廷尊事神祇之意伏請並  
宋史翼 卷四 五

宋史翼

卷四

五

依先朝詔旨施行紹聖四年知邢州元符元年提點  
京西刑獄二年召爲吏部郎中章惇詆爲劉摯門下  
半夜客崇甯三年入黨籍五年與知州差遣長編尋爲  
太僕少卿知相州以疾丐祠以其子肖胃代之宋史治  
與同僚處一日有卒悍厲眾皆怒之唯韓不惡疑如  
平時徐言曰無忿疾于頑惟頑能致人忿故也人謂  
其有家學晁氏  
峯象求字巖起四川梓州人舉進士學有本原持心  
近厚熙甯中累官梓州提舉常平施註蘇詩  
參樂城集元祐二  
年知鄭州言自宋用臣興置水櫃以來元未嘗以汴



水灌注清泚清泚流水自足不廢漕運乞盡廢水櫃  
 以便失業之民長編三百三十八尋改提點和州刑獄四百  
 四年以朝奉大夫為考功郎中四百三十五年以蘇轍孫  
 升薦為殿中侍御史十月奏知青州王安禮謾昧商  
 稅侵擾機戶貪饕不法四百四十又言臣今月七日具狀  
 言知青州王安禮在任踰濫不法乞行根治尋蒙朝  
 廷改差知蔡州更不推鞠其罪臣竊以為朝廷行之  
 有所未當也何則君之於臣進退黜陟必須揭其賢  
 否功過明示於朝此所謂與眾共之不自私於一人  
 也今大臣有罪於法當付有司按劾而朝廷止降守  
 宋史翼 卷四 六

次等藩郡又不視其職名不惟在朝之士未之信服  
 仍使被彈之人以為曖昧不平歸過言者足以藏庇  
 姦迹文飾穢行也臣竊見嚮者蒲宗孟在鄆州止因  
 禁戢賊盜用刑太峻朝廷奪其職授以鄆守宗孟戢  
 盜峻刑比安禮踰濫不法公私之際所犯不倫而原  
 情降罰輕重如此朝士未之信服豈足怪哉伏乞聖  
 慈特降睿旨速行按治顯賜黜責以符天下公議四百  
 九 又與蘇轍言尚書右丞許將用心傾險議論反  
 復將補外又言南省考試分卷取人又五路別立額  
 奏名頗濫又言近歲太學諸生無叩問師資之益學

官不以訓導為已任祕書省則多務燕閒少親校讎  
 請立訓導之法校讎之課詔禮部詳度以聞十二月  
 奏言臣讀孟子至於禹抑洪水周兼夷狄孔子作春  
 秋以懼亂臣賊子欲正人心息邪說以承三聖嘗三  
 復其言知楊墨之教與洪水夷狄亂臣賊子異致同  
 害而軻之排異反正其功亦不後於三聖也何者天  
 下之害莫大於無形而有形者次之有形者淺而易  
 見無形者深而難知洪水夷狄亂臣賊子有形者也  
 楊墨之教無形者也洪水不抑則民死於水夷狄不  
 制則民死於兵亂臣賊子不去則民死於亂楊墨之  
 宋史翼 卷四 七

道不息則民無父無君胥為禽獸尚三死之不若也  
 嗚呼楊墨之教止行於衰周之時而佛老之禍至今  
 數千年矣楊墨之罪止在於誣民而佛老之徒困民  
 以自封亦數千年此其為害又非特洪水夷狄之類  
 也其害非特洪水夷狄而學周孔者皆忽略而不顧  
 無一人出力以排之非特不能排之又相與屈身而  
 尊事之增其高益其深使其盛大繁衍自以為莫已  
 若甚可怪也臣謂其害之大者有三焉可為流涕者  
 二可為太息者一而執事大人曾不以為慮也不耕  
 而食不織而衣出入百用一取足於民往往蕃貨賄



擅商賈農民之利田疇跨州縣委積如京坻窮奢縱欲不知紀極使吾民日削月朘寢以窮匱有不得糟糠藍縷以實腹蔽體者焉今年作某宮明年造某寺以葺以造歲無虛日使土木被金玉文采陸離眩轉功侔鬼神天下名山勝地皆據而有之使吾民庇茅茨暴支體有不得聚廬而託處者焉此可爲流涕者一也不知禍福之原而虛示天堂地獄之變不知性命之旨而妄肆高仙下鬼之論日夜鐃論鼓動流俗使人輸五穀以爲之食奉絲麻以爲之衣歐子弟以爲之童奴彼其割口體之奉捐骨肉之愛者非樂宋史翼 卷四 八

常近四十萬其童奴倍焉今雖不逮於此而京師列郡既有歲度之數又有撥放之目使游手惰足之輩離鄉輕家爲之服役歲月既深則受牒易衣遂終身安逸矣南畝之民終歲勤苦猶不免於饑寒宜其去此而就彼也故釋老益眾農夫益少一夫耕而數百人食之一婦蠶而數百人衣之農何爲不蹙歟民何爲不困歟此可爲太息者一也三者之害沈涵漸漬牢固深結其甚如此奈何益尊崇而張大之乎昔章聖皇帝恭儉寬慈子養黎庶仁深澤普民到于今頌之所以天下無虞符貺屢至故依道家之說造玉清昭應宮鳩工役眾募年而後成會靈祥源相繼而作當時口庫羨餘口口由是無餘矣臣傳聞章聖皇帝在御李沆爲宰相王旦爲參知政事旦一日謂沆曰每見相公四方奏祥瑞即便收之奏災異即須敷陳恐上誤聖意沆曰今天下無事慮聖人無所用心萬一事四夷惑佛老恣酒色三事中如有一事即可憂也沆老矣但恐同年將來費力後旦爲宰相上聽道家之說起玉清昭應宮東封西祀幸亳社祠老子及迎奉天書等旦不能諫止但畫李沆像供養而已其後上清玉清昭應宮福聖護國二塔集禧醴泉二觀



興國青黃一闕乾明崇夏開寶三寺並遇火災琳宮  
紺宇皆化為煨燼以是度上天之意固有所在矣臣  
伏見陛下不以上天警戒為念復起上清儲祥宮內  
捐十六七萬緡以給其費迄今錫與未已又給修宮  
殿巨材以為之用雖進事不諫然臣深為陛下惜之  
也何則十六七萬緡中人千家之產也以濟邊用則  
邊有餘糧以遺貧民則民有餘食漢文以十家之產  
罷露臺而陛下以千家之產為無益之事臣安得不  
為陛下惜之哉國家自太平興國至天聖間屢詔天  
下普度僧人無圖之流皆得隸名僧籍而僧之為盜  
宋史翼 卷四

賊冒刑禁者不可勝計故張知白奏言臣向嘗斷劫  
盜有全是僧徒者于時仁祖有宜漸加澄革之言惜  
乎聖旨有其意而臣下不能推明而奉行之也國家  
崇奉佛老不為不至未嘗享其小利而天下陰受其  
大害而不知覺可不念哉抑又聞建隆初太祖嘗詔  
天下凡寺觀之廢於顯德者不得更興雍熙中太宗  
嘗詔天下鄉村不得創修寺觀天禧中真宗嘗詔公  
主貴戚近臣不得以建寺為請祖宗之深計遠慮如  
此其至今縱未能行沙汰之法毆天下僧道歸之農  
畝亦當思祖宗之美意止其泛濫於末流也臣愚以

為宜立崇飾塔廟之禁罷兩府貴戚得造寺度僧之  
制裁歲度撥放之額立常住計口占田之限凡寺觀  
僧道少者併之其頽弊者毀之明詔中外諭以至意  
自然天下百姓循服五常之教不為異物所遷而游  
惰者日少耕墾者日眾倉廩充實而風俗歸厚矣佛  
老之徒見臣詆之深切必謂臣不曉其師之說而妄  
加毀譽焉臣之所言非毀釋迦老聃也蓋斥其徒之  
誕妄陰害天下之民而已臣請就其說而言之夫佛  
之理有二焉有藏教有禪宗所謂藏教者臣嘗觀而  
詳味之矣雖卷帙浩穰詞說繁猥然可以一言蔽之  
宋史翼 卷四

無出於空寂不動而已蓋西方謂寺為伽藍伽藍者  
華言所謂靜住也謂其徒為僧隨僧隨者華言所謂  
乞士也稱其居為靜住日其人為乞士則佛所以責  
其徒者何如哉今不能精進戒律篤修行業而乃多  
求厚祿享美饌衣鮮衣繼吾民之財以奉其身而嚴  
飾其居處是大違戾其師之說也所謂禪宗者臣嘗  
周詢而深究之矣雖言辭深隱旨趣幽微然可以一  
理要之不過於圓通無著而已蓋欲不起一念不依  
倚一物不與萬法為侶此其極至也今其徒不能泯  
思慮忘形骸虛心以會道而乃雞鳴而起孜孜然馳



驚於聲利之場惟恐人之不我信嚮惟恐人之不我資給是大違戾其師之說也道家之書雖亦甚多然老聃止有五千言說道德之微旨未嘗及神仙羽化之事其他皆黃衣之徒浮淺誕妄翼以廣其衣食之源而已是尤不足信者也夫神仙羽化之事多出於傳聞天下之人固未嘗見也安足信哉且黃衣之徒尤不及釋氏弟子以綴緝言詞竊相摸倣故僧云南無西方而道云歸命東方僧云極樂世界而道云逍遙世界其詭譎虛誕率皆是也臣觀老子之道六要不過清淨無爲而已老子言清淨無爲則是與佛之

宋史翼

卷四

三

淨豈大乘之心乎公主外戚造寺度人姚崇諫之曰佛不在外近在於心但發心慈悲行事利益則即是佛身何用妄度姦人令壞正法彭偃議澄汰佛道二教而謂佛之立教清淨無爲若以色見即是邪法天生蒸民必將有職游行浮食王制所禁今天下僧尼不耕不織廣作危言險語以惑愚者一僧衣食歲計三萬有餘五丁所出不能致此舉一僧以計天下其費可知四人之言皆著明深切可爲至戒其餘口者不可悉陳至於禍福吉凶則遠近大小各以類至末有不因行義是否而得之者也六診不降六極不臻

宋史翼

卷四

三



矣以佛威神之力二人宜天橫短折坎坷以死而卒以壽命晏然而終何也蓋其論公天下而言非以逞其私也佛果有威神之力安能降禍於公論無私之人哉昔者三代之盛時道行而俗純美國富而民和樂當此之際固未嘗有佛老也天下百姓唯知有堯舜五常之教無異端之說惑亂其意而耗盡其生是以至於此也梁武皇帝信人天因果之論起寺度僧窮極盛麗大設齋會推行教文以至捨身給事欲僥取福利卒不免臺城之禍則為善果不在於供僧道事佛老矣凡有所動作涉於形相皆有為之法而一

宋史翼

卷四

古

切有為之法佛譬之夢幻泡影蓋言其非真實也言其易散滅也言其不可依據也由是論之佛之教人豈在於營造供事之間哉黃老之教人亦無異於此也今國家以二聖降誕節及祖宗忌辰凡有所禱請無不集緇黃鼓鐘磬饒鈸設幡幢誦持歌頌歸敬於二教甚非先王之法也以為子孫臣下推奉先報本之意而奉先報本之意果在於此乎若更以為必能感神致福則萬無此理近歲朝廷減出賣祠部度牒而增其直若非二聖知道愛民何由及此然貴戚如后之家起造寺觀莫知其數如曹僧起休糧道者院

張敦禮建法雲寺皇親蓋洞真宮敕修開寶寺乾明寺殿相國寺東塔之類以至天下郡縣營造不可悉記土木之功所在甚盛若不禁止稍行減廢則興作耗盡無有窮極將不勝其弊矣臣願陛下思周孔之格言行堯舜之常道體老子清淨無為之理而損宮觀章醮之繁儀原釋氏圓通無著之意而裁寺宇齋會之末節勿以臣之淺陋而廢其言將臣此疏下兩禁儒臣博議采臣上所陳六說詔有司行之是將陰獲大利於天下矣決數千年之疑惑減億兆人之耗盡使法垂後代名播千古在陛下思之而已猶直之

宋史翼

卷四

古

言上讀聖聰罪當萬死幸陛下裁赦諸臣奏議六年言長垣令孫述決無罪被水百姓柳閭限內死有司按實述避罪翻異請再鞫無差遇赦不原從之又言右朝奉大夫宋彭年向知邢州穢濫不檢郡政頽廢長編四十五又言王安禮平生猥濫至老不檢典領雄藩為惡尤甚近穢職名若及一年還後仍舊乞放歸里或安置散官尋避蘇轍親為金部郎中四百五改吏部郎中為兩浙轉運副使賜米二萬斛錢二十萬緡賑濟災民四百七年召為戶部郎中徽宗即位以潛邸舊勞除寶文閣待制知鄆州未幾以疾告充寶文閣



待制致仕象求力行素學老而彌堅鄉集崇寧三年

入黨籍初熙寧末象求閒居江陵披閱載籍見善惡

報應事輒剛潤而記之為吉凶影響錄十卷見公武郡齋讀

志書

蘇嘉字景謨福建同安人父頌宋史有傳熙寧初入

太學學官顏復發策問王莽變法事嘉極論以為非

且言時政之失復大歎賞置第一會布見之諧於王

安石請治嘉橫議罪久之而寢元豐中嘉以蔭補拱

州襄邑縣丞會高麗使者隆冬過境同寮部人卒擊

凍挽舟提轄中官陳衍風邑令以下戎服持柱斧行

宋史翼

卷四

七

督嘉曰吾輩豈可為此服卒不易坐胡牀臨視衍怒

劾嘉慢令神宗釋不問寇王冲黨侵軼京畿詔遣燕

順為提舉捉殺使縣官迎見順自坐南面設縣官坐

東西向嘉不揖而退具其事於府奏之罷順罰銅三

十斤人皆稱嘉為仁者之勇改知杭州富陽縣縣故

號繁劇嘉至究心民事遂以大治初嘉赴亳州掾蘇

軾嘗薦於亳守楊繪稱嘉篤學有文而沈靜若愚剛

毅不可犯自此相知尤深及是軾見頌賀曰公子富

陽之政雖古循吏無以過也元符元年劉摯辟為訴

理所勾管文字歷太學博士遷太常博士通判常州

三年坐看詳訴理昭雪熙寧以來斷過刑獄歸怨君

父勒停崇寧三年入黨籍遂不復出五年與監廟差

遣宣和三年致仕靖康元年召用而嘉已失明矣建

炎三年避寇卒于金壇嘉春温雪潔言若不能出口

和而不同清能容物暮年所造如此八閩通志參京口耆舊傳

嘉弟京字世美以父頌任假承務郎學行稱於時與

鄒浩游醉輩相友善為雄州防禦推官監江寧府稅

辟忠武軍節度判官陽翟民相擊殺獄已具而京疑

其冤已而得真殺人者許人神之改秩知丹陽縣邑

有練湖蓄水以濟漕渠歲久湮塞比歲告旱京募民

宋史翼

卷四

七

浚湖易置斗門十數以時蓄洩是歲民不知飢繼是

湖水有餘公私兩便丁憂服除簽書昭慶軍節度判

官通判沂州遂不仕政和七年卒京口耆舊傳

京弟攜字季升頌季子也幼莊重警敏如成人頌自

濠州赴御史臺詔獄攜年十三隨至京師朝夕入御

史府問頌起居復詣待漏院訴被誣狀宰相吳充王

珪召至前詰問攜剖析本末如流充珪大奇之泊頌

事白攜亦以此知名元祐間蔭補瀛州防禦推官徽

宗即位轉通直郎賜緋衣銀魚已而頌卒兄嘉入黨

籍攜坐謫尋除潤州丹陽縣丞攝令事歲饑攜乞米



於監司以賑濟按戶計丁升斗合親自量給不以  
 委吏胥全活以千萬計時朝廷方新祠觀別置齋授  
 道徒而三茅山在其封內不逞者悉藉為非凌茂州  
 縣攜一切以法編之自是屏息從廬州通判趙院亡  
 麴數萬斤委錄事推治剋官與錄事通陰使持衡者  
 亡去而歸罪焉案具攜閱之笑曰持衡者交私不過  
 銖兩之贏耳能積而至數萬斤乎比得實乃麴官納  
 唐戶金授以虛券而麴材未嘗入也倉部常請於朝  
 歲漕冬初不至合肥者監司及州縣官皆坐之吏持  
 符請書攜授符見轉運使曰今諸漕至者未半吾符

宋史翼

卷四

六

一下坐者無慮數百人禮祀止月餘日士大夫當得  
 郊恩者皆闕矣若稍引其期俟禮成而下彼將何辭  
 轉運使從之同官謹傳曰蘇季升仁人之言也久之  
 移光祿少卿靖康初金人寇京師攜晝夜乘城體素  
 羸不勝暴露金兵退即求去欽宗謂執政曰如攜者  
 可使之去朝廷耶命降堂割留之數月進直龍圖閣  
 知明州戍卒數百人求卸甲錢擁至堂下攜叱去而  
 陰勒牙兵為備及門謀而還將為變攜不為動徐擒  
 為首者數人戮之一州為之肅然紹興九年召為太  
 常少卿攜朝見力辭不許翼日詔擢刑部侍郎甫兩

月疾益甚除徽猷閣待制致仕卒年七十有六贈通  
 議大夫子孟容右修職郎兩浙路轉運司幹辦公事  
 汪藻浮溪集  
 蘇公墓誌銘

京子師德字仁仲事母孝道寇亂與兄親負其輿而  
 奔崇寧四年以頌繪像景靈宮恩補假承務郎紹興  
 三年呂祉為江東安撫使辟師德準備差使改右宣  
 教郎監都進奏院值疆場多事書奏旁午詔令率不  
 可稽師德以法律定為程度後皆遵用之尋充樞密  
 院計議官請外得廣德軍師德之在樞密也與胡銓  
 為僚銓上書論和議詆秦檜可斬師德勸銓辭宜少  
 宋史翼

卷四

九

婉已而銓謫嶺外用事者罪師德常預其橐罷師德  
 主管台州崇道觀久之檜喉御史劾奏削籍編管汀  
 州師德在汀六年買地種竹葺茅讀書若將終焉檜  
 死赦還復故官上朝謁高宗見姓名識之曰是無故  
 遠竄者耶除通判建康府一歲四遷踰年擢提舉荆  
 湖南路常平茶鹽全州軍士嘯亂部使者多論守將  
 失撫馭師德曰守固有罪軍士可不懲乎手書移督  
 府捕首惡誅之一路以安吏部尚書汪聖錫薦師德  
 老成恬退可用詔赴行在自陳耄疾力辭築室會稽  
 鏡湖之上乾道八年以右奉直大夫致仕淳熙四年

一第... 舟... 2 ...



卒年八十南瀾甲乙稿

師德子玘字訓直初以叔祖攜致仕恩補將仕郎調  
嚴州遂安縣尉師德貶居汀州玘亦坐停官秦檜死  
得敘調台州黃巖縣主簿台四邑黃巖為大縣地百  
萬畝吏與豪民為市戶籍惟出鄉宦手官莫能稽玘  
日夜紬繹悉革蠹弊貧下始得安業改知衢州常山  
縣縣學久蕪不治力修葺之以禮延鄉先生為之表  
倡儒風益盛以憂去服闋通判明州城東有造船場  
崇寧中晁以道坐元符黨錮來為船官玘慨然為築  
祠立碣陳確嘗諫於明而豐稷明人也玘復請於郡  
宋史翼

卷四

三

立二祠於學宮會旱歉常平使者朱熹檄玘屬以一  
郡荒政客米自海道至者玘請發積錢廣糴以為後  
備熹為聞於朝如其請復建議開定海縣崇邱河灌  
田四千頃親董其役歷五月而成歷知秦州召為吏  
部郎分職西銓吏畏精明不敢肆孤遠寒賤悉得自  
伸紹熙三年卒年六十四寄祿至朝請大夫玘天資  
穎異讀書過目輒不忘在淮西幕嘗從使金國繫日  
為書凡山川城邑人情風俗登載詳密史官有取焉  
屬文有體製筆法簡遠尺牘為時所珍往往藏去晚  
學於朱熹朱熹每稱善不置云子漆陸授文林郎知

衢州常山縣故翁集

蘇遲字伯充蘇轍長子建炎初累官尚書右司員外  
郎元年六月直祕閣知高郵軍守臣趙士瑗以發運  
使舉留不受代遲改知婺州三年奏言本州上供羅  
自皇祐中歲輸萬疋崇寧中增至五萬八千疋有奇  
民力凋敝乞減其半上驚惻減二萬八千疋仍給以  
本父老為立碑祠因家焉四年六月召為中書門下  
檢正諸房文字九月知泉州十月以富直柔薦為太  
常少卿紹興元年請補外改集英殿修撰知處州三  
年九月召權刑部侍郎十月權工部侍郎五年告老  
宋史翼

卷四

三

充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十二年遷一官致  
仕二十五年卒葬蘭溪靈洞金華賢達傳  
長子籍字仲茲為适後以祖蔭官陝州儀曹掾任子  
諒薦入漕幕登朝為太府監丞將作監丞補外參議  
夔府遠不能赴改會稽請祠歸卒累官朝請大夫贈  
大中大夫少以文學見知晁以道張嘉父洪玉父諸  
人然自處方嚴不苟合故任止於此喜論事多著述  
有雙溪集十五卷穎濱遺言一卷敬鄉錄參平園續稿  
籍弟簡字伯業以祖恩補假承務郎宣和初調鄭州  
司刑滿監華州錢監改京兆府曹建炎初充江浙制



置司書寫機宜文字通判宣州未上改饒州紹興初  
監都進奏院江淮開都督府選入幕府守嚴州使者  
列薦請便養守建州嚴人思其遺愛再除守嚴州加  
直秘閣帥廣東措置海盜有方除直徽猷閣尋直龍  
圖閣帥洪州踰月罷次年辭召丐祠轉中散大夫復  
龍圖閣致仕乾道初封中大夫二年卒贈少保有山  
堂文集二十卷 敬鄉錄

簡弟策字伯行以外祖梁子美恩授將仕郎主新鄭  
簿辟江西帥屬改秩知錢塘縣諸軍審計司軍器監  
丞兼權吏部郎出為閩漕守台州丁父憂終喪奉祠  
朱史翼 卷四

十年而卒累贈朝議大夫為人明敏遇事嚴辨在錢  
塘減稅課之無藝者在閩罷運鹽紳綱以請求得之  
者在台禁私榷而課入自倍在吏部主右選號為精  
詳平允 敬鄉錄

簡子諤字伯昌以祖恩初任浙東帥屬知台州仙居  
縣江西運司幹官主管文字知柳州又除邵州韶州  
繼遭父母喪服除入對除監國通判直秘閣明州通  
判召除工部郎中改兵部補外直顯謨閣湖南運副  
明州長史召除大理少卿太府卿秘閣修撰知鎮江  
未上以弟誦卒丐便郡經理其喪得江東運副改提

刑未上遷江西後奉祠卒官贈朝議大夫有拙齋集  
弟誦字伯言以父恩補將仕郎終知濠州 敬鄉錄

諤子林字伯茂以祖恩初任紹興嵯縣主簿再中漕  
舉知嚴州建德縣監都進奏院丁父憂免喪添差通  
判秀州幹辦諸軍糧料院司農寺主簿將作丞補外  
知衢州福建提舉就除通判轉朝散大夫 敬鄉錄

蘇符字仲虎軾孫邁之子建炎二年以宣教郎為國  
子監丞 要錄卷十三 紹興元年八月知蜀州除夔州路提

點刑獄五年十月賜同進士出身守尚書司勳員外  
郎六年十二月兼資善堂贊善七年四月試祕書少  
朱史翼 卷四

監六月臣僚言史館重修哲宗皇帝寔錄元祐政事  
屢改紛更尤當盡付天下公論非符所宜參預望改  
閑慢差遣不許八年二月試太常少卿仍兼資善堂  
贊讀三月言景靈宮神御現在温州將來四孟朝獻

乞比附國朝諫陰故事行在設位分命大臣行禮從  
之四月言徽宗皇帝顯肅皇后至今未聞諱日乞權  
于聞哀日依祖宗忌辰例建置道場行香從之 百九  
九月守起居郎仍兼侍讀十一月為中書舍人免召  
試陞翊善命副王倫使金稱疾不受十二月與張燾  
樓炤晏敦復薛徽言同入對奏言臣聞聖人與眾同



欲是以濟事自古人君施設措置未有不以從眾而成違眾而敗者伏見今日屈已之事陛下以為可士大夫不以為可民庶不以為可軍士不以為可如是而求成臣等竊惑之伏望聖慈俯同眾情毋遂致屈上覽奏愀然變色九年二月試給事中八月言已分屯吳玠軍馬乞罷免四川對羅米脚錢充資金正旦使九月試尚書禮部侍郎仍翊善奏請郟城縣蘇軾墳寺援范鎮例賜名詔以旌賢廣惠為名明年十月權禮部尚書仍兼翊善十一年正月入對論易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之理且言父子天合

宋史翼

卷四

三十四

誠意所在雖遠必通今金人敗盟朝廷用兵雖議和之使不復再造然誠心出于天台不問遠近則太后終必還養慈甯之養上稱善旋兼侍讀十二年二月以討論典禮並不詳具祖宗故事專任已意懷姦附麗罷為左朝散郎提舉江州太平觀十三年二月知遂甯府符有田在蘇因留居之秦檜不樂十四年右正言詹大方劾符踰年不行徘徊近地窺伺時事詔降二官趣之任十六年二月復敷文閣待制乃還蜀二十四年七月知饒州二十五年正月乞祠上曰頃朝廷初議休兵符頗以為然及王倫被留遂復二三

今不復肯出蜀矣乃以為提舉台州崇道觀百六十八進敷文閣直學士二十六年五月起知邛州百七十二月卒百七十五

蘇峴字叔子軾孫簡次子嗣贊後與兄嶠一時馳名初為海陵縣丞故參知政事錢端禮以吏部侍郎宣諭淮東薦之曰蘇軾為宋儒宗爵不配德而峴才識操履綽有典型願加甄錄庶可敦風俗激士氣賜對垂拱殿稱上旨命之曰爾四世祖集太常因革禮者也其主簿太常在職逾年常論考課法乞赴選之官具前任五事簡平允之士以為廷尉平第知縣之闕

宋史翼

卷四

三十五

為數等以選能者遷太府寺丞易將作監丞因輪對言治道貴持久常人之情恨不成於頃刻陛下勿以小利而忽大計急近效而妨遠圖語益切至人以為難知邠州數月丁內艱掌船貨于閩趙雄為樞密又薦之除吏部郎太府卿由福建轉運使移江西上復念之曰東坡之孫惟峴有家法充秘閣修撰淳熙十年卒年六十有六峴學有家法喜賦詩有綺語編僅三卷兄嶠字季真歷諫省給事黃扉待制顯謨閣南峴叔籍紹興中累官右承事郎十年為太常寺主簿

甲乙稿



十二年正月罷二十五年以右朝散郎為湖南提刑  
繫年 夏錄

宋史翼卷四終

卷四

二十六

男樹 校字

宋史翼卷五

陸心源輯

列傳第五

王古

李深

滿中行

陳井

洪中孚

周鏐

王古字敏仲莘縣人曾祖旦父靖宋史有傳古第進士力學自進才名顯于時熙寧八年為司農寺主簿相度淮東役法時兩浙缺雨古因便體量災傷當賑濟州縣以聞奏言淮浙旱蝗私家無積乞豫為備先是華亭縣邵奇訴張若濟修河冒賞受呂惠卿鄭膺

宋史翼

卷五

一

請強奪民田命古究治劾惠卿黨轉運使王庭老張觀不公失職皆罷之九年遷大理寺丞提舉兩浙常平未幾改提舉開封府常平元豐元年改將作監主簿言義倉之法設于畿邑已見不擾請下提舉司視諸路稅役錢欠閣不及三分者先推行之通鑑長編丁憂服除提舉京東西路常平因奏事頗言常平法不便王安禮欲用為太常丞神宗謂古好異論止以為太常博士五年遣祭原武婦靈濟夫人廟六年加上仁宗英宗諡因升祔四后神主其事則殊其為宗廟大上二帝徽號升祔四后神主其事則殊其為宗廟大



禮一也今陞祔不發冊則大慶廷授上公載輅儀衛鼓吹等亦皆緣此而罷止於太廟有司攝事而已則加號之禮顯陞祔之事隱蓋發冊之禮雖爲祔廟之節文而陞祔之重乃由發冊而後顯今既行陞祔而反廢其重禮恐萬方觀聽或有以輕重議朝廷者矣或謂故事用冊者皆以改上尊諡或字有增損之故今四后諡無所改則不可用冊然臣以爲郊廟用冊其事多矣非必至於增改諡號而後可爲今自別廟而陞始正帝后同室之位決歷世之疑議舉宗廟之大禮據經稽古至陛下而後定其事至重願使減於

宋史翼

卷五

十一

出公使錢爲之民得不擾七年爲秘書少監八年兼國子祭酒尋爲起居郎紹聖初遷戶部侍郎詳定役法與尚書蔡京多不合京言臣欲用元豐人額雇直而古乃用司馬光法詔徙古兵部尋以集賢殿修撰爲江淮發運使言者論其常指平歲爲凶荒妄散邦財充寶文閣待制知廣州四年坐謝表誕妄締交合黨奪職知袁州建中靖國元年復拜戶部侍郎遷尙書與御史中丞趙挺之用赦恩理逋欠古多所蠲釋挺之劾古多所蠲除傾天下之財以爲私惠不可用改刑部攻不已以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崇寧元年降授朝散大夫管勾崇道觀三年再貶衡州別駕温州安置入黨籍尋移徐州五年敘復朝請郎管勾明道宮古名臣之後出將使指入造省闈祕府之校文卿寺之副貳率有顯譽久而益彰紹興中盡還合得恩澤通鑑長編宋大詔令繫年要錄紀事本末王魏公集卷三蘇欒城集呂淨德集李深字叔平福建光澤人父誥慶歷二年進士官至太常博士贈朝請大夫深登熙寧九年進士調曹州濟陰縣主簿歷知饒州之鄱陽蔡州之遂平二縣以清慎聞元豐初爲太常博士提點秦鳳刑獄三年詔以深囑彊自任議多齟齬于訓兵法度不能曉知而

宋史翼

卷五

三



沮排同僚必使從已徒淮東提刑尋以豐稷言知饒州元祐元年檢點淮南等路坑冶鑄錢事言坑冶鑄錢舊隸一司元豐二年以荆廣淮浙分爲兩路韶州岑泉等場自去年以來坑冶不廢乞通爲一司從之紹聖初章惇爲相議以僱役爲差役置司講論召爲秘書丞充編敕所看詳檢役法文字已而惇從蔡京言徑請人額僱直一從元豐舊制深爭之不能得遂丐外四年除奉議郎權通判通遠軍會星變下詔求言深在隴西上書曰臣聞日者太陽也故爲人君之象星則麗乎陰者也故爲人臣之象今妖星示變爲

宋史翼

卷五

四

陰盛之災臣恐天所以警陛下者不在四海萬里之遠而在陛下左右前後也臣請薄陳事實願陛下擇之祖宗故事凡進退言事雖執政不得與聞蓋以杜絕臺諫私於宰執也比年蔡卞執政乃使其兄蔡京得薦臺官既被其兄之薦者能不私其弟乎陛下命黃履蔡京各薦充御史者三人而履所薦者二人不召一人召爲監司而已京所薦者三人皆召對而二爲御史一爲監司四方瞻望願登蔡氏之門者惟恐不及然則執政之過惡陛下安得聞之乎陛下遣監司按察諸路欲知下民疾苦官吏美惡故著令應職

相統攝及事之相干者必使避親蓋欲監司與所部無蔽欺也今章榘爲涇原帥乃用其婿劉何攝事又使之專應副涇原軍須前日進築平夏城爲賊所鈔而奏報不到朝廷然則帥臣之乖謬陛下安得聞之乎陛下賞功罰罪進退羣臣以勸懲天下然如鄜延一路兵勢一路兵力進築三城而每賞不過於進官一等涇原章榘以四路兵勢三路兵力亡失甚眾纔築安西城一寨而賞典則官自朝散而遷朝議職自修撰而加密直無乃以章榘爲宰相章惇之兄而固優之乎陛下分命監司應副諸路芻粟如邵徽於鄜

宋史翼

卷五

五

延則親臨飛輓至其功臣所賞不過一官張詢於熙河秦然安枕未嘗一至沿邊而金城之賞乃自權發遣運副一進而爲都轉運使又加秘閣之直無乃以張詢爲宰相章惇妹夫而特異之乎陛下鼓舞人物文臣以兩制爲榮武臣以橫行爲榮冠儒冠者必有大學術大才能當爲侍從之官或邊帥發遣使副累年者乃可得兩制列武弁者必有大功勞大資望爲朝廷所親信者乃可謂橫行臣比見呂嘉問移發遣未數月不緣奏計登對不緣六曹貳卿遂除待制天下皆謂嘉問之子娶王雱之女蔡卞娶王雱之妹臣



不知嘉問之驟爲兩制果出陛下之聖意乎臣又見張赴近自左藏庫副使不因賞功又無他長遂以閤門副使爲雄州帥天下皆謂張赴乃章惇之妻弟比自章惇入相未三載間差遣屢易莫非要郡與兵權也臣不知張赴之超爲橫行邊帥果出陛下聖意乎章惇爲小官時有李參者常薦惇今參之子孫李冲李延嗣悉爲監司此人人知章惇之報私恩也蔡卞爲王安石婿鄧綰薦卞於先帝欲以媚安石先帝察其邪慝怒而逐之德音指爲奸回天下至今傳誦今綰之子洵仁洵武同時召對一爲校書郎一爲提舉

宋史翼

卷五

六

令此役法所以未全而上違陛下本意也蔡於元祐中爲陝西轉運使當鄜延棄米脂浮圖二寨之時蔡於綏德城召諸將佐置酒高會作樂相慶又上表稱賀以棄地爲盛事進爲慶州帥遇賊兵侵犯而措置乖方殺掠人民然則如蔡者其可使之爲帥乎故蔡比赴渭川方半月間遽請進築欲以贖前日之罪倉卒無備上煩朝廷起環慶秦鳳熙河涇原四路馬軍以爲防北又驅熙河秦鳳涇原三路車乘人夫以充漕運輦置百物勞費萬端老幼嗟怨徧滿道路此邊事所以未息而上貽陛下深憂也諫諍之臣自上官

宋史翼

卷五

七

官洵武又兼爲修史檢討此人人知蔡卞之報私恩也恭惟陛下復行免役本以寬民而取於民者不輕陛下留神安邊本以養民而害於民者先至原其所以然則以用蔡京爲詳定用章榘爲帥臣也京於簾韓驥政之初實知開封府事方朝廷更改僱役卽奉行差法爲天下倡是時章惇劄子所謂祥符縣役人一千一百餘人不數日間差撥了當者實京主其事也然則如京者其可使之詳定乎故役書未下之際京乃獨入劄子乞人額僱直並依元豐以掩昔日之失又陰造誣言謂同列兼行差法議論紛紜稽期遷



言邊人皆以深為枉乞下兩帥體訪遂降指揮令章  
棗孫路相度的確利害以聞棗路奏如布言得旨敘  
復遷朝散郎陞辭奏事復為信卞所譖罷歸建中靖  
國元年起為司農寺丞復專領戶部役法深於是取  
出錢之重者悉明蠲減之崇寧二年京當國貶深復  
州除名勒停入黨籍邪上尤甚第二人四年移建昌  
軍改青州五年復官八閩通志參通鑑長編會稽殿  
英續集楊仲良通鑑長編紀事

未本滿中行字思復川東金鄉人元豐初為國子監直講  
著作佐郎時監生虞蕃訴學官上下其為姦賊有司  
宋史翼 卷五 八

推治中行所履潔廉不涉吏議神宗獎之擢館閣校  
勘三年為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奏言李清臣  
前任京東提刑親見部中蘇軾悖慢怨謗不能刺舉  
復與之更唱迭和相為朋比而怨謗譏訕之辭又復  
過之乞寢翰林學士新命不聽又言都水監及巡河  
使臣按行河上縱吏受賄乞根究又言直龍圖閣祠  
部郎中知熙州張頴天資褻躁動多猜忌又言舊村  
河決上坐都水監當任官竊以河隄完固非朝夕可  
至量罪定罰宜以供職久近為差詔中書立到官日  
限法又言豫章郡王宗諤託處州監押黎若訥買什

器取女樂皆不償值及多受若訥賂遺又言知穎州  
薛回懷姦反復元豐四年直集賢院兼侍御史知雜  
事言陽翟縣孫貫姦狀甚多樞密院都承旨張誠一  
顯貨外交託公報私三百又言判都水監張唐民素  
無風力罷老曠弛又言知洪州王韶廢法干譽侵官  
市恩又言兩省臺官文武百官日赴文德殿東西兩  
向對立宰臣一員押班聞傳不坐則再拜而退謂之  
常朝遇休假併三日以上應內殿起居官畢集謂之  
橫行自宰臣親王以下應見謝辭者皆先赴文德殿  
謂之過正衙然在京釐務之官例以別敕免參宰臣

宋史翼 卷五 九

押班近言已罷而武班諸衛本朝又不常置故今之  
赴常朝者獨御史臺官與審官待次階官而已今垂  
拱內殿宰臣已下既已日參而文德常朝仍復不廢  
舛謬倒置莫此為甚至於橫行參假與夫見謝辭官  
先過正衙雖沿唐之故事然必俟天子御殿之日行  
之可也有司失於申請未能釐正欲望特降指揮先  
次置去又言現任官不准陳請分司已分司者滿二  
年勒停並從之五年言知開封府王安禮任性破法  
犯分干譽乞正典刑上批中行論事不實落御史知  
雜直集賢知無為軍七年知相州言林慮縣南修合



浦河水以濟民用功既久又有孟兒等村鑿井取水十年百八十尺不及泉民以爲勞而無功甯遠行汲水以初奉朝旨未敢罷詔罷之召爲左司郎中八年充北朝國信使尋守起居郎元祐元年御史孫升論中行陰附柄臣排詆王安禮出爲直龍圖閣知明州三百七 著有昌邑集二十卷 郡齋讀書後志 十六 參通鑑長編陳井字巨中米芾 祖執中 書史聖四年歷官某縣令上書曰臣伏承詔書以彗星西見大赦天下許中外臣寮直言朝廷過失此陛下敬天愛民罪已好諫之至也臣聞主聖臣直臣備員江

宋史翼

卷五

十一

意希合豈免偏私臣昨聞勝朝堂不得附會言事其熙寧元豐無問賢不肖其所行無問是不是則目爲同心稍言非是便相語以指斥先帝則爲乖背中書舍人葉濤謂觀文殿學士安濤爲無甚過則以濤爲非奪職知光州權中書舍人沈鍊以戶部侍郎吳居厚爲聚斂括刻之人繳還詞頭則以鍊爲疎羅織罰金夫詞臣以言而被責臣下又不得越職言事臺諫爲陛下耳目官可以言而不言則是言路壅塞下情不通利害不達非太平之道也乃者彗星見于西按漢歷志有掃除之象又云其災或短或長內爲後宮

宋史翼

卷五

十二



士將接迹而出遺際有道誰惜危言然臣聞諂諛軟熟之言易於聽無益於治忠鯁法度之言逆于耳有補于時譬如良藥雖苦口而利于病焉臣不避斧鉞之誅竊謂缺失其大有四中宮廢居瑤華姬妾寵盛一也逐臣未見牽復臣下互立朋黨二也百官趨時而迎合臺諫觀望而不言三也廷臣好談兵邊將喜攻戰四也所謂中宮廢居瑤華姬妾寵盛者臣試言之陛下日象也皇后月象也日之與月天地陰陽相資之理而坤無以承乾則無以母儀天下一旦置之瑤華宮中外駭聞且舜使堯女能盡婦道文王以御宋史翼 卷五 十二

失輕廢且人孰無過陛下當論后之失放之別館擇嬪妃老者侍之俟其悔而復宮書奏不納明日又率屬伏闕論列上遣中貴人押往中書商量宰相順旨以漢唐有廢后故事仲淹曰上天資堯舜相公奈何以前世弊法累盛德御史中丞亦與宰相廷辯其非仲淹以言事出后廢瑤華宮其後上嘗密召郭后后欲宰相百官立班受冊方拜命今陛下規摹所期直欲在堯舜之上豈宜復用漢唐下衰之時已弊之故事耶后決無大過也自可再冊后令復宮以協天人之願以正乾坤之位以著日月之象諒陛下非不知宋史翼 卷五 十三



一時大臣念嘗爲陛下左右輔相雖趨嚮乖背不爲無過古人言投鼠忌器口元祐之政更爲形比先帝則今有所行亦不無形比陛下理宜顧惜國體乘此大需應逐竄舊臣召還近地漸復其職天下皆知其過陛下容而貸之是增益陛下天德之大內外諸臣不復分黨此一舉而數善得也臣元豐中擢進士第元祐中實不蒙召用今日亦不敢干進故言之無嫌蔡確之死當時士大夫私曰此太皇太后之意也臣下無復敢言今劉摯蘇軾之徒放之嶺表瘴癘之地呂大防死于半塗范純仁置之遠地其他棄逐紛紛宋史翼 卷五 西

祖宗之天下前後用事大臣乃藉利勢利器恃爲己私公肆喜怒以得勝爲快訕訕紛擾自爲朋黨非天下福也臣願陛下召還逐臣選用正人改法行事姑務安靜朋黨既消則朝廷日尊人心既協則和氣日生天下幸甚所謂百官趨時而迎合臺諫觀望而不言者臣試言之唐太宗有房杜爲相口口口諫近世如仁宗朝容納諫諍其甚切直者量行貶謫近不過三兩月遠不過半年例行牽復或遂召用如此則忠臣肯言義士感激無所顧忌所以得聞缺失保守太平陛下繼人主守成之大業堯父舜子重規疊矩文宋史翼 卷五 五

宋史翼

卷五

西

宋史翼

卷五

五



死則移之呂大防之門大防出則又移今日執政之門宰相意在東則東意在西則西欲財利則財利欲邊事則邊事隨事變轉隨口止落今之人材卑汙如此甚可恐也能言元祐之非能順執政之意者薦之登對其次堂除不能言元祐之非不能順執政之意者送歸吏部雖有忠臣義士無因得言無路得進近者所用言事官非執政門人則其親故同里之人言之善必視君相意旨之所必喜言人之惡必視君相意旨之所必惡助恩助仇至有章疏屢上不報而不決去就或以不敢言而求他職或以親老不可言

宋史翼

卷五

十六

而求外補臺諫削弱風憲不振良以所用非正人之所致也如侍御史董敦逸司諫郭知章乃是元祐用口之人在元祐則不言元祐之非所以能安其身逮紹聖之後爭言元祐所用所行無一事是乃獲安其身此兩面之人操兩可之說非所謂一心事上者也鄉原之徒君子切齒而若人偃然居之不自羞愧使陛下不聞過失助百官以報恩仇敦逸知章負天下甚矣如皇后廢而未復逐臣久而未還聚斂之臣復進閣宦用事內降妨公臺榭侈費民力殫窮邊帥生事士無廉恥釋老害教朝綱未正法度未清役法未

均水旱頻仍略不聞力言縱言之不聽未見緣言事而出者低回苟祿以要大用今所力言者不過暴斥垂簾之事多形瑣碎之言一切迎合亦未容全是也仁皇初即位嘗詔內外不許言太后垂簾日事詔之大略曰太后保佑沖人十餘年間四海安靜紀綱不亂今言事者多挾情迎合罔識遠圖靡循理體今後不得輒有上言庶永先猷式敦教本此詔最爲近厚紹聖以後臣嘗觀陛下有詔謂垂簾時事及元祐大臣有一切勿問之語與仁皇詔書意合然而進用之人既盛日與仇人爲敵欲其必死而後已又希進干

宋史翼

卷五

十七

祿求媚取悅之人不言元祐之失則爲背馳陛下雖有此詔其實臣下不行陛下之詔意中書樞密今所謂執政官有六人而閩人居其五先王之時取賢無方或取于魚鹽或取於耕築或取于仇讐未聞止於取一路也中書侍郎許將元祐爲翰林學士一日獨班宣見明日除尙書右丞蔡確南行之口也今尙書右丞黃履在元祐爲御史中丞凡涉數年不知所救何失所爭何事設言之不行則亦不可已尋已以事爲他人所攻罷職不知履何以自處或以先朝嘗以善財利稱而今復用或以詞詰善罵而擢之要近如



昨被責闕官不唯牽復更加寵用此輩只宜備使令不當使預中書政事願陛下察視多士惟賢是用潛消朋黨悉為王臣招致直言虛心悔省法度求當無問新舊天下幸甚所謂廷臣好談兵邊臣喜攻戰者臣試言之今急功利之人多無遠慮但務以雪恥為名挑剔起事徑入築城士卒不得休息轉輸絡繹於道臣恐勤兵勞眾雖得所侵舊境邊田無所用之所可憂者在乎內地也莫易於取之莫難於守之芻糧器械積之府庫適為其所資也以臣所見不若謹備自治以待之其太盛不軌之甚則戰戰之有名無有

宋史翼

卷五

六

不勝其次俟其少衰當自歸服如趙充國之屯田以不戰勝之也陛下自免西顧之憂有榮無辱然後選忠厚政事智敏老成之人為之帥則得民之心一可當百兵懦馬飢用無紀律雖驅而使之戰百不當一今鍾傳江外書生始為閩人李憲門客因緣得官素號輕浮今以一方重事委之又以館職誘之可攻可戰有進有退不能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不唯無功恐辱國命熙寧初富弼議事不合罷相去之日告先帝曰陛下二十年莫說用兵王安石五事書一曰和戎是皆天下安靖肥富而後可以言兵也所謂莫說用

兵者非不為兵備其意謂先帝熙寧初即位未久歷事未多天下未富未可輕用其民逮元豐間陝右五路進兵有靈武之不利永樂築城有徐禧之敗事先帝謂在廷輔臣曰作事如此之難邊奏至屢為泣下信乎邊事不可容易民之死生國之安危君之榮辱係焉不可不知也臣前謂太盛不軌則戰戰之有名無有不勝此自投禍也故取之易其次俟其少衰自當歸服此前世驗也凡言禦西戎之策多以斷西北交結之勢漢武帝命衛霍屢空其巢穴列為張掖酒泉武威燉煌等郡魏晉以下赫連等互據西河涼州

宋史翼

卷五

九

之地奄有靈夏唐開西域始復其地置都護節度僖宗以後例授功臣五代擾攘封李仁福為西平王我太祖經略四方未暇遠略故彝興尙世襲領節鉞至四世外繼遷叛盡據夏宥銀綬之地淳化中始納款歸服太宗易姓改名籍于宗正至道中復叛景德中又叛其子德明尙孤幼又值契丹北和無以為援懼我朝廷併取乃堅上表以示臣服真宗仁慈寬量不惜靈夏數州之地遂以為定難軍賜以西平王號使當時乘其勢衰力敗有攻必取建州邑置靈武安西都護府擇帥之賢者且制且撫則邊鄙延環慶不



復有今日之患其間元昊僭號道楊守素入朝納旌節犯延州執劉平石元孫又入渭州界好水川殺葛懷敏輩臣以所見戎虜叛服往來不常正如虎豹之性不足怪也德明之衰弱可以攻取而不取元昊之僭可以問罪而不問所以養成其惡也今西戎謂之盛則有罪謂之衰則不臣宜選帥訓兵謹備斥堠俟之歲月彼當自屈服歸疆然後置都護府廣開營田足食足兵攻守兩得以永國家之利天下幸甚臣所陳四說願陛下稍霽天威容納而行之負薪之賸或有廊廟之語陛下自視孰與成王賢且成王有周公

宋史翼

卷五

三

旦為師召公奭為保又有闕散之徒朝夕講道明義為欲致其君於堯舜之上身不比嬖佞纖巧之小人耳不聞近習小利之邪說目不覩爭地兵戰之危事聲色不得惑游畋不得作貨利不得萌德已進矣尙猶有訪落之謀廟小忠之求助七月之陳王業公劉之戒民事無逸之戒盤游無諫不從無言不聽而召公尙有不悅憂王之意如此乃能君臣相濟上下維持以成太平今近臣則爭曰陛下聖德已成羣臣皆所不及無用諫諍言事之臣又不過指斥一二差除小事與今日不得志之人於國家大利害天下之大

本末未聞議論今左右倚為廟堂之柱石者為誰賴以為醫工之藥石者為誰為陛下之股肱耳目者為誰恭惟先皇帝德業茂盛播在四海陛下當思所以繼之之難不宜輕信偏聽容易持守詩書之所責備成王者謂文武之業難繼也仁宗皇帝所以享國四十餘年內外無事以能聽諫諍也唐陸贄好諫自謂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言之苟利于國有補于君臣雖死不恨晉靈公冬寒鑿池宛春諫之謂鑿池天寒以春之言罷役則是怨歸于公恩歸于春靈公曰宛春有善寡人能用之春之善則寡人之善也遂罷

宋史翼

卷五

三

役裴延齡佞人帝欲相之陽城等詣延英門論事伏閣不去帝之左右懼不測金吾將軍張萬福大言曰國家有直臣天下無慮矣吾年今八十與見盛事臣學術淺淺言無文采發于孤忠言無忌諱願陛下萬暇少賜睿鑒幸而采擇念祖宗艱難之業除去四說之患若稽先王之道以措之當時非獨臣幸實天下之幸元符累官奉議郎高密廣平郡五院大小學教授上書毀佛道降授權發遣華州崇寧三年再降承事郎添差監連水軍鹽茶酒稅李壽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參諸臣奏議五年復宣德郎重和元年知建昌軍并嘗為勸農文



云凡不可與父兄師友道者不可爲也凡不可與父兄師友爲者不可道也 客語

洪中孚字思誠湛之從孫十四首鄉貢避前達處第  
二方在太學神宗已聞其名登第試校書郎黃岡尉  
盜張韜以三百人擾境上久不獲中孚單馬出境追  
及發三矢連斃之元祐中爲成都縣主簿雕門蠻叛  
帥以屬中孚卽日度笮橋呼酋長慰撫令自歸人謂  
膽大於身改秩後多所更歷崇寧初召對擢提舉河  
東常平歲省大農費億萬增秩改轉運判官除直龍  
圖閣升副使賜三品服熙河新邊乏用以金五十萬  
宋史翼 卷五

爲助上喜謂得劉晏移情熙河蘭湟路進集英殿修  
撰與鼓鑄榷酤市易博羅安西米募藩部弓箭手輦  
致新邊裕如湟鄯廓皆極邊行路苦剽剽創烽火臺  
置郵傳屯要害處以閑田給候人使自耕又請河東  
戍卒代蘭州坐團者給鎧仗使遇賊得自擊置通川  
通津堡以扼其喉後召爲戶部侍郎時方受八寶禮  
賜如南郊有司告乏中孚未至三十里中使促入都  
堂議中孚命吏奏辦吏惕息不敢書雖尙書亦然乃  
獨奏果無乏事吏畏其聰明思有以中之白開封吏  
庇鄭伸逋負不追者中孚曰后父之外別有鄭伸耶

吏戰栗語塞夏人齎寶貨來售中孚坐驛呼使前不  
可曰我雖微亦使人也遣驛謂之曰爾以貨來直買  
耳命酬其半賈夏人謂無戲我中孚曰往者回鶴入  
貢道而境爾掠其資而有之我特以其舊故不問尙  
敢校耶虜問知姓氏驚曰初不知河東洪老子也拜  
而去有詔褒寵上以陝西茶馬課不登問曰神宗朝  
岷山茶一塲易一馬今茶數倍矣馬不至奈何對曰  
蕃部日飲酥酪恃茶爲命若稍重茶禁不急於馬則  
馬自至解州鹽池歲供八十萬池壞後行東北鹽歲  
得三百萬而議者欲復解鹽中孚言解池非暴以烈  
宋史翼 卷五

日鼓以南風不可成今厚濯水以積成之味苦而不  
可食中外已便海鹽之甘矣其肯捨之乎若推東北  
之法廣之歲入何止三百萬哉卒如其議尋以徽猷  
閣直學士知太原府夏人重兵壓境來議地界中孚  
飭諸將乘便掩擊皆遁去且移書來罷議後以知永  
興軍入覲上問近歲乏才之由對言祖宗時近臣有  
過特旨放罪所以優其禮而厚責其報身雖在外聞  
朝廷政令有不當交章論列執政不敢肆臺諫不敢  
默小人拱手知難而退自熙豐以來宰相欲行新法  
畏內外掣肘建言法行自貴近始自廟堂大臣侍從



臺諫皆拱手於繩墨之內不敢有所措意近又升走馬承受為廉訪使者以軋外臺之吏由是廉帥監司不敢按部吏州縣之官不敢治胥吏上下相蒙苟且成俗風教安得不壞人才安得不乏上歎息稱善後帥真定女真遣使約夾攻遊許以燕雲地歸中國上密詔河北諸帥經略之皆以為可許中孚曰臣游邊久熟知遼人情狀昔遼主洪基用其相劉六符之言大蠲燕雲賦役今其國雖弱民心未忘且中國通好歲久一旦與其臣妾覆滅之臣恐滅遼之後女真未易制也凡數百言會遣中貴人譚稹來議中孚曰誰

宋史翼 卷五

為此謀國之賊也積大不樂竟劫使去降待制又奪之時政和六年也城北寨禁山多大木百年矣斬伐幾盡中孚請削山浚塹以防不虞未報而罷其後識者追歎之以中大夫龍圖閣待制致仕紹興元年卒於家年八十三子彙與諸孫以雍睦稱新安志

周鏐字廉彥鄞縣人中元豐二年乙科調桐城尉既而曰古者學而後入仕未聞以政學也曩時口耳剽習特以取科目爾士當以治心修身為本本立則事不足治於是官期至不赴經史百家之書無不讀讀必究其指歸著而為言必期有用旁至兵刑小學天

文地理博極淹該時潞公文彥博韓公富弼温公司馬光與其舅氏蜀公范鎮皆聚洛下鏐每請詣講貫六年上書論四事其一言朝廷已赦西夏許修職貢戒邊吏勿妄出兵慮夏人入寇邊吏或守詔書不出禦敵其二言都城已為崇墉深池非百步之間設為樓櫓則不足以備不虞其三欲罷試太學博士止選於教官教官則選試於上舍內舍及改科以來有出身進士其四乞嚴太學補試之法士嘗豫鄉書者不必補而後入詔中書省記姓名長編二國子祭酒豐稷給事中范祖禹以學官賢良薦歷官自濠州戶曹

宋史翼 卷五

以至提點江淮荆浙福建等路坑冶鑄錢公事為政皆有綱要居曹幕則著會稽錄振領圖宰縣則著日成月要歲會集守郡則著承宣集閱其書可以知其政矣元豐末上疏論章惇罪且言元符后不可配先帝寢廟遂坐廢錮入元祐黨籍退休于家作四休堂于西湖之西與弟銖偕隱相與徜徉山水間唱酬成編紹興初朝廷牽復黨人特轉中大夫將用之而老矣有奏議表啟雜文二十卷明天集一卷六甲奇書一卷尚書汪大猷差次之別承宣集為一卷製序以冠其首尊之曰鄞江先生文集鏐初娶胡氏尚書



丞宗愈之女再娶王氏翰林學士觀之女而妹適陳忠肅公瓊蔡京作黨碑婦翁甥舅俱入籍世以爲盛事寶慶四明志參延祐四明志通鑑長編

宋史翼卷五終

宋史翼

卷五

男樹續枝字

美

宋史翼卷六

續列傳第六

楊康國

吳安詩

李新

楊康國魏人第進士材具修整應物知務累官朝奉郎御史臺檢法官元祐二年以胡宗愈薦除監察御史疏言蘇軾撰到召試廖正一館職策題問王莽曹操攘奪天下難易莫不驚駭相視時臣未有言責徒自震恐未必無人爲陛下言不可之狀致朝廷尙稽竄責今幸擢置言路豈敢畏避緘默孤負且石勒一

宋史翼

卷六

十一

僭偽之主猶曰終不學曹孟德司馬仲達狐媚以取天下臣爲人臣不忍盡道石勒之語王觀論胡宗愈不可執政內批落諫議大夫與外任康國言一二年來陛下略不優假言路去年逐張舜民今歲又罷王觀皆緣論及執政而歲逐諫官望追寢罷觀之命三年九月以劉安世言與執政瓜葛之戚改權發遣開封府推官遷工官員外郎五年復爲監察御史劉摯乞外任康國奏言臣竊聞門下侍郎劉摯避寵辭榮懇求外郡傳播京都人情上下莫不驚駭蓋摯高材遠識公正不倚有以大過人者此不獨天下所共知



亦爲陛下所知久矣故自侍御史再遷爲執政三四年間徧歷三省公望益隆自以眷厚責深勇於求退雖於擊爲美於人爲難其在朝廷事體甚重豈可輕聽其去臣聞楊紉居廟堂人心自化汲黯在朝淮南寢謀是則德望大臣進退出處實繫國家休戚安可不謹臣愚職在言責乃陛下耳目之官有所見聞豈敢避罪畏縮而不言也伏望押摯依舊入省與二三執政協謀同輔共致太平天下幸甚尋擢殿中侍御史改左司諫章衡除集賢殿修撰知襄州康國言衡污行醜名著聞天下語其惡穢之迹君父之前不敢宋史翼 卷六 二

穢陳豈不以歲月敘遷進兼清職况郡守之寄師表千里民所取法考衡素履所至之郡識者見之莫不訝朝廷差任之失愚民見之則曰郡守尙爾我何爲而不可當見夫不夫婦不婦男不男女不女矣伏望追寢新命以清朝論六年資政殿大學士前知青州王安禮移知蔡州以言官彈奏青州任內不法事得實移知舒州康國奏言安禮自小官以至大用自謂姦雄所至悉橫前任柄臣已坐濫違罷去年持帥節又以贓污著聞猶敢公肆姦言文飾罪戾凌蔑法度侮慢朝廷大臣若斯可不深治而乃止令遷易自蔡

移舒在安禮無一毫之損士論沸騰莫不竊議或謂朝廷優異大臣特屈常法臣雖至愚實所未喻如此施行恐非所以示天下至公也况安禮素無禮義必不謂朝廷屈法以爲恩當謂曲見牢籠而愈橫若方鎮大臣又有如安禮之不法者不知朝廷將治之乎又將貸之乎若將治之則何行之於彼而不行之於此若將又貸則臣恐自此以往方鎮大臣更相倣倣以玩陛下之法矣苟况以謂法者治之端足以輔德而弼教陛下深居九重垂衣拱手雍容指揮而天下莫不傾聽承命遵守詔令而不敢須臾違者以其畏宋史翼 卷六 二

朝廷之法耳今法不行而務寬貸使天下何所畏懼恐非朝廷之福也且法行則朝廷尊不行則紀綱壞漢賈誼曰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是法豈可以不行也奈何爲一安禮而特屈陛下之法哉伏望正安禮之罪褫奪職名使自循省以誠天下不法之吏詔落安禮職仍知舒州尋兼權給事中蘇轍除尙書右丞康國奏言朕乖不共事睚眦不同室其勢然也故自聖朝祖宗以來官吏之有嫌隙不和者率許相避蓋其情終不可以強同而適足以敗事故也且以近事言之



昨賈易懷州上謝表言蘇轍持密命以告人志在朋邪而害正後易爲殿中侍御史轍爲御史中丞不可以同處臺中朝廷遂罷易出爲淮東提刑近日中書侍郎傅堯俞同知樞密院事韓忠彥因理會職事而轍彈奏堯俞等以爲無禮無儀見欺自解欲擅威權互相紛爭而又旁及呂大防劉摯蘇頌當時士論不平皆謂彈奏不當致使堯俞等居席不安紊煩天聽乞解機務幸賴陛下體察宣押堯俞等依舊供職彈墨未乾遽擢轍與堯俞等同參大政且轍與易臺中尙不并處况廟堂之上動繫天下安危豈可與堯俞

宋史翼

卷六

四

等共事哉有此未安所繫甚大所有畫黃未敢行下謹具封還伏望精思裁處又言臣僚累具彈奏尙書右丞蘇轍不可爲執政者其事有六至今未蒙聽納臣自惟遭遇陛下不以臣不肖擢臣置之諫垣者度陛下必欲激臣懦衷使之夙夜恐懼日思所以圖報也今豺狼當路姦惡在朝臣若持祿取容畏憚緘默不爲陛下言之則是臣有負陛下任使矣臣何面目復見陛下乎此臣所以甯犯顏竭忠而死不願箝口持祿而榮萬一開悟聖聰屏去姦惡朝廷清明聽斷無惑召來和氣天下大安豈獨愚臣惓惓之望朝論

上下端人正士以朝廷爲憂者莫不有此望也轍有六事而陛下不以爲過此恐陛下以轍兄弟並有文學所以眷獎之厚而用轍之堅也果如此則尤不可也陛下豈不知王安石章惇呂惠卿蔡確亦有文學乎而所爲如此若謂轍兄弟無文學則非也蹈道則未也其學乃學爲儀秦者也其文率務馳騁好作爲縱橫捭闔無安靜理致亦類其爲人也比王安石則不及當與章惇蔡確呂惠卿相上下其所爲美麗浮侈豔歌小詞則並過之雖轍亦不逮其兄矣兄弟由此故多得名於戚里中貴人家其學如此安足爲

宋史翼

卷六

五

陛下謀王體斷國論與共緝熙天下之事哉王安石以文學進而天下擾擾此陛下之所知也當時呂誨大奮忠義屢疏安石謂亂天下者必此人也又曰必無安靜之理皆果如其言此亦天下所共知也陛下若悅蘇轍文學而用之不疑是猶又用一安石也轍以文學自負而剛狠好勝則與安石無異矣安石進而韓琦富弼司馬光不能並處相繼罷去何哉蓋趨向不同而所見者異也正人皆去故安石得以援引同類則呂惠卿章惇蔡確接迹居廊廟故天下擾擾此亦陛下之所知也今陛下願轍之厚而用轍之堅



臣恐宰執之間自非貪榮苟祿有如韓琦富弼司馬光之人不能與轍並處有相繼而去者矣又况復有睚眦者乎則轍於私計得行援引朋邪又如安石之引惠卿情確其處廟堂則天下之事又不可知也此皆治亂所繫非同尋常彈奏庶官違法害公之事而已臣今所言上可以繫朝廷安危下可以繫生民休戚此事甚大不可不慮也臣是以忘身損命不避禍患而為陛下言之惟望陛下斷自宸衷早賜罷轍則天下幸甚轍疏辨並許康國康國罷為吏部員外郎中書舍人鄭雍繳還詞頭改郎中康國乞外補除知

宋史翼 卷六 六

磁州既而韓忠彥劉摯謂此除不平遂改衛州康國復自言昔官于衛死亡者五願換相或懷因再改相州以祠部郎中移知新州改京東路轉運副使康國由貧賤耕讀書為御史諫官出奉使指議論國事為朝廷聞人崇寧三年入黨籍通鑑長編參劉摯忠肅集吳安詩字傳正建安人父充宋史有傳安詩有賢行東萊詩話以蔭歷朝散大夫元祐三年為禮部員外郎四年擢右司諫吳處厚奏上蔡確所作車蓋亭詩安詩上疏劾確譏訕確責降分司南京安詩同左諫議大夫梁燾等奏言責確太輕確遂有新州之命及登對

宣仁后獎諭曰卿等論事每如此天必祐之知成都府李之純召為戶部侍郎以蔡京代之安詩復與燾等奏言之純謹厚豈弟詳練政事在蜀八年百姓安悅驟以輕薄少年代之至則必微才能之名不肯以持循安靜為意蜀民易為動搖恐別致生事為異日之憂疏入改京為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七年除天章閣侍講改直集賢院兼侍講尋除中書舍人章惇復資政殿學士安詩不書錄黃八年與蘇軾等校正陸宣公奏議進呈長編四百八十四紹聖元年門下侍郎蘇轍罷知汝州安詩草制有風節天下所聞及原情本

宋史翼 卷六 七

出愛君語哲宗怒命別撰詞降為起居舍人四年坐鼓煽凶焰附會邪謀責授濮州團練副使連州安置崇寧元年列名黨籍通鑑長編參紀事本末東萊詩話安詩母正憲夫人也知識過人最能文紹聖初安詩欲論事而懼其親老未敢夫人聞之屢促其子論列時事及貶夫人不以為恨故蘇子由輓詩云贊夫成相業聽子得忠言東萊詩話李新字元應四川仙井人自號跨龍先生元祐五年進士劉涇嘗薦于蘇軾命賦墨竹口占一絕立就累官承議郎南鄭丞元符三年五月十一日上書曰臣



伏觀詔書以四月一日日蝕許中外臣寮及民庶實封言事者臣學闇識陋不能深明治亂之原謹條當今急務析爲十事以應詔書所求伏維陛下裁擇臣聞天不言示人以象天子繼天故應天以實行無用之文以弭昭然之戒循先儒之腐說以爲古人之禮經其誣甚矣春秋書日蝕書之而已不言禘禘之事而左氏乃有用牲用幣擊鼓馳走之文書曰建用皇極謂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洊臻其傳曰時則有日月亂行薄蝕是也而古人乃有避殿撤樂減膳之事是皆不求其端而修其末不推原其失而徂習之臣

宋史翼

卷六

八

所謂行無用之文以弭昭然之戒循先儒之腐說以爲古人之禮經者此也迺者四月丁酉朔日有食之在畢八度夫日宗眾陽而象至尊四月正陽純乾之月也陽生於復至於巳則陰爻盡矣陰爻盡而猶蝕明陰侵於陽是猶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不可以不慮也臣竊念陛下出膺寶緒乘龍御天純乾之象也朔一月之始也卽位人君之始也天其或者警陛下於其始耶春秋謹乎始所以舉其終君子謀於始所以慎其事方小茲求賢以爲助訪落謀廟而後行綸語之敷初自微以及著渙號之發亦惟行而弗返一設

不當則舉棊不定再慮莫中則置器非安汨河之源而流卒於不清亂絲之端而未至於不理此陛下所以思正其始也仰惟陛下仁孝洽聞睿智有靈而更求已躬之闕失大新憲度剷去敝蠹而復咨政令之臧否欲分左右之忠邪故未卽乎正殿而知親賢之爲急欲明風俗之媿惡故未加乎元服而知民事之不可緩廣垂漏泉而懼上之德澤不下究大闢言路而恐下之疾苦不上聞雖舜之紹堯中宗之繼太戊孝文之起代邸稽古願治之意不過如此而臣竊有議焉自臣結髮讀書彈冠從仕釋負薪之憂而糜大

宋史翼

卷六

九

官之廩者已十年矣目之所覩者信以傳信耳之傳聞者疑以傳疑屬在遐徼叩關未得流買生之涕抱髮婦之憂蓋亦有日矣丁紹聖有爲奸臣擅命朝多忌諱殺身亡益而狂狷之論進不得吐退復鯁其喉而不得下見庶人之議於道商賈之謗於市則又與國包羞而懷憤也幸今陛下揭至公之路來直臣之口臣雖疎愚請畢以獻非陛下赦而容之孰肯右臣言者臣嘗謂方今之弊權綱不在人主責任不及宰相朋黨之風熾臺諫之職輕士不素養而用師不素慮而出土木之役興財利之臣進西南亡備以虞倉



卒之變內外相蒙而有衰微之漸遠士下吏不識國體謬悠之談欲以上移天意動悟萬乘午夜甲帳乙其處以給篇是非野人之芹則遠東之獻豕者也何謂權綱不在人主自古固有專之者矣政在陪臣則諸田分齊政在大夫則六卿分晉在房闈則拱手在外戚則跋扈在諸侯則僭擬今之弊釋此而在宰相曷以知之臣嘗見其挾天子而報私仇擣大臣而生死之鼻息干雲端芻狗視同列臺諫斂衽道路側目方哲宗皇帝春秋鼎盛可與有爲可與無爲者也不於此時輔弼以仁義啟沃以道德今日兵革明日祥

宋史翼

卷六

十一

民口引羣小以固本根恐其權分則虛右揆而無所薦拔欲膠其權則植奧援而不恤公議黨已蕃矣而田蚡之除吏尙未盡門如市矣而欽若之子壻尙撓法作福作威塗人耳目尙賴法度磐固嚴密周慮遠顧而承平之人不敢變名姓以復讎養刺客以爲用七首雖銛利不得發盜賊之嘯不堪激民以首事臣恐久假不歸專之不已而堅冰之漸養虎之患虞在後日則是辨之不早爾昔吳楚七國反以誅晁錯爲名侯景陷臺城以誅朱异爲名祿山起范陽以誅國忠爲名今天下嗷嗷亦必有指宰相以爲名者臣願

宋史翼

卷六

十一

瑞是進之以好勝喜功之心而萌夫驕汰之志則聲色之奉臺榭之樂無所不至矣是盡人主而奪之權也此與夫言天子不宜登高登高而國耗不宜閒暇閒暇而觀書者同也且神考憲度利於民者不一元祐諸人變更倒易失之太銳既窺其身又錮其家廢置其子弟蹊田奪牛不已甚乎於是排元祐者進士取上第小臣得要官有可以逞憾借交者反復探導而躁進之士爭致其身非善擡人主之權者不能爲也瑤華之廢哲宗皇帝固嘗訪之宰相矣禁掖秘嚴事不得聞而一言喪邦焉用彼相乃至設鈎撫以防

陛下收還權綱總攬在已賞罰之任名器之重雷動淵默出神入神端持太阿無授人柄豈惟天下之幸而亦宰相之重幸也何謂責任不及宰相古者三辰序序水旱失時災重生變疫癘迭作盜賊竊發蠻夷不賓率以咎丞相丞相亦以不稱職上印綬乞骸骨避賢者路天子勉留之曰君上書歸侯印可身端事是彰朕之不德其專精神適醫藥強起視事以與朕共治丞相曰請則賜之以養牛上尊酒不得已而許之則杜門省愆免冠待罪甚者曰朕未忍退君其審處焉則丞相自殺淮南衡山稱戎而公孫自以爲無



功居位使諸侯有叛逆之謀平原東郡民多餓死而魏相亦以奉職不修致災害未息永徽中自三月不雨至九月而張行成告老焉熒惑守心而罷方進日蝕而罷王商問牛喘而內史以怪丙吉閉坊門而溜澁者以辱再思方今丞相殆不知此而朝廷亦不以此屬之高堂鮮言務養崇貴曷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稽考程案顧問鹽米曷與什已者游而若已者趨乎八座議事而丞相睥睨如以鵬挾兔則一切媿嬰氣焰十倍寒熱自殊則模稜以求苟容叛食以希無責其間和事忍垢者又比比也始霍光謂蔡義可

宋史翼

卷六

十一

制故引以同職林甫謂陳希烈可制故援以知政若是而朝廷何賴耶頃者河北水災蓄地千里蕩室廬汨牛馬老弱轉徙箱筥鎗路籃樓號泣道路州縣畏其聚而無給則更勸而遞道占富人之田者未暇耕鑿而死者已十八九所謂賑濟之法第云空文爾自雍以西米斗千錢而京東西物價翔湧兩蜀巴漢之民採椽實屑木皮以充其腸而屋無尺椽突無燧烟歌游於市鬼哭於庭死者若蟻潰麻仆殆不可以占而記也朝廷曾不以此責宰相也宰相亦不以此謝而去也臣願陛下用鎮撫變理之任專責宰相

則天工人績庶幾乎熙而理百辟卿士庶幾其率屬此國家大體非愚臣之所能條布也何謂朋黨之風熾當堯之朝有舜禹稷契皋陶太戊之朝有伊陟巫咸文王之朝有閎夭太顛散宜生武王之朝有太公望周公旦召公奭宣王之朝則有山甫申伯方叔召虎之徒然不聞其有比周之歎何也臣嘗謂朋黨之原始于東漢盛于唐甚于本朝為患最大而最深者也方今其標榜曷止三君八俊其熏焰曷止八關十六子其禍之起曷止李杜其憾之結曷止牛李退休偃月而經營擠報者累累皆是也背公死權佩劍相

宋史翼

卷六

十二

笑飴漆不能過其密神鬼不能窺其奧張弧於前設筭於後其甘如薺其裂如頤笑閔藏刀盃酒殺人者累累皆是也自古士植朋黨卒死於朋黨風俗薄於朋黨由朋黨而亂法者非一日也一黨去一黨與根株蔓延不可芟蕪天子巍然其中為之證佐而已既排其人則反其言其言反其法變勢不得不然也且進君子退小人太平之本基可則因否則幸天下之良法前日之士無賢不肖一切目之曰元祐黨誣之惟恐不力前日之法無可與否一切目之曰元祐法變之惟恐不盡逐之惡地褫職削階者五十餘人黃



緣薦舉從而遷罷者又不知幾何人也始時讒媚之人爲十九章以激怒哲宗皇帝和之者縵緯如織雖嶺南若人蒙罪以去迄今天下不知其由謂其有姦謀則昔漢桓帝之立止於殺李固唐憲宗之立止於殛八司馬不如是之甚也然猶明告天下咸使知之夫惡不可赦嫉之者與天下同嫉之也棄之者與天下同棄之也奈何執政者實以攻黨而反以罔上又以罔民者耶元祐訴理欲其改過不吝俾之自新捨此亡他意也日月之食而更則人皆仰之惡人齋沐猶可以祀上帝而舍國君之盛事使過古人之用權

宋史翼 卷六 古

者也前日設訴理所執政者取刻薄吏司其職抉剔案牘吹求疵病槩指而摘之所雪者輒報罷而註課者益張也是豈聖人記功忘過之義耶夫治道惡太甚見淵魚爲不祥尅核至則不肖之心生疾不仁則爲亂之心遠況已滿濯之矣而復治之何也是所以關告訐之門而長怨讎之府欲以此召迎和氣弭甯天災得乎茲朋黨之弊也且自古及今人不勝天一定能勝天天定亦能勝人此忠邪之分枉直之判所以待於陛下也陛下臨御之始召元老於外咨以大政海隅蒼生咸謂直道更興正人在上而猶懼張權

輿作坦腹之謠劉宗魯有掠麻之哭則人主疑之而不察昔小白問害霸於管仲曰任賢而不能信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者害霸也唐文宗謂宋申錫孤直擢而任之王守澄誣以不道幾弗免死此又在陛下待之以不疑而察之欲其至也何謂臺諫之職輕古者御史大夫次丞相司諫亞九卿皆天子自除授非以時薦而時用之也非限乎資格也故名其居則曰御史府或曰肅政臺名其官則曰中執法或曰大司憲嚴其任則爲風霜也端其本則曰綱紀也分左右諫諍輔人主格非心糾百官不如法如豸之觸邪如

宋史翼 卷六 五

草之指佞敷容其批也詔書許其封還也裾容其牽而止也檻容其折而勿治也何者司聰欲聰司明欲明使天下之情上達上之過失以時而聞元首之耳目不壅蔽而亡飾非遂事之失假之以疾惡之權而實自以爲助者也若人君自聖於不諫而宰相怙升沈之手以閉拒公議則臺諫之官結舌飲忠約時情以去就殊未免過屠門而大嚼立仗馬者不嘶尙可希片言之助爲寵進君子沮排小人也哉然用之非其人則將據要津以自保而一切觀望假道烏府以爲清要之津委靡備位否則懷怨隱慝席風聞以報



其私而爲之地者又安其說而不疑是非奇衰雖黃  
於匹夫之齒牙此被繻仗斧者所以不厭其心而至  
公之柄返困於倒持者也亦未聞朝廷以直敢養士  
氣而俯仰寵拔與之溫言責之禮物以吐其骨鯁開  
白獸以助勁力賜黃金以比精厲而區區言官猶車  
中女三日婦卷懷皂囊而伏蒲請劍寂世不聞其人  
矣亂之初生臺諫爲虛名亂之又生臺諫爲備物鄒  
浩以言立后事得罪中外之士怙於故常學爲駘駒  
安於參蓄容容日久一聞其風則或笑或駭立朝右  
者或目而憎之嗚呼古人之所甚易行今人之所良  
宋史翼 卷六 六

羣情臣願陛下每於閒暇之時旁採清議區名流躬  
自拔識不以付大臣使行私恩以叛公正而臺諫士  
自以爲天子門生則效誠竭節於萬鈞之下而羔裘  
之正直晨風之飛集足以跨越古昔茲事體大伏願  
陛下不以爲臣言愚而力行之亦社稷之福致治之  
本源也何謂士不素養而用古者開石渠東觀以論  
經天祿以警書宣室承明以訪問皆天子自育人材  
平居無事養之有素一旦加諸上位使之陳力就列  
左之而宜之右之而有之以爲相而廟堂無備位以  
爲將而闔外無敗績使之昌言則真御史也使之居  
宋史翼 卷六 七



矣非養之有素試之亦有素矣今郡國庠序之地以家老圃大學教化之原以宗游譚謂他時十科適增長浮競而日者宏詞又關通權要其與選者皆近臣之子弟四方寒士才力雖高奈有司之不公不明者何自丞轄而下府寺之要臺閣之妙至一牧守一監司遷除補敘出自權門天子領之而已且管晏之智不可以方伊尹呂望伊呂之功不可以擬風后力牧騏驎千里駑馬十駕洪鐘百叩沙石一擊人之才器之相遠也非自今日矣驟而談兵則趙括不可以將驟而用客則舞陽不可以使司晨必雞吹盜必狗織

宋史翼

卷六

六

必婢耕必奴其所以養之者乃求所以用之也臣謂粹美王道粉飾治政卿雲繡黻以昭回雲漢之章盛時豈乏人而代王言操帝制者詞氣卑弱反訶國體俗失之俚輕失之誣糝糠我制度斷絕我繩墨所謂大雅溫厚之訓簡諒易直之文或近於嘲罵不幾於攘臂而捽之此識者所怪而流之遐陬適資外夷之笑也至於治河者以河決奪官奉使者以辱命削職廉吏十一貪吏十九民社之託筦庫之寄汚穢簡嫚吏議而去者畧無虛日夫蟲莫知於龍劉累豢而蓄之獸莫戾於虎梁鴛養而馴之士不可養歟亦不可

用歟以楚猶多賢臣以衛猶多君子皇宋造邦百有餘年文物之盛比蹤三五非楚衛區區小國之比而一職之闕緩急擇人則天子假名器於近臣斂恩意於私家大起寒滯之歎甚亡謂也臣願陛下養士以歲月日與二三元老講論人物磨礪漸勸取其姓氏書之屏風覆之金器舉而用之以爲治世先務從民之望以新天下之耳目豈不偉耶若夫朔方節度得其姓不得其名歇後鄭五有其名而亡其實除韋巨源而朝廷解體用牛仙客而士大夫養恩房瑄有浮虛之名崔湜無經濟之畧是又人主不可以不戒也

宋史翼

卷六

九

何謂師不素慮而出臣遠不敢舉二代近不敢舉五季其閒疆臣專封而割據山河如魏晉之時則臣不復借喻臣嘗謂漢唐之地廣於本朝而法制不及法制不及雖多奚爲也漢興封建子弟大啟九國燕代有鴈門以東齊趙有常山而南梁楚奄龜蒙而有之荆吳擅江湖鹽鐵之利淮南總山澤之富諸侯之國聯三陲而控胡越天子止有三河江陵巴蜀雲中隴西凡十五郡而公主湯沐列侯之邑尙在其中唐列藩鎮以爲輔而大厯貞元以後益更恣橫田宏正盜有魏博王氏盜有成德朱氏有幽薊李氏有淄青劉



氏有宣武吳少誠有淮蔡或一傳或再傳或三四傳  
或一姓或再姓或三四姓四郊多壘唐天子號令所  
通者不過河湟數郡是四海之遠賦之所入者十之  
一二已遠惟祖宗深鑑漢唐之失以立法貽孫謀而  
不窮內無封建藩鎮之失外無戎人侵擾之患坐而  
守此萬世帝王之業也以中國之實甲兵之利可以  
坐撲四夷而祖宗不肯輕舉而輒發者智慮深也漚  
淵之役豈得已哉方今用兵連年不解青唐順義散  
而復圍是得其地不足守降其王無所用之勞民費  
財職此之由永念神考之志謂羌夷驕黠爲日已久  
宋史翼 卷六 三  
侵暴我黎庶度劉我邊陲天威震疊欲待時而動舉  
無遺策睿謀神算臣愚不足以知之然臣竊觀夫積  
粟如山是取於民有制也宿兵於農是教於民有法  
也志已先定矣計已熟復矣糧已積矣兵已練矣一  
舉而用之豈無成功也哉今廟堂之上倉卒造次築  
一城俘一級喜見顏面賚予四出使之拓土至玉門  
列張掖酒泉武威等郡如漢武帝時若是不知朝廷  
何以爲賞也日者固常妄發救援行軍死地老師費  
財關輔空困是皆慮之不素也且今叩關請命未必  
不包狼子之野心而築城受降未必能斷匈奴之右

臂而又契丹輔車相依縱觀勝負強弱之勢徐起而  
乘我此尤令人寒心今欲進兵亦未可釋甲亦未得  
臣願陛下遴擇良將堅壁以守少休士卒訓練加勤  
積粟邊鄙待時而動以追述神考之志所謂萬全之  
師豈不韙耶何謂土木之役與臣嘗論大禹之卑宮  
室不如堯之茅茨不剪武帝啟千門萬戶不如文帝  
惜中人十家之產以禮考之天子之制有三朝有九  
門以考工言之夏后有世室商人有重屋周人有明  
堂其度如此而已治人事天以養體者亦惟如此而  
已洛邑之營止均諸侯之會不聞其爲游觀之美靈  
宋史翼 卷六 三  
臺之作止同庶民之樂不聞其崇私已之奉蕭何治  
未央孫盛之論以爲開後世之侈楊素營仁壽裴矩  
之料以爲必婦人之說諸侯黜聖大夫倉則知楹不  
可丹春築於郎冬築於囿則譏臺不可爲故阿房就  
而大盜興紫閣城而國用竭驪山幸而荒靈光成而  
亡以至鹿游姑蘇香分銅雀未遐風雨之避而招兵  
火之憂再行宮室之場而增禾黍之歎者古數有之  
殆未可法也邇者月臺之造龍艦之制以般之斤工  
輸之巧晝夜雜作丹砂曾青之所圖繪香芬柱楣之  
所紛奕碱金玉以次第爲步割龍蛇以飛走爲戲陶



鑿倍於南山之土釘頭多於太倉之粟以鬼爲之尙  
憚其勞以人爲之皆知其不可而又繁飾物御增崇  
佛廬夫司農不能供無訾之求諫官御史未嘗有一  
言之及闕寺希寵則樂成奇麗以蕩搖天心庶幾荒  
淫不度顛倒裳衣以滋禍亂之芽而探矯命令與知  
朝政以隳祖宗之法者在旦暮也幸陛下繼統以清  
躬先天下黜淫靡之觀究文費之蠹前此者已罷而  
勿居則後來者宜勿啟也臣伏願陛下日慎終戒防  
微杜幾書無逸爲元龜置欵器於座右仄席儒者而  
與之考古今成敗之由疚懷民力而躋之仁壽之域  
宋史翼 卷六

而有司之吝賢士大夫不敢輕議其失得則桑宏羊  
起而爲公卿皇甫鎛進而至宰相言利之臣得志矣  
且許行以滕君有倉廩府庫爲厲民而記史者乃謂  
倉有紅腐都有朽貫爲富貴之美談王制以爲國無  
九年之儲則國非其國而鑒古者則曰鉅橋之粟洛  
口之穀爲興王之資則財用之積散與夫取子之多  
寡果在於時君世主因事趨變不捨狼戾爲有餘不  
強墮穫爲無節求適於當而已夫以父權子則必貧  
且旦伐木則必微而寡婦之利童子之餉無非吾國  
與天下也若生之而不傷厚之而不困使之禍載囊  
宋史翼 卷六

則堯禹之至德孝文之恭儉亦陛下所常行而不爲  
異者也何謂財利之臣進夫先王生財有政理財有  
義而論道者以謂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說禮  
者以爲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已使養天下者  
揣本齊末厚於人而薄於已知所謂不貴難得之貨  
則雖借黃金白玉以翼而不能飛借明珠以脛而不  
能走非特使民不爲盜而已也知所謂不必藏於已  
之意則家給人足猶吾之胥篋而掌握盈虛來如江  
湖積如邛山不如焚燒無所藏之非特惡其棄於地  
而已也季道末世經營天下猶寒家細民務爭錐刀

負各滿其意以歸見於聲色此堯舜禹湯文武成康  
以來所以父母子民其愷悌忠厚發以詠歌傳以金  
石以至於今而不衰也方今利空百出臣不敢徧舉  
獨指虐民之大者一事爲陛下畧陳之且摘山以爲  
茶民之朝暮不可闕也議者以謂戶部之計茶利歲  
入不貲邊防之用仰此以爲喉物之哺故朝廷假其  
權大臣怙其勢而司其事者過桀跖之徒奉其法者  
行水火之政臣官漢中目擊其事利之所在民賴以  
衣食得之則生弗得則死未易可遏也而比年禁其  
私販五木巨械鉗首貫足考一逮十考十連百圍



無虛刑餘半道而冤痛之聲至不忍聞夫臘茶之直  
數十倍於草茶而其罪惟均細民輕以觸法自昔然  
也今官賤其直以市園戶不吾市者爲私售酷其威  
以脅州縣不吾從者爲沮法陛下試令諸路提刑司  
具斷獄以上聞則緣茶事坐者十倍其他也交通貧  
富買遷有無商賈之職也茶事半天下則商賈不通  
商賈不通則關市之征廢他司歲計日朘削矣而又  
月計軍儲官吏之費歲總侵欺失陷之數其所得者  
僅償所亡是所謂朝四暮三割膚肉以啖口者也至  
於縣官苟且旦夕之譴則抑配良民以津積滯而他  
宋史翼 卷六

鴆毒之懷壞防之水始於蟻穴拚飛之鳥肇於桃蟲  
故聖人於萃聚之時除戎器於既濟之時思患而豫  
防之今朝廷惟知備西北而不知西南之可備也且  
自威茂黎雅以南正古之南詔南詔西北接吐蕃北  
抵益州東北際黔巫自唐時已更臣而數叛閩羅鳳  
之攻雲南劍南節度鮮于仲通乃有白崖城之敗天  
寶中異牟尋與土蕃并力入寇令其下曰爲我取蜀  
爲東府杜元穎治西川王嵯巔乃悉眾掩叩戎雋因  
陷三州入成都止西郛十日掠子女工技數萬引而  
南今南蠻種類已雜而不合西戎道理自梗而不通  
宋史翼 卷六

司按劾所不得與鋪兵爲盜賊之淵則轉寇良民以  
資口腹而有司坐視所不敢訶故每茶使一過則聚  
罵族誹思嚮其肉噬其膺呼天而詛操矛而逐之何  
畜十日所視十手所指奈何朝廷益重而委之臣所  
謂財利之臣進者斯人之徒與陛下之遠民忍不聽  
此而矜怛之耶閭閻之疾苦此其大者如陛下以爲  
鹽池之壞未復國用猶急於茶利又神考已施之迹  
不忍遂輟則宜求長厚之吏以補使者少緩法禁支  
計博買外許之通商則德澤下流孰有遠邇耶何謂  
西南亡備而虞倉卒之變夫患生於所忽而燕安爲

見風塵之警白首休居拊子孫以待盡賣劍買書廣  
弦誦以竟日外戶弗闔而無有犬吠行人千里而不  
持寸刃恬玩已久臣恐一旦有急則劍外州縣爲蠻  
夷區落是入無人之境而莫之櫻拂者矣臣蜀人也  
知之詳矣嘗見乞第寇瀘川董阿丹寇茂州上煩朝  
廷命帥遣將而飛輓之饋一方騷然今蜀兵驕懦不  
可使飽稻飫豕十九如瓠朔風正嚴緩步一舍已呀  
然汗矣萬一有變是決不可使也蜀中守邊者因仍  
徼倖計歲月蓄香藥犀馬以去不問其他萬一有變



是決不能守也以至有城池而無樓櫓有金鼓而無  
嫻習矛楯以脆易良弓矢以柔易堅甲冑爛潰而不  
復治障候弛沓而不復明萬一有變是攻與守皆無  
其具也比年峨眉蠻獠以關市不平即包人民掠牛  
馬以歸兩林踵至挈工徒鑿山開道直趨廬山以市  
珠馬為名其意果安在耶使之有飲馬岷江之志而  
吾兵不能戰邊無良守戰與守又無良具則斬狄山  
之頭據騎劫之兵出入自如蹂躪數千里之地而民  
畜為之一空矣臣所謂西南亡備而虞倉卒之變者  
此也伏願陛下勿以臣言為迂詔修守備益屯戍選  
宋史翼 卷六

清白知兵吏以鎮之斯遠人之福也何謂內外相蒙  
而有衰微之漸昔賈山謂秦以不聞其過失而亡故  
杜牧之曰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春秋書梁亡左氏  
言自取之也穀梁謂心昏耳目塞大臣背數梁自亡  
也周之天下自夷王下堂平王東遷而周室遂微其  
亡也非赧王之罪也秦之天下自二世暗弱趙高專  
恣其亡也非子嬰之罪也西漢之亡非孺子也兆於  
元成之不斷東漢之亡非獻帝也由於桓靈之不君  
唐自代德姑息至昭宗而遂亡夫人之受病有在榮  
衛有在四肢有在心腹然非一日而成也在榮衛四

肢則心腹為之不甯在心腹則四肢為之俱廢榮衛  
四肢之疾緩而可治腹心之疾急而欲急攻之也望  
色聆音以知病所從起不待疾至而治謂之良醫朝  
廷天下人主之一身也仰惟太祖太宗之德澤固結  
愈遠神考之紀綱維持不絕固無有受病處蓋嘗治  
之於未然而已臣試言之夫黃河貫地中猶人之榮  
衛邊鄙猶四肢大臣猶心腹築隄以壅疏渠以泄然  
後河乃安流或決於東或決於西譬榮衛之不通故  
結而為癰潰緩而絕經絡治河者不深窮其利而苟  
簡一時之功是諱疾於榮衛也芻粟不繼如筋不勝  
宋史翼 卷六

將不知兵兵不知戰如骨不勝今邊鄙之臣或虛張  
戰多或擅棄所得苟目前之捷而不設久慮是養疾  
於四肢也前日大臣口恃顧命頗有德色貪天之功  
以為已有臣言之於前矣上賴左廟右社之休山川  
百靈之助而權臣搖手不得不幸而有他變則莽之  
文詐操之奸雄崛起而萌亂矣是藏疾於心腹也一  
身而有此三疾臣所謂內外相蒙而有衰微之漸者  
此也陛下即位神器攸屬人意所歸而又文母厚德  
儀坤徽音嗣世沈幾意表而同天道之運扶日虞淵  
以赫下土之照共斷大務而施設注措人神僉同則



不必巫咸和緩之術滌腸紉腹肘後萬金反魂起廢於急迫尋常之間彼榮衛四肢心腹之疾徐診而治之鍼砭所及聚毒供事尙未爲晚也在陛下施之何如耳且今天下如磐石泰山陛下求直言而臣以自古危亡之君以爲陛下之鑑不已過乎李雲露布固許矣而桓帝止以不諱何語爲口實韓愈表佛骨固切矣而憲宗止以天子天促爲乖刺是二君者有拒諫之實而無好諫之名安足爲陛下道哉臣釋耒西山立朝無葭莩之親負笈賢關終歲惟雅言之學貧無以自資而載色載笑獨於借書乞火居下位不能

宋史翼 卷六

三

媚上位以釣名沽譽所養如是殆一木彊人耳如上所陳皆朝廷已行之迹眾人之所不足言者無裨聖政之萬一而祇自以爲勞伏維陛下天縱之聖自誠而明旣恭默以思昭曠之道又緝熙而成光明之學昔人求禮於野人求道於瓦礫問迷於童子每況愈下謂愚者千慮或有一得而臣之井窺管見區區欲罄而終未能已也臣嘗惟天下之事莫尙於密聖人

之功無易於勤昔陽處父言狐射姑不可將晉君以其言告射姑射姑刺處父於朝而奔狄高宗欲廢武后卒殺儀案此處有缺伏且爲容之仰舉趾之高儀可觀也

宋史翼 卷六

而易測其中前在馳逐後在音聲志在內也而或見于外人君可以富貴生死天下之士未發其機而人已逆而合之矣況以不密者乎故臣願陛下尙密則無過事明皇之初銳意勵精誓復貞觀之治而開元之間號稱太平晚節怠荒聲色游幸失道敗度於天寶之末可爲歎惜夫禹之勤于邦文王之日昃不食非謂其勤于始而已始始而終終也十日暴而一日寒百年爲而一日廢適遠中畫與不適同深耕不穫與不耕同故臣願陛下責勤則無棄功若夫血氣之戒精神之用隙不在大失不在小永惟陛下深思而

宋史翼 卷六

三

長念之則天下幸甚臣誠狂妄干犯威顏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崇甯初入黨籍邪等尤甚羈管遂州大觀三年三月赦書與韓維等九十五人同出黨籍並敘官宣和癸卯累官貳郡流落以終建炎三年以其子時雨訴于朝紹興五年贈朝奉郎郡齋志九朝編年備要通鑑長編紀事本末繫年要錄二十五卷跨龍集

宋史翼卷六終

男樹校字



宋史翼卷七

護送奏遺骸歸國事見後錄

列傳第七

王獻可

楊環寶

翁彥國

劉安節

劉安上

詹至

王庭珪

吳師古 張元幹

陳剛中

湯東野

姪喬年 范夢

余應球

王獻可山西澤州人元祐七年累官知麟州西作坊

使坐不稟帥司節制擅統兵將擊夏賊追一官勒停

長編四百七十八 尋起為英州刺史知瀘州元符元年遷左

宋史翼

卷七

騏驎使權發遣梓夔路鈐轄管勾瀘南沿邊安撫使

公事黃庭堅謫涪州可遇之甚厚二年五月坐元祐

中上書議論朝政附會奸黨降一官罷現任差遣子

霽雲

山西通志 參長編

霽詳忠義傳中雲宋史有傳

楊環寶字器之管城人父仲元宋史有傳兄國寶字

應之與程伊川友善呂公著外甥也環寶元祐中自

常調堂除差知咸平縣六年為兩浙轉運判官累官

郡守與張文潛相唱和崇寧初坐元符二年上書謗

訕邪下降授朝請郎管勾鴻慶宮再降授朝奉郎添

差監宿州鹽酒稅三年入黨籍五年敘復朝請郎

通鑑

長編參楊仲良長編紀環寶兄弟皆安貧樂道未嘗

事本末宋史開見後錄

少屈于人元豐間親喪服除至京師寓程伊川家日

以麤飯一盆菜蔬一盆兄弟分食甘如飴蜜不求于

人伊洛淵

翁彥國字端朝福建崇安人登紹聖四年進士累官

御史中丞是時徽宗錫賚便蕃臣僚有被眷異者多

遂賜第彥國上言蒙賜之家踏逐官屋輒請酬價兌

買實皆起遣居民大者互坊連巷小者不下折數十

家一時驅迫扶老攜幼暴露怨咨殊非盛世所宜有

既而鳩工市材一出公帑請託營繕務極壯麗糜費

宋史翼

卷七

不貲莫有為陛下言者故事賞格最厚者不過數百

匹兩陛下奈何以嘖笑之頃頓捐數十百萬為一第

之費斂數十百家之怨為一家之惠哉天下之財入

之有經用之有節公私富藏可跋而待不然恩倖技

術濫賞無藝雖江河之流不能實漏卮矣宣和三年

出知建州兼福建轉運判官靖康初改知杭州遷湖

北江淮等路發運使是冬金人再犯關除寶文閣直

學士充浙江福建經制使令募兵勤王金人立張邦

昌以徽欽二帝北去是時高宗開大元帥府於濟州

彥國至淮宣與京西北路安撫使何志同等築壇獻



血誓扶王室遣兄子挺奉表詣帥府勸進遂進兵襄  
邑道中得邦昌書其外封云付翁彥國而中乃云上  
端朝中丞有忍死權就大事語彥國答書稱以太宰  
閣下其略曰相公朝之元臣初以使命出疆已而與  
敵俱入頓遭變故事狀駭異雖私心意其出於迫脅  
然殊恨相公之不能死也相公自以救時之心權就  
大事然處斯位也居斯名也天下之人能諒相公之  
心者幾何人哉迎奉延福之文援引故實多非所宜  
度相公有所顧避故爲微辭以示深意安知天下不  
疑相公爲新都之漸乎夫無其意而有其言血氣之  
宋史翼 卷七 二

後盧宗原頗附益之彥國以兵事倥傯調度繁廣一  
時不能裁革檄兩浙轉運判官吳昉依舊法收錢民  
有擊登聞鼓以訴者黃潛善汪伯彥密譖之詔彥國  
落職與宮觀命未下而江寧奏彥國卒因獨黜防中  
書舍人權直學士朱勝非言舍渠魁而責支黨臣所  
未論請正彥國罪高宗猶未之許也綱旣罷相言者  
論彥國不已追奪寶文閣學士貶單州別駕中書舍  
人汪藻行制至指彥國爲茶山駟僧之徒茶山去彥  
國所居百里而彥國自父仲通以上六世收科非與  
駟僧者伍孝宗朝彥國子謙之詣闕陳訴乞改國史  
宋史翼 卷七 四

當路未能從士論惜之繫年要錄參四朝聞見錄靖康要錄八閩通志

劉安節字元承永嘉人嗜學有所未達思之夜以繼  
日必至于得而後已少與安上相友愛師事伊川遊  
太學成元符三年進士調諸暨主簿祭酒率其屬表  
留太學不報尋除萊州教授未行改河東提學管勾  
文字召對便殿安節言東宮宜慎擇官屬雖左右趨  
走者必惟其人又論奢儉及君子小人和同之異上  
稱善即日擢監察御史自學禁起伊川弟子無顯者  
至安節與許景衡始見用已而除起居郎次年遷太  
常少卿言者斥安節在言責時無所建明請守饒州



州饑大發廩賑之又檄旁郡無過糴軍儲不足他州皆強取諸民安節曰歲荒如此重困之可乎他司宜有相通者市人為在官者所擾多逃散安節安集之未幾饑者充乏者濟逃者復于是與之治賦裁制貢奉之須俾屬縣先期戒民無倉卒之擾移知宣州饒之民遮留之涕泣不忍別曰吾州自范文正公而後始見劉公甫至宣大水分遣其屬具舟拯溺而躬督之斯夕不休遠近流民至者以萬數關佛寺以處之欲發廩吏以為法令不可部使者亦持之安節弗聽政和六年春大疫命醫分治之得全活者不可計夏

宋史翼

卷七

五

五月卒年四十九安節清明坦夷雅近于道學問始以致知格物發其材久之存心養性于是有得遇人無貴無賤一以至誠未嘗見其有恚辭怒色至于大節則凜然不可奪鄒浩得罪與其所厚數十人道送勞勉之朝廷震怒追遠安節泰然已而哲宗宥之亦自若宣州荒政有詔褒美安節歸功于監司其待吏胥不以刑威而自服嘗相戒曰神可欺府君不可欺訟者亦或相戒曰何面目見府君以是政甚清簡嘗輯伊川語錄一卷所著有劉左史集許景衡銘其墓曰溫溫劉子其美璞斯文有傳與敦琢始乎致知物

斯格沈涵充積卒自得眾人巧智獨敦朴眾人迫隘獨恢廓眾人利欲獨淡泊洞然無礙油然樂許橫塘集劉公誌

劉安上字元禮安節從弟也見知于范純仁與兄同受業伊川之門里人稱為大小劉以別之成紹聖四年進士調杭州錢唐尉累遷至提舉兩浙學事陞對稱旨徽宗稱其蘊藉有大臣體由監察御史再遷至侍御史上嘗目送之曰安上奏事可謂詳審時蔡京竊弄威權凶焰滔天安上極論其罪抗章不報乃再疏論之曰臣累疏論列蔡京罪惡雖蒙俞允未即顯

宋史翼

卷七

六

誅臣不敢避再三之瀆仰干天聽三省事務必由聖斷京不候奏擬徑行批下其罪一也文昌舊省乃先帝嘗畫京惑于陰陽之說一毀為墟其罪二也謀動邊釁舉師黔南民不聊生其罪三也錢鈔朝令夕改商販不行棄妻鬻子或至自經其罪四也汲引凶奸結為死黨其罪五也株連羅織翼鉗異議其罪六也臚傳賜第摘其語涉諷已者編廢二十餘人其罪七也交結宮闈私通近習其罪八也託祝聖以營臨平之私域假利民以決興化之讖水其罪九也孟翊張懷素皆其所引姦妖惡逆其罪十也其餘積惡未容



殫述臣愚欲望陛下斬京頭以謝天下斬臣頭以謝  
京時大觀二年也復與中丞石公弼諫議大夫張克  
公廷論之京始罷相在言路三年凡所彈射皆不法  
之尤者三年遷右諫議大夫又勅給事中蔡密以道  
家吐納之說妄自尊大侍班曠日上輕君父時論偉  
之政和初除中書舍人踰年除給事中尋以徽猷閣  
待制知壽州婺州邢州有古循吏風宣和三年除知  
壽春府凡額外泛拋一概不應以撫綏寬緩爲事遂  
以椿發軍糧虧欠削秩去大年知舒州奉祠建炎二  
年卒年六十嘗語人曰吾在言路仇怨滿天下矣然  
宋史翼 卷七 七  
吾職風憲吾無心耳凡論列章疏退職削秩故人鮮  
知者所著有制誥雜文三十卷今存五卷 劉給事集  
薛嘉言對  
狀  
詹至字及甫嚴州人崇寧元年進士授泗州推官徙  
士曹參軍建炎初通判鞏州虜騎再渡河狙脇陝洛  
長驅至秦隴將及鞏郡守假它檄去至卽日合兵民  
七千人授甲登陣虜至城下大呼趣降至命以勁弩  
射之圍合數重部分既定歸與家人訣曰自國門直  
鞏九郡皆不守吾守死矣竭家資犒軍謂其父老曰  
我已與家人訣爾當共助我皆感激出金穀虜盡力

攻五日不能破會至所乞熙河兵至與虜戰殺其酋  
三人遂遁去城卒全紹興初起爲招討使隨軍轉運  
副使苗傅等伏誅虜勢憑陵諸將有憤激戮力之意  
有司顧以調度不給爲憂會大饗明堂已下詔矣至  
時從招討使慨然奏疏大畧謂靖康之亂神人共憤  
久矣今大敵在前國勢不立與其崇孝饗之虛文曷  
若厲復讎之大義請停大禮悉以其資佐軍督諸將  
分道攻守以慰祖宗在天之靈繼志述事孰大於此  
事雖不行議者趨之改知徽州丞相張浚督師遴選  
時彥首辟掌機事劇賊楊么據洞庭奉檄先走鼎州  
宋史翼 卷七 八  
度事所宜條上悉中機會爲河州士曹時故將王淵  
爲寨主捶將校至死郡守欲加罪至曰小校犯階級  
是不可以常人論也卒免之王淵感激平生事如父  
兄張俊韓世忠始皆淵部曲也故其言尤爲諸將所  
信服善將兵事嘗佐世忠解濟州之圍行至西河聞  
虜騎已南至曰卒遇敵進退何據當駐山陽以俟待  
之一戰可勝世忠銳意不能從師至宿遷果潰自是  
愈心服劉光世之罷兵柄也尙書呂祉往蒞其軍於  
合澗至貽書張浚曰呂尙書之賢固爲一時選然於  
此軍恩威曲折卯翼成就恐不得與前人比兼此軍



今已付王德德雖有功而與其下鄺瓊輩故等夷耳恐有中不能平者願更擇其偏裨素為軍中所親附者使為德副以通下情浚然其言未及行而鄺瓊以叛聞其明審有謀類如此自和議興至不復用有薦之於時相者時相方謀和亟惡言兵乃曰詹君而賢何乃樂從兵間耶尋起知處州言者論至與諸將善坐是罷及虜暫歸河南起為永興路提刑會虜敗盟遂丐祠歸紹興十年卒年六十八著有瀛山集十卷

張南軒集詹公墓誌

王庭珪字民珪江西安福人崇寧癸未三舍法行一

宋史翼

卷七

九

試即為首選政和八年成進士調衡州茶陵丞猾胥文雅者勢傾一邑前政不能去庭珪持其宿負白於郡縣徒之舉邑稱快茶陵田稅不均富者田多稅寡以規役庭珪令凡執役者邑毋得秋毫擾使安於鄉民既不病役田復元稅由是產與稅不頗矣丞舊兼造船塲憲臺初與薦積久之欲役船工造家具庭珪卻其薦憲怒甚遂拂衣歸年未五十葺草堂於盧溪之上執經來者屢滿戶外人不稱其官曰盧溪先生紹興十二年胡銓以諫議和謫嶺表士皆刺舌庭珪獨以詩送行有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為天下奇

之句銓鄉人歐陽安永告訐以為謗訕朝政詔下虔

吉兩郡切究守臣曾慥王珉提刑李芝林大聲皆寢

其事至十九年知洪州沈明遠始鞠治以聞庭珪坐

勒停送昭州編管檜死詩自便孝宗即位改承奉郎

除國子監主簿庭珪以年老乞祠主管台州崇道觀

乾道六年以胡銓薦復召固辭不聽明年始到闕引

對免拜賜坐問勞詔曰王庭珪年九十餘而智識未

衰行義益固賜對便坐富有嘉言除直敷文閣領祠

如故乾道某年卒年九十三著有盧溪集五十卷易

解二十卷六經講義十卷論語講義五卷語錄五卷

宋史翼

卷七

十

雜志五卷滄海遺珠二卷方外書十卷校字一卷鳳

山亭叢錄一卷周益公集王公行狀胡適庵庭珪於

學無不通工詩尤邃於易少嘗師張汝明晚自得於

言意之表朱震向子謹胡安國皆以為必傳

吳師古宜興人第進士嘗得胡銓封事錄本而傳之

秦檜命常州守臣王縉究實紹興九年三月送袁州

編管承不得應舉繫年要錄一百二十六

陳剛中字彥柔長樂人登建炎二年進士紹興初詣

闕上書論民力凋瘵國用匱乏而冗食之官眾不急

之務繁民之脂膏日以乾涸邦之財賦日以蠹耗奈



之何民不窮且盜也願罷冗食去虛文以裕國用高宗嘉納下所陳令三省措置尋監登聞鼓院應詔上封事論恢復會朝議與金人通和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以上疏乞斬秦檜王倫貶新州安置剛中以啟送行有曰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經達之有人身爲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曰誰能屈大丈夫之志寧忍爲小朝廷之謀知無不言願請上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檜大憾之送吏部差知贛州安遠縣贛有十二邑安遠濱嶺南瘴癘特甚已而剛中果死無子其妻削髮爲尼天

宋史翼

卷七

十一

下悲之

福建通志

張元幹字仲宗長樂人自號蘆川居士在政宣間以樂府擅名銓貶新州元幹作賀新郎一闕送之詞極

悲憤坐是除名

閩書參八  
閩通志

湯東野字德廣丹陽人崇寧間妖人張懷素謀倡亂東南蜀士范寥知之欲馳入京言狀無以爲道里費東野資之懷素伏誅寥起布衣召對授供備庫副使白上臣非湯東野無以見陛下上問東野何人卽對鎮江府學內舍生且具道所以資送之恩宰執因言朝廷興學舍法以造士固應學校之士有忠義奮發

仰副作成者有詔乘遞馬赴闕既對言契上心卽授忠義郎衛尉寺主簿再轉爲辟雍丞使陝西河東除直秘閣提舉秦鳳路常平連丁內艱京東盜起卽家起知淄州入境盜息累陞秘閣修撰將漕江西靖康中知平江車駕幸杭苗劉作難明受敕至東野疑之時張浚以禮部侍郎參贊御營軍事留平江東野謀於浚欲匿赦不宜浚曰事已如此胡可匿且卒徒歛於望陽吾徒先受禍矣因相與謀陰取政府所藏登極赦書置輿中迎登譙門讀而張之卽捐其階禁無敢登者而散金帛如常時郊資之數人情畧定乃與

宋史翼

卷七

十二

浚議勤王之師會張俊提兵往行在所道遇僞詔使還秦隴師薄城下東野大喜夜扣浚開城納俊師未幾間使持僞詔令東野斬二張東野慮俊武人易動卽先攜見俊與偕謁浚斬使者而禁僞詔於是謀益堅貽書抵呂頤浩於金陵推爲盟主招韓世忠劉光世皆以兵會軍口百頃東野實主之師旣東東野獨留爲後備皇帝復位以功超拜徽猷閣待制入爲工部侍郎浚出撫川陝乞以自副將行留不遣以侍郎兼權建康府駕幸會稽同知樞密院周望宣撫浙西將屯平江奏言非東野莫可爲守者再知平江兼本



路安撫使進徽猷閣直學士兼制置使東野知望不足與立功辭至七八不得已而行既至調民兵置守城五壁部隊官又遣機宜邵彪王彥環用防城免夫錢募士乃修治城壘樓櫓為戰守之具甚備望束手無策東野所言悉屏不用即以蠅書具所與望議論本末馳奏乞別自將不然祇與俱死奏凡十餘上上手勅報曰朕知卿甚深仗卿深重宜與望協心其力以并一方勿輕相同異於是不敢復言望果敗事引咎自劾寢不報而臺評繼上請正失守之罪上為之特下詔曰湯東野昨累有奏陳措置守禦頗有論理

宋史翼

卷七

十三

只緣事權不專遂致失守與其他棄城不同可止落職尋再丐祠上猶對宰執述趙鼎之言謂東野及庚允之可任繁劇移江東都轉運使罷奉祠紹興初起知潭州未赴改江淮招討使司參謀官從張俊討李成初成之叛也鄂州李允文擅殺知岳州袁植又直留綱運欲與成連衡成敗俊欲遂取之憚其強時有前三省樞密院屬官汪若海者與允文善被罪謫英州行至臨川東野知其善於允文引之謁俊使貽書允文允文遂伏罪論平李成功復職為江淮等路制置發運使復奉祠起知揚州會偽齊宿遷令張澤拔

眾四十自歸朝論以國家方屈好於豫不宜生戮欲還之東野不可章三上得請四千人皆免死以言者落職罷奉祠明年復待制以疾致仕卒東野當奏補先其弟次弟之子然後及已之子時以為難性剛嚴於宗族親舊有恩

京口耆舊傳

姪喬年字壽隆博學工文慷慨自負所與交皆一世名人而意氣挺挺常出其上人慕與之交固不計屈伸而喬年智識之明議論之偉人亦自不能不屈入太學升內舍以選為前郎紹興間有誦所為詩於秦檜檜大喜亟諭學官館致之時檜得君專游其門富貴可立致學官喜以告喬年不答詰朝再問之喬年罵曰是主通和之議使國家屈好於讎敵失信於生

宋史翼

卷七

十四

民而竊威福以自私者吾方為天下讎之盜能化佞倪出入其門乎是時秦氏之勢熏灼天下聞其言者皆辟易而喬年處之恬然尋以父病謁告歸檜亦不能害也又數年檜薨喬年以春秋經就上舍試故人有為郎官者謂喬年曰某聞之要路將以某為考官春秋欲命某題作某意立說於公意何如喬年曰唯既入院試題不異前日而立說皆不類考官意不謙出院亟問之乃知退即易他經後十餘年當檜



甲午朝論以學校前輩惟喬年與魯秉禮二人將俾學官上其名喬年知而謝曰吾結髮事科舉誓不僥倖進若爾二十年前附秦丞相久爲中書舍人矣議遂寢晚以特恩對策入等授迪功郎韶州推官不赴老於家弟修年字壽真擢紹興二十四年進士第終

揚州教授

京口耆舊傳

范寥字信中家丹陽本范鎮之族年少客遊落魄不羈浮湛俗間翟汝文父思之爲郡也寥知其父子有風鑿草衣卅角作方外士謁庭下願補書吏之闕思笑遣之汝文適從後見亟請其父延之入與語奇之

宋史翼

卷七

十五

因留門下其後思立朝位顯要寥藐不相聞思卒汝文持喪無錫一日有客自外慟哭匍匐而入門下大駭問之則寥也汝文德其意館之家遇之甚厚汝文陳白金器數事於几筵寥一夕哭甚哀明日夙興斂之而行莫知所之乃攜以抵宜州謁黃庭堅時庭堅已病嘗有詩云范侯來尋入桂路走避俗人如脫兔爲寥作也寥有從庭堅城南晚望詩其間有云此邦雖在荆荆南更遠不離天地間人生隨處皆可樂爲報中原祗如昨亦以開釋庭堅遲莫之意未幾庭堅卒親友皆散去獨寥在爲辦棺斂仍護其喪還費皆

出翟氏其用意委折如此還抵和州知張懷素與知州吳儲及弟侔有逆謀乃變服介左右求爲僕隸懷素問頗識字否曰不識懷素俾夜宿書室寥入即偃卧未嘗一屬目懷素滋欲試之因責以罪俾持狀入州狀實訴寥者寥即持入謾不省所謂懷素大喜自是凡與儲侔密謀書問惟寥是任寥既盡知其事即佯狂脫去欲遂告變嘗於無資知湯東野好事往見之具以告東野竭力資之既懷素伏誅徽宗嘉其功欲超進士第一人授文階蔡京以寥上變之日適其在告謂進不因已曰彼素不出學校繼授文階不可

宋史翼

卷七

十六

第授供備庫副使暨東野以鎮江府學內舍入對乃授宣議郎衛尉寺主簿寥後累更職任爲潁昌府兵馬鈐轄坐不合收藏蘇軾詩文墨迹不首毀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後遇赦敘復紹興間嘗知邕州兼邕管安撫卒寥志向卓犖欲以功名自見方未遇時權以濟義故不徇小節既仕局束武弁志不得伸晚年遂以詩酒自放呂本中韓駒皆嘗與之唱酬

京口耆舊傳

余應球字國器江西弋陽人安行子登崇寧進士授祕書省校書郎靖康初上言臣聞春秋之義大正始



克正其始始或不正後將若何陛下嗣位之初疆虜入寇雖日事守禦未暇施爲所由當正始以示天下曾未踰月其失有七若積日累月萬幾之微所失可勝言耶雖曰宰輔非才朝廷之過亦陛下之失也臣請陳之陛下踐祚之次日太上帝后之典冊未舉而宣制先立中宮議者謂陛下緩于父母之禮而篤于夫婦之愛若宰執有請是導諛也若陛下意而不能達明是縱欲也二者無一可此一失也大學書生上書陳六臣之奸陛下不能以義斷恩卽賜施行遂使羣奸隨太上東去今召之不敢來責之不卽罪可不

宋史翼

卷七

十七

爲深憂乎此一失也虜人入寇長驅而南有大河之險以爲守禦梁方平何灌各將兵數萬不爲夾河固守之計無故退師使虜騎直抵城闕陛下驚憂忍垢屈已而與之和二人之罪大矣稽之軍法在所不赦何灌雖穢官自効而梁方平偃然自如畧不施行嘗罰功罪如此何以使人必用命乎此三失也人主以論相爲職得其人則天下治失其人則天下亂今日所以召亂至此者論相非也陛下中興尤宜慎此初罷白時中繼聞翰林草制措紳屬望賢相而宣制之日輿議沸騰咸謂李邦彥之空疎張邦昌之庸謬

在上皇備位政府累年曾無一言規正裨補今日之事預有罪焉往事已如此又烏能補陛下之新政乎若王孝迪蔡懋李稅路允迪之進用士論尤嗷鄙之措紳士大夫豈無英傑此必用次選者何哉此四失也諫官之職所以輔導人主其任甚重近者至使諫官家至戶到搜索金銀使之旣非矣而諫官亦受而不辭市井之人指而笑之或曰疆虜在郊事出迫切然君之使臣雖艱難倉卒尤不可以廢禮此五失也梁師成時若愚皆往時奸諛之甚者罪當誅斥近聞內侍官道觀金銀皆使二人總之又聞臣僚所上書

宋史翼

卷七

十八

疏尙仍昔弊送文字庫外議或謂陛下復加信任臣固知其不然而流言藉藉小人因得以濟其奸不可不慮此六失也近日又宣皇子封郡王之制夫以階下元子禮所宜先而艱危之時宗社未保城門閉拒中外不通未宜急者稍候數日寇退而後命之豈曰後時哉此七失也欽宗嘉其忠直親擢爲監察御史應球遂感激知遇知無不言又言蔡京童貫蔡攸朱勳及吳敏等宜加罷黜誅逐黨人之未沒及子孫可錄用者宜令有司條具以聞至國家刑賞出入進退人才凡有裨補於國政者知無不言在職數月章至



六十餘上旋忤權倖與外任河北知州郡既又送吏部差送小監當以親喪遂不復仕著有真隱集并奏議靖康錄參江西通志

宋史翼卷七終

宋史翼

卷七

十九

男樹韓校字

宋史翼卷八

諸儒論矣讀戴公廣南題補編廣編編題選詞賦清道級陸心源輯

列傳第八

滕庾 李復 喻汝礪

王縉 方軫 陳朝老

陳吉老 劉大中

滕庾字子端應天宋城人兄康宋史有傳庾少力學年十二為文瘞死禽磨瓦書之題曰爵王墓碑自是孟酒嬉笑悉寓于文見者驚異登崇寧五年進士授文林郎為九域圖志編修官除正字書成改著作佐

宋史翼

卷八

一

郎會宰相惡陳東歐陽澈之計直加以大辟庾上疏申救且移書相府欲面詆之為同舍所阻然義概藉藉縉紳間丁內外艱建炎元年起為太常博士擢都官員外郎時庶事草創賞功補副尉者不可計是非混淆庾謂興復大業在信賞必罰今吏以微文沮所當得而以賕謝予其不當得何以鼓天下忠義之氣又帖給吏手多假託權勢取之因轉售于人冒濫滋甚於是隨事爬梳聞諸朝殿其籍兼權太常少卿吏祈儼乘時為姦庾案治之無何長貳佑儼庾歎曰吾為郎治一吏不見信況敢望協心為國乎天下事略



可見矣因忽忽不樂是年十二月遽以疾卒年四十

二省齋文集滕  
公神道碑

李復字履中長安人也案復世居開封祥符以復官  
關右遂為長安人朱子語錄

稱為閩人蓋  
傳寫之誤學者稱為涵水先生以進士累官中大

夫集英殿修撰復以呂范諸子為後輩然猶及橫渠

之門紫髯修目負奇氣喜言兵事于書無所不讀亦

工詩崇寧中邢恕為涇原經畧使謀立邊功以洗誣

謗宗廟之罪因納許彥圭之說請用車戰法及造舟

五百艘將直抵興靈以控夏國時復方為熙河漕使

詔下委之復奏云奉聖旨令本司製造戰車三百兩

宋史翼 卷八

臣嘗覽載籍古者師行固嘗用車蓋兵不妄動征戰

有禮不為詭遇多在平原廣野以車可行今盡在極

邊戎狄乘勢而來雖鷲鳥飛翥不如是之迅下寨駐

軍各以保險為利其往也車不及期居而保險車不

能登歸則敵多襲逐爭先奔趨不暇回顧安能收功

非若古時之可用也臣聞此議出于許彥圭彥圭因

姚麟而獻說朝廷遂然之不知彥圭劇為輕妄唐之

房琯嘗用車戰大敗于陳濤斜十萬義軍無有脫者

畿邑平地且如此況今欲用于峻阪溝谷之間乎又

戰車比常車闊六七寸運不合輒牽拽不行昨來兵

夫典賣衣物自賃牛具終日方進五七里遂致兵夫

逃亡棄車于道大為諸路之患今乞便行罷造如別

路已有造者乞更不牽拽前來又乞罷造船奏云經

畧使乞打船五百隻于黃河順流放下至會州西小

河內藏放有旨專委臣監督一年了當契勘本路只

有船匠一人須乞于荆江淮浙和雇又釘線物料亦

非本路所出觀恕奏請實是兒戲且造船五百隻若

自今工料並備亦須數年自蘭州駕放至會州約三

百里北岸是敵境豈可容舟會州之西小河鹹水闊

不及一丈深止一二尺豈容舟船黃河過會州入鞏

宋史翼 卷八

精山石峽險窄自上至流壑下高數十尺船豈可過

至西安州之東大河分為六二道水淺灘磧不勝舟

載一船所載不過五馬二十八騾到興州又何能為

又不知幾月得至此聲若出必為夏國侮笑臣未敢

便依指揮壁畫恐虛費錢物終誤大事疏上徽宗感

悟罷之已而卒以議邊事不合罷官久之金人犯關

中復已老且病高宗以舊德強起之知秦州空城無

兵卒死于賊容齋隨筆參建炎  
以來朝野雜記

喻汝礪字迪孺四川隆州人崇寧五年廷試對策切

直有司以誇訕聞徽宗命以學究出身歷知閬中縣



提舉司行青苗法欲還錢取粟汝礪以錢糴軍糧易

錢而市竟不煩民輿地紀勝靖康初累官祠部員外郎朝

廷議割三鎮汝礪言不可張邦昌僭立捫其膝曰不

能為賊屈遂挂冠去自號捫膝居士宋史忠義孫逢

文獻通攷建炎元年六月自京師入見復命為郎因

輿地紀勝論遷都利害以為敵可辟都不可遷汴都者天下之

根本也若舍汴都而都金陵是一舉而擲中州之地

以資於敵矣夫以諸葛之才而不能軋曹操李克

用之驍勇而不能抗朱溫何哉曹魏朱梁先定中原

庸蜀晉陽特揭然一方之信者耳安足以當中原之

宋史翼

卷八

四

強大乎臣謂中原決不可舍以為興王之資汴都決

不可遷以蹈金人之計既對上命赴都堂與李綱語

綱大奇之以母老乞歸省遂除四川撫諭官且令督

輸四川漕計羨緡及常平錢物汝礪入辭復奏言金

人決渡河陛下宜急為之防毋以晏安之故而成此

酖毒上嘉納之要錄汝礪欲盡收常平所儲錢徵猷

閣直學士知成都府盧法原轉運判官趙開靳博文

提點刑獄公事邵伯溫皆持不可汝礪曰常平錢者

朝廷五六十之儲蓄也今朝廷多故天子狩於淮

甸而二三大夫持心不移沮格詔旨此謂之忠乎乃

作檄以諭之其畧曰明皇守蜀宮室峻壯德宗幸梁

儲峙豐備安有六驂在行淹薄風露取諸外府以饒

軍食而謂吾人忍有不令之詞乎又曰今人主威柄

移於帥臣之頑扈朝廷號令奪於監司之狂率法原

等怒共奏汝礪搔擾生事十會宰相黃潛善以汝礪

附李綱不遷都之論惡之乃以汝礪干求差遣營私

自便為言二年三月乃勒停四十紹興元年張浚承

制以為知果州五年十月除右朝奉大夫知普州上

書言蜀罷國也左無秦隴以為隱蔽右無襄鄧以為

垣墉昨者金人驅兵約齋深入和尚原險要之地已

宋史翼

卷八

五

屬之於秦矣金引兵下清泥嶺薄仙人關前眺鐵山

我無東北蜀之飛鳥不踰河池則惴惴之蜀豈不甚

病也哉尚賴陛下英武之威吳玠等極力拒守敵遂

引去夫所謂和尚原者鳳之東境距寶雞縣裁兩驛

抵鳳翔不能百里我若屯兵其間則可以下窺秦雍

而於函谷之路未絕也所謂仙人關者興之東境距

利州裁七驛自利抵劍門關百里而贏今我退守仙

人關則蜀之險要所失過半敵既到仙人關習知山

峽險險難以進兵必相與籌量別生計策他日分兵

數道並進一軍自階成趨文政鄧艾由一軍自梁洋



經米倉山入巴閬往年敵自興元攻米倉山欲入巴州一軍自均房由達州山路入夔峽復以一二千人攻仙人關以綴吳玠勢分形散所備皆急一處破壞則在處震蕩此其可憂一也臣嘗日夜深計而苦思之謂可以搆敵之虛解蜀之紛者恃有襄漢一條路耳日夜跂望朝廷威令一振兵力復全亟命偏師出襄鄧間可以直搗商虢徑薄秦雍此解蜀一奇也今乃傳聞李橫跳去李成已據襄陽則襄漢路斷何由插手復聞李成經理襄陽稍有科條歸附漸眾耕闢亦多使年歲間勢且張大則必引兵侵蝕荆湖道路便復隔絕江吳巴

宋史翼

卷八

六

蜀可憂二也夫一里之險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然敵至仙人關暫攻而久留者何也艱於糧故也若使秦中治廢邑聚散民字孤恤老以益其眾耕田疾作以益其粟則得吾地而可守矣入吾境而可留矣偽齊之力未暇大舉然必屐踐吾境者何也政以困我故也輕師以索戰而使吾有大兵久駐之勞約齎以深入而使吾有奔命轉輸之苦吾所以待之者不過斂兵依嶮而已非有以逆擊之也不過尾賊出境而已非有以厚勝之也如此數年蜀之財力俱盡此高頴平陳之策也是其可憂三也緣自總領司行鹽

酒之策失羌夷之和於是敘州諸羌攻陷諸寨官吏殲夷百姓奔遁若使金人搏其習諸羌倚其背四川老孺何所遺死耶况黎雅石泉所在諸羌山谷聯綿徑道秦隴僅使金人乘諸羌懷怨之際啗以金帛約以攻我不知何以禦之此其可憂四也臣雖至愚於此有二策焉其一則經理興元其二則措置荆襄漢中之地嶮塞沃野土壤膏腴物力浩廣高祖因之以基漢業德宗資之以復唐祚昔人以爲蜀之股臂也今則城池邱墟屯戍荒圯宣司雖復差官然亦但爲文具守臣之寄處也既無保境附眾之心士伍之暫

宋史翼

卷八

七

集也又無專軍必守之計緩急之際果可恃乎願陛下擇文武能臣以爲之相險要塞隘環壘塹設屯守平居則重關錯守以捍其衝有事則諸屯併力以壓其入蜀之所以備敵者特仙人關一軍耳文武之衝朝天之險米倉之隘非有別地以制敵之不意也借使金人盡銳力攻前軍毀敗事勢差跌別無後繼不知何以遏之乎宣司諸人慮患不遠敵來則憂敵退則以爲四川恢然無復事矣論功差賞以糜其財差官除吏以售其私於此大節未嘗痛講而候吏已報敵騎之復來矣日者和尙原至仙人關退舍失地



凡五百里臣愚不知宣撫司亦復狀其實以聞朝廷  
平側聞陛下昨者卻宣司之請寢移司之議臣竊壯  
之願陛下命文武重臣鎮撫江陵跨吳蜀要害之衝  
望李成并吞之謀專楊么舟楫之利亟於此時治兵  
荆楚使川蜀一軍當秦雍江陵一軍拒襄鄧邵耕勸  
戰招徠流庸俟以歲月稍復就緒然後六駢濟江以  
爲雍容駐蹕之地於此可以揀援川蜀覆蔽吳會出  
軍宛洛通車三秦是則荆楚之地天所以假歸途而  
濟中興者也若不趣行經理一爲敵有則巴蜀其能  
久存乎吳越其能久無事乎議者必曰今解潛已在

宋史翼

卷八

八

江陵王璉已在長沙又何以別遣重臣臣愚以爲解  
潛兵力衰單王璉孤軍遠客兵力衰單則勢寡怯而  
不足用孤軍遠客則懷去就而不盡死願明詔大臣  
差其人素能御眾有威信方略者然後付以此寄使  
之重兵精甲坐扼襟要繕治城壘訓耕時糧楊么不  
攻而自困矣李成不戰而自蹙矣要錄九十四九年八月  
旋以左朝奉大夫提點夔州路刑獄公事以勾龍如  
淵薦召對首論願革近時文章飢餓之習以還西京  
爾雅鴻臚之風起中興博大混一之氣又論議者欲  
駐蹕渚宮臣愚以爲未可願俟之加以數年地益增

宋史翼 卷八

治糧益得歲然後振施以臨三楚清蹕而朝諸侯可  
也更復俟之歷歲滋久河潼巽庶許洛昌大然後復  
皇輿於舊京旋故鼎於天邑可也又論蜀中之力何  
以屈非兵屈之官之尤者屈之非官尤屈之士大夫  
之濫賞者屈之也今天塗未夷國步方梗加之以師  
旅因之以饑饉卽其所深異者觀之尤賞之濫濫與  
尤借焉取人之父兄子弟所以相養活之具從而潰  
敗磔犂之吾國幾何而不屈乎吾國屈矣於何而可  
以伐人之國乎上甚嘉納且面諭曰不見卿久矣英  
論如昔遂下所奏三疏付中書秦檜使人論以上將

宋史翼

卷八

九

用君宜與時高下毋妄言汝礪不答翌日百三十一除駕  
部員外郎面對言文帝光武嗇於用兵而厚於惜天  
下之力所以爲後世計者至深遠也自漢以來屯戍  
轉輸歲與敵角者其費不可勝支唐之謀臣日關天  
下之士以弊方鎮而唐日以微今陛下講好結信以  
交兩國之驩寢兵休士以重萬民之命固知生事徼  
功之臣流毒遂以羸中國而思有以戒之也臣之區  
區上願陛下申飭邊吏毋隱奸毋顛利毋徼亂以仰  
副陛下睦鄰好紓吾民嘉惠又言臣嘗謂忠義之士  
如玉鎮大寶故爲天下者雖有高城巨浸以爲之防

三六九



粟糧漕庾以爲之備良士選卒以爲之戰而微忠義之士以爲之守是委社稷而輸之敵也臣竊念之自靖康建炎而來將帥守宰義夫烈婦豈無捐軀殉國犯患觸禍負傑異之操如古人乎若不及時早加褒授歲月荒老無所訂正伏願申詔史臣採自靖康而來蒙患死難暴人耳目較然不欺者書之爲死節之士復掖近日樓炤之所蒐訪周聿之所論薦者書之爲守節之士庶幾彰國家臨危有仗節之士勵世有消萌之術詔送史館一百三汝礪本勾龍如淵所薦又與李光相知光罷汝礪不自安因求去十年正月

宋史翼 卷八 十一

以直秘閣知遂甯府比對復論人君所以和外國誦海內未有不誠而能格之者今陛下致曲用晦結二國之好此正可爲之時願陛下裕民力以豐天下之財訓武勇以飭天下之備顯忠直以來天下之言厲名節以鼓天下之氣如是則外睦而鄰好比內彊而吾民保足以大振宗祧矣於是改除潼川府路轉運副使汝礪至官以表謝上畧曰願臣何如立節有素方延和廷議既不能割地以賂戎暨僞楚滔天又不忍聯名而賣國時人稱之一百三先是廣安僧慧鑿淫穢不法汝礪治其罪士大夫多爲之請不聽卒杖

而刑之且劾守臣滕椅於朝不報何鑄劾汝礪爲門僧報怨興起大獄十一年七月罷爲直秘閣主管台州崇道觀十三年四月卒一百四著有捫膝集文獻通考

王縉字子雲嚴州分水人崇寧五年進士調歙州司法參軍移池州石埭令方田法行旋以不實罷而石埭之民請以縉所均爲定用薦者改宣教郎知婺州浦江縣神霄宮初建觀望者競爲侈費邑當置下院獨取之遠鄉僅以充數而已主者加詰縉曰朝旨不言城內外縣境有觀而舍之吾非違御筆也大駕在

宋史翼 卷八 十一

永嘉從臣有以縉應詔權吏部郎官以論事忤宰相出知英州御史上縉治行第一秩滿令入對會朱勝非當國雖故鄉監官至都堂亦使趨庭自列縉願不肯勝非怒虜方在邊擬縉至滁州朝議皆言縉忤范丞相去之南荒今方來歸又置之北鄙何耶改知虔州召爲金部員外郎旋以選知温州加直秘閣陞辭之日卽拜監察御史擢殿中待御史時紹興五年五月首陳正紀綱嚴法守明賞罰立軍政廣儲蓄厚風俗冀爲經久之謀且援古事以申諷因言湯以七十里而有九有之師惟仁足以得天下之心夫豈以地



之廣狹勢之強弱哉書之言曰慄慄危懼若將隕於深淵惟湯畏天保民此所以天下歸之雖狹而廣雖弱而強也於時東南大旱而江湖爲甚縉慮所以賑卹之者如伸枉濫寬繫繫禁科斂緩逋負免穀稅通糴船瘞殍者其論奏甚備而尤所拳拳者以常平之法名存實廢借兌之不撥還支移之不收納此所以坐視凶荒而莫之救也至推其本原則願詔大臣以變理之事飭清躬以修省之意論極剴切六年二月遷右司諫言聽忠言於艱難之時易聽直言於平定之後難况寇讎未殄願毋以目前暫無事而忽芻蕘

宋史翼

卷八

十一

王所以中興也又言陛下纂承十年於茲頻歲豐稔僅足糧餉一有小歉民已流移蓋耕者寡食者眾軍政未立國用未節故也謂宜詔大臣參酌祖宗舊制每歲出納之數而均節之抑僥倖以靖眾志薄稅斂以寬民力爲久長之計上幸姑蘇軍屯淮上逆賊驕縱方肆陸梁而主帥有慢令不赴機會者縉請奮周世宗我太祖之英斷以勵其餘又言今所與其濟艱難復大業者二三大臣耳或出而總戎或處而秉軸交修政事之間進退人才之際謀慮有不相及則初意未必盡同苟無私心惟其當而已蕃疑敗謀理必不可願戒大臣俾同心同德絕猜間之萌協濟國事縉以大臣不和爲憂比終歲再三言之至謂執政間有於賊馬南向之時倡爲抽軍退保之計上則幾悞國事下則離間宰臣言尤至切又言軍興以來多爲一切之制今盜賊粗定上下內外宜守成憲而舊弊之未革者如官資之轉行過犯之改正差遣之審量皆用特旨廢定法遠方監司守臣措置自肆姦賊抵罪鞠治既白或不行法止從輕比若此類紀綱不立法令不信雖宵旰焦勞未見可以爲治也張俊營第建康廣袤占民居縉請密敕俊自還之內侍李琮童

宋史翼

卷八

十一



貫壻也恩旨復許其仕縉言梓宮未返天下痛憤忍  
 令童貫壻再仕乎所言多見採用兵部尚書呂祉護  
 諸將於淮上縉請於都督府屬官中選知兵者助之  
 謀議且留軍中撫循訓練通將士之情未幾鄭瓊叛  
 祉死之張浚時為宰相臺諫議以擇帥不善為責縉  
 曰可言責者獨不任其咎乎且以是進退大臣非知  
 大體者也既而章交上縉獨論劉光世屯淮西士卒  
 數萬惟王德一軍忠勇敢戰餘皆驕情自肆不可用  
 也一旦以德踵光世之後鄭瓊等憚其威嚴訴於朝  
 既為之改命而召瓊等赴行在乃懷疑貳相率北去  
 宋史翼 卷八 十四

九年六月卒年八十七著有霜臺諫垣藁九卷張南軒集  
 王公 墓誌  
 方軫字叔載福建莆田人以父任補太廟齋郎大觀  
 初蔡京復相軫上疏云臣伏見蔡京睥睨社稷內懷  
 不道效王莽自立為司空效曹操自立為魏國公專  
 以紹述熙豐為自謀之計上以不孝劫持人主下以  
 謗訕誣嚇天下風聲氣焰中外畏之自古姦臣未有  
 如京今日之甚者爰自崇寧以來交通閹寺結納宮  
 禁臺國用則若糞土輕名器以市私恩內而執政侍  
 從外而帥臣監司無非京之親戚門人政事不合於  
 宋史翼 卷八 十五

則潛為此謀有日矣張浚引咎求罷方防秋之際二  
 大將又入奏而朝無宰相無乃未可乎章再上不報  
 求補外復以直秘閣知温州先是日食之變詔求直  
 言臺臣劾縉觀望坐落職奉祠復直秘閣知常州淮  
 上戍軍經從有攘民羊及誣民為盜縛之去縉追得  
 民與羊於舟中獨不得軍卒姓名貽書請主帥主帥  
 卒以三輩徇河上聞者服焉會有故從官歸自虜中  
 蓋嘗仕偽庭据吾京邑而為之守者過郡縉惡之不  
 為禮力求見縉面詰媿之而宰相秦檜與之親厚縉  
 而泣訴檜怒十一年春以縉主管台州崇道觀二十

天心舉動悉結乎民怨若設九鼎鑄大錢置三衛興  
 三舍如斯之類妄作無補京凡奏請盡乞作御筆指  
 揮行出語士大夫曰此上意也明日或降指揮更不  
 施行則又語人曰京實敗之也善則稱已過則稱君  
 必欲陛下斂天下之怨而後已豈宗社之福乎元  
 豐三年廢殿前廡宇二千四百六十間造尚書省分  
 六曹設二十四司以總天下機務京惡白虎地不利  
 宰相盡命毀折收置禁中是欲利陛下乎是之謂紹  
 述乎括地數千里屯兵數十萬建置四輔郡遣親信  
 門人為四輔總管又以宋喬年為京畿轉運使密諷



兗州父老詣闕請登封意在自爲東京留守乘輿一動投閒竊發不知社稷何所依倚又聞京建議立方田法欲擾安業百姓數年間行鹽鈔法朝行夕改鈔爲故紙鹽爲棄物家財蕩盡老幼怨歎皆歸咎於陛下祖宗不馳一騎以得天下仁厚之德涵養生靈幾二百年矣四方之民不忍生事萬一有壘上之耕夫等去之亭長嘯聚亡命天下響應京乘此時談笑可以得陛下之天下也元符末年陛下嗣服之初忠臣義士思見太平投匭以陳已見者無日無之京欲塞天下耳目分爲邪等或流配遠方或除名編置或不

宋史翼

卷八

七

者天下之生靈而自忘其言之迫切陛下殺之可也赦之可也竄之可也臣一死生不繫於重輕陛下安可愛一國賊而忘廟社生靈之重乎詔以軫疏宣示京京上章自辨請下御史臺鞠治軫所言不實追毀出身以來文字流嶺南尋放還政和間軫復詣登聞鼓院進狀乞收權獨斷毋令國賊肆奸詔軫長惡不悛編管永州後以復燕雲恩赦歸靖康初軫上書陳訴得收敘補明州鄞縣令貧不能歸家於鄞

八閩通志

宋史翼

卷八

七

許齒仕籍天下之士方且全身遠害之不暇誰肯爲陛下言哉蔡攸者垂髻一頑童耳京遣攸日與陛下游從嬉戲惟以花石禽鳥豔惑聖志欲愚陛下使之不知天下治亂臣是以知京必反也臣與京皆壺山人案識云水繞壺公山此時方好看京諷部使者鑿渠繞山欲以應識日者星文謫見西方日蝕正陽之月天意所以啟陛下聰明者可謂極矣奈何陛下畧不省悔默悟止於肆恩赦開寺觀避正殿減常膳舉此以答天下百姓哉臣披肝瀝血區區爲陛下力言者非冀陛下爵祿而言也所痛者祖宗之廟社所憫



處上都門闢如市交結內貴其意猶欲覲它日之復用也願陛下奮乾剛之斷勿貳勿疑置之遠方以禦魍魅庶快輿議臣嘗考京所為大約十有四罪曰誣上帝曰罔君父曰結輿援曰濫爵祿曰廣費用曰變法度曰妄制作曰喜導諛曰鉗臺諫曰熾親黨曰長奔競曰崇釋老曰窮土木曰開邊釁臣久困羈旅不能具紙墨陛下不以臣不肖願詔有司給筆札使臣得盡所言臣死之日猶生之年徽宗不省已而制下加中書門下侍郎何執中特進尚書左僕射復上書曰陛下知蔡京之姦解其相印天下之人拊掌稱快

宋史翼 卷八 六

及相執中中外黯然失望執中雖不敢肆為非法若京之蠹國害民然天下事敗壞至此如人一身臟腑受診已深豈庸庸之醫所能起乎執中夤緣攀附致位二府亦已大幸遽俾之經體贊元是猶以蠱負山多見其不勝任也亦不報政和二年京再入相臺諫承京風旨劾朝老狂妄編置道州建炎改元赦歸隱耕石門紹興間詔賜白馬一疋金鞍繡勒一副紫磨金八十兩三徵不起學者以陳三詔稱之入陶志

陳吉老字子州福建仙遊人祖浩父無逸皆登進士第吉老少通春秋三傳學孫吳兵法及長以父任補

官調清流縣丞擢汀州通判累遷京東提點刑獄收復宿亳徐海四州入對條上鍊將卒廣儲蓄修城堡紓民力嚴策應五事高宗諭曰卿且為朕綏撫京淮之民除直秘閣知揚州兼主管安撫司公事賜鞍馬金帶御前大刀以寵其行吉老始至樽節郡計大修州城復遣仲子希錫取延陵私租千緡市汀布為軍裝時韓世忠守楚州吉老奏乞來相其役從之不數月而事集嘗作書白其母尹氏曰渾家飽煖盡是國恩萬一總師恢復自當劾節又與希錫曰吾儻死汝他日出官不得取俸外例錢上負君父下辱祖宗已

宋史翼 卷八 九

而秦檜力主和議吉老不勝憤累疏爭辨畧言講和之辱是使陛下為劉豫舉國為陪臣金人所約兩宮來期及許還關陝諸路皆狡計不可信乞罷斥奸楨專責臣以恢復之期檜見之大怒吉老不少挫未幾卒贈中散大夫闕通志

劉大中字立道揚子人父湜政和間進士分教處州大中經明行修大觀中賜上舍出身時修史極天下之選得四人倪若川汪藻徐師仁而大中與焉紹興三年權監察御史宣諭江南東西路斥奸惡推善類不避權勢歲省泉司官吏費十三萬緡四千使還為



中書舍人遷右司諫言大禮賞口口口迫取物帛爲害詔爲展限一月四年爲吏部侍郎兼侍講六年試兵部尚書從幸平江兼權吏禮部七年充龍圖閣學士知處州戡吏撫民所部肅然未幾召還八年以禮部尚書參知政事遂奏疏中原陷沒東南民死於兵火存者十無二三奸臣虐用誅求過數最爲疾苦以致愚民怨憤殺子溺女乞自今守令滿日俱以生齒增減爲殿最首議建儲語尤懇切高宗爲之感悟賜以御書陸機文賦是年冬以與趙鼎見合不附和議秦檜使御史蕭振劾罷之遂以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再知處州自宣和以後賢守三人大中居其一以疾乞閒卒於處葬白雲山括蒼新志參雍正揚州府志

宋史翼

卷八

三十一

宋史翼卷八終

男樹續校字

宋史翼卷九

續編卷九

列傳第九

連南夫

方廷寔

賀允中

蔡伸

王暉亮

宋昭

連南夫字鵬舉湖北安陸人政和二年上舍釋褐福建

通授穎州司理參軍移鼎州教授調澧陽尉歷襄邑

主簿虔州教授未赴除辟雍正禮制局檢討補校御

前文籍遂爲校書郎南澗甲乙稿宣和五年假太常

少卿爲金接伴使六年正月爲伴送金賀正旦使尋

宋史翼 卷九

爲金國祭奠弔慰使楊仲良長編記事本末使歸卽爲上

言敵好不可保也朝廷所仰大將則郭藥師兵則常

勝軍比年軍政不修新邊無河山之阻而糧食未均

薊州卒有羸敵河朔馬羣盡空無留豆馬願選中國

將帥易藥師練中國士卒以制常勝軍因面奏劉延

慶敗十萬眾皆童貫賞罰不明致其遁走且厚幣以

易雲中而以捷奏乞斬劉延慶以謝天下然城池不

堅器械不利敵有輕視中國心不一二年將不遺力

而來矣徽宗大駭盡以所論付樞密宣撫司而攸貫

之徒皆切齒始連夫已道遷祕書郎既遷起居舍人



七年遂拜中書舍人言者觀望貫攸意証為不職除右文殿修撰知慶源府南夫謂慶源在河北正宜撫所隸何可居極登聞鼓論其事即改濠州靖康元年講和赦下論敵情十患願因諸道之兵未遣亟擊之二年進徵猷閣待制連夫繕治濠城鑿巨石五百步運甃塞淮流之貫城者增城為三丈立樓櫓並城開稻田十里以為濫建炎登極上疏所幸關中且謂敵勢甚熾秋高馬肥必為渡河絕淮之計畫捍禦策為四十條復移書李綱郭三益宜倣漢高捐關東以為鯨布韓彭之策以燕雲致其地豪傑以遼東致高麗

宋史翼 卷九

以契丹故地致契丹遺族其論甚壯碑二年四月奏言諸路州縣於近城十里內開鑿湖陂以備灌溉使春夏秋三時嘗有水澤則良民有豐年之望敵騎有還濫之苦方冬水涸即令耕犂礮确則敵又有歷塊之患其自來不係種稻地分即乞令依倣雄州開鑿塘樂亦有菱芡蓮藕之利可以及民仍免一年租賦以為人工之費從之要錄三年四月擢顯謨閣學士知建康府未至淮西安撫司統制劉文舜引眾犯濠州連夫遣土豪俞孝忠率民兵百五十往拒之將戰孝忠馬還濫而死眾潰文舜至城下南夫出庫帛且

解所服金帶遺之乃退要錄二六月兼建康府宣慰太平州廣德軍制置使要錄二時建康寓治天寧信舍浙江制置使韓世忠屯蔣山逐南夫而奪其治詔切責世忠南夫亦以緩不及事改知饒州要錄時舉行曠吏杖脊朝堂之命連夫言選人七階之俸不越十千軍典物貨倍百當先養其廉稍增其俸使足贍十口之家然後復行曠吏舊制朝廷是之增選人茶湯之給天下稱頌以為長者四年劉文舜大煽數十由南康而下連夫部民兵晝夜乘城矢石幾盡時御營統制王德號王夜叉駐兵廬陵飛書邀之眾畏其不來德得書泣曰我嘗繫建康獄連公為守待我厚當死報之以舟師不三日至文舜懼請降誅其渠魁五人而散其眾紹興改元張琪既破新安直抵城外遣將敗之伏尸四十里時金人已破豫章臨川羣盜蠶起饒以塊然小壘而能獨立於江左饒人祠連夫不忘以疾得請臨安府洞霄宮甲乙稿紹興初移知泉州金人南犯高宗幸建康連夫盡起本部經制常平錢物赴平江五年正月詔褒美要錄及朝廷下福建遣舟以備海道遣使督促連夫奏言舟用新木難猝辦且濕惡易敗不若以度牒錢買商船二百艘可收其

宋史翼 卷九



用又省緡錢二十萬從之福建通志二月奏言海寇之患

以為國家每歲市舶之入數百萬今風信已順而船

舡不來聞有乘黃屋而稱侯王者臣恐未易招也願

明下信令委縣措置團結瀕海居民五百人結為一

社不及三百人以下附近社推材勇物力人為社首

其次為副社首備坐聖主給帖差捕蓋濱海之民熟

知海賊所向平時無力往擒爾今既聽其會合如擒

獲近上首領許保奏優與補官其誰不樂為用從之

在泉二年以寶文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關要錄

八六年五月起為寶文閣學士知廣州旋兼廣東經

略安撫使嶺南水陸盜賊充斥劉宣自章貢擾揭陽

鄭廣周聰抄海道而會袞據釜山者七年其餘號稱

天王太尉鐵柱火星飛刀打天之號凡十八火動數

十人連夫入境召大將韓京激厲使之且按誅惠州

孔目吏與會袞表裏者合諸郡兵以次平定詔書獎

諭遷官一等番禺之人立祠作碑以紀其績甲乙新稿

州大饑南夫謂轉運判官林師說曰撫凋瘵者莫如

高主簿遂檄高登新興令至則發廩賑濟後為糜於

野食之願貸者聽所全活萬計朱子高登行狀尋乞祠八年

十一月提舉江州太平觀要錄一百九十九年正月上封

事曰臣竊惟大金素行欺侮比年以來兩國皆墮其

術中大概彼以和議成之此以和議失之今陛下果

推赤心信之以其割河南之地遂恩之乎臣知陛下

知機有不信也何以言之丙午之禍父兄弟六宮

九族咸被驅擄逮今十四年辱莫大焉使太上聖躬

無恙隨所割地全而歸之十四年羈縻隔絕之恨念

之猶且心折得梓宮猶不足為恩得土地顧何足以

為恩乎況陛下於太上有終天之別於大金有不戴

天之讎方且許還河南之地許還梓宮許還淵聖六

宮彼其計實老子所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兵法所

謂不戰而屈人兵之術也誰不怒髮衝冠握拳嚼齒

而痛憤哉借使盡得所許彼何加損漢王詔呂后曰

使趙王有天下顧少乃女乎臣竊恐陛下天性孝弟

方感其恩遂無赫怒整旅之志蓋心不剛則四支委

靡將士雖欲斷髮請戰有不可得誰為陛下守四方

者是陛下十有餘年寵將養兵殫財曲意之計一旦

積於空虛不用之地倒持太阿交手而付之矣昔太

祖皇帝之南征也李煜遣其臣徐鉉朝於京師鉉曰

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太祖曰

爾謂父子兩家可乎安知大金之計不出於此乎豈



吾太祖行之而陛下不悟者乎伏讀正月五日赦文曰戢宇內之干戈又奉聖旨不得詆斥大金如此直墮其術中使忠義之士結舌而不得伸忠良之將縮手而不為用范增之語項王曰天下大定矣君王自圖之可不鑒哉臣聞張良為漢王借前箸以籌撓楚權之謀為漢王不能制項王死命遠欲效武王休馬息牛具陳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陛下誰與取天下審如詔旨臣恐將士解體魚潰獸散如張良所謂誰與取天下者然則計將安出或謂彼國新主厭兵乃有此議臣謂使其果有厭兵之心正當乘其懈而擊之如其不然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陛下必知所決擇矣臣聞陛下遣侍從宗臣祗謁宮廟陵寢將親見宮室之禾黍陵寢之盜掘此正詩人傍徨不忍去之憂也恐有扶老攜幼感激而聽語者少者之哭哭其父與兄也老者之哭哭其子也陛下追悼其因是誰之過歟還地之恩孰少孰多而河南之民何啻百萬昔日樂生今日效死因民之欲北嚮為百姓請命而以王師甲兵之眾隨之河北之人必有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此臣所以願陛下因而圖之也又為表賀曰雖虞舜之十二州昔皆吾有然商於之六百里

宋史翼

卷九

六

當念爾欺秦檜大惡之要錄一百二十五連夫之帥廣州也右宣教郎杜巖以杜充故送廣州居住及後赦下巖請自便南夫遽釋之及金人索杜充子孫之在南者帥臣陳棗以聞南夫坐奪職要錄隱於連州龍溪尚書峯之麓紹興十三年卒年五十八因名其所葬地曰連山福建通志連夫氣正言直志在經綸其言易窮則變變則通今之禍變真變也而通之道寓焉故始議幸關中繼則議江陵且謂天子當留神武事以激昂將士乞做講筵之制置侍射侍馭之官以待諸將選三等豪戶仿六郡良家子以充禁衛乞先圖李成宋史翼

卷九

七

則盜賊可無患其帥嶺南懼涉瘴癘誓不受俸給以祈全家生還及被賞進官力辭不肯受朝廷不從竟以回授其兄詰夫而以俸給推與其兄妹及姪自廣而歸扶攜士族之不能歸者數家著有奏議三十篇文集二十卷甲乙稿

方廷寔字公美福建莆田人父監紹聖四年進士官至廣東提學廷寔初由舍選補官政和五年進士高宗南渡歷右奉議郎幹辦行在諸司審計院紹興四年中丞辛炳辟充御史臺檢法官轉考功員外郎改禮部復改刑部遷監察御史時秦檜當國方主和議



金使蕭哲張通等來計事廷寔奏言和議一成沮將士之氣啟姦雄之謀今使人以江南詔諭爲名或傳陛下欲屈膝受詔臣不知誰爲陛下謀者陛下有積累之基有長江之險有甲兵之眾羣臣萬姓三軍皆一心欣戴陛下縱未能克復神州尙可保守江左何遽欲屈膝於敵人乎疏入不省九年除試秘書少監遣往三京准北宣諭廷寔以家諱避少監職改宗正少卿以行陛辭請修謁寢廟下罪已之詔訪民疾苦收納遺才招安盜賊慰撫官吏並乞空名告身補授土豪之保守山寨者皆許之使還論邊事甚悉且奏

宋史翼

卷九

八

君吾所不忍爲也入對歷歷涕泣言之檜聞滋不樂廷寔力求補外除直徽猷閣提點福建刑獄廷寔首請解官贖胡銓罪檜銜之語同列曰方廷寔豈不誠佳士第多爲書冊所誤耳朝廷欲和而銓欲戰故出銓廷寔乃欲贖之耶十五年除廣南東路提刑二十年請納祿未報卒於官贈大中大夫廷寔負才識善鑒裁歷官所薦多知名士龔茂良傳自得林孝澤吳達宋藻黃潛皆其選也八閩通志

宋史翼

卷九

九

中原士民奔逃南州十有四年出違十年之限及流徙僻遠卒未能歸者請敕有司別立限年戶部議自復降赦日爲始再展五年期劉豫之僭也民間蔬圃皆令三季輸稅至是廷寔極言其不便得旨新復州縣蠲本年稅租及土貢大禮銀絹三年差徭五年取豫重斂法焚之通衢民皆大悅復言劉豫深文密網濫及無辜忠臣義士多被殺戮貶竄望委新復路分提刑多方採訪并取索罪案看詳其忠烈顯著之人取旨褒錄以慰中原人心從之廷寔還日檜預使人戒之日旦夕除公從官見上幸無及他事廷寔曰欺



夫惟不知兵故無以禦國之難某之居喪薦士非自  
 媒進也可傷名教害風俗乎卽繳所被省劄不受而避  
 寇至天台結茅種蔬若無意當世者紹興八年始用  
 爲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司參議官九年入爲倉部郎  
 轉吏部請外除福建路轉運副使平鹽貨謹黜陟號  
 爲稱職而秦檜謂公不肯下已主管崇道觀檜死高  
 宗更化起爲太常少卿除禮部侍郎實錄修撰接伴  
 金國賀正且使兼侍講俄拜給事中時宰相沈該乞  
 其便私差遣有旨改合人官者二人仍與內外窳闕  
 允中奏曰昔司馬康以光之子扶侍改服色光猶力  
 宋史翼 卷九 十一  
 辭今陛下旣新萬務宰相忘其私臣甚爲沈該惜也  
 不然檜燔覆轍可不杜其漸哉上覽奏稱歎謂非允  
 中不能及自餘加三衙刺兵改易軍分牧馬營地占  
 奪民田大將回授其子而轉閣職中貴人遷秩不應  
 法或免試補官特差之類繳論不一於是執政者相  
 與懷愧而權貴亦仄目一日召對論君子小人事君  
 之異允中曰君子志在尊君則不能無忤小人志在  
 悅君故第爲詭隨此不可不辨也上稱美久之遷吏  
 部尙書兼修國史進侍讀時增修六部公廨允中論  
 於朝謂費緡錢三十萬且役殿司軍妨其閱武不從

再乞致仕不允允中善書筆法迺美高宗嘗以所臨  
 王羲之四帖爲賜批紙尾曰卿留心翰墨深得八法  
 之妙勿以不工爲笑也拜參知政事奉顯仁皇太后  
 遺留物使金歸卽言敵勢必大侵宜亟爲之備上疑  
 未決而同列謂允中之往應故事不宜生事端先自  
 紛擾乃歎曰吾謀不可用也卽引年丐致仕章三上  
 特許朝辭上殿宰執置酒江亭朝士賦詩祖帳之盛  
 中興以來未之有允中之清介放曠棲神養志初若  
 李長源其隱卧高蹈而有志天下中若謝安石及剛  
 正不屈引去自全又若孔君嚴有文集奏議其若干  
 宋史翼 卷九 十一  
 卷秦檜與允中同年第進士同在學省三館且齊庚  
 甲契亦甚厚而允中素善趙鼎李光檜反謂趣向有  
 異沮之特甚允中毅然不顧也孝宗卽位之二年詔  
 允中落致仕提舉萬壽觀兼侍講親御翰墨有曰其  
 爲朕幡然而起何以耄疾辭允中捧詔泣下復具免  
 旣入見時和議未定上問策將安出對曰臣向非主  
 和主和者自符離之役器械剝敝而軍氣尙索願少  
 需之姑聽其和而戰不可終食忘爾上稱善卽日拜  
 參知政事僅數月與當路議不合會慶節佛寺開啟  
 拜而偶躓乞賜骸骨遂致仕還台州乾道四年卒年



七十九 南澗甲乙稿  
賀公墓誌

蔡伸字申道祖襄宋史有傳父明官寶義郎開封府士曹伸生三歲而孤稍長與兄佃佃入太學俱有聲時號三蔡族祖京方當軸伸兄弟未嘗一踵其門政和五年伸以上舍登進士第補辟雍學正改太學正出知濰州北海縣通判徐州會營卒謀夜半舉火作亂伸聞之部分他營密為備仍戒緩擊三鼓乃趣之營卒火舉則黎明矣眾無應者遂奔竄伸勒兵追捕盡擒之未幾金人犯闕高宗以康王開大元帥幕府伸閒道謁軍門留幕下同議軍事及高宗南渡道路

宋史翼

卷九

十一

艱梗伸為頓遞官所至無闕需建炎四年為神武右軍參贊官軍賊戚方張守忠跳梁江浙聞制置使張俊令伸作書招之方等詣俊降伸在俊幕多裨籌畫俊每事諮焉尋通判真州歲大寒火延燒千餘家民露處雪中老幼號呼滿道伸關寺宇官解分篋之且發常平帑廩賑給守不可伸曰此國家所以備非常也得咎請獨當事已自劾詔釋不問擢知滁州初與秦檜在太學同舍甚厚繼而同年登進士伸聲名出檜頗忌之伸又與左僕射趙鼎樞密副使王庶有舊檜當國疑以為黨罷歸主管台州崇道觀紹興九年

金人既歸河南地起直秘閣知徐州伸行至淮金人

再陷中原有詔止伸改知德安府除浙東安撫司參謀官秩滿復提舉崇道觀伸少以文名書法適正得祖襄筆意然個儻有大志洞貫韜畧長於騎射力挽二石弓武夫悍將自以為不及每遇酒慷慨浩歌嘗曰國步多艱中原未復豈能以書生餘技取爵祿耶晚歲奉祠浮湛里社幾二十年不以窮通介意及檜死而伸亦病矣卒年六十有九

定齋集蔡公行狀

王晞亮字季明福建莆田人宣和初貢入太學九試皆第一紹興元年釋褐賜同進士出身歷建汀二州

宋史翼

卷九

十三

教授西外宗學教授初秦檜任太學正日晞亮為學錄及檜當國除晞亮敕令所刪定官權太學博士冀為已助晞亮足不至檜門檜銜之嗾其黨侍御史李文會劾晞亮潛附趙鼎竄伺朝廷動息偽造異說喧傳四方罷為福建安撫司幹官二十六年檜死始召為國子監丞遷吏部員外郎奏言國家取士詞賦與經義並行比來學者去難就易競習詞賦罕有治經望自今經義文理優長合格人有餘然後許將詩賦通融取足仍以十分為率不得過三分從之二十九年權工部侍郎兼國子祭酒改權給事中會金主亮



駐兵淮甸晞亮舉李寶於偏裨中以為水軍統制焚金人萬艘以捷聞先是刪定官聞人滋奏請在官歷任十考以上者委無公私過犯雖舉狀偶不合格以次量材降等遷改晞亮上議曰臣等竊詳選人改官之法自祖宗以來行至二百年至於今日不能無弊者非法之不善也患在士大夫以私情汨之耳夫自一命以上仕於州縣之間雖有真賢實績勢不能以自達於上故為立監司郡守薦舉之法必使之歷任六考所以遲其歲月而責其赴功必使之舉官五員所以多其保任而必於向用姦賊巨蠹既有常科而

宋史翼

卷九

六

離齷允懦之輩無才可以被薦又無過可以斥逐但予之慕職曹掾之祿足以代耕雖沒齒而不敢望置身於京官所以分別材否可謂至矣今以歷任十考舉主不及格者與降等改官揆之人情雖為至公然恐此路一開則有力者惟圖見闕無材者苟冀終更率不過出官十餘年可坐以待京秩此其不可一也約每歲改官之員減其分數以待無舉削者則當被舉之人必有失職淹滯之歎此其不可二也京官易得馴至即位任子之恩愈不可減非所以救入流之弊此其不可三也祖宗法度非有大害未易輕議今

一旦欲將二百年之成舉而易之此其不可四也竊謂如故便滋奏遂不行尋乞祠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起知漳州終秘閣修撰致仕卒晞亮天性忠純長身方面高宗嘗器之曰南人乃有北人骨相然素惡進不由道故多積忤福建通志

宋昭字□□相州人初任陝州靈寶知縣因論列陝州錢法召對除某府通判尋擢江南提舉茶鹽公事以歲課增羨轉一官宣和四年五月童貫蔡攸等師行降旨有妄議者罰無赦廷臣皆不敢言六月昭獨上奏言臣聞犬戎之性不可以信義結去來無定叛

宋史翼

卷九

十五

服不常雖成周盛世猶有獫狁之難自古禦戎未見上策漢唐以還或盛或衰乍叛乍服其禦之之術率非良策皆不足為聖世道故畧而不論迄我有宋宸區之內靡不歸順而景德中亦有澶淵之役真宗皇帝天威一震賊勢瓦解當是時乘勝逐北則腥膻之種無唯類矣真宗聖慈深厚特以兩國生靈為念故擴天地之量貸螻蟻之命啖以厚利與之議和為天下後世萬萬年安全之計故虜人謹守盟誓不敢南下而牧馬者誠以天地之洪恩不敢忘也自聖聖相承明明繼照雖睿知神武堯仁湯德足以柔懷然實



亦恃此以爲長城神宗皇帝熙豐之間銳意北伐選將練卒積穀理財葺城郭修器械十九年間倉庫實府庫充糴糝之士無不以一當百當是時鼓噪而前則自河以北其人皆俎上肉矣亦以河朔祖宗興王之地不忍騷動安可快一時之忿失百年之好故終莫之舉也陛下卽位以來禦戎之術實得上策虜使之來宴犒賜予恩數曲盡故懷德畏威向風慕義稽首稱藩介胄之士藥弓偃息黔黎之民鼓腹詠歌歷觀三代以來傾心悅服至誠面向莫如今日實太平希世之盛事比自王黼童貫力引狂生李良嗣董才宋史翼 卷九 六

養銳數年歲穀小稔秋高馬肥士氣稍振復來侵擾則干戈相尋無時而已較其利害輕重則奸臣數人之誅不足恤也又況李良嗣董才皆北虜叛臣心懷怨望故附會邊臣撰造虛語欲假中國之勢以復私讐耳實兩朝之奸賊豈復有忠義之可望哉臣竊料議者謂歲賜浩瀚竊國用是不知祖宗建立榷場之本意也蓋祖宗朝賜予之費皆出於榷場歲得之息取之於虜而復以予虜中國初無毫髮損也此年以來榷場之始法寢壞遂耗內帑臣願遴選健吏講究榷場利害使復如祖宗之時則歲賜之物不足慮也宋史翼 卷九 七



者又謂北虜比年以來為女真所困侵城掠地橫亘千里勢已窘蹙願與女真合從腹背攻討則撲滅之易甚於反掌是亦弗思之甚也滅一弱虜而與強虜為鄰恐非中國之福徒為女真之利耳且北虜雖夷狄然久漸聖化粗知禮義故百餘年間謹守盟誓不敢妄動者知信義之不可渝也今女真剛狠善戰鬪茹毛飲血殆非人類北虜以夷狄相攻尚不能勝儻與之鄰則將何術以禦之不過修盟誓以結鄰國之外好而已本朝與北虜通好百有餘年一旦敗之女真果能信其不可渝乎異日女真決先敗盟為中國

宋史翼

卷九

六

患此理之必然事之必至雖使伊周復生不能易此議也臣又聞兩國之誓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在天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北之民於塗炭之中而使肝腦塗地乎臣竊謂凡今之人臣不負陛下採訪之意愛君憂國論奏忠赤者間亦有之其希意承旨背公營私苟陛下富貴者不可勝數遂使忠赤之臣志不得伸言不見用此臣所以痛心疾首扼腕憤悶犯顏逆鱗以蹈萬死者豈得已哉誠以國之大事實係安危下情壅遏不得上達今而不言其如後患何譬猶人之一身中

氣痞隔陽不降陰不升則百脈不調四體不充久而不治病在膏肓雖有良醫不能愈也今疾幸在腹腠是正宜投藥石之時也臣願為陛下出疆曉諭虜人比因虜人中忘失虜主深慮擾攘之際疆陲不戒姦人作過邊臣生事故遣近臣使之防邊果有羣寇妄託北朝驚劫邊民雖降處分不得殺戮止得北界緊行捕捉竊慮尚懷疑貳妄興兵馬務在謹守祖宗之盟無失百年之好如女真侵削不已力不能勝則許求援於中國報使復來厚加恩禮以釋其疑使之外扞女真內屏中國則陛下奠枕永無憂於北顧百姓

宋史翼

卷九

九

安業得盡力于南畝實天下萬萬年無窮之利古人謂夷狄相攻中國之福正謂是矣臣固知疎遠微賤輒以狂瞽冒犯天威難逃誅戮然臣聞忠臣殉義志士殉名故忠義發於內則鼎鑊忘於外愛君之心切則慮患之志深也況頑石五色尚有補天之功愚夫千慮豈無一得之長願陛下勿以人癡言留神聽察則撤土之微尚能增山岳下獻之高焰火之光尚可備日月下照之明矣臣向任陝州靈寶知縣日因論列陝右錢法蒙恩召對面奉德音欲除監司旋致煩言猶叨貳郡未到任間復蒙聖恩除臣提舉江南茶



鹽事以歲課增行又蒙特轉一官臣每以未能仰報  
天地為恨今日復觀奸賊敢爾欺君義當竭節前報  
涓埃是敢僭越輒貢芻蕘萬一臣言可採乞不降出  
庶使天下皆知斷自宸衷不由人言足以竦動神靈  
激昂士類北虜聞之恩歸陛下則臣報上之心足矣  
儻或上誤聖聰置諸鼎鑊亦臣之所甘也惟陛下擇  
而處之書既上王黼見之大怒除名勒停枷項送連  
州編管靖康元年臣寮言宋昭書切中今日之病乞  
加擢用詔赴都堂審察

北盟會編卷之八

復朝散郎建炎元

年上書自言授尚書膳部員外郎仍賜白金百兩

宋史翼

卷九

二十

五

宋史翼卷九終

男樹 校字

宋史翼卷十

謹按秦皇始分巡東南兩路選高潔通儒為學士源

列傳第十

林季仲 弟叔約 馮時行 王之道

邵溥 弟博 呂廣問 譚章

陳正彙

林季仲字懿成永嘉人宣和進士調婺州司兵參軍  
遷仁和令建炎初杭卒亂躬率弓手土兵捍截有功  
改宣教郎罷為左承議郎主管江州太平觀紹興四  
年高宗幸永嘉以趙鼎薦除秘書郎五年除祠部員

宋史翼

卷十

一

外郎 兩浙名賢錄參中興館閣奏言役法以十小保

為一大保而保者有長以十小保為一都而都有正正  
者必以物力之高入丁之多者為之也然法久而弊  
人偽日滋富而與貧為伍預知差役之必至也乃略  
鄉佐求與富者為伍焉於是富與富為伍物力雖鉅  
萬而幸免貧與貧為伍物力雖數千而必差蓋由猾  
胥造弊於排甲之初致使下戶受弊於被差之後征  
求之頻迫呼之擾以身則鞭箠而無全膚以家則破  
蕩而無餘產思所以脫此者而不可得時則有老母  
在堂抑令出嫁者兄弟服闋不敢同居者指已生之



子爲他人之子者寄本戶之產爲他戶之產者或盡室逃移或全戶典賣或強逼子弟出爲僧道或毀傷肢體規爲廢疾習俗至此何止可爲慟哭而已哉臣復觀紹興二年閏四月十日及四年正月二十四日臣僚上言欲不拘甲分總以一鄉物力次第選差非第一等不得爲都正非第二等不得爲保長其單丁物力應充者許其募人官司不得輒追正身臣詳其說實爲利便欲乞檢會參酌而行之庶幾可以厚風俗息爭訟安流移恤貧匱不煩戒勅州縣而弊源自塞矣是年四月改紹聖保甲法頗采用其說焉又言

宋史翼

卷十

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情話而無嫌臣之事君亦直言而無隱蓋天敘有典君臣父子皆天也內之事父外之事君其道一而已矣以唐虞三代之盛當時臣子若無可言者而廣歌之章告戒之辭惴惴然惟恐政治之不克終如曰無若丹朱傲又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荒於酒德哉舜聖人也成王賢君也何至於是以其平居相戒如家人之禮雖或過甚不以爲嫌耳陛下勵精圖治自朝至於日中昃訪問羣臣亶亶不倦凡國疵時病吏蠹民艱二三執政暨臺諫之臣當自悉言之矣又令百官以次面對從

容而咨問之尙慮四方之遠不及聞知乃延見監司郡守兼聽而廣納焉下至州縣一命之微草萊一介之賤賜對於庭殆無虛日是宜明目張膽輸忠竭誠盡於不諱之朝也議者謂崇飾虛言指摘細故姑爲文具者尙多有之至或專事導諛曲相怡悅冀得所則私計畢矣還視朝廷無一分顧恤心嗚呼陛下負羣臣乎羣臣負陛下乎臣愚欲望陛下因羣臣奏對之際察其似此者而罷黜之但使直聲日聞乃治世之事也八十九又因轉對論幕官之賢否繫將帥之成敗選用賓佐不可不慎今三四大帥統重兵於外能

宋史翼

卷十

懷忠赤共濟艱難固無慮從史之事矣獨未知賓佐皆能如孔戡否也近時文士鄙薄武人過甚指其僚屬無賢不肖謂之從軍雖有賢如戡者往往未必屑就文武一道也何至如是之區別哉欲望陛下遴選老成練達之士往佐諸將稍優禮秩以寵其行遲以歲月不見闕遺擢居清要以示激勸使之身在幕府心係朝廷出有裨贊之益入有榮進之望上可以鞏固王室下可以保全功臣非小補也惟陛下留神甚幸要錄八十九又因面對乞重縣令之選因欲丐縣令以自效其言曰事有切於治道不可一日非其人而前



後沿襲視以為常者監司守令而已至於縣令位輕責重尤有卑猥可憐者監司郡守吾之父兄也目指氣使固所甘心下至屬官憑藉侵辱無所不至雖一卒臨門亦得而玩侮之以故稍自好者恥就此職往往罷癯而暗懦殘虐而貪暴者乃始屑為之嗚呼令非其人一邑受其弊守非其人一郡受其弊監司非其人一路受其弊積諸路而言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將何利於國家而輕是選耶陛下憂憫黎元思得良吏以其理天下比降明詔銓量監司郡守以示黜陟雖資考應得才非所長者厚以祠祿終不輕畀之

宋史翼

卷十

四

司乃始以狀首免曰今聞某人改節云爾蓋由犯贓同罪其罰太重遂使令典久為虛文且如近日池州貴池縣丞黃大本枉法受賕流配海外若使舉者同罪事亦難行議者欲止於降官或薄罰以愧恥之期在必行不許首免人亦孰肯輕於舉人自貽他日之羞乎況今歲亢旱所及者廣穀米登場民已告飢撫字凋瘵尤在得人臣才力綿薄不敢為其上者願從陛下丐一縣令往以自效倘能布宣德意少裨聖治他日備陛下使令復未晚爾臣承乏郎曹求為縣令若不情者然官職輕重惟陛下如何以省部為重則重在即官以斯民為重則重在縣令夫亦何常之有漢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不許曰郎官出宰百里苟非其人人受其殃蓋非以郎官為重重其出宰百里也古人有言曰請自隗始郎官出宰百里請自臣始九旋改司勳員外郎五年六月充檢點試卷官旋移尚書吏部員外郎六年試太常少卿一百一十七年以母老乞補外除直龍圖閣知泉州八以趙鼎再相召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建言禍亂未平不足憂風俗未革深可畏比年以來大臣去位凡其所行之事所引之人皆廢而逐之輩出輩入相傾相擠

宋史翼

卷十

五



彼一以是非此亦一是非是非至於今未決也遂使陛下願治之心憤憤然無所底定而在位之臣亦或畏首畏尾不敢展四體以從事蓋懼後患之必至也嗚呼士大夫如此亦已甚矣今日何日而忍為是哉臣願陛下禮貌大臣進退以禮唯當聘咨於未用之前不當致疑於既用之後誠得其人則委以庶政責以成功使夫譏問之口不得以入焉必不得已而罷出之姑示涵容而露彈章於天下如漢故事策免三公但以陰陽失度盜賊未弭為言雖不斥言其罪人亦自知之矣孰與淫言醜語狼籍白簡內見侮於中國外取笑於強敵使之輕其臣以及其君乎於所行之事不必概廢問其當否可也所引之人不必概逐問其賢否可也如此則皇極建私黨銷而風俗可革矣一百秦檜主和議季仲奏曰臣聞古語有曰乳無搏虎伏雞搏狸夫彘非虎之敵雞非狸之敵其能搏之者發於感憤之誠也金人肆為貪虐以吞噬中夏自人觀之誠強矣然中原之地為數千里帶甲之士無慮百萬亦何至如是之弱哉嘗試就於眾曰金人殺爾父兄繫爾妻子燔爾廬舍奪爾財寶實為不共戴天之讐必思有以報之則俯仰之間氣必百倍以

宋史翼

卷十

六

此眾戰誰能禦之今世之說者不然曰天命如此其如彼何而釋老報應之說又從而蠱之縉紳士大夫率以有然往往束手受囚引頸待刃為之甘心焉嗚呼能洗是恥猶有餘恥能雪是冤猶有餘冤若歸之命而聽其自然可謂善自寬矣且人事盡而後可以言命四裔交侵必因小雅之廢小雅之廢命耶人耶外攘強敵必由政事之修政事之修命耶人耶如以命而已矣則賢才不必求政刑不必用將帥士卒不必選練車馬器械不必修備以待命之將與斯可也故李泌以謂君相不可言命惟當修人事而已矣吳

宋史翼

卷十

七

一第 冊 黃參四庫全書第 26 版反內



二月御史常同劾之罷爲直龍圖閣主管洪州玉隆觀既而同又請黜季仲職名以戒作偽之士坐奪職一百一十八戊午復左朝奉郎知婺州一百一十二尋改處州復以直秘閣奉祠遂不復赴季仲故後吏部尙書何濤爲之請三十一年詔與恩澤一資一百一十九參弟叔豹字德惠政和六年進士建炎四年知慈谿縣廉明勁直金人破明州以修職郎蔣安義知州事且授以兩浙轉運使印二月甲申叔豹引鄉兵入城執安義奪其印誅金人之在開元寺者紹興元年除秘書省正字明年除校書郎六月除監察御史九月出

宋史翼

卷十

八

爲湖南運判常同奏言叔豹登第遊梁師成之門以改正太清樓書籍改官遂罷五年起爲左朝請郎提舉江西茶鹽明年知饒州八年除福建路運判中興錄參繫年要錄兩浙名賢錄

馮時行字當可四川璧山縣人宣和六年進士居縣北縉雲山中因別號縉雲建炎中調奉節尉璧山縣志紹興中官江原丞五年川陝撫諭楊愿薦其才行詔赴都堂審察旋擢左奉議郎知丹稜縣八年召對時行奏言金人議和何足深信必緣初廢偽齊人心未固深恐陛下乘其機會殄滅有期如奉迎梓宮在陛下

之心至切至痛故以爲辭延引歲月待其撫循既定校計既生然後牽其醜類送死未遠陛下可否逆炤其情深之爲備臣竊見以前備禦尙爲疎闊自建康以屬海道臣非親見不敢妄陳自西蜀以至江東臣請論之吳玠一軍在梁洋之間凡五千餘里至鄂州始有岳飛又三千餘里至建康始有張俊陛下雖以淮爲屏障然東南形勝實在長江今岳飛屯鄂渚實欲兼備江漢襄陽有警比岳飛得聞往返三千里束裝辦嚴非一月不至荆襄而敵騎近在京西輕軍疾馳不數日而遂涉江漢萬一舉偏師向江漢連綴岳

宋史翼

卷十

九

飛而以大軍向襄陽中斷吳蜀當是時吳玠不能舍梁洋而下岳飛不能舍江漢而上敵騎盤泊荆南可以控據上流震驚吳會或徑趨潭鼎橫涉饒信可以直乘空虛擾我心腹備禦如此似亦疏矣臣願陛下先事制勝選知兵大臣分重兵以鎮荆襄倉卒有警荆襄事力足當一面而岳飛得專力於江漢之間若兵有統不可遽分亦宜嚴戒岳飛及茲無事預思方畧上諭以爲親屈已之意時行引漢祖故事言之上慘然曰杯羹之語朕不忍聞輦蹙而起乃命進秩擢知萬州要錄一百一十五州有舞陽侯廟時行至以噲從高



祖入關萬州非噲所至必夷鬼所假託撤其祠夷堅志  
 十一年轉運判官李炯聞萬州有積錢思偽為羨財  
 獻於朝以固寵風時行取之持不可炯怒時招置飛  
 虎軍五百人自衛跋扈令取勘錄事參軍譚僕當治  
 其事謂人曰三巴嘗憐無賢守今萬幸得賢守反擠  
 之何以見長老子弟卒不肯傳改為炯為提刑何麒  
 劾罷時行以不附和議為秦檜所惡亦勒停自是坐  
 廢者十八年槍死二十七年起知蓬州王珪復論招  
 軍事到任七月而罷二十九年以王剛中薦知黎州  
 稅米無正色每石理錢計十三千重困民力今已令  
 宋史翼 卷十 十一  
 百姓充土丁者每石輸錢八千不充者輸十千乞為  
 定值又乞禁官吏誅求土丁紅桑影木酥果之屬其  
 應於互市物貨仍不許見任官收買皆從之時行為  
 人廉正而用法頗嚴前是夷人入州互市者率肆橫  
 難制至是警服要錄百八十七三十一年金人敗盟上記其  
 名召赴行在至建康以疾不能進乃上疏曰敵決敗  
 盟望移蹕進幸建康下罪已之詔感動中外願與社  
 稷俱為存亡自古未有人主退而能使天下進人主  
 怯而能使天下勇今之形勢不比全盛之時車駕已  
 在江南無復可往之地福建二廣陛下可到彼亦可

到蜀雖險阻形勢迫促如鼠入牛角必不敢久將士  
 觀望忠義之氣沮喪散而為盜賊大事去矣又沿邊  
 備禦朝廷雖已措置然尚多疏闕荆南兵弱循贛將  
 士不服李道節制緩急豈能為用鄂州田師中者且  
 病上流重地恐不可保願以李顯忠代之劉錡有威  
 名借其譽望不當便置之前行張浚憂患頓挫更歷  
 已無年少輕銳之氣願陛下舍一己之好惡勉用浚  
 以副人望決能使軍民回心踴躍鼓舞其效亦非小  
 補財用在今日最為難事宜省官吏減州郡冗卒陛  
 下痛自撙節蠲損切身之奉以養戰士清心寡欲疏  
 宋史翼 卷十 十一  
 遠闕寺與賢士大夫骨鯁謀議之臣共濟艱難然後  
 命大臣留守宮闕陛下如建炎之初馬上從事以數  
 十騎往來循撫諸軍江淮荆襄無有定處使敵莫能  
 測今敵使已還臣料朝廷必有大措置一新天下耳  
 日旬日之間寂然無聞臣恐廟堂之議猶欲遣使祈  
 請冀和議可以遷延以臣計之萬無此理臣紹興初  
 蒙陛下召對時敵適請和臣以為疑至煩聖訓以為  
 親屈已之意然和議既成無以善其後臣之愚言猶  
 有驗於今日今敵既敗盟臣又以其狂愚冒瀆聖聽  
 望陛下特垂聖覽採而用之無使狂瞽之言又驗於



異日也要錄九疏奏改知彭州旋擢右朝請大夫提

點成都府路刑獄經劃邊事井井有條後以為法經

界法行雅州姦弊最甚跬步之田受蔭徒之稅連阡

陌者以巧倖免民如蹈水火時行按部奏革之民慶

更生隆興元年卒於任民立祠祀之建炎要錄參差

碑時行傳譙定之易著有易論二卷嘗言易之象在

書易之道在用其學傳之李舜臣又曰趾所以行輔

所以言良其趾雖行猶不行也良其輔雖言猶不言

也故能時行時止靜而不失其時其道光明經義考

聞其文議論偉然朱子稱之以不尋一見為恨朱子文集

宋史翼

卷十

十二

著有稽雲文集四十五卷宋史藝文志

王之道字彥猷無為軍人宣和六年與兄之義弟之

深同舉進士第籍紳榮之榜其所居曰三桂靖康初

調和州歷陽丞攝歷陽令尋丐罷奉二親還鄉建炎

三年金人陷無為軍守臣李知幾南走之道率族黨

保胡避山使之深居守自以兵法部其眾轉戰於外

且誘鄉民運粟於山能致一石者與其半故糧不乏

山西有毛公寨李仲園之急之道以精卒從間道出

不意大破之時盜賊蜂起殺人如麻獨在胡避者得

免鎮撫使趙霖以便宜檄攝無為軍拊摩瘡疾招集

流亡境內帖然有偽為皇姪奉徽宗詔領大元帥者

移徽州郡之道引馬不疑辨房園事抵鎮撫司擒送

行在所果得其奸紹興二年霖以守胡避功聞於朝

特改左宣議郎進承奉郎鎮撫司參謀官紹興六年

五月知開州一百八年通判滁州時方議和之道移

書吏部尚書魏玘諫議大夫曾統言辱國非便又投

匭上書言敵有五敗陛下有五勝雖敵強且眾固無

能為也而我有未必勝者三又不可不知也且敵專

事攘竊而陛下一本仁義此道勝也敵專務奸詐而

陛下一本忠信此德勝也敵起兵三十年用人如牛

宋史翼

卷十

十三

羊殺人如草菅而陛下視民如傷不憚屈已增幣俯

約講和之請冀與天下休息此仁勝也敵自烏珠用

事上則欺幼主以擅權下則殺親族以播虐而陛下

夙興夜寐不忘父兄播遷之難此義勝也敵前後專

以和親欺罔國家陛下頃緣王倫為地復與之和當

是時下而樵夫牧子皆以敵為得計而陛下失計然

和必至於變無可疑者但變速則禍小變遲則禍大

今敵曾不二年無故敗盟引兵入犯臣然後知敵人

今為失計而陛下此為得計此計勝也陛下有此五

勝固可以勝矣然以臣觀之未見其必勝之理何則



今諸軍大會境上而不置統帥一也國家用兵十有六年矣士卒之隸諸將不為不親附而罰終不行二也今日之兵隸張俊者則曰張家軍隸岳飛者則曰岳家軍隸韓世忠則曰韓家軍相視如仇讐相防如盜賊自不能立功備備然惟恐它人之立功而官爵軋於已也平日猶或矛盾若此使其臨大利害安能保其不自為敵國邪此其三也臣願陛下自謀諸心選擇者德素負天下之望者謀及龜筮謀及士庶授以斧鉞俾統六師自闢以外威得專之臣見一戎衣而天下定不得尚為有周美矣願陛下斷自宸衷而

宋史翼

卷十

古

必行之並繳所與魏征會統書大忤秦檜意十年七月降一官送吏部與小監當差遣要錄一百三十七尋責監南雄州溪塘鎮鹽稅會赦不果行遂絕意仕進卜居相山之下自號相山居士以詩酒自娛凡二十年檜死起知信陽軍紹興三十年至郡明年金人敗盟詔沿邊為守備之道疏言應敵之策不報建康都統請拘沿江舟船毋泊北岸轉運司以朝旨移郡之道奏言拘老小則失人心禁商旅則走官課大將措置乖謬貽敵笑侮鄂州都統乞團結湖北保甲遇征行許充本軍鄉導之道奏言統帥所謂鄉導是驅百姓為

先鋒耳朝廷是其言事俱寢除提舉湖北常平茶鹽兼攝鼎州有僧崇一居桃源以妖惑眾之道召致獄民爭言僧有神術治之將不利於公之道不聽獄具流筠州卒無能為民乃大服除湖南轉運判官權安撫使旋以朝奉大夫致仕之道質直剛勁尚風節平居恂恂氣和而色溫至臨大事區處剖決多出人意表嘗以策干趙鼎張浚李光思欲與共功業和議成為檜所厄晚守邊郡持使節可以有為而之道老矣乾道五年卒年七十七尤表王公神道碑參繫年要錄邵溥字澤民洛陽人堯夫孫伯溫子也宣和七年累

宋史翼

卷十

五

官禮部員外郎借太常少卿充送伴金國使靖康元年為戶部侍郎偽楚時權戶部尚書建炎元年五月兼京城副留守擬遣使金軍祈請二帝溥辭乃黜知單州旋罷為朝奉郎提舉亳州明道觀四年正月再責汝州團練副使陝州安置紹興元年三月復朝請郎祕閣修撰三年二月復徵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大平觀四年四月充瀘南沿邊安撫使知瀘州旋參議都督府軍事五年三月兼權川陝宣撫副使置司綿州一應軍期錢糧爭與吳玠通行主管時寓居健為縣故就用之十月詔溥同提舉買馬官趙開措置即



永康軍威茂州置場以茶博馬俟就緒日起綱赴行  
在溥因言探報慕容洧常有窺伺疊宕州侵犯川蜀  
之意雖未委虛實不可不過爲隄備議遂寢要錄九十四  
六年正月試尙書禮部侍郎仍兼參議軍事旋除川  
陝宣撫使幹辦公事四月起爲都督府幹辦公事七  
年二月充徽猷閣待制知衡州溥乞外宮觀尋改眉  
州七月上其父伯溫所著辨誣三卷八年正月召赴  
行在上謂趙鼎曰朕於知名士大夫皆欲識之獨未  
識溥故召既溥以疾不至乃除提舉江州太平觀居  
健爲十八年卒繫年要錄參畫繼

宋史翼

卷十

十一

溥弟博字公濟屢官右朝奉大夫主管夔慶府仙源  
縣太極境居健爲紹興八年十月以趙鼎薦召對上  
諭曰知卿能文大臣亦都言卿能文者明日願二相  
曰邵博不止劄子好語言皆能成文乃詔博祖父雍  
道德學術爲萬世師父伯溫經明行潔博趣操文詞  
不忝祖父賜同進士出身時博病新起上又命近臣  
往問賜以金嬰神丹九年三月除祕書校書郎兼實  
錄院檢討官上屬意史官願博甚寵賞賜御府法書  
黃金器皿錦綺珍劑而言者論其過五月出知果州  
旋以左朝散大夫知眉州先是直徽猷閣程敦厚廢

還里居專以持郡縣短長通賅謝爲業及博爲守貌  
禮之而凡以事來輒不答敦厚銜之會直徽猷閣成  
都府路轉運副使吳炯從襄陽來多以襄人自隨分  
屬郡取俸博獨不予敦厚知炯怒乃爲匿名書訐博  
過惡及其帷簿等數十事遣人持置成都客舍炯得  
之大喜劾于朝詔罷博令成都府究其事前是炯已  
捕博送成都府司理獄提點刑獄公事周縉知其冤  
亟詣獄疏決博乃得出閱實其事但得以酒餽遊客  
及用官紙劄過數等事獄上博坐降三官要錄一百六十三  
二十八年降授左朝散郎卒于健爲縣一百七十九

宋史翼

卷十

十一

呂廣問字仁甫自少雋拔能文年二十卽貢太學登  
宣和七年進士第授宣州士曹掾改司理參軍治獄  
以情未始徇上官口權邦彥安撫江東辟爲幹辦公  
事李光繼至又辟爲書寫機宜文字及帥江西再辟  
主管機宜文字入參大政薦西北人材首以廣問應  
詔奏檜專且復指以爲黨廣問與薦者皆罷去李光  
自是南遷且興大獄得其私書有所善姓名悉中以  
事廣問屏居黃山之隅怡然若無意於世者尋從吏  
部選知江州德安招輯流亡建學舍以教其子弟獄  
訟幾息邑人相與祠于學及檜死始召爲禮部員外



郎言者又詆為禮部侍郎周葵黨與葵俱罷明年除  
提舉江南東路常平移浙西路入對言常平錢穀自  
軍興多用之以法嚴故不上聞今虛數未除恐緩急  
誤指揮上為遣使覈其實還本路提點刑獄兼權湖  
州除直秘閣兩浙路轉運副使除右司員外郎假某  
官充接伴金國賀生辰使除權禮部侍郎凡內禪典  
禮前未有者多所訂正且密議先建儲宮以示四方  
之信孝宗踐阼疏十有二事以獻其言深切皆留中  
不出尋兼同修國史請外除集英殿修撰知池州以  
病移知徽州歲飢損常平米價以賑民而任其所損

宋史翼

卷十

六

之數時州郡多獻羨餘廣問不肯曰無以使上知民  
之貧也其受知李光嘗勸其明公道而察附已者周  
葵與廣問平生交自貧賤至貴達未始一語相詭隨  
而世皆目以為黨隆興元年自徽州入對言致治之  
要以內為先收人心為急而朝廷當守一定之論不  
可以變孝宗稱善除敷文閣待制兼侍講乞外祠進  
龍圖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六年卒年七十二南  
甲乙  
譚章字煥之長沙人曾祖裕祖映父盛三世居鄉稱  
善人長者章隱居昭潭六十餘年專以求志為事孝

於親誠於物視聽起居必依於禮平居讀書自六經  
諸子百家與夫天文地理星厯山經釋老之學務求  
其義不為循誦習傳故歷代治亂興衰之由人才善  
惡忠邪之判訓宗以來因革罷行之政悉貫穿商榷  
暨暨牙頰間桐人廣眾縱談極辨聽者忘倦發為詩  
文高古精深根於義理無補於世者未嘗落筆於是  
方數百里間有識者藉其教有材者賴其養不能仰  
事俯育者待其振給鄰里之訟不能決者不之官府  
而之章人尊仰之甚於父兄有老人黃升貸章錢百  
萬行而遇盜盡亡之歸謝於章章曰幾累吾故人今

宋史翼

卷十

九

生還幸矣尚何言升感之為文紀其事少警敏為文  
立成以親老不可遠遊盡以所學付其子弟由是弟  
升于世勛皆擢進士顯於時適靖康之變章痛哭一  
目喪明時世勛為禮部侍郎數以書勉其忠義故世  
勛當僭偽時力起之不從至不食幽憤而死訃聞嘆  
曰吾子得死所矣不勝父子之情一己之私也為國  
盡節死天下之公也吾何恨哉乃雪涕自慶不復戚  
戚於懷以世勛恩累封右朝議大夫後無疾而終壽  
八十六汪藻撰墓志  
陳正策瓊子福建沙縣人流海島十餘年靖康初赦



還授太僕寺丞時確已前卒正彙痛不及見父遂得心疾高宗聞其名召見上殿已不能對除直祕閣主管亳州明道宮擢正彙子大方右迪功郎後為建州通判弟正由紹興中提點廣西路刑獄弟正同歷添差通判婺州直歲饑賑濟有方詔下其法於諸路二十六年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入對言縣令之職最為近民今懲戒既嚴而不旌異循良望令諸路監司采訪拔擢一二庶幾威惠兼行人知勸沮高宗嘉納之尋權刑部侍郎遷敷文閣待制樞密院都承旨數月出知平江府移知太平州終知建甯府

宋史翼 卷十

通志

宋史翼卷十終 男樹 校字

宋史翼 卷一一

宋史翼卷十一 諸授錄矣高宗時愈廣東南疆備道備高廟備道備高廟備道備高廟 恩源輯

列傳第十一

江端友 張宇發 沈長卿

胡 珵 陳 剛 楊 煒

江端友字子我開封人休復孫也自號七里先生父懋相有遺澤以遜其兄端本端友博學能詩與呂居仁相唱和隱居京城東郊封邱門外迎養所生母以孝聞守節自重躬耕蔬食素有高行蔡京欲辟之不能致靖康元年金人圍城上書論事甚眾而終不肯

宋史翼 卷十一

一 至公卿之門四月吳敏薦賜同進士出身除承務郎諸王府贊讀上書辨宣仁誣謗其畧曰初元豐中高遵裕大敗於靈武責散官安置未幾神宗崩哲宗嗣位宰相蔡確以謂遵裕者宣仁族叔也即建請牽復以悅宣仁之意而不知宣仁之私其親也宣仁簾中宣諭曰遵裕喪師數十萬先帝緣此震驚悒悒成疾以至棄天下今骨未寒吾豈忍遽私骨肉而忘先帝乎即日批出曰遵裕得罪先帝今來垂簾凡高氏推恩獨不可及遵裕確謀大沮後確責知安州作詩譏訕坐貶新州而邢恕乃確之腹心也偶與遵裕

三九五



之子士京中山同官遂以垂簾時不推恩率復事激怒之使上書言王珪曾遺遵裕之子士充來議策立事遵裕斥去之士京庸懦不識字實恕教之為書士充疎遠小臣素不識珪珪安得與之議及社稷大計又何從輒通宮禁語言且上書時珪士充遵裕亦皆死矣何所考按臣竊聞元豐八年時政記即確所修也其載三月中策立事甚詳何嘗有一疑似之言恕之本心但謂不顯王珪異同則難以歸功蔡確而不知厚誣聖母之罪大也恕之為人非獨有識之士無取其子居實亦不樂其父所為也天下皆知之章惇

宋史翼 卷十一

排斥元祐者也在簾前奏事悖傲不遜都堂會議以市并語侮誚同列豈忠厚君子哉向云極力以消除徐王覬覦之謗惇與王珪蔡確同為執政受顧命使當時果有異同豈肯復為此言乎則恕之謗可謂欺天矣緣此紹聖中蔡卞獨唱追廢聖母之議賴哲宗仁孝不聽其說不然人神痛憤失天下心為後世笑悔可及乎被黜渡江寓居桐廬之蘆茨原建炎元年七月召為兵部員外郎八月為閩浙撫諭使旋改禮部紹興二年九月乞祠主管台州崇道觀三年五月辛未主管温州神主兼權太常少卿充神主神御提

點建言太廟典禮二事大略以為宗廟社稷者天子之所守出命令頒爵賞皆告廟而後行天子巡狩猶載遷廟之主以行示有所遵固未有遠寄於郡國不復近天子之居者也今雖國步未平然天子之居豈可無宗廟社稷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今臨安宮室略備矣欲乞行宮門內修創太廟務令近古質素不必華飾約用屋五十間不過費萬餘緡而使宗廟神靈依陛下而安所繫豈不甚重又伏見御名祝版稱嗣皇帝竊謂嗣字非所宜稱唐肅宗復兩京告廟祝文稱嗣皇帝顏真卿曰上皇在蜀可乎巫命

宋史翼 卷十一

易之今日之事誠大類此又本朝故事並用三公奉冊寶而宰臣執政官攝之以重其事今太尉不得為三公自上攝下名實不相副亦令從舊事下吏禮部太常寺討論三年十二月營宗廟于臨安以三公攝奉冊惟祝文稱嗣如故端友無妻子四年卒於雁宕山中繫年要錄七又十三又五十八又六十又七十通鑑長編四百八十六靖康要錄

張字發字叔光會稽人舉進士調和州含山主簿溫州瑞安河南府登封兩縣丞監炒造丹粉所京東排岸司靖康初元以李綱薦召對除都官員外郎金人



再犯闕詭執和議要大臣宣諭兩河上以命聶昌耿南仲皆辭惟中書侍郎陳過庭請行於是宇發爲副拜徽猷閣待制已而分過庭往河北而宇發往河東會虜情中變鸞駕北狩兩人皆已銜命在道遂繫留異域聲聞阻絕紹興十三年前禮部尚書洪皓還朝言宇發自蔚州歿於雲中見其櫬旅寄荒寺攜至燕山授僕人徐禹功使葬焉因再疏請褒贈時相秦檜沮抑事不果行檜薨皓子翰林學士遵言宇發執節歿身南北阻遠計不及時未蒙贈卹於是詔贈左朝請大夫職賜如故仍以致仕遺表恩官其子孫焉會稽

宋史翼

卷十一

四

沈長卿字文伯號審齋居士書錄解題歸安人靖康元年

上書曰靖康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太學生沈長卿謹昧死再拜獻書於皇帝陛下臣觀自古天下國家所以敗亂而不可救者始於人君賞罰之不明也蓋賞罰者人主之大柄古者爵人於朝與眾共之刑人於市與眾棄之欲其合天下之公心不敢有異議而已舜之舉十六相也天下之人謂之八元八愷其竄四凶也天下之人謂之禱机謂之饗饗夫八元八愷禱机饗饗非舜舉之也天下之人共舉之也非舜罰之

也天下之人共罰之也聖人賞罰之柄如此漢唐之末時君世主昏暗不明賞罰之柄奪於權臣其所賞者未必有功也所罰者未必有罪也賞罰不明天下解體亂亡隨之如漢之哀平唐之懿僖此數君者未必如桀紂之暴亂酷虐惟其賞罰不公使忠臣義士啣恨而死是以至於滅亡爾恭惟皇帝陛下卽位之初大明誅賞以示天下當取法於堯舜可也而此頌明詔前後或異若有姦邪罔上之臣乘擾攘之際亂陛下之聰明者臣少負耿介慕劉蕡賈誼之言得事君之節而小仲舒之論緩而不切憤然有意於劉賈

宋史翼

卷十一

五

臣請爲陛下直言而不諱也臣聞二月初五日陛下罷李綱右丞太學生陳東等率士數百伏闕上書極言李綱忠義李邦彥姦惡冀陛下聰明睿斷罷邦彥而相李綱以厭天下之論也於時京城百姓羣聚闕廷不約而來者幾數萬人仰天椎心祈哀請命莫不欲李綱之相邦彥之罷也洎陛下遣使宣諭復綱舊職眾志遂定其後乘時侍眾毆擊內侍蓋緣平居細民受虐之深積怨之久今日戎虜擁兵困辱中國奪我玉帛侵我土地非由此曹何以致之故危疑之間發其至痛以至於是非人有所教而爲之也夫舉數



萬之眾不煩召而羣聚帝閣若出一家會無異意者豈陳東一布衣寒士所能驅率哉蓋其平日公論如此不勝其忠義憤激之切欲訴於陛下爾諂諛無知之人阿附邦彥自植朋黨不問士庶所以伏闕者何心所言於天子者何事中外憤駭里巷蕭然賢舍一空臣始聞之而驚中聞之而疑卒聞之而解以爲布衣書生以忠義被戮得與龍逢比干並名書史乃萬世之榮然天子聰明仁聖今日之事當自有以辨之必不惑於佞也其後學官黃哲等待罪陛下親降聖旨朝廷方開言路通達下情士人伏闕上書乃是忠

宋史翼

卷十一

六

義所激爾等何爲待罪宜速安職曉諭諸生太學之士仰觀聖訓感激流涕如蒙異恩謂陛下好賢樂善之誠如此自今以往天下忠言讜論日聞於九重必不至鉗口結舌如前日也有君如此其忍負之稱誦未已詔墨未乾陛下復降御寶以諸生伏闕係赦前已放罪更不根治今後如或不改復出鼓唱亂朝廷紀綱當議極刑又觀殿前司曉示備載御寶以士庶有以伏闕上書爲名者意在作亂今後如更似此之人仰三衙收捉並從軍法令王宗濂斬訖聞奏臣雖至愚心知前日姦邪之人重以變亂之說惑陛下者

是致陛下德音終始反覆之如是也臣觀秦始皇雄才大畧英睿之主也一用趙高李斯遂以上古爲不足學三代爲不足法盡取上古之書而焚之當時天下之士有復於上者皆以爲妖言使御史按問其罪羣聚而坑之四百六十餘人是忠臣義士被坑戮之禍遁逃竄伏甘心於隴畝之間不敢以儒自名其謀實出於斯高始皇信之而不悟也天下士旣已盡去始皇於是內修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仙巡遊不息恣所欲爲而無敢有言其非陵夷至於二世不改始皇之業以致大亂輟耕隴上之徒奮臂一呼天下響應禍在焚書坑儒而已今姦邪之人欲罪伏闕之士而陛下得此名於後世臣所爲捫心痛哭思欲犯顏逆鱗以自踊於鼎鑊也夫人主所示天下者賞罰也某人當誅必明其可誅之罪功罪不明而妄與賞罰使天下歸怨則謂之暴君可也陛下如以前日之事爲可赦不識諸生以何罪而得陛下之赦乎以後日之犯爲可誅不識諸生以何罪而得陛下之誅乎且旣名之爲忠義則不當罪之以刑法旣置之於刑法則不當名之爲忠義以二者不可兩立也陛下前詔旣以士人爲忠義則後日以犯詔而誅者乃以忠義

宋史翼

卷十一

七



就刑也忠義者既不保其首領不忠不義者陛下將何法以加之乎雖然作福作威人君之大柄則殺士之名臣爲陛下過有所惜者萬世之後陛下有殺士之名臣恐自此天下四海忠義之士望風股慄且耕且釣不肯爲陛下用也臣又聞陛下虛懷側席登用儒臣擢徐處仁唐恪等於閑散之地而置之輔佐至於范宗尹朱夢說劉甯止之徒盡蒙號召將以大用是陛下欲盡求天下忠義之士也忠義之士聞詔未起陛下罪言者之名已聞於天下彼數人者敢再信於陛下乎太上皇帝在位二十六年其間姦臣沮抑忠義之士以言獲罪致斥逐者固多矣然未有如今日之詔欲置敢言之士於極刑也而陛下何獨忍爲之乎臣聞自古賢人君子未嘗不欲其君用者惟其待之不以禮遇之不以誠是以懷鉛抱槧日甘於海濱巖穴而不出也人君惟盡禮而致之屈體以下之虛心以訪之克己以從之猶懼其不至況示以刑威欲致忠賢之士不亦難哉昔燕昭築黃金臺禮郭隗而四方之士莫不奔燕齊小白禮九九之術而四方之士莫不奔齊彼區區霸者之材非有二帝三王之道德也徒以禮賢下士樂爲之用臣願陛下念臣之

宋史翼

卷十一

八

心察臣之言特降聖旨追改前詔優加褒揚使天下之士不至於解體則陛下可以得四海之心建長久之策而享萬世無疆之休矣臣又觀前日宰相吳敏有爲李邦彥辯奸慝暴白功狀大書文榜揭之通衢行道之人莫不嗤笑臣聞邦彥自布衣時不修士檢放僻邪侈無所不爲挾媚優於酒肆逞顏色於庭闈其淫言蝶語往往流傳人間有不可聞者其後一時遭遇旋致顯位而阿諛順旨偷合苟容坐視姦邪之臣開邊致費曾無一言規救人主此乃持祿養交冒利忘恥之徒耳而敏方且以功狀揭之市朝欺罔文法愚弄天下未有若此吁可怪也且宰相天下之屬望任相不賢則天下之人得以議者昔楊綰爲相崔寬爲之毀第觀黎幹爲之滅駒從郭子儀爲之撤聲樂當時公卿大臣猶畏憚之如此今邦彥身爲宰相而百姓遮道謾罵甚於奴隸疾走省闈掩關自遁其爲辱亦甚矣臣聞司馬光爲相天下兒童走隸亦皆稱頌使邦彥而果賢也則天下之人當自知之當自服之何必因敏言而後明哉就使如敏之言以爲邦彥畏慎太過緩於事機則邦彥亦不過蘇味道虛懷慎之徒耳以輔庸主且猶不可況可以輔佐陛下成

宋史翼

卷十一

九



中興之盛治乎臣聞太學之論敏乃蔡京父子上客  
 密交奔走京門浸有年矣而邦彥與敏如左右手也  
 今所以曲為邦彥強辯者正欲植黨自固邦彥去則  
 敏不能以孤立原敏之心本非為朝廷論宰相實為  
 身謀耳向使陛下不能獨斷而信敏之言復用邦彥  
 則姦臣浸漬事必有大於此者誠可為寒心也臣觀  
 漢之元帝恭謹節儉當時號為賢君而讒佞愚弄優  
 柔不斷故孝宣之業少衰而後世貶之蓋人君之患  
 莫不於斯二者願陛下乾綱決決天下之事斷自宸  
 衷勿奪於讒佞勿溺於優柔則萬世之後皆知陛下  
 宋史翼 卷十一 十一

為賢君矣豈特生靈社稷之幸哉臣為此言臣之友  
 有為臣言日子堂上有二親家唯四壁蓬鹽太學苟  
 為升斗之祿將以養親而為狂直之言上以諫天子  
 下以忤宰相吾謂子無死所矣臣應之曰不然昔陽  
 城為國子司業召諸生誨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  
 與孝也僕生平所志在為忠與孝而忠孝不能兩立  
 苟全一節雖死無憾天子仁聖如此而奸邪之人漸  
 以浸漬使後世得以輕訾吾君今不言將何以戴天  
 而履地乎雖以此受戮不猶愈於今之生乎是以不  
 避斧鉞直書其事上天聽雖蒙誅戮萬死無悔

續天威臣不勝惶恐戰慄之至三朝北建炎二年第  
 進士吳興累官臨安府觀察推官紹興元年上書論  
 范宗尹過失降監都稅務宗尹抗疏為請乃寢二年  
 與虞漢同召試館職上諭輔臣以長卿策尚懷朋附  
 呂頤浩曰漙答所問長卿乃題外別敘四事皆自外  
 准備乃詔長卿已為湖南安撫使李綱所辟令赴任  
 旋除左儒林郎婺州州學教授五年除祕書省正字  
 尋不行十八年以左通直郎通判常州三月以將作  
 監丞改判嚴州十九年十月罷嚴州進左奉議郎長  
 卿嘗與李光啟云指紳競守和親甘出婁欵之下蔡  
 宋史翼 卷十一 十一

夷狄難以結信孰虞吐蕃之給盟與其竭四海以奉  
 豺狼之歡何至辱萬乘而下穹廬之拜秦檜惡之又  
 與芮燾同賦牡丹詩有甯令漢社稷變作莽乾坤之  
 句為鄰舍人所告以為譏訕二十五年追兩官勒停  
 送化州編管繫年要錄參檜死復左朝奉郎主管台  
 州崇道觀三十年葉義問使金辟為書狀官至燕而  
 病比還卒於保州繫年要錄著有西漢總類二十六卷讀  
 附春秋比事二十卷

胡理字德輝毘陵人也詩文墨隸皆精好學于楊時  
 尋以時命學于元城劉安世入太學成進士南渡初



李綱為相理在其幕中汪黃甚之以陳東之上書也  
理實視其草窺蒼梧已而東歸趙鼎入相召直翰林  
兼史館校勘與張曠同人書局未幾鼎去國張浚以  
為元祐未必全是熙甯未必全非遂擢何掄仲李似  
表為史官欲有改定理與曠不可遂皆求去鼎再相  
召二人書成講和之役理與同館朱松張廣漢景夏  
常明范如圭六人合疏爭之其藁出於理手畧曰敵  
人方據中原吞噬未厭何憂何懼而一旦幡然與我  
和蓋其扭于薦食之威動輒得志而我甚易恐故常  
喜為和之說以侮我又慮我訓兵積粟畜銳俟時而  
宋史翼 卷十一 十一

故卒能蹙羽鴻溝之上使其兵疲食盡勢窮力屈而  
太公自歸其計之得失亦足以觀矣疏上秦檜大怒  
然是時和議尙未定公議尙張但出之知嚴州而已  
已而李光去國遂以理為其黨罷之飢寒困窮而死  
所著有蒼梧集咸信毘陵志  
參宋元學案  
陳剛字□□四川井研人第進士建炎初為晉原尉  
時方用兵條五利八事以獻久之遷羅江丞以母憂  
去紹興十六年投匭上書論恢復事大畧謂當以和  
好為權宜戰守為實務疏入上諭秦檜令除郎官檜  
不樂言剛資歷未深乃以左朝奉郎充湖北路提舉  
宋史翼 卷十一 十三

事有不可知者故不得不為和之說以撓我蓋今之  
和使即秦之衡人兵家用之百勝之術也六國不悟  
衡人割地之無厭以亡其國今國家不悟敵使請和  
之得策其禍可勝言哉而執事者顧方以吾為母后  
為梓宮為淵聖天屬之故遂不復顧祖宗社稷二百  
年付託之重而輕從之使彼得濟其不遜無稽之謀  
而藉躡以逞將焉避之哉昔者楚漢相持之際項羽  
嘗置太公祖上而約高祖以降矣使為高祖者信其  
詐謀而遽為之屈則自其一身且無處所向何太公  
之可還哉惟其不信不屈而日夜思所以圖楚者以

常平司幹辦公事且諭臨安府臣遣人蹤跡使去而  
剛已間行出北關矣秩滿代歸遂不復仕後數歲卒  
於家剛為人彊直登第三十年蒞官纔九考所至皆  
有可稱二十三年以左朝奉大夫卒於家要錄一百  
五十五又  
二十  
楊煒字元光常州晉陵人父植左朝散大夫避建炎  
之亂寓紹興之嵎縣遂為嵎縣人少英爽有大志讀  
書過目已通文辭敏妙頃刻數千言以父任為將仕  
郎調右迪功郎池州建德縣主簿辟新昌縣主簿監  
秀州海鹽縣鹽場丁憂服除監明州都酒務會李光



自知洪州除參政煒聞而喜曰吾鄉先生得位必將盡行平日之言上副吾君倚注之重下慰中外縉紳之望久之無所聞煒乃移光書曰屬者敵人求和乃遣詔諭使至以無禮臣我舉國誼譁議論不一閣下始來造朝遽復合爲一黨寂然無聲有識者謂閣下非不知利害之曉然所以然者賣詔取執政爾自靖康國破主上南狩無厭之敵既襲廣陵又襲吳中其意固宜重有所在也所幸神靈庇護社稷有主比年以來敵人知我不可以兵取也又恐我國勢或至於遂強也汲汲然遣使見報以太上之喪以探朝廷意

宋史翼

卷十一

西

不識也諸公蒙蔽天聽是何異掩耳竊鐘也哉倘或梓宮可還眞僞未辨如爲所欺彼且恃爲大恩百索累至江南無立卓矣尙何有於中原哉自古違和結好講鄰國之歡以求偃兵息民者固多有之若乃我小而彼大我弱而彼強我衰而彼盛乃欲請和以幸旦暮之存擒縱在彼是速滅亡而已我太祖太宗之肇造也其割據諸國亦嘗告和於本朝矣未嘗不納之和也及其機可乘則命將出師破而滅之如取諸其寄耳曾何害於和哉南唐李煜嘗自貶尊稱降損省府取媚本朝以乞須臾之命然卒亦無效此蓋強弱盛衰之理使然固不可以取媚存也今國家兵籍非不甚眾諸將非不有人但當謹謀於帷幄收敵幣以賞將士期之歲月何患中原之不復梓宮之不還太后淵深之不歸乃求臣事於敵人豈不哀哉設若主上睿謀獨斷末悟敵機閣下固當身先百辟抗議廷諍雖鼎鑊在前當無願避此誠越國之男子也丞相蔡公方且含垢忍恥專爲誤國之謀傾心敵人猶虛祀以百口保朱泚李林甫以盛美稱祿山非煒疏達之言能入也參政孫公煒之舅子平生齷齪謹畏天下初不以此責之今日之可任春秋之責者惟

宋史翼

卷十一

五



閣下耳願閣下盡發敵人之詐歷告吾君罷絕使命  
收還金幣正天下之尊號薄敵人之聘禮設諸將兵  
備揚問罪之先聲傳檄中原各保境土人自爲戰以  
待王師一切改轍而圖之如閣下姑欲愛惜名位隨  
羣而入逐隊而趨亦以謂敵必可信和必可講則請  
直以此書上之天子實以典憲煒所不辭先得書不  
以爲忤時紹興九年也旋監潭州南嶽廟遷右從政  
郎累知台州黃巖縣歲飢流逋滿道煒以便宜發粟  
賑之州將大怒方具奏劾會罷去事遂已縣有大渠  
納泉水而注之海歲久蕪沒爲平地遇甚雨則水冒  
宋史翼 卷十一 六  
田爲患煒率民田渠下者疏治之長十里深廣如其  
數又築斗門以時澇泄並渠之田皆爲沃壤在新昌  
禱雨白鶴祠不應撤屋毀像犁其庭而去一邑大驚  
黃巖俗尙鬼一老巫縣人尊事之人有疾病禁絕醫  
藥惟巫之聽煒答而逐之疾惡好善出於天性嘗讀  
史傳見大姦佞盜國威柄而不卽刀鋸之戮者則奮  
怒起立拊几大呼天台守蕭振亦好事者每聞煒大  
言無顧忌則擊節稱善嘗薦於朝請改秩又得浙東  
提刑秦昌時同薦昌時者檜之猶子也密語振曰煒  
嘗書責李光及太師昌時義不當舉如待制亦不當

舉煒不聽俄縣吏有怨煒者得所遺光書馳告昌時  
昌時以聞檜怒下煒大理獄飭有司發卒大索得所  
草萬言書藁於笥中機刺時政語益切十九年獄具  
除名萬安軍編管煒徒步赴貶所至撫州大病土人  
鄒陶見之昇至其家出白金以贈乃得去檜死放還  
二十六年八月行次英州遇疾書四句偈而絕年五  
十一繫年要錄參赤城志孫觀  
鴻慶居士集楊君墓志

宋史翼卷十一終

男樹 校字

宋史翼

卷十一

七



宋史翼卷十二

襲錄宋史翼卷十二

列傳第十二

傅自得

王超

吳元美

張戒

霍篋

凌景夏

毛叔度

周操

沈介

傅自得字安道福建晉江人先世居孟州濟源父察官至吏部員外郎宜和未使金不屈遇害贈徽猷閣待制累贈少師諡忠肅事詳宋史忠義傳察歿時自得方十歲建炎間隨母趙氏避亂南奔參政李邵見宋史翼 卷十一

所賦玉界尺詩大異之歸以女妻邵時僑家泉州自得奉母從邵居遂為晉江人既長肆力於學文益進再試禮部輒不利用父死事錄補承務郎改充福建路提刑司幹辦公事使者李公懋性剛介好面折僚吏嘗委自得訟牒間相見則摘問以試之自得條析無所遺公懋喜甚自是一司事咸使決焉漳州兵擒漳浦賊華齊及其黨億公懋行部至漳安撫司檄令悉斬之自得爭不可且曰便宜指揮安撫司受之朝廷本司無所預今乃承之於安撫司可乎公懋悟命諸縣令鞠獄成以法誅首惡數人餘得全活尋丐閑

主管合州崇道觀秩滿通判漳州改判泉州差知興化軍初左僕射秦檜以自得忠臣子遇之甚厚然疑其負氣不為已用自得試博學宏詞科已奏名而故黜之及泉判代歸檜乃間語自得曰郎君文章從臣中所不及願性大剛耳盍思所貶自得默喻其意力請便郡歸養檜銜之以故資序應典州而僅得知軍以去朝辭行有日會侍御史董德元探檜意誣劾泉州趙令矜贓私事下廷尉檜奏命自得體究自得以嘗同官辭不許至泉按驗無狀上其事復請毋更置獄令矜僅坐誘誣勒停自得復為刑部韓仲通誣劾

宋史翼

卷十一

罷知興化軍奪職謫居融州乾道元年右諫議大夫林安宅力薦於朝除知漳州命下為言者所持中寢逾數月陳俊卿入為吏部尙書列陳自得興化之政庭無留訟而所坐初非其辜遂再除知興化軍陛辭奏曰縣尉獲強盜七人以上與改合入官比年仕者偶獲一二真盜妄捕愚民以充數筆楚所迫有至論死而不能自明者皋陶稱大舜之德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殺人者固應死而不辜者豈可殺時朝廷方議重強盜之法以自得言而止自得去興化十四年而再至百姓爭出郊迎歡呼之聲滿道未三月丁母



憂歸自得以母老故仕宦未嘗出閩中在漳判任官  
舍有池亭日奉母飲焉忽珍禽彩羽數十容與水上  
母甚愛之一旦飛去母鬱鬱不飲數日自得懼與妻  
共禱於神禽復來集比自得去乃已人以爲孝誠所  
感免喪造朝再除知漳州奏事稱旨留爲吏部郎中  
自得素以吏事擅能請竭力外官遷直祕閣爲福建  
路轉運副使尋除知建甯府移知甯國府有監酒官  
自言爲吏所忤者自得召吏詰之吏具言監官賦臯  
自得曰爾所言固然然上下之分不可亂也杖之吏  
不服自得立命械治悉得姦狀將論決袒其背則溷  
宋史翼 卷十一 二

子知其次則由宰相列薦安能俯首權門求進耶由  
是權貴多嫉之召命遂不行改除浙西提點刑獄上  
章乞休不允移浙東未旬日有旨免官予祠主管武  
夷山冲祐觀淳熙十年卒年六十有八積官至朝奉  
大夫自得識慮高遠機警絕人少時聞朝廷奪劉光  
世軍更遣呂祉代將歎曰是且敗事矣急移書刑部  
侍郎會開請如唐罷馬燧郭子儀等故事擇其偏裨  
授以兵柄開然之將白宰相未及而廊瓊等叛書已  
聞矣參知政事李光自得父執也罷政居會稽自得  
往見之光以通家子弟待自得問日子以老夫今日  
宋史翼 卷十一 四

之罷爲何如自得曰得失相半光問其故自得曰公  
初附和議而終以弗合去豈非得失相半乎光起握  
自得手曰公晦爲不亡矣金人犯淮旬黃祖舜方同  
知樞密院事自得以書抵祖舜論備禦方畧因策金  
有十敗其變必自中起書至不數日金主亮果爲帳  
下所殺祖舜以示同列且報曰何其策之明也弟自  
修子伯壽伯成

晦卷

王翹字彥恭口口人李光門人也紹興元年十一月  
充廣西軍畧幹辦公事專切提舉左右江峒丁及收  
買戰馬十五年以朝奉大夫知雷州盡心民務



城圯壞乃假作外城以遏寇盜雷人賴之十八年胡  
 銓為知新州張棣許奏編管南海命下棣選使臣游  
 崇部送銓徒步赴貶人皆憐之至雷州趨廉得崇以  
 私茗自隨械送獄且厚餉銓是時諸道望風招流人  
 以為奇貨惟趨能與人調護海上無薪祭百物趨輒  
 津置之二十年趙鼎入界趨留鼎飯鼎驕壞趨假一  
 乘雇四夫送行通判申朝廷秦檜委經略唐鞠勛與  
 紀勝一八月坐趙鼎李光貶責經過排辦迎送降為  
 右朝奉郎勒停趨既罷官寓居全州李光過全州謁  
 趨貨錢千緡以二百緡隨行八百緡送歸家趨以八  
 宋史翼 卷十一 五

百緡并家書遣門吏行門吏持光書赴秦檜陳首檜  
 怒下趨大理獄拷掠備至二十三年十二月坐與李  
 光通書及差兵級應副使喚除名送辰州編管二十  
 五年十二月復右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二十  
 六年知純州移知邵州二十八年為荆湖北路轉運  
 判官三十年八月改淮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旋知  
 揚州三十一年為兩浙西路提刑王明清玉照新志  
 與地紀勝一百十  
 八繫年要錄  
 一百五十八

吳元美字仲實福建長樂人宣和六年進士紹興八  
 年左從事郎充湖州府學教授新唐書糾能以胡翼

之教訓迪常同知湖州薦于朝汪文定集除太常寺  
 主簿元美出入李光門下相與謀議十一月諫議大  
 夫汪勃劾奏以左承事郎出為主管福建安撫使機  
 宜文字繫年要錄一百一十四參閱書元美嘗作夏二子傳其畧曰  
 天以商代夏是以伊尹相湯而申其割剝之罪當是  
 時清商颺起義氣播揚勁風四掃宇宙清廓夏告終  
 於鳴條二子之族無大小少長皆望風殞滅無遺類  
 天下之民始得安食酣寢而鼓舞於清世矣夏二子  
 謂蠅蚊也其鄉人進士鄭煒得之持以告本路提點  
 刑獄公事權福州孫汝翼汝翼惡之抵煒罪煒怒走  
 宋史翼 卷十一 六

行在訴元美譏毀大臣紹興二十年秦檜下其章元  
 美家有潛光亭商隱堂煒上檜啟有亭號潛光蓋有  
 心於黨李堂名商隱實無意於事秦他皆類此二十  
 年九月乙酉法寺言元美因與李光交結言事補外  
 心懷怨望遂造二子傳指斥國家及譏毀大臣以快  
 私忿法當死上特宥之除名容州編管卒於貶所二  
 十六年復元官左奉議郎要錄一百一十三三十年八月侍  
 郎楊椿年等八人言元美操履端方學問深博得罪  
 故相已死乞錄詔特與一子下州文學一百八十五  
 張戒字定夫絳郡人沈晦榜進士紹興初累官左迪



功郎夔州路關寨幹辦官以趙鼎薦五年三月召對  
上謂鼎曰戒禮貌生疎必未會大段歷任鼎曰自登  
第十餘年只會作縣令上曰論事頗有理然爲文未  
成就鼎曰如其人剛拙上曰和柔者多剛直者最難  
得乃改左承議郎國子監丞要錄八九月輪對進書  
一封九十日趙鼎奏昨日蒙降國子丞張戒所上  
書其言雖有過當小臣敢盡言如此亦不易得上曰  
戒因面對攜此書來上幾萬八千言朕熟覽之其間  
固有過當然其憂國愛君之心誠有可嘉九十二  
月除秘書郎七年提舉福建茶鹽一百旋召爲尙書  
宋史翼 卷十一 七  
兵部員外郎八年正月以常同薦守監察御史因入  
對言諸將權太重上曰若言跋扈則無迹兵雖多然  
聚則強分則弱雖欲分未可也戒曰去歲罷劉光世  
致淮西之變今雖有善爲計者陛下必不信然要須  
有術上曰朕今有術惟撫循偏裨耳戒曰陛下得之  
矣得偏裨心則大將之勢分上曰一二年間可了戒  
曰陛下既留意臣言贊矣八年七月除殿中侍御史  
疏請外姑示通和之名內不忘決戰之意而實則嚴  
兵據險以守又曰自古能守而不能和者有矣未有  
不能戰不能守而能和者也使眞宗無達賚之捷仁

宗非慶應之盛雖有百曹利用百富弼豈能和哉又  
曰苟不能戰不能守區區信誓豈足恃也一百二十  
一月戒言臣昨奏疏十二事陛下雖甚嘉納朝廷未  
嘗施行示弱招侮理在必然王倫遽回金使遂有江  
南詔諭使及明威將軍之號不云國而云江南是我  
太祖待李氏晚年之禮曾不得爲孫權乎一則詔諭  
一則明威此二者何意金云詔諭臣不知所諭何事  
金若果欲和則當以議和之名而來何詔諭之有臣  
觀今日金使之來與前日大異禮必不屈事必難從  
臣爲朝廷計上策莫若遜詞卻之其次且勿令遽渡  
宋史翼 卷十一 八  
江先問其官名何意詔諭何事禮節議定得其實而  
後進退之則尙可少折又曰臣自乙卯歲論戰必敗  
去秋凡三年而後驗臣今又論和必無成豈惟無成  
終必招寇亦願陛下姑記之又曰臣逆料其事只有  
四川及江北案舍此復何詔諭之有又曰臣謂爲國  
只當自勉不可僥倖偷安果得偷安猶可但恐屈辱  
已甚而偷安亦不得耳講和而是則可以息兵非則  
亦可以招寇疏入秦檜怒愈有逐戒之意矣一百三  
旋除司農少卿又上疏請留趙鼎詔以戒附下罔上  
出知泉州未幾罷依岳飛於江夏十二年十月羅汝



檄論戒深詆和議迎合趙鼎特勒停一百四秦檜死  
二十七年五月復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戒坐  
趙鼎累斥凡十九年至是得祠一百七

霍麓字和卿丹徒人紹興初京口當戎馬之衝民窘  
於兵荒輕相賊殺麓父時為府史雞初鳴上府道遇  
婦人問府舍所在若將告變者麓父怪而問之不對  
則告之曰吾府史也汝有謁於府必介我然後達且  
天尚早麗誰未啟汝婦人旁皇其間能不為邏者執  
乎盍從我歸須辨色而入婦人以爲然乃攜之歸屬  
其妻與爲賓主私問之婦人具言本良家子失身為  
宋史翼 卷十一 九

屠家婢其家常市婢數十閉之空室遇夜輒殺其  
肉以售而其徒不知也我幸以篤實見信待以家人  
誠不忍殺戮之慘故乘丙夜其家熟寐縱羣婢而來  
以謁於府幸府司聞而禁之麓父語之曰汝一朝釋  
十數人之死陰德實甚大但此事一白則是家無少  
長皆坐死又其家之親鄰及所與相賣買者皆不免  
無乃所活不足以酬所殺乎且汝意欲遏絕此事今  
其家以汝及羣婦之亡知事且露必遂遁去去此而  
遂之他則無所施是汝所活不可勝計陰德當十倍  
於前也婦人以爲然遂不詣府屠家亦逃去其患遂

絕未發生麓人以爲陰德之報麓少力學敏慧過人  
年二十首鄉貢一上擢隆興進士第授揚州泰興簿  
以才稱秩滿辟淮南節度推官後守以間言疏之時  
和好雖定而揚民懲創往事聞邊遠即張皇無固志  
會密院調兵京口增戍山陽道出郡下守以搖動人  
情爲憂問計僚吏無對者咸云節推善謀守不得已  
延見問計麓曰此易耳盍以運糧爲辭具船瓜洲檄  
主帥令軍士到即登舟銜枚夜過守用其言軍至山  
陽無人知者守由是遂爲知己詔舉廉吏守及部使  
者皆上其名召對改秩知秀州嘉興縣嘉興邑大事

宋史翼 卷十一 十

廿晏不能竟如是者累日麓識其意因下令吏辰起  
並抱文案立庭下須自竟乃退麓因隨事裁處飢即  
據案而食吏憊不自勝遂不敢弄以事麓亦計慮深  
遠處事詳密吏莫測其端倪催科分期會爲三聽民  
自輸過期乃追治先豪強而後貧弱由是吏不知勞  
民不知擾而賦入常先諸邑郡守有怙勢而來者督  
積負於諸邑皆唯唯聽命麓獨不可曰令可去積負  
不可得守亦不能奪其後諸邑皆坐苛斂罷麓獨免  
且以是知名代還進備邊十五策言當世急務除提



轄左藏庫遷軍器監丞光宗卽位再以其曲盡防邊之術將使次第行之除知盱眙軍以言者罷起知禮州遷利州路提點刑獄移成都府路轉運判官卒於官麓少脫場屋刻意爲文尤長於詩有集

京口耆舊傳

凌景夏字季文餘杭人紹興二年對策第二呂頤浩稱其詞勝張九成任紹興府觀察推官帥蔡崇禮薦于上六年擢祕書省正字八年遷著作佐郎九年景夏與館職胡瑄朱松張廣常明范如圭等六人共奏封事言和議非便秦檜憾之十年除工部員外郎檜

宋史翼

卷十一

十一

罷兵斥景夏知外郡及開居凡十餘年二十五年檜死二十六年除軍器監尋除起居舍人兼權給事中景夏言紹興二十一年詔臨安府見推排等第依在京例與免今有司乃以和買役錢難以減放止與西北流寓人蠲除土著人戶反成偏重土著流寓皆陛下赤子德澤之施實先京師契勘兩縣在城營運浮財物力所輸和買絹數止二千六百餘匹望依已降指揮並與蠲免庶使德澤無偏詔令有信戶部看詳如其請遷中書舍人未幾直龍圖閣知撫州二十八年知襄陽府二十九年知鼎州奏免程昌禹所增蔡

州官兵衣糧六萬四千餘緡詔減四分之一徙宣州三十年加集英殿修撰三十一年除吏部侍郎景夏言慶曆三年編定勳臣二百四家逮建中靖國元年續編一百一十六家許子孫陳乞恩澤臣竊謂崇觀以來至陛下卽位經涉艱難衛社稷捍牧圉者畧而未編亦一闕也望檢會崇觀以後勳業著于國史者接編定以勸忠烈事下吏部後不行十月扈從親征三十二年奏論吏部七司有法有例法可按籍而視例則散于案牘之中匿于胥吏之手官有去來不能遽知故索例而不獲雖有強明健決之才不復敢議

宋史翼

卷十一

十一

臣愚以爲吏部七司宜置例冊凡經取旨或堂白者每一事已命郎官畫時擬定長貳書之于冊以爲例每半年則上于尚書用印給下如此則前後予決悉在有司之目猾吏無所措巧銓綜漸以平允詔吏部措置申省咸高臨安志引紹興正論小傳戊午毛叔度江山人元符末應詔上書入邪等紹興五年進士調臨安府司戶參軍和議將變叔度奏疏曰臣竊見迺者蓋公佐還自敵中王倫獨留遠近之情無不疑懼大抵國家所以待金人者不過二端曰戰與和而各有說也自宣和以來敵人常以反覆變詐困



中國陷我以土地要我以厚利一旦兵利得聘則長驅深入暴犯宮闕震驚陵寢邀遷兩宮竭取金帛中原之民肝腦塗地所謂不共戴天之仇何可和也然而梓宮未卜因山兩宮遠在絕漠如敵人革心易慮奉梓宮兩宮而歸之國家陛下亦宜含憤匿怨不得已與之和此一說也去年使人之來道路之言以為其國主議之臣厭前日黷武之禍翻然改圖有休兵息民之意且其約日歸我梓宮還我兩宮一無所邀請陛下篤於聖孝不億不信貪憤匿怨屈而與之和謂奉迎之使朝發而梓宮可以夕返也今閱時浸久

宋史翼 卷十二 十三

未聞屬車之音而使者見留反更有所計議揆前日之約其言無不信者臣實惑之豈其權臣自相誅夷而前日之議遂變歟抑敵情詭詐復欲挾我所重依違反覆以罷敵中國歟如其前議既變則和好之事自無可望苟為不然宜和靖康之間敵人已試之謀其迹較然不可不察也自艱難以來費用益廣根本所積不能有餘儻謂敵人要約未有顯絕中國之意猶欲遣使賂遺幸其革心臣恐使軺亟行而輕騎自出萬一歲時之間國用既虛邊備不戒敵人出吾之不意以犯江淮之邊未知倉卒何以待之伏望陛下

道監既遠思患豫防慨然發憤明出宸斷修兵備以杜其窺測之漸謹財用以待吾軍旅之費無或贈送以伐其貪婪之謀天下幸甚秦檜方議罷兵惡其不附和議明年八月對移嘉州司戶參軍繫年要錄一百三十七參楊仲良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周操字元持歸安人紹興五年進士為人氣岸磊落知徽州黟縣忤權要去職二十六年除國子學錄嘗輪對上意欲興武學以問操操歷以本朝建置之因對遂兼武學博士談錄吳與志奏言武舉登科者除第一人與巡檢差遣外其餘例處管庫窠闕使一旦舍其所管似非選鍊本意乞下令樞密院措置高者籍記姓名任滿有績即加擢用其次亦乞免充財穀之任各以財武自效從之要錄一百七十四二十七年守尚書吏部員外郎二十九年出為福建提舉常平茶鹽三十二年召為監察御史繫年要錄明年孝宗即位拜右正言奏言設官必資久任以責成效今則不然自丞簿數月望為郎郎不數月望為卿監利于速化人則幸矣職業不修國家何賴若監司郡守之數易則其害尤大監司一易則擾一路郡守一易則擾一州臣願自今內外除授之際恪意精選務在久任詔令三省遵

宋史翼 卷十二 十四



守又言去冬北騎退歸諸將貪天之功以為己力節

次奏功畧無限節乞下張浚陳俊卿如何措置以杜

僥倖從之繫年要錄又奏方今疆國在疆兵疆兵在豐

財豐財在節用乞躬行節儉以身先之隆興元年夏

除殿中侍御史奏言建立長秋費用不貲方今軍旅

未甯歲時荒歉望應奉繁文內外錫賜痛行裁抑宋史

全二年兼侍講知無不言無吐剛茹柔侮鰥畏強之

習臺風凜然胡澹菴集外制朝廷給成牒二萬道付諸路出

濬每道收錢三百貫操奏正是起夏稅之時若添此

項愈見窘迫請減五千後孝宗亦聞其擾事遂已宋史

**宋史翼** **卷十一** **十五**

全文續資治通鑑論列龍大淵曾觀至十五章初野旋以左

朝散郎祕閣修撰知衢州衢州府志進徽猷閣直學士左

知泉州進左朝奉大夫七年五月除龍圖閣直學士

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周必大玉堂類稿內制復召為太子詹

事操履道純固持論英亮周必大掖垣類稿六東宮加禮敬焉

有奏議二百卷藏於家談

沈介字德和德清人紹興八年進士十一年中博學

宏詞科除勅令所刪定官談鑰吳興志十三年除秘

書省正字以秦熹奏充本所編定書籍官十五年除

校書郎十七年為司勳員外郎進吏部郎中二十六

年兼權秘書少監中興館請以提舉秘書省印權納

禮部並所搜訪書籍並歸本省官吏兼權者並罷從

之閏十月面對言向者樞臣好惡自己因事變更祖

宗法令望詔大臣凡前日便文一切之制勿復施行

從之要錄一百十一月御史中丞湯鵬舉劾其欺罔

出知興國軍二十七年以朝散郎知台州為政有聲

兩賜禱輒應嘉定赤城志旋召為秘書少監二十八年充

賀金正旦使繫年要錄一百二十九年權吏部侍郎

中興館兼權禮部侍郎三十年除中書舍人論罷蔡

**宋史翼** **卷十二** **十六**

京之甥葉林秦檜之黨王珪旋除吏部侍郎繫年要錄三

十一年正月上封事論備敵之策畧曰繫年要錄附

末北盟會編作三十一年正月宋史臣竊惟今日之

全文作三十年九月今從北盟會編臣竊惟今日之

慮莫若備敵之策為急願今大患有二一日國論不

定二日威令不行二患不去雖備敵將有所不可也

何謂國論不定備敵之策不過有三征也和也守也

征固力所未能和則理難必恃亦守而已今邊候之

書若有所聞則廟堂之上焦然以為憂色動而慮亂

旬月之間則又皆欣然忘其憂矣臣願陛下與大臣

斷為一定之論必專為守无復異論又必一一而講



之曰地孰爲要可以宿兵將孰爲先可使當敵兵謹於陳糧謹於庾將守淮也將守江也越淮而戰斯守淮矣越江而戰斯守江矣雖用兵不可預料然是數說者不可不講也何謂威令不行曩者秦檜盜權威福自己宸斷赫然收還權柄然三省樞密院奉行威令者也屬者朝廷命取劉寶軍二百以爲黃魚塚之用訖不稟承而三省莫可誰何本兵之臣坐廟堂以選三衛之卒文符既下卻而不視顧乃私還之而樞密亦未聞議其罰者萬一當敵欲望號召以爲指臂之用詎可得乎臣願陛下明諭大臣無多爲令無輕宋史翼 卷十一 十七

其權士大夫平昔號爲鯁亮者歎息而已未有敢言於朝者爲今之策莫若罷其承受之官而黜其珍異之獻自然畏威聽命若謀之左右皆其黨也雖欲行之得乎何謂訓兵大將聽命然後精擇裨校各分以兵大則滿千小則滿百使其訓練才之能否將不可掎自通和之後訓兵之政漸弛今之諸將運土木以爲技巧豈復使之執兵操奇贏以行貨坐市區以謀利豈復使之習戰緩急有用驅不素教之兵付之貪鄙慢令之將其禍可勝言哉臣願陛下萬幾之暇雖翰墨之習圖史之玩有益而無損者亦姑置之專以宋史翼 卷十一 十八

議令其有慢令者悉以上聞罰惟必行勿阿貴近如此則朝廷尊矣二患既除而後守之之策可言也守之之策其要有四一曰御將二曰訓兵三曰先聲以奪敵人之心四曰棄瑕以用度外之士何謂御將臣聞之善御將者莫若高祖今諸將之視信越計功角材豈可同年而語而劉寶手握兵柄至二十年志得氣盈傲視朝廷被其至此果何道也不過掠軍士之廩以利其贏詭尺籍之數以私其祿爲賈人之行以肥其室家既富矣於是爲市寵媚寵之術宦官之徒有所謂承受者爲之囊橐以利其貨爲之游談以久

閱武爲事二三大將諭以至意俾各條小校之能給以軍兵量其才而多寡之賦之以藝責之以日月而訓齊之軍爲幾校校習何藝陛下早朝而退引數校以角藝而嚴其誅賞不過一歲不患不爲精卒雖橫行天下可也況守備乎何謂先聲以奪敵人之氣邇者敵人驅數百萬之夫爲城汴之役觀其舉措甚異臣謂及其未徙也爲計以奪之氣建康北距長江古爲都邑謂宜急下明詔爲巡幸之舉彼之未徙我不先動彼之將行我則前邁縱彼恃強能不疑乎一二年間我備修矣何謂棄瑕以用度外之士國家承平



日久崇尚禮義士大夫一行之失清論不容顧於今日之用似未盡也朝廷之上清望之臣自非才行兼全何以膺其選若理財穀治郡縣臨邊鄙校軍旅如此雖大過猶將用之願陛下責大臣以求才論臺諫以使過如此則實才輩出何用而不可四策既行而勿奪於羣臣勿移於左右戰戰慄慄若疾之附身則社稷之危庶乎可安矣三十二年以左朝奉大夫知永州北盟會編參繫年要錄改知平江十一月除敷文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姑蘇志隆興元年奏言四川宿兵三十年矣民力凋弊殆將不支欲望因宋史翼 卷十一 十九

錢引之換界究失亡之總數勿以他補專用鑄四川征斂之尤甚者詔從之全文明明年金人南牧談起介以顯謨閣直學士知鄂州兼鄂岳江黃軍沿江制置使介以親喪固辭不允盤洲集外制旋加權兵部尚書兼湖北京西制置使盤洲集內制招致銳士入備禁旅不以一毫擾民奉詔獎諭注文定集內制介簡貴威重裁決無敢輒經外臺者王正功為轉運主管理或未安改之不疑介不以為忤更為之延譽樓攻媿集王正功墓誌乾道二年再知平江上諭以平江輔郡極難其人知卿政事特加遴選當為朕撫恤百姓均財節用使恩威並施如

常平錢米以備凶荒訓兵令精不必增補至於兵器亦令堅緻其眷遇如此盧熊蘇州府志四年移信州與趙師嚴為代在任時州民常欲援往例有所求不獲遂謀亂介至誅首惡二人餘皆安堵歲饑賑貸有方民得不死是歲六月移潭州去官之日老稚扶攜隨行十餘里涕泣不忍舍西江志六年乞守本官致仕不允七年轉左中奉大夫周必大玉堂類稿生平著述奏議皆未編次談志

宋史翼卷十二終

男樹勳校字

宋史翼

卷十一

二十一







來側聽聖訓仰見廟謨雄斷不惑羣策唯是遣使一事遲回至今曉夕深思蓋有不可者七何則彼之于我不敢受彼之所欲我不敢從使人到彼其將何辭以對其不可一也若曰但守舊約彼必云故主已廢事當在我未可以禮義說其不可二也議事邀使已既指名遣非其人正犯凶怒其不可三也親征之斷矢於宸衷王旅戒嚴陸續進路事端彰著彼必聞之乃欲走驛輸誠是將翻以為詐其不可四也執政大臣預聞密論若加詰問難以飾詞避則為欺實對則賣國其不可五也南牧之衅陛下知之應敵之決宋史翼 卷十三 三

我有恢復之冀有血氣者類能言之陛下審處而應之耳臣當竭智畢力協贊事機倘有搖尾乞憐復下穹廬之拜臣竊恥之且臣昨將命亮數詢詰樞庭事臣以翰苑異職為解今待罪於是彼將復有問焉則無從敢對蓄憤弗泄必殺臣而動兵兵端所由咎在臣敢雖闔門孥戮不足償責疏入上大怒右司諫梁仲敏殿中侍御史杜莘老劾其懷姦避事罷與宮觀仲敏莘老再上章論之責授左朝散大夫祕書少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要錄一百九十劉度字汝一長興人自為布衣修潔博習葉夢得汪藻皆以賢良方正薦周益公劉紹興十五年進士論吳興除從事郎楚州州學教授二十八年入為太學博士要錄參周二十九年除祕書省正字旋擢校書郎升都官員外郎中興館閣錄金人叛盟條陳三策談三十一年以汪澈薦改監察御史遷右正言周益公集入對言王權初無寸功久叨重寄平居則虛名占籍墮壞軍政刻削廩稍剝下自豐一旦有疆場之虞望風退縮歷陽之奔士卒尚欲回戰而權麾之使退一城軍民爭舟赴水死亡幾盡軍資戎器並以遺敵臣竊聞建隆中晉州荆罕儒戰死藝祖誅不效命者二十九



人咸平中望都之役諸將有臨陣而遁章聖誅二十餘人此祖宗之成法也近自瓜洲之勦陛下以劉汜先遁竄之遠方矣況元帥之罪重于偏裨淮西之敗重于瓜洲則王權之誅豈可出劉汜下哉願稽藝祖章聖成法速正典刑以服人心以作士氣權乃除名瓊州編管三十二年轉左正言奏劾參知政事楊椿貪懦無恥為湖北憲率以三百千售一舉狀自登政府惟聽親史貨賂請求椿遂罷又言恭觀詔書禁約苞苴近聞成閔入朝侍從卿監郎中閤門內侍皆有饋賂此例一開若不重禁他日將帥入朝必爭治苞苴以相誇尚而挂虛名削廉給必更滋蔓以充其求不可得禁矣況成閔此歸若有功而欲賞遠近觀聽必曰以賂賄而獲遷也若有罪而欲貸遠近觀聽必曰以賂賄而獲逸也不惟隳紊邦制玷累士風而成閔所以為身謀者亦甚疏矣望揭榜朝堂今後羣臣輒受苞苴令御史臺彈劾重置憲典斷在必行又言今者回鑿願止取親行臨陣折馘執俘有軍功者推恩外一切常典所宜謹惜以革僥倖皆從之繫年要錄明年澈除參政度上言慶曆四年八月詔書輔臣所薦毋得除諫官請改外任徙軍器監孝宗即位陳春秋

宋史翼

卷十三

五

正始之道自宗正擢諫議大夫平園續稿參談時以龍大淵為樞密副承旨曾觀帶御器械度進首論待小人不可無節潛邸舊僚宣召當有時隆興元年復上疏劾大淵輕儇浮淺憑恃恩寵入則侍帷幄之謀出則陪廟堂之論搖扇鼓古更變是非凡皇聞宴昵之言宮嬪嬉笑之語宜言于外以自夸嫖至引北人孫昭出入清禁為擊毬旋舞之戲上累聖德伏望斥退又論京房指謂石顯元帝亦自知之而不能不用能以公議勝私欲耳反復數百言尤為切至乃詔大淵知閤門事觀權知閤門事度言臣欲抑之而陛下揚之臣欲退之而陛下進之臣欲使之畏戢而陛下示以無所忌憚是臣所言皆為欺罔何面目尚為諫官乞賜貶黜不報尋以所言失實改權工部侍郎度辭新命除知建甯府明年放罷宋史全文參宋史度會觀傳朝野雜記前後凡上九十餘疏心平氣和理正詞直薄物細過未嘗屑屑至於大小之臣麗於過失必隨事以言年譜去國居里貧無戚感之態有傳言鑑古五十篇雜文三十卷藏於家談志引舊編鄭伯熊字景望永嘉人與其弟伯英齊名時人稱為大鄭公小鄭公少慕呂申公范滂夫舅甥之為人行

宋史翼

卷十三

六



己一以爲法而論事則慕賈長沙陸宣公紹興十五年進士歷黃巖尉婺州司戶隆興初召試正字除太常博士出爲福建提舉魏王判宣州南而坐受屬吏進謁幕府進劄子亦坐而可否之及伯熊除王府司馬遂以劄子開說謙德未光嫌疑之際或駭視聽又判罷吏羊綰再役伯熊引吏人年滿歸農不得再應募條法不聽遂自劾去改江西提刑奉祠起知婺州入爲吏部郎官兼太子侍讀歷國子司業宗正少卿方嚮用矣每小不合輒乞去以直龍圖閣知甯國府移知建寧卒後謚文肅方秦檜擅國禁人爲趙鼎胡

宋史翼

卷十三

七

弊政復還祖宗之舊非隨時默默爲祿仕者也隆興元年進士第四人伯熊喜而笑曰子一日先我矣然伯英性剛自度不能俯仰于時甫任秀州判官遂以親老乞養奉祠三十年不調竟不起當事亦畏其氣岸幸其自重不出無能害已爲幸不復徵也晚而朝議將以司幹處之伯英笑曰此尤官也吾方議當省之而身居之邪竟以疾辭論者以伯熊兄弟性行雖不同然並爲豪傑之士伯熊有集三十卷有六經口義拾遺有題語有記聞伯英有歸愚翁集二十六卷

宋史翼

卷十三

八

葉水心集伯英墓志歸愚翁文集序參宏治溫州府志隱居通議  
芮燧字國器一字仲蒙烏程人紹興十八年進士與弟輝力學起家號二芮同入太學志燧孝弟忠信博習修潔登第後每有慷慨憂時之志鄉里前輩如劉一止沈介諸賢皆敬愛之周必大芮氏家藏集序初仕爲仁和尉長河堰有龍王廟每祭則有蛇出或止香爐或飲於杯往來者謹事之堰歲數壞人以爲龍所爲燧疲於修築一日焚香設奠蛇果出於爐燧端笏數之曰有功於民者乃得祀龍廟食於此未嘗有功歲數壞堰勞民之力爲罪多矣無功有罪國法當誅卽舉笏殺之應手碎是夕疾風甚兩堰處之自若齊東野語紹興



二十五年為左從政郎宋史全文鄉人沈長卿作牡丹詩有許以為謗訕者引燧為證廷尉捕治燧力辨其非

長卿不任咎掠親書証伏獄吏以示燧燧曰長卿証伏則可燧豈敢証吏別摘燧尉仁和時所作詩有

今作塵埃奔走人之句坐以怨望及應言上不言上兩氏家藏集序追一官武岡軍編管二十五年槍死復元官

全文除國子正三十一年除祕書省正字高宗將內禪殿中侍御史張震以燧名聞上曰是能為古文者

即擢監察御史中興館閣錄出為廣東提刑以儒雅飾吏治廣東通志凡舊例供饋積至數千緡潛輸公帑歸

宋史翼 卷十三 九

過曲江班郡縣史之乏給者乾道五年除國子司業旋升祭酒請祠優進右文殿修撰兩學生員祖道千

計觀者太息八年卒年五十八燧恂恂自守未嘗與物競及當官而行則秉誼持正有不可奪之志和不

違眾清不近名不流不倚大率類此博通諸經尤長於易其說坎之象曰坎惟素習則在險不失其常險

至方習亦復何及故初爻獨云習坎他爻則曰坎而已雖然習當出險乃復入坎吝者為陰柔小才說也

其論離卦九三曰日中必昃人生必死當如曾參易簣子路結纓怡然死生之際嗟則惑惑則凶矣至於

他文正大而詞達詩篇純粹而味永皆有德之言也有易傳一卷詩四卷奏議二卷表啟書劄論說記序

雜長短句共七卷周必大家藏於家子及言立言周益公集

燧弟輝字國瑞紹興十八年與兄燧同舉進士同年調桐川簿過倪偁偁曰與我游者皆有歌詩然珠玉之

賜不如藥石之貽偁曰建平吏黠民姦子何以處之輝曰以嚴馭吏以恕待民奉公以勤律己以儉交同

僚以誠暇日讀我所未見書以增其所未至偁善之氏族大全乾道初提舉浙西常平南昌郡志六年轉江西轉運

宋史翼 卷十三 十

判官進對孝宗稱其所陳甚好論以先正士大夫風俗次決獄訟次則漕運宋史全文輝抵任卻四方聘幣斥

其貲置南昌養濟院以郵貧者以廉節稱江西通志二年以朝散大夫提刑浙東四年以職事修舉除直

顯謨閣召為祕書少監會稽續志五年為國子祭酒兼國史院編修俄以吏部侍郎同修國史中興館閣錄六年奏

言吏部選法小使臣遭喪不解官給式假百日欲除緣邊職任及見從軍與歸正歸朝揀汰指使等官並

軍功補授雜充出身人依舊少百日為限此外小使臣如蔭補子弟宜守家法取應宗室武舉之類皆自



科舉中來自合悉遵三年之制從之八年又奏言集

議惟強有力者是從不若令各為議狀如論科舉則

禮部秘書省國子監皆預宋史累官兵部尚書談志

刻本晦菴集誤輝為燧案文中有蔣公今為吏部侍郎惟終於祭酒亦未為江西運判今從通志

唐仲友字與政金華人侍御史堯封之子堯封以清

德有直聲仲友兄弟皆自教之成紹興二十一年進

士兼中宏詞通判建康府孝宗時上萬言書論時政

有曰兵力眩于虛敷一患也敵情感于間言二患也

財力屈于妄費三患也官爵濫而輕與四患也和之

與戰皆隨時應敵之方而非吾之至計要在不忘宗

宋史翼 卷十二 十一

社之仇先定立國之本時至則取而收之孝宗嘉納

召試除秘書省著作郎疏陳正心誠意之學出知信

州以善政聞移知台州嘗條具荒政之策請以司馬

光舊說令富室有蓄積者官給印歷聽其舉貨量出

利息俟年豐官為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誑誘從之發

粟賑饑抑姦附弱協浮梁以濟艱涉民利賴焉朱熹

為浙東提刑入州倅高文虎之譖劾之仲友即馳疏

自辨時仲友已擢江西提刑熹疑王淮右之劾之愈

力仲友遂奉祠仲友素伉直既處摧挫遂不出益肆

力于學上自象緯方輿禮樂刑政陰陽度數兵農王

霸皆本之經史兼采傳注旁通午貫使時事相參形

聲相配或推消長之象或列休咎之證各為總說始

終條理如指諸掌成百二十篇為帝王經世圖譜以

求見先王制作之意推之後世可見之施行其言曰

不專主一說苟同一人隱之于心稽之聖經合者取

之疑者闕之又曰三代治法悉載于經灼可見之行

事後世以空言視之所以治不如古痛闢佛老斥當

時之言心學者從游嘗數百人仲友之書雖不盡傳

就其所傳者窺之當在艮齋止齋之下較之水心則

稍消其淺深蓋如此所著曰六經解一百五十卷孝

宋史翼 卷十二 十一

經解一卷九經發題一卷諸史精義百卷陸宣公奏

議解十卷經史難答一卷乾道祕府羣書新錄八十

三卷天文詳辯三卷地理詳辯三卷愚書一卷說齋

文集四十卷尚有故事備要辭料雜錄諸種而其尤

著者曰帝王經世圖譜十卷周益公曰此備六經之

指趣為百世之軌範者也又嘗取韓子之文合于道

者三十六篇定為韓子二卷藝書參周必大帝王經世圖譜序及宋元學案

沈復字得之德清人紹興二十一年進士談錄吳官

左文林郎二十七年吏部侍郎李琳以文行兼美薦

擢諸王宮大小學教授乾道初以太常主簿賜對便



殿諭古昔公卿身兼將相南巢之舉尹實視師東山之征周公專之漢之諸葛晉之杜預唐之李靖皆儒者之傑出乃今世之士大夫口不談兵緩急孰可任用孝宗悅除宗正丞明一統志參乾道七年以左朝請郎直龍圖閣兩浙運判權工部侍郎兼臨安府少尹八年正月除戶部侍郎咸清臨安志一日登對孝宗問版曹財用幾何虧羨幾何復一一奏對訖於所佩夾袋中取出小冊進呈無毫髮差孝宗大喜次日問宰臣曰侍郎有過政府例否梁克家奏云陛下用人何以例為癸辛雜識九年正月遂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

**宋史翼** 卷十二

院事十月進左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初梁克家為右相朝有大政必與復熟議而後行張說在樞密議多不合及克家去國復亦丐退不允復在告時待罪十二月遂罷為資政殿大學士知荆南府淳熙二年改四川宣撫使五月召為同知樞密院事旋出知鎮江府李輔編年錄參宋史五月移知福州軍州事充福建安撫使周必大玉堂類稿內制以中大夫致仕旋卒十三年賜諡簡肅年復以才能結主知分符總饒盡天下要劇處貳機處建宜闕俱卓犖有成效其執政也張說以恩倖進同列多媚承之復巖然中立議論不少屈竟力

請去位有古大臣之風真西山四益齋詩序

張郊字知彥利州烏江人少用兄邵出使恩授右迪功郎調開化尉兼主簿歷全椒令樞密院編修官通判建康府大府寺丞知真州鄂州提舉江甯東路常平茶鹽主管建甯府武夷山冲右觀郊臨事前見逆決若燭照龜卜無秋毫疑滯他人極思慮不能可否郊一言處之常有餘裕出守儀真前守員琦獻羨緡八萬皆文具實不有一金郊到郡悉以實聞訖得免輸餼詔兩淮守及部使者各上用錢券利害郊力言券用於西蜀全盛之地故能流轉然猶有弊今兩

**宋史翼** 卷十二

淮凋瘵如此諸郡賴以給用度者不過酒稅新為戰場無復土產可以貿易獨賴錢幣而已若用券商賈且不行何以爲郡上頗採其說因言真爲楚揚之衝當城此郡以固人心度費緡錢十萬米三千斛而郡有上供與經制羨數可得大半止乞給降三萬緡發旁近屯兵二千人臣身自督役不再閱月可成既得請果以四十四日告畢樓櫓屹然而民不與知鄂爲江湖間一都會總領轉運及都統制三司鼎立都統入朝有營卒夜挾刃貸於富室脅使不敢言郊廉得之馳入提舉軍事張平家平素以兄事郊呼家人置



酒郊曰我來正欲飲但當得劫富民者行軍法乃快飲爾平惶恐立捕治如郊言淳熙十年卒年八十有

七渭南文集

王佐字宣子山陰人十八補太學生二十有一以南省高選奉廷對爲第一授承事郎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未赴召爲祕書省校書郎時秦檜專政其子燬以前執政提舉祕書省館中或趨附之以爲捷徑佐獨簡默嚴重未嘗妄交一語嘗語同舍曰三館故事丞相與赤縣尉均爲學士安得妄自屈哉燬聞不能平噉言者論去之檜死燬斥起家拜祕書郎

宋史翼

卷十三

五

兼玉牒所檢討官遷尙書吏部員外郎右司郎闕以佐兼領秦檜妻王氏陳乞舊所得恩數之未用者自稱冲眞先生佐駁之曰妾婦安得此稱向者誤恩有司不能執爲失職今當追正然王氏封兩國夫人蓋祖宗以寵親王之配及外家尊屬者何可輒引以階僭紊當併奪之執政不能聽但寢其請而已後王氏死卒奪先生號紹興二十九年二月拜起居郎以臺評罷知永州徙知吉州皆有治聲除直寶文閣逾年徙知明州隆興初以張浚薦除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權戶部侍郎力辭不允仍兼侍講湯思退

以首相領江淮都督請以佐參其軍謀思退去位佐亦罷以直寶文閣知宣州徙知建康府妖人朱端明

崔光生挾左道與軍中不逞輩謀不軌其約以春大閱日起事佐得其陰謀一日坐帳中決事命捕爲首者至前略詰數語卽責短狀判斬之而流其徒數人於嶺外餘置不問寮屬方候見於客次無一人知者見佐擲筆乃異之而妖人已誅矣佐方閱案牘治他事延見賓寮乃退無一毫異於常日又徙知平江隆興二府未赴會知上元縣李允升坐賄前事未作已可尋醫去而讒者謂佐縱有罪坐削官居建昌軍議

宋史翼

卷十三

六

者去上察守臣連坐未有佐比且數思其才復官主管台州崇道觀俄起知饒州又復直寶文閣知揚州入對留爲宗正少卿兼戶部侍郎史正志爲發運使坐奏課不實請併罷佐逾年主管台州崇道觀起爲福建路轉運判官徙知潭州連進祕閣修撰集英殿修撰淳熙六年正月郴州宜章民陳峒竊發俄破道州之江華桂陽之藍山臨武連州之陽山縣旬日有眾數千郴道連永州桂陽軍皆警佐奏乞荆鄂精兵三千未報佐度不可待而見將校無可用者流人馮湛適在州召與語曰君能有功不特雪前罪且遂爲



朝廷用北鄉恢復自此始矣湛請行佐曰請行易耳今當不俟奏報以兵相付既受此命即以羣盜授首為期一有弗任軍法非佐敢貸也遂檄湛帶元官權湖南路兵馬鈐轄統制軍馬即日令湛自選潭州廂禁軍及忠義寨凡八百人即衙教場誓師遣行仍命凡兵之分屯諸州縣者皆聽湛調發違慢皆立誅又出軍令牌付湛軍士所過有秋毫無擾民及臨敵不用命或既勝而攘賊金帛使得竄遁者皆必行軍法上奏以擅遣湛待罪且請亟發荆鄂軍又私念湛有善戰名賊必遁入廣南思得勁兵過其衝而廣南非所

宋史翼 卷十三 七

部未有以為計會受命節制討賊軍馬而前一日又奉詔會合諸路兵乃合一命為一稱節制會合諸路兵馬檄廣南摧鋒軍兵官黃進張喜分屯要害賊知湛至而廣南守備已嚴乃驅載所掠輜重由間道歸宜章轉運司聞之即移諸州以為賊已窮蹙自守巢穴毋以備禦妨農佐得報乃檄轉運司及諸州以為賊未嘗敗何謂窮蹙其巢穴旁接三路七郡林菁深阻出入莫測何謂自守復奏言遣馮湛之後事方有緒若遠弛備賊必更猖獗愚民且有附和而起者非細事也因堅乞前所請荆鄂軍從之已而果聞賊方

作箭鏃甚盛遣人入谿峒買毒藥之可為藥箭者佐又奏向者連州受賊首李晞降賞犒備足未幾復亡去為賊今陳峒之次首領是也以此知不一意討賊容其不死湖廣之憂未艾俟誅賊首而貨脇從未為晚上獨是佐策命佐躬至軍前節制佐即日戒行師徒不諱耕隴市肆之人莫有知者既至宜章命湛以四月二十三日移屯何卑山湛請進兵日不答惟給以合符日符至即行耳一夜半始發兵符命湛及鄂州軍統領夏俊明日詰旦分五路進兵賊初詐降實欲繕治寨柵阻險以抗官軍佐得其情督兵甚峻

宋史翼 卷十三 六

及馳入隘口賊果立寨柵未及成聞官軍至狼狽出戰既敗又退失所憑乃皆潰走是日奪空岡寨駐兵十二渡斬陳峒李晞以下誅獲無遺詔以佐忠勞備著超拜顯謨閣待制俄徙知揚州平江府遂知臨安府進工部侍郎兼知臨安府進權工部尚書而尹京猶如故兼侍講久之進侍讀遂權戶部尚書知禧熙十一年貢舉尹京逾三年會子病卒力乞奉祠命以寶文閣直學士出守佐復申前請得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以歸執母喪服除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鳳翔府上清太平宮卒贈銀青光祿大夫



弟公衮字吉老亦以進士起家盜劫其母墓獄成盜不死公衮手殺之仕至左司郎中會稽志孝義自有傳

宋史翼卷十三終

宋史翼

卷十三

十九

男樹韓校字

宋史翼卷十四

諱諱諱奏預賦命經廣南題橫道關南應福泰德可鑒遠加綴陸心源

列傳第十四

沈清臣

吳傲

韓元吉

程宏圖

袁說友

蔡戡

王柟

黃由

汪義和

周必正

沈清臣字正卿鹽官人居烏程紹興二十七年進士

談鑰吳授太學錄外制盤洲集投匭上書言王希呂本歸

正人不可用為諫官諫院不敢受清臣乃錄本呈宰

宋史翼

卷十四

執臺諫虞允文怒奏其事兼疑沈介教之乃下清臣

大理煅鍊久之非介教唆遂坐書未進御錄本示人

編管封州周必大集孝宗登極放還清臣為張九成

女婿傳橫浦之學自嶺南歸隱居吳興城南築晦巖

書院以來四方學者洎熙中以薦者除敕令所刪定

官高宗崩孝宗欲行三年之喪執政近臣皆主易月

之說諫官謝錡禮官尤袤心知其不可而不敢盡言

清臣疏陳六事其一謂三年終制本之禮經行之陸

下不必以滿廷之說有所回惑其一謂羣臣請陛下

還內之期方下禮官集議臣以為當俟梓宮發引始



還大內其一謂金人會慶節使三省密院引明肅升  
 遐故事請陛下見之吏部尚書蕭燧以既罷百官慶  
 壽恐難以見使人但可於小祥後二日引見於德壽  
 宮素幄是調停之說也已有詔從之矣竊考仁宗時  
 嘗使契丹遭鹵有喪至柳河而還鹵主不見也夷狄  
 尚知有禮中原乃不如耶况陛下居喪與明肅時事  
 體不同望斷自宸衷勿牽羣議上大以為然是日所  
 奏八千餘言展讀甚久知閣張嶷奏已展正引例隔  
 下清臣奏讀如初上目令弗卻又良久嶷奏進膳清  
 臣正色謂曰所言乃大事讀竟乃退孝宗喜曰卿十  
 宋史翼 卷十四 一

年去國今不枉矣旋遷國子監丞其後雖以羣臣五  
 上表請還內孝宗勉從之於小祥後二日還內設素  
 幄奏事而三年之喪遂定及大祥羣臣三上表引康  
 誥冕服出應門語請御殿詔許於祔廟後行之清臣  
 疏言陛下當堅持前此內殿聽政之旨祔廟後御殿  
 終為非禮將來祔廟畢日豫降御筆截然示以終喪  
 之志杜絕輔臣來章勿令再有陳請力全聖孝以刑  
 四海上嘉納之及祔畢竟罷御殿禮且斷羣臣之請  
 論者謂是時儒臣林立莫能成帝志而立破滿朝淺  
 薄之說者庶寮一人而已清熙十五年清臣又因對

言陛下臨御以來非不論相也始也取之故老重臣  
 既而取之潛藩舊傅或取之詞臣翰墨或取之時望  
 名流或取之刑法能吏或取之刀筆計臣或取之雅  
 重詭異或取之行實自將或取之跡跡誕慢或取之  
 謹畏柔懦或取之狡猾俗吏或取之勾稽小材始也  
 取之奸豪譎詐枵然空鄙之夫而卒也任之隨順柔  
 懦委靡無自立之志既取之又任之又從而禮貌之  
 未嘗不注意也然皆非相也間有度量沈靜而經畫  
 甚淺心存社稷而材術似疏表裏忠謹而規制良狹  
 其他則以空疏敗以鄙猥敗以欺誕敗以奸險敗以  
 宋史翼 卷十四 二

浮夸敗以貪墨敗以譎詐敗以委靡敗若此者豈所  
 謂相哉甚至於誤國有大有罪者海泗國家之故地  
 也私主和議無故而棄之夷虜騎兵天子之宿衛也  
 不能進取無故而移之金陵汲引狂誕浮薄之流以  
 充塞正塗擅開佞倖權要之門以自固高位而今也  
 循習前轍寢成欺弊國有變故略無建明事有緩急  
 曾不知任然則焉用彼相哉十六年三月遷祕書丞  
 中興館 兼嘉王府翊善以直諫稱 書錄 五月罷為主  
 管台州崇道觀 宋史 卽所居治園築亭揭曰潛欺多  
 所賦詠 談 甯宗卽位以潛藩舊學起為江東提舉 攻



集丙尋改祕閣修撰趙汝愚深倚之及汝愚為韓侂  
制胃構陷清臣亦罷歸尋卒于家宋史全文朝野雜記  
談論吳興志周密癸  
辛雜識陳振孫書錄  
解題樓鑰攻媿集

吳儼字益恭初名偁休寧商人少善屬文與兄俯  
俱馳聲太學時為之語曰眉山三蘇江東二吳登紹  
興二十七年進士授鄞縣尉捕海盜有功晉秩乾道  
二年知安仁縣歲大旱儼度一縣戶口預令富民儲  
粟以遏盜源旁邑饑民為亂浸侵邑境儼親閱丁壯  
備之會邑有無賴欲襲旁邑所為者立殺之盜皆駭  
散事平自劾不報然卒以是坐累數年其後為邕州

宋史翼

卷十四

四

通判攝府事時張栻經略嶺右疑事悉以咨之且以  
儼忠義果斷緩急可仗薦於朝得召對栻授以五峯  
知言且為書孔子之剛曾子之勇南方之強三章以  
贈見孝宗首論恢復至計大略謂天下大勢有二紛  
紜未定之勢宜法戰立國相持之勢宜緩圖方逆亮  
就戮不能乘勢進取及南北之勢已定乃欲長驅以  
圖中原進退緩急皆兩失之願陛下治兵積粟以觀  
其變又言大臣宜待之以誠而使之任天下之責左  
右貴近之臣宜待之以恩而勿令預朝廷之事又備  
陳南方諸蠻經略甚悉孝宗嘉之授廣南西路安撫

以親老請祠歸就所居為竹洲以養父暇則與其徒  
窮搜經史四方負笈至者歲數百人相率結茅於其  
傍儼分齋以教之如胡安定湖學之法成材甚眾學  
者稱竹洲先生所著有竹洲集三十卷寶祐四年會  
孫資深獻於朝賜諡文肅儼性慷慨好剛遇事敢為  
無屈撓初在太學時天子以邏卒廉外事且至膠庠  
儼執而笞之曰國有令汝無故烏得輒入此卒帖耳  
受笞去不復至其判邕州也自祀蠻歲至市馬恃強  
驕橫至不書正朔人情洶洶儼召至庭見數之遂屈  
服有下閉洞凌謚者歲掠良民市於他洞儼遽擒之

宋史翼

卷十四

五

梟其首又有李楫者藏匿逋逃為奸儼書尺紙示楫  
楫駭懼以書幣至請罪儼責而釋之反其幣由是兩  
江五十餘洞皆相戒懼伏且曰吾甯貧窮無犯吳公  
其文辭峻潔雄麗而一衷諸道嘗為尊已堂記懇懇  
於天爵人爵之辨朱子見之曰往見張荊州呂著作  
皆稱吳邕州之才今讀其文又有以見其所存矣竹洲  
集附  
行狀  
韓元吉字無咎開封雍邱人門下侍郎維之元孫錄  
解兄元龍長於治知天台縣除司農寺主簿升寺丞  
要錄一百 徙居信州之上饒所居之前有澗水號南  
八十二



澗江西通志詞章典麗議論通明為故家翹楚周必大玉堂類稿

嘗赴詞科不利書錄解題以蔭為處州龍泉縣主簿雙蓮堂記

調南劍州主簿送連必達序紹興二十八年知建安縣用

廣而賦膏乃憇遷鹽鹺以佐其費福建通志二十九年以

輔臣薦召赴行在三十一年除司農寺主簿要錄一百九十一

乾道三年除江東轉運判官以明道伊川弟子所

編師說十卷刊置酒齋師說後四年以朝散郎入

守大理少卿甲乙藁崇福庵記權中書舍人甲乙藁八年權吏

部侍郎時朝士因言張說多去國者元吉進故事述

太祖太宗之訓以諫甲乙藁進故事九年權禮部尚書賀金

宋史翼 卷十四 六

生辰使金史交聘表凡所以規敵者雖駐車乞漿下馬盥

手遇小兒婦女皆以言挑之往往得其情使還奏言

敵之強盛五十年矣人心不附必不能久宜合謀定

算養威蓄力以俟可乘之釁不必規小利以觸其機

孝宗然之除吏部侍郎淳熙元年以待制知婺州書

行日於郡西南隅創貢院工築方興明年移知建安

府貢院表率端莊加意學校創修郡志以軍興調發

功轉朝奉大夫通志旋召赴行在以朝議大夫試吏部

尚書進正奉大夫除吏部尚書五年乞州郡周必大玉堂類

藁參甲 除龍圖閣學士復知婺州極目亭罷為提舉

乙藁

太平興國宮爵至穎川郡公甲乙藁嘗寓德清之慈相

寺東萊呂祖謙其婿也相與講讀於寺西竹林精舍

故寺中有東萊書院嘉熙間縣令章鑑創屋額曰東

萊讀書堂西吳語元吉少受業於尹和靖之門嘗舉朱

子以自代與葉夢得陸游沈明遠趙蕃張浚相倡和

藁 甲乙 政事文章為一代冠冕花菴詞選朱子稱其詩有中

原和平之舊無南方啁晰之音語類著有易繫辭解焦

尾集南澗甲乙藁宋史

程宏圖字士尚浮梁人瑀猶子也工詞翰負氣節紹

興講和以來金使道經凡官私門額悉覆之以楮金

宋史翼 卷十四 七

使往天竺過太學門臨安尹命吏如例幕太學二字

時宏圖直學禱禱立其下正色曰賢士之關國家儲

才何歎于遠人拒之不聽慕使白尹上聞孝宗在東

宮嘉歎之三十一年金人叛盟宏圖上書曰今日之

事國家所以應之者其先務有四一曰留使者以款

敵人之謀一曰下詔書以感南北之士一曰先舉事

以決進取之策一曰用人望以激忠義之心蓋金人

憑陵之計甚久前日二使殿上之對軍民士夫恨不

寢其皮而食其肉臣等願朝廷姑善留之為之詞曰

前日所請皆汝等口語非國書所載吾將遣使以實

乙藁



汝言非獨使其未知所請之可否吾得以措置爲前進之策亦可以挫彼之銳而示吾之未弱也國家自和議以後爲故相秦檜所誤沮天下忠臣義士之氣三十餘年矣一旦使所以得其戮力必有以感動其心而奮起之可也故哀痛之詔不可不亟下然詔不可徒下也要當首正秦檜之罪追奪其官爵而籍其家財追賜宇文虛中之爵而爲之立祠雪趙鼎岳飛之冤而又下親征之詔移蹕建康則其氣固足以吞強敵矣今敵重兵已臨汝穎使吾不先發則敵直窺襄陽笑至淮西襄陽失利則可以控蜀且有順流東下之勢兩淮失守則唇亡齒寒江非所恃而環海而東又有不可以不早計者夫所謂人望雖不可徧舉如張浚張燾胡銓辛次膺皆其人也浚尤天下所屬望者夫豈可以一失而遽棄之哉銓以直言得罪於秦檜不死於檜手亦天意有所待也陛下若能付臺諫之任則說陛下爲苟安之計者皆屏息而不敢爲也今日之事勢已急矣然臣恐朝廷之上猶以強弱不敵之爲憂財用不足之爲慮臣謂兵之強弱不以多寡曲直所在勝負分焉國家自休兵以來凡百先費豈無可減罷者願俾有司枚舉條具凡非係軍民

宋史翼

卷十四

八

之急者不以大小一切罷去則民可不加歛調發有餘庶中興之功指日可冀矣隆興中舉進士官至大理丞

建炎要錄參  
江西通志

袁說友字起巖建安人。居湖州登隆興元年進士內科淳熙四年官祕書丞兼權左司郎官請以高宗聖政錄同三朝寶訓命經筵官講讀從之明年差充浙西安撫司參議說友上言自紹興辛巳之擾閩今十五年宿將殂逝過半幸而僅存者迫於遲暮智勇已不逮於壯歲而新進後生足爲國家用者又皆抑遏於偏裨下位無路自達不拔之以爲緩急之備臣

宋史翼

卷十四

九

恐未免於遺材也臣謂莫若行薦舉之法分爲四科一曰忠勇謂銳志報國奮不顧身二曰武藝謂行陣出沒莫當其鋒三曰謀略謂智慮深遠料敵必中四曰兵法謂習熟韜鈴能見於用令內外將帥各舉一人陛下賜以召對留寘三衙熟察而徐試之如所舉不應元薦條目舉官重加黜責有所舉得人及將來因事立功者優與推賞庶使行伍中有用之材皆得呈露緩急之際可以倚仗於軍政誠爲要務六年召至行在賜對除知池州疏上三策一久任統帥二選正副將三修治戎器孝宗嘉納之尋坐事罷主管武



夷山冲佑觀紹熙中入為侍左郎中加直顯謨閣知臨安府遷太府少卿權戶部侍郎光宗久不朝重華宮說友連上八疏力諫不聽及孝宗崩光宗復不過宮執喪說友奏言臣聞金主猶能為其祖持三年之喪陛下何甘心不能為金主之所為貽笑敵廷輕侮中國萬一遂為問罪之目不知陛下何以應之光宗卒不能悟寧宗即位落權正職兼侍講韓侂胄漸用事臺諫給舍章奏多格不行說友上言養氣節以勵風俗當自朝廷始臺諫給舍之官所以糾官邪而杜奸慝陛下既已信之於未用之始不當難之於已用

宋史翼 卷十四 十一

之後故臺諫給舍之所與是公議之所共與也雖陛下不得與不與臺諫給舍之所不與是公議之所不與也雖陛下亦不得而與之陛下非徒從言責之臣也從公議也士大夫亦非畏言責之臣也畏公議也陛下當使天下畏公議不使天下畏言責公議伸則士大夫之氣節立矣氣節既立隨者必勤私者必公貪者必廉怯者必勇陛下何為而不成何欲而不濟哉未幾內批罷侍講朱熹與外祠臺諫給舍交草乞留不允說友奏陛下踐阼之初首召朱熹實之經筵天下莫不傳誦以為盛德之舉熹所論奏無非愛君憂

國之言一旦遽去莫曉所謂成命既出熹必不肯復留臣等區區所論寔以國體所關非止為一朱熹而已且祖宗之朝未有以御筆直付某人者如此是無用中書他日必有援為故事者望收回直降御筆俯從給舍臺諫之請疏入不報慶元二年除敷文閣學士出為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復入為吏部尚書兼侍讀尋知紹興府兼浙東路安撫使嘉泰初復召為吏部尚書兼侍讀二年除同知樞密院事三年正月拜參知政事九月罷以資政殿學士知鎮江府辭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加大學士致仕四年卒於湖州

宋史翼 卷十四 十一

德清寓第年六十有五說友學問淹博究悉物情敷歷中外凡三十年章疏敷陳多切時病自蜀中回朝極言蜀將當慮其變引劉闢王建孟知祥以為戒後吳曦竟以蜀叛如說友所料

福建通志二百七十四參東堂集

蔡戡字定夫福建仙遊人祖伸父洗戡以蔭補建康府溧陽縣尉乾道二年登進士科歷江州觀察推官淳熙初知隨州自金人通和之後邊備漸弛疏言陛下即位於茲一紀外堅和好以休士卒內修政事以待機會可謂得上策矣臣聞之書曰惟事事其有備有備無患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向者秦檜當國



十餘年間幣聘交馳粉飾太平示天下不復用兵及逆亮敗盟長驅而來如入無人之境踐蹂淮甸睥睨長江幸而上天垂祐亮即授首凶徒自潰棄甲而歸否則安危之機未可知也然天幸不可以爲常和好不可以爲安不思先備以豫防之萬一金人出吾不意將有後時之悔臣所領州縣密邇敵境防秋在即望陛下戒諭大臣申飭邊郡講求所以爲備者緩急有恃而不恐以守則固以和則久孝宗嘉納之轉京西轉運判官唐鄧問道至荆郢騎兵馳疾可三日到戡言緩急之際不惟襄城戍兵應援不及且恐牽制

宋史翼

卷十四

十一

欲進不能郢有城不固荆無城可守請東修蔡陽古城西修光化舊城各撥戍兵千人以扼唐鄧要路仍乞分委荆郢都統制司修築荆郢城壁一如襄陽之制詔下京西安撫使荆郢都統司相度施行襄府宜城縣水渠延袤三百里溉田六千餘頃歲久湮塞戡請支帑開濬然後分兵屯田而盡其利募田請佃而收其租以爲暫勞永逸之計從之五年改廣東轉運判官廣東十三州府歲置場科買上供銀過數裁抑輸納大擾行戶戡請本司措置代輸所有諸州逐年買撥上供銀權罷三年以寬民力詔依所請罷買廣

人醜金置酒相慶謂之太平會廣西妖賊李接作亂警報日至戡防備嚴密民獲安堵條陳十事五事治盜於已然五事止盜於未然皆切中剴禦機擘十年充淮西總領使時議措置淮西屯田詔戡與都統制郭剛條具事宜奏聞戡疏言淮西事體與襄陽不同者有四襄陽地廣人稀水渠溉田數千頃無民田閒斷兵耕其中聚而不散號令進退不失部伍淮西州軍去邊稍遠軍民雜耕豈能無擾屯兵散處遠隔亦難鈐束一也襄陽去邊不百里自修好以來流民未復曠土未闢淮西則富民大家及歸正人經官請佃

宋史翼

卷十四

十二

包占在戶歲月既久遂爲永業一切根括必大爲邊民之擾二也襄陽屯田近者負郭遠者數十里主帥可以親臨察其農事之勤惰閱其武藝之精麤戍兵往來相望更休不遠於事爲便今大軍屯駐建康與淮西異路近者猶有一江之隔委之偏裨未必盡力況事當一一咨稟主帥而後行遙度於數百里之外豈能盡合事宜三也自和戎以來兩淮未嘗宿重兵襄陽之兵雖號鄂渚分戍然自來留屯萬人以副帥臨之敵人習熟不以爲疑今若一旦廣行屯田於淮西沿邊州郡必駭聽聞或啟釁隙四也臣聞善立事



者戒張皇而惡煩擾當漸於近襄州郡為之向來和  
 州屯田五百餘頃廬州有三十六圍廢罷未久其閒  
 多是熟田見係人戶請佃不若先遣官吏案行籍其  
 舊數根刷向來屯田官兵增益而並遣之自來歲措  
 置開耕規模既成以漸增廣則不至張皇矣州縣與  
 一役辦一事無非擾民監司行下諸州諸州行下諸  
 縣官吏並緣為奸其擾數倍縱使量給價錢糜費減  
 剋所餘無幾未見屯田之利已為邊民之害臣謂不  
 若令軍中辦其事漕司給其費軍獲其利民不知擾  
 人心既安地利亦盡疏入孝宗御筆褒之曰卿通兵  
 宋史翼 卷十四 古

事可以倚仗未幾移湖廣總領使請修江陵府城與  
 荆襄犄角以絕敵人窺伺之心戮躬自董役凡樓櫓  
 雉堞高下闊狹與防守之具一一堅密如襄陽召除  
 司農卿光宗初政戡奏陳謹始八事一正心術二辨  
 邪正三廣聖孝四求直言五戒游逸六崇節儉七恤  
 刑罰八重名器遷知臨安府值淫雨彌月天目諸山  
 洪水暴發漂蕩田畝廬舍被害者五萬餘家戡請撥  
 椿管三十萬石減價賑糶民賴以濟光宗不朝重華  
 宮戡上疏極諫備陳去歲旱災及郊夕雷震之由語  
 皆激切疏入不省寧宗登極遷戶部侍郎除右文殿

修撰知隆興府尋為廣西經略安撫使嶺嶠去朝廷  
 最遠州縣官皆媮惰苟且戡擢廉能黜貪墨與滯補  
 弊境內肅然開禧初韓侂胄當國戡請老以寶謨閣  
 直學士致仕戡侃直忠亮所奏多經世有用之言其  
 論邊事以嚴備為主而不汲汲於和戰紛爭識者以  
 為非好事偷安者所可及云歷代名臣奏議參定齋  
 集陳壽祺福建通志一  
 百八十一  
 王柟字木叔號合齋故順州人石晉以其地入契丹  
 徙永嘉乾道丙戌進士為婺州推官孝宗嘗疑諸州  
 上供有滲漏漕司遽令婺州增斛二萬守以下不敢  
 宋史翼 卷十四 古

爭柟言今苗畝七升羅四十餘千較他郡已重又無  
 故增二萬何以共命新守周權以書奏之孝宗愕然  
 曰朕未嘗加賦也由是凡議滲漏者皆免移台州能  
 決冤獄知績溪縣積錢買田為新塘六十八塌六浚  
 舊坡百頃歲無憂旱監進奏院太常寺簿以偽學罷  
 知江陰軍蔡涇者江海之交也淤闕柟開渠港五百  
 餘里漕運以通民事妖神巫故為陰廡復屋詭其像  
 設柟鞭巫撤祠壞像而民以安召為大理丞禮部員  
 外郎初周益公在政府招柟往既見清談之外絕無  
 所言至是蘇師旦欲見之許以遷柟曰吾義不交匪



人甯止于此鄧友龍議北伐援以爲助日前日有發策者驟矣柙力言無草草國與身且俱不利友龍曰何怯也竟取宜撫去出柙提舉江東常平茶鹽兼知池州柙言池州城甚惡何以待敵請城之不報乃募得緡錢八萬請自城之又不許乃補其穿穴深其濠抽兵嚴備池人得少安召爲吏部郎國子司業祕書少監兼侍左郎韓侂胄死者多柙言無使滋蔓執政善之不能用錢象祖雅慕柙欲進用之忌者因罷柙以撼錢柙奉祠而錢亦不安其位矣起知贛州諭其耆老曰元祐黨籍贛人一十有四何多君子也汝

宋史翼

卷十四

六

曹勉之謀桑麻清鹽禁提刑者復毀之柙予祠贛人雪涕留之不得賦詩而別柙少與永嘉諸公同學及仕于台寮屬見尤遂初樓攻媿以及彭子復石應之輩皆相砥礪崖峭孤特不輕徇物尤工于文所著有王祕監詩文集共二十卷

葉水心集

黃由字子由長洲人父雲字景祥嘗爲淮西總所酒官由弱冠有聲太學淳熙八年進士第一時甘昇爲入內押班見知用事二十年招權市賄與會觀王抃相與盤結由對策及之吳自設科以來由始冠多士時人榮之授南安軍簽判秩滿通判紹興府往新岷

督行荒政由改糶爲賑擅發米五萬石予民不取其直除正字遷著作佐郎奉使金國還遷將作監嘉王府贊讀紹熙五年五月孝宗疾亟光宗不能視疾人情益懼由請嘉王過重華宮問安孝宗爲之感動寧宗卽位累除權禮部尙書兼吏部將大用矣會知綿州王允朝辭乞詔廟堂銓選若嘗受僞學薦舉陞改及眾論指爲僞黨者籍記姓名且與勿用由入奏謂人主不可待天下以黨與不必置籍以示不廣繼權沈利路轉運判官由亦出知成都殿中侍御史張巖奏由阿附權臣指立黨與遂以雜學士奉祠嘉定初

宋史翼

卷十四

七

以正議大夫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聞岷縣昔有虎患訛言謂虎歲久有神變化叵測或爲僧形或若蟻蛆儻忽莫可蹤跡由禱於神厚賞募人捕之殄滅無遺種民賴以安三年除刑部尙書兼直學士院官至正奉大夫自號盤野居士卒贈少師

盧熊蘇州府志

汪義和字謙之徽州黟縣人淳熙八年進士通判紹興府知武岡軍慶元二年以治最爲太常博士時權要炎熒羣邪翼之詆天下正論以爲僞學無敢明其不然者義和力陳人才真實疑似之辨人所難言天子嘉其誣善者皆悚三年遷吏部郎兼禮部四年除



樞密院檢詳五年以左司兼檢討玉牒吳興有糾合  
凶人盡戕主家而火其廬延及一市者刑寺欲分首  
從定罪死者一夫而止義和駁之曰殺人放火俱合  
抵死凶徒肆虐厥罪惟均何首從之有中都曾子之  
獄抵罪者數人集議欲輕之義和又曰偽造者斬法  
也犯而輕之是不信于民也何憚而不犯皆請論如  
律義和平時官居雖一鞭扑未嘗輕用而于是獨嚴  
戢姦宄護善良所以為仁九月除起居舍人慶元元  
年遷侍御史卒年六十

集

宋史翼 卷十四 宋史翼

入家塾學行修立以祖遺澤補將仕郎改宣教郎知  
建昌軍南豐縣南豐劇邑也必正遇事明敏常若有  
餘民栢氏夜被盜併殺守藏奴賊逸去必正物色求  
之果獲面詰猶不承搜其家得白金器一篋既至倒  
奩出之囚聞其聲即引服淨梵寺有盜夜斬關入既  
獲必正察其非盜挺出之立賞捕真盜僧恨甚訴之  
郡郡即逮所縱囚繫鞫甚峻囚不能自伸并邑吏皆  
重坐未幾獲真盜送郡拒不肯治乃以御史聞之奏  
徙大理乃得實如必正所言甫秩滿除主管官告院  
進軍器監丞會益公參政事請外知舒州大修學宮

又立文翁廟於學立周將軍廟於城南皆舒人也復  
故隄城北以禦濤溪漲溢民田數千畝復為膏腴因  
作四橋於北西東門之外其一自捐奉為之州民號  
周公橋郡東南有烏石陂分其流旁則為石塘烏石  
之民欲專其利乃壅水使不得行石塘之田歲以旱  
告必正命懷甯令丞視之得實圖上于州按圖自以  
意定水門高下甫去壅水未尺餘得古舊迹與所高  
下不少差陂利始均石塘民喜至感泣乃歌曰烏石  
陂石塘坡流水濺濺有盡時思公無盡時徒知贛州  
興國縣之安陂溉田六十頃水勢自上奔突故難築

宋史翼

卷十四

宋史翼

而易壞壞且五十年必正命復之費不及民擢提舉  
江東常平上章納祿闔門屏外事讀書賦詩者累年  
益公少必正一歲亦謝事歸第相與置酒高會無少  
閒時人比漢二疏開禧元年卒年八十一善屬文尤  
長於詩晚取莊周息黥補劓之說名其堂曰乘成因  
以自號有文集三十卷書有古法四方豐碑巨扁多  
出其筆

渭南文集

宋史翼卷十四終

男樹 校字



宋史翼卷十五

韓愈字退之河陽河南人唐貞元中進士第累官至太子少師諡文忠公

列傳第十五

衛 涇 劉靖之 梁季瑛

吳 珪 徐 瑄 余 古

趙 綸 趙 昱 丁伯桂

方大琮

衛涇字清叔其先齊人唐末避亂南遷居秀州之華

亭祖闢始占籍崑山之石浦父季敏通判鎮江府涇

少有節操入行在從永嘉李去智學李卒為制服執

喪人咸義之宣熙十一年孝宗擢涇進士第一比唱

名御筆殿試上三名欲觀其政事特與添差差遣仍

釐務授承事郎添差鎮東軍簽判涇以對策嘗陳添

差之敝三上表乞待次上以涇力踐所言知重始進

特從其請故事狀元初任垂滿必通謝於宰執始頒

召命時王淮秉政涇不通謝雖被召三月不得引見

十四年除祕書省正字輪對言陛下即位之初銳意

事功不次而用將相痛憤而圖恢復二十六年之久

無一事少稱陛下意者而陛下大有為之意亦少弛

矣一祖八宗之業太上皇付託之重子孫億萬年之

宋史翼 卷十五

基緒陛下 一身任之豈可僅取苟安無事而遂已邪

庸常之材持祿保身而風俗日壞士氣日卑民生日

困臣恐天下之患將有出於意慮之外者事幾易失

時不再來願陛下堅自彊之志振綱維以張國勢作

氣節以厲輪情則靜可以彊根本動可以復疆土而

事功立矣光宗初立政尚循謹涇以著作佐郎賜對

言今日風俗頹靡百度縱弛人才削弱國勢未張汲

汲有為尚恐不濟若猶因循其敵將至於不可為者

矣又言中國之與北虜其勢決不能兩立名為和好

實則警敵名為息兵實則觀釁復讐之本直須時耳

宋史翼 卷十五

今以偏方之勢與虜持久自紹興來五十年無大戰

自隆興來三十年無小鬪虜酋新立血氣方剛開隙

之生遠不過五六年耳願陛下奮發英斷規恢遠圖

卧薪嘗膽不忘北鄉聖志先定然後與二三重臣講

求大計委任而責之成內外備則大警可復中興可

期矣又言自陛下踐阼臺諫給舍多不得其職今日

士氣向衰風采銷落陛下所當長養振作而反陰銷

沮之將使羣臣上懼陛下之威命下虞羣小之中傷

苟且成風諂諛充位脫有大姦巨惡誰為陛下言者

紹熙元年遷著作郎兼司封郎官二年正月震雷雨



霜大雪繼作涇應詔上封事言雷陽也雪陰也陽氣方升而陰制之此雪所以降也以象類而求則君欺於臣夫陵於妻夷狄謀中國小人害君子皆陰勝陽之證也有一於此皆能致亂陛下不可不預防也時佞倖漸肆李后悍始故涇以爲言出爲淮東浙東兩路提舉慶元初召爲尙書右司郎官論壽皇孝養禮曠以爲太上之於陛下親父子也天性之愛血氣之屬慈孝之親宜無毫髮疑問雖太上疾勢未平語言舉動若未容於進見者然陛下孝心純篤豈以吾親之不可見而遂已乎臣聞參天地贊化育曰誠而已

宋史翼

卷十五

二

金石之無情鬼神之至幽猶以誠而動矧人子事親誠極其至有不感動者乎願陛下兢業於中以親之未順爲憂以期於見親爲念積此誠意庶幾太上之懽心可得而喜付托之得人矣三年以起居舍人假工部尙書使金還言虜有危亡之兆而吾無自治之策使吾治具畢張備禦無闕敵雖強不足畏倘偷安歲月僅了目前一弱虜滅一彊敵生未足爲喜也初涇之往靈宗論使覘國而虜爲蒙古所攻我有乘釁之意涇深懼其輕動故還奏如此除直煥章閣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以言者論罷是時權姦用事涇不

爲勢怵斥去十年不調於里中闕西園取范文正公格言名其堂曰後樂開禧元年得旨入朝明年除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應詔論北伐非計不聽二年自吏部尙書拜御史中丞請誅姦臣韓侂胄論罷右丞相陳自强拜參知政事封崑山縣開國伯嘉定初兼太子賓客始侂胄之誅涇功多繼又患史彌遠有專恣之漸欲去之彌遠爲景獻舊學知涇謀風御史劾罷之五年知潭州八年知隆興府上以涇三世同居有堂曰友順御書二大字太子亦爲書後樂堂勝賜之九年知揚州十七年除資政殿學士金紫光祿大

宋史翼

卷十五

四

夫致仕進封吳郡開國伯寶慶二年卒理宗輟視朝一日特贈太師追封秦國公賜諡文節涇歷仕三朝出入內外四十餘年憂國忘家始終一節而謀深慮遠不徼近功其進退之際與時升降嘗語人曰官職自有定分名誼千古不磨其在朝孤立自守不畏強禦以賢才爲立國之基薦進擢舉汲汲如不及如李燾輔廣倪思陳韓皆其人也涇在潭時與朱熹有交承之好侂胄指熹爲僞學斥之侂胄既死涇奏召熹還朝而熹已卒復移文新安取熹諸經四書傳註刊刻以傳又請爲右文殿修撰張栻賜諡其表章正學



之功多矣所著文五十卷曰後樂集弟湜儒林有傳

盧熊蘇州府志

劉靖之字子和廬陵人學者稱孝敬先生為人廉靜

寡欲敦重少言而和易端粹不為崖異之行其家居

孝友尤篤也自少即以經學文行知名登進士第再

調贛州教授還家待次益以諸經自課日求其所未

至者蓋自音讀訓詁以及近世諸儒論說無不該貫

及至官視其學故有趙清獻祠後廢而生祠郡守部

刺史至五六人靖之曰趙公與濂溪先生法皆當得

祠者今或廢于已舉或初未嘗立也彼紛紛者何為

宋史翼

卷十五

五

哉命悉撤去而更為二公之祠諸生請曰趙公則聞

之矣敢問濂溪何人也靖之具告之故且出其書使

之讀諸生固已風動于是又益推本其說以發明六

經論孟之遺意諄諄辯告如教子弟晨入寓直至暮

乃罷日以爲常其教大抵以讀書窮理爲先持敬修

身爲主至于學官程課有不可廢者其命題發端必

依于是而出焉于是學者益知所向其言行小不中

禮服飾小不中度必規正之課試之文以老佛論道

以管商議政忘警耽狗時俗者皆棄不錄于是學者

又知所懲其于有司之事亦皆精審嚴密間斥其贏

以市圖史至若干卷待諸生以恩至于進退取舍之

間則必考行能視次第稽諸公論而未常有所私也

以故諸生之事靖之如事父兄服習其教而守行之

俗爲一變其浮惰不事學者往往引去或亦悔前所

爲而革心自新焉郡縣吏皆怪以謂學官弟子比無

入官府辯訟請謁者父老皆喜以謂吾家弟子比無

荒嬉惰游還家叫呼犯上者士大夫家亦爭遣子弟

來入學驥之人至咨嗟相與言曰吾邦自李先之爲

教官迄今七八十年乃復得劉君耳翰林承旨周必

大聞之爲記其說于聽事之壁靖之既去改宣教郎

宋史翼

卷十五

六

遭繼母喪以卒諸生哭之皆失聲相與守其法不變

去而從其弟靜春以卒業者數人靖之平日閉戶讀

書不甚與人接雖名士亦不強附而時之精神多慕

與交國子祭酒蕭之敏嘗以經行氣節薦于朝劉氏

自太宗時有刑部郎名式胡安定所爲記墨莊者至

靖之父濂亦好學修飾及靖之兄弟家法益峻忠厚

雍穆之風不墜及卒丹稜李燾書其墓曰孝敬劉君

而廣漢張栻爲刻銘納壙中新安朱子又爲之傳是

歟君子蓋或未嘗識靖之也

南軒集



淮坑冶鑄錢司幹辦公事再調南外睦宗院既而通判湖州湖州去京師百里而近臺省監司之滯訟悉以委季玘季玘閱實其事不爲吏欺裁處其平不爲勢撓自本州以及旁郡事多賴季玘以直經制之入舊多乾沒當路督責無已時季玘檢校靡密歲額整辦又斥其餘以補前政之虧數以萬計諸司列上其政孝宗亦雅聞其名擢知信州治信末期以母憂去吏以例白郡故奠餽若干季玘斥去之僚吏復相率以請曰道遠將無以爲資季玘曰親喪乃所自盡也而可煩官乎竟辭弗納郡人嗟嘆服除知光州除提

宋史翼

卷十五

七

以新易陳歲不能什一自餘悉以見至者給吏不得以借貸爲名有所雜揉軍人鼓舞以爲計其實增常時什二三京口歲旱責經賦於種菽之家民不堪命會季玘攝守不崇朝蠲去民歡呼若更生再轉爲太府卿除權尙書戶部侍郎時邊事方殷調度不繼季玘謂大絃急則小絃絕一切之政非所可用惟明統紀信期會爲庶幾自當時而言若甚迂緩而外不致張皇內不致乏絕時以爲難除尙書吏部侍郎其論吏銓一疏畧曰恭惟國家南渡以來八十年間省部成法斲若畫一昨自權臣當國變更略盡姑以目前

宋史翼

卷十五

八

舉荆湖北路常平茶鹽司公事改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司公事江西之俗生子不能贍卽委棄不顧季玘創慈幼院以收育之且撥公田爲經久計多所全活明年除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俗喜終訟季玘獨懲其發蹤者訟以是簡尋除都大提點江淮等路坑冶鑄錢司公事明年除尙書戶部郎中總領淮東軍馬錢糧總所異時吏以貿易新陳借貸椿積爲辭雜塵土秕糠以爲姦利季玘曰椿積以備不虞何可屢借且吾調度有常和糴足以相濟何俟於借卽嚴綱運之程去和糴之弊於是糧餉輻輳庾廩充盈



今一遵成法凡後來所行有與成法相戾者並不放行庶幾公道昭明人心歸一更化善治無先於此稽紳服其切要嘉定元年夏四月抗疏請外溫詔弗許九月二十有九日卒年六十有六季琚性清靜薄嗜慾年過強仕即就外寢所至一室蕭然惟圖史是娛兩典侯藩六將使指所至惜公帑纖悉無過用雖舊比所當得者率卻不受行部懼費供億不宿地而去官必藉內外供帳歸之有司毫髮不有

劉宰漫塘文集梁侍郎行狀

吳琚字居父一字雲壑憲聖太后猶子也陳傅良在

宋史翼

卷十五

九

大學琚執弟子禮惜名畏義不以戚畹自驕范成大陸游引為師友項安世輩則其客也尤工翰墨孝宗萬幾之餘即命中使召之論詩作字呼之為哥光宗呼之為舅滿朝之請過宮也琚密奏孝宗謀所以安光宗者因擬進諭旨曰子與皇帝之情初無疑間比以過宮稍希臣寮勸請反涉形迹不知三宮聲問絡繹豈在一月四朝方為盡禮今天氣尚暑過宮常禮宜免如欲相見子當自招皇帝矣會孝宗崩不果趙忠定公之定策也先謀于琚琚密奏憲聖曰某官傳道聖語敢不控端竊觀今日事體莫如早決大策以

安人心垂簾之事止可行之旬浹久則不可願聖意察之憲聖曰是吾心也于是大計遂定忠定欲琚出入通宮禁廟堂之意琚欲重體貌求慈福宮使否則提舉中祕書忠定難之乃以韓侂胄任之侂胄佯為曲謹雖一秩必以請忠定隨其計遂為所陷垂歿謂其從子崇猷曰梅不用居父以至今日琚與侂胄為密姻黨事既起琚畏遠權勢委曲遜之然密為諸君子地言于憲聖以不宜進究往事外人多不知也侂胄忌之謂其弟曰二哥祇喜引許多秀才上門何也然以憲聖故不敢有加于琚一日招同賞花極歡間

宋史翼

卷十五

十

問琚曰肯為成都之行否對曰更萬里亦不辭侂胄笑曰恐太母不肯放兄遠去耳然終不欲其在朝歷帥荆襄鄂三路終于開府儀同三司鎮安軍節度使判建康府江南東路安撫使兼行營留守吳曦之復帥蜀惟琚言其必反後果驗太常議諡謂其功有人所不盡知者朝廷後卹忠定子綱亦以密奏進其始末史彌遠以吳韓本密姻疑之不錄時人以爲屈

宋案

徐瑄字純中一字漢玉永嘉人父定官至知潮州光宗即位遣瑄表賀授太平州司戶未上慶元元年中



刑法科改慶元府司法除大理評事三遷至太宗正  
 丞權刑部郎兼戶部左曹出知嘉興府擢直秘閣夔  
 州路安撫使揚旗於車前曰有訴官吏貪贓蠹國者  
 立其下遠近震竦夔漕司故以鹽利之羨獻于朝瑄  
 念黔珍民貧地瘠移其羨以代民輸為糶十有二萬  
 又歲捐鹽若干以充其賦民為立碑像而祠之移知  
 瀘州潼川路安撫使嘉定十一年召為刑部郎官輪  
 對極言大臣恃獨智悅詔辭疏入不報時宰相專而  
 忌臺臣承望風旨詆瑄免官主管成都玉局觀復直  
 寶謨閣知饒州召為戶部郎官大理少卿寶慶元年  
 宋史翼 卷十五 十一  
 湖州民潘甫與弟丙壬眾亡命數十為亂夜入州劫  
 濟王尋敗甫死于兵丙磔于市壬逸去餘黨就擒守  
 臣謝周卿通判張宗濤以下悉付大理獄詔瑄鞠其  
 事時宰面授風旨又數以手簡羅致不附已者且諭  
 瑄可立致貴顯瑄曰王忠嗣唐武將也不肯以人命  
 易官吾忍乎獄具騰書于朝謂跡涉疑似者罪不當  
 死復執論數四不報會胡夢昱應詔言事例借長官  
 印或怖瑄勿與瑄曰吾位亞卿不能建明而又阻同  
 僚之言乎夢昱奪官竄象州瑄遺書史彌遠爭之不  
 可亦鐫二官罷王堅梁成大論不已先後追六官象

州居住時年已六十矣築室瘴江之濱日觀練自號  
 松月居士堂曰欣止題寓居云吾道日非矣止是此  
 心安處便為鄉紹定元年卒端平元年以王遂言贈  
 集英殿修撰 魏鶴山集 徐公墓誌  
 余古錢塘人光宗初罷遺補官近臣罕進言者紹熙  
 二年五月古以布衣上書曰恭惟皇帝陛下春秋鼎  
 盛自即位以來星見再周當思付託之重朝夕勉惟  
 求治之道乃或不然間者側聞宴遊無度聲樂不絕  
 晝之不足繼之以夜宮女進獻不時伶人出入無節  
 宦官侵奪權政隨加寵賜或至超遷內中宮殿已歷  
 宋史翼 卷十五 十二  
 三朝何陋之有奚用更建樓臺接于雲漢月榭風亭  
 不輟作深為陛下不取也自古宦官敗國備載方冊  
 今上而三省下而百司皆在此曹號令之下蓋自副  
 將而至殿步帥各為高價但如其價則有特除此為  
 害之大者良由公卿持祿保位備員全身如漢之石  
 慶唐之蘇味道滿朝皆小人也陛下果能以漢文帝  
 為法唐莊宗為戒即乞昭示詔旨嚴下約束除太常  
 樂工立定員數凡俳優抵戲皆放而為民美女麗人  
 自今無獻宴開以時酒進有數宦官不得干預朝政  
 佞倖悉去忠良並進陛下求不垂拱以高揖義皇亦



不可得也問安視膳之餘宮庭燕閒講讀經史隨時  
養性享名教不窮之樂固嵩岳無涯之壽豈不休哉  
帝覽書震怒始議特旨編管言者救之乃送秀州聽

讀咸清臨安志  
引朝野雜記

趙綸字君任鼎曾孫五歲誦書入耳不忘年十九從  
朱子于富沙趙汝愚爲相白上錄鼎舊恩授登仕郎  
移澧州安鄉令以義勇平羣盜宣撫使吳獵上其功  
改安撫機宜文字時議散沿邊忠義或慮召變制置  
使李大性謂綸曰惟子可以了之忠義將董達方激  
怒其眾推誠諭之勉以歸農或隸戶籍皆大喜過望  
宋史翼 卷十五

而識拔其帥孟宗政扈再興等數人後皆爲名將改  
知益陽縣已而通判江陵皆有聲嘉定九年遷知信  
陽軍金高乞入寇疾馳至郡繞城濬隍蒐軍實勵將  
士拔袁海于囚拔董思明于野授以帥兵薄城下擐  
冑登堞矢石雨發金人知有備拔柵以火攻綸遣康  
孝先帥死士潛出抵金人帳斃其酋注首槩上金人  
棄攻具走俄而復至綸固守調諸軍列柵淮堧間出  
遊騎以誘之一日乘勝逐金人大潰俘獲無算盡以  
隸軍次年謀知金人又治兵綸豫定諸軍之出戰者  
巡徼者列柵而守者并城中之分門而守者金人至

及其未定急擊之斬馘多金人以二萬人環城以萬  
人阻東諸山而陳綸親督戰軍士一當十金人敗走  
又明年浮光棗陽被圍光山破綸曰是吾唇齒也光  
守柴叔達乞師遣董思明與袁海援之而使從間道  
入光約表裏相應師次求城總餉者忽欲移師防江  
綸持不可金人乘勝入梅林列柵據關取倉粟江上  
震搖急召思明倍道抵關東馬山谷間步出胡家衝  
攀木緣崖魚貫而進三十餘里設伏于陞迓金候騎  
擒之遂拔柵而入蕪其酋之臥帳金人倉黃奔逃思  
明師憑高瞰之呼聲震山谷奪其旗幟書救牛馬雜  
宋史翼 卷十五

蓄豎得前此官軍所遺資仗并難民之陷軍者而淮  
西之師亦集遂解浮光之圍自綸守信陽金再戰皆  
北至是越境出奇威名大震然嫉妒亦自此而起論  
功以直祕閣仍守信陽俄而以直煥章閣充淮西安  
撫使知廬州又改湖北安撫使知江陵府未至以言  
者論之削籍罷明年予祠復以直煥章閣充淮西安  
撫使知廬州舟次丹陽而卒年五十九江陵罷歸無  
一椽之宅僦居長沙尋歸某山矮屋五楹僅蔽風雨  
所著有時齋遺稿二十卷鶴山集題  
君墓誌  
趙昱字希光雒子也少苦學以司馬周程氏爲師嘗



謂存天性之謂良貴充諸已之謂內富故漠然不以利祿動其心當是時南軒之教盛行蜀中黃兼山范文叔皆導其緒雄故嘗與南軒不咸以是兩家子弟其初不甚往還而昱獨與其高弟議論多合說者以爲呂正獻公之子范歐諸老爲親炙而昱之于南軒爲私淑然其善于親師取友則同也先是雄嘗爲孝宗言吳挺專制蜀已久雖名三軍其三軍僅當挺之偏裨陛下神武雖百挺何能爲然爲子孫萬世計不當如此孝宗是之及挺卒朝廷雖畧行其言已而復以兵予吳氏昱性沖淡出仕二十餘年然歷任不滿宋史翼

卷十五

五

追子其父恩澤以昭世臣之賞詔賜雄諡文定而昱亦予贈卹如制岳珂程史丁伯桂字元暉福建莆田人嘉泰二年進士補永春縣尉調寧德縣丞歷知廣州南海縣肇慶府通判寶慶間史彌遠當國惡莆田人遇進用必抑之伯桂以銓知循州例當朝辭彌遠見曰是異於莆士者留提轄雜賣場伯桂旅揖外未嘗一詣相府累遷宗學博士紹定四年火災求言伯桂應詔略曰比年大風顛木巨浸成淵雷發先春日乘背氣虎出平藪龍鬪近畿疫疾流行妖星伏見上下恬然而莫之省天安得而不怒夫大感悟必大更張今貪酷之吏滿天下皆由權勢庇之苞苴啓之參選者伸縮於吏胥之手干進者奔走於廝役之門大臣知之否乎彌遠見疏憾伯桂益甚不得擢及彌遠卒除樞密院編修官伯桂輪對首乞去臺諫副封令中外薦剡得自舉復近臣宴見百官集議舊制次言居憂者汲汲起復舉世無孝子注闕者汲汲奏辟舉世皆躁士宜作而新之理宗嘉納端平元年擢監察御史時金已爲蒙古所滅趙范趙葵全子才建收復三京之議伯桂極諫曰故相史彌遠當國二十七年於法當敗然所以不敗者

卷十五

六



用兵一事猶能謹重必迫而後動故雖敗而猶存暮  
年輕信兄子交韃滅金則謬矣今更化未數月而遽  
欲收古人百年勝殘去殺之功謬不愈甚乎宜修沿  
江守備以增一重藩籬且戒三帥常思卻願無倖近  
功已而三帥以不捷返伯桂疏言輕敵之誤小遂非  
之誤大今移兩淮糧械於邳徐唐鄧等州猶循危轍  
冀雪前恥然愈變愈差不可不慮復論彌遠在時楮  
幣窮而不變羽書急而不報注擬壅而不行陛下  
一旦更張內則空內府累世之藏而楮賤自若外則八  
陵之圖甫南馳而三帥之旆已北指矧收召廣進用  
宋史翼 卷十五 七

旄鉞如祖宗舊典何命遂寢閭美人進封親屬加恩  
者百餘人伯桂請俟三邊稍靖然後舉行詔如所議  
嘉熙元年除權吏部侍郎遷給事中蒙古北人歲入  
寇宰執洵洵伯桂言大臣操舟主病者也若先倉皇  
動色同舟同室之人將若之何宜凝定志慮以應變  
時郊祀夕大雷雨伯桂曰陛下本以好賢受諫聞天  
下近來言官忤旨至形詞色而易置臺誅如弈棋此  
致異之大者其因事啓沃類如此未幾余天錫自福  
建召還且大用近臣多先通殷勤伯桂駁論曰閩樂  
士以處天錫足矣召之徒使陛下有私故人之名言  
宋史翼 卷十五 六



臣自立朝以來每見羣臣議論始則言成敗中則言安危至於去歲夏五之後景象頓異則以存亡言矣然徒知天下有將亡之形不知古今有不亡之理理者何綱常是也臣側聞陛下踐祚之初故王退守藩服書川之事變生不測當時天地祖宗猶察陛下之有所制亮陛下之不得已既而史彌遠斃矣端平改弦威福自出此非昭枉雪冤之時乎臣恭觀元年六月御筆有曰濟邸立嗣難以輕議二年七月御筆有曰衛王功茂深欲保持其家一則如待深仇一則如拊愛子讀者所爲黯然吞聲也故王之跡非若秦邸

宋史翼 卷十五 九

而秦邸子孫至今蕃盛此太宗皇帝保全之力今也西溪荒阡麥飯無主孀嫠孤寄抑墮緇流獨不以太宗之待秦邸者待之乎彌遠之罪浮於奸檜而檜死之日諸子勒令致仕此高宗皇帝果決之斷今也宅之頑童班崇錫第起玷名郡敢抗公平獨不以高宗之處檜者處之乎德於其非所當德怨於其非所當怨一念之私綱常倒置騎卒安得不狂悖凶氓安得不跳踴叛將安得不飛颺蓋有以召之矣昔漢淮南王驕倖非復有愛兄之道文帝哭之甚哀以袁盎解而止及閻斗粟尺布之謠則還地封子不遺餘恩未

嘗終膠於盎之說也陛下天性友愛與文帝同故王之脅與淮南異臣聞故王嘗從陛下會朝侍班同榻共食情愛至備使無彌遠先入之言寧不愴念疇昔之好矧自更化之後凡逐臣羈士見扼於權奸者無枉不自獨天倫大冤不能自明一婦茹屈枯旱三年匹夫非辜飛霜六月而況先帝之子陛下之兄乎或曰四郊多壘未暇議也不知腹心不治何以望膚革之安或曰皇嗣未衍未遽議也不知麟趾不歌何以致螽斯之慶一念之歉橫於胸中而不化則一氣之盤鬱於兩間而不消誠能宣明洞達此歉不留將見

宋史翼 卷十五 三

精誠感召此盤自消矣復論國家大勢以爲毫之復汴之入方以歸疆爲喜襄之失蜀之危反以蹙國爲憂炎興半守而猶牢也不可以當吾世而有金歐破缺之形佞遠雖壞而未潰也不可以當此時而有舉酒祝柱之歎反復數千言皆不報逾月對理宗曰樞卿言論當體國大琮曰臣所言無非體國者袖出手疏再奏略言三邊功賞未聞而後宮數十之宜一夕取辦五閫將佐暴露而近親雙節之命同日並頌襄蜀流殍而諸璫進勸未已江北清野而內庭水妖方興非所以消疑釋謗也理宗嘉納遷起居舍人嘉熙



元年魏了翁安撫浙東命下大琮奏韓侂胄史彌遠  
剗鋤之餘天下人才僅存真德秀魏了翁二人而已  
陛下當饋太息徬徨乏使而三十年劫火不燼之精  
英一爲天所奪一爲人所沮豈不大孤人望哉乞留  
了翁以爲朝廷重因力求去不允命兼權直學士院  
先是臣僚無敢言濟王事者及大琮抗疏言路漸開  
王邁劉克莊相繼論諫殿中侍御史蔣峴惡之疏劾  
邁克莊而以大琮爲魁傑請寘重辟理宗不允罷大  
琮主管紹興府千秋鴻禧觀四年除祕閣修撰福建  
路轉運判官淳祐元年遷集英殿修撰知廣州廣東  
宋史翼 卷十五

宋史翼

卷十五

三

元年除諸司審計當對傷父論濟王事賁志以歿乃  
疏奏舜有有庠之封周公有蔡仲之命陛下之聖豈  
愧古人三十年間因循未行者存亡繼絕之一事耳  
及今行之是彰陛下之聖不然終爲人道之歉反覆  
數百言累遷太府寺丞請外知建昌軍度宗卽位陞  
辭疏論新政復申前請移知贛州尋歸奉祠已而蕪  
湖師潰國事已不可支演孫猶運粟以濟行在德祐  
初集民兵固守鄉邑卽家除工部郎中廣王嗣位福  
州召除軍器監司農少卿進大司農演孫奔走措置  
以濟危急積勞致疾景炎元年九月卒年六十有四  
宋史翼 卷十五

宋史翼

卷十五

三

劉後村集方閣學  
墓誌福建通志

宋史翼卷十五終

男樹 校字







害怪異亦往往有之有星隕於東北其光如電其聲如雷夢昱以爲主上誠心實德對越在天不宜有此然仰窺天意俯察人事必有端倪乃極言今日禍機伏於隱微之中者五事乞舉行范純仁申勅中外條陳本職之說時有以郡縣差役不均賦額虧陷請行經略者夢昱以苟非其人法不虛行弊未可革而害先及矣詭名之隱寄者可許而歸併而不可責以累年之賦其昔磽塉而今肥饒者可許其因仍而不可增以數倍之賦遂極言之山陽虛閭廟議將遣許國夢昱聞之歎曰山東之禍止此矣此曹平時頗以戰宋史翼 卷十六 二

詔求直言夢昱應詔上書大略以爲太祖皇帝艱難肇造以有天下願命之日不傳之子而傳之弟立國根本蓋與周人異世同符周人不幸而有管蔡之變我宋不幸而有秦邸之變又不幸有近日濟邸之變其事不同所以處兄弟之難者則同然周公待管蔡者終歸於厚太宗皇帝待秦邸者終歸於厚故皆能有道之長齊威之待子糾者終歸於薄唐太宗之待建成元吉者終歸於薄故皆有身後之禍恭世子本無置毒之事驪姬則以置毒誣之晉獻公無以散其冤抑之氣故有請帝託秦之怪戾太子本無巫蠱之事武帝有以散其冤抑之氣故有晉人之事燬而無晉人之妖孽又引鄭伯克段周公改過事反覆極論且辯濟王之不幸其事與管蔡秦邸不同乞隆追贈褒崇之典降存亡繼絕之詔歲時遣使致其祭祀撫其家屬厚其賚予又貽書丞相史彌遠以爲公論在天下未有一久而不明冤抑在天下未有一久而不伸此論不早明他日必有反覆此抑不早伸他日必有厲階彌遠得書大怒於是御史李知孝承風旨劾夢昱黨附叛逆與洪咨夔並逐而夢昱則有削籍羈管象郡之命蓋寶慶乙酉九月己未也廣西帥臣錢宏祖



欲殺之賴運判陳汝左右得免在象扁其所寓室曰  
涼館讀書其中未幾又為御史梁成大所劾再徙甯  
越未及行以痢疾卒夢昱一門孝友閩內無間言囊  
無私蓄其去國也弟利用相從於象死其歸骨也兄

夢白至自象以瘴毒疽發於背死

象臺首末

李昂英字俊明番禺人曾祖仙之承奉大夫自保昌

來遷祖擇安撫助教父天棊龍圖待制母黎氏將誕

夢大星降於庭因名少雋穎書史一覽成誦博學多

識文思絕人弱冠嘉定十五年以春秋掄元首計借

崔與之深器重焉寶慶元年再薦於鄉明年試春官

宋史翼

卷十六

三

知貢舉鄒應龍欲置第一時方諒陰或曰上始即位

宜崇帝王之學遂擢王會龍書義第一昂英第三

黃志

粵中士探花自昂英始洪平齊徐梅楚皆重其才以

為南方間氣

孫啟苞撰行狀

初調汀州推官郡守陳孝嚴鷲

悍不恤其下江閩寇相挺郡無壁壘力請增陴浚隍

以備不虞會守虐殺兵校十數人又欲造州楮強戍

兵充日券昂英爭不聽吏持州楮請署押厲色呼之

徑棄官歸亟出郡郊倅貳偕士民數百邀而留之曰

環境皆盜公忍棄吾民乎洎回悍兵王寶已闕然閉

關將殺守吏士民擁之入恆以身翼蔽守昂英開諭

諸賊曰若欲得守盍先害我守以是獲免既而朱積

寶合際寇攻城設備待之調左翼軍合民兵計賊面

授方略躬督戰相持五日戰二十餘合賊敗北功聞

于朝特遷太學正丁母艱服闋除武學博士端平二

年推鋒戍卒叛蘇惠州趨番禺承平久人不知兵郡

大恐帥守曾治鳳航海潛去轉運使石孝濱避水之

南獨庾使黃歲請于崔與之守禦與之登城撫諭昂

英與楊汪中皆出諭賊甫緹城羣凶露刃森立毅然

不動從容諭禍福賊退事聞除大理司直主管經撫

司機宜文字後與之平賊以昂英有贊畫功召除太

宋史翼

卷十六

六

學博士賜對上奏劄黃志略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

同事罔不亡善規國者之法今兩血告妖戎馬踐淮

襄岷失而江陵孤三川潰而夔門危祖宗區宇將半

陸沈億萬生靈重罹塗炭陛下自視今為何時反觀

行事果與治同道否邪夫勢之安危反掌易置理之

當否亘古不移酣嗜峻雕未或不亡此謹身之戒也

陛下嘗因明禋之天變而撤樂嘗以誕節之震雷而

輟燕蓋深自警省矣然纒立望幸之眾易至移人天

錫飲量之洪難免過度作無益則玩物喪志營不急

則宴安易懷錫賚之數無涯宮庭之費不會此冠布



衣帛之時也愧脫簪之諫周室所以中興堅覆觴之志晉元所以再造此豈甚高難行之事無法家拂士者國常亡此用人之戒也陛下選拔言官多采直聲或俾再入間由外擢其奇耳目也重矣然切於救國者疑其矯激忠於報上者謂其好名絕江而歸無復論留之虛文與郡以出似非優待之美意倘念國所以存僅此一脈必使臺諫得以盡其言倘使強本折衝在乎眾正必使壯士得以伸其氣衛多君子國未可量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豈無益於人國哉亂其紀綱乃底滅亡此守法之戒也陛下非不遵先朝之成憲而干請為捷非不欲臣下之奉命而威令漸輕給舍繳建節之濫而終莫回大臣進除擬之日而不盡用近習乘間而官府非一體旁蹊捷出而政事或多門賞罰無章功罪奚別法制不立軍伍參驕朝廷之政本未清軍國之威權幾褻自昔陵夷鮮不由此無紀綱而周之祚微有憑藉而唐之命永可不監哉四維而張國乃滅亡此厲俗之戒也陛下欲洗濯士心而意向未明欲旌崇節義而風厲未至權臣孽息褒榮加渥羣儉雖斥簡記不忘上之好惡或偏下之趨向必異平居習為頑鈍無恥之風臨難必無仗節死

宋史翼

卷十六

七

義之士國何利焉尚名節而東都之祚延賤名檢而典午之禍作可不懼哉閔興亡之大無出於四者審安危之機當決於一心陛下幸跡其所以致治監其所以召亂者赫然發憤日課其事月計其功常若勅敵在前禍至無日則恢復之規模立矣文溪存稿上賜金酬其直尋召試館職除校書郎兼沂王府教授遷著作郎兼屯田郎官黃志首言天變狎至所以仁愛人君也人言交進所以忠愛人君也天惟不言故告戒寓於災異臣當盡言故論諫出於憂危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此王安石所以誤先朝者今災沴頻仍言宋史翼 卷十六 八

路壅遇當開心聽言以弭天變廣州人上意嚮納會除崔與之右相辭不拜上以昂英嘗從遊俾奉御札趣召除直祕閣知贛州與之力辭不行昂英亦不拜贛州之命遷太宗正丞擢權兵部郎中以親老乞外便養除直祕閣福建提舉登車志澄清貪吏望風解印去歲大荒捐俸賑貸活飢人甚眾會崔與之薨請歸持心喪不許尋丁父艱既葬築室墓下聚宗族子弟講學若將終身焉累召不起淳祐初杜範入相首薦為監司以吏部郎官召丐祠不允黃志時杜範與侍御史劉漢弼國子祭酒徐元杰稱三賢合力薦昂英



幡然曰權奸去國羣賢拔茅此清明時也敢自佚乎  
 行六年丙午赴闕奏言陛下斥逐負國之權奸而阿  
 匿取容者猶尸素充位以兩吏挾扶之耄狀而協贊  
 萬幾蓋論時相范鍾也時丞相杜範侍御劉漢弼祭  
 酒徐元杰相繼暴卒人皆疑史嵩之執伏廷臣莫敢  
 言昂英獨斥言不避請正嵩之罪以伸三賢之冤又言  
 陛下於定國本猶未決去權奸猶未勇宮媪闈寺猶  
 未斥絕是皆為更化之累焉文溪存稿上喜其直書御屏  
 記姓名十月擢右正言上謂宰相曰李昂英南人無  
 黨中外頗畏之除兼侍講益感知遇知無不言首  
 宋史翼 卷十六  
 抗疏乞早正儲貳言極懇切會史嵩之服闋謀復任  
 昂英復奏嵩之罪浮四凶當遠竄荒裔不報又率同  
 列抗疏亦不報於是自再疏黃志曰臣疏嵩之奸狀踰  
 旬不報陛下一則曰保全大臣二則曰保全大臣何  
 敢不將順然事有害大禍深與國家不兩立者嵩之  
 包藏禍心乃誤國巨姦賊民巨蠹一時與御史章炎  
 黃師雍論嵩之無父無君乞寢宮祠削官遠竄詔皆  
 落職予祠翰林學士李韶與從官抗疏言陛下不能  
 正姦臣之罪其過不專在上蓋大臣百執事不能輔  
 天子以討罪乞斷以春秋之義亟賜裁處乃命嵩之

以觀文殿大學士致仕不復用廣州人疏三上語益  
 切上為動容即與嵩之官觀時執政狠復自用尹京  
 者侍皇族日橫力詆之上問為誰以陳韓趙與憲對  
 上卻其疏昂英引上裾跪奏上怒拂衣入留疏御榻  
 再拜而退有旨與在外差遣三學諸生以詩餞諸國  
 門外有庾嶺梅花清似玉一番香要一番寒之句除  
 知贛州再除福建憲又改漳州俱辭不赴時趙汝騰  
 有三老八士之薦三老李韶陳愷徐清叟八士昂英  
 其一所謂國之干將莫邪者也家食數菽杜門卻掃  
 會推帥邱迪嘉淫刑以逞戮及無辜移書請損之不  
 宋史翼 卷十六  
 從而暴愈甚昂英遂繳告勅留郡庫乞辯平民之冤  
 以是全活者數百人然亦以此為姦檢所中穢閣職  
 清祐十二年徐清叟參大政力薦之上思其賢起家  
 除直寶謨閣江西提刑兼知贛州慨然以洗冤澤物  
 為己任劾姦贖決冤滯一道肅然置平糶倉以惠飢  
 民罷官酷聽民自釀而薄其征民以為便郡人崇像  
 祠之請峒負險盤據相挺為亂昂英申嚴保伍之法  
 使相糾察且諭峒酋各率子弟詣臺訓治撥魯論首  
 篇有子曰其為人孝弟一章解義以訓飭之酋豪  
 各錄本以歸私相告諭自是革心向化無復為梗徐



清叟奏其事詔以其本願示天下使民矜式課治最  
陞直寶文閣寶祐二年正月被召除大宗正卿赴闕  
兼國史編修實錄院檢討上殿一疏慨論時事黃略  
曰人主心有大警悟則天下之勢不患其岌岌然此  
心雖微而萬世基業四海生靈關係甚大今災譴頻  
仍民情浸蹙國用日竭犬羊益張陛下固勤勞於時  
艱而有可娛之具陳于前則有時而縱固焦勞於外  
懼而無可駭之言接于聽則有時而忘所以爲累者  
必有由矣孟軻謂國之危由交征利賊孫達謂官之  
敗由寵賂章如聞北司竊弄勢權掖庭憑寵干請修  
宋史翼 卷十六 十一

內司之獻助取兩浙之上殿文昌八座處恩澤之庸  
瑣郡國糜節多戚屬之膏梁世當承平猶不宜有今  
何如時哉歐陽修曰枉費財物利悉歸眾中外護議  
則陛下自受朱熹曰有私用而後有私人有私人而  
後有私財二臣之言似爲今日發願陛下潛消外患  
無以樂玩憂時賈似道執政閻如丁大全表裏用事  
故也既奏左右皆側目上有西太乙之幸又抗疏諫  
曰方四郊多壘正臥薪嘗膽之時湖山在目似涉遊  
觀道路頗遙駕還必暮意料之外事非一端廣州人  
物傳  
上嘉納除兼侍講時皇子忠王禪行冠禮進太常卿

贊禮成除右史遷左史兼權吏部右侍郎尋擢龍圖  
閣待制吏部侍郎加中大夫封番禺開國男食邑三  
百戶屬董廬二巨閹竊弄威福御史洪天錫累疏攻  
之不行乃直前敷奏疏入不報又再疏曰邇來北司  
專恣日甚一日它人不敢言而天錫獨言之俄解言  
職以去中外莫不駭愕始天錫登朝臣實薦之如不  
行其言乞與俱貶留疏拜辭遂與天錫俱出國門時  
人咸惜其去時軍國多務有詔除端明殿學士僉樞  
密院事辭不起上屢有大用意竟爲檢校尼馬白寶  
祐三年歸潛然無復仕進意家文溪之上因以自號  
宋史翼 卷十六 十二

上嘗賜其所居扁曰久遠日文溪曰嚮陽堂五年秋  
忽一夕大星隕舍東闔城駭觀後數日昴英卒年五  
十有七諡忠簡昴英天性勁直議論高邁其文簡而  
有法婉而成章一時同館名流如江萬里文天祥皆  
推服之平居温然接物寬而有容至於臨大節處大  
難毅不可奪雖鼎鑊在前不懾也景定三年轉運使  
洪天錫因邦人之請祠于海珠山咸淳九年士人又  
請于郡與菊坡合祠所著有文溪存稿二十卷行于  
世黃  
子志道字立翁號漁灣少儻穎以春秋領漕祐九年



鄉薦寶祐元年成進士時上御明德殿再試稱旨除授京邸教授賜紫金魚袋造育有法士林宗之明年父昂英起為大宗正引嫌乞外職改調浙江會憲參幹諸軍事志道嚴部伍時簡閱一意寬刑養重一道稱平五年丁巳丁外艱歸服闋起補都憲御史專理糧餉未幾丁祖母艱去咸淳三年召入為朝散大夫直寶謨閣廣南東路經略安撫司提點刑獄節制兵馬兼屯田使尚書工部侍郎時直國步多艱強敵在外賈似道專政權傾人主志道屢疏乞歸不許德祐元年以疾乞聞得歸田里端宗立航海南奔元兵侵

**宋史翼** 卷十六 三

志道糾練鄉勇躬督戰於潮州上粟十萬石餽送餉軍三月益兵三千餘人帝重其忠賞給番禺南海新會東莞香山各縣田地約八千餘頃端宗崩帝昺立與元人戰於厓山師潰宋亡志道大哭奉大行主於家灣陽堂率子弟宗戚鄉人朝夕哀奠未幾憤鬱而卒

廣州志

虞剛簡字仲易一字子韶四川仁壽人祖允文宋史有傳剛簡為趙雄婿雄子昱志士也好讀周程張邵呂謝楊尹之書剛簡因知學統所在潛心體認以郊恩任官再舉禮部應仕知華陽縣教授二江范仲櫛

者張栻高弟也方會文講學以明湖湘之緒剛簡因是得和齊斟酌盡聞胡安國父子以至張栻所討論於嶽麓者而致精焉喟然歎曰洙泗之學堯舜以來之學也伊洛之學洙泗之學也而乃以為一家之言乎凡再知永康軍招諸生講學境為大治以安撫使黃疇若薦召赴都堂不果奉祠未幾起用未上遭劾罷嘉定十一年詔知簡州金人犯邊制置使董居誼辟為參議官剛簡經濟之略得之家傳請收人才厚軍餉以結士心抽還忠義人之配內郡者以紓邊人之憤又請緩科三路餉夫之直皆得施行大散關陷

**宋史翼** 卷十六 十四

東路帥李貴遜去天水一帶皆被兵西路帥莫肯行剛簡慨然請往次魚關遂自移金平督帥前進人心恟恟剛簡謂曰我師既出敵必不能越大安已而大安果以勦敵聞會居誼召還剛簡亦抵簡利州潰卒作亂由果聞以趨簡大書其幟曰破簡入西川時剛簡至任甫五日驚奔相屬閣學劉光祖文節公方家居貽書相約效死剛簡阻江固守賊知有備去之而張威歸軍過城下賑其匱乏軍士大喜劉光祖上言剛簡保守一城遮蔽西川遂有夔州提刑之命兼提舉常平俄改利州乃召軍帥劉昌祖謀曰必復阜郊



激池然後敵氣可奪雖圖秦鞏可也昌祖曰諾遣人  
 焚激池之崖遂復之剛簡曰未也時樞府慮生事每  
 以越境為戒昌祖猶豫不敢行剛簡督之如南谷遣  
 其親將進屯阜郊於是階鳳成和之民皆荷戈赴之  
 得兵三十萬軍聲動天地肉薄乘障斃其大將郭贊  
 敵之壻也阜郊既捷進搆秦州有以密劄勒昌祖還  
 者忠義人大憤散而為盜阜郊復受兵剛簡夜出撫  
 定士民復募軍擣鞏之青野原以牽制之敵師始退  
 於是請集保甲之民以為守禦三年之間圍集三十  
 九萬二千餘人自是閩蜀有備又請修屯田之利而  
 宋史翼 卷十六  
 墾田百餘萬邊儲以足魏了翁除工部侍郎舉以自  
 代不報剛簡與制置使鄭損不相得乃上歸休之請  
 五上報可既歸而損竟誣劾之罷剛簡罷之三年  
 而損棄墜成五州剛簡猶貽書諸司力言不可其始  
 終憂國如此是年卒所著有易傳論語解詩說尤致  
 精者易本邵子之學參以周程諸書及漢上朱氏說  
 論著十有六年不以示人卜居成都之合江范秀才  
 蓀亦張栻高弟也為題曰滄江書院學者稱為滄江  
 先生長沙吳制使獵曰湖中親炙胡張者多而得其  
 學如此者鮮矣魏了翁稱其學以為由博致約浩然

宋史翼 卷一六

獨得云剛簡以故相之孫著效危疆故未嘗得登朝  
 一展其抱負君子於是知宋之終於不競也其論學  
 之大旨曰乾之九二龍德而正中庸言之信庸行之  
 謹閑邪存其誠而坤之六二言敬以直內然則中庸  
 誠敬是乃天地自然之則古今至實之理帝王所以  
 扶世之極聖賢所以明德新民未有不由之者楊伯  
 昌問之歎服朝野雜記元史 盧集傳一統志  
 周端朝字子靜永嘉人嘉定進士其學本出於仲父  
 去非得張栻之傳已而學於蔡幼學於百氏無不通  
 尤熟於典故又學於葉適又嘗學於劉光祖趙蕃或  
 宋史翼 卷十六  
 以為朱子弟子者非也趙汝愚去國天為兩血京師  
 人以益益貯之殷然端朝為太學生與其儕楊宏中  
 叩麗正門佯冒欲斬其為首者寧宗不可但使聽讀  
 而已是時為首者六人而端朝受禍尤酷初大理令  
 聽讀於衢州已次半道佯冒矯旨再入大理復聽讀  
 於信州已而押歸本貫尋詔聽自便佯冒終忌之遂  
 避入蜀從劉後溪遊蓋自上書後轉徙者十七年授  
 徒自給佯冒諫有詔褒錄免解策進士調桂陽軍教  
 授首建濂溪祠以示準的入為國子錄以女妻富陽  
 令之子親迎之夕有持請生刺以入者端朝曰暮矣

四五



來朝於崇化堂當相見諸生曰我來為國錄事非私  
 也有書在此書入則述令為史氏私人恐先生官職  
 駸駸天下以為出於姻亞之力端朝愕然則已奏樂  
 行酒亟告女以其故女素嫻禮教遽稱疾請展日行  
 禮令子登車惘然已而以女廢疾請停昏令訴於臺  
 罷所居官久之復為國子博士紹定五年七月遷秘  
 書少監兼侍讀上言近畿經筵例咸兼職今抱道篤  
 學之士列庶官而置散地乞廣收召以備其選于是  
 徐清叟葉味道相繼進用尋遷太常少卿端平初鄭  
 清之當國以浮議遠與三京之師端朝力言其不可  
 宋史翼 卷十六 七

既而師敗卒如其言除刑部侍郎卒諡忠文 宋元學  
案參溫

州府志中興  
館閣續錄

焦炳炎字濟甫宣州人寓居嘉興舉進士第三理宗  
 朝為諫官論奏累數百章時宰主括田議遠近騷然  
 炳炎痛疏其害面奏懇惻涕淚俱下上為動容然未  
 有寢命炳炎論愈力時宰語人曰焦生非攻括田實  
 攻我也炳炎聞之不為變必報寢而後已尋除太常  
 少卿疏辭以右文殿修撰致仕 兩浙名  
賢錄

王應鳳字仲儀 寶祐四年  
登科錄 號默齋 全祖望  
湖語 鄞縣人搢  
 之子 寶慶  
志 與應麟生同日 宋史王  
應麟傳 兄弟麗講矻矻忘

寢食 成化  
志 其學淹博精切 延祐  
志 劇心文固根柢左氏  
 班馬 成化  
志 父性嚴急每授題設巍坐命與應麟坐堂  
 下刻燭以俟少緩輒叱怒由是為文稱敏捷援筆立  
 就 延祐  
志 淳熙十一年蔭補將仕郎 嘉靖  
志 登寶祐四年  
 進士 寶慶  
志 廷對披腹盡言 宋元  
學案 以甲科第九人賜第  
 監通州狼山稅 成化  
志 五年為儀真郡文學掾 應鳳撰  
昌國令  
 劉君生祠 開慶元年中博學鴻詞科應麟亦先中是  
記結銜 宋由架閣 咸淳臨  
安志 佐淮南 延祐  
志 主管機  
 宜文字 嘉靖  
志 賤記填委每入閣口占命吏即上馬志  
 延祐 尋除軍器監丞時應麟方草制以嫌改差淮西  
 宋史翼 卷十六 六

制置司參議官未幾文天祥薦其學宜在翰墨之選  
成化  
志 德祐元年 據厚齋  
年譜補 召為太常博士將以內制處  
 之甫入國門即死 延祐  
志 年四十六 成化志  
鄞縣志

宋史翼卷十六終 男樹 嘉  
慶校字



宋史翼卷十七

韓維奏請罷去舊制臣隨心測

列傳第十七

方達辰 鄭起 方岳

盧鉞 家大酉 洪天曠

趙順孫 趙必璩 丁繼

方達辰字君錫嚴州富安人父參謀力學篤行記聞該博鄉人敬之號耐軒先生子三人達辰其長也天稟卓絕自幼刻苦務學夜誦徹旦諸子百家之書無所不讀而會歸於周程朱子之學其所為文家傳人

宋史翼 卷十七

誦士林素以魁彥期之淳祐九年鄉舉以夢魁名預首選明年中省試第一等理宗臨軒策士擢進士第一御筆改名達辰達辰感激上恩方在期集聞一豸冠忤宰相鄭清之相繼去國善類搖動適遇雷變遂上書曰伏觀御筆以雷發非時避殿減膳恤刑獄而獨無求言一條天下怪之中外傳聞以廟堂為監諉之筭所貴乎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君嗣未定大臣不能贊之土木方新大臣不能諍之貨臣聚斂大臣不能禁之敵國伴遁大臣無以備之顛而不扶危而不持則具臣而已矣聞大臣屢疏丐間而未

可其請留之者愈堅攻之者愈眾乃所以為大臣甚

天下之議非所以愛之也疏奏不報補承事郎會書

平江軍節度判官吳中有和靖書堂郡請領學事初

講太極圖說分作五節發明濂洛蘊奧寶祐元年以

秘書省正字召入時海州喪師淮聞以捷聞物論沸

騰達辰上書曰伏觀御筆以海州之捷降詔獎諭道

路疑之得以誘陛下以曲行賞矣海州之敗三尺童

子皆能言之而帥臣抗章來辯徒以一去恐嚇朝廷

直欲以敗為勝道路傳播莫不羞之今曲徇其請又

詔獎諭豈陛下不知而受其欺耶彼國忠之欺其君

宋史翼 卷十七

為固寵也天下國家之安危彼不恤也今富貴操柄陛下自有而自欺欲何為耶為陛下謀者何不降詔以督勵之曰朝廷好官爵汝為之天下大富貴汝享之今四郊多壘汝欲以敵遺君父將安之乎此詔一下彼敢於言去臣不信也陽城有言脫以延齡為相臣必取白麻壞之學士院果降此詔臣甚為天下國家羞之臣願陛下急收回御筆猶可解萬世之議揜外國之笑即曰萬世之議未暇恤則四鄰笑我何以立國乎達辰此疏為賈似道發也二年除校書郎時權綱威福有竊弄者儲君尚幼又上書曰當大本猶



豫之秋豈無旁睨蟬蛸之撼甫節之皎皎難度其心平勃之屹屹當儲其後又曰天下有貧州郡而無貧太守有貧國家而無貧邸第南司貧而北司之應奉不貧百姓貧而緇黃之窟宅不貧如此類者不可枚舉至於挾小才以擠大貧者於陛下之近親有依憑焉於陛下之宮中有承受焉於陛下之左右有游譽焉專以伺陛下之好惡喜怒以媒其身陛下得之於左右之游揚者曰某人能也某人廉也然後出聖斷而用之或畀以麾或授以節曰吾自除吏也而不知西園之諧價固有從旁而竊威福者矣又曰京師國家之根本王畿四方之命脈此天下所恃以爲國者京有尹畿有漕所以使培護根本愛養命脈也豈願其撥本根戕命脈以便吾之私哉邇年之爲是官者失其設官之本意不過爲鬪豎輩一大承受耳無患宣請真偽莫辨非時取索隱匿莫稽觀察之地惟恐浸浸之易行嚴遠如天誰敢執拘以取禍仇士良之教其徒曰天子不可令閒暇暇必觀書見儒生又納諫思深慮遠吾輩恩薄而權輕矣莫若以財貨聲色蠱其心使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今此曹違違汲汲爲陛下輕度陛下方以其小心謹事動

宋史翼

卷十七

二

適吾志而不知此正仇士良之策也帥漕兩司疲於應奉之不給帑庫赤立如垂罄萬一畿甸之內有一旦警急不知陛下何所趨辦何所倚杖乎如將救之願斷自今日止營繕宣索刻刷兩司不急應辦之窳名悉停罷之左右並緣需索之有例者悉閣之掃除蓋尤先自此始然後可以責兩司之培護根本愛惜命脈以爲緩急之備也三年又上疏曰善處急者不可以急而震天下亦不可以暇而愚天下夫天下之勢固不可以激尤不可以輸勢急矣吾又示之以急則失之激故不容不暇以歷之此所謂暇豈真暇哉當爲

宋史翼

卷十七

四



下之憂端未艾也又曰天下者使吾有以自謀可也  
不可以鄰國之存亡爲安危使吾有以自備可也  
不可以敵國之緩急爲喜懼以鄰之存亡爲安危則病  
於依以敵之緩急爲喜懼則病於制善爲謀者不依  
於人善爲備者不制於人苟不以我之未及謀未及  
備者爲第一義而遽以彼之存者爲安緩者爲喜萬  
一鄰敵陽示安枕以給我而假敵以道躋可噬乎胡  
不赫然一怒移其揣摩他人者而自謀自備乎進退  
伸縮無不由我固不必以鄰國之存亡覘敵國之緩  
急也時閫宦導上以土木湖山工役大興又疏言今  
宋史翼 卷十七 五

以久其耕而牢其巢則兩淮猶可安施也萬一樊襄  
不牢彼反奪而巢之則江陵孤江尙足恃哉爲吾之  
計當擇荆之猛將責之以必死之規模守樊襄則北  
可拒光化而南可以全江陵一則思所以奪其地一  
則思所以爭其名則對壘之勝負決當在此而不在  
彼矣時內豎縱橫日以滋熾御史洪天錫劾之不行  
而去逢辰移書宰相勉其行申屠嘉之事又抗疏援  
膏肓二豎爲喻曰臺臣劾二豎欲爲國家早去厲階  
非有膏肓上言下之難也而陛下不行其言豈陛下自  
愛其國反不如愛二豎之甚乎漢唐之季建置天子  
宋史翼 卷十七 六



全罷逐吳潛入相收召善類以著作郎召明年權尙書左郎官是時丁黨雖黜六賊尙存國博徐庚金等相繼上書乞誅六賊以謝天下先是鄂渚危急賈似道提師江陵密奏欲請下流兵權上以問吳潛奏鄂以上既屬似道鄂以下宜屬趙葵上不從徑以下流兵權併聽似道節制時上與似道密往復外廷不得預聞以宰相不知邊報爲潛罪夜半片紙忽從中出吳潛除職與郡中外惴惴謂必有後命逢辰上疏略曰臣聞聖人之好惡是非與天下爲公不宜與天下立異好惡是非者心也聖人之心本與人同豈有與

宋史翼 卷十七 七

天下異者然一人雖至眇而九重至尊也萬鈞至重也天下雖至眾實則至微矣咸淳元年度宗登極以司封郎官召辭不允除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兼直舍人院上疏乞舉行天聖紹興之詔命朝臣爲知縣重其事權當如胡安國之言專以均田稅正版籍均力役勸農桑崇孝悌訓士卒除盜賊爲考課之法旨從所奏後沮不行尋除秘書少監再除起居舍人三年信州軍亂以措置軍糧失宜錄事參軍凌辱亂卒白晝持軍器一城洶懼除秘閣修撰江東提刑聞命就道及境或者來言城中近事勸勿入城

偃旗寂鼓而過逢辰不聽即日單騎入州決獄一城肅然於是密戒能事者館於信州盡得亂卒姓名密調諸寨銳卒擒其渠魁及其餘黨悉置之法事平上褒嘉之論曰仁宗朝韓琦進士第二人平日循循逮帥真定悍驕挺亂琦獨斷然不動舉十卒而殲焉謂儒者不知兵可乎卿以掄魁司臬會上饒有脫巾之變乃能密伺奸謀卒草薙而禽蹟之可謂儒效章章矣逢辰斷獄如神兩造在庭戒吏勿挾雖田夫樵豎必引至案前曲盡其情每事如此行之不情故一路無冤民盜賊屏迹明年除江西轉運副使有獻策於

宋史翼 卷十七 八

廟堂者請以銅錢一當十行之天下逢辰抗言不便議遂寢市糴翔湧逢辰發米平糶賑濟飢民江西民苦和糴之害申朝省蠲免郡有女妖以左道惑眾鄰境數州之民十百成羣踵門徵福者不絕積有年矣逢辰杖而流之由是遂息治事之暇必至東湖宗濂二書院及所建問政堂與士友講論明辨而篤行之潛屏後有蓮池數畝築屋其上扁曰君子堂取濂溪愛蓮之意所至以講學爲急務士師其道吏畏其威民懷其德五年除權兵部侍郎同修國史實錄院修撰兼侍讀讀書聚徒之所賜名石峽書院七年除吏



部侍郎丁母憂去國服闋買似道當國除左侍郎不就遂屏居十餘年德祐初元除荆湖四川宣撫司參謀官以父命辭遂顛侍湯劑絕意仕途尋權戶部尚書皆不拜宋亡不仕生於嘉定辛巳卒於至元辛卯著孝經解易外傳尚書傳中庸大學註釋凡若干卷刊於家塾蛟峰外集文及翁撰墓誌弟逢振遺獻自有傳

鄭起字叔起號菊山初名震後改今名福建連江人父咸江陵府枝江主簿起少試禮部不第棄舉子業潛心窮理盡性之學束躬修行言動皆有法度嘉定間遊臨安宰執聞其名欲薦官之起恥出私門恩辭

宋史翼

卷十七

九

不就淳祐四年同太學諸生伏闕論史嵩之起復事得旨免解已而移居臨安府西湖長橋扁其廬曰水南半隱會前相鄭清之以侍讀入朝舍於湧金門外有詔再授右丞相起聞除命下憤然曰我自上流歸聞出師復兩京大敗而還皆清之誤國罪即登其門厲聲罵曰端平敗相何堪再壞天下耶清之執下天府母妹及子思肖皆被拘去士論大譁臨安尹趙與憲越一宿俱縱之清之乃命天府廣布耳目使卒於所居左右排日錄聞物色二年無能得毫髮及清之去國事乃寢十二年復伏闕論水火災不報連主諸

暨蕭山學充和靖安定兩書院山長准左浙右環駁開講深衣竹笏坐擁皋比一時學者翕然從焉起平生獨冠魏巾昂然異於眾客京師三十餘年氣節不少屈四方贈餽非合於禮則不受見公卿大夫言不涉私利初與賈似道相識後論得失不合竟疏之家不蓄銀器及圖書玩好惟藏古今書數千卷披讀不倦嘗教思肖曰古未嘗有文也聖賢心正身修德備行粹見於起居踐履揖遜問答之間無非至文安事章句乎其或紀行事之實或發天理之秘不得已而託於言語無作文心自漢以來專意詞章言浮於理

宋史翼

卷十七

十

才勝於學不身之以道惟務言語爲工是委文爲技耳行者本也文者末也有行而無文不失爲君子有文而無行終歸於小人汝其志之晚年學益邃嘗欲改舊太極無極說別作太極書附所著易註後而病已亟矣卒年六十有四學者稱菊山先生福建通志方岳字巨山祁門人七歲能詩紹定五年試別省第一殿試已首選以語侵史彌遠抑置第七調南康軍及滁州教授除淮東安撫司幹官高郵軍閭岳以制命往戮首惡數人一城帖然制置使趙葵深倚之秩滿進禮兵部架閣添差淮東制司幹官先是史嵩之



在鄂渚主和議北使王樞有割江之請岳嘗代葵書稿責嵩之高之怒嗾言者論之閒居四年及嵩之以父喪去乃以禮兵部架閣召尋除太學正兼景獻府教授翰對首言化瑟雖更聖心未一又奏東西間和戰之議及代書撥怒之由帝再三嘉歎治祐六年遷宗學博士時休寧程元鳳婺源吳遇與岳皆受知范丞相鐘同遷博士有新安三博士之稱進講榮即例至客次俟講岳獨不可王與芮甚敬之趙葵以元樞出督辟充行府參議官與同僚辨論不合乞去葵不許葵出行邊岳自言之朝乞祠差知南康軍郡故當

宋史翼 卷十七 十一

左蠡之衝置閘以便泊舟湖廣總領所綱梢據閘邀民錢非萬錢不得入舟多獲溺岳取綱梢榜之百京湖間買似道怒謂無體統移文令岳具析岳謂湖廣總領所豈可於江東郡尋體統大書判數百語且曰豈不知天地間有一方岳因還其文似道益不堪遂劾諸朝朝不直似道因兩易之以岳知邵武軍力乞祠不許未至邵武二百里峒寇作馳榜諭之寇知岳威名迎拜車下而散後以劾大豪廖復之廖宗禹復之等多費先為之計奏格不下三上疏求去未報則拜交部印與次官而行既歸然後得旨如所奏改知

饒州知靈國皆未上而罷程元鳳當國起知袁州新其城其後廣寇入而袁不陷岳力也無何丁大全預政以先求舉薦不從怒之除為吏部尚書左郎官而囑松江副閩袁玠劾罷之賈似道相起知撫州辭不赴卒年六十四官至朝散大夫自謂秋崖名所居堂宇曰歸來館岳氣貌清古音如鐘詩文不用古律以意為之語或天出有秋崖小稿行世及重修南北史一百七十卷新安文獻志七十九方吏部傳

盧鉞字偉節福建永福人淳祐四年進士調建昌軍學教授宰相史嵩之道父喪起復鉞上書論之不報

宋史翼 卷十七 十二

已而國子祭酒徐元杰薦鉞奮身庠序卓然以名節自持忠誠懇惻奮不顧身乞加錄用召補京秩七年大旱求言應詔者多指鄭宋周坦等為起災之由鉞與牟子才李伯玉語尤峻坦撰匿名書誣鉞等黃師雍為之辨於榻前適鉞疏有譽師雍語宋遂劾鉞附師雍理宗猶不之聽也尋為臺評所論而罷成淳間累擢至戶部尚書以終福建通志

家大酉眉山入祖愿宋史有傳大酉第進士初授昭化主簿吳曦叛大酉棄官去淳祐中侍講經筵累官工部侍郎與宰相史嵩之論不合罷為人方直雖累



屈守死不變卒諡文節

一統志參朝野雜記

洪天驥字逸仲少有異質貫通經史百家逮事王太后疾甚剔股肉雜湯藥以進疾遂愈然終身不以語人治祐七年登進士初為建甯尉折獄誨士見稱於時調連州推官未上寶祐改元差監惠民南局四年較藝南宮得文天祥卷置之上第人服其明尋罷歸六年淮閩辟致為屬景定三年通班授宣教郎知香山縣至之日以教養人材為首務修復大成殿明倫有堂主敬美身賓賢登俊有齋皆捐俸為之斂不及民其為政一裁於義俗諱健戢其尤桀黠者曰此囚宋史翼

卷十七

十三

牙訟師去則吾民安矣邑以大治經略使洪勳趙汝暨雷宜中及倉憲交以邑最上咸淳二年轉奉議郎二年差監行在權貨務後除大理寺丞終知潮州與兄文毅公天錫文學齊名時謂二洪卒文天祥狀其行實所著有東巖集

粵大記

趙順孫字和仲縉雲人也韓王普之後父雷學於溪齋滕氏授以尊所聞集遂傳其子順孫既長謂朱子之微言奧旨散出於門人所記錄者莫克互見乃采集以為四書纂疏學者盛傳之淳祐十年進士自祕書郎五遷至侍御史皆兼講讀之職凡日食震電水

火為災必援據經傳及累朝故實為危亡可畏之說

隨時致戒時帑藏朽乏而人主不知汰侈日甚順孫疏奏者八面奏者三謂周言九式冢宰實總之今之大臣乃學陳平之不知錢穀非也真宗常令三司具中外錢穀大數陳恕以天子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恕慮先朝知其有臣慮陛下不知其無也度宗不以為忤令諸司條具以聞又言內廷之帑不可輕發恩賞之濫有所謂特除特轉特補特贈者不可輕徇庶僚上殿專以瑣細對揚當申儆之以革習諛之風乞召洪天錫陳宗禮陳宜中還言職薦湯漢李伯玉何基徐宗仁呂圻歐陽守道呂大圭劾龔日升昏鄙美人楊氏父死甫踰旬進封淑妃言當念蓼莪之感請以期年雖不從而竟得過卒哭者久之謝堂與其弟屋皆以戚畹驕橫順孫力言之堂免侍從屋以節度使罷奉朝請度宗雅重順孫而買似道方當國順孫累陳買田變楮之弊又劾罷其姪廣德守蕃世似道怒甚順孫丐去度宗不允又言新宮之建議毀民廬未知師臣相臣有諫玉清昭應如玉旦者否似道益怒上章乞骸順孫亦丐去除吏部侍郎兼祭酒同修國史仍兼侍讀求去益力遂以顯文閣

卷十七

十四



待制知平江府兼淮浙發運使時以夏初即徵民租順孫籌糴二十萬斛以入庾而豫徵之法以免築學道書院以講學復召為吏部侍郎晉尚書兼侍讀請急援襄陽因述許翰之言治世諱危亡之事而不諱危亡之言亂世諱危亡之言而不諱危亡之事人臣知危亡而不言則人主處危亡而不知又曰端平失襄而卒復之今日之事與端平異不急授禍至無日度宗為愀然變色似道笑曰縱襄陽失守豈遂危亡此書生腐語耳六年攝同簽書樞密院事進簽書兼權參政八年同知院事兼參政馬廷鸞去位度宗欲

宋史翼

卷十七

五

用為右揆兼元樞順孫歎曰吾其為張悌矣已降麻會病得辭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舟次富陽歎曰一病足勝二十四考矣十年起為福建安撫使兼知福州為州民代輸稅錢四十餘萬知時事不可為亟歸憂憤疾篤不復御藥而三宮北上矣又九浹旬而卒所著自四書纂疏外有近志錄精義孝宗繫年錄中興名臣言行錄格齋集學者稱為格齋先生

金華黃先生集

趙必瑑字玉淵號秋曉東莞人濮安懿王裔也度宗咸淳元年進士父崇誦同科喬梓聯登修為盛事

黃志

崇誦性情淡任南安軍司戶參軍卓著賢聲尋曰父子竊祿是取盈于造物也解組歸東莞志必瑑初任高要簿尉郡檄署四會縣事有異政民為立生祠再任高康丞惠州守文璧辟為郡從事丞相文天祥璧之兄也集兵勤王必瑑往謁相與論時事必瑑慷慨泣下天祥重之後察璧無堅守意即歸適熊飛駐兵于邑欲盡括稅戶財穀以充軍需人情恟恟必瑑恐為變請於飛願以已資錢三千緡米五百石以贖供餉使減稅戶需擾飛從之即委必瑑董其事必瑑隨其家各寬征之人感其義廣州人復語飛曰聞王師駐

宋史翼

卷十七

十六

海上欲遣趙潛方與安撫東廣莫若用宋號通趙方二使尊宋主然後舉兵事成則可興復不成亦足垂不朽飛然之即日署宋植號舉兵向城遂迎潛與入廣時天祥開督府于潮惠郭志必瑑為朝散郎僉書惠州軍事判官兼知錄事相與殫謀恢復而勢已不支矣宋亡歸隱東莞之温塘以詩酒自娛足跡不入城郭嘗題其室曰詩人只合住茅屋天下未嘗無菜羹其所養可知矣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卒壽不踰五十平生慷慨仗義樂周人之急至臨大事以身任而不辭云粵大記有覆瓿集行世



丁黼字文伯故徐州人也漢說易大師將軍寬之後世居沛碭間南渡後徐爲戰地曾大父執中卜居青陽尋遷石埭黼年十四已知爲學之要父泰亨宿儒也自教之已而平陽徐誼教授池州泰亨挈黼共往從焉誼以老友待泰亨留與其訓後進而授黼以語孟學庸大旨聖賢修己治人之學永嘉錢文子亦碩儒由誼以見之得其經學黼氣竦神悟誦言觀行遂爲誼門下第一成淳熙進士枋臣當國賢士多沈下僚時天下所稱爲正學直道者魏了翁洪咨夔真德秀皆重黼而了翁尤契嘗曰忠肝義膽霜明玉潔足

宋史翼

卷十七

十七

以廉頑立懦吾交文伯二十年真端人也嘗聞張忠恕之賢亟求見之叩以南軒之學以爭濟邸事于史彌遠怒與王道真德秀魏了翁同被逐彌遠死召還寶慶元年累官軍器監數上封事言大臣不法事累進累蹶以直祕閣知信州吉州皆有聲真德秀爲江西安撫薦之詔遷提刑尋充四川夔州路安撫使兼知夔州時崔與之方帥四川聞黼至喜贈詩云同志晨星少孤愁暮雨多黼泣夔疏上十事夔大治乃以右文殿修撰充廣西副制置使守靜江尋以四川副制置使守成都時蜀事已極壞黼延李微之于幕力

行寬大之攻蜀人戴之如父而知事之必不可支乃遣其家屬南歸曰無以老子爲念嘉熙三年北兵自新井大入黼乃守大小城飛山移屯盡撥隸文龍帳犀牌丁不滿七百北京詐用宋將旗幟城中以爲潰兵也以榜招之已而知其非或勸黼以自全計笑曰吾爲副元帥死其分也不可使丁氏無後且留館甥以收吾骨整兵夜出城南遂戰于石筍街眾散且盡黼入城率其親信侍從數十人巷戰寮屬惟參議官楊大異一人力竭皆死之大異復蘇得免事聞賜祠贈恤如制諡恭愍所著有延溪集六經辯正疑問諸

宋史翼

卷十七

十八

史考 宋季三朝政事參池州府志夔州府志宋元學案魏鶴山集丁泰亨墓誌徐瑄墓誌

宋史翼卷十七終

男樹 黼校字



宋史翼卷十八

詩接樂錄矣高顯戴前巡廣南通橋道趙廣道權權運使等法道四級 臣陸源輯

列傳第十八

循吏一

胡令儀 西門成允 蔡黃裳

陳耿 王益 王絲

歐陽穎 張式 葉湜

王平 李夷庚 梁蒨

趙誠 寇平 范仲温

沈衡 問充國 石牧之

宋史翼 卷十八

黃照 李彤 常琪

蔡天球 蕭固 崇大年

胡令儀門封陳留人雍熙中明經第解褐涇州長原尉除潁川郡法掾辨析冤獄嘗活人於死拜大理評事知秦州海陵縣時江淮內屬未久吏姦民器視宰政如兒戲令儀先令後刑人皆凜然有西門豹之風遷光祿丞真宗嗣位改大理丞守巴漢郡進殿中丞領高密郡拜虞部員外郎典歷城郡會河決白馬爲朝廷憂詔發數十州兵民塞之科賦暴急後期者官吏有不測之咎諸道皆奔走民負敲扑令儀於部中

擇其挾貴人勢力州縣不敢動者一二年薄資于庭眾皆大懼曰是家不可緩況吾屬耶咸輦其薪晝夜以西比諸州率先以濟由是民不被楚吏不坐責徙隴城郡提點河北刑獄拜主客郎中充淮南轉運使改河東轉運使知鳳翔府每歲造舟六百艘供大河饋運必借民操篙沿渭而下以達于河凡有覆溺破產而償吏私諸豪專擾下戶令儀重爲立法使得均一民稱道之拜衛尉少卿分司西京凡十二年而終年八十七初天聖中范仲淹掌泰州西溪之鹽局秋潮之患浸淫于海陵興化二邑五穀不能生百姓餒宋史翼 卷十八 而逋者三千餘戶舊有大防廢而不治仲淹白制置發運使張綸綸表仲淹知興化縣以復厥防會雨雪大至潮洶洶驚人而兵夫散走旋濫而死者百餘人道路飛語謂死者數千而防不可復朝廷遣中使按視將有中罷之議遽命令儀爲淮南轉運使以究其可否令儀急馳而至歎曰昔余爲海陵宰知茲邑之田特爲膏腴春耕秋穫笑歌滿野今葭葦蒼茫無復遺民良可哀耶乃抗章請必行前議張綸亦請兼領海陵郡朝廷從之共董其役始成防亘一百五十里潮不能害而二邑逋民悉復其業 范文正公集 胡公墓誌



西門成允棣州厭次人景德中明法起家萊州司法  
參軍再選儀州華亭尉遷商州商洛令瀛州景城令  
除冀州南宮縣明道元年卒年七十三成允以法進  
而寬平毋害萊守苛深嘗有強盜欲真之死使高贖  
估成允閱案請估依犯時持議甚堅會使者在郡守  
語先入交以責成允成允益不屈二囚遂不死華亭  
極塞蕃漢雜居多盜成允部督追胥教以捕法賞募  
惡少使與出入致其情雖劇盜必得之終去邑人無  
警商洛有兄弟訟財引其父為左成允戚曰所貴乎  
人者為其有恩也今何以自別于異類雖然豈天性

宋史翼

卷十八

三

本然哉利蔽亡之耳姑歸推吾言思之于是相與泣  
于庭曰某曹小人今而後知利心不足以移親愛實  
自長官賜之拜而去一邑感動前日之父子異居若  
親在別產者于是皆合渭水經邑可溉田而民不知  
用成允親相地形率並水居人為圩堰溝塍使之殖  
稻教以灌引蓄泄之法刻其法于石田歲增溉皆為  
沃野民賴以無飢景城地卑而素無水防天聖初大  
霖雨成允曰前幸河安流今萬有一決吾民其為魚  
乃白州預為堤上下諠曰無故勞民非是成允曰請  
三思遂調夫二萬橫起大堤二甫半水已大至躬書

夜趣成之邑賴以免在南宮既疾或勸以致事可得  
敘官于朝成允曰病不能事又意于利是欺也亟移  
告以歸

劉忠肅集西門君墓誌

蔡黃裳字叔文福建晉江人大中祥符元年進士歷  
知鳳翔府虢縣鳳翔守有親校虢人也招權納賄黃  
裳至縣先執校縛傳舍中乃謁守條其奸狀置諸法  
一府大驚已而改知建陽秩滿縣人遮留許再任居  
建陽八年後為鎮安軍節度推官以太子右贊善大  
夫致仕貧不能歸客陳州以席蔽戶誦詠不倦

福建通志

宋史翼

卷十八

四

軍節度推官知永濟縣王曾鎮魏善其政奏徙大名  
拜權承清節度判官薦者十餘章改祕書省著作佐  
郎知霍邱頃之移閩中遷太子左贊善除葉縣遷中  
丞慶歷八年卒年七十五為人廉直不阿勢附俗長  
于為政在永定軍人有殺死于路者賊不得其子疑  
怨家所為詣吏辨訴吏以子言名捕訴者按之證據  
詢詢囚無以自明耿察其不真訟繫待訊而急白守  
丞請捕賊守丞怒曰司理侮法耶何敢為死罪解脫  
遣他掾與雜治囚答掠數百千不勝痛誣服具獄待  
報耿猶守之不聽人皆為耿懼明年博野縣捕得真



殺人者舉郡大驚眾乃皆服及為永濟縣當契丹使往來道百姓騷擾歲歲苦之縣吏鄉典亦利得其勢侵漁細民耿至為設方略飲食供張百物皆豫儲待後使者過縣不復有所謂取民便安之始至閏中歲大旱郡守希轉運使意不聽民訴眾民遮耿自言耿即詣府請之猶不許因趨出悉取民所訴狀屬吏以令獨其租而公上轉運使轉運使初不悅後無如之何文彥博守成都聞而嘉之更分遣官屬行視兩川郡縣之被災者皆奏賑共望公是陳

王益字舜良臨川人大中祥符間進士及第天聖八年以中丞知韶州改太常博士尚書屯田員外郎

越嶺川南素習於夷無男女之別日浸月滋為吏者師耳目謂俗止如此凡姦事雖得育可已者皆不究益曰夫所謂因其俗豈謂是耶君部求姦事最急苟有萌孽一切摘發窮治之屬縣翁源多虎益教捕之令欲媚益言虎自死輿之至州為頌以獻益便歸之曰政在德不在異州有屯兵五百人代者久不至欲謀為變事覺一郡皆駭益不為動取其首謀者五人即日斷流之或請以付獄不答既而聞其徒曰若五人者繫獄當劫之然後眾乃服詣居南方難小州然

獄訟最多號難治益治之有餘又因民之暇時為之理營驛衣坊市道巷使皆可以久遠為後利丁父憂去終都官員外郎益即安石之父也

黃志

王絲字敦素會稽人大中祥符八年進士選大理寺丞奏獄必持寬典全活甚眾改太常博士通判衢州州未有學絲始建學舍百楹時金華郡守缺外臺假絲領之衢之父老遮於境謂婺民曰我州一鑑何奪之為有詣外臺乞還者舉拜殿中侍御史慶曆中湖南蠻人亂攻坊郡縣朝廷以絲為安撫至則察訪利病知前之主者立重賞以誅蠻人一級萬錢士卒貪

宋史翼

卷十八

六

之往往害樵人以為功遂下令曰得賊首者必指其鬪地以為質其可擒者當生致之自是無枉戮者居軍中凡十月招安三千人遷侍御史充廣南東路轉運按察使時交趾有變而廣州當交趾之衝無城守備絲議陶埴為城造大艦十數日習水戰以待其來彼不復動歲餘以瘴疾求領小郡遷知通州通人歲苦海潮流亡者眾絲作長隄以捍之復民田業量其肥瘠奏免五年至十年之租召權三司鹽鐵判官卒

范仲淹王綬墓表

歐陽頴字孝叔吉州廬陵人登進士第歷官有能名



嘗知萬峽鄂三州大中祥符末以朝散大夫行太常博士知歙州盜有殺民董氏於市者三年捕不獲穎至則得之以抵法又富家有盜夜入啟其藏者百計捕之不獲有司苦之穎獨召富家二子械付獄鞠吏民皆曰是素良子也驚疑互諫穎不聽鞠愈急二子服取其所盜某物於某所皆是僉以爲神明後歷知岳閩饒州治七州皆有聲剛果有氣外嚴內明不可犯以是施於政亦以是持身云 新安志

張式字景則建州建安人天禧二年進士主南劍將樂簿累官祕書省著作佐郎太常博士景祐間知虔

宋史翼

卷十八

七

州虔於東南州爲最劇式鎮撫之以無事三司市綱緝十餘萬非經數式拒弗市民以守爲有賜也又知濠壽二州人縊其妻而以自殺告獄旣具式詰立服舉州譴以爲明趙元昊反時誘人出財助軍誘多得賞於是吏或劫富人出財式疏罷之式廉靜好書長於政事見時事有不便往往能極言之無所忌居官旣去而人見思仕至尙書祠部郎中皇祐二年卒年六十二 王臨川集  
張君墓誌  
葉湜字子是建安人以父任得邵州新化簿改尉甯都尉賊數十人深入廣右爲醜已易服遁歸湜廉得

之盡捕置之法後以宜義郎知贛縣督吏胥不少假借而以家人父子過其士民兩造至庭一見卽決無所宿滯邑有田訟更數令不能辯枉直湜一見詰問具得其情縣人稱神明焉 真西山集

王平字保衡侯官人天禧三年以同進士出身調許州司理參軍有女子乘驢單行盜殺諸田間褫其衣而去驢逸田旁家收繫之吏捕得驢指爲殺女子者平疑其枉州守趨令具獄平持益堅守怒曰掾懦耶平日坐櫺而免不過一官耳與其阿意以殺無辜孰爲輕重守不能奪數日河南移逃卒至許覈之乃實

宋史翼

卷十八

八

殺女子者守謝曰微司理幾誤戮平人累轉開封府扶溝主簿徐奭擢京尹薦其才除祕書省著作佐郎出知洪州分寧縣縣多強宗大姓平款接無間至其家有負法雖細弗貸眾皆懼伏就遷太常博士入爲審刑詳議官數以疑似獄辯上前輒得釋出通判荆南府遷都官員外郎慶歷五年召爲御史先是石元孫兵敗被執傳聞已死朝廷舉贈典錄諸孤已而西人請成歸元孫宰執責其不死請斬之以厲後平上言西戎比年犯塞將校覆殺幾何甫歸元孫隨而見戮是堅降者之志而絕內顧之望非計之便元孫得



不誅嘗因轉對乘間言人不能無過若以古繩墨治之世殆無全人要之為國家用者忠信而已忠信雖有過尚足用也

胡宿文集 王君墓誌

李夷庚字坦之隴西人初為從事以勤著績漕運康侯表於朝擢南安軍丞至道中升為守雪冤獄二百餘人毀淫祠四十餘所天禧中守明州市有花樓神郡守初至皆謁奠夷庚獨不屑一日過其市飄瓦中蓋左右曰此花神之靈也夷庚曰今當毀之靈其何在遂毀之浚東錢廣德二湖大興水利民立祠祀之

嘉靖甯波志

宋史翼

卷十八

九

梁簡字夢符襄陽人天聖五年以名進士起為博州軍事推官再調鼎州團練推官江上夜覆舟提家人投舍民家明日主人出白金為公裝卒不取至自裂衫裹赤兒懷去秩滿改著作佐郎知河南府長水縣取豪猾一人抵法邑大安治慶厯中改祕書丞通判大名府用安撫轉運使薦知深州遷太常博士召為監察御史請外知磁州皇祐祀明堂恩拜尚書屯田員外郎復遷殿中侍御史時議開六塔以行大河舊言騷民逆水非徒無益且有後患卒如舊言奏罷張堯佐宣徽等使唐介以言事貶嶺南隨以中使舊言

陛下愛介故遣護之不幸介以疾死天下後世能無以殺疑乎上曰誠不思此三為還中使出為京東轉運使前時類進羨贏蒙遷以故東方財屈舊言民困

敝不可凌願戒諸路毋得進羨財凡三司橫有取輒還其檄因蝗災請以米募人鑿取其種地中對以斗斛其孽既易殄而方冬春艱食又可以補民其後遂著為令州郡所饋一切不取轉侍御史還臺請裁任子令謂當自宰相始俄乞解言責改刑部員外郎直史館知襄州賜三品服徙邢州轉兵部嘉祐四年卒年七十

劉忠肅集 梁公墓誌

宋史翼

卷十八

十

趙誠字希平 臨書作 希中 福建晉江人天聖五年進士歷撫州通判有疑獄守刻深趣上薄暮請判誠知翼日有淫祠曰巴王歲夕殺人以祭誠毀祠投像於江州東三十里有新灘前後溺載不可計屢議疏鑿傍灘大姓射阻險之利輒以游言沮撓誠條奏利害結虛視役既成人號趙江就所廬祠焉入為三司戶部判官出知明州卒於官 闕書 寇平字均輔膠水人景祐元年及第除試秘書省校書郎知深州靜安縣改開封府倉曹參軍遷著作佐



郎徙通判宿州以秘書丞通判徐州民苦輸鐵于官至破產猶責之不已平請以十之三均旁郡之戶至今便之權知淮康軍始至淮陽會獄有繫囚當死平疑其未得實更訊之果爲吏所誣囚且釋吏僅得減死眾皆相勸不敢以毫髮欺一日有告軍變者公既密得其名乃陽以爲妄言使去明日大閱于鞠場因盡擒之是歲盜羣起而軍壁頽廢民不安其居平爲調農隙而完築之于是里人欲立生祠于岷山之陽平不許召充羣牧判官賜五品服歷判三司開折司遷尙書戶部員外郎奉使契丹還爲京東轉運使先

宋史翼

卷十八

十一

遁至海不見舟而還遂掩獲之賜書褒諭再遷兵部郎中加直昭文館徙知潞州加太常少卿又徙鄭州以終年六十二慶曆中嘗上政本書五十篇治平初又上陳宜書三十篇若寬天下力役定士子令汰冗官教宗室市邊馬復鄉兵多施用其言又自述平生感遇事作考祥集采其所見聞有足以自警者作警異志華陽集寇君墓誌范仲温字伯玉幽州人唐末家於蘇臺景祐二年以恩例補試將作監主簿除越州新昌尉以誠接物民用知勸在邑三年盜不及境外計舉監杭州餘杭縣市征能寬其利商旅便之三載以績聞除寧海軍節度推官知台州黃巖縣慶曆七年海潮大至壞州城沒溺者甚眾仲温教民爲浮晝夜救之全活數千人上官請董眾以治城仲温雅喜利人長於慮事眾議築土爲城用甃以傳之仲温謂人築且勞又捍水之衝甃何能久乃集民累土以牛數百蹂之堅而後表以長石互相銜枕勢莫得動其城入門皆設之閘眾服其善歲飢州命邑官率富人出穀俾輕其價以助窮民而窮民乏貲無以得穀仲温諭貸之眾皆悅從飢者獲濟黃巖大邑民數萬戶訟爭盈庭仲温專尙

宋史翼

卷十八

十一



仁愛多以理遣民自愛服秩滿遷太子中舍致仕

淹范伯  
王墓誌

沈衡字公持越州蕭山人景祐進士知台州臨海明  
州鄞杭州錢塘三縣通判濰淄葵三州自校書郎十  
遷至尚書職方郎中出登聞檢院出知潤州以疾得  
請提舉杭州洞霄宮熙寧七年卒年六十八衡嚴整  
守法尤精吏事始為臨海時年尚少縣境瀕海多聚  
盜羣不逞之徒時或殺傷良民奪其資貨衡悉為究  
訪且知主名區處募少壯千餘人一旦與渡海以計  
擒之窮治得其實抵法者百餘輩人自以不冤郡上  
其事實相才之進官雖一等泉有二商人負擔出而  
一人獨過期不返其家意為先歸者所殺得敝裘與  
荷擔之人適相類者即訴于縣其人不能自直遂誣  
服云棄其屍于溪側官使人視之則腐敗不可識矣  
雖縣吏亦以為真殺人者乃送之州衡省案摘其情  
曰豈夜半殺人而能負重走百里且至城下乎且其  
人存亡未可知因揭于道以訪後行者數日果有人  
言常見之于它郡即召而歸之因遂得釋一郡皆歎  
伏濰州有里人欲汙其兄者其兄以告它日遇諸途  
而毆之至于斃州將當其抵死衡固爭不得遂請于

朝果杖而釋之

蘇魏公集職方  
郎中沈君墓表

閻充國字厚民洛陽人慶歷二年進士第調鄭州滎  
陽尉用薦移唐州河陽令遷著作佐郎知澶州衛南  
縣巡檢張繼明暴虐所部卒持兵謹謀將殺繼明以  
為亂充國聞之命駕欲往從者曰彼亂以成矣願無  
往充國曰卒亂將害吾民即馳慰諭卒悔皆泣拜乃  
執首惡械于州餘請釋而不問知鳳翔府岐山縣改  
霸州大城縣東南當大河支水歲決注民田淤漫為  
陂充國率民築張光隄隄將成水大至役者驚潰充  
國獨留隄上曰民第去合獨死於水役者回顧相率  
復竭力爭赴而隄遂成向之隄地復為良田自是大  
河屢決不及雉霸隄之力也故民目為閻公隄被選  
知永靜軍將陵縣大城民號泣遮留不得去充國微  
服夜遁安撫使以其事聞詔即還舊治大城民扶攜  
老幼迎上而將陵民遮留如去大城時二邑之民至  
持白挺爭持相攀挽吏以朝命諭之累日方散去朝  
廷聞之特召為三司鹽鐵判官神宗登極遷都官員  
外郎求便親出知德州時地震後瀕河州縣大興隄  
徭河流至德州勢尤高悍視城中如深壑居人惴惴  
充國即出常平粟募役者又請給僧道度牒募人輸

宋史翼

卷十八

十四

宋史翼

卷十八

十四



薪而薪不時至充國乞易納見緝以市不待報而行人以爲便大築遂成又築小隄以衛濱水之田自德至滄州護田數萬頃改職方員外郎知耀州遷屯田郎中知江州轉都官郎中知博州元豐八年無疾卒年六十有七

范忠宣公集

石牧之字聖咨越州新昌人慶歷二年進士試秘書省校書郎補杭州新城尉移台州天台令自初任已有能名于時王安石知鄞縣陳襄令仙居號江東三賢用薦格改著作佐郎九遷至朝議凡知江寧鹽城雍邱三縣通判溫湖舒建四州後朝選知温州增廣

宋史翼

卷十八

十五

天台縣學擇鄉先生居師授之任以延俊造先是邑有母告子不稟教令者訊之無大故乃呼之前喻以子事父母之道丁寧訓敎使亟歸奉養後二十年行李過其境上母子泣拜馬前曰無狀子自蒙教戒感懼惕厲遂爲善良聞者以爲近古循吏之政熙寧初頒常平發斂暨役人免募法州縣急于期會因致煩擾詔遣侯叔獻察訪至雍邱詢之父老咸曰編戶但知變法而不知變法之擾叔獻以聞始泄永嘉病火政素怠颶風至則燧焰綿亘姦人利救焚戮賊吏恬不怪寢以成弊因舉行火保之令預爲約束使知有

犯連坐一日火作親率部伍視畚掘鞭击之不悉力

者收之餘悉競前俄頃而撲滅自是其弊遂革郭有通衢名五馬閭塞不通人行久矣問吏屬則曰俗傳闢之利舉于不利長人乃詆曰有是乎立命撤屋開路自爾衝衢不絕後累有登科者人德之早厲士節出處進退不靳苟得晚年通性命之理視死生窮達爲一元祐八年卒年七十有九有遺書一編疏五十餘事處理家政至于廢斂之具喪葬之節賓客之禮子孫之戒纖悉無遺者門人葉經敘其始末爲往生錄趙清獻公歸老過溫其子岷方爲倅貳公每戒之

宋史翼

卷十八

十六

曰善事石君其著于筆札則有易論解經訓傳雜文歌詩總七十卷

蘇魏公集朝議大夫石君墓碣銘

黃照字晦甫世爲益陽人其後徙江陵慶歷六年進士除歸州司理參軍移華容令至之日遭歲大飢亟諭富人出米繼發官廩以哺流餓活人以萬計邑西有腴田數千頃而夏燥秋潦民棄不耕照築堤置門以時啟閉遂常爲豐歲楚俗死者焚而委其骨於野照諭使收瘞至輟俸以濟之小吏敏秀可教者授以經業多至成士民之輸賦於府者有洞庭之阻照請受之於縣其後遂以著令改著作佐郎知江華縣益



用愷悌以秘書丞通判桂州遷太常博士嘉祐六年  
 詔遣使分行天下以寬民力而照當使廣南受命卽  
 行奏蠲偽劉以來丁米民始不以多男爲患父子始  
 不以避重就輕州去廣州增外城人驚不盡照疏曰  
 無故起大役非所以綏邊且城議有三其欲依海者  
 海旁之地不能尺則及泉矣欲撤室廬者城本以保  
 眾而顧可先毀其居欲卽於劉氏故城者其地荒陋  
 多瘴氣豈便民之意皆非是詔罷其役朝廷第使者  
 之狀照爲諸路最英宗立拜尙書員外郎改福建運  
 判治平三年用王珪馮京范鎮彭思永前後薦召以  
 宋史翼 卷十八 十七

爲侍御史行次衢州以疾卒年五十四照性端敏好  
 文嗜詩治身立事皎皎在道疾革猶自力占疏極論  
 濮園事任二十年不爲私計關族之孤寡不能嫁娶  
 者十餘人 劉摯撰墓誌

李彤字周伯四川晉原人慶歷六年進士調眉州青  
 神尉歲滿遷江陵府松滋令授隴州判官知太原府  
 平晉縣改祕書丞尋遷太常博士知華州鄭縣以疾  
 分司西京熙寧五年卒年五十四彤自處素高剛而  
 不撓萬州有箠人之服者提點刑獄視之疑且怒欲  
 以骨折論太守畏不敢辯彤提傷者以告曰折則上

下不相屬今舉其上而下不稍曲非折明矣使者無  
 以勝卒輕之又有三人謀殺一人者彤方攝督郵當  
 議法卽白守曰一人死安可戮三人坐謀首可也守  
 不聽有詬責言彤持之益堅請於提點刑獄且曰某  
 寧解綬云安忍妄殺人求順太守意耶得聞之朝止  
 報一人萬州帑失緡錢數千萬俾驗之以爲貫朽鐵  
 壞不知幾十載一旦指爲盜疑或刻深請飭吏共償  
 無煩構獄守從之免數輩刑竄松滋產茗歲輸府千  
 斤春未社牧遣校至督所有彤曰今未知茗之芽否  
 可偕往視卽斷根株俾校持以歸願牧植之後園俟  
 宋史翼 卷十八 十八

其芽可責輸矣牧始不擇旣而從之皇祐甲午卒年  
 七十 呂陶淨德集李太博墓誌

常琪字君璧四川江源人慶歷六年進士孫夢得張  
 安道實司文柄以綱日祀祔爲題琪之辭章詳實華  
 潤攷爲第一旣擢第調合州軍事推官徙華州節度  
 掌書記用薦者授祕書省著作佐郎知江陵府公安  
 縣遷祕書丞知三泉縣歷尙書屯田都官職方員外  
 郎通判忻州又漢遂二州爲屯田都官郎中移知資  
 州果州又知邛州敏於吏治濟以彊力事不擇巨細  
 必究極底裏然後行之人多以爲宜懷安軍三江堰



以侵斂致訟歷四十年不能已珙時在漢州兩蜀使者委之按治珙鉤索本末得其情歸所侵田而復其堰溉潤之利凡四千頃果州瀕嘉陵江歲歲水患珙審視形勢為長堤捍其衝民得不魚至今賴之性穎悟初就學誦書雖數百言一閱遂記稍長泛觀羣籍好周官戴氏禮凡先儒之注釋異同數類錯出互見悉能通之尤精於名數制度以至圭幣冠服車符樂舞牢鼎盞尊之類用於禮者其規範之巨狹容色之丹黝先後之序繁簡之差皆能條別指數聽其言如視諸圖作為聲律曲折中度元豐七年七月卒年六

宋史翼

卷十八

十九

十一 淨德集常

蔡天球字粹夫宋城人慶歷六年進士及第為宿州觀察推官會歲荒民飢詔所在選官賑哺君所活數十萬人改澶州節度推官數以義理劇正其上官無小大不直不已有能名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監杭州樓店務英宗卽位遷省丞知蒙州不鄙其民為立學校開以教化人人嚮勸轉太常博士神宗卽位拜尙書屯田員外郎通判乾州熙寧二年卒年四十五天球學于徂徠石介年雖少已卓卓有問于吏治敏以達在蒙州躬攷數版籍得隱稅積錢至百萬監司言

狀請賞曰是固不足言功誠因此得推法天下庶乎為有補爾代還又上書言二廣荒遐州縣有不足置者勞敝民而公私亡所利議者方愛虛名甘實患非是未幾詔諸路併廢州縣以寬役省費而三司亦置帳司列賞罰以專鉤會著易論十卷孝經一卷雜文詩百餘卷

劉忠肅集

蕭固字幹臣新喻人第進士累官屯田員外郎慶歷間區希範誅廣西固於兵詔以固知桂州兼廣西都巡檢提舉兵甲溪峒事至則因其故俗治以寬大廣西遂安以才選為荆湖南路提點刑獄未幾以固之

宋史翼

卷一八

二十一

信於南方也又以為廣西水陸計度轉運使方是時儂智高蒐兵誘聚中國亡命陰以其眾窺邊境而邊吏士尚皆不寤固獨憂此謂必為西方之患乃選遣才辨吏說智高內屬上書言狀請因以一官撫之使抗交趾且可以紓患書下樞密以智高故屬交趾納之生事詔問固能保交趾不爭智高終無為寇則具以聞固疏言蠻夷視利則動必保其往非臣之所能顧今中國勢未可以有事於蠻夷則如智高者撫之而已且智高才武強力非交趾所能爭而蓄也就其能爭則蠻夷方自相攻吾乃所以閒而無事爭議至



五六不報又奏請擇將吏繕兵械修城郭以待變亦至五六又皆不報尋召固歸智高果反廣西所至殘破一時士大夫因知固智謀可以任邊事頃之復以為廣東轉運使又以直昭文館知桂州當是時儂宗旦聚兵智高故地無所屬邕州為之警諸將皆議與師固又獨持招降之議朝廷用其議宗旦遂釋兵服以為西頭供奉官而邊無事以集賢修撰再任會登申紹泰反巡檢宋士堯戰死固坐免遂告老著有奏議二百餘篇其言詳密多世務之要臨川集蕭君墓誌

崇大年字靜之慶厯中擢進士第知青田縣民貧無以納和買大年悉令候冬熟州符督責追杖縣吏大年曰年凶民飢若催督必破產雖杖胥吏三五輩尚可寬一邑之民至冬民輸無不足者徒知浦城縣舊設兩棧民以事追去無輕重悉置棧中大年曰此牛馬吾民悉命撤去以疾丐分司歸吳日與程師孟輩觴咏燕游號吳門十老大年德守淳固志尚夷曠恬於勢利浩然易退吳士自陳之奇後大年繼有賢稱卒年八十二宋長文與鄉人議諡謂黔婁諡康陶淵明諡靖節大年當有道之世秉難進之節仕而知止貧而忘憂凜然有古高士之風乃諡曰康靖先生

宋史翼

卷十八

三十一

志

宋史翼卷十八終

宋史翼

卷十八

三十一

男樹 校字



宋史翼卷十九

陸心源輯

列傳第十九

循吏二

侍其璋

黃莘從子陸陳郭

皇甫鑑

韓正彥 司馬京

費琦

陸琮 孫載

王默

家定國 李撰

陳廓

黃彥 鄭景平

段縫

蔡奕 郭子皋

宋史翼

卷十九

吳革

李傑 潘鯁

吳思

吳與 楊存

郭大昕

蔣圓

侍其璋字良器世仕南唐李氏祖顯始自建鄴徙蘇州之長洲家世以武顯璋獨習儒學皇祐二年進士調杭州主簿改仕富陽有兩稅局一隸主簿璋課輒倍他日專征者負殿且罷斥璋悉推羨數畀之以此稱長者改開封陽武軍主簿政殊異尹包拯付之命攝右軍巡判官有亡命卒坐剽金論棄市獄具璋視文案疑有寃得其情白尹平之囚以不死梁官著任

佐郎知光州在固始縣穿永清南津二渠漕粟溉田

交賴之遷知化州地僻陋璋始築校舍親為擁經講

校義訓化行南土歸裝無領外一物移知池州遂乞

致仕性靖退知足孤立介特以質謹自將不肯嫵媚

權近仕進淹晚不一綴懷嗜學喜聚書工草隸善屬

文賦詩尤多製續千字文行於世吳中資產盡推與

同族晚無所歸徙貫宣城崇寧三年卒年八十三子

鉉字希聲知潯州徽州皆有政聲葛勝仲丹陽集侍其公墓誌

黃莘字任道福建浦城人曾祖元吉仕江南李氏祖

覺字昂先景德二年登第有詩名與楊億劉筠章得

宋史翼

卷十九

象宋祁等相倡和累官至殿中丞以清直聞父孝綽

泡德不仕僑居舒州之太湖人稱潛山先生莘擢皇

祐五年進士第調揚州天長主簿徙恩州清河令黃

河舊在州境縣歲輸芻茭後河徙猶賦之積逋四十

萬皆貧戶都水使者督不已莘條列於朝悉蠲之時

有旨遣使寬恤民力欲一切罷河北驛傳之須於民

者莘上言驛民故當禁而事繫國信往來亦何得廢

獨可具民所勞費以其數當稅役詔從之公私皆便

歲饑部使者不肯賑莘遂發寧化鎮倉所活甚眾秩

滿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知曹州濟陰縣神宗即位就



遷秘書丞廣濟河決勢蹙甚莘徇邑人議破南陽以分水水去病鄰邑莘曰此於法甚重奚可以累他人亟自劾宰相韓琦以下皆有論據知冤句縣事張復禮請納官以贖之詔薄其罪奪一官罷歸琦留守北鄙薦授國子監丞久之遷陝西提點刑獄駕部員外郎及遷坐市易事繫秦州詔獄逮累三百人主者幸有功診覈巧詆給言逢病故緩之莘攝州事亟遣醫診視得逢無恙狀乃檄問不實之由主者情見趣竟獄不致小出入逢得無冤召入尚書省為職方員外郎賜緋衣銀魚丐外知汝州哲宗即位遷朝奉郎以

宋史異 卷十九 三十一

足疾請致仕尋卒年六十有五莘性諒直勇於為義布衣時聞舒州望江令豐有爭能吏以誣繫獄即馳見轉運使王素白其冤素立釋之莘故不識有爭有爭亦不知其管上疏論免役錢不當及下戶人以為知言始富衛州晚徙鄆州須城遷家焉

從子陞字進仲莘弟藝之子也登崇寧二年進士授濟州鄆城主簿歷知廬州合淝縣合淝當兵興之際一切供給賦取於民陞隨事力爭有不得已視其等哀而均之吏不得並緣為姦擢知鄆州改永州值湖南大旱米斗千錢陞既發官廩賑之復勸富民出粟

猶不足給乃請於宣撫使李綱願出諸司封樁粟以續之沾被一路所活數十萬人丐主沖佑崇道兩祠起知筠州積官至朝散大夫

劉忠肅集黃君墓誌銘

陳郭字彥聖建陽人嘉祐二年進士歷歙州軍事推官熙寧五年賞修水利勞進光祿寺丞尋知崑山縣歲饑屬邑希部使者意不敢蠲賦郭曰歲歉而賦不蠲饑殍滿壑何以奉公竟蠲之後為司農丞未嘗謁政府遷太府丞請外除閩漕尋改江淮荆浙福建廣南提點坑冶元符元年罷三年坐為訴理所勾管文字時雪熙寧以來斷過刑獄謗訕先朝歸怨君父勒

宋史異 卷十九 四十一

尋再坐元符末年其成黨與變亂法度降朝奉大夫嘗勾洞霄宮崇寧三年入黨籍大觀二年出籍性情鯁歷官五十年退無居廬舊吏餽金數百而不受

福建通志進士表參通鑑長編

皇甫鑑字唐弼曹州乘氏人由父廕官台州司法參軍調單州單父縣主簿三司舉知光州光山縣兼買茶場事百姓販私茶犯法鑑曰貧民以茶養生亦何異於為農不忍繩以重法郡守以問鑑對曰貧民不得販茶且為他盜罪辟益重不如容之使有以自存縣吏張盛猾惡為上下患鑑收治真法餘吏戰栗終



任無敢犯令者官滿轉大理寺丞知并州錄事參軍  
曲陽縣民兄弟訟者兄告其弟非同父不分與田產  
弟不能自明縣邑久不決府使鑑治之鑑使人按視  
其父母葬告曰彼雖無石銘棺槨外當有題志者于  
是驗之果悉書其子孫名字而其弟在焉訟者于是  
首服東河用錢銅鐵二品均等鐵錢輕又盜鑄者多  
詔變其法以鐵錢三當銅錢一百姓奪貨失業市井  
譁噪經略使鄭公集眾官謀之鑑曰小民失職無聊  
官使人往慰之耳鄭公使兵馬都監謝雲行出諭之  
民因求見太尉既入鄭公捕其倡率者將刑戮之百  
宋史翼 卷十九 五

劉效彭  
賦集

韓正彥字思德魏公琦猶子嘉祐中知崑山縣號為  
難理正彥能以靜勝固圍為空創石隄疏斗門作塘  
長七十里人不病涉得膏腴田數百頃部使者以最  
上又請以輸州之賦十三萬從便輸縣鳩作塘餘材  
為倉廩以貯之民大悅比去遮道以留立生祠作思  
韓記鑑石祠下中吳紀聞  
司馬京字克宗以從祖蔭補太廟齋郎監青州酒稅  
以最改這判綿州潞州歷太子中舍殿中丞虞比駕  
三部員外郎知趙州未赴改博州遷虞部郎中始為  
三司副丞相守秦州政尚威嚴官屬震慄京嘗白事  
宋史翼 卷十九 六

其能乃表薦之元豐二年卒年六十八  
太史范  
文公集



費琦字孝琰成都人鄉進士在第一遂中科仕興元府戶曹參軍遷合州赤水縣令用薦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定州安喜縣民有婦自經父母謂夫家殺琦驗謂無他覆視者既異認辯不已州將置疑有司皆傳會連逮數十輩淹繫累月竟不能奪琦議黍苗將熟匹夫蔭其下遷者執為寇誣以巨罪琦索其情輒釋之郡欲深治琦不忍致之法未幾旁邑果獲真盜眾服其明於是部使劉庠呂大防張問皆薦琦才請以治無極朝廷從之縣接契丹境一日民訛言相驚謂北兵來浸皆閉戶自匿市井不相通琦不為之動

宋史翼 卷十九

七

有以慰諭其心凡三日復業如故兵亦不至保州民集眾數百趨登聞鼓訴屯田水利事事久不決郡邑患之安撫使委琦按視即條利害以圖上其說行公私以為宜熙寧中差通判蜀州縣州元豐三年正月

卒年五十四 淨德集費君墓誌

陸琮字質之會稽人以從叔軫任郊社齋郎為吉州龍泉縣主簿壽州壽春縣令虔州石城虔化兩縣又知江寧府上元縣知澗州又知處州其為虔化令趙抃辟也邑號難治風俗壞久矣至于子輓父足弟振兄臂為之者莫怪有翁在庭訴其子毆者

使腰以石沈諸江若是者殺三人于是一邑大驚俗驟變或以比鄰令殺河伯娶婦在澗州歲大饑斗米錢三百疫繼作方攝州事圖所以奏卹之方備至適有官舟溺米數萬石有司請曝之入州廩琮盡使貸民人用以濟去壽春時嘗有以錢千緡粟千石牛途贖者琮不顧為人尚氣節對賓客不改越音言雖無幸然意所造自有餘趣老猶賦詩公餘觀史以俸餘買書曰吾以此終身亦以此遺子孫可矣元豐五年

卒年六十有六 陶山集陸公墓誌

孫誠字積中崑山人登治平二年進士第為河中府

宋史翼 卷十九

八

戶曹更三守皆立威嚴誠獨與爭曲直不肯少下終以此見知中書檢正官察訪關中辟為官屬青苗法行乾祐令不以予民察訪怒檄載按之載還言邑小民貧其徒歲以黍麥博易為生未知稱貸公家為利令無罪用薦知德清縣以德化民聽斷精明不專任刑罰開誘是非出於誠信認有累年不決者得一言皆感悟舍去熙寧八年吳越饑獨縣中熟載勸大家倍糴得十五萬斛明年春米價翔踊載使平直以糶全活甚眾移考城縣地多盜載明賞格嚴保伍一日巡尉來告盜集境上將以上元掠近郭至期載張燈



設宴不禁夜如故事盜叵測遂遁去訖受代無復盜者神宗以載姓名付中書除廣東常平觸暑行部以宣德意元祐初遷廣東轉運判官紹聖初知海沂二州再知婺毫二州延聘名儒興學養士為治務持大體時號循吏以嘗薦元祐黨人授提舉洞霄宮大觀中以朝議大夫致仕一日徧謁先輩及嘗往來者未幾疾革問日早晏盥水焚香而逝年七十五載天資樂易長於吏治薦士至四百餘人後多知名喜讀易者易釋解五卷中吳紀聞盧志合纂

宋史翼 卷十九 九 王默焚道人字復之幼小執養事師趨庭問膳自有

度量登治平四年進士第授什邡縣主簿調夫築洛口堰共十萬鄰邑憂不辦默酌民言而賦功省不閱月而成遷通泉令通泉歲饑甚不待報而發廩久不雨至是而雨有千頃渠堙廢不知其始其旁短戶積歲不能入賦因民願決其源二十里注之江歲以大熟民畫像祀之熙寧中熊本察訪陝夔路薦默任提舉常平尋除轉運使苗時中饋軍興奏默管勾文字討乞弟師還以瘴癘不能隨師者萬人且棄死夷地請以運糧虛舟載之分責使臣將護醫粥以卒之存亡為殿最所全活者十七八以軍功吏考遂改承議

郎泛恩遷朝奉郎請老而歸十年乃終山谷文集

家定國字退翁四川眉山人六歲知聲律客以對句試之曰笙歌陪酒聖即應之曰桃李從花王客大驚聞者以為奇童方冠舉進士除雅州名山尉調永康軍司法韓康公帥蜀欲治西山道至威茂建玉壘關定國謂蜀近夷惟恃險以安昔唐中衰吐蕃三入寇一出汶川今鑿石平壘為坦塗將貽蜀之憂康公信其言捐工役之半再調澧州司理提點刑獄賈宜言四部吏饒瑄欲誣以巨罪定國不從賈怒屢摺以事卒莫能得識音嘉其持守遷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嘉

宋史翼 卷十九 十一 州洪雅縣簽書蜀州判官事二川田稅舊有折變絲

綿者估才十之一監司猶欲加以耗定國謂既變而徵則與正稅異豈復有耗耶乃以辨析得免又嘗增損叩蜀水平之制均二渠水利鬪訟止息人至今以為宜歲滿通判瀘州知懷安軍有惠愛紹聖元年卒年六十四尤工於詩古律凡三十卷雜文十卷體格清懿如其為人淨德集家君墓誌

李撰字子約福建連江人熙寧六年進士案續通鑑長編以撰為蘇州人而宋史撰子彌遠傳亦云蘇州吳縣人攷撰墓誌言撰父處常娶范氏司封員外郎元之女國博之喪諸孤無所歸范為營室於蘇故今為蘇人然彌遠作連江縣移學記云自三世祖出居越百年而



歸是撰家特倚寓於蘇其後調越州餘姚主簿有茶  
 仍歸連江史未之詳考耳 商夜行遇海船鉦鼓偕鳴疑為盜持短兵格鬪殺傷  
 十餘人繫蕭山獄久不能決趙抃守越州檄撰攝縣  
 事撰至視案牘即得其情曰犯時不知在律勿論具  
 聞於州杖遣之并器其能薦監揚州高郵酒稅移江  
 州彭澤令彭澤俗喜訟而尙鬼撰一導以信義訟日  
 益希巫覡有前期唱某日所災者已而果然民懼禍  
 轉相趨奉撰召羣巫於庭問以火起期日處所令將  
 詣伺有不信抵罪羣巫恐皆曰無有乃下令敢假鬼  
 神造言惑眾者坐之人心悉安朝廷下括田令轉運  
 宋史翼 卷十九 十一  
 使欲多得匿戶羨田為功撰持不可轉運使怒翼且  
 且行撰抱牘夜徑造臥內轉運使驚問撰曰彭澤令  
 以公事白願起視之抗論移時且請就劾解印綬去  
 轉運使度不可屈卒從之然猶未解是時王安禮以  
 端明殿學士知江寧府轉運使還以其狀告覲其搆  
 撰罪安禮曰縣令乃敢與部使者爭衡此必介特有  
 守士也亟呼吏對轉運使前草奏薦撰轉運使意沮  
 而去曾布知青州辟置幕府撰少受業於布之兄鞏  
 及從布辟鞏遺布書以幕府得忠信之士為可喜鞏  
 吏部例格不行布移瀛州再辟為州學教授元祐三

年朝議遣使修復河流故道撰作修河賦二篇上之  
 大概言河不可復究當時利害甚悉不報後卒如撰  
 言未幾除太僕寺主簿紹聖四年欽聖太后出幸撰  
 行馬御路東誤不引避為殿中侍御史蔡蹈所劾貶  
 監饒州德興縣酒稅徽宗即位轉承議郎通判莫州  
 改簽書奉寧軍節度判官值歲水災撰首議賑救民  
 不知饑秩滿就差通判袁州撰浮沈州縣三十年不  
 以淹滯介意或勸撰詣朝廷申理撰曰吾每以士人  
 老不知退為鑒今躬蹈之耶竟不往大觀三年除通  
 判保州未行而卒年六十有七子彌大彌遜彌正自  
 宋史翼 卷十九 十一  
 有傳 揚龜山集李 子約墓誌  
 陳廓字彥明金壇人年十七與鄉貢中熙寧九年進  
 士第主句容簿再調長社令辟江東運司主管帳司  
 改秩知吉水縣又改楚邱縣縣古芒碭也盜發坐繫  
 者百人一夕乘守者怠脫械持兵欲殺令而肆掠人  
 情恟懼彥明不為動徐部分吏卒格鬪獲其為首者  
 斬以徇餘黨猶時時倡言以撼居民彥明募致其尤  
 桀黠者并囊橐之家破除之一境大治提刑羅遵以  
 治水自任至縣欲有所為彥明知無益即抗言曰此  
 白圭之術也適漸而去除都水監主簿遷北外丞以



職事入奏哲宗察其才論以行召用矣大名帥決河入澶州故道以紓魏忠澶人大恐廓爲之增堤峻防水入無患兩川以安出知處州歲饑賑救有方移廣東路轉運判官時同列多以獻羨財進用彥明日財民力也有羨當還以及民可剝民以爲已利乎奏罷徐揚所興錢監民以爲便汰假版吏以保任法選用士類外選爲清就移本路提點刑獄禁雷公淫祀以正風俗罷庾嶺置關以示無外召還篋中無南物丁內艱服除授廣西路提點刑獄未行改利州路予告東歸大觀四年卒年五十五有詩文雜說合三十卷

宋史翼

卷十九

十一

京口耆舊傳

黃彥字修中吳縣人熙寧中以王安石經說與弟頡俱第進士安石舉爲越州教授遷瀛州防禦推官知崇德縣長興丞以省罷知浦江縣清直明恕民畫僚祠之紹聖中知虹縣有廟吏謫言井蛇爲龍水能愈疾彥以蛇磔死妖乃不興又麥秀兩岐蝗不入境時稱有古循吏風除楚州教授宗正寺簿改富陽令爲政如前時坐法免管勾嵩山崇福宮官至朝奉大夫致仕政和四年卒

盧熊蘇州府誌

盧志初名安平熙寧三年與父伸同登進士第剛

正不撓所涖官有廉介稱嘗爲大理丞每有疑獄中夜拜禱斬得其情既請老家居詔復起知饒州數月復拂衣歸或問故答曰天子命景平爲郡當以撫字爲職乃不得行其志今日須金若干明日須粟若干民已枯骨矣極考不出吾安得不歸時朱勔用事從之者甚眾獨景平終始不阿子細字天和亦能文屢爲郡

吳郡志

宋史翼

卷十九

十四

章司農寺委本路相度而提舉司以一路役法錢數已定爲辭事寢不報繼繼有論列言甚激切神宗特從其請錢得減半未幾召縫赴闕除屯田郎中知潤州又易泰州未到官知諫院蔡確言縫沮壞新法追還新命改差通判閩州縫家貧多病不能遠適乃求分司遂以朝散大夫致仕居閩十數年安貧守道江東縉紳之望元祐二年王覲薦之詔落致仕差管勾宮觀

續資治通鑑三百九十五

蔡奕字如晦宋州人父挺宋史有傳奕第進士除無錫主簿遷大理評事熙寧中以太子中允爲湖南轉



運判官提舉常平倉兼農田水利時行青苗助役法所置遣多不深維法意奉宣或謬戾奕親行州縣視人物地宜度出而賦之入公私稱便遷轉運副使潭邵間有上下梅山其地千里馬氏以來徭人據之號莫徭有厲禁制其耕墾出入歲久公然冒法奕奏開其酋以禍福使為土民口授其田略為貸助使業其生建邑置吏使知有政上嘉納之會章愔察訪本路即付其事同奕經理繳入其境果大歡從授冠帶畫田畝分保伍列鄉里築二邑隸之藉其田以畝計者二十四萬增賦數十萬遂招懷邵之武岡蠻三百餘

宋史翼 卷十九 十五

族戶數萬歲輸米以萬計納其所蓄兵杖以其地建二寨上遣使勞之賜邑名曰新化安化寨曰武陽關峽遷太常丞直集賢院又撫納邵徽誠等州鎮蠻族之歸附者皆以補吏因言治新民法宜有張弛願假便宜詔可長沙諸邑負茶租田稅積為緡錢四萬請於赦蠲除乞行保甲法以防盜置錢治衡州以權物輕泉重之弊皆從之累官廣西轉運副使桂州經略安撫司元豐六年卒年四十四著有文集十卷

劉摯 撰墓誌

郭子皋字德臣其先京兆人廣明之亂六世祖御史

中丞甫從僖宗入蜀弟及為廣都令遂家焉以蔭補太廟齋郎改衛尉寺丞知邛州大邑縣縣北與蜀州晉原接境每歲二邑之民鳩工為堰決渠溉田晉原據上流有餘則注之他江以邀邑民得重路乃不為病謂之買水人素苦之子皋至均以大井斷木為平以限水廣深多寡自木為準日曰水平由是大邑之水不買而足號曰郭公平舉監成都交子務紙幣之設本與錢相權至是大壞價錢不售法幾為廢子皋講求其病錢幣復稱官民利之先是交子務以二年為任監司奏留子皋半歲遂著令以二年半為任舉

宋史翼 卷十九 十六

者三十人知昌州遷太子中舍易階通直郎瀘卒謙青因博戲殺人獄五徙輒變監司委子皋一訊而折以其獄讞竟獲免死徙知劍州官軍討瀘夷道出劍關成關卒數十人輒亡從軍以幸戰功及師還主將悉捕送郡有司以為禁卒逃亡踰月當死子皋曰離戍從軍非亡命也止罰而釋之郡當兩山間民架竹為茅屋依山而居故多火災子皋教民易以瓦官為陶瓦貸貧民不費而革自是無火患遷奉議郎知利州元祐二年四月卒年五十有五

太史范 文公集

吳革字孚道夏津人舉進士為襄州司戶遷池州貴



池令改著作佐郎熙寧甲寅出爲廣德軍建平令移  
知南雄州課爲廣東第一元豐間擢知吉州終於湖  
南轉運判官革由少年書生治經術爲州縣吏遇事  
力行所聞精於吏職所至必令行禁止在貴池兄弟  
相與訟田爲垂涕說同生當相盡以恩義意兄弟皆  
感涕去方使者行新令給青苗錢革不格詔令而實  
予可貸之民在建平歲饑饑力舉荒政勸發廩所全  
活以萬計南雄州有吏胥鬻獄把持長短聞革嚴能  
乃匿去爲外台吏革下車盡得其姦狀捕取伏法郡  
內肅清吉州自蹇周輔增鹽課二百萬民已失生理  
宋史翼 卷十九 十七

宋史翼

卷十九

十七

而魏綸上諸縣增課九十五萬革至告諸令後所增  
鹽勿以爲課爲郡獎善士勸不能去甚汚德意茂美  
元祐初御史按察南方以革爲愛民吏課稱江西第  
一除江西轉運判官徙湖南元祐三年四月卒年五

十三

山谷文集  
吳君墓誌

李傑字穎伯湖南邵陽人熙寧進士歷知永靖二州  
元祐初年梓州路轉運判官時瀘南安撫使李琮奏  
蠻賊乞弟爲患身死新立願須阿機親手刻到芳牌  
乞投降詔傑與知瀘州張先明接納尋遷梓州路提  
點刑獄五年改金部郎中言利州路興州青陽鎮見

有銅坑一百餘處舊係西河邊防財用司舉官招誘  
收買又本錢亦是本司計置應副昨廢罷本司將上  
件銅場併入陝西轉運司管勾自併入後來將銅價  
僅減一半又本錢多不敷足雖有所舉監官無由辦  
集采銅之人逐旋散潰所收漸少課利日虧今相度  
欲乞每斤量與添錢多行計置本錢依舊兼用銀絹  
于稱下堆塚及比附韶州岑小場例選官量與酬獎  
使設法措置必有所增詔于利州常平錢內借錢五  
萬貫充買銅本錢每斤依本處見買價錢餘並從之  
長編四百 崇寧元年坐元符末應詔上書譏訕誘斥  
七十二 宋史翼 卷十九 十八

宋史翼

卷十九

十八

得罪宗廟勒停編管唐州三年入黨籍邪上尤甚第  
十六人五年于舊資上降兩資收敘後爲湖南安撫  
使終于大理卿嘗買書萬卷藏之郡庠置田數千畝  
以贍宗族 明一  
統志

潘鯁字昌言福建長樂人會祖吉甫仕吳越歸宋終

國子博士祖衢大中祥符元年擢第知同安縣累遷  
檢校屯田郎中歷知興化軍建州軍州事終知黃州  
遂家焉比鯁長復歸閩從周希孟受學登元豐二年  
進士初調蘄州蘄水縣尉民有以花爲獻者鯁一嗅  
而還之曰受賜多矣其廉潔類此遷知州防禦推官



知江州瑞昌郡賦屬縣警建茶守問君瑞昌歲可售若干鯁曰四斤耳守詰其說鯁曰縣小民貧米鹽猶不足而暇及茶乎獨縣僚四人一斤可矣守悟以故諸縣皆得無多售後七年以事過瑞有兩民拜馬前其一曰異時君為縣我認得直其一曰異時君刑我當罪我心服是以借來徒監楚州都鹽倉尋為吉州軍事推官元祐赦民負官錢無姦者悉免之通判攝守事悉下負者於獄將鞠其姦鯁曰救欲寬之而君故獄之耶執不可民賴以免龍泉令捕得私釀三十家將上府鯁謂令曰是法皆當徒龍泉小邑一日徒宋史翼

卷十九 十九

三十人君為令安平令乃頗減出之改宣德郎監漢陽軍酒稅遂以奉議郎致仕仍居於黃卒年六十有三子大臨字郊老以詩名於時福建通志

吳思字子正福建邵武人元豐二年進士調蘄州黃梅縣尉再調虔州右司理參軍虔俗獷悍喜訟關視他郡為難治思敏達強濟事至輒迎刃解會昌民有誣告毒斃者縣獄具思直其寃得不死令狠復訟思不已守遣思更訊卒如思所斷法當遷秩任事者不以聞思曰吾為理官治獄求生斲盡吾職而已無他觀也

就移和州防禦推官除知吉州吉水縣有老吏

舞法為蠹思廉得實繫治之欲汗思以緩其獄閱思出謬為家問置金其中使小吏納之思妻黃氏得書覺重疑之卻不受思適自外至發書得金詰得其情吏遂伏辜當路以為能交薦之改宣議郎知池州建德縣興學校勸農桑教民力本歲餘大治徽宗登極覃恩遷奉議郎賜緋衣銀魚辟福建路轉運司管勾文字明年丁母憂服除監江州廣臨監值更錢法日夜鳩工赴期會以課最聞再遷承議郎還闕除監大觀厚大觀元年以疾卒年五十有三思為人樂易不事表襮家素貧清約自克而闕恤族黨無吝色明達宋史翼

卷十九 二十

吏治所至有聲士論每以用不極其材為憾而思處意重恬然也楊龜山集吳君墓誌銘

吳與字可權福建漳浦人元豐五年進士歷端州四會縣令改饒州餘干徙學於琵琶洲後登科者接踵劉正夫稱其護士如元氣決訟如神明人以為不虛嘗謁提刑使者燕若蒙論事侃侃不阿若蒙厲聲曰而欲效漢唐令耶與曰固學之恨不至耳若蒙為之改容移知懷安縣累遷奉議郎通判潮州時故人張商英當國或諷之使見與毅然曰吾遇天覺於放逐中諄諄勉以忠義今可呈身求進耶竟不往官終廣



南東路提點刑獄案江西通志名南引餘千志云吳與大觀初為御史各志皆失載附

考備生平歷官凡七任悉以俸餘市書所藏至二萬餘卷鄭樵稱海內藏書者四家以與所藏本為最善

王邁作清漳進士題名記於漳先達器識名節首稱與及高登謂自國初至今科目得士二百五十餘人

獨二公所立光明後偉一言一動可為千載矜式建志

楊存字正叟一字存之江西廬陵人幼日誦數千言未十歲能屬文既冠第元豐八年進士授彬縣尉丁

父憂服除授袁州司理參軍又丁母憂服除授廣州

宋史翼 卷十九 三十一

南海縣尉改循州長樂縣令長樂二廣窮處也士不知學存首進士子修學校與諸生行鄉飲酒禮民風

一變聲最諸邑改宣德郎知河中府倚氏縣改杭州

仁和縣錢塘吳越勝地存治整以暇與文士登臨賦詩為一時絕唱號詩將軍時蔡京窮奸極妖竊弄國

柄京久居杭有尼出其門倚京勢奪民地民訴於縣存直之尼訴於東京諷守諭存以地界尼當酬以美

官存執不可秩滿授知襄慶府奉符縣奉符俗獄祠延在焉仕者相傳以為膏腴之邑令與祠官同掌其

祠故前令多墨存為置策書凡四方之民捐金錢以

奉香火者皆書之屬之祠官隸之府廷已無與焉有

戚里任氏子為祠官轉移祭器存白諸部刺史以聞

有詔遣使韓鞠之任置對窮反誣存既具獄存無秋

毫而任抵罪韓款曰存之清雖畏人知神知之矣通

判建昌軍地接國境盜所出入有惡少屬徒數百殺

人火廬巡尉憚之論招不從設方略盡擒之既而戚

日愚民觸法情實可矜白州戮渠魁貸其餘民感悔

盜遂息通判洪州見時事日異靖康元年八月上章

致仕終建炎戊申年七十有一楊誠齋集

郭大昕字方進臨邛火井人少機警能文名聲傾西

宋史翼 卷十九 三十一

州登進士科調遂州法曹參軍以憂去服除授戎州

司戶參軍果州團練判官遷宣德郎知都縣泛恩遷

奉議郎賜五品服以能舉再任元祐初政以議法忤

使者移蜀州永康縣遷承議郎通判達州中外交章

薦其材願得學官以便養乃除梓州教授未至官而

親歿服除除泰州教授以朝奉郎充陝西路買馬司

向當公事遷朝散郎知蜀州遷朝請郎卒於官有集

三十卷大昕好學未嘗一日去書不親教於文操筆

立成果州比歲水害民田畜廬舍大昕徵嘉陵江而

祠之在官四年江水平人傳其書似韓潮州移鱷魚



文云卒年五十有六山谷別集郭方進墓誌

蔣圓字粹仲毘陵人元祐六年進士第調海州司里參軍遷潤州丹徒令有能名夏不雨行路多暍死鑿井道旁九十有三人賴其惠或號蔣公泉曾布買山於邑人鄰者訟之曾為上鄰法當得圓直言之時蔡京用事怨曾氏謂奪民田為曾氏葬地屬漕臣劉何劾治甚急圓恬不為意斂版進曰與曾公無一日雅法當爾耳何悔悟遂反薦圓時人兩賢之樞密院張康國挽為編修官修經武要略等書成賜對上問天下所以安危圓曰唐李珣嘗謂文宗曰安危如人之身當四體平和必順寒暑之節恃安自忽則疾患旋生朝廷無事宜省闕失從而補之則禍難不作今承平久願陛下以珣之言為鑒上嗟美之擢知鄂州附辭上諭以荆湖多盜卿何以治之對曰唐崔郾嘗治鄂謂土沃民剽雜以夷俗非威莫能服臣雖能薄敢不竭犬馬力稱器使徙知濠州淮西大旱濠為甚圓欲蠲賦其餘懼漕臣之督過也噤不敢應圓獨銜以聞且乞蠲十之九敕書獎諭未幾徙知沂州宋江嘯集志命剽掠山東一路州縣大震吏多避匿圓獨修戰守之備以兵扼其衝賊不得逞祈哀假道圓嘿然

宋史翼

卷十九

三

宋史翼

卷十九

三

陽應偵食盡督兵慶戰大破之餘眾北走龜蒙間卒投戈請降或請上其狀圓曰此郡將職也何功之有除開封少尹輒賜對上問宋江事圓敷奏始末益多其才時年已七十矣元夕從登樓上命中貴人以寶杯宣勸一府以為榮除大卿翼日拜光祿卿以疾乞補郡遂除祕閣修撰知通州復以疾辭提舉江州太平觀聞二聖蒙塵疾浸革遂致仕建炎四年卒年八十有八毘陵集蔣公墓誌

宋史翼卷十九終

男樹 校字



宋史翼卷二十

襲竊盜賊前經通判州縣捕獲送官處置

列傳第二十

循吏三

任宗誼 汪 愷 王汝舟

程 邁 韓 復 高元常

李 執 王 復 毛 友

黃子游 喬大臨 章元振

孫時升 張 瑄 黃 徹

滕 膺 凌 哲 夏穎達

宋史翼 卷二十

向伯奮 富元衡 趙子麟

羅棐恭 張 震 樓 璣

路 彬 潘 時 方 擴

任宗誼字仲宜博平人以父任為太廟齋郎調亳州

鄧縣令用薦通判沂州除知淄州天性明吏事在官

務核實不肯便文自營鄧有民椎埋剽攻敗則行錢

詆譎數得脫前令不能制因事殺之以徇有盜羣行

入境微得其處會尉不在宗誼部分方略以授主簿

日往取賊受賞以君有母故為君得主簿感激如教

盡獲之訴久不竟若冤不能自直者摘其要害躬為

鑄論無不厭服日所受書檄與凡小爭訟區處立決

廷無留事獄戶可羅雀豪惡吏屏氣竟歲無敢犯大

觀元年卒年五十九 學易集知滿州任公墓誌

汪愷字伯彊徽州婺源人弱冠入太學為諸生有能

文聲紹聖四年解褐調常州晉陵縣主簿累除添差

通判饒州饒有酒官郝陞者出軍伍怙勇挾奸持郡

短長郡守不能制而深怨之會盜侵旁郡舉城皆奔

陞之子亦佩劍出城為關吏所錄守即誣以叛并其

父械於獄將斬之愷曰急遽時以刀劍自衛人情也

可盡誅手持之數日陞與其子皆免除知常州漢陽

宋史翼 卷二十

軍吉州未行移知處州未幾復移撫州撫州民許以

女歸其鄰久矣既而悔之一日白官女死於兵半年

請署為異日之信愷立械其人於獄僚屬愕然愷笑

曰女誠死不白官也必女家不良其夫欲盜吾判耳

請為諸君致其女明日而女果出人以為神歷知袁

州江州主管台州崇道觀起知全州卒 汪藻浮溪集

王汝舟字公濟婺源人生三歲而孤不好戲弄纔冠

登第性豁達以風節自喜所不合不肯降色詞知南

劍州時沙縣獲強盜十三人已殺其魁餘十二人皆

當死汝舟閱牘得捕盜官利賞增入其贓之狀三日



而決皆免死以治行第一除知建州後又知虔州自京東移河北朝旨降樣市北珠奏言真宗時詔益州市錦六千疋知州趙稹止市千疋至天聖中仁宗因稹奏對獎其恤民臣元符初在京東准省符市錦未幾移河北又拋買北珠一珠之直至九十四千陛下卽位之初聖政一新錦與珠如不可罷猶願詔有司損其數以留難得之錢少助經費疏奏卽日有旨罷之自江西徙夔州路提點刑獄告老而歸歷官十七任餘五十年未嘗言笑閑居閱六歲安臥而逝年七十九汝舟內行修事祖父母孝繼祖母胡氏沒季父宋史異 卷二十一 二

持喪百日而卒汝舟時守南劍上言諸父無在者臣以適孫乞解官接服以終三年下禮官議詔特聽之因著爲令始筮仕南豐曾鞏贈以詩曰身役簿書雖擾擾力窮文史尙桓桓李清臣嘗勸習大科不願晚號雲溪翁有文百卷手所校書萬餘卷 新安志

程邁字進道鄖南屏人登元符三年第爲仁和尉以捕盜功改秩知西安縣部使者督諸郡水旱積欠郡因移文督稅之畸零逃絕者邁曰衢州數年無水旱何積欠也守不能屈由是他邑皆免徙知鹽城宰相劉正夫薦之除提舉江西常平歲稔募流民浚東湖

水患爲息繼除直祕閣以忤中使李彥頤職高宗卽位遷太府卿除集英殿修撰知福州建賊葉儂楊勅范汝爲等作亂邁且招且捕所向悉平惟范汝爲未下乃使降寇張毅守古田責以立功度大將辛企宗等終不能平賊密請王師航海五日可至庶一戰滅賊章十餘上始從之賊平請錄死士掩露齒給脅從無歸者粟及田廬選循吏以撫綏之留廣東舶米五萬以寬民賦留大軍三千以鎮壓餘黨閩境以寧進徽猷閣待制知温州黥平陽吏四十人他縣猾吏望風遁帝謂宰相曰程邁温州之政光絕前後今之吏宋史異 卷二十一 四

師也紹興七年議復發運司以邁充使邁以任重權輕力辭不許乃置司平江尋權知府事邁以和羅終無補於國請罷之就除知鎮江府兼沿江安撫使鄱陽歲饑多盜帝愛之以邁知饒州至則手條寬恤三十餘事揭於州門又奏蠲舟車征算增米價以招商賈不踰月米大至價爲損半而民食以足盜亦潛消復徙温州修舉廢墜詔書褒美進顯謨閣直學士再知福州州有舊招安賊首二百餘人以使臣廩羈縻之郡人側目邁因戍兵還朝盡遣歸樞密院聽差使尋罷奉祠卒所著有漫浪編五卷奏議表啓三十卷



詩二百餘篇清熙新安志

韓復字辨翁陵州井研人登進士第調瀘州尉盜殺人而執舍笏子掠服之令謝病不敢予奪復釋之而趣捕盜出將刑者非真盜已而果然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玉臺山寺務司五臺供施傾天下惡少年多竄僧籍中上下囊橐為姦復摘其魁宿置於法會軍興辟河東轉運司勾當公事部使者懼乏役皆須一調十復請峻期會法而調以實民用不擾再遷鳳州典滯補敗寬而不弛郡以最聞是時民冒茶禁日或千人至有貼妻賣子入償不足而繫有司復上其狀

宋史翼

卷二十一

五

皆得釋尋通判鳳翔卒年五十七山谷文集韓君墓誌

高元常字復明世家符離用恩為將作監主簿徙嘉興丞嘉興劇縣令不任事則求持檄出旁郡訟牒如山元常暫領其事一朝剖遣立盡先是佃戶斬輪主租訟由此多元常揭而書之曰田人田嗇其入權且奪田民競往償訟於是衰守吳安世黷貨私委令市竹元常語令毋受令阿安世飲其欲後安世繫獄令欲告之元常曰前戒君毋受受而告之可愧後轉奉議郎晁補之高元常墓誌

李執字彥淵富春人崇寧二年登進士第中大觀三

年宏詞科時試新建書學記以國朝會要所檢閱改

官刊正諡法進秩宣和初提舉廣東市舶居官守廉直自歎理財非長然舶場珍貨一毫不取未幾舶商輻湊召回盜邀之及怯篋隨行書帙而已盜亦斂在退避時兵戈擾攘執與親歸里奉祠其後提舶與執殊轍紹興間舶商遂以執嚮來清節聞于朝除比部郎序遷吏部誥詞有曰執也清秦檜欲以子與執女為婚執卻之遷將作監檜屢遣子就學執曰吾為天子卿監豈為宰相教子遂旬外持憲閩部易江東既忤權臣累奉祠不復榮望卒年七十七執淡泊寡欲

宋史翼

卷二十一

六

廉直之節載在國史晚年謂貪與癡已絕獨噴未盡

去因勝小室曰去噴有去噴居士集咸淳臨安志引李太監行實登

科記宏詞總類清補志

王復字景仁淄州淄川人以門蔭補官歷兩浙轉運副使方臘初叛所過守將望風奔駭復下令所部嚴保壘修戰備竭力討賊屢戰有功賊平擢徽猷閣待制遷都轉運使朱勳以花石奉良岳多取漕艦以載號直達綱復曰今寇起倉卒飛輓繁因而佞幸之徒猶欲以苑囿惑上心固執不與復疏奏謂必不可以不急之務疲民費財擢龍圖閣直學士後贈資政殿



學士諡壯節 蘆浦筆記

毛友字達可西安人少游太學與郡人馮熙載盧襄號三俊擢進士第崇寧間守鎮江方臘已殘睦欵監司猶不以實聞友奏言之朱勔怒其張皇友遂監觀其謝表曰兩郡生靈已罹非命一道使者猶謂無他陳瓘聞之以書譽於親舊曰蔽遮江淮阻遏賊勢斯人有助也 宏治衢州府志

黃子游字叔言 八閩通志 作字叔偃 今從墓誌 福建浦城人少以伯父實蔭授承務郎宰之就逮也子游

認冤於朝乞納告身贖罪京滋怒子游號訴益力由 宋史翼 卷二十一 七

是知名大觀三年八寶恩循登仕郎調相州儀曹建炎初客南京歐陽澈以上書忤宰相黃潛善棄市子游適與同邸收而葬之澈子飛英年纔十四子游傾囊輟所乘馬賜其歸未幾補穎州汝陰令時軍需繁拏雖許預借夏稅而歲迫暮不能辦子游召民諭之曰某戶當受錢買絹若干今計汝所輸夏稅留錢而給鈔汝歸徐以絹來民皆聽命守下其法於諸邑公私大以為便四年避地歸閩道由嚴州之朱村土豪守險者盡掠其貲州守柳約將以軍法窮治子游力止之朱村人繪像以報紹興元年召監左藏西庫車

駕自越州移蹕臨安子游銜命先渡江經度臺省倉庫所在畫圖以進後皆不能易尋權度支郎官擢江東轉運判官呂頤浩都督江淮諸軍請以子游為隨軍轉運安撫使與子游有憾密奏子游留滯糧餉罪且不測參知政事沈與求曰軍前無奏而他司言之必讒也已而果然猶坐奪一官改知台州徙池州台產鹽池產茶奸吐囊橐其中重法不能禁子游治以輕典人不忍犯池屬縣曰青陽偽唐時為朱齊邱食邑後因田租定稅額畝輸三斗多於諸縣十倍或七八倍子游還奏曰國家涵養斯民二百年矣忍使青

宋史翼 卷二十一 八

陽獨用李氏弊法乎詔減苗稅二分有半課米二分凡歲蠲錢千百糯米萬七千石久之致仕積官至右朝議大夫乾道三年卒年八十有八累贈奉直大夫周益公黃公墓誌 喬大臨政和三年為海鹽令時平江朱勔以花石得幸浙江之西一花一石不問何人家朱氏蒼頭排闥而入以黃紙封之戒主人曰善護御前物蒼頭至海鹽入僧房將盡封花石僧徒少拂其意即筆之訴於縣大臨命追逮杖十餘人朱氏誣勅之坐是罷免治 嘉興府志



章元振字時舉福建崇安人政和五年進士歷潭州  
寧鄉令帥臣曾孝序廉其能調長沙改知徽州休寧  
縣丁方臘之亂元振極力撫綏屬嚴州寇繼發督兵  
捍禦縣賴以安移知泰寧縣詳見官積後知潮州悉革蠹  
弊民爲謠曰長言法到葵關住今出葵關到海陽久  
之改知肇慶府以治行聞遷諫議大夫提舉廣南東  
路常平茶事兼東西路鹽事自秦檜當國除吏多親  
故元振與檜同登第甘於遠宦未嘗以私書干檜銜  
之前知潮州時監司薦元振狀上檜但籍記中書而  
已至是稍錄之元振卒不與通福建通志

宋史翼

卷二十一

九

孫時升字子亭丹陽人登政和八年進士第主泰州  
如皋簿教授保定軍省罷爲杭州刑曹掾值方臘作  
亂而其註誤甚衆悉平反之訊囚不委胥吏杭人有  
認咸願送孫掾獄認爲清改秩知江寧府上元縣簽  
書鎮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就知金壇縣不赴知建  
康府句容縣其爲縣也事之細大必親或病其苛時  
升曰君謂王衍爲何如人吾爲親民官當事事與民  
接若徒拱手清談寃者衆矣上元有從臣不輸賦歲  
仰役戶代輸時升捕繫其人正其罪俾盡輸所負自  
是疆宗懾服句容當聚斂之後取民無藝時升平其

槩量閩邑權呼通判濠州還遂告老時升爲吏明敏  
精練平居自奉儉薄出入無僮馭或問之指鄉民曰  
吾固與若等也性直諒中無險巇有不盡言如茹物  
不下故舊貴者輒不見建炎假援家數百指獨全晚  
以田園自娛預治棺衾除冢地年七十有四無疾而  
終人以爲賢德之報京口耆舊傳

張瑄字子律寧州真寧縣人大父居擢元祐六年進  
士徽宗嗣位下詔求言時爲黔州彭水令上疏切直  
會蔡京入相取疏奏次第之置姦黨上等特降官永  
不准改官瑄以郊祀恩入官調贛州會昌縣主簿會  
宋史翼

卷二十一

十

昌與梅州比境梅移文捕逃卒卒已亡去巡檢司乃  
發卒圍其所親率祀舍祀維其鄉以爲恥諸聚謀亂  
令託辭委縣去以印屬瑄瑄不爲動械巡檢卒繫獄  
親爲檄諭祀以禍福祀皇恐聽命縣賴以無事調潭  
州右司理參軍有老卒夫婦居牙城中白晝爲人所  
屠而掠其資卒有義子兵官疑之執送州且以同處  
之卒及牧羊兒爲證既繫獄瑄親詰之皆詞服公察  
其寃他日取牧羊兒寘壁間引義子者與他重囚雜  
立庭中出兒問孰爲殺老卒者情無以對乃入白州  
請搨厚賞募告眞盜不閱日獲之則卒王青也捕至



具伏且得其貲於市庫無遺即日釋義子去湘鄉縣械鋪卒張德上州以爲手刃其叔祖瑄引至前語之曰茲罪十惡赦宥所不及汝兄與叔同居汝暫自外來有何憾而戕之德泣曰囚來省叔祖不得見兄以疾告就視則死而非疾也方愕視兄與里正及鄰人共謀執誣之且以言脅誘謂決不死今乃知死矣因稱冤不已瑄亟呼其兄與對兄情得語塞遂伏辜他死囚類此得不死者十有七人以薦主管官告院進大府寺丞文思院火告身綾無在者士大夫不以時得告身建援故例便宜以雜華綾紵目前從之請外

宋史翼 卷二十一 十一

乃知嘉興府民張瑄得臨安營妓與之歸遂欲棄妻出于其兄止之復悖兄兄以告官瑄爲逐妓歸臨安且以大義開諭之於是瑄爲兄弟夫婦如初摘發隱伏照了如神良民雖相與化服而姦豪之讒作矣改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卒年六十有四

黃徹字常明莆田人宣和六年進士初授辰溪丞就升令在任五年以才諳稱調沅州軍事判官攝倅事郎將汪長元與搖酋有隙酋鼓眾數萬聲言渡江乘城人心恟懼徹奮不顧身入其巢穴曉以禍福悉愧懾謝罪一州賴以全權麻陽縣遭巨寇曹成之擾徹

率羣獠拒敵擒其將賊眾宵遁復權平江令帥漕交辟處之資募平江士民詣都督行府乞還任未幾卽眞時湖賊楊么鈔掠數郡遇絕水道官軍距州數舍地險艱於轉餉徹慮糧食不繼預設巨艦令民輪租其中得米千餘斛乘風而前賊引數十艘尾逐會官軍至隻舟不得返因降其眾賊壘遂平秩且滿有權貴寄產於縣境爲民患者徹按以法乃陰排之徹自以不善諾俗委官而歸

楊邦弼無墓誌參 湖南通志及閩書

滕膺字子勤宣和中爲台州戶曹參軍時陸寇方熾聲震東南守丞以下皆遁膺獨慨然自任即日移書

宋史翼 卷二十一 十二

訣其父母昆弟而閉其妻子於官舍悉召州人諭以利害人人感泣思奮乃亟下令發兵守險增陣濬隍分屯列柵爲死守計既而呂師囊亦起仙居爲賊嚮應先後攻城凡數四膺皆應機設械立摧破之手弓臨城殪厥渠魁賊遂退走而城卒全慶元初州人上其功敕賜義靈廟至今祀焉

赤城 新志

凌哲字明甫吳縣人宣和中進士高宗朝自明州通判召對擢爲御史數日遷右正言初周望守平江金兵入寇望遁去以罪責死連州至是其家自陳詔復故官澤及其子哲因追數望棄城罪惡竟寢其命及



上疏論秦氏親黨因緣科第有妨寒峻進取之路又  
奏王會前知湖明二州及移平江特權貪酷乞投竄  
遐裔以爲慢令賊民之戒會竟編管循州遷左司諫  
吏部侍郎兼侍講以敷文閣待制知台州遂退歸鄉  
里十餘年卒年八十六哲爲人澹約自守雖處侍從  
不啻寒素非時未嘗至郡鄰有茶肆日爲市井俚俗  
所聚哲徙避之人服其德量目爲凌佛子盧志  
夏頴達德興人甫冠舉於鄉補太學生靖康初金兵  
至上命李綱與之決戰執政惑和議諷臺諫劾罷之  
頴達率同舍生陳東劉銓等六十餘人伏闕上書復  
宋史翼 卷二十一 十三  
用綱張浚開闢江淮留幕下浚命其子栻授經術後  
奏補惠州文學遷鄂州蒲圻縣丞改知吉州龍泉縣  
歲大饑郡守希轉運使意不聽民訴災民遮頴達馬  
號泣以請詣府陳之不許因趨出悉取民所訴狀屬  
吏按行阡陌先蠲其租自詣轉運使得蠲恤屬邑效  
之移知清流縣數月以憂免人物志  
向伯奮字元伯樂平人以蔭補官攝開封脫死囚甚  
眾靖康國難伯奮監在京市易務時帑藏充羨金人  
求索旨令押本務物輸之伯奮憤惋止用藥物雜品  
數輩隨以往詞直色厲金人信不疑尋聞偽詔棄官

去高宗召知建州帥襄陽擒劇賊李彥猷王大漢甚  
著威聲當路薦其才召對陳四事上偉之孝宗嗣位  
擢戶部侍郎奏兵貴精不貴多黜老儒選精銳使人  
人可用則兵不充財不匱尋得劉權王宣竊發廣右  
起知靜州伯奮威名素著至則約日出降後改知筠  
州復祕閣修撰人物志  
富元衡字公權吳縣人幼入太學有聲擢進士第調  
隨縣主簿建炎初爲襄陽撫司機宜都督張浚以才  
薦改秩爲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大中正丞紹興十一  
年以宣教郎知江陰軍十二年詔詣路州學委守臣  
宋史翼 卷二十一 十四  
修葺具次第驛聞元衡出緡錢五十萬鳩工掄材庸  
間民以服役閱月而功成管辨盜之不應死者全活  
數十人皆感泣改與國軍二十六年知袁州逾年遷  
湖南常平改利州路提刑蜀舊例監司交饋不下數  
千緡元衡悉拒不納再移湖北專以平反爲心隆興  
中召還中途遇盜行李爲之一空帥李師顏餽以匣  
金元衡不敢緘謝絕之除工部郎中嘗曰吾家以清  
白相傳今不翅足矣疏乞骸骨詔以內閣奉祠制詞  
有知止不殆之語元衡因揭知止名其堂以慶禮成  
賜金紫官至朝散大夫卒年八十六元衡守節清慎



終始不渝做蘇軾書能逼真尤善柳葉篆盧志

趙子嶙字公遠建炎三年知湖州時金人南侵所過輒下或空城邑去之子嶙初至慨然言曰朝廷所以立方面置牧守豈適為平時計哉亦惟一旦緩急免斯民於阡危爾指城池言曰吾知死所矣已而敵勢日張鄰郡之民或走險阻以自固邦人請於子嶙子嶙曰非計也湖水鄉爾我能往寇亦能往將安避迺躬率將士戮力乘城艱難辛苦同之天寒日晏士卒未食不敢食中夜以興疾風暴雨不避人皆感厲願以死守敵勢益迫號令益精明眾恃以無恐懸關門

宋史

卷二十一

十五

二百指言曰守土官職也不敢顧其家敵來吾以身先之爾曹同一死爾從容暇豫無異平時或謂敵且浮舟而來乃募多人水行以鑿敵艦誅巨木沈廢舟以絕間道短衣毀服出入民間民之利害纖悉得聞民有負薪及門門卒難之因留不與子嶙聞呼門卒痛懲之且謂曰一束薪細事爾平時強取於人猶不可今何時耶豪強斂手一毫無犯倉卒遭變乃應之從容智略輻輳雖平時出入兵間者自以為不及也事甫定宣撫使謬用武臣楊應臣來代父老遮道閉關不能留御史以民言告於上四年五月上黜應臣

還子嶙於郡會轉運使督緡錢十萬餉劉光世軍而堂帖隨下謂州故貸椿管錢二萬緡木七千解期以十日盡償子嶙言民力不支請先軍需後償欠遂劾子嶙侮慢貶秩而罷仲并浮山集趙公生詞記參周必大記賊乾道五年立生祠於顏魯公堂東偏舊編

羅葉恭字欽若吉水人建炎進士授虔州司理參軍宣諭使命鞠賊賊富且黠故有以持有司至是復餽錢二十萬求脫葉恭竟論殺三十人移潭州平反死獄十一人遷荔浦令荔浦民輓粟五千石餉宣州葉恭言於轉運司曰縣抵宜州絕遠不通舟楫輓餉不

宋史

卷二十一

十六

便改知石城構捕宿盜七十人減民稅紹興二十年簽書道州軍事朝旨命鞠邵州民張臣驅獄初臣駟為讎誣與賊通獄吏得賂力主讎家遂起大獄連坐者三百餘人瘐死者七十人黜而流者二十八人沒入貨產者十八家葉恭廉得其實正獄吏罪而前獄盡得釋通判贛州俗憎女生則溺之乃作溺女戒文下十邑悉禁民之溺女者隆興初胡銓力薦於朝授左朝奉大夫知武岡軍以疾卒其學選於名數字書有詩文三十卷行世吉州人文紀略張震字真父廣漢人嘗為臺諫多所建白元豐官制



置軍器監又有御前軍器所建炎中以大闢董慈提舉未逾年卽罷之紹興五年始隸工部後復以中典領孝宗受禪增益提點官一員以內省都知李綽爲之改稱提舉詔御前軍器所專隸提舉其隸工部等指揮勿行震時爲御史力論其不然且言軍器所不治令工部按劾措置可工部不職罪之可也今使內侍掌之則他日吏部有銓量之弊戶部以至兵部軍政之弛刑部獄訟之繁亦將盡以中官領之耶繼又論近日大小飛蝗地震皆小人紊政之象其不可有因乃命隸工部上初卽位劉度入對首言龍大淵宋史翼 卷二十一 十七

自爲記乾道初吳璘爲宣撫使議奏綱馬陸路勞費歷峻嶺亂石之間馬多道斃請以舟載而東上命夔路造舟與之震力論其不可上曰第令造舟與璘他日有損壞皆吳璘自辦事遂行其後峽江湍險軍士素不諳習一遇灘磧人馬覆溺于是驅沿流之民爲之操舟所齎衣糧皆遺劫奪所過雞犬爲之一空虞允文代璘爲宣撫使備陳其利害乃詔川路馬船日下廢罷蓋自璘建請之後利夔兩路沿江十餘郡之被其害者三歲而後得免後知成都府卒于官璘字壽玉一字國器樓璘字壽玉一字國器璘字壽玉一字國器宋史翼 卷二十一 十八

小名異之子以父任得官佐婺州幕州歲貢素羅數頗多民不能輸璘爲州將作奏自詣行在所具言利害朝廷爲損其數州縣輸納至者多不省輕重予奪在吏璘以其多寡所當出者大書揭之民甚悅蘭溪大猾造亂璘卽日行縣盡得其情誅之除知於潛縣劉岑撰 篤意民事爲耕織二圖耕自浸種以至入倉凡二十一事織自浴蠶以至翦帛凡二十四事事爲之圖繫以五言詩各一章章八句雖四方習俗閒有不同其大略不外乎此未幾朝廷遣使巡行郡邑以課最聞尋又有近臣之薦賜對之日遂以進呈卽蒙



嘉獎宣示後宮書姓名屏間圖改通判邵州墓志除行

在審計司圖廣州賈胡訟市舶使無狀上命選使者

參知政事孫近薦瑋遂提舉廣南到官盡削前弊較

量珍貨使賈胡自持權衡諸蕃咸服墓志紹興十五年

為福建市舶樓鑰撰蔣憲荆湖北路南路淮南路案

淮東改作三轉運判官其漕湖南適安撫使以病死攝州

事獄訟淹滯一日而決遣之時以戶部所降滴乳為

道里費瑋言諸朝罷之淮南殘於兵多曠土朝廷令

起賦瑋第以墾耕者聞無一毫加增墓志二十五年案

撰馮恭人歲月記紹興遷知揚州兼淮東安撫使況遠

與乙亥余叨守維揚義莊

宋史翼 卷二十一 十九

記明年春馮恭人歲月記主管台州崇道觀遂致仕積官右

朝議大夫爵奉化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墓志瑋持節

十有餘載所至多著聲績圖襟度高勝喜與雅士遊

樓鑰跋伯父晚自揚州歸畫六逸四賢圖以寄興樓

所藏畫卷跋四賢圖家居優游自適墓志置腴田五百畝義莊取范

仲淹規模為義莊以活宗族之不給者濱江有堤壞

以錢百萬倡率里人共為之三十二年卒年七十二

墓志子鏗字仲宏資孝謹事親敬遇臧獲亦未嘗失色

嘗受詩於柯宋英宋英亟稱之鏗子淵文辭蔚然鄉

評甚休由承議郎知浦江縣歷五任所至以賢稱職

事無不辦孫人廉介謙恭樓鑰送從子行已無毫髮

之玷云墓志

路彬字質夫晉陽人紹興間提點廣西刑獄所至輕

身輒先詣獄悉記所繫名數隨取到館按問之枉者

立釋或諷以憲體宜肅彬曰天子設提刑豈欲盡驅

人死地乎州縣不良或以立威吾不親往為理非行

部使者職也且肅在親政豈在深文哉人皆服其言

時上供布錢過重帥漕皆不言彬獨抗章請減一路

稍輕桂人張仲宇追述其事鶴之中隱山壁文

潘時宇德郎婺州金華人以叔良責任以為登仕郎

宋史翼 卷二十一 二十

累遷南路提點刑獄除直祕閣知廣州主管廣南東

路經略安撫使司公事將行猶嗾郴州用度不足多

橫賦以供軍餉致巨寇前後非一請下漕司通融補

助以息後患廣東地接郴桂汀贛之境四州之民一

踰嶺貿易折閱即相聚為盜大羣至數千人時入境

適捕得渠卒八人即斬以徇曰三日而去者吏不得

格期外不去復捕如初於是皆散有梁氏兄弟者招

納亡命前後殺人無數而掠其資以致富交通州縣

吏不敢詰民患苦之號為四彪時擒捕誅殺汗猶其

居七盜望風破膽大奚山斗入海中寇攘所聚雖良



民亦以魚鹽爲命急之則散入賊中不可禁所從來  
久至是新置都鹽使者銳欲禁之檄水軍逐捕時曰  
水軍專受帥府節度非他司可得而調也且爭小利  
起大盜將誰使任其責耶卒拒去不爲發良民既少  
安乃陰募其酋豪使以捕賊自効由是盜發輒得有  
功者爲奏補官鬪死卽官其子而重責其坐視不赴  
救者官屬不幸死者厚贖歸存沒老稚無一人流落  
如是三十餘家士族女失身非類贖而歸之終朝議  
大夫直顯謨閣卒粵大記朱子大全集  
方擴字端之艾軒集作端立晦庵福建莆田人曾祖集作端正今依閣書  
宋史翼 卷二十一 三十一  
慎微贈吏部侍郎父希叔累贈右朝散大夫擴登紹  
興二年進士第調南雄州保昌縣尉南雄州接壤汀  
贛人多梗悍歲不熟卽去爲盜擴嘗一至賊塚暮不  
遽入有來覘者擴熟寐達旦乃發柙盜皆摺伏而散  
左司諫韓璜尙書郎林說先後持節廣南交口譽擴  
不置循從政郎差補建安縣丞用薦者知閩縣移知  
溫州平陽縣轉承議郎賜五品服擴爲邑如治家舍  
竟日坐庭中聽訟鞭撻無所用悉達其情郡守苛急  
夏稅輸一絹率至萬錢擴以爲賦調倍徒靈柩上官  
不可苦百姓力爭之旣而侍郎張九成尙書王大寶

相繼守溫卒如擴議時有部使者按縣以平陽政有  
善狀同九成大寶白於朝得旨增秩通判臨安府累  
遷朝奉大夫求外補出知岳州州爲沿江表裏重地  
擴條上利害十三事大略以內治爲急而後攻守可  
以次第施行識者韙其言孝宗登極恩轉朝散大夫  
乾道元年主管台州崇道觀明年卒年六十擴通今  
嗜古同郡鄭耕老林光朝龔茂良劉夙兄弟皆敬重  
之積官至二千石自奉如布衣惟以周貧恤舊爲務  
有友人赴調貸之錢三十萬未至而其人歿擴卽以  
此錢贖其喪其篤於行誼多類此子二伯達贛州信  
宋史翼 卷二十一 三十一  
豐縣主簿仲忽撫州司戶艾軒集方君墓志  
宋史翼卷二十一終 男樹 校字



宋史翼卷二十一

謹按蘇秦最爲前代廣南諸國通商道加四級 陸心源輯

列傳第二十一

循吏四

黃齊

李守柔

樊光遠

方翥

張敦頤

張維

何耕

趙善佐

宇文師獻

鄧深

沈度

家炎

趙善待

楊方

方崧卿

俞亨宗

朱晞顏

陳琦

宋史翼

卷二十一

黃洸

蒲堯仁

張夔

李訖

宋煜

孫翊

傅大聲

黃齊字義卿臨桂人紹興二年進士調賀州富川尉迎父表中就祿養值盜曹成寇攘齊懼遺親憂自奮擒獲七十人磔之縣以安堵第功改京秩僉判柳州再僉知昌化軍賜對具言桂林潛藩多俊秀而賓興之數狹地瘠民貧而折納之輸重詔增鄉貢三人減軍輸布錢九百萬有奇鄉人利之紹興三年自肇慶來攝新州踰年種刺竹圍城一千二百餘丈胡侍郎銓爲記其事先是鄉民之貧死者猶附於籍富厚者

多避事役齊榜諭之且置大櫃於州門令民自投戶數於中限滿折封於戶口覈實賦役均平民以不擾後知廉州舊有珠池齊奉詔罷貢禁采珠是歲珠溢池外其卒范成大爲誌其墓張栻爲之題額云

文載

李守柔字必強臨桂人紹興間與兄守卓相繼登第爲雷州海康令初趙鼎南貶前令王超以故相禮之秦檜廉其狀株連守柔十年不調檜死始倅邑守武臣御下嚴衣糧不時給將大閱眾洶洶不靖守柔勸使移病爲攝州事下令發帑廩給諸將引首亂者斬之軍中肅然後知梧州宜州最後知新州卒

金志

宋史翼

卷二十一

樊光遠字茂實錢塘人少從張九成學紹興五年南省奏名第一八年除祕書正字九年光遠上疏言臣竊觀今日士大夫之論莫不以金人詭詐爲可憂臣獨曰詭詐不足憂而信實深可懼也臣願陛下勿以得地爲喜而常以爲恥勿以甘言爲悅而常以爲憂勿罪忠諫以養敢言之氣勿喜迎合以開濫進之門勿盡民力宜愛惜之以固根本勿阻士氣宜聳動之以備緩急十年八月秦檜將遂休兵罷爲閩州教授二十六年召爲祕書丞俄時引對光遠言頃年大臣挾權修怨不平其心臺諫之所排擊法寺之所燬煉



告許之所中傷其間又有因責降而死者夫嘗與聞  
朝廷之政親陪甘泉之班矣及子而無一命之祿宜  
聖心之所深憫望明詔有司凡曾任執政侍從死于  
責降而子孫未有官者許令自陳與復官職錄其子  
孫上曰甚善當令看詳檢舉上又曰朕與卿不相見  
今幾年光遠曰臣得外任逮今十有六年上曰朕所  
以令卿上殿欲除卿察官光遠頓首辭于是遂除監  
察御史二十七年遷工部員外郎尋請補外知興化  
軍二十八年除福建路提點刑獄二十九年十月徙  
知嚴州時三衙誘略近郡平民爲軍三十年光遠奏  
宋史翼 卷二十一 三  
乞禁止今後遇有闕額均下諸州軍招填詔三衙自  
今止以見管兵爲額光遠又言本州歲輸御爐炭七  
萬四千五百斤而不償民間之直上亟爲罷之咸清  
志  
方翥字次雲福建莆田人六歲而孤多所通解書一  
過目卽貫通下筆有奇軼語從兄略造萬卷樓儲書  
千二百筭語翥曰次雲才性不出戶十年可移吾書  
入肝膈矣翥登紹興八年進士調閩清縣尉到官未  
一載歸而闔戶盡讀略所藏書凡三十年無干進意  
有司以聞得旨召對除祕書省正字方給札時院吏

先送策題翥卻之曰何待我之淺也發策者遂以三  
國六朝形勢戰守爲問庾辭僻事若傲以所不知者  
翥一揮六千字條列縷析如響答聲凡陳壽王隱孫  
盛習鑿齒沈約魏收諸書所載無毫粟漏失閱卷官  
讀之大驚甫九月以風聞論事聽外補卒於家翥爲  
學不株守章句悠然有得性雖高亢而能虛已以下  
人初與同郡林光朝鄭樵善約光朝借樵新書讀之  
客錢塘時光朝語及嵇康阮籍李白石曼卿之爲人  
欣然慨慕翥曰此數人來孔門恐一日著脚不得今  
有一等人物可同出於舞雩之下則翥也惟恐後矣  
宋史翼 卷二十一 四  
光朝愧悟自是益敬重翥兄事之翥與鹽官施廷先  
居最久廷先者將樂楊時再傳弟子也故翥所學有  
淵源建陽朱子道甫與翥相見嘉其說理精細退而  
思之至忘寢食其爲名儒推服如此福建  
通志  
張敦頤字養正婺源人紹興八年進士爲南劍州教  
授陞宣城倅攝郡事先是郡奉朝旨汰養老之卒七  
百人一日以不給麥羣謀廷下敦頤好論之卽救吏  
日州倉無麥以常平麥代之眾謝而退因密疏爲首  
者七人姓名白之省悉從軍令應守舒衡二州致仕  
所著有韓柳文音注編年六朝事蹟衡陽圖志初敦



頤在南劍與朱韋齋友善邀與還鄉韋齋以先業已質於人對敦頤許為贖之及韋齋卒敦頤以書慰文公於喪次而歸其田百畝焉郡人義之及卒附祠文公家廟弟敦實紹興五年進士歷任監察御史知無不言戶部退駁鄉邑編萬六千正敦實抗疏至再有旨收付左藏後遷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兼直慶王府贊讀以老歸所著有奏稿宏詞徽州府志

張維字振綱一字仲欽福建劍浦人紹興八年進士調汀州推官秩滿改龍溪縣丞陞知閩縣乾道三年擢廣南西路提點刑獄自金人通好維嘗貽書宰執

宋史翼 卷二十一 五

略言符離之役失於輕舉而人心終不以為非四郡之棄急於休息而人心終不以為是今當修明政事俾天下曉然知朝廷未忘中原之念及是入對遂勸孝宗以立志為先且引益之所以解舜者以謂不可狃於小康便稱太平語甚切至孝宗嘉納且俾察部內守令臧否以聞維請以政平訟理為臧以政不平訟不理為否凡臧之品有三否之品有二詔頒其法於諸路令監司帥臣歲終各以其實聞於朝維到部按行郡縣海外荒遠靡不周徧官吏有望風解印綬去者還臺條上臧否若干人即日施行就除直祕閣

知靜江府兼廣南西路經略安撫司拊循普洽奏減經總之額日取滯訟故贖便坐閱視予奪咸得其情有暴橫若亡匿者立誅斬南丹徭莫氏賂結永樂王氏藉兵以逐其兄而自立既立背約王氏以兵攻之莫氏困急請輸並塞田及銀冶稅場乞師救援寮屬皆以為受之便維曰莫王連兵正坐貪爾今乃以陷我耶國家為夷夏宗主屬國不奉條約當以義詰之於是遣一小校持檄往諭二酋頓顙受命即日釋兵或告昭州故盜甘文誠謀叛去郡給執文誠至欲實諸法維察其非辜撫遣之未幾象郡徭反使者欲調

宋史翼 卷二十一 六

兵逐捕維曰官兵入箐歷險與猿狖角勝負非計也遣裨校戍山口且以文告之徭曰前年殺凌鐵往年殺王宣今年又殺甘文誠非從若招者耶誰聽命維遣文誠示之則皆大喜遣子入謝罪進直徽猷閣留鎮五年孝宗方謀北略移軍建康使者謀作屯營不如指乃調維江南東路計度轉運副使營屯事竣就加祕閣修撰以寵其勞江東歲和糴以備儲積先是嘗糴三十萬或以予直太高而捐其半維力爭不能止至是復以命維且曰監前失毋傷民維奏曰前事之失民以陛下為不知故獨歸怨有司今既知之乃



曰姑以爲監而不能償則天下將有以空言疑明詔者矣尋召入奏事留爲尙書左司郎中事有未便屢詣都堂坐白或曰瑣瑣非朝官體維曰都司助調鼎鼎幾微所關若視吏簽擬輒涉筆書不置可否安用我輩丁艱免喪除司農少卿再入都司雜委稟端裕不見喜愠祿稍所入悉班族里歎愿中外聲績藹然卒以持正故爲當路所抑不大見於設施論者惜之

臨菴集右司張公墓誌

何耕字道夫世居漢州之綿竹後徙德陽耕從外祖史彬學警敏異常兒張行成任慥皆奇之省試第一

宋史翼

卷二十一

七

紹興十七年進士充彭州學教授孝宗卽位移成都路轉運幹辦汪應辰以文章典雅科薦俄通判成都府擢知蜀州撫摩善良繩治奸猾郡以大治頃之丁憂耕出居僧舍自號恬菴騎叟以布裘鐵環竹杖等五物爲五友若無意於世者免喪踰年青州羌寇沅黎虞允文爲宣撫使檄耕守雅州諸司調西兵來戍耕曰蠻敢侵邊貪吏實啟之其患在外今多屯兵必損郡既不自滿意必內訌是腹心之疾也守誠潔已奉公戒城寨常無贖貨生事訓練州兵優恤土丁蠻何足患其後八年黎境再擾調兵益眾果作亂人服公

先見知果州改嘉州課學爲諸郡最除潼川府路提點刑獄作論民詩四十一篇語平易而教化寓焉郡邑皆有其書強暴犯法父老必譏曰汝不誦何公詩乎往往知誨消熙五年召對令恢復四事且曰願陛下內定其志外修其具考其實事無聽其虛言無畏難于今成功于後上曰卿所言盡之矣拜倉部員外郎累遷國子祭酒秘書少監太子侍讀丐外知潼川府請祠未報十年九月卒年五十七耕恬于進取未嘗造請登第三十年始召爲郎趙雄雅敬之而耕不甚親雄之罷爲所引者往往被逐獨耕不染物議雍

宋史翼

卷二十一

八

容而去時人稱之有文集百卷省藩文集參朝野雜記趙善佐字左卿福建紹武人登紹興三十年進士歷將樂縣丞累遷知秦州未幾知贛州將行以書問朱子政所宜先朱子以所聞告之至則歎曰民所病者尙不止是也值歲大旱禱祠賑貸必盡其力節遊宴罷土木寬諸縣逋負捐市人酒課常時州郡別以使臣掌牙兵善佐罷之而歸其職於兵官責以嚴紀律謹訓練營部肅然州人相率以治行上使堯善佐亟諭止曰太守德薄政荒不能布宣天子德意使早至此父老不以爲有罪則幸矣何善之可稱亟歸教爾



子弟孝於親弟於長忍小忿敦大信以善其俗天暑道遠毋苦往來為也聞者感歎益相告戒毋違令漉熙十二年卒於官善佐初在長沙從張栻遊受其學以歸其後待次遭憂閒居累年尋釋舊聞講習不倦而尤究心於易其於進退得失之際漠如也福建通志

字文師獻字德濟成都人考粹中任尚書左丞以恩補承務郎差監潭州南嶽廟考滿知漢州德陽縣丞差四川安撫使司幹辦公事會詔從臣各舉所知楊椿以師獻博學有守聞張浚言於朝遷知簡州移知

綿州綿為大州適承頽弛之後帑庾匱甚師獻獨整宋史翼 卷二十一 九

科條察蠹弊節用度未幾而經常不缺郡舊有冤獄個人殺主之僕而誣其主外臺執偏見不釋主家死於獄者三人其他亡辜逮繫死者又以十數方春天為雨雪地為震歷兩使者不能決更送師獻所詳究其贖得情數語折之個人引服致之法事益省即理緝學校與其士者行鄉飲酒禮使敦長幼之節在郡再歲樞密使王炎宣撫四川以請改知閬州閬故常為宜撫所治地尤重事且夥師獻先立規模上下趨令惟恐後率以夜漏未盡數刻秉燭出視事不以為勞治熙元年卒年四十有七南軒集

鄧深字資道湘陰人紹興進士試中教官入為太府丞輪對論京西湖南北戶及士大夫風俗高宗嘉納提舉廣西市舶以親老求便郡知衡州茶陵安仁溪峒之盜望風帖息擢潼川潼鹽酒虛額久為民害請於朝蠲川引四十七萬守令貪虐劾奏之虞允文貽書不畏彊禦思濟斯民挺然之操未見近比後以朝散大夫終於家愛居東湖之勝建閣曰明秀有文集十卷永樂大典引古羅志參萬姓統譜

沈度字公雅儀真人朱子崇安社倉紀參揚州志居德清范成大有過德清往公雅考室語案揚州志以為紹興中播之會孫播本德清人故公雅復居德清也紹興中宋史翼 卷二十一 十

令餘干田無廢土市無閒居獄犴無宿繫民謳歌之江西通志隆興二年以考功郎中除直祕閣知平江府乾道二年七月召赴行在上曰甲申之歲委卿守吳門未幾治行昭著可謂得人又曰二年以來水滂軫憂惟恐懼修省以百姓為念耳度奏臣到郡水歉艱食蒙陛下捐四萬石馬料以賑濟全活甚眾上曰太守措置漢宣帝所謂與我共理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即以為中書門下檢正諸房文字王整姑蘇志乾道四年以直龍圖閣知建寧府當是時朱子居崇安與鄉士劉如愚創立社倉度以錢六萬緡助之晦菴集崇安縣五夫社倉記



乾道九年以權兵部侍郎兼臨安少尹涖熙改元除

權兵部尚書旋除龍圖閣待制在外宮觀咸清臨安志

家炎字季文父任主金州石泉縣簿知潼川府郫縣

通判敘州知富順監知資彭普三州郫縣二十年皆

攝令人疑其不利虛正寢弗敢居炎至新其寢以將

母渠廣劇賊羅從義為民害既逮瀘帥欲徙之沈黎

以責後用炎言黎接六詔萬一從義走夷中是資寇

也帥動色為改之抵富順之明年曦以蜀叛炎憤惋

至忘寢寢母問故炎具以對且曰萬一變作守城臣

當死為母憂奈何母曰死城郭分也非吾憂炎乃夜

宋史翼 卷二十一 十一

自為書告本道使者吏竊稿去炎不問馳使四出及

至敘敘守薛君九齡亟和之至帥府帥府布其言十

四州已而叛勢鴟張皆沮且怖炎不為變曦誅亦不

自言宣撫使安丙上富順抗偽事請知開州薦充監

司炎辭起知資州宣諭使吳獵奏移西師屯成都以

實內郡安丙以問炎炎曰雖僅據目前而有二慮凶

年糧不足則聚而通掠者難制歲久長子孫則浮而

驕脆者難用丙然之奏留四分之三不遣資州西門

日珠江侵澗城下炎捐錢千萬築五隄而北之又捐

三百萬置鹵井歲收羨為修隄費劉光祖為之記又

捐二十萬有奇代民賦葺王子淵諸賢祠築奇文館

月朔月半屬學士試藝優獎風勵資人謂炎三世守

此土築世德堂為生祠祠吏非古生祠又非也亦以

識懷允之誠耳謝事里居三十年紹定四年卒年八

十有七鶴山文集家君墓誌

趙善待字時舉濮安懿王五世孫也登隆興元年進

士通判吉州攝郡政時方和羅吉當十萬石吏白本

錢未降而省符屢趣均之諸縣善待曰今八縣之民

輸米郡倉斛計八十萬凡水脚等費皆變米得錢市

商牟利由是傷農其可重擾乎若使以米代錢公私

宋史翼 卷二十一 十一

俱便民果樂從比新守至羅已足以課最除知岳州

陛辭日論江西旱傷秋苗減放矣督隨苗錢如故無

所從出必斂於民禁之便孝宗曰卿言是也無母安

得子乎累官浙東安撫司參議袁變黎齋集

楊方字子直福建長汀人隆興元年進士調弋陽縣

尉還家待次道崇安謁朱子面受所傳學益進與楊

簡楊載俱為朱門高第時號三楊未赴官改廣州清

遠主簿提刑使者姚考資檄攝韶州曲江縣事改隆

興府武寧縣丞清學租積贏以辦祭器為政平易人

皆化之轉知靖安縣趙汝愚帥蜀辟王管機宜文字



尋薦於朝除宗正寺主簿歷吉州通判建昌軍知軍事  
事淳熙未召為樞密院編修官首疏乞朝重華宮辭  
甚懇切盜宗立除秘書郎慶元元年出知吉州偽學  
禁興坐朱門黨罷官僑居贛州閉門讀書不接賓客  
所居植淡竹因自號淡軒老叟黨禁解起知撫州未  
數月奉祠歸嘉定初召為考功郎官復以積忤去踰  
二年臣僚有言方縵介老成不宜閒廢除直寶謨閣  
提點廣西刑獄至則循歷屬部發摘奸貪行至象州  
以疾卒方清修篤孝剛正不阿其後縣令陳顯伯建  
道學六君子祠以方與鄭立中配食焉福建通志

宋史翼 卷二十一 十一

方崧卿字季仲福建莆田人父憲南恩州陽江令憲  
卒七月而崧卿生稍長能自力於學登隆興元年進  
士淳熙三年累轉奉議郎知信州上饒縣初宰相葉  
禹著治縣法一編世服其能崧卿禹婿也能遵行之  
縣凡七十二都保正副一百四十人崧卿令旬分四  
番番三十五人迭詣縣受約束皆給定走歷有故或  
迫呼批歷授之無則奉歷而退人不勞而事舉保長  
則揭示當輸之戶及其數五日一集出納明簡上下  
便之先是督鄉司具民之物力高下毋敢不實封文  
書藏之遇當役者爭承則啟封參攷親加詰問情偽

立辨民欣然就役常平使者潘曦以治積聞召赴都  
堂審察遷通判明州十二年春選知南安軍肇新貢  
院條教簡嚴郡人祀之於學光宗登極轉朝奉大夫  
紹熙元年除知吉州吉稱難治崧卿決事如流庭無  
留訟未及期州以大治大蠲積逋以寬民力郡庠故  
有歐陽修祠久廢前守無過而問者崧卿即後圃創  
六一堂繪像祀之修先壟在屬邑瀧岡下令尉葺治  
復哀修翰墨及集古錄刻於石去吉後凡疑獄滯訟  
經崧卿剖決者一字不可移易其為政明允如此三  
年徙廣西轉運判官大講鹽筴會計更法之後諸郡

宋史翼 卷二十一 十一

實貨若干漕司歲得若干編為書十二條上之且曰  
本路民困矣乃推剝以餉武昌又助靖州是謂瘠已  
以肥人請裁其數得旨罷歲解鄂靖錢十一萬緡崧  
卿欲周知一路利病躬冒炎瘴徧行湘衡欽廉鬱林  
貴柳等州詢民疾苦以是得渴病求奉祠朝廷憫其  
勞易京西轉運判官以優之五年三月卒於官年六  
十積官至朝請大夫以子信孺恩累贈宣奉大夫崧  
卿風神警邁才具恢宏善治盤錯雖薄物細故皆經  
理有法度同邑林枏嚴於取人惟稱崧卿吏治推贊  
不容口及其卒也蔡戡周必大皆以崧卿粗試所長



而不盡其材為可惜居官凡三十年所得俸賜半以鈔書築聚書堂貯之積卷至四萬有餘皆手自警校詩文辯麗無陳言追古作者子信孺自有傳平園續稿方君墓誌

余亨宗字兼善山陰人登隆興二年進士第洪适帥越間亨宗行義延至郡齋又偕至番陽與其弟樞密遵內翰適游日以文章為事嘗為博學宏詞科所業三洪讀之謂曰他日玉堂揮翰可也宰常州宜興秩滿幹辦諸軍審計司遷國子監主簿軍器監主簿知漳州先是州以鹽抑民計口請給督促其直急於常

宋史翼

卷二十一

五

賦至有鹽不給而責其直民甚苦之亨宗首罷之又罷溪港津渡之權聽民往來無禁及減去經總制錢後來額外苛取者歲罷緡錢合四萬四千又代民輸丁錢一萬六千有奇秩滿凡橐中所餘悉散之宗族親戚之貧者自漳州還奉祠里居杜門不復出嘉定初起為提點江淮等路鑄錢公事移江東轉運入為吏部郎大理少卿秘書少監自以年老乞掛冠章凡六上除直顯謨閣主管成都府玉局觀既歸累告老增一秩加祕閣修撰如所請嘉定十五年卒年八十九亨宗初為臨川簿為文謁廟大概謂肩輿擔負迎

盜於室雖至愚無知者不為吏郡邑無大小至之日民相與出力迎致謂其人足以庇於躬而無害於家也庇之不能而害及焉是盜也夫何願而迎其語亨宗蓋終身行之自奉儉約衣食器用質素粗充官雖稍遂弊屋頽牆處之泰然著述有垂軒稿二十卷宏詞習業五卷山林思古錄十卷羣經感發十卷會稽積志

朱晞顏字子淵休寧城北人登隆興二年進士授當陽尉歷知永平廣濟二縣在當陽日設方略捕方湖北沱河盜平之及為永平苗獠悅服民為立祠知廣濟時准右民兵歲調就合肥教閱晞顏致書淮帥令

宋史翼

卷二十一

十六

就各州縣閱習免貧民奔馳道途且緩急可保鄉井從之知興國軍入對論三事皆切直孝宗嘉之除知靖州奏言襄漢通和蜀宜移武昌大軍戍襄陽留水軍以控鄂沔帝甚悅後改知吉州赴闕復上二事其一言西蜀事謂蜀之邊患不在南而在北宜移成都制置司於興元與荆鄂相應擢廣西運判講究鹽筴上便宜事數千言革客鈔科抑之患陞京西轉運判官至襄陽陳備邊便民之策皆深合機宜擢廣西安撫浚靈渠通馬市治城壁南地卑濡城苦不能久乃創新意為城屋數千間覆之以勞加秩召為太府少



卿總領江東軍馬錢糧力節浮冗歸奏椿積軍糧招  
刺子弟二事朝廷嘉之遷權工部侍郎兼知臨安府  
仁和縣地多為官舍軍營而稅額仍舊晞顏請以本  
府餘財代輸報可以疾卒贈宣奉大夫休寧縣開國  
男晞顏至性友愛產業悉推與昆弟官其姪由義由  
道由信而不及其子由義字宜之累官福州都監所  
至以善政稱所著詩有秀軒集新安文獻志  
談綸撰行狀  
陳琦字擇之號克齋臨江人也乾道進士從張栻遊  
主衡陽簿有殺人於野而主名不立提刑鄭丙責主  
者急吏迹一驛卒其襜有血掠訊誣伏琦疑之診尸  
宋史翼 卷二十一 十七

得死者稠署曰羅仲美乃懸之衢有見之者曰吾子  
也與吾族子餘皆尚今乃死耶即命逮餘一訊而服  
蓋仲美貲倍於餘以此致死而驛卒乃得白栻帥桂  
林復招入幕邕州歲市大理馬馬來已二千里傳致  
諸軍又數千里多道死琦令修園而飼之瘠者止良  
者行後者至先者發自是馬無耗者遷贛縣丞政最  
知興國縣留正帥蜀辟為機宜初蜀之民私以楮券  
為貨謂之交子至天聖中官始權之再歲一易謂之  
交界其後有司因以為弊凡券之微壞者皆沒入之  
不賂不易蜀之民為屯十有八所禁之將三士之廩

給當折物為錢必視其所屯之地稱其土物之直以  
直之低昂為錢之多寡故米之估則龍州得仙關之  
半絹之估則興元得西和州三之一銀之估則大安  
得龍州之半而過之乃有軍在某州反用他州之估  
者正憂之謀於琦社交界之奸以信楮券平廩給之  
估以慰士心蜀人大說朝議欲用為郡會病卒論者  
惜之琦負用世才遇事迎刃而解事至不拒事定亦  
不自有其功與人絕無崖岸而亦不詭從也江西通志  
黃洧字清臣歐寧人以父蔭除知南雄州郡小用度  
不饒舊常法外重價以取資且權酒酷增稅柵民告  
宋史翼 卷二十一 十八

病矣而官用猶不足洧至一切罷之人以便安而嘗  
乏事也州故與建饒贛州代輸坑冶司歲貢白金各  
若干兩故事皆取于民以辦公請以郡大小為差詔  
悉蠲之郡人賴焉乾道四年改廣南東路提舉市舶  
帥守市賈胡香不償直洧舉法移州帥愧且懼急召  
歸之更為轉運判官廣學租禮名士益勸諸生以學  
番禹令近在帥守諸司治所肆意為姦無按舉者洧  
素聞之至是誨厲之不能改乃捕其吏屬劾之反而  
獄具奏上閱實抵罪以去其餘不循法度以病民者  
隨罪大小以次繩治於是各路肅然官吏始知有法



守矣市人困於官估丐奪之擾消為移書一路罷官除市籍百貫得職物價為平復上奏請均其法于諸路詔施行之丁籍久失開收口賦之逋均及鄰伍流亡日眾消選吏分行覈其實而除之一路所獨凡十有五萬口流允浸復瀕海蟹戶數萬生理至微亦有役于州縣消悉免之按行所部雖烟瘴荒遠無所憚訪問疾苦伸理冤抑不可勝計革外銓匿闕徇私之弊人無怨言江浙歲飢有旨發二廣義倉米航海詣永嘉往時常有此役吏並緣以擾民而米不時達消處之有方且并西道所發轉致之不越月而至永嘉

宋史翼

卷二十一

十九

者八萬斛永嘉人焚香迎拜步下曰此廣東運使活我也史正治為發運使專以括取諸道羨錢為己功諸道承風聽命不暇消曰嶺外貧薄安得視它路財予緡錢千數正治怒欲陷消為人告者乃已改使荆湖南路積官朝散郎卒朱熹銘其墓云粵大記朱子大全集蒲堯仁字彥性福唐人乾道六年知泰和縣廉白端謹自奉尤薄嘗曰吾不欲以口腹累人間出俸餘散之貧民不為儲積計縣解火縣人環視歎曰得無為吾大夫憂乎出力新之不費縣官一錢在任三年未嘗以色假人亦不以言拒人民有訟反復曉以禮義

不得已乃加責人皆樂其寬去之日爭齎錢帛送之堯仁一無所受豫章

張奭字叔保亳人徙家廬陵淳熙中官隆興府決曹

榷豫章自建炎兵餘民多死徙租賦罅漏貧富倒置

公私俱病奭白府請檢校冒耕之田府命其檢校新

建武甯二邑期月得實以報下其法於諸邑郡賦始

均邑繪像祀之紹熙五年通判洪州以考績三轉至

朝請郎時趙鞏蔡戡相繼為帥事無大小悉以屬之

秩滿除知永州楊萬里撰行狀

李訖字誠之福建晉江人祖祁建炎中避地居泉州

宋史翼

卷二十一

二十

子孫遂籍晉江縣互見上李綸傳訖早慧好學下筆

數千言用祖蔭補承務郎調仙遊縣丞改主管南外

睦宗院淳熙間史浩再相陳俊卿梁克家咸以手書

薦訖可用除通判漳州時劇寇沈師平而它盜相挺

於鄰郡訖被檄督兵防備郡賴無警安撫使趙汝愚

以聞乞用訖知汀州事雖不行當路益知訖才久之

擢知黃州訖入對論邊郡數易之弊請仿漢制令郡

守兼領武事遵祖宗久任邊將之法孝宗意甚悅紹

熙元年赴郡值歲大荒出官錢備饑民開內澳六百

丈民不告病而商舟始有所泊丁父憂慶元二年服



闕知袁州擢節用度儲米幾二萬石柳周濟倉如常  
平法遷夔州路提點刑獄開禧初移荆湖北路轉運  
判官召至行在賜對訖首論朝廷政令之更變者數  
事且曰此特其小者爾有大此者苟不謀於眾而遽  
欲徼幸焉人心未一臣恐發之易而收之難是時韓  
侂胄有伐金議故訖言及之留為大理寺少卿尋遷  
正卿鞫獄平允嘗自於執政曰守法者有司之職朝  
廷當從寬典若有司欲執法是恩歸於已而怨歸於  
上朝廷欲盡法而行則人又無所措手足矣又以徒  
流罪誤出入雖或過差未甚相遠至於當生而死當

宋史翼 卷二十一 一

死而生相去殊絕請分大辟案為十其七編麗死比  
而獲生者以示好生之仁其三編附生比而論死者  
以存止殺之義遂著為令未幾權戶部侍郎王師敗  
績鄧友龍謫居興化蘇師旦謫居衡州訖論友龍首  
事生豐師旦謀將納賄猶在善地未足蔽辜復書  
侂胄乞顯正其罪始侂胄勉黜二人以道諉而息常  
庇之戶部舊有總轄司以鈎考五子司錢物虛實之  
數後廢訖請復置之郎官有惡其害已者探侂胄意  
諷言官劾訖罷歸已而寧宗知其誣起知靖江府兼  
廣西安撫使時江西賊李元勵未平楚粵邊界皆豎

動訖分兵措置寨柵防守隘要盜不能犯提刑楊方  
嫉惡太嚴多所發摘官吏重足訖謂之曰治道去泰  
甚遐方僻壤士大夫一道按治至有全家流落者方  
悚然由是濟之以寬嘉定改元累加敷文閣待制知  
建寧府詳見官績丐歸昇祠者再除寶文閣待制致仕十  
三年卒年七十有七贈宣奉大夫訖居官不尚詭激  
而惠利可以及民者雖艱鉅為之若漳之建庵宇給  
閑田以便往來黃之創飯屋居戍兵以省科擾袁之  
寬過稅優行商以免寇害在夔在桂在建營叢塚築  
銓館架輿梁治道路蠲逋賦散羨錢蓋不可殫書云

宋史翼 卷二十一 一

宋煜字伯華莆田人淳熙間知循州嶺南諸郡賢舍  
悉敝陋煜至即徹而新之循人士始自力于學州境  
舊多曠土煜令民墾耕奏蠲其租六年遂成沃壤初  
民以茅覆屋恆多火災煜乃量戶高下貸以官錢又  
輟城兵之匠者陶者相其役民用安居以時還所貸  
無一人敢負者先是守將閱城多具文煜案視必親  
月以為常陳峒盜發倉卒徵旁郡兵獨煜所遣皆素  
練督將倚賴之迄以殄賊尋改知惠州惠有蘇范二  
姓故武斷為奸利州縣莫能制煜卒窮致其罪豪猾



喘息有富民抵辜援舊比請輸錢以贖煜曰是豈所

以輝惡示懲耶竟論如律又減重額刷逋戶刻虛籍

以蘇積困惠人德之煜孫翊以蔭補得官端平初通

判廣州時崔與之為帥辟知循州上疏疏曰竊見通

已深廉介有守昨試令之程郊又幸惠之歸善一意

撫循安靜無擾邑人至今思之循州介乎二邑之間

承部番禹多藉俸贊委以決事咸謂精明竊惟州郡

擇守最戒貪殘倘使端平二年二月即獲朝旨命速

之任不許陞辭循與汀梅接壤陳羅之寇甫息而寇

成之黨復張翊到州數日即糾集官民兵丁扼其要

衝卒以俘獻猶復增陣浚隍募兵益成爲異日慮以

宋史翼 卷二十一 撫綏爲政理尙鎮靜爲規模催科無急符是以循之

細民得以安生樂業與之遺書獎諭書曰循爲南中

矣狐鼠之妖方息鴻雁之居未安茲得通才以當隆

委出于上簡不勞陞辭慰遠民之望也撫摩爲心鎮

靜得體元氣充足而外邪自消千里宅生之寄明年

得所托矣總未歸華顯之班抑亦在澄清之選明年

修學增廩秩閱軍政稽版籍禁誣訐獎孝弟減斛面

之取贏罷丁錢之虛額申奏于朝永爲定式不惟當

時之民德之而後政亦視以爲法是年冬梅州復有

小警人心皇皇翊知其變修城壁以嚴保障簡選謀

以探寇情措置捍禦尤極詳備舊有三寨以守隘口

翊擇其要害合而爲一用力寡而功倍民賴以安黃志

傳大聲字仲廣仙遊人淳熙十四年進士授福州主

簿累遷通判循州適寇起守稱疾大聲調發諸軍奮

力慶賊賊皆潰去未幾餘黨復猖獗諸司專委大聲

督捕乃上禦賊數策清使劉強學趨之頒行於廣東

遂劾守不職以大聲攝州事尋奏爲眞闔城驩呼曰

傳父爾留吾屬有依矣前數月郡圃有老松數株日

出紫氣如雲騰空而上及大聲拜守人以爲德政所

感守上日有例冊錢千緡卻之郡倉米斛過大大聲

手較定減小之在循四年民樂其政相率立祠焉大

宋史翼 卷二十一 閩書

宋史翼 卷二十一 閩書

宋史翼 卷二十一 閩書

宋史翼 卷二十一 閩書

宋史翼 卷二十一 閩書

宋史翼 卷二十一 閩書

宋史翼 卷二十一 閩書

宋史翼 卷二十一 閩書

宋史翼 卷二十一 閩書

宋史翼 卷二十一 閩書

宋史翼 卷二十一 閩書

宋史翼 卷二十一 閩書

宋史翼 卷二十一 閩書

宋史翼 卷二十一 閩書

男樹 校字



宋史翼卷二十二

護授參政殿中丞廣東南道提舉高麗通事使臣陸心源輯

列傳第二十二

循吏五

郭份 黃榮 李大訓

吳炎 曾靈 汪大定

桂萬榮 幸元龍 張方

麋深子弁 羅博文 陶崇

張汝明 曾治鳳 吳懿德

楊長孺 宋慈 李義山

宋史翼 卷二十二

樓大年 陳景魏 吳一鳴

木天駿 陳琥 謝子強

陳介 孫嶸叟 李申巽

郭份字仲質新淦人甫冠中進士為辰州道州南雄州教授湖南轉運司幹辦公事湖南自軍興治戰艦積材於場久而腐敗相承募丁守視份白之臺毀材為薪歲省衣糧萬計官有羨緒數十萬議獻諸朝份曰此非可繼也使者為止醴陵有豪族取民田治宮室上流育古陂輒徙之田以蕪廢訟數十年不息份以地比與圖視之一訊而決還陂於上流溉田如初

用轉運使黃鈞等薦擢通判常德軍常德為湖北望郡更二守無善狀份至委曲扶持之靖獠千紀王師討之份主督運山行既艱而水道經若水寨遡流百餘里尤險惡漕幾不通份命輕裝淺舟水陸並進軍用不乏師還第功擢守興國軍嘗因賜對建言常德當夷獠出沒之衝比年復有茶寇之警屯兵才二百人不足以彈壓湖北一道北被邊南控溪峒城壁皆不治非所以備不虞請以荆鄂千人戍常德而諸郡城惡者亟治之卒年五十七朱子撰郭公墓誌  
黃榮字子邁分寧人庭堅之族孫以父彩郊恩補將仕郎除主吉之龍泉簿吉大邦田租之輸累巨萬計姦弊總總郡檄莅之始至吏或密請使令榮瞪視之請不置訪其故乃前此有吞其飲器之餌拱手聽所為莫敢誰何者一日復請榮數之曰爾謂我不知耶吾不欲暴前官之短耳爾亟去無污我擇原吏平槩量除常歲多取之虐人情大悅會邑長病郡俾兼領葺學宮增弟子員立程蔡呂先生祠示學者以趨向創大豐陂溉田二萬頃慮其久且廢也買田十畝山九百畝以備修築之費立長若副分番掌之以均工役之勞隄防周密遂為長利侍郎孫逢吉深歎美之

宋史翼 卷二十二

一 丹 黃參日 3 反之下



爲識其事以諗來者嘗出見民有空舍老嫗臥其下  
旁無一物屋猶堅壯心疑焉使人問故嫗曰兒買人  
將驚此廬以就婦舍嫗弗忍也甘此獨臥舉驚歎曰  
詎有此風耶立逮其二子俱來一囊且瘁一壯而悍  
者買人也舉曰此豈待拷掠而得其情哉欲置之法  
嫗以天性之愛祈免甚苦買人亦痛自刻責請後不  
敢因其機而訓飭之母子于是不睽劉清之以比古  
循吏篤于風教者述其事於詩以美之再調汀州連  
城令縣圃有松老而連理舉名之曰義松取庭堅翊  
貞觀義松之作圖而刻之邑人歌頌謂德政所召改  
宋史翼 卷二十一 三

定四年卒年六十有一觀風浙右之日有蘇師孟者  
黃緣師且補官占一卒養私馬於官廐舉沒入之駮  
其黨親爲吏而犯法者師且雖舍怒舉弗顧也生平  
不治產業惟法書名畫古器物是好一日得山谷帖  
數十卷值千金傾橐而償之對客卷舒津津喜見眉  
睫曰吾不貧矣詩律字體祖述山谷而時出新意大  
字尤奇壯東宮欲見之書中庸大學以獻雜著二十  
卷介軒詩詞三十卷深齋集黃公行狀  
李大訓字君序福建閩縣人父士龍仕至奉直大夫  
直祕閣老居里中後生考德問業者應之無倦色黃  
宋史翼 卷二十一 四

宣教郎知湖州歸安縣近輔劇邑巨室有訟理不直  
而以私請一斷以法僧爲惡少所誣脅取財物無以  
自明立伸其枉女巫遊仙夫人者誑惑寓公達于官  
府則判其謀云信巫不信鑿此愚俗之病衣冠右族  
豈宜淪胥淫祠不毀蠹民益甚迺杖其人而盡取其  
土木偶投洪流中及其他挾邪術惑民聽者一切蕩  
刷無遺類巫風遂息既解印貧尼其歸儻居郡治之  
側吳興士大夫敬之不替部使者交薦遷司農寺丞  
大宗正丞除大理正浙西提舉常平茶鹽召爲郎中  
遷大府卿除淮南轉運副使兼提刑加祕閣修撰嘉

幹嘗賢士龍謂其於窮通榮辱之變泊如也大訓初  
以父蔭補同安縣丞縣奸豪受民賦與吏相表裏賦  
不以時入大訓課吏籍其姓名與所受之數按籍以  
索不擾而辦轉吉州廬陵縣丞適大旱獄囚淹滯提  
刑司檄大訓慮囚有以峭寇繫者七十餘人大訓鞠  
得正犯十餘人餘皆平民官軍掠之以邀功獄具上  
捕盜者力爭庭下大訓正色曰將官殺人軍前則獄  
官不得與今既付獄是非曲直當聽有司君安得輒  
爭乎所活五十餘人有尹四者或謂賊酋不當釋大  
訓辨其非後數日果有執尹四而至者人乃大服峒



寇猖獗勢連湖廣萬安邑連寇境大訓攝其事密調  
 義丁戍兵備之賊不得逞而去郡委大訓往湖南議  
 夾攻之策潭帥曹彥約喜其材留大訓偕行討賊迄  
 事始歸譚贛州安遠令會吉之龍泉尚有負固跳跟  
 者監司交辟大訓知縣事既至招集流亡一意撫摩  
 朝廷蠲兩稅大訓復奏寬年限大軍撤戍大訓謂不  
 可無備請置隴頭寨以捍外寇留戎兵五百以護縣  
 郭人情始安青草明坑二峒素桀驁或議勦之大訓  
 曰獨不可理論乎招其酋長十餘人至具勞之諭以  
 禍福皆泣謝去曰李知縣非欺人者相與勒石荀峯

宋史翼

卷二十一

五

頌大訓德且誓不敢負用薦者改知惠州歸善縣事  
 省俗醇治以安靜舊時衣冠喪葬無復品節為文戒  
 之俗為一變嘉定十二年卒於官大訓篤志伊洛之  
 學非其類不交鄉鄰罕識其面居官所至以廉謹稱  
 倥偬則力事功閒暇則修禮教論者謂其儒而不懦  
 吏而不俗云 黃勉齋集李知縣墓誌  
 吳炎字濟之福建邵武人登紹熙元年進士乙科調  
 桂陽軍教授環軍皆猛炎不鄙夷其人講切磨濯絃  
 誦彬彬旁境聞風多來學者地遠且貧士或不能偕  
 計吏炎積餘廩哀眾力置貢士田前相余端禮判潭

州與湖南諸監司合薦於朝詔與掌故京秩嘉泰二  
 年除戶部架閣遷武學學諭開禧元年改太學博士  
 時韓侂胄專國炎不樂官京師乞補外添差建寧府  
 通判 詳見宦績 請祠主管台州崇道觀初炎與麗水章良  
 肱同朝相善嘉定初良肱弟良能拜御史中丞舉炎  
 自代被召詣闕而良能已除參政問炎所欲炎曰食  
 議幕之祿足矣良能曰吾何辭以白吾兄遂除知江  
 陰軍時方更楮法吏奉行新例甚峻炎陛辭極論其  
 弊且曰民心向背社稷存亡繫焉開邊挑敵襲嘗失  
 天下之心矣奈何更持不恤之論行一切之政稽令

宋史翼

卷二十一

六

者斥干令者誅大吏倡之小吏迎之臣恐人心動而  
 國勢隨之矣別疏言士風饜墨宜復祖宗治賊吏舊  
 法引公儀休毛玠事以諷當軸之貪者詞旨剴切無  
 所顧避前一日所親任希夷在詞掖詣炎商對語炎  
 拒不答疏出希夷始大愧服江陰以邑為郡歲入常  
 不給賴柏稅支吾後改稅務隸嘉興炎請復之寬征  
 嗇用以其餘力葺郡學貢闈繕築黃田開資民灌漑  
 治績為浙西諸郡之最七年除監溫州炎固請小壘  
 改知興化軍復以老乞休主管崇禧觀改千秋鴻禧  
 觀十四年卒年六十有九官至朝散郎炎少敦學長



宦遊所入皆以奉尊老均兄弟色睟而莊言簡而遠若甚和易而有毅然不可犯者終其身不汲汲進取歷仕二郡自下車奏記時宰外比去不再通名其清介恬靖出於天性也子垠蔭授通直郎知甌寧縣後

村集吳君墓誌

曾噩字子肅福州閩縣人癸丑登第筮尉瑞州再轉監行在惠民局時權臣用事噩恬於下位開禧丙寅兵興費倍攝封樁庫感慨獻箴大書于壁辭警而切寓意諷諫識者矚之改宣教郎知泉州晉江縣嘉定乙亥改監左藏東庫夏旱應詔六言事在職二年除

宋史翼

卷二十一

七

軍器監主簿遷大理寺丞攝司直三月多所平反嘗太息曰人貴知足遂求外補出刺潮州葺學宮重建韓昌黎趙忠定之祠民聽翕然斥興利之說蜀坊場之通摧斂之亡藝者如近城三十里之市征海陽女戶丁米之類一切革去聽斷精明吏不容欺人有以死罪誣訴噩察其情不為急追未幾果獲人皆歎噩之明潮俗以人命同貨賄犯重辟者惟賂鄉保邑胥十無一聞于郡殺人不復死視以為常武斷橫行寬氣莫伸噩力革之自是人不敢死朝嘉治最擢將漕本道寶慶二年三月終年六十噩七歲能屬文有江

吞天上月之句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卷有義溪集十卷班史錄二十卷通鑑節要十三卷諸子要語左氏辨疑等書

陳密復齋集

汪大定字季應慶元府鄞縣人大猷弟寧宗時知江州事江州素號名郡自征賦弗辦又耗於游士之干請至是帑藏遂不盈萬緡而負諸司之錢幾二十萬官兵俸給亦積至萬五千大定矍然曰駿民膏血而使往來者挹取之以邀虛譽吾不忍為也會照申游謁之禁大定奉行尤嚴凡有挾而來者止謝以尊酒或恐由此起謗不為動謹朱墨節浮費屬邑舊逋盡

宋史翼

卷二十一

八

蠲貸之不數月而用粗足補解諸司十七萬緡吏俸亦以次支給治獄仁恕懲惡黨禁嚴姦盜為之屏迹慶元四年罷歸次池陽得疾卒

樓鑰攻媿集

桂萬榮字夢協慈谿人慶元二年進士授餘干尉邑多豪右一裁以剛介而御小民以慈愛秩滿調建康司理尋通判平江時守朱在政尙嚴刻因鹽課拘繫甚眾萬榮具書告在不從乃挾行狀與所拘人同寢在愧卽委縱遣焉陞守南康檢吏奸省浮費征稅以法進直秘閣遷尙書右丞奉祠

咸化四明郡志

幸元龍字震甫高安人慶元進士初尉京邑時万俟



高之孫與岳飛家爭田歲久不決府檄元龍裁斷積案如山元龍並不閱視即擬云岳武穆一代忠臣万俟卨助僧逆賊雖籍其家不足謝天下尚敢與岳氏爭田乎田歸於岳卷昇於火時論臆之改知當陽縣擢通判鄂州忤史彌遠劾令致仕紹定辛卯秋京師災彌遠私第獨存元龍自家上封事云天火曰災人火曰火陛下即位以來虛已以聽宰相若火出於天臣知宰相獲罪於天若火出於人臣知宰相獲罪於人且言彌遠負甯考付託竊陛下威福使天下知丞相不知有天子願陛下戮其首以謝天下籍其家以

宋史翼

卷二十一

九

賜天下然後斷臣之首以謝彌遠則災自弭矣明年卒子溥中嘉定進士廉介有父風知鬱林人物志張方字立義資陽人慶元己未進士以宣撫使程松薦詔赴都堂審察未行留權制置使準備差遣入為國子監正轉太常博士以祖父母老除嘉定府尋改果州丁祖父母憂復補邛州眉州提點夔州利州成都各路刑獄兼四川制置使參議始召見即上疏曰更化之美浸淪於初立國之勢益趨於弱天變未弭民怨益深邊鄙若小康而亂本未戢盜賊若小盜而爭黨未除及去國又曰陛下坐朝無所咨謀聽事無

所可否百官無所勸勵四方無所視瞻今日之事卒以偷歲月之暫未足以致理而為久安之圖己卯金人入漢中勢張大危急又言漢中三年兩罹侵擾如隄再潰如器再壞吾蜀唇齒之國不容一失朝廷近所施置去取有類於棄蜀者三焉又條上急務六事皆勁挺無所忌諱及言大本大綱大勢大務指陳激切觀者咸為之惴栗上竟優容之及主漢中泉事更復山河堰蠲民錢至三十萬緡有奇米二千餘斛追賁死節二人給田以贖其孥及興元末張福作亂陷利州掠閬州果州四川大震又與魏了翁移書宰執

宋史翼

卷二十一

十

謂安丙不起則賊未即平蜀未定詔丙為宣撫民心始安建白合類省試遂事分上庠生員十五合試西蜀之士中選者即升之於學嘗以嘉定寶豐地恩官其弟莊莊尋亦決科兄弟自為師友作心箴以自警刻銘座右有曰敬安肆危勤逸怠勞皆有微言進刑部郎官直秘閣詔赴任以母老辭御史論其矯激黨附遂奉母還其鄉治精舍築園屋集鄉之秀士日與講習論說游息於其間為人廉明剛介見義必為三作州三持節所在有聲號亨泉子有亨泉遺稿一百

卷二十一



麋深字子長吳縣人初以郊恩授如皋尉登慶元五年進士第改和州司戶參軍嘉定七年知廣濟縣崇庠序督課試邑苦役法深諭民自得差次率無橫擾獄訟衰止講行荒政勸率富民得椿積三萬緡告糴旁近米值頓平又請於秋苗外別置義倉出公帑糴米儲之謂之官社有田於鄉者更勸出粟謂之民社各廩於鄉每一鄉爲兩倉擇鄉所推信者三人掌之謂之社長又聚穀於倉每春量丁口多寡許鄉民借貸秋成每石取息二斗耗五升以折庸賃之費五年息及本則歸本於主又五年息又及本復以息之半

宋史翼

卷二十一

十一

酬之民社既豐則賑糶以還官社仍再糴以實穀廩焉其區畫事目凡十條編次成帙上之於州州鑄版下屬邑且爲申訴旌賞泊去官民泣送至百里外爲立生祠通判吉州臨安府差監察御史首論苛玷臺列輕儇妄庸之人又論年來受納秋苗之弊詔下諸路轉運鑄版禁約理宗卽位除右正言奏畏天悅親講學仁民四事又論邊備宜蓄威望以開重寄示恩信以服義旅廣招刺以固邊障便收糴以省漕運又論賞罰之弊及官屬泛濫請從省罷科目具文請定限制三軍招刺請先擇子弟差役紛爭乞主義役時

臺臣請上謁原廟議自深始也又上定規模正紀綱振起人才肅清官列擇監司守令選將帥愛民強兵八事詔舉賢能首薦丹陽劉宰深在臺諫所劾十一人悉當其罰寶慶初除宗正少卿明年改太常少卿尋乞外任除直顯謨閣浙東提刑俾郡縣各置代厯以絕欺蔽劾治屬吏之故縱失入留獄任情者三年詔兼本路常平以疾轉朝議大夫秘閣修撰致仕卒年五十六贈銀青光祿大夫深學問充實性稟純厚謙退孝友恪守清介臨政勤敏立朝正色有循吏之風大臣之節其居諫職不肯順旨劾真德秀由是去

宋史翼

卷二十一

十一

國名重當世志 弁字仲昭深次子以父致仕恩調崇仁丞知山陰縣邑苦催科弁釐正稅長所收不趣而辦移丹徒縣先是縣官接送凡納堂日用百需悉出於吏吏並緣爲姦名曰納錢里正破產不能支春夏之交輒預借苗錢民重困弁首嚴納堂之禁催科則設馭使自投繳民不復用一錢又每都置人直縣給里正紫袋俾往來有公事吏不得下其手舊有折麥折羅二錢弁併爲一遇旱輒躬自檢實不以屬吏由是執役戶或終歲不入縣門諸司交薦由淮東安撫機宜通判陽州



改江東安撫司參議知建昌軍歷大府寺丞改度支  
郎官輪對首奏畏天愛民講學修政求賢聽言六事  
上問近日貪風未革弁乞獎廉首以陳壇陳昉對尋  
兼權右司時丁大全陰奪政柄弁守正不阿出知台  
州州有鬪卒驕蹇日甚弁密訪倡亂者上制司誅之  
一州棍伏卒為大全所中罷去除侍左郎中遷尚書  
右郎中弁在銓衡人皆憚於私請尋罷去除將作監  
淮東總領兼知鎮江府圍田租取斛面尤甚弁至悉  
從寬減舊買軍需取贏率三數年後方能追及倍稱  
之息因繫多死者弁抑不行力請宣限支給恆使有  
宋史翼 卷二十一 十三

陳聲績甚著久之差知安吉州改知吉州繕城郭甃  
闕路作筴聽葺浮梁以濟不通州人名曰廉公橋詔  
兼提舉江西常平景德五年卒年五十九弁性孝友  
睦族恤貧傲范公義莊規約所至吏不能欺豪右屏  
跡立朝議政尤知大體平居奉養清約燕游玩好絕  
不留意志

羅博文字宗禮一字宗約福建沙縣人祖崎見文苑  
傳父彥溫知臨海縣博文甫周歲家人示以昨盤博  
文扶服取性理書展玩久之崎作文以記其事且喜  
曰是兒當以文學大吾門十餘歲喪父用祖蔭授福

州司戶參軍嘉泰二年第進士調靜江府觀察支使  
郡為嶺徼以西一都會常時幕府已不勝煩博文裁  
處從容各得其理是時秦檜專權士大夫竄斥南來  
者相踵博文悉善遇之廩奉竭則鬻衣服以濟其乏  
改知贛州瑞金縣始至歲欲先事儲備及饑發廩賑  
贍厝置纖密吏莫敢以出入欺復請推其餘以及旁  
縣全活甚廣縣故多盜博文飭巡徼設方略得渠酋  
數人實諸法境內帖然張浚都督江淮辟為幹辦公  
事博文舊從同郡李侗遊侗聞其就辟也喜謂朱子  
曰張公高明閎大而宗禮以精密詳練佐之幕府無  
宋史翼 卷二十一 十四

過事矣孝宗嗣位覃恩轉通直郎賜五品服浚使募  
兵江西和繼建康皆有成績及浚再入相賓客例出  
幕府除知和州未上而吏部侍郎汪應辰制置全蜀  
奏辟博文為參議官應辰虛心好問博文亦推誠啟  
告成都政績最天下嘗銜命漢中撫勞將士帥司以  
禮遺錢三百萬博文辭不獲命還次漢州州方治貢  
院博文以五十萬予之餘悉輸成都公帑取河南二  
程遺文與他名臣論奏纂述可以垂世者募工錢版  
用之略盡橫渠張載子孫避地流落貧不自振博文  
訪得之為言應辰延置府學俾蜀士知所勸乾道四



年秩滿丐祠主管台州崇道觀命下而應辰亦召還

博文與之俱行至嘉州而卒年五十有二博文沈靜

寡欲年未三十即屏遠聲色一榻蕭然惟樂善不倦

聞天下之士有一言一行之幾乎道不遠千里求之

視人患難困乏如切於身救之必盡其力既得侗所

授河洛之傳喟然歎曰儒佛之異無他公與私之間

耳由此沛然自信守之益堅朱子嘗稱喟以清德重

天下而博文復能以道學行誼世其家云晦庵集羅

汪文定集羅宗約墓誌

陶崇字宗山金州人十歲能賦筆山詩有驚人句登

宋史翼 卷二十一 十五

嘉泰二年進士第歷仕兩廣召試館職慕柳子厚為

文嘗撰宋鏡歌鼓吹曲及楚詞七敘以進於朝理宗

在潛邸時崇為講讀官龍飛被召陳保業謹微慎獨

持久之說又陳郡縣修武備厚民生厲士氣之論與

時宰史彌遠忤出知信州終於任有澈齋文集贈特

進諡文肅子夢訓典春陵瑞陽兩郡終監丞文

張汝明邵武志云舊字晦叔福建興化人嘉泰二年

進士歷彬州宜章令邑有飛虎軍調馭頗難汝明結

以恩信遂帖服武靈侯廟巫數十輩號神老妖言惑

眾每迎奉涉水濟託言神不樂從橋入邑令必避堂

居否則大災民爭獻牲幣恐後汝明諭眾曰神欲民

安不宜令民濟水令與神分理幽明神宜居寺舍祭

在誠不在物其以蔬果奠神老悲謂災且及令汝明

聞之下神老於獄誠曰災則熱汝以謝神老皆泣拜

具伏邑竟無災遷通判漢陽軍時行公田法汝明躬

閱四郊雨雪不渝以故吏不得通賂而稅以償被檄

董築黃州城汝明建議城外磨旗山敵至可瞰城中

請築外城環之黃州民賴焉辟四川總領司幹官卒

於道福建通志

曾治鳳字君儀晉江人開禧元年進士歷官富陽縣

宋史翼 卷二十一 十六

章州通判將作監知袁州除直煥章閣知廣州兼安

撫使性簡儉愛惜公帑一毫不以妄費不嗜殺戮寇

發循惠聞郡請其捕追不從必諭降之端平二年進

直徽猷閣改知建寧會戊卒挺亂薄廣城時已解印

引咎丐罷奉祠數年卒廣東通志

吳懿德字夏卿處州慶元人嘉定二年進士英州教

授知玉山縣改知新會時縣久無正官弊端如毛民

狃于訟且瀕海多盜縣不能制懿德至縣事無鉅細

必親時新令至蠶戶有給由錢受訴牒有酷息錢一

切罷去凡士族之流寓與悍獨顛連無告者廩其食



春賦貧民錢粟夏則和藥施之雖溝澮亦時濬治其誠于民皆此類以廉介有聲辟通判廣州未及拜而卒將沒前二日書於冊曰平生薄宦甘受凍飢一介不取一毫不欺嘗謂昔刺史吳隱之于縣東以廟來者邑民謂其清白可尚遂配享焉西山真德秀誌其墓甚稱重之粵大記

楊長孺字子伯別號東山潛夫以蔭補永州零陵主簿嘉定四年守湖州彈壓豪貴牧養小民政聲赫然郡之士相與畫像祠于學宮除浙東提刑累官至廣東經略安撫使知廣州事每對客曰士大夫清廉便

宋史翼 卷二十二 十七

是七分人矣嶺南羣吏獨有長孺清白著于時有詔獎諭謂其清似隱之故長孺賦詩有詔謂臣清似隱之臣清原不畏人知之句改安撫福建真德秀入對寧宗問當今廉吏德秀以長孺對端平中以忤權貴劾去加集英修撰致仕紹定元年起判江西憲臺尋以敷文閣直學士致仕年七十九卒郡人立像與吳隱之合祠黃任廣東通志 參鶴林玉露 宋慈字惠父福建建陽人父鞏以特奏名授廣州節度推官謝書作判廣州今 後村居士集 慈少受業於同邑吳雄雉本未于弟子慈因得與楊方黃幹李方子諸儒論質

學益進暨入太學真德秀衡其文謂其源流出肺腑慈復師事焉嘉定十年中進士乙科補贛州信豐主簿會南安軍三峒賊煽亂提刑葉宰懲前招安養禍決意剿除辟慈充準備差遣官時副都統制陳世雄擁重兵不進慈亟趨山前先賑六保饑民使不從亂乃提兵三百為圍總倡破石門寨俘其酋世雄悉輕進逼賊巢賊設覆誘之將官死者十有二人世雄走贛州賊得勢益猖獗慈欲用前賑六保之策白宰數移文提舉常平司魏大有大有聞慈主議銜之慈率義丁力戰破高平寨擒謝寶崇降大勝峒曾志皆渠

宋史翼 卷二十二 十七

魁也賊平幕府上功特改合入官宰去大有攝提刑挾忿庭辱慈慈不屈拂衣而出語人曰斯人忍而復必召變大有怒劾至再三慈遂罷歸未幾大有為卒朱先所戕閩中汀劍邵盜起詔擢陳韓為招捕使德秀貽韓書言慈可用韓奏雪慈前誣復元秩命與李華同議軍事王祖忠督淮西軍至閩以慈書生謾與約分路勉日會老虎寨祖忠與華以全師渡明溪慈提孤軍從竹洲進且行且戰三百餘里卒如期會寨下祖忠驚曰君忠勇過武將矣由是軍事多所咨訪慈先計後戰所向克捷直趨招賢招德以扼賊鋒祖



忠與華遂得進破潭飛際賊西邱文通挾謀主吳叔  
夏劉謙子竄入石城之平固慈與偏將李大聲疾馳  
平固執以歸招德賊徐友文謀中道掩奪慈併俘以  
獻大盜無漏網者汀卒囚知州陳孝嚴搜城負因釋  
檄慈圖之慈至梟首亂者七人出旗榜貸餘黨眾無  
敢譁韓奇其才薦知長汀縣詳見端平二年樞密使  
曾從龍督師江淮辟慈為屬未至而從龍卒詔令荆  
襄督臣魏了翁兼其職了翁遺書幣趣慈賓主權甚  
每曰賴有此客爾尋通判邵武軍攝郡有遺愛改通  
判南劍州守臣宰相李宗勉以慈應詔入境問俗歎  
宋史翼 卷二十一 十九  
曰郡不可為我知其說矣強宗巨室始去籍以避稅  
終閉糴以邀利吾當代謀之析人戶為五等上者半  
濟半糴次糴而不濟次濟糴俱免次半受濟下者全  
濟之全濟之米從官給眾皆奉令民無餓者累遷提  
點廣東刑獄粵吏多不奉法有留獄數年未詳覆者  
慈下條約立期程閱八月決辟囚二百餘復以時循  
行部內雪冤禁暴移任江西兼知贛州贛民遇農隙  
率挾兵械販鮭於閩粵境上所過剽掠州縣莫敢誰  
何慈鱗次保伍譏其出入姦無所容臺諫奏取慈所  
行下浙右諸路以為法除直祕閣提點湖南刑獄條

上大理諸蠻事宜詔除韓為湖南安撫大使兼節制  
廣西韓辟慈參謀事無大小多與商權然後行會鬼  
國與南丹州爭金坑南丹詭言蒙古逼境望乞師慈  
白於韓曰北兵無非越大理特摩二國直擣南丹之  
理已而果然進直煥章閣知廣州為廣東經略安撫  
使威愛相濟嶺海晏然禧祐六年卒年六十有四贈  
朝議大夫御書墓門以旌之蓋異數也慈博記覽善  
辭合據案執筆一掃千言丰裁峻厲望之可威然不  
以己長傲物雖餽生小校寸長片善提獎如恐不及  
性無他嗜惟喜收異香名帖而蔬食糴袍蕭然終身  
宋史翼 卷二十一 二十  
劉克莊謂其可與辛棄疾相頡頏焉劉後村大全 集宋公墓志  
李義山字伯高豐城人知成州修己之子嘉定十三  
年進士授大宗正兼金部輪對言為善不可有疑心  
去惡不可有悔心并陳進善不能無疑者三去惡不  
能無悔者三由是罷出知吉州後以湖南提舉攝帥  
漕楚俗尚鬼有妖覲譚法祖假禍福惑人義山曰此  
張角孫恩之漸也斬法祖燬其祠歷階至中正大夫  
所著有後林遺稿思過錄參江西通志  
樓大年字元齡義烏人登嘉定十六年進士令南昌  
治先教化建利去病洞察民隱有殺其讐者賂給其



甥就辟甥自陳殺人狀甚悉大年疑之縣丞與府錄事受賕使焚屍以滅跡大年正色抗辨上之憲臺推官重讞事始白民敬之生為立祠及去攀轅留者綿數十里遷奉議郎通判吉州提刑李迪以大年廉慎命錄一道滯囚未幾攝郡事江東大姓查氏據幼弟貨產六十萬爭訴二十年不解大年舉張詠決子壻爭財故事命歸其弟人以為允歲終東白公帑錢粟羨餘前官例納大年斥之以助軍餉及周宗室之貧者尋陞朝奉郎卒官年七十

宋文憲集

陳景魏福建南安人知柔從孫以蔭補信州鉛山主

宋史翼

卷二十一

五

簿歷廣州新會丞擢贛州會昌令石城寇竊發景魏請於郡守乘機掩捕破其寨擒其酋餘黨悉平改知湖州潮陽縣歲輸丁銀至郡例增耗曰錠頭錢景魏曰此小民無窮之害亟裁去及解郡守謂不如例盡械邑吏景魏曰令裁之當罪令守乃釋吏尋召提轄文思院出知惠州決疑獄剔瘡胥案積一清惠經兵燬後公私未立景魏痛節緒修復學宮官廨以餘力葺白鶴故居合江樓六如亭歲大饑上言民瘼未瘳乞減惠民糴米三之一改知韶州以言者罷主管雲臺觀起知英德府白於帥請增浣洗口戍兵以防

穉寇帥不從未幾穉覆浣始如其策增戍開慶元年卒年七十有七積階至朝散大夫

福建通志

吳一鳴字伯大福建將樂人紹定五年進士為潭州益陽縣尉帥李華聞其賢置幕中政事一委之復薦於朝累調德化令時康維新帥漕或謂之曰例三司歲得舉其屬一人公何獨不薦新曰留以待賢或曰賢者為誰曰吳一鳴也卒薦之得調長樂

詳見臣績

宋史翼

卷二十一

五

令為誰曰南平吳一鳴也偉曰南劍亦有此人耶由是諸勢家聞之悉為輸納乃廣學舍修官廨邑人作歌頌之邑有盧尚書者被劫得賊所遺刀一鳴悉召縣之鐵工出示之一工曰此某所作也命諸工還獨留詢之所為作者乃泉州巨賈之徒也一鳴以計獲之一訊而伏後為仇家所誣去任邑人號哭於道執政知其非罪復調臨安府簽判時樞密鄭清董修大內疾作諭一鳴之賢遂委代之官終浙東安撫司主管機宜

福建通志

太天駿字德遠温州瑞安人與陳敷良同里得其緒



餘登嘉熙二年進士第初教授永州發明張南軒之學以淑士知閩縣有政聲後守建昌郡人包恢居政府族子倚勢漁獵小民天駿入境即逮至縣竄之邦人撰錄記其事知饒州除太宗正丞通攝考工諸曹卒博學能文尤工駢驪萬曆溫州府志

陳琥字少嚴一字恕齋福州連江人寶祐元年進士開慶初知南豐縣痛繩羣吏嘗曰民不得安者吏爲之蠹也取巨猾吏曰三陳者斷手足以合於是胥吏皆股栗不敢肆百姓歡呼載道有問之者曰公以恕齋自號而竟不想何也曰吾恕於民耳吏可恕乎識

宋史翼

卷二十一

三

者以爲名言

建昌府志

謝子強字強學永嘉人登進士第由州縣升內職寶祐四年帥廣東律己以廉牧民以惠束吏以法己未廣右釋騷八桂開制閩供億取辦於民邊聲警甚處之裕如民不知有西師因浚城池團保伍爲備禦計簡靜不擾海邦晏然市田以增學費兼領泊事四年廣人歌頌德政余復亨爲之記立像與吳隱之楊長孺並祀郡志

陳介字方叟福建永清人初遊同邑陳藻門年十三不以場屋爲意人問故介曰吾早孤母子相依爲命

何忍一日離膝下母喪服除始就舉開慶元年擢進士乙科時丁大全當國介廷對語切直考官懼而抑之調衛州司戶始至即劾地梗楡例錢秋場受納每石有買口錢二猪介笑曰口可買心可買乎擒去之果殺軍閫都守誅其渠瀾洶未已委介詣營撫諭眾歡然曰是不受錢司戶吾曹敢不聽命其議死獄也必爲囚者求活死者求寃曰庶幾兩無憾也常山邑寇作介登陣守捍獨當寇所必攻事半辭賞格不受歲旱禱雨久未應介白於郡守曰旱之虐者未政之虐者人減五邑賦天必雨守弛其半兩立應在職

宋史翼

卷二十一

四

三年四易守竟猛雖不同介隨時救正守無不敬重者秩滿擬以幕職辭不就外移潮州判官福建通志

孫燦叟字仁則餘姚人第進士擢監察御史論賈似道罪重法輕當斬以示國法德祐初元兵渡江文天祥起義勤王而右相陳宜中深結留夢炎奏勿使人倚以沮毀之天祥列上勤王及留屯利害皆內忌夢炎莫敢關白燦叟取所列徑造御前奏之復乞倚任天祥竄宜中夢炎及黃萬石呂師孟以作忠義之氣時朝議方倚重師孟求好於元不報燦叟居官竭忠盡智排斥奸回不爲身謀官至禮部侍郎卒諡忠敏



兩浙名賢錄

李申巽宋末知上猶縣事忠愛廉謹深得民心丙子冬元兵攻城申巽率居民死守元使來諭降申巽與民李梓發等誓曰邑未城以前遇變民輒散避今有城矣吾民富資以其守若前人建城後人以城降於義曷可乃堅守至七十五日城陷申巽死之路帥張伯子及梓發皆死時晴空不雲而雷識者疑為星隕云

江西通志嘉靖林志

宋史翼卷二十二終

男樹榘校字

宋史翼

卷二十二

五

宋史翼卷二十三

列傳第二十三

儒林一

宋 成 阮 逸 士建中

黎 澹 劉 顏 王開祖

劉 牧 倪天隱 單 錫 兄錫

吳 孜 朱 臨 范柔中

周行已 蕭 楚 馬大年

何 兌 王 普 曹粹中

宋史翼

卷二十三

一

應虎臣 陳長方 李 樛

宋咸字貫之福建建陽人先世洪州南昌人父樂守太子中舍致仕徙居建陽縣生數子皆殤妻江氏謂樂曰積善餘慶今生子不育無乃父母有所闕與姑自修而已未幾生成總角好書不同羣兒其母每謂樂曰此子必興宋氏司勳郎中江拯咸母外家叔父也知南劍州母命咸往受業不數年學大成登天聖二年進士乙科知尤溪縣累官知邵武軍慶厯元年除太常博士知瓊州瓊僻在海外舊未置學咸奏請設學賜經史以變夷風從之集諸生讀五經於先聖



廟建尊儒閣暇日親爲講授置學田以資膏火由是州人始知力學初成在尤溪時上官以積愆故遣爪牙吏伺其所爲將加以罪及至瓊亦如之聞者以爲憂其母曰吾兒志大廉決無私事爲人所得不足憂也旣而果然母喪服除知韶州州兵卒多驕悍難制成以嚴治之俱帖服皇祐中狄青經制廣西薦爲轉運判官邕州賊平以勞轉職方員外郎仍留任尋遷轉運使嘉祐六年交趾與甲峒蠻寇邕州詔經略使蕭固發諸郡兵赴邕州成及提刑李師中議掩擊之已而師中劾成黨附知州蕭注坐追官勒停仕終都

宋史翼

卷二十二

一

官郎中成莅官所至有聲性耿介不肯阿人以取容

竟以畫語爲師中所彈然非其罪也後注起用而成

已卒論者以不得盡其才爲憾云

福建通志

阮逸字天隱福建建陽人天聖五年進士調鎮江軍

節度推官

閩書作鎮東軍

景祐初詔天下有深達鐘律者所

在以名聞知杭州鄭向言逸通知古樂上其所撰樂

論十二篇并律管十三召詣闕命同禮賓副使鄧保

信湖州鄉貢進士胡瑗校定舊鐘律逸專主分方法

取上黨柝黍大者累度求尺製黃鐘之律復進周禮

度量議詔翰林學士丁度等詳考得失度等言逸以

大黍累尺小黍實龠自戾本法而度量議欲先鑄嘉量然後取尺度權衡法亦疏舛不可依用右相韓琦復論逸與瑗保信所造鐘律違經乖古逸乃上言臣前蒙召對言王朴律高而李照鐘下竊觀御製樂髓新經歷代度量衡篇言隋書依漢志黍尺制管或不容千二百或不啻九寸之長此則班志已後歷代無有符合者惟蔡邕銅龠本得於周禮遺範邕自知音所以只傳銅龠積成嘉則是聲中黃鐘而律本定矣謂管有大小長短者蓋嘉量旣成卽以量聲定尺也今議者但爭漢志黍尺無準之法殊不知鐘有鈞石

宋史翼

卷二十二

二

量衡之制臣所以獨執周禮鑄嘉量者以其方尺深

尺則度可見也其容一龠則量可見也其重一鈞則

衡可見也聲中黃鐘之宮則律可見也旣律管量衡

如此符合則制管歌聲其中必矣臣見鑄成銅甌欲

乞再限半月更鑄嘉量乃取李照新鐘就加修整務

合周制鐘量遺法復下度等參定度等皆以爲非詔

悉罷之然猶鑄造推恩除逸鎮安軍節度掌書記康

定元年入爲太子中允上鐘律制議并圖三卷慶歷

初遷太常寺丞三年始置武學以逸爲武學教授已

而學廢改兼國子監丞尋爲睦親宅教會與宗室倡



和逸有易立泰山石難枯上林柳句怨家造逸謀不軌方下吏治而逸復坐他事遂除名勒停竄遠州皇祐二年將祀明堂言者以為鑄鐘特磬未協音律復召逸赴大樂所同太常寺定鐘磬制度明年十二月鑄成召兩府及侍臣觀新樂於紫宸殿賜名大安然逸視舊樂止下一律而鐘聲弁鬱震悼不和滋甚五年詔南郊姑用舊樂其新定大安樂惟用之常祀及朝會逸以製律成復勒停為戶部屯田員外郎既而翰林學士胡宿言新樂未施郊廟先用於朝會非先王薦上帝配祖考之意仁宗以為然逸樂遂不復用

宋史翼

卷二十二

四

福建通志 士建中字熙道鄆州須城人天聖慶厯中以高行達學顯于時孫復講學于泰山建中同時而起復之所推重建中為第一而石介其次也復贈介詩曰攘臂欲為萬丈戈力與熙道攻浮譌又嘗薦之范仲淹石介所服膺自復外惟建中其集中與蔡副樞書稱其器識備而才用足智慮周而宇範遠識時運知進退言必信行必果安貧守節非其義一介不取非其人未嘗與之往還廉介清慎不屈權貴不畏強禦施之于用王佐才也建中所著言帝王之道則有道論明

性命之理稱仁德之貴則有壽顏論報善惡之本窮慶殃之自則有善惡必有餘論大聖人之言辨注者之誤則有思聖人言論舉五常之本究禍福之謂則有原福上下篇明鬼神之理存教化之大則有原鬼篇守正背邪遠近趨遠則有隨時解達聖人之時廣夫子之道則有夫子得時辨擇賢養善營姦除惡則有莠辨累官評事知魏縣官至尚書兵部員外郎學集士補之墓誌石介孫衮字補之在方技傳中徂徠集與蔡樞副書

宋史翼

卷二十二

五

京師當時儒宗石守道孫明復皆美其才慶厯六年進士調利州節度推官除成德軍觀察推官監延州折博務轉大理寺丞改殿中丞知閬州南部縣遷太常博士屯田員外郎歐陽修薦為學官得國子監直講是時太學生凡千數諸博士講解先日撰口義升座徐讀而退無復辨旨要洎獨不然置經于前按文釋義聽者樂聞其說守雅蜀眉簡四郡皆先德後刑務存治體不汲汲簿書期會君子喜其勸小人畏其懲有古循吏之風在唐安乘歲饑募民完堤堰兩得其利不殍而稔洎專經而信道常謂春秋緣舊史之文假聖師之筆行王者之事其文坦易其法簡嚴思



之不必太深求之不必太過則有得乃探索蘊奧敷暢厥旨著春秋經解十卷大率以經為主不汨於異家曲說之紛紜傳諸士林信之深從之眾熙寧初丞相韓琦上其書於朝謂可置文館翰林王禹玉輩援之甚會貢舉更制春秋不爲科議乃寢元祐八年卒年七十九

淨德集黎公墓誌

劉顏字子望彭城人也少孤好古學不專章句師事高弁舉進士第以試祕書省校書郎知龍興縣坐事免久之授徐州文學居鄉里教授數十百人探漢唐奏議爲輔弼名對馮元劉筠錢易蔡齊上其書除任

宋史翼

卷二十二

六

城主簿歲饑發大姓所積粟活數千人李迪知兗州青州皆辟爲從事終青州觀察推官博學知道爲世大儒有器業可巨用及卒門人考其德義謚明道先生著儒術通要經濟樞言復數十篇石徂徠見其書歎曰恨不在弟子之列子庠宋史有傳

淨德集劉庠墓誌徂徠集

參宋元學案

王開祖字景山永嘉人學者稱爲儒志先生皇祐進士不仕杜門著書從學常數百人復以薦召試賢良方正未赴而卒開祖見道最早所著有儒志編言復者性之宅无妄者誠之原又言學者離性而言情奚

情之不惡又曰使孔子用于當時則六經之道反不如今之著又言由孟子以來道學不明今將述堯舜之道論文武之治杜淫邪之路開皇極之門吾畏天者也豈得已哉其言如此是時伊洛未出安定泰山徂徠古靈諸老甫起而開祖之言實遙與相應永嘉後來問學之盛蓋始基之惜其得年僅三十有二未見其止爲可惜也

宋元學案

劉牧字先之號長民衢州西安人年十六舉進士不第曰有司豈杜我哉乃買書閉戶治之及再舉遂爲舉首調州軍事推官與州將爭公事爲所擠幾不免

宋史翼

卷二十二

七

及後將范仲淹至牧大喜曰此吾師也遂以爲師仲淹亦數稱牧勉以實學因得從學于泰山之門歲終將舉京官牧以讓其同官有親而老者仲淹歎息許之曰吾不可以不成君之美及仲淹撫河東舉牧可治劇于是爲兗州觀察推官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先是多盜牧卽用其黨推逐有發輒得後遂無爲盜者有詔集其強壯刺其手爲義勇多惶怖不知所爲相率欲亡走牧諭以詔意爲言利害皆刺欣然曰劉君不我欺也通判建州富弼以樞密副使使河北奏掌機宜文字保州兵士爲亂弼使撫視牧自長垣三



日抵其城下定之會弼罷去乃之建州連丁內外艱服除通判廬州朝廷弛茶權使江西議均其稅奏事得請人皆便之除廣南西路轉運判官修險阨募丁壯以減戍卒徒倉便輸考攝官功絕其行賦居二年凡利害無不興廢者乃移荆湖北路至踰月卒家貧無以為喪自棺槨諸物皆荆南士人為具牧既優于學復優于才又為范仲淹富弼所知一時士大夫爭譽之牧亦慨然自以為當得意已而屯邇流落抑沒于庸人之中幾老矣乃稍出為世用若將以有為也而即死掄材者為之悵然牧又受易學於范諤昌諤

宋史翼

卷二十三

八

昌本于許堅堅本于种方實與康節同所自出其門人吳祕黃黎獻也祕上其書于朝黎獻序之卦德通論一卷鈎隱圖三卷先儒遺論九事一卷臨川集九十七劉君墓誌參宋元學案

倪天隱字茅岡桐廬人古靈先生妹婿學者稱為干乘先生所述周易上下經口義十卷又繫辭上下及說卦三卷安定講授之餘欲著傳而未逮天隱述之以非其師之親筆故不敢稱傳而名之曰口義官至縣尉晚年主桐廬講席弟子千人其為桐廬令葉安道作題名記戒之令師善懲惡無為石羞時人傳之

彭汝礪翻陽集參景定嚴州續志嚴陵集宋元學案

單鏐字季隱金陵人籍於常之宜興少有志操從胡瑗肄業頗見推重長益遠於學著詩易春秋義解博覽諸家之說斷以胸臆它經及子史皆手自抄纂篇秩盈皮筆扎細楷幾若摩印其為文務辭達事舉不喜浮靡論議衮衮可聽尤能言吳中水利以為荆溪當宣欽廣德下流東注震澤而震澤自吳江入於海今江隄連亘水勢壅閼古人潛治遺跡堙塞殆盡誠能通海浦溝港以道吳江增江隄橋梁以決震澤又復故百瀆以疏荆溪則積水皆下譬如人身去鯁於

宋史翼

卷二十三

九

嚼口腹通矣有獻其說于朝者事下部使者使者誘鏐按行鏐察其屬忌之辭弗往性樂易遇人傾蓋如故聽言置虛實一切傾信久知其玩謔弗愠也客至無疎戚留飲醉輒假寐頃刻已醒未嘗為酒困間有所感賦詩見意崇寧中慕容彥逢憂居里閤鏐過其居日三數雖大雨雪聞外有履聲曰此必季隱也既而果然時年七十有餘矣相見慰勉已必自敘所得經傳新意大編長卷常以自隨據案風誦援筆改竄大觀四年卒年八十慕容彥逢摛文堂集單季隱墓誌兄錫第嘉祐二年進士明陰陽圖緯星歷讀書無不該貫與東坡



爲同年進士坡愛其賢以女兄之子妻之來宜興每寓其家錫卒坡祭以文從子發舉八行科有風土記傳於世

昆陵志十七

吳孜會稽人嘗從安定胡瑗學名馳於嘉祐治平間會郡謀建學孜卽舍宅爲基今學有祠堂存焉初學成太守張伯玉至以便服坐堂上孜鳴鼓行學規伯玉欣然受其罰王十朋題其祠云右軍宅化空王寺祕監家爲羽士宮惟有先生舊池館春風歸在杏壇

中續會稽志

朱臨其先家吳興五季避亂遷浦陽臨少穎悟從安

宋史翼

卷二十三

十一

定胡瑗游瑗以明體適用之學教東南人士或治經或治事各有條法長樂劉彝授周禮又兼習水利臨乃授春秋瑗嘗著春秋辨要惟臨得之爲精臨晚年好唐陸淳學淳之師啖助趙匡嘗會三傳而取舍之淳遂總其說爲纂例辨疑二書臨謂孔子沒千有餘年說春秋者皆膠於偏見無有出淳書之右者雖董仲舒爲兩漢通經第一然猶拘於穀梁不克別白餘可知也其所學蓋卓卓有所見如此臨初以丞相呂公著薦入官歷宣德郎守光祿寺丞以著作佐郎致仕後子貴贈正議大夫所著春秋記二百餘篇他詩

文又別有集藏於家

浦陽縣志

范柔中字元翼江西南城人元豐八年進士累官宣教郎太學博士其學長于春秋著春秋見微十卷折衷三傳去取諸家深得聖人之意元符二年三月詔求直言柔中上書多詆紹聖併及熙豐之政且獻所著春秋見微坐停官雷州羈管入黨籍選人邪上尤甚第一人崇寧五年敘復承務郎依舊致仕仍不許放還紹興五年以晏敦復言贈直秘閣與一子官

要錄參九朝編年楊仲良長編紀事本末江西人物志

宋史翼

卷二十三

十一

風儀秀整語音如鐘讀書十行並下遊太學時新經之說方盛而行己獨之西京從伊川遊持身艱苦塊然一室未嘗窺牖嘗作顏子不貳過論曰過不必大毫末萌于心而天地爲之應悟不必久斯須著于心而天下歸其仁伊川稱之曰是子早達然憂其速退豐稷爲司業一日騶從闕于堂下行己上書規之稷爲異謝時兩賢之成元祐進士求監洛中水南糴場以便從學行己未達時從母有女母所屬意嘗有成言而未納采至是其女雙瞽而貴人欲以女女之行己謝曰吾母所許吾養志竟娶之愛



過常人伊川常語人曰某未三十時亦不能如此崇  
靈中官至太學博士願分教鄉里以便養親尋授齊  
州教授發明中庸之旨此邦始知有伊洛之學大觀  
三年御史毛勅行己師事程氏卑汙苟賤無所不  
為遂罷歸築浮沚書院以講學宣和中除祕書省正  
字卒于鄆所著有周博士集三十卷與許景衡劉安  
上安節戴述趙霄張惲沈躬行蔣允中稱元豐九先  
生萬歷溫州府志參浮沚集

蕭楚字子荆廬陵人自號三顧隱客紹聖中遊太學  
貢禮部不第于時蔡京方專國楚慨然引還移門人  
宋史翼 卷二十二 十一

馮澥書謂蔡凶敗國將為宋王莽澥得之驚後始證  
其不狂楚誓不復仕遂退而著書明春秋之學自漢  
唐迄宋春秋家且干皆癖于傳而楚則獨斷于經著  
春秋辯疑行于世大旨為權姦柄國而發而持論正  
大實有合尼山筆削之義獨醒雜志門人胡銓以春秋登  
第歸拜牀下楚告之曰學者非但拾一第身可殺學  
不可辱毋禍我春秋乃佳嘗有友坐誣繫大庾獄楚  
冒暑往救終得不寃人皆道其義楚性嫉惡至抗聲  
縶數不少恤及見善則談不去口建炎四年卒年六  
十七私諡清節先生澥菴文集清節墓誌銘參獨醒雜志

馬大年字永卿案廣信志作馬永卿字大年揚州人元城弟子也  
大觀三年進士閻元城謫亳州寓永城縣之回車院  
大年時赴永城主簿其舅高郵張桐薦使求教既至  
見元城雄偉闊爽談論踰時體無欬側肩背聳直聲  
不稍動手足亦不移自是從學二十六年當紹興六  
年追錄其語為元城語三卷揚州志

何兌字太和福建邵武人重和元年進士授廣南西  
路提點刑獄檢法官歷知興化縣建炎初殿中侍御  
史馬伸撫諭荆廣見而賢之辟為屬官伸本程頤門  
人兌遂從伸受學先是金人陷汴京脅百官議立張  
宋史翼 卷二十二 十三

邦昌伸時為監察御史不肯書名勸中丞秦檜上書  
金帥尼瑪珣乞存趙氏檜從之邦昌既僭立金人挾  
檜北去伸排日申狀邦昌斥使避位遠迎康王邦昌  
為之氣沮高宗即位右正言鄧肅嘗論朝士臣邦昌  
者例貶二秩伸不辯也伸歿兌嘗輯其事狀藏於家  
及檜南歸當國兌通判辰州欲上其稿子鎬固諫曰  
俟檜死上之未晚兌曰不然萬一我先死馬先生忠  
節不彰矣暝目有餘恨徑取所輯事狀達尚書省且  
手書陳伸不污邦昌偽命屢請復辟有功檜初自詡  
靖康時議他人莫預見事狀有敘及伸建謀語大怒



下兌荆南詔獄辭皆出吏手坐上書不實削官編管  
英州檜死復官還里語所親以馬先生事得白為快  
一笑病廢奉祠逾年卒兌從仲得頤中庸之說踐習  
不懈以終其身鄉人目為中庸何公福建通志  
王普字伯照福建閩縣人登宣和三年進士歷太常  
博士紹興初輔臣請以太牢祭祀天地普言故事惟  
大饗明堂用太牢乃止用犢四年遷國子監丞上明  
堂典禮未正者十一事其一謂陶匏用於郊即玉爵  
用於明堂今明堂實兼郊禮宜用陶匏他日正宗祀  
之禮乃奉玉爵其二謂禮經太牢以牛羊豕為序今  
宋史翼 卷二十二 十四  
用我將詩先羊豕而後牛所謂以辭害意者其三謂  
陳設尊彝宜倣周官司尊彝秋嘗之制其四謂泛齊  
醴齊宜代以今酒而不易其名其五謂三禮圖祭器  
不合於古請用政和新禮改造其六謂冕服衣裳舊  
式欲並正訛謬一從周制其七謂皇帝未後詣齋室  
則是致齋二日有半乞用質明以成三日之禮其八  
謂齋不飲酒茹葷行事官宜勿給酒饌俾得專心致  
志交於神明其九謂設神位版及升禮奠冊不當委  
之散吏其十謂古者既作詩從而歌之然後以聲律  
協和而成曲自歷代至於本朝雅樂皆依此法崇寧

以後乃先製譜後命詞於是詞律不相諧協與俗樂  
無異乞仍倚詞製譜其十一謂黃鐘堂下之樂大呂  
堂上之樂郊祀皇帝版位在階下故還位之樂當奏  
黃鐘明堂版位在階上則還位當歌大呂今明堂祀  
不下堂而襲郊祀例並奏黃鐘之樂於義未當詔下  
禮官討論施行尋轉太常寺丞普復奏言宗廟之制  
與禮不合僖祖非始封之君而尊為始祖太祖實創  
業之主而列於昭穆其失自熙寧始宣祖當遷而不  
遷翼祖既遷而復祔其失自崇寧始謹案禮經太祖  
即廟之始祖是廟號非謚號惟我大宗嗣位之初太  
宋史翼 卷二十三 十五  
祖皇帝廟號已定雖夏曆朝世次猶近每於禘享必  
虛東鄉之位以其非太祖不可居也臣謂自僖祖至  
於宣祖親盡之數當遷自太宗至於哲宗昭穆之數  
已備宜奉太祖主居第一室永為廟之始祖每歲五  
享告朔薦新止於七室三年一禘則太祖正東向之  
位太宗仁宗神宗南向為昭真宗英宗哲宗北鄉為  
祫五年一禘則迎宣祖神主享於太廟而以太祖配  
焉宣祖皇帝實生太祖當為禘主無可疑者如是則  
宣祖禮經無復前日之失矣先是起居舍人董弅嘗  
言是請詔侍從臺諫過防秋集議及普疏入乃趣禮



官參詳後二日高宗謂右僕射趙鼎曰太祖開基創業始受天命裕享居東鄉之位普所言不可易也既而臣僚議有異同卒不行十一年權都官員外郎明年普安郡王出閣普奉詔同吏部太常各官議禮尚書吳表臣等謂國本未立當從厚以繫天下望遂取皇子出閣例上之高宗不悅詔責表臣等討論典禮不詳具祖宗故事普坐是并罷十九年添差通判邵州普素為秦檜所嫌數歲不遷丐祠主管台州崇道觀檜死始起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三十二年召除禮部郎中轉對論取士分科之弊以為後生

宋史翼

卷二十二

十一

舉子競習詞章而通經老儒存者無幾望詔有司將國學及諸州解額各以三分為率其二以取經義其一以取詩賦仍於經義中優取三禮春秋庶幾兩科可並行而無偏廢之患事下禮部國子監看詳申尚書省逾月擢太常少卿孝宗受禪假工部侍郎充送伴大金報登寶位國信使還朝卒普經術湛深議論淹貫朱子嘗評福州前輩明禮者三人普最優劉藻次之任文薦又次之繫年要錄參宋史禮服志福建通志曹粹中字純老號放齋定海人也李莊簡公尤之增宣和六年進士釋褐黃州教授秦氏欲因莊簡見之

辭焉私語婦曰尊公其能終為首揆所容乎已而莊簡果被出嘆曰吾媿吾婿粹中自是隱居終秦氏之世未嘗求仕莊簡退居著讀易老人解說而粹中箋詩各以其所長治經可謂百世之師矣張魏公晚年入相薦于朝通守建寧不久乞身而歸贈侍講學案彪虎臣字漢明湘潭人父約孝友渾厚聞有言人過失者則掩耳去之虎臣以經術教授學者爭迎致天性和易而教尚方嚴以不欺為本以孝弟為先以文藝為後故從之者不徒務進取有所畏而不為青人張所早遊京洛聞二三先生緒論所至志訪求人物

宋史翼

卷二十二

十七

宜和中與教長沙遣其婿就學遠近士子益依歸焉號為鄉先生卒年七十五子居正彪君墓誌受業胡文定之門陳長方字齊之福建閩縣人父侁長方少孤奉母客吳中依外祖太僕寺卿林旦以居杜門勵學家貧不能置書借鈔至數千卷聞著作王蘋得程顥兄弟之傳遂以父侁遺訓為請蘋器重之一日讀論語至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喟然歎曰六經之書淵深浩博無喻此一言矣因榜所居曰唯室年十八敘伊洛答問謂二程得絕學於千五百年之後學者當由斯言而



體之於身御史中丞許景衡見而詫曰真陳後之之子也建炎初工部侍郎楊時請祠南下長方往謁之時留與語且曰子之學知至而行未至故志剛而氣勁行其所知則剛勁不足為子道矣子其勉之紹興六年以布衣應詔上劄子諸語以嚴師律備長江謀漕運為急復因朝廷罷趙鼎任張浚作里醫一篇諷之大略謂國家欲起痼疾必固元氣補當持重攻當相機其言深中浚輕躁債事之病八年擢進士第調太平州蕪湖縣尉縣多猾吏鬻獄舞文長方訪其尤者繩以法一縣肅然民有兄弟互訟長方教以子弟者繩以法一縣肅然民有兄弟互訟長方教以子弟

宋史翼

卷二十三

十六

戒而遣之兄弟雍和無復為隙用薦關陞佐從政郎

補江陰軍學教授謂親朋曰教官惠不及民幾於尸

素要當育人材使闢孔孟之道庶足以報吾君置官

設學之意也未行以疾卒朱子稱同時學者多舉其

字惟於長方必曰唯室先生蓋頗引以為重云弟少

方孝宗朝為東宮講官時號二陳

福建通志

李樗字若林福建閩縣人與兄柎俱受業於呂本中

後領鄉貢其學以孝弟忠信窮經博古為主及門士

多渾厚質實志尚修潔黃幹嘗稱之曰吾鄉之士以

文辭行義為後進宗師若林其傑然者也學者稱迂

齋先生 福建通志

宋史翼卷二十三終

宋史翼 卷二十三

十九

男樹 校字



宋史翼卷二十四

謹按錄至謂聖躬巡歷東南道經揚州宿遷州縣皆經聖躬履歷臣陸心源輯

列傳第二十四

儒林二

黎明 傅寅 李郁

王蘋 周孚先 關注

黃公度 吳棫 陳鵬飛

石塾 鄭汝諧 劉夙 弟朔

范浚 方焱 閻邱昕

林湜 沈度 汪達

宋史翼 卷二十四 施德操 楊子平附

王炎 趙師淵

劉炳

黎明字才翁長沙人也以孝友信義著稱師事胡安國建炎之亂安國避地荆門明爲卜室慮具器幣往迎之胡氏之居南嶽實防於此明少嘗從學御史張昞昞託其母至是陷於賊明開關入賊所取而歸之嘗過郢州李允文以京西提刑至郢明日郢多招安之寇而允文凶惡其來必與爲亂不可久居卽去之後一月而難作薛徽言使湖南高宗令訪山林不仕賢者以明薦命未下而卒其古道蓋亦侯無可之流

而湖湘學派之盛則明最有功焉 宋元學案

傅寅字同叔義烏人也學者稱爲杏溪先生自少神

有清聲于經史百家悉能成誦比長益求異書讀之

唐仲友講學于東陽吳棫之家因從之質疑問難皆

有援據可反復仲友喜曰吾益友也及聞其升陞外

陝之說語門人曰職方輿地盡在同叔腹中矣寅于

天文地理封建井田學校郊廟律歷軍制之類世儒

置而不講者靡不研究根穴訂其謬誤資取甚博參

驗甚精每事各爲一圖號曰羣書百考呂祖儉見其

再貢圖曰是書可謂集先儒之大成矣嘗延之麗澤

宋史翼 卷二十四

書院中列坐諸生揭其圖使申言之且曰以所能者

教人所不能者理之所在初無彼此諸生弗以門戶

之見恥受教也寅亦樂爲之盡嘗舉文中子之說人

不里居地不井授終爲苟道反覆太息謂周禮太平

之書于是九等授田家給人足泉府之說特以備凶

荒原非常用況是書體有本末用有先後若大綱不

舉而獨行所謂國服爲息者是猶取名方中百品之

一而服之及其害人則曰爲是方者固名醫也熙寧

諸賢但知力攻青苗而未知以此折之是以不足以

謂其說故寅之書于成周制產分郊作貢授賦之說



尤詳嘗徧遊江淮縱觀六朝故迹南北形勝證諸史牒而得其成敗興衰之故歷歷如指掌然自經制事功之學起說者病其疏于踐履而寅之教人則謂下學上達各有次第舉而措之尤非可以一蹴語者故其教人必先以小學授以曲禮內則少儀鄉黨諸篇使其日用之間與義理相發明而知道之與器未嘗相離也寅精于古今軍制而從未嘗教人讀兵書曰胸中無論語孟子爲之權衡遠聞謠詭之言則先入者爲主苦心術矣蓋其所以學與所以教者如此家居非公事不至官府長吏之賢者或造而問政則盡宋史翼

卷二十四

二

有父風子大原從慈湖楊先生遊從子定學於朱門兩浙名賢錄參宋儒學案李郁字光祖福建光澤人父深郁幼從舅陳璣學論冠謁楊時於餘杭而請業焉時奇之妻以女且告曰學者當知古人之學何所用心學之將以何用郁退而思之不合乃獨取論孟讀之不懈凡十有八年渙然若有所得陳淵嘗見而歎曰光祖學行當於古人中求之時既沒後進多從郁遊郁平居留心世務凡政事法度以及行陣農圃靡不究知遊太學屢舉鄉薦不第紹興三年詔遣御史朱異宣諭郡國訪舉遺宋史翼

卷二十四

四



以德壽慶恩補官孫開全州教授朱子大全集李西山墓誌

王蘋字信伯其先福建福清人父俞徙家吳之震澤

蘋出為世父伯起後伯起受經於王安石二程在洛

伯起遺蘋從之遂為二程高弟通春秋楊時為程門

先進同門後來成就莫能踰蘋者自舍法行遂不就

舉紹興四年高宗幸平江守臣孫佑言蘋專行高潔

有憂時愛君之心開物成務之學丞相趙鼎以聞召

對稱旨補右迪功郎賜進士出身除秘書省正字詔

令條具賊退利害蘋奏治本三事曰正心誠意曰辨

君子小人曰消朋黨高宗悅謂輔臣曰蘋起草茅而

宋史翼 卷二十四 五

議論進止若素宦者儒生能通世務乃為有用明年

命兼史館校勘尋守著作佐郎力請補外通判常州

中書舍人朱震寶文閣直學士胡安國徽猷閣待制

尹焞皆嘗舉蘋自代安國論薦尤力謂其學有師承

識通世務使司獻納必有補於聖時為宰相秦檜所

抑累數年不得召司祠歸主管台州崇道觀蘋同產

子證年方十四一日在書塾拈紙作御批曰可斬秦

檜以謝天下為僕所告有司懼檜耳目不敢隱驛聞

於朝詔逮赴廷尉獄具當誅高宗憐其減等編置象

州蘋以誼故奪官勒停廢於家誼能詩文在貶所聚

徒自給及檜死乃歸盧熊蘇州府志參軍書撰王先生墓誌及聞書

周孚先字伯忱晉陵人嘗偕弟恭先從伊川學與楊

包山友善包山好著書伊川每以多言害道為戒謂

孚先兄弟氣質清明可以入道程門高弟皆推之謁

太學特恩以迪功郎監明州鶴鳴買納鹽場改建德

尉皆不受紹興五年著作郎張九成等言孚先學問

淵源操履方正久游庠序士論推服欲望朝廷處以

師儒之職使為後學矜式庶幾盡其所長少補教化

十一月癸酉賜同進士出身添差臨安府學教授六

年三月改左承事郎咸清縣志參繫年要錄

宋史翼 卷二十四 六

關注字子東世為錢塘人紹興五年進士調湖州教

授與胡瑗之孫滌哀瑗遺書得易解中庸義藏之學

宮又輯胡先生言行錄汪藻為之序稱注之意在於

美風俗新人才潛說友臨安志瑗奧學精義見於著書蒐索

編次罔有遺逸則注力也注嗜學若渴行已誨人以

先哲為師茗溪集吳興郡學記官至太學博士卒自號香巖居

士有關博士集二十卷臨安志

黃公度字師憲福建莆田人父靜政和二年以上舍

及第歷遷朝奉郎卒贈中奉大夫公度紹興八年省

試第一是科免廷試賜進士及第簽書平海軍節度



判官代還除祕書省正字時秦檜當國用李文會居  
言路排擊無虛日公度移書文會責其受檜風旨文  
會以告檜檜嗾御史汪渤劾公度欲為趙鼎游說  
陰懷向背遂罷歸主管台州崇道觀十九年差通判  
肇慶府攝知南恩州增學廩遴秀民與之登降揖遜  
學者用勸南恩自唐貞觀置郡至是始有登第者邦  
人像而祠之檜死高宗親政始召還詢以嶺外弊事  
公度曰廣東西路數小郡如貴新南恩之類守臣有  
至十年不遷者權官苟且郡政弛廢民受其弊高宗  
曰何不除人公度曰緣闕在堂除欲者不與與者不  
宋史翼 卷一十四 七

欲高宗曰撥歸部則無此弊矣遂以公度為考功員  
外郎兼金部明年輪對便殿乞總權綱厚風俗高宗  
嘉納尋卒年四十有八素贈中奉大夫子沃以父任  
補官終朝請大夫知邵州寧慶元五年特奏名漳州

軍事推官 龔茂良黃公行狀

吳棫字才老福建建安人 舒州人非是 舉進士 書

云舉進士後又引徐藏序云棫第後 召試館職不就

紹興間始除太常寺丞十二年夏四月朔遣孟忠厚  
為迎護梓宮禮儀使忠厚請禮官偕行乃命棫往棫  
妻忠厚女弟也棫以貧故依忠厚以居忠厚使還移

守紹興府會以郊赦加恩令棫為表中有本無時才  
出為世用語秦檜以為議已諷言者論忠厚表詞輕  
侮詔令分析忠厚惶恐上疏自明赦不問已而檜物  
色知棫所代遂罷之逾年添差通判泉州泉人傳自  
得聞棫博通古學日從之遊往復辨質序其論語十  
說行於世棫長髯豐頰進止閒暇中和溫厚之氣睟  
然見於面目學者皆以君子儒稱之所著補音韻諸  
書朱子謂近代訓釋之學惟才老及洪慶善為優云  
福建通志一 百八十七

陳鵬飛字少南永嘉人也紹興十二年進士自為布  
衣以經術文詞名當世教學諸生數百人其干經不  
為章句新說至君父人倫世變風俗之際必反復詳  
至而趨于深厚晚始得第秦檜寓永嘉其子熺學于  
鵬飛于是得召對除太學博士多所接納林光朝范  
端臣輩由此出時以高閑之為司業與鵬飛為中興  
師儒之首改崇政殿說書遷禮部員外郎在資善堂  
贊讀仍兼說書經筵論平王歸仲子之贈上問母以  
子貴何也對曰舜禹皆聖人與于微賤其父母待之  
而後顯所以貴也若失道與民以憂其父母則非所  
以為貴也上為悚然而檜浸不說鵬飛每見檜言荆

宋史翼 卷一十四

八



襄可為部以控接北方今置郊祀壇都驛亭勞費甚  
 矣是志雖以自佚益怒乃以煇為禮部侍郎以  
 臨之鵬飛謂煇所下文案多不應法蓋年少未習政  
 事批其後還之煇亦恨甚鵬飛請筵多引尊君卑臣  
 之義崇抑予奪有所開諷遂以御史疏罷奉祠高宗  
 頗思之將召用適彗星見有自永嘉來者檜問陳少  
 南作何狀對曰觀妖星聚飲為災耳乃除名居惠州  
 徒步往居四年以瘴疾卒年五十所著有陳博士書  
 傳三十卷詩傳二十卷管見集十卷羅浮集二卷陳  
 振孫曰觀其書紹興十三年所敘于文侯之命其言  
 宋史翼 卷二十四 九

魏山之禍申侯啟之平王感申侯之立已而成申不  
 知其德不足以償怨鄭桓公死于難而武公復娶申  
 君臣如此而望其振國恥難矣嗚呼其得罪于檜豈  
 一論而已哉其解詩則以為商頌當闕而魯頌可廢  
 是說蓋亦取尊君抑臣之義有為言之也葉水心集  
陳少南墓誌參書  
錄解題  
 石瑩字子重其先新昌人大父公孺始遷臨海塾自  
 少警悟不羣及長刻意為學與晦庵朱子交好嘗稱  
 其論仁之體要甚當願與長者各盡力於斯又謂心  
 說甚善但更須收斂造約為佳以紹興十五年進士

歷四縣知南康軍卒年五十有五晦庵誌其墓晚名  
 其燕居之室曰克齋讀書其間沒身不懈後生執美  
 就正者多賴以知嚮方陳耆卿修郡乘謂里人自克  
 齋知有洛學車若水亦云克齋石公所謂大人為己  
 之學深造而自得者也所著有周易大學中庸解數  
 十卷文集十卷台學  
源流  
 鄭汝諧字熙績平陽人操行純固言動必謹於禮博  
 學強記老不釋卷經史百氏經略刑名之書無所不  
 覽時號武庫紹興中入太學會當朝稱壽尊恩封其  
 母乃曰吾母為命婦吾復何求於是歸隱兩浙名  
賢錄  
 宋史翼 卷二十四 十

劉夙字實之福建莆田人同邑林光朝倡聖賢踐履  
 之學夙與弟朔師事之得其傳夙擢紹興二十一年  
 進士第調吉州司戶添差建州教授改臨安府教授  
 會朔為溫州司戶迎母游氏就養夙因乞與溫州教  
 授莫冲易任以便親從之孝宗即位召試館職策問  
 薦舉之弊夙對曰此執政大臣為惠而不知為政致  
 之也陳執中章惇人知其小人也然能不以官爵私  
 所親今將告執政大臣為惇乎為執中乎則雖然怒  
 矣至其行事則有執中與惇所不為者矣策出學者  
 爭傳誦之隆興元年除祕書省正字朝議減員移樞



密院編修官以母老屢求去不許命兼國史院編修  
夙曰求去以便私也美職可因此而得乎力辭不就  
右正言陳良祐侍御史周操合疏留之遷著作佐郎  
時士大夫無不嚮恢復者建陽朱子召至行在與夙  
遇於吏部侍郎李浩坐論之夙不以爲然朱子他日  
語人曰某所見乃爲賓之屈明年夙輪對奏曰羣臣  
不以堯舜事陛下臣不識忌諱竊深憤之孝宗遽曰  
天下事可言者卿第言無隱對曰自去夏至今日再  
食東南三地震比又積陰彌月所至水潦蝗食爲異  
尤大在廷紛紛謂陛下宜避殿損膳自責矣而至今  
宋史翼 卷一十四 十一

要其君曰能用則就不用則去今陛下以五事要其  
臣曰不能如是則去能如是則留然則安用大臣孔  
道輔首論曹利用羅崇勳使罷去呂誨范純仁力諫  
濮王稱親爲不可今么麼如楊傑尙熟視莫敢議然  
則安用臺諫疏入亟求去除荆湖北路安撫使參議  
官乾道元年以母老丐祠主管台州崇道觀二年差  
知衢州時覲自福建副總管召副賀金正且使道衢  
謁夙夙不見在衢期年政平訟理民爭畫像祠之徙  
知温州明年引疾歸始朔爲司戶有惠政及夙去民  
曰天以太守兄弟賜我邦而不能終也奈何莆人往  
宋史翼 卷一十四 十一



於憂身古之遺直也何可復得聞者以為知言子彌正彌邵彌邵自有傳

夙弟朔字復之與兄齊名時稱二劉少喜周易靳以著作成家既而曰春秋為王介甫茅塞久矣由是更治春秋紹興三十年試禮部第一廷試擢甲科調溫州司戶屬歲饑繼以大疫郡守袁孚以朔董其事朔計口授粟以其餘散粥糜日有常數設二坊以居病者命僧主醫療朝暮至以藥囊自隨所活數萬人收道旁棄兒募乳飼之聽無子者擇取嘗攝教職以義理之學淑諸生陳傅良葉適皆所成就後名於時乾

宋史翼

卷二十四

三

道二年同知樞密院陳俊卿薦於朝召至行在賜對朔奏曰陛下何不延納憤激敢言之士而聽訐直難堪之言因以考察成敗得失改宣議郎知福清縣時王之望為安撫使不以禮待僚屬朔以義爭之望不悅居五月引疾請祠再召入對虞允文為相方銳意謀恢復朔諫曰臣觀今日通和未為失策昔紹興間累增歲幣今減十萬矣往者兩淮不許備守今江北諸城增陴浚隍矣前此江上教兵彼且呵問今沿淮分屯鼓聲達泗潁矣或示我弱殆不可測宜選兵將廣儲峙責成於端重堪事者從容以待其變若募北

人嚮導憑虛蹈空將有臨危失據之憂此所謂決天下於一擲者也孝宗悚然免試除祕書省正字疾作

皆負重望夙性挺持不以辭色假人朔則濟以和易至於輕祿位而重出處厚名義而薄勢利飭廉隅公是非殆不相讓云子起晦起世起世登慶元二年進士官廣州南海尉

葉水心集二 劉公墓誌

范浚字茂明蘭溪人世家廬仕浚獨不近榮利篤志聖賢之學以治心養氣為本紹興中以賢良薦因秦氏當國不起娶守延之入學主講亦辭不就閉門講

宋史翼

卷二十四

四

道危坐一室座几敗帷處之泰然學者稱為香溪先生浚之文世之所誦習者四書集註所取心箴而已他罕有知者元之胡仲子始表章之謂其多超然自得之語不獨心箴也案香溪集答潘默成書云膚受末學本無傳承所自喜者徒以師心謀道尚見古人自得之意不子子為世俗趨慕耳然則浚之學所謂得之遺經者皆承伊洛之風而出雖不在見聞知之列而同車合轍可謂豪傑之士也所著有香溪集三十二卷浚雖不仕非無意於世者其書曹參傳後則隱戒熙寧之變法其補程方進傳則深愧靖康之事



讎其讀周禮一篇亦爲王安石而發而進策五卷及上李丞相書於當時世務尤言之鑿鑿非迂儒不達時變者特以時不可爲而自晦耳

宋元學案

方慤字性夫桐廬人性至孝父死廬墓三年領鄉薦表進禮記解于朝詔賜上舍釋褐而頌其書于天下學者宗之居官以剛廉稱家置萬卷書堂雖老手不釋卷朱文公嘗曰方氏禮記等儘有說得好處不可以其新學而黜之

嚴州府志

閻邱昕字逢辰麗水人知温州時有秦檜親黨薛某爲郡丞承檜密旨俾造漆器昕不從薛怒諷秦相黜

宋史翼

卷一十四

五

之所管憤權臣專政作周易二五君臣論以排用事者平生不殖產至無宅可居郡守馬光祖建祠祀之

扁曰清風

嘉靖浙江通志

林湜字止甫長溪人從朱子遊舉紹興進士除監察御史疏言陛下托股肱于宰執而除授皆小人寄耳目于臺諫而彈擊皆君子治亂之大無過于此時論多之寧宗卽位以太府少卿使金金主賜之衣湜不服金人曰君命何可慢也湜曰宋正統相承羣官服視其品今易左衽有死而已金人趣之謝湜盛服入謝金主不能屈使還寧宗獎之遷司農卿韓侂胄用

事呂子約貶嶺外湜謂余丞相端禮曰此叔世事也

執奏收回大臣之責丞相可不勉乎于是不能安于

朝出爲湖北運副奉祠已而知泉州又奉祠進直龍

圖閣有盤隱類稿十卷

閩書參萬歷溫州府志

沈度字公雅武康人度從學陳淵幾二十年紹興間

令餘干政有三善田無廢土市無閒居獄犴無宿繫

民謳歌之以考功郎中除直祕閣知平江府乾道二

年召赴行在帝曰甲申之歲委卿守吳門未幾治行

昭著果如朕所料可謂得人卽以爲中書門下省檢

正諸房公事四年又以直龍圖閣知建寧府是時朱

宋史翼

卷一十四

六

子在崇安爲屬吏創立社倉均糴備貸度以錢六萬

藉助其役倉成民賴之朱子爲記其事仕終兵部尙

書

江西志參朱子大全集

汪達字季路應辰子乾道進士官國子司業韓侂胄

用事斥僞學善類不自安劉德秀因乞考核邪正真

僞所逐多名士達入劄子辨之德秀以達爲妄言并

斥之閒居三年參政李璧力言於朝嘉定初召爲太

常卿累遷至吏部尙書

人物志

王炎字晦叔婺源人登乾道五年進士調明州司法

參軍丁母憂再調鄂州崇陽簿時南軒張栻帥江陵



聞而器之檄於幕府議論相得秩滿授潭州教授以  
教養為己責提學蘇詡補一學職炎辨之不從蘇怒  
欲易教武岡炎遂投劾出關諸生卷齋乞留不獲大  
帥李椿親出關挽之並車而回蘇悟乃以特立有守  
薦改秩宰岳之臨湘邑在蘆葦中蕭條特甚賦出無  
名會朝廷下蠲減之令條陳宿弊得旨歲減二千八  
百餘緡邑賴以寬通判臨江軍三攝郡政庭無留訟  
除太學博士遷秘書郎著作佐郎兼實錄院檢討官  
陞著作郎兼考功郎吳興郡王府教授又兼侍左郎  
官又兼禮部員外郎除軍器少監主管武夷山沖佑

宋史翼

卷二十四

十七

觀起知饒州尋與部使者不合去改知湖州湖甲浙  
右素號難理炎不畏強禦郎第貴介有撓政者炎注  
於牘曰汝為天子親亂天子法炎為天子臣正天子  
法浙右人多誦之竟以謗罷再奉祠積官至中奉大  
夫軍器監賜金紫嘉定十一年卒於家年八十一所  
居有雙溪築亭寄興以白樂天自比所著書有讀易  
筆記尚書傳禮記論語孝經老子解春秋衍義象數  
稽疑禹貢辨考工記鄉飲酒儀諸經考疑編年通紀  
紀年提要天對解韓柳辨證傷寒論總曰雙溪類稿  
初著易解未竟病革夜分祝天願須臾無死以成書

卒如其言 新安文獻志 王大監傳

趙師淵字幾道號納齋黃巖人乾道八年進士嘗從  
朱文公游與之論校綱目前後凡八書歷官衡南劍  
寧海軍推官趙丞相汝愚以從班薦有旨與職事官  
會趙以讒斥遂翩然東歸益究所學積十餘年不仕  
暨詔申前命以母病添差通判温州入主將作太常  
簿司農太常丞以論成肅后山陵事不合而去 赤城志  
金華王魯齋嘗跋晦翁所與納齋帖稱納齋登朱子  
之門為最先其後遠庵昆弟相繼而進開之以道誼  
締之以婚姻往來尺牘其多可知 台學源流

宋史翼

卷二十四

六

施德操字彥執鹽官人學有本末主孟子以排釋氏  
曰絕人倫漫等級棄禮樂仁義不用謂能躐造空無  
此其勝處槩之以道尚自顛倒後先況又飾荒幻報  
應誑愚取資則尤為世蠹因著為論以曉未悟實有  
強立不惑之見  
楊子平同縣人名犯度宗御名子平其字也安貧樂  
道不妄取予謹獨之操閭室猶康莊也二人身塞而  
譽不宏然里人嚮慕與張九成等清熙四年縣令魏  
伯恂祠九成于學以德操子平佐號三先生 咸清臨  
安志引  
程大昌鹽官縣學  
三先生祠堂記



劉炳字翰仲福建建陽人與兄煥弟炯俱從朱子講學於寒泉精舍朱子編集程氏遺書成炳研誦晝夜不息第淳熙五年進士授迪功郎調劍浦縣丞轉知安州應城縣好賢禮士修飾儒學訪求前令謝良佐遺跡創上蔡先生祠於講堂西隅朱子爲文記之美其嗜學而居官不苟也累官兵部郎中以朝奉大夫奉祠自號悠然翁學者稱睦堂先生

福建通志

宋史翼卷二十四終

男樹勳校字

宋史翼

卷二十四

九

宋史翼卷二十五

續纂修程氏遺書 陸心源輯

列傳第二十五

儒林三

楊子謨 時 瀾子少章 黃 樞

范仲輔 朱 黼 陳文蔚

車若水 滕 璘 李 繪

楊 復 董 鼎 余 芑孫

陳 埴 張 洵 李 稟

度 正 胡方平 游九言弟九功

宋史翼 卷二十五

饒 魯 輔 廣 衛 湜

程永奇 陳 著 董 楷

黃仲元

楊子謨字伯昌潼川人也其父雲山老人得張栻之學以授子謨子謨朝夕究圖疑然一室往往踰月不出戶自是默識聖賢下學上達之序動靜語默不違乎誠淳熙七年省試胡晉臣得其文以爲有格君氣象列優等入對孝宗發策問之曰帝王躬行之道莫大於學學者政事之本也欲極乎學之用不可不求其要何謂要行之以至誠要之以不息是也大學之



道自正心誠意以至乎平天下中庸之道自尊賢以至於來遠人皆不外乎至誠之一言臣不知陛下之躬行誠與未與試以天人之應而卜陛下之誠而知容有未至也又曰臣聞之道路謂陛下左右近習之人雖無顯然害治之迹而諂諛欺矯實繁有徒故凡速於求售者率造宦寺之門珠玉錦繡以充苞苴絡繹於道而陛下有所不知此非細患也孝宗嘉其直擢置甲科第八累官通判成都府吏部侍郎李壁舉以自代權發遣黎州適有吳曦之亂誓以死守移書方請討賊願以義勇為前驅無應之者而曦所遣逆黨至成都分道其將至黎子謨以計遣之使又至子謨與之文移遷延以待其變而曦已誅以薦召入對首論權臣誤國叛將干紀願鑒過往之已事開維新之令圖其二論皇太子既正儲宮之統宜使親正人授正學王者之學果何學也大學之所謂正心中庸之所謂謹獨是也惟輔導得人而後有所受其三乞招填黎州土軍分番上寨給緡以收未楮嚴責州郡實常平之儲歸廣惠倉以備凶歉罷軍興一切科斂之法復師旅饑荒之地以紓民力又曰民之困苦極矣易失者人心難謀者天意修人事以待天意其要

宋史翼

卷二十五

二

在養民除軍器監復兼侍左郎官上言學術國家之壽脈公論天下之元氣所以扶持皇極主張國是者必歸諸此更化以來眾正之路方啟而羣枉之門漸開善類雖進而忠鯁之士有相繼引去者矣姦黨雖斥而夤緣勢要有拂拭敘用者矣君子小人猶薰蕕不可同器今願欲調停參用之幾何不為國家之禍蓋宗蹙額領首者久之而小人側目矣自知不容請補外除大理少卿有坐偽告者事連中官子謨移文內省索贖小人忿恨除直華文閣提刑成都再兼知嘉定府皆有善政尋請老進直徽猷閣奉祠起知隆州不赴臥家十年召赴行在屯田郎度正貽書強起之力辭詔晉祕閣修撰致仕自奉祠講學于雲山書院與諸生敷陳論孟學庸大義平生不輕著述欲使人精體實踐以造於得其遺文有活齋退稿四十卷

宋史翼

卷二十五

二

鶴山集

時濶字子淵學者稱南塘先生其先開封人後徙居東陽天姿卓絕呂祖謙一見異之試以文援筆立書由是親重濶侍學左右未嘗一日離故得於東萊者為深門人自以為不及登瀛熙八年進士授迪功郎監潭州南岳廟刻意問學不及汲於利祿調温州天

子... 5 之下



富鹽官郡侯雅敬瀾檄攝郡文學生徒間有不居學而靡廢食者繩以規不聽自罰俸以彌之有孫其姓者在罰中挾二車以請免瀾不為變貳車怒窘以鹽事瀾懷鹽官印趨庭納之不脫衣而去調邵武軍泰寧尉改教授臨安府學養士以九十人為限而分四方求者常數倍朝廷優京庠率三歲許就太學試補者七百餘人往往挾戚里臺諫以進瀾悉以禮法裁之禮部倪思薦改秩知甯國府甯國縣或有以邑弊不可為語瀾者瀾曰安有不可為之邑其身不正是為私罪私罪斷不可有也催科政拙是為公罪公罪宋史翼 卷二十五 四

人者亦不少有南堂雜著若干卷易講義若干卷左氏講義若干卷用錄若干卷日記若干卷陳復齋集時公墓誌祖謙輯書說自泰誓至洛誥未畢而卒瀾以平昔所聞補完序而刊行之敬鄉錄及書說序子少章字天彝寶祐癸丑進士由南康軍教授擢史館檢閱授保寧軍節度掌書記卒自負甚高談經自出新意史學最精平生所著有易詩書論孟大義六十餘篇論孟詩贊說易卦贊雜文古歌詩總曰所性稿五十卷鄭士懿稱其新雋峭拔自成一家吳師道亦云嘉靖金華縣志宋史翼 卷二十五 五



南軒之教遂大行於蜀中其時二江有九先生之目  
謂范菘范子長范子諒與仲黼皆成都人薛紱鄧諫  
從皆漢嘉人盧剛簡程遇孫仁壽人宋德之唐安人  
或亦有未及事南軒者皆從仲黼私淑得之而南昌  
李修已延平張任佐亦同講習其間宋元學案  
朱黼字文昭學於陳止齋不事舉業嘗著紀年備遺  
始堯舜迄五代若呂武王莽朱温皆削其紀年以從  
正統葉水心序之且云此書一出義理所會寶藏充  
斥人始知其能傳陳氏學也躬耕於南蕩山抱其學  
以終平陽縣志

宋史翼

卷二十五

六

陳文蔚字才卿上饒人朱子門人著書立說深得旨  
趣朱子與手書往復互論正所作州學修禮器記亦  
推尊朱子儀式而損益焉林志  
車若水黃巖人講明性理博學工文自號玉峯山民  
所著有宇宙略紀玉峯先稿明一統志初從陳耆卿學古  
文及從杜範游未梅之往來王魯齋之門得聞晦翁  
緒論嘗欲取大學知止有定以下二條合聽訟章為  
格物致知傳質於魯齋以為洞照千古錯簡使朱子  
聞之亦當為之莞爾一笑其友胡立方稱玉峯貌癯  
而野口訥不能言即之既熟回視胸中狹者寬塞者

通陋者廣真益友也台學源流

滕璘字德粹婺源東溪人與弟琪俱從朱子遊登淳  
熙乙科以恩陞首甲調鄞縣尉教授鄂州改除四川  
制置司幹官韓侂胄富國或勸璘一見可得掌政璘  
曰彼以偽學誣一世儒宗以邪黨錮天下善士願可  
干進乎後知縣歲饑奉行荒政多所全活廟堂欲  
處之班列終不肯為韓侂胄屈徑從銓曹註四明簽  
判以病奉祠尋起倅隆興府歷浙東福建帥司參議  
官其為政務寬厚愛民兩為帥幕皆以誠實不欺事  
其長所議多悅從其在閩時有議更需鹽舊法者舟  
宋史翼

宋史翼

卷二十五

七

人亭戶皆失業璘白帥弗盡從後帥至復力言卒還  
其舊官至朝奉大夫賜三品服致仕璘自少喜讀書  
在蜀得官書數千卷以歸及家居益求生平所未見  
搜覽不怠所著集曰溪齋類稿初璘為論語說朱子  
見而善之既而語之曰學以變氣質為功而不在  
於多立說璘慙然不敢輕論著及卒真西山為撰墓  
誌盛稱其學得朱子淵源故終身踐行不離名教之  
域云子鉦以孝友稱真西山集滕公墓誌  
李縉字參仲婺源鍾山人父鏞以恩科入仕終太平  
推官縉絕意科舉築室鍾山以老淳熙中朱子自武



夷歸每過宿講論終日稱其文章高古奇崛如其人  
為書齋扁以鄉丈人稱之卒書其墓表曰有宋鍾山  
先生李君墓所著有論語西銘解義山齋業書及詩  
文等集子季札亦從宋公學答問見語錄有明齋蛙  
見錄膚說及近思續錄字訓續編會語集家塾記聞  
諸書新安文獻志鍾山先生行狀

楊復字志仁福安人受業朱文公之門與黃幹相友  
善資性通敏精於考索真德秀帥閩嘗創貴德堂于  
郡學以延之學者稱曰信齋先生著祭禮十四卷儀  
禮圖十四帙又有家禮雜說附註二卷閩書

宋史翼

卷二十五

八

董鼎字季亨德興人受業於黃幹得其端緒著書傳

纂疏明一統志

余芭孫亦德興人潛心程朱之學著有書傳解明一統志

陳植字器之永嘉人父煥字民表隱君子也植舉進

士少師葉水心後從朱子學甚言善問者如攻堅木

善待問者如撞鐘朋友講習不可以無問也問則不

可以無復今之不善問者徒先其所難後其所易取

其節木之堅乃欲一斧而薪之不少徐徐以待其自

解則匠石從旁而竊笑之矣至其待人之問者或小

叩之而大鳴或大叩之而小鳴不待其再至而亟盡

其餘聲或餘之未盡而悉其人之更端焉然則是鐘  
也其必州鳩氏之所棄者乎故集其答門弟子之問  
者名之曰木鐘集其四端說即朱子之答其所問者  
而轉以之答其弟子之問蓋能墨守師說者也江淮  
制使趙善湘建明道書院辟植為幹官兼山長從遊  
者甚盛後以通直郎致仕所著有禹貢辯洪範解王  
制章句學者稱為潛室先生溫州府志參木鐘集

張清字忠甫永嘉人也五試禮部不中授特奏名官

棄去養母或薦之朝祿以監獄涖謂徒贊縣官亡誼

歷三任不食其祿亦不書考執母喪無不與士喪禮

宋史翼

卷二十五

九

合間為族姻治喪亦斷斷持古制時為文章銘人墓

有諷有勸皆不虛書負其學自刻苦忍窮以死為人

嚴重深博善忍事鎮物絕有材智抑不使出其氣貌

沈沈偉然丈夫也其言曰今之仕者皆非出于古之

道或問之曰始至則朝拜遇國忌則引緇黃而薦在

天之靈古有之乎是以雖貧不願祿也著有古禮十

七卷釋文一卷識誤三卷止齋集參政魏集

李墜字季允丹稜人父燾宋史有傳學者稱為悅齋

先生燾以史學傳家七子俱有文名而璧與壘最達

從張栻遊求道甚銳紹熙庚戌進士聲華籍甚以召



試為館職廷對忠講累官至知潼川府改知常德府以安靜為治當時蜀患未靖潰卒內訌重繕兵訓戒盜不敢犯卒以自斃改知夔州時與士子講學夔人愛之內召累遷為禮部侍郎理宗眷倚甚至將引之參豫而重正色立朝持論侃侃政府忌之出為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鄂州金人犯斬黃甫退朝議將總領所招親效軍強勇軍參商軍皆隸制司而制司又別有帳前一軍其漢口舟師則鄂州守所屬也重以諸軍皆因烏合之眾未訓未練而舟師亦惰於講習大為振刷武昌士氣始奮然重卒與諸司爭曲直不相宋史翼 卷二十五 十一

能請罷詔知遂寧府其政不肅而成蜀事日壞朝臣亦多不願往者乃以重為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漫塘劉宰貽之書曰制使以世家子帥梓里人望所屬甚不易副此政府內懼為諉以分責尙謹旃哉然重以安靜鎮之蜀中稍治已而以禮部尙書召還淳祐元年奏請以周程張子從祀又言王安石雖罷享殿學士知眉州卒諡文肅立朝始終一節不肯說隨所以終不登二府者有得於伊洛之正傳而其所至皆有吏聲要屬有用之才固不徒以文章亦非迂談

道學者比也所著有李文肅集十朝綱要諸書時蜀有張福之亂逐制使戕總領剝殺縱橫或死或逃無敢抗者已殘削且及潼重疾馳至任提刑曹叔遠方謀死守見重至大喜亟集義壯治諸縣墮堞設木隔礮凡可以壞賊之具無不集上下激厲賊規知有備取他道去城西牛頭山極險重謂叔遠曰昔者相里貴據此山以攻城幾為所破今可委此山於城外耶乃跨山包之通西溪之渠以達武江而天險為城中所有迷特之無恐宋元學案

度正字周卿合州人少從朱子學紹熙進士官至禮部侍郎太廟災獻二說其一用朱子之議其一用宋朝廟制而參朱子之議自西徂東為一列每室之後別為一室以藏祧廟之主各依昭穆次序後世穆之祧主藏太祖廟昭之祧主藏太宗廟仁高二宗為百世不遷之宗藏亦如之前為兩室三年禘享則帷帳幕之通為一室盡出諸廟及祧主並為一列合食其上于本朝制度初無更革頗得三年大禘之義著有性善堂文集宋元學案

胡方平字師魯號玉齋婺源人初德興沈貴瑤受易於董夢程夢程受朱子之易於黃幹而方平少從夢



程遊繼復師貴瑤故於易爲得其傳既又精研反復二十餘年嘗謂朱子本義明變占之旨而啟蒙四篇特明象數以爲讀本義章本乃合本義啟蒙註通釋一書又爲外翼四卷又作易餘閒記傳於世新安文獻志胡

王齋傳

游九言字誠之初名九思建陽人十歲爲文詆秦檜及長銳志當世初筮古田尉入監文思院被旨視行在災傷歸白都堂放苗八分以上張栻帥廣西辟幕下栻弟杓帥金陵復辟撫幹時黨禁方嚴九言記上元縣明道祠痛譏之聞者壯焉調全椒令開禧初爲

宋史翼

卷二十一十五

十一

淮西安撫機宜尋知光化軍充荆鄂宣撫參謀官卒贈直龍圖閣諡文清九言始學於張栻教以求放心久之有得嘗序太極圖曰周子以無極加大極何也方其寂然無思萬善未發是無極也雖云未發而此心昭然靈源不昧是太極也欲知太極先識吾心讀者稱之號默齋先生閩書及後村集

九言弟九功字勉之一字禹成用蔭補官嘉定中興元失利九功知金州將兵備禦收復鄰疆除湖北運判知鄂州召爲兵部郎官入見首言守邊必先結人心又言征役無已以資苞苴囊橐而民心失將帥股

前功實不以時下而軍心失倚仗諛佞諱疾忌醫而士夫之心失出知泉州端平初召爲司農少卿疏論奸貪多佚罰諸賢或號召未至又論沿邊夫役之弊兼樞密副都承旨知慶元府以循吏稱入權刑部侍郎吟祠再召不赴除待制加寶謨閣直學士九功清慎廉恪與兄九言自爲師友講明理學號受齋先生寶祐中諡莊簡劉後村大全集參閱書

饒魯字伯輿一字仲元餘千人譽齡有志於學稍長從黃榦李燾學榦問論語首論時習習是如何用功魯曰當兼二義釋之以思慮熟之以踐履榦大器之

宋史翼

卷二十一十五

十三

嘗以易赴棘試不遇遂歸專意聖賢之學以致知力行爲本中書舍人趙汝騰御史董槐左司諫湯中提刑蔡杭等皆相爲引薦召不起時理學大明師儒倂屬四方聘講無虛日作朋來館以居學者又作石洞書院前有兩峯因號雙峯門人私諡曰文元所著有五經講義語孟紀聞春秋節傳學庸纂述太極三圖庸學十二圖西銘圖近思錄註宋元學案輔廣字漢卿號潛庵其先趙州慶源人也父遠字彥達南渡隸楊和王沂中麾下累立戰功官至左武大夫邵州防禦使知泰州稱能吏老居崇德之晚村遂



為崇德人泰州四子廣其仲也廣生于軍中以父恩授保義郎轉忠訓郎潛舉四試不第始從呂祖謙遊已問學于朱子留三月而後返秋塘陳善有詩送之云聞說平生輔漢卿武夷山下嘜殘羹言其用志堅苦也偽學禁嚴學徒多避去廣不為動朱子曰當此時立得腳定者甚難惟漢卿風力稍勁開禧議和方信儒奉使未成欲遺廣辭以考亭諸生老不稱使舉王桡自代與魏了翁善每相過必出朱子言語文字雖誦移晷而去了翁外補廣以其生平所得於朱子者盡畧之廣容止氣象不類東南人物達官貴人稍

宋史翼

卷二十一十五

四

有過舉即正色規戒嘉定初上政府書反覆於是非成敗之際政府不悅時衛涇在樞密雅重之政府益忌授意言官劾之奉祠而歸築傳貽書院教授學者稱為傳貽先生所著有語孟學庸答問四書纂疏六經集解詩童子問通鑑集義潛庵日新錄師訓編卒贈朝奉郎至元嘉禾志 參崇德洪志衛湜字正叔涇弟好古博學除太府寺丞將作少監皆不赴嘗集禮記諸家傳註為一百六十卷名曰禮記集說寶慶三年上之終朝散大夫直寶謨閣知袁州學者稱為樂齋先生盧熊蘇州府志

程永奇字次卿休寧人朱子省墓婺源永奇受學侍歸建安踰年而返朱子書持敬明義之說勉之遂以敬義名其堂邑子弟從學者雲集郡縣大夫有稽古禮文之事悉咨訪焉江西制閫請為白鹿洞書院山長浙東帥聘為塾師皆不赴父晚得痺疾孝養備至務適其歡居家嘗儆行伊川宗會法以合族人又舉行呂氏鄉約冠婚喪祭悉用朱氏禮鄉族化之偽學難作適於邑之東山朱子訃至設位慟哭或傳其轍章於有司被繫者數月平生玩索經傳為六經疑義二十卷四書疑義十卷又以明道定性書伊川好學

宋史翼

卷二十一十五

十五

論當與太極圖說西銘並傳各為註釋一卷朱子語類出於眾手純駁不一因加銓擇為朱子語粹十卷又集朱子論中和之旨為中和考三卷以大學始於格物自號格齋有格齋稿四十卷及疾革門人問之正衣冠而起曰吾不能多言呼筆大書一敬字而逝學者稱格齋先生新安文獻志 格齋先生墓誌陳善字子微鄞縣人案著撰前妻董氏墓表自稱陳寶祐四年登科錄著號本堂案本堂集著每小名祥孫小字謙之自稱松溪遺老德剛子六歲能文志成為舉子聲日起諸公爭致之授簡客右出語往往驚其坐人蔣巖本寶祐四年進士寶慶堂集序



初監饒州商稅縣志調光州教授奉化縣志景定元年任

鷺洲書院山長本堂集案縣志相國吳潛以著才

可大用薦於朝時賈似道當國諷其及門著曰甯不

登朝不為此態遂出為安福令縣志案紹興府志

從宋元學案乙之未幾浙漕提領趙與峇辟監三石

橋酒庫湖南帥趙必普辟帥準既而與峇為江淮提

領復辟蕪湖茶官本堂集四年賈似道買公田于浙西

著時為著作郎上疏曰似道居外間則志在欺君處

端揆則務於瘠民未有將相如此而能致隆平者乞

罷買公田斥逐似道庶可以救國安民似道怒出知

宋史翼 **卷二十五** 嘉興

嘉興成化志案浙江通志作斥知嘉興成淳四年改

知縣先是宗室外戚有居縣者持一邑權前令率

被誅去且布黨僻地剽繫行人役於家及造白契占

人田產著至獨持風裁諸豪乃斂戢民賴以安紹興志

在縣四年遷通判揚州去民乞留不得祖帳遮道數

十里至城固嶺案蔣傳錢志作固嶺歟縣志陳公

固嶺誤宋元學案案民依依不舍因易嶺名曰陳公嶺

以識去思代者李興忠問何以教我著曰義理明而

取于當教化先而獄賦後識大體而用小心愛細民

而公巨室如是而已縣志尋改臨安簽判轉運判攝

大學博士本堂集案任士林文公書院記先是朝請

規示之是著嘗與崇憲謀建朱子十年賈似道歸越

書院但無年分可攷故附注之

治母喪案原文作咸淳元年攷宋史本紀咸淳十年

誤故改詔以天子鹵簿葬之起墳擬山陵著率諸生

上疏切諫以為自古未聞有如此者不聽似道銜之

比還朝欲遠竄著上不可後以監察御史知台州蔣

除祕書監不就奉化志著為人抗節不屈成化志雅操足

以勵俗議論足以匡政而卒阨于枋臣不得大用陳

歷代紀德祐時試士著預參文衡得一策痛陳時事

持白其長宜置前列聞者為瑟縮而掩抑之著每對

宋史翼 **卷二十五** 人道其屈氣拂膺未幾國事非矣蔣

徙流離困頓蔣晚居四明山中成化志陳經傳案成

居奉川又案陳旅序不與世接陳旅感慨君國時事

見之詩文蔣奉化縣尹丁濟以著先朝宿望聘修縣

志至元奉年八十四其子深歲至德觀記案鮑翁

詩一首時年八十矣用筆沈著端勁而行復自整不

苟足以占知其為有德君子也又案成化志聞志作

年八子深淪洵泌並元儒學官司成

董楷字正翁台州臨海人登文天祥榜進士初為積

溪簿直冤獄賑饑饉修城捍水擢守洪州有惠政終



克齋集又嘗合程朱易為一書其言曰易更三聖人而卦爻象辭始備其要皆因卜筮以為教使天下後世之人得以決嫌疑定猶豫不迷於吉凶悔吝之途而已至夫子則推明其所以為卦爻象辭之理以極乎陰陽變化性命道德之蘊而河圖大衍之數太極兩儀四象八卦相生之序著策分揲掛劫之法無不畢具其所以承三聖開來學功至大也十翼之外有功於易道者則惟程子朱子之書而已而朱子補程子所未逮然程子之名言有朱子不能加毫末於其間者又曰偏于象占而不該夫義理則孔子之意宋史翼 卷二十五 六

一於義理而不及象占則義文周公之心亦幾乎息矣知易者蓋有取其言云臨海縣志

黃仲元字善甫福建莆田人父積從陳宓潘柄遊仲元少刻志讀濂洛關閩及其父所傳陳潘二家書自取邵雍善人吟以四如為號績喜曰難難但勿過飲斯稱耳績撰近思錄義類未脫稿仲元日夕刪補同邑方澄孫極器賞之咸淳七年登進士以對策直言忤時相寘第五甲調監瑞安府比較務需次未上陳文龍延於二劉祠一月兩講為學者師九年捧檄考類試歸過南劍州適江萬頃為南劍守留之郡齋未

幾萬頃兄萬里招至芝山講學聲譽動一時德祐元年始之官明年與簽樞陸秀夫至自平江一見如舊炙燭對酌劇談達曙及聞杭州陷乃歸秀夫趣仲元赴行都充益王府撰述官兼處置使司幹辦公事景炎元年改刑工二部架閣以通直郎陞武學教諭轉朝奉郎兼福建路招捕使司都參議官仲元雖屢膺超擢然未嘗供一日職升斗不批券秭曰斯時何時穀而恥也秀夫拜樞密使將有異除仲元力以母老辭宋亡歸隱山中不與世接更其名曰淵字天叟併改四如之號以韻鄉聲翁彥安為稱卒年八十有二宋史翼 卷二十五 九

仲元說經開與先賢異同文亦艱深奇古不可句如集附錄四如先生事述參壽藏自誌

宋史翼卷二十五終 男樹 校字



宋史翼卷二十六

陸心源輯

列傳第二十六

文苑一

張景 李叟 張先

齊唐 邵餗 強至

韋驥 章友直 晁仲衍

楊景略 鄧忠臣 華鎮

謝逸弟邁 何去非 黃裳

李彭 馮正符 王令

宋史翼 卷二十六

袁百之 馬存 林處

商倚 曾紆 黃策

王鞏

張景字晦之江陵公安人羈弗能言嗜學尤力未冠涉通藝文頗班班言當世務貧不治產往從崇儀使解人柳開開以文自名而薦寵士類一見歡甚悉出家書畀之由是屬辭益有法度開每曰今日在朝廷挈囊薦笏誰踰晦之者即厚遣使如京師時富春孫僅沛國朱嚴成紀李庶幾號為豪英晦之敝衣與游名稱籍籍美不容口計偕名在第四調主大名館陶

簿年少氣銳未能以智自將坐公累為吏痛詆貶全州會赦還景德中廢不用則大覃思古今為洪範王

霸二書常病浮圖氏怪迂誕荒塔廟日熾雖服儒衣

冠者皆共寵神之懋實六經反為外典故因事見文

為紀傳數十篇而辨折之雖與世舛馳而自信不貽

云陳堯咨以西臺舍人為本府為言于上復選楚州

實應主簿改大理評事知泗州昭信縣剪除房祀且

百所輸入材瓦以完吏舍邑人宜之移掌真州推茶

務既又請通理州事可制已報會邁疾終官下年四

十九實天禧二年平生文章門人萬稱集為二十五

宋史翼 卷二十六

通宋景文集

李叟字渭卿自號谷子少師任奉古以著述為志不

樂仕進士大夫多稱之為張乖崖所器隱居永康軍

白沙山從之學者甚眾任中正薦乞賜處士之號詔

為校書郎凌策又薦之召授恆靈主簿國子監說書

改大理丞知泉州惠安縣久之以先所著書未成乞

國子監說書以修其業著孔子弟子傳讚六十卷上

之得知榮州力言榮州鹽害得蠲歲額三十萬斤還

雜役三百 十五家撰有道德疏二十卷乖崖語錄

二卷谷子三十卷歌詩雜文七十卷年九十卒

通水燕談



錄參四  
川通志

張先字子野烏程人天聖八年進士詩格清麗尤長於樂府談志客有謂先曰人皆謂公張三中即心中事

眼中淚意中人也先曰何不目為張三影客不曉先曰雲破月來花弄影嬌柔懶起簾櫳捲花影柳徑無人墜絮飛無影此余平生所得意也古今詩話李公擇守

吳興招先及楊元素陳令舉與蘇子瞻劉孝叔集於郡圃號六客談志先作一叢花詞云沈思細恨不如桃杏猶解嫁東風一時盛傳歐陽永叔尤愛之恨未識

其人先至都謁永叔聞者以通永叔倒屣迎之曰此宋史翼

乃桃杏嫁東風郎中子瞻守杭先尚在嘗預宴席有南鄉子詞過庭錄卒章云也應旁有老人星蓋以自謂

是時年八十餘矣子瞻數與倡酬聞其買妾為之賦詩皆用張姓事書錄解題東坡詩云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詩人謂張籍

見侯鯖錄公晚歲優游鄉里常泛扁舟垂釣為樂至今號張公釣魚灣仕至都官郎案張先曾知虢州渝州鹿邑見梅宛陵詩

卒年八十九葬卞山多寶寺之右有文集一百卷唯樂府傳於世談志子文剛字常勝好學能文再舉進

士不第王臨川集張常勝墓誌後山叢談云子野無影世稱誦之號張三影陳振孫曰本朝有兩張先皆字子野其一博州人天聖三年進士歐陽公作

墓誌其一天聖八年進士則湖州人也二人名姓字皆同而又適同時不可不知齊唐字祖之山陰人唐開元中浙西觀察使辭之後少貧苦學應得書皆自寫誦過一二則不忘學識之博人罕過之郡從事魏庭堅聞士也謂唐曰今之士多不讀書唐曰幸公任意以几上書令唐一誦之如何庭堅以一秩開示乃文選頭陲寺記而唐誦不遺一字魏大驚服登天聖八年進士第嘗進龍韜勝略賦士大夫覽者皆震聳兩應制科祕閣皆首選兩對策皆在第一當塗忌其切直復排去遷著作佐郎知杭州富陽縣改祕書丞太常博士為南雄州簽判會

宋史翼 卷二十六 四

交趾進麒麟唐據史傳非之斥蠻人給中國眾服其博物以職方員外郎致仕初鑑湖東北有山巋然與會稽山禹廟相望最為山水奇偉之處唐命其山曰少微而下築馬熙寧七年卒年八十八有學苑精英三十卷少微集三十卷會稽續志

邵鍊丹陽人佚其字再舉不第養高邱園范仲淹守潤嘗薦之不報後數年王琪為守述仲淹意再薦之賜號冲素處士家有溪齋仲淹自潤移越道過之得唐人許鼎所撰祖先生墓誌於席間頗言賀監之異至越刻之祠堂後謫守睦州作嚴子陵祠堂記致書

唐人名姓字皆同而又適同時不可不知齊唐字祖之山陰人唐開元中浙西觀察使辭之後少貧苦學應得書皆自寫誦過一二則不忘學識之博人罕過之郡從事魏庭堅聞士也謂唐曰今之士多不讀書唐曰幸公任意以几上書令唐一誦之如何庭堅以一秩開示乃文選頭陲寺記而唐誦不遺一字魏大驚服登天聖八年進士第嘗進龍韜勝略賦士大夫覽者皆震聳兩應制科祕閣皆首選兩對策皆在第一當塗忌其切直復排去遷著作佐郎知杭州富陽縣改祕書丞太常博士為南雄州簽判會

宋史翼 卷二十六 四

交趾進麒麟唐據史傳非之斥蠻人給中國眾服其博物以職方員外郎致仕初鑑湖東北有山巋然與會稽山禹廟相望最為山水奇偉之處唐命其山曰少微而下築馬熙寧七年卒年八十八有學苑精英三十卷少微集三十卷會稽續志

邵鍊丹陽人佚其字再舉不第養高邱園范仲淹守潤嘗薦之不報後數年王琪為守述仲淹意再薦之賜號冲素處士家有溪齋仲淹自潤移越道過之得唐人許鼎所撰祖先生墓誌於席間頗言賀監之異至越刻之祠堂後謫守睦州作嚴子陵祠堂記致書



於鍊求篆有云謹奉短書於先生邵公足下今春與張侍御過丹陽約詣先生維舟水邊聞先生歸山所謂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惘然愧薄宦之不高暨抵桐廬郡有嚴陵釣臺思其人詠其風能使貧夫廉懦夫立有大功於名教築堂而祠之又爲之記念非託之以奇則不足傳後今先生篆高出四海或能枉神筆於片石則嚴子之風復千百年未泯其尊尚之如此以壽終

京口耆舊傳

強至字幾聖杭州吳山里人少有志節力學問吳俗喜嬉遊請謁至一切謝絕讀書屬文忘晝夜寒暑鄉

宋史翼

卷二十一十六

五

試爲舉首其賦傳四方慶歷六年登進士第遂悉破舊轍學古文尤積思於詩居官聽獄訟不視勢高下輕重竊究辨析平反甚眾居喪毀瘠過制其治終事一出已力不資於人最受知於韓琦琦罷政事鎮京兆徙鎮相魏常引至自助琦爲詩合賓客屬和至獨思致逸發不可追躡琦上奏及他書記皆至屬稿琦乞不徵青苗神宗問其奏曰此必強至之文也至有守一日琦行一事不關由簽聽至翌日自言不稱職力辭去琦謂小事故不相關至曰小事尙爾何況大事遂謝數日乃肯留琦數薦充館閣未及用而卒官

至祠部員外郎累贈金紫光祿大夫有文集二十卷曾鞏爲之序謂其文簡古不少貶以徇俗鞏弟肇其婿也嘗祭以文謂以文起家以行枕身崛起進士厥聲四馳歷試吏職民懷去思世以爲實錄子浚明淵明陟明皆登進士第淵明字隱季仕最顯贈資政殿學士

咸淳臨安志

韋驥字子駿錢塘人生而警敏年十有七以文謁王安石見其借箸賦大奇之曰吾行江南入吳越見文士唯子與董願行耳由是籍甚每一賦成學者傳誦皇祐五年登進士第累遷至屯田員外郎官制行改

宋史翼

卷二十一十六

六

朝奉郎主少府監簿元豐中遣使高麗選書狀官宰執以驥名聞召試牋啟驥辭不就元祐初詔近臣舉可任諸路使者韓維李常楊汲等皆薦驥擢利路運判移福建路年饑咸議請賑貸驥曰閩去京師往返數千里今民朝不及夕若上書待報是冠冕從容以救焚溺也乃檄州縣發廩而請違法之罪於朝全活甚眾聞盜阻險爲數州患官軍屢到吏畏怯爭言盜勢猛熾請招納驥曰閩盜狃於姑息熾者彭孫廖恩皆緣此列官於朝故姦民以怙山谷市凶慝爲得計若遵前軌是爲民稔患因處畫斬捕方略成就法部



內肅然召爲主客郎中久之出爲夔路憲知明州乞  
開提舉洞霄宮子壽隆以崇寧四年守衢迎驤就養  
卒焉年七十二驤秀眉冰骨樂易靜退孝友廉平文  
章藻麗一時推先後復以政事彰聞率德勵行有宿  
儒循吏之風將沒猶料理平生文稿示子孫曰吾志  
在此有文集二十卷賦二十卷壽隆至建炎初爲給  
事中次壽朋壽松壽卿壽成壽佐咸信臨安志引陳師錫撰墓誌繫年

章友直字伯益福建浦城人少卓越自放讀書通大  
旨不屑爲舉子業族人得象爲相欲以郊恩奏補謝  
宋史翼 卷二十六 七

去徧遊江淮嶺海間精音樂而書畫尤知名皇祐中  
用薦召試以疾辭已而詔太學篆石經廷臣復言友  
直篆法與李陽冰相上下再召赴闕友直即日泝淮  
及泗舍舟而徒至京師篆畢除將作監主簿固辭朝  
廷知其不願仕賜銀百兩絹百匹初友直來京師有  
從之學書者友直曰篆法不可驟爲平居必先能約  
束用筆輕重及熟於畫方運圓方可其人未甚解友  
直乃對之作方圓二圖皆一筆所成其麤細位置疏  
密分毫不差且語之曰子姑歸習之能進乎此則篆  
有餘用不必見吾可也其人大駭愕不敢復請友直

工作古文非止以字畫名世而世顧多重其字每得  
一幅爭珍藏之嘉祐七年卒年五十有七王臨川集參閱書  
晁仲衍字子長澶之清豐人今家開封之昭德坊資  
識敏悟方總角時已自如成人蚤夜抱書冊諷誦父  
母愛憐之又閱其素弱意不欲其苦之也亦陽從遊  
息夜潛起取燭或徹旦不寐益務記覽工辭章召試  
西掖賜進士第慶歷初通籍於朝適天子宴皇屬太  
清樓觀燈翠芳亭撫州進金山等皆一時盛事仲衍  
作爲歌頌以獻凡三錫詔美之侍祠南郊復奏頌極  
于褒讚上顧謂輔臣呂文靖等稱歎殊甚繼進文三

宋史翼 卷二十六 八

十軸後召試禁林充秘閣校理抗疏得懷守乘前政  
之敝專厲風節誅鋤豪強眾不敢犯法郡境有沁水  
創礮磴借水勢歲破麥數千斛以給榷酤先是掾吏  
苦出納道勞輒議均麥于民率眾力以供咸吁嗟不  
敢訴郡仲衍下車亟召掾吏曰太守所以便民也今  
掾吏顧勞民自便耶乃出教趣使復水利未幾轉運  
使移州以民租折供緡萬計已而又欲以他斂仲衍  
言歲饑民不可重困使者宜有以貸轉運使不聽仲  
衍愈持之卒寬民輸之半就除京東提刑懷人德仲  
衍逮其去也父老遮道攀車其判太常禮院時京師



有貓鼠同戲援唐崔祐甫故事請飭邊將以嚴武律  
間歲天子欲獵近郊有司豫治道設供帳久之詔蹕  
未行仲衍建白幸上早出畋有詔罷幸仲衍練達國  
朝典舊未嘗一日去書故博識無不該貫著文集二  
十卷章得象晏殊尤見獎許其賤記多出仲衍之文  
爲汴陽雜說一卷其言切于規喻又以唐白傅所撰  
事類集傳者寢舛乃參攷經史一以刊是之仍據舊  
目補攷摭新別爲三十卷曰事類後集又爲兩晉文  
類五十卷晚在山陽與侍讀錢明逸篇章寄酬凡數  
十百首曰河內唱和集又觀司馬遷班固范蔚宗所  
宋史翼 卷二十六 九

論其中或有可疑者因摘其失折衷其義作史論三

卷復取太史書采類其文章凡次成二十卷曰史記

文通皇祐五年卒年四十二 華陽集晁君墓誌

楊景略字康功治平二年擢進士第知壽州安豐縣

里豪有倚富冒法者以事召至庭下窮竟無罪得器

服擬上方事立實于法一邑爲之備慄縣當水衝歲

嘗病涉爲之巨橋往來者遂無患日爲楊公橋徙開

封府推官就遷判官方朝廷患獄瘡之弊景略以爲

護視不謹吏當繩之以法診治有瘳醫當勸之以賞

詔著爲令出提點兩浙刑獄嘗言太學有歲月之限

遠方寒士或以貧或以親老不趨期請州置學官如

太學法以便科舉元豐六年拜尙書右司郎中擢試

中書舍人避親嫌換龍圖待制知揚州移蘇州復徙

維揚元祐元年卒年四十七爲政嚴而不苛在郡公

私未嘗以一毫撓民故二州之政從容若無所事而

民自悅服至蘇未數月獄無繫者去之日吳人遮道

涕泣及卒揚人思之不已舉州爲之設屠齋又建祠

堂於龍興佛舍古所謂遺愛不是過也平居佔嗶之

外無他玩好常以讎校得失爲樂事所藏書萬餘卷

猶繕寫不輟又集周秦以來金石刻文至七十卷用

宋史翼 卷二十六 十

以考驗前史疏据與夫放逸之事文集十五卷西掖

草二卷奏議三卷執政年表一卷奉使句驢叢鈔十

二卷少林居士聞見錄十卷 蘇魏公集

鄧忠臣字慎思長沙人自號玉池先生熙寧二年進

士王珪門客也累官知衡陽縣大理丞元豐四年爲

開封府界提舉司管勾官奏言祥符縣鄧公鄉大壩

村有泉水民間飲之多能愈疾遂妄以李水子爲名

京師內外士庶軍營子弟轉相告言今日神見某處

明日神降某處傾動風俗結成朋社率斂財物奔赴

鄧公鄉欲與神立廟小人緣此易生姦心神民異業



不可不禁不報長編二以獻郊祀慶成賦及原廟詩

百韻擢秘書省正字元祐三年以韓川言通判瀛州

遷考功郎忠臣事母周以孝聞母卒護喪歸里飲食

起居哀慕之節皆應古禮有學行能文長于雜記嘗

註杜詩又留心晉史元祐中充注晉史官申省乞差

劉疇蘇象先王撫白時中充晉史檢校官為姚勗所

劾崇寧初權發遣汝州初范純仁薨諡曰忠宣忠臣

為謹議有曰每思捐身而獻策常願休兵而息民祇

知扶危而濟傾壺恤跋前而蹙後又曰方議言亂國

而明蔡確之無實洎彗黨投石而謂六防之可原嘗

宋史翼 卷二十六

眾人莫敢言之時在偏州無可用之地義形正色憤

激至誠非特救當世正人端士之網羅直欲戒後世

亂臣賊子之迷罔徇公忘己為國惜賢又曰父母之

國有時而去股肱之義於是或虧放之江湖忽如草

芥初蘭澤畔更甚屈原之忠占鵬坐隅已分賈生之

死又曰側席南望而挾浮雲之蔽趨節東歸而詠零

雨之濛又曰法座想見其風采詔書相望於道塗元

年十二月臣僚上言純仁諡已追奪定議之博士覆

議之郎官各罰銅十斤忠臣坐是罷為管幹南京鴻

慶宮三年添入黨籍後贈直秘閣著有玉池集書錄

參湘陰縣志能改齋漫錄通鑑長編墨莊漫錄

華鎮宇安仁會稽人登元豐二年進士第官至朝奉

大夫鎮好學博古工於詩文一時名人宗師多稱道

之嘗為會稽覽古詩凡百餘篇山川人物上自虞夏

至於五季爰暨國朝苟可傳者皆序而詠歌之歷按

史策旁攷傳記以及稗官瑣語之所載咸見採摭富

崧卿稱其詞格清麗與寄深婉是以垂觀來者子初

平登大觀三年第為太常博士討論典故據經考古

無所阿附靖康初爭金人尊號貽怒當塗及都城失

守二聖北狩初平竟以憂憤而卒會稽續志

宋史翼 卷二十六

謝逸字無逸臨川人自號溪堂少孤博學工文辭探

履峻潔再舉進士不第黃庭堅嘗曰使斯人在館閣

當不減晁張李商老謂其文步趨劉向韓愈所著書

有春秋廣微樵談溪堂集其他詩啟碑志雜論數百

篇淳熙中繪像祠於郡學江西通志

逸弟適字幼槃自號竹友嘗為漕司首薦省闈報罷

以琴奕詩酒自娛詩文不亞其兄時稱二謝呂本中

云無逸似康樂幼槃似元暉又云二謝修身勵行在

崇觀間無所汙染不獨以文見稱著有竹友集十卷

江西通志



何去非字正通福建浦城人累舉進士不第元豐五年以特奏名廷試考官曾鞏奏有累舉之士一人所論用兵之要非通儒碩學不能及神宗覽而異之後數日神宗御集英殿賜第乃得去非名卽引對殿陛問曰昔嘗遊邊乎對曰臣生長閩粵每恨未識邊防制度又問何以知兵對曰臣聞文武一道古之儒者未嘗不知兵神宗喜顧宰執優與之官或奏宜授武職使效所言除右班殿直武學教授使校兵法七書書成奏御得旨褒賞官制行改武學博士遷左侍禁元祐四年翰林學士蘇軾狀奏去非在武學今已八年臣嘗見其著述材力有餘識度高遠所論歷代廢

宋史翼

卷二十六

三

興成敗出入意表雖喜論兵然本儒者不樂爲武吏欲望聖恩特與換一文資令充太學博士以率勵學者詔加承事郎歲餘出爲徐州教授軾復奏州學教授比於博士乃似左遷恐朝廷不見去非文章無以較量其人臣謹繕寫去非所著備論二十八篇附遞進上乞降付三省執政考覽如臣言不謬望除一館職非獨收羅逸才風曉士類亦以彰先帝知人之明不報秩滿知杭州富陽縣收課爲一道最厯通判廬州卒年七十有三去非廉勁蹕悍於書莫不通曉軾

每稱其筆勢雄健得楚漢閒風力其所論撰雜之軾集中人亦不能辨也

福建通志

黃裳字冕仲福建南劍州人未第時嘗作遊仙記傳於京師神宗覽而愛之元豐五年禮部奏進士有裳名及進讀廷試策凡在前列者皆不稱旨令求裳卷至第五甲始見神宗曰此乃狀元也擢爲第一考官以高下失實皆罰銅紹聖末權兵部侍郎元符二年兼權吏部侍郎徽宗卽位累轉工部禮部侍郎求外補未行留爲禮部尙書會朝廷議推太學三舍法於天下裳謂宜近不宜遠宜少不宜老宜富不宜貧不

宋史翼

卷二十六

四

如遵祖宗科舉之制不聽久之句祠提舉杭州洞霄宮政和四年以龍圖閣直學士起知福州宣和七年進端明殿學士再領宮祠自號紫玄翁建炎二年乞致仕轉正議大夫卒年八十有七裳在政和間嘗言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備豫不虞古之善教天下無事而爲有事之備則可以坐享太平又言雄州弓箭手趨捷勇健北敵畏憚請增額選募分屯邊郡又言東南城池頽毀無戰守具萬一姦人竊發懼無以制其後方臘作亂連陷州縣金人叛盟長驅深入悉如所論人以裳言不見用而老於州郡爲可惜也著



有演山集六十卷 演山集參閱書

李彭字商老南康建昌人祖常宋史有傳彭詩文富

瞻宏博鍊錘精研句多警江西詩派居第九在韓駒

之次集中多與蘇軾黃庭堅呂本中陳師道張耒何

頤徐俯韓駒蘇庠謝邁相唱和時蘇庠居廬山以琴

書自娛與彭齊名時稱蘇李著有日涉園集 書錄解題

龍漫錄曰 字有鍾王之風自言法右軍之瞻麗用魯

公之氣骨獵奇峭于誠懸體韻度于凝式灌園修水

之上筆畫一出人爭傳寶 書史會要參石門文字禪

馮正符字信道遂寧人其父堯民字希元為鄉先生

宋史異 卷二十六

正符學于安逸處士何羣三上禮部不第教授梓遂

問閉戶十年著春秋得法忘例論凡三十卷及詩易

論語解蜀守何邾首以其春秋論上之熙寧九年用

御史鄧綰薦召試舍人院賜同進士出身授蜀州晉

原主簿鄧綰尋被謫正符坐附會奪官歸時王安石

不喜春秋而正符所著於春秋特詳其書首辨王魯

素王之說及杜預三體五例何休三科九旨之怪妄

穿鑿其說務通經旨不事浮詞皆正論也 遂寧志

王令字逢原祖居魏之元城叔祖父乙居廣陵令幼

育於乙遂為廣陵人年十數歲晝從羣兒嬉夜讀誦

書往往達旦不眠未嘗從師為辭章即雄偉老成稍

長倜儻不羈束周鄉里之急為不義者面加毀折無

所避人皆畏而服之里人滿執中謹厚人也一日責

令所為非是令因自悔更閉門讀書久之所得益闕

深乃作竹賦以自廣其姊寡居貧無以自存乃聚徒

天長教其孤兒如己子已而積薪之中得芝一葉著

藏芝賦王安石赴召道由淮南令赴南山之田詩安

石見之期其才可與其功業於天下因妻以其夫人

之女弟既而徙高郵太守邵某延請主學令辭不獲

已彊應之尋亦辭去邵為部使者以其節行聞於朝

宋史異 卷二十六

廷不報令既喜退隱思江南山水之勝乃居潤賦江

上山中之詞居頃之熟於潤之山水道里著遊山記

以寓其意居無何以江陰幽僻乃遷江陰江陰地下

濕苦足疾後居常州而終婦吳歸令一年而寡歸廣

陵治田桑布素以待盡其趨操議論說者謂宜為令

婦也著有王令集二十卷廣陵文集六卷論語注十

卷孟子講義五卷 劉發廣陵先生傳宋史藝文志

袁百之字必強其先許人後徙雍邱少奇穎登進士

第調都曹歷縣令遷幕府以選再為州教授天性孝

愛已壯猶嬉戲親側如兒時仕宦常擇比近率五日



一通訊過期皇皇不能以日母喪哀毀勺飲不入口  
三日爲人美風致夷然蕭散善談笑博學軼於文辭  
嘗讀董生仕不遇賦歎曰命在天不遇其何憂道在  
我奚往而不可樂又方以天下爲憂安知遇之非憂  
方自樂其樂安知不遇之非樂迺作樂不遇賦其辭  
類騷眉山蘇公見之笑曰不見此作久矣平居恂恂  
需緩至遇事侃然不爲散轍逢州遞卒盜貨所護錢  
當死百之爲掾讞之曰錢委窮卒實誨之盜乃與寇  
同抵罪死非法意州不聽固爭且曰終不以一官易  
七人者命竟論減死其後坐失出免官元祐六年卒  
宋史翼 學易集袁 卷二十六 七  
年四十四 君墓誌

官紹聖三年卒存蚤遊太學研經以考道觀史以究  
治亂之變搖毫頃刻數千言文學錡一時文集二十  
卷行世 江西通志  
林慮字德祖長州人慮少穎悟絕人能傳父祖業伯  
父希嘗獲古鏡背有龍朔二字慮從旁曰是非唐大  
帝時物乎希奇之曰是兒眉過於目當復以文名可  
繼其祖矣遂以德祖字之既長益刻苦自淬厲故其  
學早成登紹聖四年進士第除潤州教授入爲太學  
錄復教授常州常號多士籍於學者千餘人時方以  
三舍取士乃身爲勸率從者風靡大觀三年廷試常  
士預選者五十三人上賜詔曰進賢受上賞知州教  
授特轉一官慮由奉議郎改宣德郎知州徐申於學  
南立進賢坊榮賜亭以侈之在職六年學者信服遷  
揚州教授擢河北西路提舉學事陸對日上首以久  
歷師儒顧問甚渥且使徧行所部推廣風旨慮頓首  
奉詔因請加鄉究二國公謚復捐公解菜圃歸於學  
除開封府左司錄以府尹不之禮上章請老夜自書  
牘旦報可家人無知者即日束裝出國門士大夫奔  
走出錢皆不及既歸杜門一室不入州縣無一言及  
時事爲人強敏有志操自六經諸子而下錯綜貫穿



無不記誦為文章捉筆數百言閱易敷暢初若不經  
意然論辨研覈皆有抵宿晚好浮屠說不肉食者十  
四年始疾即不呼醫逮卒弗亂年六十六所居大雲  
坊自號大雲翁盧志

商倚淄川人元祐八年官太學博士與張文潛晁無  
咎鄧忠臣相唱和紹聖四年為秘書省校書郎通判  
保州建中靖國元年為殿中侍御史九月上書曰

朋黨之論不朝廷患臣不敢  
之變為今日戒臣竊觀紹聖元符間

朋黨之作豈朝廷所欲為哉亦有傾危變計之  
宋史翼 卷二十六 九

士以飛箝掉閭術奔走一二權臣之陳謀獻計

以意求合務希寵利遂使縉紳之禍年朝廷而班

列為之一空五六年間海內多故君無間暇之日

此陛下所親見也伏自陛下即位以來治尚簡靜以

與天下休息更革庶事唯務便安選用羣臣不問新

舊任賢以勿貳去邪以勿疑由是朋之論不攻而

自判天下士大夫始得安枕而寢明詔以謂為

政取人無彼時此時之別又以建中靖國元年為紀

年之號則陛下切於致治之意蓋矣然臣竊聞

近士人中或有乘時射利之徒伺候府第出入權門

或巧締讒言以中人或妄生虛譽以舉類或倡異同  
之論以潛惑上聽或騰反覆之說以陰動柄臣或執

異見欲以混淆人物之正邪或騁曲辯欲以變更朝

廷之好惡假浮譏以奪正任私意以亂公轉是作非

駕虛為實豈願紛紜之言唯期附以進身黨與

漸成必壞風俗不行禁飭曷底陛下聽覽

之際聖慮先及仍詔中書門下特行陛下聽覽

朝堂庶以少慰中外士大夫危疑之心知朝廷深惡

之使善人君子可以存立則大中之道何患

不建唯陛下察之崇寧三年入黨籍通長編參

宋史翼 卷二十六 三

本末諸臣奏議

曾紆字公衮號空青世家撫之南豐丞相布之第四

子也年十三伯父鞏授以韓愈詩文學益進以父任

為承務郎除太常寺主簿左司諫江公望薦紆累數

百言不敢以宰相子為嫌布免相言者指紆嘗夜過

韓儀公家議復瑤華事且受父客金入元祐黨籍竄

永州會赦復承奉郎監潭州南嶽廟簽書甯國軍節

度判官通判鎮江府會淮南漕渠不通泗楚州連數

守罷發運使陳亨伯密奏移知楚州紆因荒政役饑

民渠通而民活者不可勝計因加直秘閣移秀州未



幾提舉京畿常平江南東路轉運判官陞副使罷歸  
主管南京鴻慶宮屏居湖州建炎三年苗傅劉正彥  
反呂頤浩張浚檄諸州勤王檄至湖州守梁端會士  
大夫謀之眾未及言紆奮然曰逆順明甚出師無可  
疑者數日苗傅來取兵紆請端械繫使者毋令還高  
宗反正御史張守白發其忠除直顯謨閣江南東路  
轉運副使盜孫誠等暴誘屬邑一方騷然紆作聖旨  
招安單舸見之諭以禍福誠等望風迎拜紆上書請  
矯制罪上廉而釋之未幾隆祐皇后崩監護使李回  
辟為修奉議者欲爾園陵紆曰上不日恢復中原奉  
宋史翼 卷二十六 三

黃策字子虛蘇州人九歲能屬文嘗追和梁昭明所  
選詩持見蘇軾軾曰子異時必以文顯弱冠擢第歷  
雍邱主簿齊州教授元符末詔中外言事時昭慈聖  
獻皇后既復位號而典冊未有盡正者策引古誼上  
書甚切蔡京深銜之崇寧初入黨籍邪上尤甚第二  
十八人羈管登州會赦還後為發運司屬官斥賣京  
家賁得京草復元祐皇后制所錄上皇聖語親劄副  
本上進見神宗悔悟之心欽聖詔復之旨隆祐誣抑  
之由由是京主並后以遂復廢之姦益明建炎中追  
錄黨人除直秘閣通判嚴州初欽宗在青宮時聞策  
宋史翼 卷二十六 三  
名大書隨緣堂三字以賜因自號隨緣居士姑蘇志卷四十九  
紹興二年卒汪文定集黃師聖墓誌  
王鞏字定國莘縣人父素宋史有傳鞏篤學力文志  
節甚堅練達世務彊力敢言吳充馮京器其為人東坡集  
集上書言事多切時病京薦于上王安石沮之老坡  
城集鞏官大理評事熙寧八年坐見徐革言涉不順  
而不告追兩官勒停長編二百六十二尋為秘書省正字九  
年坐借趙居兵書追兩官勒停元豐二年敘復太常  
博士坐與蘇軾交通受誘訕文字不繳又受王誅金  
謫監賓州鹽酒稅通鑑一子死貶所一子死于家東坡



序 鞏安患難不戚于懷初王氏父子以經術得幸下  
 其書于太學凡置博士試弟子皆以新書從事不合  
 者黜之鞏處放逐秦少游論更刻苦讀諸經頗立訓  
 傳以示意山谷成論語註十卷自信不惑成一家之  
 言請閭門奏上之三年歸來秦少游序氣益剛實劉摯日  
編四百言事如故樂城司馬光喜之待以國士東坡  
五十九元祐元年長編言之朝廷擢宗正寺丞樂城疏論宗室  
 疎遠者不當稱皇伯皇叔言者撫其疏指為離間宗  
 室除揚州通判長編二百九十在任皎皎府賴以治  
 更謝景溫王安禮二守皆相喜因有少年之過代還  
 宋史翼 卷二十六 三  
 四年除知海州不滿意呂大防愛其才改知密州到  
 官數月言者交攻罷歸因恩例乞得管勾太平觀劉  
日五年起判登聞鼓院朱光庭言未協公議詔別差  
遣長編四百謝景溫薦其有政事才通判揚州在官  
無過四百四蘇轍言鞏之所長人所難能所短或少  
 年所不免乞加錄用六年除知宿州四百五安鼎姚  
 勛論鞏在揚州日交通州吏馬守珍踰違公事詔罷  
 新命依舊管勾太平觀長編四百改朝奉郎管勾鴻  
 慶宮紹聖初為榮州簽判長編五百四鞏跌蕩傲世  
 好臧否人物其口可畏以是頗不容於人劉摯每除

官輒為言者所論故終不顯宋元符元年坐元祐中  
 及元豐末累上書議論朝政欲盡變先朝法度追毀  
 出身以來告敕除名勒停送全州編管徽宗立復朝  
 散郎崇寧元年送吏部與合入差遣入黨籍長編參  
本鞏生長富貴所好皆老書生事山谷長于詩宋東  
 坡歎為不及墨莊他文章不守近儒繩尺欲以雄長  
 一時山谷集 小草有高韻宋書 著有論語注十卷聞見  
 近錄一卷甲申雜記一卷隨手雜錄一卷

宋史翼 卷二十六 三

宋史翼卷二十六終  
 男樹 校字



宋史翼卷二十七

續纂要

列傳第二十七

文苑二

洪朋 洪炎 高茂華

雍孝聞 慕容彥逢 孫綸 于世封 正封

毛滂 林宋卿 葉廷珪

朱翌 傅崧卿 徐兢

王洋 董道 子棻 黃次山

王昇 任申先 康與之

宋史翼 卷二十七

鄭厚 王銍 畢良史

周紫芝

洪朋字龜父南昌人父民師為石州司法參軍性孝以毀卒朋幼孤受業於祖母文成君李氏手不釋書落筆成文尤長於詩舅黃庭堅嘗謂龜父筆力扛鼎異日不患無聞兩貢禮部不遇早卒遺稿有清非集

江西通志

洪炎字玉父與兄朋弟芻羽俱以文詞名世號四洪舉進士為穀城令坐以兄弟罹元祐黨同貶復復知穎上譙縣並有循政累官著作郎祕書少監高宗初

召為中書舍人時方倥傯除目填委炎操筆立成訓

詞典雅同列歎服有西渡集嘗編列仙隱儒事蹟三

卷號塵外記又手錄雜家小說行於世 南昌舊志

高茂華字秀實元氏人祖化始徙祥符茂華人物高

遠有出塵之姿其為文稱是嘗和呂本中高郵道中

詩有中塗留眼占星聚一夕披顏覺霧收之句與曾

元嗣續關止叔沼呂本中居仁韓子蒼駒顏平仲岐

饒德操節為十友崇寧元年臣僚上言布與韓忠彥

李清臣交近為私結為死黨使其子壻吳則禮外甥

高茂華往來計議共成元祐之黨崇寧三年入黨籍

宋史翼 卷二十七

五年敘復承議郎 長編參紀事本末庚溪詩話雜助集高且墓誌

雍孝聞四川閬州人元符末有聲太學學者推重之

崇寧初省試第一殿試策中方詆二蔡及時政未便

者徽宗大怒減死竄海外宣和末上思其忠批云雍

孝聞昨以上書致罹刑辟忠誠可嘉特開落過犯授

修武郎閩門宣贊舍人命殞而孝聞死 揮塵前錄

慕容彥逢字叔遇常州宜興人六歲默識彊記讀書

一再還輒不忘有異人語其父曰是兒手有從理足

有二黑子他日必貴視之信然元祐二年進士調主

池州銅陵簿遷知鄂州崇陽縣紹聖二年中宏詞科



改越州州學教授刊印三史警校精審遂為善本四方士大夫爭購求之元符元年遷太學博士崇寧初賜對便殿言邇來學者程文往往尚浮靡吟經術願詔有司凡選擇務先理教後文采詭僻不韻者黜之詔從其請除秘書省校書郎三遷至左司諫章數十上後言執政蔡京當去上亟罷之論議堅正風望隱然擢中書舍人大觀元年春除尚書兵部侍郎蔡京復言官希京意誣以他事劾之遂力請外出知汝州政和元年復以吏部郎召明年擢刑部尚書七年卒年五十二諡逢友愛三弟甚至講習琢磨以身率之

**宋史翼** 卷二十七

皆有名冠賞不先與子必徧遠同氣飲食衣服必均絕甘分少迨貴猶然暫不見即惘惘若有所失太常議謚法曰德美才修曰文能善兄弟曰友謚曰文友幼嗜學問晚節益篤藏書數萬卷朝夕繙閱經史諸子靡不洽通故發為詞章雅麗簡古無世俗氣尤長於辭令典嚴溫厚褒貶無溢言詔命或叢委操筆立成每一篇出多士口傳上尤愛其文以為有古風往往摘訓辭之善者稱賞之有文集二十卷外制二十卷內制十卷奏議五卷講解五卷孫綸清照中知象州搜訪于兵火之後編為摘文堂集三十卷集附墓

志

于世封正封浦江人皆舉進士世封能暗記六經三史正封尤以博洽自負每兄弟論辨旁引曲證各歷誦全文一字不遺人號為雙壁初世封善屬文頃刻數千言縱橫變通無不如意自以為所向無敵及同正封見歐陽脩脩不然之世封慚修因授以為文之道世封之學於是益進晚乃著易書詩傳四十卷正封著春秋三傳是非說二十卷正封善正書酷類顏真卿世多傳之補陽人物記

毛滂字澤民江山人元祐中為杭州法曹東坡為守

**宋史翼** 卷二十七

對坡語客曰郡僚有詞人而不及知某之罪也翼日折簡追還留連數月滂因此得名官至祠部員外郎知秀州有東堂集衢州府志

林宋卿字朝彥福建仙遊人崇寧五年由舍選登進士第授睦親北宅宗學博士召試秘書省正字歷官翰林權直宏治興化府志云權直翰林學士院案宋史職官志凡他官入院未除學士謂之直院學士俱闕他官暫行院中文書謂之權直淳熙五年議者以翰林乃應奉之所非專掌制誥之地更為學士院權直據此則徽宗朝權直不帶學士院王邁羅軒集跋林學士宋卿帖稱學士者蓋邁以南渡後官銜稱宋卿非其實也出知茶州時邊臣多以拓土蒙賞邁南



帥司奏開溪費州南通辰沅西抵瀘戎置一州二縣

夔梓二路聽其節制溪州志治興化府志作溪費州

八閩通志闕書皆同致楊龜山

文集向子韶墓誌云瀘南帥劉亞夫用夷再萬更議

請開溪州路即此事也唐有費州其地在涪州間宋

時州廢正屬夔州路溪州或與費州故址相近亦示

可知然以子韶墓誌證之則當時所議開者惟溪州

也

宋卿上疏反覆數千言大略謂溪州與搖夷比鄰

遠行檢踏恐夷人疑惑別生事端得其地不足耕得

其民不足治若不杜望其源則邀功起釁者眾豈不

斷喪六十州生民命脈微宗覽疏惻然詔罷其役以

宋卿兼提舉夔州潼川府路兵馬都監仍知恭州宋

卿嘗從將參揚時學及是時聞之曰朝彥真百鍊鋼

宋史翼 卷二十七 五

也未幾思州納土夷官田祐恭與弟祐祥為怨家告

密提刑使者欲置極典朝命宋卿識其獄宋卿至察

其註誤者釋之以事關邊防乞從末減奏至徽宗大

喜時尚書省劄下夔州路斂十萬緡充燕山軍需宋

卿上言保障薩絲當權輕重夔門至隘人心易搖末

產下戶當為蠲削事遂寢復奏蠲恭民俗違自受俸

外非祿令所著者一介不取家繪生祠奉之靖康中

為言者所讒銜替僑寓涪陵之韓亭日與士大夫唱

酬歌詠以自適涪人以宋卿才學出處與黃魯直相

先後因號為小涪建炎二年涪守王擇仁薦宋卿學

識純正氣節剛方可備中興任使河北帥臣奏兵興

機密帥幕參謀以儒知兵以節全城無出宋卿右者

得旨差充湖南安撫司參議紹興五年張浚以尚書

右僕射都督諸路軍馬宋卿條湖北事宜及兵籌五

利等事浚還朝首薦之宋卿二祠歸里未幾卒官終

朝請大夫宋卿登第後娶福清鄭俠孫女所得匱資

盡斥之以贖寒賤出京者人歎其高誼嘗西歸道出

通州與同年廖剛語陳瓘曰頭項直宋卿言下領悟

故立朝行已多進退以風節著福建通志

葉廷珪三詞賦意臨寧人政和五年進士除武昌

宋史翼 卷二十七 六

丞時方興燕山之役廷珪資餉饋運不失轉知德興

縣張邦昌偽詔至不拜後知福清縣民困鬻鹽廷珪

請增鹽錢又採煮鹽法言作圖及書州縣遵用之紹

興中召為太常寺丞遷兵部郎中福建通志參

年轉對言此者專尚文德天下靡靡無事然芸省書

籍未富切見閩中不經凌敗之郡士大夫藏書之家

宛如平時如興化之方應彰之吳所藏尤富悉其善

本望陛下逐州搜訪抄錄從之要錄一百 議論與秦

檜忤萬姓統譜十八年秋以左朝請大夫知泉州鎮靜不

擾後移漳州奉祠歸廷珪童時知嗜書宦游四十餘



年未嘗一日釋卷食以飴口怠以為枕雖老而不衰  
 每聞士大夫家有異書無不借借無不讀讀無不終  
 篇嘗作數十大冊擇其可用者手抄之名曰海錄其  
 文多成片段者曰海錄雜事其細碎如竹頭木屑者  
 為海錄碎事其未知故事所出者曰海錄未見事其  
 事物興造之原曰海錄事始其詩人佳句為前輩稱  
 道者曰海錄警句圖其有事迹著見作詩之由者為  
 海錄本事詩海錄碎事自序其詩老而益工未嘗一日不作  
 用事精當寓意清高置于唐人詩集中幾不能辨吏  
 部郎朱喬年喜稱其詩河陽傅自得寓泉州與之往  
 宋史翼 卷二十七 七  
 還見輒論詩傳自名重當時陳俊卿黃祖舜鄭丙皆  
 出其門萬姓統譜  
 朱翌字新仲鄞縣人自號澗山居士漢桐鄉晉夫邑  
 之後世家安慶之懷甯晚卜居於鄞父載上司農卿  
 嘗從蘇軾黃庭堅遊翌為學淵源出晁說之著作有  
 元祐遺風政和八年年二十三以太學生賜第初任  
 溧水主簿為江甯王彥昭幕官高宗南渡為祕書監  
 屬建大學載韓厥於祀典皆翌發之預修徽宗實錄  
 時范冲領史局翌以文詞進剛潤功居多高宗屢獎  
 之歷官中書舍人文采聲華傾動一時在朝敢言事

嘗奏論信夷狄太堅待虜使太厚排眾論太切姑息  
 諸將太深待大臣太嚴立志太弱素檜相逐趙鼎翌  
 以鼎黨貶韶州斥久窮極益自刻苦倡明理學粵東  
 化之在韶十九年名山勝景遊覽殆遍詩益老文益  
 奇遂以名家起知嚴州甯國平江三郡當初起時朝  
 廷憫其饑寒計貶所衣俸悉與之其在平江擗節浮  
 費積緡錢四十萬尋奉祠歸高宗視師江上後守獻  
 翌積錢有詔嘉獎起知太平潭泉三州皆不赴家居  
 食指甚繁往往炊烟不繼性又好賓客因作信天緣  
 堂以寄意為文記之示子孫又嘗言人生壽夭不齊  
 宋史翼 卷二十七 八  
 姑以七十為率十歲為兒童父母膝下乳哺衣食以  
 須成立其名曰生計二十為丈夫骨強志堅問津名  
 利之場意在千里其名曰身計三十至四十四日夜注  
 思擇利而行位欲高財欲厚門欲大子孫欲盛其名  
 曰家計五十之年心怠力疲俯仰世間智術用盡過  
 隙之駒不留當隨緣任運息念休心善刀而藏如鷄  
 作繭其名曰老計六十以往甲子一周夕陽銜山倏  
 爾就木內觀一心要使絲毫無憾其名曰死計翌每  
 以此語人翌飽諳世故晚歲見道號省事老人乾道  
 三年卒年七十一將終自識其墓官至數文閣待制



累贈少師子軼類斐遺稿周必大序之論其詩如杜牧之而出處亦相類云軼字叔止慶元三年官贛州通守嘉泰間知南劍州奉祠寶慶四明志參元祐四

明志周必大平園類稿

傳松卿字子駿山陰人省試第一擢甲科除辟雍正

改婺州州學教授遷國子正充校正御前文籍以憂

去職服除召為考功員外郎兼太子舍人方士林靈

素得幸造符書號神霄錄自三公輔臣以下皆從靈

素師授松卿與曾幾獨不行被謫出為鄂州蒲圻縣

丞高宗初除知太平州數日罷久之召為中書門下

省檢正諸房公事詔問羣臣居建康與趙鼎岳吳越

孰便松卿以建康古建國宜定基本以濟中興為對

虜渡江上自越將幸四明松卿殿對願得乘障盡死

乃以為浙東及衢信州防邊使明年罷防邊使除直

龍圖閣知越州上自永嘉還越供億用度松卿乞悉

從蠲減雖中旨有不便輒執奏皆賜可改知婺州召

拜秘書監兼權戶部侍郎尋除宣諭淮南東路左僕

射呂頤浩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松卿以敵敵閣待

制充參謀官頤浩還行在以松卿管都督事尋權知

建康府有言使淮南日奏事失實降秩提舉洪州王

隆觀頤浩安撫荆湖更辟參謀官詔復集英殿修撰

固辭不拜久之召為中書舍人詔以強敵入寇將親

撫六師松卿入對言留都管鑰旁郡輔翼當及變與

未發亟圖之庶無後慮上稱善進給事中兼史館御

史常同論其懷姦如王安石罷歸松卿謂鄉人曰王

公名世大儒言者以僕比之但有媿耳怡然不少動

松卿自國家多事常慷慨欲以功名自見與客言及

國事輒憤訥或至流涕覽鏡見齒髮衰喏曰吾遂

無以報國家而死乎在上前論議尤感激未及大用

而卒時人惜之有樵風溪堂集六十卷奏議十五卷

宋史翼 卷二十七

徐兢字明叔又號自信居士和州歷陽人後遷長洲

幼穎異不羣年十八入太學以父直祕閣閔中任補

通州司刑曹事辟入院治司幕攝知雍邱事民服其

化獄訟衰止京西使者以佞倖進遣逃卒二百輩築

室邑中肆為盜暴一邑大擾兢捕治之使者託上冢

得旨抵邑縱其徒鼓噪入獄盡解所縛兢曰位無高

卑遵三尺法奉天子均也密掩其室復得凶黨聞于

所屬置之法治譽著聞移攝原武縣時有挾其弟貴

勢者威震郡邑檄邑治市安後至與慢令者兢疏其



害聞諸朝願以身贖無辜鄭瑛謂同列曰使君令  
 如徐兢天下其有不治乎宣和六年高麗入貢以兢  
 為國信使提轄官隨路允迪報聘撰高麗圖經四十  
 卷上之徽宗覽書大悅召對便殿賜出身擢大宗丞  
 兼管書學以篆名家自署曰保大騎省世家遷刑部  
 員外郎以時相冊免坐親嫌謫監池州永豐監起除  
 沿江制司參議奉祠吳中治園數十畝名洗硯池幽  
 勝聞江南紹興二十五年卒年六十三兢文詞警敏  
 下筆不能自休尤長于詩過西楚霸王廟留二十八  
 字韓駒長之三變人不可指筆矣畫入神品山水人  
 宗史異 卷二十七 十一  
 物皆冠絕人謂競為名後身初弱中命競題成室  
 墓碑不能成禱于佛天殿若心經書畫之三寶字見  
 風幡飛動因悟體勢自此擅天下重名徽宗尤所愛  
 賞召至禁中命書進德修業四字字長丈許至業字  
 特出奇變行筆之敘留中最後落修勁端直如圓石  
 陸千仞上駭異稱善張孝伯作  
 公行狀  
 王洋字元渤世陽人宣和六年進士紹興五年以修  
 職郎召試館職六月除秘書省正字二年正月除校  
 書郎五月除吏部員外郎尋守起居舍人二年十月  
 詔羣臣條缺失洋請官五代九國子孫上以洋姑應

詔旨言無可取降一官旋坐草方閣張綱改官制詞  
 溢美罷為直徽猷閣主管台州崇道觀十一年起知  
 邵武軍奏言近蒙恩詔貧乏之家生男女不能養贍  
 者人於免役寬剩錢內制四千可謂仁德甚厚矣然  
 免役寬剩州縣所收甚微勢不可久乞鄉村之人無  
 問貧富凡孕婦五月即經保申縣專委縣丞注籍其  
 夫免雜色差役一年候生子日無問男女第三等已  
 下給義倉米一斛縣丞給食錢十千專掌附籍所掌  
 萬戶已上歲及千人便與改官蓋義倉米本不出糶  
 今州郡尚有紅腐去處二郡歲發萬斛可活萬人通  
 宗史異 卷二十七 十二  
 數路計之不知所活其幾何也又縣尉終任獲強盜  
 七人便許改官今使縣丞終任活一二十千人俾之改  
 官亦豈為過又義倉之米若有不繼逐年隨苗量添  
 升斗積活民民自樂從再三審度實可經久繁年要  
 錄一百  
 三十 從之有袁氏者夫死詣庭投牒丐他適見袁經  
 之下紅裳微露且無戚容械訊之乃毒死其夫問如  
 律福建  
 通志旋移知吉州下車首以禮幣邀王庭珪虛正  
 堂延訪政事即學宮聽講經一時士大夫多為歌詩  
 以紀其盛移饒州洪忠宣為秦檜所忌無敢過其居  
 者洋獨修舍蓋故事通判州事李勤與洋積不相



能許忠宣有欺世處語洋與聞之坐是十五年罷為直徽猷閣主管台州崇道觀寓居信州上澆之南池有荷花水木之勝因號王南池關宴坐一室號半僧寮與呂本中曾幾相唱和善詩著有文集三十卷紹興二十三年卒繫年要錄參周益公文集王右司文王庭珪墓誌集序翻泉日記江西通志胡澹庵集

董道字彥遠山東東平人徽宗時官校書郎蔡居安會館職食瓜令坐上徵瓜字居安所徵為優欲畢彥遠連徵數事皆所未聞悉有依據後數日補外王明清塵前靖康中為國子監祭酒建炎元年四月率諸生

宋史翼 卷二十七

十三

至南京勸進除宗正少卿二年五月除江東提刑旋召為中書舍人充徽猷閣待制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著有廣川易學廣川詩學廣川書跋畫跋藏書志直齋書錄解題及卷三吳感論語續等書

子蔡字令升宣和中官鎮江府學教授丹徒人李迎高尙不出蔡白太守虞奕訪之嘉定鎮江志紹興初累官

提點廣西刑獄公事時高登為賀州富川簿蔡聞其名檄兼賀州學事宋史高登傳三年十二月廣南宣諭使

明棠奏蔡公正奉法特立不羣廣西州縣姦貪成風其間能循守吏所恃以安職者蔡一人而已紹興四

年以趙鼎薦擢吏部員外郎奏言仰惟太祖皇帝受天明命削平僭亂混一區宇建萬世不拔之基垂子孫無窮之祚即功德所起則有同乎周之后稷乃若因時特起之蹟則無異乎漢之高帝魏晉而下莫可擬論是宜郊祀以配上帝裕享以居東鄉之尊傳千萬世而不易者也國初稽前代追崇之典上及四世故於祫享用魏晉故事虛東鄉之位逮至仁宗皇帝嘉祐四年親行祫享之禮嘗詔有司詳議太祖皇帝東鄉用昭正統之緒當時在廷多洪儒碩學僉謂自古必以受命之祖乃居東鄉之位本朝太祖方受命宋史翼 卷二十七 十四

之君若論七廟之次有僖祖以降四廟在上當時大貽止列昭穆而虛東鄉蓋終不敢以非受命之祖而居之允協禮經暨熙寧之初僖祖以世次當祫禮官韓維等據經有請援證明白適王安石用事奮其臆說務以勢勝乃俾章衡建議尊僖祖為始祖羣居東鄉神宗皇帝初未以為然委曲訪問安石乃謂推太祖之孝心固欲尊宣祖自宣祖而上孝心宜無以異則尊僖祖必當祖宗神靈之意神宗皇帝意猶未決博詢大臣故馮京奏謂士大夫以太祖不得東鄉為恨安石肆言以折之已又欲罷太祖郊配神宗以太



祖開基受命不許安石終不然之乃曰本朝配天之禮不合禮經以此事未害逆順大倫姑未暇釐正一時有識之士莫敢與辨元祐之初翼祖既祧正合典禮至於崇寧宣祖當祧適蔡京用事一遵安石之術乃建議請立九廟自我作古其已祧翼祖及當祧宣祖並即循舊沿至今太祖皇帝尚居第四室遇大禘處昭穆之列識者恨焉臣竊謂王者奉先與臣庶異必合天下之公願垂萬世之宏規匪容私意於其間祖功宗德之外親盡迭毀禮之必然自古蓋未有功隆創業為一代之太祖而列序於昭穆之次者也亦宋史翼 卷二十七 十六

宋有非受命而追之祖居東鄉之尊歷百代而遷者豈是正闕遠以契天人之望理固有待陛下孝通神明治法祖宗光紹丕圖中興聖緒嗣服之初郊見天地寅奉太祖以嚴配祀載舉合宮之祭仍修並配之儀宣諸公願茲者當官方駐驛之地肇建太廟以時享獻用昭奉先之孝帝王盛德曷以加諸然則辨廟祧之次尊受命之祖固當遠稽前代上憲祖宗以時釐正況今告朔時享薦新之禮既略舉矣大禘之祀獨闕而未講誠欲修嚴曠典則東鄉之尊謂宜先定夫宗廟事體至大至重有輒擅議罪萬死然私竊懷

此久矣幸遇陛下隆寬逮下不問疏賤茲敢冒昧一言倘或可採乞從膺斷舉而行之天下幸甚臣謹按太廟九室之制始於唐之明皇非本於禮也而後之為說者乃遷就其事以為三昭三穆與太祖祖功宗德三廟不遷為九廟蔡京之議祖襲唐制漢以高皇帝為太祖尊居東鄉後世無有異論魏以武帝為太祖晉以宣帝為太祖蓋皆以始封為據唐以景帝始封故尊為太祖其後追崇獻祖而列景帝於昭穆禮官陳京抗論辨證前後二十年卒復其舊識者是之蓋以景帝始封於唐事蹟有類乎后稷要之非始封宋史翼 卷二十七 十六

之君受命之祖不得居東鄉由三代歷漢魏以迄於唐無異道也我太祖皇帝開基雖與后稷異而創業實同乎高帝未聞漢以太公合食於祫而居高帝之上也今若正太祖東鄉之尊稽古沿革委合禮經臣再考商周之興太廟世遠而羣廟之主皆出其後故其禮易明漢魏而下太祖世近毀廟之主皆在太祖上於是禘祫不得如古制而漢魏之制太祖而上毀廟之主皆不合食唐以景帝始封故其後廟制既定始以獻懿而上毀廟之主藏於興聖德明之廟遇祫即廟而享焉是以別廟之祭以全太祖之尊當時剛



勁如顏真卿儒宗如韓愈所議雖各有依據皆不得  
易陳京之說以其當理故也歷代沿革具在謂宜博  
采而擇取其當要錄九九月試太常少卿十月改尚  
書右司員外郎旋以左朝請郎守起居舍人劾罷權  
知賀州直徽猷閣程芾六年六月試中書舍人王淵  
增置閣門官員外缺芾言其非遂寢前旨又奏陛下  
雖當巡守必載廟主然近歲時享徒以有請弗殺牛  
者至三牲不備而謂之隨宜今陵寢尚淪偽境歲時  
衣冠之游未獲嚴奉獨有太廟神主祀事必過於厚  
情文始稱禮也詔禮官舉行以稱誠享神靈之意從  
宋史翼 卷二十七 十七

州玉龍觀引年告老詔復敷文閣待制卷一百著有  
廣川家學二十卷燕談三卷直齋書  
黃次山字季岑庭堅族子宣和元年試國學第一以  
庭堅名在禁錮復抑置第四歷信陽州學教授池州  
司理參軍靖康初遷博士坐與李綱厚善謫監虢州  
銅場建炎二年擢尚書員外郎未幾撫御京東西路  
使還乞外補遂知筠州又乞監當以歸丁內艱終喪  
復吏部郎官入對力陳日食之咎又進校旗大閱之  
法有金兵大至淮南告捷次山言策功行賞勸沮所  
係因條上三策乞解六將軍逗留者之節釵授偏裨  
宋史翼 卷二十七 十九

之卷一百一李健在石門為劉光世參議官金人入犯二  
人自廬遁歸奏言應坐軍法乃降一官卷一百一旋  
兼權禮部侍郎先是有旨禁伊川學錄黃行下吏部  
郎官黃次山欲鑿版蔡請少俟而以己意進對禮部  
欲遍牒所屬蔡又難之戒諭堂吏毋得輒發御史臺  
謂蔡沮格詔令七年正月遂罷為集英殿修撰知衢  
州旋請祠提舉江州太平觀尋起徵猷閣待制知嚴  
州九年罷為提舉台州崇道觀寄居宜興二十二年  
右諫議大夫章履論蔡干撓縣道落職二十六年  
起為左中大夫知婺州卷一百一三十二年罷為提舉洪

言卒驗靖康以來學者宗程顥兄弟不能深明其旨  
轉為迂怪紹興初諫官極論其弊有旨戒飭學者次  
山時權禮部郎官與侍郎董棻爭之於朝事雖直而  
謗議起矣出提點荆湖南路刑獄居數月以言罷主  
管亳州明道宮凡九年卒危太  
王昇字逸老本京師人草聖奇偉徽宗朝被召入御  
書補右爵高宗南渡寓居崇德之羔羊時上留神翰  
墨近臣有言其能者召對賜札以書玉音褒賞官至



正使至元嘉興府志

任申先字世初四川眉山人父伯雨宋史有傳靖康

初李綱薦自布衣錫封欽宗忽問云卿在前朝曾上

書乞取燕雲申先云誠有之臣是時為見遼國衰弱

謂我若訓練甲兵遲以歲月乘此機會可以盡復燕

雲舊地初非欲結小羌擣其巢穴此書尚在可賜磨

覽上云曾見之使如卿言燕雲之地何患不得繼以

歎息即批出賜進士出身自是進用揮塵餘話

康與之字伯可洛陽人居宛邱祖識元豐八年東上

閩門使嘉州刺史賞西夏功頒榮州團練使長編三百五十一

宋史翼

卷二十七

十九

父倬字為章為右班殿直折節讀書揮塵錄紹興元

年知臨江軍李成黨邵友犯臨江倬遁宋史晁以道居

嵩山與之常往學焉又從澗上文人陽翟陳恬遊熟

記左氏不遺一字與常子正同鄰居同極愛之南渡

初高宗駐維揚上中興十策名頗噪旋監杭州大和

樓酒庫坐盜錢飾翠羽為妓金盼履免官八年謁常

同於湖州以養母為請同創一檢察御書之員月賜

緡錢三萬俾奉其母與之乃不以為養同探取數月

逕致其母與之鞅鞅去旋因左璫以題徽宗畫扇詩

受知高宗起為承務郎紹興十五年上以星變求言

與之上書言彗不足畏秦檜大喜轉改京秩監尚書

六部門專應制為歌詞諛體十七年擢軍器監丞十

九年冬東平周三畏彥恭知蘇州與之挾秦氏子弟

勢為樂妓趙芷脫籍攜以去三畏不敢顯拒謀之通

判蘇師德師德同亞壻也其子玘又為同壻皆愛其

才恐為與之終身累乃追還芷與之恨甚二十年二

月同卒于海鹽遂許三畏賻錢二百萬令師德越境

往祭祭文有奸人在位公棄而死之語檜怒命提舉

王珣鞠之三畏鑄職師德編管玘亦停官與之竟娶

芷為儷云未幾又稱秦檜命往鎮江市玉帶又從都

宋史翼

卷二十七

二十一

統王勝借金上聞出之外為福建安撫司主管機宜

文字檜死監察御史湯鵬舉劾其在平江干求州縣

妄造語言貪污尤甚二十五年除名編管欽州二十

八年坐與土人交爭移雷州要錄一百七十一尋移送新州半

城弟舉之譽之皆進士二十九年臨安奏其妄說事

端送南康府聽讀本軍拘管百八十九與之善為詞曲世

比柳耆卿著有順庵樂府周南仲山房集鶴林玉露

常公墓誌廣東南海

鄭厚字景章福建莆田人四歲聞讀書能默記七八

歲通解經旨作詩文皆出人意表舍法行士子惟通



一經厚獨兼之舉進士入太學以親老委之而歸講學薊林四方從遊者日眾與從弟樵倡物理之學宇文虛中一見嗟異嘗遺厚書曰士弊於科舉久矣安知亦有淵源深渺不為俗學所漬如二君者乎紹興五年再試禮部奏賦第一登進士廷對六千言指陳無隱初考官第厚居下高宗素聞厚名詔特循兩資與陞擢差遣授左從事郎調泉州觀察推官未赴上封條奏三事一曰國勢謂建立舊鎮使犬牙相制也二曰治體謂調兵足賦使攻守有備也三曰兵略謂倚角敵騎以控其奔衝也參知政事劉大中力薦厚

宋史翼 卷二十七 三

材左僕射趙鼎亦以為言得旨召對厚復上御相固本攬權之策高宗嘉納會秦檜擅權大中與相繼去國詔任滿日改合入官厚至泉鼎適來知泉州事無巨細悉以屬厚踰年除廣南東路茶鹽司幹辦公事言者希檜旨論厚諂事趙鼎謗議朝政遂罷歸初厚少時嘗著藝圖折衷論多過激既而悔之有竊其稿以刊者遂布於外駕部員外郎王恭摘書中詆孟子語言於朝詔厚自今不得差充試官及堂除令建州毀板其已傳者皆焚之厚家居十年不得調檜死起昭信軍節度推官值齊述之亂厚脫身賊中出與守

將協力討平之復請於帥守發帑掩骼埋胔賑給流離那賴以安改左承事郎知潭州湘鄉縣卒於官年六十有一厚器識閑遠學問淵博文以左氏為法詞賦典麗秀傑為時所宗參政龔茂良嘗謂莆中文士以湘鄉為開山祖云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參興化志八閩通志

王銍字性之汝陰人昭素之後曾紆壻也父萃字樂道銍嘗從歐陽修學南渡後寓居剡中善屬文不樂仕進讀書五行俱下他人纒三四行銍已盡一紙記問該洽尤長國朝故事對客指畫誦說數百十言退而質之無一語謬老學庵筆記紹興初累官右承事郎守

宋史翼 卷二十七 三

太府丞迪功郎權樞密院編修官纂集祖宗兵制書成四年三月賜名樞庭備檢罷為主管台州崇道觀銍以建隆元符信史屢更書多重複乃以七朝國史帝記志傳外益以宰執宗室世表為宗室公卿百官年表常同為中執法言于朝詔銍祠中視史官之秩尚方給劄奏御至九年以元祐八年補錄及七朝史上之詔進右宣議郎然所修未及半後為秦檜所阻不克成要錄一百二十五九年二月秦檜上徽宗陵名永固銍言後周叱奴皇后陵實以為名當避檜大怒進右宣教郎充湖南安撫使參議官獻祖宗八朝聖學通



紀論遷右宣教郎一百五十一十三年獻大元經解義賜

白金三百兩一百四十九藏書數百篋無所不備銓卒秦

煇手書移郡將欲取其藏書且許以官其子廉清字

仲信號泣拒之曰願守書以死不願官也郡將以禍

福誘脅之皆不聽煇亦不能奪廉清著有京都歲時

記廣古今同姓名錄老學庵筆記次子明清字仲言紹熙

乙酉簽書靈國軍節度判官玉照新志著有揮塵三餘玉

照新志投轄錄

畢良史字少董自號死齋上蔡人文簡公士安五世

孫孫第進士少喜字學得晉人筆法壯遊京師以買

宋史翼卷二十七賣古器書畫之屬出入貴人之門當時謂之畢債賣

靖康之變倚寓與國軍蔣瑋官江西喜其辨慧給贖

令赴行在諸內侍皆喜之高宗方搜訪古器書畫之

屬恨未有辨其真偽者得良史甚悅月給俸五十千

仍令內侍延請為賓客又得東脩百餘千會迪功郎

權婺州司戶參軍畢隣者死事得任子恩其妻言子

為金人所殺願官姪良史遂補上州文學繫年要錄

北盟會編六紹興八年金人歸二京地擢右迪功郎

研齋二筆八十八開封府推官乃益搜求京城亂後遺棄古器書畫買

而藏之金人敗盟開封陷良史入千金不仕乃教學

講春秋有從之游者因為圖名繙經寫其訪問紬繹

之狀題解十二年和議成與孟庾李正名同放還遂盡

載所收骨董至行在上大喜良史上言不能死節請

正典刑詔放罪旋差監南嶽廟一百四十五十三年正月

進春秋正辭特改右宣議郎幹辦行在糧科院十五

年七月加直秘閣知盱眙軍一百四十五十八年進直敷

文閣二十年八月卒于任一百六十一著有春秋正辭二

十卷繙經堂集八卷題解

周紫芝字少隱號竹坡宣城人家貧苦學得詩法于

張文潛李端叔清麗典雅在山谷後山派中為小宗

宋史翼卷二十七建炎初貢京師應詔上書言今金人盛強憑侮中國

雖天下之兵以脅之不足以當其強竭天下之財

以餌之不足以厭其欲盡天下甘言以悅之不足以

回其意臣深思之不過一言曰上策莫如自治而已

自治之策無他在力救前日之弊耳陛下亦嘗思所

以致今日之禍者乎用人不專黜陟不明剛斷不足

此三者所以召禍亂之本也李剛危言議論天下登

聞朝廷知其為賢既委以輔相豈當責以將帥之事

遂致覆師以貽竄逐綱之用舍係一時之輕重願陛

下盡以國計傾心付之勿惑於詆訾不根之言毋責



以勝負不常之勢臣所望陛下專於用人以救前日之弊者此也六賊之惡暴著遠邇當時猶且遷延歲月處以善地元惡有如蔡京猶得保其腰領而死其同惡之臣非特不能盡去方且依以為用或付以兵柄或委以重寶凡今日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皆前日姦佞闖禍可誅而不誅可去而六去者如此人尙在要路則幾何而不致於喪師割地誤國欺君者哉臣願陛下大明黜陟以正忠邪屏除畏懦軟弱之徒旌寵賞優難犯之士使天下曉然皆知忠義者必賞姦邪者必誅則忠臣爭效死節壯士勇於敢為庶幾宋史翼 卷二十七 三五

可以雪恥臣所望陛下大臣黜陟以救前日之弊者此也淵聖皇帝虛以受諫常若不及惜其羣言交至一切聽納受之泛然無所甄別而人主之權遂歸臺諫敵圍初解議者欲追擣之既而惑於羣言不能斷以必往而割地之盟棄不復用明年敵騎果入而惑於眾議守城不遷至有今日之禍臣所望陛下勇於聽斷以救前日之弊者此也夫任用之專最為人主難事今既得賢而用之不能去姦邪則其勢必不兩立此二者在陛下勉之而已紹興十二年始以廷對第三釋褐十五年五月設六部架閣官紫芝以迪功

郎掌禮兵兩部十七年十二月以承奉郎為樞密院編修官旋進右宣教郎兼實錄院編修官嘗和御製詩已通灌玉親祠事更有何人敢造猷秦檜怒其諷已二十一年閏四月知軍國軍政崇簡靜終日焚香課詩而事不廢秩滿乞祠寓居九江之廬山以終錄參江西江南通志 著有竹坡詩話一卷太倉稊米集七十卷傳于世

宋史翼卷二十七終

男樹 校字

宋史翼 卷二十七

三五



宋史翼卷二十八

護錄卷二十八 宋史翼卷二十八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別史類

列傳第二十八

文苑三

姚寬

任盡言

張行成

仲井

孫松壽

李石

蕭德藻

施元之

崔敦詩 兄敦禮附

吳說

翟耆年

姜夔

袁文

張有

喻良弼

趙師秀

徐照

翁卷

宋史翼 卷二十八

徐璣

王厚之

周孚

王卿月

曾丰

鞏豐 弟蝶

姚寬字令威岷縣人以父舜明任補官少有令望筮仕之始一時名流爭禮致之呂頤浩李光帥江東皆招置幕中傅崧卿繼至以主管機宜文字辟之辭不就崧卿移書交舊有愧恨之語秦檜執政以舊怨抑而不用寬亦不屈已求進後以賀允中徐林張孝祥等薦入監進奏院六部門權尙書戶部員外郎兼權金倉工部屯田郎樞密院編修官寬博學強記於天文推算尤精完顏亮入寇中外皆以爲憂具云虜百

萬何可當惟有退保爾寬獨抗論沮止且上書執政言今八月歲入翼明年七月入軫又其行在己巳者東南屏蔽也昔越得歲而吳伐越吳卒以亡晉得歲而苻堅伐晉堅隨以滅今在虜背盟犯歲滅亡指日可待又推太一熒惑所次皆賊必滅之兆未幾亮果自斃從上幸金陵以其言驗令除郎召對上首問歲星之詳寬敷奏移晷復論當世要務奏未畢疾作仆於榻前上面諭令優假將理俟愈復入對後一日卒上甚念之特官其一子且用其弟憲於朝王明濟撰塵後錄參國寬詞章之外頗工於篆隸及工技之事嘗謂守險宋史翼 卷二十八 莫如弩因哀集古今用弩事實及造弩製度爲弩守書以獻且請用韓世忠舊法以意增損爲三弓合蟬弩詔許之既成矢激二里所中皆飲羽又嘗論大駕鹵簿指南車得古不傳之法也所著有西溪集十卷注司馬遷史記一百三十卷補注戰國策三十一卷五行祕記一卷西溪叢語一卷玉璽書一卷注韓文公集未畢尙數卷寬每語人曰古稱圖書豈可偏廢故其注史記戰國策辭有所不盡必畫而爲圖於文最得於詩葉適云寬古樂府流麗哀思頗雜近體詩絕去尖巧乃全造古律加於作者一等矣爲當世推



重如此卒年五十八兄宏字令聲少有才名呂頤浩  
為相薦為剛定官後忤秦檜死大理獄

任盡言字元受右正言伯雨之孫與兄質言同登紹

興二年進士第居下僚好慷慨論事秦檜死朝廷懲

言路壅塞之弊召湯鵬舉於外為臺官盡言投啟賀

之有每愧朱雲之請劍未開林甫之斲棺云云鵬舉

袖以白上上意頗回始黜檜姻黨釋趙鼎子汾及李

孟堅王之奇等自便公道大彰盡言之力也通判平

江除京西運判改准東提舉欽廟上升盡言率指紳

為位佛宮哭臨疏文二通讀者感泣啟與疏岳珂皆

宋史翼 卷二十八 三

載之程史謂其義不忘君直不蔽姦忠信之至惜不

究其用云著小醜集顧志名臣

張行成字文饒四川臨邛縣人紹興二年進士宋刊

家插芳大學易于謙定宋史通經博古臨事能斷

累官左迪功郎紹興九年五月獻芻蕘書二十篇其

首曰定謀大略謂關中汴洛之地我無故得之然敵

情未可測意我得關中必以蜀兵實之得汴洛必以

吳兵鎮之留梓宮以多索賄賂我必竭吳蜀之財以

奉之兵移則守懈賂重則財困然後求我之費正彼

之名舉兵以來乃得志矣自古講和多矣未有終久

不變則審處慎行乃今日有常之謀不可勝之術也

次日審勢大略謂天下形勢不過乎三日強日弱日

強弱之中故或戰而圖之或和而圖之或守而圖之

及其成功一也國家南渡遠在江左誠弱矣然昔日

之敗本由人不知兵故望風奔潰遂成孺子之名頃

年以來人材日經事兵將日練習天下之心稍怒忠

義之氣漸振咸思效死於敵故金人三敗於蜀再敗

於吳一敗於楚況項羽以會稽高祖以漢中皆取天

下則其弱亦不必憂今日和議恐未堅也戰守二事

必居其一矣倘審勢慎守不與敵遠絕陽交而陰圖

宋史翼 卷二十八 四

之俟我之力既全敵之志已殆一舉而滅之則亦何

遠之有次日議都三篇大略謂當今之可都者莫如

金陵自過江以來十餘年矣廟堂之上未有發斯議

者其弊有二一日苟且不任事二日誇誕不務實且

今河南既還返汴洛遷關中臣知必不敢也莫若勵

志竭力以建金陵之都猶不失晉元帝也或曰曷若

稍徙楚荆以為取之資臣應之曰方城之山推車可

上漢江之水裹裳可涉此之謂險阻淺一不便也江

南之師遇漲則隔吳越之中泝流則遲此之謂應援

難二不便也前耕襄許寇難實逼後視湖湘膏腴復



鮮此之謂地利薄三不便也荆楚雖未可都亦不可輕可順流而東形勢便利此之謂撫吳之背斷三峽之口則蜀勁兵亦莫能前此之謂扼蜀之吭若夫用荆州之眾涉漢水踰方城不十日間汝洛震動此之謂撞敵之胸故勢不得不重若建爲留都示人以漸命宰相爲留守出御史於留臺如今八路銓選遠方類試攬此二者萃於留都亦足以振接天下之勢維絡遠人之心矣次日議地三篇大略謂今河南之地欲奄而有之卽力所未能若貪而信之恐害必遺至若因而利之據其可據割其當割最爲得策如秦隴宋史翼 卷二十八 五

之上附之於蜀淮漢之內附之吳外或楚有其土地有其人民此據其可據也秦隴之下淮漢之外或擇豪傑或因舊將裂而藩鎮之此割其當割也次日議蜀三篇大略謂農以田商以貨二者蜀民所以生自新法行增和買免役二年復有封糴之米激賞之捐募兵贍家之錢比昔時之稅不知幾倍茶鹽酒法一變官收九分之息下無毫末之利今關中虛竭方賴蜀以供給徵斂未可遽輕若改紀其政大爲措畫使尤兵可消尤官可減尤費可節如是則民力蘇矣臣竊謂爲蜀之計者當固邊而息民固邊莫若專任息

民莫若省事今取熙秦二路附之於蜀而於山南置秦蜀宣撫外則分之一付於人此專任也內則并之一付於法此省事也次日曰立志大略謂志不可以卑弱亦不可以荒唐江左自併蜀地抗衡中原垂三百年今河南新復之地雖未盡獲其用亦可假以爲藩籬苟有立志焉事何患其不濟次日遣使大略謂梓宮親屬悠悠未返若追而求之則要我益堅若遂賂之彼雖先歸梓宮而母后兄弟未必歸也苟若緩而圖之卑辭可以屈已厚幣不可傷國數年之後積財訓兵我疆敵畏而使者得如侯公養卒有辭藉口以宋史翼 卷二十八 六

張其說則梓宮親屬何患不歸耶次日曰任相大略謂古之人君定太難濟大功者必擇宰相與之終身未有中道輒易者故雖有嫌疑弗信雖有過失弗問要其終之成功而已方今多難擇相而任之願以太祖爲法次日蓄力大略謂自古竊據中原未有三十年不變亂者若能痛自刻勵積粟訓兵求材練將俟時至而赴之會稽之恥可雪矣次日建親大略謂本朝宗室親近者雖有爵號而無土宇權柄故靖康之難拱手偕行賴陛下適總兵在外不然何所顧藉以繼此配天之業今宜搜訪天下宗室稍分之以權任之



以事數年之後安無挺挺著見者次日搜奇大略謂國朝以詩賦取士又有免舉推恩之法如賢良之試六論皆注疏之學豪傑之士豈肯俛首作此方今外有巨敵正急人材之秋如謀任帷幄武堪將帥辯可奏使若此等類宜使在位各舉所知闊略細故務得奇才如是而英雄豪傑庶無在下之歎次日省官大略謂欲節財用以專軍須莫若併州縣省官吏若謂親老家貧或仰祿以爲養假令任子之未及年進士之未登科固必有術以生亦豈仰祿而食今若恐英豪失志則宜開自薦之路如州縣之殘破者願自效

宋史翼

卷二十八

七

蜀之地兵素弱若用以備敵則吳沿江一帶蜀隨山數處宜有宿將總兵鎮扼之至於內郡莫若鄉兵漢之材官騎士可用爲法若因保甲之舊精擇而教之置材武上中下三等之科事藝進者遞遷退者黜賁階至五百人長得副尉千人得比校尉人知此途可以進身將樂然爲之矣行成又獻七引一篇其意謂今日之勢未可一戰復中原也故託晉元帝以寄意焉要錄一百二十八不報丐祠歸杜門十年成述衍十八卷以明伏羲文王孔子之易翼元十二卷以明楊雄之易元包數義三卷以明衛元嵩之易潛虛衍義十六

宋史翼

卷二十八

八

而安輯壤地之荒蕪者願自效而營墾或備驅使於絕域材有堪此咸許自陳則英豪之士當自穎脫餘子雖羣譏聚謗安能南北奔走哉次日惜穀大略謂天下之穀半糜於酒今若爲令非歲時不許造釀豈惟可惜穀而人樂於供上所得將愈於權酷矣次日寶內二篇大略謂孫皓之守吳惟恃江險不終內備故杜預以破竹策之劉禪之守蜀也亦恃山險自姜維漢中之外惟有羅憲屯白帝以備吳霍弋屯夜郎以備蠻其餘郡縣罕有精兵強卒及鍾會以重兵扼姜維鄧艾由江油道入諸葛瞻一敗後主遂降今吳



傳十四圖得于蜀中估籍吏人之家其論易謂理者大虛之實義數者大虛之定分未形之初因理而有象既形之後因象以推數因數以知理不可論理而遺數云自號觀物先生有觀物集二十卷繫年要錄參宋史藝文志鶴山集朝野雜記

觀物集解汪文定集

仲并字彥性揚州江都人自少卓犖不羣潛心學問嘗從胡安國游力排王氏一偏之說紹興壬子進士累官平江府學教授五年以朱勝非薦召對特改左承奉郎制曰孔子稱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禮夫知堯舜文王為正道而不知於異端者可與其學也自是而後適道適道而後立立而後禮然後可為道之士矣然自昔者大學之道不明而求士之可與其學者殆不易得況成德哉爾資稟淳明氣質深厚頃自妙齡潛心向學則知所謂是非邪正拳拳服膺雖於異端競起邪說誣民之時能獨立不懼自信甚確庶幾孔子所謂可與其學者朕聞而嘉之茲用錫對便朝改賜京秩爾其勉哉期進於道用其所學以見之於行事焉旋通判湖州後三年張浚與湖守陳與義復以名聞召至闕而樞密秦檜頗不謂然并即移疾出俸京口言

宋史翼 卷二十八 九

者希檜意劾并前通判湖州日為籍中聲妓楊頴作生朝設醮青詞降三官自是棲遲閒退者二十年孝宗初元擢光祿丞知新州終著有浮山集十六卷繫年要錄參宋史藝文志孫松壽字巖老四川郫縣人蜀人稱牧齋先生紹興五年進士力學好古剛方廉潔環堵蕭然不求人知衣食僅給淡如也屢官州縣決事多用經術嘗守漢嘉甚有威愛淳熙三年除利州路轉運判官時年六十六遂乞致仕松壽與江源人樊漢廣善漢廣字見南嘗知青神縣寬大長者兼有能名范致能與松壽

宋史翼 卷二十八 十  
並薦于朝有旨召赴行在皆辭不起蜀人高之何耕所以有賢二大夫詩之作也趙雄在樞府為上言漢廣之賢賜三品服趙子直入蜀奏漢廣掛冠勇退凡二十年内行素飭終始不渝乞賜旌表詔除直秘閣年九十餘乃卒四川通志  
李石字知幾資州人進士高第蜀人稱為方舟先生紹興末以趙達薦任太學博士太學生芝草學官方賀石獨以為兵兆坐斥為成都學官就學者如雲聞越之士萬里而來刻石題諸生名幾及千人蜀學之盛古今鮮儷累官知黎州乾道中召為都官為言者



論罷趙雄其鄉人也驟貴石以晚輩視之不與遜青久之起守眉州除成都路轉運判官十日而罷趙雄秉政石遂不復出及王淮為相與石有學官之舊自書近詩數十以寄筆勢傾欬殆不可辨淮憐之方議除官而石卒石好學能屬文少從蘇符游其淵源出於蘇氏詩文皆以闕肆跌宕見長著有方舟集五十卷後集十卷今存十二卷朝野雜記參鄧椿書繼資州志

蕭德藻字東夫福建閩清人紹興二十一年進士初調湖州烏程令遂家焉歷知峽州終福建安撫司參議德藻長於詩造語苦硬頓挫而極其工與范成大宋史翼 卷二十八 十一

尤袤陸游齊名官湖湘時楊萬里一見獎異嘗曰近世詩人若范石湖之清新尤梁谿之平淡陸放翁之敷腴蕭千巖之工緻皆余所畏也德藻所居屏山千巖競秀故自號千巖老人云著有千巖擇稿書錄解題參楊萬里萬士錄千巖擇稿序

施元之字德初長興人紹興二十四年進士志以絕識博學名天下陸游東坡詩注序乾道二年除秘書省正字五年五月除秘書省著作佐郎十月除起居舍人十一月兼國史院編修官是月除左司諫中興館錄尋遷左正言五年汪應辰上季屋詞業有旨召試元之方

候對為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林機言故事無獨試者當繳之機即奏繳錄黃元之亦奏祖宗制科之設自有典故今屋詞業雖付後省未有許令參考指揮違有召試中書之命未應前後典故兼國子監看詳明言令送兩省侍從參考况閱試大論本朝典故錄三四人以上糊名考校無一名獨試者乞重此非常之科且以屋詞業令有司公共參考來上俟繼有一二人然後俾之就試庶幾受得賢之實無倖進之議詔令參考繼聞二人握手私語乃大怒詔林機施元之身居納言之地朋比相通並放罷庚允文言不當宋史翼 卷二十八 十二

罪朝野雜記七年起左宣教郎權發遣衢州軍州主管學兼管內勸農事五代會要入對論用人賁小過大詳孝宗深然之宋史全文於衢州郡立月波亭及超覽堂毛升為之記宏治衢志復遷贛州太守急於繩吏劉俊材集吏游飲者札杜穎簿錄其家穎袖還日罪由遷發懼者眾矣元之變然而罷已為提刑辛棄疾以私意劾罷同書注蘇詩與吳郡顧景蕃共為之元之子宿從而推廣且為年譜以傳於世書錄解題陸游序之曰用功深歷歲久於東坡之意可無遺憾東坡詩注序

崔敦詩字大雅通州靖海人紹興三十年進士調揚



州高郵簿早有文名人為秘書省正字乾道九年以  
 韓元吉薦授為翰林權直制詞溫潤詳雅明白有體  
 眾以驚歎兼崇政殿說書兼權給事中淳熙五年以  
 吏部尚書韓元吉薦召見即言國家治否係公論廢  
 典公論者眾心所在理之當然乃天道也願明詔大  
 臣施舍廢置務合于此上稱善除樞密院編修復為  
 權直敦詩既拜命從容言曰翰林院者自唐以來醫  
 卜技術皆預直也至開元別置學士院則專待儒臣  
 今泛然以翰林權直為名固懼聖朝官名未正上悟  
 即更為學士院權直遷著作兼權吏部郎官又兼崇  
 政殿說書進國子司業以權直學士院八年拜中書  
 舍人加侍郎直學士三固人心振士氣為言且  
 謂監司郡守以蠶厲之三為益以敏給辦事為能詞  
 訟不理而專事財利教化不修而專用刑法上皆嘉  
 納進選德殿六箴極規正之義敦詩博覽強記為文  
 敏贍嘗做漢魏晉唐為錢歌吹曲十二篇以述祖宗  
 功德之盛見稱於時又以司馬光資治通鑑于治亂  
 得失忠邪善惡有所未論者凡一君之後為總說一  
 代之末為統論成六十卷號通鑑要覽皆以奏御而  
 上命敦詩更定呂祖謙所編文鑑中羣臣奏議其增

宋史翼

卷二十八

十三

損去留率有意義有文集若干卷內外制稿若干卷  
 所類制海十編鑑韻五編淳熙九年卒年四十四  
 甲乙  
 兄敦禮與弟敦詩同登紹興進士第官至諸王宮大  
 小學教授愛溧陽山水買田築室居焉著有芻言三  
 卷上卷言政中卷言行下卷言學其文皆規撫楊雄  
 王通無語錄俚鄙之習嘗集李太白句為太白遠遊  
 太白招魂二篇仿離騷頗工著有宮教集二十卷提  
 史說字傳朋號練塘錢塘人累官知信州北山九里  
 松碑說所書也高宗詣天竺親御宸翰撤去說書未  
 宋史翼 卷二十八 十四  
 幾說陸辭高宗因與說云九里松碑乃卿書朕嘗三  
 次作此觀之終不如卿朝退令再揭元碑席大光以  
 母碑求說書大光立于碑側不數字必息憩說病之  
 至夜分秉燭潛起而書大光聞之起立以文房玩好  
 二物盡歸之說書深入黃庭堅之室時作鍾體尤善  
 遊絲書書史會要參洞天清錄貴耳錄行都紀事  
 翟耆年字伯壽父汝文宋史有傳以父任入官自少  
 知友名士劉器之甚愛之而以著騷見稱于張耒好  
 古博雅偏介不苟自謂為吏必以懲罷放浪山水間  
 著書自娛范宗尹欲召之蘇庠曰翟子清濁太明善

宋史翼

卷二十八

十四



惡太分此張惠恕所以不容於當世也既老自號覺  
 潛老隱善篆隸八分著有稽史二卷嘉定鎮江志參  
 稽史書史會要  
 姜夔字堯章鄱陽人先世出九真唐中書門下侍郎  
 公輔之裔八世祖泮官饒州教授父噩紹興進士以  
 新喻丞知漢陽縣夔從父宦游流落古沔冲淡寡欲  
 不樂時趨氣貌若不勝衣工書法著續書譜以繼孫  
 過庭頗造翰墨閩域詩律高秀琢句精工詞亦清虛  
 騷雅如野雲孤飛去留無迹尤嫻音律初從蕭剡學  
 詩剡攜之茗上妻以兄子一時張燾楊萬里輩皆折  
 節與交而樓鑰范成大更相友善紹興中秦檜當國  
 宋史翼 卷二十八 十五  
 去隱武康縣箬坑之丁山累薦不起高宗賜宸翰夔  
 建御書閣以貯焉嘗患樂典久墜欲正容臺樂律甯  
 宗慶元三年詣京師上大樂議一卷琴瑟考古圖一  
 卷詔付有司收掌特予免解時有疾其能者以議不  
 合而罷五年作鏡歌鼓吹曲一十四章上於尚書省  
 書奏詔付太常周密以爲言辭峻潔意度高遠有超  
 越驂騑之意非虛譽也居與白石洞天爲鄰因號白  
 石道人時往來西湖館水磨方氏後以疾卒葬西馬  
 塋于二瓊太廟齋郎映禾郡僉判嚴杰南宋姜夔傳  
 謹案夔與西秦  
 張炎齊名爲南宋詞家正軌猶唐詩人之有李杜後  
 以移家湖州而宋史又失載夔傳故舊志及饒州府

縣志皆寥寥數言未能詳盡茲據 國朝阮元所輯  
 話經精舍文集損益他書改訂斯傳 備是邦文獻之  
 徵云  
 袁文字質甫鄞縣人垌之子少聰警以能賦稱甫踰  
 壯歲厭舉子業而讀書益勤不懈一書精通始更他  
 書自經史子集至稗官小說輿編隱帙多所記覽  
 先公夙精小學取古三百五篇參之方言概以韻語  
 有若不同韻而實相協者則會歸於一其於字書偏  
 旁點畫毫髮無差袁發先  
 公墓表晚歲猶平旦即起日鈔書  
 數千字端勁有力爲人亮直中無留藏遇人無貴賤  
 必以誠敬恂恂卑謙若無尺寸可稱者雅尙清致行  
 宋史翼 卷二十八 十五  
 有園數畝日涉成趣屈伸得喪弗爲欣戚榜所居小  
 齋曰臥雪自號爲逸叟性尤不喜華侈嘗曰食苟可  
 以飽衣苟可以禦寒足矣紹熙元年卒年七十有二  
 贈通議大夫墓表  
 鄞縣志  
 張有字謙中吳興人自幼喜小篆以說文爲正書錄  
 解題  
 篤志古道傷俗學之混淆爲書一編號曰復古考證  
 精詣字之合於古者皆所不論惟俗書亂之者必正  
 其譌外毫釐不貸其落筆作篆如真行然略無艱辛  
 之態惟體修而未重與世小異與漢元成間谷口銅  
 籀款識正同魏字從委從鬼或省山以爲韓魏之魏



有為林中書篆墓碑絕不省去山字古無菴字有以  
 為當作閣而難以題扁山谷雖定從草有亦不用嘗  
 篆楊龜山踵息菴記終篇偶無此字碑額雖從廣竟  
 作隸體書之其信古不從俗類如此樓攻魏復 其辨 古稱序  
 形聲分點畫剖判真偽計較毫釐視徐楚金兄弟及  
 郭恕先尤精密其有功於許氏甚大年五十餘成此  
 書崇寧以來用篆籀名一時者以有為最晚棄家為  
 黃冠殆世外士為陳了翁所敬服李壽說文 解字後序  
 喻良弼字季直義烏人與兄良能字叔奇俱以古文  
 詞有聲太學良能成進士而良弼僅以特科尉新喻  
 宋史翼 卷二十八 十一  
 有杉堂集十卷樂府五卷龍川陳亮曰叔奇為文精  
 深簡雅讀之愈久而意若新季直文蔚茂馳騁蓋將  
 包羅眾體而一字不苟讀之疊疊無厭也尤工於詩  
 一時鉅公若洪邁楊萬里皆與為文字友兩浙名 賢錄  
 趙師秀字紫芝永嘉人登紹興第浮沈州縣僅一改  
 秩而卒自乾道來濂洛之學方行諸儒類以窮經相  
 尚詩或言志取足而止固不暇如昔人體驗聲病律  
 呂相宣也潘檉出始創為唐詩而師秀與徐照翁卷  
 徐璣釋尋遺緒日鍛月鍊一字不苟下由是唐體盛  
 行著有天樂集兩浙名 賢錄

徐照字道暉永嘉人自號山民嗜苦茗上下山水穿  
 幽透深拾其勝會有詩數百斲思尤奇皆橫絕欲起  
 冰懸雪跨使讀者變踣慘慄肯首吟歎不自已發今  
 人未悟之機回百年已廢之學使後復言唐詩自照  
 始亦一快也葉適徐 照墓誌  
 翁卷字續古一字靈舒樂清人著有西巖集一名葦  
 碧軒集溫州 府志  
 徐璣字致中一字靈淵仕長泰令工詩著有山泉集  
 自趙師秀以下四人號永嘉四靈館閣有四靈集溫 州 府 志  
 宋史翼 卷二十八 十二  
 王厚之字順伯世本臨川人左永安禮四世孫也祖  
 榕始徙居於諸暨紹興二十六年厚之以越鄉薦為  
 舉首尋入太學登乾道二年進士第由祕書郎出為  
 淮南轉運判官召為度支郎兩浙轉運判官知臨安  
 府提點坑冶鑄錢提點江東刑獄上章乞致仕詔進  
 直寶文閣從所請厚之好古博雅富藏先代葬器及  
 金石刻與尤表俱以博古知名於時嘗取古今碑刻  
 參訂而詳著之號復齋金石錄嘉泰四年卒年七十  
 四會稽 續志  
 周字字信道世濟北將家避亂南徙居丹徒天資穎



悟七歲通春秋左氏傳既長喜讀書過目輒成誦時有鄧氏張書肆字日往游焉因得盡閱天下書其友陳琪爲字集序謂其博聞強記尤邃於楚騷遷史唐韓杜氏之詩文而博以本朝諸公名世之作爲詩始以黃陳爲法而卒歸於杜屬思高遠鍊句精穩少而工壯而新晚而平淡爲文長於敘事簡潔而峻厲不喜襞積雕繪循理而言理盡而止辛棄疾少壯時兄事之擢乾道二年進士第爲眞州教授郡守延璽武人欲薦之介學職以意學職喜以告字不答退復以書扣可否字答書陳誼甚高聞者矐之在任以疾卒

宋史翼

卷二十八

十九

有靈齋集三十卷又非詩辨妄二卷尤爲詳明精確時京口之士多從游其最厚者朱叔瑤字德裕陳琪字德厚宋郭字安民未嘗請鄉舉刻意古學爲京口七原略做柳宗元晉問他詩文亦多擬古未第而卒字識高見博爲朋友所推每一言出輒相與傳誦惟德裕數與反復是而後已蓋字畏友云琪擢淳熙八年進士第歷秀之崇德尉眞州司法湖州教授卒性嗜書老不釋卷平居端重寡言及杯酒從容援古證今談論衮衮叩之不窮始知不可及安民四舉於鄉晚以特科拜官從蜀帥張詔辟於興州卒安民亦多

識前言往行善談論性謙和喜接引後輩學者多出其門

京口書傳

王卿月字清叔博學工古文詞不隨時好力還古雅多藝能雖音律卜筮無不貫徹中乾道五年進士仕秘書郎權中書舍人直學士院掌制詔所草詞百餘篇深得代言之體當草胡銓制云吾寧身陷東海獨魯仲連不肯帝秦至今名重泰山微蘭相如何以存趙時論多之除太府卿卒著有醒菴集

臨海縣志

曾丰字幼度樂安人乾道五年進士官至知德慶府以文章名著有督緣集四十卷氣剛而義嚴辭直而

宋史翼

卷二十八

二十

理勝眞德秀初嘗受學于丰及執政奏取其集入崇文四部晚年無意仕進築室名樽齋以詩酒自娛

道學古錄參眞西山集原本督緣集

鞏豐字仲至號栗齋上世自鄆州須城縣渡江卽所寓土斷爲婺之武義人以太學上舍對策高第登淳熙甲辰進士教授漢陽軍次授江東提刑司幹辦公事母喪免又授幹辦福建帥司公事以格知臨安縣政尙寬簡吏民信化刑罰衰息久之提轄左藏庫奉祠卒豐學敏而早成自童丱時前輩源緒古今音節事之因革總統如注水千仞之壑迎前隨後宿叟駘



服官從朱子問學聲實著甚其文以理屈人片詞半  
牘皆清明得言外趣尤工於詩多至二千餘首有東  
平集二十七卷又有耳目志若干卷敬鄉錄

豐弟嶠字仲問淳熙二年進士累官至太學博士大  
理寺丞上書言兵端不可開忤宰相出知嚴州陞辭  
力言外攘當先內修已而直祕閣歷遷司封郎奉祠  
致仕為人靜正夷博居官未嘗澤辭色貫聲光以媒  
進而儒術吏治所至皆有聲所著有厚齋集八十卷  
嶠母楊氏通毛詩論語孝經知大義故自長子峴而  
下皆知師東萊傳正學有聞於時洪平齋集  
鞏君墓誌

宋史翼 卷二十八

三

宋史翼卷二十八終

男樹 校字

宋史翼卷二十九

陸心源輯

列傳第二十九

文苑四

孫應時 高似孫 王 偁

陳 造 吳 曾 倪 朴

吳仁傑 劉 過 徐次鐸

施 宿 喻 偁 敖陶孫

留元剛 李 劉 王明清

章 樵 陳耆卿 吳子良

宋史翼 卷二十九

戴復古 左 緯 劉克莊

陳振孫 趙孟堅 陳 均

張端義 陳 容 薛 據

姚 勉 羅 泌 鮑雲龍

舒嶽祥

孫應時字季和餘姚人父介躬行古道訓授閭里鄉  
人尊之號雪齋先生應時天才穎異陶冶嚴訓八歲  
能屬文乾道壬辰入太學年方弱冠從江西陸九淵  
悟存心養性之學登淳熙乙未進士第初尉黃巖士  
民惜其去欲共置田宅留居焉辭不受朱熹為常平



使者一見卽與定交紹熙王子邱密帥蜀辟入制幙  
興州元帥吳氏將有世襲之勢朝廷患之而未敢輕  
有變易也邱密因其病使應時往視疾以察軍情盛  
禮十獻辭焉復命以事實告會吳挺死卽白制帥定  
議差統制官擢領其軍檄總領楊輔兼利西安撫節  
制之草奏乞別選帥材以代吳氏朝廷從之以張詔  
爲興州都統一方晏然改秩知平江府常熟縣旣滿  
郡將以私憾摺撫倉粟累政流欠三千斛見問士民  
感德至相率擔負詣郡願代償不報竟坐貶秩故有  
詩謝其邑人云牛車擔負愧高義豈知薄命非兒寬  
宋史翼 卷二十九 一

年進士寶慶志爲會稽縣主簿吏道通明樓鑰除給事  
中管舉以自代攻媿集後爲禮部郎守處州延祐案  
注禮部侍郎累官中大夫提舉崇禧觀似孫博雅好  
古家於越延祐志案結靖亭外集晚年始  
江爲嵯令史安之作刻錄而文物掌故乃備卒贈通  
議大夫鄞縣志  
王偁字季平四川眉州人累官承議郎知龍州俛刻  
意史學斷自太祖至于欽宗上下九朝爲東都事略  
一百三十卷其非國史所載而得之旁收者居十之  
一皆信而有徵可以依據洪邁修四朝國史奏進其  
宋史翼 卷二十九 三

授通判邵武軍將赴而卒年五十三自號燭湖居士  
有文集十卷開禧丁卯吳挺之子曦復歸興元果據  
軍以叛曦誅嘉定初戶侍沈誥刑侍蔡幼學給事曾  
暎吏侍黃度兵侍戴溪工侍汪達六人同奏應時學  
問深醇行義修飭見微慮遠能爲國家弭患於未形  
乞甄錄其後得旨特補其子祖開下州文學會稽續志  
高似孫字續古書錄解題夙有俊聲詞章敏贍攻媿集程大  
昌演繁露初成文虎假觀似孫年尙少竊窺之越日  
程索問原書似孫因出一帙曰繁露詰其間多大昌  
所未載而辨證尤詳大昌盛賞之齊東野語登淳熙十一



然自立於頽波之外申屠駟陳公墓誌參陸放翁序萬應揚州府志

吳曾字虎臣崇仁人由上舍獻書授官累遷至吏部

郎中太史局欲述紹興殞宮內士民墳墓曾謂坤道

尚靜恐傷旺氣事得止又言辛巳壬午歲俱日食正

朝當主兵請孫為備除知金州去貪吏恤良民善政

著聞改嚴州致仕所著有君臣論負喧策毛詩辨疑

左傳發揮新唐書糾繆得聞文集待試詞學千一策

南征北伐編年南北事類能改齋漫錄近二百卷悉

收入祕府江西通志參浙江通志

倪朴字文卿唐戶部侍郎若水之後也若水居恆州

宋史翼 卷二十九

唐末之亂子孫南遷江浙間五代時有名益者自吳

興遷浦陽之石陵世為農至朴曾祖展始以賁雄於

鄉初衢婺嘗輸丁身錢相傳仁宗時永康胡則為奏

免崇寧間欲復算之適部使者行郡展持則像拜使

者於馬前歷訴其非便使者上其事復獲免祖子從

性好施田旱及半悉捐與種家又多奇謀建炎初山

賊作亂遠近震動縣令丞檄子從問計子從為之策

畫使其子統民兵為前導賊皆敗走民兵別部有貪

功擒至百餘人者縣令例縛之將斬以徇子從聞之

急白令曰此輩豈皆賊哉不如勿殺使自新賊不足

定也令悟足地曰微公言幾敗吾事悉縱之事果帖

帖朴豪雋不羈喜舞劍談兵恥為無用之學必欲見

之於事功紹興間聞廟堂謀遣將掃清河洛喜曰依

日月乘風雲以佐天誅此其時矣乃草書數千言歷

陳征討大計精忠感激有古作者風鄭伯熊見之連

吐舌曰男子男子雖以無階不得上進而朴志益堅

且以天下山川險阻戶口多寡用兵者所當知乃編

考羣書成輿地會元志四十卷又合古今夷夏繪為

一圖張之屋壁手指心計何地可戰何城可守猶幸

一用其能晚雖知不用復著鑑轍錄五卷以痛國家

宋史翼 卷二十九

禦侮用策之失惓惓猶前志也朴好使氣與人多不

合年四十七尚未娶當時人亦鮮有知朴者獨永康

陳亮敬焉淳熙中與知縣趙汝鉞有隙鄉人樓益恭

遂以豪俠中之徙家筠州會赦東歸朴於書過眼不

再覽辨駁甚精嘗言吳越受梁封爵未嘗稱帝其改

元寶大寶當梁亡之後且取觀音院鍾刻為證以破

五代史之疑論者服之浦陽人物記

吳仁傑字斗南一字南英其先洛陽人居崑山父信

修武郎仁傑博洽經史育才講學朱子之門登淳

熙進士第歷羅田令國子錄自號螭隱以詩文名二



時所著古易十二卷兩漢刊誤補遺十卷禘祫縣叢書三卷周易圖說樂舞新書廟制罪言郊祀贊說鹽石論丙丁各二卷集古易尚書洪範辨圖陶淵明杜子美年譜各一卷皆行於世仁輔子檇州府志劉過泰和人自號龍洲道人以詩俠名湖海間周益公聞其名欲客之門下不就叩閫上書請光宗過重華宮辭意懇婉聲重一時嘗以書陳恢復方略謂中原可一戰而取用事者不聽以是落魄無所遇合晚年欲航海抵崑山友人潘文留之尋卒吉州人文紀略白志舊案劉過字改之江西詩派中一人也其詩名龍洲集近有偽刻作蘇軾黨斜川集者卒葬崑山城中祠墓宋史翼 卷二十九 六

宋史翼 卷二十九

今尚在安志既列劉過復列劉改之

徐次鐸字文伯東陽人紹熙元年進士又試宏詞科

為山陰尉著復鑑湖議為樞屬以西府典故散在方冊自建炎以來攻守之具編纂成書名曰中興兵防

事類官止三衢倅嘗做古周禮作漢官制又作唐書傳注補注音訓總三百卷自號徐氏唐書又以唐書

糾繆訛舛作釋糾辨謬十卷金華先民傳

施宿字武子長興人元之文學子陸游會稽志序紹熙四年

進士宋進士表慶元間知餘姚縣始至詢究利害得其要

領於是百廢具興邑瀕海既築石隄以障海濤民田

得無害而前人不知守護之策隨補隨壞迄無安歲

議建一莊為田二千畝募民耕墾築倉專儲粟以備

修隄之用樓鑰餘姚海隄記黃潛跋云宿嘗為隄其用力於海四萬二千尺其中為石隄者五千七百尺者古所未及其為政務大體不事細謹尤加意風教

市田置書教誨學者萬曆紹興府志沈作賓守會稽時宿通

判軍事與撰會稽志積勞累月乃成陸游會稽志序晚為淮

東倉曹時有故舊在言路因書遺以番葡萄歸院相

會出以薦酒有問知所自感其不已致也劾之無以

蔽罪宿嘗以其父元之所著坡詩刻之倉司有所識

同郡傅穉字漢儒窮乏捐投善歐言遂俾書之錢板

宋史翼 卷二十九

以顯其歸因據此事坐以賊私癸辛雜議

喻偏字伯經義烏人慶元己未進士歷僉書鎮南軍

節度判官尋請祠歸築室夫人舉下日蕭隱性豪談

論今古輒目光如炬氣軒軒出鼻吻間尤長於文詞

嘗乾道潛熙間朱熹呂祖謙陸九淵張栻皆談性命

而闢功利學者各守其師說陳亮偃起獨以為性命

之微子貢不得而聞後生小子與之談不置殆多乎

哉禹無功何以成六府乾無利無以具四德如之何

可廢也於是推尋聖賢經理世故之大略明白簡大

坦然易行人多疑其說而未信獨出為諸生倡扶



持而左右之已而亮再下詔獄偏與同志極力營解遂脫亮於萬死一生之中人多義之所著有隨見類錄二百卷蘆隱類稿五十卷

宋編論 偏傳

敖陶孫字器之福建福清人少貧偶儻為文章操筆立就消熙間魁鄉薦紹熙末入太學會朱子罷講職除外祠陶孫贈詩但云當年靈壽杖止合扶孔光及丞相趙汝愚死謫所陶孫復作甲寅行哀之語皆不涉韓侂胄或為詩託陶孫名題於市樓知臨安府趙師畢承望侂胄風旨急逮捕陶孫微服變姓名去事

白登慶元五年進士四朝聞見錄云慶元初韓侂胄既逐趙忠定太學諸生敖陶孫

宋史翼

卷二十九

八

賦詩於三元樓云左手旋乾右轉坤如何羣小恣流言彼胡無地歸誰且魚腹終天弔屈原一死因知公所欠孤忠幸有史長存九泉若遇韓忠獻休說渠家未世孫陶孫方善於樓之木壁酒一再行壁已不復存陶孫知詩已為韓所廉捕者必至急更行酒者衣持後酒具下亡命歸走闕捕者入闕逮之至都以其新哀於韓謂詩非已所作韓笑而命有司復其詩益孫旋中乙丑第出此得詩名劉克莊云先生詩名益重託先生以行者益眾而江湖集出焉真詩未為先生之靈而贗詩每為先生之禍是江湖集亦非陶孫作也陶孫登第在慶元己未非切調通州海門縣主簿嘉定初教授漳州郡守趙汝諱尤愛敬之秩滿辟酒所幹官改廣東轉運司主管文字安撫使揚長孺性峻多面媮僚吏惟見陶孫必改容寶慶元年轉奉議郎賜緋魚袋主管華州西嶽廟陶孫長身麗眉軒

昂驚俗博覽載籍奇字與義穿抉呈露諸文皆可傳世行遠而天下獨誦其詩自涉憂患明練世務奉祠歸適悼亡室無妾媵躬執炊爨積俸錢買田二畦築室一區深居茹苦客至從戶內搖手謝絕之惟與同里林公邁連江李韶莆田劉克莊相過從然不妄有所吟詠而詩名益重晚學後生多託陶孫以行有選其廣詩入江湖集者臺臣得而論之詔毀集鐫一官卒年七十有四後村集跋 先生墓誌

留元剛字茂潛福建永春人博學強記為文奇峭開禧元年試博學宏詞科與浦城真德秀同應選考官

宋史翼

卷二十九

九

李太異批德秀云宏而不博批元剛云博而不宏靈宗喜其文命俱置異等授元剛國子監學錄嘉定初累遷直學士院嘗言今日有貧國貧民而無貧士夫聞者以為至言遷權起居舍人奏言國朝左右史立御座後今乃縣殿東乞復舊立修明舊制以內艱去服闋起知温州勤恤民隱發奸摘伏人推精敏永嘉劉天挺據晉王羲之墨池且百年劉本豪族莫敢斥言者元剛徑判歸於官加直寶文閣移知贛州為言者論劾詔與宮觀罷歸元剛早負盛名自擬大用德酒任氣既歸後鬱鬱不適築園北山自號云麓子德



秀初甚與之契中年對客語及則愀然不悅蓋嫌其  
私才傲物不能蓄德以待時也福建通志一百七十六

李劉字公甫江西崇仁人嘉定進士歷禮部郎官兼

崇政殿說書起居舍人遷吏部侍郎穆陵書梅亭以

賜之其在蜀歷守榮眉進總漕事帥成都守本路憲

四川都大茶馬等凡八印軍府僚佐各稟教令條治

無不得宜所得圖書皆以八印識之劉熟於典墳以

辨儷著稱制詞為南渡之冠所著有類稿三十卷續

類稿三十卷林

王明清字仲言汝陰人至元嘉明清甫十歲朱希真

宋史翼卷二一九十月

徐敦立過其父因詢以國史中數事應之無遺由是

受知慶元間居錫館於嘉禾官至朝散郎與其父雪

溪兄仲信俱有史才當時諸公欲收置史館不果嘗

劄切上封事是時南渡以來簡冊散亡老成凋謝明

清哀集軼事遺聞編為揮塵錄及玉照新志撫李詩繫

章樵字升道昌化人嘉定元年進士歷海州高郵山

陽教官習知海徽事再上時宰書方陳李全必叛全

果亂郡縣官多被禍樵率諸生盛服坐堂上講誦賊

至斂刃而退擢宰吳判常州皆以廉著御史洪咨夔

舉監登聞鼓院以疾乞歸授知處州樵學宗伊洛著

有集言子十八篇章氏家訓七卷補注董仲舒春秋

繁卷十八古文苑二十卷高麗杭州府志

陳耆卿字壽老號貧窗台州臨海人嘉定七年進士

官至國子司業吳子良其文遠參沈泗近參伊洛

沈涵樞微恢拓廣大周旋賈馬韓柳歐蘇間瓊場甚

寬步武甚正也葉適是之為說起立為序其所作以

為學游揚而文張晁適既後耆卿之文遂益為世

所宗蓋其統緒正而氣脈厚也所著有論孟紀蒙貧

窗集赤城志臨海縣志

吳子良字明輔號荆溪台州臨海人寶慶二年進士

宋史翼卷二一九二月

官至湖南運使太府少卿幼從諫實宿遊年二十四

登進士心之門水心稱其文意特新語特工韻趣特

高遠雖言之妙齡秀實終以文名世者不過若是何

上超越流輩而已哉及卒車玉壘挽以詩有云江右

文章今四塞水心氣脈近三台所著有荆溪集臨海縣志

戴復古字式之號石屏從林景思徐似繼經又登陸

游之門講明詩法後又走東湖過河漢淮尋九空絕

奇符荒怪古僻之蹤靡不登歷蓋二十年然後歸而

詩乃大進真德秀稱其句法不減孟浩然由是遂名

天下有石屏集行世黃巖縣志



左緯字經臣強記善屬文劉元禮周行已皆兄事之初業舉子曰此不足為學文如韓退之詩如杜子美吾將遊其藩焉真德秀稱其避寇七詩可比老杜七歌有詩集行於世

黃巖縣志

劉克莊字潛夫福建莆田人朔兄夙之孫也克莊初名灼嘉定二年拜恩補將仕郎易今名調洪州靖安主簿丁父憂服闋注福州司理改差眞州錄事江淮制置使李珣開闢建康辟沿江制置司準遣先是朝野盛言金袁反泗上兵敗始息進取之謀以守易職克莊至淮東覓維揚兵不滿數千意欲抽減極邊戍

宋史翼

卷二十九

十一

兵使屯次邊以壯根本說不行已而金人果乘虛犯安濠攻滁州建康大震時嘉定十二年二月也滁州圍解克莊自請南嶽祠去越五年始改宣教郎知建陽縣真德秀還克莊師事之學益進言官李知孝梁成大箋克莊落梅詩激怒史彌遠幾得謫鄧清之力辨乃改通判湖州真德秀帥閩以機幕辟將作監主簿帥司參議官德秀尋以戶部尚書召克莊後例乞解隨司入京供職次年六月除樞密院編修官兼權侍右郎官輪對言服天下莫若公今失之私竊天下莫若重今失之輕揚謝貴胄聯翩華途沂榮魚

軒融洩廣內南陽侵奪貧細郡國不敢問北司志在恩寵風憲不敢劾非私與大臣愛護畏議有狼跋之嗟厥事避權動魚羹之興依違肺腑之閒道有所屈浮沈官寺之際志不得行以匹夫橫議而變政以走卒偶語而易命非輕與夫言柄臣反易綱常變亂邪正與其徒攫取陛下之富貴而去獨留大敵極壞之朝綱已固難合之邊釁尤不可簡稽之兵窮極不可變遷之枯陷溺不可挽回之風俗以遺陛下陛下不幸而當之諸賢不量力而就之遂使陛下疑君子之無效意小人之有方宣和靖康之禍此陛下商監

宋史翼

卷二十九

十三

也疏出魏了翁游似見而擊節曰二劉後有此佳兒二劉謂克莊祖夙與弟朔也未幾以吳昌裔疏罷主營王局觀尋知漳州嘉熙元年改知袁州殿中侍御史蔣頌知理宗不說言者論濟寧事遂劾克莊并及方大琮王選三人皆嘗言濟王者同日罷歸李宗勉當國薦擢廣東提舉升轉運使兼提舉市舶使嘗每凡兩年寬荷箬嚴篋苞節漕計助邊屯買田二百畝以贍仕於南而以喪歸者淳祐四年除江東提舉求民瘼獄詞千紙一閱盡得其情以右丞相游假召赴行在道除太府少卿入對三劄首論右丞相史



嵩之以借助減殘金爲戰以厚幣奉佛蓋爲和以清野筵國爲守若非天去其疾他日必貽宗社之憂矣言陛下雖有退小人之功而復受小人之謗洛蜀分明而摯逐韓曾爭柄而京相臣實未知所終又言陛下待羣臣至厚記善忘過收採不遺其間尙有述遠而孤位卑而滯者昔尙盛年今已暮景願收之於霜降水涸之餘使善類常合言路常通讀未畢理宗問未召者爲誰克莊對曰從臣則有王遂徐清叟方大琮庶僚如湯中潘昉不幸已歿存者黃自然王邁耳自然近已向用餘人皆年事已高望陛下收錄三言

宋史翼

卷二十九

十四

文殿大學士致仕克莊復奏嵩之忠孝有虧所除職名乃與元勳重德無異乞寢除名止守本封永國公致仕遂與給舍同職奏理宗不得已奪嵩之除職指揮克莊草制有云我聞直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人謂斯何豈天下有無父之國未上殿中侍御史章炎因攻嵩之並劾克莊不合奏審實直欺君遂罷歸七年鄭清之再相薦直實文閣知漳州以母老辭除直龍圖閣主管明道宮八年除祕閣修撰福建提刑以便養克莊復辭不允卽家建臺甫及月丁母憂方禫除祕閣書監直以請未終辭十一年春有旨進行既至

宋史翼

卷二十九

十五

江東使事以恤貧民處流民爲最急理宗皆嘉納之六年以母老求歸養理宗不許曰朕知卿文名有史學行將錫第任修纂矣退出御劄賜同進士出身除祕書少監次日兼權國史院編修實錄院檢討官又三日兼崇政殿說書轉對言國本未建中外寒心援引詳切理宗爲感動尋命暫兼中書舍人初詔嵩之起復屢爲臺諫所論遂豫乞致仕御批服闋除職于祠閱月嵩之祥禱得旨守本官職致仕克莊素嵩之有無父之罪四無君之罪七臣行嵩之誥詞亦知爲褒爲貶且不知合帶何官奉祠已而有旨嵩之除職



愈切史宇之除工部侍郎克莊不草制時有傳嵩之  
將復相者克莊因進讀九朝通略至澶淵事理宗歎  
今無寇準克莊從容對曰本朝三有狄難三大臣皆  
以身當之耶律氏越幽薊犯河朔決大駕親征之策  
者寇準也完顏氏越太行黃河犯汴京決堅守京城  
之策者李綱也逆亮百萬南下百官欲散而航海卒  
之扈乘與幸建康者陳康伯也臣嘗謂此三人者實  
由諸生口不談兵一旦國家有急所立奇偉如此豈  
有他哉直以忠義之氣吞敵人耳若不論其人節義  
大開但以其曾為邊帥而相之中外所以寒心也理

宋史翼

卷二十九

六

宗曰卿言良是豈非疑朕復用史嵩之耶克莊曰臣  
知陛下高無此事設或有之此誤不小嵩之以奸國  
之富震主之威謬為恭順陰懷怨毒外豈可付以寸  
鐵內豈可假以寸權願陛下熟慮蒙古自定宋嗣久  
未立君朝廷謀再舉克莊言趙范欲圖唐鄧唐鄧不  
可得而棄陽先失安隨均房皆為邱墟趙范欲圖  
秦鞏秦鞏不可得而劍關不守五十四城遂成蕩覆  
豈非外重而不能禦內虛而無以守臣謂江陵固然  
後可以援襄樊重慶實然後可以圖漢中范與彥呐  
前事可鏡也言雖峻切理宗優容之十二年除右文

殿修撰知建寧府兼福建轉運副使發憤前疏不行  
再論疏陳寢新命依舊職提舉明道宮景定元年買  
似道為相克莊與似道有舊除秘書監復除起居郎  
兼權中書舍人克莊向在道也入對略言國以危懼  
存以佚樂亡陛下必持勝慮危毋忘敵兵焉欲江時  
大臣必明遠格非毋忘漢陽舟中與白鹿磯時士大  
夫毋以言誤務毋以浮文妨要所奏旨切中時病  
帝畢聖宗慰勞曰知卿愛君憂國至老不衰累進除  
工部尚書兼侍讀尋以年老求退除寶章閣學士  
知建寧府賜玉柄贊筆御製五言詩書其上侑以金

宋史翼

卷二十九

七

極言官與禮也五年自青辭職除煥章閣學士守本  
官致仕咸淳四年特除龍圖閣學士仍舊致仕明年  
卒年八十有三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文定克莊前後  
四立朝天性忠愛敷陳剴切晚歲身兼兩制詞命增  
委而論事不休每奏輒數千言理宗尤重之凡大詔  
令必曰非克莊不可論者謂其長於吏事而為文  
名所勝云 福建通志一百八十八  
後村大全集附行狀  
陳振孫字伯玉安吉人所居號直齋博通古今  
鄞縣學 書錄解題  
題四 紹興教官 齊東野語八  
語八 宰南城 三  
寶慶  
二年通判興化軍嘗佐郡人陳憲修濠塘諭月而成



學田得以克復解題七〇案與化軍治時有楊氏記

子及婦不孝者逮問則婦之翁為人毆死楊亦預焉

獄未竟值覃需得不坐其後父又訟子及婦振孫時

以伴攝郡謂父子天合夫妻人合在法離絕皆許還

合而獨於裝絕不許者蓋謂此類若楊婦盡禮於舅

姑則為反親事雖稍有不反得以不孝罪之初問

楊罪既脫合勒某婦休離當離不離則是違法為婚

既不成婚即有相犯並同凡人今其婦合此此條不

合收坐時皆罪其得法之意焉野語端平三年以朝

散大夫知台州除浙東提舉嘉熙元年改知嘉興府

宋史翼 卷二十九

會稽為浙西提舉禮祖宗卹民之意舉行萬戶停廢

醋庫邦人德之王制以振孫研精經術有古典

型除國子司業徐元杰徐元杰暴亡或謂其高之毒

之振孫亦有疏雜識以某部侍郎野語除寶章閣待

制致仕贈光祿大夫劉後村家藏舊書至萬卷做

讀書志作解題極其精詳梅吳典人物志野語

五氏族志梅詩話書解易解志子造字周士登第

為書志野語

趙三堅字子固號彝齋居士系出安定郡王以父朝

奉即與采蔭登寶慶二年進士歷官集英殿修撰知

嚴州平反張均平報父讐獄郡歲饑發廩賑贍全活

民五萬餘戶隱居廣陳乘一舟東西遊適縣令宣城

梅散造船謁之竟飛棹去梅伫立曰昔人所謂名可

聞身不可見殆謂先生歟孟堅善書畫工詩文著有

梅譜書法論傳於世海鹽

陳均字平甫福建莆田人號雲巖於丞相俊卿為從

孫濡染家世舊聞又時親炙於從父寺丞宓刻勵自

奮宓在嘉定間立朝有直聲多均贊之初肄業太學

及以累舉恩當大對不就歸著皇朝舉要備要二書

端平初簽樞鄭性之聞於朝有旨令本軍繕錄以進

宋史翼 卷二十九

授迪功郎辭不授郡守楊棟延入郡學為諸生矜式

力辭不獲深衣大帶一至而返聞帥王居安聞其名

延至福州甚禮遇之年七十餘卒性之題其墓曰篤

行君子福建

張端義字正夫鄞州人也居於吳即朱長文樂園故

址少讀書兼習技擊嘗師項平齋於荆南一時耆艾

如慈湖說齋鶴山菊坡習庵皆從之遊而尤服膺其

中表葉元吉亦慈湖高弟也愛作詩兼工詞其賦蜂

云不因花退盡必是夢殘時極為時所傳誦書其詞

曰江湖且過用浮屠家所謂且過寮也端平更化應



詔上第一書次年再應詔上第二書三年明堂靈應詔上第三書有詔龍州安置執政謂詔以直言罪以直言非祖制得免乃自笑曰故事宰執侍從用安置庶官用居住士子用聽讀軍將用自效予小臣而用大臣之法乎晚自號荃翁所著有荃翁集亡矣又有雜記曰貴耳集今存願其論真文忠公晚節不終失民望則有足與黃氏日鈔相證明者惜其亦惑於浮屠之言耳

貴耳集

陳容字公儲自號所翁福建長樂人端平二年進士初為温州平陽令關道路通溝洫議賑糴修學宮從

宋史翼 卷二十九 三

容簡易政務修舉時集諸生敷衍經義士風大變尋通判臨江軍去後人常思之理宗聞容才名召除國子監主簿賈似道欲招致幕下容酒酣輒卑侮之卒不往出知興化軍容詩文豪壯尤善畫龍世傳所翁

龍福建通志

薛據字叔容平陽人酒祐間臺省交薦賜出身嘗為天保采薇末議二卷又采諸子百家稗官緯紀之書輯孔子集語二十卷摭古今輔相經濟之業為宅撰成鑑二十二卷景定元年史館劉克莊謝子強上之敕付秘書省

温州府志

姚勉字成一新昌人慷慨有大志寶祐中狀元授平江節度判官丁父憂服闋除秘書省校書郎正字四年太學生有因論丁大全而被逐者蔡杭亦去國勉上言斥逐學宮之士以禁天下之言此蔡京秦檜韓侂胄所為今日豈宜有此遂歸及吳潛入相再除校書郎正字沂王府教授景定元年又上封事言天下之事可惜者一可憂者三並痛言丁大全之奸尋兼太子舍人輪對言朝廷綱領惟在用人聽言又及守帥數易之弊後上過東宮勉講否卦因指斥權姦無所顧避忤賈似道遂諷孫附鳳劾勉為吳潛黨免歸

宋史翼 卷二十九 三

其文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著有雪坡集五十卷卒年四十一

江西志參雪坡集文及翁序方逢辰序

羅泌字長源廬陵人學博才宏侈遊墳典迺搜集百家成路史四十七卷西蜀費輝為之序子萃能世其

學嘗為之注

吉州人文紀略

鮑雲龍字景翔號魯齋歙楓口人景定中鄉貢進士幼嗜書至忘寢食義有未解靜坐默思比長博通經史尤精易學母病亟夜半登西山巔焚香祝天願以身代母病尋愈從師閔俊甫試郡庠踰年分格當陞職雲龍護其師郡博士嘉之遂兩陞焉嘗偕同里鄭







王 寵 陳士尹 盧以中

陳 迪 於 琳 闕 勛

王相如 馮安國 程端中

王佐才 豐 治 上官悟

盛修己 沈 攸 方致堯

陳 德 李 詰

石待舉字寶臣天聖五年進士補沂州軍推官會河

陝用兵除通判保州先是州有雲翼軍數千人俱隸

沿邊巡警皆精銳驍勇故稟給特援治平間復領以

中貴人訓練無法驍蹇日甚邊郡患之待舉條奏乞

宋史翼 卷三十

均廩食且以武臣領之驍卒往往怨語中貴人罷去

武臣俞貴代之貴怙寵恃勇德奪已之權與中貴人

及卒之怨者日以言激之故逆卒乘間鼓謀劫庫兵

為亂待舉聞難徒步率州兵數百人討賊轉鬪於市

賊鋒銳不可敵兵潰遇害 成化新昌縣志

李英字子厚高要人天聖中同學究出身初仕象州

司理參軍轉博羅博用辟薦歷橫州白州欽州推官

所至以廉能稱熙寧中欽州守臣謀敗毀交入攻城

陷之英以死守一家孱子刃者十有三人 明統志云

神宗聞而悼之贈比部郎中詔錄其季子忠為班行

從弟表為三班忠乃招魂葬之於祿村建祠祀之號

比部廟祀於鄉賢 黃志

唐子正字幾卿興安人治平初舉孝廉後通判邕州

熙寧八年冬交趾圍邕與蘇緘固守外援不至城陷

與緘死之一統 志

葉居中福建莆田人父胄熙寧九年進士威武軍節

度推官居中元符三年第進士授奉議郎宣和二年

調通判睦州將赴任道聞清溪賊方臘作亂從吏勸

無行居中曰吾被命為州佐以寇故避難不行是不

臣也叱馭而前比至賊勢張甚居中戰不利閉關拒

宋史翼 卷三十

守郡守張徽言棄城走賊圍急城將陷有壯士數十

人欲擁之去居中曰守既去吾又去一州塗炭矣何

以生為整冠北向再拜畢出坐堂上賊至遂遇害賊

平居申子廷伏闕訟其事會當路與居中父胄有宿

憾抑之惟補廷及弟建文學廷建力辭居中褒恤竟

不及 福建通志

毛奎舊名個字世高紹聖間進士為閩曹建卒張員

作亂奎方疾諭之遂死於兵血流如白乳 天啟衛州府志

王履字坦翁開封縣人曾祖螭閩門通事舍人祖仲

平知潞州父景瑒皇城使知澧州履好學通經史



薦不第元符二年以父南郊恩補三班奉職元祐間  
上書力言朝政闕失怒當事擬官編置新州預黨人  
列名在碑籍政和初復官差充提舉恩冀州黃河堤  
掃甸當公事以功轉成忠郎五年吳玠辟充本司准  
備次年隨府罷宣和二年又復上書極諫勒停六年  
敘復舊官秘書少監賈禋戶部侍郎庚樂薦履殿對  
稱旨差監西左藏庫轉修武郎靖康元年八月以武  
翼大夫充大金白西軍前和議副使副李若水行至  
太原見罕粘議以租賦奉大金贖其地金人不從十  
一月還京越三日復與若水王雲馬識遠再使軍前  
宋史翼 卷三十一 四  
行次中牟守河兵潰或傳金人已渡河屢謀改路若  
水疑未決履曰守邊防河諸隘將士望風逃避奉使  
又若此朝廷何所賴以某處之惟有死耳若水然之  
遂令曰違者行軍法眾遂定沿路屢挽若水奏朝廷  
乞嚴設備次懷州逢金館伴使蕭慶劉思前來言已  
遣使請畫河爲界更不須議三鎮履不勝其憤氣疾  
作輿以還隨金軍進閏十一月二日至京城外粘罕  
召履與若水飲且曰奉使有勞宜勸以酒若水歎曰  
某等奉命議和不能爲國家定大事罪宜死酒不敢  
飲粘罕笑曰前言戲之耳履曰君國事大曷可爲戲

擲酒盃擲於地粘罕大怒曰事已至此尚敢爾耶履  
曰殺人以挺與刃亦無異也粘罕呼左右曰之履曰  
平生讀書頗識忠孝事死尚不消何懼囚也曰曰之  
沖虛觀城陷粘罕遣兵與若水入城十二月四日履  
與若水從駕出軍前駕還除履武勝軍使履曰履  
上曰卿盡忠佐國面折金賊固宜責卿履曰履六  
世食祿方蒙陛下誠懼當朝廷多事之秋履以死報  
國家實不敢冒膺殊賞竟不拜命遂於州觀察使  
又辭上不允正月履從駕再出軍前履曰金人所  
留二月六日金人廢帝宣事軍令諸將履曰履  
六史翼 卷三十一  
上御履擁抱持綱曰皇帝爲百萬生靈出外來此  
影賊不得無禮粘罕命左右牽去之傷及面二十  
一日與若水大罵不屈被害於青城郊臺下臨刑神  
色不動仰天長歌有屬首向天今天卒無言忠臣効  
死分死亦何愆之語聞者莫不墮淚時年四十八子  
二高中立中建炎元年贈保寧軍節度使履與若水  
水被害時幹高不歎曰南朝若人等一二子豈可今日  
呂好問題其墓曰大宋忠臣節使王公之墓  
八十  
李階字晉祖晉建光澤人父深階崇寧二年禮部省



試第一既廷對會安悖之兄忱以特奏名對策言使  
堂人之子魁多士無以示天下遂奪階出身遇赦敘  
復調楚州鹽城縣尉建炎初攝臨安府比較務州卒  
陳通作亂脅階叛階叱之遂遇害事聞贈右承事郎  
與一子官福建通志

周隨字崇宣二年進士紹興間以直龍圖閣傳宣陝

蜀死於閬州亂軍贈忠國侯正德江山縣志

潘中字民極福建浦城人崇寧五年進士第二人歷

知長溪縣靖康二年徵欽二帝北狩詔下嗚咽流涕

觀者感慟已而建卒葉農叛中慮濃迫境團結民兵

宋史翼 卷三十

蔡忠義社以爲備明年賊勢益張寧德令遺書報急

中李兵夜赴控扼白鶴嶺賊卻去復烏合千餘中迎

戰於鹽田之麓陷陣被執賊脅使降中曠日叱之曰

汝輩平時養父母畜妻子春秋衣糜郊祀賞給國何

負汝汝敢背叛我憾不斬汝萬段肯與汝俱生耶遂

遇害尸僵立不仆事聞詔贈朝請大夫官其二子福建通志

夏承字元茂鄞人以太學上舍登崇寧五年第靖康

間任開封少尹寇犯闕大尹徐秉哲散文勝根括皇

族冀以免死承奮身立爭潛令諸廂毀棄文勝放散

苛留之人紹興二年臣寮疏列其事國事方殷未及

褒表隆興初特贈三官二年贈左朝議大夫寶慶四明志

袁植字材老無錫人登崇寧進士第詞學兼茂科爲

監察御史金人入寇陳邊防十三事以誅佞人爲先

不納引疾休至建炎召爲左司諫直言忤臣黜守岳

陽會虜騎大入叛臣李允文據昇擁眾怙亂植條奏

其狀遂遇害允文誅贈直龍圖閣重修毗陵志

王壽獻可之子也獻可語詳列傳壽崇寧中爲詳議

官上書言蔡京罪鯨隸海島欽宗復其官從種師中

戰死山西通志參長編弟雲宋史自有傳

宋史翼 卷三十

史徽字洵美一二云東美鹽官人勤苦力學登崇寧進

士累遷戶部郎官出爲京西運判徽宗下詔罪已罷

西城所督通賦徽悉焚其租籍進右司郎中以疾致

仕高宗卽位起爲司農少卿建炎三年扈駕至江口

遂遇害贈左大中大夫右文殿修撰子龜年卒年皆

至員外郎萬應杭州府志

劉滂字德霖婺州武義人大觀三年進士調新昌令

豪鄉氏橫里中挾貴嫺誣人死滂捕致械治之部使

爲請不聽卒敷以法蔡京與滂祖爲布衣交滂至京

師京欲挽爲黨滂拂衣去建炎中知建昌軍建昌兵



習悍驕要求無度滂至一以法繩之兵不勝忿持戟入市掠人物卽拒者刺傷之滂捕繫追債兵遂爲變滂及母妻皆死其妻湯氏侍姑側兵及身猶不去故遇害建昌人聞滂死慟哭失聲朝廷旣誅始亂者褒滂爲朝請大夫官其一子

宋學士文集

余光庭字朝美福建羅源人大觀三年由國子監薦試擢第唱名居前列值從兄深校文以親嫌奏黜政和二年復領鄉薦試禮部廷唱仍在前列徽宗識其名深異之累官光祿寺丞出知鄧州建炎初金人陷州不屈死舉家殲焉

福建通志

宋史翼

卷二十

八

熊安上字仲禮福建建陽人衮八世孫也大觀三年中武材第一人時叔姪兄弟文武同登上賜詩云晉室安元齊奏捷虞廷元愷並登庸累官信德府兵馬幹轄權通判軍州事金兵南下禦戰死之追贈武義

郎

福建通志

鄭柎福建龍溪人政和初應選補武學生時募良家子從軍柎往投郵延路總管劉延慶軍効用與夏人戰大理河多所斬獲以功補承信郎賊平授汀州黃土寨巡檢捕獲據盜王猪奴辟典化軍吉了寨巡檢會黃土寨兵黃勝等煽亂復以柎權巡檢勝素懼柎

威名閉寨自焚宣和七年金人犯邊柎赴樞密院自

陳願赴河北軍前任使累立戰功轉修武郎靖康初

金兵逼都城柎隨勤王兵入援補四門都巡檢力戰

死之紹興初劉光世請於朝授其子綸承信郎

福建通志

林子立字伯與福建興化人政和二年進士調知衡

州武陵縣靖康元年詔諸道以兵勤王子立募集鄉

勇二千餘人率赴南道總管軍營至荆門遇金兵接

戰寡不敵中流矢卒帥司上其事於朝

福建通志

羅復字無悔銅陵人政和三年進士知昨城縣靖康

之難金人偏城下復力禦之身被重創死守久之城

宋史翼

卷二十

九

始陷南渡後以忠節褒

江南通志

鄭中立字從之福建長汀人登政和五年進士初調

崇安縣尉金兵南下擢行軍總管奉使募福建民兵

得數十人轉而前收復尤蔡等州遂入蔡州固守金

兵再圍蔡州城陷被害特贈朝散郎官其子穆紹熙

中再官其孫岫

福建通志

翁開壽昌人政和五年進士官和二年攝清溪尉方

臘寇起領所部與賊戰不勝被執罵賊而死

兩浙名賢錄

詹友端字伯尹宣城人政和丙申鄉貢第一建炎初

上書言復讐取中原事語甚壯不報值潰將賊方



宣城友端親當鋒矢以為眾倡賊平補迪功郎調監池州贍軍酒庫盜發鄰郡委友端攝西安尉與賊戰中流矢卒詔錄其子雷

一統志

黃璘字邦美福建浦城人幼孤嗜學登重和元年進士歷官拱州襄邑縣丞靖康元年金人分兵襲拱州驅郡縣吏為鄉導一郡風靡璘獨移病不出金兵聞之急遂赴井死時年四十吏得故棺以殮藁葬城外數月其弟至發棺視之見棺蓋大書一十三字曰異日諸弟來煩舉葬於先塋之側驗之乃璘筆蓋矢死其素志也建炎初贈朝奉郎官其弟之子為璘後

宋史翼

卷三十一

十一

包汝諧温州人業儒事親孝宜和庚子方臘起睦州連陷杭歙婺諸郡至遂昌郡守倅皆倉皇莫知計所出州學教授劉士英與館下生石礪謀禦賊糾集義士王三錫等二十八人汝諧與馬白諸父老曰某等雖無官守然所食皆君食也可值時變而甘不義乎乃身先士卒先後禦賊不下數十戰竟死於難事平立專祠賜忠孝扁

周行己包汝諧傳

曹夫休寧人任睦州建德丞方臘之亂死其官詔進秩三等與三子恩澤

休寧縣志載夫休寧二年第今案登第曹夫乃夥人官至本

州通判非休寧曹夫也

董公健字伯強新昌人宣和庚子方臘起桐廬蔓延新昌官吏奔竄公健慷慨率子弟聚里中萬人馭以紀律遂破賊焚其寨斬首千級境內復安王師討剡西賊檄公健為先鋒公健藉累勝之威以數百當數千殺獲頗眾已乃王師不進勢孤援絕公健度事不可為呼眾語曰大才夫寧以義死不可以不義生遂自殺贈武功大夫汝州團練使官其諸子

萬曆紹興府志

江汝度字致一開化人為桐廬尉會方臘竊發死事特贈通直郎官其子蹊躡

宏治衢州府志

宋史翼

卷三十一

十一

葉鑣字勉明壽昌人宣和二年方臘竊發與龍溪洪基護鄉并有功授忠訓郎瑞州軍馬都監靖康二年金人犯闕與王時雍守東壁粘罕攻城急鑣守禦甚力歿於王事

嚴陵志

詹良臣福建崇安人官縉雲尉值方臘寇處州良臣禦之深入無援被執賊愛其勇宵之降良臣罵曰男兒以身許國便當斬頭瀝血不顧身死寧能向若輩求活耶賊怒支解之事聞官其子大方

福建通志

毛崇字叔縝江山人少有節操晚以特恩為歙士曹睦寇攻城官吏皆遁崇曰吾職司寇獄有繫囚詎不



可去乃攝州事時二子貢辟雍即遣人持印絕城以  
出令上之朝城陷乘衣冠坐堂上賊脅使降不屈罵  
不絕口嬰刃而死妻錢氏弗忍去婦掖其姑又弗忍  
去俱遇害事聞贈朝請郎兩浙名賢錄

張理瑞安人宣和間寇至郡縱火延壩接橋理統兵  
為先鋒出城迎敵賊眾披靡俄而橋陷溺死郡為立

忠義廟祀之德祐間封忠惠侯萬曆溫州府志

周承已字恭先行已弟婁淵字淵明潘守真字適道

皆永嘉人清溪寇渡樂灣將攻城統制郭仲荀遣裨

將張理帥師迎敵承已等慨然請於郡以行渡壩按

宋史翼 卷三十一 十一

橋賊鋒銳甚麾兵據橋為陣橋斷皆溺死德祐中理

封節惠侯配享忠烈廟承已等三人皆從祀於旁溫州府志

王行之字才仲太平人為婺州士曹宣和三年方臘

寇婺守臣皆遁行之曰吾刑官也分當死職遂遇害

一統

鮑瑒旌德人宣和中方臘寇盜國瑒糾義兵擊破之

補承信郎明年賊盧邁寇涇瑒力戰中流矢死一統志

程全字禹昌休寧人宣和末方臘盜起縣令翁山棄

印去全起義兵遮道請留從大將劉延慶破清安賊

源洞授修武郎又從待制洪中孚招河北劇盜張仙

宦官李彥妬其功效罷歸彥誅乃復官後從康王入

援汴汪伯彥被斥從宗澤破金人於衛州苗劉之亂

從劉光世勤王授開州團練使詔封休寧縣開國伯

食邑九百戶復汴建康留守杜克會金兀朮入寇克

督之出戰眾寡不敵死紹興三年詔贈協忠大夫錄

其子孫累贈太尉新安文獻志開州團練使程公神道碑

盧榕字叔材初名郁福建永福人登宣和三年進士

歷衛州安仁令紹興初劇寇曹擁眾自江北掠湖南

時帥臣向子諲駐兵安仁不滿千數寇鼓譟入邑榕

宋史翼 卷三十一 十二

率民兵轉戰力屈死之贈宣教郎

子沂字詠道以父死事補官初為廣州東莞縣尉襲

破劇盜蔡和尚乾道中通判韶州攝英州劇盜李全

抑犯廣州英為上流人心驚潰簽判請棄城遁沂誓

死守城賴以保進二秩命為真守未幾賊猝至沂戰

死高宗憫之復官其子鑄福建通志

陳自仁字克廣福建興化人宣和六年第進士調吉

州永豐縣尉屢捕盜有功不肯自陳建炎三年金人

自馬家渡濟江遂攻吉州隆祐皇太后避敵至太和

縣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楊惟忠所領衛兵萬人皆



潰其將傳選等九人悉去為盜將犯永豐知縣趙訓之與自仁簡兵分為二一取間道遺賊後一據地利匿其精兵以誘賊賊至伏發殲其眾賊別校繼至官兵未成列遂敗自仁與訓之皆死之郡上其事贈自仁通直郎官其子揭孫後永豐人立祠祀之自仁與享焉福建通志

張搆未詳里貫宣和六年累官武略大夫副連南夫為大金賀正且使二年二月金人犯滑州宗澤聞之謂諸將曰滑當衝要必爭之地失之則京城危矣不欲再勞諸將我當自行搆曰願效死澤大喜即以銳

宋史翼

卷二十

一百

卒五千人授之搆至滑州身率將士與金迎敵眾且十倍諸將請少避其鋒搆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元帥慶戰數合日暮敵少卻澤遣統領官王宣以五千騎往援未至搆再戰死之後二日宣至與金兵大戰于北門士卒爭奪金出不意退兵河上宣曰敵必夜濟收兵不追半濟而擊之斬首數百所傷甚眾澤即命宣權知滑州且令載搆喪以歸為之服總厚加賻郵仍請於上贈搆拱衛大夫明州觀察使錄其家四人金自是不敢復犯東京矣繫年要錄十三

葉頭福建仙遊人兄禹宣和間嶺與禹徒步入京師

並隸太學金兵南下詔設武藝謀略科頭首中其選授承節郎靖康之難大將劉廷輝范瑗統材武人分四壁除嶺京城東壁守禦官時金兵攻圍日急頭度勢不可支召禹謂曰忠孝不可兩全吾已受命當登陣死戰以盡臣節爾歸養父母可也禹相對泣涕而別城陷頭力戰死之福建通志

李珙字溫之永福人少業儒尚氣節三試禮部兩升上庠不偶乃慨然以功名自奮會宜州蠻入寇以禦賊首功補右職進築南丹州以珙攝州監押為先鋒羣蠻畏懾納款歸疆積官至武功大夫劇賊劉花三

宋史翼

卷二十

三

嘯聚自虔吉入寇廣東朝廷議擇將禦之除廣東路至則盡俘其眾檻賊首送京師擢忠州刺史知融州議者以為賞輕拜邕州團練使會金人犯京以蠟書召天下兵珙聞之集僚佐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豈可以道遠便自營乎募死士三千人屬通判蔣炳文與俱炳文托為桂帥所留珙獨引兵進北至衡州賊將擁數萬眾扼其前旁郡皆閉城自守或勸珙宜退珙不從竟戰死事聞贈忠州防禦使官其子一人詔旌其門曰忠義金志

林師益福建仙遊人父豫師益少習武略以父任補



三班借職調洛州雞澤縣尉上書論邊防利害議切時政有旨差充京畿第十四副將累授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提舉京城四壁守禦司後軍統制未幾金兵逼京師侍從孫傳等薦充京畿第一副將訓練馬步軍駐劄陳留縣楊時在講筵奏師益曉達軍政使專督兵馬必有績效授京畿第一等正將守禦鄭原武金兵至不克攻去明年金兵再犯京師諸將皆遁惟師益孤軍守原武不動守禦使劉韜請於宰相何樂亟召師益兵入援師益行次封邱遇金前鋒迎戰破之明日金兵大至師益謂其副將曰彼尿我寡誠宋史翼 卷三十 十六

不敵然此吾致命之秋尙何顧哉遂力戰死之一男若瀾一作甫一女九歲妻葉氏及乳媪襁負流離凡五六載始歸兄師舜官至中大夫靖康中守職不肯避金兵全家被害弟師皋通直郎亦死於王事詔各官其一子福建通志

呂由誠壽州人徽宗末知乘氏縣有治績後知集慶府康王移軍濟陽由誠竭力饋餉軍以不乏金兵城陷不屈死之山東通志 志宦績

危翁一福建光澤人家貧業樵靖康中聞徽欽二帝北行哭三日骨立而死李炳以詩弔之云南鄉老人

危翁一歲晏雨晴扶杖出驚聞二聖塵再蒙歸闕柴門哭三日眼空愁絕聲遂止里人唁翁翁死矣凜然生氣申包胥萬古千秋葬忠義福建通志

魏孝友字移可臨建甌寧人卓犖不羈弱冠入學應詔論時政得失凡十餘疏金人犯闕徽欽二帝被留營中孝友作歌一篇情辭悽惋躬詣軍前欲與金帥粘罕辨伏兩日不得達傳亮勤至闕檄爲幕府從事孝友請往迎康王亮遣之王卽位授迪功郎調濠州定遠令建炎三年潰卒朱海擁眾數千人入縣界孝友率兵至永康鎮拒之海曰我假道而過秋毫不敢宋史翼 卷三十 二十一

犯尙與公戰乎孝友不納麾民兵擊之海怒悉尿而前民兵潰孝友孤軍弗支遂被執死之事聞贈朝奉郎官其一子福建通志

晏溥字慧開丞相元獻公之孫叔厚之子豪傑不羈之士也好古文遠於籀學作晏氏鼎彝譜一卷載所親見三代鼎彝及器窳靖康初官河北金賊犯順散家財募兵扞賊與妻王媵趙氏戎服率義士力戰而死宋史

翁廷慶字德甫福建崇安人父肅慶曆六年進士歷知濱江峽袁潭五州官終職方郎中廷慶以父蔭補



官靖康初知博州聊城縣舉義兵從王若訥等勤王至京師南薰門與金人戰死之贈朝散大夫官其子

世修 福建通志

劉位招信縣人靖康中率眾勤王會淮上盜起部使者徵位保鄉井盜畏其鋒號橫山劉家軍建炎三年

合兵復滁州即攝州事兼滁濠鎮撫使羣盜張文孝

等奄至城下即出戰中流矢死詔贈建甯節度使建

廟於滁賜額剛烈命其子綱襲職繫年要錄

蔡椿字子堅福建仙遊人曾祖襄自有傳靖康中樞

以父蔭補虔州會昌縣尉視事纔數月贖賊犯境樞

末史翼 卷二十

領所部及鄉兵數千人與賊相持兵潰力戰死之贈

承事郎官其子額後贈朝散大夫林工詩兼楷法能

得襄遺意福建通志

王寵宜川人靖康中官迪功郎既陷偽齊屏處村落

間不復仕進劉豫聞其名令赴京擢用寵稱疾不行

者經歲州郡強遣之寵至京終不受偽命而去紹興

十年改官檢登聞鼓院繫年要錄

陳立尹字彥衡德安人建炎初與武寧李彥先同應

詔勤王時號三將軍在軍中十五年忠義激烈奮不

顧身與金人鏖戰屢奏功後與李彥先同沒於陣事

聞贈保義郎准西統制兵馬使敕立碑祀之人物志

盧以中歙縣人建炎初官奉議郎守監察御史元年

冬十月高宗幸淮甸舟次寶應縣御營後軍作亂以

中從駕不及立船舡叱賊為所逼墮水死上命求以

中所在得之水中拱立如故詔以中知無不言死于

非橫贈左諫議大夫賜其家銀帛百匹兩官子孫二

繫年要錄卷十

陳迪建炎初官陝西提舉軍馬武功大夫榮州團練

使長安陷守臣唐重死迪猶率餘眾巷戰嘔血誓眾

敵大入死之繫年要錄卷十二

宋史翼

卷二十

九

於琳蕭山人為本州防城保甲建炎初陳通叛琳從

浙東安撫討賊戰敗被執賊欲刺面強降之琳罵不

屈賊辰擯射矢著如蝟罵不絕口死之兩浙名賢錄

閻勅臨人建炎初官保寧軍承宣使主管侍衛步

軍司公事四月宗澤奏為保護陵寢使建炎二年九

月以所部奉西京會聖宮祖宗神御南歸由蔡河而

下至濠州守臣孫逸謂之曰大尉雖王臣而逸未嘗

識面今為軍民計不敢開門勅曰勅奉神御而來守

臣郊迎禮也逸乃朝服率屬吏遙拜于四望樓勅不

能奪而去初勅至沙河遇劇賊張用說使歸朝以其



義女嫁之因以為中軍統領用遣其參議官與勅偕  
行要錄二十四年擢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節制淮南軍  
馬初山東盜起濮州人史康民因迎神會有繳扇儀  
從之物藉以為資遂擁眾作亂轉至淮南往來於淮  
泗間有張文孝者在其軍中後畔康民殺康民父母  
自為一軍勅之節制淮南也自山陽渡淮至泗州文  
孝出城迎拜勅喜與文孝偕至招信縣節制軍馬劉  
位禦之文孝戰不勝與勅往濠州屯於黃連阜文孝  
名為迎勅實挾勅也是時康民屯於韭山文孝往攻  
濠州康民乘虛掩黃連阜破其寨邀勅以歸屯於定  
遠縣勅猶以節制之職傳檄河南諸郡敵將周企在  
壽春偽知濠州孫興以告企遣其將趙壽統兵自渦  
口渡淮是日入西門康民出兵迎敵大敗而歸壽已  
自北門入執勅而去是役也康民幾死使臣趙宏救  
之得免宏湯陰射士也初為岳飛部曲勅從飛假之  
勅至南京金人欲降之不可欲以為京東安撫使又  
不可敵怒殺之計聞贈檢校少保昭化軍節度使謚  
壯節要錄三十三

不為賊作牒遂遇害一門皆死所著有溪堂集周紫  
芝序之稱為仁者之勇云一統志  
馮安國字彥修福建順昌人力學能文行誼尤高時  
行王安石經說安國晦迹於家聚徒講學建炎中范  
汝為據尤溪沙縣籍民降附安國不屈死福建通志  
程端中伊川之子南渡後徙家池州建炎中知六安  
軍事金人攻六安端中固守城破死之池州都統制  
程全收其骨葬於池一統志  
王佐才字昌輔福建崇安人少遊邑庠有聲善談兵  
尤精弓矢建炎間范汝為作亂佐才總義兵禦之後  
建陽已級王延勝等聚眾剽掠佐才復討平之以功  
補承信郎累吉州水軍統領與賊首胡義戰中流舟  
壞而沒吉人廟祀之福建通志  
豐治禮部尚書稷之孫建炎中高宗駐蹕淮揚金人  
入境時治監轉般倉死之紹興十一年詔褒其忠錄  
于誼為將仕郎萬歷上虞縣志  
上官悟字仲達福建邵武人父均悟以父任補泰州  
司士參軍建炎三年權京城副留守初留守杜充赴  
行在檄知蔡州程昌寓為留守判官既而昌寓以乏  
糧還蔡州副留守郭仲荀亦引餘兵歸悟承其後號



令不復能行留守司名存而已濟南守臣劉豫既叛  
 降金遣使以書說悟悟焚書斬其使豫密賂其左右  
 喬思恭宋原俾同勸悟悟復斬之明年悟權留守時  
 河南北悉屬金惟京師及畿邑猶固守然糧儲乏絕  
 民多饑死有河北僉軍首領聶淵者邵武府志率其  
 徒以食物與守城者博易積久稔熟悟不之疑一夜  
 淵與其徒數百人登城北壁縱火焚樓櫓會城東有  
 羣盜李漬蘇大刀等悟欲藉其力以擒淵招之入城  
 漬等既入焚掠不止城中大亂悟及副留守趙倫皆  
 出奔淵以城獻金悟至唐州為董平所殺事聞贈右  
 宋史翼 卷二十

文殿修撰官其後五人悟孫謚字安國從朱子遊以  
 祖蔭授贛州會昌東尉調永州推官為政簡易用法  
 不深刻民懷之遷肇慶府四會令視事方五日卒建  
 通志  
 盛修已建炎三年以保義郎權宿州通判盜斬修武  
 犯州城修已守節不屈為所害紹興九年知樞密樓  
 昭據州人之請入告贈教翼郎闔門宣贊舍人封表  
 其墓繫年要錄二十八  
 沈攸字子宜揚子人建炎三年賊邵青犯真州攸攝  
 揚子簿以狀白府乞以所糾土兵禦之賊勢張甚攸

挺身拒敵北門死之嘉靖揚州志  
 方致堯甯國人建炎庚戌賊方寇甯國致堯伏鄉兵  
 於嶺隘大破之賊益兵至中流矢被執脅之降罵曰  
 我豈從賊者耶遂死之一統志

陳德國人建炎四年金人陷建康德結眾欲殺金  
 人部勒已定前期為其徒所告舉家被害繫年要錄三十二  
 李詰字國人建炎末以文林郎知彭陽縣關  
 陝之陷守令以城下者金皆因而命之詰獨不降與  
 其民移治境上偽命執之以獻欲官之凡三辭金人  
 以為歸附命為儒林郎詰言于所司曰元系捕獲不  
 宋史翼 卷二十  
 敢受歸附之賞以其牒還之繫年要錄四十二

宋史翼卷三十終

男樹校字







謂王玠而從賊耶彥舟竟沈玠於龍眼磯與妻子俱死時紹興二年六月十三日也彥舟既殺玠引兵北降劉豫初玠赴彥舟之辟或止之玠曰吾慮之熟矣彼方駐兵於此姑為鄉井計倘能息其暴戾固非玠一身之計也及被害鄉人悲其志為立廟磯上周燾賦哀詞刻石焉盧志

張憲貴溪人武力絕倫紹興初選為博興巡檢方臘寇陷兩浙憲募勇士千人兼程以進賊懼引退遂復衢州未幾金掠滑州即馳赴之既瀕河會橋斷不克渡至亳州聞駕北狩欲邀截而不能乃趨兵濟南謁

高宗因薦文武全才堪為將相者七人以李綱宗澤

為首拜武義大夫江南東路軍騎總管久之江東妖賊王則大熾憲走上饒會兵進討兵未集為賊所陷與其子琳死焉事聞贈武功大夫官其兩子林志

邱祈福建仙遊人紹興間江廣寇起蔓及閩境祈與族人杞結忠義社以自固山寇起杞力戰死鄉人立祠祀之扁曰忠義已而寇自潮海踐汀漳侵軼前之惠安十五年三月乙丑夜掩至邑西鄉都統張淵令武翼郎袁章破賊於磨石山下章死於陣賊亦潰去越月復至眾洶洶思避祈率同社禦於九座山手及

渠魁一人賊暫退尋別出寇掠祈卻之翌日復戰祈特勇深追遂遇害鄉人為章立廟祈附祀焉福建通志

陳希造字賢御福建仙遊人父吉老教諸子讀經暇必令讀百將傳每日中原擾攘正臣子捐軀報國之秋非文武兼資未易了此希造由是日習騎射會金人陷京口希造年十六被擄至北庭令牧馬希造乘間擇所調御良馬疾馳歸吉老喜之每日為定亂器

以陰授揚州錄事未赴侍父官汀州每戰必前屢奏凱捷武平之役乘勝追至義竿口策應不至遂殲於難州六邑競立祠祀之贈承事郎累贈奉直大夫福建通志

蔡青福建龍溪人紹興間與縣人鄒進熊保俱為左

翼軍步兵山寇焚縣治郡將皇甫某領步兵二十五人禦之青與進保俱屬焉方屯縣北門賊率二百餘人突至西關郡將曰我曹當効力血戰三人被髮瞋目操戈先登自卯至酉殺傷甚眾賊分兩道遁三人

乘勝追之賊窮反鬪三人皆被傷歿邑人為具殯合葬西關外名曰勇士墓福建通志  
劉頌字子誠福建建陽人紹興間為廣州參謀官盜共禁母謹等陷三水鎮頌帥兵勦捕後為淮東提刑金



主亮趨淮東領力戰死之賜諡忠烈領之族翰諡忠顯子羽諡忠穆改諡忠定琪諡忠肅領諡忠烈建人

稱為五忠劉氏福建通志

陳適字正中福建連江人紹興二年特奏名授海康

縣尉時蠻寇陸架適繕器械兵力戰克捷乘勝深入

忽伏兵四起寇縛之適厲聲曰男兒讀書死必殉國

吾世代衣冠荷國厚恩恨不盡忠以報今得死所矣

遂遇害事聞贈宣教郎官其子福建通志

楊世永福建晉江人祖注登慶歷六年進士官至廣

東提刑父偶為長泰縣令世永性至孝嘗割股以愈

宋史翼 卷三十一 五

母疾紹興五年調肇慶府高要縣尉寇駱科犯境世

永貫楮鎧佩兩又跨馬獨出伍長激其徒曰汝輩不

可負官人相率從行二舍許遇賊戰死兵皆號哭無

生還者事聞詔錄于夢齡官福建通志

梁楚電白縣人紹興中攝廉州博白縣令時交趾寇

犯境楚堅城力守與賊戰引弓連發數賊官軍不接

城破被執以火炙楚罵不絕口而死高宗嘉其忠

節贈禮部侍郎輿地紀勝崇祀鄉賢載

虞輔國李憲不傳籍貫俱為澄海將軍才略雄一時

以意氣相許紹興中率海寇陳旺攻雷州南城輔國

與郡守護曰海寇勇於水鬪惟陸戰可挫其銳彼知

城內有備必不敢久苟斂鋒而待則彼固結營堡必

野掠營軍復還攻我則城必危乘其勢之未定橫衝

以撼之勝則城可保敗則賊知懼故守則禍深戰則

禍淺請出戰郡守難之憲復以死請遂開南門而出

自朝至午戰數十合輔國死之憲愈奮罵賊至暮亦

死寇不得入乃縱火而去郡城獲全粵大記

唐世勛婺源人光國子紹興三十年以薦為舒城縣

民兵正將弟世勛副之世勛以民兵怯弱不足用乃

召募強壯得六百二十八人謂之義士教之戰陣與

宋史翼 卷三十一 六

其甘苦皆感奮願効死力令散去各安其家而後來

會未幾金騎數千突至境世勛急禦之義士之至者

纔六十人世勛引之入栲栳原金使人招之降世勛

叱之揮部將王悅王傑直前奮擊原中險狹金騎不

得勝大敗去明日復悉眾來世勛身被數箭創甚呼

其子大淵曰我死汝必繼吾之志遂死目不瞑其長

子輔謂大淵曰父告爾未答故也大淵撫尸而號曰

所不繼志者有如栲栳原乃瞑徽州府志

趙良坡字深甫坦兒清獻進士守禦廣州為元兵生

獲欲降之不屈元將義之放歸踰年元將思其賢復



索而得之欲薦於朝良坡終不屈怒目詈罵元將令左右及之良坡大呼曰我得死所矣遂伸頸受戮其子友直同榜進士聞難泣血冒刃歸櫬葬西溪湖眠

牛山所居有視清亭戒子孫弗仕元高懸上虞縣志

毛士毅字伯任賀州人累舉推恩為化州吳川簿就

移石城令李接反攻石城士毅語邑尉曹君曰吾與君當以死衛百姓料合義丁得二三百人與賊賊眾

寡不敵尉死於鋒鏑士毅罵賊而死劉煇程略廣西

為文以祭之曰公以卑位為國捐軀少伸忠憤雖致

禍之甚慘而垂芳之無窮事聞于朝孝廟嘉其忠義

宋史翼 卷二十一 七

贈承事郎告詞云爾徇國家而捕寇冒鋒鏑以捐軀

摧敗匈奴徒留名萬代朕有懷壯士喜想英風優加命

秩之崇庸賁九泉之寵尙期精爽不昧欽承事見賀

州圖經輿地紀勝

楊九鼎字叔鎮以父由義任入官帥襄清夔有善政

復易利漕帥天漢敵劫大散關九鼎復之又復阜郊

殺偽元帥完顏阿璘後兵再至九鼎死守清野原除

太府少卿總領蜀賦時都統吳政戰歿麾下兵潰敵

據漢中搏大安軍九鼎檄張威何進勦於三泉匹馬

不返會蜀有新帥首招潰卒至雞公嶺復叛帥挾兵

以道有勳九鼎遺者答曰九鼎有職守不可去賊至遂遇害贈五官至朝諡大夫官其子三人咸清臨安志

黃樞字機先南豐人慶元進士為南雄司法炯寇猖

獗郡檄樞督餉且調度破之賊率眾數萬空巢而出

官軍不滿千遂死之初樞問途著隻獲語其下曰以

此為識已而賊退求尸得獲以證事聞贈通直郎林

江應洪字泰之青陽人慶元五年進士趙方帥襄陽

辟應洪為佐後知德安府法數十年疑獄權推東提

刑兼知揚州元兵至多方禦之力屈死一統志

鄭勳字景翔國書作景固福建仙遊人嘉泰二年進士知

惠州博羅縣先是廣州推鋒軍遠戍建康比歸留戍

江西久之求撤戍不報統領熊喬部下卒曾忠遂倡

亂笑掠州境長驅西下或勸勳避其鋒勳曰吾去如

百姓何須待熊統軍來論遣之賊至喬已逸勳正衣

冠坐廳事諭以禍福不聽罵賊不絕口遂遇害事聞

贈朝奉郎官其一子福建通志

應純之字純甫永康人嘉泰三年進士歷知楚州兼

京東經略安撫使收捕李全等所向多捷曾李全來

歸密請於朝謂中原指日可復史彌遠鑿開禧事不

欲大舉但勅立忠義軍令純之節制既而樞兵部侍



郎與金戰沒於陣朝廷嘉其忠遣使葬之金華先民傳

昔橫字飛卿居郢開封隨駕南渡橫稟奏雄傑見義

勇果負才尚氣不屑下人而臨財均與士信士亦樂

推先之少遊兩淮具知形勢開禧改元北伐詔下許

忠義自效橫傾家貲募士得數百人歸招撫司進兵

泗上城下以功補進義校尉即所部為忠義軍以橫

為將官繼從都統制畢再遇戰鳳凰山先登陷陣陞

強勇軍准備將同諸軍拒虜淮陰時虜先以銳卒五

千驟馬二千絕淮欲乘虛深入而以重兵躡其後橫

等夜至即遣騎銜枚繞其營欲遂攻之願虜勢難測

宋史翼 卷二十一 九

莫為之先橫請行眾莫敢從乃挺身獨入既周視營

壘出語眾曰虜與易耳即分勇士百人篝火散伏而

飭其餘摩厲以須令日聞號舉火見火入營後者斬

眾曰諾橫奮臂一呼火明如晝營中驟馬盡驚士卒

紛擾我師整隊而入勦殺殆盡其幸而逸去亦為騎

卒所掩無生還者時虜糧舟徧橫淮岸悉就焚毀再

遇上其功第一授承節郎強勇軍統領移戍六合時

城被重圍橫數出突陣虜莫能當道馬鞍山卒與虜

遇而城下之虜亦應之腹背交攻眾寡不敵遂沒於

陣時年三十三再遇痛惜之事聞特贈訓武郎與兩

資恩澤再遇復上奏曰國家自遣兵中原卻虜淮甸

將士立尺寸之功者皆受不次之賞其有成績卓然

死節明甚者倘非恤典優厚何以慰忠魂而勸死士

伏見故贈訓武郎昔橫料合義旅隨臣出戰前後所

立皆出等奇功又能率眾迎敵力窮就死與其他二

時沒於王事者不同欲望朝廷例外更賜推恩以

忘身殉國者之勸尋有旨更與兩資恩澤准人肖像

祠之命日紀忠劉宰漫塘文集昔將軍行述

唐璟字用章楊子東鄉人父廷紹紹興間嘗領鄉兵拒

敵馬鞍山獲功補官開禧間金兵攻六合及儀徵將

宋史翼 卷二十一 十

指淮陽璟以民兵總轄親率子弟及所部強壯斷橋

填堰謀決陳公塘以拒之時塘隸轉運使擅決者罪

且死眾欲請之官璟曰必待關白豈能及事乎乃決

其水俾東與句城塘會接揚州城南西連儀徵南際

運河北距岡隴平原曠野不日而成巨浸敵騎登岸

家山望遂驚去州賴以免郡守以聞將命之官會疾

不就後權和州倅金人屠城遇害事聞贈官錄其子

弟儀徵志

程光庭字朝望休寧人嘉定戊辰進士調信陽軍

山尉時金人犯境光庭出方略屢屢克降差軍



教授金人犯光山團沙窩督兵赴援奏海陵之捷知

羅山縣金人窺斬黃趙方辟為節制三關部軍策應

歿於王事贈朝奉郎諡詞云爾三仕於邊終始一節

周旋師旅事不辭難所謂國爾忘家也徽州府志

梁滿保昌人嘉定二年江西峒賊犯境滿率鄉民禦

於柯水均戰死居民立祠祀之大清一統志

秦綱建康人性武健有膽略所為詩文多悲壯慷慨

嘗出邊徼與諸將校遊習知塞上險要復挾輿圖遊

京師以策干當事無所遇獨與寶謨閣學士劉克莊

善時莆田方信孺使北議和克莊薦綱與俱凡三至

宋史翼 卷三十一 十一

後嘉定中信孺守韶郡綱亦從焉赤水洞賊為亂信

孺募土兵命綱將而討之深入窮峭士卒多亡去乃

揮戈奮前與賊格鬪而死郡人哀之祀於紹之光孝

寺郡志

陳日福建懷安人嘉定中武舉正奏授忠翊郎江州

統領歷知壽春府霍邱縣紹定中從陳諱平建邵寇

歿於王事南劍人祀之於愛仰堂福建通志

戴衍字崇禮兗州人嘉定丁丑進士嘉熙元年十月

以奉議郎知常熟縣事葺學宮廣貴舍說二戴禮於

講堂聽者恨得之晚邑城卑濠淺因舊修濬屹然金

湯開河築隄水旱有備邑人朱子器應募為兵衍奇

之勉以學卒為儒者高士鍾璣王濬人無識者衍言

於范大成薦之朝所拔士印應飛徐曾三趙時貴張

士元揚麟伯皆為名公卿在任三年遷提轄左藏庫

尋以薦為屯田員外郎奉詔視師江淮至高郵遇元

兵前鋒以槩刺衍衍脫朝冠擊之張目大罵遂遇害

閱四十年衍子綬來為王太常萬壻奉衍骸骨葬於

虞會傳常熱志載元和縣孔文貞敷侯祠祀二戴祠碑

黃從龍永豐人嘉定進士為鄂州推官元兵入襄峴

鄂當要衝守將潛遁從龍抱印登城大呼曰張巡許

宋史翼 卷三十一 十二

遠之事正在今日誓指血書死戰報國字與子照力

戰死林志

王趙字國瑞樂平人嘉定進士授光州固始簿有經

略善撫綏明年金人圍光州趙解之改固始令厲兵

完城紹定四年金兵犯淮守令望風遁趙舉輕騎襲

金人出其不意得輜重以還金怒奮兵圍固始城濠

深浚敵不能入相守三月無援趙度勢不可支乃屬

固始民曰我不忍若等流離顧事勢不可為遂懷印

赴漆井死諱勇節人物志

曹孝先字元思奉化人寶慶中任楚州錄事參軍李

一第 二 冊 寶慶四年 三書 第 0 反文內



全謀叛遣劉國慶脅犯制置許國孝先趨入諭之曰  
制置朝廷大臣犯制置是犯朝廷也語既為亂軍所  
射中喉拔箭叱曰課李全斬東市非汝曹而誰曹孝  
先決不求生許制置決不可殺賊鏃鏃交集血流被  
體猶登城與國謀血盡氣微國枕之以磚遂絕事聞  
詔賜廟額曰旌忠宮其子誥甯波府志

徐千能福建莆田人祖師仁寶慶二年千能以赦文  
推恩入仕紹定間調循州典寧主簿任未及月賊陳  
三槍羅動天迫境千能與令顏公衮往諭不聽遂與  
公衮厲聲罵賊賊并其二子將殺之一賊喝云且留  
宋史翼 卷三十一 三

一少年僅次子萬金得免郡守林杲為之申狀監司  
掩不以聞福建通志

黃復字乾叟福建劍浦人寶慶二年進士除淮安軍  
山陽縣尉聞汀寇猖獗獻三策於朝累轉通判滁州  
復與州守陳廣中協力拒守廣中主西門復主北門  
射殺數千人已而廣中中砲死復攝州事士氣復振  
城被圍八旬餘救援不至遺子書云父老矣食君之  
祿繼之以死猶生之年也前後數百戰而歿總制趙  
葵餉臣吳潛上其事官其子厚廣皆從事福建通志  
廖居仕福建將樂人由鄉舉任曲江尉海寇執之罵

不屈立又數人遂遇害詔封韶陽郡守諡文忠福建通志  
姚望之字育呂福建寧德人嘗受學高頤之門寶慶  
二年武舉擢第會朝議恢復三京制置使趙葵辟為  
屬官王師抵汴乘勝復西京望之以汴河糧運未繼  
請休養士卒濬治城壘以備不虞不聽未幾師敗望  
之竟歿於王事福建通志

吳從龍字子雲奉化人建康府統制紹定初李全犯  
揚州主帥丁勝遣從龍為先鋒赴敵馬蹶被執使至  
泰州諭降佯許之至海陵城下大呼曰我右軍統制  
吳從龍也馬中矢被執至此揚州城無恙奉城堅宜  
宋史翼 卷三十一 十四

死守賊無能為也全怒寸斿之罵不絕口以至於盡  
詔立廟揚泰二州賜額褒忠官其從弟虎至武經大  
夫家鉉翁忠節記

劉純字君錫福建建陽人父崇之純精騎射以父蔭  
授沙縣主簿調袁州分宜縣丞尋入監和劑局紹定  
中閩寇晏頭陀等嘯聚汀郡連犯南劍建寧純適調  
湖北帳幹聞賊迫近鄰里辭歸散家財招唐石義勇  
千人討之邵武守王遂請於朝以純知邵武縣後討  
下瞿賊被執不屈死之事聞贈朝散郎諡義壯立廟  
於邵武麻沙賜額忠烈福建通志



朱浚字深源福建建陽人曾祖熹浚少負奇節累官兩浙轉運使兼吏部侍郎尚理宗公主元兵入建寧王積翁棄城遁浚與公主入福安誓與知府王剛中死守及元將阿剌罕襲福安剛中與城降浚與公主仰天大哭曰君帝室王姬吾大儒世胄不可辱於敵人手遂飲藥死贈朝散大夫

福建通志

顏公衮字鼎卿福建龍溪人以父澤補官調循州與靈令紹定間凶賊陳三槍羅動天迫與靈公衮下車論以理義賊怒公衮厲聲叱罵之與主簿徐千能等皆遇害邑民哀之為立祠詔贈朝奉郎官其子貢

福建通志

宋史翼

卷三十一

五

高談字景遂光澤人紹定二年旁郡盜作諸子請避之談曰昔揚子訓問避寇於胡安國語之曰往歲盜起燕山則河北關中可避入關則河南漢南可避今惟二廣靈保無寇乎吾惟存心以聽命爾此格言也今南則汀劍西則盱贛皆盜區守隸利人囊篋指為敵剽殺之將焉避乎盜入諸子又請談曰有廟祐在賊至談出曰時和歲豐何忍為此盜曰吏貪暴民無所愬我為直之談曰獨不能搥鼓上聞乎民何辜而殺之盜怒執諸庭遺之牛酒不釋遺之金帛不釋談

曰然則將何為盜曰我欲東破武陽若得耆老如爾者率是鄉子弟吾其濟乎談曰斯言美為至我唾賊大罵遂遇害而里人賴以免談平居言動必由禮法故鄉人敬而附之

閩書

張愆一名景說字欽甫岷人紹定四年為定城縣尉攝麻城縣事適敵攻破沙窩關深入麻城兵不支被執晉使降愆曰吾氣吞若曹顧方屈耳豈從汝耶遂遇害事聞贈通直郎

兩浙名賢錄

卓得慶字善夫號樂山福建莆田人紹定五年進士甲科教授道州應知饒州德興縣舊時逃賦專責戶

宋史翼

卷三十一

十六

長中下戶畏是役率以無產為幸爭相飛寄得慶始按民產高下各使出穀名曰義莊募人充戶長以代役民以為便景定元年召除秘書省著作郎兼浙靖惠王府教授左司郎中以忤時相賈似道旬外出知漳州次年嘉禾產一莖九穗最上賜詔寵召還授兵部郎不拜提舉雲臺觀德祐二年以大理寺卿越行引疾固辭景炎二年特旨除右文殿修撰戶部尚書兼福建制置司參謀官是冬十月元兵逼興化城得慶與家人訣曰柱傾維絕千百年何益靈前一尺毋卻一寸與其藏溝瀆而生曷若守家廟而死俄甲士



至執得慶并二子規權殺之年七十有二得慶早以詞賦名晚深於易丞相江萬里器重之仲子準承直郎監福州海口鎮福建通志

吳駿發江都人少遊鄉校卽有投筆之志紹定間李全攻城郡守募良家子禦駿發與其黨應之賊平以白衣補將校金人入境又以轉戰功累遷鎮江右軍統領元兵據盱眙大使賈似道遣兵攻之駿發與偏裨爲前鋒勇氣百倍會元援兵至駿發死之事聞賜恤甚厚蘇州府志

徐斌福建建陽人端平初隸建寧府十二指揮虎翼軍值卒黃勇等叛欲殺守約三鼓突入郡治至別廳之便門斌適在闔戶拒之守得逸去賊誘斌以利不聽乃斬闔入遂遇害後守姚瑤立祠祀之福建通志

徐梅龜字耀叟壽昌人登進士第授靈邱縣尉端平三年元兵犯境梅龜率土人王鎔等劄寨安陽諸山保障生民鄰境亦賴以安嘉熙元年元兵又至梅龜身先士卒俘獲甚眾次年春元大舉入梅龜與戰不利願謂其子尚古曰彼眾我寡我知之矣委贄爲臣有死無二汝其行乎尚古曰大人既能死忠尚古豈不能死孝乃轉戰益力皆遇害贈宣教郎官其子汲

古進武校尉尚古歸承信郎有其子肅進義校尉梅龜嘗著春秋指掌圖行於世通志

徐夢發福建浦城人父鳳夢發登嘉熙二年進士授監德令累官朝議大夫廣東招捕使居官二十八年平恕仁慈討捕所至靡不望風來附景炎初元兵南下夢發守仙霞關敵猝至左右皆潰夢發獨踞坐大罵遂遇害福建通志

劉仕龍字時甫世家於婺州辛丑進士從戎鄂州秩滿幹辦江陵府御前諸將軍統制公事召試閣職除闔門舍人請外知復州尋守賓籍關隘飭關器未幾易守廉備廉如在賓時數條上邊事時宰忌之徑坐是去景定改元詔知雷州兼理軍務會敵犯疆統領諸將出禦中流矢以歿封武節侯通志

鮑廉龍泉人信祐中以宣教郎知常熟病色志闕略聘邑士鍾秀實胡湛輩增訂所未備卽今重修琴川志也寶祐初辟差充沿江劍置使咸淳中知臨江軍德祐元年二月元兵渡江廉率所部迎敵於天長六合間大小百餘戰旣而元兵合圍退入臨江城陷向闕泣拜遂殉節贈直華文閣子穆景定間中宏詞科宋亡隱居不仕據續宋通鑑琴川志序合纂參南匯志



曾如驥字德稱泰和人淳祐進士官寶慶通判值長沙失守謀者咸謂降足自保驥曰吾安忍為身謀誓與此城俱存亡既知不可為遂書舍身取義章於郡齋壁上投濱江死景炎元年贈敷文閣待制諡忠愍

吉州正氣錄○舊案忠愍死事始未詳見羅念菴寶慶祠記及尹洞山祠堂碑中

陳夢立名植以字行福建漳浦人年十八以祖景肅蔭補太學生安定郡王伯澤妻以女賜食邑尋調龍溪令轉漳州司理後第淳祐四年進士德祐初提督嶺南海路兵馬帝昺浮海夢立提領海舟見事危斷

維出港自以六舟泊梅嶺收亡命馳檄諸蠻圖立宋

宋史翼

卷三十一

十九

後已而聞張世傑舟覆元人索捕急遂變姓名匿於

大岸白葉九侯問臨終遺命曰葬我必南望厓山弟格初為嘉興府海鹽主簿帝昺之亡也格從容賦詩從死夢立以其袍笏招靈葬於漸山書院後漳浦人

並祀之福建通志

吳洪德字長翁淳安人淳祐九年進士累官至金部

度支員外郎遇事激烈多與時忤宋亡死難

弟雄飛字次翁景定二年進士累官至太常寺簿宋

亡募兵赴難死嚴陵志

樓斌字一中浦江人私淑倪文卿氏讀其疏草知兵

食戰守之策山川險要之處莫且暮得當以佐恢復每聞雞起舞曰中原陸沈豈丈夫安枕時乎聞史彌遠矯詔殺濟王作詩哭之詩漸傳播逢彌遠意者逮

治斌斌不為屈會有解之者得釋登淳祐十年進士累官至翰林說書開慶元年買似道鄂州乞和以捷聞斌直發其奸章三上似道怒嗾言官劾其誣罔受責傷重賦詩而逝續補陽人物志

程洙休寧人淳祐十年進士授貴池縣主簿十年以廉謹稱調上元縣時元兵南侵洙撫字盡誠民賴以安及代請留不得發元兵入建康百官以次降附洙

宋史翼 卷三十一 二十九

歎曰吾受宋官二十餘年豈忍偷生乃屬後事於子

徹沐浴闔門縊死洙平生好吟詠忠義之氣悉形於詩有南窗詩集徹領薦任國諭克世其學徽州志

徐宗仁字求心永豐人淳祐進士官國子監主簿開慶元年伏闕上書極論邊事又論董宋臣盤固日久

蒙蔽日深又請使有言責者皆得盡其言累遷考功

郎兼崇政殿說書國史編修實錄院檢討德祐元年

授吏部侍郎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權禮部尙書

兼益王府贊讀衛益王走海上厓山敗死焉豫章書

趙良坦字平甫良坡弟寶祐二年進士知永嘉瑞安



福清並以廉介名會吉廣二王走閩中傲良坦以軍器監簿贊軍事於是募兵守禦元兵南指力屈就擒脅降不屈繫獄中二年作書付其家曰試令三載無愧於心守節二年不屈於敵只因忠義二字累及老稚一門今惟死而已後元帥詰其不屈狀對曰生為宋臣死為宋鬼遂欣然就刑萬歷紹興府志

楊夢斗字子仰福建長樂人寶祐四年進士歷揚州都統使鎮服蠻酋兄琦弟叔濟姪次鄭分守要害景炎末宋室播遷夢斗與文天祥力抗元師兵敗赴揚子江死里人立祠祀之扁其額曰文章節義福建通志

宋史翼 卷三十一

陳壽孫瑞安人登寶祐第授台州教授會新郡守初視篆守丞相丁大全黨也謁廟日壽孫揚言曰冉求聚斂孔聖鼓攻守黨丞相可升夫子之堂哉守聞解印去後直龍圖閣歷福建提刑入覲與賈似道爭鹽法被劾歸里元兵至率市人禦之被執不屈死閩書

陳龍復字本叔福建南安人寶祐四年進士數歷州縣以清勤著聞德祐初家居值文天祥開府南劍辟為參議官兼行太府少卿福建提刑天祥以其老成重之遣往漳湖計會天祥兵敗奔循梅就命分司潮陽龍復積糧治兵四方豪傑翕然響應天祥由是趨

湖陽與龍復相會未幾天祥移屯海豐龍復從至五坡為元兵追及遇害年七十有三學者稱為清波先生福建通志

蔡蒙吉程鄉人生而穎悟八歲能背誦五經從福建鄉貢進士侯安國福建宣化人教授梅州遂隸籍焉學春秋了其大義年十二應童子科登寶祐四年進士第出身授迪功郎再試銓衡復中第一加三資授從政郎韶州司戶兼司法未上而值世變郡守湯執中檄權梅州會書事義兵總督德祐二年冬元招討使易正陷梅州蒙吉被執正大舉兵趨潮州鶴象吉

宋史翼 卷三十一

於典靈使其下陳一元權知典靈守之蒙吉罵曰吾知盡忠報國耳詎肯苟生耶為一元所殺暴其尸三日顏色不變一元異而瘞之時年三十有二明年三月文天祥復梅州嘉其忠為文祭之收骸骨歸葬其鄉藏志

陳士英福建永春人為縣隅總寶祐六年山寇犯境率民兵二百鼓行而前眾見賊多皆辟易士英振聲奮擊力不支死之福建通志

卓子信福建永春人為縣隅總開慶元年寇薄縣境子信率民兵禦賊眾潰被擒惜其驍勇脅降不從遂



遇害郡守吳昂先後表士英及子信門福建通志

曾逢龍寧都人開慶初進士為新會令能以忠義自

許為政有循良風景炎元年六月元曾呂師夔遣其

將黃世雄寇廣州經略使徐直諒遣郡人李性道領

兵拒之性道降於世雄受虜官爵秋九月東莞民熊

飛復廣州世雄遂遁會逢龍率鄉兵禦虜亦至州城

性道迎謁新哀逢龍擒而誅之時端宗在閩聞其功

降敕嘉獎擢韶州通判未幾師夔復入寇連韶諸州

守皆降制置使趙滄遣逢龍往南雄拒之與虜兵遇

力戰不敵知必被執乃正冠裳縊而死贈龍圖閣學

宋史翼 卷三十一

高應松字負畝福建長樂人開慶元年進士累擢權

禮部員外郎翰林權直元兵陷臨安自湧金門入舉

朝奔竄從官存者九人應松其一也同留者正言陳

春伯侍郎翁仲得大理卿郭琪皆福州人是日除應

松中書舍人直學士院令草降表應松泣辭改權工

部侍郎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時國事已去

擁虛名而已恭宗及太后北行應松扈從至燕絕粒

不語越七日而死福建通志

曾填紹興人開慶己未為瑞州錄事參軍以州命行

各縣賑饑民值元兵至被擒主帥聞其名誘之以利

不從且誓之遂死事聞贈秩官其一子江西通志

豐存芳字公茂鄱縣人稷元孫為太平縣倅景定元

年元兵至知州孟知縉謀以城降存芳諫不聽嘗之

知縉遂引元兵屠其家同死者十八人卒方義竊其

孤八歲禮長於民間傳至曾孫滄甫洪武中以賢良

薦仕至監察御史兩浙名賢錄

胡德廣字及之景定庚申元兵渡江奸人因之為盜

德廣鳩聚鄉兵撫安邑境郡縣上其功特授迪功郎

尉仙居縣以親喪不赴德祐初元兵入臨安宋丞相

宋史翼 卷三十一

奉三宮赴燕德廣曰吾以身許國義當與國存亡遂

集義勇日夜訓練之未幾婺州破乃嬰城自守會永

康章瑄起兵復郡遣人邀德廣德廣曰吾去則奸謀

復起亂在肘腋遂不往未幾瑄敗元兵乘勝至東陽

德廣據險拒之元兵屢挫前謀逆者附於元以圖道

示之攻其後眾遂潰德廣不屈死其配朱氏亦自刎

死東陽縣志

韓觀國字用賓景定進士授潭州錄事元兵下江南

頓師堅守不下凡閱月城陷死之人物志

劉揚祖字宏宗慈谿人景定三年進士為刑部員外



郎見賈似道執政國事日蹙遂有隱志逾年宋亡改冠裳慟哭及元下詔求賢揚祖不忍聞遂徙家雲湖山寺之東自號介白散人終身不出

續文獻通考

林逢龍字慶雲平陽人弟廷龍字雷發俱為太學生當理宗末元兵入侵逢龍上書陳戰守計不報咸淳中同廷龍叩閣言事惟賈似道歸鄉里後逢龍又上封事乞正似道誤國之罪宜急調兵解襄樊圍似道怒削其籍押還本貫乃屏跡居山德祐丙子元兵至温州素聞逢龍名令軍校至山中索之遂被執驅迫登岳入城元兵欲用之逢龍攘臂怒罵曰我宋書生宋史翼 卷三十一

也豈為汝用哉以腹觸其刃而死廷龍亦被執不屈同日遇害

温州府志

陳虞之字雲翁永嘉人登咸淳乙丑第授揚州教授歷官廣王府記室參軍積階承議郎元兵至溫虞之率子姪鄉人千餘登芙蓉巖誓以死守不降元兵攻巖累為所敗越二歲始下乃盡以家資投巖隙中遂自刎死子姪妻孥及鄉人死者八百餘人

兩浙名賢錄

章如旦字希周餘干人咸淳進士起家東陽主簿至知撫州僉判元兵圍襄陽得江萬里書言呂文煥降泣不食三日與安仁陳陽見提刑謝枋得會枋得與

張棟帥議勤王帥大喜因與至弋陽入朱神廟卜如旦曰今國家大勢如此又何疑哉為臣子盡忠孝而已枋得顧陽曰壯哉章希周也德祐中元兵圍饒州枋得集兵安仁如旦起兵迎之既而饒州降餘干亦降元兵攻安仁至團湖張孝忠戰死如旦敗走尋死

江西通志

邱必明南雄保昌人咸淳辛未進士累官韶州僉判德祐丙子元兵逼梅關時東莞勇士熊飛領兵與元帥戰敗還元帥攻城城陷必明被執不屈殺之白血流地時人哀其志節立祠祀之

宋史翼

卷三十一

三

何新之西安人仕至樞密院編修嘗採唐宋詩為詩林萬選後知終安軍死節

嘉靖新江通志

宋史翼卷三十一終

男樹校字



宋史翼卷三十二

陸心源輯

列傳第三十二

忠義三

林景曦

袁鏞

胡廷桂

夏師堯

張漢英

王子翼

唐泰嶽

周真

許伯繼

章堉

劉源

王貴行

周偉

楊義忠

林澤

吳楚材

李成大

李梓發

宋史翼

卷三十二

何時

李天勇

趙時踐

顏希孔

李長庚

吳世鳴

鄭采翁

葉爾祖

黃俊

吳寶信

劉船

周宣

林琦

程楚翁

江友直

張樞翁

顏斯理

吳觀

陳非熊

方洪

王小觀

鮑叔廉

唐元章

毛附鳳

張炎

夏椅

陳璜

熊飛

傅高

劉伯文

孫瑋

馬南寶

胡敬方

黃介

謝徽明

陳珺

羅開禮

錢淵龍

吳希夔

胡文可

周來奔

廖明哲

趙必煜

趙必諤

陳尉德

蔡振先

趙與珞

謝明

謝富

冉安國

黃之傑

伍隆起

雷龍濟

陳堯則

王德欽

彭九萬

柳敘

蘇十萬

王用龍

林景曦字德陽號霽山温之平陽人咸淳七年自太

宋史翼

卷三十二

學釋褐授泉州教宮歷禮部架閣轉從政郎元兵南

下遂不復仕至元十五年楊璉真伽盡發宋諸陵時

景曦故爲杭丐者背竹籬持竹夾遇物卽以夾投籬

中又鑄小銀牌繫腰間賄西番僧僧左右之果得高

孝兩朝骨爲兩函貯之葬紹興之蘭渚山植冬青樹

志之聞者莫不景仰稱壽山先生往來吳越廿餘年

居雲間甚久有雲間懷古神仙訪僧二陸故居澱湖

黃耳冢諸作所著詩文集十卷士林傳誦之

哀鐘字天與成化其先南昌人有子誠者知臨安府

以事至鄞遂留家焉戴良撰袁鏞治春秋有文武才



尚氣節蔣景高撰傳嘗中省元袁鈞鄧北雜詩注咸淳七年成進

士蔣傳授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鄧北雜詩注以父憂未卽

仕案詩注以國事日蹙蔣傳鏞竊歎曰所貴乎士者

以有義焉耳天下之勢殊未可過夫生為宋臣死則

宋鬼顧吾無寸兵尺地不能捍禦以固社稷得仗義

執言從常山睢陽于地下不失為宋國臣足矣會宗

室趙孟傳以沿海制置使鎮四明將作少監謝昌元

亦寓於明故與相友善鏞因倡言曰時不利矣願公

等食君之祿為國重臣鏞亦忝進士名聞朝廷為臣

死忠此其日也幸無忽三人因相結納誓以死殉國

宋史翼 卷三十二

德祐二年元兵至鄞遣遊騎十八人駐城西山資教

寺孟傳昌元謂鏞曰爾第先往曉以逆順我二人卽

將兵繼之鏞往遇其騎將首問行在存亡為之開陳

大義具言四方勤王之師日至恐汝北歸無日北兵

聞之疑信猶未決明日元兵四集孟傳昌元懼乃以

兵獻于慈谿之車廐鏞失援被困因挺身與接戰自

辰至酉力不支為所擒元將愛其才勸令降曰不死

且富貴不降卽燒戮汝鏞罵曰我為宋臣死則死爾

終不從汝元將怒取矐其穴其中加于鏞頭旁縱火

害實是年三月十日也屬清明墓祭備家人上塚回

舟次龍山聞鏞死三子二婦三孫二妻伯祖妣胡與

其子妻二子及姑之子曾祖之側室若婢合十七人

悉驚悼赴水死惟仲子潤祖案原作澤民續袁士元

甫六歲亦在湖中僕沈蘭出而救之黃猛洞土塚裏

青糴黑飯食之比五日兵退克還守閩安利其篋筒

復投置大水甕中僕赤脚搜出之得免蔣潤祖字澤

民號野航善詩尤工草書入元為鄞縣學訓導遷慶

元路儒學教授卒年八十二袁士元撰潤祖行實

胡廷桂字伯詵婺源人登咸淳七年進士授平樂尉

宋史翼 卷三十二

饒守唐震素知其才辟居簽幕德祐元年元兵臨城

與震協謀捍禦力窮城陷方憲創治兵聞震極死亦

死之徽州府志

夏師堯字達德休寧人之時子登咸淳十年進士授

諫議郎嘗忤權奸被謫後陸翰林學士遷承旨羽翼

扈從祥興帝航海元兵襲崖州死之徽州府志

張漢英率化人幼聘呂氏女後女雙雙請辭漢英曰

聘時無恙而今喪明命也卒娶之咸淳間勅守樊城

為元阿木所圍舉善酒者置燭膏於營中溝積草下



絕出銳師薄樊城漢英死焉漢名

王子翼字汝翼南昌人咸清進士官廣德縣知縣德

祐乙亥四月元兵由西道壓境城陷死之府志

唐秦嶽號廣方宣城人宋相介後度宗時為寧國軍

節度遂卜居焉元兵渡江秦嶽力戰采石不支退守

寧國元人來檄降秦嶽曰世有降節度耶元令圍八

者下之日屠其城秦嶽謂其妻曰吾不如先死以存

數萬百道遂夫妻同日死城得免屠士人德之府志

周真字子繼旌德人咸清中奉文天祥制授本縣尉

元兵壓境力戰死之一統志

宋史翼 卷三十一 五

許伯繼字為可東陽人父子良仕至台州守伯繼以

蔭入官咸清末差婺州通判時李珪開府處州辟伯

繼主管機宜文字未幾移閩永嘉元兵入臨安三宮

北遷宰相陳宜中以衛益二王如永嘉元兵追及之

力戰數日城破珪降伯繼就縛不屈死之金華先民傳

章培永康人咸清末都城失守浙東諸郡多陷時衛

益二王在福州培與弟壁捐家資募忠勇得義兵數

千收復婺城制置使李珪以聞授培直祿閣知婺州

壁主管官誥院通判衢州與元兵力戰於丁鼠山接

絕城陷培與壁皆死之金華先民傳

劉源字叔清淮西野人原義兵長也野山志性慷慨

負大節咸清中聯絡山寨保鄉里德祐元年范文

虎以安慶降元景炎二年源與華人張德典殺太

縣丞據司空山傳高舉兵應之源建寨野人原相特

角復黃州壽昌軍與元宣尉使鄭鼎戰築日勝敗墜

水死八月元兵攻源寨不克遂移兵襲司空山張

典傳高皆死黃州復陷源不勝憤力戰而死自景炎

至祥興守禦凡三年一統志

王貴行蜀之洪雅人咸清間為德典丞蜀志元兵

取饒州通判常福以城降屬邑皆望風款附獨貴行

宋史翼 卷三十一 六

不屈日吾幼學壯行惟忠與孝耳竟赴水死江西通志

周偉德祐間為浮梁丞元兵起偉日以守無城以戰

無兵奈何受人之命不為其事非仁也食人之祿不

死其難非勇也卒死之江西通志

楊義忠字大書甯國縣吏德祐元年元巴延攻甯國

知縣趙與隨戰死義忠率眾城守凡六十晝夜出戰

死贈武功大夫宋史恭宗紀一統志甯國府志

林澤字堅叔雅好梅自號梅逸幼穎悟博學多聞居

親喪致毀瀕死遂絕意進取惟杜門教子家本僅足



口未嘗言利而以周急為樂初惠生道院延良醫病者藥隨需不少靳至鬻產以給里人賴之德祐元年冬時事孔亟人皆勸入深密澤謂青山去城一舍而近祖父墓在焉必此乎依明年三月十六日遊騎猝至執之脅令首路大罵不屈以死年五十六

陳著撰林隱君

祠堂

吳楚材名炎以字行南城人德祐元年建昌降明年春楚材還鄉糾集民兵既失利且乏援元兵誘降其眾多解去楚材走光澤為人所執及其子應登以獻郡錄事吳南良訊之曰汝何錯舉楚材抗聲曰不錯

宋史翼

卷三十二

七

不錯如府錄所為大錯耳吾一鄙儒特為忠義所激為國出力事雖不成正不錯也南良愧而語塞吳浚為江西制置招討使斬楚材子傳首諸邑益王立於福州聞而哀之贈官朝奉郎即邵武境上立廟賜名

忠勇

林志

李成大建昌人登進士德祐初知金壇郡元兵至與戰不勝吏民脅成大降乃潛與胡用存謀復金壇事泄繫獄榜掠不屈遂殺其二子以懼之終不屈笑曰子為父死臣為君死卒殺之詔贈直祕閣諡忠節

人志

李梓發字材甫上猶人德祐元年以世族舉為南安

三縣巡檢元兵圍上猶梓發隨邑令李申巽及邑中

諸義士堅守不懈元兵死傷甚眾旋解去文天祥表

梓發為團練使督府請議收之幕下申巽請梓發往

來贛圖戰守祥與己卯元兵復至梓發與邑令城守

益堅時天祥兵敗續行朝亡子黃桂絳為元卒所獲

令賫榜入城招降且傳崖山之難梓發大怒戮桂絳

無何城陷梓與子姓四十七人皆自焚同時有唐仁

黃賢張伯子劉淵子張南陽清叟及邑令李申巽俱

遇害

人物志

宋史翼

卷三十二

八

何時上猶人隱居博學元兵攻上猶時率僕從義勇

與戰力不支被執強之降厲聲曰恨吾力不能殺汝

肯降乎元將怒去其舌遂遇害舉家死之

府志

李天勇臨川人從謝枋得學為人尚節義德祐初元

將攻饒州枋得舉兵援之天勇統強壯應撥大戰樂

湖坪兵敗與張忠孝俱死

林志

趙時踐字容月當塗

舊作宋石

人宋末為廣德司戶參軍

郡守重其才伎攝建平縣事元兵南下先馳至東門

時踐登縣樓搥鼓打鉦為守禦計城陷與妻子僕妻

八人赴溪潭死

南嶽志



顏希孔彭澤人爲本縣簿宋末元師南下取安慶江  
州希孔率民兵八百人大聚舟楫各載石萬計戰於  
江中飛石四擊敵舟幾敗已而石盡力屈被害民爲  
葬其骨於鳳凰山麓人物志

李長庚字子西新昌人初任清江尉再調湘潭丞元  
兵至同寅皆遁獨長庚攜諸司印居守被執不屈死  
士友葬於學地并爲文表阡林志

吳世鳴蘭谿人歷官提幹終錢塘縣令時元伯顏駐  
軍江沙世鳴挺身出戰死之舊浙江志

鄭采翁字季華壽昌人性剛果好讀書學兵法元人  
宋史翼 卷三十一 九

周臨安遂倡義勤王收集鄉兵與宋潰卒設部伍習  
騎射義聲感激人皆效死俄而京師失守兩宮北遷  
元將唆都陷建德府安撫方回降遂犯白沙渡采翁  
率所部拒之力戰數合兵敗被執仗義不屈死之嚴志

葉爾祖字德平樂清人尙氣節辟史館編校晚年退  
居教授聞元兵渡江謂子弟曰吾生爲宋臣死爲宋  
鬼卽具衣冠望闕辭躍入所居楊樓水中兩浙名賢錄  
黃俊南海人沈重有謀宋末爲推鋒軍將性剛毅不  
能隨時俯仰見上官指畫兵事語纏纏不少休每所

主持堅不回或沮之而卒如所言由是知名德祐二  
年元兵陷臨安廣東經略使徐直諫遣人赴陸興綱  
款元阿里海牙呂師夔亦來徇廣州未幾益王歸位  
直諫乃遣權提刑郡人李性道領推鋒軍及水軍往  
扼元所遣將黃世雄等推鋒軍俊與陳實爲之將水  
軍則謝賢爲將兵號二萬俊察賢無忠憤心會時  
聞每日奇男子當斬敵取侯王勿嘔噀作兒女憐韓  
世忠岳武穆吾等情也至石門遙望敵騎擁山塞川  
性道大恐俊進曰俊觀敵軍部伍未整分兵爲兩翼  
登途遠其後擊之可以得志性道不從賊舟岸流不  
宋史翼 卷三十一 十

戰旣而敵結陣成列鼓噪而前俊奮身大呼率眾迎  
敵力戰實等退縮不爲之援遂敗奔還直諫聞之督  
通元黃世雄等遂陷廣州授性道實賢官俊拒不受  
實賢等共殺俊俊慢罵不絕口而死東莞熊飛先爲  
世雄守惠潮二州聞制置使趙潛集義勇討世雄等  
飛卽應潛世雄度不可守乃出走飛兵至廣州性道  
出迎謁飛執之後十日潛與轉運副使趙淇至次日  
安撫方與至索陳實賢告俊斬之并戮性道廣人  
萬口稱快廣人憐俊舉其尸葬之彭森撰黃俊傳  
吳實信字叔誠宜城人以蔭爲龍泉令元兵入臨安



寶信從張世傑奉二王如福州復遷泉州會蒲壽庚

亂率淮兵百人力戰死一統志

劉船承豐人咸高進士素以節義自許元兵入臨安

三宮北遷船撫膺大勳既聞益王即位於福州乃徒

步至行在從文天祥勤王授軍前計議後與元兵戰

歿於陣江西通志

周宜字公猷錢塘人仕職方郎中德祐丙子元師次

皋亭宜上表請兵禦之時陳宜中主降議不報因自

集族黨家丁為報國計及元兵入臨安帝后遠狩宜

乃北面泣拜率眾與戰身被刀矢負痛手格殺數十

宋史翼 卷二十一

人隨遇害文天祥以詩哭之曰孤忠莫克援額軍一

死名高百戰動總恨權奸多異議難榮玉石不俱焚

殺身卻羨君先我狗國終當我繼君他日幽魂逢地

下血應化碧氣凝雲瞿佑周宣傳

林琦福建閩縣人德祐二年元兵迫臨安琦於精山

結忠義數千人捍禦海道以功補宣教郎丞相文天

祥開府南劍辟琦主管機宜文字充檢院官天祥入

廣琦權通判惠州元兵迫惠境琦從天祥奔潮陽朱

幾敗於五坡被執脫走惠州復為遊兵所獲護以北

行至建康以憂憤卒天祥聞之歎曰琦可謂不降其

志矣同時閩士入幕府者有秘書郎謝杞充主管機

宜文字許由李幼節吳文炳林棟充幹辦架閣官空

坑之敗杞由幼節不知所終文炳棟被執至隆興遇

害文炳受刑時吏卒掉辱之文炳笑謂曰我與爾亦

各為其主耳何辱我為至死不屈福建通志

程楚翁婺源彰睦人元兵入臨安江東皆下楚翁散

家資結死士將復郡城事洩被執榜掠幾死夜賂守

者得脫之郡陽投馬廷鸞聞謝枋得在閩遂入閩從

之事稍定潛歸後復走問歷十餘年間關險阻一寓

於詩有黍離麥秀之感讀者無不流涕枋得被執北

宋史翼 卷二十一

去楚翁遂憤死建康中新安文獻志八十七卷

江表遺事德正歎人友直以厲為經學長陸本州教

授伯顏入臨安友直升堂痛哭示諸生以大義不食

死葬梅口之原書其墓曰餓殺塚今人呼其山為餓

殺山徽州府志

張履翁顏斯理俱承新人與彭震龍同起義兵敵血

城守值元兵突至有劉磐者為內應城遂破磐亦承

新人素無行義至是屠城以快私憤二人被執不屈

同時死之里人至今稱為勤王忠義之家林志

吳觀字叔大新昌人嘗為精山書院山長元兵入浙



東恭帝北轅檄報與邑人陳非熊協謀奉宋宗室趙節使圖恢復集義勇千餘繕城固守力戰死非熊弟熊彪虎子主學姪璠坑數千輩皆被害惟子璠留新昌獲免痛父死雖屏居讀書後至元十四年蔡寇掠新昌邀擊陳宣慰璠率宗人赴援聞宣慰被殺憤激決戰皆沒於敗兵璠可謂世濟忠烈云兩浙名賢錄

方洪福建莆田人咸淳末知温州德祐二年元兵逼浙東詔命秀王與擇出瑞安與洪共任備禦已而瑞安被圍城中危急洪誓以死守小校李雄夜開門納元兵洪情與擇率眾巷戰兵敗被執俱不屈而死兩浙名賢錄

宋史真 卷三十一

王小觀瑞安人善槩每以忠義自許元兵至温竟拒瑞安陶山小觀乃悉傾家財召募勇敢者千餘人出陶山迎敵彼眾寡寡退入小溪元兵追之力莫能當遂被執不降臨刑罵不絕口而死兩浙名賢錄

鮑叔廉世家樂清宋末元兵下台州叔廉率宗族倡義兵結寨七十二據險揭旗温台之界曰台州雖降温州不願為之張元將怒用茅奮卒氏導殺叔廉死之族無噍類遺子約己方五歲有家奴嚴敬翁李宗善地匿陰溝至夜躋舍後山藏叢棘中拾山果食之

兵法方下長有室生五子鮑氏蓬萊黃籍華烈烈

唐元章一名太初字子煥蘭谿人韶之弟也為文思院官德祐失國二王南遷元章與兄韶子良嗣起義興復時元兵壓蘭谿元章與戰於黃溢灘破之斬其將奚達魯元兵退保桐廬遂進兵拒守嚴州良嗣加闕門宣贊武翼將軍江淮閩浙都統兵馬使相持二年糧援不繼戰不利將趨閩以圖再舉元兵大至元章戰死於龍游白雲寺前元主帥唆都兩浙名賢錄以雙虎符金牌招良嗣不從亦戰死於仙霞嶺兩浙名賢錄

毛附鳳宋室北遷益廣二王入閩取道江山元兵急追附鳳以義兵邀之二王得抵閩而附鳳以身嬰其難正德江山縣志

宋史真 卷三十一

張炎字汝玉廣陵人身七尺長鬚個儻有節慨補州牙兵隨制置李庭芝潰圍赴行在追者及之墮下鳥獸散炎獨闕死揚州府志引杜本谷音

夏椅字景實德興人補太學生會朝廷起復史嵩之率同舍人上書爭之不報登進士授安慶教授選知鉛山書視民如傷四字於座右歲饑救荒有奇政既解去謝枋得作清廉引以紀其績遷安慶通判元兵至郡守范文虎降椅思勢不能支遂飲藥死江西通志



陳瓚字瑟玉福建莆田人曾祖俊卿瓚於文龍爲族父行少有大節知天下必亂無仕進屢散粟帛以濟饑寒曰世受國恩吾當爲國收民心耳及買似道潰師蕪湖文龍被主召赴行在瓚語文龍曰天下大勢已危今列郡團兵自守此不足以討賊適足以餌賊也莫若勸上召四方兵屯聚沿江要害擇賢王與文武材幹之臣分督之敵若來戰併力齊奮猶可爲也文龍慨然曰叔父策固善然柄國非人恐不能用是行也某必死之德祐二年十一月端宗趨廣州命文龍開闢興化瓚發家財三百萬緡航海助張世傑軍

宋史翼

卷三十一

五

其事聞贈兵部侍郎諡忠武子若水世傑辟爲督府

架閣福建通志

宋史翼

卷三十一

七

出迎飛與逢龍數其罪而誅之潛逃入廣州飛以道逆節甚明乃沒性道家焚其居是年景炎改元之六月也元將呂師夔張榮等將兵度梅嶺十月潛遣飛與逢龍禦之于南雄尋使將校劉自立守韶州逢龍戰死飛退保韶州元軍師夔等圍之飛晝夜督兵登陴且守且戰守將劉自立以城降飛巷戰敗績赴水死所居銅嶺去城十里有塔曰榴花塔飛起兵時與元兵大戰處每陰雨猶聞金鼓之聲塔左爲花溪右爲銀塘有巨石四飛自刻花溪銀塘四大字亂之復整人以爲神黃志同時許之鑑者城西人集兵赴義



榴花之戰鑑功為多飛死鑑走從文天祥於汀州力戰五坡嶺被執不屈死舊廣州志

傅高太湖人景炎中張德興起義兵高率眾應之為元所破被執不屈死之一統志

劉伯文字政平吉水人以武舉賜第從勤王景炎二年督府駐興國伯文受檄結約遠近至袁州仰山廟為巡兵所執搜其行李得文書甚多伯文慷慨自引一不以累人獨斬於市家屬徙燕吉州正氣錄江西通志

孫琦字壽朋願質子以父蔭入官初調潭州司戶參軍轉建昌軍紹興府錄事參軍改宣教郎知臨海縣

宋史翼 卷三十一 十一 案臨海縣志作清祐元年任去景炎二年殉難錚錚凡三十六年太遠又案浙江通志作知臨安縣

有能聲進通直郎柳貫撰墓誌丞相葉夢鼎湯漢尚書王應麟嘗以文章政事薦之至正志景炎二年八月案原作至

元十三年依宋史改正元兵渡錢塘下浙東所在釋騷騫奉其母黃夫人在官及久將代命家人御之先歸既受代即解還次柵墟逢鄉人言夫人不舍其子復往臨海且數日礪倉皇追奔及之而元兵已薄城下礪與一方躬負板輿窮日兼行翼將先入未至遇兵母子遂俱陷難死十二月二十五日也礪奉母盡孝養於礪嚴而有恩公退必詰其所理之政平允則喜溢顏開

一或未然深加責譙曰我見爾父決事多當否乃易知耳礪死年纔四十子嗣明將任郎孫元蒙墓誌

馬南寶香山人家饒財能讀書好義尤工詩景炎二年十月崖山志端宗自潮州之淺灣航海避敵過邑境南寶獻粟千石以餉軍端宗敕獎之召拜權工部侍郎時帝舟為元師所迫十一月丞相陳宜中少傅張世傑殿前指揮使蘇劉義奉帝幸沙衛暫宮于南寶家南寶竭力保衛帝躬勞瘁備至元人無知者居數日元兵陷廣州諸將召募潮居里民數百以行南寶謂諸將曰功成之日當以奉迎孝恭懿聖皇帝為

宋史翼 卷三十一 六 先因飲諸將酒曰痛飲黃龍府在此行也遂歌岳武穆直搗良驅之句以相風勵慷慨激烈聞者莫不壯之帝舟將復駐淺灣未至元將哈刺歹及宜府榮維飛招討王天祿等來襲世傑等與戰于香山島敗績將士被執甚眾陳宜中所統眾尚數千人舟八百艘走秀山中流大風壞舟眾多溺死宜中僅以身免十二月張世傑奉帝舟退保秀山尋次于井澳丙子颶風大作舟敗幾溺帝遂得驚悸疾旬餘諸兵士稍稍來集死者十四五元將劉深復襲井澳世傑力戰御之陳宜中欲奉帝走占城乃先往諭意遂逃去南寶



聞之慟哭曰丞相必不返國事危矣後果然景炎三年春都統凌震復廣州南寶賦詩志喜時帝舟次于化之碇洲疾大作四月帝崩衛王昺即位走厓山張世傑等從之而曾淵子充山陵使奉帝還殯南寶家偽為梓宮出葬南寶墓人為疑塚于壽星塔三處其實永福陵在厓山焉南寶方赴厓山會阻病且夕謔語未嘗忘也宋亡逃匿不降黃嘗作詩曰目擊厓門天地改寸心難與夜潮消又曰眾星耿耿底根不同歸一少微聞者哀之廣東名勝記相傳端宗臨幸時丹荔方熟常摘一枝其後經摘處風味獨殊人以爲異嶺海名勝記已而宋史翼 卷三十一 元兵欲屠潮居里人爲南寶危之南寶恬不爲動後聞陳宜中奉帝昺猶在占城元主忽必烈下令捕之於是招討使黎德梁起莘與南寶起兵運糧往迎車駕元萬戶王守信諭起莘歸降起莘奔還馮村德與南寶計其叛兵大敗南寶被執不屈死之起莘遂仕元至都元帥黃志

安山爲保聚計元兵至若介堅守不去顧謂家僮陳力曰爾盡力勿走力曰主在死生同之介身被鏃如蝟面頸腹中十三矢倚柵而死力亦死妻劉掠子用中獲免及長求母逾十年得於京以歸州里稱黃孝子云林志謝徽明枋得伯父也以特奏恩爲當陽尉攝縣事時天基節上壽元兵奄至徽明出戰死二子趨進抱父屍亦死江西通志陳瑛字奉先敏曾孫倜儻有英概官襄陽帥府屬呂文煥以城降元瑛爭之弗得率妻子偕死弟瓊字昭宋史翼 卷三十一 先官懷仁令元兵壓安慶路守者風靡懷仁城陷瓊偕妻子死之江西通志羅開禮字正甫永豐人袁州教授江上兵起文天祥辟知永豐倡義以仗大節連兵鄒鳳駐師永豐深溝固壘蓄養銳士攻吉安南贛南雄大捷響應垂下臨洪忽吉贛軍潰元李恆兵又自陸興來乘勝追及空坑天祥幸脫恆大索開禮開禮隱巖中執囚吉安不屈八日不食而死天祥爲制服慟哭祭之江西通志錢淵龍字申叟吉水人文天祥勳王以淵龍爲招討副使率兵復泰和會元帥李恆遣偏師至力戰鍾步



與弟翔龍同日死天祥被執北行過戰場為文祭之

江西通志

吳希奭安福人文天祥起兵奭自以名通於督府聚眾數千復袁州萍鄉與北兵會據險待命以眾寡不敵一門三十口俱死

吉州正氣錄江西通志

胡文可字可山泰和人有謀略便騎射文天祥起兵文可從之參謀禮為上賓先一夕天祥夢火明日文可緋衣謁軍門與語喜曰殆天以資我耶為更名夢炎及兵敗文可亦被執脫歸後集兵赴難而死其弟文靜先授提督時無敢拒北兵者拒即屠而泰和已

宋史翼

卷三十一

三

下乃招致文靜不屈曰寧死不負趙氏遂闔門死之

江西通志

謝志舊案前志載文可脫歸後卒於家與此不合其弟文靜之死及胡氏闔門殉難事失載今改

周來奕字仲方南昌人應文天祥募授招勇校尉或曰如天命何來奕曰即不克恢復吾以媿甘心臣虜者未幾與元戰死之同里有周安起字桂伯為建陽簿景炎二年元使入閩招諭安起偽與過從陰謀殺之事敗解赴上都不屈死

府志

廖明哲字元甫福建將樂人文天祥開府南劍授明哲督府架閣監軍出江西收復萬安尋復龍泉又躬

入野坡連結諸寨拒元兵被執不屈而死文天祥集杜詩以哀之曰諸生舊短褐張目視寇讐高義依然在白骨更何愛

福建通志

趙必煜字伯暉福建人太宗十世孫補承務郎振望中原慨然有祖述之志從益王至永嘉轉承議郎詠趙吉甫南外宗正益王即位福州招撫使浦壽庚與田子真叛降元必煜逃莖電郵子真遣兵勒還草降表必煜持匕首刺吉甫抱哭曰我愧死萬萬不能復見子矣張世傑回兵圍城壽庚盡殺宗室錄曹參吳伯厚以計出必煜遂居泉之東陵不復問入關事

宋史翼

卷三十一

三

與諸生講解經傳終身尤長於典禮著有茹芝東陵等集

福建通志

趙必辭宗室為長樂主簿宋亡不仕易名文孫專以講授為事

福建通志

陳尉德福建德化人與元兵戰既被害猶馬上馳歸南關首墜過東闕下馬尸猶挺立邑人立廟其地以祀

福建通志

蔡振先字德揚福建漳浦人宋末授鳳州總管為元兵所執說降不可臨以刃不屈遂遇害

福建通志

趙與珞咸淳初為瓊管安撫使至帝昺祥興元年秋



元將阿里海涯略地海外遣宣慰舊帥馬旺招降不

聽率義勇謝明謝富冉安國黃之傑謹案傑史作記等兵禦

白沙口極力死戰舟師不得登岸久之元將患焉冬

十一月壬辰謹案因講內應執與塔等

以降謹案又引元史塔等謂民不睦遂有叛志與郡志不

合按罵不屈元將怒皆裂殺之與塔素有膽略海外

諸蠻小國皆倚為重僂死由是四州縣及外蠻皆附

于元

謝明謝富冉安國黃之傑俱瓊州人宋末祥興元年

從安撫趙興客拒元兵于白沙口極力死戰被執慢

罵不屈元將怒皆裂殺之載志

伍隆起新會人今新會三世事宋高祖珉高宗朝為嶺

南第十三將守南恩州卒於官子朝凱擇新會之文

章里居焉生子之才仕至陽春尉之才生天麟官至

龍井場提幹天麟生隆起值宋季世帝昀舟次匡山

隆起以祖父三世受祿于宋非死不能報于是率鄉

民為義兵捍衛且貢米七百石粵大記作七千石先是元帥

張宏範已入廣州民咸附之隆起力戰累日不沮

為其下謝文子所殺以其首降元丞相陸秀夫遣人

取遺骸以木刻首葬於文運口山在新會城後秀夫

募得文子戮之祭隆起之墓故今人猶名其墳為釘

頭墳村為釘頭村云隄山志大忠祠成祀隆起於東廡

題曰宋義士贈州判伍隆起位蓋當時所贈官也州

人物

雷龍濟字耕稼福建建安人鄉貢進士舉義兵隨帝

昀至匡山兵敗沒於萬石灘福建通志

陳堯則字敬于福建仙遊人再大世孫以父蔭補

餘姚尉歷知吉水帝昀崩海堯則死之福建通志

王德欽福建長汀人祥興間除駕前指揮使帝昀

匡山同時殉難福建通志

宋史翼 卷三十一

彭九萬字好古福建崇安人嘗為太學生上書論

似道奸狀不報宋亡不仕後黃華寇亂以兵脅降九

萬斥之遂遇害福建通志

柳敘字元德貫從父也為蘭谿縣尉宋亡慟哭絕食

而卒補陽人

蘇子萬欽裔孫福建德化縣人宋亡破家募義兵拒

元屯駐天平城羅城諸山後戰敗於水府被殺福建通志

不仆血漬石上朱殷不減色人建水府廟祀之

王用龍字震叔進賢人宋亡誓不為異國民時謝枋

得招諭江西用龍檄眾往附其詞曰以燕人而伐



全趙壁而歸趙為元鎮守兵所獲家人饋食至碎食器劇吭而死豫章書

宋史翼卷三十一終

宋史翼

卷三十一

男樹補校字

宋史翼卷三十三

韓維奏請嚴懲惡吏事出補遺錄韓維請嚴懲惡吏事出補遺錄

列傳第二十三

孝義

李平

郭琮

許迥姪俞

朱道誠子冕 袞 冕子浩

西門楫

郭長孺

趙彥霄

黃汝楫

李猷

樓蘊

唐傑

趙善應

戴松弟楫

李仲發

翁蒙之

楊文修

張宗孚

宋史翼

卷三十三

龍震翁

喻南強

王公袞

黃國華

李平字仲和世居四川唐安郡有高行三皆眾人所難能消化中蜀寇起大擾州邑雖父子或不相攜持以遯母劉氏方娠平纔十歲侍而往俱匿野澤中既生子病且不粒平晝夜望天號泣若以危難訴之求完其生已而採蔬如藥者煮以飼疾乃愈會有盜過又得所棄米以具餽粥盜稍息扶以還舍父老驚異歎服謂其篤孝為神靈陰助雖漢江次翁唐支叔才殆不能過既長善治家不為米鹽斗筲之計而田至



數頃貲數萬諸弟欲析其產不一毫不忍私罄所有與之里人稱其友愛自是不復營產惟聚書延賢師友以教子或告之宜少蓄藏畀後裔平曰吾子苟力學他日能大吾門其得失豈涸屋比耶呂陶淨德集李君墓誌郭琮至道二年台州黃巖孝子郭琮年七十四事母張氏備極恭順勤奉甘旨寅夕不懈遠妻子寢處母室不飲酒茹葷者三十年誦梵典禮佛塔積膜拜之數以七十餘萬計甘於勩勞用祝母壽張年一百四歲視聽不衰飲食尚強里黨異之聞於轉運使使馳詣其家召其母與之坐飲以醕耐嗟賞良久遂奏上

宋史翼

卷二十三

一

太宗覽而嘉之亟詔旌表其間除其徭役杜範郭孝子碑

許迥字光遠祁門人司封迥之弟宋師伐金陵迥爲光慶殿使分護北城迥以光慶殿承旨從兄守攻甚急矢集如雨迥被重傷迥曰我將死主矣汝歸慰吾親迥以身蔽迥迥罵曰君親忠孝我與汝均有不可乎乃去及迥歸宋爲寇氏令強賊李潛入寇氏知迥在曰吾固聞許迥之爲人卽領徒去金惟岳子因亂爲泥水巨盜李某所俘迥直入泥水以義勸之盜厚遇迥而還金子當是時迥以節義聞河北大官屢欲薦於朝迥曰甯浮遊江淮不能就刀尺間以活寬

終淮上迥及二兄皆孝友王安石以爲迥事母如迥之孝事兄如迥之悌蓋慷慨有大志者子會舉進士爲太廟齋郎新安志

姪俞字堯言新安人父遂善事母里母勵其子輒曰汝獨不慙許伯通乎祥符中封泰山加恩羣臣仲父逃當遷以讓遂乃以遂爲將作監主簿俞風貌魁傑襟局峻整尚節槩不妄交游下筆立言慨然有濟世意逃器之曰吾家千里駒也少喪母事父以孝謹聞所欲雖千里必致後以貢如京師安輿扶持僦居都下俞與妻子同糲糲晨夕進饌必珍厚公卿聞者率

宋史翼

卷二十三

二

俸佐之父年垂八十謂俞曰觀汝登科吾沒無憾矣祥符七年果登第授涇陽從事歸有日父疾篤俞晝夜供侍澣濯必親或問之俞言澣濯於家人之手慮其厭也居喪毀幾滅性家貧假貸終大事或厯父所經由涕泣永日嘗寄泊揚州通津佛舍方春閉室靜坐未嘗出偶過瑯山別院馬上忽泣下僕問其故曰吾父嘗寄處此也士流伏其孝服滿詔超資授揚州從事嘗知大冶縣縣人至今稱之二子均均爲進士新安志朱道誠字信中清湘人幼喪父事母俞氏至孝多病



道誠截髮求醫俞氏卒葬於湘峯景德寺之左結庵守墳有冬荀瑞竹之異州以上問景祐四年有旨賜絹十疋米一斛令本州常加存撫卒於廬郡守趙晰揭其墓曰朱孝子墓

子揚善亦廬墓側事亦聞於朝至和二年有旨賜米帛揚善後改名冕字德文官至直學士

冕弟衮字補之讀書知名元符中王鞏坐司馬光黨削尚書郎籍貶全州冕與衮日從之遊鞏嘗訪其家以欣欣名其亭為之作記謂德文真絕不苟補之開

爽喜文云黃庭堅南遷過湘因鞏識冕兄弟賦詩贈

宋史翼 卷三十二 四 之文 載

冕子浩侍母胡病不忍頃刻離左右誓不飲不葷不娶以禱母壽全州志

西門楫字道濟渤海人好學立義重然諾名聞北州友人王大年母死貧甚君不待白大人哀婦裝闕之

使葬與王肱俱客而肱病且死君躬訪醫挾持臥起至其棺斂表議告其家乃去是後賴楫脫艱窘類如

此者尚眾以父屯田鄴中蔭太廟齋即楫兄弟四人而楫居長會有獄弟肅當逮其勢張甚楫奮曰肅隸

皆為吏中好學類不可使污吾老無用其即罪因身

會逮隨問而承弟與族人持不可楫固不變繫之累月獄吏歎息不得已具牘竟坐免官更赦調象州司戶參軍不赴元祐元年五月卒年五十五學易集西門君墓誌

郭長孺逸其名成都人自言號叔之後號與郭近遂轉為郭早喪父執喪如成人母沒廬墓三年遂蔬食終身氣體爽粹侃然似不能言遇人無貴賤皆下之

然其中端挺不倚終日劇談無駁雜慢談半語平生惟好書亡他嗜丹鉛點勘筆不去手自經史百代之書浮屠黃老之教下及陰陽地理醫卜之術皆盡其

妙著有易解十卷書解七卷道德經解二卷三教合

宋史翼 卷三十二 五 轍論二卷蔬食譜一卷歌詩雜文十卷以為立身揚

名莫如孝作孝行圖守節高蹈莫如隱作高逸圖善惡之應猶影響作陰德雜証圖各為之論述傳于其

徒及卒門人私謚曰樂善先生成都文類 楊天惠誄

趙彥霄政和間溫人兄弟二人父母服闋後同舉十二年兄彥雲聲色自娛遂求析籍五年生計蕩然逋

負尚三千餘緡霄因除夕置酒邀兄嫂告曰向者初無分爨意以兄用度不節恐皆蕩盡俱有饑寒之憂

今幸留一半亦足以給兄自今復歸中堂以主家務即取分書火之管鑰之屬悉以付焉且言所逋負已



儲錢償之矣兄有慚色從之次年彥霄與長子俱膺

鄉薦一舉登第自警

黃汝楫會稽人家頗富饒宣和中方臘犯境以素積

金錢瘞於居室避地山間忽賊黨執白旗來揖且拜

黃驚懼答拜認其人蓋舊僕也云主將拘掠士女閉

之空室持金帛贖則釋之否則盡殺黃惻然問所囚

幾何人曰無慮千數曰我藏物可直二萬緡欲舉以

獻而贖其命可乎歸報如其請乃悉發所瘞輦輸其

營千人皆得歸詣黃謝為之誦佛祈福歡聲如雷至

紹興中黃為浦江令其子開闢同登乙科後二子

宋史翼

卷三十三

六

開闢繼之寶慶會稽續志

李猷字嘉仲一字猷夫郵人建炎初以婦翁沒王事

自汴京詣南都行在所遇友人陳少陽東被召至舍

館未定乃為假館於太僕寺丞陳正彙東再上書不

報有榜通衢斥附會李綱者猷知為東將勸之歸而

東已逮赴應天府隨戮於市猷哭且祈曰少陽以忠

諫死勁節英氣當不與草木同腐吾欲收以歸葬莫

能得少陽有靈其啟我心越一日得尸中行從太學

來欲親護喪猷服其義并以行李付之亦不暇語

翁事而還兩浙名賢錄

樓蘊字季發義烏人母喪廢櫛沐鹽酪不入口結廬

墓左繞塚哀號塚下耕者為之墮淚負土築墳日自

課三十肩塚高數仞鄉人合詞請於郡邑刺史遣從

事勞之謝曰此人子之常不願賞鄰里強之不可歲

時祭享不用釋老楮幣終其世巫祝不至門人稱曰

孝子龔應之請於朝從祀顏烏廟呂祖謙樓蘊墓誌

唐傑東安人生四歲即知孝愛繼祖母蔣老而失明

傑舐之輒有光劇賊孔彥舟犯東安盡驅邑人去傑

號泣詣賊營負蔣以出賊義而舍之母有奇疾食時

胸腹彭亨或教以導氣法傑吸惡滿口母即氣通得

宋史翼

卷三十三

七

食如是三年父卒以舌舐屍代沐浴既葬廬墓哀動

山谷所居忽生異木一幹三花若堆錦起地數尺合

理而上園植蔬果皆同蒂雙實紹興五年州守熊彥

謀上其狀詔宣付史館賜以束帛熊彥謀唐孝子傳

趙善應字彥遠工詩翰集文士結社流離感慨見諸

篇什性純孝嘗刺血和藥愈母疾母畏雷雷輒走護

之寒夜歸恐擊門驚母露坐達旦家貧諸弟未製衣

不敢製一瓜果必相待共嘗之母喪哀毀骨立父病

肺終諸肺不以膳母官江西兵馬都監每四方水旱

警報輒不食同官燕會曰此豈樂飲時耶收故人孤



女爲己子葬同僚死不克葬者煮藥療病施食賑饑  
所居夏不去草冬不破壞懼傷蟲蟻陳俊卿題其墓

曰篤行嘉興府志

戴松字桂之弟檜字寬甫父稠婺州人爲饒州刺史

因占籍鄱陽松中童子科進士官正字檜未仕稠病

革謂松曰爾幸食祿王家念爾弟幼且貧所有田廬

悉以畀之父歿松以田宅遜弟檜弗受彼此交讓各

棲別館事聞命有司建禮遜坊以旌其義安志

李仲發新淦人幼孤事二母俱孝生母侯氏病革仲

發割股肉手熟以進母啜之愈有橋產於庭二本合

宋史翼 卷三十三

八

幹楊萬里爲榜於堂曰橋瑞謝錫記之侯氏歿萬里

題其墓曰李孝子生母侯孺人墓縣志

翁蒙之崇安人孝謹順悌兄歿撫其孤甚厚嫁其女

先己女父引年恩讓以予弟家居不問有無仕宦不

計升黜喜周人之急不復知有難易多寡之擇卽有

不逮雖奔走乞貸不憚也張孝祥忤秦檜逮繫廷尉

親舊畏禍莫與通求所以爲橐饋費者無所得蒙之

聞之慨然罄家貲得白金百兩遺之在江西時同寮

劉氏子琦奔父喪病疫甚殆人莫敢視蒙之輿致其

家蚤暮躬治粥藥琦得不死其爲常山縣尉適故相

趙鼎竄死朱崖其柩將返葬常山郡將章傑希秦檜  
旨陽以善意檄蒙之護其喪陰囑之曰趙氏私爲酒

以飲役夫卽捕實之法且併搜趙平日往來書疏欲

敗趙氏以自取美官蒙之不可昭以利又不可則脅

以威往返再三蒙之度傑意堅或更囑他吏則事不

可爲卽伴諾密以告趙夜取文書悉燬之無片紙在

翌日乃往爲搜捕者而以無所得告傑怒誣蒙之他

罪貶官同郡朱熹稱其所爲多類此云朱子全集

楊文修字中理諸暨人年六歲視母食多寡爲饑飽

母病輒不食年十五以母多病遂棄舉子業讀岐黃

宋史翼 卷三十三

九

氏書父譴之從容答曰我母常病忍能一日去母從

師耶母病革藥弗效卽剖股肉和髓粥以進病遂已

文修頰下生瘤大如覆杯一日由市歸中途值操瓢

者穢癩不可近時暴雨至從文修求共雨蓋卽與其

之行一里操瓢者左手指文修瘤右手拊背曰瘤可

醫汝何報我文修未心信加去數武願瞻其人不見

矣文修大悔明日視頰下瘤忽不見家人驚怪捫其

背則瘤還在背矣人謂孝感所致母歿文修躬捧土

成墳種樹築廬墓上居之童子婦人瞻其儀形成手

加額曰佛子佛子尊官鉅人入其鄉必過其廬朱熹



嘗以常平使者道經風橋聞佛子名特就見與談名  
理竟夕乃去年九十九終宋史新編

張孚宗字巖夫福建崇安人事繼母以孝聞未冠舉  
於鄉游朱子門得爲學之要厚親睦鄰振貧恤乏邦  
人愛重之紹熙五年有盜焚掠里閭自西而來至孚  
宗鄉境而返後五年復作自東而西亦如之咸曰此  
善人也謹毋犯鄉人既賴以免孚宗乃倡爲義甲一  
家有警則甲眾畢集盜患由是屏息慶元初以累舉  
恩授官時朱子忤韓侂胄罷歸孚宗率僚友送至武  
夷精舍語及時事感憤激烈朱子喟然曰巖夫真可

宋史翼

卷三十三

十一

與語因爲酣飲盡歡齊樂府一闕命同志歌之且題  
名以識歲月初調江州湖口縣尉屬開禧北征縣當  
孔道孚宗董餉役檢吏奸民以無擾改歸州推官辭  
不赴理宗踐阼以恩轉承奉郎自號玉峯逸老福建通志  
龍震翁太和人性孝母歿未葬山寇焚掠火其居震  
翁倉皇無計夫妻俱抱柩死死處有枯梅明年六月  
作花事聞理宗旌其門曰孝梅里有御製詩曰南風  
六月吐梅花奇絕西昌孝子家一點落英千古月夜  
來啼殺後樓鴉忠孝錄  
喻南強字伯強義烏人少負奇氣從陳亮游亮下大

理罪且不測門人畏當路威焰噤不敢出聲南強義  
形於色貽書誚責言先生無辜受罪將實恨入土吾  
曹爲弟子當激昂慷慨以赴之乃匿影收聲以自完  
是得爲士類耶走東甌見葉適備述亮冤狀適曰子  
眞義士卽秉燭作書數通付之南強遂持書走越見  
諸臺官誦言無忌卒直亮之冤禮部侍郎眞德秀以  
言事去京兆尹迹其所至見與交游者輒罪之德秀  
舟過富春南強亟往見且賦詩爲饑人皆壯之金華傳  
慶元中貢於鄉上禮部不得第授富陽尉轉縉雲  
丞著有梅隱筆談十四卷宋濂喻南強傳

宋史翼

卷三十三

十一

王公袞字吉老會稽人其母葬山陰獅子塢爲盜所  
發公袞待次烏江尉居鄉物色得之乃本村無賴嵇  
泗德者所爲遂問於官具服其罪止從徒斷黜隸他  
州公袞不勝悲憤時猶拘留鈐轄司公袞遂誘守卒  
飲之以酒皆大醉因手斷賊首提之自歸有司時公  
袞之兄佐爲吏部員外郎亟以狀白堂納官以贖弟  
罪事下時楊椿爲給事謂公袞復讐之義可嘉殺掘  
塚法應死之人爲無罪納官贖弟罪之請當不許詔  
從之齊東野語其兄佐詳列傳中  
黃國華字叔文麗水人性方嚴好禮終日衣冠危坐



而施舍無倦歲款必賤直糶穀以活民或大雪有不舉火者輒遺之里中爭者多從直其辭德祐間惡少羣聚為盜包氏族最強號包家洞林某能搏虎斃林大將劫掠旁郡吏莫敢制惟憚國華不犯境一日殺牲盟里橋圖為變國華適過之喻以禍福因出金帛曰汝等以貧故為不義以此助汝何如眾慚弗敢取而去迺追與之所居之地曰弱溪元兵下處州諸大家右族爭避患其中重貨山積及聞兵猝至委之而去居人欲乘時略所有國華命左右收貯一室事定召其主悉歸之貝瓊黃國華傳

宋史翼

卷三十三

十三

宋史翼卷三十三終

男樹校字

宋史翼卷三十四

謹錄奏請辭送歸南鄉通判陸心源輯

列傳第二十四

遺獻一

朱元昇 許月卿 胡三省

唐 鈺 柴 望從弟隨亨 元亨 蒙亨附

汪 暉孫夢斗 劉應登 王幼孫

錢 選 牟 嘯 陳 存

周 密 文及翁 胡一桂

何夢桂 方逢振 趙若恢

宋史翼

卷三十四

一

孫潼發 蔡逢甲 謝國光

陸霆龍 熊 禾 文天禎

史蒙卿 吳思齊 黃丙炎

王炎午 鄭思肖 鄧光薦

朱元昇字日華黼從子嘉定武進士棄官不仕入南蕩山嘗曰貫三才之道者莫大於易精研三十年沛然有得乃著三易備遺十卷行於世嘗於其鄉築堰備水鄉人德之名朱公堰平陽縣志許月卿字太空後字宋士發源許昌人祖琳輕財好施朝廷旌其閭曰許長者父大盍有學行月卿年十



六鄉試冠亞選往師魏了翁聞六經之要嘉熙四年及第時徐元杰力攻史嵩之嵩之陰殺之月卿率三學諸生伏闕訟冤理宗嘉其忠而外畏嵩之目爲狂士除京教授言丞相謝方叔子干政又言余玠子如孫帥蜀無狀坐落職董丞相槐引留之又數上書斥丁賈奸邪出佐江西遭宋亡衰服深居三年不言門人江愷嘗問其故月卿大書范燦寢所乘車事以付之後雖言嘗如病狂不可了晚號山屋所著有山屋集及書經註百官箴行世謝登山嘗書其門曰要看今日謝枋得便是當年許月卿子飛字仲鵬著詩文

宋史翼

卷三十四

二

有小山集

新安文獻志六十  
六山屋先生行狀

胡三省字身之靈海人寶祐進士終朝奉郎因資治通鑑音義釋文各本乖異刊正爲廣注九十七卷著論十卷以薦參賈似道軍言輒不用歸而遇亂失前書復購他本爲之注始以考異及所著者散入通鑑各文之下歷法天文則隨目錄所書而附著焉若釋文之外謬悉改正之著辨誤十二卷復有竹葉稿一百卷

台州府志

唐珏字玉潛山陰人家貧聚徒經營修醮以養母元至元十五年總江南浮屠者楊璉真伽發宋陵寢斷

殘肢體攬珠襦玉匣焚其齒棄骨草莽間珏時年三十二歲聞之痛憤亟貨家具得白金百星許執券行貨得白金又百星許乃具酒醪市羊豕邀里中少年若干輩狎坐轟飲酒且酣少年起請曰君儒者若是將何爲珏具以告眾謝曰諾中一少年曰事露奈何珏曰余固籌矣今四郊多暴骨取竄以易誰復知之乃斲文本爲櫬復以黃絹爲囊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分委而散遺之絕地以藏爲文而告詰且事訖來集出白金酬之戒勿泄越七日瘞浮屠下令哀陵骨雜牛馬枯骼築一白塔壓之名曰鎮南總浮屠死山

宋史翼

卷三十四

三

陰人始有藉藉傳珏事者未幾越有袁洽中爲子求師有以珏薦一見置賓館一日問曰吾渡江間有唐氏瘞宋諸陵骨子豈其宗耶左右指曰此是已袁大駭曰君此舉豫讓不能抗也曳之坐北面而納拜焉禮敬特加情款益篤叩知家徒四壁惻然嗟矜語左右曰唐先生家甚寒吾當料理使有妻有田不數日

二事俱愜人固奇珏之節而又奇珏之遇

西湖游覽志

柴望字仲山號秋堂其先衛人徙居江山淳祐六年丙午元旦日蝕詔求中外直言乃探丙丁龜鑑十一卷起周威烈王五十二年丙午止後漢高祖天福十



二年丁未自秦漢五代上下通一千二百六十年爲  
丙午丁未二十有一數其吉凶禍福於前指其治亂  
得失於後正月書成上進忤時相意秋七月詔下府  
獄逮詰幾不免時趙與蕭上疏言柴望忠誠懇切所  
進根據史傳未可重以爲愆得旨放歸田里抵家和  
淵明歸去辭以自遣隱長臺之高齋有樓扁曰奇氣  
廳曰百客乃肆意名勝登天台雁蕩之巔由吳江涉  
廬阜泛湘流探赤壁居武夷山中踰歲乃返景炎二  
年三山孔大諫舉薦奏授迪功郎史館國史編校屢  
進疏論是時頗獲益甚遂歸山中及宋亡杜門謝客

宋史翼

卷三十四

四

獨臥一榻而感慨激烈每於吟咏間見之從弟

隨亨制參元亨祭推元彪俱與同志遜跡不事二姓

賡咏于煙露之間稱柴氏四隱云卒至元十七年年

六十有九著有丙丁龜鑑道州台衣集詠史詩涼州

鼓吹皆行于世柴氏四隱集附錄  
吳幼安秋堂墓誌

隨亨字剛中號瞻帖居士寶祐四年知建昌軍宋亡

隱于樛林九際之間

元亨與隨亨同年進士幼試神童科免辭初任齊陵

令轉監丞

元彪字炳中號澤庵居士官觀察推官著有續集

江山  
汪志

蒙亨亦望之從弟甫能言即口授書十萬餘言不忘  
六歲暗誦九經通春秋大旨郡將試童科作文者三  
以神童聞得免解端平二年初赴省嘗從幸六和寺  
上指示塔云一塔七層八面萬佛千燈蒙亨即應聲  
曰孤舟雙槳片帆五湖四海大嘉之有詩集若干卷  
兩浙名  
賢錄

汪暉字處微績溪西園人從直閣汪文振學長兄暘  
死遂感傷無用世意結廬曰環谷取六經諸子百氏  
之書日益鑽研鄉有義役強不逞者欲破壞之暉力  
宋史翼 卷三十四 五

扶持蹈禍機不少沮給事袁甫守微造門求見以編

氓辭甫歎息而去參政真德秀知其名命知縣李遇

訪其言之實將薦於朝未果而德秀卒遇在縣政

事必咨之暉寢疾遇入問暉無所囑賦如夢令一闋

而逝鄉人私謚曰康範先生所著有環谷存藁及纂

編曾子十二篇子思子九篇德祐元年孫夢斗上其

書特賜通直郎新安文獻志八十七  
呂午康範先生墓誌

暉孫夢斗字以南號杏山景定辛酉魁江東清試調

江東司幹官咸淳間爲史館編校與葉李等上書論

賈似道不臣悞國忤旨斥歸元至元己卯以尙書謝



昌言薦辟取趨京不赴遂擬將仕郎教授鄉郡見謝  
有詩云執志本期東海死傷心老作北朝臣後江東  
提刑奧屯請任考試郡縣儒人爲定籍嘗撰高山廟  
顯靈碑記陳齋盧公讀之謂文似韓柳所著有雲閣  
集北遊集徽州府志

劉應登字堯咨安福人景定間漕貢進士宋社將危  
隱居不仕其爲文出入經史劉辰翁趙文交推許之  
所著有耘廬集詩經訓註杜詩句解行於世林志

王幼孫字季稚廬陵人性篤孝母劉疾苦痰醫莫之  
治一日夢南陽活人書或投甘桔湯良覺如夢立愈

宋史翼 卷三十四 六

寶祐丙辰赴闕上書言國事萬餘言不報歸教授於  
鄉宋亡其友文天祥兵敗被執過廬陵謁於驛舍爲  
文祭之期以必死辭氣慷慨左右嗚咽莫能仰視自  
是日與賓客過從守經執禮以終年七十六所著有  
中庸大學章句二卷太極圖說擬答朱陸辨深衣圖  
辨經籍論易通貫三爲一圖家傳譜系簡便經驗二  
方一卷雜著若干卷程雪樓集  
錢選字舜舉號玉潭李日華云烏程人景定三年進  
士元初吳興有八俊之號以子昂爲稱首而舜舉與  
焉及子昂被薦登朝諸公皆相附取官達獨舜舉與

歸不合流連詩畫以終其身人物山水花鳥師趙昌  
青綠山水師趙千里尤善作折枝其得意者賦詩其  
上畫史嗜酒不醉不能畫然絕醉不可畫矣惟將醉  
醺醺然心手調和時是其畫趣畫成亦不暇計較往  
往爲好事者持去荆源集嘗借人白鷹圖夜臨摹裝池

翌日以所臨本歸之主人弗覺也鄉人經舜舉指授  
類皆以能畫稱家有習懶齋因自號習懶翁書川翁  
清癯老人皆其別號也吳興舊聞補  
牟蠟字獻甫一字獻之父子才大節重一世蠟在旁贊助  
居多人謂存齋有子矣歎歷踰二紀所至以廉靖仁

宋史翼 卷三十四 七

厚稱理宗訓辭有曰陵陽集序爾之本學漢人所稱家之  
珍寶國之英俊者秉平反之筆以廣哀矜之意除大  
理司直劉後村集外制至元丙子卽杜門隱居凡三十六年  
陵陽旣與世相違優游事外居家庭之間與子應龍  
自相師友日以經學道義相切磨學者有所不知必  
之嚙考實焉其於前朝制度之損益故家文獻之源  
流歷歷如指諸掌黃楷陸山文集序爲文操筆立就若不經  
意而有過人者晚歲筆力逾勁南北學者皆師尊之  
達官鉅人嚮慕拜謁求文者相屬於門文益富於壯  
作年八十五以終陵陽集序



陳存字體仁號本齋龍泉人占安吉州籍舉清祐七年進士寶祐五年以史館校勘召試除祕書省正字歷祕書著作郎仍兼景獻府教授累遷兵部尚書端明殿大學士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國亡歸苕以春秋經學教授生徒勞志參括 蒼彙記元遣使七徵不起尋選疾卻醫絕食旬有四日卒嘉靖浙 江通志趙良淳死國體仁挽之以詩其末章云慷慨君翻國奔逃我喪家陸沈同一壑淵涉渺無涯死惟嫌晚餘生只自嗟蒿萊連雉堞落日噪棲鴉詩凡三章載浩然齋雅談讀其詩可以想見其人矣周密志雅 堂雜鈔

宋史翼 卷三十四 八

周密字公謹曾祖祕自濟南來寓吳興至密四世表元齊東雅思淵才翰暉沈聲馬廷鸞碧梧玩 芳集并陽集序臺閣之舊章官府之故事汎濫淹注童而習之戴表 藏書萬卷居饒臺榭弁陽山水清峭遇好景佳時載酒肴浮扁舟窮旦夕賦詠於其間荆源集并 最爲馬廷鸞所知癸辛 寶祐間爲義烏令 景定二年爲臨安府 幕屬 癸辛 雜議光祖再尹京在景定二年據臨安志 監和劑 藥局充奉禮郎兼太祝 癸辛 雜議前集余爲國局云 稱國局監局三十人 咸淳十年爲豐儲倉所檢察 雜 以士人經任者爲之 余爲豐儲倉凡二見不言何官 宋運既阻志節不 豐儲倉有檢察一員見雜議外集

屈王行牛 軒集與楊沂中諸孫大受有連去而寓杭陵陽 集復菴記參 所居癸辛街卽楊氏瞰碧園也遺民崎士日 荆源集接於野荆棘銅駝適當其會石民瞻志雅 堂雜鈔序唱和者王沂孫王易簡馮應瑞唐藝孫呂同老李彭老陳恕唐珏趙汝鈞李居仁張炎仇遠皆宋遺民也樂府其詩 補題少年流麗鍾情壯年典實明瞻晚年感慨激發荆源 集有蠟屐集弁陽詩集碧梧玩 樂府妙天下協比呂律 芳集意味不凡有贊州漁笛譜王楙 善畫梅竹蘭石 實錄 多藏書法名畫 題江磯圖後 以鑑賞游諸公 袁清自 號草窗又號弁陽嘯翁又號蕭齋又號四水潛夫又

宋史翼 卷三十四 九

號華不注山人癸辛 雜議樂府補題 晚更號弁陽老 武林舊事絕妙好詞人由博返約落其英華澄然一室刻石自銘陵陽有 集跋齊東野語癸辛雜識志雅堂雜鈔浩然齋雅談浩然齋視聽鈔澄懷錄乾淳起居注乾淳歲時記武林舊事武祐市肆記湖山勝概弁陽客談雲煙過眼錄絕妙好詞石民 瞻序文及翁字時舉號本心綿州人舉進士爲昭慶軍節度使掌書記寓居烏程官至簽書樞密院事國亡隱身著書元世祖累徵不起閉戶校書通五經尤長易數之學子志仁字心之常州路教授湖州府 勞志



胡一桂字廷芳方平子易學得於家庭景定間領鄉薦入元不仕退而講學遠近師之嘗入闕博訪諸儒以求朱子緒論歸則哀集諸家之說以疏朱子之言為易本義附錄纂疏及本義啟蒙翼傳其言曰易道有四象為要易學有四占為難朱子啟蒙本義專主卜筮本義又專以象占示訓蓋皆引而不發待學者自悟爾又為詩傳附錄纂疏十七史纂人倫事鑒歷代編年諸書所居前有一小湖自號雙湖居士學者稱雙湖先生新安文獻志七 十胡玉齋傳

何夢桂字巖叟涪安人幼穎悟從鄉先生夏納齋遊咸淳元年廷試第三授台州軍判官改太學錄選博士倅吉州時廂軍鼓譟夢桂往諭遂帖然除太常博士轉監察御史抗疏言時政甚切遷軍器監以歸尋轉大府卿時事已不可為矣元初薦授江西儒學提舉以疾辭不赴築室小有源不復與世接著書自娛有易衍大學說中庸致用等書學者稱為潛齋先生祠之於石峽書院嚴州府志

方逢振字君玉逢辰弟學問亞于其兄登景定三年進士憲官太府寺簿宋亡退隱來徒講學于石峽書院元世祖詔起之辭不赴終于家學者稱山房先生

宋史翼

卷三十四

十一

嚴州府志 逢辰詳列傳中

趙若恢字文叔生而秀異甫成童能默誦五經為文數千言立就嘗應詔言事悉時政所急弱冠登咸淳乙丑進士宋亡避地新昌山遇族子孟頫與居相得甚時元主方求索趙氏之賢者子昂轉入天台依楊氏為元所獲若恢以間得脫程鉅夫之使江南也有司強起之稱疾且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孟頫孟貫已為微箕願容某為巢由也鉅夫感其義釋之於是僻處城東北隅杜門不出深衣大帶摩娑古柏間年八十餘龐眉皓首四方徵文獻考詣之多謝卻焉

宋史翼 卷三十四 十一

東陽縣志 孫潼發字帝錫桐廬人咸淳四年進士調衢州軍事判官有廉能聲家鉉翁詳刑江左雅知潼發所至輒挽以自隨獄事悉委焉屬部民有縱火殺人者株連坐繫甚眾歲久不決潼發探得其情多所平反衢俗好鬪少不相能則弄兵以相讐殺潼發被郡檄徧行郵落戒諭之皆委刀劍為良民秩滿除御前軍器所幹辦公事宋亡避地久之乃歸程鉅夫求遺逸得潼發以應詔固舉不起嚴州府志

蔡逢甲字國賢福建漳浦人受業陳淳之門嘗與淳

宋史翼

卷三十四

十一



辨論河圖洛書同異及太極圖西銘相發明處稱其  
有特見登咸淳四年進士詔主廣東清舉值宋亡入  
元不仕自號棄夫作悟道書院於大帽山下以隱焉  
時高其誼謂之故宋使臨歿自題墓碑曰前宋進士  
蔡逢甲墓著使公講錄福建通志

謝國光字觀夫號節齋晉太傅安二十六世孫六世  
祖某隱居華亭南之立極遂為邑人宋咸淳九年領  
鄉薦明年上春官以所對策剴切主司畏賈似道不  
敢取例補太學生宋亡遂不仕元治書侍御史程鉅  
夫奉詔搜賢或以國光薦輒杜門稱疾以經史自娛

宋史異 卷三十四 十一

至正乙酉卒遺命題其墓曰安節表其志云孫晉字  
彥明善醫有文行頤志節義

陸憲龍字伯靈咸淳鄉貢進士禮記都魁宋亡即棲  
隱講授終其身衣冠不易自贊畫像云勤勤劬劬耽  
嗜慕悅而不忍舍者聖賢之書越越起起畏懦退縮  
而不敢登者世利之途暈輕霞以為臉縷積雪以成  
軀衣前後而襜如儼張拱而徐趨或者見之而指笑  
此必抱遺經行古道之拘儒頤志節義

熊禾字去非號勿軒一號退齋福建建陽人幼有志  
濳洛闢閩之學師事朱子門人輔廣鈞考經傳沈潛

天入道德之蘊登咸淳十年進士授汀州司戶參軍  
宋亡不仕築室雲門山四方來學者雲集糲食澗飲  
日以孔孟之道相磨礪謝枋得聞禾名自江右來訪  
抱持而哭曰今天下皆賊也不為賊者足下與我耳  
留數月不忍別後歸故里復創齋峯書堂祀周程朱  
張五賢益肆力於六經謂朱子平生精力惟在易與  
四書兩部詩僅完藁尚書開端而未及竟三禮雖有  
通解缺畧尚多勉齋黃氏信齋楊氏粗完喪制二編  
而授受損益精意竟無能續若春秋則不過發其大  
義而已固於每經取一家之說為主而哀眾說以疏

宋史異 卷三十四 十二

之剖析異同多擴先儒所未發元至元中徵聘者一  
州府辟請者三皆引疾不起新安胡一桂詣禾質問  
及退自歎不及就禾講切者十有七年禾所解自易  
詩書春秋孝經四書小學外其他農禮兵刑皆有撰  
述感世俗葬祭者多為異端所蠱正以聖道勒成一  
帙解其惑晚年更修三禮通解未及脫藁而卒禾文  
學負一時重望嘗修考亭書院而為之記後有再求  
記於翰林學士吳澄者澄見禾所作遂拱手閣筆生  
平與許衡出處各異然禾謂衡倡明朱氏之學啓沃  
君心栽培相業而衡序禾遺集有立綱常闢世教紹



統緒之稱論者以為志同道合易地則皆然也同邑  
安實字子仁哀長吉曾孫以哀為嫌遂易今姓遊禾  
門禾於諸弟子中首器重之志剛好學其憂憤鬱懣  
之氣往往發於文章三預計偕竟齟齬而卒福建通志  
文天禎丞相天祥兄也寶祐間鄉舉署廣濟學論造  
士有方士風丕變宋亡天祥死節天禎不仕寓廣濟  
五里橋東家世業儒迄今未艾湖廣通志  
史蒙卿字景呂後易字景正戴表元撰史蒙卿之子袁  
撰墓志生而奇頷秀目七歲善屬文十二入國子學江  
萬里常擬時為大小司成器待之案陳善跋史景正  
嘉魚賦言賈似道  
宋史翼 卷三十四 十四  
玩弄威權景正獨于公堂所課嘉魚賦與其書事詩  
明斥而專攻之其鋒鏑嚴于刀鋸斧鉞直以殺身成  
仁為己任他日有為獨行傳者非景正會父背之提  
刑湖北往省從巴川陽岳學春秋案宋史綱舉附傳  
受業于陽格今攷程端禮讀書分年程議後云果齋  
早師小陽小陽即岳岳父名枋若格乃岳子構禮親  
及蒙卿之門未嘗言其師格黃潛亦云繼朱子之學  
者皆暖淵陽枋陽岳以至于史氏據是知蒙卿所受  
業者乃岳非格朱一年歸復通周官兼詞賦登成  
史至正志俱悞  
淳元年進士延祐授景陵縣主簿鄂帥呂文徹入幕  
命諭蜀帥溫和解正陽圍溫疑呂猜阻不肯發蒙卿  
微語憾之即就道調穿山鹽場論義勸輸戶不知有  
筆擾十年案江陰志職官表作寶祐改江陰教授復  
六年任江陰軍學教授

改平江至是不復仕墓志案蘇州府志除平自號靜  
清處士案學為詩多感憤自喻王應麟嘗曰思深辭悲  
學陶潛得之者墓初四明之學祖九淵案蒙卿始由  
陽氏以溯朱學全祖望靜清書院記著書立言一以朱子為法  
附傳晚歲罹厄窮講道不較從者益眾墓志程端禮端  
學兄弟皆受業焉聞以天台多名山心樂之僑居者  
八年大德十年卒年六十蒙卿孝悌遜讓出于自然  
於諸經窮探微旨證墜緝缺不溺于諛聞剖釋正大  
折衷前哲論古今得失必探情偽以暴其罪為古達  
文不雜異說手鈔口講更僕不能以盡墓志鄉人稱為  
宋史翼 卷三十四 十五  
果齋先生至正弟芳卿博學著書仕至司戶參軍入  
元改授不赴全祖望答萬經帖  
吳思齊字子善永康人松淵先生子少穎悟倣父為  
古文即可誦季父國子監丞天澤器之悉授以所學  
由任子入官監臨安府新城稅後調為嘉興丞數以  
書與用事者言賈似道母喪不宜用鹵簿又言御史  
俞浙以論謝堂去職宰相附貴戚塞言路如朝廷何  
凡所為要以直遂其志第知有是非不知有毀譽禍  
福也宋亡隱浦陽家無儋石之儲有勸之仕者輒謝  
曰譬猶處子業已嫁矣雖凍餓不能更二夫也所善



惟方鳳謝翺相與放遊山水間登嚴陵山慟哭西臺自號全歸子學者尊其行爭師之年六十四手編聖賢順正考終之事曰俟命錄錄成賦詩別諸友遂卒

宋元學案

黃丙炎字純宗崇仁人咸淳進士歷官宗正簿北兵至黃萬石棄撫州走丙炎不能挽遂歸隱劉伯宣姚燾高凝為憲使具禮幣迎丙炎於洪學聽其講說遣子受學欲薦於朝固拒之子與孫字祖烈十歲能詩文丙炎歿憲使辟與孫經繼其事皆再世稱弟子翰林集賢交薦不赴人物志

宋史翼

卷二十四

七

王炎午原名鼎翁別號梅邊學者稱梅邊先生庭珪諸孫自幼力學業春秋為太學上舍生與文天祥同遊宋亡天祥募兵勤王炎午謁軍門勸天祥毀家產供給軍餉以倡士民助義之心又請購准卒參錯戎行以訓江廣烏合之眾天祥嘉納目為小范老子欲授職從戎以母病不果及天祥被執為生祭文累千五百言其畧曰鼎翁丞相鄉之晚進士也進而父沒退而國亡生雖媿陳東報汴之忠死不效陸機入洛之恥忠肝義膽凜然如秋霜烈日蓋欲為一死而無可死之地故以死望丞相云云自以太學舊生世移

運改遂終身不仕奉母至孝三十年不懈母沒廬墓三年設像以祀嘗以事宿邑城夢母謂日夜來侍婢不謹火吾衣幾及吾面旦趨至家謁遺像果為跋燭所熟及面而止由是家居不復出江西通志

鄭思肖字所南號憶翁福建連江人父起思肖少遊太學補上舍生豪邁有雋才為文章不起草隨父寓居臨安元兵南下痛國事日非叩閭上章不報宋亡貨其所居得錢則周人之急有田數十畝寄諸寺令僧以歲入為祀祖兩惟餘數畝資衣食仍謂佃客曰我死則汝主之蓋不以家為矣素不娶子然一身歲

宋史翼

卷二十四

七

時伏臘輒向南野哭矢不與北人交接聞北語則掩耳走人知其偏僻不以為異也坐臥未嘗北向扁其室曰本穴世界以本字之十置下文則大宋也精墨蘭畫成即毀之入求之甚靳自更祚後畫蘭不畫土根人詢其故則曰地為他人奪去汝猶不知耶有邑宰愛其畫知不可得脅以賦役思肖怒曰頭可斫蘭不可得宰奇而釋之平日所作詩文惓惓不忘故君遇宋臣仕元者雖素交必與之絕嘗云天下皆變吾觀其不變乃所以變其變者物也不變者道也又云古人重立身今人重養身立身者蓋超乎千古之上



與天地周流於不識不知之天也養身者惜一粟以活微命役於萬物死於萬變者何足道哉著書甚多有大無工十空經一卷空字去工而加十為宋隱為大宋經庾詞奇語莫知所謂自題其後云臣思肖唯三斗血書此後當有具眼識之疾亟屬其友唐東與曰思肖死矣煩書一牌當云大宋不忠不孝鄭思肖傷國家之滅亡也語訖而絕年七十有八初思肖上疏語多觸元忌俗以是爭目之遂變今名隱吳下思肖寓意趙名與字皆然其初名竟莫得而傳蘇州府志

宋史翼

卷三十四

六

鄧光薦字中父廬陵人文天祥門友也少負奇氣以詩名世登進士第江萬里屢薦不就後客文氏贊募勤王挈家入閩一門十二口同時死賊火中乃隨駕厓山不數日厓山潰光薦赴海者再輾轉不死敵人援出之元帥張宏範改容以待後同天祥送燕京至建康囚天祥於驛中而寓光薦于天慶觀得從黃冠歸天祥賦詩三章送別又與其弟書曰鄧先生真知吾心者吾銘當以屬之江西通志

宋史翼卷三十四終

男樹校定

宋史翼卷三十五

謝翱字子康歙州休寧人少負志氣嘗與文天祥交天祥被執翱亦被執死之

遺獻二

- |      |                         |     |
|------|-------------------------|-----|
| 謝翱   | 劉辰翁                     | 王奕  |
| 胡次焱  | 孟文龍                     | 張慶之 |
| 俞琰   | 黎立武                     | 汪元量 |
| 徐天祐  | 徐欽                      | 曾子良 |
| 龔開   | 祝泌                      | 周屋  |
| 程時登  | 曹應符 <small>曹光遠附</small> | 吳錫疇 |
| 壺發   | 周樸                      | 陸釗  |
| 劉友益  | 張千載                     | 羅公升 |
| 皇甫明子 | 衛富益                     | 方鳳  |
| 胡大壯  | 汪宗臣                     | 汪庭桂 |
| 汪炎景  | 江愷                      | 孫嵩  |
| 滕堞   | 陳深 <small>子植</small>    | 于石  |
| 危復之  | 趙德                      | 趙若煥 |
| 莊肅   | 殷澄                      |     |
- 謝翱字臯羽後徙浦城福建福安人父綸性至孝喪母廬墓哀毀動人絕意仕進閉戶治春秋經傳翱世



其學咸淳初試進士不第棄舉子業慨然以古文名家撰皇朱鏡歌鼓吹曲騎吹曲上太常樂工傳習之德祐二年元兵入臨安以恭宗北去丞相文天祥亡走閩中開府南劍翽傾家貲募鄉兵數百人赴軍門署諮議參軍明年隨天祥引兵至漳州已而天祥趨廣東與翽別翽浮海流泊温處間凡四年聞天祥在燕京殉節悲不自勝每見山水池榭雲嵐草木與天祥所別處偶似者則徘徊顧盼恍若夢寐後三年至平江過天祥制閩舊治望夫差之臺而哭焉遂東遊紹興上會稽循山左右窺祐恩諸陵復哭天祥於越

宋史翼 卷二十五 一

臺紹興故多大族日延致遊士以賦詠相娛翽時出所長見者皆歎為不及然莫知其為天祥客也惟義士唐珏密與訂交翽慮久不去人將虞我作冬青棧引別珏而行之婺州依浦江方鳳時永康吳思齊亦來鳳所遂借隱山中一不問當世事翽嘗欲訪司馬遷法采獨行全節事作月表如秦漢之際書未及成邀同志結汐社自鳳思齊外婺方幼學方燾睦馮桂芳翁登登弟衡皆與焉其曰汐者取諸潮汐既而信也居逾年與思齊等買舟浮七里瀨謁嚴光祠祠後有東西二釣臺翽登西臺上設天祥主荒亭隔再拜

跪伏號而慟者三乃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往兮何極暮歸來兮關水黑化為朱鳥兮有嘯焉食歌闕竹石俱碎既下移榜中流賦詩懷古日暮雪作天陰風凜冽愴然謂思齊曰阮步兵死空山無哭聲且千年矣於是相向感喟皆淚下不能禁甲午歲寓臨安年四十有六矣有劉氏者女以文始買屋西湖上前代遺老尚多存者咸自託見翽晚明年復至婺睦尋汐社舊盟是夏由睦返臨安肺疾作逾數月卒翽刻厲憤激視世間流俗人若將挽已者效屈平懷郢都託興遠遊自號鬚髮子遇談勝國事輒嗚

宋史翼 卷二十五 二

咽性嗜山水然足跡非奇絕處不到如雁山鼎湖蛟門候瀟沃洲天姥野霞碧雞四明金華洞天探幽挾禪著撰遊錄多昔賢文字所未及先是建炎中江端友呂居仁朱翌辟地白雲原原故唐方干所居在釣臺之南翽遊而樂之曰吾死葬此足矣且欲為文冢瘞所作稿疾革語妻劉氏曰吾去家千里交遊惟方韶卿吳子善輩最親慎收吾文及吾骨授之韶卿即鳳子善即思齊也鳳與思齊等卒如翽前言以葬翽嘗以朋友道喪吳越無挂劍者思合故交名氏作許劍錄勒諸石至是鳳等復為建許劍亭於墓右從翽



志也翺無子其徒吳貴祠之月泉書院云福建通志一百九十七

劉辰翁字會孟廬陵人補太學生壬戌廷試買似道專國欲殺直臣以塞言路辰翁因言濟邸無後可憫忠良戕害可傷風節不競可憾雖忤買意而理宗嘉之實內第以親老請濂溪書院山長江萬里陳宜中薦居史館除太學博士皆固辭宋亡託方外以歸有須溪集子尚友亦能文江西林志

王奕字伯敬玉山人為邑博與其子介翁居玉琊峯讀書其中素與文天祥謝枋得友善及枋得就執北行送之有詩云兩生無補秦興廢一出仍關魯重輕

白骨青山如得所何須兒女哭清明詞旨激烈宋亡建斗山書院杜門不出所著有東行稿人物志

胡次焱字濟鼎婺源人登咸淳四第授迪功郎湖口主簿以便養改貴池尉既任簽憲郡幕錄五縣囚稱平允有鬼物慙毆死者為白其冤德祐乙亥元兵至境都統制張林已納款有與異者輒收殺之次焱念親老無子弟供養託公事過東流縣作冢道旁書木為表識曰貴池尉死葬此下脫身而歸以易教授鄉里人稱梅巖先生或勸其仕作媒娶問答詩以見志

所著有四書注唐詩絕句附注文公感興詩注行世新安文獻志八十七胡主簿傳

孟文龍字震翁亞聖之後宋昭慈后五世姪孫也高祖信安郡王忠厚鎮吳遂占籍為吳人初以世賞補將仕郎後中銓試受迪功郎監華亭船場調嚴州錄事參軍再調兩浙西路安撫司准備差遣時買似道枋國百僚多廢法就風旨文龍獨守職屢忤其意不少回丞相章鑑樞密趙順孫交薦不報調從政郎浙東提舉常平幹辦公事丁內薦不行始自咸淳以來被命主昭慈祀事元兵壓吳文龍奮激與守臣議不

合返哭昭慈廟後平章史弼等薦起之文龍致書曰文龍未死慙負神明羣公相國以忠孝文龍為羣公起將何以令今之事君者敢以死辭遂止不出戶庭者三十年子潼字宗鎮官至松江府判官篤學勵行嘗即故居建鄒國公廟創性善家塾以教其族黨蘇州府志

張慶之字子善其祖從建康徙吳父明字子聰氣岸奇偉慶之少有志操為舉子業逮長棄不習出入經史百氏精思積年擬太立作測靈又撰孔孟衍語絕意仕進好為山水之遊著虎邱賦因號海峯野逸傲



五柳先生作海峯遺民傳以伯夷蔣詡陶潛司空圖自況且謂沈冥似海峻厲似峯時人尙其狷介初文天祥知平江慶之齒諸生之列洎國亡集杜詩備述天祥平生大節

盧熊蘇州府志

俞琰字玉吾蘇州吳縣林屋山人人生宋寶祐間以詞賦稱宋亡隱居著書尤好鼓琴既老自號石澗卒於

元貞間年七十子仲溫克承其志孫貞木

盧熊蘇州府志

黎立武字以常江西贛渝人年二十八入太學二十六登咸淳進士第三授承事郎簽書鎮南軍節度判官

除太學錄通判袁州除宗正寺主簿召試館職除祕

宋史翼

卷三十五

六

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擢軍器少監兼國子司業

國亡間道歸里逮事二親閉戶三十年北來達官禮

之如天人通判袁州時有同僚言殺一牛活萬蟻立

武駁之曰萬蟻固可憐一牛何罪眾稱善官祕書省

時閱二郭氏中庸郭游程門立武思嗣其傳故于大

學中庸等書間與世所宗尙者異義生平著述積稿

如山演釋舊聞敷暢新義有圖有贊有講義今惟中

庸指歸中庸分章大學發微大學本旨存卒年六十

八私謚元中子

吳文中集元中子墓碑

汪元量字大有爲詩感慨有氣節嘗以善琴受知紹

陵宋亡從三宮北去留燕甚久時故宮人王清惠張瓊英皆善詩相見輒共涕泣或至文文山銀鑰所作

拘幽十操文山倚歌和之元祖聞其名召入鼓琴一

再行乞爲黃冠歸錢塘既歸往來匡廬彭蠡間莫測

其去留之跡自號水雲子有水雲集自奉使出疆三

宮去國所歷故都遺跡可喜可謔可歌可泣者皆收

拾於詩劉辰翁馬廷鸞目爲詩史

錢塘縣志

徐天祐字受之山陰人以父相思爲將仕郎銓試詞

賦第一尉歸安時年尙少卽以吏事稱嘗出郊吏具

供帳甚飾天祐詰所從出吏以例對天祐曰費出於

宋史翼

卷三十五

七

官則犯法於民則重擾例安可用盡卻之貴人居邑

者將囑事出謂人曰吾見尉自不敢有所請中進士

第爲大州教授日與諸生講經義聽者感發德祐二

年以國庫書監召不赴退歸城南杜門讀書四方學

者至越必進謁天祐高冠大帶議論卓卓見者以爲

儀刑

兩浙名賢錄

徐欽字汝敬豐城人家藏書數萬卷無不覽記通六

經工詞賦試胄監參太學明善齋內侍董宋臣除押

班主管太廟及國信所都大提點欽率同舍生抗疏

謂國信不可付闕寺內臣不可預兵權主管太廟不



可用刑餘不祥之人疏入不報入元不仕開梧博陽  
精舍集生徒延老成爲之師羣盜過門皆斂戢去西江

志通

曾子良金谿人三歲不言伯父容安教之誦詩則點  
首應語一夕見月忽能成誦及長篤志性理之學登

咸淳第奉母歸養入元程鉅夫以遺逸薦不赴扁節

居二字於堂以示志學者稱平山先生所著有易雜

說中庸大學語孟解聖宋頌百行冠冕詩續言行錄

詩廣崇類稿咸淳類稿人物志

龔開字聖子號翠巖山陽人嘗寓於吳博學好古負

宋史翼 卷三十五 八

才能尚節氣而甚達於經術間爲詩文皆清勁古雅

遊戲翰墨爲山水人物尤卓絕不凡時多尚之嘗爲

韓忠武斬王孫亦頗作清涼居士圖清涼居士卽王

也涼帽野服控一長耳二三童子相後先遨遊湖山

間且題曰王有補天浴日之功而自逃於佛乘有驅

貔貅洗河洛之志而自晦於蹤鞍之上悲夫想像其

布置及所題之辭概可見矣居吳之日高郵龔璠爲

忘年友時人謂之楚兩龔以比漢之兩龔方虛谷嘗

稱其詩老筆有骨議論典刑平生長髯及腹行走如

飛意氣令人感動虛熊蘇州府志

祝泌字子涇德興人以進士授饒州路三司提幹傳

邵氏皇極之學於廖應准年老乞休御書觀物樓扁

額賜之元世祖詔徵不赴著有觀物解六壬大占祝

氏祕鈔府志

厓屋字良載鄱陽人咸淳進士署江東提刑幹辦時

江淮屢警屋籍城堡豐儲時爲杆禦計德祐乙亥元

兵圍饒屋奉母入保郡城母卒旣殯而城危丞相江

萬里守臣唐震死之元將諭眾能以城降者除郡守

衆推屋署降表屋泣辭夜遁南土平當路交薦起南

鄉治中同知廣州總管官不拜結廬母墓下杜門隱

宋史翼 卷三十五 九

居僻處城市後以孫伯琦貴累封番陽郡侯屋明經

博學儷儷尚氣節世以魯仲連擬之稱曰梅山先生

豫章

程時亨字登庸樂平人自少慕義理之學聞董銖得

朱子之傳而鄉鄰程古山學於董盤澗者因往師之

搜探幽微會博於約咸淳甲戌寇擾中原朝廷不廢

科舉舊制合江東九路士試之時登哀然首舉明年

入太學又明年而宋鼎移矣歸杜門謝游客四方請

益輻輳盈席一時名流多出其門元訪遺才每物色

之輒謝去人物志



曹應符字泰叔號梅渚謹身飭行為鄉里推重咸淳初兩領鄉薦十年登進士第授迪功郎衢州司戶參軍會宋亡遂隱不仕尤遠號東洲應符之族咸淳五年進士辟監華豐莊改軍器監簿宋亡衣冠不改人稱大頭巾相公云云顧志節義

吳錫疇字元範後更字元倫號蘭臯休寧人自勝先生子也生五歲而孤能自刻志於學居常以不逮事親為恨每展墓攀號不能自已伯氏持家破其產幾盡疇年甫十六或教之訟泣謝曰貧富命也二祖以孝友名世而吾兄弟輒論財產若先訓何聞者賢之

宋史翼

卷三十五

十一

貧窶終身不為芥蒂三十即罷去舉子業乃究心家學復不自滿從鄉先生程若庸研覈性命之蹟上探老亭之緒咸淳間有從南康郡庠誦疇講篇者葉侯聞之不勝敬歎特致書幣聘為白鹿洞書院堂長不赴未幾南土軍與羽檄交馳於道疇乃有厭世意慕徐稚茅容之為人所居藝蘭以況嗜為詩丞相程元鳳修撰呂午吏部方岳史君方回皆亟稱之自卜生坐為息阿樂其林谷之勝每以即死歸藏為幸歿於景炎丙子年六十二所著有蘭臯集若干講義若干篇

休寧縣志

壺發字怡樂號萬菊居士烏程人幼以孝弟稱及長恥事元隱不出工詩詞有樵雲集集中稱宋諫之或曰無名氏曰宋者不忘本也曰無名氏恥成名也其詞曰壺山居士未老心先懶壺山寓姓未老心先懶寓不仕意也又曰身在玉壺邊曰梅瘦玉壺中皆此意也龍泉章三益師之他門人之顯者以百計有怡樂墓志烏青志

周樸字吉甫鄱陽人初從學於張采奇其才處之家塾樸以其知己事之不去時盜起江湖間州將以采知兵使督州兵討之盜有張家僮率眾掠邑里采將

宋史翼

卷三十五

十一

攻之而賊先發遂遇害樸走告州將誓欲為張復讐州將義之授以兵兵寡議者勸更募之樸曰我募而眾彼亦眾矣不若出不意急擊之即擣賊所屯賊窮以金擲地兵爭取金賊脫去立斬數人以徇慷慨流涕誓不與賊俱生眾感動願效死力攻一寨破之餘寨皆走乘勝追擊斬首數千生禽僮斬之殂其心肺為文祭其師境內賊寨數十悉平之元兵至州將唐震死之眾勸樸降太守可得樸曰吾為師復讐而已他豈所望哉即日散遣所部隱居不復言功名林志陸劍字一思福建福州人左丞相秀夫子端王歿秀



夫與張世傑陳宜中等立衛王爲帝奉駕至楓亭蔡  
曰忠感異夢以女爲秀夫次室而有孕遂留於楓亭  
而生釗厓山之難秀夫殉國蔡氏聞之以秀夫別時  
衣冠招魂葬於莆之嵩山元元貞二年命宣撫李文  
虎訪秀夫子錄用釗卻聘以詩謝文虎歎曰孝子出  
於忠節之門無容強也初遷莆後復居楓亭終元之  
世其子孫無有仕者福建通志  
劉友益永新人系出清江居平力學嘗備書於人以  
給膏火鈔綴講習凡經傳子史天文地志律歷象數  
靡不淹貫爲人內剛木而外疏通練達世務宋季杜  
宋史翼 卷三十五 十一

門不與世接世稱水窗先生年八十五卒揭侯斯銘  
其墓積勤三十餘年著通鑑綱目書法五十九卷人物志  
張千載字毅甫廬陵人與文天祥友天祥貴時屢辟  
不出及天祥被執北上過吉州千載涕出相見曰丞  
相往千載亦往往卽寓天祥囚所近側三年供送飲  
食無缺又密造一櫝天祥授命日卽藏其首負骸南  
歸付其家安葬穀耕錄  
羅公升字時翁永豐人大父開禮號水心翁公升少  
有才略以軍功授本邑尉傷大父死節傾資北遊燕

趙與宋宗室趙孟榮諸公國復宋祚知勢不可爲回  
經錢塘江作弔胥濤賦以自寓今載集中餘詩亦多  
感憤語公升有弟宋亡亦不仕父死於寇廬墓號泣  
不御酒食肉者七年蓋孝義萃於一堂云所著有石  
初集元無名氏滄淵翁傳

皇甫明子字東生性豪宕乘小舟挂布帆載琴尊書  
藉釣具往來江湖德祐二年案原作至元丙子乃順  
帝後至元二年與宋無  
涉至元丙子當係德祐丙子之誤發狂痛哭賦海口  
故錢志改爲德祐二年今從之 詩曰窮島迷孤青颶風蕩頭寒不知是海口萬里空  
波瀾蛟龍時幽沈怒氣雄屈蟠崢嶸扶秋陰挂席潮

宋史翼 卷三十五 十二  
如山榮感喪南紀大去何時還雲旗光慘澹腰下青  
琅玕誰能居甬東一死諒非難嗚呼朝宗志會見桑  
海乾蓬溺海死音谷

衛富益華亭人自號畊讀居士文節公涇裔孫宋亡  
日夜悲泣設壇祭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辭甚哀慘  
嘗從金履祥許謙受學謙以齒齊名重不敢當北面  
禮許卒爲制服自以宋世遺民絕意仕進隱居教授  
究心性命之學創白社書院春秋社日與布衣友賦  
詩講道指紳不得一與後攜仲子隱湖之金蓋山著  
四書考證性理集義易經集說讀史纂要耕讀怡情



等錄至治間以長子迎養還故里不談世務不履城

市或有乞詩文者辭之一日運微疾悉焚所著書集

曰吾志晦迹安用名世況元妙處宋儒究盡吾錄種

董斯張吳  
典備志

柏何益於後乎卒年九十六門人私諡曰正節先生

方鳳一名景山字韶父浦陽人生有異才嘗出遊杭

都盡交海內知名士將作監丞方洪奇其文以族子

任試國子監舉上禮部不中第主閣門舍人王翹家

教其二子大小登後以特恩授容州文學未幾宋亡

自是無仕志益肆為汗漫遊一日復遊杭大登為選

宋史翼 卷三十五

古

國臣奉使上國相持拉下鳳欲與俱行人勸止之風

善詩通毛鄭二家言晚遂一發于詠歌音調淒涼深

于古今之感臨歿屬其子構題其旌曰容州示不忘

也嘗謂學者曰文章必真實中正方可傳他則腐爛

漫漶當與東華塵土俱盡性不喜佛老讀唐傅奕傳

壯其為人推奕後闢異教者數十事題之曰正人心

書尚未完他所著詩三千餘篇曰存雅堂稿黃晉卿

吳立夫柳道傳諸文章家皆出其門構字壽父亦精

于詩 宋元  
學案

胡大壯字履季福建崇安人研究經術不事科舉躬

耕自給足不履城市學者稱西園先生帥臣曹彥約

提舉樂章相繼薦於朝本州延為嶽麓書院堂長皆

力辭不就 福建  
通志

汪宗臣字公輔婺源人咸淳中兩中選宋亡不仕與

弟季洲同居子姓四百餘指和氣雍雍嘗著書曰世

乘窺班詩文曰紫巖集年九十二逮見五世胡雲峯

序之歎為盛事云 新安文獻志  
紫巖先生行狀

汪庭桂字秋芳婺源人年十八舉進士授紫陽書院

宋史翼

卷三十五

古

吳兵法宋亡遂絕意仕進劉國公平安南版授本省

左司郎中辭不就徽州路監郡馬思忽一見恨識之

晚言五事凡誅黜吏十數平反死獄者二出偽楮株

連者百人馬服其明允政有未達輒咨訪之庭桂事

親孝好義樂施諸父兄弟病於征徭者佐以私財親

族鄰里死無所歸者給以衣棺修川梁道路以濟往

來出儲蓄以濟流殍居家嚴而有恩妻子聞其罄款

皆斂手正容晚構樓西山麓以自娛焉 新安文獻志  
九十二存耕  
處士  
墓誌

汪炎景字懋遠號古逸民婺源人幼有奇志從孫元

京江雪在諸逸民遊有能詩聲江古修命次新竹詩



有日待成竿後節方露自作笋時心已虛古修歎異  
之方虛谷一見詫曰不意吾州復有此人其門人趙  
訪嘗以其詩示虞集集曰此豪傑士也山林中乃有  
名作若是者乎其學淵源六經取朱子四書旁采博  
擇而發揮其微旨每有所得則疏之名曰四書集疏  
其教人必使循序漸進去華務實其爲文奇而有法  
詩微婉道勁亦時出於悲壯激烈然自視無可爲者  
教授之餘未嘗有所計度或反關不出動十數年故  
當時惟傳其詩文而已其胸之所蘊不可知也

趙訪  
東山

集注古  
逸行狀

宋史翼 卷三十五

六

江愷字伯幾婺源人許月卿一見以爲不凡以女妻  
之遂受學焉初貢禮闈宋亡隱居冲陶石室時婺源  
貢楮絲官吏競贖貧民甚病之愷以書白部使者貢  
遂得蠲程苟軒龍嘗稱之曰欲知隱不爲徒隱須看  
當時二幅書人稱雪硯先生著有四書詩經講義箕  
裘集等書

徽州府志

孫嵩字元京休寧望山人以薦入太學宋亡歸隱山

中自號艮山以示意有艮山集杜門賦詠凄斷淪絕  
時婺源許月卿宋亡制齋衰服之以居月卿壻江愷  
及汪炎景皆絕意當世俱從嵩遊方回得嵩詩歎曰

持此以見朱文公可無愧矣弟巖字次舉號爽山亦  
以詩名所著有爽山集

新安文獻志八  
十八孫上舍傳

滕堞字仲塞一名迴婺源人生宋末性高遠財有贏  
餘卽以濟窮困爲文自成一家書有晉人風度入元  
不仕求得文丞相過金陵驛詩懸於堂焚香拜泣又  
過西湖拜岳將軍墓賦詩弔之有相對含悲石翁仲  
老衰無淚落秋風之句黃文憲公籍誌李與廉之墓  
云聞滕先生堞會朱陸之學而得其同率朋往就講  
學其見重如此所著有星巖集學者稱星巖先生

文獻志八  
八滕星巖傳

宋史翼

卷三十五

七

陳深字子微蘇州吳縣人生於宋習舉子業宋亡篤  
志古學閉門著書弟子受業者戶屢恆滿江浙參政  
王郛中亦出其門嘗寓意筆札天厯間奎章閣臣以  
能書薦潛匿不出以終別號寧極學者稱寧極先生  
子植字叔方少負才氣旣而折節讀書有孝行晨夕  
躬事庖饌親之中裙則膾手自浣濯更世變以琴書  
自娛辟召皆不起

廬州府志

于石字介翁蘭溪人因所居鄉自號紫巖晚徙城中  
更號兩溪貌古氣剛喜談諧早慕杜氏五高之爲人  
後從王定菴業詞賦接聞諸老緒論其學多所通解



自負甚高未改物後隱居不出一意於詩出入諸家  
豪宕激發氣骨蒼勁望而知為山林曠士一時言詩  
者皆莫能及仁山金先生嘗序其集萬應金  
華府志

危復之字見心臨川人博覽羣書工詩尤達於易朱  
未貢補太學至元初元郭昂薦為本路儒學官不就

廷累遣奉御察罕翰林應奉詹玉以幣徵之皆不起  
隱於紫霞山從學者眾及卒門人私謚曰貞白先生

人物志

趙德朱宗室博學工文舉進士宋亡隱居南昌之東

湖自號鐵峯嘗著四書箋義五經辨說行於世林  
志

宋史翼

卷三十五

六

趙若煥字堯章宗室子也居進賢年二十三值國運

革賦草之茂三章援琴而歌與箕子麥秀同悲所著  
有中庸講義適情小稿逸民自得合若干卷平居未

嘗免冠褰裳嗜酒不至醉每微酣令人歌淵明歸去

來辭自吹洞簫以和之年八十卒林  
志

莊肅字恭叔號夢塘居青龍鎮仕宋為祕書小史宋

亡棄官浪迹海上性嗜書聚至八萬卷手鈔經史子

集下至稗官小說靡所不具書目以甲乙分十門至

正間修宋遼金三史詔求遺書危素購於其家得五

百卷所著有藝經畫繼餘譜傳於時松江  
府志

殷澄字公源居胥浦在宋避諱為戴氏父某宋節幹  
官家富好施人目殷佛子澄性介特平生無宿諾見

義必為避地南錢元兵入華亭南錢猶保聚不下將  
軍號楊掃地者怒欲屠之澄奮曰我可無一言而死

乎遂叩軍門大言曰夫民猶水也水順則流逆則激  
民順則寧逆則亂今郡縣新附將軍不撫綏招來以

稱示神武不殺之意願欲盡勸斯民乎楊怒手劔叱  
之澄正色曰殺我一人活千萬人死猶生也語益烈

楊感悟而止全活者以萬計丞相伯顏聞而義之授  
華亭軍民都總管使守其地澄不受曰大宋亡我以

宋史翼

卷三十五

九

親在不死願獨不能逸乎遂野服隱居浦上時游峯

泖間人目為泖南浪翁郭志  
獨行

宋史翼卷三十五終

男樹 校字



宋史翼卷三十六

列傳第三十六

隱逸

郭震

趙宗萬

吳復古

邵炳

林巽

杜子野

楊適

杜醅

王致

王伯起

孔旻

魏閑

王鴻

崔唐臣

管師復

鍾棐

崔閑

黎子雲

宋史翼

卷三十六

廖遠明

王公輔

賈收

張維

蔣淦

陳輔

馮貫道

褚承亮

饒子儀

吳沆

李迥

張志行

趙占龜

林彖

楊無咎

程先

程鼎

龔明之

曾季狸

劉迂

陸維之

胡仔

方勺

彭興宗

傅子雲

黎道華

滕成

林憲

汪莘

孫維信

林大有

李華

方遷

危固

許棐

常詵孫

常棠

陸能仁

陸正

郭震字希聲成都人博學能詩才識過人瀋化中嘗出東郊忽賦詩曰今日出東郊東郊好春色青青原上草莫放征馬食遂走京師上書言蜀將亂不報已而李順起於邛樊閒自是括囊不言隱身漁釣病將死其友往問之側臥歎枕而言其友曰子且正身震笑曰此行豈可復替名耶識者謂其臨死生而不亂云有漁舟前後集行于世東都事畧

宋史翼

卷三十六

趙宗萬字仲困山陰人少知名錢忠懿器之入朝欲與之俱以親老辭不行既長博習書傳負經濟之術用進士應詔籍於春官天資蕭散於世故淡如也壯歲築室於郡之照水坊左瞰平湖前挹秦望畜一鶴號丹砂引以為侶足迹不及於高門鼓琴讀書怡然自適者三十餘年祥符中詔舉遺逸郡守康戩以宗萬薦尋被召乃曰吾老矣不足以任事因獻跋鼈傳以自見且請自託於道家者流朝廷不奪其志即其家賜以羽服後十餘年卒華鎮言宗萬神宇清明識度夷曠終日凝淡若嬰兒真方外之士然取捨去就



之際則確乎有不可奪者善八分草隸書通俞扁之術或辟穀導氣嘗為詩曰斗懸金印心難動屏列春山眼暫開蓋其志也所謂跋鼈傳者其旨大抵言古先帝王自堯舜以來至於五代所以理亂興亡之迹終設問以自喻謂能言之而莫之致猶跋鼈然故以名其書觀其書始真有意於世天命不相卷以自牧殆非山林枯槁繫而不食者也

吳復古字子野一字遠遊揭陽人志趣超逸以父宗為翰林院侍講蔭官當得皇宮教授遜于庶兄居父母憂廬于墓者三年手植木墓傍又以餘力葺治園

宋史翼 卷二十六 二

亭教育子弟後遣去妻子築庵居潮陽直浦都麻田山中絕粒不食間出遊四方徧交公卿然一無所求每論出世法以長不死為餘事鍊氣服藥為土苴見知于待制李師中師中於世少屈獨於復古曰白雲在天引領何及後東坡黃門與一時名士悉為知己東坡名其居曰遠遊且為銘輿地紀勝復古子紹聖丙子至惠州同賦遊羅浮又過循州見轍及軾安置儋州復古又從之遊羅浮山志會編軾嘗問養生復古對以曰安日和及軾南遷見於真陽無一言及得喪休戚事獨告曰邯鄲之夢猶足以破兵而歸真目見而身履

之亦可以少悟矣蘇詩及軾遇赦還復古與黃洞輩迫送至清遠峽忽病羅浮山志會編不服藥妻子問後事笑塵之備然而逝郭志葬於麻田揭陽志軾為文祭之紹興三年海寇黎盛登開元寺塔見遠遊居問左右曰是非藏蘇內翰圖書處否塵兵救之復料吳氏歲寒堂民屋附近者賴以不熱甚眾或堅志有子芷仲能文章善書札嘗作歸風賦賦甚稱之嘗與復古書曰少時在冊府嘗及接見先侍講下風死生契闊相遇江湖感歎不已又有與吳秀才書即芷仲也黃志

宋史翼 卷二十六 四

葉樓名白雲而隱焉范文正公守睦招之不就內相葉道卿郡倅張文定屈炳主錢塘學亦辭後張在諫垣薦之召赴闕因上時政機要策三篇除秘書省校書郎知義烏縣不赴復還舊隱時稱白雲先生滄安志林巽字巽之海陽人天聖中應材議兼茂明於體用科對策鯁切有忤權貴有司不敢取慶曆中投匭論事仁宗鑒而異之官以徐州義曹巽不屑就毅然南歸讀易象自著一書有卦元有卦緯有叢辭有卦經有起律吹管有範餘敘和凡九篇名曰草範輿地紀勝人稱草範先生外有文集若干卷載志



杜子野宜黃人王安石幼師之及爲相子野來見安石問所欲但壁間顏真卿所書東方朔像贊安石曰墨本何足貴石在河北德州可輦致也併以金帛致之不受孫育德興五年進士

林志

楊適字安道慈谿人隱居大隱山爲人醇厚介特議論辯博平正人有善則稱之不善如未之聞爲學要行乎已唯恐爲人所知毀譽榮辱不以動其心人莫得而親疎蓋自此仲元叔度之流鄉人嚴憚之相語不以名氏而尊之曰大隱先生衣食纔自給非義之餽一介不取躬耕養親族之貧者分賑之隣盜其稼宋史翼

卷二十六

五

人告之適愀然曰彼窮厄而求其生爾勿治也盜聞之慚悔其後無敢侮者善言治道究歷代治亂之原孫威敏公沔自諫官出按浙東西刑獄欲見適適不肯見適之越時范文正公守越聞之就見焉與致府中澹焉無求公益賢之適治經不守章句馳浮屠老子之說歌詩卓越超邁容儀甚偉衣冠儼如始友錢塘林逋後與同郡王致杜醜結交後進莫不師之退處四十年德行益高名聞京師仁宗詔求遺逸太守鮑柯以名聞賜以粟帛太守錢公輔又薦之授將仕郎賜太學助教州遣從事致詔書袍笏與從迎之適

辭不受遁去壽七十有六遺令築石壙前曰宋隱人之墓熙寧二年榮陽張岫爲文表之

延祐四明志

杜醜越之隱君子居慈谿學以爲己隱約不求知孝友稱於鄉里耕桑釣牧以養其親經明行修學者以爲楷模慶歷中鄞始建學縣令王文公安石請醜爲之師其書曰天之有斯道固將公之我先得之而不推餘於人使同我所有非天意且有所不忍也願先生留聽而賜臨之安石與有聞焉醜引孟子柳宗元之說以辭再書強起之曰孟子謂好爲人師者謂無諸中而爲有之者豈先生謂哉柳宗元惡知道韓退之毋爲師其孰能爲師天下士將烏乎師哉醜始就焉慈谿令林肇立學又起醜爲師亦固辭王文公作師以勉之二邑文風之盛自醜始醜談詩書不倦爲詩質而清當時謂學行宜爲人師者也

卷二十六

六

延祐四明志

王致鄞人與同郡楊杜二先生爲友俱以道義化鄉里諸生子弟師尊之稱三人皆爲先生嘗與牧守言政事王文公安石復書曰無事於職而愛民之心乃至於此可以爲仁矣年七十樂道安貧妻收遺棄子拾墮樵浩然無悶鄉人莫不高其行

延祐四明志

王伯起字興公海陵人父綸爲太常博士伯起當以



恩得官遜其弟舉進士不中歎曰士不自重與千百人旅進坐軒廡下獻小藝規合有司可恥也以其冒恥以得祿甯貧賤而肆志焉於是閉門靜處論三十年鄉人多不識面善詩歌獨得深造部使者薦諸朝不起仁宗英宗兩賜粟帛如皋王覲誌其墓曰先生不有其道而道信於友朋不尸其名而名聞於朝廷與夫懷印曳綬乘肥衣輕自以為得意而死之日民無稱焉異矣嘉靖揚州府志

孔旻淮南人隱居篤行終身不仕美節甚高嘗有竊其園中竹旻愍其涉冰寒為架一小橋渡之推此宋史翼卷二十六 七

則其愛人可知夢溪筆談

魏閑字雲夫世家於陝之東郊父野真宗時有大名累召終不能起贈著作郎閑少喜為詩學鼓琴不樂仕進一遵著作君之志皇祐二年仁宗祀明堂詔天下求遺逸草萊年耆德茂者知府直史館李昭遺薦閑再世有高節上嘉之賜號清逸處士嘉祐八年八月卒年八十四閑家有舊田廬謹守而治之朝廷以野故復其子孫無有所與以故沛然自足無衣食之累性不嗜酒謹潔守法度與人和府縣之官或時延禮亦與之往來然未嘗有毫髮之私以干之其政事

得失未嘗納於耳出於口也以故皆愛重之司馬公集

王鴻字翼道雋都人工隸篆善八分書皇祐中以鄉舉游太學再薦省試第一因失韻被黜鴻歸擇邑治之南四十里泉石清勝築室隱焉目其山曰嵒山巖曰需巖從學者百餘人周茂叔侔郡時以書幣聘掌郡校不就肥遯四十餘年嘗注太元經今不存志

崔唐臣避暑錄事唐臣事不明為福建泉州人與蘇頌呂夏卿同學相好蘇頌字子容呂晉叔頌字子容夏卿字縉叔此

晉字當是頌夏卿登第唐臣遂罷舉久不相聞嘉祐宋史翼卷二十六 八

中頌夏卿在館下一日借出循汴岸見一士艤舟坐窗下蓋唐臣也亟就謁之問其別後况味曰初倒篋中有錢百千以其半買此舟來往江湖閒意所欲往則從之初不為乏其半市雜貨時取贏以自給粗足即已不求有餘差愈於應舉貧官時也頌夏卿邀與歸不可相顧太息而去翼日自局中還唐臣有留刺乃攜酒具再往謁之則舟已不知所在矣歸視其刺未有細字一絕云集賢仙客問生涯買得漁舟度歲華案有黃庭樽有酒少風波處便為家說不復見建

通



管師復龍泉人與弟師常從安定胡瑗學俱有盛名時號二管師復長於詩隱居不仕仁宗聞其名召至問曰卿詩所得如何師復曰滿塢白雲耕不盡一潭明月釣無痕賜爵不受放歸故里人稱之曰臥雲子著有白雲集行於世

嘉靖浙江通志

鍾業字子翼贛縣人博學篤行為歐陽修尹洙余靖曾鞏所知然卒不遇隱於田閒蘇洵南遊至虔業與弟業從之遊洵不飲酒每為設醴儀智高叛嶺南聲搖江右郡守曹觀欲籍民財為戰守備謀於業業曰智高必不能過嶺無事而籍民民懼且走矣觀曰如宋史翼

卷二十六

九

緩急何業曰同舟遇風胡越可使為左右手况吾民乎不幸而有急則官與民為一家孰非吾財者何以籍為觀悟而止蘇軾自南海還訪業已歿見其三子相持而泣作哀詞誄之

府志

崔閑字誠老星子人讀書不務進取襟懷清曠以琴自娛結廬於玉澗號睡足庵自謂玉澗道人蘇軾過之曰醉翁喜瑯琊山水沈遵以琴寫其聲惜乎無辭今玉澗道人妙於琴故因其聲而為辭以補石刻在郡齋

江西通志

黎子雲僧州人居州東二里許昆弟貧而好學城

南有別墅所居皆林木水竹清幽瀟灑蘇軾雅敬禮之每與弟載酒過從請益問奇日相親炙作歌有寂實兩黎生食菜真臞儒之句一日軾往訪之遇雨從眾家借笠屐道上婦人小兒相隨爭笑邑犬羣吠子雲兄弟恭敬自將送軾至館未嘗懈也因名其別墅曰載酒堂云

載志

廖遂明清湘人能文辭尤長於樂府少不羈尚氣韻陳了翁南遷過全日州郡待之甚嚴無敢近者遂明獨於逆旅中相問勞如故舊了翁後北歸龍圖閣學士折彥質亦貶嶺南道遇之問以南中相識了翁以宋史翼

卷二十六

十

遂明對折謁湘山邂逅與語甚悅欲與之俱遂明慨然從之一日渡海風濤大作遂明持劍厲聲曰有宋忠臣在此波遂息後數年折得還而遂明死折作詩弔之舉其子一人

文載

王公輔俗呼王六翁居僧城東東坡甚重之世傳天文折彥質亦與相厚一日具冠帶賀折日夜來見客星侵帝座公即日還朝居無何登極赦書果至折公移郴六翁年一百單三歲卒號百歲翁

輿地紀勝

賈收字耘老有詩名

談鑰吳興志

仁宗朝梅摯守杭上賜書有云地有湖山美東南第一州梅以名堂士大夫



留題甚眾蘇軾倅杭因令筆吏盡錄之而未著其姓名遂以收詩為冠詩云吳越不藏千里色斗牛常占

一天寒庚溪詩話收所居有水閣曰浮暉李公擇常蘇子

瞻軾為州與之游唱酬極多談志軾常游何山道場山

回值風雨艤舟於浮暉命官奴秉燭掃風雨竹於壁

間或刻之石收素貧軾每念之常寫古木怪石書其

後以贈蘇去收作亭以懷蘇名之有詩一編號懷蘇

集東坡集參談志

張維吳興人少年學書貧不能卒業去而躬耕以為

養善教其子至於有成平居好詩以吟咏自娛浮游

闕里上下於溪湖山谷之間遇物發興率然成章不

事彫琢而辭意自得徜徉閑肆往往與異時處士能

詩者為輩年九十一卒子先齊東野語

蔣滄零陵人少辭家入太學既不遇去而歸隱與黃

庭堅相友善庭堅請宜州士大夫畏禍不敢往還獨

滄日陪杖履庭堅疾革子弟無一人在側滄往見之

大喜握手曰身後事委君矣及卒滄為棺殮具舟送

歸鄒浩謫永滄從之遊浩有昭州之行滄又為經紀

其家黃庭堅別傳明統志

陳輔字輔之丹陽人少負俊材不屑事科舉文詞雄

偉不蹈故常尤工於詩自號南郭先生與王安石酬

唱甚多蘇軾鄒浩蔡肇沈括皆與之遊方其少時有

志當時嘗著梁父牛角二吟題于沈山寺壁及其老

也復為詩號悲昔遊以致命遂老云其詩文自治平

至元祐為前集二十卷自元祐訖政和為後集二十

卷不娶無子京口耆舊傳

馮貫道壽春人以訓童子為業與人交淡而能久元

祐末門下侍郎蘇轍罷政斥外平昔翕翕走其門者

皆諱悔弗顧惟貫道朝夕往見且受其所寄錢越七

年自嶺表歸許昌貫道即日訪焉還其向所寄錢觀

宋史翼 卷二十六

之封識如故紹聖中太府卿賈種民董領茶事人爭

求為邸肆不許獨念貫道貧論使出名可以端居不

預而月獲錢十許千貫道謝曰我訓童子逾三十年

口不輟聲手不停筆窮日之力以修吾職至勤苦也

月所得不過數千錢然頗無他虞今一旦坐獲厚利

恐有意外憂請辭貫道精五行數以人生年月日時

推吉凶無不應以故車馬常滿門有召者雖權勢震

赫非其所好不往也貫道於吉者必曰當為善以承

其吉於凶者必曰當為善以避其凶凡所為槩類漢

嚴君平云周道齊集



褚承亮字茂先真定人有文名為蘇軾稱賞宣和五年秋應鄉試第一明年登第調易州戶曹未赴會金帥幹離不南下破真定籍境內進士試安國寺承亮亦在籍中匿不出金帥知其才押赴與諸生對策策問上皇無道少帝失信眾承風旨極口詆毀承亮詣主文劉侍中曰君父之罪豈臣子所得言耶長揖而出劉為之動容時七十二人悉放第號七十二賢榜狀元許必仕金為郎官一日出左掖門墮馬首中鬮石死餘皆無顯者劉多承亮之誼薦知藁城縣謾應之即棄去卒年七十門人謚曰立貞先生

宋史翼

卷二十六

十一

饒子儀字元禮臨川人從胡瑗孫復授經親歿不事科舉楊傑授以星歷諸書莫不洞究結庵凌雲山名曰葆光杜門著書臨江守王說欲迎致軍學郡守劉公臣曰吾州有士如此合他之可乎乃迎還躬率諸生聽講說崇甯初詔舉懷才抱藝養素邱園之士郡以子儀應詔所著編年史要陳瓘為之序謂其事核旨密有補於聖經又有周易論語解及詩文集人物志吳沆字德遠崇仁人幼孤事母孝博通經史政和間與弟澥各獻書於朝不用歸隱環溪號無莫居士紹興中舉不求聞達者郡以沆應詔所著易論語發微

老子解環溪集環溪詩話林志

李迥字叔友丹徒人高尚不出士人宗仰之宣和初董弁令升分教京口日因白太守虞奕純臣日治下有隱君子盍訪之虞日願見久矣一日攜具邀董偕詣李辭以未嘗製衣冠野服見明日李遣介持詩謝日揖客將軍重揚名御史尊時稱美之嘉定鎮江志張志行東陽人舉進士以學行為鄉里所推大觀中數舉八行不就浙東朱異言于朝賜號冲素處士年幾七十矣

宋史翼

卷二十六

十四

趙占魁字十朋黃巖人志尚超卓與石尚書公弼李參政光為內外兄弟二公貴無一字相通家有軒面植雙桂人稱為桂隱士宣和寇亂動以火攻獨於是軒相戒無犯兩浙名賢錄林彖字商卿福建興化人幼孤隨母鞠於外祖陳次升家得盡讀六經百氏之書多聞元祐名臣出處大節與宋累朝典故後僑居真州遊劉安世任伯雨陳瓘門所學益進紹興初簽樞徐俯嘗禮致之弗就奉母歸閩母歿終喪不謀婚娶日吾有弟不至絕先人世可矣寓居邑西龍華寺勝所居軒日聽雨日怡其間所非好者叩門不納處之四十年如一日隆興元



年春監司帥臣列薦召赴行在以疾辭其秋丞相陳康伯樞密黃祖舜令監司郡守敦促之復不起會參政周葵知泉州同郡林孝澤率數百人以彖行義聞葵上諸朝乾道四年詔再召不至特賜進士出身授迪功郎添差興化軍教授未一考而卒自號津齋福建通志

揚無咎字補之號逃禪老人又號清夷長者清江人後寓豫章漢子雲之後其字从才不从木高宗朝以不直秦檜所為累徵不起書學率更小變其體小字尤清勁嘗自題所藏僧禪師碑後云予于率更為人

宋史翼 卷三十六 十一

室上足水墨人物學李伯時梅竹松石筆法閑野為一世絕江西人得其一幅價不下千百金洞天清錄

會要 程先字傳之休寧人全之子痛父死節於金葬衣冠

廬墓三年固辭恩祿不忍受隱居邑之東山號東隱所著有東隱集嘗以書問道於朱子朱子嘉之聞朱子來婺源挈子永奇見之以老病不能卒業因遣永奇從學於閩方回程東隱墓表

程鼎字復亨婺源環溪人朱韋齋內弟也與羅仲素蕭子莊從韋齋學於閩韋齋贈以六言皆修身為學

之要益自樹立博覽經史尤好左氏傳不屑意舉子業以故不利場屋韋齋嘗有舅家今三世筆耕未逢秋之歎家貧中歲奉親徙居窮山間自號環溪翁卒文公為表其墓朱晦庵集表

龔明之字熙仲崑山人幼逮事祖母李李自言少嘗大病夢神告曰與汝七十七及期果病且革明之夜禱於天乞減己五齡以益李壽灼香於頂者七聞腦中爆裂聲不為動詰旦李病良愈又五年乃卒宣和三年明之以諸生貢京師迎父母往已而母與弟相繼亡去鄉數千里貧無以歸葬或使以旅殯僧舍否

宋史翼 卷三十六 十六

則火之以其燼歸明之不從取其家所有自一錢之直皆折賣之不足又乞貸於人竟護二喪以歸先墓在西山大木數萬族人利其直悉斬而分之明之不能制獨泣且罵每伐一木仆明之輒號慟響震林谷即買松萬株補植焉紹興二十年鄉貢年已六十或勸少匿其數為異日計笑曰吾生平未嘗妄語且不敢自欺卒書其實晚以特恩廷試授高州文學年逾八十法不應出官吳士在朝者列奏其行義敕監潭州南嶽廟淳熙五年乞致仕鄉人林振等又請之朝授宣教郎致仕仍賜緋衣銀魚時李衡以忠諫去國



年幾八十德望絕人獨以兄事明之時人高之目爲  
二老明之生平不摘人短不作貌言每自謂平日受  
用唯一誠字嘗附益山谷語以省喫儉用號五休居  
士一日感微疾精神蕭爽親友問疾歌以答之遺令  
無設仙佛像於柩前供一水一花誦論語孝經足矣  
卒年九十有二子昱字立道有學行安貧樂義鄉人  
師之著樂閒先生格言吳郡志盧志合纂  
曾季狸字恭父臨川人鞏弟宰之曾孫師事呂居仁  
又與朱子張栻遊栻被召季狸戒其不當談兵且勸  
以范文正忠宣父子爲法郡守張孝祥樞密劉琪薦  
宋史翼 卷二十六 十七  
於朝皆不起嘗一試禮部不中終身不赴隱居蕭然  
自號艇齋有艇齋雜著艇齋詩話江西人物志參陸放翁集  
劉迂字漫翁宜黃人號巢松隱居不仕文章敏贍自  
成一家百氏釋老之書無不精究朱陸諸儒會鷲湖  
嘗以詩請益年八十餘卒有漫塘文集林志  
陸維之字永仲一名凝之字子才餘杭人少以計偕  
入汴羣從邀與雜坐命相者某道人視之道人指維  
之曰秀才叩以科第則曰且歸山道士揖別贈以粒  
丹曰緩急用之陸下第南歸舟循汴風激浪怒舟不  
能勝以丹投之風浪始息汴上有呼其姓名者則道

人也維之遂有超世之志隱於大滌洞天石室人  
因以石室先生稱之逍遙林石以詩酒自樂光堯嘗  
召見稱疾不赴後光堯幸大滌孝宗亦侍進主觀者  
問山中詩人以維之對進其詩光堯讀數首太息曰  
布衣入翰林可也孝宗曰山林隱士必不要人知要  
他出去卻是苦他遂止未幾卒有石室小隱集三十  
卷行於世咸淳臨安志  
胡仔字元任父舜陟官至法曹從叔舜申舜舉皆爲  
郡守並知名仔少無宦情談鑰吳居若溪日以漁釣  
自適因自號茗溪漁隱臨流有屋數椽亦以此命名  
宋史翼 卷二十六 六  
命僧了宗爲作茗溪漁隱圖覽景摠懷有句皆題之  
左右漁隱叢話留心吟詠取自古詩人所作者之傳記爲  
叢話百卷行於世弟仰爲郎官談  
方勺字仁聲金華人潘良貴稱其超然遐舉神情散  
朗如晉宋間高士其詩文雄深雅健追古作者萬曆金華  
府喜交當世名士士亦樂從之游建康集寓烏程泊宅  
村閱金石遺文昔張志和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此  
乃志和泊舟之所也泊宅編號泊宅翁扁舟茗書之上  
輿之所至輒悠然忘歸著泊宅編洪興祖泊宅編序徙西溪  
因誦杜子美詩至何時一茅屋送老白雲邊欣然以



為與其意合乃名其居曰雲茅庵因東岡為小亭號  
茅墩欲傍溪開水檻久無資會郡守有饋之酒五十  
壺不飲亟易之乃克成平生詩文甚多隨手散去著  
有雲茅漫錄建康集

彭興宗字世昌金谿人高熙十四年訪舊於貴溪應  
天山麓張氏因登山游覽見陵高谷遠林茂泉清乃  
與諸張結廬迎陸九淵講學其上九淵登而樂之因  
山形如巨象改名象山興宗與周元忠等數十人俱  
在山中結廬從學興宗嘗訪朱子於建安朱子以詩  
送其歸山云象山聞說是君開雲木參天響隱雷好  
宋史翼 卷二十六 十九

去山頭且堅坐等閒莫要下山來詩題稱丙辰正月  
三日蓋其時趙汝愚已謫戊韓侂胄攻偽學方急也  
是年朱子以沈繼祖劾落職又著偽學籍五十九人  
九淵弟子袁燮楊簡皆在焉興宗獨訪之不以禍患  
為意縣志

傅子雲字季魯金谿人嘗游陸九淵之門九淵守荆  
門使居槐堂精舍謂諸生曰吾遠守小郡不得與諸  
君掃清氛翳幸有季魯在時大對嘗曰場屋之得失  
窮達不與焉終身之窮達賢不肖不與焉人以爲名  
言嘗主臨甯簿決訟必傳經義有易傳論語集中庸

大學解孟子指義離騷經解行於世七世孫子端讀  
書象山書院寶謨閣學士楊之裔妻以女遂占籍貴  
溪人物志

黎道華字師侯臨川人受春秋於鄧名世學詩於謝  
逸與曾季狸僧惠嚴俱以詩名號臨川三隱性至孝  
母家汝水東日一省視寒暑不輟一日春水暴漲駕  
小舟衝浪而往已歿矣篙工手援出之人以爲純孝  
所致有願庵詩集人物志

滕成字季度吳縣人元祐黨籍友之會孫沈敏好學  
耽研經史惟不喜習制舉文嘗居父喪讀孟子至形  
宋史翼 卷二十六 二十

色天性之說自是警悟安於退處不急仕進高熙中  
以賢良召試文飄疾午漏不移晷即就考官疑其輕  
已大怒以四通不合近制擯之後雖再召薦者不絕  
處之泊如也晚居齊門窮僻處官於吳者知其賢多  
就見之清語終日終不及私葉適奏其學行特授號  
廉靖居士卒年六十五葬常熟盧熊蘇州府志

林憲字景思吳興人少從侍郎徐度遊度得句法於  
魏衍實後山嫡派也梅磻詩話卓犖有大志參政賀子忱  
奇其才以孫女妻之臨終復遺以米數百斛謝不取  
賀既亡挈其孥居蕭寺屢瀕於餓而不悔讀書著文



不改其樂喜嘖詩落筆立就渾然天成一時名流皆

願交之若徐敦立芮國器莫子及毛平仲相與為莫

逆尤袤雪巢楊誠齋樓攻媿皆稱其詩似唐人誠齋

攻媿其人高尙清談五言四韻古句殆遍陶謝書錄

消熙五年尤袤為作雪巢記又為雪巢小集序瀛奎

汪莘字叔耕休寧人不屑降意場屋之文屏居黃山

讀易自廣凡韜鈴釋老諸書靡不究習嘉定間下詔

求言遂三叩闕論天變人事民窮吏汙之弊楊慈湖

真西山見曰正愛民憂國之言也不報時朱子召赴

經筵未至莘逆通書言財不待先生而富兵不待先

宋史翼 卷三十六 三

生而強惟主上父子之間所不能濟者待先生而濟

若憚於為父子深愛之本而利於為禮貌臣工之末

以是為治未有能久者今日之事先先生建明稍緩竊

恐言者已伺其後是非特不能為天下學道者之地

亦恐不能為後世學道者之地朱子深重之用其言

徐誼帥江東日謂其履行素高移檄本郡使備筆札

抄錄著述欲以遺逸薦於朝不果築室柳塘上自號

方壺居士所著有柳塘集新安文獻志八

孫惟信字季蕃婺人工詩喜談謔嘉定初嘗於大雪

中登廬阜絕頂盡得其景物之詳作記游卷棄官不

仕隱居武林湖山間自號花翁消祐三年卒安撫使

趙與憲葬之湖上兩浙名賢錄

林大有字亨之福建興化人父漢都昌令大有年十

六卽棄舉子業千里求師授六經不為章句之學暇

則觴客賦詩招捕使陳韓大有妹夫也將聞於朝授

以官大有搖手止勿破戒咸消初以子雷龍預薦賜

迪功郎命書下僅一御冠裳拜於庭退卽易褐如他

日語子孫曰生稱善人死表於墓曰處士吾願足矣

自號紫陽翁及卒同邑黃仲元書其墓曰隱君子云

福建通志

宋史翼 卷三十六 三

李韓字仲甫笠澤人僑居烏程三隄效元白歌詩不

樂仕進年登耄期自作墓銘趙文曜葬之何道兩山

間樹梅百株趙德符題碣曰宋詩人雪林李君之墓

佩楚軒客誠

方暹字明甫平江人清祐間詔舉節行才識之士時

孟琪帥荆湖董槐帥湖南皆以暹應詔琪疏略曰伏

見岳陽布衣方暹自其少年卽知古人磨礪既久涵

養益深脫去塵滓之中遊心高明之域天下之事無

所不通豈惟一道罕有誠四方不多見也槐疏略曰

暹體用通貫言行得實早從朱熹高弟黃幹遊有冰



清玉潔之譽妙性命道德之原聽其議論從容閑暇  
驗之操履肅清恪忠臣三年驅馳湖之南北採訪人  
物未有出遲右者詔特免文解一次遲辭不受珙復  
奏既不錄以官宜賜以處士名示國家優禮賢才之  
意疏入未報而遲已卒學者稱為連雲先生子虛中  
領鄉薦楚紀

危固字堅道祐之子少好學以孝廉聞推先澤甘為  
庶人作隱居詩以見志有數閒玉川屋七星子陵灘  
之句薦除將作監主簿召試館職皆不就林志

許棐號梅屋隱居秦溪築小莊於溪北儲書數千卷  
宋史翼 卷三十六

丹黃不休室中於三楹下分四隔中垂一簾對懸白  
蘇二像事之植梅屋之四簷著有梅屋稿獻醜集樵  
談春融小綴王文祿傳

常說孫字宜卿同之孫累辟不就所著有天閑雜著  
機齋筆記雪溪稿門人稱雪溪先生趙圖記

常榮字召仲同會孫值宋季閉關不求聞達篤學善  
屬文繞庭植竹數十竿以厲操自號竹窗海鹽文獻志

陸能仁宋咸淳進士以兵亂與族父靈龍隱居靈溪  
今其地有陸高士墓平湖朱志

陸正字行正博學篤行兼通律呂象數以家世宋臣

矢不仕元侍御臣文海薦之不起後與劉因同徵俱  
不赴隱居陳山教授其學以慎獨存心為要著有正  
學編樂律考七經補註袁志參平湖志

宋史翼卷三十六終

宋史翼 卷三十六

男樹 校字







趙昌字昌之廣漢人善畫花果名重一時作折枝極有生意傅色尤造其妙兼工草蟲然雖不及花果之為勝蓋晚年自喜其所得往往深藏而不市既流落則復自購以歸之故昌之畫世所難得且畫工特取其形似耳若昌之作則不特取其形似直與花傳神者也又雜以文禽貓兔讀者以為非其所長然妙處正不在是觀者可以略也

宣和畫譜

徐熙金陵人世為江南顯族所向高雅寓興閒放畫草木蟲魚妙奪造化非世之畫工形容所能及也嘗徜徉遊於園圃間每遇景輒留故能傳寫物態蔚有生意至於芽者甲者華者實者與夫濛濛唳唳之態連昌森束之狀曲盡真率轉鈞之妙而四時之行蓋有不言而傳者江南偽主李煜銜璧之初悉以熙畫藏之於內帑且今之畫花者往往以色暈淡而成獨熙落墨以寫其枝葉藥蕪然後傅色故骨氣風神為古今之絕筆議者或以謂黃筌趙昌為熙之後先殆未知熙者蓋筌之畫則神而不妙昌之畫則妙而不神兼二者一洗而空之其為熙歟梅堯臣有詩名亦慎許可至詠熙所畫夾竹桃花等圖其詩曰花留蜂蝶足有禽三月江南看不足徐熙下筆能逼真蘭素

宋史翼 卷三十七

三

畫成纔六幅又云年深粉剝見墨蹤描寫工夫始驚俗至卒章乃曰真竹似竹桃似桃不待生春長在目以此知熙畫為工矣熙之孫崇嗣崇勳崇矩亦頗得其所傳焉

宣和畫譜

崇嗣熙之孫也長於草木禽魚綽有祖風如鷺鷥之屬皆世所罕畫而崇嗣輒能之又有墜地果實亦少能作者崇嗣亦喜摹寫見其博習耳然考諸譜前後所畫率皆富貴圖繪謂如牡丹海棠桃竹蟬蝶繁杏芍藥之類為多所乏者邱壑也使其展拓縱橫何所不至

宣和畫譜

宋史翼

卷三十七

四

崇矩金陵人熙之孫也崇嗣崇勳其季孟焉畫克有祖之風格熙畫花竹禽魚蟬蝶蔬果之類極奪造化之妙一時從其學者莫能窺其藩也崇矩兄弟遂能不墜所學作士女益工曲眉豐臉蓋寫花蝶之餘思也

宣和畫譜

唐希雅嘉興人妙于畫竹作翎毛亦工初學南唐偽主李昇金錯書有一筆三過之法雖若甚瘦而風神有餘晚年變而為畫故顛掣三過處書法存焉喜作荆檳林棘荒野幽尋之趣氣韻蕭疏非畫家之繩墨所能拘也徐鉉亦謂羽毛雖未至而精神過之其確



論歎宣和畫譜

李廷珪易水人本姓奚父超唐末渡江至歙以邑多松留居造墨南唐李後主賜姓李人得其墨而藏者不下五六十年膠敗而墨調其堅如玉其文如犀寫論數十幅不費一二分常侍徐鉉得李超墨一錠與弟錯共用之日書不下五千字凡十年乃盡磨處邊際有刃可以裁紙廷珪造墨不減其父四譜說云超之子廷珪廷珪弟廷寬子承晏承用承用之後墨無傳焉徽州府志

李成字咸熙其先唐之宗室五季艱難之際流寓於四方避地北海遂為營邱人父祖以儒學吏事聞於時家世中衰至成猶能以儒道自業善屬文氣調不凡而磊落有大志因才命不偶遂放意於詩酒之間又寓興於畫精妙初非求售唯以自娛於其間耳故所畫山林藪澤平遠險易縈帶曲折飛流危棧斷橋絕澗水石風雨晦明煙雲雪霧之狀一皆吐其胸中而寫之筆下如孟郊之鳴於詩張顛之狂於草無適而非此也筆力因是大進於時凡稱山水者必以成為古今第一至不名而曰李營邱焉然雖畫家素喜譏評號為善褒貶者無不歛衽以推之嘗有顯人孫

氏知成善畫得名故貽書招之成得書且憤且歎曰自古四民不相雜處吾本儒生雖游心藝事然適意而已奈何使人羈致入戚里賓館研吮丹粉而與畫史充人同列乎此戴逵之所以碎琴也卻其使不應孫忿之陰以賄厚賂營邱之在仕相知者冀其宛轉以術取之也不踰時而果得數圖以歸未幾成隨郡計赴春官較藝而孫氏卑辭厚禮復招之既不獲已至孫館成迺見前之所畫張於謁舍中成作色振衣而去其後王公貴戚皆馳書致幣懇請者不絕於道而成漫不省也晚年好遊江湖間終於淮陽逆旅子

宋史翼 卷三十七 六  
覺以經術知名踐歷館閣宋史儒林有傳孫育嘗為天章閣待制尹京故出金帛以購成之所畫甚多悉歸而藏之自成歿後名益著其畫益難得故學成者皆摹倣成所畫峯巒泉石至於刻畫圖記名字等庶幾亂真可以欺世然不到處終為識者辨之第名之不可揜而使人慕之如是信公議所同焉或云又兼善畫龍水亦奇絕也但所長在於山水之間故不稱

云宣和畫譜  
范寬一名字中立華原人也風儀峭古進止疏野性嗜酒落魄不拘世故常往來於京洛喜畫山水始學



季成既悟乃歎曰前人之法未嘗不近取諸物吾與其師於人者未若師諸物也吾與其師於物者未若師諸心於是捨其舊習卜居於終南太華巖隈林麓之間而覽其雲煙慘淡風月陰霽難狀之景默與神遇一寄於筆端之間則千巖萬壑恍然如行山陰道中雖盛暑中凜凜然使人急欲挾纊也故天下皆稱寬善與山傳神宜其與關李並馳方駕也蔡卞嘗題其畫云關中人謂性緩為寬中立不以名著以俚語行故世傳范寬山水

宣和畫譜

石恪字子專成都人也喜滑稽尚談辯工畫道釋人

宋史翼

卷三十七

七

物初師張南本技進益縱逸不守繩墨氣韻思致過南本遠甚然好畫古僻人物詭形殊狀格雖高古意務新奇故不能不近乎譎怪孟蜀平至闕下被旨畫相國寺壁授以畫院之職不就力請還蜀詔許之

宣和畫譜

燕文貴

畫繼作燕文季

吳興人隸軍中善畫山水及人物初

師河東郝惠太宗朝駕舟來京師多畫山水人物貨於天門之道待詔高益見而驚之遂售數番輒聞於上且曰臣奉詔畫相國寺壁其間樹石非文貴不能成也上亦賞其精筆遂詔入圖畫院端拱中敕畫臣

面進執扇上覽文貴者甚悅嘗畫七夕夜市圖狀其浩穰之所至為精備富商高氏家有文貴畫船船渡海像一本大不盈尺舟如葉人如麥而檣帆棹楫指呼奮盪盡得情狀至於風波浩蕩島嶼相望蛟蜃雜出咫尺千里何其妙也尤精於山水不師古人自成一家而景物萬變觀者如真臨焉畫流至今稱曰燕家景致無能及者

劉道醇宋朝名畫錄

巨然僧鍾陵人善畫山水深得佳趣遂知名於時每下筆乃如文人才士就題賦詠詞源袞袞出於毫端此物連類激昂頓挫無所不有蓋其胸中富甚則落筆無窮也巨然山水於峯巒嶺竇之外下至林麓之間猶作卵石松栢疏筠蔓草之類相與映發而幽溪細路屈曲縈帶竹籬茅舍斷橋危棧真若山間景趣也人或謂其氣質柔弱不然昔有嘗論山水者乃曰儻能於幽處使可居於平處使可行天造地設處使可驚斬絕巖嶮處使可畏此真善畫也今巨然雖瑣細意頗類此而曰柔弱者恐以是論評之耳又至於所作兩腳如有爽氣襲人信哉昔人有畫水挂於壁間猶曰波濤洶湧見之皆毫髮為立况於煙雲變化乎前蹤跡一出於已畫錄稱之不為過矣

宋史翼

卷三十七

八

宣和畫譜



許希善天聖中仁宗不豫國醫進藥久未效或薦希  
善用鍼者召使治之三鍼而疾愈所謂與龍亢是也  
仁宗大喜遽命官之賜予甚厚希善既謝上復西北  
再拜仁宗怪問之希善曰臣師扁鵲廟所在也仁宗  
嘉之是時孔子之後久失封爵故顏大初作許希善  
詩以調之於是詔訪孔子四十七代孫襲封文宣王

皇朝  
類苑

奉真僧四明人良醫也天章閣待制許元為江淮發  
運使奏課於京師方欲入對而其子病亟瞑而不食  
慨愀欲逾宿矣使奉真視之曰脾已絕不可治死在

宋史翼

卷三十七

九

明日元日觀其疾勢固知其不可救今方有事須陞  
對能延數日之期否奉真曰如此自可諸臟皆已衰  
唯肝臟獨過脾為肝所勝其氣先絕一臟絕則死若  
急瀉肝氣令肝氣衰則脾少緩可延三日過此無術  
也乃投藥至晚乃能張目稍稍復嘔粥明日漸蘇而  
能食元甚喜奉真笑曰此不足喜肝氣暫舒爾無能  
為也後三日果卒

筆  
談

杜任郎中善醫里人王奉職宗簡時任於汝陽時有  
郡人孟生家甚溫厚惟一子方數歲抱疾他醫數人  
治之無驗召任治之數日而良已逾月而平復人詢

任曰君以何藥主之任語之故其人驚曰公所言皆

藥之至溫者也他人不取君用之能起其疾其義可

聞乎任曰孟生富家也而眾醫皆用犀珠金銀主之

其性至涼多則寒其胃又從而投之由是多不喜食

日益羸瘠則潰其元失其本矣吾之劑先溫其胃使

其飲食如故然後攻其他疾是以先壯其本而無失

者焉又知杜君之善醫也如此

詩補  
雜記

吳景鸞字仲翔德興人漢長沙王芮裔孫祖法旺喜

天文地理之學聞華山陳搏洞微秘奧遣子克誠師

之得其肯綮一日搏命之歸曰汝子仙才能紹業遂

宋史翼

卷三十七

十

以青囊書授克誠克誠子即景鸞也聰慧過人得其  
書精究有驗屢歷辛巳詔選精陰陽者郡縣舉景鸞  
至京入對稱旨授司天監正未幾因論牛頭山山陵  
章奏過直上不悅下獄尋以帝晏駕遇赦又進中餘  
圖不報知時不可遂伴狂髡髮修真於天門西岸白  
雲山洞往來饒信二州數處同日皆有景鸞迹治平  
初一日忽以遺書付其女沐浴更衣端坐而逝所著  
有理氣心印吳公解義

安  
志

郝允博陵人少代其兄長征河朔不堪其役還去月  
夜行山間憊甚憩一樹下忽有大羽禽飛止其上驚



視之一黃衣道士也允拜手乞憐道士曰汝郝允乎因授以醫術晚遷鄭圃世以神醫名之遠近之人賴以活者四十餘年非病者能盡活之也蓋其術精良可信不幸而不可治必先語之雖死亦無恨於脈非獨知已病能前知未病與死近者頃刻遠者累年至其日時皆無失歲常候測天地六元五運考四方之病前以告人亦無失皇祐中允死張响子堅誌其墓云夏英公病泄太醫皆為中虛允曰風客於胃則泄殆藁本湯證也英公駭曰吾服金石等藥無數泄不止其敢飲藁本乎允強進之泄止邵氏問里婦二一

宋史翼

卷二十七

十一

夜中口噤如死狀允曰血脈滯也不用藥聞雞聲自愈一行蹉跎輒踏允曰脈厥也當治筋以藥熨之自快皆驗士人陳堯遵妻病眾醫以為勞傷允曰亟屏藥是為娠證且賀君得男子已而果然又二婦人娠一咽嘿不能言允曰兒胞大經壅兒生經行則言矣不可幸以藥一極壯健允偶診其脈曰母氣已死所以生者反恃兒氣耳如期子生母死允所治病神異不可勝紀邵氏後聞見錄

孫兆陝人自言為思邈後父用和官太醫令有孫氏傳家秘寶方三卷父子皆以醫知名自昭陵迄於熙

豐無能出其右者兆累官將仕郎殿中丞嘉祐二年置校正醫書於編修院命兆與孫奇高保衡同校正書錄先是皇祐初南方州軍連年疾疫臣寮上言以醫工謬妄傳習偽書註誤病者請出秘閣所藏醫書委官較定降付開板以唐王焘外台祕要命兆校勘至治平初校成總四十卷目錄一卷四年三月進呈熙寧二年奉旨鑄版外台祕要序又與林億等校黃帝內經素問正其繆誤六千餘字林億內經素問序常進治十水之劑仁宗賜名神助散雜錄普兆之治人疾也眾人難之兆則易之眾人易之兆則難之治平中有顯官

宋史翼

卷二十七

十二

權府尹一日坐堂決事耳聞風雨鼓角聲遽召兆往焉乃留藥治之翌日如故尹曰吾所服藥切類四物湯何也兆曰心脈大盛則腎脈不能歸耳以藥涼心則腎脈歸乃無恙張氏熙寧中與建安林回甫秘校同客龍門林一日血下或煎八正散與服小腹前陰痛益甚兆曰血得熱則溢溢為害教林服兔絲山藥丸病尋去少府監韓正彥得疾手足不能舉請醫皆以為中風兆曰此腳氣也令服檳榔湯而愈郭都官久患腳氣發即寒熱脹滿而氣上服熱藥愈甚兆與外臺延年茯苓飲下其氣用六物麻子元湯其熱猶



苦燥熱遂令服紫雪丹大効部署郝質患脚氣腫滿生瘡有人治之如水氣以藥下之日三凡五十餘行腫消而心腹不快兆令服青木香元愈奉職趙令儀妻忽吐逆大小便不通煩亂肢冷無脈凡一日半兆與大承氣湯一劑夜半大便通脈復生翌日乃安兆曰此關格之病極為難治兆所見者惟此一人殿中丞郭中妹十歲病腹色不變按之而大不陷心腹下痞滿得之因取轉數多病已月餘兆曰甲乙經云三焦脹者氣滿於皮膚中殼然不堅遂與仲景厚樸生薑半夏甘草人參湯小其服經二十日脹消而已主

宋史翼 卷三十七 十三

薄李述之母患胸中痞急不得喘息按之則痛脈數且澁兆曰胸痺也與仲景三物小陷胸湯一劑知二劑愈著作雷道矩病吐痰坐頃間已及升餘效不甚面色黧鬱精神不快兆告曰肺中有痰胸膈故不利令服仲景葶藶大棗湯一服訖略無痰唾國博王珣患咽喉噎塞胸膈不利時發寒熱夜多盜汗忽心胸壅悶咳血三兩口即止哺後服數口乾涎唾稠粘肩背微痛兆曰肺虛而中客熱因誤炙服暖藥所致與廣濟紫苑湯為元服之效鄜州節推時某因飲食次忽人報其祖有事驚憂悲泣食即吐出自後常多不

快時時太息遇憂思即益甚兆曰按黃帝三部針灸經云人之太息者何曰憂思即心氣急心氣急則氣道約而不利故太息伸出之補手少陰陰者心脈也心主者包絡也足少陽曰膽脈也用針之法以久留為補究氣之元本以憂思不已使心膽氣虛所致兆數不精用針處犀角散治之而愈代州錢防禦目鼻腫唇色紫腹大腫脹外陰如升按之如石舉動即喘逆脈得沈緊數六至已上醫者皆云下虛風氣兆告曰病名石水此腹中有水也以防已葶藶椒目大黃元主之日與服三元覺胸腹快遂與聖惠治十水葶

宋史翼 卷三十七 十四

慈散隔日一服服之日至日中暮更服防已椒目葶藶大黃元三服凡十日覺便利腫脹喘咳減三之一三十日而愈熙寧三年八月十二日夜夢為縣尉黃無虞治水氣處方而寤次年八月中黃果患此疾令服夢中方而愈

蘇普 弟宰元豐中為河東清屬錄

徐守信 蔡條鐵圍山叢 泰州人少孤役於天慶觀嘉祐四年天台道士余元吉來遊示惡疾守信事之無倦忽於潮器得丹砂餌之自是常放言笑歌日誦度人經絕粒至數日為人言禍福如影響壽之奇為發



運使至秦州謁之坐定了無言說將起忽自言曰天上也不靜人世更不定蔣固叩之曰天上已遣五百魔王來世間作官蔣叩其身之休咎徐曰發運亦一赤天魔王也蔣以經中有神公受命普掃不祥之語呼曰神公自是人以神翁目之蔡京好方士之術崇寧初作相為徽宗言蘇軾知揚州遣人求字於神翁神翁大書曰泄慢墮地獄禍及七祖神翁雖方外士而能疾元祐人徽宗頗喜之羣閣又言元符中哲宗嘗遣人密問聖嗣神翁曰吉人君子吉人者徽宗名也於是召至都下用太宗見陳搏故事御繚褐即便

宋史翼 卷二十七 十五

殿以賓禮接之既至未久即物故年七十六賜大中大夫給葬用四品禮厝城東響林原弟子苗希頤編次其事為語錄相傳召至京時寫字與人多驗蔡京得東明二字皆以為吉後京既死潭州城南五里外東明寺高宗在藩邸神翁獻詩云牡蠣灘頭一艇橫夕陽西去待潮生與君不負登臨約同上金鼈背上行建炎庚戌高宗航海至牡蠣灘見金鼈山易衣登岸至福濟寺壁間見此詩方信神翁為異人

春渚紀聞清波

雜志家世舊聞較耕錄鐵圍山叢談

程惟象婺源人以占算游京師言人貴賤禍福若神

家近三靈山故自號三靈山人英宗潛邸時惟象預言其兆既貴得賜御書王荆公贈詩云占見地靈非下筮算知人貴自陶漁謂此也兩詩人梅聖俞之屬皆有詩送之耆老猶及見其家有御書樓者獨其占驗事多逸或言惟象有子傳其術宣和太守盧徽徽嘗汎令占卦成而色不釋問何所宜曰是於占皆無所宜矣獨可以與土木耳曰何以言之曰卦為困於文有木焉其外一橫一縱若今匠之尺者二所以製天木也盧公喜曰吾欲大為譙樓為是占也是役也度山而材具工徒無跌其占則從矣而論卦乃爾

宋史翼 卷二十七 十六

新安志

易元吉字慶之長沙人官助教善畫初工花鳥及見趙昌畫乃曰世不乏人遂遊荆湖按奇訪古獲與狻狻同遊口傳心繫之妙一寫於毫端又於長沙舍後開圃鑿池以亂石叢篁梅菊葭葦馴養水禽山獸伺其動靜以資畫意故寫動植無出其右尤喜畫獐獍評者謂徐熙而後一人而已治平有詔畫景靈宮迎釐御展又於神遊殿作牙獐皆極其妙未幾復詔畫百獐圖給粉墨資二百千纒畫十餘枚感時疾而卒或云為畫苑妬能者所鳩宣和御府藏有二百四十



五圖別有獐狻孔雀四時花鳥寫生蔬菓等傳於世  
畫上多自署長沙助教易元吉字黃庭堅爲作易生  
畫贊餘杭都監應舊有燕巢二元吉於屏風上畫一  
獐自此燕不復至宣和畫譜圖繪寶鑑圖畫  
見聞志畫史山谷全書

衛朴淮南人精於推步一行之流也春秋日食三十  
六諸術密者不過得二十六七惟一得二十九朴  
乃得三十五惟莊公十八年一食今古算皆不入食  
法疑前史誤耳自夏仲康五年癸巳歲至熙寧六年  
癸丑凡三千二百一年書傳所載日食凡四百七十  
五眾術考驗雖各有得失而朴所得爲多朴能不用  
朱史翼 卷三十七 十七

算推古今月日食但口誦乘除不差一算凡術書算  
數令人就耳一讀卽能暗誦嘗令人寫推步書令附  
耳讀之有差一算者讀至其處則曰此誤某字乘除  
雖極細不審核定位運籌如飛人眼不能逐有故移  
其一算者朴自上至下手撫一遍至移算處撥正而  
去仁宗時用崇天術治平初司天監周琮改撰明天  
術熙寧元年七月望後將旦月蝕東方與術不協沈  
括提舉司天監言朴通算法召至朴言崇天術氣後  
天明天術朔先天失在置元不當詔朴更造朴以已  
學爲之視明天術減二刻積年八千三百一十八萬

五千二百七十七日法二萬三千七百是爲奉元術  
又謂舊食法止用平度故在疾者過之在遲者不及  
崇天明天二術加減不曾求其所因至是方究其失  
八年閏四月括上于朝行之賜朴錢百千朴謂氣朔  
已正五星未有候簿可驗前世修術多止增損舊術  
而已未曾實考天度其法須測驗每夜昏曉夜半月  
及五星所在度杪置簿錄之滿五年其間剔去雲陰  
及晝見日數外可得三年實行然後以算日綴之古  
所謂綴術者此也時司天官皆承世族隸名食祿本  
無知術者惡朴之術過已羣沮之屢起大獄而候簿  
朱史翼 卷三十七 十八

遂不能成奉元術五星步算但增損舊術正其甚謬  
處十得六七而已夢溪筆談玉  
海元史歷志  
崔白字子西濠梁人善畫花竹羽毛芰荷鳧雁道釋  
鬼神山林飛走之類尤長於寫生極工於鵝所畫無  
不精絕落筆運思卽成不假於繩尺曲直方圓皆中  
法度熙寧初被遇神宗乃命白與艾宣丁昞高守昌  
共畫垂拱御榻夾竹海棠鶴圖獨白爲諸人之冠卽  
補爲圖畫院藝學白性疏逸力辭以去恩許非御前  
有旨毋與其事乃勉就焉蓋白恃才故不能無利鈍  
其妙處亦不減於古人嘗作謝安登東山子猷訪戴



二圖為世所傳非其好古博雅而得古人之所以思致於筆端未必有也祖宗以來國畫院之較藝者必以黃筌父子筆法為程式自白及吳元瑜出其格遂

宣和畫譜

弟慤字子中官至左班殿直工畫花鳥推譽於時其兄白尤先得名慤之所畫筆法規模與白相若凡造景寫物必放手鋪張而為圖未嘗瑣碎作花竹多在於邊沙外之趣至於寫蘆汀葦岸風駕雪雁有未起先改之意殆有得於地偏無人之態也尤喜作兔自成一家大抵四方之兔賦形雖同而毛色小異山林

宋史翼

卷三十七

十九

原野所處不一如山林間者往往無毫而腹下不白平原淺草則毫多而腹白大率如此相異也白居易曾作宣州筆詩謂江南石上有老兔食竹飲泉生紫毫此大不知物之理聞江南之兔未嘗有毫宣州筆工復取青齊中山兔毫作筆耳畫家雖游藝至於窮理處當須知此因慤畫兔故及之云

宣和畫譜

潘谷歙人墨精妙價亦不二或不持錢求墨不計多少與之一日忽取欠墨錢券焚之飲酒三日發狂浪走趨井死人下視之蓋跌坐井中手尚持念珠也蘇子瞻贈詩曰潘郎曉踏河陽春明珠白璧驚市人那

知望拜馬蹄下胸中一斛泥與塵何似墨瀋穿破襪

琅玕翠餅敲元笏布衫淡墨手如龜未害冰壺貯秋

月世人重耳輕目前區區張李爭媿妍一朝入海尋

李白空看人間畫墨仙

徽州府志

諸葛高宣城人世工製筆梅堯臣次歐陽修試諸葛

筆詩云筆工諸葛高海內稱第一蘇子瞻云諸葛筆

譬如內法酒北苑茶縱有佳者尚難得其彷彿和靖

云頃得宛陵葛生筆如麾百勝之師橫行紙墨所向

如意

江南通志 甯國府志

王詵字晉卿駙馬都尉本太原人今為開封人幼喜

宋史翼

卷三十七

二十

讀書長能屬文諸子百家無不貫穿視青紫可拾芥以取嘗袖其所為文謁見翰林學士鄭獬獬歎曰子所為文落筆有奇語異日必有成耳既長聲譽日益籍甚所從遊者皆一時之老師宿儒於是神宗選尚秦國大長公主詵博雅該洽以至奕棊圖畫無不造妙寫煙江遠壑柳溪漁浦晴嵐絕澗寒林幽谷桃溪葦村皆詞人墨卿難狀之景而詵落筆思致遂將到古人超軼處又精於書真行草隸得鐘鼎篆籀用筆意即其第乃為堂曰寶繪藏古今法書名畫常以古人所畫山水真於几案屋壁間以為勝玩曰要如宗



炳澄懷臥遊耳喜作詩嘗以詩進呈神宗一見而爲  
之稱賞至其奉秦國失歡以疾薨神宗親筆責訖曰  
丙則朋淫縱慾而失行外則狎邪罔上而不忠然孰  
克能奉詔以自新雖牢落中獨以圖書自娛其風流  
蘊藉真有王謝家風氣若斯人之徒顧豈易得哉歷  
官至定州觀察使開國公駙馬都尉贈昭化節度使  
謚榮安

宣和  
畫譜

劉宋字宏道文臣少時流寓都下狂逸不事事放意  
詩酒間亦能爲長短句與貴游少年相從無虛日善  
畫魚深得戲廣浮深相忘於江湖之意蓋畫魚者鬻

宋史翼

卷三十七

三

鬻鱗刺分明則非水中魚矣安得有涵泳自然之態  
若在水中則無由顯露宋之作魚有得於此他人作  
魚皆出水之鱗蓋不足貴也由是專門頗爲士人所  
推譽漂泊不得志曳裾侯門一夕大雪擁九衢聞戶  
不出平時過從謂宋舊雪來今雪不來後數日友生  
候之意其僵仆矣因大叫出戶謂友生日我阻雪不  
死與若曹罷酒不出許時擁褐壞屋下無所爲得封  
事一通可獻天子或有遇合自此遂吐胸中霓矣同  
輩皆笑之俄而上所陳事神宗嘉歎而官之後歷任  
州縣今爲朝奉郎

宣和  
畫譜

宋史翼

卷三十七

三

宋史翼卷三十七終

男樹  
編校字



宋史翼卷三十八

列傳第二十八

方技二

朱肱 唐慎微 張濟

趙令穰 郭熙 許道寧

周順 士衮 張擴

董元 李仲宣 史堪

張銳 宋道方 王況

何澄 謝石 楊介

宋史翼 卷三十八

廖瑀 鄒寬 傅伯通

許叔微 馬和之 潘璟

劉松年 馬遠 夏珪

李嵩 孫章 葉子仁 史崧

陸躡 李明甫 卜則魏

楊貢亨

朱肱字翼中一作歸安人編泊宅元祐三年進士談喜論醫尤深於傷寒在南陽時太守盛次仲疾作召肱視之曰小柴胡湯證也請并進三服至晚乃覺滿又視之問所服藥安在取以視之乃小柴胡散也肱曰

古人製吹咀謂到如麻豆大煮清汁飲之名曰湯所

以入經絡攻病取快今乃為散滯在鼻上所以胃滿

而病自若也因依法旋製自煮以進二服是夕遂安

因論經絡之要盛君立贊成書蓋潛心二十年而活

人書成嘗過洪州聞名醫宋道方在焉因攜活人書

就見宋留肱款語坐中指駁數十條皆有考據肱惘

然自失即日解舟去泊宅屬朝廷大興醫學求深於

道術者為之官師起肱為醫學博士坐書東坡詩貶

達州以宮祠還僑居西湖上北山酒

唐慎微字審元蜀州晉源人元祐間蜀帥李端伯招

宋史翼 卷三十八

之居成都貌寢陋舉措語言朴訥而中極明敏治病

百不失一一語症候不過數言再問之輒怒不應其

於人不以貴賤有所召必往寒暑雨雪不避焉為士

人療病不取一錢但以名方秘錄為請以此士人尤

喜之元祐間宇文虛中之父感風毒慎微療之如神

又手絨一書約曰某年月日啟封至期舊恙復作取

封開視則所錄之方第一療風毒再作第二療風毒

上攻氣促欲作喘噉如其言次第餌之半月良愈文

虛中証類本草 徽宗大觀二年取嘉祐補注本草及

政參賓退錄 圖經本草合為一書復拾唐本草陳藏器本草孟詵



食療本草舊本所遺者五百餘種附入各部並增五種仍采雷公炮炙及唐本食療陳藏器諸說收未盡者附於各條之後又采古今丹方并經史百家之書有關藥物者亦附之共三十一卷名証類本草上之朝廷改名大觀本草

証類本草

張濟無爲軍人善用鍼得訣於異人能觀解人而視其經絡則無不精因歲饑疫人相食凡視一百七十人以行鍼無不立驗如娠婦因仆地而腹偏左鍼右手指而正久患脫肛鍼頂心而愈傷寒反胃嘔逆累日食不下鍼眼皆立能食皆古今方書不著陳瑩中

宋史翼

卷三十八

二

爲作傳云藥王藥王爲世良醫嘗草木金石名數凡十萬八千悉知酢鹹淡甘辛等味故從味因悟入益知今醫家別藥口味者古矣

邵氏聞見錄

趙令穰字大年藝祖五世孫也令穰生長宮邸處富貴綺紈間而能游心經史戲弄翰墨尤得意於丹青之妙喜藏晉宋以來法書名畫每一過目輒得其妙然藝成而下得不愈於博奕狗馬者乎至於畫破湖林樾煙雲鳧雁之趣荒遠閒暇亦自有得意處雅爲流輩之所貴重然所寫特於京城外坡坂汀渚之景耳使周覽江浙荆湘重山峻嶺江湖溪澗之勝麗以

爲筆端之助則亦不減晉宋流輩嘗因端午節進所畫扇哲宗嘗書其背朕嘗觀之其筆甚妙因書國泰二字賜之一時以爲榮官至崇信軍節度觀察留後

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榮國公

宣和畫譜

郭熙河陽溫縣人爲御畫院藝學善山水寒林得名於時初以巧贍致工既久又益精深稍稍取李成之法布置愈造妙處然後多所自得至攄發胸臆則於高堂素壁手作長松巨木回溪斷崖巖岫巉絕峯巒秀起雲煙變滅晦霧之間千態萬狀論者謂熙獨步一時雖年老落筆益壯如隨其年貌焉熙後著山水

宋史翼

卷三十八

四

畫論言遠近淺深風雨明晦四時朝暮之所不同則有春山淡<sub>一作</sub>治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妝冬山慘淡而如睡之說至於溪谷橋釣漁艇釣竿人物樓觀等莫不分布使得其所言皆有序可爲畫式文多不載至其所謂大山堂堂爲眾山之主長松亭亭爲眾木之表則不特畫矣蓋進乎道歟熙雖以畫自業然能教其子思以儒學起家後爲中奉大夫管勾成都府蘭湟秦鳳等州茶事兼提舉陝西等買馬監牧公事亦深於論畫但不能以此自名

宣和畫譜



許道寧長安人善畫山林泉石甚工初市藥都門時時戲拈筆而作寒林平遠之圖以聚觀者方時聲譽已著而筆法蓋得於李成晚遂脫去舊學行筆簡易風度已著而張士遜一見賞詠久之回贈以歌其略云李成謝世范寬死唯有長安許道寧時以為榮宣和諸畫

周順鄱陽人醫有十全之功云古方如聖惠千金外臺祕要所論病源脈證及鍼灸法皆不可廢然處方分劑與今大異不深究其旨者謹勿妄用有人得目疾用古方治之目遂突出又有婦人因產病用外臺宋史翼 卷二十八 五

祕要坐導方其後反得惡露之疾終身不差曾有士人得腳弱病方書羅列積藥如山而疾益甚令屏去但用杉木為桶濯足及令排棹腦於兩股間以脚棚擊定月餘而安健如故南方多此疾不可不知願固名醫語必不妄故書以為誠通齋附覽

士衮字補之東平須城人祖建中儒林自有傳四歲失父知孝其母跣步不去側年十五未嘗出門巷既長以孝聞年三十五失母哀毀骨立杖乃能起兄才早世無嗣謹事寡嫂為之立後既壯又授之室分負產贍之母病寒厥醫不能識補之痛恨遂學為方

之稍以其術視人鄉閭賴焉數歲之後益明近自里巷遠暨他邑來問者相踵大抵所治貴保養賤攻取善用剛劑充虛斷下內固根本使賊邪自消非甚不得已不為瞑眩或困憊危候人莫能如何補之治之輒愈東平部使者所會又仕者尤眾凡疾不經補之不敢決以是延請無虛日而造門者黎明往伺見之已不逮則未听而往猶屢返乃一遇或不得盥頰出對客然來者蟬聯遂不得休率常過午乃始飲食窮日之力以應接未嘗倦人多欲厚饋之辭不受或求藥草諸好用物以將意猶不肯盡取蓋囊中空虛妻

宋史翼 卷二十八 六 子日闕之未嘗郵焉學易集土補之墓誌張擴字子充歙縣人少好醫從蘄水龐安時遊時同學六十八人安時獨喜擴後聞蜀有王朴善脈又能以太素知人貴賤禍福從之期年得衣領中所藏素書盡其祕乃辭去南陵有富人子傷寒不知人氣息僅屬擴視之曰此嗜臥證也後三日當蘇蘇則欲飲欲飲與此藥必熟睡覺當得汗也已而果然當塗郭祥

正子患嗽肌骨如削醫多以為勞擴曰是不足憂就坐飲以藥忽大吐使視涎沫中當有物也視之得魚骨宿疾皆愈在建業有婦人叩門求醫者擴不在其



弟揮爲診之及歸揮具言其狀擴曰弟與藥如是上  
瘳矣此其脈當發居三年左乳下有誌也驗之信然  
嘗有調官都下者擴診之謂曰蝦游脈見不出七日  
當死後五日得通判齊州喜曰張擴妄言耳吾適得  
官何謂死哉又二日晨起進盥仆地卽死建中靖國  
初范忠宣公方召而疾作問曰吾此去幾何擴曰公  
脈氣不出半年公曰使某得生至京師則子之賜已  
遂與偕行至京師奏補擴假承務郎未幾公以不起  
聞董正封知歙州擴以太素切其脈曰承議今歲當  
奏子正封自以官不應格又非郊歲以爲疑適宛陵  
宋史翼 卷三十八 七  
有幕官至者與語及之客曰是不可信彼亦以此語  
許吾州守矣會徽宗登極守臣子弟例以捧表得官  
崇寧中黃誥待淮西提刑擴謂曰大夫食祿不在淮  
西行且還朝矣然非今日宰相所謂宰相者猶未起  
起則有召命不滿歲當三遷又曰大夫不病而細君  
病憂在九月及蔡京當國誥被召還歲中自戶部吏  
部遷左司郎中而妻劉亦適以九月卒尙書蹇序辰  
知應天府擴謂曰尙書無官脈旦夕當有謫俄被旨  
放歸田里復見之曰當得州果得杭州汪丞相微時  
祈門宰陳孺使徧視在學諸生式至公曰君位至宰

相然南人得北脈名宦當由北方起未幾登第試北  
京大名主簿不出北京積官至中奉大夫中興送爲  
上相謂胡殿院曰君當登第然心脈未圓歲在辛卯  
見之曰不出此歲矣明年果登第擴後以罪謫永州  
至洪州晨起見帥曰擴今日時加午當死後事以累  
公帥曰何至是擴曰吾察之血已入心矣退使人伺  
之及期卒揮字子發傳兄業爲人純孝有當士大夫  
多愛重之新安志  
董元一作源江南人也善畫多作山石水龍然龍雖無  
以考按其形似之是否其降升自如出蟄離洞戲珠  
宋史翼 卷三十八 八  
吟月而自有喜怒變態之狀使人可以遐想蓋常人  
所以不識者止以想像命意得於冥漠不可考之中  
大抵元所畫山水下筆雄偉有巖絕崢嶸之勢重巒  
絕壁使人觀而壯之故於龍亦然又作鍾馗氏尤見  
思致然畫家止以著色山水譽之謂景物富麗宛然  
有李思訓風格今考元所畫信然蓋當時著色山水  
未多能做思訓者亦少也故特以此得名於時至其  
出自胸臆寫山水江湖風雨溪谷峯巒晦明林霏煙  
雲與夫千巖萬壑重汀絕岸使覽者得之眞若寓目  
於其處也而足以助騷客詞人之吟思則有不可形



容者宣和畫譜

李仲宣九江碑工黃山谷題其居曰琢玉坊崇寧中

刊元祐黨籍姓名太守使劉之李曰小人家故貧窶

因刻蘇內翰黃學士詞翰至飽煖名為奸人誠不忍

下手守義之曰賢哉士大夫所不及也餽以酒從其

請王氏揮塵錄

史堪字載之書錄解題四川眉州人第政和進士官郡守

分類夷堅志辛集與劉岑友善嘗取岑詩示唐重宛

眉州進士題名錄劉岑撰治病用藥初不求異炮炙製度自依本法

唐重墓誌審証精切不過三四服立愈載之眉州人丹稜彭師

宋史翼 卷二十八 九

古年二十時得異疾不能食聞葷腥氣輒嘔惟用一

鐺旋煮湯沃淡飯數匙食之食已鼻中必滴血一點

懨懨疲削醫莫能愈乃趨郡謁堪堪曰君之疾在素

問經中其名曰食掛凡人肺六葉皆舒張如蓋下覆

於脾則子母氣和飲食甘美一或有戾則肺不能舒

脾為之蔽故不嗜食素問曰肺葉焦熱名曰食掛蓋

食不下脾疾而成疾耳遂授一方服之三日覺肉香

啖之無所苦自此嗜食宿恙頓除明刻分類夷堅蔡元

長苦大腸秘醫不能通堪診脈已日請求二十錢元

長曰何為曰欲市紫苑耳末紫苑以進須臾遂通元

長大驚問其說曰大腸肺之傳送今之秘無他以肺

氣濁耳紫苑清肺氣此所以通也北窗雜錄著有指南

方二卷凡分三十二門門各有論解

張銳字子剛鄭州人官成州團練使以醫知名政和

中蔡京之孫婦有娠及期而病國醫皆以為陽證傷

寒懼胎之墮不敢投涼劑京密邀銳視之銳曰兒處

胎十月將生矣何藥之能敗即以常法與藥且使倍

服之半日而兒生病亦失去明日婦大泄而喉閉不

入食眾醫復指言其疵且曰二疾如冰炭又產葶甫

近雖扁鵲復生無活理也銳曰無庸憂將使即日愈

宋史翼 卷二十八 十

乃入室取藥數十粒使吞之咽喉即通下泄亦止逮

滿月京開宴自諸子諸孫及女婿甥壻合六十人請

銳為客京親酌酒為壽曰君之術通神吾不敢知敢

問一藥而治二疾何也銳曰此於經無所載特以意

處之向者所用乃附子理中丸裹以紫雪爾方喉閉

不通非至寒藥不為用既已下咽則消釋無餘其得

至腹中者附子力也故一服而兩疾愈京大加歎異

盡斂席上金七箸遺之刑部尚書慕容彥達為起居

舍人母夫人病亦召銳於鄭至則死矣時方六月暑

將就木銳欲入視彥達不忍意其欲求錢乃曰道



之費當悉奉償實不煩入銳曰傷寒法有死一晝夜復生者何惜一視之彥逢不得已自延入悲哭不止銳揭面帛注視呼伴匠語之曰若嘗見夏月死者面色赤乎曰無然則汗不出而歷爾不死也幸無亟斂趨出取藥命以水二升煮其半灌病者戒曰善守之至夜半大瀉則活矣銳舍於外館至夜半時守病者覺有聲勃勃然遺屎已滿蕭出穢惡物斗餘一家盡喜遽敲門呼銳銳應曰吾今日體困不能起然亦不必起明日方可進藥也天且明出門若將便旋然徑命駕歸鄭彥逢詣其室但留平胃散一貼而已其母

宋史翼

卷二十八

十一

服之數日良愈蓋銳以彥逢有求錢之疑故不告而去紹興中流落入蜀王和叔堅問之曰公之術古所謂十全者幾是歟曰未也僅能七八耳吾長子病診脈察色皆爲熱極命煮承氣湯欲飲之將飲復疑至於再三將遂飲如有掣吾肘者姑持盃以待兒忽發顛悸覆綿衾至四五始稍定汗下如洗明日而脫然使吾藥入口則死矣安得爲造妙世之庸醫學方書未知萬一自以爲足吁可懼哉夷堅志著有雞峯方

宋道方字毅叔以醫名天下居南京然不肯赴請病者扶攜以就求脈政和中田登守郡母病危甚呼之

不至登怒云使吾母死亦以憂去殺此人不過斥責卽遣人擒至庭下呵之云三日之內不痊則吾當誅汝以徇眾毅叔曰容爲診之既而曰尙可活處以丹劑遂愈田喜甚云吾一時相困辱然豈可不刷前恥乎用太守之車從妓樂酬以千緡俾羣卒負於前增以綵繡導引還其家旬日後田母病復作呼之則全家遁去田母遂殂蓋其疾先已在膏肓宋姑以良藥緩其死爾王明清餘話

宋史翼

卷二十八

十一

王況字子亨本土人爲南京宋毅叔壻毅叔既以醫名擅南北況初傳其學未精薄遊京師甚悽然會鹽法忽變有大賈觀揭示失驚吐舌遂不能復入經旬食不下咽疴羸日甚國醫不能療其家憂懼榜於市曰有治之者當以千萬爲謝況利其所售之厚姑往應其求既見買之狀忽發笑不能制心以謂未易措手也其家人怪而詰之况謬爲大言答之曰所笑者輦轂之大如此乃無人治此小疾耳語主人家曰試取鍼經來况謾檢之偶有穴與其疾似是者况曰爾家當勒狀與我萬一不能治則勿尤我當爲鍼之可立效主病者不得已亦從之急鍼舌之底抽鍼之際其人若委頓狀頃刻舌遂伸縮如平時矣其家大喜



謝之如約又為之延譽自是翕然名動京師既小康始得盡心肘後之書卒有聞於世事之偶然有如此者况後以醫得幸宣和中為朝請大夫著全生指迷論一書醫者多用之

王明清餘話

何澄宣和間人善醫有一士人抱病經年百治不瘥其妻召至引入密室中告之曰妾以良人抱疾日久典賣殆盡無以供醫藥之資願以身相酬醫正色拒之曰小娘子何為出此言但放心當為調治取效切不可以此相污萬一外人知之非獨使某醫藥不效不有人誅必有鬼責未幾其夫疾愈何澄一夕夢神

宋史翼

卷二十八

三

引入神祠有判官語之汝醫藥有功不於艱急之際以色慾為貪亂良人婦女上帝令賜汝錢五萬貫官一資未數月東宮得疾國醫不能治有詔召草澤醫澄乃應詔進劑而愈朝廷賜錢三千貫與初品官自後醫道盛行京師號為何藥院家  
謝石字潤夫成都人宣和間至京師以相字言人禍福求相者但隨意書一字即就其字離折而言無不奇中者名聞九重上皇因書一朝字令中貴人持往試之石見字即端視中貴人曰此非觀察所書也石據字而言今日遭遇即因此字黥配遠行亦此字也

但未敢違言之耳中貴人愕然且謂之曰但有所據盡言無懼也石以手加額曰朝字離之為十月十日非此月此日所生之天人當誰書也一座盡驚中貴馳奏翌日召至後苑令左右及官嬪書字示之皆據字論說禍福俱有精理錫賚甚厚并補授承信郎緣此四方求相者其門如市有朝士其室儂媛過月手書一也字令其夫持問於石是日座客甚眾石詳視之謂朝士曰此閣中所書否曰何以言之曰也語助辭因知是公內助所書尊閣盛年三十一否曰是也以也字上為三十下為一字也然君官於此當力謀

宋史翼

卷二十八

古

遷動而不可得否曰正以此撓耳蓋也著水則為池有馬則為馳今池運無水陸馳無馬安可動也又尊閣父母兄弟親人當無一存者以也字著人則是他字今獨見也字而不見人故也又尊閣其家物產亦蕩盡否以也著土則為地字今又不見土也朝士曰誠如所言但此皆非所問者今賤室以懷娠過月方竊憂之所以問耳石曰是必十三個月也以也字中有十字並兩旁二豎下一畫為十三也石熟視朝士曰有一事似涉奇怪因欲不言則君所問正決此事可盡言否朝士因請其說石曰也字著虫則為蛇字



今尊閣所處殆地妖也石亦有薄術可爲以藥驗之無苦也朝士大異其說因請至家以藥投之果下地百數而體平都人益神之而不知其究挾何術也秦檜當國時高宗書一春字命測之其上半體墨重石奏曰秦頭太重歷日無光檜聞而銜之中以危法編管遠州道遇一老人於山下亦善測字石就之書一謝字求測老人曰子於寸言中立身術士也舉掌令更書以下所終石書一石字老人曰凶哉石遇皮必破遇卒必碎矣時押石之卒在傍而書字在掌中故云石大款服請老人作字測爲何如人老人曰卽以宋史翼 卷三十八 五

宋史翼

卷三十八

五

我爲字可也石曰夫人而立山傍子殆仙哉乃下拜願執弟子禮請益曰吾術似無減先生乃先生哀然仙矣而茲吾不免塵網何也老人曰子以字爲字吾以身爲字也春諸紀聞

楊介字吉老泗州人以醫術聞四方有儒生李氏子棄業願娶其女以授其學執子婿禮甚恭介盡以精微告之一日有靈壁縣富家婦有疾遣人邀李生以往李初視脈云腸胃間有所苦邪婦曰腸中痛不可忍而大便從小便中出醫者皆以謂無此證不可治故欲屈子李曰試爲導之若姑服我之藥三日當有

瘳不然非某所知也下小丸子數十粒煎黃芪湯下之富家依其言下膿血數升而愈富家大喜贈錢五十萬置酒而問之曰始切脈時覺乳脈現於腸部王叔和脈訣云寸乳積血在胸中關內達乳腸裏癰此癰主腸內所以致然所服者乃雲母膏爲丸爾切脈至此可以言醫矣李後以醫科及第至博士李植元秀卽其從子也王仲言除詭植宋史有傳

宋史翼

卷三十八

六

廖瑀字伯玉廬都人年十五通五經人稱廖五經建炎中以茂異薦不第後精父三傳堪輿之術卜居金精山自稱金精山人所著有懷玉經安志鄒寬字仲容師廖金精得其術爲汪伯彥卜地葬親乃借堪輿家論貽書以勸之末云方今幽燕未歸版籍朝廷有意恢復倘值此時揚師整旅當勿計名位高卑昌言於朝奮力請進必立希世功名若參之他意微有更改妄觸一機百關俱廢汪是其言而不能用了未拜相鄒術果奇而書中之議竟托空言安志傅伯通德興人與鄒仲容同師廖金精金精得之吳景爲宋南遷伯通拜詔往相臨安表略曰顧此三吳之會實爲百身之衝錢氏以之開數世之基郭璞占之有興王之運天目雙峯屹立乎斗牛之上海門一



點橫當乎翼軫之間雖云自昔稱雄實乃形局而  
只宜為一方之巨鎮不可作百禩之京畿駐蹕僅足  
偏安建都難奄九有表上竟升杭州為臨安府而稱  
行在安志

許叔微字知可真州人紹興三年進士與龐安常同  
為宋一代醫師著普濟本事方十卷直探張仲景之  
奧所謂黑錫圓神效散溫脾湯玉真丸退陰散等方  
識精理到足補前人所未及先是元祐庚午父歿母  
憂慟氣厥牙噤里醫誤下而歿叔微始習醫深得其  
理每見此證急以蘇合丸灌醒然後察其虛實調之

宋史翼

卷二十八

七

暴喜傷陽暴怒傷陰憂愁失意氣多厥逆經云無故  
而痞脈不至不治自己謂氣暴也氣復則已雖不服  
藥可也一人患項筋痛連及臂髀不得轉諸風藥不  
效叔微謂腎氣自腰夾脊至曹溪入泥丸今逆行至  
此不得通用椒附丸以引歸經則安歛縣尉宋省甫  
勝肱痛不可忍醫與剛劑益甚叔微候其面赤色脈  
洪大曰陰陽否塞疾虛不可以虛治宜先滌其邪以  
五苓散與葱合煮下搜如墨汁乃瘥王檢正希皋患  
鼻額間痛不仁漸連及口脣頰車髮際左額與頰上  
如餽手觸則痛極叔微謂飲食之毒聚于胃足陽明

受之傳入絡主以犀角解毒升麻佐之數日愈瘥人  
李信遺得疾六脈沈伏按至骨則有力頭痛身重  
腰指冷而滿喘醫者不識叔微曰此陰中伏陽伴見  
無此證世人患此者多用熱藥則為陰邪隔絕不克  
導引真陽反生客熱用冷藥則所伏真火愈見消滅  
宜破散陰氣俾火升水降然後得汗而解乃造破陰  
丹鎔硫黃水銀令勻投陳皮青皮末冷艾湯下信道  
服藥益加狂熱手足躁擾其家大駭叔微曰此換陽  
也須臾少定已而病除叔微少時夜坐為文左向伏  
几案臥又向左後飲酒止從左下有聲久之脇痛減

宋史翼

卷二十八

六

食十數日必嘔酸水暑月止右畔有汗訪名醫徧試  
諸藥皆不驗因自考其理謂已成窠囊如涼水之科  
白不盈科不行清行濁停故積必嘔而去數日復作  
脾惡濕而水則流濕莫若燥脾以勝濕崇土以填科  
白于是屏諸藥專服蒼朮三月愈其治傷寒皆宗守  
仲景一士人得太陽病汗不止惡風小便澀而足舉  
曲叔微診其脈浮而大謂仲景書有兩證一小便難  
一小便利用藥稍差失以千里是宜桂枝加附子湯  
三啜汗止佐以甘草芍藥湯足便得伸邱生病傷寒  
發熱頭痛煩渴脈浮而尺遲弱叔微曰榮氣不足不



可汗以建中湯治之翊日脈尚爾其家幾不遜叔微

仍用建中至五日尺部方應然後汗之而愈撰傷寒

歌三卷凡百篇又有治法八十一篇仲景脈法三十

六圖翼傷寒論二卷辨類五卷輟耕錄本事方文獻通考

馬和之錢塘人紹興中登第官至工部侍郎善人物

山水筆法飄逸纖悉粉藻自成一家高孝兩朝最重

其畫嘗書毛詩三百篇命和之篇畫一圖會成巨帙

至今杭人嘗有存其散逸者其後有顧與裔者專師

和之但設色不逮耳西湖遊覽志

潘璟字溫叟名醫也虞部員外郎張成之妻娠五歲

宋史翼 卷三十八 九

南陵尉富昌齡妻娠二歲團練使劉彝孫妾娠十有

四月皆未育溫叟視之曰疾也凡醫妄以為有娠爾

於是作大劑飲之咸妻墮肉塊百餘有眉目狀昌齡

妻夢二童子色漆黑倉卒怖悸疾走而去彝孫妾墮

大蛇猶蜿蜒不死三婦人皆無恙屯田郎中張謹妻

年四十餘而天癸不至溫叟察其脈曰明年血潰迺

死既而果然又貴江令王霽夜夢與婦人謳歌飲酒

畫不能食如是三歲溫叟治之疾益平則婦人色益

溫飲酒易怠而謳歌不樂久之遂無所見溫叟曰疾

雖衰然未愈也如夢男子青巾而白衣者則愈矣後

果夢則能食夷堅志

劉松年錢塘人畫法居清波門信慈畫院學士紹熙

年待詔師張敦禮工畫人物山水神氣精妙名過於

師寧宗朝進耕織圖稱旨賜金帶院人中絕品也畫

馬遠號欽山其先河中人世以畫名後居錢塘光寧

朝待詔畫師李唐布景齊整工山水人物花鳥種種

臻妙獨步畫院其樹多斜科偃蹇至今園丁結法猶

稱馬遠云兄達亦善畫子麟能世家學然不逮父遠

愛其子多於己畫上題麟字蓋欲其章也其時有蘇

宋史翼 卷三十八 十

顯祖葉肖巖亦師馬遠蘇筆法稍弱俗呼為沒興馬

遠葉小景酷似而大幅不如也西湖遊覽志

夏珪字禹玉錢塘人寧宗待詔賜金帶山水布置兼

法與馬遠同但其意向蒼古而簡淡喜用秃筆樹葉

間夾筆樓閣不用尺界畫信手畫成突兀奇怪氣韻

尤高格古要論

李嵩錢塘人李從訓養子工人物山水道釋又長於

界畫光寧理三朝待詔其徒有馬永忠豐典祖顧師

顏皆傳其法嵩老倦作多令永忠代筆其孫李章者

亦善畫西湖遊覽志



葉子仁上饒人推算筮占往往如破的歲乙酉真德秀方在班子仁以書勸補外甚力未幾果去國子仁每推論五行輒以善道勉人如孝弟忠信清心寡欲等語未嘗不懇切言之真贈以絕句云易象推占妙入神勸人忠孝更諳諳只今誰似君平術惟有南陽賣卜人

信乘續詩

史崧成都人著有黃帝素問靈樞集註其自序云昔黃帝作內經十八卷靈樞九卷素問九卷迺其數焉世所奉行唯素問耳越人得其一二而述難經皇甫謐次而為甲乙諸家之說悉自此始其間或有得失未可為後世法則謂如南陽活人書稱然逆者噦也謹按靈樞經曰新穀氣入與故寒氣相爭故曰噦舉而並之則理可斷矣又如難經第六十五篇是越人標指靈樞本輪之大略世或以為流注謹按靈樞經曰所言節者神氣之所遊行出入也非皮肉筋骨也又曰神氣者正氣也神氣之所遊行出入者流注也并榮輪經合者本輪也舉而並之則知相去不啻天壤之異但恨靈樞不傳久矣世莫論究夫為醫者在讀醫書耳讀而不能為醫者有矣未有不讀而能為醫者也不讀醫書又非世業殺人尤毒於槌刃是故

宋史翼

卷二十八

三

古人有言曰為人子而不讀醫書猶為不孝也僕亦庸味自髻迄壯潛心斯道頗涉其理參對諸書再行校正家藏靈樞九卷共八十一篇增修音釋附於卷末勒為二十四卷庶使好生之人開卷易明了無差別今崧專訪明醫更迄參詳免誤將來利益無窮功實有自

陸曦奉化人以醫術聞於時新昌徐氏為婦病產不遠二百里輿致之及門婦已死但胸間有微熱陸入視之良久曰此血閉也購紅花數十斤為大鍋以煮之候湯沸遂以三木桶盛湯於中取窗格藉婦人寢其上湯氣微又復進之有頃婦人指動半日遂蘇蓋以紅花能活血故也

全蜀藝文志

宋史翼

卷二十八

三

李明甫東陽人善醫尤精針法義烏令病心痛垂死明甫視之曰有蟲在肺下藥所不及惟砭乃可然非易也謬謂於背上點穴密取水以噴之令方驚而針以入曰蟲已死矣既而腹大痛下黑水數升蟲乃去遂愈

兩浙名賢錄

下則魏字應天贛縣人精形家言著作甚富所傳雪心一賦旨約而該業地理者咸宗之

安志

楊賁亨鄱陽人博羣書精脈理每心計造方有患飢



者諸醫以火證治賁亨久思之未得頃見堂上木橙  
自仆乃為濕氣所蒸致朽忽悟水能消物不獨屬火  
此濕消耳投熱劑而愈又有顯者瘴目性躁日憂切  
益不瘳賁亨給曰目可計日即痊第懼毒發於股又  
日撫其股憂之後目忽瘳而股亦無恙蓋誘其心火  
下降爾術遂大名於時白志

宋史翼卷三十八終

宋史翼 卷三十八

男樹譚校字

宋史翼卷三十九

列傳第二十九

宦者

岑宗旦 樂士宣 李正臣

李仲宣 楊日言 劉 瑗

梁 揆 羅 存 馮 觀

賈 祥 梁惟簡 張士良

裴彥臣 蔡克明

岑宗旦字子文開封人內臣慶歷初以父遺表通籍

宋史翼 卷三十九

壁門然趣尚高遠不為苟合取容於世年十七棄官  
遊東南山水間不復事事至和中仁祖錄功臣之世  
復官之凡歷七任至元豐初又以尋醫事請方神考  
大有為之時王中正以才敏侍上嘗薦之於朝宗且  
恥折腰強顏奔走於貴公子之前乃暫應召旨卒不  
從仕故自壯年遂拂衣有歸與之志於是終九品官  
而無復遺恨世頗高之暮年一無嗜好如道人衲子  
寄傲親朋間優游卒歲略不為身後計得酒輒醉酣  
長哦揮酒以為真樂其作詩以意為主不在鑄琢語  
言而已故若渾金璞玉見者知貴嘗賦聽琴詩其略



云琴中太古意方外無為心彈之道頗散不彈理彌  
 深所以陶元亮何須絃上音其他皆類此又嘗取古  
 之善書者自漢迄唐凡十有一人為論以評其書曰  
 張芝如班輪構堂不可增減鍾繇如盛德君子容貌  
 君愚語其眾妙足以爭造化者羲之也較其父風但  
 恨乏天機者獻之也世南潛心羲之蓋若顏子之亞  
 聖徐浩比肩儒雅有類仲由之勇歐陽洵得其正  
 故如廟堂衣冠不失動靜柳公權得其勁故如轅門  
 列兵森然環衛懷素之閒逸故如翩翩真仙真卿之  
 瀟灑故厚重如周勃至如李邕則舉動不離規矩而  
 宋史翼 卷二十九 一

如也宣和  
 樂士宣字德臣世為祥符人內臣早年放浪不束於  
 繩檢中年蒞職東太乙宮遂與鍊師方外之士往往  
 從游留心沖漠遂覺行年所過為非以是一意於詩  
 書之習方其未知書則喜玩丹青獨愛金陵艾宣之  
 畫既胸中厭書史而丹青亦自造疎淡乃悟宣之拘  
 窘於是捨其故步而筆法遂將凌轢於前輩畫花鳥  
 尤得生意視艾宣蓋奄奄九泉下人矣故當時有出  
 藍之譽晚年尤工水墨縑絹數幅唯作水蓼三五枝  
 鷓鴣一雙浮沈於滄浪之間殆與杜甫詩意相參士  
 宋史翼 卷二十九 三

有虧適變之道焉此皆其自得於心積學於外而其  
 吐論所以不愧古人者與然宗旦作字尤善行書如  
 銀鉤蠶尾脫去膩媚規模點畫當是蘇舜欽之亞顧  
 筆力亦窮於此矣當時既有書名人亦愛重字畫一  
 出偶得之者爭相賈售治平中英宗嘗遣使諭旨令  
 書十扇以進宗旦即書自為十篇上之英宗為之嘉  
 賞平時廩賜雖厚而周給貧匱隨手散去方其治時  
 以所藏書千餘卷及別業餼緡往歸姪孫筌家以就  
 侍養而筌能以事父之禮事之故得優游自適不復  
 以死生窮達為念年逾七十神明不衰及其委蛻裕

五路之兵進攻靈武期於一舉成捷嘗下詔曰如有  
 敢議班師者以軍法從事至於師老儲之主帥方議  
 班師無敢啟言者獨士宣毅然白於帥府請自邊乘  
 驛七晝夕達奏至於京師神考欣然從之其時士宣  
 方為小行人之職而敢冒死犯顏以請者臣子之奇  
 節也故知其胸中軒昂挺然不凡其見於丹青之習



特餘事耳官至西京作坊使持節虔州諸軍事虔州

刺史虔州管内觀察使致仕贈少保宣和畫譜

季正臣字端彥內臣喜工丹青寫花竹禽鳥頗有生

意至於翔集羣啣各盡其態時作叢棘疎梅有水邊

離落幽絕之趣不作麤俗桃李雕欄曲檻以為浮豔

之勝亦見其胸次所致思也官止文思使宣和畫譜

李仲宣字象賢內臣始專於窠木後喜工畫鳥雀頗

造其妙觀柘雀圖其顧盼向背一幹一禽皆極形似

蓋當時畫工亦歎服之其所缺者風韻蕭散蓋亦有

所未至焉然人間罕見其本者以其寓意於燕雀之

微不求聞達以自娛爾官至內侍省供奉官宣和畫譜

楊日言字詢直家世開封人內臣日言幼而有立喜

經史尤得於春秋之學吐辭涉事雖詞人墨卿皆願

從之游作篆隸八分可以追配古人尤於小筆妙得

其趣其寫貌益精方仕宦未達而神宗識之拔擢為

左右之漸於殿廡傳寫古昔君臣賢哲繪像欽聖憲

肅及建中靖國以欽慈皇太后寢真顧畫史無有髮

髯其儀容者命日言追寫既落墨左右環觀皆以手

加額繼之以泣歎其儼然如生其精絕有至於是者

作山林泉石人物荒遠蕭散氣韻高邁非世俗之畫

得以擬倫也官至中亮大夫晉州觀察使致仕贈昭

化軍節度使諡莊簡宣和畫譜

劉瑗字伯玉京師人內臣持身端慤初終無玷時人

謂五十餘年在仕而喜怒不形於色為兩朝從龍未

嘗自矜父有方平日性喜書畫家藏萬卷牙籤玉軸

率有次第自晉魏隋唐以來奇書名畫無所不有故

能考覈真偽論辨古今推其人世次遠近各有攸當

故世所言書畫者皆率心服之凡中外之人有得繪

畫而莫知主名者必以求瑗辨之瑗雖未敢定誰何

然論之皆有所歸也瑗亦能放筆作雲林泉石頗復

宋史翼 卷三十九 五

蕭灑昔桓譚以謂能誦千賦自可為之與此相類然

適意而止所傳乃不多非若專門積累於歲月者也

今瑗官至通侍大夫武勝軍承宣使贈少師諡忠簡

宣和畫譜

梁揆字仲叙京師人內臣以蔭補入仕自齠髻之時

便喜刻雕及繪事及長因所閱甚多往往一見而便

能似其宿習花竹人物凡可賦象者一一能之率取

其名流高古之畫各擇其一以資眾善冀兼備焉揆

齒方壯若更加討論使就繩檢則有加而無已官任

左武大夫達州防禦使直睿思殿宣和畫譜



羅存字仲通開封人內臣性喜畫作小筆雖身在京國而浩然有江湖之思致不為朝市風埃之所汨沒落筆則有煙濤雪浪扁舟翻舞咫尺天際坡岸高下人騎出沒披圖便如登高望遠悠然與魚鳥相往還此人後生若其學駸駸未已他日豈可量哉存官任武德大夫文州團練使充殿中省尚食局奉御宣和畫譜馮觀字遇卿開封人內臣少好丹青作江山四時陰晴日暮煙雲縹緲之狀至於林樾樓觀頗極精妙畫金風萬籟圖恍然如聞笙竽於木末其間思致深處殆與秋聲賦為之相參焉惜乎觀性習未甯但恐他

宋史翼 卷二十九 六

日參差耳觀今任武翼大夫永泰陵都監宣和畫譜賈祥字存中開封人內臣少好工巧至於丹青之習頗極其妙當時畫家者流一遭品題便為名士時寶和殿新成其屏當繪設色寫龍水於其上顧畫史雖措手皆不當祥意上命祥筆之而神間意定縱筆為龍初不經思已而天矯空碧體制增新望之使人毛髮竦立人皆服其妙作竹石草木鳥獸樓觀皆工時人得之者遂為珍玩至於雕鏤塑造靡所不能官至通侍大夫保康軍節度觀察留後知入內侍省事

宣和畫譜 賈少師諡忠良

梁惟簡元豐八年充內東門使兼皇太后殿祇候元祐初御藥院超帶御器械勾管內東門太皇太后遺賜文彥博手詔寄文思副使以久在太皇太后殿祇應各有勤績除內侍押班添差勾當皇城司又于坤成節恩轉左藏庫使十月詔惟簡在太皇太后殿祇候近二十年累有勤績特與遷郡刺史蘇轍徽還詞頭韓維爭之尤力惟簡遂罷遷官勾管景靈宮二年遷西京左藏庫使尋為嘉州刺史五年為文思院使紹聖初坐援引陳衍得罪投竄四年屋宅錢物籍沒入官通鑑長編

宋史翼 卷二十九 七

張士良元祐中皇城使為宣仁殿御藥紹聖元年二月與陳衍梁知新同罷士良提點醴泉觀任便居住六月添差監穎州酒稅章惇蔡卞恐元祐舊臣復起與邢恕謀所以排陷之計既責呂大防劄摯等過嶺仍用王履疏高士英狀追貶王珪皆誣以圖危上躬其言寢及宣仁皇后最後又起同文館獄將悉誅元祐舊臣內結宦者郝隨為助專媒孽垂簾時事建言欲追廢宣仁聖烈皇后士良已竄雷州元符三年惇卜迷赴詔獄使証宣仁有廢立意士良既以舊御藥告并列鼎鑊刀鋸置前謂之曰言有即舊官言無則



死士良仰天哭曰太皇太后不可誣天地神祇何可欺也乞就戮京惇無加之何元符三年三省據士良辭奏言士良以御藥院給事宣仁聖烈皇后與陳衍更直宮中掌文書衍主看詳進呈定其所降付士良書于籍其所降付某處其所從違某事皆衍自與奪願降士良未嘗與聞羣臣有奏請東朝還政者衍輒詆之曰此不忠不孝之人也匿其奏置樞中不以聞東朝亦不以聞于上及與呂大防往來以合密賜大防妻皆不聞上坤成節北使朝見太皇坐間痰發扶掖坐殿後御閣衍指揮簾外使臣虛進酒上食至畢宋史翼 卷二十九 八

香以爲萬機之事黜陟差除皇太后至今與也崇寧元年九月令三省籍記姓名不得與在京差遣尋編管池州除名勒停五年以九鼎赦移廣德軍通鑑長編參紀蔡克明未詳里貫徽宗卽位向太后權同聽政將復用范純仁而意若未伸乃遣克明至永州就賜銀合茶藥問勞委曲曰二聖甚知相公在先朝言事忠直已虛位待相公不知日疾如何用人醫治只爲左右有不是當人阻隔相公又云太后問相公官家卽位行事如何天下何說又云天下有何不便但奏取宋史翼 卷二十九 九

外廷皆不知衍又奏除范純仁左僕射文彥博平章事于是翰林學士蔡京左議大夫安惇言臣等竊觀上次事節大逆不道跡狀明白揆之以義獻之以法死有餘責所有臣行罪在不赦乞更賜審問正以國法詔衍特處死徙士良編管白州崇甯初授左議

庫使提舉鴻慶宮南京居住長編參紀事本末 裴彥臣元祐四年官內東頭供奉官蔡確貶新州彥臣伴送奏言如確沿途稱疾卽添差遞鋪兵士用兜橋撞昇前去從之元符三年右司諫陳瑾言彥臣無甚幹才但能交通內外洩漏機密遂使物議籍籍或

男樹 校字



宋史翼卷四十

獲錢空用為盜賊所竊... 臣慮源輯

列傳第四十

姦臣

林特 子維

林顏

呂升卿 弟溫卿

和卿

練亨甫

錢適

林自

方天若

蔡碩

蔡懋

蔡條

蔡條

蔡密

黃唐傳

章傑

吳开

黎確

呂源

宋史翼

卷四十

朱宗

葉宗諤

葉份

黃潛厚

李文會

林一飛

傅伯壽

林行可

廖瑩中

林特字士奇南劍州順昌人祖揆仕閩為順昌令因家焉特十歲往謁江南主李璟獻所為文璟奇之命作賦頃刻而成授蘭臺校書郎江南平入朝累除大理寺丞景德初遷司封員外郎詔與宮苑使劉承珪崇儀副使李溥詳定江淮茶事自二邊用兵饋運仰於博易有司務優物估以輸河北及契丹通和邊儲稍緩物價差減而官給交引虛錢之名未改特等更

辦新法募人入金帛京師入芻粟塞下然後給茶... 有交引而未給者已給而未至者已至而未磨者悉差分數折納入官仍約束山場園戶謹其出入歲課稍錢果增其舊然初禁淮南鹽小商已困至是益嚴急而民無餘利矣尋除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充修玉清昭應宮副使特欲跨元武門為復道為左正言夏竦所沮而止將祀太清宮遣特儲供具為行在三司使禮成累進真拜三司使是時天下完富丁謂以符瑞土木迎真宗意特及劉承珪王欽若陳彭年附和之踪跡詭異時論謂之五鬼特每見謂必拜一日

宋史翼

卷四十

三見亦三拜之樞密使寇準惡特姦邪數與忿爭真宗罷準樞密而特在位如故尋命為戶部侍郎同王清昭應宮副使復充修景靈宮副使兼管勾景靈會靈觀事仁宗即位遷刑部尚書翰林侍讀學士謂貶特坐謂黨落職知許州還朝以戶部尚書知通進銀臺司卒贈尚書左僕射子維洙 福建通志 維以父蔭歷白波發運判官慶曆中累遷三司鹽鐵副使同管勾制置軍器司會入內都知張永和建議收民餽舍錢十之三以助軍費事下三司維助之甚力三司使王堯臣奏維附和狀詔罷維副使出知滑



州久之遷祕書監改知汝州秦悼王墳域在汝宗室附葬役兵無慮五千人淮使兵夫採薪芻治鐵石輦致其家眾憤謀殺淮淮匿不敢出事聞詔維致仕

福建通志

洙官至司農寺卿知壽州臨事苛急鼓角將夜入州

靡拔堂檻鐵鉤擊殺之

福建通志

林顏福州福清人登嘉祐四年進士元祐初遷提點

刑獄改知泉州紹聖中依附章惇蔡卞以進惇下惡

陳次升使顏致己意賂以美官次升責之曰若為天子卿士而為宰相傳風旨耶游歷光祿寺卿希兄弟

宋史翼

卷四十一

三

四人皆登第惟希與顏為士論所薄云希子虞登元

祐六年進士歷京畿開封縣主簿詳定軍馬司敕例

刪修官紹聖三年試博學宏詞科第一遷太學學正

終祕閣修撰

福建通志

呂升卿泉州晉江人登熙寧三年進士六年以王安

石薦召為館閣校勘提舉詳定修撰經義所檢討安

石再相與惠卿不相能惠卿輒刪改安石詩義安石

滋不悅既而安石子雱進尚書義升卿奏乞不更刪

改欲以媿安石復於神宗前訐安石之短復奏練亨

請以穢德為王雱所昵且曰陛下不信臣有老母敢

以為普臺官言王安國非議其兄呂惠卿謂之不悌

放歸田里今升卿對陛下親詛其母比安國不既重

乎於是落升卿職降授太常寺太祝監無為軍酒稅

元豐三年復館閣校勘累遷太常寺丞嘗議郊祀致

齋之內不當先詣景靈宮及太廟朝享得旨罷景靈

宮諸處朝謁而天興殿及太廟朝享如故升卿遂上

疏曰自古有天下者莫重乎享帝歷攷載籍不聞為

祀天致齋乃於其間先饗宗廟者也獨唐天寶之後

立老子廟號曰太清宮是歲將行郊祀以二月辛卯

先躬享焉甲午又親享於太廟丙申乃有事於南郊

宋史翼

卷四十一

四

雖論者以為失禮然考其初致齋之日及辛卯享於

太清宮至丙申殆且五日猶得雍容休息以見上帝

也今陛下致齋三日其一日於大慶殿而用其二日

三行禮焉於以奉宗廟則齋之日不足於以事上帝

則齋之義不專陛下嚴恭寅畏三歲一修大禮將以

受無疆之休其為致齋者乃如此殆未稱昭事之意

也臣愚以謂郊禮宜如故事致齋於大慶殿二日徑

赴行宮以盡尊天致齋之義其天興及太廟朝享乞

更不行俟禮畢而恭謝別修太廟躬祠之制則祀天

享親兩得其當矣時不能行紹聖中出為京東路轉



運副使徙河北路章惇與同文館獄欲殺元祐貢陞  
諸人召升卿察訪嶺南升卿欣然請行左司諫陳次  
升亟奏曰升卿天資慘刻喜求人過今使按於元祐  
臣僚遷謫之地投隙報憾何所不至哲宗大悟令升  
卿還河北任升卿每云人勿犯我兄弟我兄弟直是  
報警哲宗聞其語大駭之竟以是廢子源福建通志

溫卿以奏補入官元豐初遷秦鳳路提點刑獄權知  
秦州溫卿頗留心邊事嘗請修雞川水寨增築甘谷  
城鉤考城寨隱陷荒田增刺漢蕃弓箭手詔皆從之  
改河北西路提點刑獄紹聖中除直祕閣遷鴻臚寺

宋史翼

卷四十

五

卿權發遣江淮等路發運使元符元年為察訪使孫  
傑劾罷令朝請即會鎮大理寺正張近同劾溫卿輕  
設不肯置對近言溫卿所坐明白儻聽其蔓詞懼為  
株連者累詔以眾證定其罪溫卿願往舒州居住聽  
敕到舒一日而卒福建通志

和卿初以奏補為定州曲陽縣尉熙寧中朝廷初行  
免役法和卿首以曲陽戶等高下次第配役未及行  
以父憂去服除復考太祖朝通檢簿并令文所謂手  
實者為書上之時惠卿方以參政領司農寺遂推行  
焉其法令民自供手實糾告者賞之民不勝其擾惠

卿反以為詳密累遷金部員外郎元祐初右司諫蘇  
轍奏言和卿與惠卿共建手實法以根括民產為本  
以獎用告訐為要估計下至極瓦抄割不遺雞豚天  
下騷然然其為術迂疏卒不能得民要領乞行黜責  
以警在位詔和卿權知台州明年責降通判袁州卒

福建通志

練亨甫字葆光浦城人初遊太學從王安石子雱學  
安石亦愛之熙寧五年發解第一明年登進士調陸  
州司法參軍充國子監修撰經義所檢討嘗與御史  
中丞鄧綰書自謂上若見唐虞三代之治不難致綰

宋史翼

卷四十

六

九薦之除崇文殿院校書安石之再相也與呂惠卿  
不相能惠卿既出安石亦屢求去會華亭獄久未決  
雱切責亨甫及呂嘉問亨甫與嘉問議取綰所列下  
制獄安石不知也惠卿上章訟安石安石問雱雱始  
言亨甫所為安石咎之雱憤恚死安石奏斥綰復言  
綰聽亨甫遊說亨甫罷為漳州軍事判官元豐四年  
除名勒停編管均州移郴州福建通志

錢適字德循縣之通化人世隱於農適自少強敏記  
問過人中熙寧九年進士第調洪州推官守將王韶  
繇樞府出威重異常他僚屬不敢仰視會有疑獄適



正色爭辨至怒罵不少奪後卒如通議轉信州厯常  
眞二州燕衛王宮三教授通判越州吏挾守爲姦留  
難訟者常百數通攝府事纔二日獄爲一空及後爲  
守姦吏望風遁去除校書郎徽宗立擢殿中侍御史  
中丞豐稷論其回邪不可以任風憲不報稷復言必  
用適則願罷臣乃改提舉湖北常平夔峽轉運判官  
適與利除害發擿姦伏風采凜然人畏之如神明崇  
寧元年召爲都官員外郎復執法殿中劾曾布援元  
祐姦黨擠紹聖忠賢布去遷侍御史閱兩月進中丞  
首乞治元符末大臣乞復孟后而廢劉后事韓忠彥  
宋史翼 卷四十 七

昔所無稽之本朝則故實未有詢之師言則大以爲  
不然況既爲先朝所廢則宗廟祭告歲時薦饗人事  
有嫌疑之迹神靈萌厭厭之心萬世之後配祔將安  
所施宜早正厥事斷以大義無牽於流俗非正之論  
以累聖朝明日又言典禮所在實朝廷治亂之所保  
雖人主之尊不得而擅又况區區臣下敢輕變易者  
哉元祐皇后得罪先朝廢處瑤華制詔一領天下無  
閒然者矣並后匹嫡春秋譏之豈宜明盛之朝而備  
衰世非禮之事於是尙書右僕射京門下侍郎韓忠  
書侍郎益尙書左丞挺之右丞商英言元祐皇后再  
宋史翼 卷四十 八

會布李情臣黃履及議者曾肇豐稷陳瓘龔夬皆坐  
賤遂與殿中侍御史石豫左膚言元祐皇后得罪先  
朝昭告宗廟天下莫不知哲宗上賓太母聽政當國  
大臣盡變亂紹聖之事以逞私欲因一布衣何大正  
狂言復還廢后位號當時物議固已洶洶乃至疎逃  
小臣詣闕上書忠義激切則天下公議從可知矣今  
朝廷既已貶削忠彥等及追褫大正誤恩則元祐皇  
后義非所安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  
夫在先朝則曰廢后今日則謂之元祐皇后於名爲  
不正先朝廢而陛下復於事爲不順考之典禮則古

復位號考之典禮將來宗廟不可從享陵寢不可配  
祔按諸禮制皆所未安請如紹聖三年九月詔旨后  
慈是復廢適遂言元符皇后名位未正乃冊爲崇恩  
太后適章所言小臣上書者昌州推官馮澥也其書  
以爲先帝既終則后無單立之義稽之逆順陛下無  
立嫂之禮要之始終皇太后亦不得伸慈婦之恩雖  
已迷之事難復之失然感悟追正何有不可懈係是  
得召對除鴻臚主簿蔡京謀取青唐通助成其議會  
籍元祐黨通以爲多漏略給事中劉達駁之左轉戶  
部侍郎二年遷工部尙書兼侍讀三年以樞密直學



士知穎昌府未行言者疏其罪黜知滁州四年徙宣  
 州五年稍復直學士召還工部舉馮澥自代謂澥越  
 操端勁古人與稽嘗建明典禮忠義凜凜薦紳歎服  
 言者又疏其罪以待制知秀州中書舍人侯綬封還  
 之又奪待制久之除集賢殿修撰知越州即提舉江  
 州太平觀大觀二年會行八寶赦復修撰俄除顯謨  
 閣待制以疾請致仕四年起為顯謨閣直學士政和  
 三年改述古殿皆領宮祠通家居十餘年無益之事  
 不為惟築三大湖以利鄉民民深德之宣和三年方  
 臘陷婺道走蘭谿靈泉寺為盜所刺年七十二盜平  
 宋史翼 卷四十一 九

爾執禮銘適之墓歎其剛方少回死生負謗其厚於  
 揚善者哉  
 林自字疑獨興化縣人元豐五年由上舍生兩優釋  
 褐賜第紹聖元年蔡卞薦為太學博士時卞方推崇  
 王安石自用卞意倡言於太學曰神考知王荆公不  
 盡尚不及滕文公之知孟子也士大夫咸駭其言自  
 與卞議毀司馬光資治通鑑板博士陳瓘聞之因策  
 士題引神宗所製序文自駭問曰此豈神宗親製耶  
 瓘曰誰敢言其非者自曰神宗少年之文耳瓘曰聖  
 人之學有始有卒豈有少長之異自語塞遂以告卞  
 宋史翼 卷四十一 十  
 卞乃密令東置高陽園子監舊有胡瑗祠自以瑗謂  
 元祐學術奏於朝撤去三年除祕書省正字會稽錫  
 章惇求外補問惇曰今日廟堂所謂繼述者述神考  
 乎述荆公平乎因道自前日滕文公語惇曰自妄言爾  
 瓘退惇呼自罵斥之惇自此不相能明年遷著作  
 佐郎方天若上書欲誅戮元祐大臣自陰與其謀已  
 而自亦論奏哲宗惡之遂不復用轉宣德郎以終  
 志通  
 方天若字彥稽莆田人紹聖四年廷試進士天若對  
 策大略以崇復熙豐法制為主且言元祐大臣當誅



戮而不誅戮子孫當禁錮而不禁錮貲產當籍沒而不籍沒朝政政刑之失莫大於此宰相惇讀其卷大悅拔置第二人調彰信軍節度推官會星變下詔求直言天若登舟欲行開詔復留上書指斥元祐臣僚以為當黜邪黨異論上應除舊布新之象天若本蔡京門客其言蓋承京風旨也元符元年以徐鐸薦得召對除祕書省正字知樞密事會布奏天若險薄不可用哲宗領之右正言鄒浩之貶也著作佐郎周種嘗對天若言稱浩為難得天若遽以告京京奏其語種由是得罪時惇已與京交惡以憾京故遂言天若

宋史翼 卷四十 十一

亦當逐乃出為越州觀察推官移建州觀察推官京當國召除校書郎歷通判泉州福建路轉運判官遷湖南轉運使尋罷去起知泉州母憂服除累遷祕書少監加右文殿修撰知泉州未行為言者所攻遂致任天若為京腹心起狂獄陷善士天下冤之福建通志

蔡碩泉州晉江人登治平二年進士熙寧五年試治邊策入選補武學教授調潁州團練推官元豐初累轉武學博士尋除軍器少監時確已為相碩恃兄勢招權納賄為駕部郎中吳安持所按確庇之安持反坐謫語在安持傳先是碩壻文康世嘗述劉唐老告

文及甫語謂時事中變上臺當赤族其他執政奉行者梟首從官竄嶺南紹聖中碩密令人告唐老與及甫其結嶺南賁降元祐人謀為變欲誅章惇蔡卞等哲宗疑其事詔令京西轉運副使周秩體量久之無狀事乃已宣和初碩已死蔡京令確子懋重理確定策事懋詭言確嘗令碩約殿前指揮使燕達同擁護遂贈碩待制高宗立始削奪福建通志

蔡懋確次子也本名渭改今名紹聖元年太子少保馮京卒哲宗臨奠懋京壻也於喪次闢詠父確寃狀章惇時為左僕射力主之明日復確正議大夫懋以

宋史翼 卷四十 十二

是得敘蔭補官歷少府監主簿遂奏臣叔父碩寃於邢恕家見文及甫所寄書具述元祐諸臣大逆之謀及甫乃文彥博愛子必知當時奸狀詔翰林學士承旨蔡京同權吏部侍郎安惇同文館鞫問及甫詞連劉摯王巖叟梁燾問其證驗則無有也先是確母明氏訴燾嘗對懷州人李詢言若不誅確則於徐邸安得穩便朝廷封其狀不為施行及劉唐老事作懋告章惇曰唐老輩何足治曷不治梁燾章惇遂檢明氏狀進呈於是并付蔡京安惇究治燾時已貶化州懋欲陷徙惡地適詢以憂死乃寢懋始事京弟卞密開



其兄弟後事京子攸復開其父子政和中懋以重賂通京自謝前過且揚稱元豐末建儲京知開封府挾劄子入內隨徐王有助定策功京素誕誇以功名自詭聞懋言大悅宣和初京引懋上殿面陳誣罔語徽宗惑焉封確王爵擢懋延康殿學士尋除試開封府尹復結宦官梁師成請徽宗御製確傳立石墓前自撰哲宗帝紀與宣仁雍王二傳送史館指斥垂簾政事聞者莫不痛憤靖康元年金兵圍京師拜尚書左丞命同右丞李綱巡觀城濠懋力言不可守與綱異論綱罷懋代為行營使金人縱數百騎薄城下問以

宋史翼 卷四十 三

矢石中城上城上復者懋皆令答之金人請布囊數千揚言將以貯金移寨懋與之金人遂以實土塞河皇城火禁依軍法懋夜輒豎紅燈籠於城上復易建西北隅獨角阜旗人情洶洶以懋懷二心為內應也及綱復出登城乃安金兵退臣僚交章劾懋建炎元年責授單州團練副使徙竄英州紹興四年死於德慶府福建通志

蔡絳興化軍仙遊人尚茂德帝姬拜駙馬都尉京貶子孫皆竄遠地絳以尚帝姬故獨免金人陷京師絳隨徽欽二帝北去居五國城紹興二年折王錡駙馬

都尉劉彥文在金告變金遣千戶孛堇按打曷陳兵河濱欲邀上皇渡河對辯眾懼不測絳曰吾儕前日不死國難捐軀報效正在今日絳身以貴高自處願諸公盡力坐者皆泣下上皇遣萃王植同絳往孛堇按打曷向執前議乃請欽宗行絳與信王榛駙馬都尉向子居內侍王若冲從之往返詰問三日絳力辨其誣錡彥文皆坐死絳疏奏上皇乞深自悔禍以畏天戒上皇嘉納之絳自陷金八年事上皇頗謹然猶以王安石日錄為言堅護紹述之局時論鄙之福建通志

蔡絳字約之京季子也官至徽猷閣待制絳在兄弟

宋史翼 卷四十 古

間粗親翰墨京特鍾愛之然與攸不咸攸有為絳必反之攸與京謀奏請通延福宮景龍江路撤閤闔門跨城為複道飛橋入賜第得旨宣諭毀民居數千家絳夜草書力爭京愕然祕其章不肯出攸數白徽宗請殺絳徽宗曰太師老矣不許但削絳官貶新州改光州京恐絳出則攸必陰害之因賞橋內宴拜懇徽宗前乃勒停令侍養宣和六年京落致仕復以太師總三省除絳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凡京所判皆出絳手仍代京禁中奏事堂吏數十人抱文案以從中外側目先是王黼領應奉司總四方貢獻之物以市



權寵條復勅置宣和庫式貢司中分諸庫如泉貨幣  
餘服御玉食器貢等皆其名也元豐大觀庫及權貨  
務見在錢物盡拘撥收椿以爲天子私財靖康元年  
流竄白州紹興末尚請居無恙論者以爲倖逃顯戮  
焉福建通志

蔡密京族子也性矯妄善談鬼神崇寧初與泉州布  
衣呂注同召密著道士服入謁累官拜給事中兼侍  
讀去位言者論其不學無文持道家吐納之說以爲  
論思侍立集英瞑目自若爲不恭遂奪職陳正策上  
京變事且陳在杭州日聞密盛言京有後福詔下開

宋史翼 卷四十一 十五

封鞠問獄上削密籍福建通志

黃唐傳選舉作 閩縣人崇寧二年進士歷官至宗正

少卿靖康二年金人犯闕唐傳盡取玉牒獻金帥金

帥令充事務官按牒搜押皇族出城張邦昌僭位差

權中書舍人高宗登極除直龍圖閣守起居郎尋遷

中書舍人黃潛厚之除延康也言者論其無名進職

唐傳草制極稱美潛厚及弟潛善擢徽猷閣侍制潛

善罷相御史中丞張激并論唐傳罪罷職奉祠紹興

三年以宰相呂頤浩薦起除給事中明年殿中侍御

史常同奏唐傳獻玉牒事士大夫至今切齒望賜罷

黜以肅百僚奪職提舉太平興國宮二十六年復徵  
猷閣待制同時受邦昌僞命者有朱宗葉宗諤葉份  
焉福建通志

章傑建州浦城人登宣和六年進士建炎中歷福建  
路轉運判官久之徙知衢州故相趙鼎子汾奉鼎喪  
歸葬常山縣傑雅怨鼎當國時追治悖罪知中外士  
大夫多與鼎簡牘往來欲掩取之以媚秦檜遣兵官  
同尉翁蒙之以搜私釀爲名蒙之密以告汾語在蒙  
之傳傑怒深治蒙之且追汾與故侍讀范冲之子仲  
彪拘於兵官所蒙之母訴於朝檜知傑不專爲己而

宋史翼 卷四十一 十六

借力以逞憾也不直之侍御史曹筠劾傑貪墨不法

罷歸福建通志

吳升字正仲汀州清流人靖康初爲翰林學士承旨

金使王芮還朝廷遣刑部尚書王雲偕行少宰唐恪

令升撰議和書升詞有云若恤鄰存好則洪恩再造

提師復至則宗社殞亡識者哂其沮弱而不祥也已

而京城失守夜二鼓欽宗急宣札召侍從官升詐得

疾偃仆歸臥於家及金人道使檢視府庫升遽出與

翰林學士莫儻首引金使入庫中欽宗之再詣金營

也升與宰執何泉曹輔等扈從金人變議遣升停斂



上皇出城并取后妃諸王辭氣軒轅上皇為之泣下  
留守孫傅匿太子民間別求狀類太子者并內侍二  
人殺之給言宦者欲竊太子投獻都人爭之并傷太  
子金人遲疑者五日并與偽督脅甚急太子卒不免  
金人議立張邦昌令开密諭意自擁戴以至册命开  
偽朝入暮出傳道指揮京師人謂之捷疾鬼邦昌即  
偽位以开權同知樞密院事开為邦昌謀散遣諸路  
勤王兵故赦文首及之未幾邦昌以呂好問言避位  
請元祐太后聽政开不自安辭免偽命高宗即位开  
自陳國家禍變不能死節乞正典刑疏三上詔充龍

宋史翼 卷四十

圖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尋奪職永州安置紹興  
二年再貶南雄州居住初秦檜嘗受开薦开後赦還  
寓家贛上檜憐之補开子祖棣高郵軍使御史中丞  
魏師遜奏免官福建通志  
黎確邵武人靖康初歷官至侍御史張邦昌之僭位  
也確受偽命嘗陳三事勸邦昌罷東南貢獻以收人  
心又請邦昌修德以應天及邦昌求奉使止勤王者  
確請行紹興元年試吏部侍郎除徽猷閣待制知漳  
州明年進龍圖閣待制言者論其在圍城中汚偽命  
奪職罷歸福建通志

呂源升卿子以父蔭入官傾貲賂梁師成無何出師  
廣西靖康中添差江淮等路制置發運副使奏請墾  
添六路酒稅以為造舟之費民不勝其擾金人犯泗  
州源遣人收淮北舟船數百泊南岸焚浮橋而遁事  
聞除名紹興二年秦檜為相源故與檜善復朝奉大  
夫終廣西轉運副使福建通志  
朱宗字成德仙遊人以蔭補穎昌府長社縣尉累遷  
給事中邦昌僭位以宗權刑部侍郎高宗登極坐偽  
黨斥歸紹興初除直祕閣為福建路轉運副使言者  
論罷之福建通志

宋史翼 卷四十

葉宗諤泰寧人歷官戶部員外郎邦昌僭位除權司  
農少卿建炎初有旨置宗諤受偽命事不問除戶部  
郎中直龍圖閣充江淮制置使紹興元年改知洪州  
為言者所論罷久之遷江西路轉運使福建通志  
葉份劍浦人歷官庫部員外郎邦昌僭位以份權左  
司郎中建炎三年除祕閣修撰充江淮等路發運副  
使尋試戶部侍郎高宗幸越州夜得杜充敗奏份與  
中書舍人綦宗禮堅主浮海議高宗遂決策移明州  
份扈從金兵退試戶部尚書充龍圖閣直學士知泉  
州久之提舉江州太平觀國宮紹興十七年上章告



老詔遷一官致仕福建通志

黃潛厚邵武軍邵武人歷官直顯謨閣除京東轉運副使高宗為大元帥時師次東平潛厚與安撫使盧益率官吏出迎命兼大元帥府隨軍應副使及潛厚以李宗事入告以便宜加直龍圖閣高宗即位南京除試戶部侍郎未幾擢尚書中書舍人劉珪奏潛厚乃右僕射潛善親兄不可同居一省乃改潛厚延康殿學士遷刑部尚書潛善罷相言者併及潛厚奪職提舉醴泉觀復責授秘書少監分司道州紹興五年落分司提舉台州崇道觀六年卒二十九年追復通

宋史翼

卷四十

十九

謚大夫官其子孫有差福建通志

李文會字端友泉州惠安人建炎二年進士紹興十二年除監察御史明年守殿中侍御史首論寄居士大夫干擾州縣望嚴加戒約倘或不悛令監司郡守密具姓名聞奏重寘典憲不以赦原從之時臣僚與秦檜異論者多奉祠里居或僑寓他郡自是以次被罪矣直學士院洪皓自金國回與檜語及金事因曰憶室然否別時託寄聲檜變色而起翌日文會奏皓傾事朱勛之壻黃緣改官以該討論乃求奉使比其歸也非能自免特以和議既成例得放歸而貪戀顯

列不求省母檜進呈黜皓出知饒州十四年遷御史

中丞宗室令矜前以請留張浚為檜所斥久之以事至臨安文會劾令矜昔為大臣緩頰今復奔走請託詔送吏部仍日下出門禮部侍郎高閔侍經筵高宗問張九成安否明日語檜曰九成清貧不可無祿檜疑問薦九成以語中書舍人楊愿愿遂嗾文會攻閱去之是日拜文會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文會自居臺職專以逢迎為務問檜所不樂者上章彈擊惟恐後時然檜薦執政多不一年或半年必以罪罷居數月愿為御史中丞察檜有厭文

宋史翼

卷四十

二十

會意遂論文會檢邪害政詔落職謫筠州居住二十八年復端明殿學士卒於官福建通志

林一飛字升卿仙遊縣人父正大觀四年上舍釋褐官至左司郎中紹興間一飛與兄一鶚弟一鳴俱以父蔭補官時秦檜當國日久引一飛為腹心驟擢樞密院編修歷屯田員外郎守右司員外郎檜病高宗幸檜第問疾召權直學士院沈虛中草檜致仕制檜子熺夜遣一飛見臺諫奏請除熺為宰相高宗不允檜死一飛遂罷明年一飛遣族人進士東投匿上書論進退大臣當以禮侍御史湯鵬舉面奏禮為忠賢



設使其奸詐如李林甫盧杞之徒自當明示典刑為天下後世戒況槍死之後陛下禮意隆盡不可復加而一飛遣東鼓唱浮言動搖國是乞特賜懲戒詔責

一飛監高州鹽稅東英州編管一飛卒貶所福建通志

傅伯壽字景仁泉州晉江人隆興元年與弟伯成同登進士試中教官科乾道八年應博學宏詞科入選錄三館歷知道州入為吏部郎官出知漳州紹熙初除直煥章閣改浙西提點刑獄處外久常鬱鬱及韓侂胄用事伯壽首以啟贊有云人無恥矣咸依右相之山我則異於獨仰韓公之斗侂胄喜甚力薦之召

宋史翼 卷四十 三

除中書舍人直學士院慶元元年侍御史楊大法右正言劉德秀乞以國是尊君等事訓飭在庭伯壽承侂胄意草詔妄誣善類伯成屢引義責之不聽始朱元晦與自得善伯壽嘗執弟子禮憾元晦登朝不薦己及元晦罷歸請辭侍從職銜得旨依舊祕閣修撰宮觀差遣伯壽行詞有大遜如慢小遜如偽語士論薄之累遷禮部尚書出知建寧府值元晦卒伯壽以黨禁故不上聞道人致賻元晦家元晦家辭焉開禧初侂胄倡開邊議伯壽貽書侂胄論金人必亡與中國必勝之理而始末以勢未可勝為言歷引古今用

兵成敗利害甚悉欲治其在我者以埃敵之數頗中機宜然不足以掩其阿附之失也未幾卒侂胄既誅追伯壽三官于度建康府權貨務福建通志

林行可字可叔侯官人乾道八年進士紹熙初知尤溪縣胸有能稱自強入政府以同里故引為已助不二年躡遷侍御史凡所論奏無非奉行韓侂胄風旨一日見執政忽大言曰平章可謂與天同心眾人以為當用兵則從而用兵眾人以為當議和亦從而議和時金人責縛送首謀行可見外議籍籍謂自強曰事至此恐不利於丞相及平章必盡去異議者乃可

宋史翼 卷四十 三

安自強然之與侂胄謀遷行可為右諫議大夫明日行可方請對會侂胄誅計不行已而為御史中丞衛涇所論奪職罷歸福建通志廖瑩中字羣玉邵武軍邵武人少有雋才文章古雅登進士為買似道客似道賜第葛嶺吏抱文書就第署大小朝政一切決於瑩中宰執充位署紙尾而已似道自江上歸匿議和納幣之事詭報諸路大捷鄂園始解瑩中撰福華編稱頌救鄂功似道大悅奏瑩中籌帷之勞比他人為最轉官外賜黃金百兩瑩中遂用之鑄匱器勒銘自詡以為不朽嘗於西湖濱建



世綵堂在勤堂芳菲逕紅紫莊園林擅一時之勝及  
似道穢職之夕與瑩中相對痛飲悲歌有泣瑩中歸  
舍不復寢命愛妾煎茶服冰腦數幄妾覺之奪救已  
無及翌日詔下除名勒停韶州羈管而瑩中已死  
通志

宋史翼卷四十

男樹韓校字

宋史翼

卷四十

三三